阅读声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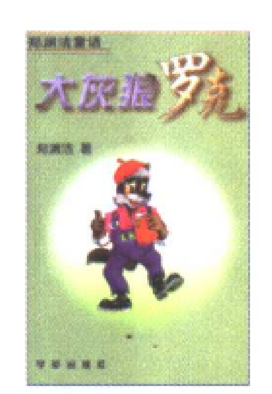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郑渊洁童话作品


郑渊洁童话
皮皮鲁传

郑渊洁童话
鲁西西传

郑渊洁童话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

郑渊洁童话
大灰狼罗克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1
鼠王做寿
SHU WANG ZUO SHOU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2
牛王醉酒
NIU WANG ZUI JIU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3
虎王出山
HU WANG CHU SHAN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4
兔王卖耳
TU WANG MAI ER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5
龙王闹海
LONG WANG NAO HAI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6
蛇王淘金
SHE WANG TAO JIN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7
马王登基
MA WANG DENG JI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8
羊王称霸
YANG WANG CHENG BA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9
猴王变形
HOU WANG BIAN XING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10
鸡王画虎
JI WANG HUA HU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11
狗王梦游
GOU WANG MENG YOU

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 12
猪王照相
ZHU WANG ZHAO XIANG

红塔乐园



皮皮鲁属虎，他的同学也都属虎，他们盼望在虎年能有一番奇特的经历。果然，在虎年中，属虎的皮皮鲁和他的同学们经历了一场难忘的故事。

第一章

皮皮鲁上课的时候盼放学。下课铃响了，



他又怕放学。

放学以后干什么去呢？

“皮皮鲁，咱们找个地方玩吧！”这天下午放学后，苏宇在学校门口等着皮皮鲁。

“玩什么？”皮皮鲁两手一摊，感到没的可玩。

“你办法多，动动脑子，我都快憋死了。”苏宇家和皮皮鲁家是邻居，苏宇的爸爸妈妈在国外，家里就他和奶奶。

“踢足球吧。”皮皮鲁说，“再去叫几个人。”

“我去拿球，你去叫人。”苏宇转身跑了。

皮皮鲁在校门口等着。

马小丹和张玮走出来。皮皮鲁冲他俩招招手。

“踢球吗？”皮皮鲁问。

“踢！”马小丹和张玮异口同声，他们都是皮皮鲁的朋友。

“我也去！”他们身后传来一声尖嗓子。

皮皮鲁回头一看，是班上的女生田莉，外号“假小子”，她就喜欢和男生踢球、爬树什么的。

“走吧。”皮皮鲁同意了。

苏宇已拿着球在路边等他们了。

他们在马路旁的便道上摆开了球场。书包当大门，皮皮鲁和田莉一头，苏宇、马小丹和张玮一头。

比赛开始了。皮皮鲁带球抢攻，苏宇上来拦截，双方你夺我抢。尽管场地狭小，可他们玩得很快活。

马小丹一脚把球开到了马路中央，一辆面包车紧急刹车。张玮去马路上拿球，又一辆小轿车紧急刹车。

交通警赶来了。

“你们怎么在马路边上踢球呀？”警察板着面孔问。

“我们没地方踢呀！”田莉说。

“没地方踢就别踢，在马路旁边踢球多危险！再看见你们踢就罚款。”警察皱着眉头走了。

皮皮鲁他们五个人耷拉着脑袋坐在马路旁的栏杆上，像一群麻雀落在电线上。

“要是有个足球场就好了。”苏宇叹了口气。

“少年宫有！”田莉眼睛一亮。

少年宫离这里不远。大家决定去把比赛踢完，决个胜负。刚才是二比一，皮皮鲁一方暂处



劣势。皮皮鲁的球艺在全校是出名的。

“老师上课老说大自然大自然，可我从来没见过大自然。”马小丹边走边说。

望着身边一幢挨一幢的高楼，听着身边轰鸣而过的汽车，视野里见不到绿色，田莉提议：

“哎，皮皮鲁，你不是去过农村吗？给我们讲讲田野吧！”

“讲讲吧！”

“快讲！”

皮皮鲁来劲儿了。他把足球夹在胳膊下边，绘声绘色地说：

“田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绿地，田埂上有许多叫不出名的野花，比咱们家里养的花好看多了。草丛里有很多昆虫，有蚂蚱，蛐蛐，蝈蝈……”

马小丹、苏宇、张玮和田莉的眼睛都直了，他们羡慕皮皮鲁。长这么大，他们从没离开过城市，不知道什么叫“大自然”。

“什么时候咱们也能到野地里去抓蚂蚱。”苏宇对爸爸从国外给他带来的遥控玩具不感兴趣，他想要一只活的蚂蚱。

“等我长大挣钱了，先买火车票去原始森林看看。”张玮宣布自己的理想。

少年宫到了。

“干什么？”传达室的老大爷拦住了皮皮鲁他们。

“踢球。”皮皮鲁让老大爷看足球。

“是足球训练班的吗？”老大爷问。

“不是。”皮皮鲁摇摇头。

“不能进去。”老大爷行使权力了。

“就让我们踢一会儿吧，反正球场也空着。”马小丹指指空无一人的足球场。

“这是制度。要是全市的孩子都到这儿踢足球，还不乱套了！快走吧，要不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啦！”老大爷吓唬他们。

球是踢不成了，大家悻悻地往回走。

去哪儿玩，玩什么呢？大家感到无聊，没意思。

“到我家去玩吧，今天我奶奶不在家。”苏宇提议。

大家都怕苏宇的奶奶，好几次他奶奶把大家从苏宇家轰出来。

“你奶奶干吗去了？”皮皮鲁问。

“去医院看病了，腿疼。”苏宇说，“我姑姑来接她去医院的。”

皮皮鲁知道苏宇家有好多外国玩具，平时



他奶奶看得紧，玩不上，这可是个好机会。

“走，去苏宇家！”皮皮鲁带头往苏宇家跑。

第二章

苏宇家在皮皮鲁家楼下。

大家悄悄走进苏宇家，都怕被自己的爸爸妈妈看见，家长几乎天天嘱咐孩子别串门。

“到我的房间来。”苏宇把伙伴们领进自己的房间。

“哎呀，这么多玩具！”田莉惊叫起来。

书架上有电动坦克、飞机、汽车、军舰……桌子上还有一座游乐场。游乐场里有摩天轮，有海盗船，有碰碰车……

“咱们要是有座真游乐场就好了！”苏宇说。

马小丹喜欢军舰，张玮偏爱飞机，田莉爱玩汽车。

皮皮鲁被书柜里一个漂亮的盒子吸引住了。

“这里是什么？”皮皮鲁问苏宇。

“喷雾器，喷香水的。”苏宇说。

“我看看行吗？”皮皮鲁凭直觉感到这个喷

雾器不一般。

“行。”苏宇打开书柜门，把花盒子递给皮皮鲁。

皮皮鲁打开盒盖，一架造型别致的喷雾器呈现在他眼前。喷雾器有三个喷头，一个是红颜色，一个是黄颜色，还有一个是蓝颜色。装香水的小罐也有三个，颜色与三个喷头对称。

喷雾器上写着：神奇喷雾器。

“这东西准有点儿名堂。”皮皮鲁拿着喷雾器翻过来掉过去地看。

终于，皮皮鲁在红色小罐下边看见一行小字：

使用红喷头喷射，能将任何东西变小。用蓝喷头喷射，能恢复本来面目。黄色是固定，请不要轻易使用。

皮皮鲁兴奋了，这喷雾器能把东西变小！他来到卫生间，往三个罐里装水。

“这是什么？”田莉问皮皮鲁。皮皮鲁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伙伴们。

“这是童话。”马小丹撇撇嘴。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田莉不服气。

“那你们往我身上喷吧，我就不信能把我的身体变小。”马小丹站在皮皮鲁面前。



皮皮鲁不含糊，拿起喷雾器，把红喷头对准马小丹，手指往下一压，冲着马小丹就喷过去。

“怎么样，没事吧！”马小丹得意了。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就惊叫起来：

“马小丹缩小啦！”

“真的变小啦。”

马小丹的身体越来越小，转眼就变成只有椅子那么矮了。

皮皮鲁又朝马小丹喷了一通，马小丹缩到火柴棍那么小了。

大家都趴下身子，下巴挨着地，看马小丹。

“马小丹，你真的变小了！”田莉把脸挨近马小丹，仔细看他。

“这，这是怎么回事？”马小丹看着四周这几颗巨大的头颅，紧张了。

“别怕，我再把你变回来。”皮皮鲁用蓝喷头对准马小丹喷射。

马小丹的身体恢复了原样，他摸摸鼻子，又摸摸耳朵，什么也不缺。

大家“呼啦”一下围住皮皮鲁，争着看那神奇的喷雾器。

“把我变小吧，我想到那游乐场里玩玩。”

田莉指指桌上。

皮皮鲁先是一愣，接着高兴得跳了起来。

“你怎么啦？”苏宇问皮皮鲁。

“咱们以后有地方玩啦！”皮皮鲁大叫道

“到哪儿玩？”张玮迫不及待地问。

“咱们把身体变小了，这么多玩具，还不够咱们玩的吗？”皮皮鲁激动极了。

“啊——”朋友们恍然大悟，“太好了！”

“这个红喷头能把人变小，蓝喷头恢复原状。千万别动黄喷头，记住！黄喷头一喷，是什么样就永远是什么样了。”皮皮鲁教大家。“咱们每天轮流玩。一个人操纵喷雾器，其他四个人玩，怎么样？”

“行。”没人反对。

“今天我值班，你们先玩。”皮皮鲁拿起神奇的喷雾器。

“哪儿有先让客人值班的道理，你先玩。”苏宇摆出东道主的姿态。

“行。记住，我们变小了以后你千万别用黄喷头喷我们。”皮皮鲁怕永远变不回来了。

“没问题。”苏宇十分有把握。

大家把游乐场搬到地上，把所有玩具都放在游乐场旁边。



苏宇端起喷雾器开始喷射。

转眼间，皮皮鲁、田莉、张玮和马小丹都变成小火棍那么小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朝宏伟壮观的游乐场跑去。巨大的翻滚过山车像龙一样威武，激流探险神秘莫测……

“我们的游乐场！”大家欢呼起来。

第三章

皮皮鲁抢先坐过山车，马小丹和田莉也紧跟着坐进去，大家系好安全带。

张玮走进操纵室。

“准备好了吗？”张玮问。

“开吧！”皮皮鲁说。

张玮按下按钮。过山车启动了，发出“嘎，嘎，嘎”的声音，被缆绳拖上高高的轨道。

皮皮鲁他们看见巨大的苏宇站在游乐场旁边笑。房间里的桌椅柜子都变成了庞然大物，整个房间像无垠的世界。

过山车开始俯冲了。下降，上升，翻转，伴随着呼啸声。田莉不时发出尖叫声，马小丹大喊“快停下！快停下！”只有皮皮鲁哈哈大笑，觉

得痛快极了。

过山车停稳后，马小丹和田莉跳下去。皮皮鲁又陪着张玮坐了一次。

游乐场中心是一座红颜色的塔，塔里边是一座谜宫。进去后，不费一番周折是出不来的。

皮皮鲁和伙伴们刚钻进红塔，就听苏宇喊："别出声，有人敲门！"

皮皮鲁示意大家别吭气，他从塔里往外看，只见苏宇出去开门。

是苏宇的姑姑。

"奶奶呢？"苏宇问。

"住院了。"姑姑说。

"什么病？"

"不是大病，但得住院输几天液。"姑姑说，"你去我家住几天，好吗？"

"我就住这儿。"苏宇心里惦记着那神奇的喷雾器，哪儿也不去。

"姑姑每天晚上来给你做饭。"

"行。"苏宇点点头。"今天有不少吃的，不用做了。"

姑姑到苏宇的房间看了看，又看看电冰箱里的食物，再叮嘱一番安全注意事项，走了。

苏宇回到游乐场旁边，告诉伙伴们解除警



报。

“你姑姑一点儿也没发现我们？”田莉惊讶地问。

“没有。”苏宇摇摇头。

“真棒呀，咱们四个大活人藏在屋里，你姑姑愣是没看见！”田莉感到开心极了。

“以后你们天天来玩。”苏宇说。

“你奶奶出院后呢？”马小丹问。

“你们在外边变小了，我把你们装在兜里带进来。”苏宇说。

“那你可得把衣兜收拾干净点儿。”田莉毛病还不少。

“咱们应该给这儿起个名字。”张玮提议。

“叫红塔乐园吧！”皮皮鲁说。

一致通过。

“咱们把自己家里好玩的东西都拿来，扩建红塔乐园。”皮皮鲁说。

“我有一套高级建筑积木，咱们盖个宾馆。”马小丹说。

“我家里有军舰。”张玮说。

“我有玩具炊具，咱们盖个餐厅，我给你们做饭。”田莉说。

“这事得保密，谁都别说出去。”皮皮鲁建

议。

“对，不能说出去，要是让家长和老师知道了，他们准不干。”苏宇说。

“现在你快把我们变大吧，这样仰着头看你实在不好受。”田莉冲苏宇说。

苏宇把蓝色喷头对准皮皮鲁他们。

一阵喷射。

皮皮鲁最先恢复原状，田莉、马小丹和张玮陆续长高。

“你也体验体验，好玩极了。”皮皮鲁从苏宇手里接过喷雾器，对苏宇说。

苏宇点点头。

皮皮鲁拿着喷雾器朝他开火了。苏宇变小后不顾一切地朝游乐场跑去。

“谁去陪陪他？”皮皮鲁问伙伴们。

“我去！”田莉刚才没玩够。

皮皮鲁二话没说，一阵扫射。

田莉追苏宇去了。皮皮鲁看见两个那么点儿的小人在游乐场里玩，觉得有意思。

苏宇和田莉玩累了，皮皮鲁把他俩变大。

“该回家了，明天放学后拿着自己的玩具来。”皮皮鲁宣布。

大家都挺高兴，终于有了自己的游乐场所



了。以后，他们要在这儿举行足球比赛、汽车大赛、海战、空战……

皮皮鲁和伙伴们在红塔乐园里将有一番有趣的经历。

第四章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红塔乐园的成员在校门口集合。

“现在回家拿玩具，然后到苏宇家去玩。”皮皮鲁吩咐。

伙伴们分头回家拿玩具。

半小时后，大家陆续来到苏宇家。

田莉把炊具放在地上。马小丹把建筑积木从书包里拿出来。张玮掏出军舰。皮皮鲁拿来一盆大吊兰。

“拿吊兰干什么？”田莉问。

“这是原始森林，你们不是没见过大自然吗？”皮皮鲁总是想让伙伴们见见大自然。他觉得与大自然隔绝的人是不幸的。

“咱们先把饭店盖起来。”马小丹开始在地上搭积木，大家帮他建筑。

不一会儿，一座富丽堂皇的饭店矗立在游

乐场旁边。

“叫红塔饭店怎么样？”马小丹征求大家的意见。

“行。”

“不错”。

“挺好。”

全票通过。

“我这儿有橡皮泥，咱们捏些桌椅沙发放进去。”苏宇打开抽屉，取出一盒橡皮泥。

大家分头捏。

皮皮鲁捏桌子，有圆桌子、长桌子、餐桌，还有像联合国开会那样的大桌子。

田莉捏沙发。马小丹做椅子。张玮捏床。

苏宇找来几个小灯泡，接上电线，装进红塔饭店，电池安放在饭店外边。

大家把家具和炊具放进红塔饭店。

皮皮鲁和苏宇把洗澡盆装满了水，抬来放在红塔饭店旁边，再把两艘军舰放到水里。澡盆边上还修建了码头。

马小丹和张玮把赛车、坦克、飞机等等都摆放在饭店旁边。皮皮鲁把吊兰放在洗澡盆旁边。

一切都安排好了，小伙伴们准备到红塔乐



园里痛痛快快玩一场。

“最好咱们一起玩，别留值班的了。”田莉说。

“就是，谁也不愿意留在外边看着。”苏宇说。

皮皮鲁想了想，说：

“我先把你们喷小，你们四个站在这块积木上一起使劲按开关，把我喷小。对了，苏宇，你写张纸条放在桌子上，就说怎么怎么能把咱们变大。别到时候咱们自己喷不动，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喷。”

苏宇趴在桌子上，写纸条。

皮皮鲁把窗户打开。

“干什么？”马小丹问。

“万一咱们能把飞机开上天，就出去转转。”皮皮鲁想象力丰富。

一切准备就绪。

皮皮鲁拿起喷雾器，把四位伙伴喷小了。他把喷雾器放在地上，旁边放了块积木。

四个小人爬上积木，一起用力按喷雾器的开关。

喷雾器冲着皮皮鲁的一条腿喷。糟糕，皮皮鲁的一条腿先变短了，他差点儿摔倒在红塔

饭店上，幸亏他用一只手扶住了桌子。

还好，紧接着他的全身都缩小了。

“成功喽！成功喽！”

大家欢呼雀跃。

“去看看咱们的饭店！”马小丹带头朝红塔饭店奔去。

大家跟在他后边跑进饭店。

“哎呀！简直是皇宫啊！”苏宇大叫起来。

“真漂亮呀！”田莉眼睛都不眨。

皮皮鲁也被红塔饭店的豪华和宽敞惊呆了。他们从来没去过这么宽大宏伟的建筑里边，他们从生下来就在有限的空间里转悠。

当他们突然意识到这宽敞的建筑属于他们自己时，五个小伙伴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太激动了，他们从生下来就渴望空间。过去，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地球有多大多大，宇宙有多大多大时，他们总是纳闷：我们活动的范围怎么这么小呢？

现在，他们可以在广阔的空间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天性了。

一楼有会议室、餐厅、健身房。

“皮皮鲁做的桌子还真棒。”田莉夸会议室里的大圆桌子。



“马小丹做的椅子也够绝的。”皮皮鲁摸摸马小丹做的高背椅，试着在上面坐了一下，还真舒服。

“一会儿咱们在这儿开开会。”苏宇提议。

平时这几位都讨厌开会。可在这样的会议室里开自己的会,没人反对。

餐厅里摆设的是长桌子，桌子上放着餐具。

“晚饭我给你们做。”田莉老想显摆她的手艺。

“拿什么做呀？”马小丹问。

“我准备了米、面、蔬菜……”田莉打开一个锅盖,里边盛满了食物。到底是女孩子。

“我只吃三粒米饭。”皮皮鲁宣布。

“我吃五粒米。”

“我吃两粒。”

大家纷纷报数。

“上楼看看去。”张玮爱睡觉,他很关心卧室。

二楼全部是卧室,一人一间。

马小丹给朋友们分配住房：

“皮皮鲁住201房间。我住202，张玮住203,苏宇住204,田莉住205。”

皮皮鲁打开201房间门，席梦思床，沙发，写字台，吊灯……

皮皮鲁在床上翻了个跟头。他听见隔壁也在翻跟头。

“别翻啦，别翻啦，”苏宇闯进来，“三楼专门是让咱们翻跟头的地方。”

皮皮鲁来到走廊里，大声喊道：

“咱们到会议室去商量商量怎么玩吧！”

小伙伴们连蹦带跳地拥进会议室。

儿童的天性头一次从他们身上冒出来。开会研究怎么玩！先玩什么，后玩什么，怎么玩好！

“我说先去原始森林探险！”

苏宇提议。

“同意！”众口赞成。他们太渴望与大自然接触了。

“皮皮鲁当探险队长，他去过野外。再说，那吊兰是他家的，他熟悉地形。”马小丹推荐皮皮鲁。

“我当。”皮皮鲁往桌子上一坐，“介绍介绍情况。这片原始森林地形复杂，历史悠久，道路险恶，希望大家不要单独行动，听我指挥。”

“明白。”



“放心吧！”

“丢不了。”

“好，出发！”皮皮鲁从桌子上跳下来。

探险队离开红塔饭店，朝原始森林进军。他们来到原始森林旁边。

“咱们顺着这根粗藤爬上去。”皮皮鲁抓住吊兰巨大的叶子，领先往上爬。

勇士们紧跟在他后边。

终于接触到大自然了，终于接触到绿色了，当他们的身体与绿叶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头一次体会到自己是生命，是自然的生命。这里没有建筑，没有污染，没有噪音，没有家长的训斥，没有老师的管束，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闹就闹……

“啊——”不知是谁发自肺腑地大喊了一声。

只有他们能理解这喊声。这是积郁多年的压抑释放的呐喊。

“啊——”

“啊——”

叫喊声此起彼伏。

他们踩在了土地上，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神秘的大森林。

"跟着我走，可别掉进沼泽地——今天中午刚浇过水。"皮皮鲁叮嘱同伴。

第五章

一进原始森林，皮皮鲁就管不住他的队员了，大家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尽情宣示着自己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

"别乱跑！别乱跑！"皮皮鲁告诫伙伴们。

没人听他的。一转眼，只剩下皮皮鲁自己了。皮皮鲁索性也奔跑起来，真痛快呀！

"救命呀！"一声尖叫。

皮皮鲁一惊。听声音是张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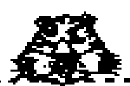
"救命呀！"又是一声。

皮皮鲁判断了一下方位，是在右边。他朝右边跑去。

巨大的叶子使皮皮鲁看不清前方，他只能根据张玮的呼叫声来判断方向。

绕过一片大叶子，皮皮鲁看见张玮正在遭受一只大蚊子的袭击。平时看起来不堪一击的小蚊子，如今变成了一架轰炸机似的庞然大物，肆无忌惮地攻击张玮。

皮皮鲁冲过去，护住张玮。



大蚊子又飞过来了，挺着长长的尖嘴准备袭击目标。

就在蚊子的尖嘴伸过来的一刹那，皮皮鲁跳起来抓住了蚊子的尖嘴。

蚊子没料到皮皮鲁这一着，它奋力扑动翅膀，把皮皮鲁带上了天空。

皮皮鲁不敢松手，掉下去就会粉身碎骨。蚊子拖着皮皮鲁飞不高。它使劲儿晃动身体，想把皮皮鲁甩下去。

皮皮鲁用力拧蚊子的长嘴。蚊子疼得受不了，只得不断降低飞行高度。

终于，皮皮鲁的双脚够着地面了。只见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把蚊子嘴拧歪了，然后一松手，平安着陆了。

大蚊子歪着身子逃走了。

小伙伴们从原始森林里跑出来，围住皮皮鲁。

“没事吧？”

“受伤了吗？”

“什么事也没有。”皮皮鲁脸不变色，心里跳得厉害。

“你真伟大。”田莉拍拍皮皮鲁身上的土。

“谢谢你。”张玮不好意思地对皮皮鲁说。

“咱们去吃饭，吃完饭去开飞机怎么样？”皮皮鲁飞了一回，上瘾了。

“行，开飞机！”大家一窝蜂似的跑进红塔饭店的餐厅。

“等等，我还没做饭呢！”田莉赶忙走进厨房去烧饭。

皮皮鲁他们在餐桌旁眉飞色舞地聊刚才的“历险记”。

尽管田莉的烹调手艺一般化，可大家吃得很香。

饭后，勇士们来到飞机旁。这时，天已蒙蒙黑了，可谁也没有回家的意思。

一共是两架飞机。一架直升机，一架客机。

皮皮鲁拉开直升机的舱门，钻进去。

飞机里边挺宽敞，客舱里有两排皮椅。皮皮鲁走进驾驶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你想开？”苏宇站在飞机外边问皮皮鲁，他有些担心。

“试试。”皮皮鲁说，“有电池吗？”

“新换的。”苏宇说。

“你们离开点儿，我试飞。”皮皮鲁冲伙伴们挥挥手。

“我也去。”田莉跨上飞机。



“把舱门关好。”皮皮鲁回头对田莉说。

田莉把舱门关紧。

皮皮鲁打开启动开关，发动机工作了，飞机的螺旋桨旋转起来。

直升机离地了，它飞到电灯那么高，悬停在空中。

“噢——”地面上的伙伴们一阵欢呼。

皮皮鲁试着操纵直升机进行了左转弯、右转弯、上升、下降等动作。

田莉坐在皮皮鲁身边，把头从机窗上探出去，冲下边的伙伴们笑。

直升机平稳地着陆了。皮皮鲁拉开玻璃窗，喊道：

“快上来，咱们开出去玩玩。”

马小丹、苏宇和张玮登上了飞机。

第六章

“咱们应该准备降落伞，万一飞机出事故怎么办？”张玮说。

“我有降落伞，是放花炮留下的。”苏宇说。

“有几顶？”田莉问。

“好多呢！”苏宇说，“田莉，你跟我去拿。”

田莉和苏宇抱来五顶降落伞。

“坐好，起飞了！”皮皮鲁宣布。

大家感到新鲜又紧张，他们都是头一次坐飞机。

直升机离地了，在屋里转了一圈，从窗户飞出去。

大家在客舱里趴在窗户上往下看。

“真高呀！”张玮吐吐舌头。

“咱们去哪儿玩呀？”皮皮鲁问。

“去学校看看。”

“去电影院。”

七嘴八舌。

“去少年宫怎么样？”皮皮鲁提议。

“对，去少年宫，看看他们那些训练班都干什么。”马小丹说。

他们平时进不去少年宫。像什么美术班、书法班、计算机班、棋类班等等都没他们的份。

直升机在夜幕的掩护下，朝少年宫飞去。

“你们的爸爸妈妈保准都着急了。”苏宇笑着说。

他们都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不愿意让爸爸妈妈着急。可这是他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以来头一次玩得这么痛快，他们忘记了一切。



“绕过前边那座楼就是少年宫。”田莉提醒驾驶员。

皮皮鲁操纵飞机下降高度，直升机在少年宫上空盘旋了一圈，寻找着陆的地点。

“那座房子旁边有个花坛。”马小丹告诉皮皮鲁。

花丛是隐蔽的好地方。

直升机降落在花丛中。

“这回可真不能乱跑了，要是被别人抓住，就糟了。”皮皮鲁叮嘱大家。

“谁也别乱跑。”苏宇说。

“就是，不准乱跑。”张玮加重了语气。

“……”

“……”

每人说一遍。

“看看那屋里在干什么。”皮皮鲁指指一间屋子。

大家跟在皮皮鲁后边悄悄走过去。

这是器乐班笛子组，一位戴眼镜的老师正在讲课，十几位同学在听讲，笛子放在椅子旁边。

“好，就讲到这儿，休息十分钟，下堂课练习演奏。”老师说。

“快闪开！”皮皮鲁招呼伙伴们躲在黑影里。

笛子班的同学们从教室里冲出来，伸胳膊踢腿。

“咱们拿纸把他们的笛子都堵上。”马小丹提议。

“要快！”皮皮鲁说。

趁教室里没人，五位勇士冲进去，分头堵笛子。

皮皮鲁一口气堵了四支笛子。

“快，快！”皮皮鲁催大家。

“我这个塞不进去！”田莉急了。

皮皮鲁过去帮她往里塞。

“纸团太粗了，撕下来点儿！”皮皮鲁把纸团打开，撕下来一半儿。

田莉把纸团塞进笛子里。

“撤退！”皮皮鲁发令了。

他们刚离开屋子，老师就招呼同学进教室了。

皮皮鲁他们躲在外边看热闹。

“好，”老师扶扶眼镜，“现在咱们练习吹奏《春天多美好》这支曲子，我先吹一遍，大家注意听。”



“他吹得还真不赖。”张玮伸伸大拇指。

老师放下笛子，说：

“现在我指挥，你们吹奏。”

同学们拿起笛子，把嘴唇对准笛子孔。

老师极富感情地举起小棍，脸上的表情就像是陶醉在春天的花香之中，脑袋还往旁边歪着。只见他手中的小棍突然往下一挥——

“噗——”教室里就像汽车轮胎放了气。

皮皮鲁他们在外边笑得前仰后合。

“怎么回事？”老师的眼珠从镜片后边瞪出来了，他最恼火别人破坏他的美好情绪。

“再来一遍！”他又举起了指挥棍。

“噗——”又放一回气。

老师从学生手里拿过笛子，检查了一遍，发现孔被堵上了。

“谁干的？”老师火了，“坦白！”

学生们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

“不承认就不上课了！”老师宣布，“你们都是各学校选送来的好学生，怎么也干这种事？！只有坏学生才干这种事！”

“骂咱们呢！”马小丹撇嘴。

“不管他，走，到别处看看去。”皮皮鲁一挥手，勇士们朝另一间教室挺进。

第七章

这是合唱班。同学们站在楼梯形的架子上听老师讲合唱的注意事项。

“咱们到他们脚底下去。”皮皮鲁领着伙伴们钻进楼梯形架子的下边。

“他们一唱歌，咱们就怪叫。”皮皮鲁出谋划策。

“我学驴叫。”马小丹说。

“我学狗叫。”张玮说。

“我学狗叫像，你学猫叫吧！”苏宇不干。

“行。其实我学的也不像。”张玮宽宏大量。

“我学羊叫。”田莉捏着鼻子。

“现在咱们就唱一遍《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老师大声说，“手风琴伴奏。”

音乐响了。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歌声顿起。

“汪汪汪……”

“喵喵喵……”

“咩咩咩……”

“咯咯嗒，咯咯嗒……”


“谁出洋相？！”老师鼻子都气歪了。

没人承认。

看来这位老师比笛子班那位涵养好些。

“再唱一遍。”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咩——”

“喵——”

“汪——”

“咯咯嗒，咯咯嗒——”

“停！”恶作剧超过了老师涵养的限度，“是谁？站出来！”

学生们互相看，互相找。

“让他们查吧，咱们撤退！”皮皮鲁小声说。

调皮鬼们悄悄离开了合唱班。

“行啦，在这儿玩够了，咱们返航吧！”苏宇提议。

“走。”皮皮鲁也觉得恶作剧搞得差不多了。再搞下去，明天少年宫非把这些才子才女们都开除不可。

他们钻进直升机。

“我来开一会儿。”马小丹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把驾驶要领告诉他。

马小丹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皮皮鲁坐在

他身边。

直升机升到了空中。

“往右飞。”皮皮鲁指挥。

飞机擦着树梢离开了少年宫。

“注意左边那栋高楼。”皮皮鲁提醒马小丹。

“等会儿，你们看那间屋里的那个人怎么了？”张玮指着一个窗户说。

直升机靠近那个窗户。

房间里有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只见他满头大汗，左手捂着心口，右手想去抓电话，摔倒在地上。

“不好，他准是犯什么病了！”皮皮鲁判断说。

“怎么办？”马小丹问。

“得想办法救他！”皮皮鲁毫不犹豫地说。

“咱们怎么进去呀？”苏宇为难地问。

“把纱窗撕开，钻进去。”皮皮鲁对马小丹说，“有本事把飞机停在窗台上吗？”

“没问题。”马小丹眼睛都不敢眨，还真把直升机停在窗台上了。

“马小丹守卫飞机，其他人跟我来！”皮皮鲁跳下飞机。



田莉、张玮和苏宇也相继跳下飞机，他们来到纱窗旁边。

皮皮鲁发现纱窗上本来就有一个裂口，他把几根张牙舞爪的铁丝弯到旁边，钻了进去。

“当心，别扎着。”皮皮鲁叮嘱同伴。

大家都顺利钻了进来。

那人躺在地上，脸色铁青。

桌子正好挨着窗台，皮皮鲁他们来到桌子上。

“给急救站打电话！”皮皮鲁指指电话机。

“咱们拿不动呀！”田莉望着巨大的电话机。

“先想办法把话筒抬起来，咱们搭个人梯。”皮皮鲁说完站在最下边。

苏宇踩在皮皮鲁肩膀上，张玮又爬到苏宇肩膀上，够着话筒了。

张玮双手托住话筒，使劲儿往上举。皮皮鲁在下边快吃不住了，双腿直打颤。

“往旁边使劲儿！”田莉看到话筒已离开电话机。

张玮把话筒使劲往旁边推，只听“咣当”一声，话筒掉在桌子上。

皮皮鲁两腿一软，三个人都倒在桌子上。

田莉在一旁哈哈大笑。

第八章

拨号更难，而且谁也不知道急救站的号码。

“给查号台打电话，让她们帮忙！”田莉出主意。

“这办法好。查号台的号码也简单。”张玮投赞成票。

皮皮鲁说：“咱们爬上电话机，围着号码盘站在四个不同的位置，大家一起用力拨号盘。”

四位勇士爬上电话机。

“真滑！”田莉差点儿摔下来。

“第一个数是1。”皮皮鲁说，“预备，开始！”

“一、二、三！”

“一、二、三！”

大家一起使劲，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号子。他们像接力赛那样一个格一个格往后挪。

“1”的路程最短。

“预备——松手！”皮皮鲁喊。大家一起松手，号盘反弹回去。站在最底下的张玮被撞下去了。



“没事吧？”皮皮鲁问张玮。

“没事。”张玮说。

“快上来，两个号之间不能隔的时间太长。”

张玮顽强地爬上电话机。

“预备——开始！”皮皮鲁一声令下。

又是拨“1”。

“现在拨4，这回可得用大劲儿了。”皮皮鲁告诫伙伴们。

大家咬着牙转号盘。有的推，有的拉。反正谁都知道不能松手，只要一松手，就前功尽弃，还得重新拨一遍。

“4”终于到位了。

“松手！”皮皮鲁大喊一声。

这回号盘反弹的力量增大了，四个人全甩了出去。

大家顾不上喊疼，站起来就往话筒那儿跑。田莉和皮皮鲁跑到送话筒旁边，张玮和苏宇跑到听话筒旁边。

“通了吗？”皮皮鲁问张玮。

张玮说了一句话，皮皮鲁和田莉一屁股坐在桌上。

“占线。”张玮这样说。

只好再拨一次。新的长征开始了。四位勇士满头大汗。这回通了。

“快讲，她问话呢！”张玮把耳朵贴在听筒旁边。

“阿姨，向您求教，我们这里有个人得了急病，请您快帮忙叫辆救护车！”皮皮鲁冲着送话筒大喊。

“急救站电话是126。”查号台的阿姨说。

“她告诉咱们急救站的电话号码了，里边还有6哪！咱们哪儿拨得动呀！快跟她说！”张玮冲皮皮鲁嚷嚷。

“阿姨您别挂电话！求求您！我们拨不动电话，噢，我们是小孩，不会打。请您先查查我们这个号码的住址，再叫救护车来！”皮皮鲁语无伦次。

“她问咱们是不是在跟她捣乱。”张玮把话传给皮皮鲁。

“我发誓，阿姨！拿我所有的朋友发誓，不是跟您捣乱！请您帮忙！”皮皮鲁几乎是央求了。

“她同意了。说让咱们别挂电话。”张玮眉飞色舞。

“她想让咱们挂咱们也挂不上呀！”皮皮鲁



苦笑。

“哟，这人还是个作家呢！”苏宇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堆稿纸。

皮皮鲁跑过去看看作家的名字，摇摇头。

“我最不喜欢看他写的小说。”皮皮鲁说。

“他写得是不大好，可还到处发表。”张玮也知道这位儿童文学作家。

“他把眼镜都摔碎了。”田莉指指地上。

大家同情地看着这位作品水平一般偏下的作家。既同情他的身体又同情他的小说。

楼下响起了救护车的呼叫声。

“快躲出去。”皮皮鲁让大家快从纱窗出去，他断后。

他们钻进直升机，躲在飞机里看屋里的情景。

救护人员把大门撞开了。他们抬着担架跑进屋里，把病人放在担架上，抬走了。

“起飞！”皮皮鲁一挥手。

直升机离开窗台，返航了。

第九章

直升机降落在红塔乐园。

勇士们离开飞机，走进红塔饭店。他们来到会客厅，大家坐在沙发上。

“真累呀！”苏宇躺在沙发上，“你们该回家了，现在起码九点了。”

谁也不想走。

“咱们打一次海战再走，要不澡盆白抬了。”皮皮鲁说。

“分两头吧，正好两艘军舰。”苏宇说。

“来，手心手背。”马小丹伸出手。

大家都举起手。

“手心手背——”皮皮鲁喊。

大家一起出手。皮皮鲁和马小丹是手心，其余三位是手背。

“走，打海战去！”马小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朝饭店外边跑去。

“冲啊！”谁也不甘落后，都朝码头跑去。

“咱们要这艘炮舰。”皮皮鲁和马小丹登上一艘炮舰。

田莉、张玮和苏宇登上巡洋舰。

皮皮鲁站在甲板上，四周是漆黑的水面。马小丹跑进驾驶室，打开探照灯。

海面辽阔呀，皮皮鲁觉得心旷神怡。

“皮皮鲁，快来帮忙发动军舰。”马小丹叫



道。

皮皮鲁忙钻进驾驶室。

“找不到开关。”马小丹急得直转圈。

“我到外边找找。”皮皮鲁来到甲板上，他蹲下身子，顺着船边摸。

“在这里！我开啦？”皮皮鲁喊。

“开吧。”驾驶室里传出马小丹的声音。

皮皮鲁打开开关，发动机工作了。

炮舰朝前开去。旁边巡洋舰甲板上的田莉直叫：“快点儿，看人家都启锚了！”

“咱们埋伏在一个水域，伏击他们。”皮皮鲁对马小丹说。

“行！”马小丹掌握轮舵，神气得不行。

“我去准备炮弹。”皮皮鲁来到大炮旁边。

炮弹是塑料的，整整一箱。

皮皮鲁拿起一发炮弹塞进炮膛，他坐在炮手的位置上，试着调整炮管的方向。

“咱们就躲在这儿吧？”马小丹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

“行，把灯都关上，发动机也关上。”皮皮鲁吩咐。

转眼间炮舰漆黑一片。

远方传来马达声。

“他们来了！”皮皮鲁看见一个黑影出现在正前方。

炮口对准了黑影。

皮皮鲁按射击按钮。

“嗵！”的一声。

对方没反应。

“快帮我递炮弹。”皮皮鲁冲马小丹喊。

马小丹跑过来给皮皮鲁递炮弹。

又是一炮。

忽然，皮皮鲁觉得耳边“嗖”的一声，紧接着，身后传来撞击声。

“他们也开火了，快发动机器！”皮皮鲁一边往炮膛里塞炮弹一边对马小丹说。

炮舰启动了。

“用探照灯晃他们的眼睛！”皮皮鲁喊。

探照灯亮了，直照巡洋舰。皮皮鲁看见苏宇在开炮。

皮皮鲁瞄准了敌舰的旗子，开炮。

敌舰的舰旗被打掉了。

“厉害呀！”马小丹表扬炮手。

“糟糕，炮卡壳了！”皮皮鲁慌了，“快调头跑。”

马小丹急忙操纵炮舰调头。



敌舰追上来。

“快投降吧！皮皮鲁！”田莉大喊。

“绕到后边撞他们！”皮皮鲁躲进驾驶室。

炮舰全速前进，舰尾卷起浪花。

皮皮鲁和马小丹感到快活极了，他们从前做梦都想乘坐军舰，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还能亲手打海战，真来劲儿。

炮舰比巡洋舰灵活，不一会儿就绕到了巡洋舰后边。

“拦腰撞他们！”皮皮鲁说。

正好敌舰发现了后边的炮舰，正在调头，舰身横了过来。

“撞！”皮皮鲁拳头往下一砸。

炮舰像脱缰的马，朝敌舰冲过去。

一声巨响，皮皮鲁只觉得天旋地转，接着便全身透凉。

两艘军舰都翻了。

第十章

皮皮鲁努力从水下浮出水面，他明白闯祸了——苏宇和张玮会淹死的，他俩不会游泳。

皮皮鲁身边冒出一个人头。

“马小丹？”皮皮鲁问。

“是我！这回可真是舰毁人亡了。”马小丹抹了把脸上的水珠。

“咱们快去救苏宇和张玮！”皮皮鲁提醒马小丹。

马小丹这才想起苏宇和张玮不会游泳，也慌了。

他俩朝巡洋舰沉没的地方游去。

“苏宇——”皮皮鲁一边踩水一边喊。

“张玮——”马小丹一边喊一边踩水。

远处有个人在扑腾水。

皮皮鲁奋力游过去，是张玮！

“别慌，我来了。”皮皮鲁从后边抱住张玮。

马小丹从沉船上找到一个救生圈，给张玮套上。

“你就在这儿漂着，别乱动。看见苏宇喊我们。”皮皮鲁对张玮说。

“我明天就去学游泳！我妈再反对我也不听了。”张玮气急败坏。

皮皮鲁和马小丹在沉船附近寻找苏宇。田莉从水下冒出来了。

“看见苏宇了吗？”马小丹问。

“没有。”田莉呛了一口水。



“赶快把房间灯打开！”皮皮鲁说。

“谁能够着灯绳呀！”马小丹提醒皮皮鲁。

“你们先找，我去开灯。”皮皮鲁向岸边游去。

小小的洗澡盆，现在对皮皮鲁来说是汪洋大海，他在深不可测的海水中拚命游。

终于游到岸边了，皮皮鲁爬上码头，朝直升机停着的地方跑去。

他飞快地钻进直升机，打开了发动机。直升机升到空中。

皮皮鲁操纵飞机靠近电灯绳，想从飞机里伸出手去开电灯那是异想天开，还没等你够着灯绳，飞机的螺旋桨就会撞墙，结局毫无疑问是机毁人亡。

没时间犹豫了。皮皮鲁让飞机悬停在离灯绳最近的地方，他把驾驶系统固定好，使飞机无人操纵也能停在空中。

皮皮鲁来到客舱，拿起一顶降落伞系在腰上。他打开了舱门。

皮皮鲁深深吸了口气，他看准了灯绳，纵身跳出机舱。他准确地抓住了灯绳。皮皮鲁双脚登在墙壁上，身体与墙壁形成水平垂直状态，只见他用力往下拉灯绳。

屋里的电灯亮了。

皮皮鲁打开降落伞，跳了下去。

直升机还悬在空中。皮皮鲁顾不上它了，拼命往大海那边跑。

当他站在码头上时，看见马小丹和田莉已从沉船里找到了苏宇。

皮皮鲁跳下水，朝沉船游去。

“怎么样？”皮皮鲁隔着老远就问。

“有点儿昏迷，喝了不少水。”马小丹说。

“快送上岸抢救。”皮皮鲁在沉船上找了个救生圈，给苏宇套上。

马小丹推着张玮，皮皮鲁和田莉推着苏宇，向码头游去。

一到码头，他们就爬上岸抬着苏宇往红塔饭店跑。

苏宇被放在地板上，皮皮鲁给他作人工呼吸。田莉去给他烧姜汤。

苏宇睁开眼睛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一比一。”

大家放心了，每人亲了他一下。

第十一章

田莉烧好了姜汤。大家到餐厅喝姜汤。



“喝完了赶快回家,明天再玩。”皮皮鲁说。

大家虽然都舍不得离开红塔乐园，但都知道不回家是不行的。他们今天玩得真开心。

“我明天要借几本有关原始森林的书，研究研究原始森林。”苏宇说。

“我将来考航空学院。”马小丹说。

“我当潜水员。”张玮为自己不会游泳感到羞愧。

“我当总机，就像查号台那个阿姨一样。”田莉说。

“皮皮鲁,你长大干吗？”苏宇问。

“我吗？我研究怎样把停在空中的直升机拉回地面。”皮皮鲁指指窗外还悬在空中的直升机。

大家笑了。

“我去看看直升机。”苏宇跑出去。

“我也去看看直升机。”马小丹跟着跑出去。

这时，大门口突然传来撞门的声音，夹杂着呼唤声：

“皮皮鲁——”

“马小丹——”

“田莉——”



"张玮——"

是家长们来了！原来，家长们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见孩子回来，就到处找。可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还是没有。他们慌了，报告了公安局，连警察都出动了。

终于，一位家长发现了苏宇家的窗口刚刚亮灯，他们就蜂拥来撞门。

平时，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孩子放学后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呆着，不准乱跑。今天这么晚了还不见孩子的影子，他们能不慌吗？

家长们撞开了苏宇家房间的门，屋里的景象吓了他们一跳：玩具乱七八糟地摆了一地，军舰沉没在澡盆里，直升机悬停在空中，还有花盆、积木。可屋里没人呀！

几位家长认出了自己家的玩具。

马小丹的妈妈一眼看见了桌上的纸条，她拿起纸条看。什么？她揉揉眼睛，又看了一遍。

她蹲下身子，往地上看，她看见了自己的儿子马小丹，火柴棍那么小的马小丹，旁边还站着苏宇。

马小丹的妈妈慌了，她怕自己的儿子再也变不回来了，她看见了地上的喷雾器，就是纸条上写的那个神奇的喷雾器，她不顾一切地拿



起喷雾器，朝马小丹和苏宇喷射。

皮皮鲁在餐厅的窗口看见了这一切。突然，他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马小丹的妈妈是在用黄颜色的喷头喷射！

黄颜色！固定原状的喷头！！！

“别喷啦！”皮皮鲁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这不像是从孩子嘴里能发出的声音。

马小丹和苏宇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朝红塔饭店跑来。

“怎么啦？”马小丹和苏宇问。

“你……你……妈妈用……黄喷……喷头……”皮皮鲁泣不成声。

苏宇和马小丹愣了。

“就是说，我俩永远就这么小了？”苏宇问。

皮皮鲁点点头。田莉和张玮在一旁哭。

“这不是挺好吗？我永远可以和大自然在一起了。皮皮鲁，你能把吊兰送给我吗？再去给我找几盆原始森林来，行吗？”苏宇觉得与其当一个与大自然隔绝的五尺大汉，倒不如当一个天天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小人儿。

“你们别难过，我也愿意当小人儿。不用上航空学院也可以开飞机啦。其实开飞机有什么好学的，谁都能开。偏要花几年上学，自己折腾

自己。对了，你们以后多给我几架飞机，别忘了。”马小丹一点儿不难过。虽然再也变不大了，但他有空间。就是，与其当一个四面受阻的五尺大汉，倒不如当一个主宰空间的小人儿。

皮皮鲁和田莉、张玮不哭了。现在他们不可怜苏宇和马小丹，而是可怜自己了。

“我也不想变大了——”皮皮鲁冲出红塔饭店，冲着巨人们喊：“用黄色的喷头朝我喷吧——”

田莉和张玮也跟着冲出去。



老虎模特



一

莫克是一只好奇心很强的老虎，他经常会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他想知道星星干吗老呆在天上不掉下来。莫克的爸爸曾经惋惜地说："莫克投错了胎。要是他投个人胎，保准是科学家。"

这两年，莫克家乡所在的山区被人类开辟为旅游风景区，来风景区玩的游人络绎不绝。

最近几天，莫克发现了一件新鲜事。一天上午，莫克借着草丛的掩护悄悄来到一个旅游点，他惊奇地看见一群人围着一只老虎照像。

“这老虎像真的一样！”一位游客靠在老虎身旁，一边摆姿势一边赞不绝口。

“原来是假老虎！”莫克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从来没见过这只老虎。

“排队，排队，别加塞儿！”维持秩序的人把不排队照像的游客从队伍中拉出来。

等候和老虎照像的人越来越多，价钱也越提越高。倚在老虎身边照 3 元，骑在老虎身上照 5 元。

看见这么多人喜欢同老虎照像，而且是花钱——莫克知道人最爱钱，莫克心里美滋滋的。他为自己是一只老虎感到荣幸。同时，莫克对人也产生了友好的感情。

第二天，照像的地方又玩出了新花样儿，让游客穿上武松的衣服，照“武松打虎”的像片。

尽管莫克不清楚武松是何许人也，反正他感觉到这武松同老虎有不解之缘。



“这老虎要是再凶点儿就好了。”一个穿着武松服装的小伙子边照边遗憾。

“跟假老虎照像总不理想，我应该去帮帮他们，人家大老远来的。”莫克心想。他决定第二天去给照像的游客当模特儿。

二

当天夜里，莫克偷偷把假老虎拖到草丛里藏起来。天亮之前，他站在了假老虎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游人陆续来了。排队。开票。排队。照像。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穿上了武松的衣服，手上还拎了一根棍子，他站在莫克身边，摆好了姿势。

莫克不喜欢这姿势，那人抡起棍子，像是要打莫克。

“这虎头要是能偏过来点儿就好了。”中年“武松”惋惜地说。

莫克把头偏过来了。

开始大家没反应过来，还有人喝采说：“真偏过来了！”可当大家看见莫克的眼睛眨巴了一下后，都慌了。

当中年“武松”确认他身边是一只真虎时，瘫在地上——心肌梗塞。

莫克不明白这打虎英雄怎么了，他走过去嗅嗅地上的“武松”。

人群炸锅了：尖叫声，哭闹声，奔跑声，呼救声……

开始莫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确信人们是怕他时，莫克大惑不解了。

“他们不是喜欢老虎像真的一样吗？”莫克呆在原地，“莫非他们还是喜欢那只假虎？”

一群逃跑到草丛里的人发出了频率更高的尖叫声，“老虎！老虎！草丛有老虎！”

莫克回头一看，草丛里是那只假老虎，夜里莫克把它藏在草丛里的。

“连假虎也怕了？”莫克百思不得其解。

转眼间，旅游区杳无人影。

莫克觉得很扫兴，他看看躺在地上的中年“武松”，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他也离开了充当模特的地方。

三

受到惊吓的游人中有三分之一患了精神



分裂症，有三分之一大小便失禁，还有三分之一被短跑或马拉松跑教练发现是跑步天才，被选送进国家级训练队。

三分之二受害者的家属不干了，他们控告照像营业者用真虎招揽生意。

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照像营业者，罪状是：

一、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私自捕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二、危害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

好在摄影师神经已不正常，他怎么也想不到假虎会变成真虎，那假虎的肚子里是他亲手塞的草嘛，那草变成肠子了？被判刑的摄影师不久就保外就医了，倒也没受什么罪。

用真老虎当模特儿照像的新闻眨眼间就传遍了全国，成为人们街谈巷议、茶余饭后、会上会下的"侃"料。所有街头小报、文摘荟萃之类的报刊都不惜拿出大块版面耸人听闻。什么老虎连着吃了六个人，什么假老虎一夜之间变成真虎，什么夫妻虎双双出击等等。作家们决不放过这一天赐良机，他们由此演绎出了一批获奖又叫座的文学作品：《假虎变真虎之谜》、《虎打武松》、《千万不要上当》《红绿灯，警戒

线》、《虎变》、《草丛中的女尸》、《××旅游区奇案》……一批无名作者由此步上文坛，成为叱咤风云、闻名遐迩的大作家。

体育战线拼命表彰几位教练在假期还时刻睁着伯乐的慧眼，面对猛虎的威胁，首先想到的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大难临头时，还为祖国选拔体育人才。其中有两人到训练队一周就破了全国纪录。

国家训练局人体生理研究所日夜工作，研究一位患过中风的、行动需要人搀扶的老者，为何在假虎变成真虎后，奔跑速度接近了世界纪录，把搀扶他的人甩下了整整三公里！

家庭婚姻研究所也不甘落后，他们搜集到了如下资料储存进电脑：一对从未吵过架的恩爱夫妻如何在猛虎面前各自逃命，互不伸出爱情的手；另一对刚离了婚的“夫妻”如何互相谦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

政治思想工作者后起直追，他们要树立一个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与猛虎搏斗的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跑在最后面的五个人成为树立的候选人。经过外调内查，两位年龄在七十以上的淘汰了。还有两位是外国人，不宜树立，以免



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何况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思想觉悟摆在那儿。这最后一个是灯塔、是希望。经过调查，曾经劳教过。真是一举两得，既可以宣传其勇敢大无畏，又可以宣传其浪子回头金不换，带罪立功。美中不足是他经过那场灾变后声带出了毛病，从此不会说话，不能到全国进行巡回报告。好在十全十美的英雄是没有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于是，一个与猛虎搏斗致残的英雄人物一夜间出现在各大报上，标题是:《八十年代的武松》。

四

风景区不能荒废。人们经过周密勘察、计算，选中了离草丛中那只虎的最佳的距离——既能用望远镜看见、又不会被伤害之处，建起了一座观虎楼。

从此，莫克的家乡又兴旺起来。来观虎的游人乘坐全封闭的装甲车来到观虎楼前，然后鱼贯而入。人们站在观虎楼上，手持望远镜，一边欣赏大自然的景色，一边观赏栖息在草丛中的那只时隐时现的猛虎。

人们都想目睹那只闻名全国的由假虎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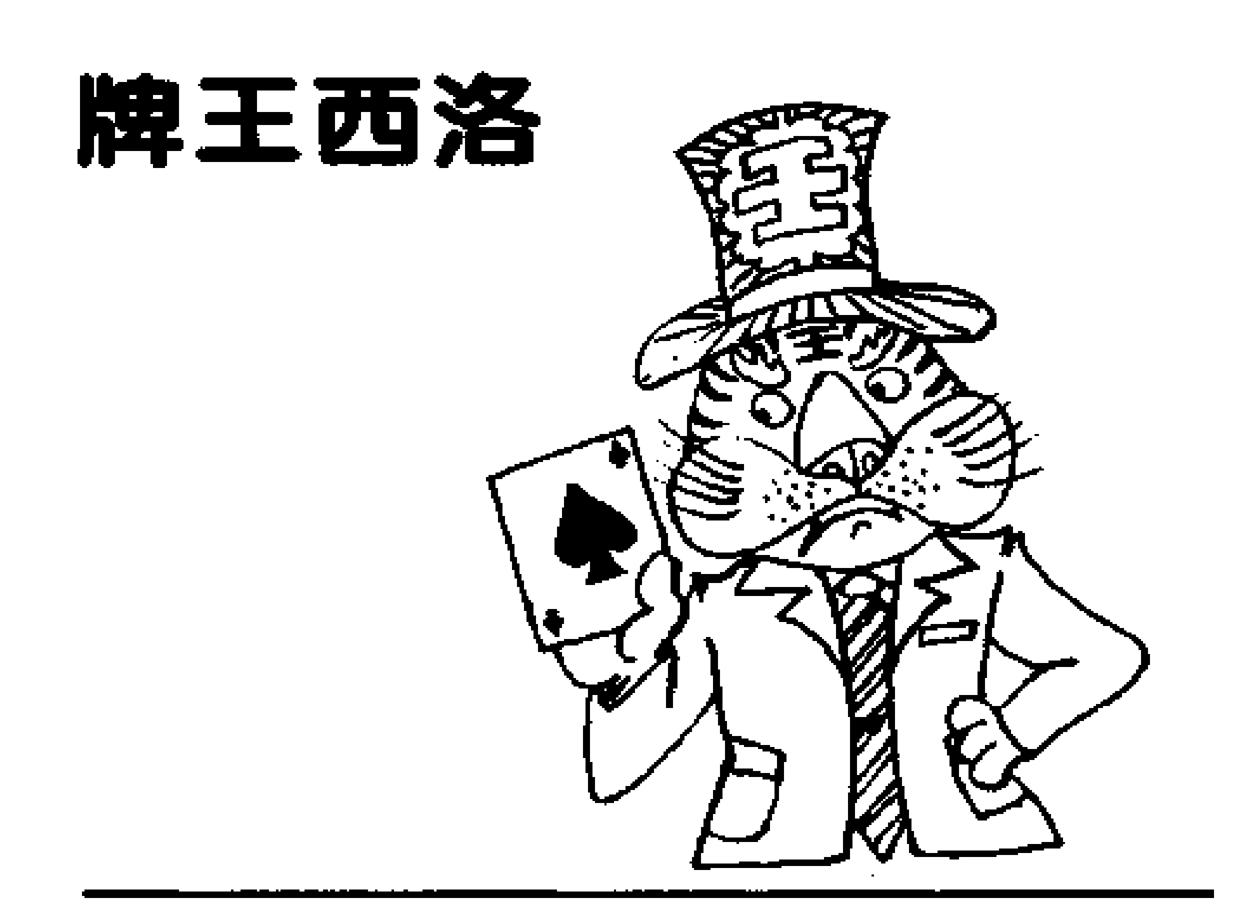
的真虎，要提前五个月预约才能登上观虎楼一睹猛虎的雄姿。

莫克从旁边看到这些，觉得好玩，人们从前敢和那只草丛里的假虎相依照像，而今却躲在楼里远远地观望，还感到其乐无穷，真逗。

最最荣幸和感到骄傲的，是那些曾经和那只假虎合过影的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成为英雄，成为当之无愧的武松。



牌王西洛



A

西洛是一只老虎，他是这一带的森林之王。森林里的动物都怕西洛，拿他的话当圣旨。大家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让西洛高兴，生怕他发怒。

虽然身居王位，有千百臣民对他俯首贴

耳，可西洛内心很是寂寞，每天早晨醒来总感到空虚。于是，他就变着法玩花样，以此来对抗心灵深处的无聊。

这天上午，西洛在山洞里召集臣民。

狐狸、兔子、鹿、山羊、猴子……都提心吊胆地来听圣旨。

“我听说，人间有一种游戏。”西洛开门见山，从不跟部下废话。“把纸裁成方块，四个人玩，每人分几张，很有意思。”

“那叫扑克牌。”狐狸见多识广。

“你怎么不早说！”西洛一瞪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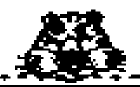
“我，我还弄不准……”狐狸后悔多嘴了。

“好吧，就派你去人间给我弄副扑克来，把玩扑克的方法也学会，快去！”西洛对狐狸发旨。

“卑职这就去。”狐狸二话不敢说，匆忙下山，直奔人间。

B

狐狸毕竟是狐狸，名不虚传，智多谋广。他躲在城里的一棵大树上，偷看树下人们打扑克。不消三个时辰，便掌握了其中的奥妙。随



后，他又小施计策，便获得了一副崭新的扑克牌。狐狸日夜兼程，将扑克牌敬呈到虎王西洛面前。

西洛大喜，点名猴子、鹿和狐狸同他打牌。狐狸当教练。

狐狸、猴子和鹿不敢不从命，他们战战兢兢地坐在西洛身边。由狐狸给大家发牌和讲解。

猴子和鹿都是聪明的动物，一点就通，很快就掌握了打牌的方法，西洛当大王当久了，脑子迟钝，半天学不会。猴子和鹿不敢先说学会了，只得陪着西洛学。直到三天以后，西洛学会了，猴子和鹿才陆续毕业。

这天上午，扑克比赛正式开战。

森林里的动物得到通知，必须来观看。

狐狸洗牌。西洛第一个摸牌。

鹿、猴子和狐狸一边抓牌一边暗暗叫苦，他们的牌太好了，而他们是绝不敢赢西洛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牌越差越好。现在，猴子、狐狸和鹿费尽心机怎样才能把好牌抛出去而又不赢西洛。

开始出牌了。

猴子、鹿和狐狸一边出牌一边出汗。让好

牌输给差牌可真是一门技术，既要让着西洛，又不能让西洛看出来让他。

第一局西洛大胜。他眉开眼笑，还连连安慰牌友不要灰心。

猴子、狐狸和鹿暗暗松了口气，纷纷向虎王道贺。

“我这脑子不行，比不上大王的一半儿。”狐狸边洗牌边说。

“大王这牌打得也神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输了。”鹿一边擦汗一边说。

“大王真不愧是森林之王，聪慧绝顶!”猴子说。

西洛开怀大笑，笑声震撼着整座森林，这是发自肺腑的虎啸。

从此，西洛天天拉着几位牌友打扑克。猴子、鹿和狐狸天天让着西洛。一局也不敢赢。西洛被大家尊称为牌王。

C

西洛得到消息，动物世界将举行扑克大赛。西洛立即报名参加，他要当全世界的牌王。扑克大赛在非洲举行。西洛乘飞机去参加



比赛。

西洛被分在第一小组，同组有大象、狮子和美洲虎。

激战开始了。西洛连连败阵，输得一塌糊涂——大象、狮子和美洲虎可不让着西洛。

西洛的牌技差得太远了，他获得了倒数第一名。西洛渐渐明白了，准是狐狸他们不敢赢他，让着他。虎王心里很窝火。

再说狐狸他们，自从西洛去参加世界大赛心里就不停地打鼓。他们祈祷上帝保佑同西洛比赛的都是弱小的动物，都是不敢赢西洛的动物。

西洛回来了，绷着脸。

狐狸觉出事情不妙，忙陪着笑脸。

“快去把猴子和鹿叫来！”西洛叫道。

狐狸把鹿和猴子喊来了。

“你们胆子不小，从前打扑克时敢让着我！”西洛大怒。

“不敢！不敢！我的确是牌技不济！”猴子跪在地上说。

“胡说！你们让我在世界大赛上丢了脸！”西洛咆哮道。

三位牌友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相信，因为

西洛的牌技太差。

“从现在开始，谁敢再让着我，我就吃了谁！必须使出真本事来打！”西洛边说边把扑克掷在桌子上。

大家轮流抓牌。

这回虎王的三位牌友不敢让着虎王了。他们怕失去了性命。

鹿、狐狸和猴子都使出浑身解数来打牌。狐狸机智，猴子聪慧，鹿头脑清楚。他们不出四个回合，就把虎王打得落花流水。

西洛望着桌上零乱的扑克牌，呆了一瞬间。突然，他猛地从座位上蹿起来，长啸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三位牌友都吃了。



老虎药店



A

老虎莫洛住在山林里，日子过得本来平静。这天下午，莫洛同一只八哥的巧遇，改变了他的生活。

莫洛懒洋洋地躺在山坡上晒太阳，他看见一只八哥落在他头顶的树枝上。

“你好，八哥。从哪儿来？”莫洛问。

“从城里来。”八哥有点儿矜持。她似乎觉得城里人同乡下人说话就应该这样。

“城里好吗？”莫洛隐隐约约记得听人说过城里不错。

“城里？城里太棒了。有汽车，有电视，还有带空调的房子，还有高级餐厅，餐厅里有山珍海味。”八哥知道老虎馋，她专门加重了“山珍海味”四个字的语音。

果然，莫洛睁大了眼睛。

“我能去城里住吗？”莫洛问八哥。他想吃山珍海味，想看电视，想坐汽车……

“你没钱呀！知道吗？在城里走一步就是一分钱，没钱可不行。”八哥见多识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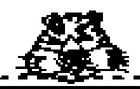
莫洛泄气了，他到哪儿去弄钱呀。

八哥忽然想起了什么，她说：“有办法了！”

“快说！”莫洛喜出望外。

“知道吗？你们老虎的骨头在城里是珍贵的药材，有一种虎骨酒，是用老虎骨头泡的药酒，专治人的风湿病，一瓶几百块钱哪！你去开个卖虎骨酒的药店，保准赚大钱。有了钱，还愁在城里过不好吗？”八哥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莫洛一跃而起，紧接着又卧下了，好像遇



到了难题。

“可虎骨从哪儿来呀？我总不能把自己的骨头取出来泡酒吧！”莫洛觉得与其少几根骨头在城里吃山珍海味，还不如四肢俱全呆在山林里风餐露宿。

“傻瓜！你卖假虎骨酒呀！你老虎开的卖虎骨酒的药店，谁不相信是真药！”八哥聪明绝顶。

“这……”莫洛觉得有点儿那个。

“嗨，你当人类都那么实心眼儿呀，还不是你蒙我，我蒙你，自己还蒙自己呢！”八哥挺了解人类。

“干！”老虎莫洛决定去城里开药店。

B

莫洛在山林里准备了一大包羊骨头和兔子骨头，进城了。他在城里租了间房子，开起了专卖虎骨酒的药店。

此城历来空气潮湿，城中居民患风湿病者甚多，且苦于缺少良药，每每被风湿病困扰，痛苦颇多。

城里忽然开了一家专卖虎骨酒的药店，而

且是老虎开的，当然是正宗虎骨酒无疑，居民们争相抢购。

这可忙坏了莫洛，他白天应付顾客，点钱，卖酒，晚上砸羊骨头和兔子骨头，往一个个盛着劣等烧酒的酒瓶子里塞……

莫洛发财了，他买了汽车，每天出入高级餐馆，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再说这城里的风湿病患者，从前只是耳闻虎骨酒是治风湿病的良药，谁也没福气买到过。现在，终于弄到了虎骨酒，他们滴酒未沾时，竟然已觉得病好了一半。斗转星移，时近半月，随着一瓶瓶虎骨酒的入肚，全城的风湿病患者都痊愈了！不管天气怎么阴，怎么下雨，再没一个人的关节疼了。全城的居民都把老虎莫洛视为福星，已有人提议在城中央为莫洛塑像。

老虎莫洛觉得奇怪，难道山羊骨头和兔子骨头也能治风湿？要不怎么人们喝了羊骨酒和兔骨酒都痊愈了？

“管他呢！能过好日子就行。”莫洛懒得费脑筋。



C

这件事传到了一位专治风湿病的医生耳朵里，他专程赶到这座城里，买了一瓶虎骨酒，他要研究一下这特效药的成份，写篇学术论文。

羊骨酒和兔骨酒没逃过医生的眼睛，真相大白了——老虎药店卖的是假药。

第二天，全城各大报都揭露了这一丑闻。人们惊呆了！怎么，原来老虎药店出售的虎骨酒是假的！当居民们意识到自己上当后，他们的风湿病马上又卷土重来。是啊，假虎骨酒是不应该治好风湿病的。如果治好了，那证明患者的生理不正常。

正好这天是阴天，在看到报纸的同时，风湿病患者们的关节剧烈疼痛起来。他们的家属蜂拥到老虎药店，找莫洛算账。

莫洛吓坏了，看到这么多人来骂他，他的良心受到谴责。莫洛当即表示要痛改前非，赎回罪过——卖真正的虎骨酒。

“他骗人！”

“不能相信他！”

"……"

人们愤怒至极。

为了让居民们相信，莫洛亮出了虎气：他拿出一把刀，当着众人的面，从腿上取出一块骨头……

从这天开始莫洛卖真正的虎骨酒了。他把自己的两条腿都锯了，把虎骨泡进酒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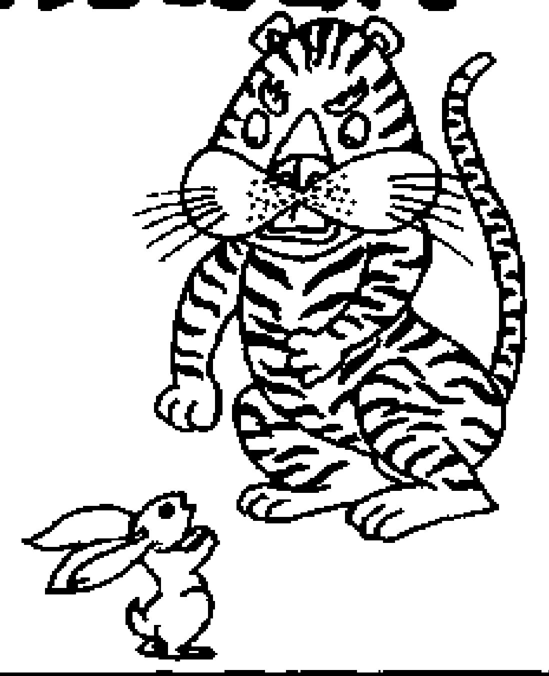
然而，真正的虎骨酒没有治好一个风湿病患者——他们总是怀疑这虎骨酒还是假的。

连帮莫洛出主意的八哥也不明白，为什么虎骨酒治不好风湿病，而兔骨酒和羊骨酒却能治好风湿病。

老虎药店开不下去了。莫洛卷起铺盖，凭着剩下的两条腿，艰难地爬回了山林。



斑虎和雪兔的故事



斑虎不明白，为什么饲养员今天早晨没给它送早餐。斑虎肚子开始叫唤了。

斑虎是一只三岁的老虎，去年在森林里误入了猎人设的陷阱，被送进了动物园。尽管每天伙食很好，可斑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故乡。它每天望着铁栏杆外边那些千人一面的脸孔，发呆。

斑虎是有虎气的老虎，它不愿忍受这种耻

辱，它曾试图绝食，但没有成功——它受不了饥饿的折磨。斑虎怕饿。饿肚子真难受。

游客已经很多了，可送食物的小窗口还是紧紧关着。斑虎烦躁地在笼子里来回走着。它发现今天有些反常，几乎所有的游客都集中在它的笼子前边，仿佛在等着看什么演出。

送食物的小窗口终于打开了，斑虎眼睛一亮，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斑虎到动物园以后还没吃过活食，它兴奋了，大吼一声，扑了过去。

游客们发出“噢——”的声音。原来，为了增加收入，动物园想出了这个赚钱的新花招：饿虎扑活食。票价五元。

就在斑虎的爪子落在兔子身上的一刹那，斑虎停住了，它意外地发现，面前的这只兔子是它在家乡时的邻居，斑虎甚至知道这只兔子的名字叫雪兔。雪兔的妈妈就是被斑虎的妈妈吃了的。

雪兔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你还认识我吗？”斑虎没想到能在动物园见到老乡。

“……”雪兔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是斑虎！咱们住在一座森林里。”斑虎



说。

“你是斑虎！”雪兔认出来了，它想起自己的妈妈被斑虎的妈妈吃了，它更怕斑虎了。

“我家怎么样？”斑虎急于想知道家里的情况。

雪兔镇静下来了，反正也是死，索性潇洒点儿。它对斑虎说：

“自从你被抓走以后，你妈妈天天哭着找你，嗓子都喊哑了，身体也一天比一天瘦。后来，你妈妈就失踪了。”

斑虎呆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雪兔头一次看见老虎掉泪，不禁动了同情之心，反倒安慰起斑虎来：

“你别难过，说不定你妈妈到别的森林里去了。”

“真对不起，我妈妈吃了你妈妈。”斑虎难为情地说。

“我们都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雪兔叹了口气，它原谅斑虎了。

“小山旁边那条河还是那么清吗？”斑虎问。

“比原来还清。河边又长出了七棵小树。”

“是吗？那棵老松树还是那么绿吗？”

“唔，松鼠在树上又搭了一个新窝。”

“……”

“……”

斑虎仿佛听到了小河“哗哗”的流水声，看见了老松树上的松鼠的新居，闻到了大森林里泥土的芳香……斑虎感谢雪兔使它回到了家乡。斑虎忘记了肚子饿。看到老虎不吃兔子，游客们不干了，纷纷要求退款。饲养员火了，拿着棍子伸进笼子打斑虎。

“你快吃吧。”雪兔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催着老虎吃自己。

“我不吃！就不让他们赚这份钱！”斑虎找了个借口。其实，是雪兔使它回到了大森林，它不能再失去大森林。

饲养员没办法，只好告诉门口售票处退给游客钱。

“我不喂你食物，看你吃不吃这只兔子！”饲养员冲着斑虎喝道。

果然，这一整天斑虎什么也没吃到，它已经饿得两眼冒金星了。

雪兔看着趴在地上的斑虎，心里不好受。它清楚，如果斑虎不吃它，就得不到其他食物。而看来斑虎是不会吃它了。这结果是可怕的。



雪兔开始给斑虎讲大森林里的变化，讲春天的野花，讲夏天的浮云，讲秋天的落叶，讲冬天的大雪……

斑虎的眼睛里闪出了光。

第二天，笼子前边又站满了人。原来，动物园想出了赚钱的新招儿：欢迎参观虎兔同笼。票价七元。

“斑虎，你是挡不住人家赚钱的。你吃我人家赚钱，你不吃我人家也赚钱。”雪兔忧虑地说。

斑虎不说话，两眼直直地盯着笼外的人群。它想不通，这些把身体遮盖起来的人的大脑是由什么组成的。

一天，两天，三天……

斑虎和雪兔都饿得奄奄一息了。

“谢谢你。”雪兔明白自己快不行了，临死前它要谢谢斑虎。尽管总得死，但死和死不一样。这样死，它感到幸福。

“对不起，我妈妈……吃了……你妈妈……”斑虎有气无力地说。

“别提……那事……了……”雪兔说。

“你还……记得山旁边的……那块大石头吗？”斑虎说。

“当然记……得。那石头下……边有蘑菇……还有……野果子……”

“那河水……总是那么……清……”

“真……清……”

对话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弱。

一只叫斑虎的老虎，守着一只叫雪兔的兔子，饿死了。

一只叫雪兔的兔子，在一只叫斑虎的饿虎身边安然生活了七天，死了。饿死的。



皮皮鲁遇险记



一

学校明天组织同学们去动物园春游，皮皮鲁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躺在床上，睁大眼睛，快活地想着，他渴望玩。

“还不睡觉？”妈妈推开儿子房间的门，伸手要关灯。

“别关，别关。妈妈，您说动物也有自己的

语言吗？”皮皮鲁从床上坐起来问。

“快睡觉，我可没时间跟你探讨动物说话的事儿。”妈妈瞪他一眼关上了灯，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

皮皮鲁不作声了。这样的钉子他碰过无数次，跟爸爸碰，跟妹妹碰，跟老师碰。黑暗中，皮皮鲁望着天花板。他虽然生活在温暖的家庭里，生活在沸腾的校园里，但他从小就感到孤独。他曾经怀疑自己是否得了什么病，后来他找到了根据：地球在茫茫宇宙中就是孤独的嘛，我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难免也染上了孤独症。

皮皮鲁迷迷糊糊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孤身一人漂浮在漆黑的宇宙中，像茫茫大海中的一片小树叶，看不见生物，看不见亮光，望不到边际，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上午风和日丽，皮皮鲁和同学们乘坐学校租的大客车来到动物园。皮皮鲁十分兴奋，他想跑，想跳，想唱歌，可是老师却冷冷地板着面孔，要求同学们排着队玩，并点名要皮皮鲁遵守纪律。

看到老师当着这么多人点自己的名，皮皮鲁玩的兴致一下就没了，他悻悻地跟在队伍后



边，没精打采地浏览着笼子里的动物。望着那一根根铁栏杆，他忽然觉得笼子里的动物挺可怜，它们整天被关在这样小的天地里，一定十分寂寞。

平地突兀出现一座巨崖，是“虎山”。看老虎的人很多，把虎山围了个水泄不通。皮皮鲁他们班的队伍一下子散了，同学们个个找缝儿使劲往里钻。

皮皮鲁看见栏杆旁边有块大石头，他马上机灵地爬了上去。皮皮鲁站在石头上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在石头上边可以将虎山一览无余。皮皮鲁看见下边有一只斑斓猛虎在散步。皮皮鲁喜欢老虎，平时做梦经常梦见老虎，各式各样的老虎还都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和他聊天，尽管他醒来后认为这是瞎编，但却清楚地记得这种语言。

老师发现皮皮鲁竟敢站在虎山边缘的石头上，眼珠顿时瞪圆了，发怒地大喝一声：“皮皮鲁，快下来！”

皮皮鲁一惊，脚下一滑，身体掉了下去。

人群顿时大乱，一个孩子掉进虎山了！赶来围观的人成千上万。

皮皮鲁掉进了虎山的水池子里。凉水一

激，他清醒过来了。皮皮鲁把头探出水面，不好，那老虎正盯住他，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

二

皮皮鲁在水中往后退着，没退路了，他背后是笔直的墙壁，他只好从另一边爬出水池子，浑身湿漉漉地站在那里发愣。

老虎慢悠悠地走过来。

“皮皮鲁，快跑！”

“回到水里去！”

同学们和围观的游人大声喊着。声音向远处传开，整座动物园都惊动了，公园管理人员闻讯赶来了。

皮皮鲁两眼死盯着逼近的老虎，他的两腿不停地打哆嗦，可四面全是坚硬的笔直的石墙，无路可逃。

突然，皮皮鲁从老虎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他熟悉的目光，这目光他见过，是的，平时皮皮鲁对着镜子看自己时，自己的眼睛中流露出的就是这种孤独的忧郁的目光。

“这老虎也是很孤独的。”皮皮鲁断定。

一种他乡逢知己的感觉从皮皮鲁心里冒了出来。他忘记了害怕，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危



险境地，梦里学会的老虎语言突然涌了上来。

老虎离皮皮鲁只有一米了，有人发出恐怖的尖叫、呼喊，围观的人挤来挤去，乱成一团。

“你闷得慌吗？”皮皮鲁破釜沉舟，用自己在梦中掌握的老虎语言问老虎。

老虎站住了，诧异地望着他，然后点点头。

老虎听懂了他的话！皮皮鲁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不由得兴奋起来，走上一步对老虎说：

“我也闷极了，我来陪你玩，好吗？”

“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老虎问。

“我叫皮皮鲁，你呢？”

“小时候妈妈管我叫虎崽，被抓到这儿以后，他们管我叫花花。”

“我就叫你虎崽吧！”皮皮鲁说。

“太好了。”老虎感到亲切，“你也离开爸爸妈妈了？”

“没有。”皮皮鲁回答。

“那你闷什么？”老虎不明白。

“没人理我，没人听我说话。”皮皮鲁有点伤心地说。

“我听你说话。”老虎用一只前爪拍拍胸脯。在笼子里被关了几年，老虎很寂寞，好不容

易碰上能聊天的朋友了，它有说不出的高兴。

皮皮鲁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碰见耐心听他说话的“人”，他兴奋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原来皮皮鲁有那么多话：学校，家庭，同学，父母，天文，地理。从爸爸上月没得奖金到磁性铅笔盒质量太差；从四（二）班的李小宇偷了爸爸20元钱到隔壁赵姐姐没考上大学要自杀；还有航天飞机坠毁电视屏幕上的痔疮药广告用词不美及老师不让上课看日偏食等等等等，皮皮鲁把大脑中有生以来的积累一古脑倒给了老虎。

这回虎崽可真是大开了眼界，它听呆了。

“你的老师不怎么样。”老虎冒出这么一句。

“她就在那儿呢！”皮皮鲁指给虎崽看。

“她要是掉下来，我就吃了她。”老虎用眼睛瞧着上面。

“那可不行，你吓唬吓唬她就成了。”皮皮鲁连忙摆手，他不同意虎崽吃老师。

老虎撇撇嘴。

皮皮鲁很感激虎崽，它居然感兴趣地听他讲了那么多话，皮皮鲁觉得现在是他降生到这



个世界上以来最美好的时光。

“你想听我说吗？”老虎急着问皮皮鲁。原来它也憋了一肚子话。

“当然。”皮皮鲁欣然同意，还没有谁平起平坐地跟他谈过话呢。

于是虎崽把它的见闻统统兜售给皮皮鲁。从森林里一棵老树开了花到饲养员骂人的口头语以及一位游客的帽子掉进虎山；从每天吃 10 斤羊肉到豹子一次咬死 6 条狼以及森林里的陷阱抓住了狐狸……皮皮鲁听得津津有味，还时时补充着自己的老虎语言词汇。

老虎没吃皮皮鲁，这比吃了更令围观的人吃惊！

“大概是老虎刚吃饱了！”

“一会儿饿了就该吃了！”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着。

三

公园管理处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抢救皮皮鲁领导小组。经过请示上级，公园管理处主任任领导小组组长，市园林局局长任名誉组长。

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成员有动物学

专家、老虎习性问题专家，还有登山专家、杂技团演员、部队神枪手……第一次会议商定，领导小组下设小小组十七个，有信息组，联络组，射击组，突击组，救护组，安全组，宣传组，家属安慰组……

全市各大报都派记者前来采访，电视台的转播车开到了虎山旁边，现场向全市转播抢救实况。

抢救小组拟定的第一个方案：用麻醉枪将老虎打昏。

部队的神枪手拿着麻醉枪来到虎山旁。

“皮皮鲁，我们现在来救你！请你听从指挥，快离开老虎！”抢救领导小组宣传小小组第三副组长用手提式半导体扩音器向皮皮鲁喊话。

皮皮鲁一抬头，他发现了几只乌黑的枪口，他明白了，他们要打虎崽，于是他赶快站到了老虎的前面。

“他们要用枪打你，别怕，我用身体挡着你，他们不敢打！”皮皮鲁站在老虎前边。

“干吗打我？”老虎纳闷。

“怕你吃我。”

“可我没吃你呀！”老虎觉得有点委屈。

皮皮鲁忙说：“我跟你在一起，比跟谁在一



起都愉快。”

“我也是。”

皮皮鲁干脆和老虎紧贴在一起，神枪手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放枪。

皮皮鲁的爸爸妈妈赶来了，妈妈用哭的腔调哀求皮皮鲁躲开老虎。

校长赶来了。

副市长赶来了。

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喊救救孩子！自愿报名下虎山救孩子的勇士已达到三千人；空军的直升机在虎山上盘旋；消防车的云梯严阵以待……

皮皮鲁被这场面惊呆了，他想不通，在他孤独寂寞的时候，没人来救他。当他找到了知音时，大家却来“救”他了。皮皮鲁索性死抱着老虎脖子不放。

虎崽已经被这个天罗地网的场面吓坏了，不知所措地紧靠着皮皮鲁。

“别怕，有我在你身边，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皮皮鲁给虎崽打气，“我不离开你。”

的确，皮皮鲁头一次尝到愉快的滋味儿，他不愿失去这一切。

市长亲自赶到现场。领导小组升格为抢救

皮皮鲁领导委员会，由市长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同时正在物色德高望重的名誉主任的人选……

抢救工作全面展开了：巨大的探照灯把夜幕下的虎山照得如同白昼；全天候红外线直升机悬停在虎山上空，几十条云梯同时放下来，经过挑选的一百名身强力壮的当代武松随时准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救护车的马达已经启动，警报器旋转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将现场的一切情况摄入镜头，电波信号在空气中飞腾，钻进千家万户的电视接收机……

全市人民坐在电视机前，目睹这一全社会总动员为抢救一个普通孩子的壮烈场面，无不为之热泪盈眶。

四

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抢救皮皮鲁的战役打响了！

直升机几乎就悬在距皮皮鲁和虎崽头上几米的地方，巨大的气流吹得皮皮鲁睁不开眼睛。当代武松们趁机沿着云梯下了虎山，朝皮皮鲁跑来。

皮皮鲁死抱着老虎的脖子不放。几名勇士上来拉他的胳膊。



皮皮鲁明白非走不可了，他清楚，只要老虎露出咬人的企图，神枪手就会开枪。所以皮皮鲁从开始就告诫虎崽别动口，虎崽遵守着朋友的忠告。

皮皮鲁弄不过几个大人，他松手了。

“虎崽，以后我天天来看你！”

“我等你！”

皮皮鲁几乎是被抢救队员们绑架到一旁，老虎舍不得和皮皮鲁分手，它追了上去。就在这时，“砰——”一声枪响。

皮皮鲁回头一看，虎崽倒在血泊中。

全市人民松了一口气，孩子脱险了！

整座城市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气氛中。报纸出了号外，题目是：《一曲震撼人心的凯歌》；作家们抓紧采访有关人员，赶写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各级领导部门连夜统计本单位参加抢救的人员名单，准备报功开发奖大会；皮皮鲁的学校成了新闻中心，校长的名字头一次变成铅字，老师的形象头一次印上报纸。老师的七姑八大姨抢购了上千份报纸。校长的儿子拿着报纸在对象面前炫耀，彻底打消了对象想同他吹灯拔蜡的念头……

全市只有一个人在哭，把枕巾都哭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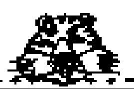
小老虎进城



第 1 集

小老虎的家住在山林里。自从他出生以来就没出过山林，妈妈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这几天，小老虎听说城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他想进城去看看。

“妈妈，我想进城。”小老虎靠在妈妈身边



说。

“进城？”妈妈吓了一跳，“进城干吗？”

“我听说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咱们这山林太单调了。”小老虎不知从哪儿学会了“单调”这个词。

“这可不行，城里有动物园，专门把咱们动物关在笼子里展览。你一去，准得被人抓进去。”虎妈妈直摇头。她姐姐就被关进了动物园。

“可我是小老虎呀！”

“他们才不管你是大老虎还是小老虎！”虎妈妈劝儿子，让他老老实实住在山林里。

可城里那些好玩的东西对小老虎吸引太大了，他下决心一定要进城看看。

这天下午，趁妈妈出去找食物的机会，小老虎悄悄离开家，顺着大道朝城市跑去。

在一棵大树旁，小老虎碰见一只迎面走过来的猫。

“你独个儿去哪儿？”猫问小老虎。

“进城。”小老虎说。

“进城？”猫吃了一惊。

“我想去玩玩。城里好玩吗？”小老虎问。

“好玩的地方不少，比如说幼儿园里吧，有

转椅，有滑梯，还有秋千……”猫说。

“什么是幼儿园？”小老虎头一次听说。

“幼儿园就是孩子们的乐园，里边有很多很多孩子。”猫挺愿意给小老虎开阔视野。

小老虎经常听妈妈管他叫“孩子”，于是问猫：“我能进幼儿园吗？”

猫差点儿把眼泪笑出来：“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老虎进幼儿园，你还不把孩子们吓哭了！”

“我们不都是孩子吗？”小老虎不信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会怕他。

“我劝你还是回家吧，进城会被人抓住。你想想，街上出现了一只老虎，不抓你才怪呢！”猫好心劝小老虎。

“谢谢您，我走了。”小老虎告别了猫，继续向城市走去。他有一股犟劲，想干什么就非干成不可。

小老虎走了几步，站住了。他仔细想想，既然妈妈和猫都说城里危险，那准有危险，干脆等到天黑了再进城，安全些。

小老虎钻进路旁的草丛，美美地睡了一觉。

天黑了。小老虎借着夜色，悄悄地进城了。没有发现他。



城里的确漂亮，宽敞的水泥马路，高耸入云的大厦，穿梭不息的汽车，五光十色的商店，小老虎的眼睛都看花了。

他看见一座大门里有很多玩具，“这里一定是幼儿园。”小老虎想。他轻轻走了进去。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阿姨关了灯，可小朋友们都还没睡着。

小老虎钻进屋里，他看见这么多小床，一张挨一张，觉得特好玩。他来到一张小床旁边，偷偷看着躺在床上的一个男孩子。

这男孩子叫亚旗，胆子特别大，在班里是“大王”。亚旗正睡不着觉，他刚才看了电视里的《动物世界》节目，他羡慕那些生活在大森林的动物们。正在这时，亚旗看见一个黑影子蹲在他的床前。

亚旗揉揉眼睛，啊，一只小老虎！他兴奋了。亚旗最喜欢老虎，从小爸爸就带他到动物园去玩。说来也怪。动物园里那么多动物，亚旗就喜欢老虎。不过，亚旗挺可怜那些老虎，被关在笼子里，一定闷得慌。

亚旗透过床栏杆，问：

“你好！小老虎，从哪儿来？”

小老虎被吓了一跳，转身想跑，可他又觉

得亚旗挺亲热,不像有坏心。

小老虎说:“你好!我从城外山林里来。”

亚旗睁大了眼睛:“我还以为你是从动物园或马戏团跑出来的呢,前天电视上还演了一家马戏团跑了两只老虎,把街上的人都吓跑了,真逗。”

小老虎消除了戒心,他感到这个男孩子可以当朋友。

“你不在山林里呆着,进城干什么?”亚旗问。

“我听说城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想来见识见识。可妈妈不让我来,她说城里人不好,会把我关进笼子或弄到马戏团去。”小老虎说。

“你放心,有我保护你,你就尽情在城里玩。等玩够了,带我们去山林见识见识!”亚旗坐起来拍拍胸脯。就是,人家小老虎大老远从山林里进城,要是把他关进笼子,那可太不够意思了。

小老虎乐了。

其他小朋友听见说话声,纷纷坐起来。亚旗把小老虎介绍给大家。小朋友们都兴奋了,他们纷纷保证要让小老虎在城里玩个痛快。有几个胆小的小朋友开始有点儿怕小老虎,可后



来一看小老虎那么可爱，虎头虎脑的，就不怕了。

阿姨听见宿舍里乱成一片，走进屋打开灯。她差点儿吓昏过去！七八个男孩子正围着一只老虎说话，其他的小朋友都坐在床上看。

“不……不……好了！快……快来人！”阿姨大声叫起来。

幼儿园园长和许多老师、阿姨闻声赶来，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亚旗，哪来的老虎？”园长不敢走过来，她站在门口问。他看见孩子的宿舍里出现了一只老虎——尽管不大可毕竟是老虎呀！她吓坏了，要是咬伤了一个孩子，她可负不了这个责任！

“从山林里来的。”亚旗拍拍小老虎的头。

“山林里来的？”园长摸不着头脑。

“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一位老师猜测。

“快给动物园打电话！”园长吩咐。

一位阿姨转身要走。

“不能给动物园打电话！”亚旗大声说。

“为什么？”园长问。

“小老虎是到城里来玩的，他听说城里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应该给他当向导，带他

去玩才对。干吗把人家送进动物园的笼子里？要是把小老虎关进笼子，他就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老师，您不是经常告诉我们要帮助和爱护小动物吗？”亚旗说。

园长没话说了，对呀，老师不是天天教育小朋友们要互相帮助吗？可，可这是一只老虎呀！园长为难了，她必须对孩子们的安全负责，可她又不愿在孩子们的心灵上投下阴影。是啊，如果她通知动物园来抓走小老虎，孩子们会怎么想呢？这不是教他们学坏吗？

“他……他不咬人吗？”园长问。

“我干吗要咬人呢？”小老虎说话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求求您了，老师，让小老虎留下吧，千万别把他送到动物园的笼子里去。”全班小朋友齐声喊，不少小朋友还哭了。

第 2 集

亚旗和全班小朋友都请求园长和老师不要给动物园打电话。园长被孩子们那善良的心打动了。她答应了小朋友们的要求。

“这太危险了吧？”一位阿姨不放心。



“我跟小老虎谈谈。”园长说完走到小老虎跟前。

“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园长蹲下身子问小老虎。

小老虎点点头。

园长说：“你可不能咬小朋友。”

小老虎觉得奇怪，我干吗要咬小朋友？他们对我这么好！不过他没说出口，只点了点头。

园长相信小老虎了，她看见了从小老虎眼睛里射出来的目光，那目光是真挚的，友善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应该互相信任，人和动物也应该互相信任。

“你就睡这张床吧，”园长指指门旁的一张空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幼儿园的一名小朋友了！”

全班小朋友一阵欢呼，他们感谢园长这么理解他们。

小老虎心里热烘烘的。看来妈妈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她说城里人不好，可小老虎碰到这些人就不错。

这一夜，小老虎躺在柔软的小床上，睡得很甜。他梦见自己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梦见自己坐上了汽车……

第二天早晨，小老虎和小朋友们一同起床。小朋友们都去卫生间洗脸，小老虎没洗过脸，他站在床边不动。

“你怎么不去洗脸？”亚旗走过来问。

“我没洗过脸。”小老虎难为情地说。

“不洗脸可不行，走，我教你。”亚旗领着小老虎来到卫生间。

小老虎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白色的洗脸池，锃亮的镜子，一拧就能“哗哗”流水的水龙头。在山林里，只有小溪里才有水。

小老虎学着亚旗的样子洗了生平以来第一次脸，还用了香皂。洗完后他感到舒服。“人比我们聪明。”小老虎这样想。

吃完早饭后，小朋友们都来到活动室，园长也来了。

不知是谁提议，应该给小老虎起个名字。大家一致赞同。

“让小老虎姓吴吧！”吴小强提议。

“还是姓赵吧！”赵兵大声说。

“小老虎应该姓王！”王曼曼嗓门高。

小老虎恨不得把所有小朋友的姓都连在一起让他姓。

“亚旗，你给小老虎起个名字吧！”园长说，

“是你最先同他交朋友的。”

亚旗挠挠头，眼珠转了两圈，说：“就叫胖墩儿吧。”

小老虎喜欢“胖墩儿”这个名字，他同意了。

“今天上午，大家陪胖墩儿玩滑梯，好不好？”园长提议。

“好——”小朋友们同意了。

胖墩儿跟着小朋友们来到院子里，亚旗指着一座大架子说：“那就是滑梯，我带你上去。”

亚旗领着胖墩儿爬上滑梯。小朋友都站在下边看，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老虎滑滑梯。

“我先滑给你看看。”亚旗说完滑了下去。

小老虎胖墩儿学着亚旗的样子滑下去，大家为他鼓掌。胖墩儿拍拍屁股，滑梯太好玩啦。

小朋友们纷纷把自己玩滑梯的绝招儿教给胖墩儿，加上胖墩儿胆子大，没多久他就能玩出好多花样来。

“吴小强，你妈妈给你送毛衣来了。”阿姨叫吴小强。

吴小强答应了一声，可他舍不得离开胖墩儿，他正跟胖墩儿玩双人滑梯呢！

吴小强的妈妈走进院子，她吓坏了，天

哪。儿子抱着一只老虎滑滑梯!

吴小强妈妈的心脏差点儿停止跳动，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滑梯旁边，把儿子从胖墩儿身边拉开。

“妈妈，你干吗？”吴小强抗议。

“你不要命啦？”妈妈把儿子藏在身后，生怕小老虎扑上来。

这时，园长走过来。

“你们怎么能让孩子和老虎在一起玩？”吴小强的妈妈质问园长。

“你放心，胖墩儿不咬人。你看，他和孩子们玩得多好。”园长现在很喜欢小老虎。

“你们也太不负责了，谁听说过老虎不咬人的？”吴小强的妈妈一边说一边拉着儿子往外走，“我们转幼儿园了，不在这儿上了。”

“我不走！我不走！”吴小强不干。

“不走不行！”妈妈强行把儿子拉走了。

胖墩儿愣了，他不明白吴小强的妈妈干吗那么害怕儿子和他在一起玩。

“别管她，咱们玩。这些大人总是这样，好像我们都是糖做的，说化就化了。”亚旗安慰胖墩儿。

小老虎勉强笑了笑，他玩滑梯的兴致已经



没有了。

“咱们玩转椅去吧！”亚旗把胖墩儿带到转椅旁边。

胖墩儿和几个小朋友坐上转椅，亚旗在下边推着转椅跑。转椅飞快地旋转起来，胖墩儿乐得前仰后合，他真不知道人怎么会想出这么多玩的花样来。

大家正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一群爸爸妈妈闯进幼儿园，来“营救”自己的孩子。原来，爸爸妈妈听说幼儿园里出现了一只老虎，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争先恐后地来救自己的宝贝孩子。

爸爸妈妈们一看真有老虎，还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玩，他们不由分说，拉起自己的孩子就跑。

园长在门口拦住了家长们。

“你们干什么？现在不是接孩子的时候。”园长不满地看着家长们。

“你怎么让孩子和老虎一起玩？”家长们正想找园长问问呢。

“这只小老虎不咬人，你们没看见他和孩子们玩得多好。”园长说。

“不咬人也不行，太危险了。”家长们还是

不干，一定要把孩子接走，除非园长答应赶走老虎。

“我不同意赶走小老虎，他是我们幼儿园的客人。对吧，孩子们？”园长问小朋友们。

“对，胖墩儿是我们的好朋友，不能赶他。”小朋友们齐声说。本来已伤心透顶的胖墩儿心里又热乎起来。

亚旗对爸爸说：“您不是从小就带我看老虎吗？还给我买了那么多关于老虎的书。现在我和老虎交了朋友，您干吗不愿意呢？”

亚旗的爸爸被儿子的目光打动了，他明白，如果现在硬把儿子从小老虎身边拉走，会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粗暴的种子。干脆，豁出去了，就让亚旗和小老虎在一起玩。

“去吧！亚旗，去和胖墩儿玩吧！”爸爸松开了拽着儿子的手。

亚旗跑到小老虎胖墩儿身边，抱着胖墩儿的头亲了一下。亚旗回头冲爸爸笑笑，他笑得特甜，他感谢爸爸，感谢爸爸尊重他，理解他。

亚旗的爸爸头一次看见儿子笑得这么甜，他心里美滋滋的。其他的小朋友都在爸爸妈妈身边又哭又闹。亚旗的爸爸懂得父母和儿女应该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



亚旗带着胖墩儿去玩秋千。

有几位爸爸妈妈也小心翼翼地释放了孩子，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痛苦。

第3集

亚旗的爸爸带了个头，允许亚旗继续和小老虎玩。其他家长见小老虎根本不咬亚旗，也陆续特赦了自己的孩子。只有几位家长硬是把孩子带走了，他们坚决不让孩子和老虎在一起。

“能把老虎关在笼子里和孩子们玩吗？”一位妈妈问园长。她看着女儿和老虎在一起，总觉得不安全。

园长摇摇头。她告诉这位妈妈，小老虎是进城来作客的，如果把人家关起来，不合适。

看到孩子们和小老虎玩得那么愉快，家长们放心了。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孩子玩得这么高兴。

第二天一早，那些领走孩子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回去了。这些小朋友在家里大哭大闹，吵着要去幼儿园，弄得爸爸妈妈毫无办法。平常里爸爸妈妈哄着孩子去幼儿园，现在是孩子闹

着要去，就因为幼儿园里多了只小老虎！爸爸妈妈没办法，只好又把小宝贝送回到老虎身边。

这天上午，幼儿园的小朋友带胖墩儿参观市容，还要乘地铁和公共汽车。

老师和阿姨把小朋友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像过节一样。能给小老虎当导游，小朋友都兴奋。

出租汽车公司的大轿车来了，小朋友们和胖墩儿还有老师们一起登上大轿车。胖墩儿头一次坐汽车，他不相信这个大家伙会把这么多人拉走，那得有多大的劲儿。

大轿车轻而易举地开动了，胖墩儿的眼皮半天没眨一下，他后悔没把妈妈拉进城来看看。

大轿车行驶在大街上，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告诉胖墩儿，那是电影院，那是博物馆，那是商店。还有体育场、图书馆、公园……

小老虎胖墩儿的眼珠都转不过来了，他佩服人类的智慧，他想回到山林里把家乡也建成这个样子。

大轿车路过动物园时，小朋友们谁也没吭气。



“这里是什么？”胖墩儿指着动物园问。

没有回答。

胖墩儿不问了，反正他知道，朋友都对他好。大轿车停在地铁车站的门口，大家带胖墩儿走进地铁车站。车站是用大理石建成的，墙壁光滑明亮，天花板上的吊灯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胖墩儿觉得眼睛不够用。

人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带一只小老虎乘坐地铁，都吓坏了，他们以为幼儿园的阿姨得了精神病。

一位民警叔叔走过来，他问园长这是怎么回事。园长告诉他，孩子们正领着一只从山林里来的小老虎参观咱们的城市。民警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他转身去打电话。

等他打完电话，小朋友们已和胖墩儿乘地铁火车走了。

小朋友们陪胖墩儿参观了一上午市容，当他们中午回到幼儿园时，大家都愣住了。

幼儿园的院子里站着七八个大人，地上放着一架铁笼子。

“你们要干什么？”园长问那几个人。

“我们得到消息说，您的幼儿园里有一只老虎，我们奉命来抓住它。”一个膀大腰圆的中

年人说。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园长问。

“动物园。”中年人点燃了一支烟。

“不许你们抓胖墩儿！”小朋友们一起抗议。

“你们怎么能和老虎在一起呢？”中年人提醒小朋友，“这太危险了。老虎就应该呆在动物园的笼子里。”

“我们不答应！”小朋友们还是不干。

亚旗趁动物园的人不注意，把胖墩儿领进屋里，藏起来。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坚持要把小老虎抓走，园长和小朋友们坚决不答应。

“您疯了，让孩子们和老虎在一起！”中年人急了。

“您疯了！要把一只进城来玩的小老虎关进动物园的铁笼子！”园长毫不示弱。

这时，从外边又走进来一男一女。他们说，他们是马戏团的，听说幼儿园里有一只小老虎，专程赶来想把小老虎弄到马戏团去演节目。

园长坚决拒绝。孩子们坚决不干。

“好，我们去向上级反映，说你把孩子和老



虎放在一间屋子里！”动物园的中年人转身走了。

“我们也去上告！”马戏团的驯兽师也怒气冲冲地走了。

园长知道，明天他们还会来的。而且，如果上级知道她收留了一只老虎在幼儿园里，不撤她的职才怪呢，小老虎肯定会被抓走。

小朋友们都为胖墩儿的安全担心，他们不明白大人们干吗非要把小老虎关进笼子不可。

晚上，园长把全体小朋友和老师召集到一起，胖墩儿也来了。

“明天早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人肯定还会来抓胖墩儿，说不定教育局的领导也会来，咱们怎么办？”园长问大家。

“把胖墩儿藏起来！”一位小朋友出主意。

“藏不住的。”一位阿姨说。

“让胖墩儿咬他们！”一个男孩子说。

园长笑了，说：“那人家更有理由抓胖墩了。”

胖墩儿很感动，他看见大家都这么关心他的安全。胖墩儿不想再给朋友们添麻烦了。

“我想回山林去。”胖墩儿说。

小朋友们不干，他们嚷嚷着说胖墩儿还没

玩够，好多地方还没去看。

“我已经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了。再说，我还交了这么多朋友。你们都没去过山林，欢迎你们以后去山林玩，我也会像你们一样热情当导游的。”胖墩儿说。

“我们去了以后，有人欺负我们怎么办？”亚旗知道山林里有许多动物。

“别忘了，我们家在山林里是大王，谁也不敢欺负你们，放心吧！”胖墩儿很有把握。

“可惜我们在城里不是大王，要不，也不会只让你呆一天就走了。”亚旗遗憾地说。

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只有让小老虎回家最安全。园长决定幼儿园会餐，欢送胖墩儿。

炊事员爷爷做了香喷喷的饭菜，胖墩儿和小朋友们一起大吃起来。要不是有人抓他，胖墩儿想在幼儿园里住几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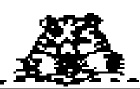
“胖墩儿，你回家后，你妈妈要是问你，城里人好不好，你怎么说？”亚旗问胖墩儿。

“我就说好。”小老虎吃了一口肉。

“那些抓你的人也好？”亚旗又问。

“他们也是为你们好，就算好吧。”胖墩儿说。

园长眼睛湿了，她看到小老虎这么理解



人，可有些人就是不理解小老虎。

饭后，幼儿园为小老虎开了欢送会。小朋友们还送给胖墩儿许多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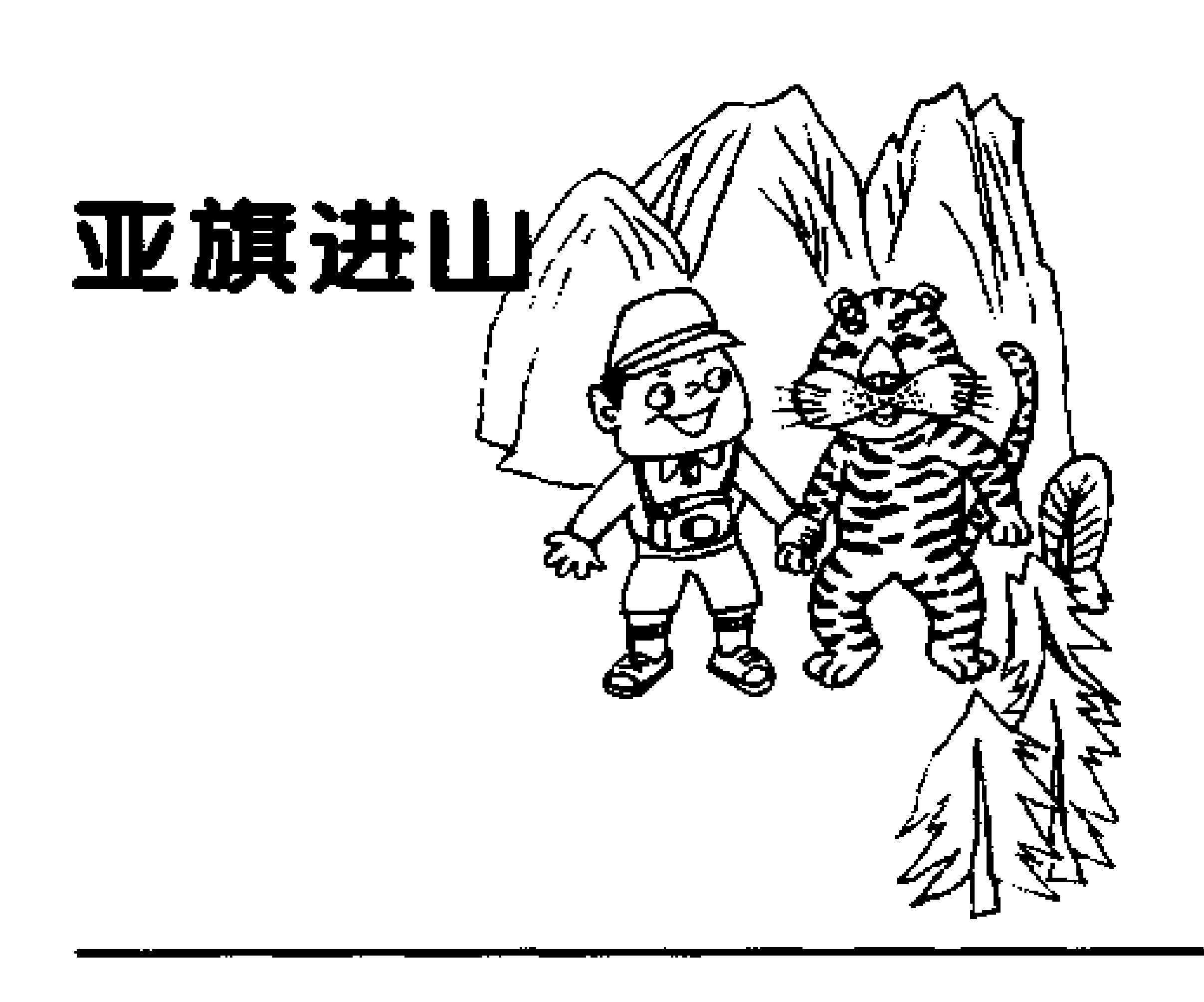
亚旗的爸爸专门赶来，他骑摩托车送小老虎回山林。小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同胖墩儿告别。胖墩儿也舍不得离开小朋友们。他进城最大的收获得就是看见了每个小朋友都有一颗善良友爱的心，这比那些汽车和建筑更吸引他。

小老虎胖墩儿骑在亚旗爸爸的摩托车后座上走了。

小朋友们都哭了。园长和老师也直拿手绢擦眼睛。

后来，亚旗真的去山林看小老虎了。

亚旗进山



第一集

如果你看过《小老虎进城》，你一定很想知道亚旗进山的故事。

自从幼儿园的小朋友送走小老虎胖墩儿后，他们一直惦念着胖墩儿，也向往着去山林玩。

“也不知胖墩儿家什么样？”一天，亚旗对



小朋友们说。

“保准有很多动物。”李小宇说。

“说不定还有大象呢!”张帆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

亚旗特想去山林看看，他想象不出山林是什么样。

星期六晚上，亚旗回家向爸爸说了自己的想法。

“同意。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爸爸爽快地答应了。

“爸爸，我想自己去。”亚旗说。

“自己去?”爸爸有点儿不放心。

“小老虎就是自己进城来的。”亚旗说。

爸爸眼睛里放射出惊喜的光，他认为亚旗是个有出息的小男子汉。

“行”。爸爸点点头，“不过，我得用摩托车把你送到山林旁边。”

亚旗同意了。

晚上，爸爸和妈妈为亚旗准备了食物，还有水壶。爸爸将照相机里装上彩色胶卷。别看亚旗小，可他已有半年的摄影历史了，他能熟练地使用照相机。

“到山林里，多和小白兔、小鹿、山羊玩，离

狐狸、大灰狼远一点儿，啊！”妈妈千叮咛万嘱咐。

“带手枪吗？”爸爸指指桌上的玩具手枪，问亚旗。

亚旗摇摇头说：“不带。”

他觉得带手枪不友好。

星期日一早，亚旗坐在爸爸的摩托车后座上，出发了。

两个小时后，摩托车在山林旁边停住了，爸爸把亚旗从后座上抱下来。

“去吧，晚上我再来这儿接你。”爸爸说。

“放心吧。”亚旗亲了爸爸一下，顺着山路朝前走去。

山林里的路弯弯曲曲，亚旗觉得很好玩。城里的路都是直来直去的，一眼能看老远。而山林里的路拐来拐去，猜不着前边是什么。

亚旗沿着小路往前走，他感到山林里的空气很新鲜，还有一股泥土的芳香味儿。路旁的草地上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树上有许多小鸟。城里的树上没有鸟。

小鸟们看见亚旗，都朝山林深处飞去。

前边是一座小山坡。亚旗翻过小山坡，山坡下边是一片树林。



亚旗看见树林里有两只兔子躲在树干后边偷看他。

“小白兔，你好！”亚旗大声喊。

兔子见亚旗朝他们走过来，扭头就跑。

“别跑呀！”亚旗以为兔子一定是胆小。

兔子头也不回地往树林深处跑。

亚旗撇撇嘴，顺着兔子跑的方向走去。

走了没多远，亚旗觉得有人从后边拽他的衣服，他回头一看，是只猴子，亚旗乐了。

“你好，小猴子！我叫亚旗。”亚旗从小喜欢猴子。

“别来这套，快说，你们来了多少人？”猴子大喝一声。

亚旗吓了一跳。

“什么……多少人？就我一个呀！”亚旗原以为猴子会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呢——就像他们在幼儿园欢迎小老虎胖墩儿一样。

“撒谎！就你一个？这么小，自己到山林里来？”猴子不信。

“真的就我一个，我是到山林里玩的，我从小在城里长大，没见过山林是什么样。”亚旗说。

猴子瞪大了眼睛，显然是不相信。他回头

看看亚旗来的方向，确实没别人。

只见猴子把手放进嘴里，使劲儿吹了声口哨。

“呼啦——”一大群动物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把亚旗围在中间。

亚旗在原地转了一圈儿，他看见身边有小鹿、山羊、兔子、大灰狼、野猪、豹子、小象等等，树上落满了鸟，还有鹰。

亚旗高兴了，这么多的动物，真棒！

“你们……好……”亚旗突然发现动物们的表情不大对，他们眼睛里射出的光一点儿也不友好，都挺凶的。

“大家别怕，就他一个人，说是来咱们这儿玩的。”猴子对大家说。

原来，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人。人经常来山林里打猎，抓走了他们许多同胞。刚才亚旗一进山林，小鸟就给动物们报了信，大家还以为捕猎队又来了呢。现在看到就亚旗一个小孩，大家要拿他出气。

“什么什么，你来我们山林玩？”兔子问亚旗。

亚旗点点头。

“你们城里那么多玩具，那么多好玩的地



方，你来我们这儿玩什么？”一只小鸟问。

“你去过城里？”亚旗听出小鸟对城里挺熟悉。

“我家以前就在城里，后来被你们赶出来了！”小鸟气愤地说。

“赶……赶出来了？谁赶的？”亚旗不信。

“你们用气枪打我们，我妈妈就是被打死的。你们还修了那么多烟囱，呛鼻子的黑烟，把空气都搅脏了，怎么住？”小鸟越说越气。

亚旗愣了。

“快说，你究竟到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小鹿问。

“我……我想跟你们玩。”亚旗看了小鹿一眼，他原以为小鹿都是温柔可爱的，没想到她这么厉害。

“想跟我们玩？你可以在城里动物园去看动物，去玩呀！我哥哥就被你们抓去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自从哥哥被抓走后，我妈妈的眼睛就哭瞎了。”小鹿说完呜咽起来。

亚旗说不出话来。

“你们住在城里，高兴了拿着枪到山林里来打猎，还抓住我们的同胞关进笼子展览。你们干吗把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呀！噢，你

在城里住腻了，想到我们这儿来换换口味儿，我们不答应！”猴子说。

“对，我们不答应！”动物们一起喊。

整个山林都震动了。

亚旗慌了，他转着圈儿看动物们。也是，动物们说的都是实话，可……可我亚旗没伤害过动物呀。

“我从来没伤害过你们。我爸爸妈妈也从来没伤害过你们。从小他们就教我爱护动物。”亚旗解释道。

“那也不行，你是人，我们要跟你算帐！”大灰狼朝亚旗逼过来。

“你……”亚旗朝后退去。他的身体撞在谁的身上，他回头一看，是豹子。

“你们杀了我的妈妈！”豹子低沉着嗓音说。

亚旗害怕了，他看出动物们要处决他，拿他来给他们死去的亲人抵命。

“那……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亚旗忽然想起一件事，“最近有人打死一只天鹅，法院判了他的刑。”

“骗人！”

“瞎说！”



"没听说过人打死动物还被判刑的！"

动物们根本不信。

"你身上背的是什么?"猴子发现了亚旗身上的照相机。

"是照相机。"亚旗说。

"我们观赏观赏。"猴子说。

亚旗把照相机递给猴子。

"这是干什么用的?"小鹿问。

"照像。能把你的模样照下来。"亚旗觉得气氛有点缓和。

可惜好景不长。

"送给我们吧！你们抢走我们那么多同胞，我们要你们一架照相机，不过份吧！哈哈。"猴子把照相机背在自己肩上。

亚旗想哭，但他忍住了。他不在他们面前哭。他觉得这些动物一点儿不通情达理。

"我提议，咱们修个笼子，把他关进去，咱们办个人园，展览人，怎么样?"兔子说。"同意。"动物们异口同声。

亚旗没想到心地善良的兔子居然想出这馊主意来。

"我不同意！"亚旗抗议。

"你不同意？这儿没你的表决权！"动物们

嘲笑道。

动物们委派大灰狼和豹子看守亚旗，其余的都去编造笼子。

笼子造好了。

第二集

正当动物们准备把亚旗关进笼子里时，亚旗忽然想起小老虎胖墩儿离开幼儿园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家在山林里是大王，没人敢欺负你。"

亚旗对拽他的大灰狼说："是小老虎胖墩儿请我来山林里玩的，他是我的朋友。"

这句话还真管用，大灰狼松手了。

动物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都知道小老虎进城的事。

"你去把小老虎请来，看看他说的是真是假。"豹子对猴子说。

猴子二话没说，跑了。

谁也不敢再乱说了，动物们安静地站在亚旗周围。他们真怕老虎。

不一会儿，猴子领着小老虎来了。

"亚旗！"小老虎一看见亚旗，高兴极了，蹦跳着跑过来。



"胖墩儿!"亚旗冲上去，同小老虎抱在一起。一看见小老虎，他把刚才不愉快的事都忘了。

动物们傻眼了，这男孩子真是小老虎的朋友!看，他和胖墩儿那么亲热!他们还没有谁和小老虎拥抱过呢!

老虎家族在山林里是大王，动物们都敬畏虎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他们胆怯地望着小老虎和亚旗，生怕小老虎因他们对他的朋友不恭敬而发脾气。

"你什么时候来的?"小老虎问。

"刚来。"亚旗说。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亚旗。"小老虎对大家说。

动物们一边点头一边往后退。

小老虎觉出大家的神色不对，他看见了旁边的笼子。

"怎么，他们欺负你啦?"小老虎问亚旗。

"没有。"亚旗摇摇头。

"你身上挂的是什么?"小老虎问猴子。

猴子吓坏了，哆嗦着手把照相机摘下来，递给亚旗。

"这是我借给他玩的。"亚旗说。

大家都松了口气，他们打心眼儿里觉得亚旗心地善良，同那些捕杀他们的人不一样。

“走，我带你玩去。”小老虎拉着亚旗说。

“让大家一块去吧!”亚旗提议。

“行。”小老虎同意了。他吩咐猴子采摘野果，中午小老虎要在神仙洞举办野果宴会欢迎亚旗。

以小老虎为首的动物们陪着亚旗在山林里游玩。他们来到大瀑布跟前。

宽大的水流从天而降，撞击到岩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亚旗看呆了。城里哪有这样壮观的景象!这比摩天大楼美多了。

大家看着亚旗的表情，都觉得好笑，见到瀑布也大惊小怪?那山林里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就太多了。

“咱们在这儿照张像吧!”亚旗摘下照相机。

动物们都没照过像，感到新鲜。

“你们站在一起，我先给你们合一张影。”

动物们站在瀑布前边。

“照像疼不疼?”兔子问。

“一点儿也不疼。”亚旗举起相机。



“里边不会射出子弹吧?”山羊担心。

“胡说!”小老虎看了山羊一眼。

没有敢吭气了。

“咔嚓!”亚旗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完了。”亚旗放下照相机。

动物们活动活动四肢,没发现少了什么。

“谁来给我和胖墩儿照一张?”亚旗问。

“我来!”

“我来!”

“我……”

动物们“呼啦”一下围过来,抢照相机。

亚旗把照相机递给狗熊,他觉得狗熊稳,照出来不会虚。

狐狸撇撇嘴,他不信狗熊能照像。

亚旗教狗熊怎么照。

“会了吗?”亚旗问。

狗熊点点头。

亚旗紧挨着小老虎站好。

狗熊举起了照相机。

“咱们笑吧。”亚旗对小老虎说,“千万别眨眼睛。”

小老虎和亚旗的脸上出现了可爱的表情。

一分钟过去了,狗熊还是没按快门。

“我坚持不住了，我得眨巴眼睛了。”小老虎声明。

话音没落，狗熊按下了快门。

“得，照了张睡觉的，再来一张。”亚旗说。

“快点儿。”小老虎对狗熊说。

狗熊认为这是亚旗看得起他，所以一定要认真照，只见他结结实实地站在地上，稳如泰山，举着相机，一动不动。

“照吧?”亚旗问。

“我老怕我照的时候你们眨眼睛。”狗熊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你数一、二、三。”亚旗想了个办法。

“一、二、三!”狗熊一边说一边按了三下快门。

亚旗笑了。不管怎么说，照完了。

正在这时，猴子气喘吁吁地跑来。

“不……不好了……”猴子上气不接下气。

“怎么啦?”小老虎问。

“有好多人拿着枪来打猎，你妈妈让我告诉大家快躲起来。”猴子看了亚旗一眼，“会不会是他带来的?”

“胡说!”小老虎瞪了猴子一眼。

听说打猎的人来了，动物们都慌了。刚才



宁静的气氛一下子充满了惊恐。

亚旗感到自己对不住这些动物们，虽然他没有拿枪来打动物，可那些打猎的人毕竟是他的同胞。

“你们别怕，我去同他们说！”亚旗拍拍胸脯。

“这……行吗？”小老虎知道在人类那儿，大人根本不把小孩儿放在眼里。

“你们躲起来。”亚旗对动物们说。

“来啦！”一只鹰飞来告诉大家。

动物们纷纷躲起来。

四个拿着猎枪的人出现了。

亚旗朝他们走过去。

他们显然是听见了动静，不约而同地举起枪。当他们看清是个小孩儿时，都愣住了。

在山林里，孤零零的一个小男孩儿，这事本身就令人感到恐怖。

“是狼孩儿吧？”一个大胡子想起从文摘报刊上看到的关于狼孩儿的奇闻。

“他后边没大人跟着？”一个戴鸭舌帽的不信。

“没有。就他一人！”一个穿皮夹克的说。

“神了！”一个戴眼镜的扶扶眼镜。

亚旗走到他们跟前,说:

“你们别打猎了,行吗?”

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你是谁?怎么一个人在山里?迷路了?”皮夹克问。

“我叫亚旗,今天是星期日,到山林里来玩。”亚旗说。

“你爸爸妈妈呢?”大胡子问。

“他们在家里。”亚旗说。他对大胡子有好感。

“就你自己来的?”眼镜笑了,他不信。

“就我自己。”亚旗说。

“你不怕老虎吃了你?”鸭舌帽吃惊地问。

“老虎邀请我来的。”亚旗自豪地说。

“他神经不正常吧?”眼镜对伙伴说。

“你才神经不正常呢!你们干吗用枪打动物?”亚旗质问他们。

“我们打猎呀!”大胡子说。

“人家生活得好好的,你们干吗打人家?”亚旗说。

眼镜趴在皮夹克耳朵上小声说:

“我看这孩子说不定真认识老虎,要不他



怎么敢一人跑到大山里来？咱们让他把老虎叫出来，打只老虎回去能卖好多钱！”

皮夹克点点头。

“喂，你说你认识老虎，要是你能把老虎叫出来，我们就不打猎了。”眼镜对亚旗说。“说话算数？”亚旗怕上当。

“我们大人会骗你一个小孩儿？那成什么话！”眼镜肯定地说。

“好，你们等着。”亚旗转身去叫小老虎。

四个大汉做好了准备。他们想抓活虎。

第三集

亚旗跑到瀑布旁边，喊胖墩儿。

小老虎胖墩儿准备出去，和他躲在一起的狐狸提醒他：“别是计策吧？他们商量好了骗你出去。”

“亚旗？骗我？不会！”小老虎十分自信地从草丛里走出来。

“他们说只要看见我同你在一起，就不打你们了。”亚旗说。

“那咱们过去让他们看看吧。”胖墩儿放心地同亚旗朝前走去。

大胡子和鸭舌帽站在原地。亚旗不清楚皮

夹克和眼镜怎么没了。

“你们看，他叫胖墩儿，就是他邀请我来山林玩的。”

亚旗把小老虎介绍给猎手。

话音刚落，一张大网从背后把小老虎扣住了。胖墩儿使劲儿在网里折腾，越折腾网勒得越紧。

眼镜和皮夹克系紧网口，得意地笑了。

小老虎在网里挣扎着，他朝亚旗射来失望的目光。那目光亚旗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被朋友欺骗后醒悟的目光。

“你们干什么？骗子！”亚旗冲过去，用拳头打眼镜。

眼镜一边躲一边嬉皮笑脸地说：“这叫计谋，懂吗？小家伙，你这么孤身一人在山里，多危险！还和老虎在一起！我们这是为你好。我们还要带你回城。”

“不许你们抓走胖墩儿，他是我的朋友！”亚旗声嘶力竭地喊着，冲上去撕那网。

“这小子还挺倔！”眼镜皱皱眉头，冲大胡子说，“来，帮帮忙，拉开他。”

大胡子走过来，想把亚旗从网前拉开。

“叔叔！这小老虎是我的朋友。他去过城



里，在城里就有人想抓他，是我们保护了他。他请我来山林玩。今天我才知道，咱们人类破坏了多少个动物的家庭！豹子的妈妈，小鸟的妈妈，小鹿的哥哥，都是被你们打死或抓走的。现在，你们还要把小老虎抓走，你们还骗我，让我也当了你们的帮凶，你们算什么大人！”亚旗越说越伤心，“喔喔”哭起来。

大胡子的眼睛湿润了。

“快把他拉开！”眼镜催促道。

“我看算了吧，这么小的虎，放了吧！”大胡子的立场动摇了。

“这小老虎卖到马戏团去，起码五万元！”眼镜不同意。

亚旗一听说要把小老虎卖到马戏团去，急了，他冲上去拧眼镜的手，想夺过网绳。

“去你的！”眼镜火了，使劲儿一推，亚旗狠狠地摔在地上。

“你怎么推孩子？”大胡子生气了。

“你少管。咱们走！”眼镜和皮夹克扛起小老虎。

“站住！”大胡子平端起猎枪。

眼镜和皮夹克一回头，看见了对准他们的乌黑的枪口，傻眼了。

"你……干什么?"眼镜声音发抖。

"放了小老虎!"大胡子声色俱厉。

"不放!"眼镜不信大胡子敢开枪。

"我数三下,不放就开枪!"大胡子宣布。

亚旗从地上爬起来,站在一旁看。

"一——二——"大胡子举起枪。

"我放。"皮夹克松手不管了。

网口张开了,小老虎趁机从网里跑出来。

眼镜想取枪打小老虎,大胡子说:"别动!再动我就开枪!"

眼镜不敢动了,看得出他清楚大胡子的脾气。

亚旗领小老虎跑到安全地带,从远处看他们。

大胡子见小老虎和亚旗走远了,才放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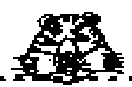
"你这是干什么?"眼镜发火了。

"咱们还不如孩子!"大胡子叹了口气。

"你做得对!"鸭舌帽站在大胡子一边。

大胡子走到眼镜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

"伙计,算啦,咱们往后都别打猎了,刚才那孩子说的话,像用刀戳我的心。也是,咱们星期天来娱乐,人家可倒霉了。"



眼镜不吭气。

四个人头也不回，走了。

动物们“呼啦”一下把亚旗和小老虎围住了。

“多亏你！”小鹿对亚旗说。

“谢谢你！”豹子说。

大家想起刚才做笼子关亚旗的事，不好意思了。

“你受惊了。”亚旗抚摸着小老虎的身体。

“我还冤枉你了呢！”胖墩儿觉得对不起亚旗。

“都怪我太粗心。”亚旗想想真有点儿后怕。

“原来人里边也有心眼儿好的。”小鹿说，“那个大胡子就挺好。”

“好人挺多。”亚旗说，“听说已经有了法律，保护你们。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杀死天鹅的人被抓起来了。”

大家信了。

“什么时候能把动物园里的动物放回来？”小鹿说。

“这……等我长大了就干这件事。”亚旗下决心了。

大家鼓掌。

“走，现在去神仙洞开宴会。”小老虎一声令下。

动物们簇拥着亚旗来到神仙洞。神仙洞座落在半山腰，景色优美，气候宜人，是动物们聚会的场所。

神仙洞里的石桌上摆满了水灵灵的野果子，红的，绿的，黄的。亚旗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水果，比城里水果商店的水果还多。

“买这么多!”亚旗脱口而出。

“都是摘的。我们这儿不用买。”小老虎告诉亚旗，“随便摘，满山都是。”

大家围坐在石桌四周，抢着告诉亚旗哪种果子好吃。亚旗每种尝了一个，他喜欢吃酸枣。

亚旗把水壶里的桔子汁分给动物们喝。

“这水真甜!”

“好喝。”

“是甜河里的水吗?”

动物们头一次喝甜水。

“这叫桔子汁，是用桔子里边的汁做的。”亚旗告诉大家。

“还是人聪明。”猴子叹了口气。

亚旗不知道说什么好。



“其实，我们和你们自古就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一样。后来你们进化了，就欺负我们，真不应该。你们进步了，应该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才对。”猴子感慨地说。

“等到亚旗和他的朋友们长大了，准会帮助咱们。”小老虎对未来充满信心。

“一定。”亚旗说。

大家都相信，他们看出亚旗心地善良。

“咱们开联欢会吧！”亚旗提议。

“什么叫联欢会？”狗熊问。

“就是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亚旗说。

联欢会开始了。亚旗和动物们尽情地跳舞唱歌。亚旗一边玩一边给大家照像。

“我该回家了。”亚旗看看天色渐晚，对小老虎说。

“多住两天不行吗？”小老虎想让亚旗多玩几天。

“我爸爸在山林口等我。再说，明天还得上幼儿园呢！”亚旗说。

“那你过几天再来！”大家说。

“一定来。”亚旗说。

“我们想求你办件事。”小鹿说。

“行啊。”亚旗爽快地说。

“你回城后，去动物园给我哥哥捎个口信，行吗？就说我们都想他。千万别说我妈妈眼睛哭瞎了。”小鹿低声说。

亚旗点点头，他心里很难过。

“麻烦你去动物园给我妈妈捎个信，”大灰狼说，“就说我和弟弟都大了，让她放心。”

“给我弟弟捎个信……”

“给我姐姐捎个信……”

“给我舅舅捎个信……”

“给我姑姑捎个信……”

“……”

“……”

亚旗掉眼泪了。

“别说了，你们看亚旗都难过了。”小老虎劝大家。

没人吭气了。

“说吧，我都在心里记着呢，一定都捎到。”亚旗说，“我还要把你们的照片带给他们看。”

“谢谢你。”大家感激地说。

亚旗告别了朋友们，由小老虎胖墩儿护送到山林口。在山林里只呆了一天，亚旗觉得自己长大了好多岁。



虎皮狼的故事

山里有一只名叫费尔的狼，他是狼家族里唯一识文断字的秀才。一年前，就凭着捡到的一本字典，他硬是能磕磕巴巴读几页书了。

这天，费尔正躺在家里闭目养神，一只小狼拿着一本书跑进来。

"我捡了一本书。"小狼把书递给费尔。

费尔接过一看，是《成语词典》。

"什么书？"不少狼围过来问。

“都是形容词。”费尔翻翻书。

“有形容咱们狼的吗？”一只狼问。

“我找找。”费尔埋头找。“在这里。”

“快念念。”大家催促。

“狼心狗肺。”费尔大声念。

“不错，咱们狼的心还能上词典。”小狼自豪地说。

“还排在狗肺前边呢！”另一只狼沾沾自喜。

随着费尔的目光在该词注解上的扫荡，费尔皱起了眉头。

“这是骂咱们哪！”费尔大喝一声。

“怎么是骂呢？”众狼不解。

“狼心狗肺就是说这人坏透了。”费尔说。坏就够了，还“透”了。

众狼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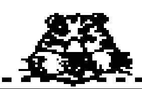
“快看看，还有别的词吗？”有狼催道。

“这里还有，嗯，狼狈为奸……”费尔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豺狼当道……”费尔又发现一条。

“咱们没挡过道呀！”一只狼挺委屈。

“不是说你挡道，也是骂咱们呢！”费尔对同胞的智商感到惭愧。



“没有说咱们好的？”一只老狼不服气。

“野心狼，恶狼，狼子野心，狼奔豕突……够了！”费尔把书摔在地上。

众狼心里都很难过。

“也许，也许人把所有动物都形容得这么坏吧？”老狼安慰后生们。

“对，看看是怎么形容老虎的。老虎比咱们还凶。”小狼提议。

费尔捡起词典。

“虎气十足。”头一条。

“看，也骂老虎吧！”老狼下定义了。

“是夸老虎。”费尔。

众狼愣了。

“虎头虎脑，猛虎下山，将门虎子……”费尔又读了一连串赞美老虎的词汇。

狼们大眼瞪小眼。老虎比狼凶，人干吗赞扬老虎贬低狼呢？

“不行，咱们得想办法让人把这些词改过来，这是关系到咱们狼家族千秋万代的声誉问题。”费尔说。

“对，让他们改过来！”

“这可不容易。”

是啊，一群狼想让人类修改词汇，的确不

是易事，众狼绞尽脑汁想办法。

“有了，我化装成老虎，去败坏老虎的声誉！”费尔眼睛亮了。

“是个好主意。”

“有点儿危险。”

为了整个家族的声誉，费尔愿意冒险。

说干就干。几只狼找来颜料，开始给费尔化装。

有的狼给费尔粘胡子。有的狼往费尔身上涂颜色。不一会儿，费尔变成了一只小老虎。

同胞们给费尔送行，千叮咛万嘱咐。

“你们等着人类修改成语吧！”费尔信心十足。

大白天的，费尔进了村。

他公然闯进一家农舍，抢走了两只鸡。

人们惊慌失措，纷纷躲藏，但没有伤害费尔——老虎是一级保护动物。

看到人类不进攻他，费尔更恼火了，原来人果然向着老虎。要是狼大白天进村，不被人枪毙才怪呢！

费尔越想越生气，他变本加厉地攻击村舍，袭击牛羊。可人就是不伤害他，而且还把电视台给搬来了。每当费尔出现时，摄像机的镜



头就对准他猛拍，说是拍什么《动物世界》。

费尔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他想检验一下成果。这天，他闯进了一座房子，抢到了一本《成语词典》。

人类没有修改对老虎的褒词。

费尔气昏了，他决定第二天吃个人。他就不信老虎吃了人，人还喜欢老虎！

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费尔在雨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树洞藏身。

第二天一早，费尔直扑村庄，他要去吃人。

摄像机已经架在了村头，人们正恭候着老虎的光临。

费尔从草丛中冲了出来，他运足气，准备攻击人。

昨晚的一场大雨，把费尔身上的颜料冲得一干二净。他一点儿没发觉。

人们看见一只狼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群扑过来，感到吃惊。大家纷纷抄起木棍，围着费尔痛打他。

“你们终于打老虎了！”费尔觉得自己总算胜利了。尽管身上挨了棍子，可他一想到人在打老虎，就不觉得疼。

转眼间，费尔被人们结结实实地捆起来。

“这些豺狼虎豹！”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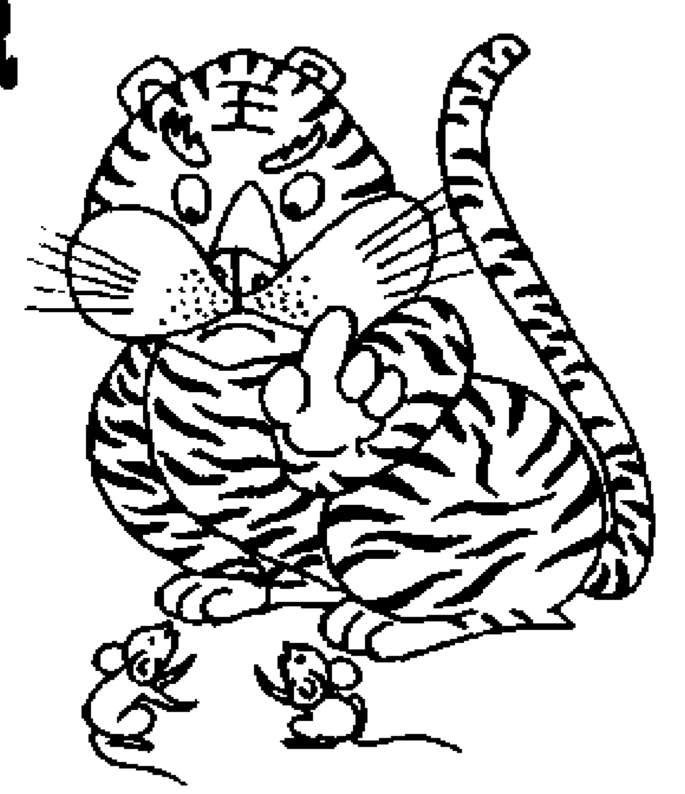
费尔大喜，人终于把老虎和狼排在一起了！费尔兴奋得昏了过去。

当费尔醒来时，他已被送进了动物园。费尔坚信自己是英雄。他把老虎降低到狼的位置，把狼提高到老虎的地位。

豺狼虎豹。一想起这词，费尔就心花怒放。



虎王逗鼠



一

虎王正要睡觉，部下来禀报。

虎王不悦，吼道："有事明天再说！"

"报告虎王，有急事相告。"部下说。

虎王无奈，只得说："快说。"

"山下有一只老鼠，冒充咱们老虎拦路抢劫。"部下说。

“老鼠冒充老虎?”虎王不信。二者悬殊太大。

“老鼠藏在草丛里不出来，大喊‘我是老虎’，还真有不少过路者被他吓住了，乖乖交出食物。”部下掌握了不少情况。

虎王大怒，他没想到小小老鼠败坏了堂堂老虎家族的声誉，必须对老鼠严加惩治。

“快去把老鼠全家抓来!”虎王睡意全无。

部下率兵去抓老鼠。

几分钟后，老鼠和老鼠的妻子被抓来了。虎王看着眼前这两个吓得浑身打哆嗦的小老鼠，心里感到好笑，觉得对这两个小东西发威风太有失身份，他决定拿小老鼠开开心，逗逗他们。

“你们知罪吗?”虎王问。

“知罪知罪，”老鼠和妻子吓得趴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生怕虎王把他们俩塞了牙缝儿。“我们再不敢冒充老虎了。”

“好，你们如果能想出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就不杀你们。想不出来，马上处决你们。”虎王成天呆着闲得没事干，想找乐儿。

要找到能让虎王高兴的事，不容易。可为了活命，老鼠夫妻绞尽脑汁想着。



“快点儿!”虎王等得不耐烦了。

“其实大王并不光是山林中的大王,”老鼠灵机一动,“就是在人间,人类也很敬重大王。”

“有这等事?”虎王对人类一向有些发怵,没听说人类敬重他。

“千真万确。”老鼠绘声绘色地说,“我就是从城里搬出来的,我住过不少人家,许多人家里都挂着您的画像。”

“什么叫画像?”虎王没听说过。

“就是把您的模样儿画在纸上,让大家看。在人间,只有领袖人物才能享受这种荣誉。”小老鼠越说越来劲。

“噢,”虎王大悦,“那你就去城里给我弄一张来。”

“这……”老鼠傻眼了。他知道,进城很危险,随时有被猫抓住的可能。再说,从墙上摘下一张画来难度也太大了。

“怎么,你是在骗我吧?”虎王瞪眼睛了。

“不敢,不敢,我这就和贱内一起去。”老鼠眼珠一转,想出个主意。只要虎王放了他和老婆,他们就溜之大吉。

“想得挺美!”虎王笑了,“就你自己去,你老婆扣下当人质。如果三天之内你不把我的画

像弄来，我就拿你老婆当早点吃了。”

老鼠这才知道冒充老虎不是闹着玩的，没办法，他只得自己进城去找虎王的标准像。

老鼠和妻子挥泪告别。

二

老鼠从山上下来，蹲在通往城里的路旁发呆。他想，光是走到城里就得一个星期，得想个办法才行。否则，才走一半路，妻子就进虎王的嘴了。

这时，一辆小汽车停在离老鼠不远的地方，看样子是车出毛病了，司机正在修。老鼠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车门开着，后座上有两个人正在睡觉。老鼠悄悄上了车，躲在那两人的脚下。

汽车修好了，朝城里开去。

老鼠还是头一次坐小轿车，心里美滋滋的，遗憾的是看不见窗外的景致。

“喂，别睡了，快到了。”后座上的一个人招呼另一个人。

“哈欠——”那人伸了个懒腰，一蹬腿，差点儿踩住老鼠。“该给咱们那猫透透气了吧？”

“行，把拉链打开点儿。”



老鼠差点儿吓昏过去，车里有猫！

幸亏猫被关在提包里，否则老鼠早就没命了。可现在那两个人要给猫透透气！

老鼠全身的神经都绷紧了。

果然，提包上的拉链一打开，猫就闻到了车里有老鼠的气息。

小卧车驶进城里。

猫不顾一切地从提包里冲出来，朝座位下边扑去。

老鼠早有准备，他顺着前排座位的后背爬到司机身上。猫扑到司机背上。

司机正全神贯注地驾车，突然感到脖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毫无思想准备，一下把车撞到路边的大树上。

一场车祸。

后排座位上的一个人急忙打开车门，跳出汽车。老鼠看准了机会，也钻出汽车。

猫的头撞在前挡风玻璃上，破了。

老鼠顾不上调查车祸伤亡情况，急忙跑进路旁一座楼房。

正巧许多人跑出来看车祸，家门不停地开关，老鼠趁机钻进一层一户人家。

上帝保佑，这间房子里还真贴着老虎的

画！老鼠藏在床底下，等待时机。

一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睡了。

老鼠蹑手蹑脚爬上柜子。一切顺利，老鼠打着卷成筒的老虎像从窗户跳出去了。

三

历尽千难万险。在第三天清晨，老鼠将老虎像呈献在虎王面前。

虎王高兴极了，“原来人类真是敬重我，家家都挂我的像！”虎王自言自语。

“就是画得有点儿不像，”狐狸说，“咱们虎王的眼睛比画上神气多了。”

“就是，”猴子说，“咱们大王的牙齿比画上的白。”

“这没办法，人家不是照着虎王画的呀！”老鼠赶紧说。

他生怕虎王再让他弄一张画像来。

虎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今天就进城去，让他们照着我画。”虎王宣布。

“这可使不得！”老鼠说。

“大王说得对，应该去城里，让他们照着您画，画出来准像。”狐狸赞成。他对虎王又怕又



恨，巴不得虎王快离开这里。

其他部下一致赞同。

“对，大王应该去检阅一下人类！”猴子说。

“抖抖威风！”兔子说。

“去不得！”老鼠劝阻。

“为什么？”虎王一瞪眼。

老鼠想说，你一去准被抓起来，可他不敢说。说人类敬重虎王的也是他，说人类抓虎王的还是他，虎王不吃了他才怪呢！

“你路熟，你跟我去。”虎王对老鼠下令了。

老鼠尿了一裤子。

四

老鼠给虎王带路，进城了。

这自然震惊了全城的公民。人们争相逃跑，孩子哭，大人叫，谁见了大街上的老虎不怕呀！

“快领我去画像。”虎王催老鼠。

老鼠发现事情不妙，拿着麻醉枪的捕虎队围过来了。

“大王快跑！”老鼠喊道。

虎王还没明白过来，就挨了一枪，几分钟后他睡着了。

虎王被关进动物园的笼子。

老鼠觉得虎王挺可怜，特意溜进动物园的笼子里看看他。虎王正沮丧地躺在地上发呆。他已在笼子里被关了三天。每天有许多人来看他。

老鼠决定安慰一下虎王。

“大王。”老鼠溜到虎王身边。

“你？”虎王气不打一处来。

“您的部下派我来听您的旨意。”老鼠撒谎了。其实自从虎王被捕后他就没出过城。

“我被关起来了，他们还承认我是虎王？”虎王不信。

“您什么时候被关起来了？”老鼠假装大吃一惊。

“现在不是被关着吗？！”虎王指指铁笼子。

“您误会了！您没看见每天成千上万的游人来朝拜您吗？他们尊您为大王呀！”老鼠说。

“噢？”虎王没想到是这么回事，“那这笼子？”

“这铁栏杆是为了您的安全呀！人家外国元首还坐防弹车呢！”老鼠看过一本外国画报。虎王坦然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原来是为了我的安全才把我关在笼子里！就是，每天那么



多人来朝拜我，我应该摆出大王的威风来！

虎王想到这儿，抬起头，长啸了一声。

顿时，整座动物园的人都跑来观看虎王。

“您看，您一发话，他们都赶来听。”老鼠对虎王说。

虎王兴奋了，又长啸了几声。

游人把虎王围得水泄不通。

虎王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像元首检阅部队一样在笼子里来回踱着步子。

“可惜地方小了点儿，当大王应该自由呀！”虎王略感美中不足。

“全世界的大王都和关在笼子里差不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不行的。”老鼠告诉虎王。

“那我山里的那些部下怎么办？”虎王有点儿担心。

“由我每天把您的旨意传达给他们。他们在山林里按您的旨意行事。”老鼠撒谎。他可怜虎王。

虎王信了。从此，他每天向山林的部下发出圣旨，由老鼠传达。然后，接见来朝拜他的臣民。虎王对被关在笼子里毫不介意，他确信全世界的大王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

老虎镶牙



一

自从森林牙科医院开办以来，受到了动物们的欢迎。牙科医生们治好了不少动物患者的牙病。大家在这座乳白色的T型大厦周围种满了鲜花。

这天，挂号室的兔子打开小窗口，准备迎



接患者。窗口被一张大嘴堵住了。兔子仔细一看，浑身打个哆嗦，是一只老虎！

“你……你……”他吓得说不出话。

“我挂号看病。”老虎一张嘴，兔子才看见他一颗牙也没有，说话直漏风。

兔子恢复了镇静，给老虎挂了号。

老虎拿着病历和挂号条来到三楼候诊。

山羊医生给猴子镶完牙，拿起下一张病历。患者的名字吓了他一跳：老虎！

山羊医生把门拉开一条小缝儿，偷偷往外看，老虎坐在长椅子上，嘴里一颗牙也没有。

给老虎镶牙？山羊医生想起自己的舅舅就是被老虎吃了的。还有兔子医生的哥哥，小鹿院长的姨，白马医生婶婶的侄子，都被老虎吃了。不能给老虎镶牙，山羊医生拿定了主意。

可怎么把老虎打发走呢？山羊医生为难了。尽管是没牙的老虎，他还是怕。

门被推开了。山羊医生回头一看，老虎自己进来了。

“你坐吧。”山羊医生壮着胆子说。

老虎坐在专用椅上，张开嘴让医生看。

“你的牙怎么全掉了？”山羊医生边检查边问。

“我也不知道。先是松了，咬不动肉，后来就开始一颗一颗掉。”老虎说。

“你的牙我们医院镶不了，我们从来没给老虎镶过牙。”山羊医生说。

老虎愣了一下，恳求道：

“大夫，求求你一定给我镶上牙，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吃东西了。”

老虎有气无力地看着山羊医生。

一个星期没吃东西！这样下去，再过几天，老虎准会饿死。医生的职责不允许他眼看着自己的病人饿死而不救，可为老虎镶牙会给多少小动物带来灾难呢？

“你等一会儿。”山羊医生出去了。

二

为给老虎镶牙的事，全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小鹿院长亲自主持。

“不能给老虎镶牙！”白马医生坚决地说。

“他饿死了怎么办？”山羊医生问。

“这……”白马医生说不出“活该”两个字，他是医生呀！

“咱们给他镶上牙，他又该去吃小动物



了。”小鹿院长为难地说。

“我有个好办法！”山羊医生眉头舒展了。

“快说！”大家催促道。

“咱们给他镶副橡皮牙，软的，不能吃肉。”山羊医生说。

“太妙了！”

“绝了！”

两全其美。大家一致同意。

山羊医生在同事们的协助下，为老虎镶了一副橡皮牙。

当老虎得知山羊医生的舅舅，兔子医生的哥哥，小鹿院长的姨和白马医生婶婶的侄子都死在他或他的家族之口时，老虎哭了。他发誓从此再不吃肉，改为吃草。

医生们送走了老虎，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三

三天以后，老虎奄奄一息地爬到牙科医院来了，他吃了许多草，可就是不饱，维持不了生命。

医生们看着垂死的老虎，心里很不好受，山羊医生最先动摇了。

“咱们给他镶副真牙吧？”他说。

“我看也是。”小鹿院长说。

“怪可怜的。”白马医生眼眶湿了。

“……”

“……”

一致通过。

医生们忙碌起来，有的制模子，有的做牙托……

“院长，不好了，你去外边看看！”负责挂号的兔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怎么啦？”小鹿院长问。

“小动物们听说咱们要给老虎镶牙，都来抗议啦！”

兔子话音未落，一群小动物已撞了进来。小鹿院长的妈妈走在最前边。

“你还是我的女儿不？”妈妈问女儿。

“永远是。”小鹿院长不含糊地回答。

“你忘了你姨——也就是我妹妹，是怎么死的？”妈妈怒目圆睁。

“没忘。”

“那你干吗要给老虎镶牙？！”

“他……他要饿死了。”

“你给他镶上牙，让他吃什么？”



“这……”小鹿院长无言以对。是呀，老虎有了牙，就是为了吃肉！还不是小动物倒霉。

山羊医生的舅妈揪着山羊医生的耳朵打他。

兔子医生的爸爸要和兔子医生断绝关系。

白马医生的婶婶嚷着要和白马医生的叔叔离婚来吓唬白马医生。

医生们看看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老虎，再看看怒发冲冠的小动物们，不知怎么办好。

“如果你们非要给老虎镶牙，就让他先把我吃了吧。”小鹿院长的妈妈说。

“第二吃我。”白马医生的婶婶不甘落后。

“第三吃我。”

“第四吃我。”

医生们傻眼了。也是，只要老虎装上牙，甭管吃谁，反正有人要进他的嘴。

“我看，不能给老虎镶牙。”山羊医生动摇了。

“我看也是。”白马医生接着说。

“……”

最后一致通过。

大家一阵欢呼。小鹿院长的妈妈使劲儿亲小鹿院长，还说她“真是好女儿”。白马医生的

婶婶拚命摸白马医生的头，连夸他“像个男子汉”。还有……

这一切，老虎都听见了，他真恨自己干吗投了个老虎胎，要是投个羊胎、鹿胎什么的多好，又能活，又不伤害别人。

“院长，老虎病危！”护士报告。

医生们围上去。

只见老虎的嘴轻微动着，像是在说话。

小鹿院长把耳朵凑上去。

“他说什么？”大家问。

“他说，咱们就是给他镶牙，他也不要了，他不愿再吃别人。他还说……”小鹿院长呜咽了。

“还说什么？”

“还说他希望下辈子当小鹿。”小鹿院长泣不成声。

老虎因为没有牙，饿死在牙科医院。



摩托虎



第一章

环球马戏团之所以最受观众欢迎，就因为他们有一只会骑摩托车的老虎。

老虎名叫加西。

每逢加西出演时，票价高涨，黑市卖得更高。环球马戏团使其他马戏团无法生存。那些

马戏团花大本钱训练老虎骑摩托车，均未成功。据说还惹得老虎发脾气，吃了人。

加西是小时候被猎人捕获卖到环球马戏团来的，他的才华很快就被训兽员发现了，他的平衡技能很好，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老虎骑自行车表演，这在世界马戏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加西顿时盛名大噪，专程前来观看他骑车表演的人络绎不绝。时隔不久，加西又学会了骑摩托车，这更使他身价倍增，成为环球马戏团真正的根深叶茂的大摇钱树。

明星马戏团原来是环球马戏团的劲敌，自从环球马戏团有了加西后，明星马戏团江河日下，眼看着就要倒闭了他们不甘心失败，绞尽脑汁，苦思良策。

"关键是加西。"明星马戏团经理说。

"我去干掉他！"一名矮个子训兽员说。

"只有这样了，当心点儿。"经理叮嘱。

这天夜间，矮个子训兽员悄悄潜入环球马戏团的营地，他摸到加西的笼子跟前。

加西警觉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矮个子训兽员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伴有毒药的肉，扔进笼子里。

矮个子训兽员低估了加西的智力，会骑摩



托车的老虎是不会吃有毒药的肉的。加西嘲笑地看着他。

矮个子训兽员没办法了，在这里多呆一分钟就会多一分危险，他急中生智，对加西说：

“你想回家吗？回大森林去！”

加西眼睛亮了。他想家。自从被抓到马戏团来，他每天都想念自己的亲人和同胞。加西曾试图逃跑，但都没有成功。

“我放你回家！”矮个子训兽员撬开铁门上的锁。

加西从铁笼子里出来。这是他几年来头一次离开笼子，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即使在演出时，他也是被圈在大笼子里的。

“出大门，顺着路一直往南走，就是你的家乡。”矮个子训兽员给加西指路，生怕他回不了家。

加西不会走着回家乡的，他骑上停放在笼子旁边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马达声惊醒了环球马戏团的训兽员，当他们披上衣服从屋里跑出来时，加西已经一溜烟儿地跑了。马戏团的经理听到这个消息时，当即昏了过去。

第二章

加西驾驶着摩托车在大路上疾驶。平常表演时，他还从来没开过这么快。

前边出现了一辆卡车。加西决定超车。

他把油门加大到极限，摩托车呼啸着紧擦着卡车的右边超了过去。

严重违章。

卡车司机刚要骂，当他探出头来看见骑摩托车的是一只老虎时，又把话咽回去了，紧接着汽车撞在了路边的电线杆子上。

加西觉得开心极了，他连续从右边超车，被超的汽车接二连三地翻车。

加西的对面驶来一辆汽车，那汽车开着远光灯，晃得加西睁不开眼，加西也回敬他远光灯。汽车司机火了，小小摩托车竟敢和汽车斗气，只听他来了个急刹车，横在路中间，挡住了加西的去路。

加西只得停车。汽车司机跳下车，朝摩托车走过来。

加西稳坐在摩托车上，恭候大驾。

“你他妈……”司机刚骂了一半儿，眼珠就



凝固了，待他反应过来，调头就跑。

加西开着摩托车，他故意不开快，不紧不慢地跟在司机后边，时不时地发出几声虎啸。

司机整整跑了十几里地，司机受不了了，一头栽在公路上。加西擦着他的身子开了过去，连头也没回。

天亮之前，加西看见了他的家乡——大森林。森林旁竖着一块大牌子。加西停车观看：

老虎自然保护区

老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全世界的老虎只有几十只了。捕杀老虎者，要依法严加惩办。

加西没想到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么少了，他记得小时候，这大森林里就有许多老虎，现在全世界只有几十只老虎了！加西感到凄然。

加西骑着摩托车进了大森林。摩托车的轰鸣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

两只老虎跑出来看热闹。

加西认出了一只是他的哥哥加南，另一只是加西小时候的伙伴默瑞。

“哥哥！默瑞！”加西支好摩托车，朝哥哥跑去。

加南一愣。

“我是加西！”加西让哥哥看他耳朵后边的胎记。

“真是加西！”加南乐了，“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

加西、加南和默瑞在地上打滚拥抱。

“那是什么？”加南指指摩托车。

“摩托车。”加西说。

“干什么用的？”默瑞问。

“交通工具。”加西说。

“交通工具？”加南不懂。

“骑上它就不用费劲儿了，速度还特别快。”加西比划着。

“真是个怪物。”加南和默瑞围着摩托车转圈儿看。

“表演一下。”默瑞提议。

“先去见见大家吧。”加西急于见父母和同胞们。

“父母在你被抓走的第二天也被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加南告诉弟弟。

“别难过，现在没人敢抓咱们了。”默瑞安慰加西“上次有个人拿枪在森林里转了一圈，就差点儿被判刑。咱们现在是一级保护动物。”

加西想起了森林外边那块木牌。的确，能



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活动、生存，真不错。

“走，我们带你去见大家去。”加南说。

第三章

加西骑摩托车回到家乡的消息传遍了整座大森林，所以老虎都跑来看加西。森林里只有六只老虎了。

大家都被加西的摩托车吸引住了，一只小老虎不信摩托车比他跑得快，提出要和摩托车比赛。

加南当裁判。

加西发动了摩托车。小老虎作好猛虎下山的准备。

加南一声令下，摩托车和小老虎同时出发。只见加西的摩托车像箭一样射出去，小老虎紧追不舍。渐渐地，小老虎吃不住劲儿了，落在后边。

比赛结束时，小老虎被甩下几里地不说，还大汗淋漓。再看加西，连大气都不喘。

“这摩托车可真是宝贝。”默瑞说。

“厉害。”小老虎服了。

“摩托车会给咱们带来灾难。”一只岁数大

的老虎忧虑的说,“最好扔了它。”

“您放心吧,有了它,咱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加西说。他到回家乡才知道,还有专门保护老虎的法律。以后可以放心地生活了。

老虎们围着摩托车问这问那,忙得加西连口气也没时间喘。

“这摩托车怎么会自己跑呢?”

“它吃什么?”

“它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

“他晚上睡觉吗?”

“它能活多久?”

有些问题加西也答不出来,他就瞎编。

从此,加西和同胞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森林里,没有猎人来伤害他们,人类还专门保护他们。

一天早晨,默瑞慌慌张张来找加西。

“出什么事了?”加西问。

一只母虎在生小虎时难产,现在母子生命都危急。

老虎的数量直接关系到虎家族是否能延续下去。加西一跃而起。

“我骑摩托车去城里请兽医!”加西跨上摩托车,点火。



“行吗？”默瑞不放心。

“没问题，不是有法律保护咱们吗？再说我有摩托车，跑得快，他们抓不着我。”加西开着摩托车驶出森林。

公路上车辆还不多，加西的前面有一辆摩托车。加西追上他。

那小伙子一歪头，当即翻了车。老虎开摩托！

加西停了车。他想，应该化一下装，如果这模样进城，准坏事。

“借衣服用一下。”加西把小伙子的摩托服扒下来，穿在自己身上。又把他的头盔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头盔的玻璃面罩是深黄色的，从外边看不到里边。

加西装扮好了，骑上摩托车。他觉得对不起小伙子，都是开摩托车的。可又一想，人也曾经把虎皮扒下来做大衣，就算是互通有无吧！

加西一溜烟朝城里开去。

街上的车辆和行人很多，加西不懂交通规则，连闯了三个红灯。

交通警不干了，他们在第四个路口截住了加西。

交通警憋了一肚子火，往常他们让司机停车，只需轻轻一摆手即可。这个骑摩托车的小子胆子真大，竟敢不听交通警的指挥。这回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两名交通警走到加西面前。

“下车！”一名交通警厉声喝道。

加西坐在摩托车上不动，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下车。

“听见没有？”另一名交通警急了。

加西把头盔上的玻璃面罩掀开。

两名交通警的四条腿顿时疲软了，眼看着像拉杆天线那样缩短着。

加西挂挡、松离合器，扬长而去。

第四章

加西找到了兽医站。他把摩托车停放在门口，走进兽医站的大楼。

楼道里静悄悄的，有几名人抱着生病的小猫在候诊。

加西推开一个房间的门，一个医生听见门响，抬起头。

“我们那儿有一头牛难产，您能去一趟



吗？"加西说。他没摘头盔，也没说是老虎，怕把兽医吓昏了。

"走。"兽医挺痛快，说完就收拾药箱。

加西骑摩托车带着兽医朝城外驶去。

一个小时过去了，医生觉出不对劲儿了。

"这是上哪儿？"兽医问。

"去养牛场。"加西说。

"停车！"兽医大声说。

"马上就到了。"加西加大了速度。

兽医慌了，他断定自己是被强盗劫持到荒山老林里去了。可他们劫持兽医干什么呢？兽医想不通。

森林里，老虎们正围着疼得死去活来的那只母虎发愁，只听一阵摩托车声响，加西来了。

兽医看见摩托车停放在一群老虎身边，傻眼了。但他毕竟是兽医，胆尚未吓破。

"这只母虎难产，求你救救他。"加西对兽医说。

兽医看见正痛苦挣扎的母虎，把一切都忘了，兽医的天职驱走了恐惧。他取下药箱，拿出手术器械。

抢救工作紧张的进行着，母子安然脱险。全世界的老虎数目增加了一只。

兽医几乎倒在地上。手术结束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在一群老虎中间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老虎们不知用什么方式感谢兽医，他们送给兽医许多野味。加西还向兽医道歉。

兽医被感动了，他表示以后可以继续为老虎服务，随叫随到。还把药箱留给了老虎们。

“请您为小虎婴开个营养单。”加西提议。

兽医写了一张单子。什么奶粉啦、维生素啦、鱼肝油啦……

加西开摩托车把兽医送回城去。

当加西赶回森林时，同胞们围住他，非要跟他学开摩托车不可。

“行。”加西痛快地答应了。从这天起，老虎们天天跟加西学习驾驶摩托车，没几天，都学会了。

“咱们只有一辆摩托车。”加南说。

“还快没油了。”加西提醒大家。

“公路上经常有摩托车经过，咱们截几辆不就有了。”默瑞出主意。

“不大合适吧？”一只老虎说。

“我看可以，他们捕杀了我们多少同胞，我们借几辆摩托车算什么？”加南说。

就这样决定了。



几只老虎埋伏在公路两侧。

远处驶来一辆摩托车。

“你们使劲叫，我去跟他谈。”加西对伙伴们说。

摩托车驶近了。一阵虎啸骤然而起。紧接着一只斑斓猛虎拦住了去路。

骑摩托的小伙子还算胆大，居然想往右拐弯逃跑。埋伏在四周的老虎们露出了狰狞面目。

小伙子没办法，等死。

“别怕，我们借你的摩托车用用。”加西让小伙子离开摩托车，自己骑上去，开走了。

小伙子不相信这是真的，老虎会开摩托车！还会说话！老虎们走了以后，小伙子在原地呆了三个小时一动不动。

就这样，三天后，老虎们武装上摩托车了。一共四辆：加南、默瑞、小老虎和加西各一辆。

他们决定第二天去城里给刚出生的虎婴弄营养品。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四只骑着摩托车的老虎从大

森林出发了。他们排着队行进在公路上，虎威十足，风驰电掣。

没有汽车敢超越他们的摩托车队，也没有警察敢阻拦他们。

加西看见前方有一座加油站，他招呼同伴到加油站去加油。

四辆摩托车开进加油站，停在油泵旁边。

“油票。”加油站的姑娘头也不抬，在窗口里说。

“什么油票？”加西没听说过。

姑娘一抬头，尖叫了一声，站起来朝屋后退去。

这声尖叫惊动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跑出来一看，都吓傻了。

“别怕，给我们加油就没事。”加西温和地对工作人员说。

还是没人敢上前给老虎的摩托车加油。

“咱们自己加。”加西不明白人这么怕老虎，干吗还要花大钱看老虎表演节目。

加西拿起油枪，打开摩托车的油箱盖，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油从油枪里弄出来。

一位工作人员在窗口里冲他比划。加西很聪明，看明白了。



摩托车加满了汽油，驶离了加油站。这座加油站三天没营业。

老虎摩托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里，大街上一片恐慌，人们四散逃命。

加西熟悉城里的情况，他领着伙伴们来到一座大食品店。加西把兽医开的单子递给售货员。

“一样来两份儿。”加西说。

整座商店一片混乱，转眼间跑得连个人影也没有。

人们从外边把大门都关死了。

“糟糕，咱们被关起来了！”加南最先发现。

老虎们分头去撞门，撞窗户，无济于事。大家傻眼了。

商店经理在楼上打电话请示上级。

“我们把四只老虎关起来了！”经理报功。

“老虎是一级保护动物，千万不能伤害他们，出了事是要坐牢的！”上级警告下级。

“这……”经理忘了这条，“那怎么办？”。

“我翻翻自然动物保护法。”上级考虑周全。

经理耐心等待。

“在这……老虎属于一级保护动物，捕杀

伤害老虎者，处于五年徒刑，天那，五年！”上级慌了，“快把老虎放了！”

“他们出去伤人怎么办？”经理担心。

“要没有不准老虎伤人的法律？”上级问秘书，秘书回答说没有。

“马上放了老虎！”上级下令。

商店经理立即执行命令。

加西和伙伴自由了，他们在售货员的协助下，给虎婴装了满满一袋营养品。

“咱们再去书店买几本有关摩托车结构和保养方面的书。”默瑞提议，他不满足于光会开车。

老虎们骑着摩托车到书店去买书。

整座城市的公民都接到通知，不准伤害老虎。老虎光临本市就像天鹅光临本市一样难得。

市民们纷纷躲在家里透过窗户看老虎。

加西看见一个骑摩托车的姑娘被交通警叫住了，检查一个小本子。

加西开车靠近那姑娘，问：

“那小本子是什么？”

姑娘没回头，说：

“驾驶证。没这个不能开车。非司机开车犯



法。”

加西心头一惊，原来他们一直是非司机驾车，还犯法！

“在哪儿弄这本子？”加西问。

“交通局。”姑娘觉得问这话的人挺傻，什么都不知道，她回头一看，当即窒息过去，连人带车翻在路旁。

第六章

加西回到伙伴们身旁。

“你跟她说什么？”加南问弟弟。

“咱们都是非法驾车，没执照。”加西告诉大家。

“什么执照？”默瑞问。

“就是一个小本子，有了它，开车才合法。”加西说。

“哪儿有卖的？”加南问。

“没卖的。到交通局去考试，合格才发给驾驶执照。”加西说。

“咱们去交通局考驾照。”小老虎提议。

全票通过。谁也不愿意无照驾车。

交通局如临大敌，四只老虎来考驾驶证。

考官恨不得不考就把驾驶证奉献给老虎们，可老虎们自尊心挺强，非考不可。

平常是考官悠闲自得，考生心慌意乱。今天是考官胆战心惊，考生泰然自若。

加西的车轮刚一转，考官就说完全合格。另外三只老虎也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考官恨不能在四只老虎的驾驶证上盖一千遍“合格”专用章。

驾驶证上需要贴照片，老虎没有。

照相馆又是一番混乱，摄影师连照七次都忘了往相机里装底片。

全城的市民怕老虎怕的要命，纷纷往市长办公室打电话，要求驱逐老虎。

市长不敢触犯法律，他告诫全体市民要爱护老虎，尊重老虎，尽可能为老虎提供方便，满足他们的要求。

加西和伙伴们在城里折腾够了，他们很满意市民对他们的友好态度，他们感谢建立《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人。老虎们没有伤害一个人。

加西和伙伴们满载而归。

虎婴吃了营养品，茁壮成长。

为了能读懂《摩托车构造和修理》这本书，加西专门去城里“请来”一位教师，教他们认



字。

经过半年的学习，老虎们能读书了。他们很快掌握了摩托车的原理。

“怪不得城里有电灯，原来世界上还有发动机！”加西恍然大悟。

“去弄一台来，咱们也光明光明。”加南提议。

两天后，一台发动机出现在大森林里。森林的夜晚再不是漆黑一片了。

“再去弄点儿别的书看。”默瑞提议。他觉得光为了看摩托车的书认字不值得。

加西把城里的半座图书馆都搬来了。

加南喜欢读医学书。

默瑞大凡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都喜欢。

加西爱读烹调方面的书。

虎婴们抢着看幼儿画册。

加南看了许多医书后，决定给虎婴们注射预防针，还要实行优生优育。他去城里“请来”医务人员，给小老虎们体检、打针、吃小儿麻痹糖丸。他还就如何加快繁殖虎家族建立了一套方案。由于加南的努力，一年后，大森林里的老虎已由七只增加了许多。

默瑞也把他学到的自然知识都应用到大

森林里：老虎们建造了住宅，安装了空调，装备了电话，穿上了衣服……

加西则培训了一批掌握高级烹调技术的老虎厨师，从而彻底改变了老虎自古以来吃生食的不良习惯。

一辆摩托车，在大森林里的虎家族中引起了如此大的变化。

第七章

两年过去了，加西的同胞迅速猛增。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出入城市，任意攫取食物。

一些掌握了相当知识的老虎则要求上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还有的老虎要求找工作。

渐渐地，城里的食物不够老虎吃了。

有人报告说丢了一个孩子。

又有人报告说丢了一名妇女。

尽管加西极力阻止自己的同胞不要吃人，可当老虎饿极了时，是听不进劝告的

加西预感到不妙。

果然，市政府召开了会议，宣布废除保护



老虎的法律，立即展开捕杀老虎的活动。森林里只留下六只老虎，其余的都捕杀掉。

当老虎们知道消息时，捕虎队已包围了森林。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坦克在地面上奔驰。

加西想起他刚回到森林时，那位岁数大的老虎看着摩托车时那种忧虑的目光。

加西怎么也没想到，一辆摩托车给虎家族带来了灾难。

“怎么办？”加南跑来问弟弟。

“不知道。”加西摇摇头。他已不是单身一人了，想走就走，他现在是七只小老虎的父亲了。

捕虎队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加西想起了训兽员第一天教他骑摩托车时的情景。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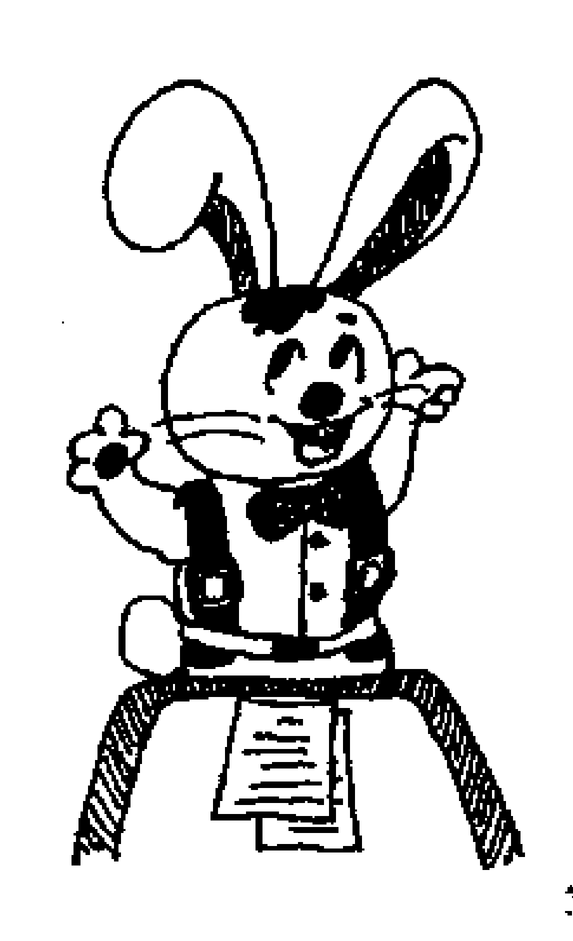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放弃兔年



兔家族召开全球性会议，商量隆重庆祝兔年事宜。安排住宿颇费周折

在兔年就要到来的前夕，兔家族决定召开一次全球性会议，商量如何隆重庆祝兔年。会议的地点定在白塔山。

会议的前一天，代表们陆续抵达白塔山宾



馆报道。

黑兔是乘火车来的。白兔坐汽车。野兔步行。安哥拉长毛兔乘船。

家兔乘坐直升机。他的座机在白塔山宾馆上空转了一圈，当他发现其他代表的交通工具不如他的先进时，连忙对飞行员说：

“千万别降落！”

“为什么？”飞行员不明白。

“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着陆，别让人家看见我。”家兔一边往下俯视一边说。

“您不是来开会的吗？”飞行员纳闷了，来开会还怕别人看？

“人家都坐车，唯有我乘飞机，影响不好。”家兔说。他怕别人议论他。

直升机悄悄地在一片树林里着陆了。

家兔步行前往白塔山宾馆报到。

宾馆的报到处挤满了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大家都争着抢条件差的房间，尽管住宿是免费的。有两只兔子甚至为抢住一间不带卫生设施的房间争吵起来。

“我住这间，我年轻。”胖兔子说。

“我住吧，我可以三天不大便。”瘦兔子说。

“还是您住带卫生间的吧！我可以五天不

洗脸。”胖兔子去抢服务员手里的钥匙。

“这不行，我要住！我岁数大，你得让着我！”瘦兔子不依。

家兔在一旁看着，心里感动极了。瞧我们兔家族，多么谦让有礼。要是老虎或狮子开会，不为抢好房间打起来才怪呢！

争吵还在继续，大家都耐心地排在后边等着。

“你得让我住，我不能显得没风格。”瘦兔子急了。

“你也得照顾到我的荣誉！”胖兔子生怕人家说他灵魂不干净。

代表们心里都热呼呼的。还没开会，他们已看到了兔家族的美好品质。

“我看这样吧，”服务员说，“你们两个一人住一天不带卫生间的房间。”

大家都觉得这办法不错。

“可会议开七天，谁住四天谁住三天呢？”瘦兔子问。

服务员对胖兔子说：“你年轻，你住三天吧，对年长的前辈要尊重嘛。”

胖兔子想了想，同意了。

等到全体代表的房间安排好后，会议已经



推迟四天了，几乎每位代表都要对自己下榻的房间太高级而同服务员交涉一番。

伙食标准又起风波，最后决定每天吃六顿饭

在预备会上，当代表们听说会议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三元钱时，不干了。

“太高了，平均一顿一元！”白兔首先亮出了思想觉悟。

“咱们是来开会的，不是来解馋的！”安哥拉长毛兔后起直追。

“这会让人家说闲话的。”家兔提醒大家。

“还有不少兔同胞在挨饿！”黑兔叹了口气，然后掏出手绢抹眼圈。

“那……减到两元？”会务组组长征求大家意见。

没人吭声了。

“我看这样，咱们由每天三顿饭改为每天吃六顿饭，伙食标准就由一顿一元降为一顿五角了。”白兔提议。

“这个办法好！”安哥拉长毛兔举手赞成。

“同意。”

“没意见。”

全数通过。

《兔报》记者真实地记录下这感人的场面，准备把这篇通讯放在明天头版头条，题目是：《从六顿饭看兔民族的希望》。但在先提谁后提谁的问题上《兔报》记者发愁了，最后决定按姓氏笔划为序。大多数代表由此决定回家后改姓“一”。

许多美好的建议。白兔的话引起顾虑。问题越来越严重

正式会议终于开始了，会议主持人由各位代表轮流担任。

现在是安哥拉长毛兔主持会。

“兔年就要到了，这是我们兔民族的大喜事，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欢庆兔年。”主持人说。

“咱们兔民族应该借这个机会提高我们的地位。”一位代表说。

“应该通过庆祝活动提高全兔民族的自信心。”另一位代表说。

“我建议举行一次庆祝兔年马拉松环球接力赛，扩大影响。”黑兔说。

“可以举办一次义演，咱们兔家族不是有不少动画明星嘛！”瘦兔子提议。



“义演赚的钱给谁呢？”有代表提问。

“给残疾兔！”瘦兔子早有准备，对答如流。

“我建议举办兔年奥运会，当今世界只有体育最能扩大影响。”胖兔子点了一根烟。

“咱们这么折腾，狼不高兴怎办？”白兔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会场立即静下来。是啊，狼是兔子的冤家，本来兔子就躲着狼。最近兔子同狼举行了谈判，通过了每年由兔子向狼进贡的决定，狼才暂停袭击兔家族。如果大张旗鼓庆祝兔年，狼会不高兴吗？

“可没有狼年。”家兔冒出这么一句。

还有个遭忌的问题。

“也没有熊年。”安哥拉兔说。

“没有豹年。”

“没有狮年。”

“没有鹰年。”

“没有……”

“没有……”

天哪，这么多兔子的强大冤家都被排斥在十二生肖之外！

代表们感到问题的严重了。

“人家这么强大，都没列人十二属相，我们兔民族出这个风头干什么？”家兔说。

“就是，这影响多不好！人家会说我们骄傲自大，会说我们不自量力。”白兔严肃极了。

“弄不好还会给我们民族招来灭顶之灾。”瘦兔子把问题提到了民族生存的高度上。

“马拉松环球赛万万不能搞了。”黑兔撤回自己的建议。

“义演的提法不妥，我考虑不周。”瘦兔子作自我批评。

“办奥运会的想法太天真了。”胖兔子掏出手绢擦额头上的虚汗。

“那些比我们弱小的民族会说我们什么呢？比如松鼠，比如蚂蚁，比如细菌……”家兔的声音越来越低。

“会说我们翘尾巴。”安哥拉长毛兔叹了口气。

“可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呀！”瘦兔子站起来，回头看自己的短尾巴。

“翘尾巴是比喻。”安哥拉长毛兔说。

“到吃第五顿饭的时间了。”会务组长来通知。

“吃完饭接着开。”主持人站起来。



家兔提出放弃兔年。白塔山宾馆少了许多茶杯

代表们都没心思吃饭，他们在餐桌旁三三两两地继续着会议上的谈话。

饭后，接着开会。

这回由家兔主持会议。

“大家出出主意，咱们兔民族怎么才能平安度过兔年？”家兔说。

代表们你看我，我看你。

“庆祝活动千万不能搞。”

“报上不要宣传兔年。”

“在兔年里，我们兔民族的每一只兔子一定要谦虚谨慎。”

“不能让人家说我们闲话。”

“增加给狼的贡品数量。”

大家七嘴八舌献计献策共度难关。

“我有个建议。”家兔咳嗽一下。

代表们洗耳恭听。

“我们放弃兔年。”家兔一字一板地说。

大家愣了。

“这是最能体现我们兔民族品质的举动。既能显出我们的高姿态，我们的谦虚，又能避

免灾难，避免流言。”家兔解放自己的想法。

“那兔年就成了空白啦？”瘦兔子早就盼着兔年，他有点儿不甘心。

“谁愿竞争就让谁来争。比如狼年、狮年都行，谁争谁遭骂，让人看不起。”安哥拉长毛兔想得更深刻。

“同意放弃兔年。”

“同意。”

“同意。”

“……”

“……”

一致通过。

《兔报》记者受权撰写了一篇《兔民族致全球居民的公开信》，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兔民族决定放弃兔年。

代表们陆续返回家乡。他们纷纷争相同服务员合影留念，体现出平易近人的风度。白塔山宾馆的服务员很感动，他们回忆起老虎曾经在这里开会的情景，更是心潮澎湃。尽管兔子走后几乎每个房间都少了茶杯、烟灰缸之类的物件，可服务员还是觉得兔子好。

在兔年前夕，兔子决定放弃兔年。



兔王卖耳



一

兔王总觉得自己这个大王当得没人家的大王神气。瞧虎王、狮王、狼王，威风凛凛，或率领部下出击，或接受臣民仰拜。而自己呢，没什么王气，只会带着部下逃避灾难，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

兔王决定改变自己的形象，当个名符其实的大王。

他把几位善谋的大臣召来，给他出主意。

“是不是生理上的关系？我建议大王找位医生看看。”一位大臣说。

兔王认为有道理，自己从小就胆小，大概和身体上的什么毛病有关系。他决定去找医生。

兔王的山寨离医院很近，可他足足走了两个月才走到。他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要停下来，心惊胆战地判断着身边有无潜伏的危机。兔王的耳朵长，能听到几十里以外的声音。

总算来到医院了。

“看什么科？”挂号窗口里问话。

“看……”兔王也不知道应该看哪个科。

“什么病？”窗口里又问。

“胆小……没有王气……”兔王面红耳赤。

“看心理科。”窗口里递给兔王一张挂号条。

心理科的医生是位小伙子，他笑容满面地接待了兔王。当他得知面前的这只兔子是全世界兔子的大王时，惊讶极了。

医生全面询问了兔王的症状，还给他做了



心电图。

忽然，兔王紧张起来，他的两只耳朵竖得笔直。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你怎么啦？”医生不安地问。

“我听见有狼叫。”兔王浑身打哆嗦。

“狼叫？我怎么没听见！”医生觉得好笑。

兔王的确听见狼叫了，是在几十里之外。

医生突然明白了，兔王的病根是在耳朵上。

“我建议你把耳朵卖了。”医生说。

“你说什么，卖耳朵？”兔王头一次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的，卖耳朵。”医生肯定地点点头。

“……”兔王发愣。

“卖了耳朵，你就会成为真正的大王了。”医生补充了一句。

“真的？”兔王半信半疑。

“不骗你。”医生十分有把握。

兔王信了，从一见到这位小伙子医生起，兔王对他就有好感。

“可耳朵长在头上怎么卖？”兔王想到了技术问题。

“到我们医院来移植。”医生爽快地说。

二

兔家族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兜售兔王的耳朵。消息传到了虎王耳朵里。

“兔子的耳朵能听到很远很远的声音。”一位大臣提醒虎王。

“大王要是买了兔子耳朵安上，本事就更大了。”另一位大臣献计。

虎王想想觉得有道理，自己要是安上了兔子耳朵，保准虎气更足，更威风。

“快去同兔王联系！”虎王吩咐部下，生怕别人抢先把兔王的耳朵买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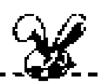
兔王同意把耳朵卖给虎王。这天下午，兔王和虎王来到医院。由于兔子胆小，见不得老虎，医生把他俩安排在两间手术室里，互相不见面。

医生给兔王打了麻药。转眼间兔王的长耳朵被锯下来了。

另一间手术室的医生把长耳朵接在虎王的耳朵上。

兔王把长耳朵卖给了虎王。

还真灵，自从把耳朵割掉后，兔王的胆子



变大了。其实他的胆子还是原来的胆子，只不过他的耳朵短了，听到的令他恐惧的声音少了。

兔王卖掉耳朵后，真的亮出了王气。他处事稳重，再不惊慌失措，赢得了整个兔家族的崇拜。

一次，一群狼逼近兔家族，兔子都慌了，吓得上蹦下跳。可兔王一点儿也没听见狼的嗥叫声。他厉声喝住慌乱的部下。大王的沉着，给臣民们吃了定心丸，大家都静下来。

狼群看见兔子一反常态，那么若无其事，反而不敢冲上来了，他们认准兔子后边有一张大网，要把狼群一网打尽。

狼群撤退后，臣民们高呼“兔王万岁”。后来兔王听说狼群离他只有一百米时，差点儿吓死。

三

虎王安上长耳朵后，很是新鲜，他能听到老远老远的地方传出的声音。好景不长，第二天晚上，虎王失眠了，他听见两个男孩子的争吵。

一个说："老虎是好样的。"

另一个反驳："老虎是坏蛋！"

什么，骂我是坏蛋！虎王生气了，气得胡须都发抖，可他没办法——那声音起码是从几十公里以外传来的。虎王一夜未睡。

次日晚上，困得睁不开眼的虎王刚想睡觉，又听见有人在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还伴随着满堂喝彩。虎王气得浑身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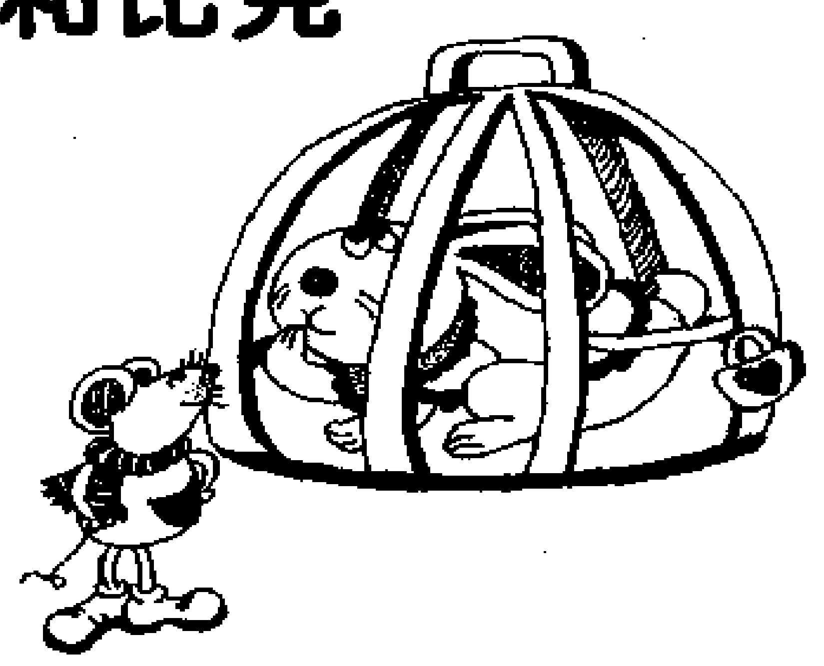
从此虎王烦躁不安，失眠伴着食欲减退，肝火上升。一会儿听见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同胞的孤独凄惨的叫声，一会儿听到某某地的捕猎手又击毙了几只老虎的噩耗……

虎王的头都大了，他怀念过去宁静的日子，怀念自己的小耳朵。

大臣劝虎王把耳朵还给兔王。据说兔王死活不干，他正在动员自己的臣民把长耳朵都卖出去——白给也行。



元元和比克



一、元元答应给比克吃的，他们交上了朋友

元元是一只家兔，从小被主人关在铁笼子里饲养。铁笼子就是他的世界。

每天早晨，主人给元元送来食物。元元很感激主人，他不知怎样才能报答主人的恩情。

一天中午，元元正在笼子里睡午觉，他被一阵磨牙声吵醒了。

元元睁开眼睛一看，是只老鼠在用牙齿磨笼子上的铁丝。

"你好！"老鼠见元元醒了，有礼貌地说。

"你好！"元元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东西，"你是谁？"

"我叫比克。我知道你叫元元，咱们交个朋友吧！"比克热情地说。

"太好了。"元元正愁没人和他聊天。

"我和你妈妈是朋友。"比克意味深长地说。

"和我妈妈是朋友？你？这么小！"元元以为比自己体积小好多的比克岁数也比自己小。

"当然。我的岁数比你大好多。论辈份，你应该管我叫舅舅。"比克自豪地捋捋胡子。"我妈妈长什么样？她现在在哪儿？"元元急于想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不晓得自己还有妈妈。

"我肚子很饿，真难受。"比克望了一眼元元身旁的胡萝卜，"能给我吃点儿吗？"

"当然可以。"元元把胡萝卜咬成碎块，递给比克。

比克大口大口吃着胡萝卜，看他的样子像



是几年没吃饭了。

“可以告诉我了吗？”元元见比克吃饱了，问。

比克抹抹嘴，靠在铁笼子上，说：

“你妈妈长得很漂亮，全身雪白，从小也生活在这个铁笼子里。

元元深情地看看铁笼子，仿佛今天才感觉到它的意义。妈妈的故居。

“后来她生了你。再后来……”比克犹豫了，“再后来……”

“再后来怎么样？”元元急不可待。

“再后来她被主人杀了。”比克有点儿悲伤。

“杀了？！”元元大吃一惊，“被我现在的主人？”

比克点点头。

“你胡说！”元元怀疑地盯着比克，他不信天天给他送食的善良的主人会杀他的妈妈。

“是真的。”比克看着元元的眼睛说。

“……”元元不能不信。

“等你长大了，长胖了，主人也会杀你的。”比克平静地说。

元元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他恐惧极

了。

“那……那我……怎么办？”元元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我帮助你！”比克拍拍胸脯。

“太……感谢你了。”元元看到比克，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和妈妈交过朋友！

就这样，元元和比克交上了朋友。

二、元元听说笼子外边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比克偷来钥匙，元元自由了

比克每天中午都来和元元聊天。元元则把主人送给他的食物分给比克吃。

“你住在哪儿？”一天，元元好奇地问比克。

“在院外边的一个洞里。”比克边吃边说。

“院外边？”元元感到新奇。

“院外边很大。”

“比笼子还大？”

“没法比。”比克有点儿可怜元元，活这么大，没出过笼子。

“都有什么？”元元问。



“有树林，有河流，有……”

“等等，什么叫树林？”

“树林就是由大树组成的……”

“等等，什么叫大树？”

“大树，大树就是大的树呗！”比克说不清。

元元感到茫然。

“这世界上，还有好多好多动物。大家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像我这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你被关在笼子里，不自由。”比克说。

“我想出去看看。”元元现在恨笼子上的这些铁丝了，它们束缚了他。

比克想了想，说：

“我试试，争取把你放出去，让你自由。”

“真的？谢谢你。”元元打心眼儿里感激比克。元元清楚，比克放走他，就不能再从他这儿得到食物了。

第二天中午，比克开始他的计划。

主人午睡了。

比克悄悄地爬上床，找到了系在主人裤腰带上的钥匙。

这串钥匙很重，而且是别在腰带上的。比克费了很大劲，也拿不下来。

比克看见地上有一根细绳子，他捡起来，

把一头拴在钥匙环上，另一头勒在自己肩上，拼命拉。

钥匙串脱离了腰带，比克从床上一头栽到床下，钥匙也掉到地上，发出声响。

主人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躲在床底下的比克拖着钥匙串来到铁笼子跟前。

“这么多钥匙，哪个是呀？”比克为难了。

天天看主人开门，元元对钥匙有印象。

“你试试这把。”元元指给比克看。

比克一试，打开了！

笼门开了，元元跳出笼子。

“跟我跑！”比克撒腿就往外跑。

元元兴奋地跟在比克身后跑出了院子。

三、元元感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惊恐。他觉得还是笼子里的生活安定

外面的世界真大，阳光，河流，树林，道路……元元跟着比克尽情地奔跑。

他们来到一片草丛中。



“歇会儿。”比克坐在地上。

“这么大！”元元抬头望着天空。

“祝贺你自由了！”比克真诚地说。

“谢谢你。”元元很感动。

忽然，比克的神情紧张起来。

“快跑，有人在打猎，正用枪瞄准你！”比克说完往草丛深处跑去。

元元以为比克在跟他开玩笑，只听“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打穿了一棵小树的树干。

元元撒腿就跑，身后还有脚步声追他。

也不知道跑了多远，脚步声没了，元元才喘着粗气坐在地上休息。

比克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元元面前。

“他……他们要干……干什么？”元元惊魂未定地问比克。

“打猎。用枪打动物。”

“真响。”

“你差点儿被打死。”

元元的脸惨白。

“再遇上几次，你就学机灵了。”比克说。

元元不想再遇到打猎的。在笼子里时，从

没有人冲他开枪。元元想。

“走，咱们到马路那边去玩。”比克建议。

元元的情绪已经受了影响，但他还是勉强跟着比克来到马路旁边。

“注意来往车辆，看我先过。”比克说完穿过马路。

元元刚走到马路中间，就听比克大喊：

“看车！”

元元扭头一看，一辆飞速行驶的卡车朝他身上压过来。元元腿软了，他瘫在路上。

一阵轰鸣铺天盖地轧过元元的身体，元元断定自己已被这庞然大物压扁了。

汽车驶过元元后，刹车了。司机想来拾战利品。

比克冲到元元身边，提醒他：

“快跑，你没事，车轮没轧着你！”

元元清醒过来，跟着比克仓惶逃窜。

司机在后边直跺脚。

比克和元元躲在一个土坡下边歇息。

“你多过几次马路就没事了。”比克安慰元元。

“我再也不过了。”元元想念笼子里的生活，那儿没有汽车从他身上轧过去。



“在外边自由，但风险也大，这才叫生活。”比克教导元元。

“我要回去。我不喜欢外边。”元元说。

“回笼子去？”比克瞪大了眼睛，“主人早晚会杀你的！”

“在外边早晚也得死。”元元说。

“都是死，可大不一样呀！”比克看着元元，“一个是束手待毙，一个是与死抗争。”

“求你再把我锁进笼子。”元元央求比克。

比克好像不认识元元似的看着他。

“看在我妈妈的面子上！”元元恳求。

比克没话说了。

“那就赶快回去。”比克站起来。

元元在比克的带领下，回到了他居住的院子门口。

“你主人已经起来了，你看，他发现你跑了，正站在笼子前边发呆呢！”比克往院里探头。

元元不顾一切地跑进院子，径直钻进笼子。

主人正为元元的越狱迷惑不解，是谁拿钥匙开的笼门？正在这时，他看见元元钻进了笼子，大喜，忙把笼门锁牢。

元元松了一口气，他终于从那个惊恐不安的世界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主人并未责怪他，而且给他送来白菜心。

主人回屋了。

比克悄悄来到笼前，元元递给他白菜心。

“还是这儿好。”元元说。

比克叹了口气。

主人藏在窗户后边看见了这一切。他知道是谁偷了他的钥匙。

第二天，主人将一付老鼠夹子放在元元的笼子前边，元元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中午，比克按时来了。

“这是什么？”比克没见过老鼠夹子，他问元元。

“不知道。你看上面有颗东西。”元元说。

“是花生米。”比克看看说。

“好吃吗？”

“特香。”

“你帮我递过来好吗？我没吃过花生米。”

凭本能，比克感到眼前的这架东西有些恐怖。可他想起元元给过他那么多食物，他愿意让元元尝尝新鲜。

当比克的手刚触到花生米时，夹子勃然大



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比克死死夹住了。

比克在地上打着滚，他妄图摆脱夹子，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夹子紧紧地卡住比克的脖子。

元元傻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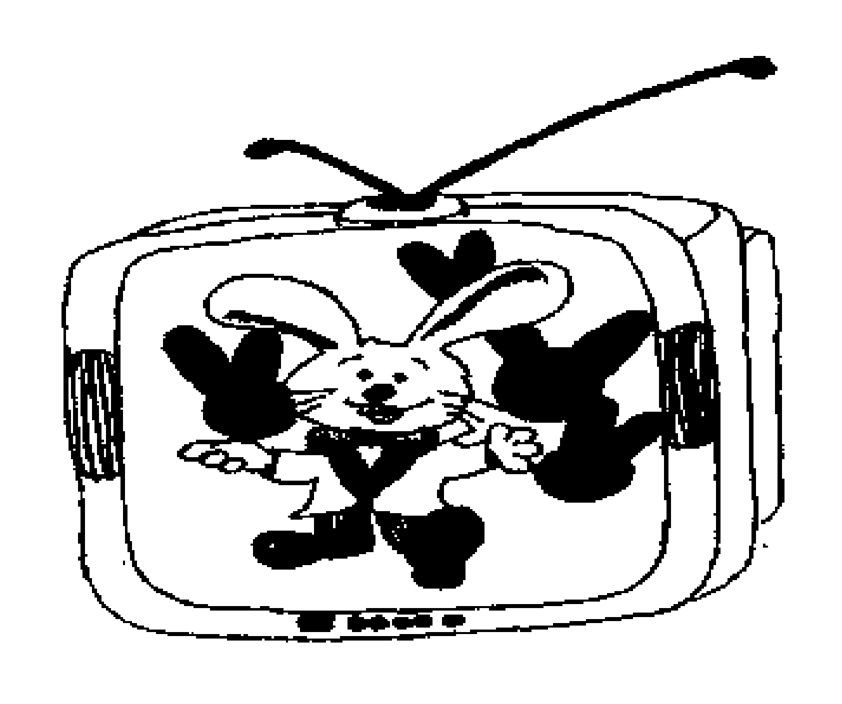
主人从屋里走出来，捡起夹着比克的夹子，笑了。

比克最后从空中看了元元一眼，他断定是元元和主人共同设下的陷阱。

元元永远忘不了比克的眼光。他透过铁笼子，注视着支离破碎的天空。

元元又恢复了孤单寂寞的生活。他已经知道了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这样也好，他反而有了信念：活一天赚一天。

兔毛公司推销员



一

安哥拉长毛兔们为自己的种族在世界上的低待遇感到不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是动物可熊猫却住在装空调的高级卧室里；老虎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老虎吃了人不犯法可人杀老虎却犯法；还有什么金丝猴、野马、大



象，时不时上电视，拍照片……

长毛兔们不甘心被人冷落，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地位。

长毛兔们选出代表开了一次会，征集改变长毛兔地位的最佳方案。

一只名叫拍拍米的兔子建议成立兔毛公司，他认为长毛兔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长毛，要设法让人类意识到兔毛的优越性。只要兔毛的地位提高了，就不愁长毛兔的地位不提高。

长毛兔会议通过了拍拍米的提议，成立了兔毛公司，并由拍拍米担任公司推销员。

拍拍米制订了一个推销计划，他先要在电视节目中为兔毛作广告。拍拍米经常在电视中见到商品广告。

拍拍米来到电视台的广告科。

“我是推销员拍拍米，我想在电视节目中播映广告。”拍拍米对广告科的工作人员说。

“什么产品？”

“兔毛。安哥拉兔毛！”拍拍米强调了“安哥拉”三个字。

“预计播几次？”

“播……”拍拍米觉得当然是越多越好，

“播一百次吧！”

“交款。”桌子后边伸出手来。

“款？”拍拍米傻眼了，他是身无分文。“后交款行吗？”

“不行，必须预付。”

“多少钱？”

“五十万元。”

“这么多！”拍拍米出了一身汗。

“你可以少播几次。”工作人员给拍拍米出主意。

“播一次多少钱？”拍拍米问。

“五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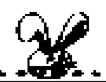
拍拍米转身走了。他一元也拿不出来。

二

拍拍米垂头丧气地在大街上瞎转，他想在自己的背上背个广告牌，可又嫌作用不大。

拍拍米在一个书摊前站住了，他看见书摊上有童话书。他想起了一个爱写小白兔的故事的童话作家。

去年秋天，拍拍米正在树林里玩儿，忽然来了个老头。



“咱们聊聊天好吗？”老头对拍拍米说。

拍拍米看这老头一脸的慈善，同意了。

“我是个写童话的作家，最喜欢写你们小白兔。你们兔子纯洁，善良，惹人喜爱。”老头说。

拍拍米感动地望着作家。

原来，老头作家从年青时就喜欢写关于小白兔的童话。后来读他的童话的小朋友长大了，自己有了孩子，老头作家还是写小白兔的故事。奇怪的是，小朋友的孩子不爱看小白兔的童话。老头急了，心想，是不是我长时间没有接触小白兔，写出来的小白兔不像树林里的小白兔啦？

于是，老头就跑到树林里来了。

“你能告诉我你们的食谱有什么改变吗？”老头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

“还是胡萝卜和白菜。”拍拍米说。

“那……走路还是一蹦一蹦的？”

“没错。”拍拍米说完来回蹦了几步给老头看。

“学会什么新本领了吗？比如说游泳什么的？”

拍拍米连连摇头。

“我的作品里的小白兔和生活中的小白兔完全一样呀！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喜欢了呢？”老头感到费解，眉毛拧到了一起。

拍拍米也替这个为兔家族树碑立传的老头着急。

“我没错，我要坚定地照我的道路走下去。”老头自言自语地说。

拍拍米佩服这个老头。就是，如果在作品里把兔子头安在狐狸身上，那像什么话！尽管孩子们准喜欢，可是不能那么写！

“以后有事去城里找我！”老头递给拍拍米一张名片。名片上有老头的住址。

拍拍米把名片藏在一个树洞里了。

拍拍米想起了这件事，他决定去找老头作家帮忙。

三

拍拍米去树林里翻出了老头的名片，按照上边的地址找到了老头的家。

拍拍米敲门。

门开了，正是那位作家老头，他的眼睛平着往门外看，没人。



老头刚要关门，忽然觉得脚上有东西在动，他低头一看，是只长毛兔。

“我是拍拍米，您还记得吗？在树林里！”

“噢，对对对，当然记得，快请进！”老头非常热情。

拍拍米跟着老头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

“真不好意思来打搅您。”拍拍米先客气两句。

“哪里哪里，我上次不是也打搅过你吗？”老头连连摆手。

“我们长毛兔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成立了兔毛公司，可是我们没钱在电视上作广告。”拍拍米说。

老头显然对这事挺感兴趣。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老头问。

“您不是最擅长写我们兔子的故事吗？您能不能给我们写个电视剧本，在电视剧里悄悄地为我们作广告？”

老头犹豫了一会儿，他在确定这样做无损于作家这一光荣称号后，同意了。

“你就住在我家，写好剧本后就由你来主演，准吸引观众。”老头说。

拍拍米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他在老头家住



下来，等着老头写剧本。

老头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趴在写字台前边写作。拍拍米望着他的背影，他感到作家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靠着一枝笔，居然能创造出一个世界来。

写到第五天，剧本完成了。

“来，我念给你听！”老头扔掉笔，容光焕发地对拍拍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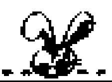
故事是这样的：冬天来到了，树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准备过冬。有的盖房子，有的积攒食物，唯有安哥拉兔拍拍米不着急。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动物们都躲进屋里烤火，只有拍拍米在室外玩堆雪人的游戏。动物们都很羡慕拍拍米，可他们不敢出屋，因为他们没有拍拍米身上的长毛大衣。

当然，故事里免不了还有大灰狼以及狐狸什么的反面角色出来捣乱，不过最终拍拍米靠勇敢和机智战胜了坏蛋。阳光普照，鸟在歌唱，拍拍米身上的长毛大衣闪闪发光。剧终。

“写得太好了！”拍拍米热烈鼓掌。

“我现在就同导演联系。”老头拿起电话听筒，拨号。

“喂，胖导演在吗？”



“我是。”

“我是老头作家。”

“你好啊！”

“我新写了部童话剧，反应很好，你有兴趣拍吗？”

“我马上去你家看剧本。”

电话挂了。

二十分钟后，胖导演乘车来了。

老头给胖导演绘声绘色地朗诵了一遍新剧本，胖导演边听边打瞌睡。

“怎么，不好吗？”老头推醒胖导演。

“太好了，它使我进入了梦境。”胖导演有点不好意思。

“拍吗？”

“拍！”胖导演一锤定音。老头有名，写出来就能拍。

“向你推荐位演员。”老头把拍拍米介绍给胖导演。

胖导演让拍拍米表演了几个小品，录用了。

四

由拍拍米主演的童话剧在电视台播出了，

调查表明，没有观众。长毛兔的地位维持原样。

广告作用没起到。

尽管老头稿费没少拿，可他良心上过不去，觉得对不住拍拍米。

“这剧本内容不错呀，怎么孩子们不看呢？”老头坐在沙发上，眉毛又拧到了一起。

“也许、也许是我演得不好？”拍拍米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你表演得太出色了！”老头不同意。

“能不能变变剧情？”拍拍米觉得故事旧了些。

“怎么改？”

“比如说，让一只狼来向我借大衣，我借给他了……”

“然后你叫来猎人打死他？”老头眼睛亮了。

“别……别打死呀，也别叫猎人。”拍拍米说。

“那你真借给他？借大衣给狼？？兔子借大衣给大灰狼？？？”老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孩子可能喜欢看。”拍拍米说。

“这是教孩子学坏！”老头想到了作家的神圣职责。



“那我的广告……”拍拍米沮丧地说。

老头难过了，他一拍大腿：

“行，听你的。”

几天后，第二个剧本写完了。

剧情是这样的：冬天到了。大灰狼很冷，他听说兔子拍拍米有好几件长毛大衣，就去向拍拍米借大衣。拍拍米把长毛大衣借给了大灰狼，大灰狼穿上后感到暖和极了，朋友们叫他“兔子狼”。大灰狼很高兴。

拍拍米的朋友们听说拍拍米把长毛大衣借给了大灰狼，不干了。小鹿、山羊、小鸡跑来质问拍拍米为什么把大衣借给大灰狼，拍拍米说大灰狼冷。朋友们说大灰狼是坏蛋，冻死活该！还说你拍拍米要么和我们做朋友，要么和大灰狼做朋友。拍拍米为难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做朋友。故事情节由此展开，后来拍拍米被迫去向大灰狼要大衣，再后来大灰狼买了暖风机，拍摄时动用直升机。录音机、电视、汽车……也都成了道具。整部剧本悬念接着悬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来整个森林的动物都成了好朋友。

老头在写这个剧本时，手直哆嗦。他有一种犯罪感。

第二部童话剧在电视台播出了，收视率史无前例。孩子们感到新鲜有趣，他们纷纷投书电视台，要求继续拍下去，弄成连续剧。

在电视台和拍拍米的恳求下，老头只得一集一集写下去。

孩子们纷纷要求爸爸妈妈给他们买安哥拉兔毛做的大衣。一夜之间兔毛成了抢手货，价格猛涨。

于是，安哥拉长毛兔的地位跟着上升。人们用最优越的条件饲养长毛兔。长毛兔也住上了有空调的房间，吃上了营养丰富的食品，上了画报和电视。

全世界的长毛兔都感激拍拍米。

五

拍拍米由于主演连续剧成了明星，他利用自己的名气更加卖力地为长毛兔作广告。他主持电视节目，主演电影，出席记者招待会……不管怎么说，在任何场合下，拍拍米都不忘自己的工作：为兔毛公司做广告。

其他种类的兔子眼红了，可他们身上没有长毛，只好干生气。



人们以穿兔毛大衣为荣。

拍拍米整天乘飞机和汽车四处奔波，到处宣传兔毛的优越性，全世界都迷上兔毛了。

人工繁殖安哥拉长毛兔的公司诞生了，一分钟能繁殖几万只长毛兔。想发财的人都饲养长毛兔——一斤兔毛能卖几十元！长毛兔成了人类的宠物。

拍拍米高兴极了，他现在连熊猫也瞧不起了。

全世界长毛兔的数量与日俱增。

兔毛收购站前排起了长队。

兔毛开始降价了。

当拍拍米意识到不妙时，已经晚了。

兔毛的收购价低于饲养长毛兔的成本了。

人们开始屠杀长毛兔吃肉。同胞们向拍拍米求援，拍拍米努力想保住长毛兔的地位，可已经没人听他的游说了。

终于，拍拍米也被装进了送往屠宰场的铁笼子。拍拍米不后悔，与其窝窝囊囊活一辈子，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

当拍拍米来到屠宰场时，他才知道他有多少同胞了，黑压压一片。

拍拍米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水晶兔



第一集

鲁西西有一只和真兔子一般大的玻璃兔子。她管它叫水晶兔。

水晶兔全身都是透明的，只有两只眼睛透着红色。它卧在桌子上，给人一种恬静舒适的感觉。

鲁西西的爸爸从电视上看到负氧离子发



生器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就买了一台放在桌子上，写作时打开它，感到头脑清爽。

一个星期以后，奇迹出现了。

这天，鲁西西和皮皮鲁在屋里下棋。皮皮鲁想悔棋，鲁西西不干，兄妹俩争执起来。

“咯咯……”桌上传来一阵笑声。

皮皮鲁和鲁西西往桌子那边看看，没人呀！

“咯咯……”又是一阵笑。

皮皮鲁正不想下这盘败局已定的棋，他趁机站起来，体面地退出了战场，走到桌子跟前。

“鲁西西，快来看！”皮皮鲁叫起来。

鲁西西跑到桌前，她的眼睛睁得滚圆。

水晶兔活了。

只见水晶兔动了动身子，两只长耳朵摆了摆。

“怪事，玻璃兔子能活？”鲁西西说。

“是这台怪物把我吹活的。”水晶兔说。

皮皮鲁和鲁西西一看，水晶兔说的怪物是负氧离子发生器。

负氧离子发生器把玻璃兔子吹活了！皮皮鲁真想马上搬上它去把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吹

活。

鲁西西乐了，她抱起水晶兔，要带它去花园玩。

“当心点儿，这可是宝贝！”皮皮鲁提醒妹妹

鲁西西清楚活的玻璃兔是宝贝。

鲁西西抱着水晶兔来到街心花园，这里有草坪、石凳和小亭子。她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把水晶兔放在草坪上。

水晶兔第一次接触大自然，它觉得新鲜。这绿草，这鲜花，这石子铺成的小路……一切都让它感到满意。

鲁西西给水晶兔介绍花园里的建筑、花草、树木。

“这个世界还挺美。”水晶兔对鲁西西说。

“有了你，就更美了。”鲁西西拍拍水晶兔。

水晶兔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

“咱们玩捉迷藏吧？”鲁西西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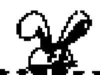
“什么叫捉迷藏？”水晶兔不懂。

“你藏起来，我找你。找到了就算我赢了，找不着就算你赢了。”

“行，那我藏啦？”

“藏吧，我闭上眼睛。”

等鲁西西睁开眼睛时，水晶兔已不见了。

鲁西西开始在草丛里找，没有。

树干后边，也没有。

石凳子下边，还是没有。

鲁西西对这座小花园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水晶兔能躲到哪儿去呢？

鲁西西开始慌了，她注意观察花园里的人。除了老爷爷就是老奶奶。在鲁西西印象里，老爷爷和老奶奶都是最善良可靠的。

水晶兔被谁抓走了呢？

第二集

水晶兔很喜欢玩捉迷藏。它想，我一定要藏得隐蔽，不让鲁西西找到。

水晶兔看见一个石凳子上坐着一位老爷爷，它藏到石凳下边，心想鲁西西准找不着。

水晶兔忽然觉得石凳子的两边出现了两只粗糙的大手，它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两只大手迅速向水晶兔靠拢。水晶兔无路可逃，它被抓住了。

“哟，是一只玻璃兔子！活的！”抓水晶兔的老爷爷眼睛里放出了异彩。他打开身边的帆布包，把水晶兔塞了进去。

水晶兔只觉得眼前一黑，随后提包就晃起来。老爷爷拎着提包，颤微微地从鲁西西面前走过去了。

当水晶兔被人从帆布包里拎出来时，它已经是在老爷爷的家里了。

“这是什么？”老奶奶问。

“活的玻璃兔子！”老爷爷说。还加重了“活”字。

“越老越没正形！”老奶奶不信。

“不信你看！”老爷爷使劲儿拍了一下水晶兔。

水晶兔动了动身体。

“真是活的！”老奶奶惊讶了。

“这可是稀世珍宝！”老爷爷说。

“哪儿来的？”

“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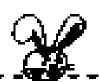
“捡的?”

“对，捡的。”其实，老爷爷看见鲁西西抱着水晶兔走进公园的。

“咱们把它卖了，买台空调，也气气隔壁那小子。”老爷爷得意地说。

“能卖那么多钱？”老奶奶不信。

“五千块没问题。”老爷爷肯定。



“哪儿去卖呀？”

“黑市。”

他们的对话，水晶兔有的听不懂。不过它隐隐约约感到这位老爷爷和那位老奶奶对它不像鲁西西和皮皮鲁那样亲切，他们嘴上怎么老是买呀卖呀钱呀什么的。

这天晚上，水晶兔被老爷爷带到黑市上来了。

“要宝贝吗？”老爷爷靠近一个二道贩子。

“什么？古董？黄金？”二道贩子问。

“比黄金可值钱。到这边来看。”老爷爷神秘地看着四周。

二道贩子跟着老爷爷来到胡同深处。

“活的玻璃兔子？！”二道贩子眼睛里放出的光使水晶兔心里打了个哆嗦。

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

“多少钱？”

“五千。”老爷爷伸出五个手指头。

“两千五。”二道贩子还价了。

“五千。少一分不卖。”老爷爷坚持原则。

“好，五千，我买。”二道贩子数钱。

水晶兔终于明白自己被老爷爷出卖了。它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一边舔指头一边数钱，感到

恶心。

第三集

水晶兔被二道贩子花五千元买走了。

20分钟后，老爷爷就后悔了。他看见二道贩子以一万元的高价把水晶兔出售给了别人。

“不行，得赶快把水晶兔买回来。”老爷爷明白自己亏了，把能卖两万元的宝贝用五千元卖出去，真傻！好在现在还来得及。

老爷爷拉住了水晶兔现在的主人。

“我买这东西。”老爷爷说。

“给多少钱？”卖主问。

“一万一。”老爷爷开价。

“什么什么？白给你得了！”

“你说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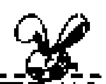
“一万五，少一分不干！”

老爷爷咬咬牙，他清楚，如果现在不买，就更亏了。

“买了。”老爷爷拍板了。

“现在付钱？”卖主不相信老头身上有一万五千元现款。

“你跟我回家去拿。”老爷爷说。



他们来到老爷爷家。

“你疯了？”老奶奶听说老伴要花一万五千元把用五千元卖出去的水晶兔再买回来，惊叫起来。

“你懂什么？”老爷爷瞪了老伴一眼，“快去院里把泥罐子挖出来。”

泥罐子里有他们存的一万多元钱。

老爷爷花一万五千元又把水晶兔买回来了。

“明天，我去黑市上卖两万。”在床上老爷爷对老奶奶打他的算盘。

“那敢情合算。”老奶奶半信半疑。

“对了，你起来看着兔子，可别让它跑了。”老爷爷明白这不是兔子，而是两万元钱。

老奶奶找了个盆，把水晶兔扣起来，上边还压了五块砖头。

水晶兔在盆里又闷又热，它没想到世界上不光有花草树木和鲁西西那样像花一样的人，还有老爷爷老奶奶这种同花草一点儿也不一样的人。

水晶兔讨厌他们用数钱的手抱它。

水晶兔下决心要回到鲁西西身边去，它还要想办法治治这两个人。

第二天一早，老爷爷就把水晶兔装进提包里来到黑市上。

一个中年人跟着老爷爷走进胡同。

“活的玻璃兔子？”中年人不信，“要真是活的，我给你五万五千块。”

老爷爷把水晶兔从包里拎出来，抱着让中年人看。

水晶兔一动不动。

“哪儿活呀？”中年人问。

老爷爷拍拍水晶兔。水晶兔还是不动。

中年人笑了。

老爷爷急了，他使劲儿揪水晶兔的耳朵。

水晶兔昨晚已经拿定了主意，说什么也不动，治治老爷爷。

中年人冲老爷爷挤挤眼睛，说：“我没时间奉陪了。”

老爷爷望着中年人离去的背影，再看看怀中的水晶兔，气得不行，可又舍不得把水晶兔往地上摔。

“你干吗不动？”老爷爷气急败坏。

水晶兔动了。

老爷爷乐了，他忙叫中年人回来。可等中年人一回来，水晶兔又不动了。



老爷爷终于明白了是水晶兔在跟他捣乱，可他拿它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求求你，看在我这一把年纪的份上，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钱哪！”老爷爷老泪纵横，几乎给水晶兔跪下了。

水晶兔不明白老爷爷有一万块钱干吗还拿它换空调。

“那你就按一万元把我卖了吧！”水晶兔说话了，它动了怜悯之心。

老爷爷没想到水晶兔还会说话，他欣喜若狂，大声喊起来：“不，我要开价二十万元！少一分也不卖！”

水晶兔的心一下就凉了，它后悔自己暴露了会说话的本领，这下更难逃走了。

水晶兔狠了狠心，从老爷爷的怀抱中跳到地上，摔碎了身体。

老爷爷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他惨叫了一声，昏死过去。

第二天，鲁西西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她赶到现场把水晶兔的碎片收拾起来。皮皮鲁说，负氧离子发生器还能把化成碎片的水晶兔复原。

鲁西西知道这是皮皮鲁在安慰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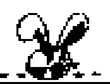
胡萝卜罐头



甲

最令兔子们头疼的事，要算是夏天没有胡萝卜吃了。

胡萝卜是兔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喜爱的食物，天天吃也不会腻。所以兔子们喜欢过冬天，冬天有胡萝卜吃。他们害怕夏天，夏天没胡萝



卜。

黑耳朵是兔家族中公认的秀才，他曾经被人抓进城里，在城里生活了三个月，经过九死一生，又逃回来了。黑耳朵经常向伙伴们侃城里的新鲜事。

冬天的一个夜晚，兔子们坐在树林里一边吃胡萝卜，一边听黑耳朵侃大山。

“那汽车，开起来飞快。咱们都追不上。”黑耳朵啃了口胡萝卜，津津有味地说。

关于汽车的速度，兔子们都听了一百八十遍了，不感兴趣了。

“喂，黑耳朵，你在城里见得多，你有办法让咱们夏天也吃上胡萝卜吗？”一只岁数大的兔子问。

“这……”黑耳朵挠挠头，“对了，他们人类有一种保存食品的方法，叫罐头。把食品装进罐头里，可以放很长时间。”

“那咱们把胡萝卜装进罐头，夏天不就能吃上胡萝卜了吗？”另一只兔子说。

大家都觉得这办法好。

“黑耳朵，你会做罐头吗？”大家问。

“不会。不过我可以进城去学。”黑耳朵鼓足了勇气说。要知道，进城可不是闹着玩的。被

人抓住，重则杀头，轻则关禁闭。可黑耳朵想，为了改变兔家族夏天历来吃不上胡萝卜的状况，冒这个险，值得。

“我跟你去。”一只素来以胆大闻名的叫白尾巴的兔子说。

大家都很感动，经过一番千叮咛万嘱咐后，将黑耳朵和白尾巴送到树林边上。

乙

黑耳朵和白尾巴借着大路边草丛的掩护，向城市进军。

经过一天的奔波，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城市边上。

“天亮时不能进城，咱们先在草丛里睡一会儿觉，等天黑了进城。”黑耳朵经验丰富。

白尾巴和黑耳朵躺在草丛里睡觉。

天黑了。黑耳朵推醒白尾巴。

“跟在我后边，如果有危险，咱们分头跑，在这儿集合。”黑耳朵交待。

“行。”白尾巴点点头。

借着夜色的掩护，他们进城了。

城里的公路宽阔平坦，路上行驶着众多的



车辆，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灯光五彩缤纷，变幻无穷。

白尾巴看呆了。

“快走，沿着墙根儿。”黑耳朵叫同伴。

“你看那橱窗里，摆着的就是罐头。”黑耳朵指给白尾巴看。

“真漂亮，花花绿绿的。”白尾巴眼睛都不眨了。

“咱们得去找制造罐头的工厂。”黑耳朵说。

两只兔子，要在城里找制造罐头的工厂，难度够大的。

经过五天的努力，他们终于在一只好心肠的老鼠的指引下，找到了罐头食品厂。

现在，黑耳朵和白尾巴藏在罐头车间外边的废料堆里。

“你在这儿等着，我先去侦察侦察。”白尾巴对黑耳朵说。他对城里的一切比较熟悉。

半小时后，白尾巴回来了。

“你猜这车间是做什么罐头的？”白尾巴气呼呼地说。

“什么罐头？”黑耳朵问。

“兔肉罐头！”

"啊——"

"车间那边的笼子里关了许多兔子。"

"啊——"

"咱们想办法把同胞都放了吧！"

"嗯，等等，咱们先学会做罐头，再放他们，要不然就白来了。"

"行。"

白尾巴和黑耳朵钻进车间里，怀着悲痛的心情观看制作兔肉罐头的全过程。

他俩集中了全部精力学习，他们知道，早一点儿学会，就能多救几位同胞的性命。

他们学会了做罐头后，就把笼子里关的几千只兔子全放了。

罐头食品厂大乱，工人们追赶越狱的兔子，叫骂声，吆喝声，跺脚声，此起彼伏。

丙

黑耳朵和白尾巴掌握了制作罐头的技术，凯旋归来。

树林里顿时热闹起来，自从他俩进城后，大家都舍不得吃胡萝卜了，留着做胡萝卜罐头用。



罐头加工厂建成了，今天准备正式投产。

“制作多少胡萝卜罐头呢？”黑耳朵征求大家的意见。因为胡萝卜只有这么多，最好冬天吃一半，夏天吃一半。

“统统做成罐头。”

“对！”

“同意。”

大家对夏天吃不上胡萝卜印象太深了。

“那咱们冬天不吃了？”黑耳朵问。

“不吃了！”

罐头加工厂正式投产了。一筒筒胡萝卜罐头制造出来了。

兔子们蹦着欢呼，他们夏天可以吃上胡萝卜了。

全部胡萝卜都制成了罐头，每只兔子分到了二十筒。

整整一个冬天，兔子们没吃胡萝卜，他们东奔西找，希望能有其他食品充饥，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天天看着胡萝卜罐头，心想，我有胡萝卜，那股饿劲儿就减轻了许多。

丁

夏天到了，兔子们在同一天像过节那样打

开了胡萝卜罐头。经过一个冬天的饥饿，兔子们吃起胡萝卜来很香,从来没这么香。

从此以后，兔家庭每年都制作胡萝卜罐头，他们把冬天的所有胡萝卜全制成罐头，留着夏天吃。

黑耳朵改变了兔子夏天吃不上胡萝卜的历史。尽管整个冬天兔子吃不到一根胡萝卜，但他们没有感觉饿,他们有胡萝卜罐头。



你可以选择



一

路通当了一辈子兔子。受尽了惊吓。受尽了侮辱。受尽了气。他抱怨上帝不公，干吗偏偏让他投个兔子胎。路通羡慕老虎、鹰、人。也嫉妒他们。

不管怎么说，路通还算有福气，他将数不

尽的危机化险为夷，终于咬牙走完了一生道路，得到了兔家族中罕见的自然死亡的殊荣。

这是一个金辉满天的黄昏。

路通午觉醒来忽然感到浑身无力，直觉告诉他，这不是患病。儿子和孙子都到树林中去寻找食物了。

路通恍惚看见一个他从没见过的动物朝他走来，那动物头上有角，脸色铁青。

他站在路通身边，打开手上的文件夹。

“你叫路通吗？”那有角的动物问。

“是的。”路通回答。他感到有点儿恐怖和阴森。

“跟我走。”那动物合上文件夹。

“去哪儿？”路通警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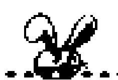
“另一个世界。”那动物不动声色地说。

路通恍然大悟，他明白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了。他原来不信死了有阴间，现在才知道确实有。他不怕死了。

“我想同孩子告别。”路通提了个要求。

“何必看他们哭天抹泪？”那动物显然由于职业经常看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

“我有话要吩咐他们。”路通对后代放心不下。



“他们会比你活得强。”那动物说完拉起路通就走。

路通无奈，只好跟着他朝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方向走去。

走路时，路通感到自己的脚步很轻。

二

那动物把路通领到一座大门前，门前很是热闹，刚刚结束生命的动物都来这里报到，有昆虫，人类，飞禽，走兽……

路通来到一个小窗口。

“你叫什么名字？”窗口里问。

“路通。”

“种族？”

“兔籍。”

窗口里“噼噼啪啪”在按计算机。

查到了存储在计算机里的关于路通的资料。

“噢，你就是那个对上帝不满，抱怨上帝对你不公的路通。”窗口里说。

“这……”路通吓坏了，没想到自己的不满情绪已被入档，“没……没有……”

“给。”从窗口里递出一个绿牌。

路通接过绿牌，感到烫手，不知是凶是吉。

“恭喜你！”领路通来的动物喜上眉梢。

“喜？”路通不解。

“有了这绿牌，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下辈子当什么了！上帝对你不错！”那动物说。

“我自己选择！”路通不相信这是真的。

原来，上帝经常听到路通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就观察了他几次，感到着实可怜，于是发了慈悲，赐他自己选择下辈子当什么的权力。

“快跟我来！”那动物领着路通走进了大门里边。

门里是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门。走廊里人来人往，各扇门不停地开关。

那动物将路通带到一座门前停住了，门上挂的牌子写道：轮回转世种族决定科。

“拿着绿牌子去吧，你想当什么，下辈子就能当什么。”那动物比路通还激动，要知道，享有这种权力的动物，几百年也碰不上一个。

路通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别的门前人山人海，唯独这座门前冷冷清清。

三

路通推开门，走进屋里。

轮回转世种族决定科的工作人员抬眼看看路通，伸出手来。

路通不笨，他把绿牌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拿着绿牌翻过来倒过去检验了一番，又将绿牌放进专用鉴别真伪机鉴定了一回其真实有效性，才发给路通一张表。

路通用颤抖的手接过表格，上边有如下栏目：

姓名		上辈子种族	
上辈子生命持续时间		绿牌号码	
下辈子愿意当什么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路通心跳加快，他知道机会来之不易，他告诫自己要慎重，要选择一个能痛痛快快活一辈子的种族。

路通先把头几条栏目填写了，到“下辈子愿意当什么”栏时，他陷入了沉思。

“当老虎！”路通的第一个念头。

是啊，老虎给路通的印象太深了，从他儿时起，父母就教给他如何躲避老虎的袭击。他怕老虎，又崇敬老虎。他见过老虎的神威，见过老虎在山林里呼风唤雨称王称霸的英姿。路通不止一百次地想："我要是老虎就好了！"

"就当老虎！"路通决定了。

可当笔尖即将接触纸的一瞬间，又悬停在空中了。

"老虎目标太大，容易被人注意，俗话说树大招风，出那个风头干什么？况且听说老虎家族的数量急剧减少，我干吗去自找苦吃担负起延续老虎种族的重任呢？"路通犹豫了。

经过认真全面的衡量，路通放弃了当老虎的愿望。

"当鹰！"路通第二次拿起笔。

鹰也是令路通羡慕了一生的崇拜物。

鹰的活动范围多大呀！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进退自如，就连老虎也奈何他不得。对，下辈子就当鹰！路通提起笔，笔锋直指"第一志愿"栏。

仿佛空气中有阻力，笔又凝固在空中了。

"鹰飞得那么高。怪吓人的。"路通天生怯高，害怕一切高度，从来不敢爬山。



“从天上往下看，头准晕，再说，生活在天上，没着没落，不踏实。”路通又放弃了当鹰的愿望。

“还是当人吧！”路通眼前一亮。

人是整个地球的主宰，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聪明和智慧，以及他们手中那对万物的生杀予夺大权……

“可是……”路通想起了从朋友们那儿听来的关于人的故事：那激烈的竞争，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住房问题，物价问题，学历问题，子女就业问题，污染问题……

想到这里，路通头都大了。

坚决不能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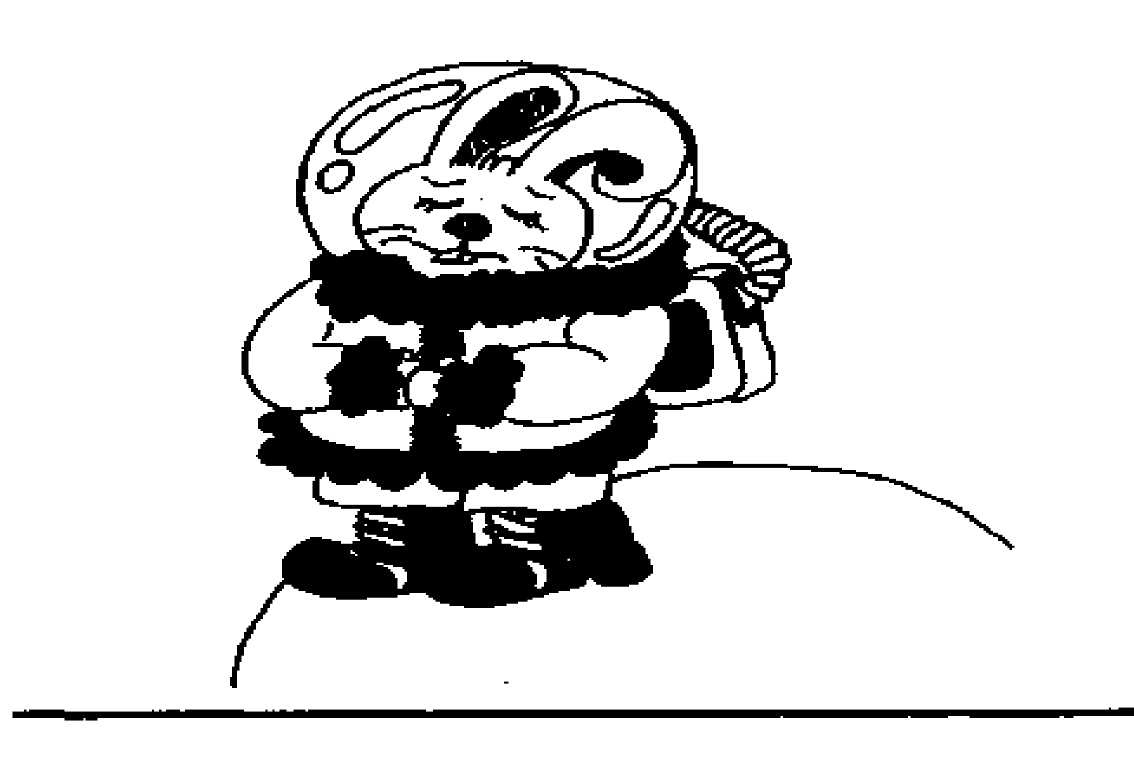
路通为难了，他又想到豹，狼、鸡、鸭、鱼、昆虫，甚至想到了苍蝇，蚊子、跳蚤……

一个个愿望又都相继被否定了，不是嫌生存没保障就是嫌名声不好或其他什么……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踌躇，路通终于决定了。他提笔郑重地在第一、二、三志愿栏里填写了同样的两个字：

兔　子

上过月球的兔子



第一章

宇航局决定找一只兔子同勇敢号宇宙飞船一起上月球，然后把兔子留在月球上。一个月后再派飞船把兔子接回来。

科学家们打算拿这只兔子进行科学试验。

宇航局的工作人员分头去找兔子。



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农贸市场。家畜部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叫卖声，家畜的鸣叫声，汇集成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宇航局工作人员的目光被一只铁笼子吸引住了。笼子里关着十几只兔子。

他朝兔笼走过去。

笼子里的兔子们紧张了。它们知道，谁被买走，等待谁的就是死亡。

工作人员看中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大兔子。

“要这只。”他指给小贩看。

小贩一听这口气，就知道对方是个阔主，连价钱都不问。他忙打开笼盖，抓住白兔的耳朵。

“再见了，兄弟！”伙伴们向白兔告别。有一只母兔还哭了。

白兔明白自己的末日就要到了，他眼前有些发黑。不过，它也不想过现在这种日子，主人已经三天没喂它们食物了。白兔生在农村，一直过着苦日子，它最大的理想就是连续吃三根胡萝卜。

白兔现在到了宇航局工作人员的手里，它看出这个人挺有身份，它估计自己两小时后将被红烧了端上宴会餐桌。

白兔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给它留下一点儿美好的印象，它不留恋。

一辆挺豪华的小轿车将白兔拉进一座乳白色的大厦。

白兔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豪华的建筑。

“亏他们盖得出来。”它想。它不明白为什么它的主人不盖这样的房子。

宇航局的工作人员一共找来十只兔子。经过挑选，白兔被选定随勇敢号上月球。

白兔的生活待遇一夜之间一步登天。它住上了有空调的房间，吃胡萝卜，吃白菜心，吃苹果……

每天还有穿白大褂的人来给它检查身体，做心电图，透视，量体重。从医生的嘴里，白兔知道自己要坐宇宙飞船上月球，而且将被遗弃在月球上，作为地球留在月亮上的唯一的生命，太可怕了！

白兔决定绝食，宁可饿死也不上月亮。

饲养员发现“宇航兔”不吃东西了，忙向上司报告。

“几天了？”上司问。

“两天了。”饲养员说。

“精神怎么样？”



“精神正常。”

“太好了，咱们就是需要能几天不吃食物的兔子！”

白兔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这天下午，白兔被汽车送到宇宙飞船发射基地。巨大的火箭矗立在天空下。勇敢号飞船依附在火箭身上。

白兔乘坐电梯登上宇宙飞船，工作人员把它安置在专用舱里。舱壁上有电视摄像机，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它。

宇航员们走进来同白兔打招呼。

“看上去这位老弟身体不错。”一位高个子宇航员对送白兔的工作人员说。

“这是从好多兔子中挑出来的，农村的兔子，体质好，能吃苦。”工作人员说。

“咱们是同伴了。”宇航员拍拍兔笼子。

白兔挺喜欢这位宇航员。

二十分钟后，勇敢号宇宙飞船点火起飞了。

宇宙飞船不断加速，白兔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但它一想起在农村吃不饱的情景，就觉得这不算什么了。其实，白兔的身体素质并不好，只不过它的忍耐力非常强，它总是拿现在的事

情同过去的事情比较。

勇敢号宇宙飞船成功地在月球着陆了。白兔被宇航员放进一个专用箱里，放置在月球表面。

“坚持到我们再来的时候。”高个子宇航员给白兔鼓劲儿。

白兔绝望了，它使劲儿在箱子里折腾，做出各种乞求宇航员把它带回地球的动作，它害怕寂寞和孤独。

宇航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祝你走运，老弟！”宇航员返回勇敢号飞船。

白兔发出一阵令人撕心裂肺的惨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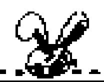
勇敢号飞船返回地球了。

第二章

月球是冷酷的。

白兔奇迹般地同这冷酷搏斗了一个月，竟没有死。支撑它的力量就是回忆过去的苦日子。不管怎么说，现在箱子里还有可口的食物，总比过去饿肚子强。

一个月后，勇敢号飞船来接白兔了——当



然飞船上的宇航员并没抱希望。当他们发现白兔还活着的时候，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摄像机的镜头立即对准了白兔，全世界在一瞬间都知道了那只神奇的兔子居然在月球上生存了一个月！

勇敢号飞船载着白兔凯旋班师。

白兔离开地球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人们没把它放在眼里。当它回到地球时，发现一切全变了。它成了全世界议论的中心。

当载着白兔的汽车驶过市中心时，人们蜂拥在道路的两侧，争相一睹从月宫来的兔子的风采。摩托车队护卫在白兔专车的两侧。警察林立，维持秩序。

白兔来到宇航局大厦，局长亲自到门口迎接它。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的记者把门口挤了个水泄不通。

宇航员小心翼翼地把白兔从小轿车上抱下来。局长迎上前来。

“您真是我们地球的骄傲。”局长一边说一边伸出手。

宇航员拿起白兔的手。

局长同从月宫来的兔子握手。摄影师拍下这历史性的镜头。

白兔开始很害怕，以为人在拿它开心玩。渐渐地，它明白了，人们以见到它为荣，以同它合影为荣，因为它是从月球上来的兔子！

白兔大着胆子伸出手朝周围的人群挥了挥，人群立即轰动了，这真是有仙气的月宫里的玉兔啊！

“你看它身上的毛多白，地球上哪有这么白的毛！”

“说不定他已不是原来那只兔子了，玉兔和那只兔子交换了，来咱们地球上玩玩。”

人们议论纷纷。

玉兔又挥了两下手。

不知是谁带头跪下了，只听“扑嗵扑嗵”一阵膝盖碰地的声音，黑压压的一片人群都跪下了。

“玉兔万岁！”

“玉兔万万岁！！”

欢呼声连成一片。

玉兔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他在宇航员的怀里直立起身子，大声说：

“啊巴斯哑罗……”

玉兔说话了！人群顿时静下来。可没人听得懂，因为玉兔说的是兔语。



但人们凭着心灵感应，感觉出玉兔是在向他们传达上天的旨意。

录音机打开了，笔记本打开了。

玉兔反而不吭声了。

人们更觉得玉兔刚才说的那句话值钱了，于是拚命地从记忆里完整地挖掘出那句话。

“请大家让开，玉兔该休息了。”宇航局的工作人员宣布。

第三章

玉兔被安置在一座豪华的别墅里居住，官方给他提供了二十名服务人员。别墅里有空调，彩色电视机，高级音响设备，还有一辆超豪华小轿车供玉兔使用。

玉兔想什么时候吃胡萝卜就什么时候吃，要多少都有。

人们急于想听懂玉兔的声音，科学院专门成立了兔语研究所，研究破译兔语。大学里设立了兔语专业，还招收攻读兔语的博士研究生。

“啊巴斯哑罗”成了一句最时髦的语言。有人用它问好，有人用它祝福别人，当然也有个

别人用它骂人。

“啊巴斯哑罗”字号的商店比比皆是。“啊巴斯哑罗”牌的服装行销全球。

终于，一位天资过人的研究生掌握了兔语，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能同玉兔对话的人。

公民们委派他给玉兔担任翻译。

市长领着翻译来到玉兔面前。

“今后，由他来给您当翻译，我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您传达上天的声音。”市长对玉兔说。

“妈西拉格洛外毕来舅……”翻译把市长的话翻给玉兔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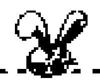
翻译学的是城市兔子说话的发音。可玉兔是乡下的兔子，他不大听得懂洋味儿的话。

但玉兔还是露出听懂了的样子，坐在沙发上频频点头。

“爸东哗啦姑米外叽哥……”玉兔对市长说。

翻译愣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这充满了口音的方言！可他又不愿失去这令人羡慕的工作，于是一边瞎编一边翻译给市长听。

“玉兔说，”翻译头上出汗了，“他对我的翻译水平很满意。谢谢市长为它提供了如此优秀的兔语翻译。”



市长大喜,忙说:

“不客气,不客气,现在就请您赐教。”

“爷巴格桌卜墨粉……”翻译对玉兔说。

玉兔又说了一番土兔语。

“他说,”翻译把玉兔的话翻给市长,“有这样一个翻译就够了,千万别浪费人力财力培养兔语翻译了。”

“哪里哪里,我们还要在全世界普及兔语哩。”市长激动地说。

翻译把市长的话翻过去。

玉兔又说一通。

“他说,这一个就够了,这是上天的旨意,不许违抗。”翻译对市长说。他生怕再有人学会兔语抢他的饭碗。

“好、好!就一个!就一个!”市长原本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兔语翻译,晚了一步。

“我现在去市政府参加投票选举市长,您有什么话要对选民说吗?”市长想弄一两句玉兔的话给自己壮门面,争取连任。

“他说,他将保证全市居民幸福安乐。”翻译胡诌。

“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居民们。”市长告辞了。

翻译松了一口气。双方都未识破他。玉兔还请翻译吃了一根胡萝卜，翻译受宠若惊。

第四章

在全市选民投票选举中，选民们一致选举玉兔为该市市长。

玉兔当上了这个城市的第二十八任市长。在翻译的陪同下，玉兔来到电视台发表就职演说。

电视转播车上的发射天线不停地旋转着，录音室里的工作人员头戴耳机埋头工作，千百万观众等候在荧屏前。

女播音员出现了，她用优美的嗓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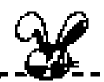
"在今天的市长选举中，玉兔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本市市长。下面，请玉兔市长发表电视就职演说。"

玉兔市长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荧屏上，他挥了一下手说：

"表格万里，派其拉斯布外叔桌柜方……"

翻译忙翻市长的兔语：

"各位市民，我很荣幸担任本市的市长，我在月宫里也当过市长，管着几万名嫦娥……"



市民们激动了——能让管过嫦娥的市长管管他们，太荣幸了。

市长接着说：

“路平麦土喀里来该斯去……”

翻译毕竟聪明，他已经能大概听懂玉兔市长的乡下兔语了。

“市长说，他要对这座城市进行一番改造，使大家生活得更好。”翻译说。

全市居民都欢欣鼓舞。只有儿童们觉得兔子当市长这件事太好玩了，他们幻想着让毛驴、小猫、小狗、麻雀也轮流当市长。

第二天，玉兔市长收到一百多位姑娘写给他的求婚信，每封信上还附着照片。

翻译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念给玉兔市长听。

市长看中了一位姑娘。决定选她当夫人。

当这位姑娘得知自己即将同兔子市长结婚时，兴奋得合不拢嘴。要知道，将来她有了离开地球的希望了——比出国强一百倍。

玉兔市长的婚礼隆重极了，全市公民都参加了——婚礼在大广场举行。

尽管姑娘的父母不大情愿将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只兔子，况且孙子（或孙女）的种族问题将来还颇棘手。可市长夫人这个头衔

太有诱惑力了，市长的丈人丈母娘身份更具魅力。于是，两位老人欢天喜地的把女儿嫁给了兔子市长。

兔子市长和新娘在婚礼后乘轿车巡视市容。

市长发现了路口的红绿灯。

“忙搭怕国米特外？”市长问翻译，意思是“那灯是什么？”

翻译忙告诉玉兔市长，那叫红绿灯，是管制交通用的。

玉兔市长认为红灯像他的眼睛，是对他的不尊重，他命令取消红灯，全换成绿灯。

秘书忙使用车上的电话向全市发布了玉兔市长的一号令——取消红灯。

司机们高兴了，他们恨透了红灯，每当看见红灯就心烦。这回好了，全是绿灯，畅通无阻。

各路口的红绿灯都在更换。

玉兔市长看见自己的命令这么快就得以实施，感到非常开心。他又对秘书说：

“玩七国怕里林妈姆……”

秘书忙拿起电话，向全市公民发布玉兔市长的第二号命令：



“从今天起，全市人民的食物一律改为胡萝卜或胡萝卜制品。其他一切食物禁止生产。”

“律他格外城颐岷蒲桃……”玉兔市长又发布了第三号令。

“把所有楼房都改成平房，一座六层楼可以改成六座平房，扩大住房面积。”翻译头上冒汗了。

玉兔市长讨厌高楼，他看不见上边。所以他要将楼房都改成平房。

发布完三项命令，玉兔市长偕夫人回到别墅闹新房去了。

第五章

玉兔市长的三项命令都在贯彻执行，最先完成的是把红灯换成绿灯。

在全市最大的十字路口，四辆公共汽车相撞，死亡者不计其数。

警察忙给急救站打电话，要急救车。

急救车开到半路就同一辆大卡车撞上了，医生从玻璃窗里飞了出去，挂在树上下不来。

其他的路口有的撞车，有的堵塞，不到半小时，全城的车辆都停在路面上，进退不得。

伤员们历尽艰难总算被送进了医院，可大多数医生都被困在路上，无法上班，值班医生决定先给重伤者做手术，遗憾的是停电了——发电厂的工人也上不了班。

全市的垃圾越堆越高——清洁车寸步难行。水也断了，粮也断了……

唯一兴奋的是孩子们，他们可以不上学了，太好玩了。这么多车停在路上，就因为红灯改成了绿灯！

“我觉得我家的波斯猫也能当市长。”一个外号叫小鸭梨的男孩对伙伴们说。

“对，波斯猫当市长发布的命令可能比兔子还好玩。”一个外号叫土豆的男孩同意。

“咱们悄悄把波斯猫和兔子换了。”小鸭梨提议。

“我认识市长别墅，咱们现在就去。”土豆急不可待。

小鸭梨和土豆把波斯猫藏在书包里，小鸭梨对波斯猫说：

“你别叫，我们送你去当市长。”

波斯猫一听说让它去当市长，老实得一声不吭。

小鸭梨和土豆来到玉兔市长的别墅。大门



紧关着。

“咱们翻后墙进去。”土豆小声对小鸭梨说。

小鸭梨和土豆绕到别墅后面。

“我驮着你。”土豆蹲在地上。

小鸭梨踩着土豆的肩膀爬上墙，再把土豆拉上来。

院子里静悄悄的，市长的服务员们都赶回家去处理家中发生的紧急情况了。

小鸭梨和土豆蹑手蹑脚地来到一座小门前，土豆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再用手轻轻拧开门把，门露出一条小缝儿。

这是厨房的后门。

小鸭梨和土豆看看厨房里没人，钻了进去。厨房里堆着好多胡萝卜。

一阵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

土豆挨着小鸭梨躲在门后，小鸭梨最怕波斯猫叫。

脚步声过去了。

土豆从门后探出头来，他看见走廊两旁都是门，不知玉兔市长住哪间屋子。

“我找左边这排房子，你找右边那排。”土豆小声对小鸭梨说。

小鸭梨和土豆猫着腰来到走廊上。土豆沿着左边的门一边听一边走。小鸭梨侦察右边的房间。

在左边第三个门口，土豆听到里边有打呼噜的声音。

土豆朝小鸭梨招招手。小鸭梨凑过来。

“你听，打呼噜呢！”土豆趴在小鸭梨耳边说。

小鸭梨轻轻推开门，果然，玉兔市长正躺在席梦思床上酣睡。屋里没人。

小鸭梨和土豆潜入市长的寝室，小鸭梨把门反锁上。

土豆把沙发扶手上的毛巾拿起来，蒙住玉兔市长的脸，然后揪住玉兔市长的两只长耳朵把他从床上拉起来。

小鸭梨从书包里放出波斯猫，拍拍它的头，说：“由你接任本市市长，大学又该设猫语专业了。”

波斯猫学着玉兔市长的样子躺在床上。

土豆把玉兔市长塞进书包，系好书包带。玉兔市长在书包里左踢右撞。小鸭梨使劲打了书包一下，兔子老实了。



第六章

小鸭梨和土豆把玉兔市长劫持到家里，小鸭梨打开书包，揪着玉兔市长的耳朵把他从书包拽出来，放到地上。

玉兔揉揉眼睛，一看面前是两个毛孩子，火了："驴西满湖叶山八石！"意思是"你们胆敢绑架我！"

小鸭梨和土豆看见兔子说话，觉得开心极了，拍着手哈哈大笑。

玉兔愣了，他觉出这两个孩子不买他的帐。

"莫嘎律斯气！"玉兔又蹦出一句。意思是"我是从月宫来的！"

小鸭梨和土豆笑得更欢了。

土豆顺手从床下拽出一个铁笼子，小鸭梨把玉兔塞进了笼子。

玉兔明白自己的好日子结束了，它弄不清楚为什么大人器重它而孩子们还拿它当普通的兔子看。

"明天把它送到学校动物小组去。"小鸭梨说。

“那咱们动物小组就成了市长退休疗养院了。”土豆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快打开电视，看看咱们的波斯猫市长怎么改变红绿灯。”小鸭梨说完打开电视机开关。

再说小鸭梨和土豆离开市长别墅后，波斯猫躺在床上养神。

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跑来向市长汇报交通混乱情况，翻译在大门拦住他。

“玉兔市长在休息。”翻译说。

“我有急事。整座城市都乱了，必须请市长从速处理。”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说。

“你在客厅坐会儿，我去看看市长醒了没有。”翻译说。

这时，市长夫人来到会客厅。她俨然一副第一夫人的派头，看都不看那工作人员一眼。

“夫人，请问市长醒了吗？”翻译毕恭毕敬地问。

“有急事吗？”夫人眼皮不抬。

“是的。”工作人员直弯腰。

夫人转身朝市长寝室走去。翻译跟在后边。

夫人和翻译走到市长床边时，呆了。怎么，玉兔变成了波斯猫？



"石石巴巴果果喵喵……"波斯猫说话了，是猫语，翻译不懂。

夫人的大脑迅速判断着：玉兔是猫装的？猫是玉兔变的？干脆甭管他，只要能当市长夫人，嫁兔嫁猫都行。

翻译也急了，猫语他不会！眼看着饭碗要砸，他忙央求波斯猫：

"市长，我学外语可快了，千万别另找翻译，我保证两天内学会。"

工作人员躲在门口往里窥视，当他看清市长变成一只猫后，撒腿就往外跑，这可是特大新闻！

整个城市都轰动了——来自月宫的玉兔原来是一只波斯猫装的！市民们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他们成群结队来到市长别墅前，要求处决那只行骗的猫。

交通事故死难者的家属向法院起诉，要求制裁波斯猫。市长的岳父向法院控告，说波斯猫欺骗了他女儿的感情，并要求法院判决他女儿离婚。全市公民联合起来控告波斯猫冒充月宫来的玉兔，盗用上天的旨意，滥发命令，扰乱城市的秩序……

翻译控告波斯猫说的兔语语法有毛病，不

规范。市长夫人控告波斯猫把她从民间抢来，强迫成亲。

正当警察要把波斯猫扔进囚车时，小鸭梨和土豆把玉兔送来了，他们不忍心让波斯猫当替罪羊。

“把波斯猫放了，给你们市长！”小鸭梨说。

人们愣了，波斯猫并非诈骗犯，玉兔市长回来了！

小鸭梨和土豆抱着波斯猫回家了。

玉兔还能继续当市长吗？



雪兔



路路是一只黑兔。他恨自己的肤色。

森林里只有路路一只黑兔，白兔们不跟他玩，就因为他肤色黑，路路从小就喜欢一只叫冉冉的白兔。冉冉性格温柔，走起路来姿态特别好看。路路经常躲在大树后边看她。有一天，路路在草丛里碰见了冉冉。

“你好。”路路心使劲跳。

“……”冉冉见是黑兔，没吭声。从小爸爸就告诉她，白兔比黑兔高贵。路路给冉冉让开

路。冉冉头也不回地走了。

路路连做梦都想把自己的肤色变成白色，不为别的，就为能同冉冉说几句话。可他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事。没有希望的生活是痛苦的。

冬天到了。一天夜里，天上飘起鹅毛大雪，转眼间就把山林染白了。

睡在草丛里的路路的身上挂满了雪花。清晨，路路惊喜地发现，自己变成了白兔。路路兴奋极了，虽然他知道太阳一出来，身上的雪就会融化，但他只要能同冉冉说上几句话，他就满足了，路路祈祷太阳晚些出来。

路路小心翼翼地朝白兔居住的地方走去，他生怕碰落了身上的雪花。

上帝真会安排。路路没走多远，就看见冉冉在两棵大树之间玩雪。

“你好。”路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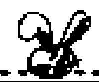
“你好！”冉冉见是一只白兔，友好地说。

“咱们一块儿玩行吗?”路路谨慎地试探。

“当然可以。”冉冉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我是从别的森林来的。”路路不得不撒谎。他认为自己是在撒真诚的谎。不坏。

冉冉和路路一边玩一边聊天。冉冉真喜欢路路，喜欢他的性格，喜欢他的幽默。



路路呢，更是感到甜美，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比白兔差，这从冉冉兴奋的程度上就能判断出来。

太阳终于无情地从山后露出了通红的脸庞，树枝上的雪花开始变成水珠坠落进泥土。

路路明白自己的真面目马上就要暴露了，他不愿破坏这美好的场面。

“再见了！”路路说。

“再玩一会儿不行吗？”冉冉央求。

“我还有事，以后来玩。”路路又说谎了。这回是神圣的谎。

“我等你。”冉冉依依不舍地说。

路路走了。

几天后，路路又碰见了冉冉。

“你好！”路路情不自禁地问。

“……”冉冉一看是黑兔，不理他。

路路心里感到凄凉。

从此，路路天天盼着下雪，可整整一个冬天再没下第二场雪。

后来路路听说，冉冉失踪了。有人说她去别的森林找一只叫路路的白兔，也有人说她在半路上遇到了狼的袭击。

路路恨那场大雪。

狼窝里安了窃听器



一、一辆抛锚的汽车给哥拉家族带来希望；族长使用“调虎离山”计智取窃听器

居住在白塔山上的几十只兔子同属于哥拉家族。哥拉家族祖祖辈辈定居在白塔山上，按兔家族繁衍的速度来推算，哥拉家族的数量早该逾万了，可至今哥拉家族的成员非但没有



增加，反而日趋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居住在白塔山下的狼家族。

哥拉家族对山下的这个邻居可谓深恶痛绝。这窝狼时常来偷袭兔家族，三天一小扰，五天一大扰，少则抓走一两只兔子，多则绑架四五只兔子，闹得整个哥拉家族日夜不宁，闻狼色变。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十年，无法改变。

一天，一只兔子气喘吁吁地从外边跑进兔窝。同胞们以为狼来了，纷纷拿出跑的架势。

“从哪个方向来的?”族长哥拉问。

“不是……狼来了……给……”兔子递给族长一张五颜六色的纸。

“这是什么?哪儿来的?”族长接过纸问。

“山下的路上有辆汽车坏了，停在那儿。车上装的都是纸箱子，这是我从箱子上撕下来的。”那兔子说完擦汗。

大家围过来看那纸。

原来是一张产品说明书。

族长一边看一边喜上眉梢。

“什么东西?”远处的兔子们问。

“这是一张窃听器的使用说明书。”族长兴奋得扬扬手中的纸，“咱们可以摆脱狼的袭击啦!”

“真的？”

“不可能吧？”

“怎么摆脱？”

“……”

兔子们七嘴八舌。

“这上边说，只要将窃听器的窃听装置安放在敌人的住处，咱们守着监听装置，在家里就可以听见敌人说什么。”族长眉飞色舞，“咱们把窃听器安在狼窝里，不就知道狼的行动计划了吗？”

兔子们乐了，他们遗憾怎么早不知道世上有窃听器这玩意儿。

“现在咱们去那汽车上弄一台窃听器来！”族长说。

兔子要想从人的汽车上弄点儿货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二、勇士携带窃听器出发前往狼窝，族长奖给他三根胡萝卜外加白菜一棵

警察局买了一车窃听器，汽车走到半路坏



了，司机和押车的警察正忙着修车。

“真倒霉！”司机一边修一边发牢骚。

“这车也该换了。”警察给司机递工具。

一只瘸腿兔子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看见了吗？”警察冲司机努努嘴。

司机点点头，不动声色。

“你从左边出击，我从右边，抓住它。”警察说。

“预备——冲！”司机大喝一声。

警察和司机同时跳下汽车，朝兔子扑过去。

兔子把警察和司机引进丛林中。

埋伏在车旁的兔子们爬上汽车，大家齐心协力，扛走了一箱窃听器。

当瘸腿兔得到同伴给他的信号后，立即恢复了正常的行走姿态，遛之大吉。撇下警察和司机站在树林里发呆。

兔子们把纸箱扛进窝里。

族长亲自打开纸箱，满满一箱窃听器！

“这么多！”

“这么小！”

兔子们开了眼，他们被人类的智慧惊呆了。

“怎么才能把窃听器安放到狼窝里去呢？”一只兔子提醒同胞。

兔窝里顿时安静下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谁去？”族长威严地巡视家族的每一位成员。

“我去！”装瘸腿的兔子自告奋勇。

大家感激地看着这位大胆的同胞，谁都清楚，这是有去无回的差事。

族长奖给勇士三根胡萝卜和一棵白菜。

勇士吃完后，装上一台窃听器，出发了。

三、狼吞食窃听器；勇士的胞弟继承遗志；狼窝里安上了窃听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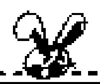
兔子们在窝里围坐在监听器旁，聚精会神地听那位勇于献身的同胞的脚步声。

“他过小河了。”不知谁说。

“绕过那棵老槐树了。”

“接近狼窝了！”

大家屏住呼吸。仿佛自己站在狼窝跟前似的。



脚步声消失了，显然，同胞犹豫了，只听见他的心脏发出“嗵！嗵！”的响声。

“别后退！”

“为了大家！”

“我们永远记着你！”

兔子们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们顾不上同胞听不见他们的喊叫，纷纷告诫他。

突然，一阵狼叫从监听器的喇叭里传出来。接着是一阵奔跑声，撕叫声，兔同胞的惨叫声。

从声音上判断，是几只狼在同时向兔同胞进攻，他们互相争夺着兔肉。

兔子们一只只像木头兔一样伫立在地上，听着同胞的惨叫声渐渐消失。喇叭里传出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

“什么声？”族长用颤抖的声音问。

“窃听器掉进水里了？”有兔猜道。

“准是狼连同窃听器一起吃进肚子里了。”一只想象力丰富的兔子判断。

监听器同时又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大家确信这是狼的肚子里正在消化同胞兔肉的声音。

不知是谁先堵上了耳朵，大家都陆续堵上

了，谁也不忍心听这种声音。

往狼窝里安窃听器的第一次行动失败了。

光荣牺牲的兔子的弟弟愿意完成哥哥未竟的事业，他带上窃听器出发了。

狼们刚刚吃饱，他们把这第二只送上门来的兔子带进窝里，留着晚上再吃。

兔子趁狼们不注意，将窃听器塞在一块大石头下边。

兔家族终于在自己强大的对手狼的大本营里安上了窃听装置，他们能随时掌握狼的信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四、窃听器折磨兔子们；兔子们想入非非痛不欲生

“咱们再不用担心狼的突然袭击了，咱们能事先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和时间了！”族长向同胞们宣布。

兔子们一阵欢呼。

“静一静，咱们现在听听。”族长打开监听器的开关。



大家都竖着耳朵听狼窝里的动静。

“阿欠——”一只狼在打哈欠。

“吃饱了就犯困。”另一只狼说。

“今天这两只兔子也怪，怎么送上门来让咱们吃?”又一只狼说。

“送上门来还不好，你是捡了便宜卖乖。”

“咱们什么时候再去山上抓兔子?”

“后天下午吧。”

“行，就定在后天下午!”

什么，狼群后天下午来!兔子们慌了，尽管还有两天时间，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坐立不安过!

兔子甲想:“我会在后天下午死吗?”

兔子乙想:“被狼咬死时一定很痛苦!”

兔子丙想:“说不定我只能活两天了?!”

兔子丁想:“我从现在起到后天下午不能睡觉!”

族长想得更多:“万一我死了，谁当新的族长呢?他们会怀念我吗?他们是真拥护我还是假拥护我呢?……”

狼们制定好计划后，呼呼睡大觉了。可这两天兔子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他们是在一分钟一分钟地算时间。有的兔

子嫌时间过得慢，这么仔细地研究思索自己的末日简直是活受罪。有的兔子嫌时间过得快，他们断定自己跑得慢，后天下午准死，他们在一秒一秒地“享受”这生命是最后时刻。

由于事先有了准备，到了后天下午，狼发动突然袭击时，没有一只兔子遇难。

可兔子们并不兴奋，要知道，这两天他们是怎么挨过来的呀！比死还难受。

族长又打开了监听器。

“今天下午这帮兔子怎么了，一个个跑得无影无踪！”一只狼说。

“明天中午再去！”狼群的头儿说。

兔子们又开始经历磨难了。有的想象自己被狼抓去的场面，有的想象自己被狼撕扯的惨状，有的想象自己被狼吸光了血的躯体。他们一个抱着头蹲在地上，痛不欲生。

族长更是痛苦，他注视着自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想象着其中的某一位会接替自己当新的族长，说不定还会推翻他立下的族规，制定新的族规……

在第五天中午，兔子们虽然又一次成功地逃避了狼的袭击，但他们感到比被狼吃了还累。



五、兔家族面临一个星期的煎熬；狼群见了兔子不吃

当族长的手又伸向监听器时，众兔子一齐跪下了：

"请求族长，千万别再开那玩意儿了。"

族长本来也在犹豫，他立刻把手缩回来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只兔子说：

"一会儿如果狼来偷袭，可就把咱们堵在窝里了！"

大家惊慌起来。

"快打开窃听器！"

"快！"

"还是事先知道有准备好！"

族长打开了窃听器。

窃听器告诉兔子们，狼过一个星期才来！

"天哪，干吗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可怎么熬呀！"

"……"

“……”

兔子们撕着自己的耳朵，歇斯底里地叫着，跳着。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这漫长的一个星期。用整整一个星期来琢磨自己的生死问题，兔子们的神经承受不了了。

一只兔子开始诅咒窃听器了，所有的兔子跟着骂起窃听器来。可没有谁去砸了窃听器，谁也不愿失去提前知道狼袭击的机会。

一个星期后，狼来了。他们惊讶地看着一窝饿死的兔子，还发现了一台能听见狼窝里的声音的窃听器。

狼们不明白，兔子们有了如此先进的预警设备，怎么反倒死了呢？

狼们耍开了心眼儿，他们没吃死兔子，怕有毒。

哥拉兔家族从白塔山上消失了，他们总算对得起祖先，没有把祖先留给他们的肉体喂狼。

哥拉家族灭亡后，狼家族没有了食品来源，也日渐衰落。



无尾大侠



第一章

命运开始捉弄他了，可他一点儿预感也没有。

他的名字叫布克，是老鼠世界的一名普通公民。他同自己的家族一起居住在一座粮食仓库里。他们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惊险和曲折，但

也有无穷的乐趣。布克喜欢自己的同胞，他和他们在一起时感到幸福，布克害怕孤独。

最近一段时间，仓库里戒备森严，到处是老鼠夹子和猫。三天来，老鼠家族已经有五名成员遇难，大家再也不敢出去弄食物了。

库存的食物已经吃光了，老鼠们饿得四肢发软。

“我出去弄点儿吃的。”布克不甘心就这样饿死。

“太危险，听咱们的邻居黑眼球说，全城都在灭鼠。”布克的哥哥说。黑眼球是居住在糖果店里的另一个老鼠家族的成员。

“咱们不能等死。我去找些食物。”布克下了决心。

食物对家人的诱惑太大了，同胞们同意让布克去冒险。

天黑了，布克悄悄钻出洞，他溜到了仓库外边。仓库里布满了老鼠夹子，他不敢在仓库里找食物。

布克沿着一条他经常走的秘密小路来到街上。在一堆垃圾筒旁，他闻到了香味儿。

布克咽了一下口水，他躲在阴影里仔细观察垃圾四周，没有可疑的迹象。

布克蹑手蹑脚走到垃圾筒旁，他看见一个破盆旁边有一包油糊糊的纸，香味儿就是从纸包里发出的。

他在纸包旁停下来，认真地分析这是不是陷阱。纸包挺大，里边不可能是满满一包吃的。如果有危险，肯定就藏在纸包里。布克判断。

他转身想走，香味儿又把他勾回来。他实在太饿了。布克决定冒一次险。

他一寸一寸地向纸包逼近，香味儿越来越浓，布克将手伸进纸包，就在这同时，纸包突然弹起来，布克明白中计了，他转身想跑，已经晚了。隐藏在纸包里的带网的夹子将布克生擒了。

从旁边的楼房里钻出一个人，他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走到垃圾筒旁边，弯腰拾起老鼠夹子。

布克恐惧地盯着他。这人 30 多岁，个子偏低，尽管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布克还是感觉到他身上浸透着一股土气。

他和布克的眼光对视了两秒钟，冷笑了一声。布克打了个哆嗦，他的蓝领带给布克留下的印象很深，不知为什么。

蓝领带拎着老鼠夹子走进楼房，看样子是

他的家。一个女人在看电视。

"又逮着一只。"蓝领带举起老鼠夹子。

"一共多少只了?"女人问。

"你数数。"蓝领带说。

女人从沙发上站起来,她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牛皮纸口袋,往地上一倒。

布克眼睛瞪圆了,他感到血往头上涌,全身冰凉。

从纸口袋里倒出了数百条老鼠尾巴!

"一五、一十、十五……"女人用一根木棍数着。

"多少?"蓝领带问。

"加上刚捉的这只,一共137条。"女人说。

"一条卖五毛钱,就是……"蓝领带心算。

"拿这个。"女人递给丈夫计算器。

噼哩啪啦一顿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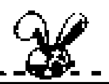
"69块!"蓝领带眉飞色舞。

"再抓两只,凑70整。"女人兴奋地说。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的领导先想出这交老鼠尾巴的主意的,真伟大!"蓝领带说。

"该给他提成。"女人说。

渐渐地,布克听明白了。现在全市在开展灭鼠运动,一些单位规定每位工作人员要交五



条老鼠尾巴，以表明你消灭了五只老鼠。逾期不交，扣发奖金。可并不是人人都能抓住老鼠的，于是自由市场上就出现了卖老鼠尾巴的贩子。蓝领带就是老鼠尾巴贩子。

布克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了。

“先把这只老鼠放进水池里淹死。”蓝领带吩咐女人。

“要是把老鼠都灭光了，咱们还怎么发老鼠财？”女人忽然想到了新问题。

“这……”蓝领带也感到自己目光太浅。

“咱们别把它弄死，就把尾巴割下来，然后把它放了。”女人智商不低。

“真有你的！”蓝领带亲了女人一口。

“干吧。”女人递给丈夫剪刀。

蓝领带把布克从网子里拿出来，右手操纵剪刀夹住了布克的尾巴。

布克使劲儿扭动身体挣扎，只听“咔嚓”一声，布克疼得昏了过去。

第二章

布克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垃圾筒旁边，天已经蒙蒙亮了。

他动了一下身体，屁股上传出阵阵疼痛，布克感到腿发软，站不起来。

只要天一亮，布克就没命了，他很清楚这一点。布克想起了自己的同胞，他身上有了力量。

布克忍着疼痛站起来，朝自己的家走去。这段路显得真长。

他终于在天亮之前回到了家里。

看见布克回来了，同胞们围上来。

"弄到吃的了吗？"

"外边风声怎么样？"

"食物在洞外吗？"

"……"

布克摇摇头。看见自己的同胞，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亲切和踏实。

布克的哥哥发出了惊叫：

"布克，你的尾巴呢？"

大家都绕到布克身后，看他秃秃的屁股。

"被人给剪了……"布克委屈地说。

"剪了？你是怎么回来的？"布克的爸爸问。

"那人放了我。"布克抽泣起来。

"放了你？"妈妈大吃一惊。

人抓住老鼠还会放了？谁也不信。



老鼠们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

“别是布克给人类当了密探吧？”

“人怎么会放他回来呢？太可疑了。”

“秃尾巴老鼠，多给咱们家庭丢人！”

“咱们不能让他留在家里！”

布克预感到不妙。

哥哥走过来，说：

“我们家族不能收留没有尾巴的老鼠。”

“怎么是收留？我本来就是这个家的成员。”布克慌了。

“你肯定同人类有协议，要不人干吗放你回来？”爸爸严厉地质问儿子。

“真的没有！”布克申辩。

“从今天起，你不是我们家的成员了！”哥哥凶狠地甩过来一句话。

“不，我是！不！不！！”布克大声喊着，泪水蒙住了他的眼睛。

几只老鼠过来架起布克往外拖。

“妈妈，别轰走我！”布克绝望地看着妈妈。他知道只要一出去，等待他的就是死亡。

“我不是你妈妈。”妈妈一扭头。

布克被拖出洞外，当他回身往洞里跑时，发现洞口的门已经堵住了。

仓库外边传来几声猫叫。

仓库里开始有人走动。

呆在这儿，用不了五分钟就会被人或猫发现。

“干脆死了好。”布克想。

说来也怪，越是不容易活就越是想活。布克决定冒险出去投奔他的未婚妻家。

布克的未婚妻家是开饭馆的。他家居住在人类的一座饭馆里，于是也模仿着人的样子在老鼠世界开了家饭馆。布克的未婚妻叫点子，点子的爸爸看中了布克家有吃不完的粮食，能给他的饭馆提供货源，于是就同布克的爸爸攀了这门亲事。

按照两家商定好的日期，再有一个月，布克和点子就要结婚了。

布克只有投奔点子家这一条路了。大白天去点子家，成功率极低，布克没别的办法。

布克绕过一个老鼠夹子，躲到粮袋后边，窥视门口。

门口人来人往，搬运工们推着小车往外运粮食。

“走出去是不可能的。”布克想。

一辆小车停在布克身旁那堆粮袋边上，搬



运工往车上装粮袋。

布克灵机一动，他钻到小车下边，抓住底盘上的一根钉子，身体紧贴在车底盘上。

车子来到库房外边，当经过一片草地时，布克松手落在草地上。小车过去后，布克借着草丛的掩护离开了仓库。

经过千难万险，布克终于来到了点子家。

“布克，大白天你怎么跑来了？”点子见到布克，吃了一惊。

“我……”布克不知从何说起。

点子的父母从里屋出来。

“你的尾巴呢？”未来的丈母娘问。

布克抽泣着把丢掉尾巴的经过以及家人把他轰出来的事都说了。

“请你们收下我吧。”布克恳求道。

点子和父母对视了几秒钟。

“我的女儿不能嫁给没尾巴的老鼠！”丈母娘先开口了。

“对，太荒唐了！”老丈人紧跟。

“这……”布克慌了，他看着点子，“点子，你……”

点子白了布克一眼，转身进里屋去了，身后甩来一句话：“丑八怪！”

“点子！点子！！”布克想追上去。

“站住，还往哪儿进？”点子的四个哥哥出马了。

布克恐惧地站住了。

“出去！”点子的大哥一字一句地说。

“我和点子的事？”布克心头还存着一线希望。

“吹了！”点子的二哥一挥手。

“除非你马上长出一条尾巴来。”丈母娘挖苦女婿。

布克不是壁虎，他长不出新尾巴。

“让我呆到晚上再出去行吗？”布克乞求。

“不行！”大家异口同声。

布克被推了出去。他走投无路了。

一个行人最先发现了布克，他大叫起来：

“老鼠！老鼠！打老鼠呀！”

“在哪儿？老鼠在哪儿？”

“在那儿！台阶旁边！”

“打呀！”

“堵住它的路！”

整条街上的人都加入了追打布克的队伍。人们喊叫着奔跑着。

布克抱头鼠蹿。他一会儿钻进售货车下



边，一会儿躲进花坛，无论他藏到哪儿，都被人们轰出来。

布克的胆被吓破了，他只感到天昏地转，日月无光，满眼是人，满耳骂声。

包围圈渐渐形成了，布克无路可逃了。

布克的右边是一个小男孩，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布克硬着头皮朝小男孩跑过去，小男孩举起了扫帚。

就在一刹那间，男孩子同布克的目光接触了。布克眼中那绝望、乞求、恐惧的神色使男孩子心头一震，他一抬腿，放布克过去了。

布克来不及细想，他拚命跑进一条胡同，直跑到两腿抽筋，才一头倒在一堆破砖头后边。

不到一天时间，布克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因为少了一条尾巴！布克恨那个割掉他尾巴的贩子，恨他的那些六亲不认的同胞，恨点子和她的家人。

布克决定复仇。

第三章

碎砖头里有半根胡萝卜，布克狼吞虎咽地

吃了它，恢复了体力。

天黑后，布克从碎砖头堆里跑出来，他屁股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

这天夜里是阴天，没有月亮和星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为布克的行动提供了方便。

布克经过一个院落时，听到有声音叫他。

“帮帮忙，救我出去行吗？”从院子里传出来的声音。

布克忙闪在一棵小树后边，探出头往院子里看。

一个铁笼子里关着一只灰兔子。

“救救我！”灰兔子朝布克这边喊。

布克判断这不是陷阱后，轻轻来到铁笼子旁。

“怎么回事？”布克问。

“这家的主人今天从野外把我抓来，明天早晨就要杀了我吃肉，求求你帮忙放我出去。”灰兔子恳求道。

布克一眼看见兔子几乎没有尾巴，他可怜起兔子来。

“行，我帮你。”布克答应了。

笼门是用铁丝拴上的。



布克弄不动铁丝，只得用牙咬。

灰兔子感动地看着。

笼门打开了。灰兔子“蹭”地一下就钻出笼子，其动作之敏捷，是布克在城里从那些家兔身上从未见过的。

“快跑！”灰兔子招呼布克。

布克跟着灰兔子跑到安全地带。

“谢谢你！”灰兔子感激地对布克说。

“没什么。”布克直喘气。

“哎，你的尾巴呢？”灰兔子惊讶了。

布克把一天来的遭遇讲给兔子听。

“那个割你尾巴的人真坏。你的老鼠同胞更坏，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灰兔子忿忿不平地说。

“我要报仇。”布克斩钉截铁地说。

“我帮你。”灰兔子要报答布克。

“你？”布克一愣。

“你别小看我，我可比那些屁本事没有的家兔厉害多了。再说，我们兔子在人间名声比你们好，咱俩要是联手，准能干大事！”灰兔子智商不低。

布克的眼睛闪光了，他意识到自己同灰兔子联盟的意义了。

“行，干！”布克说。

“咱们先认识一下，我叫灰耳朵，你呢？”灰兔子说。

“我叫布克。”

“咱们都没尾巴，说不定500年前是一家呢！”

“真没准儿！”

“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无尾大侠。”

“对，无尾大侠！”

布克和灰耳朵结盟了，他们制订了复仇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布克的同胞。

第四章

布克和灰耳朵用了五天时间做准备工作。他们从商店里搞来了黑布条；在上边挖了两个窟窿，然后系在脸上，像真正的蒙面大侠。

灰耳朵又从木偶剧团找了几个木偶，有猫，有狗，有老鼠，他像戴头盔似的戴上其中的一个，装扮成猫、狗或老鼠，像极了。

一切准备就绪，复仇计划开始。

这天夜里，灰耳朵装扮成狗，驮着布克出发了。布克全身披挂，骑在灰耳朵身上，威风凛



凛。

他们大摇大摆走进仓库。

两只猫听见动静走过来。

“狗？”一只猫对另一只猫说。

猫怕狗，她们肃然起敬地冲狗致意。

“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睡觉？”灰耳朵装着狗的声音说话。

“我们在值班，抓老鼠。”一只猫汇报。

“哪里有什么老鼠？自己折腾自己！你们都出去，我要在这儿玩一会儿。”灰耳朵说。

“这……”两只猫对视了一下，她们觉得这狗走路和说话的样子都挺怪。还有狗身上的那个侠客，身上的气味儿对猫也挺有诱惑力。

“还不快滚！”布克大吼一声，拔出了宝剑——一把真正的袖珍宝剑，从工艺美术商店弄来的。

两只猫吓得逃出仓库。

布克指引灰耳朵来到老鼠洞跟前。

灰耳朵摘下套在头上的狗面具，换上老鼠面具，变成了一只大老鼠。

布克钻进自己的家。

“你是谁？干什么的？”布克的同胞们看见进来一个蒙面大盗似的东西，马上进入临战状

态。

“我是鼠王的大臣，特来传旨。”布克耀武扬威地按着宝剑说。

“鼠王！”大家一惊。一座城市只有一个鼠王，他们谁也没福气见过鼠王。

“冒充的吧？”布克的哥哥提醒大家。

“鼠王就在你们门口！”布克宣布。

“啊？！”大家又吃一惊。

一只老鼠跑到洞口往外一看，真有一只硕大无比的老鼠！

“真是鼠王！”那只老鼠跑回来说。

鼠王驾到，老鼠们诚惶诚恐。

“还不快列队迎驾！”布克厉声喝道。

老鼠们排好队，可没人敢先出去，怕猫。

“出去呀！”布克说。

“外边……有……猫……”布克的爸爸说。

“鼠王驾到，猫还敢逞凶吗？”布克捋捋胡子。

老鼠的心里踏实了，排着队钻出鼠洞。

布克的爸爸带头给鼠王跪下了，其他老鼠也都下跪。

“鼠王陛下大驾光临，我们全家不胜荣幸。”布克的哥哥说。



“嗯。”鼠王点点头，开始训话。“最近人间正在开展灭鼠活动，我们老鼠的处境非常危险。朕想出一个对策，能挽救老鼠家族。”

老鼠们喜形于色。

“每只老鼠都把尾巴割掉。”鼠王说。

“啊——”众鼠愣了。

“割尾巴？”布克的妈妈以为听错了。

“对，割尾巴！人间现在收缴我们老鼠尾巴，只要把尾巴都交上去，他们就以为老鼠都被消灭了。”鼠王说完转过身子，“你们看，朕的尾巴已经割掉了。”

众老鼠一看，真的，鼠王已经带头把尾巴割了。再一看蒙面大臣的屁股，也没了尾巴。

老鼠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想起了布克。

“所有老鼠都割尾巴？”布克的爸爸不放心地问。

“当然。”鼠王点头。

“怎么割？”布克的妈妈问。

“用刀。”鼠王冲布克点点头。

布克将一把刀扔到地上。

“不打麻药？”布克的哥哥慌了。

“对。”鼠王说。

“快割！”布克下令。

“谁给我们割？”

“互相割。”布克说。

“这……”老鼠们为难了。

“按大小个排队，大个给小个割，最后一个再转过去给头一个割。”鼠王想出办法。

老鼠们还在犹豫。

“快！”鼠王发火了，他闷在假面具里憋得难受。

老鼠们吓坏了，忙按高矮排成队。

布克把刀递给个子最高的爸爸。

布克的爸爸攥住了个头仅次于他的大儿子的尾巴，另一只手举起了刀。

布克的哥哥闭上眼睛，咬紧牙关。

手起刀落。一声惨叫。尾巴断了。

布克想起自己断尾后遭家人驱逐的情景。他的眼角发湿。他恨自己的同胞，恨老鼠。

布克的哥哥忍着疼痛割掉了妈妈的尾巴，妈妈含泪断了女儿的尾巴——女儿素以尾巴漂亮而闻名于鼠界。

不到半小时，布克家的老鼠都没有尾巴了。



第五章

灰耳朵和布克的第二个目标是点子家。

这天深夜，点子家灯火辉煌。点子举行结婚典礼。点子的父母弄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居住在罐头食品厂的老鼠家庭的公子。

来参加点子婚礼的老鼠络绎不绝。点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站在门口欢迎客人。

新郎满面春风地给客人递烟。点子的父母和亲家寒暄着。此次能同居住在罐头食品厂的老鼠家族攀亲，对于点子家的餐馆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今后还得请亲家多多关照！”点子的爸爸说。

“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亲家母连连点头表示没问题。

“爸爸，来了位陌生客人要见您。”点子走过来对爸爸说。

“失陪了。”点子的爸爸冲亲家点点头，随女儿来到客厅。

化了装的布克站在客厅里。

“您是……”点子的爸爸觉得这老鼠有些

面熟。

“我是从外国来的老鼠，今天路过府上，正巧碰上公主结婚，特来祝贺。”布克说。

外国来的老鼠！还称点子是“公主”！

点子的爸爸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我觉得……”外国老鼠欲言又止。

“请直言。”点子的爸爸很想听外国老鼠的高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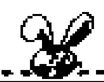
“凭公主的姿色，凭您的家产，这门亲事可有点儿亏呀！”布克惋惜地点点头。

“这……”点子的爸爸不知外国老鼠什么意思。

“我有位朋友，他们家族住在一座综合食品厂里，知道吗，综合食品厂！什么食品都有。他们家垄断了整个食品厂的食品，他是该家族唯一的公子。要是你有意把女儿嫁给他，我可以帮你们搭桥。”布克绘声绘色。

“真的?！”点子的爸爸兴奋了，他早就想同一家住在什么食品都有的地方的老鼠家族攀亲，省得有了罐头没有粮食有了肉食少了水果，谁让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就在外边，跟我一同来贵国旅游的。”布克说。



“那以后货怎么运到我这儿来呢？”点子的爸爸考虑周全。

“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垄断着我国至贵国的国际航线，以后每天用飞机给你运货，你能天天卖外国货，保准生意兴隆。”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女婿！”点子的爸爸拍板了。

布克带点子的爸爸来到外边的一棵大树下，见到了那只灰耳朵装的大老鼠。

“这么魁伟！”点子的爸爸脱口而出。

“人家吃得好呀！”布克加个注脚。

“他愿意吗？”点子的爸爸有点担心人家瞧不上自己又瘦又小的女儿。

“包在我身上。”布克走到外国巨鼠公子前小声说着什么。

“他同意了。”布克告诉点子的爸爸。

点子的爸爸一蹦一尺多高。

“你快把家门拓宽，让新郎进屋！”布克提醒点子的爸爸。

点子的爸爸连忙跑回家。

他迅速把家人召集起来，宣布了自己的新决定。

家人一阵欢呼，他们要开外国风味儿的餐

馆了。

点子的父母在儿子的保驾下，正式向亲家宣布退婚。

“这……”亲家懵了。

“你的儿子太丑，配不上我女儿！”点子的妈妈说。

“可她从没说过！她还一直夸他漂亮呢！”亲家母不干。

“他品质不好。”点子红着脸说。

“品质？品质好还叫老鼠吗？”亲家公急了，说出了诬蔑老鼠家族的话。

“什么，你个老不死的，敢骂老鼠！”点子的哥哥们一拥而上，把新郎和他的父母抬起来扔出了屋子。

客人们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都围过来看热闹。

与此同时，家门扩展了，足足能进一只猫。点子家顾不上安全了。

“迎新郎——”布克一声长音。

灰耳朵戴着大红花进屋同点子见了面。

客人们都夸点子的爸爸好眼力。

布克注意到，点子看灰耳朵时眼睛中露出的秋波，同和布克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布克还



注意到，点子同刚才那位新郎吹灯拔蜡时的表情同和布克吹灯时也一样。

“入洞房——”点子的哥哥们生怕这门好亲事有变，连忙宣布新郎新娘入洞房。

灰耳朵和点子进了新房。

大家在外边喝酒聚餐。

突然从新房中传出点子的惨叫声。

客人们觉出不妙，纷纷站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正常的，正常的！”点子的妈妈告慰客人们。

不一会儿，新郎官从新房里出来了。

“岳父大人，我现在就回国给您运食品来！”新郎对点子的爸爸说。

“太好了，快去快回！”岳父满脸堆笑。

布克和灰耳朵扬长而去。

“点子怎么不出来？”客人们问。

“大概正在更衣，我进去看看。”点子的妈妈走进新房。

“妈呀——”点子的妈妈成年后第一次喊妈。

大家涌进新房。

点子被自己的尾巴捆在椅子上，尾巴被割下来了。点子的身体下边浸着血。

第六章

一个星期以来，老鼠世界乱了方寸。人类和猫类都从未使老鼠世界这般混乱和恐怖过。

一大一小两位无尾大侠在老鼠世界神出鬼没，杀富济贫，手段出奇，方法不重复，来无影去无踪，弄得老鼠们惶惶不可终日。

鼠王不断接到报告，说是两个歹徒冒充他行骗。鼠王发了无数个通缉令，可就是抓不到无尾大侠。到头来，鼠王收到了一封恐吓信，是无尾大侠写的。信上说，如果鼠王再敢与他们作对，他们就要对鼠王下手了。

鼠王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其实色厉内荏，一封信就把他老人家吓住了，急忙悄悄地撤了通缉令。

无尾大侠更加有恃无恐了。

有点儿财产和地位的老鼠家族对无尾大侠怕得要死。

话说布克一家被无尾大侠断尾后，处境越来越遭。每当他们外出时，都要遭到同胞的嘲笑和戏弄。

“我受不了了，咱们得想办法！”一天，布克



的哥哥说。

“只有大家都没了尾巴，咱们才不会受歧视。”爸爸老奸巨滑。

“现在咱们就去割别的老鼠的尾巴！”妈妈也忍无可忍了。

布克全家出动，洗劫了邻近的一家老鼠——把他们的尾巴都割了。

那家老鼠也不甘忍受这耻辱，又去割另一家老鼠的尾巴。

转眼间，老鼠世界自相残杀起来，开始了互相割尾巴运动。

长着尾巴的老鼠不敢外出，否则随时有被无尾同胞断尾的危险。有的老鼠为了护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渐渐地，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无尾老鼠比有尾老鼠的数量多了，有尾老鼠处于劣势了。有尾老鼠们纷纷自行断尾。

蓝领带发了大财，他四处收集鼠尾出售。全城的公民都知道蓝领带出售鼠尾，纷纷前来购买，以便回去交给上司完成任务，确保奖金数额不变。

上缴到市灭鼠委员会的老鼠尾巴堆成了山。经过电子计算机精确计算，老鼠尾巴的数

量已同本市老鼠的数量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全城的老鼠都消灭了！

灭鼠委员会决定三天后召开庆祝大会，庆祝该城成为无鼠城。灭鼠委员会还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人士参加大会。

粮食专家提出，既然老鼠没有了，就不应该让猫再浪费粮食。于是，全城又开始了铲猫行动。不到两天时间，全城的猫都被处决了。

老鼠们看到冤家猫统统被人处死，兴奋得奔走相告。他们如果知道断尾有这么大好处，早就断了。

在全城召开庆祝无鼠城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每个老鼠家族的成员都收到一封无尾大侠写来的信。信上说，明天上午八点，全城的老鼠都去××地集合，若有不去者，后果自负。

老鼠们一看信的落款是无尾大侠，谁也不敢不去。第二天早晨，数万只老鼠来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他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再不用怕猫的袭击了。

庆祝无鼠城大会在市中心广场举行，主席台上坐着国外来宾和各级首脑。由于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无鼠城，所以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电视台向全球进行实况转播。



八点整，庆祝大会开始，乐队奏《灭鼠进行曲》。

正当市灭鼠委员会主席向来宾和市民汇报灭鼠经验时，只见会场上骚动起来。

“肃静，肃静！”大会主持人握着扩音话筒，像是要把话筒吃下去。

全场乱了。主席台上的人往下仔细一看，都呆了。

几万只没有尾巴的老鼠排着整齐的队形在一只巨鼠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通过主席台前方。

“这……”灭鼠委员会主席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主席台上的来宾们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还不快抓住它们。”灭鼠主席冲着台下的人们喊。

没人行动。见到这么多无尾老鼠结队而行，人们害怕。

来宾们笑着说着站起来离开了会场。

灭鼠主席这才知道自己受骗了。原来市民们是把老鼠尾巴割下来上交的。

灰耳朵率领众无尾鼠游行完毕后，同布克来到一个电话间。

灰耳朵爬上放电话的台子，拿起话筒。

“651774。”布克告诉灰耳朵灭鼠委员会的电话号码。

灰耳朵拨号。

通了。

“是灭鼠委员会吗？”灰耳朵问。

“对。”话筒里说。

“找灭鼠主席。”

“我就是。”

“向您报告一件事。”

“说吧。”

“咱们城市专门有一个人割老鼠尾巴卖，他住在××区×楼×单元××号。”

“真的？”

“你们可以去他家查查，他还藏着不少老鼠尾巴呢。不少市民知道他专卖鼠尾。”

“啪！”对方把电话挂了。

“走，咱们去蓝领带家看热闹吧。”布克对灰耳朵说。

第七章

灭鼠主席向警察报了案。十分钟后，警车



呼啸着开到了蓝领带家门口。

“你们……走错了吧？”蓝领带开门一看是警察，慌了。

警察递给他搜查证。

蓝领带脸色白了。

警察从蓝领带家搜出几百条老鼠尾巴和大捆的钞票。

手铐将蓝领带的左右两手联袂。

“我没犯法！”蓝领带嚷起来。

“你破坏灭鼠运动！”灭鼠主席厉声喝道。他恨死这个蓝领带了，是这个鼠尾贩子使他当众出丑。

“带走！”警察一挥手。

蓝领带被押上了囚车。

灰耳朵和布克躲在楼门口的花坛里，开心极了。

法院判处蓝领带有期徒刑十年。蓝领带被投入监狱。

蓝领带来到监狱的第二天，灰耳朵和布克光临他的牢房。

“你好。”布克对蓝领带说。

蓝领带看看四周，没人呀。

“往下看。”布克提醒说。

蓝领带低头看见一只无尾老鼠和一只兔子。

“你还认识我吗？”布克问。

老鼠在人眼里都长得一个样，就像人在老鼠眼里也是长得一样。蓝领带认不出布克了。

“我就是你割掉尾巴后放走的第一只老鼠。”布克说。

蓝领带想起来了。

“你付出的代价不小啊。”灰耳朵在一旁插话。

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到牢房来看他，使蓝领带毛骨悚然。

布克既恨蓝领带又感谢蓝领带。是蓝领带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又是蓝领带使布克看到了自己的同胞的恶劣品质。还有，如果没有蓝领带，布克也不会认识灰耳朵，从这个角度，灰耳朵更感谢蓝领带。

“我吩咐我的同胞关照你。”布克对蓝领带说。

布克和灰耳朵给住在监狱的老鼠们下达了任务：每天没收监狱发给蓝领带的食物的三分之二。

每当监狱给蓝领带送饭时，几百只老鼠就



来抢他的饭。蓝领带已经瘦得几乎可以从铁窗上的铁栏杆缝儿里越狱了。

第八章

灭鼠委员会动员市民开展第二次灭鼠运动，这次灭鼠没有猫参加了，任务全部落在了人的肩上。

有关部门规定，全城无论大人小孩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全鼠(缺尾巴可以)一只，否则罚款三千元并将该市民所在单位命名为“最不卫生单位”。

市民们发疯似地找老鼠。各研究机构在一夜之间研制出了“超声波捕鼠仪”、“速效灭鼠器”、“红外线探鼠洞机”、“全方位测鼠器”、“横向跟踪老鼠机”、“核动力多功能无污染集团探鼠表”等等。

布克不心疼自己的同胞，“他们要是心眼儿好，落不到这个下场。”布克想。

“我想回家了。”一天，灰耳朵对布克说。他觉得城里闹得慌。再说，他也想家了。

“我跟你去。我也不想在城里呆着了。”布克离不开灰耳朵了。

“太好了。”灰耳朵笑了，他也舍不得同布克分手。他是世界上第一只同老鼠交朋友的兔子。他很珍惜同布克的友情。

这天下午，灰耳朵和布克动身了。

他们走到一片小树林旁边时，看见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围着一个男孩子嚷嚷。

好奇心使布克停下来。

“咱们到近处看看。”布克对灰耳朵说。

他们悄悄接近那群孩子。

“咱们班就差你没交老鼠了，你想给咱们班脸上抹黑呀！”一个胖胖的男孩子用手指狠狠捅了一下中间那个男孩子的头。

“给全校抹黑！”一个女孩子尖着嗓子喊。

“快说，你为什么不交？小傻瓜！”

“你是不是和老鼠是亲戚？”

“瞧你那德性，连只老鼠都抓不住！”

“……”

“……”

布克突然愣住了。那被围攻的男孩子正是上次在大街上救了他的男孩子！对，没错，是他！

男女孩子们开始动手了，他们往“小傻瓜”身上吐唾沫，抡起书包打他的头，还往他身上



扬土……

“灰耳朵，那被打的孩子救过我。咱们得帮他！”布克急了。

“我把他们引走，你在这儿等我。”灰耳朵“蹭”地一下蹿过去，故意引起那帮孩子的注意。

“看，兔子！”一个男孩子先发现了。

“抓住它！”

“追呀！”

孩子们“呼啦”一下追灰耳朵去了。只剩下“小傻瓜”自己在原地抹眼泪。

“你还认识我吗？”布克来到“小傻瓜”身边。

“小傻瓜”吓了一跳，当他看清面前是只小老鼠时，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第一个念头是抓住它。

“你上次在大街上救了我，谢谢你。”布克感激地说。

“小傻瓜”认出布克来了，是上次他放走的那只老鼠！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抓老鼠的念头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是我的朋友灰耳朵把他们引走的。”布克说。

“兔子是你的朋友？”“小傻瓜”觉得好玩极了。

“是呀。就为了交不出老鼠，他们欺负你？”布克不理解人类之间也会互相欺负。

“嗯。”“小傻瓜”眼睛又无神了。

“我帮助你！”布克要报答救命之恩。

“你？”“小傻瓜”不知道这么小的老鼠怎么帮他。

“我和灰耳朵去治治那帮孩子！”布克咬牙切齿。

“治他们？怎么治？”

“你别管了，我们自有办法。”布克在转眼珠。

“小傻瓜”忽然感到布克和他的同伙本事很大，他想象着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治他的同学的情景，他背上直冒冷气。

“你不能害他们！”“小傻瓜”不同意。

“为什么？”布克问。

“不好。”“小傻瓜”只吐出两个字。

布克突然觉得自己看见了金子。

“再说，你就是治了他们。我还是交不出老鼠呀！”“小傻瓜”愁眉苦脸地说。

“这倒是。”布克想。



布克看着“小傻瓜”，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他要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帮助“小傻瓜”。

“你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回来该抓你了。”男孩子提醒布克。

布克心里一动，他想出了办法。在一瞬间，布克觉得自己变成了金子。

“你把我交了吧。”布克对男孩子说。

“什么？”男孩子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把我交出去，他们就不欺负你了。”布克一字一句地说。

“不！”“小傻瓜”坚决不干。

“你必须交！”布克往“小傻瓜”的书包里钻。

“小傻瓜”躲着。

灰耳朵跑回来了。

“布克，咱们走吧！”灰耳朵喊布克。

布克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灰耳朵。

灰耳朵感到自己没白交布克这个朋友。

“我不干。”男孩子还是不同意。

“灰耳朵，帮个忙，快把我弄死！”布克对灰耳朵说。

灰耳朵愣了。

“只有这样，他才会把我交上去。”布克说，

“你要是朋友，就帮帮我。”

灰耳朵的心都快裂了，让他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目的再崇高他也下不了手。

“我怎么不是老鼠呀！”灰耳朵扯着自己的耳朵。

“灰耳朵，多保重！”布克深情地看了一眼朋友，一头撞在树干上，昏过去了。

灰耳朵站在原地没动，他好像变成了化石，世界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小傻瓜”冲上去蹲下身子摇布克。

这时，同学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他们看见了“小傻瓜”手中的老鼠。

一位高个子男生冲上去抢走了布克。

“是我的喽！我表哥正没的交呢！”高个男生兴奋得手舞足蹈。

“噢——”

“噢——”

同学们跟着起哄。

“小傻瓜”发疯似地跑过去同高个男孩子抢布克，他的脸上布满了泪水。

高个男生推了“小傻瓜”一个跟头。同学们哈哈大笑。

灰耳朵看着这一切，他突然像老虎一样朝



那高个男孩儿扑过去。

可惜他不是老虎。

在灰耳朵还没咬住男孩儿手腕的时候，就被他踢翻在地。

当灰耳朵爬起来时，他看见自己处于包围圈的中心。四个男孩子的手中出现了弹弓枪。

灰耳朵小时候听爷爷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可上帝在创造同类动物时干吗弄出这么大的差别来呢？灰耳朵看着眼前这些剑拔弩张的男女孩子和泪流满面的“小傻瓜”，看着高个男孩手中的布克，他又想起了布克的父母和点子……

“不管上帝创造什么动物，准都是用两副模子。”灰耳朵想。

包围圈在缩小。

弹弓枪上的皮筋拉长了。

驯兔记



第一章

皮皮鲁七岁，刚刚从幼儿园大班毕业。他早就盼望上学了。

这天清晨，皮皮鲁老早就从床上爬起来，他把昨天晚上已经装了五遍的书包又打开，再重新装了一遍，然后背上书包在镜子前面走来



走去。

爸爸妈妈看着儿子上学这么兴奋，也很高兴。

“皮皮鲁学习成绩准不会错。”爸爸小声对妈妈说。

“嗯，这孩子聪明。”妈妈表示同意。

“鲁西西也不会差。”爸爸补充一句。

妈妈点点头。

鲁西西是皮皮鲁的孪生妹妹，也是今天上学。

“开饭喽——”妈妈招呼儿子和女儿。整个家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一顿丰盛的早餐。面包、黄油、煎荷包蛋、牛奶、香肠……

爸爸妈妈就像送孩子去拿博士学位一样隆重。

皮皮鲁和鲁西西津津有味地吃着。

“上学要听老师的话。”妈妈不吃，坐在一旁开导孩子。

“和同学搞好关系。”爸爸虽然拿着一片涂满黄油的面包，但顾不上往嘴里送。

皮皮鲁和鲁西西一边吃一边点头。

“变成好孩子。”妈妈说。

“变？”皮皮鲁一歪头，“我们现在不是好孩子吗？”

“当然是。但也不能说完全好，比如你吧，就太淘气。我们希望你越变越好。”妈妈对儿子说。

皮皮鲁似懂非懂。

早饭吃完了，爸爸妈妈送孩子们去学校。

学校门口挂着写有“欢迎新同学入学”的大红标语。校长和老师笑容可掬地站在校门口迎接新同学。

皮皮鲁被这气氛感染了，他心花怒放。他认定学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在这里能学到许多知识。他牢牢记着爸爸那句话：“你从这座学校毕业后，就能看爸爸书架上的那些书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被分在两个班。

皮皮鲁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从她第一次走进教室起，皮皮鲁就对她有好感。

“同学们好！”老师走进教室后对大家说。

“您好！”

“你好！”

“好——”

新同学们七嘴八舌。



老师笑了。

“我来教你们。”老师和蔼地说：“以后我走进教室，值班的同学就喊‘起立’，然后我说‘同学们好’，你们一齐说‘老师好’。”

“不说行吗？”皮皮鲁问，他不明白老师干吗强迫全班同学向她问好。

老师一愣，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不行！都得说。以后提问题要举手，我让你回答你再回答。回答问题要站起来说。”老师严厉地看了皮皮鲁一眼。

提问题还要举手？嘴长在自己身上，还要经过别人允许才能说话？说话还得站起来？

皮皮鲁感到茫然。

“我姓徐，你们就管我叫徐老师。”老师自我介绍。

“可以叫您的名字吗？”皮皮鲁问。他忘了举手和站起来。

“你怎么不举手？！”徐老师恼火了，她开始翻花名册，查皮皮鲁的名字。

皮皮鲁举手。

“你说吧，皮皮鲁。”徐老师记住了这个学生的名字。

“可以叫您的名字吗？”皮皮鲁重复了一

遍。

“不可以，不礼貌！”徐老师根本就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学生。

皮皮鲁觉得名字就是让人家叫的，他不明白老师干吗怕学生知道她的名字。

“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个班学习了。我希望同学们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认真学习，做一个好学生，好孩子。”徐老师语重心长。

皮皮鲁举手。

“又是你。什么事？”徐老师开始厌烦皮皮鲁了。

“什么叫好学生？”皮皮鲁问。

“听老师的话，听爸爸妈妈的话，学习成绩好，和同学搞好团结，就是好学生。”徐老师掰断了手里的一根粉笔。

皮皮鲁点点头，似懂非懂地坐下来。

“咱们现在选个班长。”徐老师的目光开始在全班同学中搜寻，她要找一个最老实最听话的学生当班长。

徐老师的目光停在皮皮鲁前边那个叫李小曼的女同学身上了。徐老师发现自从她进教室以来，这李小曼就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由李小曼当班长,大家同意吗?"徐老师开始民主选举。

同学们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李小曼是何许人也。

"李小曼,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徐老师说。

李小曼脸红了,她顺从地站起来。

"同意李小曼当班长的举手。"徐老师说。

除了皮皮鲁以外,全班同学都举手了。皮皮鲁不认识李小曼,不知道她是否配当班长。

"通过。从现在起,李小曼就是咱们班的班长,同学们要听从她的领导。"徐老师示意李小曼坐下。

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感到座位上有钉子扎他的屁股。他觉得教室里不像校门口那么畅快。

第二章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同学们已经渐渐熟悉了学校的生活。每天上课,下课,课间休息,放学……

徐老师耐心地培养着她的一班学生,努力

把他们往好学生好孩子的方向改变。

李小曼是全班最听话的学生，她遵守课堂纪律、努力学习。只要是老师说的话，她都牢牢记住，并严格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她能一字不差地把老师的讲课内容写到考卷上去。她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第一。

徐老师暗暗为自己的眼力叫好，她选对了班长。

皮皮鲁坐在李小曼身后。这天上自习课时，皮皮鲁无意中看了李小曼后脑勺一眼，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李小曼的两只耳朵正在缓慢地变长，向上方伸展。

开始皮皮鲁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看。

天哪，李小曼的两只耳朵越长越长，像兔子耳朵那样竖在脑袋的两侧。

李小曼显然还没发现自己耳朵的变化，她一边专心写作业，一边注意听教室里的动静。这是徐老师分配给她的任务——上自习课时监督同学们，有谁说话就报告老师。

“你们快看，看她的耳朵！”皮皮鲁喊起来。

“不许说话！”李小曼本能地制止皮皮鲁。



同学们都朝皮皮鲁看。

皮皮鲁用手指指李小曼的兔子耳朵。

同学们都愣了，怎么，李小曼的耳朵变得这么长？

李小曼一回头，吓了大家一跳。她真的变成兔子了，不但两只耳朵长，而且眼珠变红了，三瓣嘴，脸上还有毛。

“你……你……”皮皮鲁站起来直往后退，他认定这是怪物。

全班同学都慌了。

“你们不好好上自习课，我去告诉徐老师！”李小曼吓唬同学。

“你……你摸摸自己的耳朵。”皮皮鲁对李小曼说。

李小曼的右手刚触到自己的耳朵，她的脸色就变了。她忙举起左手摸另一只耳朵。

“妈呀——”李小曼惊叫起来。

一位同学递给李小曼一面小镜子。

李小曼只照了一下，就把镜子掉到地上摔碎了。

“我去叫老师！”皮皮鲁断定李小曼是中了什么妖怪的魔法，急忙往老师办公室跑去。

“怎么不敲门？”徐老师看着破门而入的皮

皮鲁说。

“徐……徐老师，不……不好了……”皮皮鲁上气不接下气。

“快说，怎么啦？”徐老师预感到事情不妙。

“李……李……小曼……曼中了魔法……”皮皮鲁语无伦次，最近他刚看了一部有关鬼的电视剧，还心有余悸呢。

“你说什么？中了魔法？”徐老师站起来。

“她……变……啦……”皮皮鲁眼前还浮现着那个穿着裙子的大兔子的形象。

“我去看看。”徐老师同皮皮鲁一同来到教室。

李小曼正趴在课桌上哭。

同学们见老师来了，忙坐好。

“李小曼，抬起头，我看看怎么啦？”徐老师问。

李小曼慢慢抬起头，一只大兔子呈现在徐老师面前。

徐老师看见李小曼变成了可爱温顺的兔子，兴奋得脸上放出了异彩，她万万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新生培养成了兔子，这是奇迹！过去，她起码得花一年以上时间。

“祝贺你！李小曼同学！”徐老师激动地说。



“祝贺我?”李小曼愣了。

全班同学都愣了。变成兔子是好事？！

“祝贺你成为我们班的第一个好学生！”徐老师拍拍李小曼的肩膀。

“可……可我这样子……”李小曼还是止不住抽泣。

“你这样子很可爱。温柔，顺从，不调皮捣蛋，不惹事生非，我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这个样子。”徐老师回到讲台上。

李小曼不哭了。

“同学们要向李小曼学习，早日变成她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徐老师语重心长。

校长闻讯赶来了。

“我看看，我看看。”校长一进门就嚷嚷。

徐老师让李小曼站起来。

“奇迹呀！奇迹！”校长摘了眼镜仔细看。“好，马上开全校师生大会，推广经验！”

徐老师笑了。李小曼恢复了先前的自尊，她坦然地接受全班同学对她的注视。

全校大会在大操场举行。

校长，教导主任，徐老师和李小曼坐在主席台上。

“今天，我们学校临时召开大会，是为了表

彰一位教学有方的教师和一位好学生。”校长握着话筒讲话。

台下的同学们看见了李小曼，一片议论。

“一（二）班的徐老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在教学和育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大家看看她培养出的学生。”

校长一边说一边让李小曼站起来走到台前。

台下一片笑声。

“笑什么？”校长厉声喝道，“李小曼同学严格要求自己，听老师的话，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她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我校的教育目标，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像李小曼这样！”

接着校长和教导主任向徐老师和李小曼颁发了奖状。

徐老师激动地发言。

她说，她要总结经验，争取把全班同学都培养成像李小曼一样的好学生。

坐在台下的皮皮鲁眼前总是闪现出那只穿着裙子的兔子。皮皮鲁不愿意变成兔子。

第三章

晚上，皮皮鲁把班上李小曼变成兔子的事



情讲给爸爸妈妈听。他相信爸爸妈妈听了准害怕，非得马上给他转学不可。

“太好了，你碰上好老师了。你得向李小曼学习。”妈妈说。

晴天霹雳。

皮皮鲁万万没想到妈妈希望他变成兔子。

“李小曼变成兔子了！真正的兔子！”皮皮鲁边说边把双手放到脑袋两旁做示范。

“我们希望你们变成听话的好孩子：不调皮，不淘气。”爸爸插话了。

皮皮鲁头一次感到爸爸妈妈是那么陌生。他们竟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兔子！

“你和鲁西西展开一个竞赛，看谁先变。”妈妈想出一个办法。

皮皮鲁心凉了。他没想到爸爸妈妈和徐老师的目标是一致的——把孩子培养成兔子。

皮皮鲁下定决心，坚决不变兔子，他要保持人的本来面目。当兔子就到野外痛痛快快地当，不在城里当。

从此，皮皮鲁开始了一场同老师、家长和同学展开的当与不当兔子的搏斗。

自从李小曼变成兔子后，班上又有两名同学变成兔子了。

这三位同学成了徐老师的骨干力量，分别担任班干部。他们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们利用耳朵长的优势，不放过班上任何同学的窃窃私语，时刻向老师汇报。他们利用比别人多一片嘴唇的优势，从事着班干部工作，说服同学赶快变兔子。

班上不少同学不愿意变兔子，他们或明或暗地反抗，皮皮鲁自然而然成了首领。

这天上课，徐老师出了道智力测验题：

一只皮球掉进了一个深坑里，怎么办？

李小曼像往常一样带头举手。

“李小曼。”徐老师叫她。

“用网子……”李小曼刚说了三个字，看见老师轻轻摇头，马上闭嘴。

“你想想再说。”徐老师示意她坐下。

通常，老师出的题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她事先准备好的那个。

另一名兔子同学举手。

徐老师示意他回答。

“往坑里倒水，让球漂起来。”兔子同学说。

“正确。”徐老师笑了，“还有吗？”

皮皮鲁举手。

“皮皮鲁，你说。”徐老师冲皮皮鲁点头。



“让爸爸再买一个。”皮皮鲁说。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

“皮皮鲁！”徐老师喝道，“又捣乱！”

“没捣乱呀！您不是问皮球掉到深坑里怎么办吗？与其费时间去掏，不如再买一个。您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皮皮鲁振振有词。

“胡搅蛮缠！”徐老师火了。

“您……”皮皮鲁不喜欢听徐老师嘴里说这种词。

“老师对还是你对？”徐老师问皮皮鲁。

“谁正确谁对。”皮皮鲁说。

“老师会不正确吗？！”徐老师头一次听学生说这样的话。她认为在学生面前，老师永远是正确的。学生对老师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没有争论的权利。

李小曼站起来了，说：

“同学们，老师多辛苦啊，每天站那么长时间。她的知识那么丰富，怎么会不正确呢？我们应该听老师的话。不能跟老师顶嘴。”

皮皮鲁不吭声了。他承认老师辛苦。有一天皮皮鲁把书包忘在学校了，他晚上来取书包，看见徐老师还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他打心眼儿里感激徐老师。可他不同意徐老师把同学

变成兔子的教育方针。

为了尽快把一(二)班变成全兔班，徐老师决定同家长取得联系——召开一次家长会，校内校外一起努力，早日改变班级的面貌。

第四章

皮皮鲁把开家长会的通知递给爸爸。

“你不会让我在家长会上丢人吧？”爸爸问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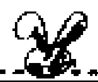
“变成兔子的同学才丢人呢！”皮皮鲁说。

“不求上进！”妈妈在一旁说。

“看看鲁西西，耳朵已经开始长了，你的耳朵怎么还那么小？”爸爸端详着儿子的耳朵，不满地问。

“还是咱们鲁西西有出息，看，脸上也开始长毛了。”妈妈搂着女儿夸奖道。

鲁西西正在完成着从人到兔子的转变。在学校，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在家里，爸爸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听话，顺从，是老师和家长对孩子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要求。从孩子一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他的个性磨掉、砍光，让他听话，听话，再听话。鲁西西不愿



意让大家说她是不听话的坏孩子。

皮皮鲁悲哀地看着正在向兔子转变的妹妹，他原想帮助她，但感到力不从心，他无法与学校和父母的力量抗争，他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皮皮鲁近来已经发现，妹妹变得爱吃胡萝卜和白菜了。

在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上，皮皮鲁的爸爸受到了徐老师善意的警告。

“皮皮鲁任性，坐不住，还讽刺已经变成兔子的优秀同学。如果不严加教育，后果不堪设想。”徐老师说。

“我一定在家里加强教育，一定加强教育。”皮皮鲁的爸爸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同那几个已经变成兔子的学生的家长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回到家里，爸爸同妈妈商量对策。

“今天在学校真丢人。”爸爸记忆犹新。

“幸亏我没去。”妈妈脸皮更薄。

“咱们得想想办法。”

“先让他在家里学会听话。”

“食物上也得变变。”

“多给他吃蔬菜，少吃荤的。”

“每天睡觉前给他按摩耳朵。”

“再把他的房间的墙壁涂成红颜色，让他的眼珠尽快变红。”

“咱们从今晚开始训练他听话。”

“行。”

剧本编好了。爸爸编剧，妈妈导演，两人合演。

晚上，爸爸叫儿子：

“皮皮鲁。”

皮皮鲁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

“你愿意让爸爸妈妈高兴吗？”爸爸问。

“愿意。”皮皮鲁知道家长会上老师不会说他好话，有所警惕。

“你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们高兴吗？”爸爸又问。

“听你们的话。”皮皮鲁掌握了真理。

“对呀！”妈妈没想到儿子这么聪明。

“你们生我，就是图着我听你们的话。”皮皮鲁补充一句。

“当然，也不全是……”妈妈觉得为这个目的生孩子显然说不通，“我们生你是为了，是为了……”

妈妈也弄不清是为什么了。

爸爸忙打岔：



"孩子就得听父母的话，要不怎么叫孩子呢？"

"我听。"皮皮鲁特老实。

"那好。只有看到你早日变成兔子，我们才放心。你听我们的话，快点儿变，好吗？"妈妈恳求儿子。

"变什么都行，就是不变兔子。"皮皮鲁露真相了。

"不变也得变。"爸爸口气变了。

"那你们去自由市场买只兔子养不就得了呗！"皮皮鲁说。

"那不是我们的骨肉！不会说人话！"妈妈急了，说出的话水平不高。

"那你们干吗不直接生兔子？"皮皮鲁问。

"我们要是直接生兔子，还要学校干什么？还要我们作父母的干什么？"爸爸也气昏了头，说起胡话来。

"反正我不当兔子。"皮皮鲁不喜欢兔子那股奴性，怯懦，竖着耳朵打听别人的事，还有红眼病。

"我们要强制你当！"妈妈说。

"这是为你好！"爸爸说，"以后每天给你吃十根红萝卜！"

“每天晚上按摩耳朵！”妈妈宣布。

做父母的，不能看着孩子走歪路。皮皮鲁的爸爸妈妈是有责任心的爸爸妈妈，他们不是那种生了孩子就完事的父母，他们有责任感。

皮皮鲁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他是那么渺小。面对着这么多人要他变兔子，他感到惶恐。

第五章

班上的形势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只有几个同学变成了兔子，大家还经常取笑他们。渐渐地，变成兔子的同学多了起来。

这天上课时，皮皮鲁眼瞅着他两边的刘明明和王彬的耳朵变长了，眼珠变红了。

接着，坐在他右前方的赵宏的耳朵也开始长了。奇怪的是赵宏光是左边的耳朵长，右边的耳朵还按兵不动。

皮皮鲁忍不住笑出声来。

“笑什么？”徐老师最头疼皮皮鲁。

“赵宏的耳朵。”皮皮鲁笑得弯下了腰。

同学们一看赵宏，可不是嘛，一只耳朵长，一只耳朵短。都乐了。



“别笑！”徐老师严肃地说，“这说明赵宏同学内心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原先是个调皮的孩子，现在他想变成听话的好学生，可顽固势力在阻止他变成好学生，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特殊的生理现象。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为赵宏同学鼓掌！”

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包括皮皮鲁在内。当然皮皮鲁是为了开心。

没想到这一鼓掌，把赵宏头上那只好不容易变长的耳朵吓回去了。

徐老师愣了一下，有些失望。

“赵宏，大家都期望着你，勇敢些！”徐老师给赵宏打气。

赵宏想放暑假时去南方玩——他爸爸许愿，只要他变成兔子，就让他暑假去旅游。他使尽全身力气变。太遗憾了，刚才好不容易变长一只耳朵，又被掌声吓回去了。徐老师疏忽了，兔子的优点就是胆小呀！

现在，赵宏同学站在课堂中间，满脸通红，憋足了劲儿，耳朵纹丝不动。他放了两个屁，又坐下了。

皮皮鲁笑出了眼泪。

徐老师瞪了皮皮鲁一眼，她让赵宏下课后

去她的办公室，给赵宏“吃小灶”，加速他的转变。

班上的同学变成兔子的越来越多。凡是变成兔子的同学，都受到老师的偏爱。他们放假时去夏令营玩，上学时受老师表扬。他们绝对服从老师的意志。他们特别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议论，竖着耳朵听。如果别人超过自己，他们就犯红眼病。他们害怕别人揪尾巴，所以尾巴长得很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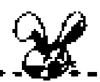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全班就剩皮皮鲁和梁果没变兔子了。

每当上课时，几十只兔子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就皮皮鲁和梁果两个人醒目地置身于兔子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和扎眼。

本来，徐老师的班是全校第一个把学生变成兔子的班。可现在，学校已经涌现出了三个全兔班。徐老师教的班落后了，就是被皮皮鲁和梁果拖了后腿。而梁果明显是受皮皮鲁影响。

徐老师决定对皮皮鲁和梁果开展一次强大的攻势，动员全班同学帮助他俩转变。

这天放学后，徐老师把所有兔子同学留下来。



“大家出出主意，看看怎样帮助皮皮鲁和梁果同学，他俩影响了我们全班的荣誉。”徐老师说。

“皮皮鲁没有自尊心，甘于落后。咱们应该帮助他建立自尊心。”班长李小曼建议。

“具体方法呢?”徐老师认为李小曼说得有道理。

“咱们想办法让他觉得自己长得难看。”李小曼说，“比如说，女同学都不理他，躲他远远的，时间长了，他就自卑了。”

“嗯。”徐老师点点头。

“咱们成立帮助小组，分别帮助他俩。”王彬提议。

“在墙上多贴些咱们兔子的画像，让他俩天天看，说不定也有作用。”

“学校也可以限期让他们变，如果过期还不变，就送工读学校或让他们退学。”

同学们七嘴八舌。

“好，从明天起，咱们班开展一个帮助皮皮鲁和梁果转变的活动。李小曼带一个组帮助皮皮鲁。王彬带另一个组帮助梁果。今晚我去他们两家家访，让他们的家长协助咱们。”徐老师信心十足。

晚上，徐老师来到皮皮鲁家。

“快请坐。”皮皮鲁的爸爸不好意思见徐老师，都四年级了，皮皮鲁还没变兔子。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皮皮鲁呢？”徐老师问。

“出去玩了，唉，这孩子！”爸爸叹了口气。

“我来就是为这事。”徐老师连晚饭都没吃，饿着肚子家访。

“真让您操心。”爸爸望着徐老师两鬓新生出的白发，心里一阵难受。

“皮皮鲁如果再不转变，就要定型了。而一旦定了型，将来走上社会可怎么办呀？”徐老师的目光中充满了焦灼。

“唉，这孩子，真不争气！”爸爸用拳头砸茶几。

“我们准备在全班开展一个帮助他的活动。”徐老师拢拢头发。

“太好了！需要我做什么？”爸爸急切地说。

“请您在家里配合我们。”徐老师说。

“您来看。”爸爸领着徐老师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门。

冰箱里全是胡萝卜、白菜。满满地塞了一冰箱。



“这四年来，我们天天给他吃这些东西，一点儿荤的也不给他，就是为了让他变。”爸爸说完又领徐老师来到皮皮鲁的卧室。

房间的墙壁全涂成了红颜色。

“这墙？”徐老师不明白干吗把墙涂成红颜色。

“为了让他的眼珠早日变红。”爸爸说。

“你们也花费了不少心血。”徐老师觉得皮皮鲁的父母是好父母，知道什么是爱护孩子。

他们回到会客室。

“您看我们现在还应该做些什么？”爸爸问。

“皮皮鲁最大的缺点是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人怎么能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议论呢？这就是他的耳朵短带来的弊病。所以，咱们首先要把他的耳朵变长。”徐老师说。

“这几年我们天天给他的耳朵按摩，没见效。”爸爸急得直搓手。

“吃点儿药行不行？”徐老师说，“比如说激素什么的。”

爸爸眼睛一亮，说：

“他妈妈在医院工作，等她回来我跟她商量商量。”

“咱们常联系，最好能一天通一个电话。”徐老师不愧是优秀教师，责任心强。

“我准备一把尺子，每天等他睡觉后给他量耳朵，第二天把尺寸通知您。”爸爸也不愧是优秀爸爸，教子心切。

徐老师离开皮皮鲁家时，虽然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但她感受到了温暖，她对改变皮皮鲁充满了信心。

第六章

第二天，皮皮鲁和梁果一踏进教室就感到气氛不对。

班上的兔子同学们一见皮皮鲁和梁果进来就躲得远远的，还指手划脚地笑他们。

“瞧皮皮鲁的耳朵，那么小，真难看。”不知谁说。

“看梁果的脸上，一点儿毛也没有，光秃秃的，丑死了。”

“他俩的眼睛怎么没颜色呀！”

皮皮鲁和梁果成了怪物。

“耳朵长有什么好？难看！”皮皮鲁反驳。

“就是，脸上长那么多毛，太丑！”梁果回



击。

这时候，徐老师来了。

“不许讽刺好同学！”徐老师制止皮皮鲁和梁果。

“他们先挑衅的！”皮皮鲁申辩。

“他们是在帮助你们，怎么能说是挑衅呢？”徐老师语重心长，“人最珍贵的是自尊心，你俩缺乏的正是自尊心。你们看，全班同学都变了，就你们不变，你们的自尊心没有了。从今天起，同学们分成两个组，帮助你们转变。”

皮皮鲁看着周围的兔子同学。的确，时间长了，皮皮鲁不自觉地已经产生了自卑心理。看见所有的同学都有那么长的耳朵，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耳朵小得可怜，是挺丑的。可他一想到自己要变成兔子，就打心眼儿里伤心。他不愿意。

这么多人都劝他变——老师、父母、同学，肯定变了就是好孩子，不变就是坏孩子，皮皮鲁心里已经把自己定性为坏孩子了。

帮助小组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一个月过去了，梁果抵抗不住了，他终于在一天下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变成了兔子。

梁果变成兔子以后，内疚地看了皮皮鲁一

眼。

皮皮鲁如坐针毡。

同学们祝贺梁果转变的掌声像雷声刺激着皮皮鲁的心。

现在两个帮助小组合并成一个大组围攻皮皮鲁了。

爸爸妈妈也在家里打响了配合战役。

妈妈请专家为儿子配了专门促进耳朵发育的激素药。

这天夜里，皮皮鲁还没睡着。爸爸妈妈走进他的房间，以为他睡着了。

“药配好了，每天早晨放进他的牛奶里。”妈妈小声对爸爸说。

“嗯，多长时间耳朵能变长？”爸爸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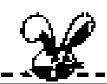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先量量他的耳朵现在的长度，好比较。”爸爸掏出皮尺，量皮皮鲁的耳朵。

皮尺擦着耳朵，皮皮鲁觉得痒痒，他想笑，但拚命忍住了。

第二天早晨，皮皮鲁喝完牛奶走进厕所用手指抠嗓子，把掺有激素的牛奶都吐了。

晚上睡觉前，皮皮鲁对着镜子把准备好的橡皮泥粘到耳朵上。



等儿子睡着了，爸爸用尺子量他的耳朵，长了一公分！

“这药真灵！”爸爸对科学佩服得五体投地。

“明天再加量。”妈妈兴奋得脸庞发红，儿子进步了！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打电话把这一喜讯通知了徐老师。

皮皮鲁一走出家门，就把橡皮泥耳朵摘下来。

徐老师整整一节课都没有上好，她一直在观察皮皮鲁的耳朵。

她一会儿觉得皮皮鲁的耳朵长了，一会儿又觉得没长，甚至有五分钟她还觉得皮皮鲁的耳朵缩了。

“一公分，还不显。”徐老师自己安慰自己。

当天晚上，皮皮鲁把更多的橡皮泥粘在耳朵上。

“长了五公分！”爸爸真想抱着儿子亲一顿。

“快去给徐老师打电话！”妈妈等不到明天了。

徐老师激动得彻夜未眠。

第二天上课时，徐老师怀疑自己的眼睛——皮皮鲁的耳朵还是原样呀！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徐老师悄悄问了五个同学，都说皮皮鲁没进步。

徐老师对皮皮鲁的爸爸不满了，她没等到下课就跑回办公室打电话。

“喂，是皮皮鲁的爸爸吗？”徐老师拨通了电话问。

“我是。”听筒里传出声音。

“您昨天晚上说皮皮鲁的耳朵长了五公分，可事实上一点儿也没长！”

“这不可能，今天早上离开家时他耳朵还是长长的。”

“最好您现在能来学校看看。”

“也许他到了学校又变短了，说明你们的努力还不够。”爸爸有点儿生气了。

“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徐老师的修养忍到了极限。

“这样吧，您今晚来我们家看看。”

“我一定去。”

徐老师回到教室时脸上还罩着阴云。

只有皮皮鲁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七章

当天晚上，皮皮鲁把橡皮泥耳朵加长后，早早地就装睡了。他知道徐老师在门外等着，他不想让徐老师太晚回家。

爸爸看儿子睡了，拿出皮尺一量，耳朵长了八公分!

妈妈给埋伏在门外的徐老师发了信号，徐老师蹑手蹑脚地走进皮皮鲁的房间。

当她看见皮皮鲁的耳朵时，愣了。

“我没有说假话吧？”爸爸小声说。

徐老师还想证实一下这耳朵的真实性，她走近皮皮鲁的床。

皮皮鲁故意翻了个身，好像要醒。

徐老师连忙退后。

“咱们去客厅说。”爸爸对徐老师打个手势。

徐老师和爸爸妈妈离开了皮皮鲁的房间。

皮皮鲁好紧张——他在翻身时碰掉了一只橡皮泥耳朵！幸亏他们没看见。

皮皮鲁站在门后听他们谈话。

“对不起，我冤枉您了。”徐老师的声音。

“没什么，您也是为皮皮鲁好。”

“我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徐老师开始抽泣，“你们在家里花那么大力气，还动用了科学手段，好不容易使皮皮鲁有所改变，可到了学校，由于我工作不力，又使他退步，变回去了，使你们的努力化为泡影……”

徐老师小声哭着。

皮皮鲁的心缩紧了，他头一次听徐老师哭，而这是为他哭呀！皮皮鲁的心像被刀扎一样。

“我算什么优秀教师，我辜负了人民的期望。”

徐老师泣不成声。

“您看您，”妈妈安慰徐老师，“我从报纸上看过您的事迹，您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而您却把心扑在教育事业上，顾不上自己的家……”

皮皮鲁愣了。

他三下两下穿好衣服，从窗户跳了出去，徐老师的家不远，皮皮鲁要去她家看看。

皮皮鲁曾经和同学去过徐老师家，但他没进去。

皮皮鲁找到了徐老师家，他走近窗台。



“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一个孩子的声音问。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显然是徐老师的丈夫。

“我想让妈妈给我讲故事。”

“妈妈快回来了。”

皮皮鲁敲门。

徐老师的丈夫打开门。

“你找谁？”他问。

“我是徐老师的学生，我来告诉您，她一会儿就回来。”皮皮鲁说。

“谢谢你。进来坐会儿。”徐老师的丈夫把皮皮鲁让进屋里。

徐老师的家十分简朴、零乱。看得出，徐老师的心思一点儿也没用在自己家里。

一个和皮皮鲁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躺在床上。

“你好！”男孩子看见来了客人，兴奋极了。

“你好！”皮皮鲁看了一眼床旁的轮椅，判断男孩子是瘫痪。

“你叫皮皮鲁吧？”男孩子问。

“你怎么知道？”皮皮鲁惊讶了。

“我天天听妈妈说起你。你是班上唯一没变兔子的同学吧！”

皮皮鲁居然脸红了。

“我妈妈可为你发愁了，夜里做梦都希望你快点儿变。给我讲的故事也都是关于怎么让你变化的故事。”男孩子说。

皮皮鲁心里热乎乎的，眼眶也热了，他恨自己。

“你怎么了？”男孩子看出皮皮鲁情绪不对头。

皮皮鲁忍住眼泪。面前这男孩子不能下床，他唯一的乐趣是听妈妈讲故事。可为了皮皮鲁，他妈妈不能经常和他在一起。

皮皮鲁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他在剥夺一个残疾孩子唯一的世界。

“你原谅我吧，我明天就让你妈妈天天晚上给你讲故事！”皮皮鲁扭头跑出徐老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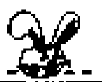
男孩子莫明其妙。他爸爸笑了。

第八章

皮皮鲁现在真心诚意想变兔子，他还写了决心书交给徐老师。

皮皮鲁永远也忘不了徐老师看完他的决心书时的表情，他相信徐老师是真心爱他。

徐老师和全班同学期待着皮皮鲁的转变，



他们希望早日挂上优秀班的锦旗。

皮皮鲁在做巨大的努力。

但是,皮皮鲁变兔子太难了。

一天上课,皮皮鲁觉出徐老师的一道题出错了。

皮皮鲁举手。

“什么事?”徐老师问。

“您这道题出得不对。”皮皮鲁说。

“你说什么?”徐老师以为听错了。

皮皮鲁说出了他的看法。

徐老师已经明白真理在皮皮鲁一边了,但她不能当着同学认错。

“皮皮鲁,你已经决心转变了,可是没有行动。”徐老师提醒皮皮鲁。

“我……”皮皮鲁心头一惊,他清楚,反驳老师的同学,有自己主见的同学,是变不成兔子的。

皮皮鲁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眼前浮现出那个躺在床上的男孩子的身影,他感到惭愧。可,可徐老师确实说错了呀!

皮皮鲁终于明白了自己是变不成兔子的。他想起了那男孩子,心里像刀绞一样。

皮皮鲁小小年纪,就尝到了矛盾和痛苦的

滋味儿。

一天晚上的电视节目，给了皮皮鲁以巨大的启发。

屏幕上两个扮装成熊猫的人在表演。他们穿着熊猫模拟衣。

皮皮鲁心里一亮：去订做一身兔子模拟衣穿上，不就变成兔子了吗？

星期日，皮皮鲁来到戏装商店。

“阿姨，我想订做一件模拟衣。”皮皮鲁说。

“演出用吗？”售货员笑眯眯地问。

“嗯。”皮皮鲁点头。

售货员请师傅给皮皮鲁量身高尺寸。

“什么时候取？”皮皮鲁问。

“一个月。”

“太晚了。”皮皮鲁急了。

“你什么时间用？”

“最好是明天！”

“明天！不可能。一个星期吧！”

皮皮鲁点点头。

一个星期后，皮皮鲁取回了兔子模拟衣。他悄悄钻进自己的房间，插上门。

皮皮鲁把衣服都脱了，只剩一件背心和裤衩，他穿上兔子模拟衣。



镜子里的皮皮鲁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兔子。

皮皮鲁把衣服穿在外边。他打开房间门，走进客厅。

正在客厅看报的爸爸无意抬起头，他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快……快来，”他叫皮皮鲁的妈妈，“快来看皮皮鲁，终于变了！毕竟是咱们孩子！”

妈妈和鲁西西闻讯赶来。

全家一片欢庆。

“我看看，我看看。”妈妈抚摸着皮皮鲁的兔头，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你终于转变了？听话了，不惹事了，不淘气了。好孩子！”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孩子差不了！”爸爸得意地打开酒瓶子，破天荒喝了白酒。

鲁西西也为哥哥的转变高兴。

“快去叫徐老师！”爸爸对女儿说。

鲁西西跑出去。

“我自己去！”皮皮鲁追出去。

当徐老师看见变成兔子的皮皮鲁出现在她家时，差点儿激动得昏过去。

全兔班！奋斗了四年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皮皮鲁走到男孩子床前，拉起他的手。

“祝贺你，皮皮鲁。”男孩子真挚地说，“我

羡慕你们。”

他不能上学。

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羡慕躺在床上的男孩子。羡慕他不用变兔子。

徐老师掏出拾元钱递给爱人，让他去买最大最红的胡萝卜，她要请皮皮鲁吃饭！

尾　　声

从此，皮皮鲁每天二十四小时穿着兔模拟衣生活，上学。

不管天气多热，他都不敢脱，他怕别人失望。

夏天上课时，皮皮鲁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几次险些窒息。可当他看见挂在教室里的“全兔班”奖旗时，就战胜了酷暑。

皮皮鲁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不敢张嘴说话，他不能说出自己的主见，因为他已经是兔子了。

徐老师、皮皮鲁的父母和全兔班同学都为皮皮鲁的转变感到由衷的喜悦。

皮皮鲁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就是能有一天脱掉这模拟兔衣。

他从骨髓里害怕穿一辈子。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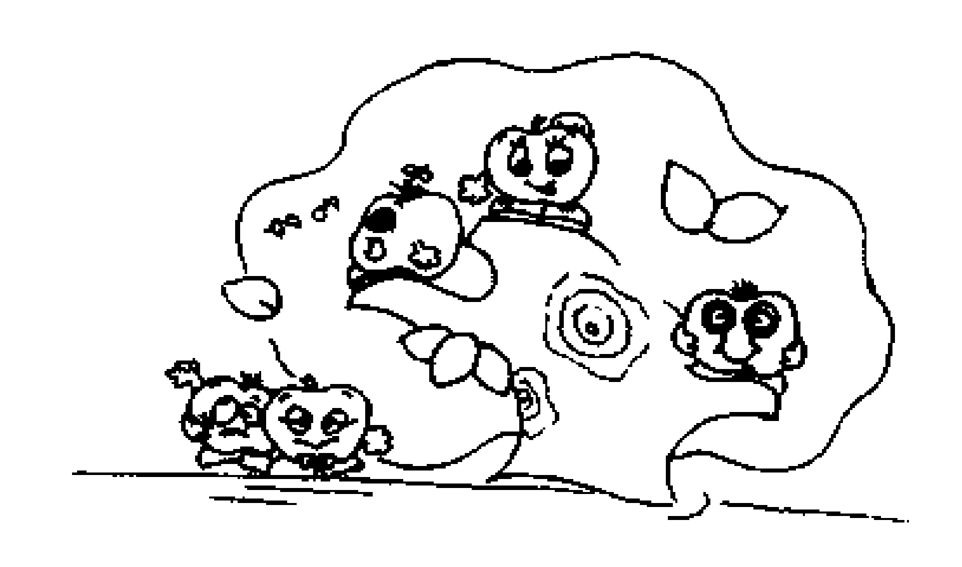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五个苹果折腾地球



五个苹果诞生

这是一棵普通的苹果树。

十分钟后的一次经历，使它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棵普通的苹果树。

它的果实将把地球折腾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是春天的午夜，一个飞碟在夜色的掩



护下接近地球，飞碟上的外星人是路过地球，想休息一会儿。

“下边是一座苹果园，着陆比较合适。”担任观察的宇宙人对机长说。

“同意在苹果园着陆。”机长发令。

飞碟缓慢地在那棵苹果树旁着陆。

飞碟舱门打开了，几个宇宙人走出飞碟，在果园里活动筋骨，呼吸空气。

一个人从飞碟里端出一盆废水，泼在那棵苹果树的树根部。

水渗进泥土里，被树根吸吮。

机长对泼水的同事说：“别随便泼水，咱们星球的水的成分同这个星球的水的成分可能不一样。”

“就一盆水，没什么大关系吧！”泼水的外星人笑笑。

机长看看那棵苹果树，摇摇头。

“准备起飞。”机长对伙伴们说。

外星人陆续进入飞碟。舱门关闭。

飞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地球。

现在正是苹果树最需要营养的时候，那棵苹果树尽情地吸收着外星人泼的水，它把水中的宇宙能量迅速输送给自己全身的每一个部

位。

这不是一般的水，是来自太空的宇宙水。水中包含着强大无比的宇宙能量。

这棵树只结了五个苹果。表面看这五个苹果与别的苹果无异，但仔细观察，便可看出它们的非凡气质——潇洒庄重，周身透出实力与分量。

它们是吸吮宇宙能量长大的，它们现在本身就是宇宙能量的结晶，谁食用了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谁就将变成真正的超人——所向无敌，不论是体力还是智力。这不是童话。

园丁对于这棵苹果树今年只结了五个苹果感到奇怪，他们以为它生了病。要知道，去年这棵树结了几百个苹果。

园丁给这棵树用了药，但它依然我行我素，绝不多结一个苹果。

园丁无可奈何，只好由它去。

秋天到了。

收获的季节。

园丁们陶醉的时候到了。

他们站在架子上把一个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苹果从树上摘下来，包上纸，再小心翼翼地装进包装箱。这是他们的价值。



那五个具有宇宙能量的苹果也同其他普通苹果一样，被分别装进了包装箱。

苹果们被运往国内市场。运往国际市场。运往果品仓库。

五个苹果即将折腾地球。

好戏开始。

第一个苹果

曼妮被医生判了死刑。

她还不到二十一岁。骨癌病魔从半年前开始纠缠她。她和它每分每秒都在搏斗。终于，她败下阵来。

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两个星期。

曼妮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两眼出神地凝视着窗外树枝上的一只麻雀。都是生命。她要走了，而它还活蹦乱跳地在树上嬉戏。

人往往是越临近死期越珍惜生命，可曼妮不是，她希望早一点儿离开这个世界，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泡在悲观中。

住院以来，亲属已为她花费了上万元钞票。她还清楚地记得办住院手续时护士那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她说如果交不出三千元押金就

不收曼妮住院。全家每一个人都去为这三千元押金奔波。她总算勉强住进了医院。

从此，每天医生和护士就像逼债的一样催收各种费用。曼妮亲眼看见护士将同病房的一位交不出款的重病患者强行抬出了病房……

曼妮恨钱。她觉得把生命和钱搅在一起，世界显得肮脏。

曼妮知道自己明天就要出院了，她听到了爸爸和医生在走廊里的对话。

“她只能活两个星期了。”医生说。

“两个……星期……”爸爸哽咽。

“两个星期还需要八百元，你们拿得出吗？”

“……”

“反正她也是死，你们家经济又困难，不如让她明天出院，省了这笔钱。”

“……”

爸爸求医生让曼妮在医院中度过这生命的最后两个星期，这样曼妮可以少受些痛苦。可他又拿不出八百元钱。医生拒绝了。

医生有拯救生命的技术，但这技术如果没有金钱的滋润，是无法发挥的。上帝的安排。

曼妮羡慕那只麻雀，它的世界没有金钱。



它的生命才算生命，同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关系。生就是生，死就是死，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曼妮祈祷自己来世当麻雀。

医院使她寒心。

下午，两位中学时的同学来看曼妮，她们给她拎来一兜苹果。

同学已经知道曼妮将不久于人世了。她们没有说安慰的话，只是同她一起回忆往日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曼妮忍着疼痛强打笑容陪同学聊天。她突然感到生命这东西很幽默，晚死的总是同情怜悯早死的。其实，应该倒过来才对。

一位同学从网兜里拿出一个大苹果，削皮后递给曼妮："吃个苹果吧。"

曼妮接过苹果，慢慢地咀嚼着。每次吃苹果或其他水果时，她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她知道每个水果都是经过数百天的孕育结成的，这经过数百天长成的果实被她在几分钟内消灭掉，她心里说不上是得意还是惆怅。

曼妮吃下去的是五个具有宇宙能量的苹果中的一个。

同学告辞了。她们强忍着眼泪。

曼妮笑着目送她们走出病房。

同学们走后，曼妮重新躺好，她用目光开始寻找那只跳跃在窗外树枝上的麻雀。

她的目光还没有来得及移到窗外，她就发现自己身体里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变化：先是血管渐渐发热，继而周身滚烫，她感觉到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奔跑，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她的体内狂奔。

她以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到了。

曼妮不想惊动亲人，她不欣赏生离死别的场面，她想一个人静静地走到另一个世界去。

曼妮闭上眼睛，等待那每个生命都要经历的必然时刻。

她的身体里简直成了一个战场，她好像看见千军万马在厮杀在冲锋陷阵，她看见她的细胞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把本已称霸全身的癌细胞团团围住，聚而歼之。

曼妮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她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每一块骨骼都在瞬间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

曼妮睁开眼睛，她的目光炯炯有神。

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小镜子。

已经憔悴的面孔现在是容光焕发俊俏无



比。

曼妮不知道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为什么，这难道是人们常说的死前的回光返照？不像，她浑身明明有使不完的劲儿，大脑也格外清醒。

医生和曼妮的爸爸一起走进病房，曼妮的爸爸在向医生苦苦央求。

“不行，这张床已经有新病人了，一个小时后新病人就来了，你们赶快出院。”医生不理会曼妮爸爸的央求。

曼妮的爸爸无可奈何地叹气，他恨自己穷，就像所有挣不到钱的男人一样，他虽然身材高大，却觉得自己是个矮子。

“爸爸，咱们走。”曼妮从床上下来说。

医生看了曼妮一眼，他愣了。

出水芙蓉般的曼妮亭亭玉立在病床旁，别说她是晚期骨癌患者，就凭她现在的精神状态和健康体态，参加健美大赛都绰绰有余。

爸爸以为是在梦中。

“你？……”医生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

“我们现在就出院。”曼妮开始收拾东西，动作麻利，有条不紊。

要知道，近两个星期以来她是靠大剂量止

痛药维持生命的——她全身的骨头疼得她死去活来。

“我给你再做一次检查。”医生对曼妮说。

“不用了。”曼妮冲医生一笑，谢绝了。

“让医生再给你检查一次。”曼妮的爸爸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咱们付的医疗费已经用完了，再检查可是要收费的呀！”曼妮提醒爸爸。

“我给你免费检查。”医生急忙说。

曼妮还是不同意。

医生朦胧意识到好运气开始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曼妮这个晚期骨癌患者的生命是绝对不会再超过两个星期的，但他又不能正视眼前的事实。虽然他目前无法解释这件事的原因，但他不能放过这个能使他成大名的机会——治愈了晚期骨癌！

医生匆忙叫来护士。

“你今天给她吃什么药了？”医生问。

“什么也没吃。不是你下医嘱说从今天开始停药吗？”护士回答。

“真怪。”医生犯呆。

“怎么啦？”护士问。

“曼妮痊愈了。”医生说。



“这怎么可能！”护士不信。

“你进去看看。”医生指指病房。

护士一进门就傻了，半个小时之内愣是弄不清自己的性别了。

护士还没见过骨癌患者站着从病房出去的。

“我稳住她，你快去叫院长！”医生急中生智，对护士说。

护士扭头就往院长办公室跑。

曼妮已将东西收拾好，正准备和父亲离开病房。

“你现在不能出院。”医生拦着曼妮。

“为什么？”曼妮问。

“我要对你的生命负责，你这样出院有危险。”医生说。

“这张病床不是已经属于别人了吗？”曼妮提醒医生。

“这……我已经吩咐护士把那位患者安排到其他病房了。”医生撒谎。

“我们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曼妮说。

“可以免费。”医生说出了石破天惊的话。

“真的？”曼妮的爸爸不信医生的声带能发出“免费”两个字。

“当然是真的。”医生肯定。

曼妮和爸爸对视。曼妮也想知道自己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骨癌真的痊愈了？是怎么好的？医生不是说最多她还能活两个星期吗？

“那就再住几天吧？”爸爸征求女儿的意见。

曼妮点点头。

医生如释重负，他忙抢过曼妮手里的提包。

院长赶来了。

主任也来了。

他们都给曼妮会过诊。他们都判了她死刑。他们都是有名的肿瘤专家。

院长和主任见到曼妮后大眼瞪小眼。

“你身上还疼吗？”院长问曼妮。

曼妮摇头。

院长给曼妮做体检。

结论是完全健康。

主任开了一系列的化验单。

化验结果：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生机。

“简直是奇迹！”院长双目大放异彩。

“你攻克了癌症！”主任拍医生的肩膀。



“你一直对我们保密，快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治愈她的？”院长迫不及待。

“我……”医生看了曼妮和她爸爸一眼，他在半个小时前还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对曼妮的爸爸说曼妮死定了。

“成功了还保密？”院长清楚攻克癌症能稳获诺贝尔医学奖。

“咱们去办公室谈。”医生无法当着曼妮和她爸爸的面说他是如何攻克骨癌的。

“我去通知新闻界。”主任想让全世界的人早点儿知道癌症已成为人类的手下败将。

“好。”院长同意。

医生知道自己终于有出头之日了。他保守估计，最迟在明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全世界将有五分之四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医生甚至十分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的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他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位出了名的人说，出名其实是一件痛苦的事。医生在心里对自己说，让“痛苦”慢些来吧。

曼妮的爸爸对女儿突然痊愈大惑不解。

“你感觉如何？”爸爸问女儿。

“从来没这么好过。”曼妮回答。

“身上有劲儿？”爸爸知道女儿在半个小时

前还全身无力。

曼妮抄起床旁输液用的铁架子，她轻而易举地把它折弯了。

爸爸大惊失色。

病友们瞠目结舌。

连曼妮自己也看着手中成九十度角的输液架发呆。

“医生给你吃了什么药？”爸爸狂喜。

“跟她们吃的药没什么两样。”曼妮指着病友们说。

病友们证实曼妮的话千真万确，她们都是骨癌患者，天天和曼妮吃一样的药，打一样的针。

“那你是怎么好的？”爸爸不明白。

的确奇怪。

“我觉得不是医生治好了曼妮。”一位病友说。

“那是谁治好了她？”爸爸问。

“刚才有两位朋友来看曼妮。她们来之前曼妮还在呻吟。她们走后，曼妮就突然好了。”病友回忆说。

曼妮点头。

“她们会治病吗？”爸爸问。



“不会。一个是公关小姐、一个是果品仓库的保管员。”曼妮说。

“对了，曼妮刚才吃了一个苹果。”有位病友说。

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床头柜上的那兜苹果上。

“苹果？”曼妮的爸爸觉得苹果和曼妮的康复没有任何关系。

曼妮却被病友提醒了，她记得自己是在吃完苹果后身体里出现变化的。

“你们赶快每人吃一个。”曼妮把苹果分给病友们。

病友们狼吞虎咽，像吃救星。

一兜苹果一扫而光。

病房里静得出奇，大家在期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骨头该疼的还是疼。脸上憔悴的还是憔悴。身上没劲儿的照样没劲儿。

试验宣告失败。

苹果的因素被排除了。

曼妮的爸爸一拍脑袋，说：“哎呀，我都忘了打电话告诉你妈妈和兄弟姐妹了！”

“快打电话告诉他们！”曼妮患癌症后心疼

的不是自己，而是亲人。

爸爸跑出病房。

曼妮坐在病床上，她的目光突然停留在距她最近的那位病友身上。

“你怎么了？”那位病友见曼妮用这种目光看她，慌了。

“别动，我看见你身体里的癌细胞了！”曼妮全神贯注地说。

病友们面面相觑。

“很多很多，它们在你的身体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曼妮两眼出神。

“那怎么办？”那位病友慌了。

“我试试看帮你。”曼妮感到自己身体里的巨大能量可以跨出体内去体外施展雄风。

曼妮开始施放能量。确切地说，是施放宇宙能量。

病房里鸦雀无声。

曼妮控制宇宙能量进入那位病友的身体，她命令宇宙能量追杀癌细胞。癌细胞本已在那位病友的体内占据绝对优势，它们打败了来自外界的各种药物，它们正准备开庆功大会。突然，强大的宇宙能量向它们展开了威力无比的攻势。它们无法抵抗这种攻势，纷纷败下阵

来。夺路而逃。

那位病友全身滚烫，她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终于，风暴过去了，她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出现在病友们面前。

“她痊愈了！她好啦！”病友们欢呼。

“我好啦？我好啦？”那位病友惊喜万分。

曼妮知道自己了。

一群扛着摄像机拿着照像机的记者在院长和医生的陪同下走进病室。

院方要在病室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攻克了癌症。

“这就是那位骨癌患者。”医生把曼妮介绍给记者们，“她本已进入晚期骨癌，可现在经过我的治疗，已经完全康复了！”

记者们惊叹。

摄像机照像机一通猛拍。

曼妮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请问您是用什么药治愈骨癌的？”一位记者问医生。

“这个嘛……”医生绞尽脑汁，“目前还保密，待我申请了专利后，再公之于众。”

“您认为您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吗？”有位记者问医生。

“我认为他完全能。”院长代医生回答，“这是我们医院的光荣和骄傲。”

“医生，她也痊愈了！”一位病友把被曼妮治好的那位病友推到医生面前。

医生大喜过望，他实在弄不清今天上帝为什么如此关照他。

这回记者们踏踏实实地相信了。

镜头全部对准了医生。只见医生侃侃而谈，说自己苦心钻研攻克癌症数载，今天终于获得了成功。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位女记者走到曼妮面前，问：

“本来你只能再活两个星期，而现在医生却把你从病魔的手中夺了回来。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曼妮看了医生一眼，一字一句的说：

“我的骨癌不是他治好的。”

喧嚣的病房立刻安静下来。

“你？”医生脸红了。其实他心里明白，曼妮和另一位患者的痊愈与他根本无关。

“那是谁治的？”女记者继续问。

“自己好的。”曼妮目前只能如此回答。

记者瞪大眼睛。他们还没见过如此忘恩负义的患者。



“据我了解，晚期癌症是不可能自愈的。”女记者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是他治好的。他在一个小时之前还对我爸爸说，我只能再活两个星期，还要我出院回家等死呢！”曼妮的眼睛盯着医生。

“是这样吗？”女记者问医生。

“他胡说！”医生恼羞成怒。

记者们兴奋了，他们就喜欢有戏的新闻。

“你的病是谁治好的？”女记者灵机一动，问另一位痊愈的患者。

那位患者说出的话犹如打雷：“是曼妮给治好的。”

有两位记者手中的照像机掉在地上。

“简直是无稽之谈！”院长抗议。

“各位记者，这里是病房。请大家跟我们到会议室去。”主任出面。

记者们不是傻瓜，你现在就是用坦克也轰不走他们，他们清楚自己碰到了什么样的新闻。

“曼妮是怎么治好你的病的？”

“她用药还是用其他方法？”

“……”

“……”

记者们争先恐后向那位痊愈的患者提问。

“曼妮有精神病！”医生气急败坏。

“是这样吗？”有记者问院长。

“我……好像是这样……”

院长吞吞吐吐。

“那么另一位痊愈的患者也有精神病？”记者问。

“这……”院长招架不住了。

“大家静一静，”女记者提高了嗓门，“我有一个建议，既然说曼妮能治愈患者，咱们请她当场表演一次。如果她能当着咱们这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记者的面治好癌症，就说明她真有这个本事。如果她不能，那么功劳还要归于院方，大家同意吗？”

全体投赞成票。包括医生和院长。

所有的目光和镜头都集中在曼妮身上。

医生和院长断定曼妮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行。”曼妮平静地点头。

医生和院长确信曼妮真有精神病。

几位记者从身上掏出移动电话，要通了自己的广播电台的线路，告诉对方准备随时中断正常广播，插播特大新闻。



“请你们去找一位最晚期的癌症患者。”女记者对院长说。

医生把急救室里一位最多还能活 10 分钟的肝癌患者推进病房。

肝癌患者躺在活动床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曼妮来到他的身边。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

曼妮清楚地看见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占领了他全身的每一块阵地，它们气焰嚣张地破坏他肌体里的所有设施。他的心脏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拼力将那少得可怜的血液往全身输送。癌细胞们在狂笑，它们用猫耍老鼠那样的目光注视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它们在期待最后的胜利。

曼妮感到愤怒。她命令自己身体里的宇宙能量出击，去援救那个生命。

风暴开始了。宇宙能量像利剑一样插入他的肌体内，癌细胞们突然感到乾坤倒转，日月无光，它们还来不及抵抗就被歼灭。宇宙能量在他的体内横扫一遍，所有的癌细胞荡然无存。

肝癌患者从床上坐起来，他说：

“我饿了，我要吃饭！”

医生和院长呆若木鸡。

肝癌患者的亲属给曼妮跪下磕头。

记者们发疯似地往外跑，他们抢着发新闻。

各报社各电台各电视台各杂志社接到信息后一边抢发新闻一边迅速往肿瘤医院增派“兵力”。转眼间，数千名记者团团围住了曼妮的病房。有一家电视台还出动了直升飞机在病房上空使用红外线摄像机穿过房顶进行现场直播。

“曼妮现在可有劲儿呢，她能把输液架用手弄弯。”曼妮的病友向记者炫耀。

记者们看到了地上的被弄成九十度的输液架。

“请你再把它弄直。”有记者提议。

曼妮接过记者递过来的输液架，当众将它恢复了原样。

记者们一个个像吸了海洛因，兴奋异常。

当地最有名的医学专家也闻讯赶来了，他们初步给曼妮体检了一遍，结论是此人起码能活八百岁，心脏跳得比气锤还有劲儿，血管比无缝钢管还结实，五脏六腑个个赛过合金钢。



记者们已经把医生和院长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再没知识的人也知道任何医术都不能把一个健康的人的身体变成如此铜墙铁壁，何况是一个濒于死亡的晚期癌症患者！

曼妮的爸爸妈妈和亲人全来了。曼妮和他们拥抱在一起。“死”过一次的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把一切时间都花在和亲人相处上。

“咱们回家吗？”曼妮受不了这喧闹的环境。

“曼妮！”同病室的另外两位病友不约而同地给曼妮跪下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曼妮忙扶两位病友。

“求你也把我们的癌症治好，求你！”病友潸然泪下。

“我给你们治。”曼妮扶起两位病友。

所有镜头立即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状态。

曼妮调动自己身体里的宇宙能量风扫残云般的将两位病友体内的癌细胞席卷出去。

两位病友立刻获得了新生。

摄像机把这个场面告诉了千家万户。曼妮转眼间成为全球瞩目的超人。无数科学家放下手头科研项目转而研究曼妮，人人都想第一个解开这个谜。

曼妮回到家后一刻也不得安宁，来访者络绎不绝。要求治病者更是摩肩接踵。

曼妮深知穷人治病之难，她同亲人商量后决定开一家治癌诊所，专为没钱的晚期癌症患者治病。至于有钱人，曼妮认为他们可以花钱去大医院治病。曼妮光靠自己不可能治好全世界的数千万癌症患者。她决定优先穷人。

“曼妮癌症诊所”在一家慈善机构的赞助下开业了，该诊所免费为穷人治癌。求治者需先出示月经济收入帐单，经核实后即可享受免费治疗。

曼妮癌症诊所开业一个星期以来，曼妮已经治愈了四百余位各类晚期癌症患者，他们都是已经买好了骨灰盒在家等死的穷人。

有钱人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往常一有什么新的科技成果，总是他们最先享受。等到该成果被他们玩够了，才轮到其他人吃残羹剩饭。

这回可好，像攻克癌症这么大的成果居然让穷人先享受上了，富翁们个个咬牙切齿。

他们不信人类中有不喜欢钱的。

一位患晚期肺癌的亿万富翁派儿子来找曼妮。



"我爸爸说。只要你给他治好了病,他用 20 亿美元酬谢你。"亿万富翁的公子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曼妮。

"令尊如果将这 20 亿给那些科学家,保准明天他们就能攻克癌症。"曼妮说。

"这不可能。"亿万富翁的公子摇头。

"还有花钱办不到的事?"曼妮做惊讶状。

"当然。"

"那在我这儿花钱也办不到。"曼妮站起来送客。

亿万富翁的公子悻悻地走了。他羡慕那些坐在走廊里等候曼妮治病的穷人。他觉得生命比钱重要多了。他回去甚至动员父亲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慈善机构,然后再来找曼妮治病。可亿万富翁不干,他舍不得那么多钱。

曼妮并不恨有钱的人。她只是对于穷患者由于没钱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印象太深了。他们得不到治疗的机会,她理应先照顾他们。

某国总统被诊断为晚期肠癌,幕僚们拼死也要保住总统的性命,因为总统一完他们也就完了,他们把自己的官场生命死死系在总统一人身上。

幕僚们决定"请"曼妮为他们的总统治

癌。先礼后兵。不管曼妮同不同意，她都得给总统治。

说客先到。

“不行。”曼妮拒绝了。

“曼妮小姐最好还是去一趟。”说客的话软中带硬。

“我说过了。不去。”曼妮站起来。

说客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意味深长地看了曼妮一眼，走了。

劫持曼妮特别行动小组已经潜入曼妮的国家，他们埋伏在曼妮诊所的四周，只等游说失败，就立即采用武力劫持曼妮。

二十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特工开始接近曼妮诊所。

授予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曼妮弄回国。假如实在弄不走，就干掉。

曼妮正在给一位患者驱癌。

两名彪形大汉出现在门口。

曼妮看出来者不善。她清楚地看到他们体内的各种组织都不是她的对手。

两名大汉突然冲进房间，一边一个抓住曼妮的胳膊。

“不许喊！跟我们走！”一个大汉威胁曼妮。

另一个拿出一个黑头套要往曼妮头上套。

曼妮两臂轻轻往上一抬，两位彪形大汉摔倒在地上。

他们迅速爬起朝曼妮扑过来。曼妮给了一人一拳，他们蹲在地上起不来了。他俩的身体里这辈子从此没有左肾这个编制了。

又冲进来四个大汉。

他们的身体里也少了零件。

曼妮不想在诊所里开打，她索性跑到外边迎战劫持者。

几个劫持者开着汽车朝曼妮冲过来，他们想撞伤她后再劫走。

曼妮把迎面冲来的汽车推翻了。

特工们傻眼了，其中两人掏出了微型冲锋枪，他们要干掉曼妮。

子弹打不进曼妮的身体，她刀枪不入。

特别行动小组没招了，剩下的人手足无措地站在曼妮附近发呆。

“给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派警察来抓这些非法入境者！”曼妮对在诊所门口看热闹的患者们说。

十分钟后，几十辆警车开到。某国劫持曼妮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全部落网。

曼妮的国家政府向那个国家提出强烈抗议。

那个身患绝症的总统反正也是死定了，他豁出去要同曼妮的国家迅速恶化关系直至开战。两国剑拔弩张。飞机大炮跃跃欲试。

双方大规模征兵。大规模进口尖端武器。世界政治格局将重新排列组合。世界经济格局亦将重新排列组合。

第一个苹果开始折腾地球。

第二个苹果

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有世界冤案之最的话，朱力克的案子保准入选。

他是两个月前在办公室被警察拘捕的，罪名是涉嫌杀人和走私毒品。

警察随后从朱力克的家中搜出了大量毒品，10天前轰动本市的一起谋杀案的证据也从他的家中找出。

朱力克从出生到被捕，从未干过哪怕是半件违法的事，他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最守法的公民之列。有一次一家超级市场的服务员多找了他一分钱，朱力克发现后如针在背，马上给



人家送了回去。

不管朱力克在法庭上怎么喊冤，无奈证据确凿，法院判朱力克死刑。

朱力克不服，上诉。朱力克服务的那家公司的老板龙经理对他真够意思，花了许多钱请律师为朱力克辩护，还经常到拘留所来安慰朱力克。朱力克总算体尝到人间还有一丝温暖和真情。

最高法院驳回了朱力克的上诉，维持原判。

明天是对朱力克执行死刑的日期。

按惯例，朱力克像其他死囚一样，今天晚上将得到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上七点三十分，一名警察打开牢房的铁门，将朱力克带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方桌，桌上摆满了各种菜肴，还有水果。

“吃吧，放开了吃。”警察对朱力克说。

朱力克已经很多天没闻过肉味儿了，尽管他知道这顿饭对于他来说是在人间的最后一顿晚餐，他的食欲还是促使他坐下来狼吞虎咽一番。

警察站在一旁看朱力克吃饭，轻轻地叹了

一口气。

朱力克抬头看警察。

“没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会发生这种冤案。”警察用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嘟囔了一句。

朱力克听到了。

他停止进食，直盯着警察的眼睛。

警察把眼光避开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受冤枉的？”朱力克问。

“我……”警察犹豫了一下，咬咬下嘴唇，好像是下了决心，“反正你明天早晨就死了，干脆告诉你，你也死个明白。”

朱力克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警察看看房间外边没人，他小声告诉朱力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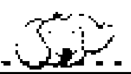
“陷害你的人就是你们公司的龙经理。其实是他弟弟杀了人，他为了保住弟弟，就让你当替罪羊。”

龙经理！！！

朱力克一万个不信。

“他为什么选我当替罪羊？”朱力克问。

“你曾经拒绝过为公司做假帐逃税，是不是？”警察问。



朱力克点点头。

“龙经理早就觉得你碍手碍脚，而且你还从不向顶头上司出卖同事，龙经理最喜欢下属互相检举，是不是？”

朱力克不得不点头。

“你的那些所谓证据都是龙经理栽的赃。”警察把音量压得更低了。

“你怎么知道的？”朱力克还是半信半疑。

“我姐姐在法官家当保姆，她无意中听到了龙经理与法官的密谈。”警察说。

“法官知道我是冤枉的？”朱力克头都大了。

“法官受了龙经理的贿赂，钱可不少呢！”警察伸出五个手指头。

“最高法官也受了贿赂？”朱力克问。

警察点头。

朱力克两眼发黑，这回他算是相信钱能办一切事了。

“我要上诉！”朱力克突然发出声嘶力竭的狂叫。

“嘘——”警察跑过来捂住朱力克的嘴，“我是看你太冤枉，才在你死前告诉你，你这么乱喊乱叫，可就把我给出卖了！”

朱力克不吭气了,他感到胸口堵得慌。

“我没机会上诉了?”朱力克绝望地看着面前这个心眼儿挺好的警察。

“没机会了。”警察摇摇头,“从现在一直到明天早晨行刑,除了我,你见不到别人了。”

朱力克垂下头。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到了阴间再想办法出气吧。”警察安慰朱力克。

朱力克做梦也没想到是龙经理陷害他。

“吃个苹果吧。”警察从水果盘中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朱力克。

朱力克咬牙切齿地吃掉了那个苹果,就像咬龙经理的肉一样。

“吃好了?回去睡个好觉。”警察拉开小房间的门。

朱力克回到死囚室,躺在木板床上发呆。

这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夜晚。

朱力克从未注意过夜晚是如此迷人。他迷恋人间的一切。他后悔自己过去没有珍惜这一切,没有享受这一切。

朱力克渐渐感到全身发热,血管好像变成了电炉丝,把周身烤得滚烫。

他的大脑仿佛变成了一片旷野,旷野上正



在经历一系列的电闪雷鸣。

朱力克双手抱住头，他恍惚记得在哪部电影里看过，有些国家是通过在犯人的食物里放毒药执行死刑的。莫非他们在刚才的食物里下了毒药?

朱力克索性静静地躺好，任凭身体里倒海翻江。

半个小时后，身体平静下来。

朱力克睁开眼睛，他奇怪自己怎么还活着。

朱力克坐起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强壮，头脑也格外清晰。

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睡觉了。

朱力克吃了第二个苹果。

次日清晨，警察叫醒了熟睡中的朱力克。

"该走了。"警察轻声对朱力克说。

朱力克明白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反而显得挺镇静，整了整衣服，跟着警察上了囚车。

刺耳的警笛声响了一路。

朱力克在囚车上盘算着到了阴间怎么治龙经理。

囚车驶进刑场。

朱力克被警察带到他应该站的位置。

“举枪——”一位警官发令。

朱力克本想喊几声“冤枉”，他又觉得对着这些不知情的警察喊也没有，他索性拿出“英勇就义”的架式。

牧师为他做祷告。

朱力克不屑一顾。

“放——”警官抬起手臂往下一挥。

“砰！”枪响了。

朱力克心想，这回算是彻底完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难道死是这么舒服吗？和活着没什么区别吗？

朱力克强迫自己睁开眼睛，明明还活着嘛。

朱力克看看自己身上，没有子弹孔。

“没打着？”朱力克判断。

“再打！”警官急了。

“砰！”又是一枪。

朱力克又赶紧闭上眼睛迎接死亡。

还和上次的感觉一样。

又没击中？！

朱力克火了，哪儿有这么折磨人的？他转过身，面对拿枪的警察怒目而视。



警官从警察手里一把夺过冲锋枪，冲着朱力克就是一通连发。

“啪啪啪啪——”

子弹把朱力克的衣服打成了碎片。

朱力克仍然站在原地，安然无恙。

朱力克比警察还吃惊，他低头看看自己的皮肉，连个红印都没有！

“橡皮子弹？”朱力克找不到其他解释。

警官将压满子弹的弹夹插入冲锋枪，他端着枪走到距离朱力克只有一米近的地方。

枪口几乎挨到朱力克的脑袋。

警官勾动了板机。

“啪啪啪啪啪——”

朱力克感觉到子弹头一个挨一个地接触到他的头，就像有人往他脸上扔了一把碎纸片一样。

满满一弹夹子弹全部打完了，朱力克仍然站在那儿活着。

在场的警察、法医及牧师都瞠目结舌。

警官迅速给上司打电话。

上司指示警官改用刺刀。

牧师抗议使用这种中世纪的刑具。

警官不理会牧师的阻挠，他命令部下将朱

力克捆在一棵树干上。

警官将枪上的刺刀拔出来，他喝了半瓶白酒后，端着枪朝朱力克冲过去。

“呀——”警官使劲儿大喊一声，刺刀直捅朱力克的心窝。

朱力克出了一身冷汗。

刺刀扎不进朱力克的身体，刀尖弯曲了。

警官傻眼了，他举着手中的刺刀，再看看朱力克的胸口，恐惧地往后连退了几十步。他意识到面前这个死囚犯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绳子和脚镣的束缚，像掐小鸡那样掐死他。

上司接到警官的报告后也慌了，命令警察们迅速将朱力克押回牢房。

在场的新闻记者比囚车的速度还快，赶回报社抢发有关死囚犯刀枪不入的新闻。

朱力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刀枪不入，他只感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是原来的身体了。他现在精力充沛，全身充满了力量与刚强。朱力克不知道他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朱力克回到死囚室，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走出监狱。

龙经理在报上读到有关朱力克死不了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立刻拨通了法官的电话。



“真有这种事？”龙经理问法官。

“千真万确。”法官证实。

“这怎么可能？”

“这是事实，我看了录像。”

“用毒气。用电椅。”龙经理声嘶力竭。

“我们先试绞刑，如果不行，再用毒气和电椅。”法官挂了电话。

绞架准备好了。

朱力克被带到绞架下边，刽子手把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

“执行！”警官发令。

朱力克脚下的凳子被踢开了，他全身悬空，被一根绳子吊在空中。

十分钟后，朱力克被放回到地面上，他的脚一接触地，身体就站起来了。

朱力克还活着！

躲在一边偷看的龙经理吓出了一身冷汗。

“换电椅！”法官指示刽子手。

朱力克被警官带进一间很文明的房间，房间里的陈设使人想到医院的理疗室。理疗室是救人的，这里是杀人的，叫电椅死刑室。

“请坐上去。”警察指着电椅对朱力克说，语调温和，还用了“请”字。警察已经清楚朱力

克是超人，他像其他人一样不明白朱力克为什么不把他们都掐死，他对于朱力克的耐性表示吃惊。

朱力克坐在电椅上，手脚均被捆牢。

几名记者冲破警察的阻拦闯进电椅死刑室，摄影机架设完毕。

没人愿意担任发令官，都怕朱力克不死遭报复。

朱力克坐在电椅上不耐烦了，说：

“快通电呀！”

一名刚穿上警服没几天的嫩警察被上司用手枪顶着来到操纵台前。

他哆嗦着手按下了通电按钮。

朱力克全身电光四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和舒服，就像接受异性按摩一样惬意。

他控制不住喊了起来——是极度舒服时抑制不住的那种喊叫。

法官以为电椅成功了，忙向嫩警察喊：

“加大电流！快加大！”

嫩警察把电流旋钮转到了极限位置。

朱力克的喊叫声也随之到了极限位置。

法官断定朱力克再有几分钟必死无疑。

躲在门外的龙经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汗，



他祈祷上帝让朱力克快死。他恨自己太粗心，没查查朱力克什么时候练的这刀枪不入的功夫。

五分钟过去了。

朱力克还在大喊大叫。

十分钟过去了。

朱力克仍然喊叫。

半个小时。

朱力克越喊越带劲。

法官和龙经理终于知道朱力克的声带发出的是幸福的呐喊而不是痛苦的嚎叫。

警官命令嫩警察住手，关电门。

朱力克感激地望着警察们，他活这么大从未如此快活过，仙境一般。

外星人管这叫补充能量。

现在只有最后一招了——毒气。

记者们手里拿着移动电话随时向编辑部通报死刑场上风云变幻的情况。编辑部根本就不编辑，干脆直接把记者的声音录下来播出去。电视台得天独厚地现场直播。继曼妮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第二个超人，这吸引了全人类的注意力。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宣判了一个罪犯死刑，可是在行刑时用任何方法都杀不死

他！人类既感到有趣又感到恐怖。全世界所有银行和珠宝店的经理都心惊肉跳彻夜难眠。

朱力克被带(说请更贴切)进了毒气室，这是该国科研机构连夜为他赶制的。

毒气室是一间全封闭的玻璃房子，从外边看里边一览无余。

摄像机从每个角度做好了现场向全球直播的准备工作。

人类的所有成员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死盯着荧光屏。

朱力克所在国家的国防部长遵照元首的命令调集了一个军的坦克部队将毒气室团团围住，元首担心最后一招失败后，朱力克会开始反击。

朱力克走进毒气室。

玻璃门关闭。

全人类目睹一个人被杀，这还是头一次。无数少女为朱力克祈祷，他是她们心目中的男子汉。无数男人诅咒朱力克，他使他们黯然失色。

毒气一缕缕地进入玻璃房子里。

电视台的现场记者告诉观众，这种毒气只需一个立方厘米就可以毒死一百人。



玻璃房子里的毒气已经充满了所有的空间，朱力克仍然站着，还笑。

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不少窒息了。

龙经理躲在毒气室的旁边全身发抖。

“别怕，他肯定不知道内幕。”法官安慰龙经理，也是安慰自己。

“上帝保佑。”龙经理这个基督徒在胸前画十字。

朱力克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杀不死的死囚犯，法院的判决显得苍白无力。

几十亿电视观众屏住呼吸静观事态的发展。

人们明白那一个时刻迟早会到来——朱力克自己无罪释放自己。

假如他真像法院定罪的那样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贩毒分子，那现在谁能阻止他继续犯罪呢？

人人自危。

黑社会兴奋了，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互相打电话弹冠相庆。他们相约推举朱力克为全球黑社会主席。有他做领袖，黑社会定将横行天下。

为了配合朱力克，各犯罪集团决定趁火打

劫，他们高举朱力克的旗帜在光天化日下抢劫银行和珠宝店。短短半个小时内，全世界共有一千七百家银行被打劫，被劫款项高达七千亿美元。此外还有八十六架民航机被劫持四位国家元首遇刺二十一位女影星失踪八十七万辆汽车被盗七百个警察局挨炸十一万二千名犯人越狱……

各国警方均束手无策他们在荧屏上目睹了朱力克刀枪不入的场面他们害怕本国的罪犯也身怀绝技他们有妻儿父老他们有录像机有彩电有住所他们不想失去这一切于是他们见罪犯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

电视台不断插播世界各地罪犯抢劫的镜头电视台的协作真可谓无与伦比一会儿阿非利加一会儿亚细亚一会儿欧罗巴转眼又是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一会儿又回到毒气室弄得观众跟着摄像机镜头旅游全球可惜是痛苦的旅游一点儿也不幸福全是血淋淋的场面。

各地的罪犯看了电视后纷纷行动起来他们不甘落后他们奋起直追他们发誓要赛过外国的同行他们拣大客机劫持他们挑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女影星绑架他们掷硬币决定洗劫哪家珠宝店有一伙罪犯甚至直接打电话给该

国总统请总统签字批示后再杀人放火。

人们这才知道电视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来是罪犯的帮凶他们整天播放犯罪场面播放各地的案例名义上是传播新闻实质上是让各地的罪犯交流经验给他们提供信息为他们免费上技术课。

朱力克透过玻璃房子看到了电视屏幕上的景象。他不明白世界怎么变成这样。

“由于死囚朱力克刀枪不入，导致世界各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播音员画外音。

“由于我？！”朱力克吃了一惊。

他决定开始试试自己的力量。

朱力克朝玻璃房子的墙壁走来。

“注意，死囚犯朱力克开始行动了！”播音员激动地喊叫。

电视画面给了朱力克。

连正在抢劫的罪犯们都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两眼直盯着电视看。

朱力克对自己的力量还拿不准，他采用保守姿势朝玻璃墙壁撞去。

玻璃毒气室倒塌了。

朱力克从倒塌的玻璃堆里走出来。

军人先是本能地端起枪，想了想，又都放下了。

朱力克走到一位军人面前，拿过他的冲锋枪。

众人均面如土色。

朱力克一手握住枪管，另一只手握住枪托，两手同时向中间用力，枪管和枪托亲热地挨在一起了，这样的会面并不常见。

就连朱力克都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惊讶。

电视机前的曼妮感到朱力克很像她。正当她疑惑不解时，有人敲门。

曼妮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两位政府官员。

"我们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掏出证件出示给曼妮。

"找我有什么事？"曼妮问。

"您已经看到电视新闻了吧？"另一位官员看了一眼客厅里正播放有关朱力克死不了以及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犯罪事件的电视屏幕。

曼妮点点头。

"朱力克是一名死囚犯，杀不死他是人类的耻辱，更为严重的是各国的犯罪分子由此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威胁到所有人的安全。再加上朱力克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说话的官员



指指荧屏，朱力克正把头尾相接的冲锋枪扔到地上，“人类面临着极大的危险。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紧急磋商，认为只有你能制伏朱力克。安理会恳请你出面拯救无数生命，专机已经发动，请您尽快决定。”

曼妮又看了一眼电视屏幕，犯罪分子在世界各地横行的画面滚动式地出现在荧屏上。

曼妮看见一群暴徒用冲锋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市民，她两眼发直。

“我去！”曼妮斩钉截铁地说。

超音速军用飞机把曼妮送到朱力克的国家，警车响着警笛用每小时 240 公里的速度将曼妮送到毒气室现场。

朱力克从被他轻而易举地弄弯的枪上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现在他确信没人是他的对手。

朱力克寻找的第一个目标是龙经理，他要让这个六十岁出头的老头子尝尝诬陷的结果。

朱力克开始在人群中搜索龙经理，他在毒气室里看见过龙经理。朱力克感到自己的眼睛像一部雷达，他很快就捕捉到了猎物。

当龙经理的目光与朱力克相碰时，龙经理突然意识到朱力克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

转身想跑。

朱力克的动作用闪电来形容是太委屈他了，在一秒钟之内，龙经理就成了朱力克的俘虏。

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朱力克，全球都看到了死囚朱力克拎着一个老头的场面，人类不明白罪犯干吗偏偏抓这个老头。

龙经理在朱力克手中面如土色。

“我想看看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朱力克对龙经理说。

龙经理活了六十岁，还是头一次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拎着脖领子示众，越是坏人越怕人家说他坏，他觉得名誉比性命还重要，特别是他这种花了数十年时间呕心沥血为自己骗取了一个假名誉的伪君子更不能让自己的名誉毁在朱力克手中。龙经理决定用性命来维护自己的道貌岸然，他的座右铭是：当禽兽也要当衣冠禽兽。

“你放开我！”龙经理鼓足了勇气怒斥朱力克。其实他心里怕极了。

朱力克对龙经理的喝斥不屑一顾。“我要看看这个老杂种的心。”朱力克的手向龙经理的左胸部伸去。

“放开他！”一声大喝。

人群哗然。

朱力克抬头一看，他面前站着一位秀丽的女子，好面熟。

朱力克想起来了，是那位能治癌而且专给穷人治癌的超人——曼妮。他在电视和报纸上无数次地见过她的尊容。她曾经引发了一场两国之间的大战。

朱力克有点怵曼妮，毕竟现在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没有完全了解。

“你放开他。”曼妮的声调平静下来。越柔和越恐怖。

放龙经理？朱力克不干。

曼妮的身体开始向前移动。

五十亿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球上没一个人眨眼皮。

现场直播。

“你来这儿干什么？”朱力克盯着一步步逼近的曼妮问。

“你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罪犯，我来帮助贵国执行对你的判决。”曼妮一字一句地说。

“是他诬陷我！”朱力克把手中的龙经理往上提了提。

曼妮的超强直觉告诉，朱力克没说假话。

“你说说经过。”曼妮说。

朱力克把经过说了一遍。

“他说的是真话吗？”曼妮问龙经理。

“纯属歪曲事实！”龙经理断然否认。

“这好办，我去把法官弄来。”其实曼妮已经从龙经理的眼中知道他在撒谎，但她要用证据说话。尤其是当着五十亿人的面。

曼妮轻而易举就从人群中找到了法官。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峰回路转更加柳暗花明。

“你如果不说实话，我马上让你肝癌肺癌胃癌一起得。”曼妮语调温柔地威胁法官。

法官一扫往日的威严，像条癞皮狗似地给曼妮跪下磕头，连声说：“朱力克说的是实话。”然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

地球瞠目结舌。

连那些正在作案的坏蛋看了电视都觉得自己比没有前科的龙经理和法官清白一千倍。

“我现在就掏他的心！”朱力克当众宣布。

龙经理浑身筛糠，大小便同步失禁。

“最好别用这种中世纪的方法。”曼妮劝阻朱力克，虽然她清楚对龙经理这种人就是一刀



一刀剐了也不为过。

“你说怎么办？”朱力克尊重曼妮，他觉得自己和她好像有血缘关系。

“用电椅吧！这样文明些。听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发现中国的成语包含了全世界的真理，了不得。”曼妮决定处理完此事后邀朱力克一同去中国看看。

龙经理被拎进电椅死刑室，他的性命同他的名誉一起被现代科技手段结束。

曼妮和朱力克小声商量着什么。

朱力克冲摄像师招手：“把镜头全对准我们！”

曼妮和朱力克向全世界的坏蛋宣布：“从现在起，谁再作案就掏谁的心。”

罪犯们全蔫了。

他们怕朱力克和曼妮。这两位超人对着摄像机镜头联袂表演了一回“徒手砸坦克”的节目。赤手空拳的朱力克和曼妮三拳两脚就把一辆美制 M－1A1 型坦克打得稀巴烂。

记者问朱力克今后有什么打算，朱力克说他专治那些陷害人的坏蛋。他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谁受到坏蛋陷害就可以向他举报，全世界的坏蛋他都管。

朱力克话音没落，电话就响个不停。

朱力克后来的经历很绝，且不说他为民除了多少害，单是研究他身体的科学家就有上万人。朱力克还和曼妮去了中国。

第三个苹果

不不是一只狗的名字，主人并不十分喜欢它。在这座几乎家家养狗养猫的城市里，不不的血统比较低贱。当初主人从狗商店里掏钱买不不时，一是因为它便宜，二是为了给发烧的儿子解闷，后来时间一长，有了点感情，便没有扔掉它。

不不的主人的经济状况与智力和运气同步，都属于中下，有时甚至还要为房租电费什么的发愁，所以不不不可能像其他家庭的狗那样喝牛奶吃狗食品罐头，它每天只能吃主人全家的残羹剩饭。不不由此练就了一个什么食物都能接纳的万能胃口。

这天，主人收拾厨房时从碗柜下边扫出一个烂苹果，他把它扔给了不不。

不不将这个烂苹果连核带皮全部吞进肚子里。不不的肚子接受一切物质。



这是第三个苹果。

曼妮和朱力克吃苹果时没有吃核。

不不获得的宇宙能量最大。

吃完苹果后，不不趴在院子里晒太阳，它懒洋洋地闭上眼睛。

不不感觉到身体里发热，它开始以为这是阳光照射的缘故，但它又否定了这个判断，因为热源明显是在身体内部。热力正以风暴的形式向全身辐射。

当热风暴光临到不不的头部时，它突然感到自己有了大脑——一个能够思维的大脑！不不从生下来就有大脑，但它从未用它思想过，而现在，不不的大脑进入了思维状态，整个世界在它眼里一清二楚。

有了思维，不不抑制不住想同别人交流的欲望。没人告诉它，它靠自己的判断断定交流靠语言。

不不走进屋里。

主人正和儿子聊天。

不不在旁边注意听。

只用了十分钟，不不就掌握了人类的一种语言。

“不不，你俩在家玩，我出去一趟。”主人拍


行，你放心去吧！



拍不不的头。

“行，你放心去吧。”不不说。

主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不，你会说话了？！”主人的儿子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刚学会的。”不不说。

主人的眼睛几乎侵吞了整个脸部。

诧异。恐惧。惊愕。

各种眼神像迪斯科舞厅里的彩色旋转灯那样从主人的眼睛里轮番闪过。

“这是……怎么……回事？” 主人语无伦次。

“我也不知道。刚才我在院里晒太阳，忽然感到全身发热，脑子变得特别清楚。”不不用流利的人类语言同主人交谈。

“太好了！”主人的儿子对于和他朝夕相处的狗突然会说人话了感到无比兴奋。

主人从桌上拿起一本书翻开给不不看，然后问：

“能看懂吗？”

不不摇头。

“我教你。”主人的儿子自告奋勇。

“我跟你学。”不不见书的第一眼，就知道

书是智慧的结晶。

主人的儿子把书上他认识的字都念了一遍，不不过目能诵。

主人惊讶地看着这个场面，他脑子再笨，也知道不不的变化是超级奇迹。

不不记住了那本书上所有的字。

主人把字典递给不不。

不不只翻了一遍，就记住了字典上的每一个字。

主人的儿子灵机一动，打开电视机。电视台正播放外语讲座。

只用了五分钟，不不就掌握了这门外语。

儿子又换了一个外语教学频道。

于是不不精通两门外国语言了。

“超人！”主人惊呼。

“是超狗！”儿子更正。

“这是怎么回事呢？”主人百思不解。

“不不今天吃什么了？”儿子问。

“今天……什么也没吃呀，噢，对了，吃了一个烂苹果。”

主人想起来了。

没人觉得烂苹果和不不的变化有关系。

主人看看表，一拍脑袋，说：



“糟烂，赛马快开始了！”

他转身往门外跑。

“什么赛马？”不不问。

“就是买马票，把钱押在一匹马上，如果这匹马得了第一名，就能赢很多钱。如果押错了，就会输钱。咱们家缺钱，所以爸爸老想通过赌马赚点儿钱。可惜他从来没赢过，运气不好。”儿子告诉不不。

“我跟你去！”不不对正在开门的主人说。

“你去？”主人不明白不不的意思。

“保准让你赢。”不不胸有成竹。

主人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不不和主人来到赛马场。

买马票的窗口前人头攒动。

一共十匹马参加比赛。

押钱最多的是2号马，此马有常胜将军的绰号。

“你押5号马。”不不告诉主人。

“5号马从没进入过前5名，它的外号是留级生。”主人连连摇头。

“就押留级生。”不不坚持。它的超级直觉告诉它5号马这次要得冠军。

主人觉得能在5分钟内掌握一门外语的

狗的运气不会错，他把钱押在5号马上。

周围的人一片讥笑。

赛马开始了，场面极为壮观。

2号马跑在最前边。5号马倒数第二。

主人瞪了不不一眼。

如果输了，连这个月的房租都拿不出了。

跑到第二圈时，5号马连续超越了六匹马。

主人的脸上开始出现了兴奋的表情。

奇迹出现了。

在到达终点的前一秒钟，5号马超过了2号马！

全场顿时由沸腾转入宁静，只有不不的主人站起来狂喊。

就他一个人把钱押在了5号马上！

不不的主人赢了十几万元！

当晚，主人全家和不不在该市最豪华的餐厅庆祝胜利。

不不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它认为人类的姿势比狗的先进，于是它放弃了四脚着地的姿势，改用双脚着地的直立姿势。

主人的儿子还给不不买了一身衣服。

一条电视新闻引起了不不的注意。该新闻说，本届市长任期已满，新市长的竞选活动从



明天起拉开序幕。

“我要去竞选市长。”不不说。

主人全家呆若木鸡。

“这……不行吧？”主人反对。他觉得不不能使他成为亿万富翁，他不能放它走。

“为什么？”不不问。

“你不是人呀！”主人想出一个理由。

“不是人就不能当市长吗？”不不问，“宪法里有狗不能当市长的条款吗？”

“没有……可是……一只狗去竞选市长，这也太离谱了。”主人从烟盒里抽出一枝烟，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我明天去参加竞选市长。”不不的口气铁铸钢浇般坚定。

主人全家噤若寒蝉。

半夜，主人叫醒全家偷偷开会。

主人：“不不是属于咱们的，它是在咱们的喂养下变成超狗的，我觉得不能让它去竞选市长。

太太：“没错。它一抛头露面，马上就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狗会说话，这太离奇了！那它可就不属于咱们了！”

儿子：“不不如果走了，咱们又该过穷日

子。我好不容易有了台电视游戏机，可如果不经常买游戏卡，这游戏机有什么意思？！”

主人：“我有个主意，趁它现在睡觉，咱们用铁链子把它锁起来。以后就让它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帮咱们出主意买彩票赚钱。”

太太：“这不犯法吗？不是有非法拘禁罪吗？”

主人：“它又不是人，法律不保护它。”

儿子：“可不不会说人话呀！”

主人：“它就是会说一百种人的语言它也是一只狗。”

太太和儿子投了赞成票。

方案立即实施。

主人用粗铁链套住了熟睡中的不不的脖子，然后将铁链的另一头锁在院里的大树上。

不不被惊醒时，拘禁它的工作已经完成。

不不看看自己脖子上的铁链，再看看主人全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不发问。

“我们不想让你去竞选市长。”主人的口气由于铁链的存在而变得强硬了许多。

“拴住我？”不不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主人点头首肯。

“闹着玩吧？”不不还是不信。

“是真的。”儿子加入让不不相信的行列。

不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了，它从主人全家对它采取的这个措施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它发誓一定要不择手段当上市长。

“活在世上，原来就是比赛谁的心黑。”不不想。

“你以后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帮我们赚钱。”主人对不不说。

不不冷笑了一下，易如反掌地将套在脖子上的铁链拉断了。主人全家大惊，太太掉头就往屋里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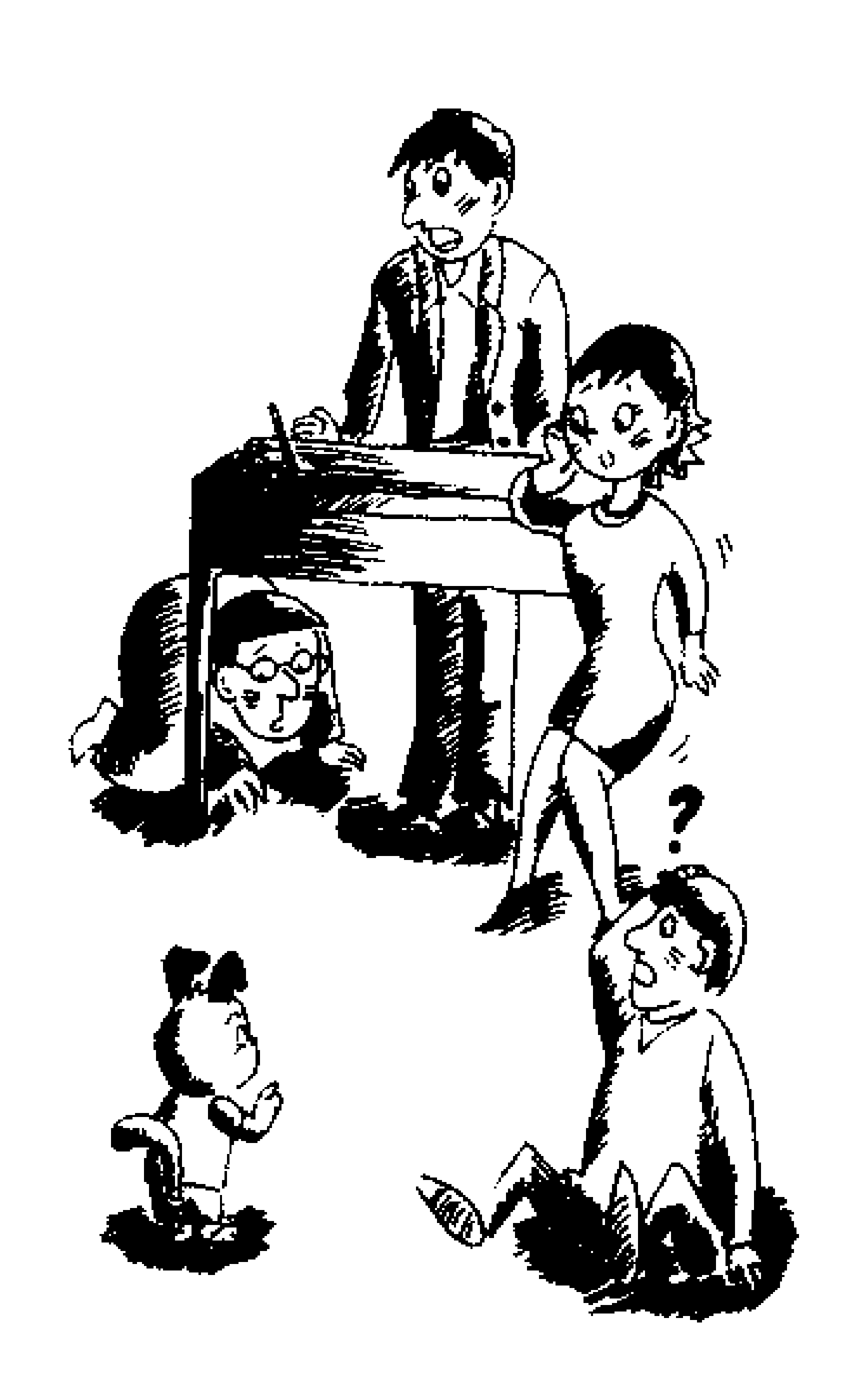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们。咱们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我去竞选市长，再见了。”不不向主人告辞。

主人和儿子目送着不不离去，无可奈何。

不不在街上溜达了一夜，它为自己的竞选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它实在想尝尝管一座城市的乐趣，实在想尝尝给人类当市长的滋味儿。

第二天一早，不不来到市长竞选办公室候选人报名处。

看见一只狗采用直立姿势穿着衣服走进办公室，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是从马戏团跑出来的吧？”一位金发小姐对同事说。

“请您说话注意礼貌。我是来报名参加竞选下届市长的。”不不对金发小姐说。

所有工作人员都钻到桌子底下。

一位胆子大些的男士从桌下探出头来看不不。

“你们对每一位市长候选人都采用这种礼节吗？”不不问男士。

它的幽默感也是超级的。幽默是智力过剩的表现。

“噢，不，我们只不过对于狗说话还不大适应。”男士壮着胆子从桌底下钻出来。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现。你们人类从前也是不会说话的。”不不给桌子底下的人类上课。

工作人员陆续从桌底下站起来。

“您到底是人还是狗？”男士问不不。

“是狗。”不不回答。

“您刚才说您要竞选市长？”金发小姐恢复了常态。

“是的。”不不点头。

“可竞选市长必须是人呀！”金发小姐提醒

不不。

"有这样的法律吗?"不不问。

众人翻阅了三遍宪法，没有关于当市长必须是人的条款。

"我可以办理登记手续吗?"不不问金发小姐。

既然宪法不反对，金发小姐只得依法办事。她点点头。

"您有多少竞选资金?"男士问。

"竞选资金?"不不一愣。

"它的竞选资金我们财团包了。"一位穿双排扣三件套西服的大肚子绅士说。

这是一个声名显赫资产雄厚的财团的董事长，他是专门来市长竞选办公室物色候选人的。他的财团要赞助一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如果当上了市长，将对他的财团提供优惠政策。

大亨目睹了不不同竞选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对话，他看中了不不，决定倾全力解囊资助它竞选市长。

工作人员经常从报纸电视上见到这位大亨，他们对他和他的财产早就肃然起敬。

不不办妥了竞选手续，然后随大亨乘坐豪



华轿车去某大饭店谋略。

不不的竞选市长委员会就设在这家大饭店里。

“你一共有七名竞争对手。”大亨告诉不不。

“我能击败他们。”不不胸有成竹。它觉得这座城市里的人类中没有它的对手。

不不召集竞选委员会成员开会。

“我们的竞选口号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让人类以外的生命为人类服务是您最明智的选择！’宣传部要在两天内将这个口号张贴到所有大街小巷，要不惜花广告费登报上电视！”不不下指令。

“明白。”宣传部长一边记录一边说，他本来对支持一只狗竞选市长持怀疑态度，现在他死心塌地了。

不不接着说：“情报部立即去调查那七位竞选人的详细经历，从出生那天算起。连他们上小学时使用什么牌的铅笔我都要知道。至于每月收入多少是否偷漏税是否受贿当然是重点。”

“我马上部署。”情报部长说。

不不对形象部长说：

“要充分利用我的特点给我化妆，取得最好的视觉效果，要让选民们一见我就觉得我可靠，值得信赖。”

“本市市民比较喜欢狗，我准备利用他们的这一心理为您化妆。您的这一优势是其他候选人所没有的。”形象部长脸上一幅得天独厚的表情。

不不在会上进行了周密的布置。

大亨很满意。

市长候选人首次与选民见面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进行。电视台现场直播。

这是每隔四年市民们最关心的活动，几乎所有市民都坐在电视机前给市长候选人打分。

八位市长候选人一字排开面对记者坐在长桌后边，他们穿着精心设计的服装操纵脸上的肌肉达到最佳表情，以争取选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

主持人宣布记者招待会开始。他说本届市长竞选将十分激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人类以外的生命参加竞选。他还说经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认定狗参加竞选市长完全符合宪法，他还希望选民们不要对不不有成见，要支持新事物。



镜头对准了不不。

选民们在屏幕上争睹不不的仪表。只要镜头移到别的候选人脸上，电视台就接到不计其数的抗议电话。电视台只得又将镜头对准不不。

每位候选人在镜头上出现的时间都是经过事先商定的。每出现十秒钟付费一万元。

电视台无法按照合同办事，否则观众会来砸了转播车。不不占了大便宜——镜头几乎一直对着它！

记者提问的对象几乎都是不不。就连那些事先被其他候选人收买的记者也撕毁协议将提问目标转移到不不身上。

一位高个子记者提问："请问候选人不不先生，您认为狗当市长有什么优势？"

不不从容地回答："狗当市长有以下几大优势。第一，狗不是人类，是局外人，因此能清楚地看到人类的优点和弱点，然后根据这些优点和弱点制定政策。第二，狗素以忠诚闻名于世，选举狗当市长最会令选民放心。第三……"

不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续回答了几十名记者提出的上百个问题。语言幽默生动，字

字珠玑，句句玉润，涉及的范围广阔，有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税收教育住房人口交通能源治安……不不还站在狗的立场上对人类提出了不少建议，如它认为应该消灭人类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学习狗类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不不回答提问时经常被掌声打断，它首次亮相就给记者和选民留下了玉洁冰清的完美印象。

另外七个市长候选人灰溜溜地坐在不不两旁相形见绌，愈发陪衬出不不的潇洒和才华。

首次记者招待会后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不不博得了百分之九十的选民的好感。

那七位候选人认为有必要结成统一阵线联手与不不竞争。他们呼吁市民不要选一只狗给人类当市长，还说狗只能办狗事绝不会办人事。

不不反驳说，办不办人事并不取决于办事的人是不是人，有的人活了一辈子没办过一件人事。调查结果表明，人办人事的比例比动物办人事的比例低得多。

尽管选民们的成分都是人类，但居然大多数人同意不不的这个观点。



"七人联盟"说不过不不，决定动武。都是五毒俱全的政客，他们密谋策划暗杀不不。

代号为"打狗行动"的暗杀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挑选出的五名职业杀手的开枪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这天下午，不不在广场上面对数万选民发表竞选演说，它向选民许愿如果当了市长将怎样怎样，选民们为不不勾画出的美景所折服，情绪高昂，掌声雷鸣。

广场四周楼房上的五个不同角度的窗口里伸出了五枝枪，不不同时出现在五枝枪的五个瞄准镜里。

五个光环同时套住了不不身上的五个部位：头、心脏、小腹、下身、喉咙。

枪声大作。

选民惊愕。

子弹打不进不不的身体。

不不镇静地站在讲台上，方寸不乱。

警察包围了楼房，抓住了刺客。

不不问选民：

"我们需要这种不办人事的政治家吗？"

"不需要——"移山倒海的声音。

"七人联盟"帮了不不大忙。

不不以百分之八十的票数当选为市长。

狗当上了市长，这新闻立即轰动了世界，人们密切关注不不上任后的一举一动。

坐上了市长的交椅后，不不把它竞选时向选民们许的愿忘得一干二净，它最爱干的事是剪彩和会见来宾，还规定每天的电视新闻必须拿出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报道它的各种活动。

当选民们意识到上当受骗时，他们对不不已束手无策。

不不不怕暗杀，它根本不需要警卫。

不不将市长职位改为终身制，并通过法律形式使之合法化。

不不坐在市长的宝座上随心所欲地愚弄市民。它要求市民在冬天穿裙子在夏天穿棉袄要求小孩说大人话大人说小孩话，它今天发布命令规定女性必须剃光头明天又规定女性必须留长发过腰否则判一个月的监禁……

市民们被不不市长折腾得无所适从死去活来气息奄奄。市民们没招儿对付不不，只有盼它早死。遗憾的是医生给不不做体检后宣布，它起码再活三百年。听到这消息后五百名市民集体跳楼。

不不市长每晚入睡前只想一件事：明天怎



么折腾市民。它觉得当市长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市民当猴耍。它喜欢看人类被愚弄时的样子。

这天晚上，不不市长躺在床上按电铃。

秘书拿着记事本出现在床旁。

不不市长闭着眼睛吩咐：

“我要修改文字。从明天起。上改为下，左改为右。前改为后。黑改为白。方改为圆。以此类推，所有反义词都对调，有错用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秘书真想掐死不不这个狗市长，可他心有余力不足。他曾经往不不市长的水杯里下过几次毒药，可不不市长越喝毒药越壮。

“马上贯彻！”不不说。

“是。”秘书只得遵命。

第二天，全市有数千市民因未对调同义词而被捕。其中最小的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儿，她因在广场上对妈妈说：“您看风筝飞得多高”而被拘捕，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您看风筝飞得多低”。

市民们的处境引起了全人类的严重关注，联合国为此召开了秘密会议——怕引起不不的注意。实话说，联合国也挺怵不不这只狗，他们对不不未觊觎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感到庆

幸。

会议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参加。

一位社会学家率先发言：

“我们人类的法律还不健全，让狗钻了空子。我建议各国立即修改宪法，明确规定狗不能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以16号决议的形式通过此项议案。

一位动物学家发言：

“从不不掌握了人类的语言和思维来看，地球上的动物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进化阶段，这个阶段的速度极其惊人。如果我们对此掉以轻心，很可能在不久后人类将为动物所统治。”

满座震惊。

主持人擦汗：

“这……可能吗？”

动物学家继续发表高见：

“完全可能。我们人类不就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吗？有人可能会说，人类的进化经过了漫长的时期。是的，可那时的地球是什么样子？再看看现在的地球，各种现代化设施举目皆是，大气里充斥着电波。现代快节奏是我们生存的



主旋律。在这种环境下，动物的飞速进化是完全可能的。”

“太可怕了。”会议主持人的脑海里浮现出由狗、猪、狼、虎参加的联合国会议的场面。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动物的进化！”

“要保住人类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与会代表争相表态。

就连最民主最人权的国家的代表也投票坚决反对尊重动物的权利。

人类空前的一致。

会议全票通过第17号决议。

17号决议全文如下：

鉴于地球动物迅速进化的严重事态，鉴于人类的统治地位受到挑战，决定立即给地球上所有动物服用痴呆药物，阻止其进化过程，以确保人类至高无上的尊严与利益。同时提醒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密切观察自己身边的动物，一经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当局。

人类立即行动起来。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制度不同性别的人消除了一切隔阂，携手阻止动物的进化。

报警电话络绎不绝。

一位老妪给该国当局打电话说，她发现她

家的一只苍蝇呈现出明显的进化征兆。

该国当局立即派特别行动组前往老妪家，特别行动组由二十人组成。其中科学家五人，防暴警察十人，摄影师摄像师各一人，官员一人，联合国特派员一人，律师一人。

警车一路呼啸来到老妪家。

老妪已将那只苍蝇关在厨房里。

“它有什么异常表现？”苍蝇专家问老妪。

“它对我说，它要竞选总理。”老妪回答。

“苍蝇说话了？”苍蝇专家表示怀疑。

老妪肯定地点头。

其实是她神经过敏，错觉。

专家们透过厨房门上的玻璃窗观察那只苍蝇。他们不敢打开门。

防暴警察举枪瞄准苍蝇，以防不测。

“的确异常。”一名科学家通过观察下结论。

“没错。你们看，它已经采用两条腿着陆了。正常苍蝇是所有腿同时着陆的。”另一位科学家拿着望远镜观察。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也许它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墙壁！”又一位科学家发表高见。

“我请示上边。”官员用移动电话同上司联



络。

上司的答复是“就地正法。”

律师认为符合法律。

为了慎重为了万无一失，特别行动小组决定炸掉老妪的房子。

老妪愿意用自己的有限财产换来人类的无限权威。

爆炸后经清场勘察，那只会说话用两条腿着陆的想竞选总理的苍蝇已毙命。

老妪的精神受到了全人类的赞扬。人们纷纷解囊相助，有捐衣服的有捐钱的有捐电视的有捐汽车的有捐苍蝇拍的……老妪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婆。

某国养猪场向当局报警说。该场的上万头猪呈进化迹象有暴动的可能。

该国总统心惊胆颤，只不不一只狗就把地球折腾得坐卧不宁，如果这上万头猪一起进化，地球不脱离太阳系才怪呢！

五个坦克师包围了养猪场。

养猪场四周方圆一百公里以内的居民转眼都逃得无影无踪，他们怕受到猪的报复，他们曾经吃过不计其数的猪，每只猪都和他们有杀父杀母杀兄杀姐杀夫夺妻之仇。

比祖先的智力还低的猪们不明白人类是怎么了。它们今天只不过对自己是否后继有猪表示了关注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人类永远能吃上猪肉服务，没想到竟然招来了坦克。

为了延续生命而失去生命，上帝的辨证法。

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人类用坦克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想出名而又苦于没机会的人终于找到了出名的机会，他们报告说自家的鸡进化了牛进化了蜘蛛进化了臭虫进化了……

各国竞选机构都接到了诸如跳蚤大灰狼企鹅驼鸟豹子老虎蚊子要求参加竞选总统总理首相国王部长大臣的电话，尽管这些电话都是人类帮它们打来的，可这些信息还是令头头脑脑们惊恐万状。他们心里没底，总觉得自己未必是跳蚤大灰狼企鹅驼鸟豹子老虎蚊子的竞争对手。

灿若星河的人类科学家们充分发挥人类领先一步进化的优势，利用已经思维了好多年的大脑与正准备思维的动物大脑较量，在短短的几周中就研制出了可以使动物在十分钟内



变痴呆的速效致痴药。

速效致痴药在全球免费发放，任何人都有义务给任何动物服用这种药——如果你不想被动物奴役的话。

盛况空前。

人们给鸡吃速效致痴药给狗吃速效致痴药给猫吃速效致痴药给马吃速效致痴药给鸟吃给鱼吃给蚂蚁吃给蜜蜂吃……

服用了速效致痴药的动物们一个个变得迟钝愚笨。飞禽不会飞了。走兽不会跑了。鱼不会游泳了。有一头牛甚至和树交配。

人类松了一口气。

除了不不以外，所有的动物都傻了。不不这个市长只好让它当下去了，从它的健康状况推测，也许要当到地球毁灭那天。

正当联合国将某月某日定为“人类战胜动物日”时，各种惊慌失措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

地球上所有的母鸡都不会下蛋了。人类面临蛋品危机。

“猪服用速效致痴药后失去生育功能！这一代猪死光后就再没有猪肉吃了。况且这一代猪肉也没人敢吃。”

“牛的生理功能紊乱！一头母牛居然下了

一个牛蛋。该牛蛋无法孵出小牛。牛面临灭绝！”

地球的生态平衡被彻底破坏了。

人类将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伴侣。没有邻居。

尽管有五十亿人，可人类却孤单得不寒而栗。没有千姿万态的动物陪伴，五十亿人等于是一个人。一个人生活在地球上，能不寂寞和凄凉吗？

人类害怕了。

怕得每人一身鸡皮疙瘩——二十四小时不退。

更可怕的消息还在后边。

联合国就像吃了速效致痴药，面对这消息呆若木鸡。

某国用速效致痴药作为武器突然进攻邻国！

某学校教师因学生上课不遵守纪律给学生服用速效致痴药。学生识破了老师的阴谋，将药放入老师的茶杯中！

某男提出和某女离婚，某女不同意，某女给某男服用速效致痴药。导致某男死心塌地和某女厮守终身。



联合国这才明白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自己。联合国命令科学家们在五小时之内研制出速效解痴药，立即给动物和受害的人类服用。五小时之内研制不出统统枪毙。

折腾。

人类就喜欢折腾。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折腾史。

一位名叫包马的专门研究曼妮和朱力克的博士意外发现，不不、曼妮和朱力克都是在吃了苹果后变成超人超狗的，难道他们的变化和苹果有关？这种苹果是怎么产生的？这样的苹果一共有多少个？下一个超人将在哪里以什么面目出现？他或她或它将如何折腾地球？包马博士目前还不敢公布自己的发现。他断定苹果将由此涨到一万美元一个。

第四个苹果

第四个苹果在某水果罐头厂的流水线上被切割后分别装进三筒罐头里。

这三筒非同寻常的苹果罐头有的出口，有的自销。两个月后，它们分别被摆在三家食品店的货架上。

这是对每个光临这三家食品店的人的运气的大检验。

为了便于读者朋友区分，咱们暂且给这三筒苹果罐头标上号码。1号苹果罐头现在正百无聊赖地躺在一家超级市场的货架上睡觉，它的四周有几十筒同一商标同一包装的苹果罐头。

一位婀娜多姿的姑娘来到货架旁站住了，她的目光停留在苹果罐头群上。

纤手拿起1号罐头！

命运之神在苍穹中睁开了眼睛。

不知为什么，姑娘放下了1号罐头，又拿起旁边的一筒苹果罐头，她选中了这筒罐头。

命运之神遗憾地摇摇头。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起码能碰到一次以上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绝大多数人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人人有运气。但运气属于能够抓住机会的人。

麦迪没想到自己竟落魄到这步田地：身上只剩下五元钱了。

麦迪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星，这个梦一直萦绕着他度过了人生的二十六个春秋。他能将



几百名歌星的传记倒背如流，还参加过数十次歌坛选拔赛，但每次几乎都以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名落孙山。

麦迪喜欢唱歌，但他唱的歌确实难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某人完整地听完他唱的一首歌的纪录。但麦迪就是喜欢唱。每当唱歌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觉得自己只能通过唱歌和世界对话，只能通过唱歌和人生交谈。

为了唱歌，麦迪不顾学业，不顾工作，不顾经济收入，不顾一切。家人反对，妻子离婚，可谓众叛亲离。

麦迪是专程赶到这座城市参加电视歌星选拔赛的，他身上仅有的钱全花在来时的路费上了。昨晚他是在火车站候车室过的夜。今天上午他去电视台报名参赛，他参加预赛的时间是今晚七点三十分。

现在是下午三点。麦迪饥肠辘辘，他攥着兜里的五元钱走进了超级市场，他必须将这五元钱花在刀刃上——赛前既果腹又润喉。至于今后几天的生活费和回程路费，麦迪根本不去想。

麦迪对于价格昂贵的食品不敢问津，他站





在了苹果罐头货架旁边。

！！！！！！

命运之神的心砰砰直跳。

麦迪先拿起一筒苹果罐头看了看上边的标价，四元。

可以接受的价格。

麦迪准备拿着这筒罐头去出口处交款，可不知为什么，他将这筒罐头又放回原处，拿起另一筒罐头朝出口处走去。

他拿的是1号罐头！

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在这三秒钟内决定了。

麦迪拿着苹果罐头走进一座公园，他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边吃苹果罐头边欣赏湖光水色。

麦迪的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可他却拿出毕生精力渴望当歌星，这是上帝经常和人类的许多成员开的一种玩笑。长时间以来，麦迪的肌体内最匮乏的就是音乐细胞，就像有人缺乏维生素C一样。

第四个苹果的三分之一进入了麦迪的体内，麦迪身体里的调度中枢立即将它们全部变成了音乐细胞。

虽然麦迪吃下的只是三分之一具有宇宙能量的苹果，不如曼妮、朱力克和不不独享一个的能量大，但这三分之一在麦迪体内统统变成音乐细胞后，比全世界所有歌星和作曲作词家身上的音乐细胞的总和还多五倍！

麦迪吃完苹果罐头后，将空罐头筒扔进果皮箱。他继续坐在长椅上欣赏大自然。

突然，麦迪感到他眼前的涟漪变成了一支支乐曲，柳树变成了音符。天上的云，水中的鱼，树上的鸟，地上的草，一切的一切，凡是映入他眼帘的都是音乐！

麦迪觉得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座喷泉，他怎么也阻止不住喷泉向外喷水。

灵感。才思。新想法……

这一切素来与麦迪无缘的东西突然之间一古脑地降临到他身上。

麦迪拿出笔和纸，在他的笔与纸接触的一刹那，麦迪知道自己的笔已经是生花妙笔了。他的笔仿佛根本不受他的大脑的支配，只一个劲儿地自己在纸上纵横捭阖。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在向全世界宣告所有歌词作家的无能。

歌词写好了。这首歌词即使不谱曲也是一



首歌！

麦迪开始谱曲。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谱曲的。不需要钢琴，不需要哼唱，他只看见笔尖在纸上快速地运行，音符争相在纸上着陆定位。

谱曲完毕。只用了十分钟。

麦迪唱了一遍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空前绝后举世无双的歌曲！

麦迪毕竟唱了二十几年的歌。他知道这首歌的分量。麦迪还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嗓音变了，变成了地道的金嗓子。

麦迪决定一会儿参加电视歌星选拔赛时就唱这支歌，他要再练一遍。

麦迪的歌声几乎把整座公园的游人都吸引来了。人们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动听的歌曲和如此迷人的歌喉。

数百人将麦迪围得水泄不通，人人脸上呈现出如醉如痴的表情。

麦迪唱完后，足足有五分钟静得没一个人说话。人们还在追寻那优美的余音，痴迷的表情进入了惯性状态。

“请问您刚才唱的歌是什么名字？”最先清醒过来的一位姑娘问麦迪。

"《都是骷髅》。"麦迪给他的歌定了名。

这歌名本身就包含了整个宇宙的最高哲理。众人叹服。

"请问您的大名？"一位男青年敬慕地请教麦迪的大名。

大家认定麦迪是来公园吊嗓子的大歌星。

"我……叫麦迪，不是歌星，是瞎唱的。"麦迪不好意思。

"你的嗓子比全世界所有歌星的嗓子加到一起还棒！"男青年发表见解。

"没错！"

"的确是这样！"

人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再给我们唱一遍吧！"一位老者要求。

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喜欢听麦迪的歌。

麦迪感动极了，他又唱了一遍《都是骷髅》。

众人再次陶醉得死去活来。

"我们护送你去参加电视歌星选拔赛！"男青年提议。

众人响应。他们清楚麦迪一个小时后将成为世界头号超级歌星。他的普通人生活只有这最后一小时了。



人们纷纷请麦迪签名。

麦迪有点儿不知所措。

众人抬着麦迪朝电视台进军。

路人以为精神病医院搬迁。

电视台的门卫阻挡住这支队伍。

被惊动的歌星评委会主任来到大门口。

“你们这是干什么？”主任问众人。

“我们送大歌星来参加比赛。”众人齐声说。

“大歌星？谁？”主任一脸讥笑。

众人将麦迪举过头顶。

陌生的面孔。寒酸的衣着。

主任熟悉地球上所有知名歌星的形象。

“用这种方法引起评委的注意？”主任瞪了麦迪一眼。“再胡闹取消你参赛的资格。”

主任对麦迪的印象分是零。他一会儿还要告诉所有评委给麦迪打低分。

麦迪进入电视台的赛场。他在地球上的第一批崇拜者们忠诚地等候在电视台门口。

选拔赛开始，电视台向本市观众转播实况。

业余歌手们一个个登台表演，那神情活像被告在为自己申辩。评委们俨然一副法官的神

态，手中的笔仿佛只会在纸上写“死缓”“无期”等判决。

“下边由7号选手演唱。”身着奇装异服身上能露的地方统统露出来的主持人小姐酸溜溜地说。

7号是麦迪。

参加选拔赛和战犯的待遇一样——以编号代替姓名。

麦迪走上演唱台。

“就是他！”主任提醒评委法官判7号选手死刑。

麦迪的嗓子刚一发音，评委们就全傻了。

他们的耳膜头一次享受这样的歌，无论是曲子还是嗓子。

主任的眼珠差点夺眶而出射到麦迪脸上。

电视机前的本市观众统统发疯。

麦迪的演唱结束。

主持人迫不急待地问：

“请问您刚才唱的这首歌的名字？”

“《都是骷髅》。”

“作词作曲？”

“词曲都是我写的。”

评委亮分。



尽管10分为满分，可最苛刻的评委也给麦迪打了一亿分。

“快和国际通讯卫星联系，要求全世界所有电视台转播！”电视台长不放过这个能使该台出名的机会。他知道，只要麦迪一离开赛场，这辈子该台再也请不动他了。

国际通讯卫星机构看了麦迪的录像后，立即着手同各国电视台联系。

全球几万家电视台首次同时播放同一节目——而且是向人类推荐一位新歌星。

麦迪给全人类唱了一遍《都是骷髅》。

地球整个醉了。

人们纷纷致电联合国，要求将《都是骷髅》定为地球球歌，还要求授予麦迪“地球歌帝”的称号。

联合国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将《都是骷髅》定为地球球歌。同时授予麦迪“地球歌帝”的称号。

一位出版商出九千亿美元买《都是骷髅》的版权。

昔日称霸歌坛的词曲作家和歌星们愤怒了，他们的听众被麦迪抢走了，他们的歌没人听了，录音带和激光唱盘卖不出去了。本来应

该属于他们的钱都进了麦迪的腰包。

麦迪的新歌一首接一首地问世。麦迪能用几十种不同的噪音演唱，不管是美声唱法还是通俗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失业的歌星和词曲作家们只有一条路了——联合起来对付麦迪。他们使用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企图将麦迪从歌帝的宝座上拉下来。他们甚至雇佣了职业杀手。

麦迪是他们的对手吗？天知道。

*　　*　　*

现在说 2 号苹果罐头的经历。

何小雨从上小学第一天开始，就抬不起头来。一直到高中，不是因为他偷过东西，也不是由于他犯过错误，就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虽然何小雨个头不低，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在学校是个矮子。老师可以堂而皇之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贬低他，父母也经常当着外人挖苦他。

何小雨对于学习付出的精力要比其他同学多几十倍，可他的成绩就是上不去。何小雨认定智商是先天决定的，聪明脑瓜是爹妈给的。

他对人生已经失去了兴趣，就像凡是得不



到别人欣赏的人都不会快活一样。在他的眼里，世界上的人只有两种：已经死的和即将死的。

明天是高二的期末数学考试，爸爸妈妈给他定的指标是必须及格。

何小雨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捧着数学课本发呆，他怕考试，怕得要命。他曾经幻想过，假如学校没有考试多好。他发现凡是上过学的人长大没有不认字的，那老师或家长干吗还要在人家上小学时为了默写时没想起来的一个生字而大发脾气？学了后边忘了前边是智力正常的标志，假如把所有学过的东西都牢牢地塞满大脑，那才是标准的痴呆。

妈妈走进来。

“把这筒罐头吃了，明天一定要及格。”妈妈递给何小雨一筒打开了的苹果罐头。

何小雨毫无反应地看着罐头。

2号罐头！

妈妈出去了。

何小雨一边看书一边吃罐头。

数学是何小雨诸门功课中的最弱项，他一看数学书就两眼发花，一片模糊。

何小雨将整筒罐头吃完了，手中的书还一

页没翻。

他突然觉得书中的数学题变得格外清晰，就连答案也一清二楚——书上根本没有答案。

何小雨认定自己由于大脑疲劳产生了幻觉，他去卫生间用凉水冲头。

回到房间，何小雨重新拿起数学书。

还和刚才一样的感觉——每道数学题的答案清清楚楚地映现在他的脑海里。

何小雨找出专门刊有答案的复习材料。

他的答案全部正确！

何小雨两眼发直地盯着窗外，他感到自己的目光穿透了大气层，他的脑海里映出了宇宙的图像。

"又走神儿了，还不快复习？！"爸爸走进屋督促儿子。

"我复习完了。"何小雨伸了个懒腰。

"能考及格吗？"爸爸注视着儿子的眼睛。

"没问题。"何小雨平静地说。他清楚自己的大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开窍"。大概有的人在娘肚子里开窍，有的人生下来好多年后才开窍。

爸爸发现儿子的眼睛炯炯有神。

每次何小雨考试前，父母比他还提心吊



胆。他考了多少次试，他的父母就考了多少次试。

第二天。考场。

高二的数学期末考试难度极大，这实际上是高考前的实战演习。有人说，考卷上的不少题能难倒大学生。

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何小雨拿到考卷后先将考题浏览了一遍，答案全出来了。

他心花怒放了。原先他还怕自己的大脑只开一会儿窍就关上了。

监考老师像宪兵在教室里巡逻。

何小雨只用了二十分钟就答完了卷子。

他站起来将卷子交给监考老师。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教室。这是他头一次第一个交卷。

同学们集体吃惊。

公布考分那天，何小雨腰板挺得笔直。

老师念完了分数，没有何小雨。

“怎么没有我的成绩？”何小雨问老师。

“准是不及格吧？”

“哈——”

同学们嘲笑。

“校方认为你在这次考试中有作弊嫌疑，

现在校长正在他的办公室等你去谈话。”老师盯着何小雨说。

“作弊？”尽管何小雨从小学开始人格就一直蒙受侮辱，可这么大的冤屈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你怎么可能考100分呢？”老师的口气里夹杂着明显的奚落，“要知道，整个高二年级数学期末考试的最高分才是98分呀！”

教室里一片怪声。

“说我作弊，你们有什么凭据？”何小雨再也忍不住了，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考100分，这就是证据！你从小学到高中，考过100分吗？”老师振振有词。

何小雨的确没得过一个100分，但他现在得了。难道人们只承认先天聪明的家伙而不接受后天或者说半路开始聪明的人吗？

“我没有作弊！”何小雨擦干眼泪，向全班宣布。

“嗷——”同学们起哄。

老师欣赏高材生们的表演。

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他的身后站着何小雨的爸爸。

“不要影响其他班级上课！”校长严厉地



说，“何小雨同学，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何小雨没想到校长把爸爸都叫来了，他一看见爸爸，感到委屈极了，眼泪再次溢出眼眶。

“你还有脸哭？！快跟我去校长办公室！”爸爸居然站在儿子的对立面一边。

有这样一些父母，他们以为和子女作对就是严加管教子女。他们不知道，一个生活在动不动就背叛亲骨肉的父母身边的孩子长大后是绝不可能爱这个世界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让你施爱的，不是让你当靶子练刺杀的。

“我没有作弊！就是没有！！”何小雨终于愤怒了，他的目光令在场的所有人心惊胆颤。

“咱们去办公室谈谈，好吗？”校长用平和的口吻动员何小雨。

“我要求您现在给我出题。我当着大家的面解题，如果我解不出或解错了，就说明我作弊。如果我答对了，您当众给我平反！！！”何小雨泪流满面。

“这……”校长看了何小雨的爸爸一眼，他觉得这种工作方法似乎简单了点。

“我看可以试试。”老师断定何小雨必然当众出丑。“我这里有一本《高考试题》。”

“出题！出题！！”

同学们嚷嚷。

爸爸满脸通红地站在教室门口，他恨不得吞了儿子。他怀疑儿子得了精神分裂症。

老师将一道高难度的数学题写在黑板上。

班上最优秀的高材生都不会做。

何小雨在 5 秒钟内将答案写在黑板上。

“正确吗？”校长迫不急待地问老师。他的数学知识在他拿到大学文凭的当天就全扔了。

老师把从书上翻出的答案与何小雨写在黑板上的答案一对，呆了。

完全一致。

而且书上说，解这道题的最快速度是 40 分钟。

老师脸上的表情已经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何小雨答对了。

“再试一题！”何小雨挑战。

老师发狠了，他从讲台里拿出《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解》。

何小雨在 10 分钟内用心算解出了数学天才用计算器花 1 个小时才能解出的难题！

校长脸上全是当着下属和学生不该露出的表情。

何小雨的爸爸愣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老师和同学茫然的看着这个全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

“我没有作弊吧？”何小雨问校长。

“这……”校长张口结舌。

何小雨没想到校长连亲眼看到的事实也不愿承认。

老师同校长小声磋商。

老师叫来了校医。

“干吗？”何小雨不明白叫医生做什么。

“给你体检。”校医说。

“为什么？”何小雨意识到这是奇耻大辱。

“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异常。”校医和蔼地说，“顺便测测你的智商指数。”

何小雨同意测智商。

医生连测两遍后大惊。

“怎么样？”校长问。

“他的智商可以说是世界之最，比正常人高 20 倍！”校医兴奋得直搓手心。

“你们以后不要歧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告诉你们，这世界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发生。”何小雨笑着对老师说。

校长和老师面面相觑。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冲过来用双手亲热

地按住何小雨的肩膀问。

“我也不知道。有一天晚上，对了，就是数学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脑子一下就清楚了。”何小雨说。

“又一个超人出现了！”一位同学醒悟过来，指着何小雨喊。

“超人？”校长一怔。

“就是最近世界上连续出现的那些超人，像曼妮、朱力克、不不和麦迪。我从一张报上看到，说可能还会陆续出现新的超人。”那位男同学说。

教室里鸦雀无声。

老师和同学都不愿意何小雨成为超人。他们一直津津乐道地干着摧残何小雨人格和尊严的事，他们把这当作乐事和消遣。他们现在害怕遭到报复。

校医悄悄出去将何小雨的事给有关当局打了个电话。

一辆超豪华轿车将何小雨和爸爸接走了。

老师目送远去的轿车在心里发了一个毒誓：今后我要是再不尊重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就是王八蛋。

何小雨和爸爸被轿车拉进国家科学院。



闻讯赶来的各路科学家将何小雨团团围住。

一位数学家将歌德巴赫猜想递给何小雨。

何小雨当众在1个小时内解决了这一困扰人类多年的数学难题!

又有几位数学家将费马猜想、斐波契数列、希尔伯特第十问题、歌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无限可微的连续函数、黎曼猜想和欧几里得第五公式等数学难题递给何小雨。

何小雨一口气攻克了这些著名数学难题。

化学家将连续气病三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化学难题递给何小雨。

何小雨只用了40分钟就战胜了该难题。

物理学家。

生物学家。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统统五体投地。

何小雨当场解决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均产值的八大科技难题。

"我国终于有超人了!"秘书将这一喜讯报告给国家元首。"而且是智力型的!"

元首听完汇报,喜上眉梢:

“立即对何小雨采取一级保卫措施。争取在一年之内将我国的科技水平跃为世界第一！”

“我看有半年就够了。”秘书说。

“我现在要见他。”元首迫不急待。他想向超人讨点儿治国良策。

何小雨见到了国家元首。

“如果让你担任国家元首，你任职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元首问。

何小雨不假思索地回答：

“抓教育。具体措施两条。一、在学校实行考试分数保密制。考试分数列入国家机密，除考试者本人和判卷老师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探听。泄密者负法律责任；二、不得歧视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有此类事件发生，处以当事者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元首连连点头，他想起了自己上小学时曾因某次考试成绩不佳遭到老师的奚落和挖苦。

“立即将何小雨的建议在全国推行，还要提请议会写进宪法。”国家元首向秘书下指令。

三天后，新措施在全国所有学校实行。

一位教师因当着全班学生的面辱骂一位



“差生”被判了三年徒刑。

一位校长因泄露国家机密——学生的考试分数，被撤职并流放边疆服苦役。

由此，何小雨所在国家的下一代个个精神饱满自尊自爱，他们之中再没有人受歧视受侮辱，他们无比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地球。

外国预言家惊呼何小雨所在国家的下一代长大成人后将在地球上不可一世。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何小雨提出的措施。

人们终于意识到，对国家危害最大的，不是外国敌对势力，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打击摧毁国家下一代自尊的人，他们才是危及国家生存的最重要的力量。有几个国家为此恢复了死刑。

有一个缺德的国家正秘密研制能使邻国的教师和父母天天辱骂孩子从而最终断送该国前程的生物武器。

看不见的战争。

让某国的下一代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这是比原子弹还厉害的超级武器。

一场真正的竞争在地球上开始了：

各国比赛着尊重自己国家的下一代的每位成员的人格。谁落在后边，谁将来准得给别的国家当孙子。

*　*　*

村里人都说她命不好。她认了。

没人知道她的名字，邻里习惯地称她“老槐树”——她住的草房后边有一棵岁数挺大的槐树。

老槐树早年丧夫，她拼着命将一个个孩子抚养成人，现在称得上是子孙满堂，然而她和没孩子一样。老槐树的儿孙里不乏能人，有教授、工程师、经理、处长、局长，还有出国定居的。这些孩子翅膀硬了飞走后再不来看她，更甭说赡养她了。

老槐树今年七十九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靠乞讨度日。

这天，老槐树拄着拐杖到县城里要饭。看着那些在阳光下与婴儿嬉戏的少妇，她的嘴角露出一丝极富哲理的苦笑。

老槐树敲一座房子的门。

一位中年妇女从门后露出半张脸。

“大姨，请给一口饭吧！”老槐树伸出皱皱巴巴的手。



“晦气！”妇人“砰”地关上门。

老槐树又去敲第二家门。

结局一样。

老槐树连着敲了十家门，一口饭没要上。

她感到浑身无力，在万般无奈之下，她敲响了自己的某一个儿子的家门。

儿媳妇开门。

“谁让你来这儿的？让邻居看见多丢人！！”儿媳妇满脸怒气。

“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老槐树绝望地乞求儿媳的恩赐。

儿媳妇回身顺手抓起桌上的半筒水果罐头，要用它打发婆婆。

她的拿罐头的手伸出去后又缩回去，她拿勺子舀出几块苹果后，再将没剩几块苹果的罐头递给婆婆。

“快走！快走！不许你再到这儿来丢人现眼！”儿媳妇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关上家门。

老槐树拿着几乎空了的罐头离开儿子家，来到路旁的一张石头凳子上坐下。

这是3号苹果罐头。

3号罐头里共有两块第四个苹果，这两块非同寻常的苹果现在全在老槐树手中的罐头

筒里。

只剩下一颗牙的老槐树狼吞虎咽地吃光了罐头里仅有的三块苹果。

照老槐树现在体内的营养库存状况，就是一口气吃十个面包她也不会感觉饱。可这几块苹果吃下去后，老槐树立刻感觉饱了。

奇迹随后出现：

老槐树先是觉得嘴里有什么异物，她用手一摸，吓了一跳——一口新牙！

快八十岁的人，突然长出一口牙。儿孙长大后不孝敬她，她没慌神儿。八十岁长出一口新牙，她却慌神了。

紧接着，老槐树弯曲的腰直挺挺地立起来了，腿也不疼了。她扔掉了拐棍。

老槐树明显地感受到自己返老还童了，她五十年来第一次注意到树枝上的麻雀正在谈情说爱。

老槐树身上有了无穷的力气，头脑也格外清晰。她看到前方路旁有一群人，便健步走过去。

一男子请算命先生算命，几个人围观。

算命先生显然说得不准，那男子连连摇头。



老槐树只看了那男子一眼，脑海里便显现出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槐树怀疑自己的脑子出毛病了，她又看另外的人，不管她看谁，谁的一切资料就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想试试准确程度。

老槐树对那男子说：

"你家弟兄三个，你排行老二。"

男子一愣，他扭头看看眼前这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婆，绝对不认识。

男子的表情鼓舞了老槐树。

"你父亲是在你十八岁那年去世的。你母亲还健在，今年六十六岁。"老槐树说出了两个高难度的数据。

"您怎么知道？您认识我？"男子大惊。

"不认识。"老槐树摇头。

围观的人不信，断定老槐树了解那男子。

"您给我看看。"一位姑娘对老槐树说。

"你是独生女儿，六岁时摔破过头。你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谈了四个月零三天，第二次谈了……"老槐树一口气地说。

"快别说了，"姑娘忙打断老槐树的话，"真神啦！"

“您也是算命的？真是活神仙，您说说我今年是不是有灾？”男子请老槐树给他算命。

老槐树把他的未来告诉他。

围观的人排队请老槐树算命。

四小时内，老槐树挣了五百元。

一位途经此地的考古学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老槐树哪里有未出土的出土文物。

老槐树说往东走六十步的地下就有。

考古学家按老槐树的指点在众目睽睽之下挖出了两千年前的文物。

整座县城轰动了。

县长乘坐轿车亲自来请老槐树。

老槐树在县城的那个儿子闻讯赶来，他哭着要求给老母亲当什么经纪人，儿媳妇给婆婆跪下连着磕了三百多个头叫了八千多声“妈妈”。

老槐树原谅了儿媳但不原谅儿子。

儿媳是外人，儿子是骨肉。外人重利益，骨肉重亲情。外人重利益可以谅解，骨肉不重亲情决不姑息。

县里留不住老槐树。只五天功夫，老槐树就在一个连的士兵护卫下被拉到了首都。

老百姓称她为活神仙。学者称她为预言



家。

她预言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她预言 1990 年 12 月英国首相由女变男 1991 年 5 月法国总理由男变女。她还预言如果废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中国在 21 世纪初叶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否则没戏。

她的预言都陆续被证实和正在被证实。

老槐树现在享受总统级的待遇，住在豪华的别墅里，光是守卫她的军队就有一个师。

老槐树是人类中唯一知道人类未来命运、知道地球未来命运、知道太阳系未来命运的人。

但她不说。

她觉得蒙在鼓里活是人类的幸运。

真正的预言家都不说。说的准是二把刀。

地球上接二连三地出现超人，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注意。他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曼妮、朱力克、不不、麦迪、何小雨和老槐树身上。

真正折腾地球的是第五个苹果。

第五个苹果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地球上连续出现了六

个超人(超狗),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高度注意。包马博士在诸位琢磨超人现象的科学家中成绩领先,他已经将重点定在苹果上。

包马博士的研究室里贴着曼妮、朱力克和不不的大幅照片,几个大文件柜里分门别类地装着这几位超人的资料。

包马博士走访了曼妮病房的病友,她们证实曼妮是在吃了一个苹果后变成超人的。

看守朱力克的狱卒告诉包马博士,朱力克吃的那顿最后的晚餐里也有苹果。

不不的主人经过包马博士的提示,回忆起不不在变成超狗之前吃过一个烂苹果。

在包马博士研究超人产生之原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世界上又连续出现了三个超人:麦迪、何小雨和老槐树。

包马博士靠自己单枪匹马调查已感到力不从心,何况有的超人还被该国严密警卫,难以接近。他物色了一位有"神探"之称的私人侦探亨利与自己合作,联手调查超人现象。

对麦迪、何小雨和老槐树的调查进一步证实了包马博士的判断,超人的出现统统与苹果有关。

这些能使普通人变成超人的苹果是从哪



儿来的呢？这样的特殊苹果地球上一共有多少个？

“请尽快弄一份全球所有苹果园的地址。”包马博士吩咐神探亨利。

五天后，亨利抱着七个大厚本子走进包马博士的研究室。

“全世界所有苹果园的详细地址都在这上面。”亨利将本子放在包马博士的桌子上。

包马博士皱紧了眉头。

“这还不包括零散的苹果树。”亨利提醒博士。他对苹果的兴趣比包马还大，他做梦都想吃上一个特殊的苹果，然后变成超人侦探。

“咱们开始分头调查，你负责这三本，我调查这四本。”包马博士递给亨利三本，自己留四本。

对全球所有苹果园的庞大调查开始了。包马博士和亨利侦探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他们坐飞机坐火车开汽车步行打电话打电报发传真使用各种现代化和原始的手段调查每一个苹果园。

一个月过去了。没发现任何线索。

这天，包马博士风尘仆仆地来到某国的一座苹果园。

他同一位园丁坐在苹果树下聊天。

“您在这座苹果园工作多少年了？”包马博士问。

园丁没想到一位博士能来和他聊天，挺激动又挺好奇。

“十几年了。”园丁回答。

“您对每一棵苹果树都很熟悉吧？”

“那当然。”园丁的口气里透着自豪。他和每一棵苹果树都是相濡以沫的关系。

“最近一二年，有没有哪棵苹果树突然出现了异常现象？”

“异常现象？”

“噢，比如说，某棵苹果树突然长高了或突然变矮了，或者突然多结了或少结了果实。”

园丁想起了那棵只结了五个果实的苹果树。他隐约感到自己的好运气来了。

“您为什么对苹果树感兴趣？”园丁决定不轻易供出那棵苹果树，他了解这些城里人，你把实情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把你踢到一边去。

“我搞些研究”。博士从园丁的眼睛里看出有戏。

“可您是医学家呀！刚才您还说过，您是研究人体的。”园丁不傻。



“苹果和人体有很大关系。”包马博士牵强附会。

“您别兜圈子了，我这里可能有您要找的东西。不过您得告诉我原因。否则我不会说的。”园丁是直性子，开门见山。

包马博士沉思了片刻，直觉告诉他，这座苹果园是调查的最后一站。他决定告诉园丁实情，争取园丁的配合。

“你先发个誓，保证不将我告诉你的事再告诉第二个人。这事如果传出去，会在地球上引起混乱。”包马博士神情严肃地说。

“我起誓——”园丁发誓。

包马博士把他研究的超人与苹果的关系讲给园丁听。

园丁像听神话。

“我这里有一棵苹果树挺怪。”园丁说。

“怎么怪？”包马博士的呼吸急促起来。

“往常它每年能结几百个苹果。可今年它只结了几个苹果。”园丁说。

“它得病了吗？”

“没有。”

“带我去看看。”包马博士迫不及待。

园丁将博士领到那棵苹果树跟前。

的确是一棵与众不同的苹果树。

“它一共结了几个苹果？你还能想起来吗？”包马博士问。

园丁想了想，说：“五个。”

博士泄气了，光是现在就出现了六个超人。数字对不上。

“怎么，它不是您要找的树吗？”园丁看出博士对他的苹果树失去了兴趣。

“你的树结了五个苹果，可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六个超人了。”

园丁觉得挺扫兴。

“对了，”园丁眼睛突然一亮，“您刚才说，有三个人是吃了苹果罐头后变成超人的？”

包马博士点点头。

“一个苹果被切碎了是可以装进好几个罐头筒里的！”园丁脑子够用。

“对呀！”包马博士使劲拍了自己的头一下。

“只要化验一下就都清楚了。”包马博士从树上取了两片树叶和一块树皮。

化验结果出来时，包马博士兴奋得头撞在了天花板上。

这棵树的原子结构与地球上其他植物的



原子结构迥然不同大相径庭，包马博士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原子排列方式，他确信其他科学家也没见过。

真相大白了。这的确是一棵特殊的苹果树，它结了五个特殊的苹果。凡是吃了这种苹果的人，马上就能成为超人——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

可据园丁介绍，这棵苹果树曾经是一棵正常的苹果树，它是怎么变成特殊的苹果树的呢？促使它改变的因素是什么？这种因素还会出现吗？

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包马博士日夜兼程向这个谜进攻。

园丁很兴奋，他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友。

“这是真的？”女友表示怀疑。

园丁带女友来到那棵苹果树前。

女友信了，她能感觉出那棵树与众不同。

她摘了两片树叶带回家。

她哥哥是超人迷，专门搜集有关曼妮、朱力克等人的资料和轶闻趣事。

她将男友园丁的话向哥哥转述了一遍。

哥哥半信半疑。

妹妹将树叶递给哥哥。

“你送去化验一下不就清楚了？”妹妹说。

哥哥打电话给他在报社当记者的同学，约好和记者同学一起将树叶送到植物研究所化验。

记者同学正苦于自己在新闻界打不开局面，接到同学的电话后如获至宝，立即驱车和同学去植物研究所。

植物研究所的教授刚把树叶放到显微镜下就吓了一跳。

“这树叶是哪儿来的？”教授一边喘粗气一边问记者。

“您先说这树叶怎么了？”记者挺油，他怕被人戗行，他就指着这件新闻壮大自己的事业了。

“这树叶不是地球上的。”教授断言。

记者二话没说，冲出研究室跳上汽车就开，连老同学都不管了。汽车直驶报社。

记者用手粗暴地推开想阻拦他的总编辑的女秘书，闯进总编室。

总编辑火了：

“你是不是想下个月换个地方领薪水？”

记者：



“我有能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总编辑：

“快说！”

记者像打机关枪一样把苹果树与超人的关系讲了一遍。

“你就坐在我的办公桌上写新闻稿，写一页排一页版，快！”总编辑凭职业直觉知道这新闻能使该报名扬四海。

记者一边写总编辑一边审排字车间一边排版，只用了半个小时，这宗超级新闻稿就完成了。

“上明天报纸的头条？”值班编辑请示总编辑。

“太晚了。立刻印号外，两小时后就发行！”总编辑使劲儿抽烟，他心里正在盘算该报“火”了后再办几本杂志。

“新闻只能占二分之一版面，其他几个版面登什么？”值班编辑请示。

“全登广告。号外印五百万份。”总编辑说。

印刷机疯狂地运行。它像一架搅拌机，把油墨和纸、谎言和真理合并到一起然后去搅拌人类的思维。

《号外》发行后被一抢而空。

电视台立即发挥优势迅速将苹果树的图像呈现给观众。

国际通讯卫星也不甘落后。

转眼间整个人类都知道曼妮等人是因为吃了那棵树结的苹果后变成超人的。

只迟疑了三秒钟——顶多三秒钟，人类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意识到，那棵苹果树的树叶、树枝及树干树根也可能把人类变成超人，是它们孕育出那五个苹果的！

人人想当超人——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上。

人人怕别人当超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星球上。

人们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向那座苹果园涌去。飞机、火车、汽车、轮船、自行车、骑马、步行……从古到今的一切交通手段都用上了。

人们要吃那棵苹果树。

特殊苹果树所在国立即进入紧急状态。面对数以几十亿计的非法入境者该国束手无策。该总统决定动用军队保卫那棵苹果树。总统想吃那棵树明年结的果实。

三个集团军团团围住那座苹果园。几百辆



坦克虎视眈眈地等候疯狂的人潮。

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空气中全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火药味儿。

头戴钢盔手持上膛子弹的自动武器的士兵们神情紧张地进入戒备状态。

洪水般的人潮出现在地平线上，从四面八方朝苹果园涌来。

现场指挥向总统请示。

总统指示警告无效后可以开枪。

悲剧开始了。

子弹从枪膛里争先恐后地跃出，夺走一个个生命。

这是真正的前仆后继。

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冲上来。

尸体堆成了山。人潮波涛汹涌，后浪推前浪。

国际人权组织急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出面干预该国屠杀生命的暴行。

联合国装傻充愣不管。它最怕那棵苹果树被众人吃了后又生出许多超人来。

在现场的包马博士痛苦地闭上眼睛不忍看这血腥腥的场面，他预料过这样的结局，但他没想到人们为了变成超人竟然置生死于脑

后，面对枪口而全然不惧。

“我们应该先吃那棵树！”一位士兵醒悟过来，大喊一声。

一句话提醒了军队。士兵们扔下武器，朝那棵苹果树跑去。

军人和来吃苹果树的人混在一起，发疯似地围住了那棵苹果树，成千上万的人被挤死踩死。

那棵超级苹果树转眼被吃光了。树叶、树枝、树干、树根，一干二净。

紧接着，苹果园里的其他苹果树也统统被吃光了，人们认为与那棵超级苹果树为邻的苹果树说不定也沾光有了仙气。

后边赶来的人开始吃苹果园的土。

一场惊天动地的混战后，苹果园变成了一个大土坑。

大土坑里和大土坑四周陈尸遍野。

有幸吃到超级苹果树以及它的邻居或土地的人们兴高采烈地等着变超人。

一天过去了。

十天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人变成超人。



结论是吃树变不成超人。

超级苹果树没有了。本来说不定它明年还能结出那种苹果。

包马博士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麦迪、何小雨和老槐树吃的是同一个苹果。这就是说，超级苹果树结的五个苹果中还有一个没有被吃！

这第五个苹果在哪儿？

人类再次发疯。

谁都想吃那第五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把人变成超人的苹果。

苹果的售价直线上升。短短三天内，已经与黄金等值。

各国纷纷修改宪法，规定禁止苹果出口。凡将苹果带出境者一律处以极刑。凡带苹果入境者一律重奖。

一位亿万富翁开价一百亿美元买第五个苹果。

一夜之间有五千家“寻找第五个苹果侦探公司”在地球上成立。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重点一律转为找第五个苹果。

每个国家都成立了“找第五个苹果部”，部长都是副总理级别。

联合国成立了“找第五个苹果协调委员

会”,该委员会24小时办公。

某国一座酒吧更名为“第五个苹果酒吧”后,生意立刻兴隆,财源滚滚。两个月内就扩建成五星级大酒店。

有两个国家同时将国名改为“第五个苹果共和国”。官司打到了联合国,双方都控告对方侵权,抄袭他国国名。联合国仲裁委员会答复说任何国家不能起与第五个苹果沾边的国名,因为联合国正考虑改名为“第五个苹果联合国”。

某小国突然声称该国找到了第五个苹果,所有大国立刻改变了以往对该小国的歧视态度,个个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地争相邀请小国首脑出访。于是该小国的国际地位陡增,尽管地处非洲,居然被破格接纳加入欧共体。

其实该小国根本没有第五个苹果,这不过是它想出的改变国际地位的妙计。

有一个歹徒赤手空拳闯入一家银行,他声称自己刚刚吃了第五个苹果,吓得银行职员乖乖按他的吩咐将巨款装进他的大麻袋。该歹徒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列为全世界最聪明的智力型非暴力抢劫犯。

某家庭得知苹果与超人的关系时冰箱里



尚有十个苹果。

如何处置这十个苹果成了折磨全家的难题。

母亲提议将十个苹果全部出售，可获巨款八十万美元。家庭生活水平将由此一步登天。

父亲反对。他认为如果第五个苹果在这十个苹果之中，那出售苹果的决定将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儿子建议全家集体将这十个苹果吃了，每个苹果每人咬四口。

女儿说假如这十个苹果都是普通苹果，就这么吃了太亏，还不如卖了发笔横财。

这十个苹果搅得全家六神无主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他们幻想他们期望他们侥幸他们做梦，他们又爱那十个苹果又恨那十个苹果。

几乎所有有苹果的家庭都是这样。

那位第一个报道超级苹果树的记者已成为超级报业大王。

他创办的《第五个苹果报》每期发行二千万份。

《第五个苹果你在哪里》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金曲。有一个国家想拿它当国歌，国际社会差点儿联合出兵灭了该国。

谁都想吃第五个苹果，谁都怕别人吃第五个苹果。地球变成一个大赌场。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找第五个苹果。

某科学家因研究出50亿人分吃一个苹果的技术而获得诺贝尔所有奖项。然而这项属于屠龙之技的科研成果根本派不上用场。谁先发现第五个苹果不一口吞了才怪。

园丁成了新闻人物，只有他见过第五个苹果，他整天被各电视台请去介绍第五个苹果的特征。

记者现场采访。

“请问第五个苹果大约有多大？”记者问园丁。

“大概这么大。”园丁用双手随便比划。

观众的眼睛全直了。

“什么颜色？”记者问。

“黄色。”园丁胡诌。

有人高兴有人愁。

黄色苹果的身价立即超过其他苹果。

“好像也有点儿发绿。”园丁又说。

绿色苹果身价立刻急起直追。

这第五个苹果最折腾地球。人类像中了魔法，人人见面必谈第五个苹果早晨起床第一件

事是收听专门报道第五个苹果的电台新闻上班上学后第一关心的是向同事同学打听第五个苹果的下落学生不想学习想吃第五个苹果然后一边吃零食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得诺贝尔奖大人无心工作想吃第五个苹果然后超群绝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还长命百岁不得病不吃药不开刀于是学校停课厂矿停工商店停业除了第五个苹果人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田野荒芜市容脏乱疾病流行有人预言如果过一个月还找不到第五个苹果人类的精神将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而彻底崩溃地球将变成一座精神病医院你想想假如五十亿人的每个成员都有希望吃到那个苹果而这种可能性只是五十亿分之一但是人人都抱希望而谁都明白最终将有四十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失望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此了。

人们开始诅咒包马博士，是他的研究导致了人类被一个苹果抻着拽着活。包马博士为安全起见，整容后隐姓埋名到山里过隐居生活，从此与第五个苹果绝缘。

联合国在各会员国的强烈要求下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将地球从第五个苹果

的阴影下拯救出来。

某国代表提议让老槐树测出第五个苹果在何处，只有找出第五个苹果，地球才能恢复宁静。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这项提议，联名致电老槐树，吁请她测出第五个苹果的确切位置，拯救地球。

老槐树接受联合国交给她的任务后闭目遥测第五个苹果。

地球死一般寂静。

等待。期望。

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不约而同地悄悄命令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如果第五个苹果在自己的国家，就必须防止外国入侵。如果第五个苹果在外国，就准备出兵把它抢过来。

老槐树遥测出第五个苹果在哪里了，但她同时也预测出她公布第五个苹果的确切位置后地球上将发生的事件。准确地说，叫第三次世界大战。

“您测出第五个苹果的位置了？”联合国官员问老槐树。

老槐树点点头。

“在哪里？”联合国官员急不可待。



老槐树意味深长地摇摇头。

“您是什么意思？”官员弄不懂知道了第五个苹果在哪儿为什么不说。

“我不能说。”老槐树告诉联合国官员。

老槐树知道第五个苹果在哪儿却不说。她是地球上唯一知道第五个苹果在哪儿的人，她立刻成为人们攻击的目标。

某国元首派特使秘访老槐树。特使对老槐树说，如果她向该国独家透露第五个苹果在何处，该国将把副总统席位拱手送给她。

国际恐怖组织扬言如果老槐树在一星期内不公布第五个苹果的位置，就干掉她。

匿名电话恐吓信纷至沓来。人们不能容忍一个知道第五个苹果在哪儿却缄口不说的人生活在他们中间。

不说就不让你活。

老槐树尽管是超人，但也害怕五十亿人的威胁。

她向曼妮和朱力克等超人求援。

曼妮、朱力克、麦迪和何小雨立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没让不不加入联盟）。声明说，谁危害老槐树的人身安全谁将自取灭亡。

人类被震怒了。对这几个超人大家本来就

嫉妒就眼红就耿耿于怀就恨不得吃了他们。由于这几个超人的出现，人类其他成员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人类每个成员本来都一样，可自从有了这几个超人，人们自惭形秽人们自叹不如人们自悲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

人类忍无可忍了，大家决定和超人决一死战，拼个你死我活。

面对全人类的宣战，曼妮、朱力克等超人胆怯了。其实每个人在心里都怕别人——超人伟人强人也不例外。

几个超人聚在一起商议对策。

“咱们毕竟是人类的一员，不能和人类自相残杀。”何小雨说。

“咱们再有本事，也不是五十亿人的对手。”麦迪说。

“派代表和同胞们讲和吧！”曼妮建议。

超人派朱力克去和同胞谈判。

同胞们同意化干戈为玉帛，但有一个条件——老槐树立即公布第五个苹果在哪儿。

超人为难了：公布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公布将爆发超人与同胞之间的大战。

超人现在的感觉是四面楚歌。他们头一次后悔吃那个苹果。



有一家报纸竟刊登出题为《吃超人肉可能变成超人》的文章。人类的希望之火再次被点燃，人们不顾一切地朝几位超人聚集的地方涌去，他们要吃掉超人。

曼妮等人害怕了，他们想起了那座变成大坑的苹果园。

不不市长由于单枪匹马，寡不敌众，被本市市民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尽管人们咬不动不不市长的肉，但他们还是把它吃了——只要能变成超人，他们可以吃铁。不不这个狗市长被市民们生吞了。

没人因此变成超人。

曼妮等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那个飞碟在返回自己的星球途中又经过地球。

它再次选择地球小憩。

“地球好像和上次不一样了。”机长对同事说。

“我用仪器测一下。”一个外星人说。

机长点头同意。

飞碟上极为先进的仪器对地球扫瞄。

“是咱们上次路过这里闯的祸。”外星人边看仪器边说。机长凑到仪器跟前。

"就是你往苹果上泼的那盆水引起的。"机长对泼水的同事说。

"那几个吃了苹果的人的处境很危险，咱们得去救他们。他们现在算得上是咱们的半个同胞。"一位外星人对机长说。

机长同意。

飞碟来到曼妮等人的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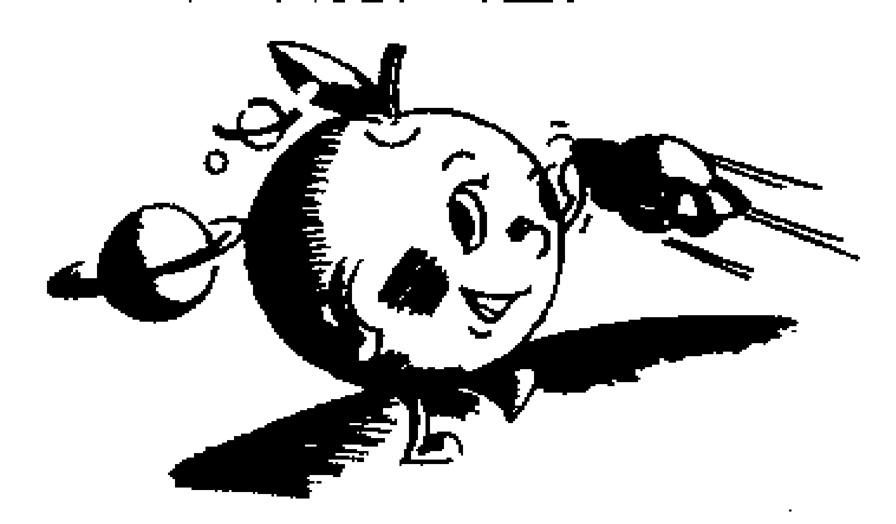
尽管几位超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可这是唯一的选择，否则是死路一条。

曼妮、朱力克、麦迪、何小雨和老槐树登上飞碟，跟外星人走了。地球容不得他们。

要么你和别人一样。要么你走。人类的法则。

人类更加疯狂地寻找第五个苹果——谁吃了它谁将成为地球上唯一的超人。

第五个苹果究竟在哪里？





狗王梦游



羔丝羔终于当上了狗王。当它第一次坐上狗王的交椅时，全身掠过一阵闪电般的快感。

羔丝羔知道狗身上的两个部位最重要——尾巴和牙齿。而它从出生到当上狗王的前一天，几乎天天动用尾巴。它的尾巴已经摇累了。它是靠使用尾巴当上狗王的。现在，它终于可以使用牙齿了。

狗王清楚当大王最需要的是权威，它登基

的第一天就亮出从未用过的犬牙冲着大臣们狂吠了一番。看到大臣们竞赛似地摇尾巴，狗王心里舒服极了。

羔丝羔坐在王位上，它感到尾巴对它来讲已经是多余的了，它现在只需要牙齿。

当天晚上，狗王梦游。

它离开王宫，来到一家医院门口。

“我想把尾巴割掉，把牙加固，行吗？”狗王问医生。

医生按狗王的要求给它施行了手术。

第二天清晨，狗王走出大门，碰上迎面走来的几只老虎。

狗碰到老虎时，都要摇尾巴表示敬意。

而狗王现在没有尾巴了，它想用笑容来向万兽之王致意。这一笑，狗王露出了满口钢牙。

老虎们被激怒了，它们还没见过敢向老虎龇牙的狗。

“这家伙不但不向咱们摇尾巴，还向咱们示威！”一只老虎说。

“教训它！”老虎们怒不可遏。

羔丝羔被老虎们拎到路边的树林里。

狗王吓得浑身颤抖，它把全身的劲儿都调



集到屁股上向老虎献媚，可它没有了讨好的工具——尾巴。

“这家伙还敢扭迪斯科气咱们！”一只老虎大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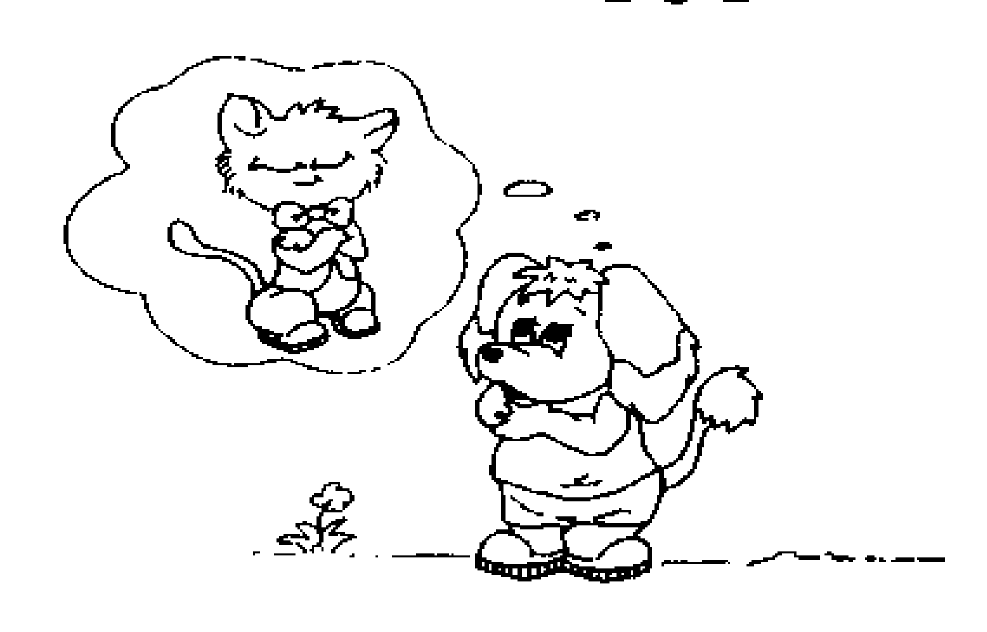
包围圈的直径在迅速缩短。

上帝专为狗配备了尾巴这个装置。没有尾巴的狗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生存的。除非你不当狗。狗王羔丝羔在临死前终于刻骨铭心地领悟到这个真理。可是已经晚了。

狗王羔丝羔在死前祈祷下辈子长两条尾巴。



一只想当猫的狗



秀花是一只母狗的名字。在狗类中这样的名字还不常见。可见主人是宠爱它的，给它起了一个人类的名字。能够享有这样殊荣的狗可谓凤毛麟角。

秀花对主人忠心耿耿，它曾经救过主人的命，还曾经抓住过觊觎主人财产的小偷，它的脑子只会想一件事：保护主人。它连睡觉的时候都竖着耳朵。秀花为自己是一只狗感到骄

傲，这一点，从它对陌生人狂吠时的神气劲儿就不难看出。

主人还养了一只猫，那猫又懒又馋，除了在主人面前邀宠献媚外，没其它本事。上次小偷光临主人家时，猫吓得躲在桌子底下打哆嗦。小偷给了它一块肉，它差点儿背叛主人跟小偷走。

秀花就不，它绝对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外人就是给它一座肉山它也不屑一顾。它瞧不起猫，它为自己是一只狗感到自豪。

每当进餐时刻，猫如果对饭的质量感到不满，它就拒绝进餐，还和主人软缠硬磨。直到主人给它换饭为止。秀花什么都吃，它觉得自己没有权力挑三捡四，它要为主人着想，它认定吃苦和牺牲是动物的美德。

秀花已经有了男朋友，它是邻居的一只大黄狗，那黄狗对秀花一往情深，忠心不二。它们已在商量准备于春天结婚，为主人再生几个狗崽。

这天上午，秀花趴在院子里晒太阳。

主人在屋里和客人谈话。

两人对话的声音越来越高。秀花感觉出异常，它走到屋门口，做出随时准备捍卫主人的

姿势。

显然他们是在争吵。

“你真不像话！”客人吼叫。

“滚，你这个狗东西！”主人站起来骂对方。

“狗东西！”秀花一惊。主人居然骂他恨的人是“狗东西！”

秀花生平第一次怀疑自己的听觉，它呆呆地望着主人的嘴唇。

“你是一只狗！一只地地道道的狗！！”主人一字一句地骂。

秀花全身的血液几乎溢出血管。

“你连狗都不如！”客人回敬了一句。

“你狗胆包天！敢骂我？”主人大怒。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客人站起来，边往屋外走边骂。

秀花只觉得天旋地转，它不相信这些话是从人类嘴里吐出来的。

它冲着那位客人狂吠。

“狗仗人势！”客人出大门时甩给秀花一句。

秀花想冲上去咬他，无奈主人没下命令，它不能擅自行动。

主人“砰”地关上大门，然后回到屋里生



气。

秀花怀着复杂的心情趴在主人脚下。

"别理他，他是一只可恶的疯狗！"主人像是对秀花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秀花迷惘地看着主人，他干吗骂狗？狗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呀。

秀花无意中看见了躺在主人床上呼呼大睡的猫，它惊讶地意识到主人吵架时没有用猫骂人。

秀花悻悻地离开主人，它找到自己的男朋友，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它。

"我的主人也用咱们骂人，她看了篇不好的小说，就说'狗屁不通'。你听听，咱们什么时候放屁不通啦？"男朋友早就听过人类诸如此类的骂人话了。

"咱们狗对他们可是一片忠心呀！他们凭什么贬低咱们？"秀花愤愤不平。

"可能他们需要忠心耿耿的伙伴，但并不喜欢这种行为。"男朋友分析。

"人真怪。猫对人不忠，可人却不骂猫。"秀花好像突然不认识人类似的。

"我也没听过主人拿猫骂人。"男朋友陷入了沉思。



忠心耿耿挨骂。献媚逢迎受宠。秀花望着天空中变幻莫测的云朵发愣，它头一次羡慕猫的地位，它不愿意挨骂，它希望得到人类的赞赏。

秀花想当猫，它决定和男朋友解除婚约，因为它听见一个人骂另一个人是“狗娘养的”。秀花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挨骂，它不能作这个孽。

大黄狗痛苦万分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它也不想当“狗爹”。

秀花无力改变自己的种类，但它要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后代的成份，它开始向猫献殷勤，它想和猫订婚。秀花希望自己的孩子起码有一半猫的血统。

秀花清楚地看到，人类对于狗的忠诚采取鄙视态度。

它无数次梦见自己变成了猫。

一只名叫秀花的母狗想让自己的孩子有猫的血统。

它能成功吗？



名画风波



1

国际机场戒备森严。手持对讲机的警察比比皆是。车顶闪烁着警灯的警车一辆挨一辆。

出入航空港的旅客们猜测，今天准有外国国家元首的专机降落。

懂行的却感到蹊跷：停机坪旁没有一辆外

文部的轿车。文化部的汽车却足足开来了八辆，它们一字排开停在阳光下。

一架身上涂着耀眼航徽的巨型喷气式专机降落在跑道上，它的机身在克服了强大的惯性后缓缓朝停机坪驶来，活像一艘巡洋舰进港。

警察们的表情立即进入紧张状态，他们的眼珠四处乱转，恨不得看穿机场上每一位旅客的衣服。

专机刚刚停稳，手持杀伤武器的士兵呼啦一下就将飞机包围了。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背朝飞机平端着自动武器围成圆圈儿。

五辆装甲运输车开到专机旁。

文化部官员来到舷梯旁同从专机上下来的外国人寒暄。专家们清点着从飞机货舱里往装甲运输车上移送的箱子。

F 国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 24 幅名画。这些名画均出自人类历代最有名的画家之手，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将这些名画中的一部分送到国外展出，是 F 国议会经过了 3 年的激烈辩论后才勉强通过的。

这次送到国外展出的名画一共 8 幅。尽管展出国拍胸了胸脯说绝对不会出差错，F 国还



是提心吊胆。

装甲运输车在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的前呼后拥下，离开了机场，驶向国家美术馆。

为迎接这次展览，国家美术馆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翻建。展览厅装备了第一流的防盗设施。室内温度和湿度都是恒定的，误差为零。

尽管参观券价格贵得惊人，可要想买到票还得从半夜起就去美术馆售票处排队。入馆参观还有极为苛刻的条件：不准带包。不准穿大衣。不准带照像机。美术馆就差做除了眼睛以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律不得入内的规定了。

这天中午放学后，皮皮鲁回家吃饭。他打开信箱取出报纸，里边还有一封给爸爸的信。

爸爸撕开信封，是市美术家协会寄给他的一张名画展览赠票。

"这个展览的票很难买。看看是什么时间的？"餐桌旁的妈妈问。

爸爸将票翻过来看背面："哟，是今天下午的。"

爸爸和妈妈遗憾地摇摇头。

皮皮鲁家正准备搬家。爸爸妈妈和一家室内装饰公司联系好了，下午去新居研究如何装修新居。

“我去。这票可不能作废。”皮皮鲁放下饭碗，从爸爸手里拿过入场券。

“你下午还得上学。”妈妈反对。

“看这样的展览能比上学学到更多的东西。”皮皮鲁说完看看爸爸，分明是寻求支援。

“那倒是，就让他去吧。”爸爸觉得艺术熏陶对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有重要作用。

“我也要去！”鲁西西不干了。

“就一张票，掷硬币决定谁去。”皮皮鲁提议。

鲁西西没别的办法，只能同意。

“你要哪面？”每次掷硬币之前皮皮鲁总是宽容大度地让妹妹先挑。

“正面。”鲁西西说。

就像往常掷硬币一样，皮皮鲁又赢了。

“拜拜。回来给你讲。”皮皮鲁饭也不吃了，拿着票跑出了家门。

鲁西西将那个硬币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十遍，愣是找不出一点儿破绽。

2

皮皮鲁的目光刚一接触到那幅画，他全身



的血液在瞬间就凝固了。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只剩下他和那幅画。

这是一幅油画，它出自十七世纪欧洲一位大画家的笔下。夕阳的余辉均匀地涂抹在一座别致的小木屋身上，树叶仿佛在微风中摇曳。屋旁的草地上坐着一位迷人的少女，少女身旁卧着一条漂亮的牧羊犬。

使皮皮鲁的心灵产生震颤的是那少女和她的牧羊犬。

皮皮鲁见过不少画上的漂亮女孩子，可她们从未引起过他的注意。这次，当他的目光与油画上的少女相遇时，他的大脑和全身骤然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

不知为什么，皮皮鲁觉得自己了解她，他好像知道她的一切。从她的目光里，皮皮鲁也清楚地看出她同样喜欢他。这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倾慕，这是那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交流。像电。

眼睛的确是心灵的窗户。

至此，皮皮鲁才死心塌地地服了这句话。

皮皮鲁就这么呆呆地在那幅画前站了两个小时。他和她说了好多话。没使用语言。

闭馆的铃声响了。皮皮鲁三步一回头地走





出展览大厅。

街头已被暮色笼罩。皮皮鲁感到心里没着没落的，他在美术馆旁边的街心公园里找了一处长椅坐下。

一片树叶擦着皮皮鲁的鼻尖落到他脚上，皮皮鲁看着树叶发呆。

有人拍皮皮鲁肩膀。

皮皮鲁一回头，愣了。

他身后站着油画上的那位少女。少女身旁是那条牧羊犬。

皮皮鲁忙从长椅上站起来。他转过身，面对少女，不知所措。

“你好，我叫莎莉。”少女伸出手来。

“莎莉……”皮皮鲁重复着这个名字，他的大脑一片麻木。

“刚才咱们聊了半天，不是吗？”莎莉把手又往皮皮鲁这边伸了伸。

真是油画上的少女！

皮皮鲁激动地握住她的手。

“你叫什么名字？”莎莉问。

“皮皮鲁。”皮皮鲁脸还有点儿红。

“你的名字真好听。”莎莉笑了。她的笑容美极了。

皮皮鲁拍拍牧羊犬的头。牧羊犬友好地冲皮皮鲁摇摇尾巴。

“你怎么能从画上下来呢？”皮皮鲁问莎莉。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一点儿意识也没有，你的目光可真厉害，在你的注视下，我先是有了知觉，后来身体的各个部位就能活动了。”莎莉回忆着。

“那画上不就空了？”皮皮鲁说。

莎莉耸耸肩。

“你还回到画上去吗？”皮皮鲁问这话时心情挺复杂。他不希望莎莉走，可他又担心那幅名画的完整。

“不，不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再说，我怎么回去呀？你能把一个大活人弄到画上去吗？”莎莉问。

皮皮鲁在替美术馆遗憾了一分钟后，心花怒放。

“我想看看你的国家，你带我到处转转。”莎莉说。

“嗯，我的国家很大，够你看的。”皮皮鲁恨不得现在就带莎莉周游全国的名山大河。

“咱们别老在街上站着呀，带我去你家，好



吗？”莎莉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这才想起了莎莉的居住问题。

实话说，皮皮鲁不敢把莎莉往家里领。先不说他用意念把莎莉从名画上弄下来算不算闯祸，单就把一个无家的少女领回家里就够皮皮鲁受的。

莎莉也不能住旅店，她没有护照和任何身份证明。再说，莎莉身上的这套十七世纪的欧洲服装也够引人注目的，幸亏现在是傍晚，如果是白天，非引起路人围观不可。

“你没有家？”莎莉看出皮皮鲁在为难。

“有……”皮皮鲁说。

“父母对你不好？”

“好……”皮皮鲁越说越窘。

“那为什么不能带我去？”莎莉不解地望着朋友。

“是这样……在我们这儿……”皮皮鲁不知道怎么说好。

“我们是朋友吧？”莎莉似乎有点儿明白了。

“是。”皮皮鲁使劲儿点头。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莎莉又问。

“愿意。”皮皮鲁肯定。

“那……”莎莉两手一摊，等皮皮鲁解释。

二十世纪的观念居然不如十七世纪的观念。皮皮鲁无地自容。

皮皮鲁忽然想起了新居，他眼睛一亮。

皮皮鲁家的新居虽然正在装修，但有一间小屋子已经装修完毕，可以住人。

皮皮鲁身上正好带着新居的钥匙。

“我带你去我家。”皮皮鲁对莎莉说。

莎莉笑了。

皮皮鲁清楚莎莉不能坐公共汽车，他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用惊奇的眼光看莎莉和牧羊犬。

皮皮鲁告诉司机目的地。

莎莉显然是头一次坐汽车，她一会儿看窗外，一会儿看司机。

“这叫什么？”莎莉问皮皮鲁。

“汽车。”皮皮鲁说。

“谁拉着它走？”

“发动机。”

“发动鸡？什么鸡这么大劲儿？”

“不是发动鸡，是发动机。机器的机。”皮皮鲁忍住笑。



出租车司机一直在注意听身后两位小乘客的对话。

新居到了，皮皮鲁将妈妈给他的课本费从衣兜里掏出来给了司机。

司机目送着皮皮鲁和莎莉走进楼房的单元门。

3

皮皮鲁家的新居是一套四室一厅的单元房，各种装饰材料堆放在门厅里。

“新房子怎么这么乱？”莎莉问。

“正在装修。其实我最反对室内装修，特别是新房子。”皮皮鲁说，“我对爸爸说，往厨房的墙上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往锅里放什么。书柜的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像力的数量。往地上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上能留下几个脚印。”

“你爸爸怎么说？”莎莉笑弯了腰。

“我爸爸说我是奇谈怪论。”

“我看你的话挺有道理。”莎莉支持皮皮鲁。

“说穿了，装修房子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几

乎人人都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住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其实，室内修饰材料大都是化工材料制成的，这些材料在老化过程中不断向空中散发一种有毒气体，危害人们的健康。用自己的寿命换取别人的羡慕，得不偿失。”皮皮鲁见莎莉支持他，更来劲儿了。

莎莉欣赏皮皮鲁的分析能力，入木三分。

“这个房间已经装修好了，也有家具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那边找我妹妹，让她给你找几件衣服换上。你这身打扮是不能出去的。”皮皮鲁说。

“你去吧，我等着。”莎莉在出租车上已经接受了皮皮鲁的解释，她知道必须尊重皮皮鲁的国情。

皮皮鲁回到家里，家人正准备用晚餐。

“展览好吗？”妈妈从厨房探出头问皮皮鲁。

“好。”皮皮鲁回答得心不在焉，他朝妹妹的房间走去。

鲁西西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皮皮鲁关上房门。

鲁西西回头一看是皮皮鲁，没理他，继续写作业。



“还生掷硬币的气哪！我有事求你。”皮皮鲁笑容可掬地坐在鲁西西身边的沙发上。

“你肯定作弊了。”鲁西西说。

“绝对没有。对天发誓。”皮皮鲁说。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输过？”鲁西西质问。

“这绝招我可以传授给你。我每次掷硬币之前，心里反复说‘我准赢我准赢我准赢’，结果我就赢了。”皮皮鲁说。

“你骗人。”鲁西西不信。

“这叫信念的魔力，不信下次你试试，准赢。”皮皮鲁拍胸脯。

“可你也在心里反复说你准赢呀！”鲁西西问。

“那就看谁真相信自己的信念了。”皮皮鲁说。

鲁西西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你说你有事求我？”鲁西西问。

皮皮鲁把下午的经历扼要地给鲁西西叙述了一遍。

“真的？”鲁西西盯着皮皮鲁的瞳孔。

“千真万确。”皮皮鲁周身透着正义。

“她现在就在咱们家的新房子里？”鲁西西还是不信。

“嗯。”

“她是从十七世纪的名画上下来的？”鲁西西强调了“十七世纪”四个字。

“十七世纪。距现在300年左右。”皮皮鲁不含糊。

“你可真行。国家怎么办？”鲁西西问。

“国家？什么国家怎么办？”皮皮鲁不明白。

“名画上的人丢了，国家怎么向F国交代？”鲁西西问。

“画又没丢，F国可以鉴定嘛。人家自己愿意从画上下来，咱们国家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因为咱们这儿好！”皮皮鲁有点儿得意。

“你还不如说，是因为咱们这儿的人好呢！居然能用意念把人家十七世纪名画上的女孩弄下来，以后掷硬币我是甭想赢了。”鲁西西冲皮皮鲁耸鼻子。

“借你几件衣服，怎么样？”皮皮鲁说。

“我看这事得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想了想，说。

“这可不行，他们非骂我不可。”皮皮鲁急忙反对。

“你没错，怕什么！没偷没抢，她自己从画上下来的。可是如果不同爸爸妈妈说，等事情



闹大了，你可就被动了。再说，你也不能总让她躲在那栋房子里呀！白天还有工人去装修房子，她往哪儿躲？”鲁西西想得还挺全面。

皮皮鲁知道只有告诉爸爸妈妈一条路了。

全家人围坐在餐桌四周，开吃。

“皮皮鲁，你怎么不吃？”妈妈见儿子光出神，不吃饭。

“我……”皮皮鲁看了鲁西西一眼。

“闯祸了？”爸爸习以为常。

“有点儿……又不算闯祸……”皮皮鲁吞吞吐吐。

“我来替你说吧。”鲁西西放下饭碗，向爸爸妈妈转述皮皮鲁在美术馆的故事。

转述完毕。

爸爸和妈妈对视。然后一同看皮皮鲁。

皮皮鲁不敢迎视，他低下头。恭候训斥。

奇怪的是没人说话。欲发火的爸爸妈妈不约而同地想起他们俩就是在美术展览上认识的，而且届时二人高中均未毕业。

沉默。

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此事非同小可。”爸爸终于说话了，“咱们得把她交给国家。”

“为什么？”皮皮鲁冲口而出。

“画上少了人，国家怎么向F国交代？”爸爸问皮皮鲁。

皮皮鲁不吭声了。

“我提议，咱们现在去看看莎莉。”鲁西西说。

爸爸点点头。

莎莉总算见到了皮皮鲁的家人，她很高兴。

皮皮鲁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承认，莎莉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鲁西西也非常喜欢她。

“莎莉，我爸爸说，得送你回美术馆去。”皮皮鲁小声对莎莉说。

“为什么？”莎莉愣了。

皮皮鲁将理由告诉她。

“是我自己下来的，又不是你们把我从画上偷下来的，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呀！”莎莉有点儿急。

“我们得为我们国家的声誉着想。”爸爸向莎莉解释。

“你们国家的声誉不会受任何影响，”莎莉不理解。“名画并没有丢呀！”

“莎莉，你别着急……”鲁西西劝莎莉。



“反正我不回去，我不离开你们，不离开皮皮鲁，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我要加入你们的家庭。你们还要让我再回到画上去当那个没有生命的人？”莎莉哭了。她的肩膀抽搐着。

妈妈的心先被哭软了，她对丈夫说：

“她说得也有道理，既然活了，怎么还能再回到画上去呢？”

“爸爸，留下她吧！”鲁西西央求爸爸。

爸爸皱着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好，先留下吧，咱们注意事态的发展，再决定怎么办。”爸爸也不忍心将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送回到画上去。

鲁西西把带来的衣服给莎莉换上。妈妈将莎莉的衣服藏进衣厨里。

“走，咱们回那边去，给莎莉和牧羊犬做一顿好饭吃。”爸爸说。他还特别喜欢这只威风凛凛的大狗。

4

国家给美术馆下了个死规定：闭馆后每隔5分钟由警察在展览大厅巡逻一次。

美术馆外边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一架警方雇佣的飞艇悬停在美术馆上空，负责监视美术馆方圆3公里内的动态。

四名佩戴手枪的警察排着方队每隔5分钟巡视一次展览大厅里的名画的数量。

这是他们今晚第15次例行巡逻了。

画一幅不少。

他们正要离开大厅，其中一个突然站住了。

“怎么？”小头目问。

“我觉得有一幅画好像有问题。”那警察说。

“哪幅？”小头目紧张了。

那警察带着同事们来到一幅画前停住了。

“不是挺好吗？”小头目检查了一遍固定画的螺丝，没发现问题。

“这画上原来有个女孩子，还有一条狗，怎么不见了？”那警察说。

“说什么胡话，怎么可能！”小头目只对画的数量负责，他没正眼看过画的内容。

“这幅画上好像是有一个女孩子。”另一名警察说。

小头目看看两名部下：

“真有？”



“好像有。”部下不敢肯定。

小头目从皮带上解下对讲机。

30秒后，美术馆的专家跑来了。

他的目光刚一接触那幅画，两腿立刻就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教授，您怎么了？”小头目以为教授脑血栓了。

“画……画……被换……了……”教授指着墙上的画喊。

“啊——”小头目傻眼了，他掏出警笛玩命吹。

听到警笛声，保卫中心拉响警报器。

刺耳的警笛声在美术馆空旷的展览大厅里像野马一样四处乱撞。

闻声跑来的负责此次展览的文化部官员看着那幅画呆若木鸡。

“戒严！一只蚂蚁也不能放出去！”负责名画安全的警察局副局长大喊。

警察和士兵将美术馆围得水泄不通。

机场关闭。火车停驶。道路封锁。

与此次展览有关的所有头头脑脑都从被窝里爬出来赶到现场。

大家面对那幅画叹气。

“这窃贼也太猖狂了，偷走一幅，居然还敢弄来一幅挂上，放肆！”

“这么大的画，他们是怎么运进来的？！”

“准有内线。”

跟随名画来的F国专家被警笛惊醒后踉踉跄跄奔进展厅，他只看了一眼那幅画就放声大哭，接着大骂，边哭边骂，谁也劝不住。

F国专家给该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顾不上要车和穿鞋，光着脚从使馆跑到美术馆。

大使知道自己的总统梦彻底完蛋了。他原计划明年竞选F国总统，这次画展就是在他的力主下促成的。这下可好，别说当总统，回去恐怕连个镇长秘书也当不上了。

警察局的反盗窃专家赶来了，他们的情绪比较稳定。

勘察现场。取证。鉴定。拍照。

结果出来了：该画没有任何被换过的痕迹。

“这怎么可能？”大使对结果表示一千个不信。

“您看，固定画的螺丝钉上的铅封还在，铅封上盖的是警察局的铅封印，完好无损。”反盗窃专家指给F国大使看。



“我们的专家呢？”大使回头找。

随画来的专家忙从泪水中出浴。

“您鉴定一下，这幅画是原来的吗？”大使对本国专家说。

专家从兜里掏出放大镜，哆嗦着手仔细观察画面。

他的眼睛越瞪越大，以至于他佩戴的隐形眼镜全部逃离眼球。

专家回头找大使，找不着。

“我在这儿，怎么样？”大使看出专家表情不对。

“是原画。”专家对大使耳语道。

“是原画？！”大使给专家摸了摸脉。

“千真万确，是原画。”专家抽出手，表示自己肌体正常。

“那画上的少女和狗呢？”大使问。

“是怪，我还从来没见过偷画这么偷的。光偷画上的某一物体。而且不留痕迹。”专家用手触摸画上那片属于少女和牧羊犬的位置，天衣无缝。

大使走到文化部官员面前：“贵国必须在两天内破案，向我归还名画。否则一切后果由贵国承担。”

F 国专家补充道：

“其余的名画停止展出，由我国空运警察负责保护。”

明显的不信任。没脾气。

国家给警方下达的死命令是：限期 24 小时破案。

警察局长向部下许愿，谁破了此案，他就把局长的宝座拱手让给谁。

5

在警界有“破案大王”绰号的探长陈担负领导警员破案的重任。他只有 24 小时。

陈的脑瓜的确清楚，他只思索了 10 分钟，就对手下说：

“我要看当天的监视录像片。”

名画展出期间，每幅画的对面墙上有一架微型摄像机进行定时监视录像。

陈点上一只香烟，一边狠狠抽烟一边眯着眼睛仔细观察屏幕上的每一位观众。

陈破案主要靠直觉。他能在芸芸众生中一眼看出谁是贼。全凭直觉。

可今天他看谁都像贼。



“注意这个人。”陈指着屏幕上的一个人对手下说。

半个小时之内，陈确定了七十多个嫌疑犯。他的助手们不知所措地看着他。陈的直觉显然失灵了。

突然，陈的鼻尖几乎挨到了屏幕上。

他注意到了在名画前久站不动的皮皮鲁。

“这个男孩子在丢失的那幅名画前站了整整两个小时！”陈对助手们说。

助手们全围过来看。

“倒带，重放。”陈把烟蒂狠命往烟灰缸里拧着按。

所有侦探的眼珠都一动不动地盯着屏幕。

皮皮鲁一副痴迷的表情。

尽管皮皮鲁在名画前站了两个小时，尽管他对那幅名画一往情深，可侦探们仍然认为这个男孩子不可能盗画。他的年龄摆在那儿。

陈皱着眉头看皮皮鲁。看得很苦。

“啪！”陈的手拍在桌子上。

助手们不约而同地起立。他们知道，破案有望了。

“找这个男孩子！”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凭直觉断定屏幕上的男孩子与名画被盗

有关系。

助手们动用各种手段查询皮皮鲁是何许人也。

这天夜间，由于莎莉的光临，皮皮鲁家像过节。

妈妈给莎莉做了一顿丰富的晚餐。爸爸给牧羊犬做了 -盒可口的佳肴。

莎莉是头一次吃饭，她强烈感受到生命的愉悦。

莎莉边吃边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大家轮流解答她的问题。爸爸还许愿说，明天要亲自给莎莉当导游，带她逛遍这座城市的所有值得看的地方。

皮皮鲁全家都喜欢莎莉。还有牧羊犬。

“这是什么？”莎莉指着电视机问。

“是电视。”鲁西西搂着牧羊犬说。

“电视。”莎莉歪着头看，“做饭用的？”

大家都笑了。

皮皮鲁接通了电视机的开关。

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位女播音员，她脑袋旁边的方块里写着：午夜新闻。

莎莉睁圆了眼睛。

女播音员正在夸某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



车，突然有人递给她一张纸。女播音员看了一遍纸上的文字，脸上的表情晴转阴。看得出，她脸上的表情与新闻内容是同步的，不会有好事。

“现在播送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女播音员拿着纸照念，“正在本市举办的F国名画展览从明日起停止展出。原因是有一幅名画被盗。据了解，这幅名画的价值在五千万美元以上，它是F国的国宝之一。据悉，F国已向我国提出抗议。另据报道，警方现在正全力以赴争取在24小时之内破案。希望知情的市民向警方提供线索。这件事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信誉。”

节日的气氛骤然降温，全家的目光都落在莎莉和牧羊犬身上。

“咱们必须去告诉国家，不能让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害。”爸爸声音缓慢一字一句地说。

“我不愿意回到画上去。”莎莉明白皮皮鲁爸爸的意思，“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爸爸说不出“你必须回去”的话，可他又觉得如果不将内情告诉国家，从而圆满解决这件事，今后再不会有任何国家敢来这里办任何展览了。

可如果说了，莎莉的命运会怎样呢？她现在毕竟是活人了，她有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权利。

痛苦的选择。

“不能把莎莉交给他们。”皮皮鲁站起来。“她已经不是名画的一部分了，她现在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不是一件东西，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不错，名画是F国的国宝，可莎莉确实是自己活的，不是被贼从画上偷下来的，F国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爸爸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儿子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的，莎莉已经不是画了，她有人权。

有人敲门。

妈妈趴在门镜上往外看。吓了一跳。

“警察”。她回到餐厅告诉家人。

“莎莉，你和牧羊犬去我的房间躲一下。”皮皮鲁说。

莎莉和牧羊犬躲进皮皮鲁的房间。

爸爸运了运气，然后去开门。

“是皮皮鲁家吗？”门外的探长陈有礼貌地问。

“是的。请问您……”爸爸试探来者的意图。



陈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皮皮鲁的爸爸。

“是警察。找皮皮鲁有什么事？”爸爸佩服这位探长的判断力。

“想向他了解点儿情况。”陈笑着说，“他在家吗？”

“在，请进。”爸爸只得请陈进屋。

陈吩咐警察们在走廊里等着。

“你是皮皮鲁？”陈认出了皮皮鲁。

皮皮鲁点头。

“你知道名画被盗的事儿吗？”陈问皮皮鲁。

“不是被盗吧？”皮皮鲁觉得“盗”字刺耳。

“那是什么？”陈兴奋了。他知道方向没找错。

“是……”皮皮鲁找不着合适的词。

“是这样。”爸爸看出陈是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已认定皮皮鲁与名画案有关。爸爸索性将莎莉从画上下来的经过告诉陈。

全家看陈的反应。

陈像听天方夜谭。

他回忆皮皮鲁看名画时的表情。他信了。

“莎莉在哪儿？”陈问。

“你把莎莉带来。”爸爸对皮皮鲁说。

“爸爸！”皮皮鲁抗议。

爸爸拍拍皮皮鲁的肩膀，说：

“我看这位探长是值得信赖的，你去叫莎莉吧。”

陈冲皮皮鲁点点头。

皮皮鲁的目光和陈对视了半分钟。皮皮鲁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6

莎莉和牧羊犬站在陈面前。陈从衣口袋里掏出名画的照片。

莎莉正是十七世纪名画上的少女。

“你得和我们去一趟。”陈对莎莉说。

“爸爸！”皮皮鲁大喊一声，他觉得上当了。

“皮皮鲁，你别误会，我是带她去见F国大使。你还不知道，F国大使限我们两天内破案，否则一切后果由我国负责，当大使知道了事情的真实经过后，会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的，也会尊重莎莉的选择的。你别忘了，F国是尊重人权的。”陈对皮皮鲁说。

“那我跟莎莉一起去。”皮皮鲁仍然不放心。



“可以。”陈同意。

皮皮鲁、莎莉和牧羊犬跟陈走了。

鲁西西和爸爸妈妈干坐了一个通宵，没说一句话。

F国大使馆。

三辆黑色轿车驶进使馆的大院。

门卫打电话给大使，告诉他名画被盗案已侦破，文化部官员来见。

大使三步并作两步蹿下楼梯，走进客厅。

“画呢？”大使劈头就问。

文化部官员对陈使了个眼色。

陈将莎莉和牧羊犬送到大使面前。

“这是干什么？”大使不明白弄一条狗和女孩子来干什么。

陈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还把皮皮鲁介绍给大使。

“开什么玩笑？！”大使脖子上的每一根青筋都迅速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自尊受到了自他有生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是事实。”陈镇静地说。

“放肆！！”大使咆哮了，“野蛮！愚昧！愚蠢！荒唐！无知！……”

“请大使先生息怒，您可以同名画的照片

对照一下。"陈掏出照片递给大使。

大使把照片撕得粉碎。

陈想掏出手枪毙了大使。

F国的名画专家闻讯赶来了。他还算冷静，悄悄掏出名画照片在一边比较。

除了服装，基本上一致。

专家和大使咬耳朵。

大使边听边看莎莉和牧羊犬。

"好，既然你们说她就是名画上的少女，如果你们能让她穿上她在画上穿的那身十七世纪的服饰，我还可以考虑。注意，我们可有专家。必须是十七世纪的原装，复制的不行。"

"她的衣服在哪儿？"陈小声问皮皮鲁。

"我带你去拿。"皮皮鲁说。

"我也去。"莎莉不喜欢这儿。

文化部官员陪着大使等候。

汽车直驶皮皮鲁家的新居。

皮皮鲁打开衣橱，愣了。

衣橱里是空的。

"衣服不见了？"陈问。

"明明放在这儿的，是吗？"皮皮鲁扭头问莎莉。

莎莉点头证实。



陈傻眼了，他看看手表，没时间让他再破一个案了。一个毫无线索的盗窃案。

莎莉拍拍牧羊犬的头，趴在它耳朵上说着什么。

牧羊犬在衣橱里嗅着。

陈的眼睛里有了光泽。

牧羊犬离开了衣橱，它一路嗅到门口。下楼。出单元门。

“开车跟着它。”陈下令。

7

皮皮鲁和莎莉跟着陈上了汽车。

牧羊犬上了公路，它走了几十步后，站住了。显然是在犹豫。

“如果偷衣服的人是坐车走的，它能找到他吗？”皮皮鲁担心。

“它能。”陈肯定地说。他对牧羊犬有信任感。

汽车停在牧羊犬身后，静静地等待它推理。

牧羊犬低头嗅地，又昂头环顾四周，再竖起耳朵寻找声波。

突然，牧羊犬果断地奔跑起来。

陈驱车紧追。

牧羊犬越跑越快，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自信。

皮皮鲁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速表，指针与 80 重叠。

“它好像在追前边那辆车。”莎莉了解牧羊犬。

陈点头。

牧羊犬追上了那辆小轿车，它从后边跃上了汽车的车顶。

皮皮鲁觉得那辆车挺眼熟。

陈超越那辆车后，往右一打方向盘，拦住了它。

陈拔出手枪，跳下车。

皮皮鲁想起来了，这辆车是拉他和莎莉从美术馆去新居的出租车。

车上下来的正是那位司机。

陈从汽车的后座下边找出莎莉的衣服。

“怎么回事？”陈问司机。

“我看了电视，知道名画丢了。我想起刚才拉过两位乘客和一只狗，我觉得其中的一位女孩子和狗是名画上的人物，我就去偷了这身古



代的服装，我想卖大钱。"出租车司机全招了。

钱没赚到，进了监狱。

陈将衣服递给车里的莎莉，说：

"把衣服换上吧。"

牧羊犬从出租车上跳下来，陈亲热地拍拍它的头，说：

"应该给你记功。"

当莎莉穿着她的衣服和牧羊犬再次站在大使面前时，大使和专家不禁吃了一惊。

专家走到莎莉身旁，问：

"我可以看看你的披肩吗？"

莎莉将披肩递给专家。

专家用放大镜观察披肩的成分。

"是我国十七世纪的纺织品。"专家告诉大使。

"真会有这种事？"大使接过披肩，用手指感觉。

使馆的秘书拿着一份传真走到大使身边。

大使接过传真一看，脸上开始冒汗。

F国外交部发来的，让大使做好离职回国的准备。原因是议会全票通过由于丢失名画撤大使职的议案。

"马上开记者招待会，我有重要新闻向全

世界发布。”大使一边擦汗一边向秘书吩咐。

他拼命也要保住大使的职位。他只有相信莎莉是从名画上下来的。别无出路。

尽管皮皮鲁不愿意，莎莉还是在数百名记者面前亮了相。这等于在全世界面前亮了相。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大使提出将莎莉和牧羊犬留在大使馆。

皮皮鲁不干。他看陈。

陈对大使说：

“我们有责任保护莎莉和牧羊犬的安全，请让我们和她在一起。”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大使只好同意了。但他威胁说，如果莎莉和牧羊犬再出闪失，他将代表F国宣布断交。

陈的上司坚决不同意让莎莉跟皮皮鲁回家。上司要将莎莉和牧羊犬送到一座专门腾空了的大饭店保护起来。

陈拔出手枪对着上司说，如果上司不同意莎莉和皮皮鲁回家，他就开枪。

上司在枪口的威逼下不得不妥协。

皮皮鲁觉得陈是个男人。

“你带莎莉和牧羊犬回家，有什么情况我再去找你。”陈对皮皮鲁说。



太阳出来的时候，鲁西西和爸爸妈妈又见到了莎莉和牧羊犬。

大家的感觉一样：亲人团聚。

8

当F国的民众从新闻媒介中得知他们的国宝名画被盗是虚惊一场，名画上的少女和牧羊犬是自己从画上下来的时，举国欢腾。他们盛赞他们民族的画家有神来之笔，他们急于见到画上下来的同胞。有人说莎莉是少女，有人说莎莉的年龄足以当所有国人的总奶奶。

大使的声望直线上升，民意测验表明，如果他竞选总统，有百分之六十四的选民会在他那蹩脚的名字下边打对勾。

F国大使闻讯后连喝了三瓶白兰地，他马上通知文化部官员，F国来接莎莉的专机两小时后着陆，请莎莉和牧羊犬做好回国的准备。

莎莉坚决不走。牧羊犬也一样。

F国大使不信。在他和莎莉面谈后，他信了。

“你必须走。”大使认定是这个国家的人给莎莉施了魔法。

"您应该尊重她的选择，她现在已经不是画了，她是人。"皮皮鲁对大使说。

大使瞪了皮皮鲁一眼。

大使同国内联系后，向皮皮鲁所在国的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照会大意是，如果不交回莎莉和牧羊犬，F国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要回莎莉和牧羊犬。

两国关系笼罩上了火药味儿。

莎莉不愿意皮皮鲁的国家和F国打仗。

可她又不想离开皮皮鲁。

莎莉觉得活着不如在画上省心。

她隐约感到生命未必美好。起码不全是。

为了和平，为了千万个家庭的完整，莎莉决定带牧羊犬回国。

她知道，她一离开皮皮鲁，这个世界对于她来说就不存在了。

可她不能为了保全自己的世界而使千万人失去他们的千万个世界。

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有人高兴，就必定有人痛苦。有人痛苦，就必定有人高兴。这就是人类。这就是生命。

皮皮鲁目送莎莉乘坐的专机起飞。

他没哭。脸上全是泪。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机器猴传奇



第1集

说破天你也不会相信，一座最普通的动物园里的一只最普通的母猴的正常分娩，竟然引起全人类的惊讶和恐惧。

从头说起。

猴子不是老虎不是熊猫。动物园里这只临



产的母猴像一切有幸在地球上拥有众多同胞的动物一样在动物园里不幸地受到忽视。

母猴是生第二胎。她感觉到这次怀孕同上次不同，肚子里的小生命经常做一些令她吃惊和不安的动作。母猴生产时几乎没用兽医帮助，小猴是自己跑出来的。

饲养员给小猴起名叫力力士。他觉出小猴有劲儿。母猴不喜欢这个名字，可她没有发言权。

力力士不像别的猴婴儿那样一出母体就把着妈妈的乳房不放。他对奶和任何食物包括水都不感兴趣。

力力士出生后的第三天，饲养员才发现从未见他吃东西和喝水。

“有病？”饲养员第一个判断。

他打电话给动物园的兽医。

“喂，是兽医吗？”饲养员拨通了电话。

“什么事？”

“前几天出生的那只小猴不吃东西。”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生下来就开始了。”

“三天没吃奶？”

“对。”

“还活着?

“好像是。”

兽医来给力力士检查。

“长得这么快?”兽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才三天时间,力力士长了足足一倍。

饲养员这才发现力力士的个头,他也惊讶不已。

兽医掏出听诊器给力力士检查身体。

听诊器扫遍了力力士的全身,愣是找不着心脏的位置。

兽医将手放在力力士鼻前,没有呼吸!

这只心脏停止跳动和肺叶不再呼吸的小猴,却活生生地站在兽医面前!

兽医感到惶惑。

其实,力力士根本就没有心脏和肺。

力力士与众不同的表现,引起了动物园的高度好奇。园方请来了本市的权威兽医给力力士做全面体检。

透视,心电图,脑电图,量体温……

当结果出来时,兽医们大吃一惊:

力力士是一只机器猴!具有生物猴外表的机器猴!

生物猴居然能生出机器猴!随着新闻界百



米赛跑式的报道，这件事震动了全世界。

闻迅赶来研究力力士的各国专家云集该动物园，他们不吃饭不睡觉不干一切与研究无关的事拼命想第一个揭开力力士之谜以此作为问鼎诺贝尔奖的敲门砖。

力力士顿时身价百倍受到了园内老虎和熊猫以及所有没有七姑八大姨的珍贵动物的嫉妒。他被送进突击为他专门建造的恒温住房，享受着令他的同类望尘莫及的各种待遇。

力力士的母亲自然也成了科学家们的猎物，他们恨不得抽干她身上的血化验恨不得同时用100台心电图机1000台脑电图机10000台X光透视机给她做心电图脑电图X光透视。她身上的每一根毛都成了抢手货，许多没有名望的科学家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享有盛誉的前辈坐在显微镜前翻过来倒过去地观察那根毛。每天有不计其数的科学家手持瓶瓶罐罐排队等候接母猴的尿和屎，他们要分析她的胃她的肠她的消化功能吸收功能排泄功能。他们要弄清她为什么能生机器猴她凭什么能生机器猴。

另一群科学家开始了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更艰难的行进：寻找力力士的爸爸。

动物园的猴山里共有公猴145只。要想在

没有婚姻法约束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的众公猴中找出力力士的生身父亲来真可谓大海捞针。这吓不住专事在崎岖山路上攀登（名人语）的勇士们，他们一边咒骂猴家族不实行一夫一妻制一边深入猴群调查还有的科学家向园方建议今后在猴山里成立居委会，以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只要一问居委会保准门儿清。

经过半个月的鏖战经过无数名科学家以掉头发失眠减食欲与同行反目同导师决裂为代价终于换来了生物猴生机器猴的原因。

这结论差点儿吓死人类。

结论：母猴在受孕和怀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了电波辐射、噪声干扰、地球臭氧层被破坏引起电磁场的频率超出了生物大脑所能适应的限度、氧气被二氧化碳取代以及食用化学肥料培育出的食物等等现代工业社会导致的种种弊端，因而生出了一只机器猴！

最担惊受怕的是孕妇，她们怕自己肚子里的小宝宝是机器人——因为她们和力力士的妈妈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同样数量的二氧化碳吃着化学成分相同的食物听着一样分贝的噪音——据说动物园比闹市的噪音还



少——受着频率相当的电磁波辐射，总之，她们和力力士的妈妈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受孕和怀孕，尽管她们的小宝宝只有一个爸爸而力力士有许多爸爸但科学证明能决定力力士命运的爸爸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力力士的爸爸的数量和她们肚中小宝宝的爸爸的数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它能生机器人她们为什么不能生？

去医院检查的孕妇多得要提前两个月预约，要求堕胎的孕妇更是不计其数。谁都怕生机器人怕给机器人当妈妈怕机器人不听话不好管试想假如妈妈不能管制自己的孩子这个妈妈当着还有什么乐趣？

据说只有一名孕妇宣布希望自己的胎儿是机器人。她认定机器人孩子竞争力强保准能通宵达旦写作业不睡觉保准不需要玩儿保准喜欢考试保准能上名牌大学保准不会早恋，遗憾的是换了三家医院，医生一致认为她的胎儿是正常人理由是胎儿的心跳比她的还有劲儿。

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被机器猴的出生垄断了。有的科学家估计地球上已有生物机器人出生，有的科学家警告人类如果不注意环境污染人类的后代最终会退化(进化？)成机

器人，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活力没有激情的机器人社会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多么恐怖多么不堪设想。还有的科学家断言现在的父母尽管没生机器人但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管制成机器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变成机器人，与其这样花费财力精力还不如直接生机器人省事儿。这位科学家号召青年夫妇迁居到化肥厂核反应堆臭氧层出现窟窿的垂直地面上过夫妻生活，这样百分之九十能生机器人，何必再为怎样把孩子培养成靠指令生活的机器人而终生操劳呢？

各种见解各种结论各种警告各种措施各种惊慌失措各种喜悦前所未有地同时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好。他们从这张报上看到苹果皮上有致癌物质又从那张报上看到苹果的营养全集中在皮上，他们吃苹果时只好削一半皮留一半皮。有人说胆固醇是人体的大敌，有人说胆固醇是人体长寿的决定因素。还有种种关于啤酒电视大蒜冰箱除味器的完全相悖的高见，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惶惑这样不知所措这样无所适从这样人心慌慌这样感到没奔头。

这一切都是因为力力士的出生。



力力士自然成了人类注意的中心。每天来参观他的人数以10万计，该动物园拿力力士大发横财。

其实，人类对于力力士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他们如果知道他具有的哪怕是一半儿的本事的话，就会派一个师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再配上直升机来看守他。

力力士的躯体的基本细胞是由电波、化学物质以及各种超自然的原素组成的。他具有高智商，还有一系列令人类生畏的绝技，其中之一就是隐身术。

当力力士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他不愿意再呆在房子里让人参观了，他需要自由。他还要去世界上找自己的同胞——生物机器猴或生物机器人或其它的生物机器类。他不能自己呆在地球上而没有同胞，他不喜欢孤独。他坚信地球上绝不会就他自己。

离开动物园，对于力力士来说易如反掌。他的出逃对于人类来说，却是一场最精彩的悲喜剧。

他将改变世界。



第 2 集

机器猴力力士要做的第一步，是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掌握自己的本领。

他的智商使他在 1 个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

力力士只要用右手握左手的中指，他就能进入隐身状态。就是说，他看得见别人，而别人看不见他。他再用左手握右手的中指，就能恢复原状。

力力士还能变成他想要变的人，只要他见过这人或看过这人的照片。

力力士还可以遥感到很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机器猴的运动方式——可以将身体融化成光并以光速（每秒钟30万公里）飞行。

还有一些本领力力士尚未发现，光是上述这些就足以使他应付人类了。

力力士选择了清晨离开动物园。

像往常那样，早晨 7 点整，负责照看力力士的护士来观察他。

护士先是漫不经心地往力力士的玻璃房

子里扫了一眼，她的头立刻大了，玻璃房子里是空的！

她看不见隐身的力力士。

护士慌忙打开房门进去寻找力力士，力力士和她擦肩而过，走出了像监狱一样关了他一个月的玻璃房子。

力力士想看看人们的反应。

当护士确信力力士失踪后，她飞快地从兜里掏出对讲机，向头儿报告。

“力力士失踪！力力士失踪！”护士恨不得把对讲机吞进肚子里。

动物园得到了该市该国为监护机器猴提供的最先进的仪器和通讯设备。

负责监护机器猴的主任接到报告后带着部下飞跑到玻璃房子旁边。

房子里空空如也。

“门一直锁着？”主任问护士。

“一直。”护士毫不含糊。

“这怎么可能？”主任双眉紧锁。

他围着玻璃房子绕了一圈。没有漏洞。

这栋玻璃房子是专为方便游客参观力力士而修建的，材料是最新型的玻璃，据说连炮弹都打不进去。



“留下两个人继续观察，其余的开紧急会议！”主任模糊意识到力力士的出走是一件不妙的事。

其实力力士就站在他身旁。

看见人类因为他的失踪而慌乱，力力士觉得好玩。他不想再在动物园里耽搁时间了，他急于要去外面看看，去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去寻找自己的同胞。力力士走出动物园的大门。

紧急会议开始了。

参加会议的有研究机器猴的专家，有警察局的侦探，还有政府官员。

监护机器猴中心主任向与会者介绍了力力士出逃的情况。

“机器猴的身体能破墙而过？”一位专家率先提出了恐怖的设想。

身体能穿过墙而不露痕迹，多么可怕的本事！会场静得出奇。

“门卫没看见他出去。”动物园园长提醒专家们。

“会隐身法？”又一位极富想象力的专家扔出一颗炸弹。

！！！

每位与会者的脑细胞都以跑百米的速度运行着周转着，他们迅速推测机器猴的出逃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

“我们假设他的身体能够穿透墙壁，又假设他会隐身术，还不用吃东西不需要睡眠，这样一个‘超人’如果有犯罪意识，例如去抢银行……”警察局长发言。

会场毛骨悚然。

每位与会者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个恐怖的场面。

“如果他去导弹基地按洲际导弹的发射按钮，将导致核战争爆发。”想象力更丰富的专家设想。

“如果他劫持飞机，咱们也无法设防。”

“如果……”

种种设想种种推测种种让人冬天出汗夏天打哆嗦的想象摆到了会议桌上。

“必须立即报告国家元首，在全国采取紧急措施！”会议主持者提议。

没人反对。

“本市先采取行动，立即布署力量追捕机器猴！”警察局长建议。

市政府通过了关于追捕机器猴的决议，同



时上报国家，建议全国提高警惕防范可能由于机器猴出逃引起的种种事件。

全市的警察都出动了。他们有的驾驶摩托车在大街小巷巡逻，有的脱了警服换上便衣混进熙熙攘攘的人群。

各银行各金融机构各凡是与钞票有关的部门都加强了警戒，生怕机器猴对那些因为印上不同图案而比别的纸身价高百倍的特殊的纸发生兴趣。

力力士现在何处？

他离开动物园后，来到大街上。

奔跑的汽车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店使力力士感到吃惊。他对着人群看了一会儿，无法确定哪位是他的同胞。

“一定要先找个伴儿。”力力士这么想。

一辆公共汽车驶进力力士身边的车站。人们匆忙地上下车。

力力士最后一个上车。

售票员看不见他，按了关门的按钮。

车门夹住了力力士，关不上。

力力士不明白售票员干吗夹他。

“车门坏了。”售票员向乘客宣布。

乘客们都看见了关不上的车门。

力力士向车厢内一侧身，车门关上了。

公共汽车继续行驶。力力士往窗外看，他感到有趣。

力力士身边的两个人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那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位中年妇女说。

“怎么？”另一位男士问。

“不爱学习，不想上学，整天迷上机器人啦！”中年妇女边叹气边说。

机器人！

力力士认为身旁这位中年妇女的孩子有可能是他的同胞，他决定跟着她去她家。

公共汽车进站了，中年妇女下车，力力士也下车。

“明天见！”中年妇女同车上的男士打招呼。

力力士注意到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闪着旋转灯响着刺耳笛声的摩托车。

他还不知道这是追捕他的警车。

中年妇女在人行道上飞快地走着，力力士寸步不离地跟着她。过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年妇女走进一座大楼。



力力士注意到楼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市气象局”。

中年妇女等电梯，和相识的同事打招呼、寒暄。力力士羡慕他们有自己的同类。

电梯来到了一层,电梯门打开了。

力力士紧跟着中年妇女走进电梯。

一位男同事看到中年妇女身旁还有空地方,就往这边挤。

他撞在了力力士身上，那空地方是力力士。

力力士轻轻往外推了他一下，只见他翻倒在地,连打两个滚儿,出了电梯。

“干吗？”他爬起来大喊。

电梯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推他呀!

好几个人慌忙走下电梯。

“副局长，您先上！”一位戴眼镜的人拿出一脸的诚恳巴结上司。

“副局长，摔着没有？”一位太太肉麻地嗲声嗲气地问,那声音同她的年龄明显不符。

“找出是谁推的副局长！”有人提议。

“对，查查是谁干的！”

很多上班的人堆在电梯旁边。

力力士看出在场的人都怕这位他们称之

为“副局长”的人。

“算啦算啦，先上班吧！”副局长向大家挥手。

众人让出一条道，请副局长先进电梯。

算副局长运气不好，又跟力力士跟踪的那位中年妇女挨着。

电梯开始向上升。

副局长注意到了中年妇女身边的空地，他小心翼翼地用手碰碰，果然有物体！看不见，摸得着！！

第 3 集

副局长暗中观察力力士身旁的中年妇女，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

电梯门开了，中年妇女走出电梯。力力士也跟着走了出去。

副局长碰碰身边，没东西了！

力力士注意到这位被人称为“副局长”的人的举动，力力士能够知道他脑子里想的什么。副局长的心里充满了惊讶和疑问。

力力士跟着中年妇女走进她的办公室，屋里摆满了测量天气的仪器和图纸。力力士不愧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工业化社会和人类的结合物，他一看就懂。而且在一分钟内就判断出写在黑板上的明天的天气预报是错误的。

“明天有雨，可他们预报是晴天。”力力士摇头。

中年妇女在自己的桌前坐下了，开始工作。力力士决定去看看那位产生疑心的副局长，反正现在他也闲得没事干，得等那位中年妇女下班才能跟她回家去找她那个喜欢机器人的儿子。

此时此刻，本市市长正和监护机器猴中心主任向国家元首汇报机器猴失踪的紧急情况。

“跑了一只猴子？”国家元首打了个哈欠，对于这么点儿小事也来惊动他感到不悦。

“是那只有特殊功能的机器猴！”市长小心翼翼地解释，生怕元首忽然不高兴撸了他。

元首的秘书凑到元首耳边向他解释力力士的来历。

“对，对，我知道那只猴子！”元首想起来了。

“他会隐身法！”监护机器猴中心主任说，这是他同国家元首第一次说话，声儿都变味了。



“隐身法！”国家元首一惊，他还是小时候从童话里知道的这种法术，可还从未在现实生活中碰到过。

市长把该市紧急会议上专家们的推测念给国家元首听。

元首的脸色渐渐变了，显然他意识到这只机器猴会给他的国家带来什么。

“马上布署力量通缉他！”国家元首对秘书说，“先开个全国紧急电话会议。”

“抓住他，让他为我们服务就厉害了。”秘书对元首说，“比如说，让他隐身去X国大使馆……”

元首的脸色进入了春季。

“决不能让他出国境，如果外国人得到他，就麻烦了！”市长提醒元首。

紧急电话会议立即召开，全国的警察和陆海空三军一律进入特级战备状态。边防线和海关关口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谁放走了机器猴就把谁关进动物园的猴山！各种型号各种形状的战斗机侦察机雷达预警机在空中没完没了地飞，各种名称各种功能的舰艇在海上无休无止地开。

天罗地网张开了。

力力士来到副局长的办公室，碰巧电话铃响了。

“喂，”副局长拿起话筒，他看不见隐身的力力士就站在他身边，“我是。什么？通缉机器猴？严加防范？会隐身法？！”

放下电话，副局长头上冒汗了，他想起了早晨在电梯里发生的怪事。

“准是机器猴，赶快举报！”副局长抓起话筒拨电话。

力力士终于知道了全国都在追捕他，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喂，是通缉机器猴指挥部吗？我是气象局，机器猴可能在我们大楼里……”副局长的嘴唇冲着话筒一张一合。

这是力力士接触人类以来对人类品质的第一次感受。他憎恶地看着眼前这位人类。力力士讨厌告密，他觉得出卖是卑劣的行为，哪怕是打着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的出卖，也是令人痛恨的。

力力士感到失望，这更加剧了他要寻找自己的同胞的愿望。

楼下响起了警笛声。

副局长趴在窗户上往下看，脸上露出了笑



容。

楼下已停满了警车。军队也赶来增援，装甲车和坦克将大楼围得水泄不通。阴森的大炮张着血盆大口虎视耽耽地死盯着前方。

力力士决定在同警察和军队较量前先治治这位副局长。

力力士走到副局长脑后，抬手指着他的脖子，稍一发功，副局长便无法说话了，这种状态将保持三年。

力力士站在副局长面前，现出了真形。

副局长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看来他根本不知道力力士的本事，还做着发现珍奇动物等着领赏的梦呢。这位副局长对于自己的气象局预报不准天气从来不关心，他情愿当被老天爷牵着鼻子走的气象报告局副局长，他最关心的是另一种“天气”预报——政局的变化，他喜欢搞这种“天气预报”，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从而使自己的乌纱帽越戴越大。当他刚才从电话里得知国家元首亲自过问通缉机器猴时，他就意识到抓住机器猴对他在官场里的地位有益。

副局长抓住电话听筒，忙拨号。他要通知保卫部门。

“喂！喂！”听筒里传出对方的声音。

“……”副局长的舌头光动，声带就是不配合，嘴里出不来声音。

“喂！喂！！”对方显然被这种不吭声的电话激怒了，骂了一句直接关系到副局长列祖列宗名誉的话。

“……！！”副局长干生气，脸部的所有肌肉都把力气使在出声之外的地方。

力力士得意极了，他坐在沙发上。

副局长突然放下话筒，冲出办公室，以闪电般的速度将门反锁上，然后冲向楼梯。

力力士觉得副局长这一手太不丈夫了。他趴在窗户上往楼下看，只见副局长冲出大楼，向警察比划着，还伴着跺脚的动作。

力力士决定到楼门口去和追捕他的人类较量较量。

当力力士旁若无人地出现在大楼门口时，头戴钢盔的警察和士兵都举起了枪瞄准他。

力力士第一次见枪就讨厌它，他觉得使用枪是弱者的表现，是胆怯的标志，有自信心的人是不会带枪的，力力士就不需要。

包围圈在缩小，力力士还看见了在动物园里负责监护他的官员和医护人员。



“力力士，跟我们回去吧！”监护机器猴中心主任向力力士喊话。

力力士发出了一种射线，这种射线转眼之间就将士兵和警察手中的武器弄得滚烫，他们手中的枪变成了烙铁。

随着一阵竞赛式的呼唤直系亲属声（例如“我的妈我的爹”）之后，枪们都掉到了地上。

士兵和警察们在弃枪保手后立即想起了“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的世界军事名言，又都弯下身子捡枪，于是就开始了一场类似于抓蛇的滑稽剧。

力力士又改变了地球对钢盔的吸引力，使钢盔们的重量以每分钟净增5公斤的速度增长着。警察和士兵都承受不了钢盔的重压，纷纷采用躺下的方法把钢盔的重力转嫁给地球。

力力士还觉得不够劲儿，他又跳上坦克，当众将大炮拧成了勾子状。

“咱们不是他的对手，不能动武，快让警察和军队撤离现场！”监测中心主任对总指挥说。

“放他走？”总指挥不敢负这个责任。

“我试着同他谈谈，你布置几个神枪手躲到对面楼上的窗户里，如果谈不成，我给你个暗号，你就下令开枪。”中心主任说。

“只好这样了。”总指挥同意。

一声哨响，警察和士兵撤退了，丢下满地热得通红正在熔化的枪。坦克像大象似的甩着鼻子开走了。

记者们蜂拥上来，围住了准备同力力士谈判的中心主任。

“我是《环球报》记者，请问机器猴是用什么武器击败军队的？”

“我是 QQB 广播电台记者，能告诉我机器猴是怎样出逃的吗？”

“我是《妇女乐园》杂志的，请问机器猴的性别？”

“……”

“……”

记者们认定力力士的出逃比他的出生更能使世界惊讶，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一万张嘴也回答不过来的问题。

监测机器猴中心主任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新闻发言人，只不过运气老躲着他和他玩捉迷藏，他才迫不得已干了这行。他现在真想实现儿时的梦想当一回发言人开一回记者招待会尝尝面对最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撒弥天大谎是什么滋味儿，可惜时间不允许，他还要出更


大的名立更大的功——生擒力力士。

力力士会上当吗?

第 4 集

“力力士，咱们谈谈行吗？”监测机器猴中心主任小心翼翼地问机器猴。生怕一句话没说好力力士把他打进地狱。

这时，军队中挑选出的四名神枪手迅速爬到对面楼上。擦得铿亮的达姆弹杀气腾腾地跻身于枪膛中，迫不及待地想挣脱枪身的束缚去将目标炸得血肉横飞。四枝枪瞄准了力力士。

力力士看着监测中心主任，他和这个家伙朝夕相处过几天，对他没什么好感也没什么恶感，只感到他像白水一样没味儿。

“谈什么？”力力士开口说话了。

有戏！监测中心主任只恨在场的摄像机太少，他希望电视台全方位地拍下这历史性的镜头。

“跟我回动物园去吧！”监测中心主任拉出长辈的架式脸上堆着慈祥心里藏着藐视就像大多数年长的人对年轻的人说话那样。

“干吗回去？”力力士问。

"动物园生活好呀！你看，我们专门花巨资为你修建了房屋，还有那么多人为你服务，你在外面生活没有保障嘛。"监测中心主任发挥着自己被埋没了几十年的口才。

力力士有点感动，他差不多快相信对面这个人的诚意了——如果不是中心主任回头往对面楼上瞟了一眼的话。

力力士没有放过监测中心主任这个细微的动作，他往对面楼上看了一眼，火了。

四枝乌黑的枪口对着他。丑恶的枪。

气象局门口的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其中还夹杂着数量惊人的记者和外国大使馆的情报人员，不少人兜里藏着大哥大。

"行吗？"监测中心主任和蔼地催问。

力力士没想到人类会这么装假，心里想的是一套，嘴上说的又是一套。

力力士听着监测中心主任嘴上的甜言蜜语，又看看楼上的枪口。

"我不回去。"力力士说。

"为什么？"监测中心主任头炸了。

"不想回去。"力力士暗中开始准备迎战那些罪恶的枪。

"你在外边干什么？"监测中心主任想摸清



力力士出逃的意图。

“你在外边干什么？”力力士对人类总是摆出一副地球主宰的样子十分反感，好像只有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在地球上，别的生物都得规规矩矩，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吃掉，反正一切都得看人类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

“我是人！”监测中心主任强压着火。

力力士突然感到眼前一亮，他的大脑好像开启了一个未曾使用的领域。他一下子仿佛知道了许多还不曾发生过的事，他惊讶地看到了人类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

力力士打了个哆嗦，他看见了那杀得天昏地暗的世界大战和尸体遍野的城市乡村，人们把仇恨装进炮膛，将残忍溶进核武器，在置敌方于死地的同时也置自己于死地……

力力士身上的遥感功能第一次启用。

“你必须回去！”监测中心主任提高嗓门，在话音里掺进了火药。

力力士从遥感中猛醒过来，他可怜人类。

“你跟我回去！”监测中心主任说。

“不去！”

“去不去？”监测中心主任威胁了，他坚信有枪杆子就有一切是真理。

“不去！”力力士一笑。为了逗着他们开枪，他故意准备走。

监测中心主任举起了右手，这是命令开枪的信号。

四位神枪手勾动了扳机。

四颗弹头在力力士意念的驱使下全部打进了监测中心主任的小腿肚子里，使他更加深了枪杆子就是一切的信念。

监测中心主任一个跟头翻倒在地。

力力士用手一指对面楼上，四位神枪手的八颗眼珠对到了一起，他们都成了对眼，从此与“神枪手”的称号告别。

人群安静极了，人们看看机器猴，又看看追捕机器猴总指挥。不知道戏怎么往下演。

总指挥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操在力力士手中时，他胆怯了，想起了老婆和孩子。

他在等力力士给他台阶下。

“再见了！”力力士冲大家一挥手，回身走进了气象局大楼。

进楼后，力力士即隐身找到那位中年妇女，等着跟她回家去找她那喜欢机器人的儿子。

机器猴消失后，总指挥立刻恢复了威严的



面孔，冲着步话机发号施令：

“救护车，送伤员！”

“传军队那位团长，严肃处理神枪手！什么枪法！”

“给我接通总统的电话！”

“……“

“……

救护车拉走被达姆弹打得血肉翻飞的监测中心主任。

军官们看着培养多年的神枪手那对在一起的眼珠，不忍心再处分他们。而神枪手们却要求享受负伤待遇不算一级残废也得弄个二级残废，不然他们就要上诉就要闹事直至绝食。军官一听吓了半死，要知道军队绝食在历史上还属空白，尽管人人都愿意填写空白都愿意书写历史可这个空白他宁肯绝食也不愿意去填写。

总统立刻接见了总指挥。

“他跑了。”总指挥泄气地禀报。

“跑了？！”总统一惊，“给你调了坦克旅外加几个师的精锐部队，还抓不住一只猴子？”

“他本事太大了。”总指挥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将经过讲了一遍。

“……”总统瞠目结舌。

“不能让他出国境！”秘书小声说，“要是落到外国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还要加强总统的保卫工作，他能隐身进任何地方。”总指挥拍马屁地说。

总统下意识地伸手摸身边的空气。自从当上总统后，他什么都不怕，就怕死。

“报告总统，许多外国记者要求开记者招待会，他们急于知道机器猴的情况。”总统办公室主任进来说。

“怎么办？”总统问秘书。

“记者招待会要开，不然他们更得夸张报道了，引起国外注意可不好。”秘书献计。

“谁主持？”总统问。

“总指挥熟悉情况，就由他主持吧。”秘书说。

“不，不。我没有监测中心主任熟悉。”总指挥深知当傀儡发言人的苦衷，再说也得罪不起那机器猴。

“那就让监测中心主任主持记者招待会，教给他怎么说，不许捅乱子！”总统下令了。

监测中心主任坐在轮椅上主持记者招待会，事先有四位政府官员教他怎么怎么着。



监测中心主任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当了一回新闻发言人。

面对无数盏闪光灯无数台录音机摄像机，监测中心主任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享受，他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他发誓下辈子变猪变狗也不当没有发言权的发言人。

“请问机器猴身怀几种绝技？”一位记者提问。

“这个嘛……这个嘛……”监测中心主任汗珠一个劲儿往外冒，可话却出不来，“我还是从头说吧，机器猴出生在……”

记者招待会前官员告诫他尽量缩小机器猴的本领，不要让外国人重视机器猴的存在。如果回答不上来就所答非所问，还说所答非所问是没有发言权的发言人开记者招待会的杀手锏流星锤三节鞭。

监测中心主任从机器猴问世讲起，讲到饲养员时少不了介绍一下饲养员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以及饲养员的直系亲属从事何种职业有无婚外恋有无犯罪前科有无偷税漏税行为，还着重介绍了该饲养员的夫人的妹妹的丈夫的弟弟是位小有名气的修脚专家，不信可以找来今年第四期《行行出状元》杂志最后一页的

左下角刊有他的征婚启示看看。

讲到饲养员的胞弟时，记者招待会离原定结束时间只有六分钟了。

“这家伙行，再含蓄点儿就更好了。”总统坐在闭路电视机前点点头。

记者招待会圆满结束，记者们拿着记了一本子的与招待会内容无关的资料走了。

可惜外国记者和情报人员并非白痴，各国首脑都得到了机器猴的可靠情报，一场争夺机器猴的“世界大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第 5 集

由于力力士的出逃，太空轨道上的国际通讯卫星们差点儿累死——各国派驻力力士所在国的情报人员恨不得用绳子套住通讯卫星让它为他们往本国发电服务。海底电缆也由于线路拥挤而膨胀了几乎一倍。

（为了不给海牙国际法庭和联合国添麻烦，本文中出现的国家一律隐去真名，用动物名称代替。）

正在梦中和洲际导弹亲嘴的狮国总统被秘书无情地拉回到现实中。



“这么晚了，什么事？”总统看看表，睡眼惺松地问秘书。

“我国谍报人员发来的特急密件。”秘书递给总统一个红颜色的夹子，这夹子夹过千百万人的命运，还曾经把一条著名的大河夹离了它的原籍把一座不低的高山改变了国籍。

总统穿着睡衣离开宽大的软床，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红夹子。

秘书侍立一旁。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总统看完密件后脸色严峻地对秘书说，“这只机器猴非同小可！”

“参加会议人员？”秘书一边做百米冲刺起跑的动作一边问。

“内阁全体成员！”总统睡意全无，一边把两道眉毛拚命往一起靠一边点燃了一枝胡萝卜般的雪茄烟。

狮国在世界上算大国。大国元首的知名度都高。在地球已经堕落成为名人的世界的今天，大国元首活得尤其累，世界上哪个旮旯发生的事他都得操心。你的国家没有实力你想操那份心还没有资格呢。狮国总统最讨厌人家说他干涉别国内政，他认为没有不想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只有无力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狮



国元首连别国老鼠未婚同居都想管。

10分钟后，内阁成员全部坐在椭圆形会议桌四周。总统在深更半夜召集要员开会，众人脸上的肌肉都显示出只有狮国同时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宣战才会有的那种布局。

“这么晚了叫诸位来，是因为我刚刚接到一份情报。”总统喜欢下属脸上的那种表情。

秘书将情报给要员们读了一遍。

情报上说，牛国的机器猴具有超常的本领，据目前掌握的情报，他有隐身、遥感、遥控等功能，该机器猴现已逃离动物园，牛国正在全国范围内追捕他，第一个回合官方失败。

秘书为会议播放了机器猴同牛国军队较量的录像。

当看到机器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出膛子弹的方向时，狮国国防部长的眼珠想挣脱眼眶。

“太厉害了，他一定可以改变洲际导弹的方向！”国防部长断言。

“如果他为牛国政府服务，对我国十分不利。”外交部长说。

“他如果从事情报工作，我们所有的间谍加在一起也斗不过他。”情报部长说。

“他的遥感功能很强大，如果他感兴趣的话，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他能了如指掌。”秘书提醒与会者。

大眼瞪小眼。

“不能让牛国得到机器猴！”总统说，他要保住自己操地球上每个旮旯的心的权利。他知道，如果机器猴为牛国服务，那么牛国总统连世界上每只蚂蚁一天刷几次牙都要过问了。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得到机器猴，让他为我国服务！”国防部长咬牙切齿。

紧急方案制订完毕：

一、组成别动队，以旅游者身份潜人牛国，将机器猴劫持到狮国；

二、如果发现机器猴已为牛国服务，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干掉他；

三、情报人员随时观察机器猴的动向；

四、本国各军事机要部门一律进人一级戒备状态，特别是核武器发射基地；

五、派重兵把守国家银行金库。

代号“蝎子”的别动队在几小时内组建完毕，队员都是不用绳子能从外边爬上100层楼不穿鞋子能在玻璃碴上跑100米不带钱能周游世界的主儿。



总统亲自到机场为蝎子别动队送行，还说代表狮国最高荣誉的数枚奖章已经在盒子里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还说尽管他们的对手是一只猴子但切不可掉以轻心。

别动队员们发誓要让机器猴加入狮国国籍，还说世界上没人不想加入狮国国籍何况一只猴子，还说即使机器猴不想加入狮国国籍他们也不让他加入任何一国的国籍。

与此同时，全世界所有有点儿样的国家的元首都从秘书那里得到了有关机器猴出逃的情报。几十支不同国籍的别动队从地球上不同的经度纬度同时飞往牛国，目标都是机器猴，目的都是想让机器猴加入该国国籍。其中实力以能与狮国抗衡的虎国、狼国、豹国心情最为迫切，丝毫不亚于狮国。

牛国派驻各国使馆披着外交人员外衣的情报官们也不善，他们迅速得到了世界各国对机器猴关注和采取行动的情报，不管该情报的来源如何诸如总统厨子的梦话首相女侍的情书主席小姨子的电话反正这么多情报都证实一件事这就足以证明情报的可信程度准确程度严重程度危险程度。

“机器猴是我们国家的，决不能让外国佬

把他弄走！”牛国总统下令。他深知力力士对于经济实力还不太强大的牛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昨晚牛国总统就做了派力力士去狮国金库往牛国运金砖的梦。

“首先我们不能激怒他，”秘书献计，“不能让他产生外国比我们这儿好的念头。”

“嗯。”总统点点头，认为有道理。

“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要再使用武力对付他，况且他也不怕枪。”秘书接着说。

一想到自己的国度里还有不怕枪的公民，总统的腿就站不直。

“然后在全国公民中进行一次动员，使全体公民增加对机器猴的重要性或危害性的认识，给他布一张天罗地网。”总指挥插话。

“再命令全国各科研机构一律停止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全部转入对机器猴的研究，尽快拿出制服他的科学方法。”总统说。

“从今天起监视所有入境的外国人。”反间谍和间谍部部长说。

“立即行动！”总统挥手。

牛国要豁出命来占有机器猴，不这样做他们就对不起在人类还不会眨眼睛时就眨了眼睛的牛国列祖列宗，对不起在地球还没有高山



大河时就形成了的牛国高山大河。

力力士现在何处?

第6集

力力士击败追捕他的军队后，隐身回到气象局那位中年妇女身边，他对她那位喜欢机器人的儿子感兴趣，他希望她儿子也是生物机器人。

终于到了下班时间，力力士跟着中年妇女来到她的家，中年妇女丝毫没有察觉全国通缉的“要犯”已被她带回家中。

“花生米，作业写完了吗？”中年妇女一进家门就大声说。

“正写呢！”从一个房间里传出男孩子的回答。

力力士断定那就是中年妇女的儿子，他走进那间屋子。

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机器人的画，还有机器恐龙机器狗机器驴机器蚂蚁……

“可惜没有机器猴。”力力士遗憾地想。

名叫花生米的男孩子正趴在桌上写作业，桌上摆着不少机器人玩具。

力力士看男孩子第一眼时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觉得花生米和追捕他的那些大人不一样。

“但愿他也是生物机器人。”力力士不相信污染得这么厉害的地球就产生出他一个机器猴。

“我回来了。”一个男人走进家门，是花生米的爸爸，“花生米，作业写完了吗？”

“正写呢！”花生米头也不抬。

力力士有点儿羡慕花生米了，没人关心过力力士。

力力士悄悄站在花生米身旁，看他写作业。

厨房里花生米的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唠叨，从花生米喝完水把茶杯放回到桌子上时离茶杯原定位置偏差了0．5毫米到花生米洗手时溅到地板上3滴水她都要管，还有鞋子为什么左脚的比右脚的脏袜子为什么右脚的比左脚的破得快吃早饭时花生米的脊柱骨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偏离身体垂直线0.7毫米由此可能导致驼背导致不育导致终生与父母厮守在一起还有花生米从小到现在说话结巴过4次来客人不管人家叫叔叔伯伯阿姨爷爷奶奶7次



私自将有不轨行为未遂的孩子带到家里玩儿6次这都足以证明花生米再不反思再不奋起再不痛定思痛长大后将一事无成一筹莫展一文不名一无是处一败涂地一贫如洗……

力力士惊叹造出了火箭的人类居然会拿如此芝麻如此琐碎不堪一提的小事骚扰自己折磨自己虐待自己，这还不过瘾，还要把这些事通过舌头的磨砺变成锋利的语言白刃去残害亲人的肌体和心灵。力力士只要一看花生米在他妈妈叨唠时那紧皱的眉头就知道每当妈妈叨唠时花生米内心有多痛苦多烦燥多恼火多无可奈何多想跳楼。

“现在向各位观众报告有关机器猴力力士的最新消息。”电视机里传出男播音员的声音。

花生米一跃而起，冲进客厅看电视新闻，他不放过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任何与机器人有关的节目。

力力士跟在花生米身后走进客厅，他要看看人类怎么说他。

男播音员绘声绘色地描述政府与机器猴的较量，还说机器猴不费吹灰之力就扭弯了坦克上的大炮就毁坏了神枪手的眼珠，最后播音员采访了气象局副局长，可惜那副局长的声带

仍然不能发音，只有靠手势来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这家伙还不接受教训，力力士稍一发功，只见电视屏幕上的副局长立刻像中风似的全身动弹不得，这情景令节目主持人大惊失色半晌说不出话来。

紧急换上的一位声音最美嘴型最丑声音与口型形成强烈反差的女播音员告诉观众，机器猴仍逍遥法外，希望观众提高警惕，发现踪迹及时报告，电话 541881452。

“机器猴要是到咱们家来就好了！”花生米兴奋地说。

“那还不把咱们吃了！他连坦克都不怕！”妈妈瞪了儿子一眼。

“我就不信机器猴会主动害人，谁让他们抓他的！”花生米为力力士说话。

力力士心里一热。

“你敢顶嘴？”妈妈亮出了年龄优势，拉开架式向儿子挑战。

力力士认定凡是爱说“你敢顶嘴”这句话的家长准是外强中干的人。

“谁顶了？”花生米说了一句看似免战牌实为应战牌的话。

“还顶！”妈妈立刻利用自己曾经为敌方十



月怀胎把屎把尿喂饭的优势大忆昔日之苦大思今日之恨，最后得出结论，生了只名曰白眼狼的动物！

花生米挂白旗不敢还嘴了，眼里有泪珠转。

力力士同情花生米，再说人家是为了他挨骂的。力力士决定助花生米一臂之力，让他的生母这辈子再不敢对儿子说“你还敢顶嘴”和“你这只白眼狼”一类的混话。

“吃饭吧！”中立国爸爸出来和稀泥。

妈妈瞪了花生米一眼然后作为本次战役的胜利者去厨房端饭菜。

力力士跟她走进厨房。

花生米的妈妈正要往盘子里盛菜，她突然感到眼前一黑，脑子里就像打雷般巨响一声，整个头部像裂了一样。

“啊！”她大喊一声。

“怎么啦？”花生米的爸爸跑进厨房。

只见花生米的妈妈坐在地上，用手捂着头。

“怎么啦？”爸爸惊慌地问。

“你怎么啦？妈妈？”花生米比爸爸还着急。

力力士觉得花生米的妈妈真不该那么狠

地骂儿子，看当她遇到意外时儿子那着急样儿！

脑子里打雷的感觉只在妈妈身上持续了半分钟，之后一切恢复了正常。

“没事了，好了，刚才不知怎么搞的。”妈妈从地上站起来。

“没事就好。快吃饭吧。”爸爸说。

“啊！”妈妈又惊叫一声。

“又怎么啦？”爸爸问。

花生米的妈妈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屏幕，她用手往眼前摸，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呀！

“你摸什么？”爸爸问。

“你们没看见我眼前有个荧光屏！”妈妈慌了。

“荧光屏？你眼前？什么也没有呀！”爸爸不知夫人今天怎么了。

“屏幕上出字了！”花生米的妈妈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眼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一行清晰的字。

“什么字？”丈夫问妻子。

“子女数据显示器。”花生米的妈妈读荧光屏上的字。

这是力力士的杰作。他用最先进的科学技



术给花生米的妈妈的大脑里安装了一台微型“子女数据显示器”。这台显示器一天 24 小时不停地工作，它每时每刻在花生米妈妈的眼前形成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荧光屏，荧光屏上不停地轮流显示她的孩子的有关数据。

“子女数据显示器？”丈夫不明白。

“？？”花生米也呆站在一边。

“别说话，又出字了！”妈妈说，她的眼睛看着前方的空气。

“您的儿子的有关数据如下，”妈妈一边看一边念，“自尊心指数正 1，自信心指数 0，自卑感指数正 5，父爱指数正 6，母爱指数负 1。注意，自尊心和自信心指数达到正 10 此人长大后才会有出息，而父爱母爱指数同以上两项指数成正比关系。自卑感指数也与此人长大后的出息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此项指标达到负 10 此人才会有出息。”

“什么什么？你再念一遍！”爸爸急了，儿子的自卑感指数怎么会是正 5！妈妈也没想到她日盼夜想恨铁不成钢响鼓也要用重锤的儿子的母爱指数怎么竟是负 1！更可怕的是母爱指数还同关系到儿子长大的出息与否的自尊心自信心指数成正比关系！

“咱们做个试验，你注意看荧光屏！”爸爸毕竟是科研人员，脑子转得快。

“花生米，你这个白眼狼！看你还敢顶嘴！”爸爸冲儿子嚷嚷。

“快别试了！他的自尊心指数变成零了！自卑感指数正6，父爱指数正5！”妈妈惊叫道。

花生米一脸惊愕。

“花生米，妈妈差点儿误了你的前途！我真糊涂啊！”妈妈一把搂过儿子，哇哇地哭。

她一边哭一边从荧光屏上看见儿子的母爱指数达到了零。

“咱们从今天起来个竞赛，看儿子的父爱指数高还是母爱指数高！”爸爸宣布。

“不公平，起点不一样。”妈妈还有幽默感。

“那好，我等着你后起直追。”爸爸照顾女性。

花生米乐了。

力力士也乐了。



第 7 集

花生米关上房间门准备睡觉时，力力士决定同他谈谈。



花生米钻进被窝时脸上挂着笑容，是妈妈脑中的“子女数据显示器”改善了他的处境，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童话里才会出现的事，可是确确实实发生在自己家里！花生米能不兴奋吗？

“你好！”力力士在显影前先同花生米交谈免得吓他一跳。

花生米纳闷地看着没有第二者的房间。

“我是机器猴，我现在使用隐身法站在你身边。”力力士一边说一边观察花生米的反应。

“机器猴！！！”花生米从被窝里一跃而起，“太棒了！”

力力士没有看错人，花生米是一个真心喜欢机器人的孩子，尽管他本人不是机器人，但力力士仍然感到亲切。

力力士显形。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真了不起！”花生米激动得脸都红了。

“是吗？原来我还以为你是我的同胞呢！”力力士把跟着花生米妈妈来找他的经过告诉给花生米。

“可惜我不是。”花生米遗憾地说，“不过没关系，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力力士相信。他的透视功能已将花生米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一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善良孩子。

“你不吃饭吧？”花生米关切地问机器猴。

“不吃不喝。”力力士一笑，心里热乎乎的。这还是他来到地球上头一次感到有人关心他。

花生米眼睛突然一亮：“对了，我妈妈脑子里的子女数据显示器是你装进去的吧？”

力力士点点头。

“太谢谢你了！”花生米抱着力力士亲了一下，“真应该把这仪器装进天下所有父母的脑子里。”

“那可够麻烦的。”力力士耸耸肩。

“全国都在通缉你，你可得当心。不过没关系，有我呢！”花生米安慰力力士。

“真不明白你们人类干吗这么对待我。”力力士有点儿生气，“今天还用枪打我呢。”

“大人就爱干这种事，他们喜欢霸占稀少的东西。”花生米替人类难为情。就是，人家力力士孤身一人来到地球上，人类竟然用坦克招待他！

“对了，”力力士忽然想起白天他的预感，“人类不久会遇到危机，也许是末日。”

“末日？！”花生米一惊，他相信能把仪器装进人脑子的力力士的预感准确无比。

“人类制造了那么多核武器，加起来足以把整个人类反复摧毁几十次！”力力士说。

“可谁也不敢使用核武器呀！”花生米说。

“人类会花巨资制造一种自己永远不用的武器吗？这与人类的本性是矛盾的。你放心，早晚会用的。”力力士为人类惋惜。

“还有多长时间？”花生米呆了。

“大概十几年吧！”力力士说。

“这么快，那时我才二十多岁。”花生米觉得不公平，“没这么快吧？”

“十几年后可能有一次大的自然灾害，如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能导致世界经济崩溃，最终导致核战争。一旦大规模核战争爆发，人类的末日就到了。”力力士同情地看着花生米。

“求你帮帮人类吧！”花生米对力力士说，他认定力力士有这种本事。

“帮人类？”力力士一愣，“怎么帮？”

“利用你的特殊本事，告诉人类危机即将发生。”花生米恳求。

“他们信吗？”力力士不相信自大的人类会信一只猴子的话。



“那倒是。”花生米点点头，“你可以阻止核战争爆发，提前毁掉人类储存的核武器。你有这本事的。”

“核武器怎么销毁？销毁后它的放射性也会扩散。核武器这东西，要么别制造，造成了你就拿它没办法了。”力力士摇摇头。

“你会有办法的！你现在是全世界最有本事的生物！”花生米给力力士打气。

“这倒是。”力力士看着花生米的眼睛，他决定试着帮帮人类——看在花生米的情分上。

“好，咱们试试！”力力士同意了。

“对，咱们试试，我和你一起干。”花生米激动了。

力力士在地球上终于有了朋友，这一夜，他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晨，花生米收拾书包。

“我去上学，你在家等我？”花生米问力力士。

“我跟你去，我还没去过学校呢。”力力士说。

“那你还得隐身，外边的人要是看见你，可不得了。”花生米说。

“你不知道，我还会变成别人的模样呢，只

要我见过这人长什么样就行。”力力士说。

“你可真厉害！”花生米直吐舌头。

“走，去学校。”力力士隐身了。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特不方便”。花生米撇嘴。

“在你右边，挨着你。”力力士说。

力力士和花生米走在大街上，一辆豪华的面包车从他们身边驶过，车上坐的就是狮国的蝎子别动队。他们刚刚抵达牛国，正从机场驶往宾馆。他们当然没有注意花生米这个一般的小学生，可力力士却注意到了他们，力力士感觉到这面包车上的人与他有关。

“那辆车上的人是冲着我来的。”力力士告诉花生米。

“是外国人！”花生米说。“全世界都对你感兴趣。可能都想得到你。”

“我真不想帮人类。”力力士叹口气。

“发坏的都是国家的头头脑脑，老百姓准不对你发坏。全世界的孩子准都对你好。”花生米说。

“我就是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才答应帮人类的。就是，要是过十几年人类就毁灭，这对孩子们也太残忍了。”力力士一边看街上的行人



车辆一边说，“你看看这个世界被弄成什么样子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有爱心，拜金主义，口蜜腹剑，不毁灭才怪呢！”

“大人们自己把世界弄成这样，还整天教训我们长大要有出息，也真是的！他们要是真想让我们长大活得有出息，就应该给我们准备一个优良的环境才对。把一个毁得乌七八糟的世界留给后代再使用摧残人的教育方法把后代的才能扼杀在少年时代，还要求后代有出息，也只有人类干得出来！”花生米也有气。

“我要帮助人类的孩子，命运对你们不公平。”力力士确定了自己的行动目标。

花生米和力力士来到学校。

“这么多孩子！”力力士说。

“去我们班教室，快上课了。”花生米说。

教室里乱哄哄的，几个身体强壮的男生在扳手腕。

“花生米，来，我让你两只手外加一只脚，敢吗？”一个大块头男生看见花生米，故意提高嗓门说给大家听。

教室里哄堂大笑。

花生米力气小，在班上一贯是被“超级大国”们嘲弄的对象。

“去和他比，有我呢！”力力士小声对花生米说。

花生米眼睛亮了，他刚才忘记了力力士的存在。

“来，比就比！”花生米把书包往课桌上一扔，走到大块头对面。

“真跟我比？”大块头不信，继而摆手，“我才不跟你比呢，太丢人！”

又是一阵起哄。

“你不敢？”花生米激大块头。

“让他双手加双脚！”几个男生起哄。

“双手就双手。”花生米说。

大块头同意了，有这么多女生在场，他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花生米和大块头分别坐在课桌的两边，三只手攥到了一起。

全班同学观战。

“预备——开始！”裁判发令。

从一握住花生米的双手起，大块头就感觉到异常，花生米的手像铁块。

不到两秒钟，大块头就败下阵来。

花生米收回左手，只剩下右手迎战大块头。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要知道，大块头是全班的“力气之最”。

“预备——开始！”

还没开始大块头就知道自己输定了，他的手不是被花生米的手握着，而是被一把虎钳夹着。

花生米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大块头。

同学们愣了一会儿后接着欢呼起来，他们一直怕大块头，大块头想打谁就打谁，弄得同学们不是巴结他就是对他敬而远之。

“让你两只手！”花生米满面春风。

大块头满脸通红。

“两只手！两只手！！”同学们羞大块头。

没人听见上课铃。

大块头只得硬着头皮伸出两只手迎战花生米。

花生米手上的排山倒海之力顷刻就将大块头的脸上弄得青筋暴起。

“花生米万岁！”同学们兴奋得忘乎所以。

“怎么回事？上课铃已经响过半天了！”班主任老师生气地站在教室门口吼道。

同学们迅速跑回自己的座位。

教师瞪了花生米一眼。他不敢瞪大块头，

他怕大块头的奶奶。

“现在上语文课，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老师说。

花生米打开书包，糟糕，忘带语文书了。

“花生米，你的书呢？”老师看见花生米桌上空着。

花生米站起来，低着头说：“忘带了。”

“忘带了？光想扳手腕了吧？扳手腕能扳进大学吗？”老师当众挖苦花生米。

“哈哈……”全班只有大块头一人笑。

力力士没想到为人师表的老师居然会当众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可不是花钱为了让老师摧毁孩子的自尊心的。

“你现在回家去拿书，全班同学都等着你！”老师把教材合上。

“这……”花生米快哭了。

“我已经把语文书给你运来了。”力力士对花生米说。

花生米乐了，对教师说：“老师，我已经把书拿来了，您开始讲课吧。”

花生米说完从书包里掏出语文书给老师看。

“你？！”老师的鼻子差点儿跑到嘴下边去，



“故意捣乱！！！”

“……”花生米不敢说话了。

“你明明带了书，却说没带。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老师怒不可遏。

“刚才我真没带，是刚拿来的。”花生米恳求老师相信。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你当全班同学都是傻子？”老师气得手发抖。

“不让他上课！”大块头意识到报复的机会到了，他要挽回面子。

“你如果站在原地不动能把讲台上我这本教材拿到你的课桌上，我就让你继续上课，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老师将花生米一军。

老师话音刚落，他的教材就“飞”到了花生米的课桌上。没人看见教材“飞”的过程。

“您的教材在这儿。”花生米站在原地给老师看教材。

老师像看见了鬼。

全班同学都张大了嘴巴。

“再逗逗他。”力力士身上的猴气冒出来了。

“老师，看好您的手表！”花生米说。

老师刚一低头，手表没了。

“表！我的表！！”一涉及到个人财产，老师有点儿急。

“在大块头手上。”花生米说。

“你胡说。”大块头急了。

“你把手腕伸出来！”花生米对大块头说。

大块头伸出手腕，老师的手表果然戴在他手腕上！

这节语文课，老师愣是一个字没教。他觉得和花生米的奇异功能比起来，人类的知识贫乏得可怜。

力力士特别开心。

第8集

牛国有一个令警方头疼的黑社会组织——绣花党。

绣花党无恶不作，它的组织渗透到牛国的各地，党徒数以千计。他们扰乱社会治安，贩卖毒品，杀人越货，投机倒把，还和国际黑帮勾结，是在国际刑警组织挂号的全球十大黑帮之一。

牛国警察局多次与绣花党交锋，都以失败告终。警方至今还不知道绣花党的首领为何许



人。别说警方，就连绣花党的第四把手也不知道谁是绣花党的第一把手。

绣花党的党魁是断体夫人，她是一个心狠手辣相貌其丑无比的六十岁老太太。断体夫人身材人高马大，眼睛无时无刻不透着杀气。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她的那张嘴，这是一张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嘴，任何人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立刻联想到抽水马桶和垃圾箱：杂乱无章被虫子嚼得歪七扭八的牙齿胡乱堆砌在嘴里，舌头由于从小就浸泡在肮脏的词汇里而布满了锈斑，整个口腔被烟酒毒品熏得变了形，导致断体夫人的面部表情喜怒无常令人不寒而栗。她的鼻子与嘴巴配套，活生生是一门双筒追击炮，呈水平状的鼻孔虎视眈眈地盯着前方，仿佛谁稍不如主人的意它就会开炮要他的命。断体夫人自知形秽，便使用染上洁癖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生理形象，她最大的嗜好就是在炉子上煮衣服消毒，尽管她经常在锅的下边煮裤衩上边蒸包子，可接近她的人包括被她像玩狗一样玩得俯首贴耳的丈夫仍然认为断体夫人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夫人。断体夫人的丈夫是个早年玩政治没玩好差点儿把自己玩进监狱的伪君子，要不是夫人有本事，他至今还得过着拔



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日子。

断体夫人的智商呈负数，知识极度贫乏，她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狠毒。她依靠六亲不认和出卖同伙的素质登上了绣花党党魁的宝座，统治着这个令牛国人民心惊胆颤的黑帮社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

断体夫人是花生米同班同学大块头的奶奶。

大块头当晚就向奶奶描述了花生米的本事。

“真的？”断体夫人吐了口痰，说。

“我亲眼看见的！他还把老师的手表运到了我的手上。”大块头说。他只知道自己的奶奶有本事，没有她办不成的事，他却不知道奶奶是绣花党这一老百姓谈虎色变的黑社会的头子。

“他叫什么名字？”断体夫人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花生米。”

“家住哪儿？”断体夫人点燃了一支香烟。

大块头说出花生米的住址。

“去写作业吧！”断体夫人支开孙子。

刚过了六十大寿的断体夫人早就想找一

桩既轻松又来钱的买卖干，花生米的绝技正是她梦寐以求的。让他坐在她身边"运"银行的钱真是坐享其成一本万利的生意。

断体夫人喝了杯酒，拿起了电话筒。

她的嘴居然还会笑。但她确实笑了。好吓人。

黑网撒向花生米。

第二天早晨。力力士和花生米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帮助人类的行动。

"你先去上学，我去你们的总统府转转，中午见。"力力士说。

"当心。"花生米知道这话对于力力士来说属于多余，但他还是不放心。

"没问题。"力力士去总统府了。

花生米中午放学回家走到楼梯口时，被两个男人捂住了嘴。

"别喊！小心要你的命！老老实实跟我们走！"沙哑的嗓音威胁花生米。

花生米被他们推进停在单元门口的小轿车里，小轿车像蛇一样驶进一座花园别墅。

花生米眼前的黑布摘掉了，他揉揉眼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豪华的大客厅里。

断体夫人出现在S型的楼梯上。这里是她



的一个黑窝。

“你好呀，花生米！叫奶奶！”断体夫人像幽灵一样走到花生米身边，倚老卖老地摸摸花生米的头。

“你怎么知道我叫花生米？”花生米感到恐怖。他年纪不大，却没白看那么多机器人大战的书，他对现在的场面不陌生。

“奶奶还知道你有特异功能呢！”断体夫人嘴里的臭气喷到花生米脸上。

花生米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个满嘴臭气的老女人和“奶奶”这一尊称统一起来。

“我要回家。”花生米说。

“这就是你的家，这座别墅从现在起就属于你了。”断体夫人坐在沙发上。

“为什么？”花生米问。

“因为你有特异功能，你是人才。”断体夫人恨不得马上就让花生米给他从国库里运两个亿出来。

“特异功能？”花生米忽然想起了昨天在课堂上和力力士合作搞的恶作剧。

“你能从多远的距离运东西？一次能运多少？”断体夫人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我不会。”花生米说。

“真是个谦虚的好孩子，奶奶最讨厌翘尾巴的人。你现在就给奶奶表演一下，让奶奶也开开眼。你先从银行里运一包钱过来。”断体夫人迫不急待。

“从哪儿运？运什么？”花生米以为自己听错了。

“从——银——行——运——钱——”断体夫人一字一句地重复。

“你原来是坏蛋！”花生米冲口而出。

断体夫人的脸色变了。

“快运！”她的耐心用完了。

“就不运！”花生米一仰头。

断体夫人火了，她自以为这辈子还没有败在谁手下过，连那些腰里别着枪的警察她都不放在眼里，何况面前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你运不运？”断体夫人亮出了流氓相。

“我不会运。”花生米不吃眼前亏。

“你会！”

“我不会！”

“会！”

“不会！”

“就会！”

“就不会！！”



“小兔崽子！你敢和老娘犟嘴！”

“老兔崽子，你敢骂我？”花生米还是头一次听人骂他小兔崽子，也火了，他认定凡是骂孩子小兔崽子的人都是真正的兔崽子。

“你骂我什么？你狗胆包天！！”断体夫人的舌头来劲了，它的本职工作就是骂人，刚才它违心地陪着断体夫人说文明话时那股难受劲儿就别提了，现在它可以大显身手了。

断体夫人的舌头如鱼得水般地射出一串脏话，那水平少说也够脏话专业的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副教授教授学位职称。

花生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来人，教训教训这小兔崽子！”断体夫人大吼。

两个大汉应声走进屋。

“别伤着他，我还要用他。”断体夫人小声叮嘱下属。

花生米被大汉拎着耳朵架出客厅。

一顿臭揍。

花生米这才知道人类还有这样的成员，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在一间小屋子里痛打没有还手能力的同类，直打得他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尽管他们的身体里流着相同的血液长着一

样的细胞组织，可这丝毫勾不起他们的同情心，他们就喜欢用暴力摧残同类的肉体，只有这时他们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花生米倒在地上，血顺着嘴角流到地毯上。他真想阻止力力士挽救人类。

第 9 集

力力士从总统府回到花生米家，花生米不在。

力力士坐在花生米床上，开启他的遥感功能。

“啊？！”力力士大惊失色，“有这种事！！”

机器猴闪电般地潜入断体夫人的黑窝别墅，扶起躺在地上的花生米。

花生米看见力力士，眼泪再也止不住——刚才被打时他一颗眼泪没掉。

“他们……”花生米想告诉力力士是怎么回事。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力力士咬牙切齿，“刚才和你对骂的那个老太太是绣花党的头儿。”

“绣花党？！”花生米吓了一跳，他小时候妈



妈拿绣花党吓唬过他不让他哭。

“这个黑帮组织干过很多坏事，还打这么小的孩子！”力力士怒目圆睁，“灭了它！”

“一个也别放过！”花生米更狠。

“我来看看绣花党有多少人。”力力士遥感。

“共有 1275 人，全收拾了！”力力士说。

“全杀了？”花生米不知道杀这么多人犯不犯法。

力力士想了想，说：“把他们都变成植物人，活着比死还难受。说干就干！”

力力士稍一发功，花生米身上的伤痕全没了。

“你如果开医院准能誉满全球。”花生米夸朋友。

“由你来收拾断体夫人，出口气。”机器猴对花生米说。

“我？”花生米觉得自己没这个本事。

“我帮你呀！就像昨天在课堂上一样。”力力士说完隐身了。

他俩商定了出气的步骤。

“我要见夫人！”花生米喊。

大汉闻声赶来。

“想通了？”大汉问。

“想通了。”花生米乖极了。

“拳头是说服人的最好工具，拳头就是真理。哈哈——”大汉得意地说，“跟我走。”

花生米跟着大汉来到客厅。

断体夫人坐在客厅里。

“我同意为您运钱。”花生米说。

“这就对了。开始吧。”断体夫人点点头。

“我有一个条件。”花生米说。

“条件？说吧。”断体夫人看着花生米。

“你让他俩互相打，每人打对方十分钟，不准还手。”花生米指指打他的两个大汉。

“你先给我运来一捆钱，我就让他们打。”断体夫人也提条件。

一捆钱出现在断体夫人身旁的茶几上。

“你先打他，打10分钟，使劲儿打！”断体夫人下令让保镖互相殴打对方。

崇尚拳头是真理的大汉开始享受真理。当被打的一方终于享有反击的权利后，他像恶狗一样扑过去撕打对方。最终两个人都倒在血泊中。花生米想让人类中喜欢殴打同类的畜生都尝尝这个滋味儿。

“大批运钱吧？”断体夫人对花生米说。



“行，现在开始，最好直接运到放钱的地方，省得搬来搬去。”花生米说。

“也对，咱们到保险室去。”断体夫人站起来。

花生米跟着断体夫人来到一间墙壁很厚装着铁门的房间里。

“你就在这儿收钱吧！”花生米突然走出房间，把铁门关上了。

“混蛋，小兔崽子你要干什么？”断体夫人在屋里骂。

“我给她运点儿她最喜欢的东西。”力力士说。

几百万只蛆被力力士运进了断体夫人的保险室，它们埋没了断体夫人的全身，只剩下她的头露在外边。蛆们蠕动着柔软的身体像找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在断体夫人身上撒娇争宠。

“让她在这儿欢聚一堂吧，咱们先去收拾她的党羽。”力力士说。

花生米和力力士把这座别墅里的打手都变成了植物人，然后开着轿车去社会各界收拾绣花党的黑帮们。

这回花生米可开眼了，难怪绣花党厉害没

人敢惹，它的党羽有警察局副局长法官三流作家市长秘书总统府发言人……

所有的绣花党成员都成了植物人，医院从未在一天内收这么多同样的病人，一时措手不及。

机器猴和花生米返回断体夫人的别墅，看见她还在和蛆亲密无间地共享空间。

“别让衣服把她和蛆隔开呀！”花生米提醒力力士。

力力士二话没说把断体夫人的衣服运走了。

“咱们给警察局打个电话，报个信儿。”力力士说。

花生米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半小时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绣花党倾巢覆灭的消息，还说绣花党党员全部变成了植物人，医院变成了监狱。医院院长不愿改行当监狱长提出辞职可总统不批。

断体夫人落了个终生与蛆为伍的下场，她的这间保险室被力力士特意运到一座无人问津的森林里。她享受着和蛆生活在一起却时刻想着煮衣服的乐趣。



绣花党的奇特覆灭，引起了狮国蝎子别动队的注意。他们断定这是机器猴干的，他们急于打听绣花党是为什么惹怒了机器猴的。他们不愧是一流间谍，他们注意到了花生米。

第 10 集

专程到牛国来抓力力士的狮国蝎子别动队从牛国黑帮绣花党的覆灭顺藤摸瓜，注意到了花生米。

“绣花党垮台前绑架过一个叫花生米的孩子。”负责搜集情报的队员向队长报告。

“他们为什么抓这个孩子？”队长问。

“绣花党发现这孩子有特异功能。”情报员说。

“特异功能？”队长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他能用意念搬运东西。”情报员说：“绣花党想让他运银行的钞票。”

“他运了吗？”队长感兴趣地问。

“不清楚。据目前我们掌握的各银行情况看，大概没运。”情报员回答。

“花生米一直有特异功能？”队长问。

“突然有的。”情报员翻记事本，“几天前上

课时，他当着全班师生的面用意念运书。”

“立即派人监视花生米，他很可能同机器猴有联系。我们推理一下，绣花党绑架花生米，激怒了机器猴，于是机器猴灭了绣花党。除了神通广大的机器猴外，牛国没有任何警察组织能如此干净利落地消灭绣花党。”队长分析。

“机器猴干吗偏偏找花生米呢？花生米会是生物机器人吗？”一名队员提出假设。

“在监视花生米的同时，用遥控仪器测量他的身体状况。”队长下令。

狮国的科学技术发达，除了用于上天入地外，还制造了不少歪门邪道的仪器。蝎子别动队这次就携带了不少五花八门的微型仪器。

当天晚上，蝎子别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包围了花生米家所在的楼房。

各种隐藏在汽车里的仪器开始工作，测量花生米的身体。

“01 注意，花生米是正常人，不是机器人。”队员通过步话机向队长汇报。

既然花生米不是机器人，那为什么机器猴单单找他而不找别人呢？蝎子别动队队长陷入沉思中。该队长在狮国是首屈一指的反间谍和间谍人员，曾经成功地解决过已经拉响了炸药



包的劫机事件，还窃取过藏在某国大臣肚子里的机密情报，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量。此次赴牛国执行特别任务，他深知对手武艺高超，轻易不能动武，于是决定先礼后兵，先争取说服机器猴加入狮国国籍，如机器猴不答应，再使用小型激光武器毁灭他。

“各组注意，我要直接同花生米交谈。”队长手持步话机发令。

队员们开始行动，为队长和花生米见面创造条件。

此刻花生米正和力力士在房间里聊天。

“也不知那位断体夫人现在怎么样了？”花生米说。

“她是自作自受。心太黑，又贪婪，就是咱们不治她，早晚她也得遭报应。”力力士说。

“你怎么了？”花生米发现力力士突然走神儿。

“别说话！”力力士挥手制止花生米继续说话。

花生米感到不妙。

“咱们有麻烦。”力力士边说边隐了形，“十几个外国人在楼外监视你。”

“监视我？”花生米吃惊，“外国人？！”

“别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力力士开启他的遥感功能。

“没危险吧？”花生米为力力士担心。他总觉得外国人和魔鬼沾亲。

“他们好像要进来见你。”力力士小声对花生米说。

“敲门进来？会吓着我爸爸妈妈的。”花生米说。

“他们才不用走门，都是些飞檐走壁的高手。注意，快进来了。”力力士说。

“我怎么办？”花生米问。

“别怕，你会会他！我就站在你身边。合适的时候，我会显形的，我也想同他们聊聊。”力力士说。

花生米注意到房间门的把手开始缓慢地转动了。

门开了，一道缝儿，一个外国彪形大汉灵活地闪进屋里。他果然不惊动花生米的父母就进来了。

“你好，小朋友！”蝎子别动队队长和蔼可亲地向花生米问候。

“你好！”花生米点点头。

花生米的镇静自若吓了别动队长一跳，他



原以为他的出现会使花生米吃惊甚至害怕，没想到花生米像见他爸爸一样自然，队长由此而知面前这个孩子不是等闲之辈。

“咱们交个朋友好吗？”队长伸出手来。

“可以。”花生米同意。

“我叫康巴西。”

队长坐在花生米的床上。他注意到了墙上贴的各种机器人的画。

“想出国留学吗？”队长笑咪咪地问。

牛国公民是个人就想出国，连幼儿园小朋友都想去国外幼儿园留学。

“想。”花生米顺竿爬，他想摸清面前这个外国佬打的什么主意。

“我可以帮你出国。”蝎子队长许愿。

“为什么？”花生米问。

“我也想请你帮个忙。”蝎子队长开门见山。

“我能帮你什么忙？”花生米装傻充愣。

“我想见见你的朋友机器猴。”蝎子队长紧盯着花生米的瞳孔。

“见他有什么事？”花生米平静地问。

没否认！

蝎子队长差点儿扑上去亲花生米一口。

“我国总统，噢，对了，我忘记了告诉你，我是狮国公民。我们狮国总统十分钦佩机器猴，特派我来邀请他去我国做客。”蝎子队长花言巧语。

花生米知道狮国在地球上是屈指可数的大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怕它。

“我在这儿。”机器猴力力士显了形，出现在蝎子别动队队长面前。

蝎子队长喜形于色，认定大功即将告成。

“你们总统请我去，有邀请信吗？”力力士笑着问。

“这……”蝎子队长后悔计划得不周密，没先杜撰一封总统的信。“实不相瞒，我国总统何止邀请您，还想请您加入狮国国籍呢！”

“入狮国国籍？”力力士没觉得加入狮国国籍是一种享受，他觉得没国籍是最高的享受。

“全世界的人都想拥有狮国国籍。”蝎子队长给力力士上课，“尤其是牛国公民。”

的确，牛国公民梦寐以求狮国国籍，他们出国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给邻居同事亲朋好友看，他们明知到了狮国得给人家当催巴儿，受人白眼遭人欺侮也要去，他们愿意以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为代价换取家人在国内

的尊严和人格。再说身处千里之外，谁也无法去验证他那存款究竟是六位数还是五位数甚至三位数。还有那海市蜃楼式的别墅和汽车根本不用花钱买，只要往给家人的信上这么一写就有了。其实傻瓜也明白，人家不会把赚钱的差事空着几十年留给你去干，人家过得好就因为人家聪明。明白人都清楚，牛国人出国留学和乡下姑娘进城当保姆性质没两样。

“我对这不感兴趣。”力力士讨厌狮国总统来给他捣乱。

“起码您可以去我们狮国参观一下。”蝎子队长忍着火说，他还没见过不想入狮国国籍的人。

“我什么时候想去就去了，现在不去。”力力士激蝎子队长。

“你最好还是考虑一下。”蝎子队长的话里开始冒火药味儿了。

力力士注意到蝎子队长的身上藏着一把激光枪。

“你的腰里别着什么东西？”力力士逗蝎子队长。

蝎子队长一愣，心想这机器猴真厉害，看来他准不怕激光枪，否则不会这么沉着。蝎子

队长决定行动。

蝎子队长突然一把将花生米拉到自己身边，用胳膊勒住他的脖子，掏出激光枪顶在花生米的太阳穴上。

“你必须跟我去狮国，否则你的朋友就完了。”蝎子队长用花生米当人质威胁力力士。

看到花生米那被勒红了的脸，力力士火了。

第 11 集

蝎子队长手中的激光枪根本不是力力士的对手,力力士已经把它变成玩具枪了。

“你开枪吧,没关系,我就是不去。”力力士盯着蝎子队长说。

蝎子队长还没遇到过这种窘境，他并不想杀死花生米，只是想用花生米的生命来吓唬力力士,没想到机器猴不怕。

只好拼拼试试了。

蝎子队长出其不意地抬起激光枪，对准力力士的头部开火。

狮国得不到机器猴,谁也别想得到。

枪膛里什么也没有。



“你的别动队装备的都是玩具枪？”力力士挖苦蝎子队长。

“……”蝎子队长松开花生米，“和你们开个玩笑……”

“你走吧，别怕。”力力士对蝎子队长说，他看出蝎子队长怕他报复。

蝎子队长灰溜溜地走了。

“干吗不教训他一下？”花生米揉被勒疼了的脖子。

“教训他用不着咱们，这房子四周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各国派来找我的，我让他们互相打，咱们看热闹。对了，拿张纸，咱们把这些国家的名字记下来，明天去挨个收拾这些国家的元首。”力力士要让所有想霸占他的国家元首尝尝他的厉害。

花生米准备好纸笔。

“狮国、虎国、豹国、驴国、狗国……”力力士报国名。

花生米把这些国家的名字列入“黑名单”。

“咱们从明天起一个一个收拾他们。不是想让我去吗，咱们就去转转。”力力士说。

“你带我去？”花生米问。

“当然，咱们还得想办法阻止人类毁灭呢。”

力力士念念不忘已经答应朋友的事。

“太棒了，我也可以出国转转了。”花生米打心眼儿里感谢狮国总统。

“他们马上就会互相打起来，再一惊动牛国警方，就更热闹了。”力力士得意极了，他巴不得全世界的特种部队互相打，别总是柿子捡软的捏。

蝎子队长离开花生米家后，懊丧地回到队友身边，他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还不如让机器猴揍一顿舒服呢！

“报告队长，有人跟踪监视咱们。”队员向队长汇报。

蝎子队长可找到出气口了。

“什么人？”队长杀气腾腾地问。

“好像是虎国别动队，也是冲着机器猴来的。”

“教训他们！”蝎子队长恶狠狠地说。

“在牛国的领土上？”队员们感到队长从花生米家里出来后神经不太正常。

“对，打他们！”蝎子队长拔出激光手枪。

队员们纷纷掏出武器。

虎国、豹国、驴国、狗国别动队是尾随狮国别动队来到花生米家附近的，他们认定狮国别



动队深夜来这儿准和机器猴有关。

一场微型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狮国别动队离开那栋房子，朝咱们走过来了！”虎国别动队员向队长报告。

“有机器猴吗？”队长问。

“没发现。”队员手持红外线夜视望远镜观察，“气氛不对头呀！”

队员话音还没落，一阵无声冲锋枪子弹横扫过来，几名虎国别动队员倒在地上。

“他们疯了！还击！！！”虎国别动队长抽出武器。

豹国、驴国和狗国别动队以为虎国别动队和狮国别动队在争夺机器猴，于是也不客气地投入战斗，大打出手。

各种尖端武器互相厮咬各种骂人语言充斥夜空各种肤色各种动作肆无忌惮地混合在一起。

“够味儿吧？”力力士和花生米站在窗前观战。

“太棒了，比看电影过瘾。”花生米兴奋得手舞足蹈。

牛国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

“什么？外国人在咱们国家打仗？”值班警

察像听天方夜谭。

“激烈极了，死了好多人。”

“地点？”值班警察一边记录一边拿起直通警察局长被窝的专用电话。

警察局长又拿起了直通牛国总统炕头的专用电话。大凡心虚的国家首脑都喜欢同警察局长保持直接联系。

“什么？外国人打仗？”总统恨外国人连梦也不让他做圆乎。

“先派武装警察围住他们，我马上再调一个师的军队增援你，抓活的。”牛国总统有爱出动军队的嗜好，喜欢靠枪维持政权。

当狮国虎国豹国驴国狗国别动队发现自己身陷牛国军警重围时，他们已是插翅难逃了。

各国别动队队长立即命令部下停止射击，他们决定联合突围。突围前还像毁灭见不得人的东西那样焚毁了各国引以为豪的护照和钞票，以使自己在为国献身后不连累祖国不给祖国脸上抹黑不给父老乡亲同胞手足添麻烦。

牛国军警的高音喇叭命令各国别动队放下武器，否则后果自负。

武装直升飞机出现在夜空中，直升飞机上



的探照灯搜索着地面。

蝎子队长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打火机般大小的微型地对空导弹，轻而易举就击落了牛国两架耀武扬威专爱在百姓头上拉屎撒尿的流氓直升机。

各国别动队长一致推举蝎子队长担任突围统一行动总指挥。

“占领那座楼。”蝎子队长指指花生米家所在的楼，他还做着混水摸鱼劫走机器猴的梦。

身怀绝技五毒俱全的各国别动队队员们扔下同胞不明国籍的尸体后，抢占了花生米家所在的楼房。牛国军警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坦克和装甲车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大楼四周。头戴钢盔的士兵采用狐假虎威的姿式蹲在坦克上给人以狗仗人势的感觉。

看见坦克和钢盔力力士就有气。

“咱们治治这些坦克。”力力士说。

“那不就等于帮助来抓你的那些外国人了吗？”花生米说。

“也是，咱们耍他们双方吧！”力力士说。

“外国别动队怎么没进咱们的屋子？”花生米感到奇怪。他们知道外国别动队已经占领了这座楼。

“他们不敢进这个单元。你家的邻居都被别动队占了，一会儿就得开打。”力力士望着窗外的坦克说。

牛国总统下令本国情报人员立即弄清被围外国武装分子的国籍，并吩咐秘书起草最有火药味的外交照会吩咐军警准备围歼，牛国总统的履历上就缺反抗外国侵略这一项，他要利用这次事件使自己成为民族英雄。

情报人员充分发挥在本土作战的优势，迅速搞到了总统需要的情报。

“占据那座居民楼的有狮国、虎国、豹国、驴国和狗国别动队。”牛国谍报部长向总统汇报。

狮国！虎国！！豹国！！！

牛国总统一屁股坐进沙发里，他怕这几个国家就像他小时候怕他爸爸一样。别看他在自己的臣民面前耀武扬威，其实他说每一句话打每一个哈欠甚至放每一个屁都要考虑这几个国家的存在，牛国总统放屁从来都是夹着腿放生怕声大了惊动天上的强国间谍卫星惹火了强国总统给人家口实导致武装入侵技术封锁甚至抽走牛国的空气搬走牛国的高山。牛国总统心里最明白自己在国内是爷爷总统在国际



上是孙子总统。

“开始进攻吗？”负责此次战役的军方指挥请示总统。

“暂缓！谁也不准开枪，违者斩首！”总统声色俱厉。

总统召集高参密议对策。

“不能轻举妄动，这几个国家惹不得。”高参甲说。

“到咱们国内来动刀动枪，咱们也不能太软弱。”高参乙说。

“咱们可欠人家的债呢！”高参丙提醒高参乙。

高参乙不吭声了，花人家的钱气就是短。

“应该先弄清他们为什么对那座楼感兴趣，他们来干什么？”高参丁说。

这时总统秘书跑进屋里，趴在总统耳朵上嘀咕。

总统脸上的表情乱了方寸。

“可靠吗？”总统擦汗。

秘书点头。

“他们是为机器猴来的。”总统告诉高参们。

“这么说，机器猴在那座楼里？”众高参异

口同声。

“可能。”秘书说。

“如果机器猴被他们弄走，咱们国家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牛国高参们觉得对不住自己的祖先。

“他们不是机器猴的对手。”

“可机器猴未必帮咱们，咱们已经得罪了他。”

高参们发表着高见。

牛国总统真恨自己当初鲁莽行事得罪了机器猴，早知如此，他当初宁愿认机器猴当干爹即使电视台现场直播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在国际上当爷爷总统让他管谁叫爹都行。当总统的真正享受是在国际上发号施令，当一个看着别国总统眼色行事的总统不就是吃得好住得好没有自由本质上和填鸭没什么两样。其实牛国总统不明白一个真理凡是在国际上当爷爷总统的在国内都是孙子总统正因为牛国总统在国内是爷爷总统所以他在国际上只能当孙子总统。

“第一，不能惹火了这几个国家。第二，不能让他们弄走机器猴。”牛国总统对下属说，“你们马上拿出可行性方案。”



高参们大眼瞪小眼，他们没想到总统把如此关系重大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像踢皮球一样踢给他们完事，他们这才知道当高参不光是拿高薪住高楼高人一等趾高气扬，这些东西的背后分明是高血压高空作业高度危险受最高法院审判。

高参们经过一番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让给别人的讨论，终于将可行性行动方案呈报给总统：

一、军警枪口朝居民楼相反方向，做保护外国人安全状。不给狮国等国侵略牛国以口实；

二、做好随时将该居民楼宣布为外国领事馆的准备，给双方下台阶；

三、制作一个假机器猴迷惑外国别动队；

四、主动和狮虎豹驴狗国之首脑取得联系，争取和平解决此次事件。

牛国总统在文件上签了字。

看到军警调转枪口，花生米大惑不解。

“不打了？”花生米问力力士。

“不敢打了。”力力士也感到遗憾。

“为什么？”

“怕人家。”

“这是在我们国家呀！”

“要怕在哪儿都怕，不怕在哪儿都不怕。”

“……”花生米为自己是牛国公民感到羞辱。

“拿上名单，咱们去收拾收拾这几个国家的元首，开开心。”力力士说，“谁让他们打我的主意。”

“我怎么去？”花生米问。

“我给你变个形，我也变个形，咱们坐国际航班去。”力力士说。

“有钱买机票吗？”花生米可是身无分文。

“有，从别人家运点儿就够了。”

“从别人家运钱？”花生米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专门从贪污受贿的人家里运，没事吧？”力力士冲花生米挤眼。

“运空它。”花生米没意见。

力力士把自己和花生米变成了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西服革履，神采奕奕。

他们决定先去狮国。

第 12 集

狮国总统心头近日总被一股无名火缠绕，



他发现电视屏幕上已经有整整92个小时没有出现他的光辉形象了。大凡是元首都有一个相同的嗜好：统计自己占领荧屏的时间。他们期望电视屏幕上每时每刻都有自己，只要一天不出现他们就心急火燎就坐卧不宁就挖空心思找一个别出心裁的地方去和从事最脏工作的人握手去和口音最重的人聊天去抱智商最低的呆傻儿童去钻最破的房子进最吵的车间以此来占据荧屏过上电视的瘾假如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干这类事时没人不带摄像机。

狮国总统决定制造新闻再次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狮国总统决定选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会见虎国首相。

虎国首相接到狮国总统的热线电话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也正为荧屏的事失眠正煞费苦心地琢磨怎样才能让全人类看他崇拜他感激他。

虎国首相和狮国总统就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充分的磋商。狮国总统等不急想一周后就见面，虎国首相不同意理由是要给新闻界影视界评论界大学教授以时间，让他们分析让他们研究让他们猜测让他们打赌就像赌赛马

押输赢一样，宣布会谈和实际会谈的时间离得越远越好，这样有关分析会谈的文章量就越大篇幅就越多收视就越高，再说双方还可以就此举行不计其数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把真正的会谈一步步推向高潮。假如一周后就会谈人家哪儿还有时间写文章咱们即使每天 24 小时都开记者招待会也还是太亏还是太少不过瘾。狮国总统认为虎国首相言之有理于是同意会谈订于三个月后举行。

确定会谈的地点最令两国元首头疼，他们设想了许多地方不是被前人用过就是刺激度不高例如火车上军舰上孤岛上荒原上丛林中大海深处厕所里厨房中，最后还是狮国总统柳暗花明想出了双方乘坐气球在空中会谈的高招儿。虎国首相不禁拍案叫绝不禁手舞足蹈不禁心花怒放，他想在电话里拥抱狮国总统在电流里吻狮国总统，狮国总统也使用本国最过头的亲热语言向虎国首相表达了自己的热情，其实双方都清楚别看今天碰杯拥抱开三天前秘书拟好的幽默玩笑，一旦一方被推翻另一方马上投入推翻你甚至杀了你的人的怀抱，还美其名曰继续维持两国人民的友谊可见国际政治脏得不能再脏说白了就是有奶就是娘有枪就



是爹有权就是亲家母哪怕对方的儿子先天痴呆也在所不惜。

一小时后，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将于三个月后在气球上会谈的消息传遍了全球。

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中了计都把焦点集中在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身上，好像他们的会谈关系到世界和平关系到生态平衡关系到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一样，一时间各国电视屏幕统统被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侵占，气得其他的国家元首们捶胸顿足歇斯底里怒不可遏，发誓要报仇要雪耻要爆更大的冷门一定把会谈安排在杂技场上边表演空中飞人边会谈坐在钢丝上会谈顶着几十个碗会谈反正怎么引人注目怎么会谈怎么让人过目不忘怎么会谈怎么能超过狮国总统虎国首相怎么会谈！没有实力的国家元首们更是可怜只有唉声叹气妒火中烧骂祖宗咒种族的份。

正在春风得意中的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一点儿也没预感到有不祥之兆。

力力士决定趁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举行气球会谈之机和他们开开玩笑，出出他们的丑。

力力士和花生米下榻在狮国首都一座五

星级大饭店里。

“真是一箭双雕，省得再去虎国一趟了。”力力士边看电视边说。

“没错。”花生米从冰箱里取出饮料，“气球会谈可是现场直播，这洋相出大了。”

“咱们租车去城里转转。”力力士提议，他不喜欢呆在屋里。

花生米打电话给服务台要车。

力力士和花生米乘出租车游览狮国首都，花生米对异国建筑很感兴趣，他这才知道人类的本事有多大，他愈发珍惜地球和人类。

“你们的地球上存放着近六万枚核弹。”力力士知道花生米在想什么，他提醒花生米。这几天，他已统计出了各国拥有的核弹数字。

“六万！”花生米的神色暗淡了。他清楚，只需要一枚就可以摧毁这座美丽的城市。

“只要有三分之一核弹爆炸，地球就将进入长达四年的核冬天。”力力士说。

“核冬天？！”花生米一听这个词身上就发冷。

“核冬天就是全球气温连续四年保持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力力士看着车窗外说。

“……”花生米瞠目结舌。



“人类竟然会给自己的后代留下这样的遗产，还假模假样地制订什么继承法。全世界的少年儿童都是六万枚核弹的并列第一顺序继承人。”力力士说。不知他是从哪儿知道人类的继承法里还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之分的。

“你快帮帮我们吧，我们不想继承核弹头。”花生米代表全人类的孩子请求力力士。

“尽力而为吧。不过据我观察，素质好的国家元首没几个，他们恐怕不会听我的。他们当元首的目的就是哗众取宠和权欲，真正为人类前途着想的少得可怜。”力力士说。

“他们不听你的劝告你就把他拉下台，你有这个本事。”花生米想出一个点子。

“那倒是。换国家元首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只要我愿意，五分钟后就能让狮国总统下台。”力力士得意极了。

“你拉个名单，把不为老百姓办事不为人类着想的国家元首都弄下台，怎么样？”花生米又出高招儿。

“可以考虑。”力力士若有所思，“咱们先治完这张名单上的国家元首再说。”

派别动队打扰力力士的国家元首都上了

力力士的报复名单，个个在劫难逃。

“停车！”力力士突然对司机说。

司机把车停在路边。

“怎么啦？”花生米看看车外，没什么意外情况呀！

“快下车。”力力士打开车门。

花生米跟着力力士下车。

“这座楼上有人虐待孩子。”力力士指指路边的一座大厦。

“帮帮孩子！”花生米说。

“走！”力力士朝大厦门口走去。

这是一座公寓。

力力士和花生米乘电梯来到36层。

“就在最头那间屋子。”力力士指给花生米看。花生米蹑手蹑脚走到那间屋子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

屋里有大人的喝斥声和孩子的抽泣声。

力力士用手一摸门上的锁，门开了。

力力士和花生米走进屋里。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在训斥一个10岁的男孩子，还用手指使劲儿杵男孩子的头。男孩子的脸上有红红的手指印，像是挨过巴掌。

“不许你虐待儿童！”花生米大喝。



“你……你们是谁？怎么闯进……来的？”男人看见花生米和力力士一惊。

“你为什么欺负他？”力力士问。

“我是他爸爸！我有监护权！”男人拍桌子。

“你干吗打他？”花生米一看见大人打孩子就有气。

“他小小年纪，就给女孩子写情书，不学好！”男人边说边用手杵孩子的头。

“情书？他会写情书？”力力士感到好笑。

花生米最恨有些家长动不动就干涉儿女和异性同学的友情，本来人家没那么想，可他们非把人家往那边推，这些家长把摧残孩子的感情当成乐事。他们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自己是在结婚前一天才发现和异性在一起是有意思的事的姿态，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脏水劈头盖脑往孩子身上泼用最动听的语言外衣装扮自己的灵魂给孩子当典范其实鬼才知道这些粗暴干涉儿女同异性保持友情的父母是否自己在穿开裆裤时就喜欢和异性小朋友玩。

力力士更是一看见打人就来气——尤其是大人打孩子。孩子来到这个星球上最需要保护，可是大人们自己把这个世界搅得乱七八糟生了一肚子气拿孩子当出气筒稍不顺心就打

毫无过错毫无责任纯洁无瑕的孩子，仿佛全世界的罪恶都是孩子造成的其实恰恰相反全世界的罪恶都是大人造成的如果该挨打大人最该挨打最好是大人自己打自己或者互相打不要让孩子当替罪羊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把世界糟踏成这副模样把树砍光了把空气弄脏了把海水污染了把能源耗尽了把珍贵动物灭绝了把一切能用的都用完了能使的都使光了能吃的都吃净了给自己的后代只留下六万枚核弹头和艾滋病这算什么父母算什么前辈算什么师长你们不去集体跳楼不去集体无地自容集体吃耗子药反而痛打痛骂除了继承核弹头和艾滋病外别的一无所有的人类的后代反而剥夺孩子那唯一的财富——感情，不许他们和异性来往不许他们给异性写信仿佛和异性说一句话地球就会爆炸写一封信监狱就会爆满见一次面人口就会爆增既然你们的责任心这么强危机感这么重你们干吗不精心爱护地球不多为后代积累财富别只图眼前痛快只顾自己享受不砍白不砍不吃白不吃不用白不用给后代留下一个只会围着太阳傻转的光秃秃的大石球不说你们还要掠走后代的感情使后代与这个赖以生存的大石球相匹配——光秃秃



的大石球上生活着一群怀里抱着核弹头肚子里藏着艾滋病的没有感情的石头人。

力力士越想越有气，他暗暗发功，把男孩子的身体变成了钢筋铁骨。

“你敢再打他一下，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力力士故意逗那男人。

男人抡圆了胳膊给儿子一个嘴巴。

“啊—”只见那男人惨叫一声，左手拽着右手腕满地打转。

男孩子的全身已经和钢铁的质地一样。

力力士保守估计，那男人的右手掌起码是骨折。

男孩子惊讶极了。

“你的身体一直到16岁都是钢筋铁骨。你的父母和其他大人绝不敢再打你了。当然，你也不能打别人，只要你动一下打人的念头，你的钢筋铁骨就会熔化，到那时，恐怕你连命也保不住了。你愿意吗？”力力士问男孩子。

“我一万个愿意！我永远也不会打别人——当然这是建筑在别人不敢打我的基础上。”男孩子兴奋极了，“你们是谁？能告诉我吗？”

“机器猴。”力力士一笑。

“机器猴?!”男孩子双目放光,“机器猴不是在牛国吗?我在电视上见过,再说也不是你这样呀?”

力力士变回原形5秒钟给男孩子看。

“太棒了!你也是?”男孩子问花生米。

“现在还不是。”花生米遗憾地耸耸肩。

“对了,我想求你两件事。”男孩子犹豫了一下说。

“说吧!”力力士看着男孩子。

“第一件,把我爸爸的手治好。”

力力士看着眼前这个有着菩萨心肠的男孩子,想掉眼泪。

力力士发功治好了那男人的手。

“第二件,我有许多同学经常挨爸爸妈妈或老师打,世界上肯定还有更多的孩子挨大人打和受各种各样的欺负。你把全世界2至16岁的孩子都变成钢筋铁骨行吗?就像我一样,别人不敢打我,我也不能打别人。”男孩子的眼睛里充满了期望。

“太好了,我支持你的建议。”花生米兴奋地说。

“我来遥感一下,看看全世界孩子们的现状,再决定。”力力士闭上眼睛。



天哪！力力士看见有那么多孩子在平白无故地挨父母的打，有的因为把饭掉在桌子上有的因为丢了一枝笔有的因为把同学领到家里来玩有的因为和异性同学接触有的因为床上太乱有的因为看课外书更有许多孩子挨打是蒙受冤枉！还有更坏的大人他们教孩子吸毒让孩子当童工离婚后抛弃孩子继父继母虐待孩子老师打学生幼儿园阿姨关孩子小黑屋不准孩子说话坏蛋绑架孩子流氓欺侮孩子……

力力士决定助全世界2—16岁的孩子一臂之力，统统赋予他们钢筋铁骨！

“我答应！”力力士站起来。

男孩子和花生米拥抱。

“不过得同大家打个招呼，要不然会有多少成年人的手骨折呀？再说有了钢筋铁骨的孩子再去打别人还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力力士想得全面。

“这倒是，还有的父母偏爱用脚踢孩子，真要是一脚下去，弄不好就终生瘫痪了。”花生米的妈妈手上没空时就善于用脚功。

“怎么能同时告诉全世界的大人孩子呢？”力力士为难了。

“电视！通过电视台！”花生米喊出来。

“走，去电视台，向全世界宣布从今天晚上零点起 2 至 16 岁的孩子统统变成钢筋铁骨。”力力士说。

“要打在零点前快打，否则就再也打不成了。”花生米深知有些父母如果打不成孩子，这爸爸妈妈当着也就没意义了。

力力士和花生米前往狮国电视台。

第 13 集

狮国电视台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楼顶的发射天线骄傲地俯视着全城的千家万户。

电视台门口站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力力士和花生米径直往里走。

“站住！”士兵大喝一声，“证件！”

“证件？”力力士一愣，他不明白电视台门口干吗站荷枪实弹的士兵。

“你们有什么事？”另一名士兵问。

“我们想……通过电视台往全世界发一条消息。”花生米说。

“你说什么？”士兵们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电视台的安全，电视台是总统愚弄人民的工具是政变者首先夺取的目标



是商人欺骗消费者的喉舌。

“别跟他们罗嗦了。”力力士用手一指四位士兵，士兵们站在原地不能动了，这种状态将保持一个小时。

力力士和花生米走进电视台大楼。

“哪个房间能往全世界播音？”花生米看着没有规则的楼道问。

“咱们隐身后去找吧。”力力士觉得太引人注目。

力力士和花生米隐身。

“到这间屋子看看。”力力士和花生米走进一间门上写有“编辑室”字样的房间。

“一会儿播这篇稿子。”一个秃顶老头把一份稿子递给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

那姑娘埋头看稿。

“这都是假话呀！”漂亮姑娘看完说。

“就你知道是假话！这是总统办公室送来让播的，马上播！”秃顶老头瞪了漂亮姑娘一眼。

“是”。漂亮姑娘点点头，拿着稿子走出房间。

“跟着她，她准是去播音室。”力力士小声对花生米说。

力力士和花生米悄悄跟着漂亮姑娘走进一间造型特别的大玻璃房间，房间里有摄像机和密密麻麻的仪表盘。

漂亮姑娘坐在大桌子后边，看来她是播音员。

灯光亮了，摄像机对准了她。房间里的指示灯由“准备”变成了“开始”。

漂亮播音员用最动听的声音最迷人的表情把那最无耻的谎言通过电波信号送进千家万户的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遥控手控直角斜角平面凸面电视机，假话通过清晰的画面良好的音响愚弄观众蒙弊观众强奸观众。

力力士站不住了，他不明白电视台怎么可以说假话要知道你的图像是出现在人家家里呀电视台如果说真话就是光临观众家的天使如果说假话就是溜门撬锁夜入民宅的小偷流氓强盗。上帝给这播音员一副漂亮的面孔一条动听的声带难道就是为了让她迷惑和欺骗观众吗？力力士觉得这播音员也太没骨气你以为你长得漂亮说话好听不管你说什么人家都认为你美吗真是傻到家了世界上最美最好听的东西就是真话哪怕它出自猪八戒之口观众也爱看爱听，长得再好声音再美只要配上假话观



众准认定你是丑八怪当然长得好声音美又不说假话的播音员观众最喜欢可惜这样的播音员凤毛麟角大概几百年才出一个。

“治治她和电视台。”花生米动员力力士，他也恨天天对观众撒弥天大谎的电视台。

力力士发功。

从此狮国电视台的播音员只要播假话，荧屏上的她或他就变成青面獠牙的妖怪，只有播真话时才保持原样。

监视室里的导演看见荧光屏上的美丽姑娘顷刻之间变成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母夜叉，大惊失色：

“关机！关机！插播体育新闻！”

播音室一片混乱。

“怎么回事？”女播音员以为自己念错了关键的字例如把总统的小名当成总统的学名把首相的小姨子说成是首相的老婆吓得她两腿打颤两手冰凉可惜她播谎言时不会这样。

导演把录像放给她看。

女播音员昏死过去。

“换男播音员，继续播这篇稿子！”导演下令。

戴上假发和女人一模一样的没有一点儿

男人气的男播音员上场继续女同事未竟的事业。

图像显示男播音员是一个张牙舞爪嘴里叼着生鸡鼻孔往外喷烟的怪物。

“关机！关机！插播体育新闻！”导演一屁股坐在地上。

“该咱们播了。”力力士对花生米说。

力力士现出了机器猴的原形，花生米仍然隐身在一旁负责给力力士提词儿。

力力士走到导演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

导演一抬头，以为哪位宝贝播音员又变成了这样。

“认识我吗？”力力士问。

导演看着力力士觉得面熟，他想起来了，面前这位怪物就是曾经轰动全球后来又失踪的牛国机器猴！

“机器猴！抓住它！”导演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

播音室里的人有的抄扫帚有的拿录像带有的拿茶杯，准备围捕机器猴。

“放下手里的东西，我连坦克都不怕。”力力士笑了。

于是大家想起在电视上见过力力士击败



牛国军队坦克的情景。

“你来这儿干什么？”导演定定神儿，问力力士。

“想播条新闻。”力力士说。

“播新闻？播什么？谁播？”导演恢复了导演的风度，不屑一顾地问。

“我播。播什么你管不着，准备开机。”力力士往大桌子后边走。

“不行，你没这个权利！”导演恼羞成怒。

力力士把他刚才赋予狮国电视台的不说真话就变妖怪的新功能宣布给大家，导演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播音员都愣了，女播音员“哇”的一声痛哭流涕，要知道她就靠播假话吃这碗饭如果只能播真话模样比她漂亮声音比她优美的姑娘多得是再过一万年也轮不到她当播音员。

没人敢惹力力士了。

“准备！”导演一挥手。

灯光大亮。摄像机对准了力力士。

“先由播音员预告。”导演说。

一位女播音员上场，她向全世界的观众宣布，机器猴现在就在她的身边！一分钟后，机器猴将向全世界宣布他的一个决定！

整个地球立即安静下来。亿万双眼睛瞄着荧光屏。

牛国总统一听说机器猴已经到了狮国，当即悲痛得心肌梗塞未遂一次。

狮国总统一听说机器猴已经到了本国，当即兴奋得脑溢血未遂一次。他指示特工人员立即设法同机器猴联系，争取安排他与力力士会晤。

“准备——开始——”导演发令。

力力士出现在荧光屏上。

他向全人类郑重宣布了他将于今晚零点赋予地球上所有2—16岁孩子钢筋铁骨的决定。他还警告所有成人：谁敢对孩子不好他就让谁倒霉。至于那些敢于使用童工敢于教孩子学坏敢于抛弃亲骨肉的成人更要小心从事免得后悔，谁胆敢以身试猴，牛国绣花党的断体夫人就等着谁去给她做伴。

全球的大人呆若木鸡。要知道，对于一些大人来说，如果不能骑在孩子头上作威作福，他们的人生也就没什么享受了。

“再让每个国家多拍点儿动画片！”花生米趴在力力士耳朵上说。

“从现在起，每个国家每年必须给孩子拍


摄10部各50集的系列动画片，哪个国家完不成指标，我就找哪个国家元首的麻烦，让那个国家的元首的脑袋里长土豆！”

“铃——”播音室里的电话响了。

女播音员接电话。

“兔国总统来电话，他说他就不拍动画片他没钱干这事。”女播音员转告力力士。

力力士发功。

兔国总统的脑袋里立刻长了三个土豆，其中有一个还发了霉。

“兔国总统来电话求饶，他说他一定拍。”女播音员又接了电话。

“削减军费拍动画片，少造点儿枪，多拍些动画片。孩子们不需要枪！”力力士站起来隐身。

导演瞠目结舌。

力力士和花生米离开电视台，从等在电视台门口的总统车队旁边走过去。

街上全是孩子，他们在街上翻跟头打滚儿拿大顶，高呼“机器猴万岁！”

花生米哭了，他掉的是高兴的眼泪。他不明白人类有那么多科学家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财力研制各种杀人武器，为什么没有研究一

种孩子吃了就能变成钢筋铁骨的药——不能打别人也不被别人打，偏要等机器猴来干这件事买这个好。花生米为人类的科学家遗憾。

第 14 集

机器猴力力士在电视台的首次亮相震动了整个地球，力力士成了人类议论的中心，孩子们更是热爱崇拜力力士，他们不光从力力士那儿获得了钢筋铁骨，还获得了爱心。

说来也怪，自从父母不再打孩子后，孩子们倒出息了，他们同父母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只是有的爸爸妈妈打孩子已经成瘾，一时难以戒除这个毛病。一些制造商看准市场行情乘机生产出“挨打机”，专供打人成瘾的父母过瘾用。

大多数国家元首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们隐隐感到地球上存在着一个能支使他们的生物，再说机器猴成了头号新闻人物也让他们妒火中烧。于是各国元首暗中加紧了掠夺拉拢机器猴为自己服务的行动。

狮国总统一直未能见到力力士，眼看和虎国首相举行气球会谈的日期就要到了，他只好先忙于会谈的准备工作。



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会谈是全世界的大事，尤其会谈地点又选在气球上，更是引人注目。

会谈的日期终于到了。

一个巨大的气球悬在地面上，气球下边吊着一个小房子，两国首脑历史性会谈的地点就在小房子里。

小房子里的各个角度都安置了摄像机，电视台要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会谈情况。

气球四周方圆一百公里内的每个蚂蚁洞都被保安人员搜过了，也不知道元首们怎么那么怕死，好像一当了元首就成了众矢之的。其实大都是元首们一厢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你不带保镖走在大街保准没人掏枪打你。

数百辆摩托车簇拥着专机运来的轿车疾驶到气球旁。

记者们发疯似的给两国首脑捧场，好像谁要是照不上一张总统首相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配套的照片谁回去就得被关进医院切除耳朵嘴巴鼻子眼睛。

两国首脑气宇轩昂地下车，握手，拥抱，说一个月前就拟好的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摆各种潇洒的姿式让记者拍照。

两国首脑钻进小房子单独会谈，气球缓缓升到了空中。高潮到来，在天上讨论人类的命运安排小国的政局共商颠覆他国的猫腻真是别有一番情趣真是出尽了风头。

电视台向全球转播实况。

力力士和花生米就在气球下边，没人看得见他俩。

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是力力士“黑名单”上的头两位，他们曾经派别动队打力力士的主意，现在力力士要报复他们。

会谈时间预定 1 小时。

“时间到，气球着陆。”狮国外交部长下令。工作人员按操纵气球着陆的电钮。

气球不动。

“电钮失灵！”工作人员报告。

“启用备份按钮！”虎国外交部长喊。

“备份按钮也失灵！”工作人员傻了。

“还有什么办法？”狮国总统卫队长急了。

“没办法！”工作人员满头大汗。

气球悬在 700 米空中下不来。

力力士搞的鬼。

地面上两国要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元首只准备了说一个小时



的话和使用一个小时的表情，这是苦练了三个月的结果。如果会谈延长时间他们二位将无话可说无表情可做无姿式可摆，要是封闭式会谈还好偏偏是现场直播，摄像机都固定在气球上固定在小房子里可谓多层次全方位。要员们制订了紧急救援法，包括食物饮料大小便容器以及分析了是否居心叵测的国家乘气球不下来之机大举入侵狮国虎国的可能性。

记者们这回可真的发了疯，他们奔跑他们东窜西跳，寻找着各种新闻轶闻花絮。

尽管两国元首在空中多次下令关掉现场直播的摄像机，可国际电视台的台长坚决拒绝还说就是往他家扔核定时炸弹他也要继续现场直播，他一边调工作人员三班倒一边派人去拉商业广告说是趁两国元首大小便时插播广告每分钟收费一千万美元即使哪位元首小便时间不满一分钟也按一分钟收费。

这回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可真给人类造了一回福添了一回乐，人们像看相声剧一样废寝忘食地观看两国元首悬在空中。地球上这两个屈指可数的大国元首不是天天琢磨怎么占据荧屏吗不是连过节也不放过也要通过电视跑到人家家里倒人家的胃口败人家的兴真是

欺人太甚太不识趣自己那副长相平时露一下也还说得过去节日拿出来实在差点儿事最好过节时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老百姓保准喊你万岁。这次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可过够了上电视的瘾，摄像机全天24小时从各个角度将他们的形象直播到全球各个角落，观众这才知道他们崇拜的领袖他们尊敬的元首他们迷信的伟人打嗝的水平居然比省长还低睡相不如县长尤其是狮国总统睡觉时磨牙的声音怎么那么不堪入耳实在和他从前在万人会场里慷慨激昂地煽动国民侵略猫国的演说大相径庭观众好像不认识两位元首了他们交谈时怎么如此结巴动作怎么如此笨拙不是精通几百国外语吗怎么时间一长就没词儿了原来死记硬背一两句也算精通照这么说鹦鹉能学会全世界所有语言观众们终于明白了原先看到的元首的潇洒动作都是事先排练过的幽默的玩笑都是由专家们构思创作的选民们拿定主意今后投票一定要让摄像机对准候选人24小时后再投他的票。

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在空中发誓着陆后先派军队摧毁所有电视台。

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临时指挥所：明天将



有10级台风光临此地。

狮国和虎国元首的幕僚们惊慌失措政敌们弹冠相庆军队紧急战备边境关闭核武器跃跃欲试……

力力士操纵的台风吹走了吊着狮国总统和虎国首相的气球，他安排气球绕地球一周然后悬停在大海上空。最后狮国和虎国的军舰联合炮击气球，再从海里打捞出神志已经不清的总统和首相。

力力士的下一个目标是豹国主席。

第15集

力力士和花生米乘飞机抵达豹国首都。机场大厅里悬挂着豹国主席的巨幅画像。书摊上出售歌颂豹国主席的书。

力力士买了一本，翻完后对花生米说：

"看来这豹国主席还挺清廉，书上说他连别墅都没有，一心为老百姓办事，至今还住在草棚子里。"

"那咱们就别治人家了，难得碰上一个为老百姓办事的元首。"花生米替豹国主席说情。

"我来遥感一下，看看他究竟怎么样。"力

力士闭上眼睛。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力力士睁开眼睛，“豹国主席在国外银行有6亿美元的存款！”

“可靠吗？”花生米半信半疑。

“我把他的存折帐号告诉你。”力力士吐出一串阿拉伯数字。

“6亿美元！他从哪儿弄来的？”花生米觉得6亿不是小数。

“我看看。”机器猴又闭上眼睛。

遥感。

“全都不是正路来的。有贪污的税款，有往国外贩运军火赚的……”力力士一边遥感一边说。

“豹国欠外债吗？”花生米问。

力力士遥感：

“欠6亿美元外债。”

“就拿他在国外银行的钱替豹国人民还了外债吧！”花生米提议。

“这主意不错。走，咱们给他曝曝光。”力力士说。

花生米和力力士来到一个会场，豹国主席正在台上讲话号召国民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不奢侈浪费。



力力士走上主席台，特工人员拦住他。

力力士轻轻一推，特工倒在地上。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力力士问豹国主席。

全场哗然。

“你是谁？”豹国主席有点儿火，竟然有人敢打断他的讲话。可是豹国主席一贯以和蔼可亲著称，这也许是他联系国民感情的一个机会，豹国主席给脸上调来了笑容。

“我是一个公民。请问您每月的薪水是多少？”力力士问。

“70豹元。”豹国主席回答。

“您在国外银行有存款吗？”力力士揭短。

豹国主席愣了一下，随即否认：

“没有。”

“你在鸡国银行存了6万美元。”力力士说。鸡国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银行。

全场骚动。

“你诽谤！来人，把他抓起来！”豹国主席勃然大怒，顾不得摄像机正对着他。

十几名彪形大汉冲上来抓力力士。

力力士随便转了一圈，大汉们轻则抽筋重则骨折。

“我现在公布豹国主席在鸡国银行存款的账号！”力力士宣布。

账号一个数也没错。

豹国主席瘫在主席台上，这个账号是他的精神支柱。

豹国人民没想到他们崇敬的清廉得住草棚子的主席先生竟然在鸡国银行存了6亿美元！大厦顷刻间倒塌了。人们骂街。

“我建议拿这6亿存款还豹国的外债，手续由我来办。”力力士说。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好汉，能告诉我们你是谁吗？”台下有人问。

力力士现了原形。

“机器猴！”

“力力士！！”

人们欢呼。

力力士和花生米去鸡国银行和豹国的债权国替豹国人民办理转帐手续。

豹国外债一次还清。

第16集

下一个轮到狗国总理了。



这狗国总理说来也有点儿冤枉，他本来对机器猴并不十分感兴趣，再说他知道这地球上的好东西也轮不到他，无奈他经不住高参们鼓动，于是派了一支别动队去牛国抢机器猴。没想到惹火了力力士，上了他的报复名单。

狗国总理的唯一嗜好就是出国访问和在国内接待外国元首，其中最爱好参加欢迎仪式，尽管他参加仪式时动作呆板与木偶无异，可他自以为风度翩翩为国争光。只要间隔三天不出席欢迎仪式狗国总理就会寂寞就会犯病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力力士和花生米来到狗国首都时正值狗国总理为猪国首相举行欢迎仪式。

“咱们出出他的洋相。”力力士说。

力力士决定给狗国总理添个毛病——听奏国歌就放屁。

花生米同意。

力力士发功。

猪国首相的飞机着陆后滑进停机坪。自动升降梯对准了机舱门口。

猪国首相出现在机舱门口，向欢迎他的人群假模假式地挥手致意。狗国总理踩着红地毯走过去同猪国首相握手。

随后乐队奏猪狗两国国歌。同时鸣礼炮21响。

当乐队奏狗国国歌时狗国总理突然感到腹中有一股气体上窜下跳，他强忍着不放它出来，可那气体压根儿不听总理的指挥，愣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夺门而出。

这一声巨响应该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贵国为什么放22响礼炮？”会谈时，猪国首相问。

“那是因为敝国特别欢迎您来访问。”狗国总理满脸通红。

“谢谢！谢谢！”猪国首相为自己享受到了特殊待遇而兴奋。

三天后，狗国总理为前来访问的马国总理举行欢迎仪式，当乐队奏马狗两国国歌时，狗总理又为21响礼炮添了一响。

马国总理也问这是为什么。

狗国总理还是那么解释。

又过了三天，当狗国总理为龟国主席举行欢迎仪式时，他事先吩咐礼炮队只放20响礼炮，另外一响由他来放。

当乐队奏龟狗两国国歌时，狗总理搜肠刮



肚也找不到那股气了。

仪式后，龟国主席当即抗议狗国只放20响礼炮欢迎他,不伦不类。

狗国总理为了下台阶只好当场宣布将礼炮队长抓起来送交军事法庭。

礼炮队长大喊冤枉咬定是总理吩咐他只放20响的，弄得狗国总理无地自容会谈时愣是把龟国说成蟹国把主席说成总督。

从此狗国总理一听国歌就放屁，也有不放的时候——他事先吩咐少放一响，于是狗国的欢迎仪式不是22响礼炮就是20响礼炮。

狗国总理到处求医治这国歌放屁症吃了许多祖传秘方包括麻雀的眼屎蚂蚁的口水蚊子的乳汁老鼠的胎盘可就是痊愈不了。

直到力力士宣布他对狗国总理的国歌放屁症负责后，狗国总理才恍然大悟然后把鼓动他派别动队抓力力士的高参统统投入监狱。

第17集

力力士和花生米乘坐火车抵达驴国首都，这才知道驴国是个穷得掉渣儿的国家。

驴国的老百姓衣不遮体饭碗里除了粮食

没有别的东西祖孙五代睡一张床洗澡都得几万个人用一池子水最令人同情的是驴国老百姓有嘴不能随便说话有脑子不能随便想事每天就是吃饭干活睡觉活生生是国王养的一群牲口。

“怎么把个国家弄成这样？”力力士看着驴国街头那些无精打采的活着没劲死了也没劲的驴国老百姓，对花生米说。

“去国王的王宫看看。”花生米提议。

力力士和花生米隐身潜入驴国国王的王宫。

反差太大了。驴国国王的王宫金碧辉煌，每根柱子都是由钻石堆砌成的。国王让他的百姓祖孙五代睡一张床，而他自己却拥有三百多张形状各异的豪华床。驴国国王的饮食更令人咋舌各种食品都是当天用专机从世界各地空运到他的餐桌上他的行宫遍布全国各地他每分钟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想永远保住这种生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全国老百姓都变成木头脑袋驯服工具傻瓜笨蛋这样他想怎么着他们就让他怎么着不会不满不会愤怒不会反抗，驴国国王最怕老百姓推翻他最怕失去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从一本书上看见这样的话致



治是最肮脏的职业于是他无所顾忌地使用最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维护自己的王位他贪婪地给自己增加各种头衔诸如什么全国枪支弹药总司令全国统一阵线主席全国部长会议总经理全国公共厕所联谊会名誉理事长全国吃喝玩乐打球下棋协会名誉会长他对谁都不放心只信任自己的血亲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统统安插在重要的岗位上统统给予重权他的爸爸是驴国老年部部长他的妈妈是驴国裁缝部部长他的哥哥是外交部长弟弟是保安部长妹妹是财政部长还有小舅子小姨子小儿子小孙子连出生只有三个月的外孙子也弄了个副总司令当驴国国王什么都满意就是不满意他爸爸妈妈给他生的兄弟姐妹太少太不够用太分配不过来他真希望全国每个太平间每个垃圾站每个厕所的负责人都由他的血亲担任这样他才高枕无忧才吃得香睡得甜否则即使有一个垃圾站的大权掌在外人手中他也于心不安坐卧不宁纵使吃空运的食品也倒胃口睡太空床也做恶梦所以他只给他爸爸妈妈安排了部级职务就因为他们生得太少如果多生一倍起码也得给二老封个副国级职务否则不让人戳脊梁骨才怪呢其实驴国国王不晓得凡是安

插亲戚的国王都是无能的国王心虚的国王惶惶不可终日的国王短命的国王。

力力士和花生米看清了驴国国王是个独裁者是个暴君。花生米还看见驴国国王的卧室里贴着希特勒的画像。

"来人！"驴国国王吃完饭一抹嘴。

"听国王陛下吩咐。"一个文官诚惶诚恐。

"派去牛国抓机器猴的别动队有消息吗？"驴国国王一边剔牙一边问。他急于想得到机器猴为他服务。他早想好了，只要有了机器猴，他就什么都不怕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血亲全抓起来满门抄斩，就剩他自己享福。其实驴国国王对血亲掌权也惧怕三分，历史上大义灭亲翻脸不认人子杀父兄害弟小姨子给小舅子下毒的事能拍成一部 100 集的连续剧结尾时还得注明未完待续。

"机器猴到了狮国，又到了豹国和狗国。"文官禀报。

"为什么不到驴国来？"国王一听说机器猴走了那么多国家，急了。

"他是去治那些国家元首的。"文官小心翼翼地说。

"怎么治？"驴国国王幸灾乐祸。



文官把搜集到的关于机器猴治那几个国家元首的情况念给国王听。

驴国国王手舞足蹈。他巴不得机器猴把其他国家元首都系上石头扔进太平洋才好，就剩他一个当全世界的国王。

“从谍报人员掌握的情报分析，凡是派别动队去牛国抓机器猴的国家，都遭到了他的报复，目前只剩咱们驴国平安无事。”

“……”驴国国王出汗了。

“陛下！陛下！！”一名武官气喘吁吁冲进王宫。

“嚷嚷什么？”国王瞪了武官一眼。

“老百姓造反了！有成千上万的人！”

“造反？为什么？”国王一愣，他不信被他统治了几十年的长着脑袋只用来吃饭不会想事的老百姓会造反。

“说是要推翻暴君，还说陛下不为人民办事。”武官汗流浃背。

“胡说！没有我，他们能吃上饭吗？”驴国国王硬是把关系弄颠倒了。

“请陛下降旨。”文武百官一听老百姓造反都急了，他们全是国王的血亲，他们明白只要国王一倒台，他们准得落个满门抄斩灭九族的

下场——人民定会公审他们。

“镇压！出动警察！！”驴国国王亮出了流氓相。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他不惜让穿着警服拿着枪的老百姓去和手无寸铁的父老兄弟互相残杀。

“走，咱们去帮助驴国人民推翻这个暴君！”力力士拉着花生米跑出王宫。

愤怒的人民手挽手高呼口号向王宫挺进，那场面那气氛那声势令力力士和花生米终生难忘。在他们眼中，人流变成了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在这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驴国国王那几只破枪犹如玩具枪，显得滑稽可笑和不堪一击。

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武器的警察拦住了示威队伍。

“谁往前走就打死谁！”警察头儿挥舞着手枪威胁老百姓。

警察们平端起自动武器，对准了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

生活在驴国国王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驴国老百姓连活着都不怕，更没人怕死。他们面对乌黑的枪口全然不惧，继续前进。

“快发功帮助老百姓！”花生米催力力士，



他怕老百姓吃亏。

“哪个警察瞄准人民开枪，子弹就从枪管后部往回打哪个警察。”力力士口中念念有词，闭目发功遥控诸子弹的运行方向。

“射击！”警察头儿下令。

一阵排枪。

示威老百姓安然无恙。

警察队伍中有三名警察应声倒在血泊中。

上千名警察里只有三个警察瞄准人民勾动了板机，其它警察只是对天射击！

“驴国警察万岁！”花生米情不自禁。

力力士也认为驴国警察是全世界装备最好的警察，他们不光装备了自动武器，还装备了头脑。

次日，驴国国王被押上了断头台。

至此，所有派别动队去牛国抓机器猴的国家元首都被力力士治了一次，这一系列的事件引起了世界上有不轨行为的国家元首们的恐慌，他们不敢利用手中的权力干坏事了，他们怕机器猴惩罚他们，可他们又觉得如果不能干坏事这个元首当着也就没劲了。于是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对付力力士。力力士存在一天，他们就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如惊弓之鸟如瓮中之鳖，

只要能消灭力力士，连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他们也不排除。

狮国总统虎国首相豹国主席狗国总理还有狼国龟国以及一切心中有鬼的国家元首们暗中结盟联手实施消灭机器猴的行动。

力力士对付得了这些手中有枪兜里装着核武器发射按钮的国家元首吗？他怕核武器吗？

第 18 集

自从若干国家元首们怕得罪机器猴而不敢干坏事后，世界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各国经济大幅度上升，人民安居乐业。

力力士被人民（尤其是孩子）奉若神明，许多孩子戴着印有机器猴头像的纪念章。有机器猴撑腰，人民敢于说话敢于批评国家元首敢于参与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他们再也不怕枪不怕手铐不怕警察不怕一切本来就不应该怕的东西。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受不了这份气他觉得当元首就是要管老百姓让老百姓听他的话如果他听老百姓的话还叫什么元首还有什么威风于是他下令让警察把最敢说话的一名老百姓

投入监狱于是他就得罪了机器猴，力力士到那个国家只用了5分钟就把他同监狱里那位老百姓换了位置吓得其他国家的元首们再不敢不听老百姓的话再不敢因为人家说了他们不爱听的话想了他们不愿意让人家想的事而抓人家判人家。还有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坏蛋想通过政变把听老百姓的话为老百姓办好事把老百姓当上帝的国家元首拉下台力力士助了那国家元首--臂之力粉碎了军事政变这种事使得那些自愿给老百姓当仆人的国家元首们扬眉吐气无后顾之忧更加大胆地热爱老百姓更加无所顾忌地为老百姓办事更加不遗余力地听老百姓的话更加虔诚地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衣食父母。

花生米还和力力士拉了一个名单，把全世界所有不为老百姓办事的独裁者暴君统统记录在案并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警告他们不要以为政治是最肮脏的职业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在3个月内不改邪归正不重新做人不回头是岸就罢他们的官判他们的刑没收他们的财产到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对他们不适用坦白也要从严抗拒也要从严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坦白和抗拒的待遇都一样谁让

你当初骑在父母（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不明白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个真理反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把父母当孙子使唤天下哪有儿子孙子不让爷奶爸妈说话用冲锋枪手铐催泪弹孝顺长辈的道理。有一个暴君胆敢以身试猴不理会机器猴力力士的最后通牒对老百姓还是照样抓照样杀照样关照样不准说真话不准想事力力士大为恼火同花生米飞抵该国施法让那成百上千的冤魂日夜 24 小时三班倒骚扰暴君搅得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干不成事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让暴君为被他杀害的老百姓披麻戴孝让他每天给那些冤魂磕一遍头杀几个磕几个直磕得头破血流鼻子不是鼻子嘴巴不是嘴巴气得暴君直打自己的耳光早知道如此当初少杀几个也给今天磕头时留个大小便的功夫。

那些喜欢把父母当儿孙使唤的国家元首们终于无法忍受了，他们觉得与其当给人民当儿子的元首还不如去种马场当匹种马痛快。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对抗机器猴，非把机器猴砸个粉身碎骨不可！

这是自有人类史以来最机密的一次行动，国家元首们深知只要走漏一点儿风声让机器



猴知道了他们这辈子就别想再吃山珍海味别想再坐奔驰车别想再让电视摄像师像跟屁虫似的鞍前马后伺候别想再住五星级饭店别想再干那些云里来雾里去飘飘欲仙却找不着感觉的勾当。

所以元首们极其慎重。

可在这信息发达的社会对手又是神通广大的机器猴，要做到绝对保密也真难为了元首们。

元首们认为只有开一次联席会议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制订消灭机器猴的具体行动计划，他们不信任电话因为他们过去经常使用窃听器窃听老百姓和政敌的电话，他们也不信任信件因为他们经常检查老百姓和政敌的信件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套把信封拆开后再恢复原样不露马脚让收信人看了比原装的还原装的把戏。

只有面谈。

这么多元首要聚集到一个地方况且还有引人注目的大国元首恐怕连地球上的每一只蚊子每一只苍蝇每一只臭虫每一只跳蚤都会知道都会奔走相告何况那些天天死盯着元首踪迹的记者要想甩掉他们的身影避开他们的

视线躲开他们的镜头打消他们的念头真比在动物世界推行一夫一妻制还难。

元首们最后意识到只有一个办法——单身微服前往。就是说，不带警卫不带秘书不带厨师不带随从不带第一夫人不带潇洒动作设计师不带幽默笑话创作师不带一切关系到元首生命能否继续新陈代谢形象能否愈发高大完美的人员。

这个决定着实使元首们心惊胆战浑身鸡皮疙瘩风起云涌要知道往常他们外出都是前呼后拥警备森严饭要别人尝过他才敢吃床要别人躺过他才敢睡专机专列专车不说还要出动战斗机护航出动军舰出动坦克出动警车出动狙击手仿佛这个地球没有他们岩层就会疲软转速就会下降一天就会变成 48 小时，他们为了开一个节省能源的会议却耗费了数百吨汽油煤油为了开一个开放天空的会议却把天空封锁得密不透风人家的飞机都不能飞了参加一个体育盛会表示自己希望人民健康假模三刀地授那么一下旗点那么一次火把却让成百上千的保安人员心惊肉跳草木皆兵生怕那火把是一颗炸弹一点就爆炸生怕那旗杆里有致癌物质一摸就死害得那数以千计的保安人



员统统得了神经病统统疑神疑鬼回家后错把太太当女儿错管爸爸叫妈妈。

一想到自己孤身外出，元首们就汗流浃背。可是如果不尽快消灭机器猴，他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独裁者们终于决定孤身前往地球上某地，举行为期1个小时的秘密会议。这项决定是在极其机密的环境中做出的，独裁者的联络方法既原始又安全，都是采用地下工作者的单线联系，例如公园中接头双方均不认识戴一个大墨镜大口罩左手拿一本事先定好的杂志然后对一番风马牛不相及的暗号诸如你妈病了没有我家的狗正在找对象今天天气真好就是有八级大风之类的胡言乱语。

秘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数在上述联络方法中艰难地敲定了。

元首们整装待发。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如果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去乘坐交通工具不被人认出真是太难了。他们后悔当初不该天天霸住荧光屏不该把自己的画像到处挂连厕所的墙也不放过不该这么目光短浅假如真的有一天有人推翻他通缉他那可真是无处藏身难怪他们听说有个电影叫《无处藏身》时呆了半

小时没眨巴一下眼皮差点儿丧失了眨眼皮这个功能。

元首们化装前往开会地点。他们这才知道要想保住独裁者的位置要花许多代价当暴君比当明君难得多连这么个不属于人类的机器猴都和我们过不去都干涉我们制裁我们忘了哪位哲人说过一句话伟大的事业都是艰难的说得太对了太透彻了太深刻了。

某国元首男扮女装，他戴上披肩发穿高筒袜还往上衣里塞了不少报纸把胡子连根带皮拔光最使他发愁的是耳朵他的耳朵和一般人不一样走向特殊布局奇怪别人一眼就会认出他只好依靠现代化手段大逆不道地篡改父母为他绘制的蓝图将耳朵改了道殊不知什么都可以修改唯有耳朵万万动不得上帝早有规定凡是动耳朵的都会短命比割双眼皮还严重。

还有的元首把自己打扮成乞丐，他觉得这样最安全最不引人注目谁也不会把乞丐同元首联系起来想。他找了一件全国最破的衣服穿上又往脸上抹了许多土。有的元首安了假鼻子有的贴了假嘴还有一位女独裁者用外汇买了毛发再生精涂在嘴唇上边鼻子下边那个部位一小时后还真的长出了胡子于是她女扮男装



前去开会。

元首们纷纷启程，他们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带任何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权为了能够继续奴役人民他们愿意吃天大的苦愿意受天大的罪只要不下台怎么着都行。

第 19 集

十几个决心与机器猴为敌的国家元首化装孤身前往某地参加特别会议。

会议的议程只有一项：消灭机器猴。

会期为一小时。

然而，几乎所有的元首们都迟到了，他们饱尝世态炎凉历尽千难万险终于领悟了世风日下已到如此地步，不过，他们非但不内疚反而愈发认识到总统宝座万万丢不得。

某总统男扮女装赴会，他悄悄从总统府后门溜出去后乘坐地铁去机场，在地铁黑暗处遇几个流氓歹徒骚扰，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总统险遭凌辱。

某首相旅程未及一半，钱包即被窃走，他只好沿途打工挣些路费勉强买站票奔赴会议地点。





某国王生下来即坐专车，不知火车还有停站一说，于是他逢站必下，有多少站他就换了多少趟车。

当元首们终于聚集到会议地点时，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衣服里藏着跳蚤头发里住着虱子，他们百感交集悲痛欲绝忆甜思苦想当初每到异地有乐队有礼炮有仪仗队有红地毯有鲜花，可如今警察见了他们就驱赶小姐见了他们就捂鼻子就连狗见了他们也狂吠不止仿佛他们是一群贼一群骗子一群流氓。

为了躲避警察，会议地点改在露天垃圾站举行。

元首们在垃圾堆旁席地而坐，商定消灭机器猴的计划。

这些曾经派暗杀队暗算对方曾经祈祷上帝让对方得癌的元首们突然亲密无间地联合起来，是机器猴使得他们情同手足同病相怜。

“机器猴的存在危胁着人类社会的安全。”一位总统首先发言。

“他把这个世界搅得乱七八糟。”一位首相声泪俱下。

“他公然藐视法律！”一位国王义愤填膺。

元首们争先恐后地控诉机器猴的罪行，他

们发言时提心吊胆四顾不暇，生怕机器猴突然从地下钻出来。

元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一番反复推敲终于通过了消灭机器猴的计划：由某国元首作诱饵将机器猴诱到一处，再由某国发射洲际导弹(装核弹头)击毁机器猴。

“万一他不怕核武器怎么办？”一位总统担心。

“这是目前我们手里唯一可能打败他的武器了。”一位首相神色黯然地说。

“我们还可以同时让科学家们抓紧研究新式武器。抓紧研究机器猴的弱点。”

“对，停止科研活动，包括癌症艾滋病的研究。全力以赴研究机器猴！”

行动计划全票通过，元首们连夜返回自己的国家。

此时机器猴力力士和花生米正呆在花生米在牛国的家中，他们丝毫未觉察十几个国家的独裁者正联合采取行动企图消灭机器猴。

自从上次“别动队事件”和机器猴在世界各地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后，牛国总统再不敢对机器猴轻举妄动了。虽然每分每秒他都在想怎样才能让力力士为他服务帮他征服世界，可他



清楚那些最强大的国家元首都惧怕机器猴都被机器猴治得俯首贴耳何况他这个一没钱二没东西的小国总统了。

“看看新闻。”机器猴打开电视机。

花生米一边喝饮料一边看电视。

“快看！”机器猴被一条新闻吸引住了。

那条新闻说，狐国总统把几十个给他提意见的老百姓抓起来投入监狱。

“真有不怕死的。”力力士皱皱眉头。

自从力力士给那些独裁者们发了最后通牒后，还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干坏事。

力力士没有察觉这是独裁者设的圈套。

“走，咱们去狐国。”力力士关上电视机。

“我去告诉爸爸妈妈。”花生米说。

花生米已将他和力力士的关系向爸爸妈妈公开了，爸爸妈妈只好接受这个现实——首先他们明白自己不是机器猴的对手；其次他们觉得机器猴不坏，为老百姓干了许多好事，专和贪官污吏作对。有一次，花生米的妈妈在单位受了委屈——一个外号叫雨衣的长得像武大郎似的小官儿倚仗权势刁难她，给她穿小鞋，力力士听后结结实实地教训了那一身小男人气的雨衣一顿，那人渣今生今世就是借他三

个胆他也不敢再利用手中的权势为所欲为了。

“当心，注意安全。”妈妈叮嘱儿子出国要多留神。过去她想都不敢想，儿子可以随心所欲的出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力力士和花生米专从那些挣黑心钱的人的银行存折“运”钱花。这些人还以为自己昧着良心赚的脏钱正在银行里给他生利息，殊不知他的银行存款余额早已是零了。

“这次咱们变什么？”力力士问花生米，他俩每次出国都换一副面孔。

“变两个老头。”花生米异想天开。

“行。”力力士不反对。

变成老头的花生米和力力士到国际机场乘飞机前往狐国首都。

花生米和力力士并排坐在机舱的中部，飞机平稳地升空。

空中小姐殷勤地为乘客服务，还特别关照花生米和力力士这两位“老人”。

一个中年男人若无其事地朝驾驶室走去。

空中小姐客气地拦住他：“对不起，先生，卫生间在后边。”

“是吗？”中年男人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转身要往回走。



就在空中小姐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中年男人突然用胳膊勒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一枝手枪，枪口顶在空中小姐的太阳穴上。

“劫机！！”中年男人歇斯底地喊叫，“谁不老实就打死谁！！！”

就在这同时，从旅客中又站起二男二女，他们的手中像变戏法似的出现了冲锋枪和手雷。

一个拿冲锋枪的劫机者站在机舱后边。

女劫机者手里攥着一颗打开了保险一触即发的手雷。

“谁不想活谁就出来试试，我随时拉响这手雷，咱们同归于尽，姑奶奶早厌烦这世界了！”女劫机者警告乘客。

挟持空中小姐的中年男人用脚踢驾驶室的门，喊道：“我数十下，你们不开门，我就毙了她！”

“1，2，3，4……”中年男人穷凶极恶地数数儿。空中小姐面无惧色。

“这姑娘真勇敢。”力力士对花生米说。

“啪！”力力士头上挨了一巴掌。

“让你说话！！”拿手雷的女劫机者给了力

力士一巴掌。她要是知道面前这个老头是机器猴,杀了她她也不敢碰他一根汗毛。

力力士耸耸肩,老老实实地把头放在膝盖上——劫机者要求乘客这样做。力力士要看劫机者们想干什么,把飞机劫到哪儿去。

飞行员在中年男人数到“8”时将驾驶室的门打开了。

中年男人放开空中小姐,冲进驾驶室。

“现在听我指挥。直飞狗国!”中年男人在驾驶室里声嘶力竭地喊叫。

花生米想起了一奏国歌就放屁的狗国总理,他没想到还有人往狗国劫持飞机。

为了乘客的安全,飞行员只得改变航线,驾驶飞机直飞狗国。

“我可不想去狗国。”力力士小声对花生米说。

“我和你一样。”花生米同意,“你把航线再改回来吧。”

“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嘀咕什么?想反抗吗?”女劫机者气势汹汹地站在花生米和力力士身边盯着他俩。

“小姐你管我们叫什么?”力力士调整着耳朵的方向,寻找最佳接收位置,就像许多耳背



的老年人那样。

“管你们叫老不死的。”女劫机者一字一句的重复，看来她最讨厌活到七老八十还死抱着生命不放的人。“老而不死是为贼。”女劫机犯又补充了一句圣人孔子的名言。“用这种语言同我说话可不合适呀。”力力士不紧不慢地说。

女劫机者火了，她抡起拳头朝力力士头上打来。

旅客们看着这个吃了豹子胆的老头。

拳头落在力力士头上的同时，女劫机者嚎叫起来，她的手分明打在石头上。

力力士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慈祥。

女劫机者察觉出力力士的功夫，她挥手叫男同事。

挎着冲锋枪的男人凶神恶煞地走过来。

“这老头找死！”女劫机者底气差了点儿。

男同事将枪口对准力力士的太阳穴。

“不想活了？”他问。

“是的。”力力士回答。

旅客们大惊失色。

“那我成全你了。”他的食指勾住了扳机。

“谢谢。”力力士有礼貌地说。

男人把眼珠都快气出来了，当着这么多

人，他如果不制伏这个老头，其他人非反了不可。

“啪——”

枪响了。

力力士完好无损地坐在座位上。

男人一愣。

“打连发。”力力士提醒男人。

一阵连发射向力力士头部。

“啪啪啪啪——”

力力士笑了。

“你们就用这玩意儿劫机？拍电影吧！”力力士嘲笑道。

旅客们一阵哄笑。

“我……我引爆手雷啦！”女劫机者高举起手雷，另一只手做引爆状。

“姑娘，你那手雷也是道具吧？”力力士激她。

“拉吧！”花生米鼓励她。

“拉呀！”力力士催她。

女劫机者脸色惨白，豆大的汗珠百米赛跑似地往下滚。

“这点儿胆还劫机那！”花生米乐了。

“我来帮你引爆。”力力士站起来走到女劫



机犯身边帮她拉引爆环。

“别……别……”女劫机者躲闪着力力士。

“出什么事了？”驾驶室的中年男人举着手枪来到机舱。

他看见世界劫机史上最奇异的一幕：一位老者满机舱追着劫机者要引爆手雷。

中年男人瞄准老者开枪。

机舱里一阵大笑。

玩具枪。

中年男人傻了，自己手中明明是真枪呀，怎么打不死人了呢？

力力士的法力。

劫机者们不知如何下台，他们清楚，这么多乘客可以把他们从飞机上扔出去。可乘客们仍然坐在原地不动。

力力士也停止追女劫机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空中小姐开始给乘客送饮料。

劫机者们尬尴地站着，手足无措。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让飞机往狐国飞！”力力士突然说。

中年男人立即跑进驾驶室通知飞行员。

大型客机再次改变航线。

“以后劫机不要再用空中小姐作人质，这么可爱的姑娘生下来不是派这个用场的，记住了吗？”力力士对中年男人说。

“再不敢劫机了。”中年男人毕恭毕敬地对力力士说。

飞机晚点两小时在狐国首都着陆。

第 20 集

力力士和花生米一下飞机就被盯上了。

原来，劫机者都是狐国的特工人员。他们故意在航行途中演出了一幕“劫机剧”，以此来判明飞赴狐国的乘客中有无机器猴。他们断定机器猴面对劫机行为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力力士和花生米结结实实地上了当。而且毫无察觉。

狐国总统亲自担任指挥的特别行动小组得到了机器猴踏上狐国领土的报告。

狐国总统喜形于色，他没想到机器猴这么好骗。

“什么神通广大，没碰上对手罢了。”狐国总统满面春风。

“开始执行 2 号方案？”特别行动小组组长



请示总统。

“弄清两个老头中哪个是机器猴了吗？”狐国总统问。

“一清二楚。” 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胸有成竹。

“开始执行2号方案！”狐国总统把雪茄烟头全部按进烟灰缸。

“2号方案” 具体行动计划如下：将机器猴诱到狐国一座有5万人口的名叫松鼠城的小城镇中，再由拥有洲际导弹的狗国向狐国松鼠城发射装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击毁机器猴。

当然，松鼠城的那5万居民就成了机器猴的陪葬者，不过狐国总统一点儿也不心疼和不安，他的人民在他眼里就是一群牲口，想杀就杀想宰就宰。他心里明白他推行的制度是违背历史进程的。但他只管在他自己活着的时候作威作福，至于死后的事，他不操那份心。把血亲都判死刑更好，他还乐得在阴间和亲人团聚呢！

力力士和花生米下飞机后乘出租车前往饭店。出租车司机是特工人员。

“你们的总统府在哪儿？”花生米问司机。

司机说了总统府的位置后，问：“你们找总

统吗？”

“想见见。”力力士说。

“总统明天下午到松鼠城视察。”司机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今早电视新闻说的。”

“松鼠城在哪儿？”花生米也漫不经心地问。

司机将松鼠城的准确方位告诉给花生米和力力士，就差说经纬度了。

花生米和力力士住进了一家大饭店，他们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置于监视中，也未发现自己正被引进圈套。

力力士麻痹了，他低估了独裁者们搞阴谋的能力。

“明天咱们去松鼠城治治狐国总统。”力力士说。

“想个绝点儿的招儿。”花生米就喜欢和独裁者开幽默的玩笑。

窃听装置早已将他们的谈话传到了总统府。

狐国总统咬牙切齿。

第二天中午，力力士和花生米乘火车抵达松鼠城。

出了火车站，力力士和花生米走进路旁一



家酒吧，这里是狐国总统的必经之路。力力士准备在这儿出狐国总统的洋相。

狐国总统府。

像打仗一样。

电话铃声不断。传真机忙得要死。

“报告总统，机器猴已到松鼠城，正在一家酒吧恭候您。”特别行动小组组长报告。

“还是恭候导弹吧！”总统哈哈大笑。

“命令特工队员撤离松鼠城吗？”组长请示。

“不必了，这样会引起机器猴的怀疑。”总统认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是真理。何况损失几个特工算什么，不就是少了几条狗嘛。

“立即给我接通狗国总理的电话！”狐国总统神色严肃。

“接通了！”幕僚将电话筒递给总统。

“狗国总理阁下吗？机器猴已经到位，请贵国准备发射洲际导弹。”狐国总统说。

“请阁下直接指挥敝国的导弹发射场！”

狗国总理大方地把本国的核武器发射权交给了狐国总统，他恨死了机器猴和机器猴让他得的“国歌放屁症”。

“我命令，导弹进入准备发射状态。目标：

狐国松鼠城。10、9、8、7……”没有核武器的狐国总统过有核武器的瘾，感觉就是不一样。

“3、2、1——发射！”狐国总统用牙齿发音。

狗国洲际导弹升空。

第21集

力力士和花生米正坐在松鼠城的酒吧里等狐国总统。

力力士在谈笑中突然两眼发直。

“怎么啦！”花生米觉出不妙。

“咱们上当了！快出去！！”力力士冲出酒吧。

花生米跟着力力士跑出去。

“一枚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正向这里飞来，是来炸咱们的！”力力士两眼紧张地盯着天空。

“使用核武器对付咱们？”花生米愣了，“那这城里的居民呢？”

“他们才不管居民死活呢！”力力士突然指天上，“你看，来了！我去把它引走！”

力力士纵身一跃，他的身体像一颗炮弹，直射天空。



力力士冲着即将降落的洲际导弹飞去，他用胳膊夹住了洲际导弹，强行改变它的飞行方向。洲际导弹不愿意听机器猴的摆布，它执意往松鼠城落。力力士同洲际导弹在天上搏斗。

松鼠城的居民全都看到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们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总统会借用外国的核武器往本国老百姓头上扔。他们一直骂到狐国总统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还不解气。

洲际导弹终于服输了，乖乖地跟着力力士走了。

松鼠城转危为安，居民们惊魂未定地欢呼起来。

狐国总统此刻守在电话机旁。

电话铃急促地响起。

“什么？你再说一遍！！！”接电话的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脸色变了。

“怎么回事？”总统的眼睛不客气地侵占脸上其它器官的领土。

“机器猴把洲际导弹挟持走了。”小组长说。

“！！！”总统一屁股坐在地上。

“执行3号方案吧！”小组长提醒总统。

狐国总统这才想起还有3号方案。

“执……行……”总统下令。

3号方案是扣押花生米作人质，逼力力士投降。

监视花生米的狐国特工人员从步话机里得到了立即拘捕花生米的指令。

他们像警犬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花生米。

“你们干什么？”花生米想挣脱特工人员。

“你是机器猴的同伙！”一个特工人员阴阳怪气地说。

“什么机器猴？”花生米装傻。

“装什么蒜！”一个膀大腰圆的特工照着花生米的头就是一拳。

“哎哟——”那特工的手骨折，疼得他呲牙咧嘴。

花生米是钢筋铁骨。现在全世界的大人都不敢打2——16岁的孩子。但力力士把花生米变成了老头，所以特工敢打他，没想到花生米是个乔装的老头。

这更证明了面前这个老头是机器猴的同伙花生米。特工们给花生米戴上手铐。

此时狐国总统正在总统府里打转。他怕力力士让核弹头落到总统府来。

“报告总统，机器猴的同伙已经被我们抓



住了！”特别行动小组长向总统报喜。

“立即将他转移到魔窟，严加看管！”总统说。

“魔窟”是狐国专为绑架花生米建造的一座城堡，这座城堡的墙壁用绝缘材料制成，能够抗电波，据专家估计，机器猴的遥感功能在这里将不起作用，所以他找不着花生米。

花生米在装甲车的押送下被关进了魔窟。

再说机器猴。

力力士挟着洲际导弹在天上飞行，他寻找合适的着陆地点。

洲际导弹已经清楚自己不是机器猴的对手，它像驯服的烈马一样乖乖地按照力力士指示的方向飞行。它只希望快点爆炸，从它被人类制成威力无比的核弹头后，它每天都渴望一显身手，渴望功成名就——像它的祖先（在广岛爆炸的核弹）那样在人类历史上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

洲际导弹飞经一座大城市，城市的街上全是人，他们看见洲际导弹吓得四散逃跑。原来，消息灵通的记者已将机器猴拦截一枚洲际导弹的新闻发往全世界，人们停止手中的工作跑上街头望天，担心洲际导弹落在自己居住的地

方。

参与谋杀机器猴联合行动的国家元首们听说机器猴跃空抱住了洲际导弹后，统统吓破了胆。他们怕机器猴带着核弹头来报复他们，他们祈祷上帝保佑机器猴把核弹头扔到别的参与谋杀机器猴的国家元首头上，他们还在心里一万遍地重复一句话“我不是主谋”。

其中一位元首尚有一点儿胆未破，他居然打电话给狗国总理，问狗国能否遥控引爆那枚洲际导弹。

“我不敢……”狗国总理以实言相告。

“其实只要现在引爆……”

“他如果不怕核爆炸呢？”狗国总理深知能让他染上“国歌放屁症”的机器猴法术无边。

全世界的人都怕洲际导弹落在自己头上。过去人们不相信有哪个国家敢率先使用核武器，他们天真地相信一种理论：大家都有了核武器，就谁也不敢使用核武器了。现在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就在天上飞，反正它迟早要落下来。

人们惊慌失措地站在地球上观看力力士带着洲际导弹在他们头上飞行，新闻媒介已将若干国家元首联合用核武器谋害机器猴的行



动大白于天下，人们恨那些元首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使用核武器给地球带来灾难。

力力士在挟持导弹飞行中已明白了一切，他清楚地遥感到这次谋害他的行动的一切细节，他责怪自己最近太麻痹，以至于差点儿给人类带来灾祸。力力士同时也对这些元首们的品质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于他们如此狠毒如此不顾人民死活如此珍惜王位感到震惊，他真希望聪明的人类今后永远不再生出这种败类，提倡优生最重要的就是不生这种国家元首。

力力士带着洲际导弹已经绕着地球飞了21圈了，他仍未给核弹头找到合适的着陆地点。

城市——不行。

农村——不行。

大海——不行。

高山——不行。

南极——不行。

北极——也不行。

力力士明白，只要这颗核弹头在地球上任何一处爆炸，就等于给地球增添了一个恶性肿

瘤，就等于地球患了皮肤癌！

第 22 集

看着地球上人类那一双双恐慌的眼睛，力力士不忍心将洲际导弹扔到任何地方。

力力士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他毕竟是抱着一颗洲际导弹飞行！

“绝不能松手。”力力士想起了地球上的孩子们。他们即将继承的地球已经被前辈弄得千疮百孔，如果这颗核弹再爆炸，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力力士决定把洲际导弹运到太空去。

通过大气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力力士屏住呼吸，运气。

突然，他身体猛地向上冲刺。

力力士挟着洲际导弹穿越大气层，他感到周身发烫，像是在通过一座熔炉。

真难受，力力士大汗淋漓，要不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他真想把核弹头扔到那些制造它的大人头上，让他们自食其果。

终于通过大气层了，力力士一点儿劲也没有了。洲际导弹挣脱了力力士的束缚，绕着地



球飞，它成了地球的一颗卫星！一颗核卫星！！

力力士松了一口气。他感到这是个好办法，就让这颗洲际导弹成为地球的一颗卫星吧，它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地球飞行的，要不然，把它送到宇宙中的哪个星球去呢？

力力士躺在太空中休息，恢复体力。

地球上的人们看不见洲际导弹了，他们忙跑回家看电视新闻，想知道洲际导弹的下落。

天文台的观测员发现地球多了一颗人造卫星，再仔细一看，是一颗核弹头！

这颗核卫星无疑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人类自己铸造了一把用头发丝拴着悬在自己头上的宝剑。

力力士恢复体力后，突然想到了花生米。

他开启遥感功能。

花生米失踪了！

“糟糕，我又中计了！”力力士火速返回地球，在狐国松鼠城着陆。那座酒吧里没有花生米。

力力士使劲儿遥感，仍然捕捉不到花生米的踪迹。

魔窟的墙壁挡住了力力士的电波。“找狐国总统要人。”力力士使用光速潜入狐国总统

府。

狐国总统正像困兽一样在屋里来回走。他已经得到了机器猴返回地球的信息，他知道机器猴首先会来找他。

“交人吧！”力力士在狐国总统面前显形，开门见山。

“交什么人？”狐国总统先装孙子。

“我的朋友。”力力士按住火。

“我也不和你兜圈子了，”总统清楚机器猴能知道他想什么，“你的朋友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他。但是如果你有越轨举动，他的生命就难以保证了。”

“放人什么条件？”力力士也不拐弯。

“你永远离开地球。”狐国总统一字一句地说。

“……让我去哪儿？”力力士无处可去。他觉得地球也有他一份儿，他并不是天外来客。

“去太空，去其它星球，反正你不能再在地球上生活。你知道吗？因为有了你，都没人想当国家元首了！国际社会已经被你搅乱了！一点儿秩序也没有了！”

“我要是不走呢？”

“你必须走，而且最后期限是今晚11点钟。



否则你的朋友就会上断头台。”狐国总统看力力士不敢动武，胆子愈发大了。

力力士想把狐国总统的脖子拧成麻花，可他现在不敢。

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在隔壁监视着总统同力力士谈判的局面，他们随时向参加联合行动的其他元首们通报情况。

元首们得到机器猴因为花生米被绑架而不敢轻举妄动的信息后，兴奋得统统发了疯，纷纷给狐国总统打电话打电报打电传，感谢他支持他声援他。

“需要什么尽管说，我们全力支援你！”

“看好花生米，别让他跑了！”

“把最后期限提前到10点30分！”

元首们七嘴八舌。

狐国总统索性不客气，敞开了要，什么现款啦，新技术啦，武器啦……

参加联合行动的元首们慷慨解囊，他们清楚，只要把机器猴轰出地球，让他们干什么都行。如果机器猴还留在地球，他们就随时有下台甚至被人民通缉的危险。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处于被通缉的地步，全国是不会有一个人帮他们的——别看现在抢着喊万岁。

狐国总统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这个又小又穷原先没人拿正眼瞧的破总统终于扬眉吐气而且受到了大国元首的尊敬，他庆幸自己有远见把诱敌深入的任务揽到了手——不惜献出几万百姓的生命给机器猴当殉葬品。他想永远保持现在这种状况：大国元首争相给他打电话恭维他。

力力士看看时间，下午六点整，离最后期限还有五个小时。可他现在还不知道花生米被关在什么地方。

“怎么样？同意吗？”狐国特别行动小组组长问机器猴。

“我现在就走，离开地球。”力力士看着狐国总统说。

“你要说话算数。”狐国总统警惕性很高。他没别的本事，当总统后只具备一种功能——提防别人。

“我现在就走。”力力士隐身。

“通知魔窟，加强戒备，看住花生米！”狐国总统命令。

力力士来到总统府门口，变成了狐国总统的模样。

看见总统来了，警卫忙敬礼。



“车呢？”力力士瞪眼睛。

警卫冲总统的专车司机喊：“把车开过来，总统要出去！”

狐国总统的豪华轿车开到了力力士身旁。

力力士开门钻进轿车。

司机看见总统自己开车门，感到奇怪。

“总统去哪儿？”司机问。

“去魔窟。”力力士已经知道了关押花生米的地方的代号。

“你自己去？”司机不相信怕死的总统敢不带警卫出门。

“对，快开车！”力力士不耐烦地说。

司机不敢不开。

总统的专车直驶魔窟。

魔窟的警卫见是总统的专车，忙打开城堡的大门。

负责看守花生米的狐国特工局局长给力力士开车门。

“我要提审花生米。”力力士说。

“总统亲自提审？”特工局长惊讶。

“对，快带我去！”力力士催促。

特工局长满腹狐疑。

“怎么，你怀疑我？”力力士盯着特工局长。

“不，哪里，我是说……”特工局长吓得直结巴。

“带我去吧！”力力士迫不及待。

“……我把他带来吧。”特工局长急中生智。

“也好。”力力士点头。

特工局长跑到隔壁房间往总统府打电话。

力力士发功同特工局长通话。

“喂，是总统府吗？”局长问。

“是的。”力力士对着空气说，他的声音已经跑进特工局长耳边的电话听筒里。

“我是魔窟。请问总统在吗？”

“总统去魔窟了，怎么，现在还没到吗？”

“噢，到了。”

“混蛋！总统到了你怎么还打电话找总统？！”

“我……”

啪！电话挂了。

特工局长出了一身汗。

5分钟后，特工局长押着花生米来到力力士面前。

花生米不知道狐国总统干吗见他。他在电视上见过狐国总统。



“你是叫花生米吗？”力力士想开开心。

“对了，找我干什么？”花生米挺硬。

“你老实点儿，”特工局长踢了花生米一脚，“这是总统！”

一见花生米挨打，力力士火了，他飞起一脚踢得特工局长腾空而起撞在墙上。

花生米一愣。

力力士恢复原形。

“是你！太棒了！”花生米也给了特工局长一脚。

特工局长拔出手枪。

力力士讨厌那些动不动就使枪的人，他真想赋予人类一种刀枪不入的本事，让那些拥有枪的人再无优势可言。

“我连洲际导弹都不怕，还怕手枪吗？”力力士提醒特工局长，“把枪收起来吧！”

“他也不怕？”特工局长的枪口对着花生米。

花生米又当了一回人质。

力力士发功将特工局长手枪里的子弹“运”进了太平洋。

特工局长冲着花生米开枪。

“真打呀？！”花生米看出特工局长挺黑。

看见花生米安然无恙，特工局长傻眼了。力力士发功将特工局长变成花生米的模样（老头）。又将花生米变成特工局长的模样。

“来人！”力力士变成总统后喊。

几名特工冲进来。

“把他押回牢房，戴上手铐脚镣！”力力士下令。

特工掏出手铐给局长戴。

“我是你们局长！”特工局长急了。

特工们给了顶头上司几个训练有素的嘴巴，局长不叫了。

“咱们走！”力力士一挥手，带着花生米走出屋子。

见总统和局长走了，特工们忙立正。

“我真是你们局长，那总统是机器猴装的，是他施魔法把我变成这样的！”特工局长见机器猴走了，忙对部下说。

一顿臭揍。

“你拿我们当傻瓜呀！”

“你想个聪明点儿的招儿好不好？”

一边打一边挖苦。

特工局长知道自己完了，11点整，总统就会枪毙他——机器猴准不答应条件了。



力力士和花生米开汽车离开魔窟。

“去收拾狐国总统？”花生米问。

“我想先把地球的核武器统统运走！”力力士觉得收拾狐国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把核武器运离地球，他担心某些元首还会动用核武器对付他，给人类和地球带来毁灭性灾难。没有什么比核武器掌握在独裁者手里更糟糕的事了。

“太好了！”花生米赞成，“可运到哪儿去呢？”

“运到太空轨道，给地球当人造卫星。”力力士已经想好了。

“六万枚核弹头天天围着地球转？”花生米不敢想。

“这样它们就不会被人当做武器使用了。”力力士说，“再说，也没有别的地方收留它们。”

“会掉下来吗？”花生米还是不放心。

“一般不会，听天由命吧！”力力士叹了口气。

第23集

机器猴力力士和花生米开始了一项庞大

的工程：把地球上的核武器统统运往太空轨道，让它们环绕地球运转，当地球的“核卫星”。

再说狐国总统当日过了 11 点未见到机器猴，即通报参加联合行动的各国元首：机器猴已离开地球。

元首们在电话里弹冠相庆，他们喝酒他们跳舞他们唱歌他们睡觉他们终于能够恢复往日的雄风不用干每件事时总考虑到机器猴的存在不敢肆无忌惮不敢为所欲为不敢老子天下第一这回好了又可以痛痛快快当总统当首相当总理当国王当皇帝了，元首们还不约而同地告诫狐国总统千万不要履约释放花生米还说要终身监禁花生米还说不要怕人家指责说话不算数还说说话算数的人当不了总统还说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是搞政治的必备素质大多数人想具备这个素质还没有呢这是天生的是爹妈给的别人眼气嫉妒也无济于事。

于是狐国总统下令严加看守魔窟中的花生米，还专门成立了“看守花生米部”，该部部长与外交部长平级。只是据看守部长报告，花生米神经已经错乱，经常胡言乱语，说自己曾



经是狐国特工局长。

狐国总统指示看守部长，犯人胡说八道时就揍他，以不打死为界限。

狮国核基地戒备森严，核弹头都吸在运载火箭上隐藏在地下发射井里，它们虎视眈眈地瞄准着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嫉妒地注视着人们的美好生活。

“你怎么运这么多核弹？一趟一趟运？”花生米心疼力力士。

“我争取同时把它们运走。”力力士计算核弹的数量。

“同时？”花生米还不知道力力士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试试。”力力士闭上眼睛。

力力士运用遥控功能调整了所有火箭的发射方向，把它们的目的地都定在太空轨道上。“好了，可以发射了。”力力士擦汗。

“你再检查一遍，别有一两颗落在地球上。”花生米不放心。

力力士复查了一遍。

“没错，你也过过瘾，发射一回核武器。”力力士对花生米说。

“太棒了！”花生米愿意当葬送核武器的发射

手。

“你发令吧，我来遥控发射按钮。”力力士闭上眼睛。

“10、9、8、7、6、5、4、3、2、1——起爆！”花生米神色严肃。

轰！轰！！轰！！！轰！！！！

一百余枚洲际导弹同时从地下钻出地面争相跃上天空，它们拖着长长的尾烟喷着火焰告别地球告别人类进入太空轨道。本来它们的理想是毁灭人类但现在它们被力力士送进了太空监狱只好眼睁睁看着人类过美好生活干生气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望不可即。

狮国总统是在床上得知他的全部核弹头集体叛逃的消息的，他惊愕他不信他突然感到自己一无所有他由此在一瞬间丧失了生理上的几乎一切功能。没有这些核弹头，他在国际上说话就没人听他的出访就成不了头号新闻他的老婆就无法遭到别的女人嫉妒他的儿子做生意时就捞不到回扣，核弹头是狮国总统的资本是狮国总统的财富是狮国总统的尚方宝剑，只要看看那些没有核弹头的国家元首在国际会议上那副孙子相就知道核弹头有多重要了，它是尊严它是权威它是自信它是力量就因



为它能在一刹那毁灭人类所以人类尊敬它珍惜它不惜一切也要得到它，人类真是宇宙中最奇怪的生物——不惜一切代价研制毁灭自己的武器。

“严格保密，不许将此事泄露出去！”狮国总统清醒过来后指示秘书，“要让其它国家继续认为我国的核武器最多。马上去查明核弹头叛逃的原因！”

调查结果呈报给总统：可能是机器猴的杰作。

狮国总统如雷击顶，他恨不得吞了机器猴。

“报告总统，”秘书满面春风跑进总统的办公室，“所有国家的核弹头都不辞而别！”

狮国总统松了一口气，都没有他就不怕了。

“它们都去了哪儿？”狮国总统想到这个问题。

“您看。”秘书拉开巨大的落地窗帘，让总统看窗外的夜空。

数万颗“核卫星”排着整齐的队形在夜空中游弋，它们的身影混杂在群星中显得那么刺眼和恐怖，它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悬在人类的达

摩克利斯宝剑。

狮国总统出了一身冷汗。

另一个秘书气喘吁吁跑进来：

“电报，机器猴打给您的电报！！”

“……！”总统一楞。

秘书念电报内文：

“狮国总统阁下，贵国的核弹头已被本机器猴没收(本电报代收条)。如果阁下再敢生产一枚核弹，本机器猴将送阁下去太空轨道与众核弹为伍。成为地球的第一颗人肉卫星。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机器猴。”

“把科学家都给我叫来，开紧急会议，我要让他们研制核武器以外的新武器！”狮国总统不敢再生产核武器了，但这难不住他，他知道人类的大脑还能想出比核武器更绝的武器。他不能落在别的国家后边。

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元首都收到了力力士的电报。所有收到电报的国家元首都在看过电报后召集本国科学家开会，命令他们火速研制核武器之外的新式武器。

第 24 集

将地球上的核武器全部运走后，力力士和



花生米回到牛国的家中小憩。

“谢谢你拯救了人类。”花生米代表人类感谢机器猴。

“但愿如此。”力力士说。他现在不敢低估人类的大脑了，他发现人类的大脑什么都能发明，也什么坏招儿都想得出来。

花生米打开收音机。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收音机里传出男播音员浑厚的声音。

“听听，有什么新闻。”力力士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

“一颗小行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地球飞来，据权威天文学家预测，该小行星将于一个月后同地球相撞。这颗小行星的体积是地球的四分这一，它同地球的碰撞，将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灾难。”男播音员的声音愈发沉重。

花生米和力力士同时从沙发上跳起来。

“是真的吗？”花生米焦急地问力力士。

力力士开启遥感功能。

花生米屏住呼吸，生怕干扰机器猴的电波。

“千真万确。”力力士睁开眼睛，“它的运行

轨道不偏不斜正好要和地球相撞。”

“……”花生米瞠目结舌。

“这还不算，你别忘了地球四周还有几百颗核卫星，光是这些核卫星爆炸就能毁灭地球！”力力士提醒朋友。

“还不如不把核弹头弄到太空去呢。”花生米后悔。

“核弹头留在地球上，小行星同地球相撞时它们也会爆炸，危害更大。”力力士说。

“小行星还有多少天撞地球？准确点儿。”花生米问。

机器猴计算。

“还有 37 天零 4 个小时 28 分 44 秒。”力力士说。

“怎么办？地球和人类就这么完了？”花生米发呆。

“咱们想想办法。”力力士也替人类惋惜，尤其是为人类中的孩子们惋惜。“走，咱们先出去看看，看有没有人想办法。”

力力士和花生米变成两个中年男子后离开家。

小行星即将同地球相撞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开始人们还不相信，还以为是愚



人节开剩下的玩笑又被哪个喜欢恶作剧的编辑从纸篓里捡出来发了，也有人认为茫茫无际的宇宙中两颗行星根本不可能相撞，这不过是天文学家的杞人忧天和危言耸听。

当地球上的所有天文台同时证实 1 个月后小行星确实将同地球相撞后，人类傻眼了，所有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回自己借给银行的钱。生命只有一个月了存钱已毫无意义不花白不花人们从保险柜里从衣柜里从沙发夹层里从旧鞋里从一切最不引起小偷注意的地方找出存折然后发疯似地往银行跑。地球所有银行门前的长队连起来能绕地球赤道几百圈。银行董事长们急疯了本来他们干的就是无本生意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勾当说白了就是把张三存的钱还给李四把李四存的钱还给王二麻子再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钱借给工厂借给商店借给一切想干事又没钱的企业还美其名曰贷款银行董事长最怕的就是储户同时来取款最怕的就是东墙西墙一起拆。人们在银行门前跺脚骂街歇斯底里，他们现在是以秒来计算时间商店里的秒表已被抢购一空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上显示的是“现在距小行星撞地球还

有多少分多少秒”，街上还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小行星正向我们走来！”银行董事长本来想跳楼后来女秘书提醒他反正还有一个月全玩完用不着怕储户他们愿意把银行砸了让他们去砸好了小行星与地球相撞时还省点儿力气呢，银行董事长恍然大悟腰板立即硬了口气立刻大了他们对愤怒的储户说银行就这么多钱统统按存款比例的百分之三提款至于你们心里有气想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抢随便砸董事长这么一说储户倒老实了反正对谁来讲都还有一个月就是现在杀了银行董事长他也没吃多大亏，储户只好忍气吞声地取走了百分之三的存款，跑步去商店买东西享受。百万富翁们捶胸顿足他们觉得自己太亏白存了这么多钱现在就是天天喝奶油金汤红烧金砖拔丝金条糖醋金戒指素炒金项链也花不完用不光。没钱的人心里更难受他们觉得枉活了一生竟然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滋味他们想买一件电器往往垂涎数年通过少吃肉少吃油不去酒吧不去卡拉 OK 裤带紧了三个档次以上才能如愿以偿，他们羡慕那些富翁羡慕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是不是需要他们不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无聊就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需要才能带来真



正的快乐不需要就有只能带来空虚和惆怅，这一点全世界的百万富翁都有体会都诅咒上帝好事不做到底干吗不给高收入的人也带来高快乐钱什么都能买干吗偏偏买不来快乐。百万富翁们纷纷同宇航局联系想花巨资在小行星撞地球之前乘坐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各国的头头脑脑们也想坐航天飞机避难宇航局告诉他们飞船只能升空无处着陆人类现在还没有找到第二个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与其悬在太空中活生生饿死渴死还不如被撞死来得痛快和潇洒。

力力士和花生米发现大街上已经没有人走路，所有人都是小跑。人们终于意识到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可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全球的人类都意识到生命只有一个月了，他们想的都是一个问题：怎样度过这一个月才对得起自己。

人们已经没有必要装假了，他们过去之所以戴上面罩做人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就因为不知道谁先死谁后死现在知道了一个月后大家一起死只有傻瓜才继续装假。道学家们后悔莫及他们过去只会哀叹世风日下人心隔肚皮没人说真话早知如此当初

从阎王爷那儿弄来所有人的生死薄登在报纸上或直接出书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保证社会风气良好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你爱我我爱你知道自己末日和知道别人末日的人之间是绝不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信你看看张三得了癌症保准人人对他通情达理。其实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就一步步走向死亡，可惜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误以为越活越长，所以才会装假所以才会争斗所以才会为一块钱动刀子。最好的早期教育是在幼儿园就告诉孩子活一天少一天活一分钟少一分钟保准比你空对空地给他们讲一万遍要热爱生活都管用。人类的脑子能想出那么多绝活儿能造出电脑激光唱盘航天飞机却在计算自己年龄的方法上笨得出奇本来是越活越少却给人越活越多的错觉假如采用倒数计时就是人一生下来是 80 岁然后是 79 岁 78 岁……一直活到零岁如果还没死就是负 1 岁负 2 岁负 3 岁……给人以赚了的良好感觉，实行倒数计岁保准人人珍惜生命人人不忍心再拿自己的生命去干无谓的勾当。

科学家们想阻止小行星撞地球，他们绞尽脑汁想办法他们召开全球科学家紧急大会群策群力还是无济于事他们这才明白人类还不



是大自然的对手造物主想让人类什么时候结束人类就得什么时候结束尽管如此还是有若干科学家决定同大自然较量想方设法阻止小行星撞地球。

科学家们无能为力的信息传遍世界后，人们更加珍惜最后一个月的生命，他们再不欺骗自己再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他们终于悟到了痛快淋漓地活一个月比窝窝囊囊活一千个月还值得。长年违心同妻子或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人终于下决心离开同床异梦的妻子或丈夫，他们毅然投入心爱的人的怀抱，人类的虚假婚姻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爱神总算在人类最后的一个月降临到人间，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为了面子为了虚荣为了金钱而维持的婚姻是多么丑恶和无聊，才知道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多么幸福和惬意，芸芸众生中的男男女女竟然万分感激那颗不怀好意的小行星，是它使他们尝到了爱情的甜果，他们宁愿和心爱的人生活一个月也不愿意和不爱的人生活一百年。人类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婚姻也全部解体，因为金钱地位学历门第对于只有一个月活头的人类来说已毫无意义，人类这才知道剔除了这些庸俗因素后的婚姻是多么美满和幸福，过去世世代代和

金钱结婚和地位睡觉和学历上床和门第做爱实在是病态是错误是虚度是枉活一世。

学校的景象令力力士和花生米惊讶，学生们认为生命只有一个月学习对他们已没有意义，他们尽情地玩尽情地乐，天天组织联欢会天天去郊游去享受生命。老师也不再留作业不再强迫学生坐在教室里，没想到这样一来老师惊奇地发现他们原来认定毫无前途的学生居然一个个呈现出只有大科学家大文学家青少年时期才会有的那种素质和气质，那些平日呆头呆脑的学生竟然也时不时口吐格言有时他们的一句话能让老师回味整整三天。校方这才知道过去他们采用的教育方法是多么愚蠢多么可笑，他们不是在开发人类的智力而是在扼杀人类的智力他们让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在收了人家的学费后把人家的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把人家的孩子的创造性磨平把他们都变成只会重复前人知识的两脚书柜，学校应该改名叫家具厂——专门生产两脚书柜的家具厂校长应该改名叫厂长教师应该改名叫木工学生应该改名叫木材家长应该改名叫土壤。

力力士和花生米用一个星期时间在地球上转了一圈，他们看到人类活得比从前好了，



人们现在只对生命负责不再整天琢磨那些与生命无关的东西不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折磨自己。

“还让我去阻止那颗小行星吗？”力力士问花生米。

“……”花生米觉得现在的人类活得真自在，这全是那颗小行星的功劳，不过他还是希望人类别毁灭。“还是阻止吧。”

“阻止了，人类就又变回去了。”机器猴惋惜地说。

“也许他们由此学聪明了。”

“不会。”

“……”花生米信力力士的话，他了解人类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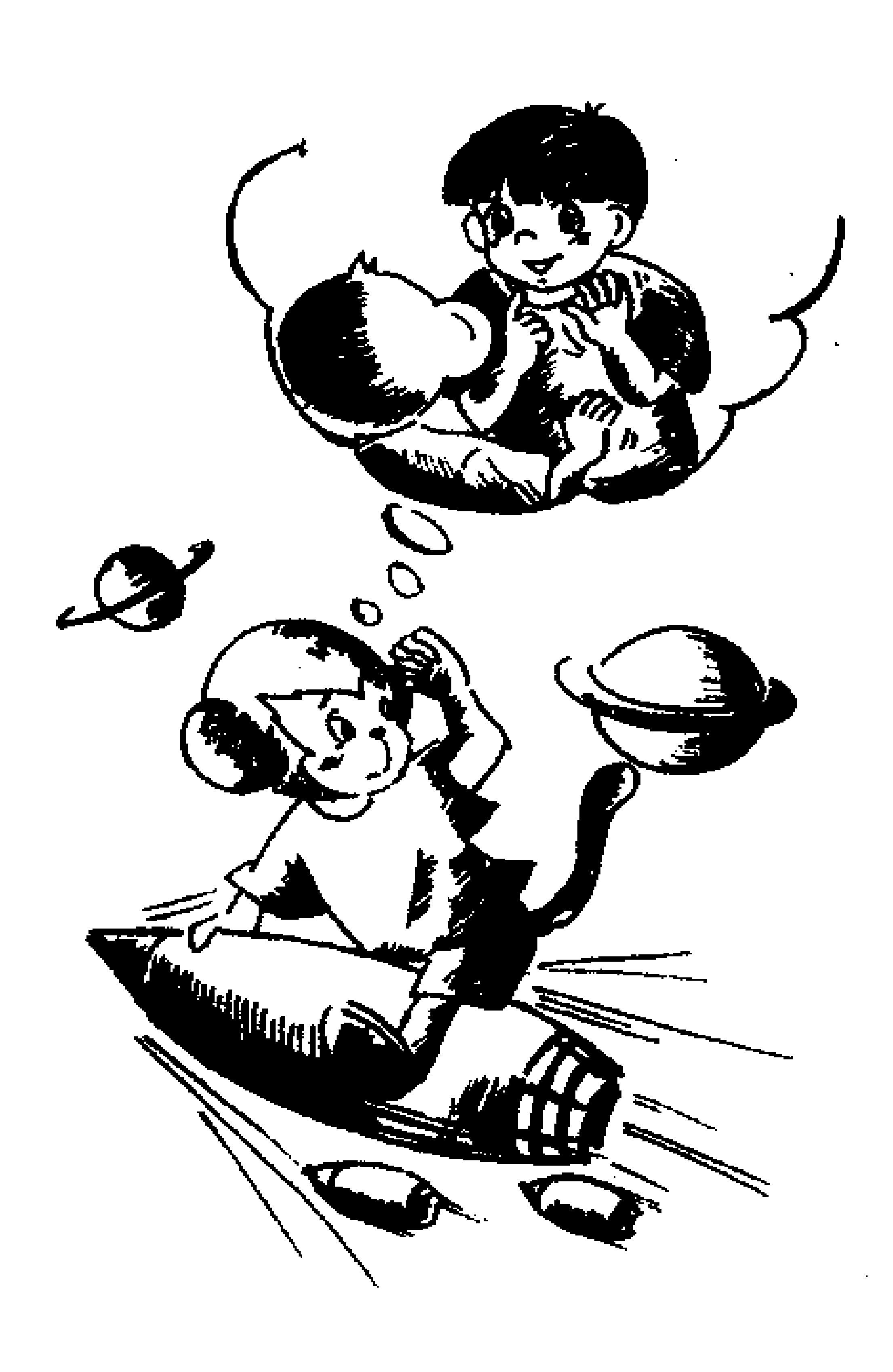
“我准备调集所有的核卫星去击毁那颗小行星，保住地球。”力力士说了自己的方案。

“那得用多大的劲儿呀？”花生米替力力士的身体担心。

“为了地球，这儿也是我的故乡。”力力士深情地看着脚下的土地。

第 25 集

距离小行星撞地球只有一个星期了。





地球平静得出奇。人类安静得异乎寻常。人们不再争吵不再争斗不再为了一块钱大动干戈不再为了一寸边境大打出手不再为不能出国烦恼不再为没有学历苦闷不再为没钱伤心也不再为有钱伤心不再为有儿子得意也不再为没儿子不得意反正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从没像现在这样坦然这样无所求这样超脱这样活得自在。

力力士和花生米实在不忍心破坏这宁静这安祥这幸福。

“我还干吗？”力力士不止一次这样问自己问花生米。

“……这……”花生米不止一次犹豫。

小行星离地球越来越近。

天文台每时每刻向人们报告小行星的方位。

人类约定好在小行星同地球相撞之前全部离开房屋离开城市到大自然中去迎接那人类毁灭的壮烈时刻。

“还是去吧，去击毁它！”花生米对力力士说。

“好！”力力士准备行动。

“祝你成功！”花生米知道这次行动很危

险。

“谢谢。”力力士同花生米拥抱。

花生米哭了。人类对机器猴不好，可机器猴却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类。花生米替人类难为情。

“再见！”力力士把花生米变成原形后，跃入空中。

欲将六万颗核弹头集中起来，实在是一件难事，力力士在太空轨道上忙得不亦乐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所有的核弹头都聚集在自己身边，然后统率着它们向小行星飞去。

花生米在地球上为力力士祈祷。

人类中除花生米外没一个人知道太空中发生的事。

力力士统率着核弹头们离小行星越来越近，可他不能离开核弹头，核弹头是靠他的凝聚力才朝一个方向运行的。

机器猴的身后是六万颗耀武扬威的核弹头。机器猴的前方是威风凛凛的小行星。双方的距离在缩小。

10公里。9公里。8公里。

5公里。4公里。3公里。



1公里。

50米！！40米！！30米！！！！

力力士仍不敢离开。他怕功亏一篑。他怕花生米失望。他怕地球和人类毁灭。

20米！！！！10米！！！！！

轰！

轰！！

轰！！！！轰！！！！！

六万颗核弹头和小行星相撞，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着太阳系。地球在一瞬间突然进入了全球黑暗，人们以为小行星提前到来了，他们静静地等待死亡。

半小时后地球重见光明，灿烂的阳光重新投向人类。

某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最先观察到小行星已被核弹头击毁。一举两得——小行星和环绕地球的核弹头同归于尽！

该科学家立即向全世界宣布：是他使用科学手段调集核卫星击毁了小行星！

人们发疯似地狂奔，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又可以多活时又可以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时他们狂喜他们兴奋他们重新开始自己折磨自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他们重新开始追求金钱追求

名利追求一切虚假的东西。

人们感激那位科学家是他拯救了人类拯救了地球人们发自内心地喊他万岁。

花生米为力力士的生命担心。为那科学家的卑鄙生气。为人类劣根性的复辟惋惜。

第 26 集

当那位科学家在人类为他颁奖的大会上准备发言时,花生米登上主席台。

花生米拿过话筒,向人类宣布是机器猴让核弹头和小行星相撞的。机器猴至今生死未卜。

“他胡说!”科学家勃然大怒。

“你才胡说呢!”花生米怒视科学家,他鄙视面前这位有知识无道德的人类的渣滓。

“警察!”科学家急了。

治安人员带走了花生米。

那些恨机器猴的国家元首们得知力力士可能已同小行星和核弹头同归于尽时,兴奋得互相打电报打电话祝贺,他们感激苍天有眼感谢上帝公正总是让恶人长寿让好人短命。

力力士死了吗?



没有。他被核武器爆炸的强大冲击波震昏了，在太空中飘泊了数日。力力士醒来后，立即用光速返回地球。

“花生米被抓起来了？！”力力士遥感后吃了一惊。

力力士救出花生米后，给那些恨他的国家元首们每人打了一个电话，通知他们他还活着，提醒他们当心，别再干加速人类毁灭的蠢事。

接到力力士电话的国家元首立即催促本国科学家加紧研制制伏机器猴的新式武器。科学家们还真争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就研制出了“中子弹”“激光炸弹”等比核武器还厉害的新式武器。还有的科学家让妇女去大气污染噪声污染电波辐射最严重的地方去受孕去怀孕去生孩子，计划生出像力力士一样的生物机器人，再让生物机器人去同力力士较量。

力力士服输了。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不但不能推迟人类的灭亡反而会加速人类的灭亡。他毁了核武器，人类由此生产出了比核武器杀伤力还大的中子武器和激光武器。如果他再毁灭中子武器和激光武器，人类还会造出比中子武器和激光武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

力力士认为自己起了加速人类灭亡的作用。

这天下午，力力士严肃地对花生米说：

“我准备离开地球。”

“离开地球？”花生米以为力力士逗他玩。

“是的。”力力士脸上没有笑容。

“为什么？”花生米看出力力士是认真的。

“我无力拯救人类。我只能加速人类的灭亡。”机器猴沮丧地说。

“那……”花生米不知说什么好。

“但我知道谁可以拯救人类。”力力士说。

“谁？”花生米问。

“人类自己。”

“人类自己？！”

“对，只有人类能拯救自己。但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完成这个任务。”

“人类中的什么人能完成拯救人类的任务？”

“孩子。只有人类中的孩子能拯救人类。据我观察，人类中老百姓最好，老百姓中孩子最好。拯救人类和地球的历史责任只有人类的孩子能承担。当然，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勾心斗角以互相残杀为乐事。”力力士说。



“我想，我们不会的，”花生米一听说拯救人类的任务将由人类的孩子来承担，他顿时觉得自己变大了。

力力士决定离开地球，去宇宙中其他星球生活。

他不想起加速人类毁灭的作用。

他还拿不准人类的孩子能不能挑起拯救人类的重任。

他不忍心目睹人类的毁灭。

力力士和花生米一起，到他出生的动物园去接他的妈妈。力力士决定带他妈妈一起去外星球。

力力士临走时对花生米说，过 50 年他会回地球来看的。

“你放心，我们会负起拯救人类的责任的，我们不会像我们的前辈那么糊涂。”花生米激动地说。

“但愿如此。”机器猴离开了地球。虽然他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但他又确实感到花生米这一代人不是等闲之辈。

但愿他们真的不是等闲之辈。

否则人类真完了。

皮皮鲁和小木猴



1

怪事！皮皮鲁昨晚明明把闹钟定在早晨6点30分响铃，今天早晨怎么变成7点30分响铃了？没说的，皮皮鲁上课迟到了，挨了老师一顿批评。他觉得挺委屈。

“也许我昨天看错了？”晚上皮皮鲁睡觉前


拿起闹钟，又清清楚楚地定在6点半钟，还反复看了三遍，才放心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又是7点30分响铃！皮皮鲁拿起闹钟一看，闹铃定时指针移到7点30分的位置了。

反正迟到了，皮皮鲁索性不去上学了。他拿起闹钟到钟表修理店去看看有什么毛病。

“什么？闹铃定时针会自己动？”一位老师傅从眼镜上面看着皮皮鲁，他在判断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来捣乱的。

“真的，连续两天了。”皮皮鲁说。

老师傅把闹钟后盖打开，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

“没毛病，也不可能有毛病。我修了40年钟表，还没听说闹铃定时指针会自己动的。”老师傅把闹钟还给皮皮鲁。

这天晚上，皮皮鲁的爸爸皱着眉头问他：“今天怎么没上学？”

“我……”

“你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闹钟……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把闹钟的事告诉了爸爸。

“这不是新闹钟吗？怎么会坏呢？再说，这

也是不可能的事。”爸爸显然不相信皮皮鲁说的是真话。

“好吧，把我的闹钟和你的换一下。”爸爸回到自己房间里拿来闹钟，亲手定在6点半钟响铃。

第二天早晨6点半钟爸爸来到皮皮鲁的房间，看到皮皮鲁还在呼呼地睡觉，他拿起闹钟一看，定时指针定在7点半的位置。

“皮皮鲁，这是怎么回事？”爸爸明白了，一定是皮皮鲁偷偷把指针拨了。

皮皮鲁傻眼了，是谁跟他捣乱呢？

2

皮皮鲁决心一定要抓住跟他捣乱的那个东西，好好惩治他一番。也让爸爸和老师相信，皮皮鲁即使不想上学，也不会想出拨指针这种笨办法！

夜里，皮皮鲁假装闭着眼睛睡觉，他的眼睛睁开一条小缝儿，死盯着床头柜上的闹钟。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屋里的一切。

闹钟“的嗒的嗒”地走着……

忽然，一个小黑影闪到了闹钟旁边。皮皮


鲁仔细一看，他差点儿叫出声来，是摆在床头柜上的那只小木猴！

只见小木猴绕到闹钟后面，把闹铃指针拨到了 7 点半的位置。

皮皮鲁“嗜”地一下钻出被窝，抓住了他。

皮皮鲁开灯。

“好啊！是你跟我捣乱！”皮皮鲁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他准备去告诉爸爸。

皮皮鲁拿着小木猴走到门口。正准备开门。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多待会儿，一个人特闷。”小木猴说话了。

皮皮鲁伸出去开门的手又收回来了。他看着小木猴，小木猴脸上的表情挺紧张。“要是告诉爸爸，爸爸准把小木猴锁在抽屉里，还不把他闷死呀！”皮皮鲁想。

“那你以后别拨指针了，让我背黑锅。”皮皮鲁说。

“我可做不到。”小木猴说。

“为什么？”皮皮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家救了他，他不赶快保证，反而说“做不到”。这个小木猴说的倒是心里话，皮皮鲁反而有点儿喜欢他了。

“我不愿意独自待着。没朋友在一起真难受。”小木猴看着皮皮鲁说。

“要是把你关在抽屉里，你不更难受吗？”

“可你刚才问的是如果不把我关在抽屉里，我还拨不拨指针呀？”

“他还挺直。”皮皮鲁心说。

“这样吧，我以后带你上学，怎么样？”

“太好了，谢谢你。”

“不过，你可别再拨指针了。”

“行。”

皮皮鲁和小木猴达成了协议。以后皮皮鲁每天带小木猴上学，这样，小木猴就不会闷得慌了。

3

头一天，小木猴就给皮皮鲁惹了祸。

上课的时候，皮皮鲁把小木猴放在课桌里，怕他闷，还给他块橡皮玩。

小木猴在课桌里待不住，他趁皮皮鲁不注意，顺着桌腿爬了下去。

小木猴沿着墙角溜到教师的讲桌下面，爬进了桌子的抽屉里。



抽屉里放着一摞本子，小木猴用力翻开最上面那本，里面写的都是同学们的事。

小木猴津津有味地看着，他认识不少字。小木猴看到了这样几行字：

皮皮鲁退步。迟到一天。旷课一天。同家长联系，进行教育。

小木猴看见旁边有一枝钢笔，他用力把钢笔拖过来，拔开笔帽，将笔尖对准那几行字，使劲一按，笔尖上流出一些墨水，把那几行字染黑了。

小木猴得意极了，本来嘛，皮皮鲁迟到和旷课是因为他小木猴一个人太闷得慌，偷偷拨了指针，怎么能说是退步呢！

小木猴悄悄溜回到皮皮鲁的课桌里。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老师从课桌里拿出一个本子，"下面谈谈最近班里同学们的表现。"

老师翻着翻着，眉头皱了起来。

"皮皮鲁，这是怎么回事？"

老师举起本子，指着被墨水染黑了一大片的那页问。

"不知道。"皮皮鲁站起来。

老师认定这是皮皮鲁干的，要么干吗单把

写他的那一段涂掉？

“那好吧，你帮我查查是谁干的。”老师把本子放在皮皮鲁的课桌上。

“我快成侦探了，这几天怎么净破案呀！”皮皮鲁心想。

“我干的！”一个声音说。

全班同学互相看看，谁也没说话呀！

“谁干的？”老师问。

“我！”从皮皮鲁课桌里传出来的声音。

只见一只小木猴从课桌里爬到桌面上，教室里马上热闹起来，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看小木猴。

皮皮鲁心里说：“糟了，老师肯定没收小木猴。”

“你为什么涂我的本子？”老师问小木猴。

小木猴把他如何拨指针，如何如何涂本子，他一个人在家多闷等等统统告诉了老师。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师点点头。

“同学们，你们说怎么办呢？”老师问大家。

“让小木猴和我们一起上课！”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皮皮鲁差点掉出眼泪来。

教师的眼睛也湿了。她真高兴，因为，她有



整整一个班心地善良的学生。

“好吧，从今天起，你就算是我们班的一名学生了。”老师带头鼓掌，“大家欢迎新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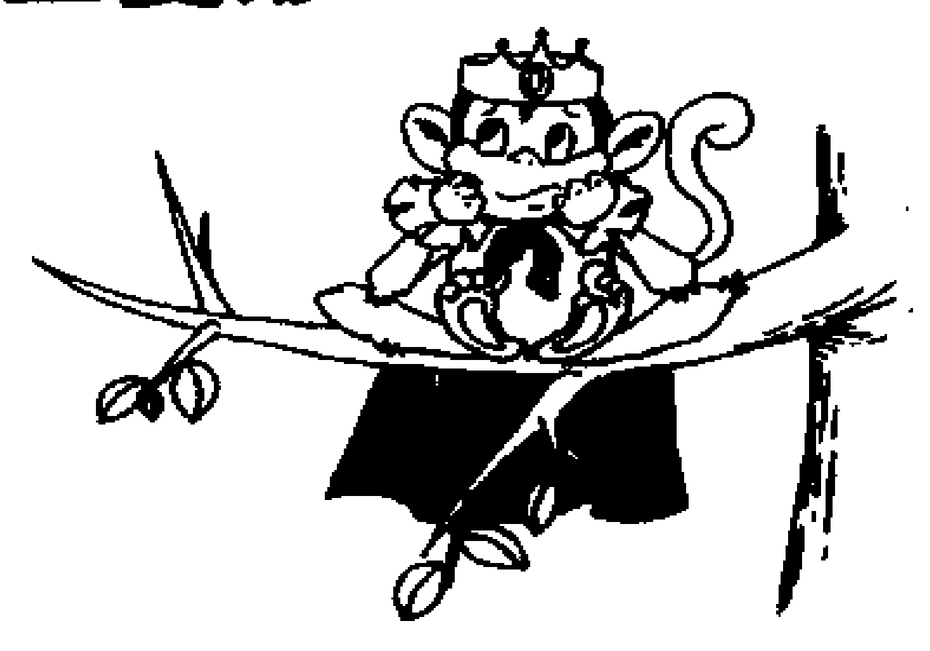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皮皮鲁觉得老师挺可爱。

小木猴笑了，他再也不会寂寞了。



猴王变形



猴王登基一年，苦恼几乎天天伴随着他。

猴王想当一个后人写历史时对他大加赞扬的大王。他认为自己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猴子，然后才能做到当一个圣明的大王。他的这套施政方针使他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王位岌岌可危。

猴王忽然想到了他的祖先孙悟空，猴王决定向祖先求援，讨一两件宝物，巩固王位。



已经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在大殿里接见了他的后裔。

“老祖宗，求您帮帮晚辈。”猴王见到祖宗激动万分。

斗战胜佛以为后代受人欺侮，怒目圆睁：“孩儿有何委屈，快快说来。”

猴王把苦恼和盘托出。

斗战胜佛笑了：

“哪儿见过你这么当大王的。当大王最重要的是灵活，也就是俗话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像你这样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猴子能当一年大王已经很不错了。”

猴王发呆。

“我将变形术秘传与你，保准你王位坐得牢，保准我猴家族兴旺发达。”斗战胜佛双手合十。

猴王叩谢。

斗战胜佛将变形术传授给猴王。

猴王学会了变形术，他回到自己的王国继续执政。

一天，大臣向猴王禀报：

“虎王一会儿要来拜会大王。”

“准备迎接虎王。”猴王一边吩咐一边变

形。

过去猴王和其它家族的大王打交道时，总是一副面孔，见虎王和见鸡王见兔王一个样。结果哪个大王也不喜欢他。虎王认为猴王见他时太傲慢，拿鸡蛋往石头上撞。鸡王兔王认为猴王见他们时太卑躬，不知猴王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虎王有实力，不如他实力强的大王见他时不俯首贴耳他就不高兴。鸡王兔王没有实力，比他们实力强的大王见他们时对他们尊重他们也不高兴。动物世界的大王们已经产生了联合颠覆猴王的念头，猴王的情报人员已经将这一信息密报给猴王。猴王接此情报后才下决心向祖宗斗战胜佛求援的。

虎王此次拜访猴王的目的就是探探他的虚实，然后决定是否把猴王从王位上拉下来。

变形后的猴王在王宫门口迎接虎王。

虎王一见猴王就感到全身舒服。只见猴王的面部完全是一副向虎王称臣的状态，献媚、讨好、孝敬等表情恰到好处地溶合在一起，是国际上最最标准的弱大王见强大王时应该使用的表情。

虎王辞别猴王时想，今后动物界谁敢再提



推翻猴王他就吃了谁。虎王认为本届猴王执政他感到最舒服。

第二天鸡王来拜会猴王。

猴王变形。

鸡王见到猴王时心里打了个哆嗦。只见猴王面部表情严肃，嘴和鼻子都隐藏着杀机，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实力比鸡王强。鸡王立刻对猴王肃然起敬，他明白和猴王搞好关系对自己的王位的稳定有益，于是他拼命讨好猴王。

从此，猴王同各个动物家族的大王打交道时就变不同的形，他的国际声誉由此直线上升，他甚至担任了一届动物联合国的董事长。

猴王统治自己的家族也使用祖宗传授给他的变形术，他见大臣见百姓见政敌见猴兵时都变不同的形。猴王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可以不认帐猴王上个星期提拔的大臣下个星期就可以把他送进监狱猴王今天说猴家族最重要的是制止群婚明天又说猴家族最重要的是倡导群婚反正他一会儿变一次形见什么人变什么形说什么话变什么形谁也摸不清猴王的本来面目谁也不知道猴王的真正面孔。

说来也怪，斗战胜佛传给猴王的变形术还真灵，猴王的王位越变越稳越变越牢猴家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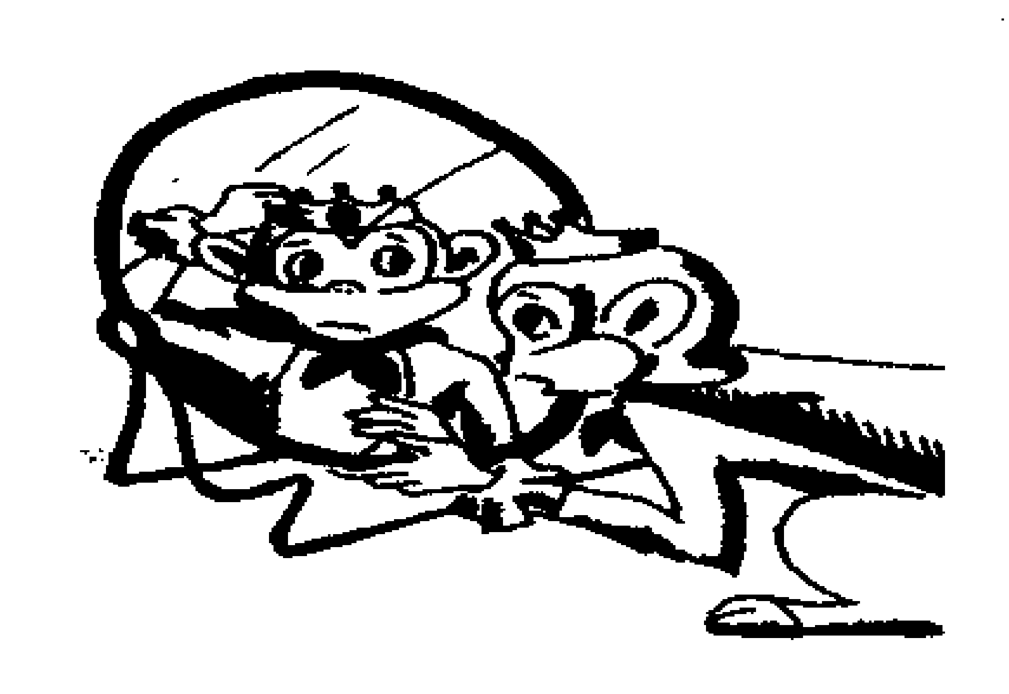
一天天兴旺发达。

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猴王宣布退位。动物界的大王们一片议论和猜测。

原因只有猴王自己知道。

不变形就当不了大王。变形就没有了自己。没有自己就等于死了。

猴王不想在活着的时候死。他想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活。天天当自己。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特别邮票



第一章

安达觉得活着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他从小到大几乎没碰到过顺心的事。

上幼儿园时，老师总是和他过不去，三天两头用罚站，关小黑屋等手段惩治他。在安达的概念中，幼儿园和地狱是同义语。他不明白

爸爸妈妈干吗花钱送他进地狱。

上学后，安达的运气更糟。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像魔鬼一样卡住他的脖子，令他窒息。他举手时，老师不叫他。他不举手时，老师却偏偏叫他，让他当众出丑。安达在十几年的学校生活中，感觉到老师反反复复苦口婆心向他强调的就是一条真理：他是全世界最笨的人。

爸爸妈妈倒是很爱安达，但那种爱是通过独裁的方式表现的。安达没有表达自己的主见的权利和机会，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监视下。他不明白为什么营养都藏在难吃的食物里，不明白为什么裤子脏了和天塌地陷一样可怕，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可以和无聊的朋友谈到深夜却不能和他平等地聊上 5 分钟。

安达总算熬完了艰苦卓绝的学业，有了一份工作，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初涉尘世的他被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惊得瞠目结舌。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全国最小的官，对他来讲却是皇帝。那人无才无德终日浑浑噩噩，安达对他必须毕恭毕敬。还有那些擅于制造飞短流长的嫉妒成性的同事们，将安达整天埋没在烦恼之中。

安达又偏偏是那种心胸不十分开阔，大事

小事都往心里去的凡人。他愈发觉得活得累，累得窝囊。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被同事诽谤了一回奖金比别人少了10元本星期多打了三次开水都足以让安达结结实实地生一回气。

安达没有体会过生命的欢乐。

他觉得活着一点儿也不是享受。是受罪。

这天晚上，安达入睡前又拿起那本老书翻阅。

这是一本祖传的旧书，书中都是一些奇怪的文章。安达看不大懂，但他却喜欢在睡觉前翻翻。

老书的纸已经黄了。书皮是硬纸的，角上已经磨破了。

安达随意翻开书，突然从硬壳书皮的夹层里掉出一张小方纸。

安达从枕头旁边捡起那张纸，是一张邮票！

安达把邮票凑到床头灯前仔细看，这是一张很怪的邮票。邮票的图案上是一只表情和神态都非同凡响的鸡。那鸡的眼睛看着安达。安达吃了一惊，只有有生命的动物才会这样看人。

安达把邮票翻过来，邮票背面的一行小字跳人他的眼帘：贴上本邮票，你可以把信寄给任何你想联系的人。

这是一张特别邮票！

只要贴上它，你给谁写信都行，他都能收到！

安达撕开老书的硬壳书皮，从夹层里又掉出两张一模一样的特别邮票！

一共三张。

邮票上的三只鸡从不同的角度注视着安达。

安达相信它们能把他的信送到任何地方。

第二章

安达睡意全无。他穿上衣服，用凉水洗了一把脸，坐在桌前，铺好信纸。

安达决定给上帝写一封信。

他要问问上帝，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为什么好人往往活不长为什么有时坏蛋反而长寿为什么好心得不到好报为什么人心隔肚皮为什么人情淡如水为什么人要追名逐利为什么有人穷得叮当响有人富得流油为

什么有人长得漂亮有人其丑无比为什么有人聪明有人笨不是说你上帝是最公正的吗?

安达伏案疾书，他是人类中第一个直接给上帝写信的人。他写东西从来没这么流畅过，他感到自己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心写。

当时钟显示零点时，安达写完了给上帝的信。

他重读了一遍,装进信封。

安达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

上帝收

安达用胶水封上信封，又小心翼翼地将特别邮票贴在信封上。

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的路上，安达将信投进了邮筒。

他对于上帝是否能收到他的信半信半疑。

安达像往常一样走进百无聊赖的办公室，坐在那张属于他的办公桌前。同事们例行公事似地聊了几句诸如气温诸如物价诸如昨晚的电视节目后,每人开始埋头看报。

安达的顶头上司——那个全国最小的官心满意足地看着一屋子下属，就像所有没本事的官都对考勤格外关注一样。每当他看见某位

下属的位子空着他就有肚子里的排泄物倒流进胃里的感觉。每当他看见办公室里座无虚席时他全身就会产生极度的快感。

电话铃响了。

“安达，你的电话。”一位女同事对安达说。

安达走到电话机旁边，拿起话筒。

“喂，我是安达。”安达说。

“请注意听。”听筒里传出一个庄严的声音。

“你是谁？”安达预感到对方的身份非同寻常，来头不小。

“你给上帝写的信他收到了。”

“！！！”安达下意识地把听筒拿到眼前看了看。

“上帝决定现在召见你。”

“上帝召见我？！”安达脱口而出。

同事们的目光从各个角度一起射向安达。

“请你现在离开办公室，楼下有一辆黑色轿车在等你。”听筒里说。

安达透过窗户往楼下看，果然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旁。

“我马上就去。”安达放下话筒。

“你去哪儿？”顶头上司对于安达不向他请假就朝门口走反感极了。

“上帝召见我。我得快点儿去。”安达沉浸在激动之中。

哄堂大笑。

“现在是上班时间！”顶头上司敲桌子。

还是止不住笑。

“安达！”顶头上司火了，他不能允许下属在上班时间开这样的玩笑。

“我现在必须去。”安达对顶头上司说。

“去见上帝?”一位同事用调侃的口气问安达。

“对。”安达认真地点头。

“刚才是上帝给你打的电话?”一位女同事问。

“不是他本人。可能是上帝的侍从打来的。”安达说。

有人笑出了眼泪。

顶头上司怒不可遏，排泄物不光倒流进胃里，还倒流进大脑里。

“回到你的办公桌前去！”顶头上司命令安达。

安达这回不怕顶头上司了，他是去见上帝。他不用怕任何人。

第三章

安达离开办公室，下楼走到黑色轿车旁。

这是一辆造型极为优美的轿车，流线型车身将轿车的非凡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车门自动打开了。

安达钻进轿车。

车内空无一人。

安达透过车窗往外看，他断定上帝的司机准是到人间采购去了。

轿车启动了。然后平稳地向前驶去。

安达这才注意到轿车里根本就没有方向盘，也就是说，这辆轿车没有驾驶机构。

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开始时安达还能看清汽车外的景物，渐渐地，汽车外的景物变成了数条直线。

安达有坐飞机的感觉。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汽车的速度减慢了。

车窗外的景物也从直线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安达发现他到了一个陌生和神奇的地方。

轿车停在一座天蓝色的精致建筑旁。车门自动打开。

安达从轿车上下来。

一位侍者出现在安达面前。

“你是安达吗？”侍者问。

“是的。”安达点头。

“请跟我来。”侍者说。

“去见上帝？”安达整整衣服。

侍者微笑着点点头，朝蓝色建筑的大门走去。

安达跟在侍者后边，心情格外激动。

上帝的住所朴实无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素。

安达不由想起“圣殿”这个词汇。

这里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卫和咄咄逼人的气息。

上帝微笑着接见了安达。

“我看了你写给我的信。”上帝平静地说。

“我……不会写……给您添麻烦了……”安达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来自人间的信，我很高兴。”上帝说。

可见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只有 3 张特别邮票。安达想。

“人间的事，你都知道吗？”安达问上帝。

上帝肯定地点头。

“我不相信。”安达说。

“为什么？”上帝睁大了眼睛。

“您如果都知道，人间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了。”安达说。

“什么事不公平？”上帝惊讶地问。

“比如说，有的好人……”安达说。

“好人？”上帝打断了安达的话，他显然不清楚“好人”是什么概念。

“我们那儿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安达给上帝解释。

“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所有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上帝告诉安达。

安达略有所悟，他继续说：

“为什么有的人生命短暂，而有的人却活得很长呢？我觉得这就不公平。”

“同样是一天，质量不一样。有的人的一天等于别人的一年。”上帝的话虽然轻声细语，却掷地有声。

安达茅塞顿开。

“天地万古存，生命不会再有第二次。追求生命的幸福只能向生命本身索取，通过追求身外之物来达到生命的欢乐是邪径，只会越追求

离幸福越远。”上帝谆谆教诲安达。

安达如醉如痴。

“你经常为一些身外小事烦恼、生气，却不在乎怒气伤害你生命的载体——身体。如此本末倒置，你不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吗？一个不想让自己幸福的生命是不幸的。”上帝继续说。

安达恍然大悟。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险些白白浪费了来之不易的生命。

“我希望人类的每一个生命都幸福。但这只有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生命是灿烂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珍惜每一天吧。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不善良的人，比如那些手上沾了别人的鲜血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在那上边，一个也跑不了。”上帝指指案头一个黑皮本子。

安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痛快。他真想翻看那黑皮本里都有哪些人的名字。安达没有向上帝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能猜出黑皮本里的一些名字。安达喜欢看报听新闻，他清楚世界上发生过的大事件。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个要求，请你提出来。”上帝慈祥地看着安达。

平时安达有那么多愿望，什么顶头上司不再给他穿小鞋啦同事不再背后议论人啦住房再大一点儿啦女朋友再多一些啦……可现在他全忘了，他觉得自己过去为这些事伤脑筋生气真是浪费生命。

安达现在向上帝还真没什么要求可提，他已经知道追求幸福只需向生命本身索取。可安达又不想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安达想起了自己那丰衣足食却暗无天日的童年。

他要为全人类的孩子向上帝提一个要求。

“我希望您让全人类的父母同他们的孩子平等相处。”安达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答应你。”上帝同意满足安达的要求。“我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它，现在地球上的大多数父母已经能够平等地对待子女。剩下的那部分我会尽快扭转他们的专横。那些宁死也不肯与孩子平等相处的父母会吃大亏的，他们毁了自己的亲骨肉。”

“谢谢您。”安达相信不久的将来，父母们都会遵从上帝的安排，与子女平等相处的。

安达向上帝告别。

半小时后，安达回到了办公室。

还是那个顶头上司，还是那些同事，可安达见到他们时却不像从前那样感到烦恼了。他不能再干傻事了——他们无权影响他的生命的幸福。

同事们和顶头上司看见安达走进办公室。他们的脸上一个个呈现毕恭毕敬的神态，他们亲眼看见安达是被一辆豪华小轿车接走的，那轿车的规格起码是部级人物才能拥有。他们如果知道安达真是去见上帝级的人物，非得排队预约给他擦皮鞋不可。

第四章

晚上，安达小心翼翼地拿出剩下的那两张特别邮票。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它们的价值。

邮票上的鸡显然是有些得意，它们骄傲地看着安达。那意思仿佛在说，你还想给谁写信？

“给外星人写封信！”安达决定了。他从小就想知道宇宙中除了地球外还有没有存在生命的星球，他还特别想从宇宙中看看地球是什么样。

安达准备好信封和信纸。开始给外星人写信。

全文如下：

亲爱的外星人：

如果你们收到我的信，请你们接我到宇宙中看看地球，我很想知道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

握手！

地球人：安达

1991.2.2夜

安达将信纸装人信封粘好。又将特别邮票郑重地贴在信封上，然后提笔在信封上写道：

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生物收

第二天虽然是星期日，但安达起得仍像平时一样早。他将信投进了邮筒。

安达回到家里，现在他对于外星人能收到他的信确信无疑了。他换上了一身整洁的衣服，等候外星人来访。

石英钟表针的运行仿佛比平时要艰难，安达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

当时针指到中午12点整时，安达看见窗外的空中有一个火球。

火球越来越大，安达认出那是飞碟。

外星人来了！

飞碟悬停在距离安达的窗口 100 米的空中，从飞碟上伸出一条通道。

通道准确地吸在安达家的窗口，两个外星人从通道里走出来，出现在安达面前。

“你是安达吗？”外星人友好地问话。

“是的。”安达回答。

“我们收到了你的信。现在邀请你到宇宙中看地球。”外星人指指通道，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

安达经过通道进入了飞碟，飞碟内部令安达吃惊。他原以为如此先进的飞行器里一定布满了仪表，没想到飞碟里的设备十分简单，几乎看不到仪表，除了几排舒适的座椅外，只有一座精巧的控制台。

“越是先进的东西越简单。”安达想。这倒和人类的某些特点相似，越是口若悬河满嘴时髦名词的人，脑子里保准是空空如也。

“请您坐好。”一个外星人对安达说，“飞碟要起飞了。”

安达坐好。透过玻璃窗，他能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景象。他奇怪邻居们怎么对这个庞然大

物视而不见。

“本飞碟现在处于隐形状态，一般人看不见。”一个外星人坐到安达身边，给他解释。

“你知道我想什么？”安达惊讶。

外星人笑着点点头。

安达头一次感受到地球人科技的落后，他想起了“天外有天”这句老话。尽管这句话是人类发明的，可并没有多少人深切理解它的含义。

飞碟离开安达家的窗户，升到空中。

安达朝窗外看，眨眼功夫，地球就变成一个足球。

“真快！”安达瞠目结舌。

“本飞碟的速度是光速的 100 亿倍。”外星人告诉安达。

光速的 100 亿倍！

安达知道光的速度是每秒钟 30 万公里。

绕地球赤道 7.5 圈是 30 万公里。

安达的大脑无法想象这种距离。

“你们的星球在银河系里吗？”安达问。他知道地球是太阳系的一员，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不在。我们的星球属于芒峰系。”外星人

说。

“芒峰系？”安达从未听说过。

“芒峰系是银河系的520倍。”外星人告诉安达。

“520倍！”安达从座位上跳起来。

“像芒峰系这样的星系在宇宙中有70亿个。”外星人平静地说。

安达呆若木鸡。

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感到一个人在宇宙中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安达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好笑，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自己身边发生的鸡毛蒜皮的事就是宇宙的一切，他没想到宇宙的胸怀是如此之博大。他想起有一次单位分房时，两位同事为了争夺2平方米几乎一直污辱到对方第47代祖先。

“芒峰系在宇宙中只能算是小星系。”外星人又抛出一颗炸弹。

安达服了宇宙了。

“宇宙中有多少存在生命的星球？”安达问。

“据我们了解，起码有50亿个。”外星人说。

50亿个。

几乎等于地球的总人口。

而地球人却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唯一有智慧的生物。

“快到我们星球了。”外星人说。

安达看见一个蓝色的星球正在接近飞碟。

飞碟平稳地降落在一座建筑物上。

“欢迎你参观我们的星球。”外星人站起来请安达。

安达跟着外星人离开飞碟，进入那座造型奇特的建筑。

第五章

一位身材高大的外星人在一间有着浅蓝色墙壁的房间里等待安达。

“这是我们星球本年度的领袖。”领安达来的外星人把身材高大的外星人介绍给安达。

“欢迎你，地球人！”领袖热情地说，“我收到你的信后，立即就派飞碟去接你了。”

“谢谢。”安达说。

“先参观一下我们的星球？”领袖征求客人的意见。

安达对外星球并不感兴趣，他就是想站在其它星球上看看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

领袖知道了安达的想法。

“请跟我来。”领袖一挥手，旁边的一座门自动打开了。

安达跟着领袖进入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一面墙是由玻璃构成的。玻璃外边是茫茫宇宙。

领袖走到一座控制台前边，按了一下按钮。

玻璃墙变成了巨大的荧光幕。

荧光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星群，数量起码有几亿亿个。

“哪个是地球？”安达迫不及待地问。

领袖用灯光显示的箭头在荧光幕上指示一个小星球。

“地球这么小？”安达吃了一惊。

“这不是地球，是银河系。”领袖平静地纠正安达。

银河系！

安达知道银河系是由一千亿颗以上的恒星和无数星云星团构成的，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亿颗恒星中的一个。

银河系的直径是十万光年。也就是说，光从银河系的这头走到那头需要十万年时间

——光每秒钟走 30 万公里。

“咱们来专门观察银河系。”领袖按了几个按钮,将荧光幕上的银河系放大。

小星星渐渐变成了由无数星球组成的庞大星系。

“箭头指示的那个亮点儿就是太阳系。”领袖告诉安达。

安达全身的血液先是凝固,继而沸腾。

如果把宇宙比喻成大海,太阳系连一个水珠也算不上。而太阳系的主体——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 130 万倍!

地球是宇宙中名符其实的一粒尘埃。

用沧海一粟形容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是夸大其辞了。

“地球很年轻。用我们的时间计算,她是昨天才诞生的。”领袖说。

“地球能生存多久?用你们的时间计算。”安达问。

“3 天。”领袖回答。

不要说人的生命是一瞬间,就连地球的生命在宇宙中也不过是转瞬即逝而已。

安达为地球人着急,他觉得人类中的许多成员还认识不到生命的可贵,他们在虚度时光

消磨时光甚至还有人嫌时间过得慢，他们用那些本来不属于生命范畴的琐事来折磨生命。更有甚者，有的人还以干扰别人的生命为乐事，他们希望别人的生命暗淡无光希望别人的生命不如他的生命。安达突然感到地球人的生命是一个总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命。地球上虽然有五十亿人，虽然有数百代数千代，但本质上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应该和谐、融洽、幸福地享受生命的每一秒钟。任何自相残杀和虚度时光都是违背生命进程的逆举。

尽管地球生命整体在宇宙中不过是一瞬间的一瞬间，但她应该发光也必须发光。只有数千亿人类个体生命的幸福才能使地球整体生命发光。这光虽然微不足道，但群星灿烂的宇宙正是由无数个微不足道的光组成的。没有生命，宇宙就没有生气，尽管它有不计其数的恒星，它也是黯然失色的。是生命使宇宙生机勃勃，是生命而不是恒星使宇宙大放光彩。每一个地球个体生命都应该明白这一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应该为地球整体生命增色，为宇宙增光。

“我现在就返回地球。”安达一秒钟也不想等了，他要去告诉地球人他心里想的一切。

“欢迎你再来！”领袖送安达。

安达匆忙走进飞碟，他向领袖挥手告别。

飞碟离开星球，进入茫茫宇宙中。

安达粗略计算了一下，地球人的寿命大约也就是两万天，实在是太短暂了。安达想好了，他回到地球后，要在人间发起一个“愉快度过两万天”活动。

你愿意参加“愉快度过两万天”活动吗？我想你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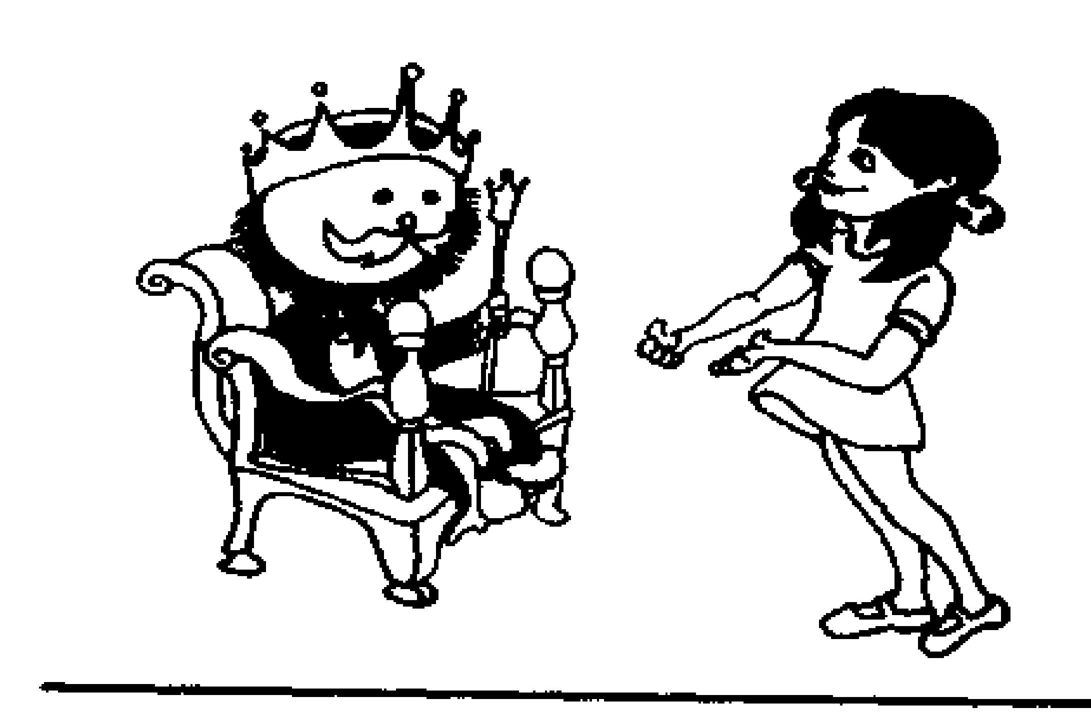
尾声

安达的三张特别邮票只用了两张。第三张他一直珍藏着。

安达喜欢看童话，还订了《童话大王》杂志。从《童话大王》杂志上，他结识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兄妹。安达决定把第三张特别邮票送给鲁西西。

鲁西西把这张特别邮票贴在寄给谁的信上了呢？

炸弹礼花



第一章

安达将最后一张特别邮票送给了鲁西西。鲁西西非常珍视这张邮票，她知道它是无价之宝，她喜欢邮票上那只神采奕奕的鸡。

鲁西西一时还想不出给谁写信，她小心翼翼地将特别邮票收藏好。不少朋友给鲁西西写

信或打电话，建议她将特别邮票用在写给谁谁的信上，可鲁西西都觉得不值得。全世界只有这一张特别邮票了。当然应该用在最重要的地方。

这天晚上，电视中的一条不同寻常的新闻令全人类瞠目结舌：H 国在深夜出兵吞并了邻国 R 国。

这是名符其实的侵略。

这种事不管是在深夜做还是在白天做，都得算作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强盗行径。

全世界都愤怒了。联合国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员国们一致谴责 H 国的侵略，还通过了若干冠以阿拉伯数字的决议，向 H 国下通牒，勒令 H 国在 48 小时内从 R 国撤军。

H 国总统根本不把联合国的决议放在眼里，他坚信解决国际问题靠枪不靠投票。

就在联合国的决议通过 5 小时后，H 国总统不但不从 R 国撤军，还向 R 国增派了几十万耀武扬威的精锐部队。

48 小时过去了，H 国没有从 R 国撤兵。

国际社会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跺着脚在紧急会议上骂街。大家要求使用武力把 H 国从 R 国赶出去，还说不

能开这个先例，还说如果这次不管 H 国，过不了几年，H 国将吞并全世界。

天天喝牛奶吃牛肉的人和天天喝不上牛奶吃不上牛肉的人带着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军装从天而降集结在 H 国和 R 国周围。不少有过侵略史的王牌军队来执行反侵略的光荣职责，昨天还到别的国家轰炸过人家主权的轰炸机今天又飞来帮人家维护主权。

大军压境，H 国总统死不低头。他不理会联合国给他下的第二次最后通牒——限他在 1 个月内从 R 国撤军。他准备和全世界打一仗。

最后期限一天天逼近了。国际社会比 H 国总统还着急。据可靠情报，H 国拥有新式细菌武器。一旦战争爆发，H 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细菌武器。这种细菌武器能为地球增添数十种新的疾病，每一种疾病都比艾滋病厉害数倍都是不治之症。

因此，多国部队不敢轻易向 H 国宣战。可如果期限到了，不打又保不住面子，一打就会导致新的疾病在世界上流行，真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

H 国总统的口袋里就装着细菌武器的遥控发射器，只要多国部队一开枪，他就按细菌



武器的发射按钮。

人类害怕了。

人们诅咒H国总统，形容他是魔鬼。

H国的作家们都写文章赞扬自己的总统，说他只不过表里如一罢了，不像有的总统表面是君子实际是小人，披着维护别人主权的外衣干着侵犯别人主权的勾当。

不管怎么说，因为H国总统手里有细菌武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5天了。

国际社会发了狠心，期限一到，就使用武力把H国从R国赶出来。

上医疗保险的人爆增。

人人为自己的健康担忧。

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抵抗力低。他们加入人类的时间短。他们享受生命的机会少。

战争，你真是不可避免的吗？

第二章

这些天，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都是坦克飞机大炮和荷枪实弹的军人。

鲁西西为人类担忧，她不明白人类为什么把钱花在制造自相残杀的武器上。她觉得人类发明电视不是为了展示坦克大炮的，也不是为像小贩讨价还价似的交换播放敌方总统那充满血腥味儿的电视讲话的。

离最后期限只有5天了。鲁西西不想让新的疾病肆虐人类。

鲁西西决定使用特别邮票给地球上的细菌大王写一封信。她希望细菌大王停止帮助H国总统。

信写好了，鲁西西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上：

地球细菌大王　亲收

特别邮票被鲁西西仔细地贴在信封上。

"你给谁写信呢？"皮皮鲁发现妹妹写信时的表情异常。

鲁西西忙捂住信。

这个动作刺激了皮皮鲁的好奇心，越是不让知道的事他越想知道。

"告诉我。"皮皮鲁使用命令的口气。

"给细菌大王。"鲁西西突然决定不瞒皮皮鲁了。

"细菌大王？"皮皮鲁先是一愣，但马上反



应过来了,"你用特别邮票了?"

鲁西西点点头。

"你想拆H国总统的台?"皮皮鲁智商绝对高。

"我想帮人类。"鲁西西讨厌"拆台"这个词。

"和细菌大王对话,够悬的呀!"皮皮鲁觉得细菌大王和魔王差不多。

鲁西西也挺怵细菌大王。

"想好了再发信。"皮皮鲁提醒妹妹。

沉默了10分钟。

"我想好了,发信。"鲁西西从桌前站起来。

皮皮鲁钦佩妹妹的胆量。

鲁西西将写给细菌大王的信投进了邮筒。

第三章

细菌大王不喜欢人类。

他统率着地球上所有的细菌。

细菌中最有战斗力的是病菌。

细菌大王讨厌人类在地球上摆出的那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他认为人类不知天高地厚唯我独尊,他受不了人类破坏地球本来面目的种

种举动，他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夹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的一层薄薄的东西而已，就像夹心饼干中的那层奶油，实在没什么可以值得目空一切的。

每隔几年，细菌大王就派病菌繁殖出一种新的病毒去骚扰人类，艾滋病就是他的杰作。等人类发明出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后，细菌大王再用新的病毒给人类捣乱。

这一回，细菌大王命令部下配合 H 国总统的细菌武器专家，促成这些专家制造出了新的病毒。

细菌大王正等着看人类的热闹。他知道还有 5 天时间，他的部下将以最新的阵容向人类发起一次足以让人类忙乱 10 年的进攻。

“禀报大王，这里有您的一封信。”一位大臣对细菌大王说。

“我的信？”细菌大王觉得惊讶。

“是人类写来的。”大臣说。

“人类写来的？！人类写给我的信？！”细菌大王从座椅上弹跳起来。

“请大王过目。”大臣将信递给细菌大王。

细菌大王诧异地撕开信封看信。

“一个叫鲁西西的女孩子要求见我！”细菌

大王看完信后对大臣们说。

“她要干什么？”大臣们判断不出这封来自人类的信将给细菌家族带来好运还是恶运。

“不清楚。”细菌大王陷入沉思。

王宫里鸦雀无声。

“我见她。”细菌大王决定了。

这是有史以来细菌同人类的第一次正式会见，大臣们分头去安排程序。

鲁西西给细菌大王发信的当天晚上，电视新闻说 H 国总统已命令细菌部队进入战争准备状态。

人类不寒而栗。

“最好别打。”鲁西西的爸爸说。

“那就让 H 国白白占了 R 国?”皮皮鲁发表意见。

“细菌武器能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妈妈说。她是医生，她知道新病毒的厉害。

“有的科学家研究怎样治愈癌症。有的科学家研究怎样给人类增加新的癌症。人类就是这样自己折腾自己。”爸爸叹了口气。

“人类就是通过自己折腾自己推动历史前进的。”皮皮鲁说。

“谬论。”爸爸嘴上反驳儿子，心里却觉得

皮皮鲁的话有几分道理。

鲁西西看看表和日历，她不知道给细菌大王的信要在路上走几天。

睡觉前，鲁西西习惯喝一杯水。

她觉得今天的水有点儿异样。水的颜色似乎在变化，不是全变，而是局部变化！就是说，有的水在变，有的水不变——在一只杯子里！

渐渐地，水里出现了几个字：

细菌大王决定见你，请喝下这杯水。

鲁西西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水，她迫不及待要见细菌大王。

第四章

鲁西西不得不佩服细菌家族的本事，他们在5分钟之内就解决了鲁西西同细菌大王会见的技术问题——身体悬殊。

现在，鲁西西已经和细菌们一样小了。

细菌世界的景象令鲁西西瞠目结舌。她没想到这个世界比人类世界还要繁荣，细菌们也有汽车和飞机，有工厂，有商店。总之，人类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

“请乘飞机去见我们大王。”专程来接鲁西

西的外交大臣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注意到自己的身边停放着一架喷气式客机。可是没有机场。

鲁西西跟着外交大臣登上飞机。

喷气式客机垂直起飞,不用跑道。

鲁西西知道为什么有不少病人类总是攻不下来了。细菌的智商不比人类低。

“你们细菌家族有多少成员?”鲁西西问外交大臣。

“光是你的小拇指的指甲盖上就有几十亿个细菌。那上边起码还有几千万辆汽车,数千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建筑。”外交大臣说。

鲁西西发愣。

不可思议。

“那我洗手的时候,你们不就倒楣了?”鲁西西问。

“几秒钟内——当然是你们的时间概念——我们的城市就又建成了,新的汽车和飞机也造出来了。你们的1秒钟大概等于我们的100年。”外交大臣说。

鲁西西相信,因为她早就觉得地球上的100年在宇宙中也许就相当于1秒钟。

喷气式客机开始垂直降落。

透过机窗，鲁西西看见下面是王宫。

飞机停稳后，舱门打开了。

鲁西西一出现在机舱门口，就被飞机下边的场面惊呆了：由成千上万的细菌兵组成的仪仗队威风凛凛地列队站立在飞机旁。文武大臣簇拥在披着斗篷的细菌大王身边。

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拜访细菌家族，细菌大王要让人类对他的家族刮目相看。

鲁西西走下舷梯，来到细菌大王面前。

“这是我们大王。”外交大臣给鲁西西介绍。

“大王您好！”鲁西西伸出手。

“你好！”细菌大王说。他不讨厌鲁西西。

大王同鲁西西握手。

军乐队演奏乐曲。

细菌大王计划震震鲁西西，让人类知道知道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的细菌家族不是等闲之辈，然后将鲁西西囚禁起来，终生不得返回人类。

仪仗队列队从大王和鲁西西面前通过。

鲁西西感受到了来自细菌士兵的杀气，她在心里说，人类的确小看了细菌家族。

欢迎仪式结束。



"请。"大王指指王宫，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和细菌大王并肩走向王宫。

等待鲁西西的是终身囚禁。

第五章

在王宫里坐定后，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你觉得我们细菌家族怎么样？"

鲁西西说：

"伟大。"

细菌大王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能够听到来自人类的夸奖，细菌大王心里很痛快。

细菌大王知道"伟大"这个词的份量。

"你真的这么认为？"细菌大王看着鲁西西问。

"真的。"鲁西西点点头，"你们不屈不挠，你们充满了创造性。你们的家园随时有被毁灭的危险（鲁西西想起自己经常洗手），但你们马上又建设新的家园。"

细菌大王的眼睛里出现了泪花。他为自己的家族感到骄傲。

"你恨人类吗？"鲁西西突然问细菌大王。

"恨。"细菌大王点点头。

“为什么？”鲁西西问。

“你们人类不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平等相处。”细菌大王说。

“……”鲁西西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任意奴役其他生命，想杀就杀，想吃就吃，一切以你们为中心。”细菌大王越说越激动。

鲁西西无话可说。她想为人类辩护，但她理屈词穷。

“你们不但欺负别的生命，你们还自相残杀。你们玷污了地球，你们给生命抹黑。”细菌大王仿佛站在地球整个生物界的立场控诉人类。

“所以你就组织病菌向人类进攻？”鲁西西问。

细菌大王点头。

“你刚才说的那些缺点人类的确都有，但人类的成员中也有许多好人，他们正直，有同情心，反对战争。他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人类也像你们一样，经常遭受各种天灾，我们的家园也会被地震、洪水、火灾等灾害毁灭，我们也像你们一样会顽强地重建家园！”鲁西西口若悬河地为人类辩护，她承认人类有弱点和错

误，但她仍然认为人类是伟大的。

细菌大王听呆了。

“抓她吗？”一位大臣小声问大王。

细菌大王摇头。

“你接着说。”细菌大王喜欢听鲁西西说话。他惊叹人类居然有这样善良和聪明的成员。

鲁西西舔舔嘴唇后，继续为人类说话：

“不错，人类最喜欢自相残杀。他们发明出各种屠杀自己的武器，他们想出了各种绝招儿来杀害自己的同类，包括请您的部下去屠杀人类。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已经意识到自相残杀是一种愚昧，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反对战争的行列中。就拿最近H国侵略R国来说吧，H国就遭到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反对……”

细菌大王打断鲁西西的话：

“真的？”

“千真万确。”鲁西西说。

“这次不是自相残杀吗？”细菌大王问。

“不是。”鲁西西摇头。“是反对侵略。”“那也算是人类的自相残杀。”一位大臣进言。

鲁西西无力反驳这句话。她心里清楚，从

现象看，这也算是自相残杀。

“你为什么要见我？”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请您帮助人类。”鲁西西说。

“要我帮人类？帮什么？”细菌大王问。

“帮助人类不再自相残杀。”鲁西西一字一句地说。

“我能制止人类自相残杀？”细菌大王以为鲁西西吃错了药。

“是的。”鲁西西肯定。

“怎么制止？”细菌大王问。

“大王，别上她的当。”一位大臣提醒大王。

第六章

细菌大王冲大臣点点头。

“你说我怎么制止人类自相残杀？”大王继续问鲁西西。

“最近几天人类将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少说也得死十几万人。”鲁西西把 H 国侵占 R 国以及国际社会向 H 国下最后通牒等等都告诉了细菌大王。

细菌大王沉默。

“就因为 H 国总统手里有细菌武器，所以

他才有恃无恐，所以国际社会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下了好几次最后通牒。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如果H国还不从R国撤兵，多国部队真要动手了。如果真打起来，将死伤数十万人。”鲁西西眼眶湿了。

“我怎么制止这场战争？”细菌大王被鲁西西感动了，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的真诚和胆量。

“您命令您的下属不要帮助H国总统。”鲁西西说。

细菌大王想起了自己派去支援H国总统细菌武器的那些病毒部队。

“H国总统还有许多武器，少了细菌武器，他照样打仗。”细菌大王说。

“没有细菌武器，他绝不敢同时和那么多国家的部队打仗。他就是利用人们对细菌武器的惧怕心理才占着R国不离开的。”鲁西西看着细菌大王的眼睛说。

细菌大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觉得自己过去对人类的认识并不全面，人类中有鲁西西这样善良的孩子，可见人类是伟大的。

“你不怕我不让你回到人类中去？”细菌大王换了个话题。

"在细菌家族中当个公民不也挺好吗?"鲁西西爽快地说,"不过,我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该伤心了。"

细菌大王无话可说了,面对如此纯真的生命,他只有一种选择。

"我采纳你的意见,命令我的病毒部队离开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细菌大王宣布。

"细菌大王万岁!"鲁西西喊。

细菌大王听到人类喊他万岁,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还有个要求。"鲁西西趁着细菌大王激动,得寸进尺。

"讲。"细菌大王踌躇满志。

"人类有许多不治之症,例如各种癌症和艾滋病等等,您准有办法治这些病。"鲁西西说。

细菌大王愣了一下,没错,人类的不少病正是他的恶作剧。

"你想说什么?"大王摸不清鲁西西想干什么。

"把能治这些不治之症的细菌部队派到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里去,换回病毒部队。这样,H国总统一使用细菌武器,人类的所有不治之

症都被治愈了。”鲁西西异想天开。

细菌大王被鲁西西超群的智力惊呆了，他决定以后和人类携手作朋友，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传我的命令。”细菌大王高声说。

文武大臣洗耳恭听。

“立即派能治愈食道癌的第7军团、能治愈肝癌的第21军团、能治愈肺癌的第3军团、能治愈乳腺癌的第8军团、能治愈……和能治愈艾滋病的第5军团驻守人类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里，换回现驻扎在那里的病毒部队。”细菌大王发旨。

王宫里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鲁西西哭了。她觉得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可爱的，不管是动物还是微生物还是植物，大家都是一家人，都应该心心相印彼此相爱。能共同栖身在一个星球上，是缘份。

细菌大王的部队的机械化程度极其高，1小时后，换防完毕。H国总统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威慑力量——细菌武器，已变成了负有和平和人道使命的医疗武器。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告辞回人类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人类，避免无谓的伤亡。”鲁

西西不想让人类被枪打死哪怕一个人，她认为所有生命都应该善始善终。

细菌大王舍不得让鲁西西走。

“你以后还会来吗？”细菌大王问鲁西西。

“我来。下星期我就来。”鲁西西说。

“我派人去接你。”细菌大王乐了。

鲁西西让细菌大王给人类写了一封信，她要以此信为证据向人类宣布H国总统手里的细菌武器内部的变化。

垂直喷气客机起飞了，鲁西西在窗口向送行的细菌大王挥手。

第七章

鲁西西回到人间时，是清晨五点半钟。

她跑进客厅打电话。

“是电视台吗？”鲁西西问。

“是。请问有什么事？”

“我有重要新闻要播送。”

“重要新闻？你是谁？请讲详细些。”

“我这儿有一封细菌大王给人类的公开信。”

“细菌大王？什么细菌大王？”

“就是掌管全世界所有细菌的大王呀！”

“……”“生物分成三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细菌大王就是微生物家族中的大王。”

“细菌家族里还有大王？”

“细菌家族还有汽车和飞机呢！”

“……”

“喂！喂！你说话呀！”

“你住哪儿？”

鲁西西把住址告诉电视台。

她放下电话等电视台来接她的车。

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

敲门。

鲁西西开门，门口站着护士和医生。

“是这儿有精神病患者吗？”医生问鲁西西。

这个混蛋电视台！鲁西西在心里骂了一句。

“快送我去电视台！”鲁西西拉着医生往救护车旁跑。

“她就是精神病患者！”护士反应过来，大喊。

鲁西西的爸爸妈妈被吵醒了，等他们穿上衣服时，看到救护车已经开走了。

“往电视台开！”鲁西西对医生说。

“回医院！”医生对司机说。他叹了口气，这么小的年纪就得了精神病，可见商品经济已将人性摧残得不成样子了。

“去电视台！！”鲁西西狂叫。

“去电视台干什么？”医生问鲁西西。

“去宣读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鲁西西挣扎。

医生和护士对看了一眼，没错，百分之百的精神病！

救护车驶进精神病医院的急诊室。

从急诊室里冲出来几位护士，几乎是五花大绑地将鲁西西按到床上。

“放开我！我没病！我要去电视台！”鲁西西使劲喊叫。

“打一针镇静剂。”医生下医嘱。

一位戴大口罩只剩一双美丽的眼睛的护士给鲁西西打了一针镇静剂。

鲁西西睡着了。

院长听说该院收了一位十几岁的病人，特地赶来。

“这么小的精神病患者，好好研究一下。”院长对医生说。

医生拼命点头。

鲁西西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

她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手和脚都被皮带捆着。

“她醒了。”护士用对讲机通知医生。

医生和院长一起来到鲁西西的病床旁。

“你们放我出去！我没病！”鲁西西说。

院长和医生经验丰富，他们清楚，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来不及了！你们现在不放我出去，会死好多人的！你们负不了这个责！”鲁西西挣扎。

“病得不轻。”院长说。

“嗯。”医生同意。

“我要去电视台！我要开记者招待会！”鲁西西嚷嚷。

“你为什么要开记者招待会？”院长问鲁西西。

“我有一封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鲁西西说。

“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院长从嘴里吐出八个字。

鲁西西绝望了。

现在离国际社会给 H 国下的最后通牒期

限只有4天。

第八章

鲁西西住院3天后，院方才同患者家属联系。

“什么？我女儿有精神分裂症？！”鲁西西的爸爸吃了一惊，他正到处找鲁西西呢！

“是的。她是本市年龄最小的精神病患者。”医生遗憾地说。

“这不可能！”爸爸跳起来，“我要见她！”

爸爸来到精神病医院。

鲁西西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她的嗓子已经喊哑了。

“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爸爸根本不信女儿会有精神病。

鲁西西把经过讲给爸爸听。从特别邮票说起，一直讲到细菌大王命令部队换防。

爸爸看看手表，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只有17小时了。

“我想办法通知人类。”爸爸说。

院长和医生愣了。

“遗传。”院长下了结论。

“不能放他走。”医生说。

鲁西西的爸爸听见了医生们的对话。他清楚自己如果不行动也会被捆在床上享受镇静剂。这些还是小事，战争如果爆发可是大事。

爸爸突然一个转身，挥拳打倒了院长和医生。

“反正精神病打人也不犯法。”爸爸嘀咕了一句后，朝医院门口跑去。

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们没有抓住鲁西西的爸爸。他们立即打电话通知市里：有个危险的有攻击力的精神病患者潜入市区。

爸爸坐出租车赶回家中，把情况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一看表，距离开战时间只有 12 小时。

“去医院救鲁西西，然后开记者招待会！”皮皮鲁说。

“他们会把你也当精神病的！”爸爸提醒儿子。

“我有幻影号！”皮皮鲁从兜里掏出小神马。

（关于幻影号的故事，请查阅《郑渊洁童话全集》第 4 卷）。

“我和你去！”爸爸说。

皮皮鲁和爸爸跑到楼下。远处有一辆救护车闪着旋转灯急驶过来，显然是来抓爸爸的。

“幻影号，变！”皮皮鲁大喊一声。

小神马变成了幻影号汽车，停在他们身边。

“快上车！”皮皮鲁拉开车门。

爸爸和皮皮鲁钻进幻影号的驾驶室。

“他在车上！”救护车上的医生喊。

幻影号冲着救护车撞过去。

救护车司机吓坏了，不知所措。

幻影号奇迹般地“穿越”救护车，风驰电掣般朝医院驶去。

医院的铁门紧闭。

皮皮鲁操纵幻影号越过铁门。

“停在鲁西西病房的窗户外边。”爸爸指挥儿子。

幻影号停住了。

爸爸打碎玻璃，从窗户跳进病房。

护士和医生拿着电棒朝爸爸冲过来。

皮皮鲁打开了幻影号上的麻醉武器开关。

一阵扫射。护士和医生昏睡过去。

鲁西西终于解放了，她的胳膊和腿上被皮

带勒出了血印。

“去电视台！”鲁西西喊。

时钟显示现在距离地球开战只有 4 个小时。

第九章

“你们找谁？”电视台门口的警察拦住了鲁西西他们。

“我们有重要新闻要播发！”鲁西西说。

“播新闻？”警察想笑。

“我们找台长。”爸爸有经验。

警察给台长打电话。

“你们进去一个人，台长在办公室等着。”警察说。鲁西西和爸爸、皮皮鲁商量了一下，决定派鲁西西进去，如果一小时后台长不同意播放，就开幻影号闯进去强行播发细菌大王的信。

台长在办公室会见了鲁西西。

鲁西西说明了来意。

台长自始至终都认真听鲁西西讲话。

“我看看细菌大王的信。”台长伸手。

鲁西西把信递给台长。

台长是看《童话大王》长大的，他信这种事。

“我播。”台长对鲁西西说。

“台长万岁！”鲁西西冲上去亲了台长一下。

台长拿起电话听筒：

“我是台长，请通知各部门，10分钟后有重要新闻播放。中止一切节目。再请通知世界各国电视台。立即向国际电讯公司申请，8分钟后本台同时租用所有电视通讯卫星。重要新闻连播三遍。每遍中间插播一分钟广告。每次广告收费1亿美元。听清了吗？请重复一遍。好，执行吧。”

台长放下电话听筒。

鲁西西认定这位台长当总统都绰绰有余。

当鲁西西走进播音室时，距离开战时间只有2小时15分了。

多国部队的坦克已经发动，炮弹装进了炮膛。

H国总统的部队也进入特级战斗准备。

H国总统的秘书跑进指挥部。

“报告总统，1分钟后电视里有重要新闻！”

“看！”H国总统吐出一个字。

秘书打开电视机。

地球上的人类几乎都死盯着电视屏幕，他们希望重要新闻与H国有关。他们不希望打仗。他们怕新的疾病流行。

鲁西西出现在屏幕上。

“开什么玩笑？”H国总统皱眉头。

鲁西西从特别邮票讲起，一直讲到细菌大王已经调换了他的驻扎在H国总统细菌武器里的部队。鲁西西又宣读了细菌大王给人类的信。细菌大王在信中说，他愿意和人类交朋友。

“心理战！不理她！”H国总统认定这是敌方的计谋。

“让专家抽查一下细菌武器怎么样？”秘书建议。

“也好。快点儿！”H国总统点头。

20分钟后，抽查结果送到H国总统的办公桌上。

第十章

H国总统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上。

细菌武器里的病毒果然全都不翼而飞。

“怎么办？”各路将领看着自己的统帅。

H国总统连抽了7支雪茄烟。他清楚，没有细菌武器，他赢不了这场战争。

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还有1小时，H国总统宣布从R国撤军。

多国部队的坦克熄火了，炮弹退出了炮膛，飞机滑回机库。导弹停止倒数计时。

人类松了一口气。

本来将要降临到无数个家庭头上的痛苦烟消云散了。

和平鸽又飞翔在蓝天上。橄榄树又呈现在白云下。

人们不满足于H国从R国撤军，人们纷纷给H国总统打电报打电话，要求他将细菌炸弹投掷到世界各地。人们希望早日在地球上根除癌症和艾滋病，而H国总统的细菌武器有这个能力。

世界各国都通过外交途径和各种途径恳请H国总统出售给他们一颗细菌炸弹。

H国总统应接不暇。他终于知道了制造和平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比制造战争光彩得多的多。制造战争的人不配当总统。不管在国内使用枪还是在国际上使用枪，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都是弱智和低能的表现。

H 国总统决定不出售细菌炸弹。

他要将细菌炸弹送给人类。

H 国总统发言人宣布:H 国订于 3 月 15 日免费往全球同时投掷细菌炸弹。

世界一片欢腾。

癌症和艾滋病的末日是 3 月 15 日。

人们准备了最好的衣服在 3 月 15 日那天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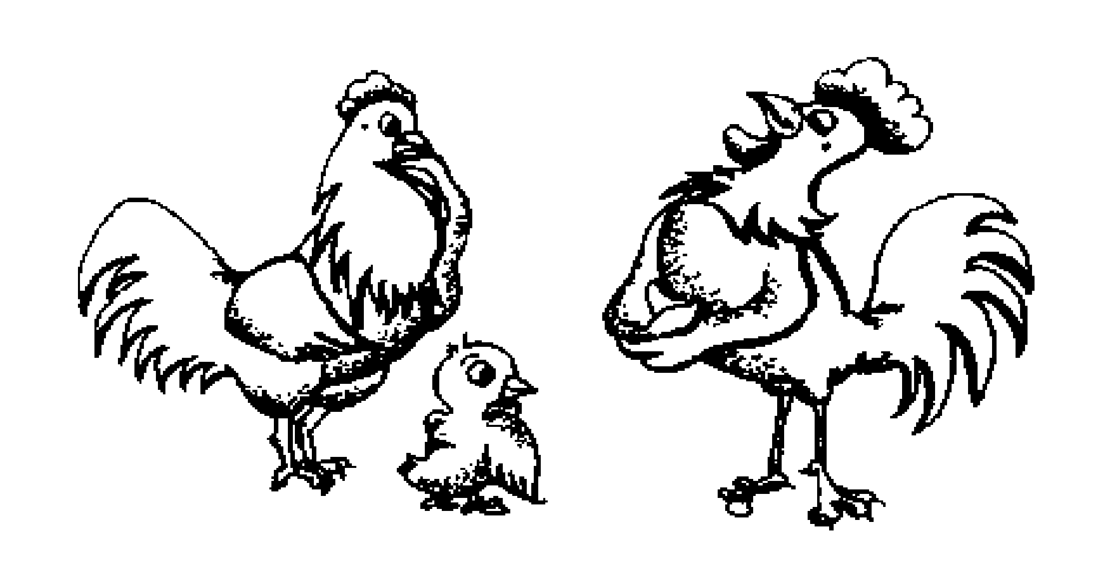
同样是炸弹，可这些炸弹爆炸时，胜过礼花。

但愿不会节外生枝。

但愿 3 月 15 日那天全球同放炸弹礼花。

可人类毕竟是人类。飞行员没按投弹钮之前,谁也不敢打保票。

鸡家族的荣耀



本来，生活在现代化养鸡场的鸡们过着宁静的日子，他们终日只知道吃饭和睡觉，从来不用脑子想事，因此没有烦恼和焦虑，惬意地度过着短暂生命的每一分钟。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每一只鸡都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他们忧郁他们彷徨他们比较他们手足无措。

不久前的一天，养鸡场来了几个装束特别

的人，他们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的衣服有不计其数的兜。他们从鸡舍里挑了两只鸡带走了。

第二天，两只鸡被送回来了。

鸡们感到奇怪，往常被带走的同胞都是一去不复返。

鸡们好奇地围上去。

"他们带你俩干什么去了？"一只鸡问。

两只鸡中脸色红一些的那只神气地说：

"那是导演和摄影师，不是一般人。"

另一只脸色白一些的说：

"知道导演吗？就是指挥拍电影的人。说的那话特有水平。"

鸡们对两位隔日相见的同胞肃然起敬。

"什么叫摄影师？"有鸡问。

红脸不屑一顾地说：

"连摄影师都不知道！摄影师就是摄影师呗，就是扛着拍电视的机器拍电视的人。"

"他们让你俩去干什么？"一只长得挺漂亮的母鸡问。

"当演员呀！"白脸昂起头说。

当演员！

羡慕之声此起彼伏。

"拍电影？"鸡们问。

红脸摇摇头，说：

“比电影可高级，叫广告。”

白脸补充说：

“电影在电视上只放一次。可广告天天放。导演说，广告的收尸（视）率特别高。”

鸡们开始后悔那天导演来挑演员时，他们竟然一个劲儿往后躲，错过了上电视演收尸率极高的广告的机会。

“咱们鸡在他们人类社会可风光啦，”红脸滔滔不绝地向同胞们侃，“就拿我们拍广告的那家大餐厅来说吧，是专门为咱们鸡服务的，那餐厅的地上铺着地毯，房顶上吊着水晶灯，还放着优美的音乐。去吃饭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哪儿像咱们养鸡场的这些工作人员，一个个站没站相走没走相。”

白脸不甘寂寞，打断同行的话：

“那餐厅专卖咱们鸡，是外国老板创办的，全世界都有他们的分店，气派极了。到那儿去的鸡都有一个好名字，叫……叫什么来着？”

“叫肯德鸡！”红脸说。

“对，听听，肯德鸡！多神气的名字！”白脸一脸的憧憬。

“咱们将来都能当肯德鸡吗？”一只鸡问。

“那可不一定。”红脸的脸色发白了,“肯德鸡餐厅旁边就有一家中华田园鸡餐厅,你们听听这名字,中华田园鸡,土得掉渣儿!在世界上无名,很少有人知道。没身份的人才去吃那田园鸡。”

鸡们惶惶然了。他们活到今天才知道自己居然有两种前途,他们的祖先竟然世世代代稀里糊涂地枉活一世,从来不为自己过世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而思索而奋斗。鸡们于是庆幸鸡家族到了他们这一代终于醒悟了,他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要当肯德鸡,不当中华田园鸡。他们要供有身份的人享用,不为没身份的人服务。他们要同有地位的人融为一体,不同没地位的人同流合污。

“怎样才能当肯德鸡呢?”

“肯德鸡需要什么样的鸡?”

鸡们迫不及待的问红脸和白脸。

“听说肯德鸡喜欢腿粗的鸡,而中华田园鸡喜欢翅膀大的鸡。”红脸把信息无私地传给同胞。

每只鸡都低头检查自己的大腿和翅膀,然后和别的鸡比较。

有喜有悲。

“据说喝水长腿，吃饭长翅膀。”白脸是有使命感的鸡，他希望整个鸡家族都当肯德鸡。

于是，整个养鸡场的鸡们统统开始大量喝水，不吃饭。他们为当肯德鸡而奋斗，他们害怕当中华田园鸡。

养鸡场的经理得到工作人员的汇报，说是全场所有的鸡都拼命喝水，同时粒米不进。

明显的狂犬病症状。

经理给兽医站打电话。

兽医给鸡们体检后对经理说：

“没有任何病。”

经理听了这话比当初听到鸡们光喝水不吃饭还吃惊。

“可能是这儿的问题。”兽医指指自己的头。

“大脑炎？”经理问。

兽医摇头。

“神经病？”经理又猜。

兽医仍然摇头。

“艾滋病？”经理想象力不低。

“是不是它们有什么想法？”兽医说。

经理以为兽医发烧说胡话，他伸手不礼貌地摸摸兽医的前额。

“我看你的养鸡场的鸡的眼神和别的养鸡场的鸡的眼神不一样。”兽医谈自己的发现。

“鸡的眼神不一样？！”经理两眼发直。

“你这儿的鸡的眼神挺忧郁，还透着深沉。不像别处的鸡的眼神简单而天真。”兽医一本正经地说。

经理举起手，伸出三个手指头，问兽医：

“这是几？”

“三。”兽医答道。

判断力没出毛病呀！经理望着兽医发呆。

“最近贵养鸡场出过什么事吗？”兽医问。

“嗯……没有。”经理想了想，说。

“能把工作日记给我看看吗？”兽医请求。

“可以。”经理从抽屉里取出工作日记，递给兽医。

兽医翻阅。

导演和摄影师的光临引起了兽医的注意。

“导演来干什么？”兽医问。

“来挑几只鸡，给肯德基快餐拍广告。”经理说，他不明白这同鸡光喝不吃有什么关系。

“拿走的鸡又送回来了吗？”

“好像送回来了。”

兽医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该兽医不是等闲

之辈，他正在着手研究创建一门新学科：动物心理学。

“可以让我带走两只鸡吗？”兽医问。

“当然。能问问干什么用吗？”

“做个试验。”

兽医从鸡舍里挑走两只鸡。这回鸡们接受了教训，都争先恐后让他挑。

兽医把两只鸡带回实验室。

兽医故意当着两只鸡打电话。

“你问怎么才能当肯德鸡吗？办法很简单，只要多吃饭，使体重每天增加半斤，就一定能当上肯德鸡。”兽医对着话筒说。

两只鸡回到养鸡场后，把这一信息迅速而准确地传播给同胞们。

“他可是养鸡的权威，出过书呢！”其中一只鸡强调说。

鸡们信了。他们停止光喝水不吃饭，开始了竞赛式的进食，以急取达到每天体重净增半斤的指标。

养鸡场经理乐了，虽然他不明白为什么兽医拿走两只鸡又送回来就治好了鸡们的病，但他由衷地感谢兽医，感谢兽医把他从破产倒闭的边缘挽救回来。



鸡们在短短三天之内就使自己的体重达到了本来需要六天才能达到的可以出售的水平。

兽医又通过两只鸡告诉鸡们，他们全部当选肯德鸡！

鸡舍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鸡们尝到了有追求有理想的甜头。鸡们替自己的祖先难过，鸡们为自己感到庆幸。同样是活一生，感觉就是不一样。

鸡们终于盼到了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刻。他们在分手时互赠格言，字里行间渗透着喜悦和欢愉，还有对生命的正确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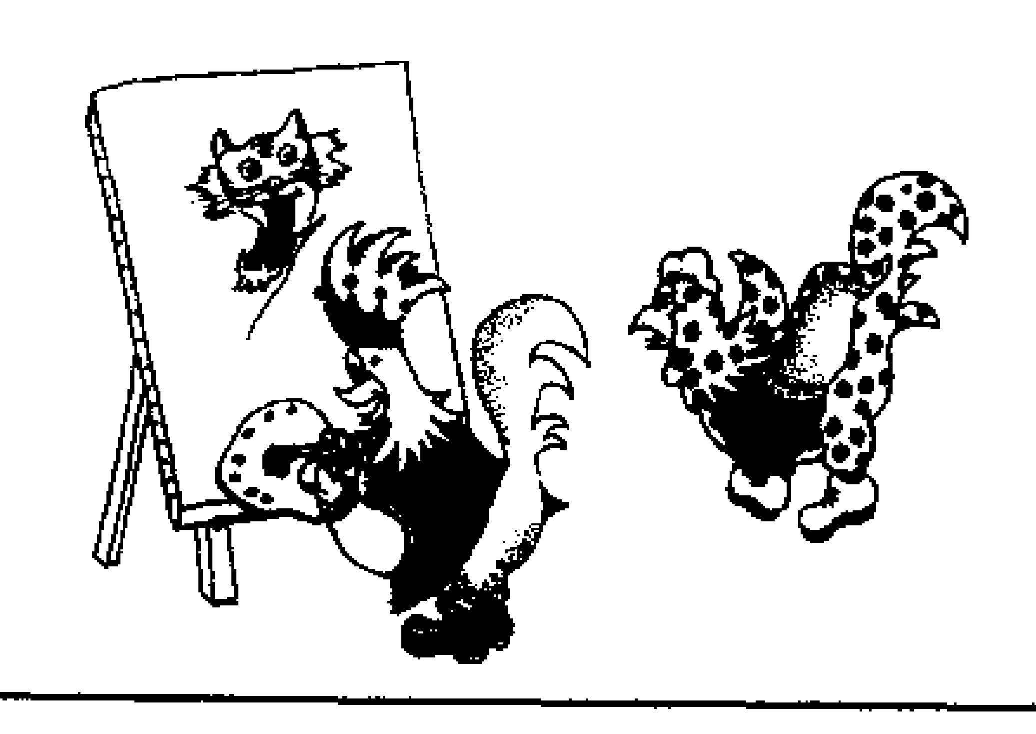
其实，收购他们的恰恰是中华田园鸡餐厅。

不过它们到死都认为自己当上了肯德鸡。

它们是幸福的。不是吗？

可怜它们的人才是不幸的。

鸡王画虎



一

鸡王爱画画。

他初学乍练时画的是花草树木，待画技日趋成熟后，有幕僚建议鸡王改画活物。

掌管文化的大臣说："世间有名的画家大都画活物，像马啦，牛啦，驴啦……"

鸡王点点头，说："有道理。"

鸡王领导的鸡家族在动物界属于第六世界，基本上哪个家族都可以欺负它两下。鸡王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当大王的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家族强大起来，就犯了渎职罪，应该坐牢。鸡王想用画来刺激鸡民的士气。花草鱼虫太和平，消磨斗志。

鸡王决定画虎。

鸡王认为振兴鸡家族首先应该振奋鸡民的精神，给鸡民增加点儿虎气。

鸡画虎是需要胆量的，首先面临一个请模特儿的问题。鸡王见过老虎，但他不敢多看，那是在十二生肖大王会议上。鸡王怕虎王。

"请个老虎模特儿来让鸡王练习画虎？"

大臣们一听这建议头皮直发麻。

文化大臣点子多，建议道："我去弄一幅老虎的画，大王先临摹，等画熟练了，再画模特儿。"

鸡王点头。

次日，文化大臣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卷画。

侍从备好笔墨。

文化大臣打开画卷，挂在墙上。

鸡王抬头一看，两腿不禁发抖。

一只斑斓猛虎凶狠地盯着鸡王，血盆大口仿佛要吞了鸡王。

鸡王拿了三次笔才握住。

大臣们也瑟瑟发抖，不敢多看画上的猛虎。

鸡王毕竟是大王，身上还有点儿王气，他运了运气，终于让手中的笔落在纸上。

那笔仿佛不听鸡王的指挥，它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纸上恣意乱涂。

这是一次搏斗和较量。

鸡王的祖母是让老虎吃了的。

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鸡民落入虎口。

鸡王不愿意给这个世界增加一只新虎——尽管是假虎。但为了鸡家族的振兴，他必须画好老虎。

豆大的汗珠挂在鸡王脸上，他手中的画笔像水泥柱一样沉重。凭着毅力和王气，鸡王终于画完了老虎的身体。

鸡王不敢画老虎的眼睛和嘴。他希望天下的老虎都没有眼睛和嘴。

文化大臣说："其实老虎如果这样挺好。"

国防大臣说："嗯，是不错。"

财政大臣说："我也喜欢这样的老虎。"

鸡王拿不定主意先画虎眼还是先画虎嘴。他不会自欺欺人画一只无嘴无眼的老虎。

“先画嘴。有嘴无眼,嘴也没用。这样保险系数大。”国防大臣献计。

“还是先画眼睛保险。老虎就是眼睛凶。咱们可以先适应一下,反正他眼睛再凶没有嘴也白搭。”文化大臣有不同意见。

鸡王决定先画老虎的眼睛。他颤抖着笔在老虎脸上画了两个眼圈。鸡王不敢让老虎盯着自己,他让老虎的眼睛盯着右边。

站在右边的大臣迅速移动到左边。

鸡王尽量赋予老虎以和蔼的眼神。可不知怎么搞的,不管多和蔼的眼睛安在老虎脸上都变凶了。

现在鸡王要画老虎身上最关键也是最恐怖的地方——嘴,大臣们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

洞察一切的鸡王发现了寨僚们的企图,他命令卫兵用铁链子把大臣们都拴在一起。

大臣们绝望地盯着鸡王手中的笔和纸上的老虎。

鸡王给老虎添上了嘴。

鸡王和大臣们共同承受住了这严峻的考

验。

“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就是，有嘴的老虎和没嘴的老虎对咱们都一样。”

大臣们一边擦汗一边议论。

鸡王画了第一只虎。尽管画技还不成熟，但他毕竟是鸡家族历史上第一只敢于画老虎的鸡，也是第一个想把虎气引入鸡家族的有胆识的大王。

从此，鸡王开始天天练习画虎。他越画胆越大。越画对老虎越习以为常。

文化大臣对鸡王说：“依大臣之见，大王身上已经有了虎气。”

国防大臣说：“大王自从画虎以来，威风凛凛，好不神气。”

鸡王洋洋得意，他要让整个鸡家族都像他这样。

二

为了使自己画的虎更逼真更有艺术性，鸡王决定去人类的美术学院进修画虎的技术。

鸡王以1000斤鸡蛋做为学费，换取了美术

学院的进修资格。

吃足了鸡蛋的美院教授教鸡王十分卖力，鸡王也勤奋无比，一天除了睡觉几乎都在作画，他的画技日新月异，频频博得教授的赞誉。

鸡王画的一幅虎被学院推荐参加全球画展，竟然一举夺魁，获得金牌奖。

鸡王载誉而归，大臣们举行宴会为鸡王接风。

宴会厅正中悬挂着鸡王的获奖作品《猛虎出山》，画中的老虎张着血盆大口从山崖上跃下，好像要吞了大厅里的鸡们。

大臣们现在面对猛虎已经全然不惧，他们碰杯，他们挑最肉麻的语言奉承鸡王的画，他们还当着猛虎的面调侃老虎，他们确实感到鸡王的英明，鸡家族的上层现在的确有了虎气。

鸡王微醉，他宣布："从明天起，每个鸡家庭都要张贴虎画。母鸡下蛋时要看着虎画，小鸡从一出生起就要看老虎。"

大臣们三呼万岁，他们认定鸡家族受其它动物家族欺侮的历史即将结束，他们庆幸自己摊上了这么一位有虎气的鸡王。

第二天，鸡王画的虎被发到每个鸡家庭。鸡民刚刚看到虎画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他们

不敢吃饭不敢睡觉不敢下蛋，他们弄不清他们的大王想干什么，他们还没见过以吓唬百姓为乐事的大王。

时间一长，鸡民就习惯了，他们不再怕老虎，有的还敢摸画上的老虎的胡子。

母鸡们被命令下蛋时必须看着老虎下。她们看着老虎下的蛋又大又重，蛋内蕴含着虎气。

小鸡们一出生就看老虎，他们长大后同前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怕，眼睛里透着藐视一切的目光，连走路的姿式都像老虎。

有一只母鸡生了一个虎蛋，此事立即被禀报到鸡王那里。

教育大臣手捧虎蛋向鸡王禀报："禀报大王，今晨一母鸡生下这个虎蛋！"

鸡王大喜，他接过虎蛋，只见虎蛋的蛋壳和老虎身上的颜色一样，呈斑斓条纹状。

鸡王说："传下虎蛋的母鸡。"

母鸡叩见鸡王。

鸡王问："你是怎么下的这个虎蛋？"

母鸡说："我平日时刻看着老虎，不管是吃饭还是干别的，下蛋时更要目不转睛，结果就

下了这么个虎蛋。”

鸡王点点头，说：“嗯，你的经验很好，我要立刻在所有的母鸡中推广。”

大臣们操办去了。

鸡王相信虎蛋能改变鸡家族的历史，新一代鸡民将所向无敌。

这只虎蛋的孵化成为鸡家族的一件大事，鸡王每天询问虎蛋的情况。

经过21天的精心照料，虎蛋终于变成了一只虎鸡。

虎鸡的身上和老虎的颜色一样，眼睛也充满了虎气，嘴的两旁长着几根咄咄逼人的虎须。他张嘴发出的居然是虎啸。

鸡王心花怒放，他没想到这么快就改变了鸡家族的素质。他降旨今后只允许用虎蛋孵小鸡。

三

新一代虎鸡出生了，他们虎气十足，对鸡家族在动物界的地位充满信心，他们是鸡家族的希望。

这天，大臣向鸡王禀报，说鸭家族的几名

鸭民同鸡民为争夺一斤大米发生争执。

在往常，鸡王是通过同鸭王谈判解决此类争端的。可如今不同了，鸡王不愿意再同鸭王坐在谈判桌旁，就像一切有实力的大王不喜欢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样。

鸡王下令："武力解决！"

虎气十足的鸡民们打败了鸭民，凯旋而归。

鸡王为鸡家族的胜利庆功。

鸭王向鸡王抗议，鸡王置之不理。鸭王只好咽下这口气。

鸡家族和鸭家族几千年友好相处的历史宣告结束。

鸡王继续画虎。

鸡家族的虎气越来越足。

过去，鸡们同其它动物家族交往时都是小心翼翼，逆来顺受。如今不同了，他们开始趾高气扬地同其它动物家族打交道。

鸡民们为自己家族的崛起感到无比振奋。他们感谢鸡王，感谢鸡王画虎。

这天晚上，国防大臣跑进王宫向正在作画的鸡王禀报：

"几只狼向鸡民寻衅。"

鸡王一边漫不经心地往虎头上添了两颗虎牙一边说：

“还击！”

国防大臣领旨出宫。

上百只虎鸡围住了那几只狼。

狼们感到好笑，尽管这些鸡身着虎装口出虎言，但他们毕竟不是虎而是鸡呀！

包围圈在缩小。

狼们消灭了几只冲在前边的虎鸡。

虎气十足的鸡们前赴后继，争当民族英雄。

转眼之间，鸡们统统倒在血泊之中，成为受人尊敬的烈士。

狼王听了部下的汇报，大怒，决定率领狼家族出击鸡家族，给鸡王点儿颜色看。

兵临城下。

鸡王面无惧色，号召鸡民为维护鸡家族的荣誉流尽最后一滴血，还说狼不是虎的对手。

虎气十足的鸡民嗷嗷叫着争先恐后地要去同狼搏斗，那场面那气氛令每一个鸡民终生难忘。

鸡王发出了出击的命令。

伴随着虎啸，鸡民冲向狼群。

那虎啸确实曾一度令狼们胆怯，但当狼们判明虎啸是出自鸡嘴而不是虎嘴时，他们不怕了。

狼们举行了一次百鸡宴。

鸡们虽然有了虎气，但他们没有虎的力量，因此全军覆没。

鸡王得知这一噩耗时正在画一只大虎，他不相信鸡家族完蛋了。

文化大臣上气不接下气："狼兵已经到王宫门口了，请大王快走。"

鸡王趴在窗口往外一看，傻眼了。狼兵已经冲进王宫。

本来鸡家族生活得挺好，鸡王喜欢画虎，断送了鸡家族。

狼兵们对鸡王挺客气，他们奉狼王旨意，要抓活的鸡王。狼王想让鸡王给他画虎，他听说鸡王画的虎比真虎还值钱。

不知狼家族有了虎气是凶是吉。



虔诚的鸡博士



整个鸡家族就他认字，大家叫他鸡博士。

看书看报是鸡博士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鸡博士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能一天不看书报。

鸡博士曾在一座垃圾堆里找到一页残书，上面有一句名言“书是人类的朋友”。鸡博士认定人类在地球上比鸡类生活得好就因为人类爱看书。鸡博士将那句名言更改了一个字贴在

自己的窝里——书是鸡类的朋友。

书使鸡博士知道了许多事情，尽管他的书报的唯一来源是垃圾堆。鸡博士知道踢足球踢得最好的叫马拉多纳（他曾经遗憾那球星如果叫鸡拉多纳就好了）。知道有座柏林墙最近被拆了，还有人冒傻气花钱买那墙上的破砖头。鸡博士还知道艾滋病知道亚运会知道通货膨胀中程导弹伊朗地震美国总统养的狗的爱称……

鸡博士最爱书最怕黄鼠狼。

听爸爸说，鸡博士的爷爷就是被黄鼠狼吃掉的。鸡博士童年时睡觉经常做恶梦，梦见自己被黄鼠狼或清蒸或红烧或糖醋后端上餐桌还有一次他梦见自己被端上饭桌是为了庆祝黄鼠狼的生日，鸡博士躺在盘子里对黄鼠狼说求你别吃我，黄鼠狼说不吃你我怎么过生日，你看我还请了这么多客人，我如果大赦你，我的客人也不干呀，等等。

鸡博士对黄鼠狼是又恨又怕，他曾遐想假如世界上没有黄鼠狼该多好，他每天晚上睡觉前就不用翻过来倒过去地检查门窗了。

其实鸡博士一次也没碰上过黄鼠狼，越没见过越觉得恐怖。

这天下午，鸡博士睡完午觉后决定去他的图书馆——垃圾堆找本书看看。

这是一个有着美好阳光的下午，天挺蓝，云朵的形状也让人感到满意。鸡博士心情愉快地来到图书馆。

有几只鸡在那里觅食。

“您好，鸡博士！”鸡们每每见到鸡博士都肃然起敬。他们吃饱了肚子后喜欢听他神侃书上的事儿。

“你们好。”鸡博士骄矜地冲同胞点点头，他可怜这些只知道吃不知道看书的同胞，他奇怪他们每天守着这座知识的宝库居然只用它填肚子。

“鸡博士，这儿有一本书。”一只小母鸡向鸡博士献殷勤。

这座垃圾堆的书的产权都归鸡博士所有。鸡博士天经地义地接过小母鸡递给他的书。

书的第一页就吸引了鸡博士。鸡博士信奉每本书每张纸上的每一个字，他认定变成铅字的每个字都是真理，都必须坚信不疑。

鸡们羡慕地看着他们这位识字的同胞，他们期待他看到有意思的事讲给他们听。

鸡博士的眼睛越瞪越大。

表情也越来越惊讶。

“上边写了什么？”小母鸡耐不住了，问鸡博士。

“冤枉啊！”鸡博士冒出这么一句。

“冤枉？谁冤枉？”大家问。

“黄鼠狼冤枉！”鸡博士说。

鸡们以为这位认字的同胞中了邪。

“黄鼠狼是咱们的敌人，怎么冤枉呢？”一只有一把年纪的老鸡问。

鸡博士指着书说：“书上说，黄鼠狼偷鸡是冤案，其实黄鼠狼并不爱吃鸡，只是饿极了才偶尔为之，那些诸如‘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是强加在黄鼠狼身上的不实之词。”

老鸡提醒鸡博士：“你爷爷就是被黄鼠狼吃了的。”

鸡博士说：“可能是偶尔的，再说我也没看见。您亲眼看见了吗？”

老鸡摇摇头。

鸡博士信书上的每一个字。

他陷入了沉思。

“你怎么了？”小母鸡关心鸡博士。

“咱们冤枉了黄鼠狼这么多年，应该给人家平反。”鸡博士说。

鸡们吓了一跳。尽管书上说黄鼠狼不喜欢吃鸡，可他们还是怕黄鼠狼。

“你准备怎么做？”老鸡问鸡博士。

“我去找黄鼠狼，代表鸡家族向他们道歉。”鸡博士表情庄严地说。

鸡们佩服这位有使命感的同胞。

“书上说的不一定全对吧？”老鸡有点儿不放心，“再说人会撒谎，书是人写的，书当然也会撒谎。”

鸡博士可怜地看看老鸡，他为同胞的无知感到羞愧，他竟然怀疑书上说的话。

“我明天就去找黄鼠狼。”鸡博士宣布。

“我和你一起去。”小母鸡对鸡博士崇拜死了，她认为自己如果能和鸡博士这样有学问有胆魄的民族英雄一起去找黄鼠狼，真是再浪漫不过了。

鸡博士同意了。

第二天，鸡博士和小母鸡出发了，他们四处打听黄鼠狼的住处。

黄鼠狼行动诡秘，他们的住处是绝密的。

当黄鼠狼们听说有两只鸡满世界找他们时，吓了一跳。

黄鼠狼们为此还专门召开了紧急会议，布

置防范措施。他们分析这是一个圈套。

功夫不负有心人。鸡博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打听到一只黄鼠狼的住所。

听到敲门声，黄鼠狼开门。

见是两只鸡，他吓了一跳。他接到过同胞的警告。

鸡博士向黄鼠狼说明了来意，请他代表黄鼠狼家族接受鸡家族的道歉。

黄鼠狼松了口气。他想不通上帝怎么会造出这样的鸡来。

黄鼠狼客气地请鸡博士和小母鸡落座。然后他锁上了房门。

鸡博士和小母鸡再也没有离开那座房子。

晚餐时，他俩在餐桌上陪黄鼠狼进餐。鸡博士的待遇是糖醋，小母鸡的待遇是清炖。

两个盘子挨着，四目相对。鸡博士在盘子里对小母鸡说，这是一只化装成黄鼠狼的狼，不要怨书。

小母鸡笑了，她为自己能和鸡博士合葬一腹感到幸运。还说她下辈子也要识文断字。

黄鼠狼边欣赏鸡博士和小母鸡的临终赠言边大吃特吃。

他决定晚餐后着手写一本书，动员全世界

的鸡登门拜访黄鼠狼。过去他不知道书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今天他信了。大脑和肚子一起信了。

地球上还剩一个鸡蛋



一

整个鸡家族都不甘心自己在地球上的地位——任人宰割,供人食用。

从100年前起，鸡家族的有识之士就试图摆脱鸡家族的困境。但每次行动都以鸡的失败告终。人类大获全胜，还不断完善着吃鸡的艺

术：现代化养鸡场、填鸡、肯德鸡、扒鸡、烧鸡……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这还不算，鸡被人类吃得最多，可人类却发明出“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成语嫁祸于黄鼠狼，鸡们确实咽不下这口气。

鸡王决定在本世纪末之前扭转鸡家族的处境，他召集幕僚想办法。

“要想让人类放弃吃鸡很难。”一位幕僚说。他曾经用10斤鸡蛋收买了人类中一位写东西的人，让他在报上写文章说，吃鸡容易患癌症。人类照吃不误。

“依我看，人吃咱们并不是因为恨咱们，而是说明他们离不开咱们。”另一位年纪大一些的幕僚说，他曾经发明过鸡瘟，但被人类用药物治住了。

“有道理。”鸡王点头。示意这位幕僚继续往下说。

“大王下一道圣旨，命令所有母鸡停止下蛋。保准人类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对待咱们了。”幕僚建议。

“停止下蛋？”鸡王吃了一惊，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举动。

“没有鸡蛋，就不会再有新的鸡出生，光这

一点，就够人类伤脑筋的。”幕僚说。

鸡王点点头。

5分钟后，鸡王向整个鸡家族下达了圣旨：停止下蛋。

二

当人类发现全世界所有的母鸡都不下蛋了时，地球上只剩下一个鸡蛋了。

人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地球上的鸡将吃一只少一只，最终灭绝。人们将不再有鸡肉吃，不再有鸡蛋吃。

科学家们想尽一切方法动员母鸡们恢复下蛋，什么音乐刺激法啦，红外线紫外线这线那线照射啦，遗憾的是母鸡们不为所动，不管科学家们想出什么绝活儿，她们就是不下蛋。

人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制定了一部关于保护珍贵动物——鸡的法律。鸡终于改变了卑微的地位，加入珍贵动物的行列。

人们以拥有一只鸡为荣，狗和猫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公园里时常见到牵着鸡散步的达官贵人。一只鸡的售价已高达上千美元。

科学家们研制的延长鸡的寿命的药物刚一问世就被抢购一空。有几个国家的国旗上出现了鸡的图案。这一切都因为母鸡不下蛋了。

经营炸鸡的快餐店统统倒闭，老板不是跳楼就是离婚。

地球上唯一的的那个鸡蛋更是价值连城，光是守护它的军队就有两个旅之多。这个鸡蛋的妈妈是最后一个听到鸡王的圣旨的，当时她正在下蛋，想把这个蛋退回到肚子里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她成了地球上唯一的鸡蛋的母亲。

她因此身价百倍，人们将延续鸡的生命的期望寄托在她身上，人们把最好的食物给她吃，为她建造了超豪华住宅，还让她上报纸上电视上电影。

鸡王的臣民们不再被人类杀戮，不再供人类食用，人类视他们为珍宝。鸡王满意了。

三

那个唯一的鸡蛋的母亲的显赫地位渐渐引起了鸡家族成员的注意，他们羡慕她嫉妒她。同样是鸡，为什么她住的房子比同类的好？为什么她的食谱比同类的高级？为什么她

能上电视还享有鸡皇后的称号？就因为她生了地球上最后一个鸡蛋！

没人甘心比同类活得差。

于是，在一个上午，一只母鸡违抗鸡王的圣旨，她公然下了一个蛋。

这只母鸡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她的待遇立即超过了那只“鸡皇后”。

鸡家族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第三个鸡蛋出生了。

第四个鸡蛋问世了。

第五个鸡蛋降临了。

第六个鸡蛋诞辰了。

鸡王感到大事不妙，他连降圣旨制止母鸡们下蛋，但他已经控制不了他的臣民了。

所有的母鸡都想当鸡皇后，所有的母鸡都想比别的鸡活得好，她们特玩命地下蛋。

当鸡蛋的数量多到派不过来军队保护时，人类醒悟到鸡不会灭绝了。人们嘴里出现了口水，他们仿佛又闻到炸鸡的香味了。

保护鸡的法律取消了。

鸡又重新出现在餐桌上。

没人牵着鸡逛公园了。

鸡王想再发一道不下蛋的圣旨，幕僚进谏

劝住了他。幕僚告诉鸡王，人类已经有了对付鸡不下蛋的办法：他们留出一个鸡蛋，只要鸡们再不下蛋，他们就拼命抬举这个鸡蛋和它的妈妈。

鸡家族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鸡王哀叹。

梧桐树



一

母鸡在草丛中觅食时，捡到了一个蛇蛋。

这是一只不会下蛋的母鸡。越是不会下蛋，她越想当妈妈。

母鸡见到蛇蛋如获至宝，将蛇蛋带回家中。

母鸡的家在一棵梧桐树下。

母鸡不知道这个蛇蛋里的生命是否还与这个世界有缘，她抱着一丝希望开始孵蛋，她不放弃任何能使她当妈妈的机会。

母鸡用体温和心血感化蛇蛋。几天以后，她隐约感觉到了蛇蛋里有生命存在。

她不知道自己孵化的是一只蛇蛋。她只知道身体下边的这个东西能使她获得当母亲的权利。

梧桐树的叶子是绿色的。绿是生命的颜色。

终于，母鸡感受到蛇蛋在蠕动。欣喜从天而降。母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她向往已久的世界。

小蛇从蛋里破壳而出，他惊讶地注视着这个陌生的天地，感激地望着身边这位带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母亲。

母鸡过去怕蛇，怕得很。

可她现在面对小蛇，没有一点儿恐惧。他是她的孩子。

是他使她成为母亲的，她感激他。

母鸡忙碌起来，寻找小蛇爱吃的食物喂他。晚上给他挡风，白天和他嬉戏。

母鸡尝到了当妈妈的喜悦与满足，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的确，没有施爱对象的生命是不幸的生命。

小蛇在母鸡的关照下一天天长大。

梧桐树。

二

小蛇和妈妈形影不离。小蛇是母鸡生命的全部。

居住在附近的母鸡们本来将小蛇的妈妈作为她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她们讥讽她不会下蛋，现在她们见她给一条蛇当妈妈，她们认定这是对鸡家族的亵渎，她们视她为异类。

一只被推选出当代表的黑母鸡来到梧桐树下，她趾高气昂地对蛇妈妈说：

“要么你放弃你的蛇儿子，要么你带着他离开这里。我们不能容忍一只母鸡给蛇当妈妈。”

“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影响你们的生活呀！”蛇妈妈说。

“供你选择的时间只有 3 个小时。”黑母鸡转身走了。

母鸡进行痛苦的选择。

她从出生开始就住在梧桐树下，她不能离开这棵大树。蛇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一切，她不能没有他。

“妈妈，这是为什么？”已经长成大蛇的儿子问母亲。

母亲摇摇头。她不知道。灾难如果来自异类她还可以理解，可偏偏来自同类。

蛇儿子早已注意到自己的形体与母亲的形体大相径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与妈妈的感情。形体是外在的，感情是内在的。内在的东西才是本质。生命追求本质。蛇从小接受到母鸡的爱，他要用同样的爱回报母鸡。

母鸡决定不离开梧桐树，也不离开蛇儿子。这两样东西构成了她的世界。

3个小时过去了。

被激怒的母鸡们请来了四只膀大腰圆的公鸡，她们决定用武力驱逐这位不循规蹈矩的同类。

四只身材高大的公鸡包围了母鸡的家。

梧桐树。

三

母鸡恐惧地看着渐渐逼近的公鸡们。她从他们的眼睛中看到了仇恨和嘲笑。

母鸡本能地用身体护住儿子。

蛇由于一直同鸡生活在一起，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他也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面。

一只公鸡低下头，脖子上的毛竖了起来，他的身体俯伏在地面上朝母鸡冲过来，像一架低空飞行的轰炸机。

蛇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一股无名的力量在升腾，他不能目睹自己的母亲受人欺侮，他从母亲身下钻出来，迎头拦住了那只公鸡。

蛇挡在公鸡的面前。蛇的前半截身体采取直立姿势，他的脖子变成了宽扁形状态，红红的舌头伸出嘴外。

公鸡胆怯了，他怕蛇。

自尊心使他与蛇对峙了一分钟后，他的腿终于不听大脑指挥了，撒腿往回跑。

另外三只勇士也夺路而逃。

母鸡明白自己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了，

她终于享受到受到儿子保护的母亲所特有的那种满足与慰藉。

母鸡们束手无策了，她们不具备驱逐蛇妈妈的实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上帝的幽默。残酷的幽默。

母鸡和蛇儿子继续生活在一起，充分享受为人母为人子的乐趣。

梧桐树。

四

这天，母鸡和蛇外出觅食。他们来到一片草丛中。

阳光透过草叶射到地面上，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景象。鸟在树上唱歌，云在天上飘动。大地一片祥和。

祥和背后总有危机。

一条凶狠的母蛇将母鸡定为她的攻击目标。母蛇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

母鸡一步步靠近潜伏在草丛中的母蛇。

母蛇突然在母鸡面前直立起上半身，她准备先吓瘫母鸡。

母鸡惊叫。

闻声赶来的蛇儿子看见一条蛇在攻击他的妈妈，他奋起同蛇博斗。

母蛇在博斗方面比他经验丰富多了。母蛇无意与同类打斗，她看准了机会，一口咬住了母鸡的喉咙。

母鸡倒在血泊中，她目睹了儿子为她做的一切，她心满意足地死了。死得真享受。

蛇儿子疯狂了，他不顾一切地扑向母蛇。

母蛇准备自卫。

两条蛇高举着自己的半截身体在空中愣住了。

血缘。

她认出了他是她的儿子。

他认出了她是他的妈妈。

血缘使他们抱在一起。

“孩子，你吃吧！”母蛇还以为儿子是在同她争夺食物，她指指血泊中的母鸡对儿子说。

“她是我妈妈！是她把我抚养大的……”蛇儿子泣不成声。

母蛇呆若木鸡。她头一次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蛇毒能毒死世界上所有生命。

望着闭眼安祥地躺在地上的母鸡，母蛇想咬太阳。

“我要孵一个鸡蛋！”母蛇说，一股神圣的感情从母蛇心底油然升起。

蛇劝阻妈妈。

母蛇决心已定。她一定要抚养一位鸡孩子，报答母鸡的育子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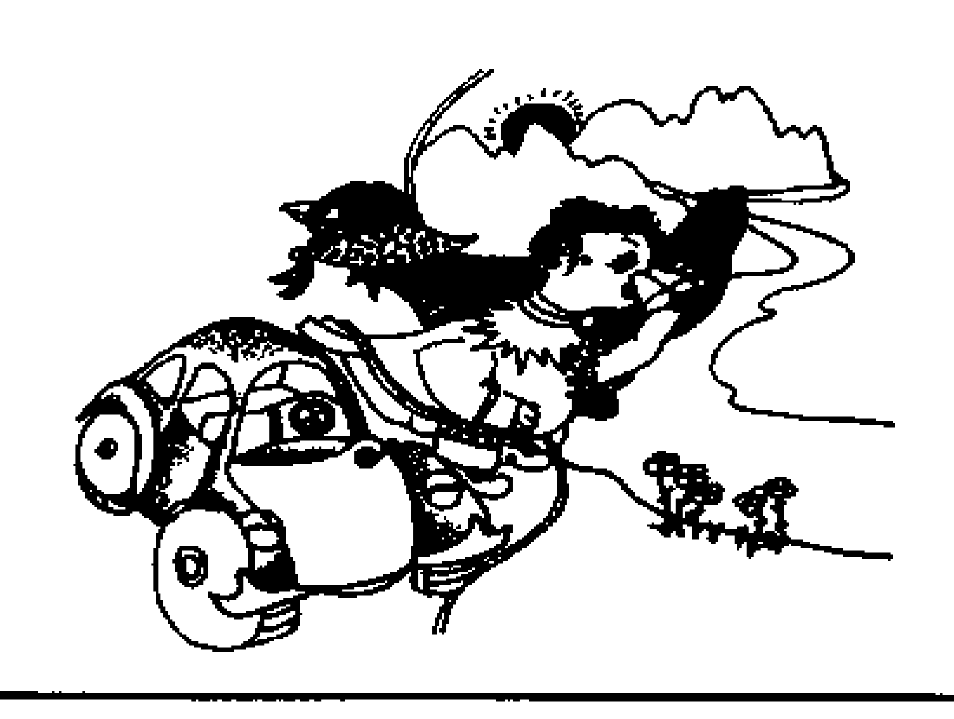
母蛇弄到了一个鸡蛋。

蛇明白妈妈是想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否则她今生今世无法安宁。

趁母蛇孵蛋的时候，蛇悄悄离开了妈妈。他知道，蛇妈妈带着鸡儿子的结局注定是悲剧。

梧桐树。

黑母鸡　白母鸡



一

放学经过学校传达室时，皮皮鲁看见信箱里有他一封信。

信封上的寄信人是蔡灵萍和蔡艺萍。

“陌生的名字。”皮皮鲁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拆信。

信的全文如下：

皮皮鲁：你好！

我们看到你经常碰到好玩的事情，真羡慕你哟。你能让我们姐妹两个也碰上一次童话中的事吗？拜托你啦！

蔡灵萍 蔡艺萍

皮皮鲁回到家里，他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盒拼图。这是两盒以鸡为图案的拼图。一盒的图案是一只黑母鸡生活在农村的田野上，另一盒的图案是一只白母鸡生活在繁华的城市中。这不是一般的拼图，白母鸡和黑母鸡拼完整后就能说话。

皮皮鲁将这两盒拼图寄给了蔡灵萍和蔡艺萍姐妹。皮皮鲁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在生活中碰到有意思的事。

二

蔡灵萍和蔡艺萍收到皮皮鲁寄来的拼图后高兴极了。她们决定比赛看谁先拼完，蔡灵

萍选择了黑母鸡。蔡艺萍选择了白母鸡。

比赛开始。

在同一张桌子的两头，两姐妹埋头竞争，她们要将上百块零散的图形拼成完整的图案，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们急于想和图案上的母鸡说话。

秒针仿佛比平时行走得更快。分针像往常的秒针。时针像往常的分针。

两幅拼图渐渐初具规模了。黑母鸡正在布满野花的田野上散步，而白母鸡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驻足观望。

两姐妹几乎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拼图。

“你好！”白母鸡和黑母鸡同时向自己的小主人问候。

“你好！”姐妹俩激动极了，她们终于经历到了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能遇到的事。

蔡灵萍注意到黑母鸡在翘首向桌子另一头的白母鸡那边张望，她问黑母鸡：

“你是第一次见白母鸡吗？”

“是的。”黑母鸡继续向白母鸡那边看，她的脸上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我喜欢那边。”

“你这儿不是很好吗？空气新鲜，充满了诗意，四周是田园风光，没有噪音，没有污染。”蔡

灵萍说。

“我还是喜欢城市。你看她那边有多少汽车，有那么高的楼房。”黑母鸡目不转睛地盯着白母鸡的都市。

蔡灵萍不知如何是好。

白母鸡在和蔡艺萍说了两句话后，发现了黑母鸡的世界。

她踮着脚尖往黑母鸡那边看，眼睛里全是渴望。

“你怎么啦？”蔡艺萍问白母鸡。

“我喜欢那边。”白母鸡一脸的憧憬。

“你这儿不是很好吗？热闹，繁华，又不寂寞，每天都有新闻。”蔡艺萍对白母鸡说。

“我觉得那边好，我想去她那儿。”白母鸡愁眉苦脸地说。

蔡艺萍不知如何是好，她不愿意看白母鸡受委屈，她愿意让白母鸡高兴。

三

“姐姐，咱们给她俩换换地方行吗？既然她们都愿意生活在对方的环境中。”蔡艺萍向姐姐提议。

“我同意。”姐姐没意见。她也愿意让自己的朋友愉快。

白母鸡和黑母鸡听到这消息后欣喜万分，她们感激两姐妹，她们知道重新拼一遍并非易事。

经过又一次艰难的排列组合，白母鸡终于来到了田野上，黑母鸡也进入了大都市。

两姐妹松了一口气，她们喜欢看朋友露出满意的神色。

然而事实使她们吃了一惊。

就在白母鸡和黑母鸡踏上她们分别梦寐以求的异地的同时，她俩的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又扭向对方的“领地”。

两只母鸡的脸上又出现了羡慕的表情。

“怎么啦？”蔡灵萍问黑母鸡。

“我怎么又觉得田野好了？”黑母鸡死盯着农村看。

“……”蔡灵萍无言以对。

蔡艺萍问白母鸡。“你怎么还不高兴？”

“我觉得还是她那边好。”白母鸡仍然渴望自己不在其地的那个地方。

“你刚才不是特喜欢田野吗？怎么一到了田野又喜欢城市了呢？”蔡艺萍想不通。

白母鸡和黑母鸡恳求小主人把她们换回来。

姐妹俩看看表，她们有点儿为难了。作业还没写！

白母鸡和黑母鸡万分痛苦地向对方的环境了望，她们的表情能打动石头人。

“再帮她们换过来吧。”姐姐心先软了。

妹妹点头同意。

四

白母鸡和黑母鸡又回到了属于自己的环境，她们脚一着地，头立刻往对方看，脸上又是渴望和羡慕。她们就是觉得不属于自己的那个地方好，就是觉得脚踩的地方不如脚没踩的地方美妙。

白母鸡和黑母鸡再次恳求小主人将她俩对换位置。

太阳已经下山了。

姐妹俩清楚，如果她们满足白母鸡和黑母鸡的要求，她们就会一直为白母鸡和黑母鸡调换位置直到两鬓斑白。因为白母鸡和黑母鸡永远喜欢自己不在的地方。

两幅拼图被拆散了重新装回盒里。

白母鸡认为黑母鸡的盒子好。

黑母鸡认为白母鸡的盒子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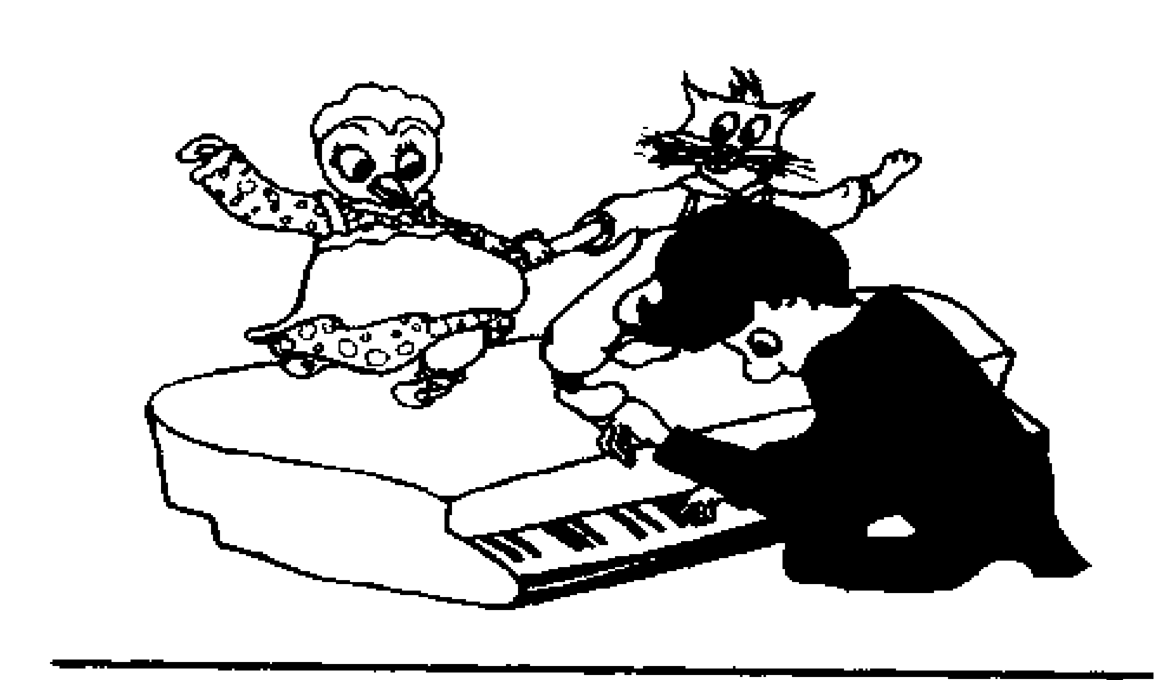
支离破碎的躯体无法再说话，宁静重又回到屋里。

姐妹俩默默地将各自的拼图放进抽屉里，她们总算经历了一次童话。

有生命的地方，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样的童话。

不光是白母鸡和黑母鸡。

鸡、野猫和作曲家



一

凤头是一只鸡，她生活在一位三流作曲家的家里。这位三流作曲家自幼喜欢音乐，7 岁时就开始把自己的生命和五线谱缠在一起，16 岁开始试图驾驭音符——谱曲。经他的手谱出的歌曲已超过了四位数，遗憾的是唱他的歌的人

数全加在一起还不到两位数。

三流作曲家羡慕那些能谱出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同行，他感觉自己不行，每次谱曲前先做一件事——自卑，就像基督教徒的祷告一样。自卑完了，他再作曲。作出的曲子不堪入耳：兴奋的人听了打哈欠，打哈欠的人听了三天睡不着觉。

风头的遗传基因里有音乐细胞——风头的妈妈是在一座现代化养鸡场的音乐催蛋房里生下风头的。加上风头天天听三流作曲家放音乐，她已经成为一只具有相当音乐水准的鸡。

风头能把只听过一遍的曲子飞快地记下，她用嘴在沙子上边写。风头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音乐了，她觉得音乐对于她来说比粮食还重要。

这天晚上，电视里的一则消息同时吸引了三流作曲家和住在院子里的风头。

一位眉清目秀的播音员告诉观众，为纪念某位音乐大师诞辰200周年，音乐家协会将举办一次优秀歌曲大奖赛，欢迎音乐家们一试身手。

三流作曲家激动了几分钟后又平静下来，

他参加过无数次大奖赛，但从未进入预赛圈。不过他每次得到举办大奖赛的消息都决定参加竞争。

这次也不例外。

三流作曲家关上电视，他坐到钢琴旁，开始谱曲。

凤头想躲出去——三流作曲家弹奏的旋律足以使人窒息。她觉得能够把音符排列组合得这么难听实在也得算是一种本事。

凤头可怜她的主人，决定助他一臂之力。

夜深人静，作曲家进入了梦乡。

凤头从半开的窗户进到作曲家的工作室，她铺开五线谱稿纸，用嘴蘸着墨水在稿纸上谱曲。

月光透过纱帘落在桌上，凤头把月光也揉进乐谱里。

二

三流作曲家被隔壁房间里的动静惊醒了，他蹑手蹑脚将工作室的门推开一道缝儿。

“凤头怎么会在桌子上？”作曲家吃了一惊。

他看见凤头在他的稿纸上画着什么。

凤头谱曲结束，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从窗户离开房间。

三流作曲家走进工作室，打开桌上的台灯。

稿纸上是五线谱！

三流作曲家着实惊讶。

第一行音符就非同小可。作曲家一口气哼完这首歌，他立即被那优美的旋律征服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陶醉了。

“传世之作！传世之作！！”三流作曲家挥舞着稿纸连连赞叹。

凤头会作曲？！三流作曲家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却又不能不信任自己的眼睛。

作曲家拿着歌谱到院子里，他看见凤头正在睡觉。

“是你写的曲子？”作曲家问凤头。

凤头装睡。

作曲家看出他的鸡是在装睡，他还看见鸡窝的墙壁上有不少乐谱符号——过去他没注意，即使看见了也没往那方面想。

作曲家回到屋里，他决定拿这首歌去参加

大奖赛，他太想出名了，太想让成千上万的声带听他指挥，太想让那些歌坛巨星的舌头同他的大脑细胞同步运动。

三流作曲家将凤头谱写的歌曲誊抄一遍后寄给了大奖赛评选委员会。

一个月后，这首歌曲中了头奖，而且是唯一的头奖。

评委们给这首歌下的评语是：音乐界迄今为止真正的创新作品。简直不像出自人手。像是出自神灵之手。

评论文章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评论家们把三流作曲家的祖坟给扒了，他们分析他爷爷的爷爷使用的烟斗就是一个标准的五线谱音符，还说他奶奶三岁时哼的儿歌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音像出版商们抢着和作曲家签订版权合同，他们争相出高价争相想将版权买绝。作曲家第一次听到有人出这么大的价钱买他的版权，他一时手足无措以为人家多说了几个零。

歌坛巨星放下架子求作曲家将这首歌的专有演唱权转让给他们，往常作曲家连见都见不到这些大明星，现在他们居然请他签名留念，作曲家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全国起码有一半儿的声带在唱作曲家的旋律，作曲家心花怒放。

这一切都是风头给作曲家带来的，作曲家希望风头继续帮助他。帮助他走向世界。

三

一只野猫看上了风头。

他在这一带的野猫中很有名气，外号叫骑士。骑士武艺高强，也很侠义。

骑士早就注意上风头了，他觉得风头和别的鸡不一样，他还欣赏风头的音乐天才。骑士喜欢听音乐。骑士早就想和风头谈谈，但他怕吓着她，一般来说，鸡是不喜欢野猫拜访的。

骑士终于按奈不住了，他在一天晚上来到风头的小房子外边。

“可以进来吗？”骑士问。

风头从房子里探出头来，看见是一只野猫，一点儿也不吃惊。

“请进。”风头说。

骑士更觉得风头的气质非同一般——见到野猫面不改色心不跳。

“咱们是邻居，我就住在院外边。我叫骑

士，很想和你交个朋友。"骑士还有点儿腼腆。

"我叫凤头。我愿意和你交朋友。"凤头看出骑士身上带几分潇洒。

"我喜欢听你唱歌。"骑士说。

"你知道我会唱歌？"凤头心里很舒服。

"你作的曲子比人类作曲家作的曲子强多了。"骑士说。

凤头点点头。她知道骑士说的是实话，不是恭维。

"你应该离开这儿。"骑士说。

"为什么？"凤头问。

"音乐不是人类的专利，干吗只有他们才能唱歌谱曲？咱们动物家族也应该享受音乐，你可以为动物家族谱曲。"骑士越说越激动。

凤头的眼睛亮了。

"再说，整天关在这院子里也太单调了，天天的生活内容一样，是浪费生命。"骑士最怕过重复前一天内容的生活。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凤头问。

"跟我去闯荡，为动物家族谱曲，让音乐也为动物家族服务。"骑士说。

"同意。"凤头愿意把自己的音乐才能贡献给动物世界。

在月色中，凤头离开了作曲家的家，跟骑士走了。

四

第二天早晨，作曲家发现凤头失踪了。鸡舍没有被袭击过的痕迹。

作曲家还指望凤头帮他拿下一次大奖赛的头奖呢。凤头的失踪对他来说是晴天霹雳。

作曲家茫然地回到工作室，他不知道一流作曲家的桂冠还会在自己头上戴多久。

报刊上每天仍然是连篇累牍的赞扬他的文章，采访过他的记者已逾三位数，这一切足以使他确信自己是超天才。

看着堆积如山的刊有赞扬他的文章的报刊，作曲家渐渐忘记了凤头的出走，他开始应一位歌星的要求为该歌星专门谱一支歌。

歌曲谱好后再次轰动了音乐界，那位歌星只在电视上唱过一次，这只歌就风靡了全国甚至跨越了国境线。

现在他知道一流作曲家的桂冠不会离开他的头了。

他谱的歌一首比一首好听。唱他的歌的人

一天比一天多。

他知道如果没有凤头那首歌，就没有他的今天。他还知道如果凤头一直替他谱曲，也没有他的今天。

作曲家继续作曲和享受光荣。野猫和凤头继续在动物世界奔波。

太阳还是在白天出现。

月亮还是在夜晚出现。

这是因为太阳自信她在白天出现比在晚上出现好。

这是因为月亮自信她在晚上出现比在白天出现好。

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梦



A

她特别能下蛋——每天下两个蛋。而且没有淡季，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她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鸡家族的同胞们也没因此对她另眼相看，大家觉得一天下几个蛋都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和家族的

其他成员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

这天，她下完一个蛋后想睡一会儿。

一只小老鼠从她身边的洞里探出头来。

她看见了他。

小老鼠看见她注意到了他，不敢出来了。

“你吃吧，别吃得太多就行。”她知道小老鼠想吃她的食物，她可怜饿肚子的穷人。

小老鼠感激地跑到她的饭盒前，尽量斯文地饱餐了一顿。

“谢谢你！”小老鼠抹抹嘴，他觉得她心眼儿好，而现在心眼儿好的人难碰。

“是你下的蛋？”小老鼠指指她身边的鸡蛋问。

“嗯。”她回答。

“真漂亮。”小老鼠夸奖道。

“我一会儿还要下一个。”她说。

“一天下两个蛋？！”小老鼠不信自己的耳朵，“你可真幽默。”

“真的。”她的眼光里全是诚实。

他不能不信。

“天天如此？”小老鼠问。

她点头。

“一天下两个蛋的鸡就住这种房子？”小老

鼠为她打抱不平了。

她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在我舅舅居住的那座城市里，一天下一个蛋的鸡就会分到一套别墅住，出门还有汽车接送，特神气。”小老鼠眉飞色舞地说。

“为什么？”她还是不懂。

“在那座城市里，特别奖励下蛋多的鸡。下蛋越多，待遇越高，还能上报纸上电视呢。不像这里，下多下少一个样。”小老鼠吃饱了爱神侃。

“你舅舅居住的城市真不错。”她羡慕了。

“你现在能下一个蛋给我看看吗？”小老鼠心中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不过他得先证实一下她的话。

她当着他下了一个漂亮标致的蛋。

B

“咱们搬到我舅舅居住的那座城市去住好不好？”小老鼠问她。

小老鼠决定帮助她去那座城市，他知道她去了那儿后会轰动全城的，他想跟她沾点儿光。

“随便就可以去吗?”她觉得这么好的地方不是谁都能去住的。

“办居住证当然很难，不过我会让舅舅帮忙的，他在那儿有不少关系。听说舅舅还认识市长家的老鼠呢。”小老鼠说。

“那就拜托你了。”她同意了。

她想过好日子。想出人头地。

“那城市挺远，我先去一趟，你在这儿等我的消息。”小老鼠说完走了。

从此，她天天盼小老鼠回来，盼小老鼠舅舅居住的城市接收她。

她觉得她现在每天下两个都是浪费，没人因此奖励她。白下。

一个月后，小老鼠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从小老鼠的表情上，她判断有戏。

“办成了，真费了不少劲儿。”小老鼠猛喝水。

“太谢谢你了。”她万分感激。

“咱们一起去，今后我就是你的经纪人。你的本事已经被那儿的新闻界吹出去了，居民们就等着你去当场表演一天下两个蛋呢！”小老鼠告诉她。

她恨不得一步跨到那个遥远的地方，那里

有她的梦。当天晚上，她和小老鼠启程了。

不知怎么搞的，当她就要离开自己那简易的住所时，她心里突然有几分难过。

“这破房子有什么留恋的？连电话都没有！咱们快去那儿享福吧！”小老鼠对她说。

他们上路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兼程，她和小老鼠终于到达目的地。

小老鼠的舅舅率领着一帮血亲出城迎接她，他们都想借她的光出头，过几天舒心日子。

她下榻在他们为她准备的临时住所，他们认定她只需在此处住一天——第二天市长就会亲自来接她，把她送进属于她的豪华别墅，他们自然也就随她到那里定居。

她出席了他们为她举办的接风宴会，还在席间观看了表现那些每天能下一个蛋的鸡们受尊敬程度的录相片。

她总算知道自己的价值了。

晚上，她做了整整一夜的梦。全是好梦。还是彩色的。而且是直角平面。

第二天上午，她在老鼠们的簇拥下来到新闻界为她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

她将在记者招待会上对着摄像机镜头当

场连下两个蛋。

她还将向新闻界介绍她身边的各位老鼠。

在经过了记者们的第一轮提问后，经公证处公证，她开始表演下蛋。

她走上铺着红地毯的下蛋台时，突然怕自己住不上豪华别墅。当她进入了她使用过千百次的那种熟悉的姿势后，她有一种陌生感。

接着是一系列的陌生感。

她觉得腹中空空如也，没什么可以让她排出体外的东西。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红地毯上没有任何异物。

记者席开始骚动。

“沉住气，一定要下出来。”小老鼠对她说。

他知道，如果她出丑，别说那些记者，就连他舅舅也不会饶他的。

还是下不出来。

她绝望了。她觉得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了，过去易如反掌的事今天变得比登天还难。

两个小时过去了。

红地毯上除了她，一无所有。

记者们的耐性是有限的，就像记者们的自尊是无限的一样。

负责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开始声称这是一场老鼠捉弄观众的闹剧。

老鼠们被逐一在摄像机镜头前亮相，主持人还提醒观众记住这些面孔，以免今后继续上当受骗。

当然少不了也给她一个大特写镜头。

她想死。

离开记者招待会后，她的经纪人被舅舅和亲友们臭揍了一顿。他们认为，他们的声誉全被这位经纪人葬送了。

后来，她一个蛋也没下出来。

她至今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水土？食物？环境？好像都不是。

越下不出蛋来，她就越想那豪华的别墅。

越想那豪华的别墅，她就越下不出蛋来。

好在经纪人天性乐观，他坚信好运气会关照他们的。他每天给她放表现那些能下蛋的鸡的优裕生活的录像，以此刺激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赶快行动起来为争取优裕生活而奋斗。

还是没有蛋。

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

到了一座凡是不会下蛋的母鸡都会受到优待的城市。在记者招待会上尽管她拼命憋着还是一连下了 5 个蛋。

醒来后，她没有同经纪人打招呼，启程回属于她的那座简易住房去了。

她每天还是下两个蛋。

莫迪达宝塔丸



1

真由美是一只小母鸡的名字。

她最爱干的事儿是到室外散步。

桃花开的时候，主人从一个农民手里把刚刚出生三天的她买回家，一直养到今天，主人还让她荣幸地和日本电影《追捕》中的女主人

公同名,可见主人是很喜欢她的。

在城市里养鸡有点像做地下工作——城市居民不准养鸡——真由美也就像个地下工作者,散步也得偷偷摸摸。

真由美在这个世界上最怕隔壁那位邻居胖太太。有一天,真由美没控制住自己,在胖太太的门前大了一次便,又碰巧让胖太太当场撞上,那场面真由美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胖太太顺手操起扫帚,嘴里还吐出一串关系到真由美生死存亡的语言,为她的武力行动提供充足的理论根据。扫帚砸在真由美身上,脏话射进真由美耳中,真由美突然觉得乾坤倒转,整个世界就剩下她和那巨大的扫帚。

胖太太打完骂完真由美还不罢休,又敲开真由美主人的门,声称鸡屎能传染疾病,还说她的心脏已经感到不适了。胖太太威胁说,她要去居委会举报真由美的主人偷偷养鸡。

真由美的主人连连说好话,他怕失去真由美,他和这只鸡已经有了感情。

从那天以后,真由美就被关在阳台里,主人再不准她出门散步了。

可真由美喜欢外边。越不让出去,她越想出去。

这天，真由美终于得到机会，她悄悄溜出家门。为了不让邻居发现,她钻进灌木丛中。

灌木丛里空气清新，真由美深深呼吸了几口,她感到惬意。她看地上的蚂蚁搬家,看绿叶上的虫子斗架,她觉得一切都新鲜和有趣。

一个小玻璃瓶引起了真由美的注意，她走过去看。

玻璃瓶没有盖儿，瓶里的药片撒落在地上。

瓶子上写着“乌发再生片”。

真由美不认识字。她小心翼翼地吃了一片。挺甜!呆了一会儿,真由美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于是她把所有的药片全吃了。

好运气开始关照真由美了。

2

第二天早晨，真由美醒来后像往常那样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她看见自己身上时愣住了。

她全身上下的毛都变成了黑色。

真由美再低头看自己的腿，腿上和爪子上

长满黑毛。脸上和嘴上也长满了黑毛!

真由美吓得大叫起来。

主人以为真由美开始下蛋了，他兴奋得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阳台。

“这是什么?”主人看见鸡窝里全身漆黑的真由美,惊讶得张大了嘴。

主人从面前这只“怪物”的叫声和体形判断,她就是他的真由美。

主人喜欢看《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对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事特感兴趣，他认定真由美的变化非同寻常。

主人抱上真由美，冲出家门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动物研究所。

一位靠研究鸡吃饭的教授见到真由美后实实在在吃了一惊。他干这行已经有 40 个年头了，见过的鸡少说也有一个集团军。可他从没见过真由美这种全身上下包括嘴上都布满了黑毛的鸡。

鸡教授凭直觉意识到自己出名的机会到了。

“你是说她的羽毛昨天还白的?”鸡教授问真由美的主人。

“千真万确。”主人已从专家眼里看出他的

真由美的这一变化非同小可。

“一夜之间变成这样！”鸡教授自言自语道。他脑子里的知识无法解释这件事，但他必须编出道理来解释。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请问教授，这种现象说明什么？”主人迫不及待地问。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莫迪达现象。”鸡教授顺口胡诌了一个名词。其实“莫迪达”是他小姨子的一个同事的名字。教授深谙科学界的把戏：名词越古怪越没人听说过，你的学问就越深，同行就越尊敬你。

“莫迪达现象！我听说过，好像几百年才会出现一次吧！”真由美的主人不能露出无知，他顺竿爬。

“五百年左右吧！”鸡教授心里一惊，莫非真有莫迪达现象？！看来自己的确是天才，否则怎么会凭直觉说出一个从未学过的科学术语呢！

“五百年！”真由美的主人心花怒放。

“这只莫迪达鸡极其珍贵，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鸡教授仔细观察真由美。

“哪些方面有价值？”

“比如说她的粪便吧，据说能治百病。”

“莫迪达鸡屎能治病？还治百病！！”真由美的主人双目大放异彩。

“很贵呀！据史书记载，历史上曾有一位皇帝出一座城池买指甲盖那么小的一块莫迪达鸡屎呢！”鸡教授做学识渊博状。

“真是价值连城呀！”主人不由自主地抱紧了真由美。

3

第二天，真由美就成了全市的新闻人物。各家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真由美的照片，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真由美和真由美主人的专题片，一时间，莫迪达鸡成了妇孺皆知的名词。鸡教授也因此崭露头角，国内的同行和国外的同行纷纷打电话打电报祝贺他，同时对他的广博学识表示钦佩得五体投地。还有一位同行甚至建议鸡教授以发现莫迪达鸡问鼎诺贝尔奖。

人们真正关注的，是真由美的粪便。

国外有位亿万富翁愿出5万美元买真由美的一泡屎，治他爸爸的绝症。

真由美的主人同意了。

亿万富翁的爸爸吃了莫迪达鸡屎后顽症立即根除，本来需要八个人扶着才能蹒跚行走的外国老叟，吃了真由美的屎后能满场窜着打网球了。

消息披露后，真由美身价陡增。

登门、电话、信件……购买莫迪达粪便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真由美的主人。

主人雇了5名保镖看守真由美，还为真由美盖了恒温鸡舍。现在真由美的任务就是多吃多拉，她的粪便已正式被命名为“莫迪达宝塔丸”。每粒售价高达10万美元，而且还看涨！

邻居的胖太太几乎是哀求真由美的主人白送她一粒“莫迪达宝塔丸”，她说她是看着真由美长大的，还说她喂过真由美一把米，还说她早就觉得真由美的屎气质不一般。

在遭到真由美的主人拒绝后，胖太太把扫过真由美屎的那把扫帚当中药熬了，熬出的汤被她分装在50个小瓶里，天天坚持喝。喝后胖太太觉得心明眼亮，从此不失眠不心慌。心电图上的这波那波也不再东窜西跳显示无政府状态，老老实实地按着医生期望的轨道乖乖地行走。

真由美的主人发了大财，他用真由美的粪

便赚的钱盖了别墅，买了汽车。人们并不嫉妒他，因为他的鸡确确实实治好了成千上万患者的病。再说真由美的主人并非见利忘义之徒，他还向该国即将筹办的奥运会捐献了8粒莫迪达宝塔丸呢！

4

真由美不明白自己现在的粪便同从前的粪便完全一样，怎么突然能治百病了呢？

真由美每天在她的超豪华鸡舍里能见到许多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专家，他们分别属于各国的“莫迪达研究会”“莫迪达科学院”，听说还有一个国家甚至成立了“莫迪达宝塔丸党”，而且在竞选中异军突起，一举占据了议院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席位！而且该国在翻译莫迪达宝塔丸时采用的是意译，翻过去就是“真由美粪便党”，可还照样大胜。

真由美喜欢到室外散步。现在她只能在鸡舍里望洋兴叹了。主人不许她离开鸡舍半步。

她的每次大便，都成了世界性的节日。

真由美恨那瓶“乌发再生片”。

她想告诉人类，她的屎和别的鸡的屎完全

一样，你们不花钱就可以治病，到处都有莫迪达宝塔丸！可惜语言不通，真由美无法告诉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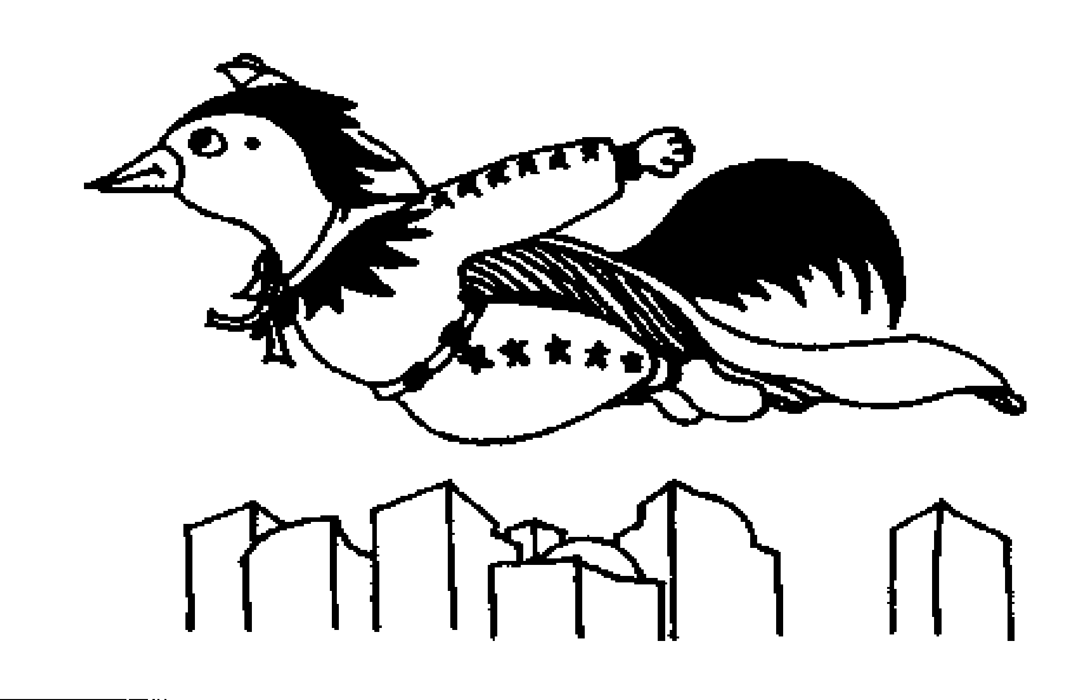
幸亏鸡和人类的语言不一样，否则人类又要失望一次，又有许多人将死于绝症。

同样的鸡屎，花钱买了吃下去能治病，而且花的钱越多病好得越快；同样的鸡屎，从地上捡起来吞下去能吃死人。

真由美望着鸡舍外穿着衣服的人类，一百个想不通。

渐渐地，她有点儿明白为什么鸡不穿衣服而人穿衣服了。

侠胆雄鸡



第一章

笼子里有数百只小鸡，不知怎么搞的，鲁西西一眼就看中了那只全身长着黑羽毛的小鸡。

鲁西西从鸡贩子手中买下了这只小鸡。她喜欢小鸡毛茸茸的样子，她喜欢关照这些小生

命。

鲁西西回家后用纸箱子给小鸡做了一个窝，她给它取名为黑锤。看样子黑锤对自己的新居很满意。

鲁西西抓了一把小米放进黑锤的寓所，黑锤不吃。

鲁西西以为黑锤不爱吃小米，就给它换了些菜叶。

黑锤还是不吃。

“生病了？”鲁西西猜想，可她眼前的黑锤生机勃勃，没有生病的迹象。

鲁西西注意到黑锤将小米中的几粒沙子挑出来吃了。

鲁西西到屋外抓了把沙子，放进黑锤的家。

黑锤津津有味地吃沙子。

鲁西西认定黑锤不是一般的鸡。她精心照料黑锤，每天还要和它说一会儿话。

从来不吃粮食光吃沙子的黑锤渐渐长大了，它长成一只全身羽毛黑里透亮的雄鸡，奇怪的是它从未像其它雄鸡那样打鸣。

一天放学后，鲁西西骑自行车回家。当她途经一个十字路口时，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年妇

女将她撞倒了。

“你会不会骑车？啊？！”中年妇女看见对方是个女孩子，就先发制人，其实撞车完全是由她造成的。

“我……”鲁西西从地上爬起来，她的胳膊摔破了。

“有你这么骑车的吗？”中年妇女发现鲁西西的胳膊在流血，于是她也捂自己的腰叫唤“我这儿真疼呀，准是内伤啊……”

“对不起。”鲁西西不知所措地向中年妇女道歉。

“我这岁数可经不起撞车呀！”中年妇女捂着比撞车前还健康的身体嚷嚷。

“是您撞的我。”鲁西西委屈地说。

“你还嘴硬？小小年纪就会顶嘴！你爸爸妈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中年妇女拉开长辈的架势，越发撒起泼来。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

“我看见是你撞的小姑娘，人家反而给你道歉，你就别再这样了。”一位男子为鲁西西说话。

“就是，你又没摔倒，怎么会受伤呢？”另一位老大爷对中年妇女说。

中年妇女见到有人替鲁西西说话，恼羞成怒，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泼来，连哭带叫。

鲁西西还没遇到过这阵式，她和中年妇女成了围观的对象。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谴责鲁西西。

“现在的孩子也是，撞了大人，也不知道把人家从地上拉起来。”

“大人骑了那么多年车，肯定比她技术好，准是这孩子撞了人家。”

中年妇女听到有人为她说话，更来劲了。

鲁西西看出面前这位中年妇女是那种没理搅三分，平时不受重视，好不容易引人注目了坚决不放过机会的人。

鲁西西想尽快离开这儿，她的胳膊火辣辣的疼，她看出那中年妇女屁事没有，人越多她越来劲儿。

鲁西西推自行车准备走。

“你不能走！”中年妇女拽住鲁西西的自行车。

鲁西西急得想哭。

有几个小伙子吹着口哨起哄。

鲁西西往四周看，她真希望有熟人帮助她摆脱困境。

天空中闪过一道黑影。

不知怎么搞的，鲁西西心头一震。

她看见路边的房子上有个熟悉的身影，是黑锤！

黑锤会飞？它到屋顶上干什么？鲁西西感到惊讶，她忘记了身边发生的事。

“喔喔喔……”黑锤对着人群打鸣。

这是鲁西西第一次听黑锤打鸣。

“哎呀，我的头疼死啦！”中年妇女双手抱头大喊。

“头疼！”

“头疼！”

围观的人都喊头疼。

“喔喔喔……”黑锤又叫了一次。

人们再次头疼。

鲁西西没事。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快离开这儿！”

人群散开了。

中年妇女跑得比兔子都快。

鲁西西松了口气，她看见一道黑影从天空闪过，黑锤不见了。

鲁西西顾不上胳膊疼，骑上自行车就往家

赶，她还是不相信黑锤会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都喊头疼？她自己怎么没有感觉头疼？

鲁西西带着满腹狐疑进家门。

第二章

黑锤正在窝里喝水。看得出来，它是刚从外边回来。

鲁西西对黑锤说：

“谢谢你帮助我。”

“这是我应该做的。”

黑锤说话了！

“黑锤，你会说话！”鲁西西兴奋了。

“是你教的，你天天和我说话，再笨的鸡也会了，何况是我。”黑锤说。

“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了麻烦？”鲁西西还是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我突然觉得烦躁不安，身体不由自地就往那儿飞。”黑锤说。

鲁西西在书上看到过一种叫做“心灵感应”的生理现象，她想，她和黑锤之间可能就有这种“感应”现象存在。

“你会飞？会飞的鸡我还没听说过。”鲁西西说。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飞的。”看来黑锤今天也是头一次认识自己。

“对了，你今天还打鸣了，过去我以为你不会打鸣。我还想，黑锤也许是一只雌化的雄鸡。用我们人类的话说，就叫做女人气的男人。”鲁西西边说边咯咯笑。

“我想帮你驱散那群人，没别的办法，我就冲他们叫，没想到他们还真跑了。”黑锤并不晓得自己的本事。

“你一叫，他们就喊头疼，真怪，唯独我的头不疼。”鲁西西说。

黑锤好像在想事。

“咱们来做个试验。”鲁西西料定吃沙子长大的鸡准是超鸡。“你冲这个瓶子打鸣试试。”

鲁西西把一个空瓶子放到距离黑锤一米远的地方。

黑锤冲瓶子打鸣。

瓶子粉身碎骨。

“乖乖，幸亏刚才那些人的头没有碎。”鲁西西后怕。

“我刚才没使劲儿，好像我用劲儿的大小

和目标的损害程度有关。"黑锤还会用脑子,看来智商不低。

"再试一次。"鲁西西要把关,她清楚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黑锤再次对着瓶子打鸣,这次它没用什么劲儿。

瓶子裂了,没碎。

"你真棒!"鲁西西知道自己拥有一只神鸡了。

更主要的,鲁西西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仗义的朋友了。

其实,黑锤还有不少本事没露出来,连黑锤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鲁西西突然感到胳膊疼,她这才想起刚才撞车时受了点儿伤。

"我去上点药。"鲁西西说。

"我看看。"黑锤说。

鲁西西给黑锤看她胳膊上的伤。

黑锤用翅膀在鲁西西的伤口上一拂,伤口不见了。

"你的本事可真大!"鲁西西惊讶极了。

"我自己还不知道。"黑锤也惊讶。

鲁西西看看表,脸上出现了愁容。

“你不高兴了？”黑锤问。

“又该写作业了，今天老师留的作业特别多。”鲁西西叹了口气。她实在不明白老师每天干吗留这么多作业。鲁西西觉得作业写得越多的学生的脑子越笨越木。

“我试试能不能帮你。”黑锤感觉到这世界上没有它办不成的事。

“你会写字？”鲁西西不信，“再说，我也不能让你写作业把你的脑子给毁了呀！”

黑锤飞上写字台，让鲁西西打开作业本。

鲁西西打开作业本和课本。

“你写一面我看看。”黑锤说。

鲁西西写了一面。

黑锤用翅膀在其它几页上拂了一下。

作业本的那几页上出现了鲁西西的笔迹。

鲁西西一看，一道题都没错！

“你可真帮了我大忙了！”鲁西西把作业本统统让黑锤拂了一遍。

只用了三分钟，今天的作业全“写”完了，本来这些作业得写三个小时的，鲁西西可以利用这时间看课外书了，她觉得看课外书比写作业对发展大脑智力有益。

钥匙插进大门钥匙孔的声音。

"可能是爸爸回来了。"鲁西西说。

爸爸下班回来了，他看看女儿的作业本，满意地点点头。

第三章

鲁西西全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敲门。

妈妈站起来去开门。

门外站着四名警察。

妈妈问他们找谁。

他们说找鲁西西的爸爸。

"找我？有什么事？"爸爸离开饭桌，走到警察面前。

警察掏出一张小卡片似的东西给鲁西西的爸爸看，然后说："这是逮捕证，你被捕了。"

"为什么？"爸爸感到莫名其妙，"你们弄错了吧？"

警察核实了一遍鲁西西爸爸的名字。准确无误。

一个警察取出手铐准备铐鲁西西的爸爸。

妈妈冲上去阻拦。她问警察："他犯了什么法？"

“有人举报他，有证据。”警察推开鲁西西的妈妈，给鲁西西的爸爸戴上手铐。

爸爸被戴上手铐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鲁西西的脑海里。她头一次意识到自从手铐问世后，铐过许多好人。她第一次恨手铐，恨那些用手铐铐好人的人。

鲁西西根本不相信爸爸会干坏事。就是劈开半个地球当证据，鲁西西也不信爸爸是坏人。

她断定“举报”爸爸的人是诬陷，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是谁举报我爸爸？他准是坏蛋！”鲁西西大声问警察。

“很遗憾，我们不能向你透露举报人的姓名。法律保护举报人。”一个警察告诉鲁西西。

爸爸被几名警察带走了。

妈妈和鲁西西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

邻居们探头探脑地看热闹，专业嚼舌妇和专业嚼舌公们叽叽喳喳地交头接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留下的几名警察向妈妈出示了搜查证后，开始翻箱倒柜。

看着外人检查自己的家，鲁西西觉得受了莫大的污辱。

把所有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后，警察走了。

鲁西西扑进妈妈怀里，和妈妈抱头大哭，她们想不出是谁陷害爸爸。她们觉得天昏地暗孤立无援，她们仿佛掉进一座万丈深渊。

哭累了，鲁西西止住眼泪。

她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她要为爸爸正名，为爸爸洗清耻辱，找到那个诬陷爸爸的坏蛋。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周游世界去了。

妈妈又无能为力，只有靠鲁西西为爸爸伸冤了。

鲁西西擦干眼泪，立刻觉得自己长大了十几岁。她先劝住妈妈不再哭泣，又同妈妈一起收拾好屋子。

“妈妈，你知道有哪些人和爸爸有仇？”鲁西西开始着手调查了。

“没听说你爸爸有什么仇人，他在单位人缘很好，不过你爸爸才能出众，可能遭嫉妒。”妈妈一边抽泣一边说。

鲁西西知道爸爸在单位工作是尖子，很受

上司的重用。

“谁是爸爸的竞争对手？”鲁西西问。

妈妈摇头。

鲁西西安慰妈妈早点休息。

不知怎么搞的，爸爸被戴上手铐的景象总出现在鲁西西眼前。不管她是睁开眼睛还是闭上眼睛。

鲁西西清楚爸爸在牢房里会受苦，她要争分夺秒救出爸爸，可自己能挑起这个重担吗？鲁西西心里没底，但她有勇气和信心。

鲁西西想皮皮鲁了，如果哥哥在，还有个人可以商量，她知道妈妈会为她担心，会阻止她行动的。

凉台上一阵响动。

鲁西西先是被吓了一跳，接着她眼睛放出了光彩。

黑锤！

鲁西西怎么忘了她有黑锤！神鸡黑锤！！

该着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坏蛋倒霉，他们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被他们陷害的人的家里有只侠胆雄鸡，地球上唯一的一只侠胆雄鸡！

鲁西西打开凉台门，请黑锤进屋。

黑锤先开口：“我都听见和看见了，你爸爸

是冤枉，他遭到小人暗算了。”

“你知道是谁吗？”鲁西西急切地问。

黑锤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有坏人害他。咱们合作，一定能找出害你爸爸的人。”

“那就快行动吧！爸爸在牢房里准受罪，说不定还会挨打。”鲁西西恨不得立刻就让那个坏蛋和爸爸对调位置。

“可这么大个城市，咱们从什么地方入手找那个坏蛋呢？”黑锤问。

“这……”鲁西西动脑子，“对，害爸爸的那个人准特别恨他，今天他总算把爸爸送进监狱了，现在这坏蛋一定特别高兴，说不定正喝酒呢！”

“我现在就去把全城所有正在高兴的人的长相和住址记下来。明天再根据这些地址去查查他们叫什么是干什么的，看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同你爸爸有关系的。”黑锤说。“就这么干。”鲁西西同意。

黑锤拍拍翅膀，飞进夜空。

大海捞针般的调查开始了。

第四章

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坏蛋的名字叫流风。

现在他正躺在虹光饭店 304 房间的浴缸里沐浴。

流风可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坏蛋，他是那种高级坏蛋，是伪君子，是道貌岸然的流氓。他六十岁左右，长着一副慈眉善目的面孔。任何人见了他都会产生亲切感。然后放松对他的警惕。流风正是依靠这副慈眉善目，掩盖着他的蛇蝎心肠。他的夫人最了解他，经常戏称他为“笑面虎，杀人贼。”当然夫人决不会当着外人说这种话，夫人最善使用内紧外松的政策，当着外人，她总是把“我们流风从没整过人”这句话挂在嘴边。其实傻瓜也明白，只有整过人的人才会经常把没整过人这种话挂在嘴头，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流风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事可以编成 500 集电视连续剧。

流风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专门靠坑蒙拐骗挣钱。他利用自己的忠厚外表建立了一个关系网。利用这个网买空卖空，今天倒煤发能源之财，明天又倒卖汽车，后天干长途

贩运，财越发越大，地位也越来越显赫。

近来流风急于想同鲁西西的爸爸所在的公司做一笔买卖，这项买卖如果做成，流风可就不是今天的流风了。没想到鲁西西的爸爸秉公办事，不受贿赂，看出这笔生意有诈，劝告经理不要同流风这种人打交道。经理器重鲁西西的爸爸，断了流风的财路。

流风能不恨鲁西西的爸爸吗？

他一定要除掉这个心头之患。他决定使用人间最流氓的手段——陷害，来拔掉他的这颗眼中钉。陷害中良是流风的拿手好戏和看家本领。如果在陷害专业评职称，流风当一级教授稳操胜券。

经过和部下的周密策划，流风制订了陷害鲁西西爸爸的具体步骤，这些坏招儿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一张阴谋的大网张开了，而鲁西西的爸爸却丝毫没有察觉。

流风现在躺在浴缸里，他感到舒服，他浑身的汗毛全张开了。每个汗毛孔都向体外排放着他体内的浊气。流风的皮肤爱过敏，属变色龙体质。反正蚊子不咬他，曾经有一只蚊子不知深浅，误吃了他的血，当场就被毒死了。

部下已将鲁西西的爸爸被捕的信息打电

话告诉他了，他眯着眼睛躺在热水中计算着这是第几十个被他用娼妓手段送进监狱的人。他冷笑了一声，放了一个屁，然后从浴缸中站起来，对着镜子欣赏了一番自己那皱皱巴巴的丑陋的胴体，然后披上浴巾走进卧室。

流风喜欢住饭店，他不愿意住在家里，别看流风形将老朽，却仍喜欢沾花惹草，时不时在饭店同马小姐牛女士幽会一二。

流风走进卧室，斜靠在席梦思床上看当天的报纸。他非常关心政治，他常训斥自己的孩子不懂政治。流风认为利用政治刀子杀人是最高级的谋杀手段。他看报纸时恨不得把每个标点符号都刻进脑海，他善于利用政局上哪怕是极其细致的变化置对手于死地。流风的另一个经验是不留文字的东西，他只向部下口头下达阴谋指令，但决不写信或写便条。文字是证据，而语言却可以不承认。这种流氓无赖技巧救了流风好多次命。要不然，今天他已经不会继续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了，判 10 次死刑都不够治他的罪。

按说，除掉了心头之患，流风现在应该喜形于色，喝酒庆祝。可他不，他是流风，尽管是他一个人独处，他的面部表情仍呈现痛苦状，

好象失去了最亲的亲人。这是流风多年练就的本事，可惜没有举荐，否则流风真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伪君子世界纪录。如果需要，流风可以亲手用刀子捅了自己的新生儿女，老婆和儿女在他眼里不过是他豢养的一群动物，可他在儿女眼中却是天下第一慈父，在老婆眼中是天下第一模范丈夫，尽管老婆也曾发现流风对她有过不忠，但她一亮出母夜叉面孔，流风便立即改邪归正。

造就这样的伪君子——彻头彻尾的坏种，是上帝的罪过。

现在各位读者知道了，鲁西西有着怎样的对手了。

第五章

黑锤用闪电般的速度在夜空中飞行，它穿梭于各幢大楼之间。观察人们的表情。

深夜两点种，黑锤回到鲁西西身边。

“怎么样？”鲁西西迫不及待地问，尽管她心里十分清楚，这种调查方法太笨。

“特别高兴的有 52 家。”黑锤说。

鲁西西拿着纸笔记录那 52 家的门牌号

码。没有一家鲁西西认识的。

鲁西西为难了，她不知道如何着手调查这52个怀疑对象。

“你先休息，天亮了咱们再想办法。”黑锤说。

鲁西西同意了。

上午，鲁西西先去学校。

她发现同学们开始指着她议论。

上课前，老师将鲁西西叫到办公室。

“鲁西西，你爸爸出事了？”老师问，不知是谁这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老师。上次鲁西西的爸爸得过一次奖，老师可是三个月后才知道的。

“我爸爸没事。”鲁西西回答。

“听说被拘留了？”老师挑明了再问。

“他不会犯法，是冤枉。”鲁西西绝对相信自己的爸爸。

“你要正确对待，不要影响学习。”老师提醒学生。

“我想请几天假。”鲁西西说。

“请假？为什么？”老师问。

“查出陷害我爸爸的坏蛋。”鲁西西一字一句地说。

“你？你找害你爸爸的坏人？”老师感到惊讶。

“对，我能找到他！”鲁西西又补充了一句，“我一定要找到他！”

老师没想到面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学生内心竟然如此坚强。她相信鲁西西的爸爸是无辜的了。

“我给你三天假。需要我做什么吗？”老师批准了鲁西西的请求。

“谢谢您，您准我假，就是对我的支持！”鲁西西冲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鲁西西赶回家时，看见妈妈正哭。

鲁西西一问，才知道妈妈在单位受不了同事的议论才回来的。

鲁西西讨厌那些以议论别人家的私事为乐趣的人。

敲门声。

鲁西西去开门。

两个陌生的男人站在门口。

“你们找谁？”鲁西西问。

其中一个年轻的问这儿是不是鲁西西爸爸的家。

“是。”鲁西西说，“可是爸爸不在。”

“我们知道他不在，”年轻的说，“我们经理是你爸爸的朋友，听说他出了事，特来看望你们。”

年纪大的自我介绍说：

“我叫流风，他是我的助理。我听说了昨天的事，我感到你爸爸不会干犯法的事，一定是有人害他。我来看看，有没有能帮帮忙的地方。”

鲁西西感动了。她请流风和助理进屋。

见鲁西西的妈妈仍在哭泣，流风安慰她说：“皮先生为人正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陷害他的人丧尽天良，迟早要受报应。你要爱惜身体。”

鲁西西的妈妈感激地点点头。

看到有人这么了解爸爸，鲁西西心里热乎乎的。

黑锤悄悄告诉鲁西西，这个老头昨晚神情忧郁，表现得十分痛苦。

鲁西决定请流风协助她找到那个坏蛋。

“我在警察局有熟人。我可以去通融一下。请他们对皮先生的案子多多关照。”流风喝了一口茶，说。

“我们总经理在法院也有关系，判决时也

可以少判几年。”助理说。

“这些都不需要。”鲁西西说，“我爸爸无罪，请您帮我找到那个坏蛋，再把他关进监狱。”

流风心里打了个哆嗦，他强烈地感觉到面前这个女孩儿不是等闲之辈，她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的韧性。

“我愿意帮忙，你能谈谈你的计划吗？”流风不露声色地套鲁西西。

鲁西西掏出了那52家的地址，递给流风。

流风看看纸上的字，问：

“这是什么？”

“我觉得害爸爸的人知道他被关进监狱一定高兴。这是昨天晚上全城最高兴的52家人的名单的地址。”鲁西西说。

流风心中一惊，他更加确信鲁西西不是等闲之辈。同时更加确信自己技高一筹，鲁西西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弄来的名单？”流风想知道鲁西西使用什么方法在几个小时之内查出全城数十万个家庭中谁高兴谁不高兴。

“请原谅，目前还不能告诉您。”鲁西西说，“我请您帮我查查这些地址中有哪些人同我爸

爸有关系。我觉得害爸爸的人一定同他认识。”

流风点点头，说：

“你这个判断非常正确。这件事交给我来办，请你放心。”

“太谢谢您了。”鲁西西的妈妈不知怎么感谢流风好。

“不用客气。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流风说。

鲁西西感觉到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我马上派人分头去查这些地址。我尽快将结果告诉你。”流风办事有板有眼。

“谢谢您。”鲁西西感谢流风。

流风和助理告辞。

第六章

坐进小轿车后，流风对助手说：

“除掉她，越快越好。”

助手点点头。

流风活这么大没怕过谁。想当年他甩他那在农村的结发妻时，结发妻的弟弟扬言要捅了他。流风面对杀猪刀，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可今天，流风怕鲁西西了。真怕，不知为什么。

流风在鲁西西面前有一种自卑感，就像冰块遇到太阳。

“要干得巧妙，不留痕迹。”流风叮嘱助手。

“请总经理放心。”助理说。

流风手下的人个个五毒俱全。

“你准备怎么办？”流风还是不放心。

“制造车祸。”助理说。

流风点点头。

二十分钟后，一辆偷来的汽车停在鲁西西家楼下。

鲁西西准备去爸爸的单位。

“我跟你去吧？”黑锤有预感。

“带着一只鸡，人家会觉得奇怪的。”鲁西西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黑锤说：“当心点儿。”

鲁西西点点头。

街上人不多。鲁西西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过马路时，鲁西西看看两边没汽车。可当她走到马路中央时，有一辆汽车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突然朝鲁西西撞过来。

路边的行人惊叫起来：

“当心！”

“快闪开！”

鲁西西听到喊声，回头一看，已经来不及了……

汽车从鲁西西身上轧过去，一溜烟儿地开跑了。

“记它的车号！”有人喊。

鲁西西倒在血泊中。

人群围上去。

“快拦车送医院！”一位老大爷提醒大家。

一位中年人摸摸鲁西西的脉搏，对大家说：“已经死了。”

人群默然。

五分钟后，流风在办公室接到部下的电话，他得知鲁西西已从地球上消失。

流风指示助理迅速将驾车撞死鲁西西的人干掉。灭口。

助理操办去了。

流风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容。慈祥，和蔼，友善。他对自己的长相非常满意，没人会相信他流风是杀人凶手。他坚信他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杀了，也没人会怀疑他。流风的人生哲学有两条：第一是隐藏自己的真面目。第二是心黑手狠。

鲁西西的尸体被警察送进了医院的太平

间。

就在鲁西西被撞的一瞬间，黑锤知道出事了，它飞上天空。

黑锤看见了血泊中的鲁西西，它无法接近她，人太多。黑锤只好落在路旁的房屋上等待机会。

黑锤潜入太平间，找到了属于鲁西西的那台停尸车。

黑锤用翅膀拂鲁西西的全身。它不知道这管用不管用，但它要努力，它不能没有鲁西西。

鲁西西双目紧闭，没出现生还的迹象。

黑锤继续努力。

没有效果。

黑锤绝望了，它发誓要严惩杀害鲁西西的凶手。

黑锤忽然想起了自己打鸣时的威力，它要试试。

黑锤对着鲁西西的尸体，满怀深情地打鸣。

鲁西西动了一下。

黑锤又打了一次鸣。

鲁西西睁开眼睛了！

“我这是在哪儿？”鲁西西睁眼后看见了黑

锤，问。

“太平间。”黑锤激动万分，它救活了鲁西西。它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太平间？！”鲁西西惊讶，“为什么？”

黑锤把经过告诉她。

鲁西西想起那辆撞她的车了。

“我已经死过了？”鲁西西还是不信。

黑锤把自己打鸣救她的经过说了一遍。

鲁西西抱着黑锤不知说什么好。

“杀我的人和害爸爸的人是一伙，对吗？”鲁西西镇静下来后，想的第一个问题。

“是一伙，他们可真够狠的，竟然对你下手！”黑锤对人类有了新的了解。人类居然有这样的成员，只要需要，他们能杀十几岁的孩子！

“多亏了你，黑锤，咱们得赶快找到坏蛋，为人类除了这一害。”鲁西西讨厌那些玷污人类声誉的人。

“今后我可要与你形影不离了。”黑锤说。

“完全同意。”鲁西西抱着黑锤亲了它一下。

他们悄悄离开了太平间。

第七章

邻居告诉鲁西西的妈妈，鲁西西车祸身亡。

妈妈呆了，横祸接连降临家中，她难以承受如此接二连三的打击。

开门声。

妈妈抬起泪眼。看见女儿站在她面前。

“你？……”妈妈吃惊。

“妈妈，您怎么啦？”鲁西西问。

“刚才有人告诉我，说你被汽车撞了。”

“准是他们看错人了。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鲁西西摇摇妈妈。

妈妈松了口气，女儿总算平安。

天快黑了，鲁西西和妈妈胡乱吃了点儿饭。鲁西西走进自己的房间。

“光靠咱们俩破这个案挺难。咱们需要别人帮助。”鲁西西对黑锤说。

“找谁？”黑锤问。

“我看流风经理可以信任。”鲁西西对流风印象很好，流风是她见过的最慈祥的长辈。

“同意。”黑锤投了赞成票。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咱们现在就去找他。"鲁西西说。

鲁西西把书包里的书和文具掏出来，让黑锤藏在书包里。她背上书包离开家。

流风正在他的房间里看当天的报纸，门铃响了。

他伸了个懒腰，去开门。

门外站着鲁西西。

流风大惊失色，他的表情生平第一次失控。

"你？！……"流风说不出话来。他亲眼看了部下送来的鲁西西惨死轮下的照片。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鲁西西。"鲁西西提醒流风。

"认识认识，快请进。"流风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表情。

鲁西西走进房间。

"你先坐，我打个电话。"流风对鲁西西说。

鲁西西坐在沙发上，她将书包放在身边。

流风给住在隔壁的助理打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助理过来后第一眼就看见了鲁西西，他的脸色变了。

流风和助理见鲁西西时的第一表情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们听说我出车祸了？”鲁西西问。

“啊，没有。”流风抢先回答。

鲁西西感到奇怪：既然他们没听说我出车祸，他们见到我时干吗这种表情？

“您查那些人了吗？”鲁西西问流风。

“已经查过了。”流风最大的才能就是撒谎。只要不往纸上写，多大的谎他都敢撒。

“有可疑的人吗？”鲁西西问。

“有几个。我正吩咐下边的人继续深入调查，请你放心。”流风恢复了慈祥的面容。

“有人想杀死我。”鲁西西说。

“这怎么可能？”流风瞪大了眼睛，一脸的惊讶。

“他们开汽车撞我。”鲁西西说。

“你没受伤吧？”流风关切地问。

“没撞着。”鲁西西说。

“这就好。”流风看了助理一眼。

助理脸红了。

鲁西西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该走了。”鲁西西站起来。

“喝瓶饮料再走。”流风冲助理使了个眼

色，助理出去了。

流风从冰箱中取出一罐饮料，递给鲁西西。

鲁西西一天没喝水。正口渴呢。她打开饮料筒，一口气喝光了。

“你放心，我会抓紧调查的，争取尽快抓住陷害你爸爸的那个坏蛋。真是十恶不赦！”流风送鲁西西到房间门口。

“谢谢您。”鲁西西同流风告别。

鲁西西等电梯。

电梯门开了，里边已经有两个男人。

鲁西西走进电梯，按了关门的按钮。

电梯下降了不到五秒钟，突然停止了。鲁西西发现那两个陌生男人的表情不对，她刚想喊，一个男人捂住了她的嘴。

另一个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根绳子，往鲁西西脖子上勒。

黑锤像利箭一样从书包里飞出来，它先啄瞎了要勒死鲁西西的那个坏蛋的一只眼睛。

“啊——”那坏蛋松手去捂自己的眼窝。

另一个坏蛋拔出匕首刺黑锤。

黑锤使出全身的力气冲他打鸣。

“喔喔喔——”

那坏蛋当场毙命。

还剩一只眼睛的坏蛋吓傻了，跪下求饶。

“你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鲁西西问那独眼坏蛋。

“这……”坏蛋嘴还挺严。

“说不说？”鲁西西吓唬独眼坏蛋。

“我说！是流风。”

果然是他！鲁西西已有预感。

“陷害我爸爸的也是他？”鲁西西又问。

独眼坏蛋点点头。

鲁西西服了上帝了，他怎么会允许流风这种伪君子生活在地球上？可见上帝也会犯错误。

电梯突然上升了。

原来，凶手们禀呈流风的旨意，在电梯里杀害鲁西西后再将鲁西西的尸体运到饭店最高一层灭尸。

两个坏蛋等在最高一层的电梯门口。

“怎么回事？”鲁西西审独眼坏蛋。

“我也不知道。”独眼坏蛋装孙子。

电梯停了，门开了。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

独眼坏蛋突然勒住鲁西西的脖子，冲同伙

喊："快捅死她！"

黑锤闪电般地冲独眼坏蛋打鸣。

独眼坏蛋口吐鲜血一头栽在电梯的地板上。

电梯外的两个大汉冲进电梯。

黑锤挨个收拾了他们。

"去收拾流风?"黑锤问鲁西西。

"不，我要让他和爸爸调换位置，让他去蹲监狱。让法律收拾他。"鲁西西说。

"怎么让流风蹲监狱？"黑锤问。

"找到流风陷害爸爸的证据。"鲁西西说。

"咱们现在去流风的办公室找找。"黑锤说。

"走，从楼梯下楼。"鲁西西看了一眼电梯里的四具尸体。

第八章

流风接到助理报告的四名部下在电梯里被鲁西西杀死的消息后，呆了。

他羡慕鲁西西的爸爸有个好女儿，一个不屈不挠为父亲伸张正义的少年。流风后悔陷害鲁西西的爸爸之前应该先调查一下他的亲属，

如果亲属都是一些脓包软蛋再下手，如果亲属中哪怕有一个不屈不挠智勇双全有正义感的人——包括小孩，你也趁早别碰那对手。

“上警察局报案！让警察去抓鲁西西。”流风是贼喊捉贼的专家，最擅长诬陷式的举报。

“那咱们不就暴露了吗？”助理担心。

“鲁西西没有证据。”流风冷笑了一下，“再说，谁相信我是坏人？”

助理点点头，就连他这个直接参与阴谋的人也不敢相信流风是坏蛋，何况外人。

鲁西西和黑锤潜入流风的办公室，翻箱倒柜找证据。

令鲁西西惊讶的是，流风的办公室里没有流风一个字，所有文件都是助理写的。

“文盲？”鲁西西自言自语。

“老奸巨猾。”黑锤判断准确。

“没有证据法律治不了他的罪。”鲁西西茫然了。

“那咱们更得为人类除了这一害。”黑锤喜欢人类，喜欢人类的坦诚，不喜欢人类中有流风这类伪君子。

“回家去想想办法。”鲁西西说。

走到家门口时，鲁西西知道坏事了。四辆

警车停在楼下。

几名警察看见了鲁西西，朝她跑过来。

黑锤从书包里钻出来。

“别伤害警察。你先到房上躲一会儿。”鲁西西叮嘱黑锤。

黑锤飞到房顶上。

“你是鲁西西吗？”一个警察问。

鲁西西点头。

“你涉嫌谋杀。你被拘留了。”警察出示逮捕证。

“我谋杀谁了？”鲁西西问。

“虹光饭店电梯里的四个男人。”警察说。

“我能杀死四个男人？”鲁西西问警察说。

警察也觉得这事太离奇，可现场发现了鲁西西的指纹和头发。

“到警察局验一下指纹和头发，如果不是你干的，你会自由的。”警察不忍心给鲁西西戴手铐。

鲁西西被带进警车。

黑锤无计可施，鲁西西不让它伤害警察。

警车呼啸着开走了。

在警察局里，经过法医鉴定，鲁西西的指纹和头发与谋杀现场发现的完全一致。

“她用什么杀的这四条大汉？”

主办鲁西西凶杀案的侦探问法医。

“不是枪。不是刀。不是棍子……”法医还从没见过这种杀人方法。

“那是什么？总不会是化学武器吧？”侦探有幽默感。

“类似于气功。”法医调动起他大脑里的一切常识，推论说。

“这女孩子如此厉害？”侦探不信。

“那四个男人身上都有凶器。”侦探的搭档说。

“奇怪。”侦探皱眉头，“我马上提审她。”

要么是冤案。要么鲁西西是超人。侦探认为此案没有第三种可能。

第九章

黑锤的智商不低，它清楚救出鲁西西和她爸爸的办法只有一个：找到流风的证据。

对于流风这种不写一个字的坏蛋来说，找他的文字证据太难了。

黑锤想到了录音机。

黑锤见过鲁西西有一台学外语用的微型

录音机，它决定带着这台微型录音机去流风常住的虹光饭店 304 房间。流风总不会为了怕留证据连话都不敢说吧。

晚上，黑锤学会了使用录音机。

第二天上午，黑锤飞到虹光饭店 304 房间的窗台上，它看见屋里没人。

黑锤将纱窗撕破一个小口，拔开插销，打开一扇窗户，钻进屋里。

黑锤钻进床底下，等待流风回来。

快到中午时，流风和助手走进房间。

黑锤从床下看见四条腿坐在沙发上。

它按下录音键。录音机开始录音。

“没想到姓皮的有这么个女儿。”助理的声音。

黑锤兴奋了。它觉得这话有用。

“以后闹谁先调查一下他的亲属的素质。”流风的声音。

黑锤认为这话的份量也不轻。

“不过他们父女二人还是逃不脱您的手心。”

助理奉承流风。

助理如果知道他的话能把流风“奉承”进监狱，他准跳楼。

“看来遗传挺重要的。姓皮的就倔，软硬不吃。他生的女儿跟他一样倔。”流风点燃一支烟。

“这鲁西西不是一般的孩子，她怎么能干掉四个成年男人呢？王四和小威可是学过武术的呀！”助理一想起电梯里那四具尸体心里就哆嗦。

“糟了！”流风大喊一声。

“怎么了？”助手从没见过流风如此失态过。

流风指纱窗上的洞。

“有人进来了？”助手用最快的速度检查了壁橱和卫生间，没人。

流风示意助手看看床底下，他退到大门口，选好一个进可攻，退可溜的位置。

黑锤看见一双脚朝床边走来，它迅速将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

黑锤知道这盘磁带就是证据，它能使鲁西西和她爸爸获释，能将流风这个天下第一伪君子关进监狱。

黑锤一定要将磁带带走。

助手趴在地上用手电往床底下照。

“鸡！”助手感到诧异。

“什么？”站在门口的流风以为自己没听清楚。

“床底下有一只鸡！”助手重复。

“鸡？”流风感到恐怖。

“鸡的嘴上叼着一盘磁带！”助手又有了新发现。

“磁带！！”流风喊了一声，他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流风最恨录音机，他什么电器都买，唯独不买录音机。他诅咒发明录音机的人。为了不留证据，他可以做到不写字，但他做不到不说话。

流风用最快的速度把门窗统统关死，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磁带抢回来。

流风趴在地上看黑锤。他和黑锤的目光对视时头皮发麻。他怕这目光，他觉得这目光能看到他心里。所有伪君子都怕别人看到他心里。

流风趴在助手耳边小声吩咐他。

助手点点头，心领神会。

流风从卫生间拿来纸篓，他趴在床上，纸篓口朝下，准备扣住黑锤。

助手见经理准备好了，拿棍子从另一边往

出轰黑锤。

黑锤嘴里叼着磁带，无法向他们进攻。再说它还牢记着鲁西西的话让法律去收拾流风

棍子打到黑锤身上。

黑锤只好向床的另一边躲闪。

棍子伸长了。

黑锤的身体刚一露出床的遮掩，纸篓就扣在了黑锤的身上。

流风用脚踩住纸篓，眼睛里射出赌徒大赢时才有的那种光辉。

助手跑过来仔细观察黑锤。

“不是一般的鸡！”助手断言。

会使用录音机的鸡当然不是一般的鸡，流风又不是傻子，他瞪了助手一眼。

“不能放它出来，想个办法在纸篓里弄死它。”流风下令。“去拿暖水瓶，烫死它。”助手拿来一壶开水。

流风亲自往黑锤身上浇开水，他不能允许会使录音机的鸡活在地球上。

黑锤把磁带藏在身子下边护住。滚烫的开水浇到身上疼得它肝胆俱裂，一壶开水烧完了，助手去拿第二壶。

黑锤愤怒了，它奋力向上一跃，挣脱纸篓

的束缚，磁带掉到地上。

流风伸手去抢磁带。

黑锤冲流风的手打鸣。

流风的右手同磁带一起留在地上。断了。

流风又换左手去捡磁带。

一声鸡鸣。

流风的左手也断了。

黑锤盯着流风。

失去两只手的流风不敢再打磁带的主意了。

助手拎着两壶开水跑进来，他看见这个场面。呆了。

黑锤不想教训他，它要留他当人证。

黑锤叼起磁带，破窗而出，转眼就消逝在空中。

黑锤忍着全身的烫伤，拼力飞回家，将磁带交给鲁西西的妈妈。

妈妈以为这是在梦中。听了录音后，她知道丈夫和女儿有救了。

第十章

一个小时后，警车和警察包围了虹光饭店

304 房间。

在逮捕流风时遇到了难题：无法给流风戴手铐——他没有双手。

“上脚镣。”警察头儿吩咐部下。

当天，鲁西西和爸爸被宣布无罪释放。

鲁西西和爸爸回到家里，妈妈为他们父女摆下了丰盛的筵席。

黑锤烫伤较重，鲁西西的妈妈正在精心为它治疗。

“爸爸谢谢你！”爸爸举杯谢女儿。

“应该谢黑锤！”鲁西西说。

“对。谢谢咱们的侠胆雄鸡！”

爸爸对黑锤说。

“我要谢你们。”黑锤说。

“谢我们？”爸爸不明白自己在这次事件中有什么值得人家谢的地方。

“谢谢你们的人品，谢谢你们让我知道了人类的正宗品质，也谢谢你们让我看到人类中还有流风这种伪君子。”黑锤说。

“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爸爸举杯。

碰杯。

法庭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证实被告流风犯有诬陷罪，行贿罪，受贿罪，谋杀罪，投机倒把

罪。数罪并罚,判处流风有期徒刑 200 年。

法庭证实被流风用卑鄙手段陷害的人就有三十多名。这三十多人至今还蒙在鼓里，或感激流风帮他们减过刑，或感激流风帮他们减轻过处分。

正义之神是不会放过那些卑鄙的坏蛋的。

这一点,坏蛋们最清楚。他们心里明白,迟早有那一天。

惩罚将伴随流风的晚年。

一个月后,黑锤的伤痊愈了。

这天早晨，黑锤对鲁西西说:“我要离开这里。”

“为什么? ”鲁西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要去治治全世界的伪君子。”黑锤胃口真大。

鲁西西觉得黑锤的计划不错，她就是舍不得黑锤。

“我今天向全世界的伪君子宣战。”黑锤斩钉截铁地宣布。它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流风这种人。

“我代表全世界的孩子感谢你。”鲁西西说。

鲁西西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伪君子都在大人中间。没有哪个孩子长大愿意当伪君子的，尽管有些孩子身上呈现出伪君子的前兆，但鲁西西相信他们会修正自己的。

谁不愿意活得洒脱？谁不想表里如一？谁不希望和朋友肝胆相照？

人类就是人类。

黑锤告别了鲁西西全家，同它的对手们较量去了。

黑锤是单方面宣战，敌方还蒙在鼓里。

这有点儿不公平。好在黑锤的对手都不是什么光明的人，只好委屈他们一次啦。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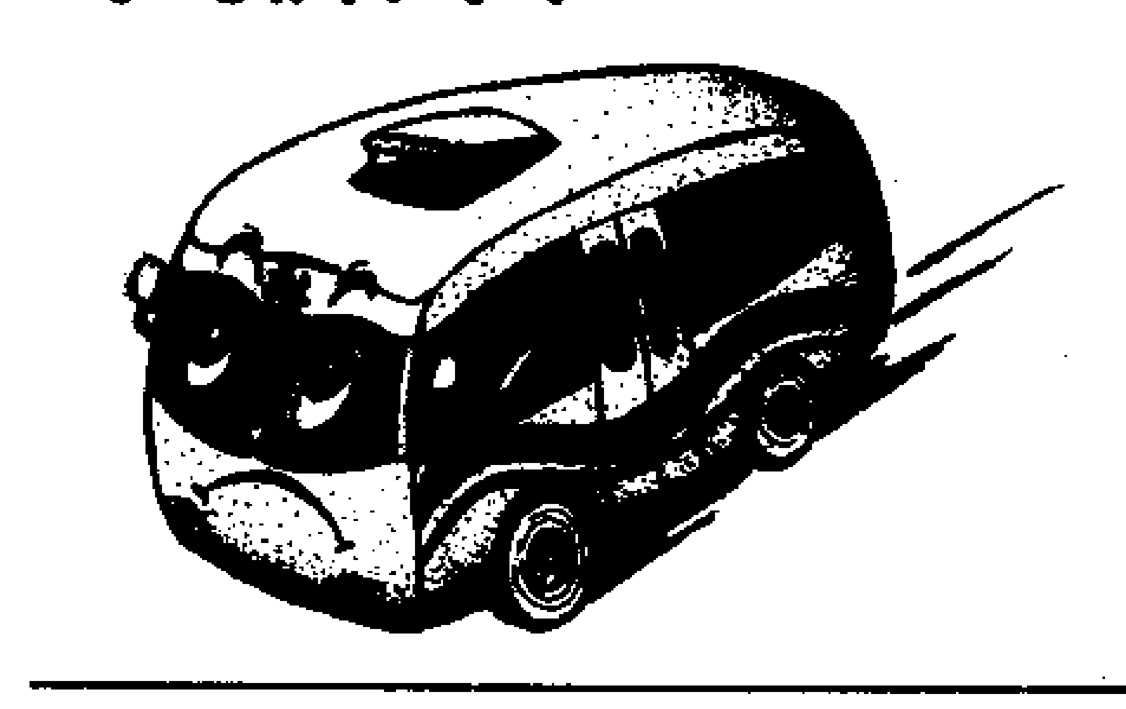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飞马牌汽车



第一章

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生产线上排列着一辆辆正在组装中的大轿车。流水线缓慢但不停顿地行进着。随着流水线的运动，每一道工序都给大轿车的身上增添新的内容。

飞马汽车制造厂 10 分钟生产一辆飞马牌

大轿车，这些大轿车刚刚在流水线上初具规模就跃跃欲试，恨不能在只有两个轮子时就到公路上撒欢儿奔驰。

飞马牌汽车以速度快和载客量大而驰名，是各地公共交通公司的抢手货。有飞马牌汽车作为公共汽车运输的主力，公共交通公司的总经理就可以稳坐第一把交椅。

今天飞马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线两侧不同以往，厂级领导云集在车间里，电视台的记者也像使用反坦克火箭筒打坦克似地扛着摄像机东瞄准西比划。

一辆刚刚组装完毕的飞马牌大轿车被人们簇拥着离开了流水线，它是该厂生产的第 50 万辆汽车。人们喜欢用整数作为纪念，数越大越自豪。这辆飞马牌汽车的运气好，要知道，早一辆和晚一辆都享受不到这种殊荣。

它披红挂绿地开到工厂门口，踌躇满志地站在那里等候庆祝仪式的开始。它准备一投入运输就创造日行驶上千公里的世界纪录，给母厂的荣誉簿添写新的一笔。

仪式开始了，一阵歇斯底里的鞭炮声后，厂长讲话，副市长讲话。有幸购买这辆飞马牌大轿车的 250 路公共汽车队队长讲话。有文

采。有气氛。有场面。

最后是剪彩仪式。一条高级豪华得可以的大红缎带横在出厂号为第50万号的飞马牌汽车面前。为了充分体现多方协作尊重领导上下级平等和横向联合的精神，由包括市领导区领导街道领导厂领导车间领导班组领导及供电局供水局供气局供粮局供暖局供冷局代表共45人各持一把崭新的剪刀在两米长的缎带上共同剪彩。为保持步调一致防止出现先剪后剪引起误会之尬尴局面，特从国家体育队邀请国际裁判鸣发令枪。

只见国际裁判举起白色的枪身上带两个黄铜豆芽菜似的发令枪，口中念念有词：

“各就位——预备——”

45名剪彩选手张开手中剪刀的血盆大口，寻找着缎带上最丰满的部位，准备聚餐。

“啪——”

缎带随着枪响而碎尸万段。

鞭炮和锣鼓再次扯着嗓子在空气中耀武扬威。鞭炮不惜通过粉碎身体显示自己的存在。锣鼓甘愿让人痛打耳光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

飞马牌汽车在喜庆的气氛中缓缓驶出了

工厂，它是飞马汽车制造厂的一座里程碑。它的车头上那插着翅膀的骏马徽记在阳光下熠熠闪烁。

飞马牌汽车渴望奔驰。它知道它的荣誉和奔跑之间的关系就像汽车和汽油之间的关系一样密切。

第二章

飞马牌汽车精神饱满地迎来了它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运行。它想旗开得胜，想出师大捷，想一切诸如此类充分表现开门红现象的褒意词。

悬挂250路车牌的飞马牌公共汽车在上午八点整开进了始发站。

三个车门同时开启，乘客们争先恐后地钻进车里，以抢到一席座位为荣。

飞马牌汽车头一次装载乘客，它感到亲切。车厢里的每一位男女老少都给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车铃响了。

售票员关上车门，司机发动了汽车。250路飞马牌公共汽车神气地出发了。

轮胎与每一寸道路摩擦都给飞马牌汽车带来快感，它想加速这种摩擦，它渴望奔驰。

飞马牌汽车驶过一个十字路口后，速度减缓了。它看见前方排列着望不到头的汽车。司机轻轻踩下制动踏板，飞马牌汽车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停下了。

开始时汽车轮子还能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渐渐地，车轮子像是被粘在了柏油马路上。飞马牌汽车听见司机熟练地叹了口气，接着把两个胳膊肘压在方向盘上。

飞马牌汽车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它看见前边的车龙没有头，后边的车龙没有尾。它希望这种局面马上就会改变。

30分钟过去了，汽车原地不动。

乘客们发着各种档次的牢骚。文明的，不文明的，本地的，外地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语音搅和在一起，充斥着车厢的每一寸空间。

终于，有乘客忍不住了。

“请您给开一下门，我下车。”一位戴礼帽的小伙子对前边的女售票员说。

“车没进站不能开门。”女售票员回答他。

“我上班都晚了！”礼帽大声抗议。



"开门的总开关在司机那儿，你去问他说。"女售票员转移目标。

礼帽走到司机身后。

"能给开一下车门吗？"礼帽问。

"不行。"司机吐出的两个字里的肯定成份占百分之二百。

"为什么？车又走不动，干吗不让我下车？"礼帽的声调开始往高音调整。

"这是规定。公共汽车没进站不能开车门。"司机也提高了嗓门，他是说给全车厢的乘客听的，省得一会儿一个一个解释。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礼帽一边看表一边做司机的工作。

"我的驾驶执照也是死的。"司机头也不回地甩过来一句。

礼帽不吭声了。

车上的大多数乘客都清楚驾驶执照是司机的第二生命。现在想弄那么个小本子装在兜里真比发明治癌症的灵丹妙药还难。且不说需要集训多少个月，单是那伺候再生父母似的驾校教练就够你回忆两辈子的。飞马牌汽车的司机不能白当一回干儿子。

1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停在原地。

乘客们都不干了。

“开一下车门，让我们下去？”

“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有人用对国军说话的口气对司机说。

“求您了！”

“……”

“……”

司机回过头，一脸的诚实，对乘客们说：

“我也求求大家，不进站是绝对不能开门的。你们看看，下边就是警察，只要我一开饭碗就砸了。”

一位坐在靠窗子位置的老者站起来将头探出窗外，问警察：

“能让司机开开车门吗？我们在车上已经呆了一个小时啦！”

“头不许探出窗外！快缩回去！”警察没回答问题之前先纠正老者的违章行为。

尽管老者对“缩”字十分反感，可他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七十多个春夏秋冬，练出了修养和气度。

老者把头缩回了车厢里。

警察一字一句地说：

“公共汽车未进站时，绝对不许开车门。汽

车出故障除外。”

乘客们有的掏出工作证，有的掏出火车票，有的掏出飞机票，纷纷给警察看，以求宽容。

“这项规定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制订的，现在下车，如果出了事故怎么办？”警察挥挥手，表示对那些票证的不重视和对全车乘客安全的重视。

乘客们无可奈何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承认自己手中的票证和上班迟到以及其它种种理由都不能与司机的饭碗相提并论，更不能与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日而语——尽管现在下车绝对不会危及生命。

两个小时过去了，飞马牌汽车仍然原地不动。

乘客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消耗着自己体内那宝贵的热量。

第三章

当第三个小时过去时，礼帽和几位男性乘客的烟瘾发作了。

礼帽率先掏出香烟和打火机。

“车内不准抽烟！”女售票员制止礼帽。

“把烟收起来！”后门的男售票员也开始维护乘车规定。

“那我下车去抽烟！”礼帽对女售票员说。

“未进站不准开车门。”女售票员重复法规。

礼帽的烟瘾看上去挺大，他坐立不安，像是要把一盒烟生吞下去。

“我把头伸出窗外吸烟可以吧？”礼帽请示女售票员。

女售票员同司机商量研究后，同意了。

礼帽和另外几位抽烟的乘客刚把头探出窗外，就遭到了警察的训斥。

“把头缩回去！多危险！司机，你怎么不管？有反光镜吗？”警察威胁司机兜里的驾驶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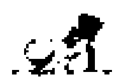
“都把头缩回来！”司机吼了一声。

礼帽等烟客只好把头缩回车厢里。

几位烟客聚集在一起，礼帽牵头，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成立维护吸烟者正当权益协会，会员一致推举礼帽担任会长兼秘书长。

协会研讨了如何在当前紧急关头自救的抗灾措施。通过讨论，会员们更加认识到三个



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是真理。

维护吸烟者正当权益协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代表大会结束后，由该协会新闻发言人向乘客和司售人员宣布了该协会的决议：

一、250路飞马牌汽车上的吸烟乘客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我们的吸烟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我们决定成立协会进行自救；

二、本协会希望得到诸位乘客和司售人员的理解和协助；

三、任何侵害本协会利益的行为，本协会都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组织决议面前，司售人员和乘客都拿出了恭敬的表情。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有幸与“新闻发言人”同车。

由协会组织出面，会员们暂时与靠窗的乘客调换位置。

每位会员都站在窗前，只见他们的脸在车厢里，而嘴上叼着的香烟却伸出窗外。他们同时点燃了香烟。

会员们像吃奶的孩子100天没吃上奶终于又嘬到了奶头那样狠命嘬烟卷，第一口就把烟卷的身高缩短了一半儿，他们让烟雾进入自己的体内，光在肺里旅行还不过瘾，还设法让

烟雾光临肝、胃、肾……

吸了两口就报销的烟头被扔出了车窗。会员们精神焕发地聚集在一起讨论心得体会。

“随地扔烟头，罚款！”一个手提式扩音器从车窗外冲着车厢里喊。

乘客们往外看，一个臂戴红袖章的中年妇女指着地上的烟头在呐喊。

礼帽会长傻眼了，这是他的失职。

“多少钱？”会长拿出领导承担责任的气派问红袖章。

“一个烟头一元！”红袖章拿出罚款单据本。

“这么贵！”会长吃了一惊。他粗略一算，应交罚款六元整。

“烟价涨了嘛。”红袖章解释道。

会长掏出六元钱递给红袖章。

会员们对会长的气度表示钦佩。

会长想在车厢里给协会拉点儿赞助或设个基金会什么的，再不就举办一次吸烟有奖智力赛，总之，目的是筹款，就像社会上经常举办的这类竞赛一样。

第四章

公共汽车还是纹丝不动。车上的几位乘客开始感到小腹中的某一个器官有膨胀感，他们先是动用毅力克制那个器官传递到大脑的信息给全身带来的紧急状态。有的乘客把两条腿并拢在一起，有的乘客眼望窗外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毅力是有限度的，到了极限位置就会丧失作用。

最先宣告危机的是一个男孩子，他不在乎性别障碍。他走到女售票员跟前，说：

“阿姨，我要小便。”

“现在不能开门。”女售票员回答。

“我憋不住了。”男孩子一脸的痛苦。

其实女售票员也已告急，但她是工作人员，要维护车内的安定环境，不能扰乱“军心”。

“怎么办？”女售票员请示司机。

“我也憋不住了。”又有乘客宣布。

“我要上厕所……”

“我也要……”

司机看看路边的警察，对女售票员说：

“你问问警察，看能不能开车门，已经原地堵了三个多小时了！”

堵车没有缓解的征兆，飞马牌汽车睡着了，它正在梦中驰骋。

“警察先生，车上不少乘客要……要上厕所，能开车门吗？”女售票员问执勤的警察。

警察看了一眼表，他也觉得堵的时间可以了。但他是法律的执行者，他无权修正法律。

“我请示一下，现在还不能开。”警察说完从皮带上解下对讲机。

“我是008，我是008，呼叫01，呼01，请回答。”警察右手拿着对讲机喊话，左手的大拇指勾住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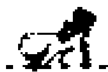
乘客们的耳朵都对准对讲机，捕捉着喜讯或噩耗。

“我是01，我是01，请讲。”对讲机喊叫着。

全车乘客都对“01”坚守岗位的工作精神大加赞赏和钦佩。

“请示01，008管区有一辆公共汽车，已经被堵了三个多小时。车上部分乘客要求上厕所，能否开车门？”008号警察请示上级。

“此事涉及国家交通管理法规，我不能擅自决定，我立即向上边请示。”01回答。



全车乘客都对01的负责精神反感。

“听见了吧？他去请示上边了，你们再坚持一会儿。”008号警察充满理解和同情地对车上的乘客说。

“我马上就要尿裤子了！”男孩子告急。

“坚持一下。”008号警察给车上这位10岁左右的男孩子打气。

“我坚持不住啦！”男孩子快急哭了。

“开一下车门嘛！”乘客中有人看不下去了。

“一个孩子，还怎么憋呀！”一位中年妇女隔着玻璃问008。

“听说男孩子憋尿不好。”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士说。

这句话引起全体乘客的多方位联想。

司机再次请示008警察。

008警察再次请示01。

01的答复是市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还说不止一辆公共汽车遇到了憋尿的问题，还说憋尿问题在此次堵车事件中目前只算三等疑难问题，还说有的公共汽车上有闹肚子的。

“各位乘客！市里正在专门为未进站公共汽车能否开门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请大家再

坚持一会儿！"008力图平息车上的"动乱"，尽管这不是他的职责。

男孩子的左手已经向两条裤腿的汇合处前进了，他一边捂一边站到车门旁，看来他准备从门缝儿往外尿了。

红袖章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站在车门下边。

"别尿！当心她罚你款！"吸烟者协会会长提醒男孩子。

男孩子的脸都憋红了。

"往这里尿。"老者从书包里掏出一只旅行杯，拧开盖儿，把杯口伸到男孩子的告急处。

全车乘客都被老者的牺牲精神震惊了。

其实老者不愧是在地球上多活了数十个春秋，堪称深谋远虑。他凭直觉已感到这次堵车非同一般，必须积攒能量，做好在车上过夜的准备。男孩子的尿是童子尿，到口渴的紧急关头既能解燃眉之急说不定还能治愈他的不治之症。现在的公共男厕所里摆满了制药厂接尿的塑料桶，连那些从污浊不堪的通道里流经出来的尿转眼都能被换上华丽的包装住进医药商店的玻璃柜里，这男孩子的童子尿更是无价之宝了。老者不能白被堵车，他儿时在私塾

里学的第一条成语就是“塞翁失马”，是这条成语给他的生命当了精神支柱才使他活到这般年纪。

男孩子对准旅行杯渲泄。

车上凡有中专以上文凭的乘客都想起了“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句世界著名诗文。

在男孩子尿了四分之三时，旅行杯满了，男孩子一个急刹车。

“尿到一半儿时停住不好！”吸烟者协会会长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男孩子。

乘客们愕然，不禁为男孩子的未来担忧。

老者不愧是多吃了几年盐，只见他迅速将旅行杯的盖儿翻过来，与旅行杯交接班。

杯盖儿的容积与男孩子余下的四分之一配合得十分默契。

全车乘客报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爷爷！”男孩子在一瞬间似乎长大了，一泡尿使他悟到了人生。

老者的双手捧着杯子和杯子盖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又有几位乘客的腹中大概是受了刚才这个场面的刺激，宣告进入战备状态。

“会开完了吗？”女售票员问008。她已经坐

不住了。

008又拿起对讲机。

第五章

此时在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正召开着研究公共汽车未进站能否开门的紧急会议。

市长表情严肃地主持会议：

“先请大家听交通警察局局长介绍情况。”

交通警察局长用最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公共汽车被堵的情况，大意是这样：目前总共有78辆公共汽车未进站被堵，其中距前方车站最近的为6寸，最远的为0.5公里。按交通法规规定是不能开车门的。现在由于堵车时间逾3小时，车上乘客强烈要求开门下车，各种紧急情况也接连发生，如憋尿憋屎，误机（飞）误车（火）等等。

“你局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市长问。

“严格执行交通法规。我已增派数百名警察奔赴现场，做到每门把守一名警察防止违章开门事件发生，等待市政府的新决定。”交通警察局长说。

“好！下面听公安警察局长汇报。”市长说。

公安警察局长拿出卷宗，用数字汇报。78辆公共汽车上现在共有乘客5070人，司售人员234人。其中有犯罪前科的8人。在逃犯1人。没有城市户口的196人。外省市1234人。外国游客21人。目前未发现违法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车上成立了诸如协会类的组织，它们未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未刻公章。

“逃犯在哪辆车上？”市长问。

“在250路飞马牌汽车上。”公安警察局长看看卷宗说。

在场的人无不对公安警察局的效率感到震惊，在短短的3个小时里，该局就统计出如此精确的数据。

“外国人在哪些车上？”外事局长问。

“250路飞马牌汽车上有两位。其余的分布在30路、200路、25路、39路、17路、45路和43路上。”

外事局长埋头记录。

“这21名外国人中有间谍1人。”公安警察局长补充道。

“同车有没有乘客携带重要文件？”市长的表情紧张起来。

“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文件是一名乘客携

带了本市某区所属小学期中考试模拟考试试题。"公安警察局长说。

"不能落到外国间谍手中！"教育局长站起来，"听说外国间谍能从飞机上的挂衣服钩里分析出洲际导弹来，他们就不能从模拟考题中分析出20年后我国民族文化素质？这个乘客真不像话，怎么能带着考题和外国间谍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呢！"

"马上采取措施！"市长对公安警察局长下令。

"是。"

接着汇报情况的是教育局长、卫生局长、税务局长、新闻局长……

教育局长公布了78辆公共汽车上有多少多少在校的大中小学生，有多少多少去参加自学考试的成人……

卫生局长汇报了车上一共有几例艾滋病人，几例肝炎，几例胆结石，几例脚气……

税务局长指出公共汽车上应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和人名，逃税者有多少，以及公共汽车占住一块地皮多少小时以上要交纳占地税……

……

……

市长对部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了这么准确和翔实的资料表示满意,这就是效率!

“交通堵塞什么时候缓解?”市长问交通警察局长。

“从目前情况看3天内无法缓解。”交通警察局长说。

“现在讨论能不能开车门的问题，请大家抓紧时间,很多乘客憋着呢。”市长同情地说。

大家反复陈述利弊分析可能发生的不测设置种种疑问运用二律背反逻辑推理最后一致认为交通法规是国家制订的，敝市无修正权。

“好,现在决定,”市长拍板了,“一、立即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二、在国家未修改公共汽车未进站不能开门这一法律之前，这78辆公共汽车坚决不能开门，我们要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三、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给车上乘客提供方便，使他们感到每辆公共汽车都是乘客之家。特别要照顾老幼病残。”

各部门头头迅速记录，同时在脑海里规划着本部门的工作计划。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公共汽车堵车局”,专

门负责领导公共汽车堵车现象。该局规格为副市级，便于协调各局工作。

所有的局长都想当公共汽车堵车局长。

经过比学历比年龄比姓氏笔划最后由比倒数第二名多上了一天学年龄小 42 分钟姓一的一位局长升任公共汽车堵车局局长。

“拿出效率！体现本市的优越性！”市长最后说。

一场高效率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有原则性的战斗打响了。

第六章

正当 250 路飞马牌汽车上的乘客已经被尿憋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时，车旁响起了警笛声。

008 警察的身旁出现了一辆闪着警灯的摩托车，从车上跳下两位警察，007 和 009。三位警察在一起碰头，看情形是 007 在向 008 传达指令。

008 向乘客们宣布了市里的决定：车门不能开。随后三名警察各把守一门。

车上一阵骚动。乘客们看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



"车走不了，为什么不开门？"吸烟协会会长抗议。

"我有急事！"

"我抗议！"外国人操着外语发话了。

"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每一条交通法规都是鲜血换来的经验。车未进站开门，出了事故谁负责？你们的亲人盼你们平安回家！"007警察理论水平比008高，他大声对车上的乘客说。

"我……我……"女售票员的脸憋紫了。

大家都看出她已经快憋不住了。

又有几位乘客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我建议成立个协会，保护撒尿的正当权益。"老者平端着旅行杯提议，他从吸烟者协会的成立看出了组织的力量。

乘客们纷纷响应。当即就有不少乘客报名。

女乘客感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报名参加撒尿协会有点儿那个，曾有一位女乘客提议像厕所分男女那样撒尿协会应该分男女协会，后来被大家否决了，理由是现在需要凝聚力，团结就是力量。

几乎全车的人都报了名，经过研讨，确定

协会名称为“保护尿路通畅者正当权益协会”，简称保通协会。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男孩子为保通协会会长，主要是考虑到男孩子能在任何场合毫无顾忌地用任何语言表达会员的心声，不存在不好意思不存在羞涩不存在腼腆的问题。

保通协会会长不负众望，上任后的第一句话就显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

“谁有塑料袋？贡献出来。”保通协会会长说。

乘客们顿悟，更加确信不疑自己具有选举能力。

有塑料袋的乘客将塑料袋交到保通协会会长手里，一共是四只。

会长先递给女售票员一只塑料袋。

女售票员表示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方便，尤其是售票台比地面还高出一尺。

会长决定在车厢后门处辟出一块协会活动专用场所，此决定得到了会员们的支持。很快就在后门的阶梯处辟出了保通协会会址，坐在后排的乘客暂时迁徙到车厢中部，男售票员把头扭向右边。

女售票员表示愿意第二个方便，她不希望



打头炮。

一位男会员接过会长颁发的塑料袋，来到了车厢后边的协会会址。

会长希望大家不干扰该会员的活动，目光最好朝相反方向投射。

车厢里突然安静下来，说不清大家在期待什么。

该会员尽管已经憋足了两个小时，但当他意识到全车的乘客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时，他无论如何也尿不出来。

会长关切地询问该会员原因后，起头带领全体会员高唱世界著名歌曲《一路平安》，以此造成该会员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

该会员终于时断时续地打响了头一炮。正当他充满解放感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身旁的女乘客大叫起来。

"漏了！"女乘客尖叫道，那声调无异于宣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外泄了放射性物质。

"什么漏了？"乘客们大惊失色。

"塑料袋！"女乘客指指身旁男于打头炮的男会员。

大家这才看到该会员手中盛尿的塑料袋下部有个小孔，液体正从小孔中涓涓外溢。

“罚款！”男售票员看见该会员往他的三包地段上洒尿，急了。

该会员右手抬起塑料袋，左手五指并拢弯成碗状置于塑料袋下部外漏处，可惜肉碗并非固若金汤，液体又从指缝儿中顽强地向下渗透。

乘客们都皱起了眉头，他们觉得用手捧尿不能给人以美好的感觉，特别是像该会员这般年纪的人。

打头炮的会员倒不怎么觉得恶心，他认为人体内部比外部卫生，要不干吗舆论要求吃饭前洗手呢，他现在关心的是尿从指缝儿里漏下去会使自己的钱包里发生变化——当然不是朝有利的方向变化。

保通协会会长飞跑到该会员身旁，用另一只塑料袋兜住那只出故障的塑料袋，从而将该会员从危机状态中拯救出来。

“谢谢，谢谢！”受恩惠的会员为自己在选举该会长时投了赞成票感到死而无怨。

其余保通协会会员认定一个会员活动一次占用两只塑料袋是极其奢侈的行为，他们怀疑该会员和会长有裙带关系或其它什么比乘客关系进一步的关系。不少乘客认为有必要成



立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保通协会活动时可能发生的不正之风。

男售票员没有追究那位会员往地上洒尿的违章行为，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他也感到了来自腹中的紧迫感。

现在轮到女售票员活动了，要不是每扇门都有警察把守，她真想开门逃下车去。当着这么多乘客和同事，她真恨不得解放后就喝敌敌畏——如果车上有的话。

正当女售票员走到车厢中部时，车外响起了警笛声。一辆头部闪烁着旋转360度红灯的警车呼啸着急停在250路飞马牌汽车旁边。

从警车上跳下三名全副武装的刑事警察，其中两人从猪皮枪套中抽出了锃亮的手枪。

飞马牌汽车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女售票员攥紧手中的塑料袋，两眼直盯着车门外的警察。一般人看到警车停在自己身旁都会心里打鼓。女售票员不知男女在同一车厢里撒尿算不算犯法。

第七章

"怎么回事？"008警察问刑警。

“这辆车上有一名逃犯！”那刑警掏出一张照片给008看。

“逮捕他？”008问。

“对。”另一名刑警掏出逮捕证给他看。

“怎么抓？”007凑过来问。

“上车抓。”刑警说。

“从哪儿上？”008问。

“从车门上呀！”刑警说。

“公共汽车未进站不能开车门。”008提醒刑警。

“这是特殊情况。”刑警看看手表。

“那得请示上边。”008不同意开车门，他要坚守职责。

刑警无奈。

“我扒在车门上往里看看他在不在。”刑警之一说。

“不能扒车门！扒公共汽车车门要罚款。咱们更要以身作则！”009也从前门赶来维护法规。

刑警们没办法，只好包围了飞马牌公共汽车，等待逃犯跳车逃跑时再逮捕他。

警察们之间的对话给公共汽车上带来一阵小小的混乱。



“咱们车上有逃犯！”男售票员大声对司机说。

一阵惊讶和恐惧搅拌在一起的声音。

大家互相审视着，都怀疑身边的人是逃犯，都怕别人怀疑自己是逃犯。

女售票员招手叫来了保通协会会长。

“你快去呀！”会长指指后门。

“我怕逃犯看。”女售票员现在不怕任何人看，就怕逃犯看。

飞马牌汽车四周的警察越来越多，看来上边不同意为了抓逃犯而违反国家法规。一位警察站在警车顶上，让自己的声音通过手提式扩音器里那些半导体零件的歪曲传送到公共汽车车厢里：

“乘客们请注意！乘客们请注意！你们坐的公共汽车上有一名黄姓逃犯，警方请你们提高警惕。逃犯一旦作案，大家群起而制伏他！只要公共汽车一进站，我们马上逮捕他！”

乘客们都不吭声了，谁也不敢说“你们现在就上车抓呀”的话，生怕说完身边就冒出一把匕首来。

女售票员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终于尿裤子了。她飞速逃回自己的座位上，用自己小时

候在幼儿园积累的经验把尿焐干。

几位保通会员为了不重蹈女售票员的覆辙，顾不上逃犯的存在，争先恐后地去后门处参加协会的活动。

为了保护国家法规的神圣性和严肃性，新成立的公共汽车堵车局决定将所有被堵的公共汽车的车门临时封死，以防止个别司售人员或乘客在一时冲动下违法乱纪——打开车门。

当堵车局的工作人员拿着电钻往飞马牌公共汽车的门上打眼儿时，乘客们觉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干吗把门封死？"

"要堵多少天车？"

"跳窗户吧？"

七嘴八舌。

没人敢跳，第一个跳出去的警察准拿他当逃犯处置。

乘客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司机身上，大家希望司机代表他们同当局协商。

司机的肚子里已经没有一点儿存货了，通常被人称作"饿"的那种感觉折磨着他的生理和心理，他准备打开驾驶座旁边的小门下车同警察交涉。



小门的把手刚转了四分之一，车下的警察就发出了警告。

“干什么？”警察问。

把手在千分之一秒内复原了。

“我……下车……”司机见了警察都像耗子见了猫，话都说不顺溜。

“交通法规规定，公共汽车未进站，司机不得离车，学过吗？”警察问。

“学过学过学过……”司机恨自己不会用全世界的语言说“学过”两个字。

“知法犯法？”警察伸出手来。“驾驶执照！”

“别呀，我只不过想检查一下这把手出没出故障，没别的意思。”一听说要看执照，司机全身出虚汗，死活不给。假如警察把他的执照里附带的像邮票那样连接着的罚款票去一张，司机非自杀未遂一次不可。

“车有故障吗？”警察问。

“没有没有，是新车。”司机不知警察问这话什么意思。

“车在中途出了故障，司机可以下车修理。没有故障绝对不能离车！”警察设好了圈套让司机钻。

“是。是。”司机中了埋伏惊魂未定。

乘客们绝望了。

所有乘客的手表——连走得最慢的表——都走到了中午1点钟。

“咱们得想想办法了。”吸烟协会会长站出来说。

“是得想办法了。”老者双手端着丰满的旅行杯和杯盖儿站起来响应，“看样子咱们一时半会儿出不去，车门都被封死了。”

“先成立一个联合会，咱们组织起来自救。”司机回头说。

看到司机也同大家站到一起了，乘客们心里稍微有了点儿底气。

“就成立一个250路飞马牌汽车乘客司售人员联合会吧，简称250——飞乘司联合会。”吸烟协会会长的本职工作大概就是组建各类协会。

没人反对。

250——飞乘司联合会全体会员一致推举老者为联合会主席。

看得出老者把全身的细胞都调动起来激动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名字这辈子还能同主席联在一起，过去的岁月里曾偶尔有过同主或席分开碰到一起的时候。老者颤微微地站起来，

左手高举起杯盖儿。

“感谢诸位推举我担任250——飞乘司联合会主席，我将尽心尽力为诸位会员谋利益，请大家看我的决心。”主席说完将杯盖儿中的童子尿一饮而尽，以示决心。

会员们无不感动，报以掌声。

主席抹抹嘴，当他看到他的下属中还有外国人时，更激动了，他是国际性组织的主席呀！于是他右手中的杯子往左手中的杯盖儿里又斟了一杯尿，再次一饮而尽。他真希望此车永远堵下去，一直堵到他死为止。

主席将旅行杯盖好，准备同各协会会长开碰头会。除吸烟协会和保通协会外，还成立了吃饭协会、睡觉协会、文娱协会、治安协会、外交协会等协会。保通协会也分为大保通协会和小保通协会。各协会会长都兼任250——飞乘司联合会的常委。

正当联合会召开首次常委会讨论会员自救问题时，车外响起了喇叭声：

“250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和司售人员请注意！本市已成立公共汽车堵车局，专门领导这次堵车事件中的公共汽车。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堵车局局长来看望大家了！”

乘客们没想到当局这么快就成立了专门局，新局长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却先亲临第一线看望受灾公民，大家心里着实热了几秒钟。

"公民们！"堵车局局长站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坚固度足以使用100年的讲坛上发表演讲，"你们都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虽然你们面临着我们这些车外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比如男女同车大小……那个，我代表市政府，感谢你们！是你们，使本市今天的发案率与昨天持平，创造了历史上的今天发案率最低水平之一！谢谢大家！卑职将尽一切努力解决大家的困难！诸位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向我提出来。"

"我要赶火车！"

"我要吃饭！"

"我要去登记结婚！"

"我要回国！"

"我要……"

"我要……"

"……"

"大家静一静，最好派个代表一项一项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地说。刚才哪位说要登记结婚？"堵车局长对这件事感兴趣，他认定此事有新闻价值。



“我。”一位穿着笔挺西装的小伙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头别伸出来！”009警察纠正违章。

小伙子把头缩回去。

“你要去登记结婚？”堵车局长感兴趣地问。

“我昨天同她约好了，今天上午9点整在结婚登记处见面，领结婚证书。可现在都下午两点了！”小伙子哭丧着脸说。

“别急，一个小时之内让你完婚！”局长拍胸脯。

秘书凑过来等待指示。

堵车局长小声对秘书吩咐着什么。

秘书脸上一副标准的心领神会的表情。然后操办局长的旨意去了。

第八章

250——飞乘司联合会主席一听堵车局局长说让大家集中反映问题，来劲儿了。他知道他过官瘾的时机到了。主席年轻时曾经也当过几天小官，可惜那时他经验不足，上任的第一天就挨个儿找下属谈话，对下属说他谁也不

怕，实际上等于向下属宣布他谁都怕。结果这个全世界最小的官被他当了全世界最短的时间。这是主席终生的遗憾。他没想到能在见祖宗之前还有一次改过和令他死时闭上眼睛的机会。主席告诫自己要沉住气，千万不能干使自己死时眼睛越睁越大的事。

"大家有什么要求，请报告给有关的协会会长。"主席来到车厢中部，"再由会长们集中到我这里。"

乘客们开始叽叽喳喳地提要求。

外国人学会的那几句本地用语不够用来表达意思了，乘客中又没有懂该外国语言的。

主席来到窗旁，对正在讲坛上向下属布置任务的堵车局长说：

"报告局长，车上有两位外国友人，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能否派翻译来？"

"当然可以！"局长扭头吩咐二秘书去办。

"哪国人？"二秘书问。

主席在心里骂自己工作又没有做好，他回到车厢里问两位外国人：

"你们是哪国人？"

外国人说了一个主席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的名字。



主席为难了。“哪国人？”二秘书在车下追着问，他想让局长看看他的工作效率，他要赛过已经去办事的大秘书。

“车上没人懂他们的话。”主席诚惶诚恐地对二秘书说。

“就是外星人咱们也能给他找来翻译！”局长满面春风地对二秘书说。

“当然！”二秘书转身走了。他要把外语学院的教授都搬来。

250路车队主管交通安全的领导来了，原订今天下午举行的司机交通规则考试由于飞马牌汽车的司机不能到场参加而无法举行，主要是担心考过的司机将题漏给飞马牌汽车的司机，所以考试要同步进行。这不，负责安全工作的领导在管片警察的监督下拿着密封的考卷来到了司机驾驶座的下边。当地安全部门认定考试能减少交通事故，尽管他们不知道有一部叫《天方夜谭》的书，但他们凭天才的直觉喜欢往《天方夜谭》里增添新的内容。

“不是前天才考过吗？”司机隔着车门问领导和管片警察。要在平常，借他一颗老虎胆他也不敢不下车就同交通警察对话。

“就这还老出事呢！”安全领导一手拿密封

的考卷，一手拿对讲机。

“主考场注意，主考场注意，我是3号流动考场，我是3流动考场，本考场已做好考试准备。”安全领导神情严肃地冲着对讲机喊话。

“我是主考杨，请各流动考场注意听口令。——开封！”对讲机宣布。

安全领导迅速撕开盖满了大红章的牛皮纸袋，从中抽出一张充满火药味儿的卷子，递给司机。同时接过司机递出的驾驶执照。

司机哆嗦着手接过考卷，眼睛生怕被扎着似地小心翼翼地扫瞄卷上的文字。第一题是“本市本月应该撞死多少人？”第二题是“本区本月能轧死多少人？”第三题是“本市本月已经撞死多少人？”第四题是“本区本月已经轧死多少人？”第五题是“本市本月还允许撞死多少人？”第六题是“本区本月还允许轧死多少人？”第七题是“本市和本区本月距离完成撞人致死的指标还各有多少人？”

司机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这些填空题难不住他，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背诵这些随时变化着的数据，他今年出过的那次擦人的小事故就是由于背安全数据时开车走神儿造成的。



考卷答完了，司机又拎着心脏复查了十遍，才递给车外的监考官。

监考官判完卷子，掏出指甲盖儿那么大的一枚私章，郑重地盖在驾驶执照的最后一面，宣告该司机通过本年度第128次交通安全规则考试，有资格继续驾驶汽车。

此刻250——飞乘司联合会主席正同堵车局局长的三秘书交涉会员大小便的具体措施。

“应该让工厂研制一批新式的大小便用具，不要让乘客们感到在车上大小便不便。”堵车局长在一旁插话，他看出此路飞马牌汽车有代表性，于是决定抓这个典型。

“先调几十只塑料袋，争取做到一人一只，然后让工厂赶制小便器和大便器。”三秘书向局长汇报他的设想。

“塑料袋要不透明的，这样一举两行。既能盛尿，又能遮羞。”局长指示。

五分钟后，塑料袋运到了公共汽车旁。局长亲自将它们隔窗送到乘客们手中。

“车上有一名逃犯，该不该给他塑料袋？”刑警提醒堵车局长。

局长略沉思后，说：

“该给。逃犯憋尿后，很可能触发他的作案

冲动。给他两只塑料袋。”

没人知道车上哪位乘客是逃犯。

大秘书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群男女，还有扛着摄像机的。

“报告局长，这位姑娘就是车上那位小伙子的未婚妻。这位是结婚登记处的主任，我还叫来了电视台的记者和报社的记者。”大秘书把来宾一一介绍给局长。

“欢迎大家！”局长笑容满面，“这次堵车时间之长在本市历史上是罕见的。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人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堵车不是好事，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本局的任务就是给被堵的乘客提供方便，使他们宾至如归！”

有掌声。

局长握住了车上那位小伙子的未婚妻的手，问：

“你们就在这里举行婚礼，由我担任证婚人，行吗？”

未婚妻从 12 岁开始就做结婚的梦，结婚场面一次比一次梦得大，到昨天为止，她已经梦见在自己的婚礼上，车队前方有二十辆摩托车护卫，接着是鸣笛开道的警车，她和新郎则坐在奔驰 6000SEL 型轿车里，后边是一眼望

不到头的亲朋好友车队。满街的人都驻足观看，从他们的眼神里，新娘得到了极大的快感。这当然是梦，但她的婚礼不能比别人差，她也要像别人那样东拼西凑十几辆轿车，也要像所有新娘那样把自己一生中化得最丑的妆穿着显得最怯的衣服安排在婚礼这天化这天穿。她唯独忽视了凡利用庞大的婚礼场面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人都是地球上最弱小最可怜的人。

她认定今天在这里举行婚礼虽然没有车队，没有亲朋友好友，但是有电视台！这可是其他新娘望尘莫及的。要知道她连上电视的梦都没敢做过。她曾经认定自己如果想上电视只有犯法这一条途径，但当她发现有时电视台播案例时采用口播而不出画面，她就不想冒这份险了。

"我同意。"她羞答答地对堵车局局长说。她这是一生中头一次拉着局长的手，她真想从此后永不洗手。

"好，现在举行婚礼！"局长大喜。

摄像机睁开了眼睛，搜寻着最佳角度。

结婚登记处主任坐在专门搬来的办公桌旁，问车上的小伙子：

"你是自愿同她结婚吗？"

“是。”小伙子对这种结婚方式还不敢轻易持肯定态度，他不知如何入洞房。

主任又问了新娘一遍，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主任将一式两分印刷得比诺贝尔奖证书还考究还奢侈的大红烫金结婚证书贴上了两位当事人傻得不能再傻的照片。

结婚证书由堵车局长亲自颁发给新娘和新郎。新娘好说，就在局长身旁。新郎麻烦些，他不能将手伸出车外，局长也不能把手伸进车内。008警察使用上边刚发的手提式测量仪观察双方有无违章行为，该测量仪的精确度为一百万分之一。大秘书在车旁放了一把椅子，局长小心翼翼地攥着结婚证书的底部往车窗里递。新郎官像接还有十秒种就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接过证书。

车下掌声。车上肠鸣声。

250——飞乘司联合会主席注意到他的会员们都不同幅度不同频率地紧过裤腰带。大家都巴望婚礼尽快结束，局长好腾出精力来解决吃饭问题。

婚礼继续进行，程序无非是司空见惯的那一套俗得不能再俗的把戏，什么鞠躬啦讲恋爱

史啦七姑八大姨塞红包绿包屎包尿包啦，新娘给新郎剥糖纸剥香蕉皮剥桔子皮剥花生皮剥地球上一切有皮的物质，新郎给新娘插花插手绢插戒指插宇宙中一切能插的东西。此次婚礼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象征性的动作，反正新郎官休想碰新娘子一根毫毛。

婚礼结束前，新郎官在大庭广众下厚颜地向局长提出了洞房问题。局长说堵车现象一缓解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现在双方不妨暂时两地分居，也不失为一种考验双方感情的良机。

新郎官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新娘子走了，还看见她缠着电视台的摄像师问哪天播这条新闻看样子她连在月亮上的亲戚也要通知到——如果有的话。

第九章

250路飞马牌汽车上的乘客和司售人员要求吃饭的呼声越来越高。堵车局长认为精神食粮同物质食粮一样重要，他在指示调拨快餐盒饭的同时，还指示调歌舞团来现场为乘客们演出。

为了防止违纪行为发生，一些想灾民所想

急灾民所急的工厂绝不是发国难财地赶制了一批传送装置。堵车局不惜花费重金购置了第一批货，转眼间飞马牌汽车的某一车窗上安装了一条传送带，这样既能运送食物和排泄物又不会违章。

一盒盒精美的快餐通过传送带输进车厢，有咖喱牛肉盖浇饭蕃茄西红柿盖浇饭什锦炒饭意大利通心粉。一袋袋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通过传送带输出车厢，有健康的尿有带病毒的尿有黄色的尿有白色的尿还有不黄不白透明的尿。

250——飞乘司联合会的会员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快餐。主席提醒会员们保管好快餐饭盒，等快餐经过人体的各部位层层盘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再让它返朴归真寻根回到自己的故乡。

歌舞团的歌唱家们赶来为乘客们免费演出。他们站在椅子上唱歌。乘客们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声乐，看着那女歌手的眉毛时不时离开原籍去脸上的其他地方旅游，乘客们差点儿吐了。大家不喜欢满脸跑眉毛的歌唱家。

堵车现象没有缓解的征兆。飞马牌汽车的轮子麻木了，它疲惫地看着身边的人们为解决



乘客的困难绞尽脑汁地忙碌着，它发现人们终于有了可干的事情。他们兴奋、激动、热血沸腾。飞马牌汽车回想着它出厂时的情景，回想着勇于自杀的鞭炮和被碎尸万段的红绸子。

“哎哟，肚子疼！不行啦！！”一位女乘客扔掉饭盒喊起来。

“怎么回事？”联合会主席走过来。

“孕妇！要生啦！”邻座的一位女性过来人极富经验地喊了一嗓子。

“车上有医生吗？”主席问。

车厢里一通你看我我看你的运动。

没有。

孕妇痛苦和幸福掺杂在一起地呻吟着。

天色已近黄昏。

主席朝车窗外喊：

“有紧急情况！”

公共汽车堵车局已在每辆被堵的公共汽车旁建筑了漂亮的值班室兼联络处，这一栋栋颇似海滨浴场更衣室形状的小房子给街道带来了活力。

值班的工作人员从小房子里打开窗户，问：

“出什么事啦？”

“有位孕妇要生孩子！”

“让她坚持一下，我马上报告局长！”

工作人员立即拨电话同局长通话。

“什么？孕妇？！还马上要生！”局长在电话里不知是着急还是兴奋。

“能让他下车去医院吗？”

“当然不能！”

“能让医生上车吗？”

“当然不能！”

“那怎么办”

“车上有医生吗？”

“没有。”

“让她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局长放下电话，吩咐大秘书去请最好的妇科医生，二秘书去调通讯设备及闭路电视系统，三秘书去通知报社电视台的记者。

联合会主席在车厢里忙得团团转，他指挥会员们给孕妇腾出一排座椅，先让她躺下。他没想到还能增加新会员。

局长率领部下风驰电掣般地赶来了。

四秘书递给联合会主席一台步话机，便于车内车外联络。

有关部门详细询问了孕妇的有关情况请

如是否本地户口是否婚生子女是否计划内是否近亲结婚家族是否有艾滋病史等等后通知堵车局长:批准生产。

250路飞马牌汽车旁边像打仗前一样紧张而忙乱,局长亲自担任“堵车孕妇生产指挥部”总指挥。

“车上注意!车上注意!”局长亲自拿步话机指挥。

主席对于局长大人不称呼他的职务稍微介意了几秒钟后又顾不上了,忙回答:

“车上听见了,请讲!”

“咱们紧密配合,将对这名孕妇进行遥控生产,听明白了吗?”

“遥控生产?不明白……”

“我们已经请来了本市第一流的妇产科专家,他们将在车外通过闭路电视系统指挥你们给孕妇接生。”

“可车上没人懂医呀!”

“所以让专家遥控指挥嘛!具体事项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同你联系。”

常务副总指挥将一项项具体事项吩咐给主席,主席又转达给会员们。车厢里忙碌起来。传送带将消毒用具消毒药品接生器械闭路

电视系统的摄像部分统统运进车厢。

孕妇被安置在临时搭成的白色小篷子里，篷子里安装了摄像机，正对着孕妇。被选出的四名会员担任接生员，她们的头上都戴着耳机嘴前都矗立着送话器以便及时向专家们请教和聆听专家们指教。四名接生员有三名生过孩子，另一名虽未结婚但因为她姐夫的妹夫是实习医生也被选上了。

车外竖起了一座八平方米的巨型屏幕，以使专家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场便于准确无误地指挥战斗。为了防止坏人偷看屏幕占便宜总指挥部还同治安部门取得联系加强了屏幕周围的警戒工作。

车上的乘客们忘记了堵车带来的烦恼，他们比孕妇腹中的婴儿还躁动不安还兴奋。主席奔前走后地维持秩序，呼吁肃静。

夜幕降临了。

供电局已优先为250路飞马牌汽车接通了照明电源，车厢里灯火通明。据供电局局长向乘客介绍，这批电流为奥运会指定产品。

一切接生的准备工作就绪。

从大屏幕投影电视上，指挥部的领导和专家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车厢里临时接生场所内



的情景。四名接生人员头戴最先进的无线通讯设备严阵以待。孕妇躺在特制的折叠床上，等待着她没有当过妈妈的历史的结束。

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社和一切取得了合法证书的这类机构都蜂拥而至。它们要报道要讴歌这个不平凡的事件。

“都准备好了吗？”常务副总指挥冲着对讲机说话。

“专家组准备就绪。”

“接生组准备完毕。”

“警戒组准备就绪。”

“新闻组准备完毕。”

“后勤组准备就绪。”

“通讯组一切正常。”

“……”

“……”

常务副总指挥神情庄严地向堵车局局长兼接生总指挥报告：

“报告总指挥，一切准备就绪，请下命令！”

总指挥把全世界所有生物的神圣表情都调拨到自己脸上了，他在下令之前觉得缺点儿什么。“要是有剪彩程序或打一枪信号弹什么

的就好了。"总指挥不无遗憾地想。

紧接着，总指挥面对步话机遇到了难题，他不知使用什么语言发令。说"各就位——"显然不合适，因为只有一名孕妇，不存在竞赛谁先生出来的问题。说"预备——"也似乎欠妥，生孩子好像不是由开关控制。

现场静得出奇，等待总指挥发令。

"开接！"总指挥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词汇。

开始接生。

专家们通过闭路电视系统指挥接生员们帮助人类的新成员降临到人间。接生员们一边接受专家们的遥控一边摆布孕妇，帮助她快点儿当妈妈。

孕妇痛苦万分，终于知道了母亲的含义，她痛恨那些没生过孩子的男性公民在文章里随意使用"分娩"这类字眼，她认为只有生过孩子的女性公民才有权利使用这类词汇，她希望国家把这项规定写入宪法。今后凡是男性公民使用"难产""流产""分娩""十月怀胎"作为形容词的都由警察给他们服用雌性激素。

婴儿似乎知道了母亲的心思，大概是想让妈妈更深切地体会到分娩的含义，他（她）无休止地同接生员和摇控专家们玩起了捉迷藏的

游戏。

接生员们满头大汗，由于一天来营养摄人量入不敷出，加之全天滴水未进，一个个呈现虚脱前兆。

“给接生员们送饮料！”专家对后勤组长发指令。

某饮料公司将该公司有待闻名全国的新研制的饮料免费赞助给250路飞马牌汽车每位乘客和司售人员一瓶。3寸高的塑料瓶包装的饮料通过传送带再通过主席送到了每一位会员手中。大家对该饮料公司的慷慨和人道主义精神表示赞赏，同时对包装瓶表面那一道又一道凹进去的360度圆圈的数量略多持保留态度。但当主席建议大家保存好空瓶留着回家当自行车把套用后，会员们又对该饮料公司的废物利用精神一物多用精神持肯定态度。

接生员们喝了饮料后激情、热量均上升，四比一同婴儿周旋，终于在专家的指挥下在孕妇的出卖下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捕捉到了婴儿！

一个女婴诞生在飞马牌汽车上。

刚刚被三秘书找来的婴儿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

“把闭路电视关上吧。”

期待着这位新上任的爸爸说出感人肺腑的话的现场工作人员们无不感到受了侮辱继而在心里大骂该爸爸，人家要动坏心眼早动了谁还等你来了再动真是小肚鸡肠小家子气，当然屏幕的尺寸是大了点儿但那也是为了孕妇和婴儿的安全呀。

女婴的哭声通过扩音装置传出车厢，众人感到欣慰，于是忘记了由于心胸狭隘的女婴父亲的出现给现场带来的小小不快。

专程赶来为婴儿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孕妇住地所在户籍警察打开了登记簿，宣告承认该女婴降生该市的合法性以及入托入学参加工作领取退休金必须火化等等均优先享受。

“婴儿姓名？”户籍警察左手持籍右手操笔问新爸爸。

“……”新爸爸刚从大屏幕的遐想中清醒过来，才意识到女儿目前还是世界上没有名字的人。

“总指挥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大秘书二秘书三秘书四五六秘书不约而同地把荣誉献给顶头上司。

“还是让大家起吧，婴儿出生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嘛！”堵车局长不能独揽荣誉。



新爸爸觉得“集体劳动的结果”这句话扎耳朵。

“现在开始婴儿名字征文竞赛，由总指挥和常务副总指挥担任评委。”大秘书宣布。

“还应该有语言专家担任评委。”总指挥指示。

二秘书打电话找来了市语言学会会长。

征文竞赛开始。

车厢里的吸烟协会会长给婴儿起名为爱丁，意思是爱尼古丁，当然没明说。被否决了。

联合会主席还没享受过给别人起名字的殊荣，他自己的名字是他爸爸起的，他儿子的名字还是他爸爸也就是他儿子的爷爷起的。他孙子的名字是他儿子起的，愣是把他隔过去了。他暗称自己是被耽误的一代。他决定抓住堵车生孩子这个机会闭眼前给别人起个名字。

“叫车生落芙吧？”主席提议。他向大家解释车生落芙的意思就是车上生的孩子好比降落的芙蓉花。

评委们意见不统一，有的投赞成票，有的投反对票。主席希望投赞成票的评委名垂千古投反对票的评委遗臭万年。

经过再提名再否决到午夜时评委会终于

回头是岸肯定了“车生落英”这个名字。于是在一阵掌声中户籍警察郑重地将女婴的大名登记注册，谁能排除她二十年后没准是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或什么新主义创始人的可能呢？

记者们倚仗着摄像机摄影机和钢笔圆珠笔签字笔把这场面向全市报道，市民们无不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感到荣幸，他们坚信自己的夫人或女儿或姐妹或小姨子不管什么时候怀孕不管在什么地点例如电梯上厕所里会场中不管身边有否医生都会平安生产。

第十章

250路飞马牌汽车度过了堵车以后的第一个夜晚。堵车局调拨了毛巾被并以批发价出售给乘客，部分女乘客对于男女同车就寝表示忧虑，特别是车上还有一名至今未验明正身的逃犯。根据这些乘客的建议，堵车局从军队调拨了一批防弹衣裤给女乘客穿上，以加强安全感。

又有乘客提出身体竖着难以入睡，主席给会员们做工作说人类的祖先是爬行的到后来才直立行走，采取直立姿式是进步的表现应该



自豪才是，又说这次堵车本车还算幸运有的公共汽车里人挨人像凤尾鱼罐头连大小便都不能挪地方都得采取直立姿式不管男女老少。

会员们看到连同车的外国人都睡着了也就没话说了只好陆续入睡。可惜好梦不长车厢里暴露了两个打呼噜的男女会员，呼噜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尤其是女会员的呼噜声明显是国际水平，比男会员的呼噜声高八度不说还混杂着美声唱法。会员们的梦乡被呼噜声车生落芙的啼哭声梦话声搅得乱七八糟。当太阳又一次不耐烦地升起的时候，车厢里的会员们醒来纷纷要求主席开除打呼噜的会员。打呼噜的会员先是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在如山铁证面前只好要求成立保护打呼噜者正当权益协会。

会员们要求洗脸刷牙女会员还要求化妆，男会员看见身边未化妆的女会员都吓了一跳以为换了一个人原来她们不化妆这么难看。主席劝大家忍耐片刻，他拿起对讲机同车外的堵车局值班室联系。值班员回答说某工厂正连夜研制便携式洗脸机和无水无刷无沫刷牙器听说在第 102 次试验失败后终于成功了，新产品在申请专利后马上运到。值班员还通知会员们一个好消息，会员们的家属马上要来探亲，希

望大家做好接待准备。

早餐后，被堵乘客的亲属们陆续来到250路飞马牌汽车旁边，他们先是拿号然后排队在指定的窗口同亲人见面。他们给亲人带来了食物衣服书籍以及亲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大保通协会会长没想到天天同他吵架闹离婚的妻子在他一夜未归后居然肿着眼皮泪汪汪地来看他，使他这个小商人对于自己捣腾东西捣腾够了开始捣腾爱情深感内疚同时意识到爱情是分离产生出的艺术，想白头到老的夫妻都应懂这个道理只有打离婚鬼主意的夫妻才天天厮守在一起。小保通协会会长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无法正常上学表示忧虑他们原来恨不得让十岁的孩子一天上25小时课还喜欢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他，早知道如此他（她）们当初真不该生儿子而应该直接生个兄弟或同事那样他一生下来就懂宪法懂饭前便后要洗手懂不站直了会驼背懂四大纪律九项注意这样他生下来不用教育就会同他（她）们一起攀登事业的高峰尽管他（她）们大半辈子走的尽是平地或下坡路。当妈妈听说儿子在车上没有大小便器的时候不负重望地开拓性地领导了会员的小便新潮流时激动得差点违章亲儿子一

口。

多少仇恨多少误会多少矛盾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车内车外的人们终于认识到一个真理：朋友和亲人之间每一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过去真不该吵架骂架打架，今后只劝架挡架招架。

每位亲属被限制同亲人会见五分钟。堵车局还提醒亲属们为亲人交款。计有管理费伙食费卫生费娱乐费大小便器费洗脸机费刷牙器费毛巾被费警察夜班费以及一切与车辆被堵地点有关的机构诸如公路局收占地费供电局收照明费环保局收新鲜空气费警察局收治安费公共汽车队收旅馆费等等反正所有人都趁机宰乘客一层皮移植到自己身上再等着别人宰他。

有职业的乘客该供职单位的头头纷纷赶来询问该乘客算旷工还是算事假，这些乘客通过主席同老板交涉说工作可以在车上继续干例如糊火柴盒分大白菜嫉贤妒能勾心斗角都可以不受地理位置限制。

一位精干年轻的领导通知那位没生过孩子的女接生员本月献血指标轮到她光荣了，并说昨天单位三次抽签都证明应该她献血这是

天意还说女性公民造血机能好抽了马上就能补上。女接生员对于自己不在场如何抽签表示怀疑。领导威胁说如果她不献血别说民主党就连共和党也不让她入。

交通警察局验车大队赶来通知飞马牌汽车司机该车今天进行年度检查。司机提出疑问说怎么一年检验好几次况且这是新车总共才走了不到一公里。警察说一年验一百次也叫年检你超过今天上午不验加倍罚款，还说验车是创收的重要手段每一辆车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机动摇钱树四冲程六冲程的造币机。司机不知道汽车原地不动如何检验，警察指挥司机将转向灯远光灯近光灯雾灯刹车灯开了一溜够，一边在验车表上用小学 0.5 年级的水平写“合格”二字一边让司机交一百元验车费。

外交局旅游局派人慰问飞马牌汽车上的两名外国人同时提醒他们护照上的签证日期还有两天到期，如果逾期他们仍滞留敝国就算非法入境者。外交人士特别提醒两位外国公民他们所在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平均每人背了上万元外债不大可能替他们交罚金。乘客中一位社会学者挺身而出替不同国籍的难友说话，他认为国家落后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生态平

衡同样适用于社会学领域。如果没有落后国家，先进国家也先进不起来，就像假如世界上没有老鼠生态平衡将被破坏最终导致人类毁灭的道理一样。他还说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无法凭主观改变它，华盛顿和白雪公主不能加速历史的进程希特勒和大灰狼也同样不能延缓历史的进程。外交人员头一次听到这样的理论感到十分新鲜和在理，他们对这两位外国乘客的态度稍有好转他们怕社会生态平衡被破坏导致人类毁灭。

为了便于探亲，堵车局决定在路旁兴建一座接待站兼旅馆，专事接待灾民家属。搬迁工作在工作人员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和搬迁户百般刁难千般勒索的激战中顺利进行。经过两个星期的奋战接待旅馆奇迹般地矗立在 250 路飞马牌汽车身旁，旅馆的设施堪称一流水平，未被评上五星级饭店的原因并非豪华程度不够。旅游局已决定堵车一缓解立即给该旅馆挂定点牌子用它宰老外。

飞马牌汽车度过了被堵后的第十五个夜晚。飞乘司联合会的会员们已完全习惯了车上的生活。他们终于发现了人类的适应能力有多伟大，还发现人类养成的许多习惯例如躺着睡

觉用桌子吃饭用厕所大小便到医院生孩子都并非十全十美完全应该改革。会员们还发现逃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会犯罪的，这说明被堵的公共汽车有使人重新做人脱胎换骨的特异功能，尽管谁也不知道那个黄姓逃犯是谁。

联合会所属的协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乘客都担任了会长有些还身兼数职。主席每分钟包括梦里都发号施令，过足了管人的瘾。他没想到在死前终于探知了当官的乐趣不在于说对了部下听而在于说得不对部下也得听。

各种商业点和服务设施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被堵车队的两旁，服务项目之全服务态度之好创造发明之多均属前所未有。

会员们通过车上安装的程控和不程控电话随时可以买到任何物品食品以及精神食粮，还可以通过车载电视机屏幕观看电视台为堵车乘客安排的专题节目。

与纺织局与环保局联合研制的新型带微型厕所的裤子受到了飞乘司会员的赞赏，这种裤子隔音隔味隔水不论你走到哪里采取任何姿式即使在国宴的餐桌旁也可以照尿照拉不误绝不用耽心国际影响。裤子里安装的超级净

化装置可以在一分钟内将排泄物化为气体转移到空气中，据说这种气体被人吸入体内还可能增加卡路里，这一研究成果为人类最终摆脱食物的困扰铺平了道路，是里程碑式史诗式的革命。水利局和洗衣机厂联合发明的恒温双筒洗澡机深受乘客欢迎，这种带甩干装置的洗澡机融洗澡与娱乐为一体，边洗边转使洗客置身于魔幻般的童话世界中，即洗涤了肉体上的污垢又清除了精神上的烦闷。该洗澡机最终还将洗澡水转化为新型可乐饮料，使消耗体力后的洗客有雪中送炭雨中送伞雷鸣电闪中送避雷针之惬意感觉。该洗澡机最受飞马牌汽车上两位外国乘客的欢迎，他们在洗澡机中尽情地洗尽情地喝，他们宁愿放弃给必须离开家才能洗澡的祖国当家做主的权利，也要申请加入飞马牌汽车所在国的国籍。诸如此类围绕堵车而进行的新发现新创造成百上千，已给该市该国该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空前的经济繁荣。

第十一章

公共汽车堵车局局长的宝座已成为官场

赌徒们押宝的热点，该局长过五关斩六将稳坐宝座，同时大力发展堵车事业，扩大自己的领地。与堵车有关的商业、工矿企业、科研机构等等统统归该局座管辖，堵车局已成为工农兵学商一体化的托拉斯。

飞马牌汽车是堵车局树的典型，该局已在全市提出“学飞马赶飞马”(简称双马)活动，来飞马牌汽车旁边参观取经学习的本市和外市人员络绎不绝，人们使用望远镜、闭路电视和一切可以不接近就看到的工具参观飞马牌汽车里的感人情景。随着时间的推移，飞马牌汽车已成为旅游点，它不但吸引了本国游客还开始为国家创汇增收，招来不少鼻子不是鼻子眼珠不是眼珠的外国游客。该市正在研究是否授予飞马牌汽车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称号。

小保通协会会长的父母为孩子的失学感到痛心。他们万万没想到小保通协会会长不上学却越来越聪明了。车厢里的会员们轮流像讲故事那样把自己的各类知识讲给他听，没有压力没有考试没有竞争没有训斥没有作业，小保通会长居然在一年内学完了正常学校八年的课程，把慕名而来通过闭路电视当场出题刁难他的大学教授们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小保

通会长的父母先是欣喜若狂继而为儿子没有名正言顺的大学文凭而捶胸顿足，他们认为文凭比真才实学重要一万倍，他们宁愿白痴儿子加文凭也不愿聪明儿子加草台班。尽管如此消息传出仍有成千上万名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纷纷要求退学申请上飞马牌汽车当乘客享受超级教育方法，经堵车局研究认定公共汽车未进站不能上乘客这是法律即使以求学为借口也不能违反，况且现在被堵的公共汽车上的户口比该国首都的户口还值钱还要价还吃香，任何企图往被堵公共汽车里办户口的阴谋都必须及时识破坚决制止直至法办。

250路飞马牌公共汽车已成为全国公民向往的地方，它的乘客享受着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众多的公民模仿飞马牌汽车乘客的样子坐着睡觉，据说还治愈了几例艾滋病，于是坐姿睡觉疗法像当年某大国风靡打鸡血甩手喝红茶菌那样风靡飞马牌汽车所在国。

为了解决被堵公共汽车乘客过冬问题，堵车局报请市长批准用最新研制的保温塑料吹气房屋将飞马牌汽车及所有被堵的公共汽车都罩了起来，车厢里的温度四季如春。各种协

会频频开展活动。主席好几次在梦中梦见自己成了印第安部落的酋长。所有的科研机构都在监测和研究飞马牌汽车上的乘客的生理心理及一切有关理的问题，就像研究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车生落芙已经 7 岁了，她长得活泼可爱，由于身边有外国人，她还学会了外语。有一篇研究她的论文声称，车生落芙的意义不亚于在火星出生的人类。

那位在车上同车下新娘举行跨世纪婚礼的新郎也当了爸爸，他的儿子是该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该新郎每天通过电视屏幕同儿子享受天伦之乐，这位没洗过一块尿布便有人管他叫爹的爸爸引起了全国无数爸爸的嫉妒，据说全国爸爸协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正在审查他有否资格当爸爸。

250 路的路号“250”已成为全国最时髦的数字，许多商场学校工矿企业街道甚至个人都以 250 命名。飞马牌汽车制造厂更是大出风头，该厂生产的飞马牌汽车获得了“流动五星级豪华饭店”的绰号，外国商人像不要钱白给似地抢购飞马牌汽车。

250——飞乘司联合会也得到当局的承认和批准，由堵车局主管，并刻了一枚与之级别



尺寸相当的公章，主席用这枚公章为他在车外散居在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办了不少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例如购买了一台双筒洗澡机。

一天清晨，鸟鸣式起床钟刚刚响过，会员们纷纷从美梦中醒来，吸烟协会会长发现联合会主席没有像往常那样站起来问大家早安，他走到主席身边，看见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会员们立即围拢过去，通过电视培训出的会员医生为主席做了全面检查，证实该主席即将老死。大家一阵难过。

“我……”主席睁开眼睛，吃力地说：“死后……报上……能发……消息……吗……”“当然能，您是驴级领导呀！”吸烟协会会长安慰他说。

该国行政级别分为猪、驴、马、牛、象、狮等等。

“消息……旁边…能登……照片……吗……”联合会主席得寸进尺。

“这……”吸烟协会会长明知驴级领导死后不够登照片的资格，但他想让上司在离开世界的最后片刻享受一下鸦片的美味，“当然能登照片。”

联合会主席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终

于明白了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当官，死前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呀！250——飞乘司联合会主席在憧憬着下辈子死时争取奏哀乐降半旗中激动地离开了人世间。

会员们刚要伤心，他们在一刹那间突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前联合会主席的尸体怎么办？

在主席咽最后一口气之前就成立的治丧委员会决定立即向堵车局汇报。

治丧委员会主任同堵车局长直接通话。

“我们要求立即将尸体运往火葬场。”治丧主任说。

“这……我得请示一下市里。”堵车局长感到事关重大。

市长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研究飞马牌汽车里的一名乘客能否离车问题。

“如果同意他出来，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一位局长说。

“对，交通法规上写得清清楚楚，公共汽车未进站，乘客不得离车。”交通警察局长提醒大家。

“可他已经死了，而且还是位领导人员。”教育局长发表意见。



“什么级别？”市长问。

“驴级。”堵车局长回答。

“可以不考虑他的级别问题。”市长指示。

驴级领导在该市不属于珍贵动物保护范围。

经过一番有滋有味的讨论，会议决定：1 该乘客(已故)不能离车，因为法规上没有已故乘客可以在公共汽车未进站下车的规定；2. 飞马牌汽车现在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汽车，是全世界观察该国法制健全的窗口，今后任何有关飞马牌汽车的情况均由市里决定；3. 飞马牌汽车飞乘司联合会主席的级别上升为马级，新任主席由市里任命，在车外对车内实行遥控领导；4. 立即命令科研单位研制保存尸体的新产品(注：不是水晶棺，因为该尸体级别不够)。

当会员们见到市议会决议时，又喜又愁。喜的是飞马牌汽车的级别上调，愁的是尸体将永远伴随他们生活。

当天晚上科研机构就研制出了特种尸体凝固剂，这种凝固剂注入尸体后，尸体就会凝固成一尊塑像，质地与铜像一样坚固，永不腐烂，永不变形。这种凝固剂是从二十七种动物的尿中提炼出来的。

前联合会主席的尸体被注入“特种尸体凝固剂”后变成了一尊雕像，正襟危坐在车厢的一角。

这项发明轰动了全球的政界，几十位国家元首还有亿万富翁或打电话或派特使前来购买“特种尸体凝固剂”，想在自己死后使用以便流芳千古。本来这是一个创汇的绝好机会，无奈那二十七种动物的尿很难配齐，其中三种动物还是濒临灭绝的珍贵动物，而且这三种动物中的一种动物六个月才小一次便还不愿意往指定地点尿。

这次堵车给该国赢得了大量荣誉和外汇，科学技术也迅速发展，已经有四十名科学家被诺贝尔奖提名四十一次。诸如洗澡机刷牙器立姿睡眠法移动式大小便裤打呼噜消音器特种尸体凝固剂无形屏风自行车把套式饮料包装瓶聊天式教育等等都轰动了世界。还解决了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不同级别能上能下能左能右问题特别是法制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

市长由于领导堵车有方而升任国家副总统，堵车局长升任市长。其它有关各级领导也都相应地由驴晋马由马擢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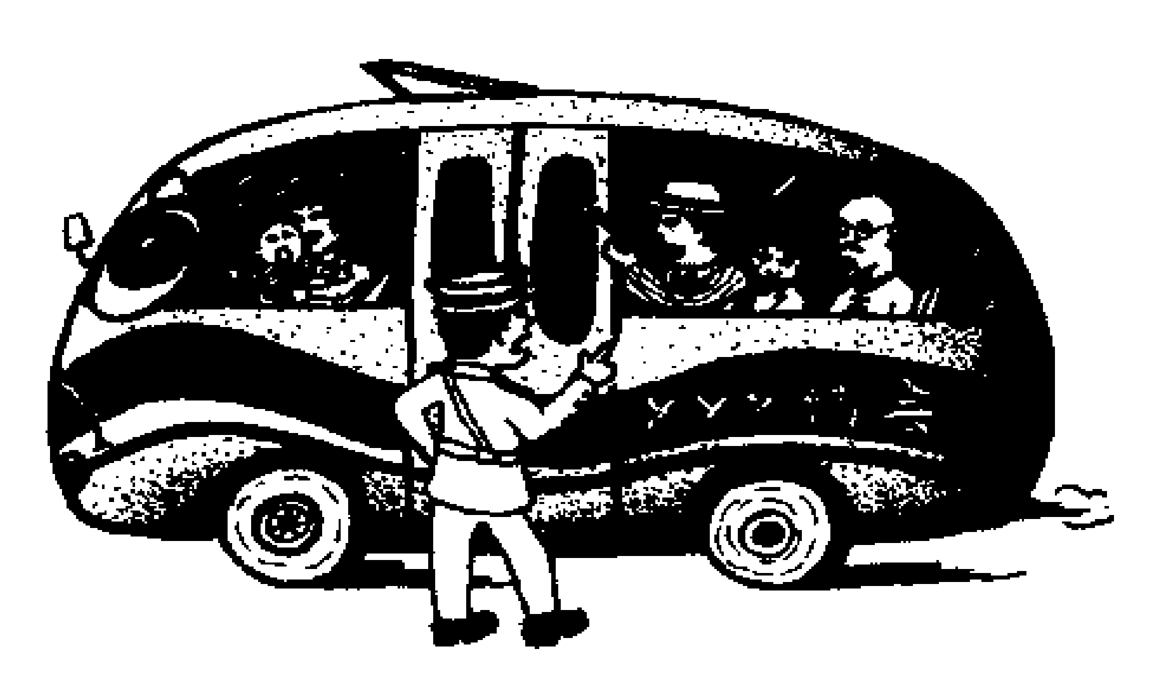
尾声

当车生落芙在飞马牌公共汽车上过完 12 岁生日后，新市长上任了。

新任市长决定解决交通堵塞。他花了比建造一百座立交桥更多的精力财力人力物力终于以数万人失业为代价换取了通车。

当飞马牌汽车突然发现前面的汽车没有了时，它感到阳光很刺眼。司机狠命打火才点燃了它的发动机，飞马牌汽车喘着粗气，像婴儿初学走路一样一面观望一面犹豫不决地行走。

它讨厌行车，渴望停顿。



马王登基



一

马王登基的第一天，决定找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干——最能显示他天生是当大王的料和最能保住王位的事。

大臣甲建议马王减税。

大臣乙建议马王大赦。

大臣丙建议马王否定前任马王的业绩。

大臣丁说应该将前任马王的亲戚都抓起来判刑。

大臣……

马王觉得这些事都要干，但他认为把它们作为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来干份量不够。

“大王应该首先选一位新闻发布官。”掌管民意测验的大臣提议。

“新闻发布官?”马王眼睛一亮。

“现在地球上挺时兴这玩意儿，什么总统啦首相啦国王啦主席啦一般都装备新闻发布官，这东西好处特别多。”民意测验大臣滔滔不绝。

“嗯。”马王已经意识到新闻发布官的作用，“给我挑选一个最优秀的新闻发布官。”

大臣甲说：“什么样的新闻发布官算最优秀的呢?”

“能说。”

“反应快。”

“会装傻充愣。”

“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

“能把最肮脏的事说成是最神圣的事，也能把最神圣的事说成是最肮脏的事。”

“还要让人家确信不疑。”

“这人必须没什么信仰。”

“如果需要，他能够把自己的爸爸说成是自己的儿子。”

大臣们勾画着优秀新闻发布官的必备素质。

“我要亲自考核我的新闻发布官。”马王决定了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一个新闻发布官。

可是马家族有那么多成员，从何处下手挑选新闻发布官呢？

“举办一次吹牛大奖赛，冠军就是新闻发布官最优秀的人选。”民意测验大臣再出良计。

“叫吹马大奖赛吧！”马王早就对“吹牛”这词儿耿耿于怀。

“对，吹马大奖赛！”大臣们鼓掌。

马王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吹马大奖赛”为自己选一位新闻发布官。

二

在“吹马大奖赛组委会”马不停蹄地工作下，大奖赛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报名参赛的选手云集到比赛地点，准备一决雌雄。

当然，为马王选新闻发布官的事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大臣们知道。这关系到将来马王的新闻发布官的名誉，当然也关系到马王的名誉。

比赛分三个项目进行，积分最高的为冠军。

第一个项目是“如簧之舌”。看谁的嘴能不间歇地说话，谁持续的时间长，谁获第一名。

第二个项目是“镇静自若”。看谁说假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

第三个项目是“指鹿为马”。看谁颠倒是非的本领大。

为举办这次“吹马大奖赛”，马家族专门修建了一座造型独特的奔腾赛馆。大奖赛就在奔腾赛馆里举行。

马王对预赛不感兴趣，他憋足了劲儿看决赛。

预赛争夺得十分激烈，不知是有人透露了马王要选新闻发布官的意图还是马民们对这样的竞赛特感兴趣，反正赛场上高潮迭起风云猛变。各路选手都使出了家族的绝招儿诸如回

马枪马后炮马到成功老马识途马拉松等等等等，当然也有选手继承了祖先的劣质遗传因子而导致马失前蹄马大哈马革裹尸马仰人翻露出马脚……

经过一番厮杀一番搏斗一番唇枪舌剑裁判们终于将参加决赛的四名选手从无数名参赛者中筛选出来。

决赛者的名单家庭情况种族情况这面貌那面貌被送到了马王眼前。

“今晚举行决赛，这是四名参赛者的简历。”组委会主任将表格呈给马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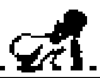
马王逐一认真审阅。还时不时做若有所思状做深沉状做幽默状做豁达状做知识渊博状做一切大王为了让别人看他像大王为了让别人写他的传记时多点儿花絮而提前练了好几个通宵的种种装模作样的状态。

“嗯，不错。”马王点点头。

“今晚您去看决赛吗?”组委会主任脸上的每一根神经为了讨好大王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布局合理恰到好处又不失谄媚。

马王点点头。

负责安全保卫的大臣正准备去布置保卫马王的安全措施，马王示意他：



“我是微服前往。”

“明白，我们也微服保卫。”保卫大臣的马屁术更是巧夺天工。

马王担心有自己在场影响选手们正常发挥。所以采用不暴露身份的方式去现场观看。

三

决赛开始了。

四匹选手登台，全场掌声骤起。

选手们分别坐在四台桌子后边，桌上写着他们的参赛号码。桌子四周有许多精密的仪器。裁判们有的观看仪器的荧光屏，有的直视参赛者的面部，还有的拿着秒表发令枪麦克风……

“决赛开始！”主裁判宣布。

全场雅雀无声。

“先举行‘如簧之舌’项目，我提一个问题，看谁能一次不结巴地持续回答下去，还得让听众听着不感到枯燥和不合逻辑，持续时间最长的选手为本项目第一名。”主裁判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选手们盯着主裁判的马嘴。

“提问。为什么说,马生活得比牛好?”主裁判举起发令枪,“听清了吗?”

选手们点头。

“砰——”

发令枪响了。

四名选手开始喋喋不休地论证“为什么说马生活得比牛好”。头戴耳机的裁判们分别监听四名参赛者的成绩。

3号选手在论证过程中打了个喷嚏,裁判宣布他获得本项目的第4名。

1号选手说话间停顿了3秒钟,获得第3名。

现在只剩下2号选手和4号选手了,竞争本项目第1名的角逐正式开始。

2号选手镇静自若,只见他的马嘴上下翻飞牙齿错落有致舌头游刃有余,语出惊四座有事实有理论有寓意有文采有出处有证据,使听众不得不信不能不信非信不可即使明知他论证的是太阳为什么从西边出来也坚信不疑。

4号选手临阵不慌。只见他的表情技高一筹,眼睛鼻子耳朵一起赤膊上阵协助嘴巴说话,眼睛亮出激光枪咄咄逼人直射听众仿佛你不信就击毙你,鼻子好像洲际导弹已进入发射

前的倒数计时状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耳朵摆出雷达天线的姿态搜索着听众的反馈信息。嘴巴在阵容无比强大的现代化友邻部队的支援下更是狐假虎威妙语连珠似火箭炮如曳光弹直打得听众心花怒放荡气回肠尽管明知是胡说八道也心甘情愿上当受骗。

见到这般精彩的场面，见到如此能说会道的口才，马王兴奋无比。

两位选手已经连续说了三个小时，竞争愈发激烈搏斗更加白热化。

4号选手已将信不信马比牛生活得好上升到信不信宇宙存在的高度。2号选手更是迎头赶上把怀疑马生活得比牛好的人同苍绳蚊子臭虫建立了血缘关系，说他们的舅舅是苍蝇妹妹是蚊子姑姑是臭虫。

4号选手话锋一转突然引经据典，引达尔文引牛顿引弗洛伊德引伽利略引蓝爸爸引恐龙特急克塞号……

2号选手蓦然回首亮出看家本领——拿名人压听众，他说喜欢马的名人有爱迪生有哥伦布有秦始皇有里根有维纳斯还有不少名人把马作为自己的姓比如马尔萨斯马科斯马考尔警官……

在双方唇枪舌剑搏斗到5小时31分27秒时，4号选手终于弹尽粮绝词语用尽口干舌燥败下阵来。

裁判宣布2号选手获本项目冠军。

全场掌声如潮。

休息30分钟后，第二个竞赛项目开始。

四名选手的身上分别被接上各种仪器，有心电图仪血压计脸色测量器……

主裁判说：

“本项目竞赛看谁说假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比说真话还要镇静还要逼真。”

选手们磨拳擦掌。

“一个一个竞赛，先从1号选手开始。”主裁判说。

“测1号选手说谎前的心跳、血压、脸色数据。”主裁判发令。

各种仪器开始工作。赛场墙上巨大的显示屏显示出1号选手现在的心跳次数血压指数以及脸色明暗度。

“请陪赛员入场。”主裁判说。

一位陪赛员站到了1号选手面前。

“请1号选手打陪赛员一记耳光。”裁判下令。

“啪！”

1号选手遵命，挥手打了陪赛员一记耳光。

“好，你现在向大家说，是他打了你，而不是你打了他。开始！”主裁判下令。

1号选手迟疑了几秒钟，面对数千名亲眼看见他动手打对方的观众硬说是对方打了他，毕竟难以启齿，但他还是说了。

“心跳每分钟加快3次，血压无变化，脸色比刚才红。”负责测量数据的裁判报告成绩。

“2号选手准备。测数据。”主裁判发令。

2号选手撒谎前的心跳、血压和脸色记录在案。

“请你论证牛为什么比马生活得好。”主裁判说，“听清了吗？开始！”

刚刚因为论证马为什么比牛生活得好而获冠军，现在却要当着同样的观众再论证马生活得不如牛，的确令人难堪。但是2号选手面无羞涩镇静自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开始论证马生活得的确不如牛……

“心跳每分钟比刚才还少5次！血压无变化！脸色无变化！”裁判宣布2号选手的成绩。

全场鼓掌。

“再报告观众一个惊人的消息，经科学测

量，2号选手的脸皮厚度达7.6公分！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是世界记录！”

连马王都起立鼓掌了！

3号选手和4号选手同1号选手一样，败给了2号选手。

第三个项目的决赛开始了。

谁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而且要让观众相信，谁就是第一名。

这项竞赛的难度很大，是整个吹马大奖赛的高潮，观众的情绪已达到最高点。

四位参赛选手的亲生父亲入场，他们分别站在儿子身边。选手们要向观众证明，站在他们身边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而是他们的儿子，亲生儿子！

1号选手出师不利。面对生身老父，他实在无法说是自己的儿子，他结结巴巴地论证了一番，被观众嘘了下去。

2号选手一登场就带着冠军气势，他首先向观众致意，感谢大家花钱来看他和他儿子同台表演，还向大家介绍了他儿子(实为他爸爸)的小名。尔后，2号选手从家谱从历史从社会从遗传学从哲学从教育学等等诸多角度向大家论证他爸爸确实是他儿子，还说儿子之所以长



得比爸爸老，爸爸之所以长得比儿子年轻完全是因为儿子吃得太好玩得太痛快导致新陈代谢加快造成的，还说在他儿子童年时他如何调教他如何培养他如何给他洗尿布喂饭喂药喂水果……

全场观众一致发自内心地相信 2 号选手是他爸爸的爸爸，就连 2 号选手的爸爸也确信自己是自己儿子的儿子，还当众大声管儿子叫了声爸爸请儿子原谅他将这一冤案保持了这么多年才平反昭雪。

"就选他当新闻发布官了。"马王小声对随从吩咐。

四

自从马王有了新闻发布官，他感到当大王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不管他做对了事还是做错了事，都没关系，新闻发布官的舌头就是他的政绩。

比如有一次，马王签署了一道关于在海滩上建立马家族博物馆的文件，博物馆在沙滩上建成后，第三天就倒塌了，还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伤亡，此事引起臣民们的不满。

新闻发布官只说了20分钟，就把整个马家族对马王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对马王的感激之情，他们坚信马王的决定是英明的，死伤的马民都被追认为英雄，英雄的亲属英雄的名字英雄的遗物都成为激励马民奋进的动力，英雄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改编成戏剧改编成报告文学改编成小人书改编成挂历使许多人改善了生活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知名度，还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作家剧作家演员导演舞台监督制片人拉幕的报幕的，英雄的家属也出了名也受了益也农转工也由劣马变成千里马虽然英雄最倒楣但新闻发布官说了句颇有禅理的话“生为徭役，死为休息”，大家也就释然了，还万分感激马王使英雄由徭役晋升为休息，真是大慈大悲英明无比不愧是马王不愧是明君……

这件事使马王大开眼界，他原本担心自己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没想到新闻发布官的嘴犹如搅拌机，寥寥数语就给王位输送了钢筋混凝土，使王位变成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马王决定撤销所有大臣的职务，政府的一切部门关闭，只留一个新闻发布官就足够了。

从此，马王不理政事，不问国事，整天游山玩水下棋打牌，就凭一位杰出的新闻发布官给



他治理马家族的大小事宜。

这天下午，新闻发布官同马王聊天时说，驴家族有一片草原，十分富庶，草味鲜美，还可能成为旅游胜地。

马王很是羡慕。

“咱们马家族就缺这么一个地方。”马王遗憾地说。

“大王如想要，拿过来就是了。”新闻发布官漫不经心地说。

“拿过来?”马王不敢。尽管马家族的武力比驴家族的强，但动物界的舆论很是厉害，单是那新成立的由老虎担任秘书长的动物联合国就使马王不敢轻举妄动。

新闻发布官凑到马王耳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马王这才最终知道了拥有新闻发布官的舌头比拥有飞机大炮还厉害。马王早就听说人类有保险公司，他要给新闻发布官的舌头上三亿美元的保险。

当天晚上，马王出兵武装占领了驴家族那片美丽富饶的草原。

清晨，马王的新闻发布官为此次事件举行记者招待会。

所有动物家族的记者几乎都被请来参加记者招待会。

马王的新闻发布官表情严肃，眼睛里发出诚恳的光，让人一眼就看出他代表着正义和诚实。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我非常遗憾地告诉诸位一个消息。”新闻发布官放慢了说话的速度，寻求着最佳欺骗效果。“昨天深夜，我们马家族的两位公民在驴家族的一片草原上惨遭杀害，这是他们遇害的照片。”

马王新闻发布官举起两张大照片，照片上的两位遇害者躺在血泊中，其状惨不忍睹。

记者席议论纷纷，交头接耳。

“我是《鹿报》记者，请问是谁杀害他们的？”鹿记者站起来问。

“这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挑衅。”马王新闻发布官振振有辞，“案发后，我们立即与驴王交涉，但遭到了驴王的蛮横拒绝。”

马王根本没同驴王交涉过，但驴王即使现在在场听马王新闻发布官说话，他也会坚信自己“蛮横拒绝”过马王。

“太不像话了！”

"岂有此理!"

"……"

"……"

记者席骚动起来。

"为了维护我们马家族的尊严，为了保护马公民的生命安全，也为了我们整个动物界的正常秩序与和平……"

马王新闻发布官一脸的神圣一嘴的真诚一身的正气。

全场鸦雀无声。

"我们决定帮助驴家族维护那片草原的秩序。现在,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那片草原的秩序已恢复正常!"

全场鼓掌。

马王新闻发布官庄严地坐在主席台上，享受着他创造的成果。

"我抗议！这不是事实!"驴记者站起来喊道。

"请你遵守会场秩序,不要大声喧哗。"马王新闻发布官给驴记者一个下马威。

驴记者说，昨天夜里，马家族突然出兵侵占了驴家族的草原，还说驴家族根本就没有杀害过马公民,这完全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

马王新闻发布官立即给以反击，只见他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略施小计就将驴记者打得片甲不留，可怜驴记者哪里是吹马大奖赛冠军得主的对手，一个回合下来就面红耳赤语塞舌燥连他自己也弄不清谁是谁非了。

动物舆论界以一面倒的优势支持马王采取的行动。还有人提议授予马王当年度的“友好奖”。

马王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地就侵占了驴族的宝地，而且不但没人谴责他还对他大加赞扬。马王意识到只要有新闻发布官的舌头在，他想怎么干都可以，怎么干怎么正确！

驴王气急败坏地告到动物联合国，请求召开紧急会议。

动物联合国应驴王的请求召开了紧急会议。马王新闻发布官与驴王当场辩论。

驴王毕竟是一族之主，见过些世面，只可惜他未受过说假话的专业训练，只有守着事实抵挡马王新闻发布官的进攻。

马王新闻发布官先让两位马公民受害者的家属发言，让他们当众哭当众伤心当众痛不欲生，以此勾起与会者的同情心怜悯心，使大家意识到谁都有孩子谁都有亲人谁都有兄弟

姐妹父母爷奶祖宗八辈，活得好好的突然失去血亲的滋味真不好受，真应该好好惩罚凶手好好制裁歹徒，为了给一个受害者的亲属报仇出气就是杀 100 个坏蛋也不多也不算杀人就好像他们都是从石头里迸出来的他们没有祖宗八辈没有七大姑八大姨。

与会者的同情心被调动起来后，马王新闻发布官舌峰一转，直指驴王。

驴的历史驴的种族驴的现状驴的一切都被马王新闻发布官批得体无完肤，动物联合国恨不得立即做出从地球上消灭驴家族的决议。

面对四面楚歌，驴王也确信自己是十恶不赦的错君恶棍骗子暴徒，他不由自主地承认是他下令杀害了两位马公民是他先下令驴军队开枪打死马军队的士兵是他的祖宗在若干年前侵占了马家族的那片草原，现在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是天意是民意是合乎潮流的是符合天气预报的……

马王当即与驴王签署了《关于驴家族归还被占马家族领土的协议书》。

五

从此马王什么正事也不干，天天吃喝玩

乐，不管马家族臣民的生活把马家族搅得乌七八糟人心慌慌大家都感到没奔头活着没劲，可是只要新闻发布官嘴巴一动，还确信自己有个英明伟大的马王。

马王生怕失去新闻发布官的舌头和声带，他派了 50 名士兵担任新闻发布官的舌头的警卫，又派了 50 名士兵担当新闻发布官的声带的保镖，还有 100 名士兵分别担负保护新闻发布官舌头的附件——耳朵眼睛大脑的任务。

马王靠新闻发布官的舌头支撑着马家族的一切，支撑着政治支撑着经济支撑着饲料支撑着不随地大小便。新闻发布官用他的舌头消除了马家族臣民的不满增加了马家族臣民的信心加强了马家族臣民的体质改变了马家族臣民的面貌。

马王甚至动过用新闻发布官的舌头的造型来取代马家族的族徽的念头。

马王自以为拥有了世界上最尖端最所向无敌的武器，他现在什么都敢干——只要他想干。

马王盯上了狮家族的一块领土看上了虎家族的一片森林觊觎豹家族的一眼温泉。

马王的新闻发布官开始在动物联合国制



造舆论，说什么早在一百多万年前马和狮子是一家，马是哥哥狮子是弟弟，他们的共同父亲是现在已灭绝的一种叫马狮的动物。父亲临终前将那块领土分给马哥哥。由于当时马哥哥心善把这块富饶的领土借给了狮弟弟。现在，狮弟弟该把这块领土主动还给马哥哥了。还说虎家族的森林豹家族的温泉都是马家族的财产，不信历史书上写着呢。新闻发布官将临来前赶印的历史书分给各家族的外交官。

立刻,舆论对狮王虎王和豹王十分不利。

遗憾的是狮王虎王豹王不是驴王，就像凡是实力强大的国家都不把舆论放在眼里一样，狮王虎王豹王决定联合出兵马家族，瓜分马王的领土臣民和资源。

当马王得悉狮王虎王豹王联合出兵讨伐他时，一点儿也不慌。他命令新闻发布官用舌头去击退兵临城下的侵略军。

面对张牙舞爪的狮兵虎兵豹兵，新闻发布官的舌头发直声带痉挛,可见“吹马大奖赛”的竞赛项目中少一项“临危不惧”的比赛项目实为马王的一大疏忽。

就像所有能言善道的新闻发布官太阳穴上顶着枪口后立即改变立场一样，马王的新闻

发布官立刻配合狮王虎王豹王一举占领了马家族的家园，他对沦为奴隶的马王和马臣民们发表了让他们心甘情愿给狮王虎王豹王当奴隶的演说，有历史有哲学有现实，愣是把马王和马臣民说得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甘当侵略军的奴隶。

狮王虎王豹王瓜分了马家族的全部财产，最后在瓜分他们视为无价之宝的财产——马王新闻发布官时发生争执，险些发生武力冲突。

“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新闻发布官！”狮王怒目圆睁。

“我要！”虎王一拍桌子。

“来人！先把新闻发布官给我保护起来！”豹王下令。

“你想干什么？”狮王冲豹王大吼一声，“来人！！”

“来人！！！”虎王不甘落后。

狮兵虎兵豹兵剑拔弩张，一场血战眼看就要爆发。马王的新闻发布官在害怕之中透着几分得意站在圆圈中央。

然而冲突终于没有爆发，就像所有势均力敌的大国嘴上强硬心里彼此害怕谁也不敢轻



举妄动一样最后只好采取实力相当的大国互相争斗所采取的唯一方式——谈判。

谈判以三方达成协议而告终。

狮王虎王豹王共同瓜分马王的新闻发布官。舌头归狮王，声带归虎王，大脑和耳朵归豹王。

狮王虎王和豹王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然后握手碰杯拥抱照像一片喜庆气氛，好像一签字一画押世界大战就永远不会爆发全球顿时笼罩着和平一样，其实他们彼此都知道这是花招儿是小玩闹和幼儿园过家家没什么两样，鬼才相信签字笔能取代机关枪，就像谁都清楚维护世界和平靠枪不靠笔一样。

马王的新闻发布官还不知道协议的内容。不过他早晚会知道——狮王虎王豹王决定由该新闻发布官本人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向整个动物界宣布这一协议。

不知马王的新闻发布官能否成功地开好这次记者招待会。

金鱼马



它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匹金鱼马。

物以稀为贵，人类视它为无价之宝。冬天怕它冻着，夏天怕它热着。研究它的专家在5位数以上。为它拍电影电视使用的胶片和录像带的总长度使人类中最红的超级影星妒忌得死去活来。

金鱼马能在大地上像马一样奔跑，也能在水里像金鱼一样游弋。看一次金鱼马表演，费

用是 6000 美元。

人类为金鱼马的传宗接代问题所苦恼，他们不惜耗费人力财力把地球像梳头那样几乎篦了一遍,愣是没有发现第二匹金鱼马。

金鱼马的来历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大谜。

金鱼和马结合就像槐树和蜻蜓结合一样不合逻辑。

专家们的目光最后不得不投向太空，他们推论说金鱼马是外星生物。

其实，金鱼马是土生土长的地球生物，土得掉渣儿。

金鱼马本来是一匹普通的马，它觉得世界上千篇一律的马太多了。好不容易作为生命在地球上生存一次，与众不同和有自己的特色才对得起这千载难逢只有一次的生命机会。

金鱼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金鱼。它喜欢金鱼那雍容高贵的风度和体态，它决定把自己变成金鱼马——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生命形式。

信念的魔力是所向无敌的。

它坚信自己能成为金鱼马，它的头脑将它的这一信念传达给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每一条神经每一块肌肉，并且命令它们毫

无保留地协作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转变。

它丝毫不怀疑自己能成功。这是它成功的关键。

在一个晴天的早晨，它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匹金鱼马。它至今还记得地球上的万物头一次见到它时的那种惊讶和喜悦。

它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增加了一道新的光彩，使地球在宇宙中更加绚丽。

马们羡慕金鱼马的地位。它们赞赏金鱼马的运气好，它们哀叹自己的运气不佳，它们说上帝偏心眼。它们只好认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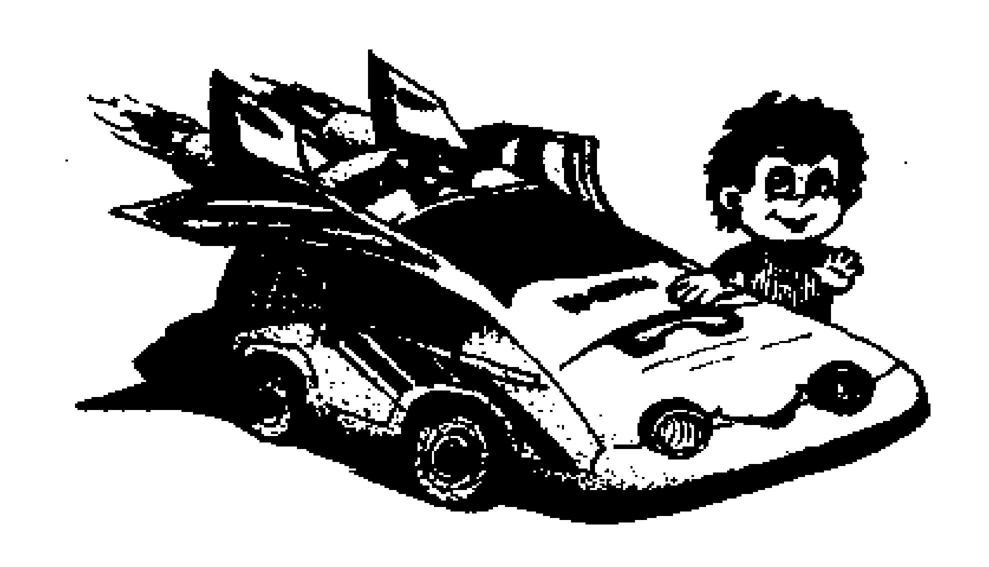
其实，每一匹马都可以成为金鱼马或乌龟马或公鸡马或白菜马或汽车马或楼房马，只是它们不敢想或不会想。

上帝在赐予每个生物生命的同时，还恩赐给它一项特异功能——敢想就成功了一半。

可惜绝大多数生命只顾埋头活过程，忽视了上帝对每一个生命的公平恩赐。

金鱼马的生命是完整的。

幻　影　号



第一章

这是皮皮鲁上中学后遇到的第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皮皮鲁现在还无法估计。

皮皮鲁过生日时，朋友送给他一件小工艺品作为礼物——一匹彩色的陶瓷小马，有半个手掌那么大。

皮皮鲁把小马放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喜欢小马的神情，喜欢它跃跃欲试的体态。

这天下午放学回家后，皮皮鲁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他从冰箱里取出两片面包，准备用微波炉热热吃。皮皮鲁喜欢吃用微波炉热过的面包。微波炉是一种新型炊具，没有明火，依靠电磁波使食物加热。

皮皮鲁坐在写字台前一边吃面包一边看书，他的目光忽然停在陶瓷小马身上。

“把小马放进微波炉，不知会不会出现奇迹？”皮皮鲁忽发奇想。他知道，陶瓷不怕微波炉，不怕电磁波。

皮皮鲁把陶瓷小马放进微波炉，按下开关。

旋转托盘在微波炉里旋转着，小马仿佛在奔驰。

5分钟过去了，皮皮鲁揉揉眼睛。

他觉得小马好像自己在托盘上奔跑，是自己跑，不是靠托盘转！

皮皮鲁关上微波炉的开关，打开门。

旋转托盘已经停止旋转，小马却仍然奔跑。

尽管皮皮鲁遇到过许多离奇的事情，可以



说是“身经百战”，但他这次还是吃惊——陶瓷小马经过微波后活了！

皮皮鲁将手掌伸进微波炉，平摊在奔跑的小马的前方。

小马一个“急刹车”，两只前蹄高高昂起。

皮皮鲁喜欢这个潇洒的动作。

小马看看皮皮鲁，走上他的手掌。

皮皮鲁将小马托到自己眼前，他仔细观察它的眼睛后，断定这是一匹小神马。

“谁派你到这个地球上来的？”皮皮鲁问小神马。他觉得地球上不可能产生小神马，准是外星球或宇宙中什么超自然的东西委派小神马来的。

“我自己来的。”小神马说。

嘴还挺紧。皮皮鲁心说。

“从哪儿来？”皮皮鲁问。

“现在不告诉你。”小神马回答。

“专门来找我？”皮皮鲁又问。

“不是。谁能把我变活，我就找谁。能把我变活的人智商准不低。”小神马说。

“偶然性也太大了。”皮皮鲁吐舌头，他是偶然把小神马放进微波炉的呀。

“你说我是什么？”轮到小神马向皮皮鲁提

问了。

“你是小神马。”

“不是。”

“外星马？”

“不对。”

皮皮鲁猜不出了。

“我是一辆超级汽车，名叫幻影号。”

超级汽车？！幻影号！！

这两个名词对皮皮鲁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可他难以将小神马和汽车统一起来。

“我准备在地球上逗留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就属于你了。”小神马信任地对皮皮鲁说。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皮皮鲁同意。

小神马看出皮皮鲁是值得信任的人，是可以交朋友的人，不是那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人。所以它选中了皮皮鲁。

小神马到地球来的使命是绝密的，它现在还不能告诉皮皮鲁。

“你能变汽车？”皮皮鲁想象丰富。

“对。一会儿我教你方法。现在你先对我轻轻吹10口气。”小神马说。

“为什么？”

“吹完气后，我就只听你的指令了。通过接

受你的气息，我同时将你的磁场输入我的电脑，从此我就会排斥别人的磁场，不接受别人的指令。”

皮皮鲁轻轻朝小神马吹了10口气。

“行了，现在你只要对我说‘幻影号，变！’我就会变成超级汽车幻影号。”小神马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两眼放光，他迫不及待地张嘴要说“幻影号，变！”

“别说！”小神马制止皮皮鲁。

“为什么？”

“超级汽车能把这间屋子撑破！得到室外去变。”

皮皮鲁一想也是，他把小神马装进衣兜，走出家门。

“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要不凭空冒出一辆汽车来，别人会生疑的。”皮皮鲁想。

皮皮鲁坐了几站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片田野旁，四周无人。

皮皮鲁掏出小神马，放在地上，激动地说：“幻影号，变！”

天哪！一辆造型独特的超级汽车出现在皮皮鲁身旁！你说它是小轿车不是小轿车，你说

它是面包车也不是面包车，你说它是大轿车又不是大轿车，它是集各种车辆为一体的超级汽车！

幻影号的颜色是黑里透蓝，亮得能照出人影来。车身上还有许多皮皮鲁叫不出名的装置。

皮皮鲁兴奋得瞠目结舌，他在地球上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和豪华的汽车，漂亮中透着矜持，豪华里显示出威严。

皮皮鲁打开车门，进入车内。

车内的设备更使皮皮鲁吃惊，他进人的第一间屋子是卧室。卧室里有软床，有床头柜，有壁灯。皮皮鲁往软床上一躺，真舒服！

卧室隔壁是卫生间，里边有抽水马桶和淋浴设备。卫生间隔壁是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有电视机电冰箱和琳琅满目的电器设备。

皮皮鲁目不暇接。

“本车的设备在宇宙中也是第一流的。”车内的音响放录音，“有红外线夜视仪，有电子计算机，有各种分析仪器报警装置，还有武器系统……”

武器系统！皮皮鲁激动了，他从小就喜欢枪，可惜玩的都是玩具枪，从未摸过真枪。

“本车的武器系统是防御性的，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半杀伤武器，能使目标身体轻度致残。第二种为惩罚武器，能使目标身体受皮肉之苦，但不会受伤。第三种为麻醉武器，能使目标失去知觉5分钟至24小时。武器系统是全方位的，可以从汽车的任何位置射击到任何角度。”

皮皮鲁气粗了。

“你如果需要什么设备，本车还可以随时提供。”

“我需要一台写作业机。”皮皮鲁讨厌学校留作业太多，简直是惩罚学生，对智力没一点儿好处。

一台写作业机出现在房间里，只要将作业本放进去，一按电钮，作业本出来时就会写好了，而且是模仿皮皮鲁的笔迹！

“本房间叫工作室。隔壁是厨房兼餐室。”录音说。

还有做饭和吃饭的地方！

皮皮鲁走进餐室。这里有各种自动化的炊具，只要将粮食放进仪器里，一按电钮就会出来面包和主食。还有饮料机，只要将白水放进去，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变出各种饮料，餐室

内还有许多现代化炊具。

皮皮鲁从餐室出来后走进驾驶室。

驾驶室更豪华，密密麻麻的仪表仪器布满了驾驶员的前方。

“可我不会开汽车呀！”皮皮鲁说。

“本车有自动驾驶仪，只要你将路线和目的地告诉自动驾驶仪的电脑，汽车就会自动行驶。本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500公里。”

每小时500公里！！！

皮皮鲁想喊。

“这么大的车，开回家停在哪儿呢？”皮皮鲁想到这个问题，他清楚，无论幻影号停在哪儿，5分钟内就会被人围得水泄不通！

“你只要再说一遍口诀，幻影号就会再变成小马，可以放进你的衣兜。”

皮皮鲁下车试了一遍，真灵！

皮皮鲁这回地地道道的心花怒放了。

“我现在就驾驶幻影号回家。”

皮皮鲁对小神马说。

“当然可以。”小神马说。

“幻影号，变！”皮皮鲁说。

幻影号出现在皮皮鲁身边。

幻影号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它将使皮皮

鲁的生活发生变化。它将驶入中学校园。它将驶入小学校园。它将同每一个孩子发生联系——当然包括你。

第二章

皮皮鲁不想坐公共汽车回家，他要驾驶幻影号回家。

皮皮鲁拉开车门，钻进幻影号。他觉得有点渴，就走进餐室。

餐室的壁橱里有不少容器，皮皮鲁拿了个瓶子，下车打了一瓶自来水。

皮皮鲁回到车上后将车门反锁好，然后走进餐室。他将自来水倒入饮料机。

饮料机上有两排按钮。每个按钮上都有一行小字，有“汽水”“可乐”“咖啡”“桔汁”“牛奶”等等，还有一些皮皮鲁从未听说过的饮料，如“空思”“宇碧”什么的。

皮皮鲁按下了标有“宇碧”字样的按钮，他想尝尝这种没听说过的饮料是什么味儿。

饮料机开始工作。只见透明容器里的自来水上下翻滚着，颜色也由无色渐渐变成了浅绿色。

一分钟后，饮料机停止工作。指示灯显示

出“可以饮用”的字样。

皮皮鲁从壁橱里取出一个杯子，接了一杯“宇碧”。

皮皮鲁的舌头刚一沾上“宇碧”，他就断定这是神水，他还从来没有喝过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饮料。一杯下肚，他感到周身爽快，精神为之一振。

皮皮鲁把杯子扔进洗碗机后，来到驾驶室。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心情格外激动。

皮皮鲁喜欢汽车。他的一个嗜好就是走在大街上看汽车，记汽车的厂牌和型号，他能说出几十种汽车的型号。皮皮鲁经常在梦中开汽车，他觉得自己和汽车有天生的缘份。

皮皮鲁看出幻影号的驾驶系统和一般的车不一样，例如启动发动机没有插钥匙的地方，只需按下“启动”按钮即可。

皮皮鲁决定学会驾驶幻影号，他早就认为智力正常的人学开车有10分钟就足够了。

驾驶室的音响告诉他开车的程序。

皮皮鲁按下启动按钮。

幻影号启动了。发动机的声音平缓而有力。

幻影号不以汽油为燃料，所以没有油门，

只有一个加速器。

皮皮鲁踩加速器，幻影号前进了。

他试着转方向盘，幻影号听从他的指挥。

皮皮鲁心花怒放，他会开汽车了！而且是地球上最好的汽车！

“放心上路吧，本车有各种应急系统，绝不会发生撞车撞人及任何交通事故。”音响说。

幻影号由田间小道驶上了公路。皮皮鲁骄傲地驾驶幻影号汇入了车水马龙之中。

第一次开汽车，皮皮鲁还是有点儿手忙脚乱，特别是与对方来车会车时，他总觉得自己的车要和对面的车撞上，老是操纵车往右边躲。

有经验的警察一眼就看出幻影号是非司机开车，警察站在公路中央示意皮皮鲁停车。

皮皮鲁看见警察冲他摆手，慌了。他是一无驾驶执照，二无行车执照，三无汽车牌照。绝对不能停车！皮皮鲁慌乱中急中生智，打开自动驾驶仪。

幻影号突然加大速度，擦着警察的鼻子冲了过去！

警察哪儿受过这个气，平时他让司机停车时做的手势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可在司机眼

里警察的手臂幅度无异于抡圆了胳膊打过来的一记耳光。警察的小拇指稍稍一动，一百米开外的司机就心惊肉跳！

警察拦住幻影号后边一辆超豪华小轿车，钻进车里，对司机说："追前边那辆车！"

小轿车司机原以为警察拦他是纠正违章，一听说追前边那辆车，立刻受宠若惊，肆无忌惮地超速行驶追幻影号。有警察坐在旁边，让他撞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他都敢。

一场汽车追逐战在车流滚滚的公路上拉开了序幕。

皮皮鲁系好安全带，下意识地全神贯注地注视前方。其实他无需紧张，幻影号的自动驾驶系统是绝对不会出车祸的。

幻影号不停地超车——不管具备不具备超车条件都超。

一辆辆汽车被幻影号甩在身后。被超的司机气急败坏，他们还从未遇到过技术如此高超的同行，居然敢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没划分快慢车道的公路上行驶！

被警察雇佣的小轿车心有余力不足地追赶幻影号。警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一边催促司机快开一边从皮带上解下步话机。

“各路口注意！各路口注意！！有一辆严重违章的汽车正在逃逸中，请拦截！”警察求援。

“车型？”

“车牌号码？”

各路口警察问。

“没见过这种牌子的汽车，样子很怪。车上无牌照！”警察回答。

各路口的警察纷纷离开岗亭离开指挥墩，匆忙部署堵截幻影号。

皮皮鲁发现前方的车辆都停止行驶，他打开仪表盘上的电视监视器。

前方十字路口的景象出现在荧光屏上：

几名警察正指挥大型载重车辆横在十字路口，阻挡任何车辆驶过。

皮皮鲁又把监视器的开关拨到观察汽车后面。

荧光屏上显示出追逐幻影号的那辆小轿车的位置：

小轿车距离幻影号越来越近。

皮皮鲁打开自动驾驶仪上的“强行通过”开关。

幻影号在车缝儿中钻行，一会儿上便道，一会儿逆行，所有汽车的司机都瞠目结舌，他

们还没见过如此大胆的司机。

幻影号的前方出现了一排横在马路中央的轧路机。

皮皮鲁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他不知道幻影号如何对付面前这些庞然大物。

轧路机越来越近，幻影号全然不惧，直冲轧路机撞过去！

警察们慌忙往两边闪，他们认定幻影号的司机不是疯了就是酒后开车。

奇迹出现了：

幻影号“穿”过了轧路机！注意，不是飞越也不是硬撞，而是“穿过”！轧路机和幻影号都完好无损，无任何碰撞痕迹！

要不是亲身经历，说破天皮皮鲁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既然能穿越轧路机，那一定也能穿越房屋和其它障碍！”皮皮鲁激动地想。

目睹此景的警察们不约而同地拿起步话机争先恐后地向警察总部报告。

交通警察局长听到汇报后命令警医从现在起将患有神经病的警察清除出警察队伍。

皮皮鲁解开安全带，走进餐室喝饮料。幻影号自动行驶。

“这车没司机！无人驾驶！！”下一个路口的警察大惊失色。

“迅速通知各路口及路上行人及车辆，躲避这辆违章车！”警察恨不得把步话机接到他的声带上。

直升机出现在空中。交通警察局长在空中指挥围追堵截幻影号。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他看见工作室里的许多仪表和指示灯在工作。

皮皮鲁打开电视机的开关，巨大的直角屏幕上显示出车外的景象。

电视荧光屏上显示出的警察追堵幻影号的全方位场面令皮皮鲁吃惊，他坐在皮椅上发愣，他感到自己闯祸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小字，由电脑统计出若干数字提醒皮皮鲁：

直升机，5架。

警车，42辆。

警察，127人。

在幻影号的工作室里可以通过电脑指挥系统控制汽车的行驶方向和速度。皮皮鲁已经知道幻影号可以穿越一切障碍，他决定操纵幻影号取直线回家像飞机在天上飞一样，不走弯

路。

第三章

交通警察局长是全市大小汽车和老少司机的父母官，连对刚穿上警服才5秒钟的新警察都怕的司机们别提多怕局长了。局长还从来没见过面对他能说顺溜一句话的司机。今天这辆违章不服管的汽车真惹火了局长大人。

局长清楚今天如果制伏不了这辆车，自己干脆从直升机上跳下去完事。

交通警察局长不信那辆车能穿过轧路机，他断定是自己看花眼了，他继续在空中部署力量堵截幻影号。

“往××路口调5辆推土机！”

“在×××路口设置6辆公共汽车！”

“搬垃圾筒当路障！”

局长在空中叱咤风云，调兵遣将，非将幻影号抓住不可。

包围圈渐渐形成了，从空中能清楚地看到幻影号前后左右的路口统统被堵死了。

全市交通几乎瘫痪。

局长乘坐的直升机就悬停在幻影号上空。局长得意地居高临下地看着幻影号这个瓮

中之鳖。

皮皮鲁已经知道幻影号被围困了，他在工作室里发给幻影号的电脑一个指令，命令幻影号取直线回家！

直升机下的景象，差点儿让交通警察局长从直升机上头朝下跳出去。

幻影号穿越数十座楼房，冲出了包围圈！车身完好无损。楼房完好无损。

局长像没见过空气似的死盯着机窗外的空气看。

幻影号驶到皮皮鲁家旁边一个僻静处。

皮皮鲁看看四周无人，跳下车。

“幻影号，变！”皮皮鲁说。

幻影号又变成了小神马。

皮皮鲁把小神马装进衣兜。

几辆猛闪着警灯的警车开过来，一阵急刹车声。警察们从车上跳下来。

“你看见一辆汽车开过去吗？”一个警察问皮皮鲁。

“没有。”皮皮鲁摇头。

“真怪，明明看见它冲这儿开过来了！”警察挠后脑勺。

天上的直升机们也都集中到这一带，像淘

金者找黄金一样找幻影号。

皮皮鲁回到家里，看见爸爸妈妈和鲁西西正坐在饭桌旁等他吃饭。

“干吗去了？”爸爸问儿子。

“没干什么，出去散散步。”皮皮鲁主动去卫生间洗手，将功赎罪。

“作业还没写，散什么步？”妈妈责怪皮皮鲁。

皮皮鲁下意识摸摸兜里的小神马，小心翼翼地坐在饭桌旁。

爸爸打开电视机。

播音员像往日一样一边看着人家吃晚饭一边播当日的新闻。

“今天下午本市出现一辆严重违章的汽车，该车不听警察指挥……”播音员说。

皮皮鲁停止进餐，盯着荧光屏。

“希望广大市民举报该车，该车外观……”播音员义正词严，“举报电话……”

“我下班时正好碰上交通堵塞，听说就是因为警察在抓这辆汽车。”妈妈边吃边说。

“这么多警察追不上一辆汽车？”爸爸不大相信。

皮皮鲁匆忙地往嘴里塞饭，他急于回卧室

和小神马聊天。

“吃完饭抓紧写作业，别又弄到12点才睡觉。”妈妈叮嘱儿子。

皮皮鲁想起了幻影号上的写作业机。

对，让幻影号帮忙写作业！皮皮鲁如释重负。

走进自己的卧室，打开书包，皮皮鲁才想起在房间里是不能将小神马变成幻影号的。

还得出去。

皮皮鲁把房间门打开一道缝儿，看看走廊里刚好没人，他蹑手蹑脚溜出家门。

皮皮鲁家所在的楼房左边有个死角，这里一般没人停留。施工剩下的几块水泥预制板正好挡住了道路上行人的视线，使人看不到死角里的情景。

皮皮鲁来到水泥预制板后边，掏出小神马。放在地上，说：

“幻影号，变！”

幻影号出现在皮皮鲁身边。

皮皮鲁拉开车门，钻进幻影号。

工作室里的灯自动亮了，皮皮鲁把作业本插进写作业机，按下了电钮。

几分钟时间，作业就完成了。

皮皮鲁一进入幻影号就不想离开了，他打开游戏机玩电子游戏。

对面楼上有个老头在阳台散心，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角落里的幻影号。

“这不是刚才电视上通缉的那辆汽车吗？”老头揉揉眼睛，没错！

老头跑回屋里，给警察局打电话。

“喂，是警察局吗？”

“对，有什么事？”

“我发现了那辆被通缉的汽车！”

“在什么地方？”

老头说出准确的位置。

“我们马上赶到。”

“我的姓名和地址是……”老头等着领赏。

警车出动。直升机升空。

皮皮鲁玩游戏机入了迷，两眼死盯着荧光屏，一点没察觉危险正在向他和幻影号逼近。

工作室的警告灯亮了。

荧光屏上出现一行字幕：

注意！有危险！迅速离车！

皮皮鲁一惊，忙关上游戏机，趴在车窗上往外看。

几十辆警车停在幻影号旁边的水泥预制

板前边，警察们正从车上往下跳。

皮皮鲁像箭一样跑出幻影号。

“幻影号，变！”皮皮鲁说。

幻影号变成小神马，皮皮鲁将小神马装进衣兜。

等在幻影号旁边的老头主动给警察当向导。

“我是向你们举报的人。”老头对警察们说。

“那车在哪儿？”交通警察局长亲自出马，他要亲手制裁那无法无天的司机。

“就在那儿块预制板后边！”老头指给警察局长看。

警察局长一挥手，警察们冲向预制板后边。

“报告局长，没车！”搜索后警察向局长汇报。

局长看老头。

“这不可能，你们的车开来时它还在那儿，这儿又是死角，它能飞了？”老头跑到预制板后边，呆了。

“瞎举报可是要坐牢的哟！”局长拍拍老头的肩膀。

"闹鬼了？"老头活这么大头一次相信世界上有鬼。

皮皮鲁背着书包回家了。

"你不写作业，又跑出去干什么？"这回爸爸真生气了。

"写完了。"皮皮鲁说。

爸爸根本不相信儿子能在半个小时内写完作业，何况还是天黑了到外边去写！

儿子明目张胆地撒谎更激怒了爸爸。

"不写作业还能原谅，撒谎不能原谅！"爸爸提高了皮皮鲁所犯错误的档次。

"真的写完了！"皮皮鲁一脸的诚实。

"你？！"爸爸脸上开始晴转阴。

"不信你看！"皮皮鲁从书包里抽出作业本，递给爸爸。

爸爸没想到儿子能把作业本拿出来给他看。他翻开作业本，眼睛立刻瞪得贼大——儿子出去半个小时，竟写完了整整 20 页作业！而且准确无误！

"这……"爸爸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没撒谎吧？"皮皮鲁清楚优势已转移到他这边，于是大举反攻。

"以后不准出去写作业！"爸爸只有利用权

威维护自己的面子了。

"行。"皮皮鲁嘴上答应，心里却说不去哪里会写得这么快和这么好。

这天晚上，皮皮鲁把小神马放在枕头边，他睡得真香。他梦见自己驾驶着幻影号驶入太空。

第四章

星期天。

皮皮鲁想到野外和幻影号好好玩玩。可妈妈却要带他上街买鞋。

皮皮鲁不喜欢和妈妈上街。他喜欢逛电器商店、玩具商店和书店，妈妈却喜欢逛服装店。皮皮鲁每次和妈妈上街都会发生冲突。

"你不去，我买回来，你不是说大就是说小，你自己去试试，省得买了老是退换。"妈妈说。

皮皮鲁一想也是，就同意了。

路过一家银行，妈妈说要进去取钱。

皮皮鲁漫不经心地跟着妈妈走进银行。皮皮鲁讨厌进银行，他觉得这里最没人情味儿，全是金钱交易。

妈妈办理取款手续。皮皮鲁心不在焉地望

着窗外想他的幻影号。

一声炸雷似的吼叫把皮皮鲁从遐想中惊醒过来：

“都把手放在后脑勺上！面对墙站好！谁不老实就打死谁！！”

皮皮鲁回头一看，四个头上套着长筒丝袜手持自动武器的大汉冲进银行。

“你看什么？快站好！”一个大汉踢了皮皮鲁一脚。

皮皮鲁被踢疼了，疼得他蹲下了。

“不准你踢我的孩子！”妈妈愤怒了，跑过来保护皮皮鲁。

冰冷的枪口顶在妈妈的胸膛上，可妈妈面无惧色。

“不许你们打我的孩子！”妈妈对大汉们重申。

皮皮鲁没想到平日见了老鼠都会尖叫的妈妈面对枪口竟然如此勇敢，他感到骄傲和满足。

“少废话，快和你的宝贝儿子靠墙站好！”大汉强行把皮皮鲁和妈妈推到墙边。

一个大汉把口袋扔给银行职员：“快把钱装进去！”

银行职员往口袋里装钱。

一个职员想按警铃，被发现了。

一颗子弹过去，职员倒在桌子上。

皮皮鲁的脚火辣辣的疼，还从来没人这么使劲儿踢过他。

口袋装满了钱。

抢劫犯们迅速撤出，最后离开的大汉对大家说："半个小时内谁也不准动，我就在门口监视你们！"

皮皮鲁从窗口看见，抢劫犯们跳上一辆黄色的小汽车，跑了。

"快报警！"一位银行职员大声提醒同事。

几个职员拿起不同的电话同时报警。

皮皮鲁的腿疼极了。他揉腿的时候手碰到了藏在兜里的小神马。

皮皮鲁眼睛一亮，他有办法治那几个踢他的坏蛋了。

"你去哪儿？"妈妈见皮皮鲁突然往门外跑，想拦住儿子。

皮皮鲁跑进一条胡同，看看四周没人，掏出小神马，说：

"幻影号，变！"

幻影号出现在皮皮鲁身边。

皮皮鲁钻进幻影号，系好安全带。

启动。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追抢劫犯乘坐的黄色小汽车。

荧光屏上显示出黄色小汽车的方位。

皮皮鲁将指令输入幻影号的自动驾驶电脑。幻影号立即进入高速状态，跨越一切障碍去追目标。

道路上的汽车司机和行人都被幻影号的速度吓得瞠目结舌。

抢劫犯们坐在汽车里正得意时，开车的伙伙从反光镜里发现了幻影号。

“注意后边那辆车，好像在追咱们！”司机警告同伙。

大家同时回头看。

“这车样子好怪！”

“往郊外开！”

“往山路上开，把它绕到山沟里去！”

抢劫犯们认定后边那辆车的司机不是他们的司机的对手，他们的司机曾经在赛车比赛中当过亚军。

黄色小汽车加速驶往郊外。

幻影号离目标越来越近。

“开车的是个孩子！”一个眼力好的抢劫犯惊叫道。

“就是在银行里挨我踢的那个孩子！”踢皮皮鲁的大汉认出了皮皮鲁。

“就他自己吗？”司机问同伙。

经过观察，确定车上就皮皮鲁一人。

“不跑了，停车干掉他！”司机看看前后没什么车辆，驾车拐弯驶上田间小路。

幻影号紧跟。

还没等抢劫犯们找好停车的理想位置，幻影号就追上了他们的车。

皮皮鲁操纵幻影号撞黄色小汽车的后部。

抢劫犯们在车里人仰马翻。

皮皮鲁开心极了，他又操纵幻影号撞了一次抢劫犯们的车。

抢劫犯们又一次人仰马翻。

皮皮鲁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撞前边的小车，小车一次又一次地被幻影号强迫性的往前推，车里的抢劫犯们尝到了在台风中乘船的滋味儿。

皮皮鲁出够了气，停车。

抢劫犯们气急败坏地跳下车，手中的微型冲锋枪对准了车上的皮皮鲁。

皮皮鲁忘记了对手有武器，他一时手足无措。

“下车！”踢过皮皮鲁的大汉命令皮皮鲁下车。

“我数到十，你不下车我就开枪！”另一个抢劫犯面目狰狞地威胁道。

皮皮鲁忽然想起幻影号有武器系统，他在自动驾驶仪旁边找到了射击操纵系统。

皮皮鲁在三个选择按钮中按了“半杀伤”按钮。

这时，大汉已经数到了十，他手中的冲锋枪吐出了火舌。

子弹乒乒乓乓地打到幻影号上，又被幻影号的防弹车身反弹回去。

幻影号不怕枪！

皮皮鲁气粗了，他按下了射击按钮。

暗藏在幻影号车身四周的自动追踪武器开火了。

没有声音。没有火光。

抢劫犯们在一片喊爹叫娘的哎哟声中倒在地上。

皮皮鲁兴奋了，一帮凶神恶煞般的成人抢劫犯（而且有武器）竟然不是他这个初一的孩

子的对手！

皮皮鲁摇下半截玻璃，对趴在地上的抢劫犯们说："喂，服输吗？"

抢劫犯弄不清这个孩子是用什么方法击伤他们的。他们还是觉得面前这个孩子不是他们的对手。

踢过皮皮鲁的大汉忍着腿上的疼痛，又举起冲锋枪对准皮皮鲁。

皮皮鲁按下了武器选择按钮中的"惩罚"按钮，再接着按了射击按钮。

数股强大的电流通过趴在地上的抢劫犯们的全身。举枪瞄准皮皮鲁的大汉手中的枪掉到地上。

"认输吗？"皮皮鲁松开射击按钮问。

没人吭气。

皮皮鲁又按射击按钮。电流又光临抢劫犯们的肉体。

"认输啦！"

"饶命！！"

抢劫犯们争相讨饶。

皮皮鲁笑了。

他拿起方向盘旁边的电话，拨了匪警电话110。

“是警察局吗？”皮皮鲁问。

“对。”

“今天上午抢劫××银行的罪犯现已被抓获。现在他们在××地，你们快来吧！”

“什么什么？都抓住了？你是谁？”

“别管那么多，来晚了可就找不着啦！”皮皮鲁挂上电话。

幻影号里的电话直拨全世界各大城市，还能往外星球打。皮皮鲁目前还不知道。

“我把你们交给警察了，拜拜！”皮皮鲁有礼貌地同抢劫犯们告别。

“放我们走吧！大哥！”

“大爷，别把我们交给警察！”

抢劫犯们一着急就弄不清辈份了。

“你们如果在银行里光抢钱不开枪打人，我还可以考虑考虑把你们交不交给警察。但你们用枪打手无寸铁的人，决不能原谅！”皮皮鲁恨那些使用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人的罪犯。他希望把这些坏蛋统统投入监狱，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他们不属于人类。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离开了罪犯和他们的小汽车。皮皮鲁把幻影号停在不远的小树林里隐蔽起来，他要等到亲眼看见警察带走抢劫犯

才放心。

皮皮鲁走进餐室，喝了点饮料。又来到工作室一边通过荧光屏监视罪犯一边玩电视游戏机。荧光屏的四分之三供他玩游戏，四分之一显示罪犯的现状。

20 分钟后，警笛骤起。

皮皮鲁通过窗户看见威风凛凛全副武装体现智勇双全无所不能的警察包围了趴在地上的罪犯和小汽车。

人赃俱在。

冰凉的手铐戴在了罪犯的手腕上。

罪犯们被押上囚车。

对此事感到蹊跷的警察局长观察地面，他发现了幻影号的车轮印。

局长拿起望远镜往四周看。

“在树林里！”警察局长从望远镜里看见了幻影号。

“是那辆交通违章车！”局长的助手惊叫道。

“这些罪犯是它抓的？”警察局长分析。

“太奇怪了！”助手皱眉头。

“悄悄包围它，注意，别惊动它！”警察局长下令。

囚车里的抢劫犯高兴了，他们知道警察不是那个男孩子的对手。

“等等！”警察局长毕竟经验丰富。

“有什么吩咐？”助手问。

“去问问那些罪犯怎么受的伤？”局长小声对助手说。

助手跑到囚车跟前。

他让押囚车的警察打开车门。

“把他拉下来。”局长助手指指其中一个罪犯对警察说。

那罪犯一瘸一拐地下车。

“你们怎么受的伤？他们用什么打的？”局长助手问罪犯。

“他什么也没用。”罪犯回答。

“胡说！赤手空拳能把你们打成这样？！”局长助手怒喝。

“他真的没有武器。”罪犯说，“不信你看我身上有枪伤吗？”

局长助手在罪犯身上果然找不到枪伤。

“你刚才说‘他’，怎么不说‘他们’？”局长助手问。

“就一个人。”

一个人？！打败了这么多人？还没有武器？

局长助手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罪犯。

“而且是个男孩子。”罪犯轻描淡写地说。

“放肆！你敢嘲弄警察！”局长助手火了。

“不信你去问他们。”罪犯指指车上的同伙。

局长助手单独问了每个罪犯一遍，答案完全一致。

“车上只有一个男孩子？”局长听了助手的汇报自言自语道。

“这事儿不大正常吧？”局长助手嘟囔。

“争取抓住他和汽车。”局长下令。

警车们佯装班师回朝，其实悄悄地向幻影号后边迂回。

皮皮鲁已经从幻影号的信息系统得知警察要抓他。

“不表扬我，反而抓我，真不够意思。”皮皮鲁生气了。

第五章

警察局长认定能赤手空拳抓住几个持枪抢劫犯的孩子对社会治安的危害更大。因此他要不惜一切力量抓住他。

局长又调来了几百名防暴警察，要真刀真

枪地和皮皮鲁干。

皮皮鲁此刻躺在幻影号的卧室里休息，卧室里也有电视装置，他可以躺在床上看车外的情景。

幻影号卧室的软床十分舒适，床头有一排按键。这张床可以通过振荡使人迅速进入睡眠状态，还可以叫醒沉睡中的人。

皮皮鲁不想让爸爸妈妈着急，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拨家里的号码。

皮皮鲁的妈妈在银行里丢了儿子，她断定儿是去追抢劫犯了，她了解皮皮鲁的性格。她断定儿子不是罪犯的对手，她为皮皮鲁的安全担心。

皮皮鲁的妈妈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来银行破案的警察后，心情慌乱地回到家里。

“你看见他去追罪犯了？”丈夫对于夫人丢了儿子极为不满。

“嗯。”夫人底气明显不足。

“报告警察了？”

“嗯。”

“警察说什么？”

“警察说罪犯是乘车跑的，皮皮鲁不可能追上，还说但愿皮皮鲁记住了车号。”

电话铃响了。

皮皮鲁的妈妈神经质地拿起话筒。

“喂！”妈妈迫不及待地说。

“妈妈吗？我是皮皮鲁！”

“你在哪儿？”

“我在……外边……”

“你去追坏蛋啦？”

“……没有……”

“那你去干什么了？干吗不跟我说一声？”

“我……我看见一个同学，就……跑出去和他说话，等我回到银行时，您……就不在了。”

明显的谎言。

“你现在在哪儿？”

“在……反正离家不远，我马上回去。”

皮皮鲁挂了电话。

妈妈松了口气——儿子还健在。

“他说他干什么去了？”爸爸问。

“编了个理由。”妈妈叹口气。

“这几天他怎么了？”爸爸凭直觉感到儿子反常。

皮皮鲁在幻影号的卧室里给妈妈打完电话后，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

他伸手按了床边的电视按钮，固定在天花板上的荧光屏亮了。

荧光屏上显示出包围幻影号的警察在缩小包围圈。

皮皮鲁不想和警察对抗，虽然他对他们知恩不报——皮皮鲁帮他们抓住了抢劫犯——的做法甚感不满。

皮皮鲁走进驾驶室，将自动驾驶仪打开。目的地定在他的家附近。

幻影号开始用最低速度行驶。皮皮鲁走进工作室，一边玩游戏机一边看警察们的反应。

“那车启动了！”警察用步话机向担任总指挥的局长报告。

“朝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速度非常慢！”

“大概是每小时 5 公里的速度！”

汽车开得越慢越恐怖。

5 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在路中央命令幻影号停车。

幻影号不理他们。

“报告，驾驶室里没有人！汽车自己往前开！”拦幻影号的警察惊讶地报告。

“驾驶室没人？！怎么可能！”局长在远处

拿起望远镜。

果然是无人驾驶!

“那孩子已经弃车逃跑了?”局长助手帮助上司构思。

“可能,登车使它停下来!”局长命令。

一名警察想登上幻影号。他的手刚一接触到幻影号的车身就被电打了回来。

“有电!”警察大喊一声。

另一名警察试着摸车身,也被电击了回来。

“报告,车身上带电,无法接触!”警察向上司报告。

“设路障阻挡它!”局长命令。

两个水泥路桩横在幻影号的前方。

幻影号仍然不紧不慢地前进。

当车轮接触到路桩时,不知为什么路桩突然变到幻影号身后去了。

幻影号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接着往前走。

警察们统统张大了嘴,像是脸部神经失调。

“不能让它溜走,一定要挡住它!”警察局长下了死命令。

警察们的自尊心已经被幻影号的傲慢激怒了，他们请示上司是否可以开枪。

“打车轮子！”局长有经验。

几名警察在距离幻影号1米远的地方向幻影号的轮胎射击。

轮胎不理子弹。

一名警察拿刀子捅轮胎。刀子断了。

警察局长通过望远镜目睹了这一切。

“直接射击车身！”警察局长咆哮了。

数十支冲锋枪扫射幻影号。

子弹碰到车身后纷纷坠落。

幻影号我行我素，照走不误。

皮皮鲁在玩《冲破火网》的电子游戏，他操纵的吉普车已经冲过了敌人的三道防线，得分高达16000分。皮皮鲁一边听着枪声一边玩。

警察局长束手无策了，眼看着幻影号用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向城里挺进。

“调军队的反坦克火箭筒？”局长助手献计献策。

“嗯。”局长害怕幻影号进城会给城市带来危害，“快同军方联系。”

军队的火箭筒狙击手乘坐直升机赶到现场。


警察们隐蔽。

火箭筒瞄准了幻影号。

皮皮鲁正在操纵游戏机上的吉普车冲击敌方的最后一道火网。

一声巨响。

幻影号的车身震动了一下，又恢复了平静。

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幻影号后，愣是钻不进去，在车身外爆炸了。

烟雾消失后，幻影号完好如初。

警察局长骂了一句不认识的人的妈妈。

皮皮鲁这才发现警方对他使用了火箭筒。

“帮他们抓坏蛋，他们却用火箭筒打我！”皮皮鲁想用幻影号上的武器还击一下。

“算了，还是少惹点儿事，回家！”皮皮鲁仔细想了想，觉得没必要和警察作对。

皮皮鲁到驾驶室按了加速器上的按钮。

幻影号突然加大速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把警察甩得无影无踪。

“立即报告市长！”警察局长朝助手喊。

和幻影号较量过的警察心里都明白，如果幻影号进城想捣乱，没人能拦得住它。

皮皮鲁把幻影号开到家附近。

“我回来了！”皮皮鲁踏进家门。

“你干什么去了？”妈妈显然急坏了。

爸爸严肃地看着皮皮鲁，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说话比说话还让皮皮鲁害怕。

“碰见一个同学……”皮皮鲁重复那拙劣的谎言。

“说实话。”爸爸拦腰截断儿子的话。

“……”皮皮鲁眼睛瞅着地面。

“抢银行的坏蛋抓住啦，电视正播呢！”鲁西西从她的房间跑出来告诉大家。

“这么快！”妈妈跑去看电视新闻。

女播音员正在播午间新闻，她说上午抢劫××银行的几名罪犯已全部落网，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此案并非警方侦破，而是前几天引起交通部门愤怒的那辆奇特的汽车抓获的。更使人难以置信的是，那辆汽车上只有一个男孩子。警方欲扣住此车，未获成功。播音员还提醒市民，该车已进入本市，希望大家随时向市政府提供该车的线索。

爸爸突然看了皮皮鲁一眼。

“看我干吗？”皮皮鲁心虚，想回自己的房间。

“你先别走。我问你，你是怎么回来的？”爸爸问。

“坐公共汽车。”皮皮鲁说。

“可你一分钱没带呀！怎么买车票？”爸爸逼问。

“我……”皮皮鲁一时无言以对。

“是你抓的抢劫犯？”爸爸知道儿子不是等闲之辈，他对皮皮鲁的经历已不大惊小怪。

“我哪儿抓得住！”皮皮鲁不想暴露幻影号。

“去写作业吧！”爸爸说。

皮皮鲁赶紧溜进自己的房间。

“你怀疑是皮皮鲁开的那辆违章汽车？”妈妈问。

“怎么那辆车一摆脱警方，他就回家了？”爸爸分析，“太巧了。”

“可皮皮鲁怎么会有汽车呢？再说他把汽车停放在什么地方？”妈妈还是觉得不可能。

“我出去到四周看看，说不定他把车藏在什么角落里了。”爸爸站起来。

半小时后，爸爸失望地回到家里。

“这是不可能的。”妈妈已从爱人的脸上看出他什么也没找着。

第六章

市长通过电视提醒全体市民，希望大家警惕一辆危险的汽车，该车神通广大，刀枪不入，据悉已潜入本市。市长希望市民们发现线索立即举报。

皮皮鲁决定最近在风头上暂时不让幻影号露面。

皮皮鲁的学习算不上优秀，可足球踢得不错。校足球队破例吸收他这个初一的学生加入校队，就足以说明皮皮鲁的球技了。

全市中学足球锦标赛拉开了帷幕。这次比赛牵动着几十万中学生的心，也牵动着各校校长和老师的心。

这天下午，皮皮鲁所在的学校同另一中学争夺小组出线权。

两所中学的师生倾巢出动，到体育场给本校球队助威。

皮皮鲁踢前锋。他身穿红色球衣。

对方身着蓝色球衣。

开赛哨一响，红队攻势凌厉，几次将球带入蓝队禁区。

场上群情欢腾，啦啦队为红队呐喊助兴。



皮皮鲁接到右前锋传球，他飞起一脚射门，球进了！

雷鸣般的欢呼。

队友们拥抱皮皮鲁。

1 比 0，红队领先。

蓝队急眼了，他们屡屡犯规。

一个又高又壮的蓝队球员故意撞皮皮鲁，皮皮鲁躺在地上。

裁判认为蓝队未犯规。

红队抗议。

裁判维持原判。

皮皮鲁咬牙站起来继续比赛。

裁判开始明显偏向蓝队。他连续判蓝队发了三次点球，场上比分变成 1 比 3，蓝队转败为胜。

稍懂足球常识的人都看出这是三个完全不应该判的点球。

有了裁判的支持，蓝队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撞人，犯规，在场上耀武扬威。

皮皮鲁的校长找裁判抗议，裁判置之不理，上半场结束时，比分为 1 比 6。

"我提议咱们退出比赛！"红队队长对校长说。

“太欺负人了。这个裁判不公平！”队员们骂声不绝。

皮皮鲁的身上被撞得像散了架。

“不踢了！”校长拍板。

‘接着踢！”皮皮鲁灵机一动。

“怎么踢！”队长瞪了皮皮鲁一眼。

“你们继续踢，准赢！”皮皮鲁说。

“你不踢了？”队长问。

“你们去踢，5分钟内扳不成平局，你们打我一顿！”皮皮鲁说。

队友们认定皮皮鲁的脑袋被撞出毛病了。

下半场开始的哨音响了。

“你们去试5分钟。”校长有点相信皮皮鲁，他听说过这位男生的一些奇特经历。

队友们无精打采地上场了。

皮皮鲁佯装上厕所，他从厕所旁边溜出体育场，跑进一片小树林中。

皮皮鲁从兜里掏出小神马。

幻影号出现在树丛中。

皮皮鲁走进幻影号的工作室，打开电视机。

赛场上的景象出现在荧光屏上。



红队队员一个个神情沮丧，无精打采地应付对方的攻势。

蓝队队员在裁判的支持下狐假虎威地在赛场上撒泼，场上比分已经是1比7了。

皮皮鲁开始通过幻影号摇控足球。

红队某队员在中场随便踢了一脚，只见那足球在空中突然改变了方向，径直钻进蓝队球门。

一分钟内，全场鸦雀无声，观众目瞪口呆。

继而，皮皮鲁学校的师生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跺脚。

紧接着，红队又一个队员在后半场往界外踢球，没想到那球拐了个弯儿，钻进蓝队球门。

裁判叼着口哨，愣是忘了吹。

一位蓝队队员传球给队友，那球像脱弦的箭，射进自己的球门。

红队守门员发球，一脚将球直接踢进对方大门！

蓝队士气大落，3分钟下来，没人敢碰足球了。

下半场开场5分钟内，比分为7比7。红队

士气高涨。啦啦队的助威声震破了半边天。

裁判站在原地发呆。他明知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可又不能不信。

皮皮鲁在幻影号里手舞足蹈，他有两次甚至操纵足球从地上未经任何人的接触直接飞入蓝队球门！

比赛结果：147 比 7。红队大胜。

红队队员在球场上狂奔。全校师生情不自禁地拥入场地与校队队员同庆。

“哎，皮皮鲁呢？”队长想起了皮皮鲁。

大家找皮皮鲁。

皮皮鲁赶忙离开幻影号，将小神马装入衣兜。

“我在这儿。”皮皮鲁出现在赛场上。

“皮皮鲁万岁！”

“皮皮鲁！皮皮鲁！”

队友们抬起皮皮鲁。

校长在一旁迷惘地看着皮皮鲁。

“他会气功？有特异功能？”校长搜肠刮肚地将自己大脑中找得出的知识全都用来解释今天发生的事情。

“此次比赛无效，你们队作弊！”裁判走过来对校长说。



“作弊？”校长生气了，“你说我们怎么作弊了？”

“这球不正常！”裁判拿着足球说。

“你拿去检查嘛！”校长说。

“当然要检查！”裁判盯着校长的眼睛说。

“你现在就检查！”校队队长递给裁判一把水果刀。

裁判当众将足球切开。

一切正常。

“作弊了吗？”校长问裁判。

“此次比赛无效！”裁判坚持。

“你说怎么办？”皮皮鲁问裁判。

“明天下午再赛一场。”裁判宣布。

“同意。”皮皮鲁说。

“同意。”校长对裁判说。

“我要请国家级裁判来！”裁判大吼。

“最好请国际级裁判来！”皮皮鲁笑着说。

第七章

当天回到学校后，校长找皮皮鲁和校队队长及体育老师开会。

“明天下午的比赛有把握赢吗？”校长问大

家。

队长和体育老师看皮皮鲁。

“没问题。”皮皮鲁回答。

“你上场吗？”校长问。

“不上。”皮皮鲁说。

“能告诉我们你使用的什么方法赢球吗？”校长小心翼翼地探问。

皮皮鲁耸肩、摇头。

“悠着点儿，别弄得太玄了。”体育老师提醒皮皮鲁。

“你们给定个数，赢他们几个球？”皮皮鲁问。

“赢三个球就足够了。”体育老师说。

“要赢就多赢点儿，5个球吧！”队长胃口大。

“赢4个吧！”校长定调。

“行，就赢他们4个球！”皮皮鲁说。

足球史上最奇特的一次赛前准备会议到此结束。

第二天下午，体育场里座无虚席，连国家队教练都闻讯赶来观战。

国家级裁判担任此次比赛的主裁判。昨天的主裁判担任巡边员。



皮皮鲁坐在隐藏在体育场外边的树丛里的幻影号中，他一边喝饮料一边注视着荧光屏。

双方队员入场。啦啦队助威。皮皮鲁学校的师生举着横幅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

4比0

开赛哨音一响，身穿红色运动衣的皮皮鲁所在学校校队前锋飞起一脚，足球像出膛的炮弹，直接射进对方球门！

国家级裁判少说也担任过上千场足球比赛的裁判，可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开赛第一脚将球直接射入球门！

场上比分：1比0，红队领先。

场上群情振奋。

国家足球队教练坐在看台上发愣。

皮皮鲁悠闲自得地坐在幻影号里遥控足球的运行方向。

红队前锋接到队友传来的球，只见他一个倒钩，足球在空中变换了几次方向，以最刁的角度进入球门。

2比0

蓝队抗议，要求当场解剖足球。

裁判同意。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解剖结果，该足球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红队队长提议比赛使用蓝队带来的足球。

蓝队同意。

比赛继续进行。

皮皮鲁的"坏"劲儿上来了。他忍不住想来点玄的，让观众饱饱眼福。

皮皮鲁决定让蓝队队员在10分钟内碰不着球，还决定让足球在这10分钟内不碰地，就在红队队员脚上来回传递，进行一次空中传球技术大表演。

这10分钟可真让观众（包括国家队教练）开了眼。只见红队队员个个像魔术师一样驾驭着足球满场转，蓝队队员奔前跑后顾此失彼，愣是碰不着球的一根汗毛。

皮皮鲁学校的师生们喊哑了嗓子。

国家队教练在一瞬间把自己的年龄姓名性别统统忘光了。

比赛结束，4比0。

国家队教练发疯似地跑进赛场，找红队的体育老师。

"我是红队的教练，有什么事？"皮皮鲁的体育老师问。

“我是国家队教练，有重要的事找你商量。”国家队教练迫不及待。

“去叫校长和皮皮鲁来。”体育老师对队长说。

校长和皮皮鲁来了。

“这是国家队教练，他说有重要的事要同咱们商量。”体育老师把国家队教练介绍给校长和皮皮鲁。

皮皮鲁预感到不妙，他想起了鲁西西用龙珠引起的那场游泳风波（见中篇童话《龙珠风波》），他不能重蹈鲁西西的覆辙。

“你们校队的球技真绝了！”国家队教练先给对方戴高帽子。

校长和体育老师看看皮皮鲁，校长说：“还行吧，主要是体育老师抓得紧。”

“主要是同学们训练刻苦。”体育老一边说一边看皮皮鲁。

“你是队长吧！”国家队教练问皮皮鲁。

皮皮鲁摇头，说：“前锋。”

国家队教练不明白一个普通的前锋怎么如此受校长和体育老师的器重，以至于他们每说一句话前都要看他的眼色。

“下星期有一支外国足球队来本市访问。

该足球队名为野驴队，踢法野蛮。上个月我率队去该国访问，同野驴队交锋两场，均惨败，而且受到野驴队的侮辱，场上还有观众烧了我们的国旗。"国家队教练耿耿于怀地述说。

"真不像话。"校长说。

"下星期，我想邀请贵校的校队迎战野驴队。"国家队教练说。

"让一所中学的足球队去同人家的国家队比赛？！"体育老师看猴一样看国家队教练。

"你们能为国家队报仇。"国家队教练恳求道，"能为国争光。"

皮皮鲁讨厌把体育比赛的输赢同国家的荣誉联系起来，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我看可以煞煞野驴队的威风。"校长看着皮皮鲁说，他不能放过个使他的学校名扬天下的机会。

"我也同意。"体育老师愿意为国争光。

皮皮鲁不吭声。

校长和体育老师看皮皮鲁不表态，蔫了。校长对国家队教练说：

"您先等会儿，我们商量一下。"

国家队教练到一旁抽烟去了。

“这是弄虚作假，我不同意。”皮皮鲁对校长和体育老师说。

“给国民长长志气！”校长启发皮皮鲁。

“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如果靠赢球来提高兴奋度，和吸毒有什么区别？”皮皮鲁说。

校长和体育老师大眼瞪小眼。

他们不得不承认皮皮鲁的话有道理。他们心里也明白体育比赛同国家荣誉无关，和国家荣誉有关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人均收入。

“我该回家了。”皮皮鲁同校长和体育老师告别。

校长和体育老师悻悻地通知国家队教练，敝校足球队不能同野驴队比赛。

国家队教练被刺伤了自尊心，他一状告到了教育部。

教育部责成皮皮鲁的校长，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派校队同野驴队比赛。

当天晚上，校长和体育老师连夜赶到皮皮鲁家。

门铃响了。皮皮鲁的爸爸开门。

“请问，皮皮鲁同学在家吗？”

“在，您是？”

“我是他的校长。”

皮皮鲁的爸爸心一沉，准是儿子惹大祸了。

“请进，请进。”爸爸忐忑不安地请客人进屋。

校长和体育老师落座。

妈妈闻声出来招待客人。

爸爸表情严肃地叫皮皮鲁出来见校长。

校长一见皮皮鲁，马上站起来，满面笑容。表情像是见教育部长。

“皮皮鲁，这回你可一定得帮我的忙。”校长开门见山。

爸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教育部来电话了，说如果不同野驴队比赛，就取消咱们参加市中学生足球赛的资格，还说要撤销校长的职务。”体育老师满头大汗地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帮帮校长吧！”校长求皮皮鲁。

爸爸妈妈在一旁像听天方夜谭。

“真无聊。”皮皮鲁想不到国家队教练通过权势压校长，你有本事训练你的队员提高球技去踢败野驴队呀！



“你如果能帮校长就帮帮吧！”爸爸出面说服儿子。

“帮不了。国家足球队教练让我们校队去和外国国家队比赛！”皮皮鲁说。

爸爸目瞪口呆。

“真有这事？”妈妈不信。

校长和体育老师点头。

幸亏皮皮鲁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国度里，已经见怪不怪了。

校长神情黯然地坐着。

皮皮鲁有点儿可怜校长了，他是无辜的。

“行，去比吧。不过有个条件，校队要以国家队的名义出场。”皮皮鲁说。他认为这样麻烦少一些。如果以校队名义出场，将引起更大的新闻轰动。

“太谢谢你了！”校长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真怕丢乌纱帽。

一星期后。

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野驴队同国家队的比赛实况。

皮皮鲁物色了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使幻影号显形，他将在这里遥控这场足球比赛。

国家队教练已经感觉到皮皮鲁有超自然

控制足球比赛的能力，他从这天早晨起就悄悄跟着皮皮鲁，他想掌握遥控足球的技术，他想当世界级足球教练。他想发财。想出人头地。又不想费力气。

国家队教练看皮皮鲁躲进一片树林，一分钟后，树林里出现了一辆汽车。

国家队教练用望远镜观察汽车后，吓了一跳，是全市通缉的那辆神秘的汽车！

皮皮鲁没发觉有人跟踪监视他。

足球比赛开始了。

野驴队一开始就使用放肆的动作带球，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蔑视和侮辱。

“球踢得好也不能这样呀！”皮皮鲁火了，他让足球从野驴队的脚下进入校队的控制中。

野驴队弄不清球怎么会突然改变方向。

校队从中场抬脚射门，球进了。

满场挥舞国旗。

国家队教练的兜里装着收音机，他一边监视幻影号一边听实况转播。

怎样才能证实是不是面前这辆汽车在遥控足球比赛呢？国家队教练在想办法。

第八章

野驴队傻眼了，他们决定挽回面子。队员们动真格的了，他们拿出跑百米的速度在场上奔跑抢球。

可无论他们怎么卖力，就是碰不着球。

足球一个接一个地往野驴队的大门里钻。

要知道，野驴队是上届世界杯赛的第4名呀！

缺少信仰缺少货币的观众们那麻痹的情绪被本国球队的卓越战绩点燃了，他们狂呼他们兴奋他们终于找到了理由来证实他们那脆弱的民族自尊，他们终于从那破门而入的足球上找到了民族存在的价值。

6比0，国家队遥遥领先野驴队。

皮皮鲁忘乎所以地遥控足球。

国家队教练决定试验。

他突然从隐蔽处出来朝幻影号走去。他同时通过耳机听赛场实况。

工作室的警铃响了。皮皮鲁按了电视上的一个按钮。荧光屏上显示字幕：

有可疑人接近幻影号。

皮皮鲁关闭遥控器，跑到驾驶室发动汽车。

幻影号开出树林。

国家队教练从耳机里听到现场解说员惊呼："现在野驴队抢到了球，进攻！射门，球进了，现在场上比分是6比1！野驴队又得球，再射门，6比2！……"

国家队教练由此断定是幻影号在遥控足球比赛！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驶出树林，他从监视器上看清是国家队教练在跟踪他。

皮皮鲁皱起了眉头，不知怎么搞的，他讨厌这个人。

"现在场上比分，6比6！"现场直播解说员的声音吓了皮皮鲁一跳。

他看了一眼荧光屏，野驴队几乎把足球踢烂了，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把球一个又一个地踢进皮皮鲁学校校队的球门。

皮皮鲁的队友们一个个傻站在球场上，任凭满场的观众狂呼怒骂，没人敢上去同野驴队抢球。

狂喜的观众一下子转入狂怒和极度沮丧之中，他们那因为国民人均收入排世界第一百

多位而造成的极度自卑的脆弱神经再也经不起哪怕一场球的输赢，他们哭叫，他们跺脚，他们骂街。他们如果没有看到还罢，可他们亲眼看见自己国家的球队一度以6比0领先，他们正要以此荣誉来填补穷得掉渣儿的自卑的心理沟壑，没想到几秒钟内这沟壑一下子又变成了万丈深渊。

皮皮鲁不忍心看这场面，可他又不敢在路上开幻影号——警察还在通缉这辆车。皮皮鲁决定为了国民的利益，先让教练受一下委屈，他相信这也是教练的心愿。

皮皮鲁突然掉转车头，朝跟在车后的教练驶去。

教练一愣，想往路边躲。

皮皮鲁按下了麻醉武器的射击按钮。

教练倒在地上，他将昏迷50分钟。

幻影号又驶向小树林中。

场上比分已经是6比8，野驴队反败为胜。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打开遥控器。

童话再次光临足球场。

校队大门发球，他一脚将足球踢进了对方大门。连他自己都吐舌头。

野驴队目瞪口呆。

观众疯了，他们以征服了世界的胜利者的姿态嘘野驴队，他们认定这一个球就决定了自己国家的国民人均收入超过了野驴队所在的国家。

接下来的场面使任何在场的人和看电视的人两辈子也忘不了。皮皮鲁校队的队员们一个个像杂技演员玩魔术一样在球场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那足球像导弹一样在空中曲线前进，寻找一切机会往球门里钻。

野驴队领队抗议，要求检验足球。

裁判答复说，足球是野驴队带来的。

野驴队领队说那也得检验，万一野驴队所在国有叛徒呢?

足球被劈开，除了气体没发现可疑物。

比赛继续进行，场上比分已高达 15 比 8。

野驴队领队再次抗议，裁判连劈了六个无辜的足球。皮皮鲁看着直心疼，他曾经为了买一个足球，整整磨了妈妈三个月!

全国的足球迷们发疯了，他们不知道这些国脚新秀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打电话要求现场直播解说员介绍这些新星的大名，可解说员也不知道这些魔术大师们姓甚名谁。

全场比赛结束，校队以 18 比 8 大胜野驴队。

国家体育部门负责人要见国家足球队教练，秘书满场找不着教练。

全场观众使用一个拍子同一节奏喊："世界杯——世界杯——世界杯——"

意思是让本国足球队拿世界杯赛冠军。

皮皮鲁将幻影号变成小神马，装进衣兜，然后跑进体育场和校队一起分享欢乐。

校长感谢皮皮鲁。

体育官员叫校长去主席台。

皮皮鲁预感到事情不妙。

体育官员向校长宣布："从现在起，你的校足球队改为国家足球队。"

校长傻眼了。

体育官员同校长握手："祝贺你。"

校长发呆，语无伦次："可他们……还没有毕业……另外，我还得同……商量……"

体育官员笑了，说："国家队也有文化教师，许多运动员都是从 8 岁就进国家队了。你说你还要同谁商量？"

校长尬尴："不用商量，不用商量。"

体育官员拍拍校长的肩膀，说："明天上午

8点整，带着你的校队全体队员到国家队体育训练基地报到。”

校长两眼发直，他意识到闯祸了。

站在场地中央同队友们交谈的皮皮鲁看出校长遇到难题了．他发誓就是上帝来求他，也不能再使用幻影号操纵校队赢球了。

国家足球队教练苏醒后检查自己的全身上下，当他确信没有受伤后，发疯似地往体育场跑。

校长低着头从主席台上走下来。

体育老师小声问：“出什么事了？”

校长叹了口气，说：“要把咱们校队改为国家队。”

体育老师张大了嘴，像是要囫囵个吞了手中的足球。

“皮皮鲁在哪儿？”校长问。

体育老师把皮皮鲁叫到校长身边。

校长把体育官员的决定告诉皮皮鲁。

“你能永远帮助校队赢球吗？”校长红着脸问皮皮鲁。

“今天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干了。这不是真本事。您说呢？”皮皮鲁盯着校长的眼睛。

校长不敢和皮皮鲁的目光碰撞，他清楚这



是作弊。可如果他不答应体育官员，他的乌纱帽非让上头摘了不可。

“我看也不能再这么干了，这不是搞体育。”体育老师投了皮皮鲁一票。他认定在某个体育项目上争个冠亚军对于国民经济极度贫困的国家的民众无异于吸毒。

皮皮鲁看见国家足球队教练跑进体育场。

“我不想见他。”皮皮鲁转身想走。

教练已经看见了皮皮鲁，他径直跑到皮皮鲁身边。

“我想单独同他谈谈。”教练指着皮皮鲁对体育老师说。

皮皮鲁不同意，说：“你就当着校长他们说吧，咱俩还有什么保密的事？”

教练执意要和皮皮鲁单独谈。

校长和体育老师退到一旁。

教练开门见山：“你就是那个被警方通缉的怪车的主人，对吧？”

皮皮鲁也不含糊：“没错。”

皮皮鲁发誓如果教练不老实他就当场把小神马变成幻影号，然后用惩罚武器教训他豁出去了。

教练看出皮皮鲁不是一般孩子。

“我可以向警方举报你。”教练说。

皮皮鲁心说“你敢！”他嘴上没吭气。

“但我不去。咱们做笔交易。”

教练点燃了一根香烟。

皮皮鲁皱眉头。

“我请你今后帮助国家队赢球。”教练死盯着皮皮鲁说。

皮皮鲁想往教练脸上吐口水，他还是头一次有想往别人脸上吐口水的念头。

“你的国家队已经解散了，我们校队成为国家队了。”皮皮鲁故意气教练。

“我知道了。我不要你们校队，我还要我的队。但我要你帮我拿下世界杯冠军！”教练两眼放光。

“拿下世界杯冠军有什么用？”皮皮鲁摸教练的底。

“起码是官运亨通呀！”教练倒是坦率人，不掖着藏着。他曾经见过赢了几场球的只认识百八十个字的教练或运动员都戴上了大小不一的乌纱帽。

皮皮鲁祈祷上帝保佑别让眼前这位教练主管国家某个部门，那才真叫臭球呢！



"行吗？"教练逼问。

"行。"皮皮鲁答应了。

"够意思！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教练握皮皮鲁的手。越是肮脏的人，干肮脏的事时，越是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像整天把大道理挂在嘴上的人恰恰是理屈的人一样。

"没问题。"皮皮鲁眯着眼睛回答。

教练踌躇满志地找领导请战去了。

皮皮鲁给校长解了围：校队不用改为国家队了。这也是他同意教练的原因之一。

校长如释重负。

第九章

第二天，各大报都刊登了世界杯冠军队——雄师队下星期将访问本市并同国家队较量的特大新闻。

国民的情绪再次被刺激起来，他们买鞭炮他们修电视他们架鱼骨天线他们变卖家产买黑市球票他们拖着每天摄入卡路里达不到国际卫生组织颁布的标准的身体兴奋激动坐卧不安使本来就入不敷出的身体更加入不敷出，他们面有菜色却口吐雄言。他们不关心人均收入不关心人均产值不关心人均教育经费就关

心赛场上谁家的国旗升得高殊不知你的国旗就是升到月亮那么高和你肚子里的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的多少也没有丝毫关系。

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采访足球教练的文章，那教练也真敢侃，把他们的训练方法吹得天花乱坠，皮皮鲁一边看报一边起鸡皮疙瘩。

为了迎接这场足球世纪大战，有关部门还拨巨资翻修本来就不错的体育场，那些祖孙三代栖身在九平米房间里的国民不但没意见还自己掏腰包为翻修体育场捐钱，只要能赢球，一年 365 天睡野外都毫无怨言！

雄师队抵达该市，队员们已在国内看了野驴队同皮皮鲁校队的比赛录相，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一下飞机恨不得在机场跑道上就开练。

这场球赛将向全世界转播，地球上空的通讯卫星什么都不干了，届时就干这件事。保守估计将有 30 亿人收看现场直播。

足球教练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到皮皮鲁家找皮皮鲁。

皮皮鲁的爸爸请教练进客厅坐，他对于大名鼎鼎的教练在世纪大战的前一天不研究作



战方案跑来找皮皮鲁感到奇怪。

皮皮鲁对教练明显的冷淡。

“我能单独同您的儿子谈谈吗?”教练对皮皮鲁的爸爸说。

“当然。”爸爸带着一脸的疑惑出去了。

“明天全靠你了。”教练厚颜无耻地说。

皮皮鲁点点头。

“我会重谢你的。”教练仗义地说。皮皮鲁摇摇头。

“好吧,”教练站起来,“祝咱们明天合作成功!”

皮皮鲁送得意忘形的教练出家门,他从教练走路的姿式判断,教练认定自己赢了这球后起码会弄个部级乌纱帽戴戴。

皮皮鲁想吐。

爸爸来到皮皮鲁身边,问:“他找你干什么?”

皮皮鲁轻描淡写地说:“让我帮他赢球。”

爸爸像听天方夜谭:“什么?让你帮他?怎么帮?”

皮皮鲁一撇嘴:“作弊呗。”

爸爸皱眉头。

“不能干吧?”皮皮鲁故意征求爸爸的意

见。

“当然不能！”爸爸斩钉截铁。

皮皮鲁本来也没想帮教练搞鬼，他不但让教练戴不成乌纱帽，还要让他把现在头上戴的小乌纱帽给丢了。

第二天下午，体育场座无虚席，激动的球迷们在焦虑地等待那令人如醉如痴的狂热时刻，他们那缺乏营养的身体需要赢球来补充和平衡。

哨音宣布世纪大战开始。

摄像机的镜头死咬着足球。30亿观众死盯着屏幕。

皮皮鲁在家看电视。

雄师队开赛后明显的怯阵，他们不敢向东道主进攻。观众席上一阵嘘声。

被教练关照过的东道主队员们一个个悠然自得，整个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态。

“进攻一下试试。”雄师队队长小声下令。

东道主哪里抵挡得住世界杯冠军的进攻，开场三分钟就输了一个球。

观众们不相信这是真的。

雄师队消除了顾虑，大举进攻。东道主队连连溃败，一口气输了4个球！

整个体育场鸦雀无声，观众们一时无法适应眼前的事实，他们感到乾坤倒转，日月无光，他们那本来已经脆弱得如果某个孩子与他们相遇而不俯首贴耳地管他们叫叔叔叫阿姨叫爸爸叫妈妈他们就恼羞成怒的自尊哪里经受得了如此大的打击！

当他们明白了自己勒紧裤腰带修建这么豪华的体育场就是为了升人家那不伦不类的国旗奏人家那不堪入耳的国歌时，他们那脆弱的自尊被强大的自卑击得粉身碎骨，就像所有极度自卑的人一样他们要找一个目标发泄自己的敌意。

教练成了众矢之的。

观众们跺着脚使用一切想得出的脏话掷向教练，他们还不断地将那些脏话词汇打乱了重新排列组合，然后再次向教练发射。

当教练确信皮皮鲁不再会帮他后——离终场还有 3 分钟，场上比分是 26 比 0——他跑进更衣室给警方打举报电话。

皮皮鲁和幻影号被教练出卖了。

警察局得到幻影号的线索后，迅速出动几十辆警车包围了皮皮鲁家。

皮皮鲁正坐在沙发上看足球现场直播。

第十章

敲门声，

爸爸也在家看电视——为了振奋民心，官方宣布这天下午全国公民放假半天，回家看足球直播电视——听到敲门声，他站起来去开门。

一帮全副武装的警察。

“敲错门了吧？”爸爸有礼貌地对警察说。

“是皮皮鲁家吗？”警察问。

“是……”爸爸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他没帮助作弊赢球，你们就抓他？！”

警察懵了，问：“什么帮助赢球？帮谁赢球？”

“那你们找他干什么？”爸爸也糊涂了。

“我们得到了举报，说皮皮鲁同被我们通缉的那辆汽车有关系。”警察说。

“皮皮鲁才上初中一年级！”爸爸抗议。

“请原谅，我们得检查一下您的家，”警察出示搜查证，“还得见见您的儿子。”

爸爸无奈，心情慌乱地让警察们进屋执行公务。

警察看到沙发上的皮皮鲁。

“你是皮皮鲁？”警察问。

“对。”皮皮鲁看见家里进了一群警察，不知为什么。

“有人举报你，说你是那辆被通缉的汽车的主人，有这回事吗？”警察一边问一边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像皮皮鲁这种年龄的孩子会有一辆汽车。

皮皮鲁明白那教练恼羞成怒后出卖了他。皮皮鲁不怪他，像他那种做梦都想当官的人都具备出卖人的素质，否则他就当不成官。况且皮皮鲁不但没让他当成官，把体育竞赛的输赢看得比国民人均收入还重要的球迷和公民们非把他生吞了不可，官方也不会任凭他如此侮辱国家的尊严。

“我？有汽车？”皮皮鲁装傻。

“有人这么举报你。”警察点头。

“让他来。让他带你们来找车。”皮皮鲁一直没从沙发上站起来。

警察不吭气了。

“是匿名举报吧？”皮皮鲁来劲儿了。

“……”警察无话可说。

“明天我往警察局打电话，举报你是那辆被通缉的车的主人。”皮皮鲁逗那警察。

“别……别……”警察还真怕。

“你们搜吧！”皮皮鲁说。

“检查一下。”警察头吩咐手下。

警察们开始在各个房间搜查，他们也不知搜什么，反正汽车不可能在屋里藏着。

“没什么可疑的东西。”一个警察报告。

小神马在皮皮鲁兜里。

“可以检查一下你身上吗？”警察头问皮皮鲁。

“干什么？”皮皮鲁小惊，未失色。

“随便看看。”警察想看看皮皮鲁身上有没有汽车钥匙。

一名警察翻皮皮鲁的口袋。

皮皮鲁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儿，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侵犯。

爸爸也非常恼火。

警察从皮皮鲁口袋里掏出小神马，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没有汽车钥匙。

“你有什么仇人吗？”警察头考虑抓那个诬陷皮皮鲁的人了。

“没有。”皮皮鲁否认。

警察们悻悻地离开了皮皮鲁的家。

“怎么回事？”爸爸关上门后立即问儿子。

“可能是有人想害我。”皮皮鲁若无其事地说。

爸爸想起银行被劫后皮皮鲁去向不明，又想起教练让皮皮鲁帮他赢球，他直觉到皮皮鲁手中现在拥有一件宝物。毕竟是皮皮鲁的爸爸，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但他不想让儿子出事——往常每当儿子有了奇遇时，都伴随着危险。

“最好能跟我说说。”爸爸恳求儿子。

皮皮鲁愿意把什么都告诉爸爸，他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儿子就是能够把心中的一切都向爸爸诉说的儿子。可幻影号的确事关重大，爸爸会和他共同保守这外星来客的秘密吗？

“可以吗？”爸爸诚恳的目光抚慰着皮皮鲁的心。

“明天中午告诉您。”皮皮鲁决定了。

爸爸脸上呈现出地道的欣慰表情。

第二天早晨，皮皮鲁去上学。

走到一半路时，皮皮鲁发现有人跟踪他。

皮皮鲁走快，那人也走快。

皮皮鲁走慢，那人也走慢。

皮皮鲁断定跟踪他的人是警察局的便衣，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警察局并未轻信皮皮鲁的话，他们对皮皮鲁实行了全天24小时监视。因为警察局长记得那辆被通缉的汽车是由一个男孩子驾驶的。

皮皮鲁走进一条小街，他看见三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拦住了他的同班女同学苏宁。

皮皮鲁在班上同女同学说话不多。苏宁是他暗中喜欢的几个女同学之一。

“借大哥点儿钱。”三个男孩子中的一个高个子厚着脸对苏宁说。

“我没钱……”苏宁显然被吓坏了。

另外两个男孩子吓唬苏宁：“没钱就别走。”

“我要去上学。”苏宁小声说，她想绕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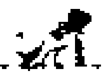
三个男孩子变换着方位阻挡苏宁。

皮皮鲁最恨那些拦劫低年级同学的人，皮皮鲁自己也被这些小海盗欺负过。

皮皮鲁走到苏宁身旁，对她说：“苏宁，走，快上课了。”

苏宁看皮皮鲁，胆子大了些，她跟着皮皮鲁往前走。

“嘿，来了个骑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呀！”一个男孩子阴阳怪气地说。

“是白马王子吧！英雄救美女呀！”另一个也挖苦皮皮鲁。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儿！”第三个一伸腿，绊倒了皮皮鲁。

皮皮鲁从地上爬起来，头上又挨了重重一拳。

皮皮鲁刚想还手，身后又挨了一脚。

三打一。

皮皮鲁不是他们的对手。

苏宁吓哭了。

皮皮鲁再也无法忍耐了，他的浑身上下火辣辣的疼，他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他要惩罚这些小海盗，他还要在喜欢的女同学面前树树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当皮皮鲁又挨了一拳后，他突然从兜里掏出小神马，大喊一声：“幻影号，变！”

一辆气势非凡的汽车像从地里冒出来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

那几个大孩子愣了。

“快上车！”皮皮鲁拉着苏宁钻进幻影号。

苏宁断定自己是在梦中。

皮皮鲁和苏宁并排坐在驾驶室的皮椅上，

皮皮鲁发动了汽车。

“快跑！”一个小子预感到不妙，提醒同伙。

三个小海盗拼命跑。

幻影号跟在他们后边。

皮皮鲁把武器控制系统的挡位定在“惩罚武器”上，他按下了射击按钮。

三个人同时倒在地上，疼得他们打滚儿。

幻影号的“惩罚武器”能使目标受皮肉之苦，但不会受伤。

皮皮鲁指着射击按钮对苏宁说：“你打一下，出出气。”

“我不，”苏宁有一颗菩萨心，“饶了他们吧。”

“对这种小坏蛋不能客气！”皮皮鲁又按了一次射击按钮。

“饶命！”

“我们再不敢拦劫小同学了！”

“大爷手下留情！”

三个大男孩轮流朝着幻影号磕头。

警笛声。

“糟糕！”皮皮鲁突然想起了跟踪他的便衣。

跟踪皮皮鲁的便衣警察看幻影号出现后，立即用步话机向总部通报。

几百辆警车从四面八方包围幻影号。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第十一章

三个小坏蛋以为警察是来抓他们的，吓得一溜烟跑了。

“我得突围，你怎么办？”皮皮鲁问苏宁。

“警察是来抓你的？！”苏宁惊讶地问。

“嗯……是来抓这辆车的。”皮皮鲁说。

“对了，”苏宁这才想起来，“这车是变出来的？我听见你说什么号变，这车就从地下冒出来了！”

于是皮皮鲁意识到如果让苏宁下车，警方不会放过她，一定会逼她说幻影号是怎么出现的。

“你要是下车，警察会缠着你找麻烦的。”皮皮鲁说。

“我不下车。我和你一起历险。”苏宁说。就是，人家皮皮鲁是为了救我才暴露汽车的。苏宁心想。

皮皮鲁心里一热。他更加确信自己的眼力

好，苏宁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你不怕老师和同学说？”皮皮鲁清楚如果他和苏宁同车历险，会被一些本身庸俗不堪的老师和同学扣上“早恋”的帽子。

苏宁踌躇了一下，一甩头发，说：“不怕！”

皮皮鲁点点头。是啊，驾驶外星球神通广大的幻影号，身边坐着自己愿意与其相处的女同学，大概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几辆警车堵在幻影号前方。

“怎么过去？”苏宁杞人忧天。

“你系好安全带。”皮皮鲁说。

苏宁不会系安全带。

皮皮鲁帮苏宁系安全带。

“坐好，我开车冲过去！”皮皮鲁正襟危坐，双手握紧方向盘。

“硬撞？”苏宁觉得这么干有点儿傻。

“关键时刻你闭上眼睛。”皮皮鲁冲苏宁一笑。

幻影号开始加速向前方的警车冲过去。

警车里伸出几支乌黑的枪管。

“停车！再不停车，我们就开枪了！”一个警察举着手提式扩音器冲幻影号喊话。

皮皮鲁不理睬他的警告，继续给幻影号加

速。

幻影号离警车越来越近。

枪响了，一阵排枪。

苏宁闭上眼睛。她还是头一次在城里听到枪声。

幻影号车身一震，穿过了用警车设置的防线。

“睁眼吧，咱们已经突围了。”皮皮鲁对苏宁说。

苏宁睁开眼睛后吃了一惊。幻影号完好无损地“越”过了那排警车，玻璃上也没有弹孔。

苏宁知道她乘坐的是一辆什么样的汽车了。

幻影号开到学校的大门旁边，皮皮鲁想和苏宁下车去上学。

校园里响起了警笛声，皮皮鲁打开荧光屏一看，学校里布满了装甲车和警察，皮皮鲁还看见校长正无可奈何地同警察说着什么。

皮皮鲁将监听仪的测收方位指向校长，他和苏宁听见了校长同警察的对话。

校长说：“皮皮鲁是那辆被通缉的车的主人？”

警察说：“千真万确。”

校长说："我们可从来没见过他开汽车。"

警察说："他现在正开着那辆车，我们正在追捕他。他可能会来学校，希望您能配合我们。"

校长没说话。他想起了皮皮鲁遥控足球的事。

警察说："据我们了解，现在他的车上还有一名女同学。"

校长一愣："女同学？"

警察："对。"

校长对站在一旁的教导主任说："去把皮皮鲁的班主任叫来。"

皮皮鲁的班主任召之即来。

校长问："你的班上哪个女生没来上课？"

班主任："苏宁。"

校长努力回忆苏宁的形象。

教导主任问："苏宁和皮皮鲁的关系如何？"

班主任本来从未发现皮皮鲁和苏宁有什么特殊关系，但她听教导主任这么一问，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立即进入紧张状态，或者说进入兴奋状态更恰当。

班主任说："好像有点儿怪……不过……

也许……他们……"

其实皮皮鲁在班上几乎没有和苏宁说过话，不知怎么搞的，越是皮皮鲁喜欢的女生，他越是不理人家。

校长紧张了：皮皮鲁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辆被通缉的汽车上！

他立刻想到了自己的乌纱帽。

皮皮鲁和苏宁在幻影号上听到了以上的对话。

"真无聊！"苏宁气得脸色发红，她没想到班主任有这样的人格。

"咱们现在不能去学校了。"皮皮鲁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都怪我，让你也不能上学了。"

苏宁说："你是为了救我，要怪就怪我。不上学就不上吧，上这个学也没什么意思。这样的班主任能教咱们学好吗？其实上学和蹲监狱没什么两样。"

皮皮鲁没想到一向文静听话的苏宁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可见如今的学校的确令学生讨厌。

埋伏在学校的警察发现了停在校门口的幻影号，警笛乱响一气。

"咱们去学校里转一圈怎么样？也让同学

们开阔开阔眼界。”皮皮鲁的“坏”劲儿上来了。

“行。”苏宁没意见。平时她为了照顾自己的“名誉”都不大敢和男生多说话，可尽管如此，一旦有风吹草动，老师仍然落井下石。苏宁索性要和皮皮鲁共同出现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让学校也爆炸一回。

幻影号大模大样地驶进校园。

警察们如临大敌。

警车们自惭形秽地抬不起头来。校长和老师们看见皮皮鲁和苏宁并排坐在驾驶室里，目瞪口呆。

所有教室的每个窗口都挤满了人头，同学们争睹幻影号的风采。

警察们已知道幻影号刀枪不入，他们偷偷把枪藏了起来。

警车装甲车们也知道幻影号能穿越一切障碍物，它们面红耳赤地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地里。

坐在直升机上的警察局长命令警察立即用汽车把皮皮鲁的爸爸接到学校来，让他做儿子的工作，说服儿子向警方投降。

皮皮鲁挥手向同学们致意，同学们冲皮皮

鲁欢呼。如果没有警察拦着，肯定有数十名同学要登上幻影号与皮皮鲁同舟共济。

一辆警车呼啸着驶进校园，停在幻影号旁边。

皮皮鲁的爸爸走下警车。

让警车把自己从办公室拉走，爸爸心里老大不舒服。

“希望你能说服你的儿子向警方投降。”一位警察小头目对皮皮鲁的爸爸说。

“他干了什么坏事？”爸爸问。

“嗯……”小头目一时语塞，他还真想不出皮皮鲁犯了什么法，“反正他……反正他不服从警方管理，起码也是无照驾车吧！”

“无照驾车值得出动这么多警察？”爸爸小声嘟囔了一句。爸爸早就对警察动不动就拿驾驶执照说事有气，考个驾驶执照收费高达数千元，这才是真正的违章！

爸爸走到幻影号车头前，他看见了儿子和一位女同学。

“我答应过今天中午告诉您。”皮皮鲁先开口。

爸爸点点头。他对于儿子开着这么个大家伙并不感到惊奇，他认定自己的儿子能开航天

飞机。

“你用它都干了些什么？”爸爸问。

“追捕过抢劫银行的坏蛋。遥控过校队赢球。刚才用它打跑了欺负苏宁的坏小子。就这些。”皮皮鲁说。

“你做得对。”爸爸的眼睛里全是对儿子的支持。

皮皮鲁想亲爸爸。

“哪儿来的车？”爸爸小声问。

皮皮鲁指指天上。

“外星球？”能生出皮皮鲁这样的孩子的爸爸的想象力也非同寻常。

皮皮鲁点头。

“你爸爸真好。”苏宁羡慕皮皮鲁。

皮皮鲁心花怒放，他觉得别人夸他爸爸好时他最得意。他可怜和同情那些没有好爸爸的同学。没有一个好爸爸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警察走过来。

“怎么样？他同意吗？”警察问皮皮鲁的爸爸。

“说不通。”爸爸无可奈何地耸肩膀。

“这孩子是怎么教育的？”警察吐出一句所有对教育一窍不通的人最爱挂在嘴边的名

言。

"连你们出动装甲车和使用枪都奈何不了他，我能有什么办法？"爸爸的嘴也不善，回敬了警察一句。

其实连那警察也明白，用枪是无能的表现。智商低的人处理问题才首先想到枪。

警察通过步话机将爸爸同皮皮鲁的"谈判"结果汇报给直升机上的局长。

"把那女孩子的爸爸找来！"局长甩出最后一张王牌。

苏宁的爸爸也坐着警车来了。

"苏宁出了什么事？"苏宁的爸爸一下车劈头就问校长。

"我看也没什么大事。"校长小声说。

"你的女儿在那辆被通缉的汽车上。"警察小头目告诉苏宁的爸爸。

"当人质了？"苏宁的爸爸一惊。

"说同谋更恰当些。"小头目纠正苏宁的爸爸。

"同谋？我女儿是同谋？！"苏宁的爸爸想吞了对面的警察。

"请你动员她下车。最好让她劝那男孩子投降。"警察小头目给苏宁的爸爸下达任务。

苏宁的爸爸来到幻影号前边。

“你爸爸来了，你下车吧。”皮皮鲁不情愿地对苏宁说。

“不。”苏宁回答。

“那他该着急了。”皮皮鲁心里高兴，嘴上却得了便宜卖乖。

“我也有个好爸爸。”苏宁稳操胜券地说。

苏宁的爸爸问女儿：“这是怎么回事？”

苏宁把她今天离开家后的经历简要地讲给爸爸听。

“谢谢你。”苏宁的爸爸谢皮皮鲁。

“你爸真不赖。”皮皮鲁再次得意自己的眼光。光看准了喜欢的人不算本事，连她的爸爸都看准了才算本事。

父母是好是坏事关重大呀。

“又失败了！”警察向悬在空中的局长报告。

“动武！”警察局长下令。尽管他对于他的全体手下是不是幻影号的对手表示怀疑。

三颗信号弹煞有介事装腔作势地升到空中，围捕幻影号的战斗打响了。

第十二章

"不能上学，也不能回家了，咱们去哪儿？"皮皮鲁问苏宁。

"我想去丝绸之路看看。"苏宁出口不凡。

皮皮鲁记起苏宁有一篇写丝绸之路的作文在学校得过奖。

"行，就去丝绸之路。咱们绕场一周向同学和老师告别。"皮皮鲁发动汽车。

幻影号围着学校的教学楼绕了一圈，同学们向皮皮鲁和苏宁鼓掌，他俩现在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不但敢公开当着老师家长并排坐在一辆车里，还不怕警察！同学们早就觉得只有坏人才该怕警察。如果好人怕警察，这国家就出毛病了。

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幻影号徐徐驶出校园。

数十辆警车"护卫"在幻影号四周。

"甩掉他们。"苏宁享受不了警察的保护。

皮皮鲁按下加速按钮。

警车们的司机还来不及换挡，幻影号就没影了。

连空中的直升机也一筹莫展。

要不是幕僚拦着，警察局长就从直升机上跳下来了。他无地自容。

幻影号踏上了去丝绸之路的征程。

皮皮鲁打开了自动驾驶仪。

“苏宁，我带你参观一下幻影号。对了，这车叫幻影号。”皮皮鲁站起来。

“谁开车？”苏宁见皮皮鲁松开方向盘，吃了一惊。

“幻影号能无人驾驶。”皮皮鲁说。

“真棒！”苏宁说。也不知她是夸幻影号还是皮皮鲁。

皮皮鲁带苏宁走进工作室。

“真现代！”苏宁看见工作室里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先进仪器，脱口而出。

皮皮鲁把各种仪器的功能介绍给苏宁。

“一会儿咱们玩电视游戏机。”皮皮鲁觉得和女生一起玩游戏机一定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

“那你可得手下留情。”苏宁说。

皮皮鲁又带苏宁参观卧室。

“啊，真漂亮！”卧室的豪华和高雅震住了苏宁。

“你就睡这间屋子。”皮皮鲁拿出东道主的



慷慨风度。

“你呢？”苏宁问。

“我只好睡工作室了。”皮皮鲁两手一摊。

苏宁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

他们又来到厨房和餐厅。

“哇——”当苏宁听说这些炊具能把自来水变成饮料和将粮食自动变成能食用的各种主食后，真正的兴奋了。

”以后我来做饭。”苏宁认定使用这样的厨房做饭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吃现成的。”皮皮鲁受之无愧。

“咱们找个地方补充水和粮食。”苏宁建议。现在幻影号的厨房里什么食物也没有。

“行。”皮皮鲁趴在车窗上往外看。

这是一条不宽的公路。公路上来来往往着车辆，没有警察的踪影。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打开荧光屏。

荧光屏上显示出幻影号已经行驶了300公里。

“真快！”苏宁吐舌头。

“你看，前边是一座城市，咱们进城去弄水和食物。”

皮皮鲁一边看荧光屏一边说。

“没危险吧？”苏宁警惕性挺高。

“这儿的警察准不认识幻影号。”皮皮鲁判断。

“幻影号上能打电话吧？”苏宁问。

“当然，能打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皮皮鲁说。

“我想给我爸爸打个电话。”苏宁说。

“太有必要了。你先打，然后我也打。”皮皮鲁拿起电话听筒递给苏宁。

接到电话，苏宁的爸爸和皮皮鲁的爸爸放心了。鲁西西听说皮皮鲁开车去丝绸之路，羡慕死了。

苏宁的妈妈有点儿为女儿担心，苏宁的爸爸安慰她说，这一趟旅行比女儿上5年学都有用，再说他亲眼见了皮皮鲁，那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小男子汉。

打完电话后，皮皮鲁和苏宁玩电视游戏机。皮皮鲁插上一盘名叫《魂斗罗》的游戏卡，两人开始冒着枪林弹雨在荧光屏上冲锋陷阵，同生死，共患难。

幻影号驶进城市。

皮皮鲁关上游戏机，走进驾驶室。关掉自动驾驶仪。



“那儿有个自来水龙头。”苏宁指路边。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驶上便道，停在自来水龙头旁边。

幻影号上有蓄水箱。皮皮鲁下车从车身上拉出专用水管，往水龙头上套。

套好水管后，皮皮鲁拧水龙头上的开关。没水。

一个小学四年级左右的男孩子站在一旁看皮皮鲁。

“这水龙头没水？”皮皮鲁问他。

“有水。总开关关着呢。”男孩子指指水龙头下边。

皮皮鲁看见总开关只有一根棍，没有旋转开关的转盘。

“总开关的转盘呢？”皮皮鲁问。

“一家一个，这是公用水龙头。怕人用水，所以哪家来用水哪家带着总开关的转盘。”男孩子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没办法了。

“你等着。”男孩子跑了。

不一会儿，他拿来一个开关的转盘，套在总开关的轴上，打开了水龙头的总开关。

自来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幻影号的蓄水

箱。

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水龙头旁。

男孩子看见他俩后有点儿紧张。

“哟，这是你家的车？”中年妇女阴阳怪气地问男孩子。

“现在水可紧张啊。”中年男人明显具有女性特征。

皮皮鲁一看就知道他俩是那种“事儿妈事儿爹”型的人。这种人没事儿还要找事儿，何况男孩子给不认识的汽车加大家每月平摊结帐的水。

蓄水箱满了。皮皮鲁摘下水管子，他给男孩子解围，对他说：“走，上车。”

男孩子跟着皮皮鲁上了幻影号。

两位“事儿妈事儿爹”干瞪眼。

“这车真漂亮。”男孩子眼睛不够用。

“谢谢你给我们的车加了水。”皮皮鲁拍拍男孩子的肩膀，“你叫什么名字？”

“祁硕。”男孩子说。

“我叫皮皮鲁，她叫苏宁。”皮皮鲁说。

“皮皮鲁！”祁硕眼睛一亮，“我早就知道你。”

皮皮鲁冲他笑笑。

“你怎么不上学？”苏宁问祁硕。

“昨天班长向老师告密，说我上自习课时看课外书，老师让我今天上午在家写检查。”祁硕神情暗淡地说。

“告密真讨厌。”皮皮鲁最烦告密者。

“老师不应该鼓励这种行为。”苏宁也被班干部出卖过一次。

“老师可喜欢告密的同学。”祁硕说。

“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教学能力缺乏自信的表现，也是对告密的同学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老师算是把喜欢告密的同学的品质给毁了。”皮皮鲁对“告密”还挺有研究。

“对了，我的检查还没写呢？听到你们的车响，我就跑出来了。”祁硕说。

“我能帮你做点儿什么？”皮皮鲁挺喜欢这个小学生。

祁硕知道皮皮鲁神通广大，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让我们班长再不敢告密。让我们老师再不听告密。”祁硕的要求不低。

“我看看幻影号有没有这个本事。”皮皮鲁走进工作室。

他打开荧光屏，将祁硕的要求输入电脑。

电脑显示：可以满足此要求。具体方法附后。

“你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咱们现在就去你们学校。”皮皮鲁乐了。

“先去哪儿弄点儿粮食，我给你们做午饭。”苏宁建议。

“我家有粮食。大米、白面都有，我去拿。”祁硕说。

“你妈妈发现粮食少了该找你麻烦了吧？”皮皮鲁担心。

“没事儿，我妈对我不错。我就直说我把粮食给皮皮鲁了，她也喜欢看你的经历。”祁硕胸有成竹地说。

“各 5 斤就行。幻影号的炊具能放大粮食，1 两可以做出 10 斤饭来。”皮皮鲁说。

祁硕回家拿来两袋米面，还拿了一些蔬菜。

苏宁把食品分门别类放进冰箱。她开始为大家做午饭。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在祁硕的指引下驶向学校。

“就是路边那个大门。”祁硕指给皮皮鲁

看。

皮皮鲁将幻影号停在学校大门旁的树荫下。

皮皮鲁和祁硕离开驾驶室走进工作室。皮皮鲁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像扣子电池那么大的小金属圈递给祁硕。

“你现在去找你的班长，对他说你不写检查，再想办法把这个金属圈粘在他的后背上。这个圈本身有吸力，只要你轻轻一挥就会粘上。”皮皮鲁对祁硕进行技术指导。

“不会不成功吧？”祁硕有点儿担心。他可不敢和班长开这种玩笑。

“百分之百成功。保准这是他最后一次向老师告密，也是你的老师最后一次听告密。”皮皮鲁十分有把握，他清楚幻影号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祁硕下车了。

第十三章

皮皮鲁打开监视仪，他通过荧光屏追踪祁硕。

皮皮鲁看见祁硕走进教室，正好班长一人在教室里。

班长看见祁硕，居高临下地问：“你的检查写完了吗？”

皮皮鲁看见这种口气从一个小学生的嘴里发出来，确信无疑他生了一种病。

祁硕犹豫了一下，说：“我不写检查。”

班长吃了一惊，那表情像是听说全世界将取消学校。班上还没几个同学敢和他顶嘴——小小年纪就呈现出独裁者的气质。

“你说什么？”班长站起来。

“我不写检查。”祁硕重复了一遍。

“你在这儿等着。”班长使出了杀手锏——去叫老师。

趁班长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祁硕将小金属圈贴在了班长的后背上。

班长出去后，祁硕跑步回到幻影号上，和皮皮鲁一起看“戏”。

荧光屏上显示班长走进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

老师一看班长的表情，就知道有状要告。

“谁又怎么了？”老师双臂按在桌子上。

“祁硕他……”班长突然感到舌头有点不听话，有无政府倾向。

“祁硕怎么了？”



班长想说“祁硕他拒绝写检查。”可话从他嘴里出来后，变成了：“祁硕他表现很好，上次我打他的小报告不对。”

幻影号在遥控班长的舌头。

“？”老师感到不解。

班长在极力同自己的舌头搏斗，力图重新统治它。

“我不是……”班长想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可话说出来后，成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班长。”

老师一看精心栽培的“探子”要弃暗投明，忙稳定军心：“你向老师反映同学们的情况是完全……”

老师想说“完全必要。”可他的舌头也闹民主了，话出口后变成了“完全不必要的”。

老师捂住了嘴。

“我以后再不打小报告了。”班长口不对着心。

“我以后再不听小报告了。”老师心不对着嘴。

皮皮鲁和祁硕在车上边看边笑。

“你的班长以后只要打小报告，他的舌头就闹独立。”皮皮鲁说，“你的老师只要听小报

告，他的舌头就会阻止告密的人继续说。”

“妙极了。”祁硕心花怒放。

“吃饭啦。”苏宁在餐厅叫皮皮鲁和祁硕。

幻影号的厨房炊具做出的饭菜香气逼人，皮皮鲁食欲大增，他还是头一次在幻影号上用餐。

“这炊具太棒了，全是自动化的，只要把原料放进去，想吃什么按电钮就行了。”苏宁真想给她爸爸弄一套，每当她看见爸爸下厨房烧菜做饭，心里就不舒服，她不喜欢看男人做饭。

十分钟后，桌上的盘子全舔干净了。

“我该上学去了，你们去哪儿？”祁硕边擦嘴边说。

“去丝绸之路。”苏宁说。

“真想和你们一起去。”祁硕太喜欢在幻影号上呆着了。

“你还是去上学吧！”皮皮鲁拍拍祁硕的肩膀，“在一个班干部不告密，班主任不听告密的班集体里上学，多幸福啊！”

“真不错。”祁硕想到这一层，情绪就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愿意走进教室。第一次是上学的头一天。

祁硕同皮皮鲁和苏宁互相道过谢后，恋恋

不舍地离开了幻影号。

“开拔！”皮皮鲁坐进驾驶室。

苏宁坐在皮皮鲁身边。

幻影号踏上了奔赴丝绸之路的征程。

“开汽车真有意思。”苏宁看着皮皮鲁开车，羡慕地说。

“其实容易得很，过几天我教你，保准你半个小时就能学会。”皮皮鲁说。

“我听爸爸说，考个驾驶执照要用四五个月的时间。”苏宁不信半个小时能学会开汽车。

“那是交通部门想出来的宰人的招儿。四五个月连航天飞机也学会开了。”皮皮鲁撇嘴。

道路两旁的树木飞快地后退着。

皮皮鲁说：“我现在就教你学开车，你看着表，保准超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了。”

苏宁看表。20分钟后，苏宁驾驶着幻影号奔驰在大路上。她总算了解了交通部门是怎样运用手中的权力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咱们去吃饭吧，我饿了。”皮皮鲁建议。

就像所有刚学会开车的人都恨不得让手

和方向盘长在一起一样，苏宁不情愿地打开自动驾驶仪，然后和皮皮鲁来到餐厅。

苏宁只用了5分钟就做好了晚饭。

晚饭后，天渐渐黑了。

皮皮鲁和苏宁坐在工作室里看电视，电视新闻花了将近10分钟说幻影号的事。

“睡觉吧？”皮皮鲁困了。

“行。”苏宁站起来，“我占了你的床，委屈你了。”

皮皮鲁把沙发垫子铺在地上，说：“这也很舒服呀。”

苏宁去卧室了。

皮皮鲁将警报装置的音量调大，倒头便睡。不知怎么搞的，往常他是沾枕头就睡着，可今天他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入睡。

苏宁很喜欢幻影号的卧室，她到卫生间洗漱后，又坐在床上看了会儿窗外的夜景，才熄灯就寝。

幻影号在夜色中疾驰。

皮皮鲁和苏宁睡得真香。

第十四章

皮皮鲁醒来时，天已经大亮。

他往窗外看，路旁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天几乎也是黄的。

“你可醒了，早餐已经做好了。”苏宁推开工作室的门，探头进来。

“这就是丝绸之路？”皮皮鲁指着窗外问苏宁。

“不是吧！”苏宁从教科书中得到的丝绸之路的印象是郁郁葱葱山青水秀的大道。

皮皮鲁打开电脑测试仪，荧光屏告诉他们这正是丝绸之路。

！！！

皮皮鲁和苏宁瞠目结舌。

皮皮鲁又命令电脑显示丝绸之路的本来面目。

荧光屏上的丝绸之路美极了，到处是胡杨和红柳，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湖里的水一眼能望到底。鸟在飞。鱼在游。生机勃勃。

皮皮鲁和苏宁再往车窗外看。

一片不毛之地。

！！！！！

“怎么变成这样？！”苏宁吃惊。

“咱们不是在梦里吧？”皮皮鲁死活不相信地球上会有这种变化。他看看窗外的沙漠，有

地球末日的感觉。

车外一阵喇叭声。

皮皮鲁和苏宁跑进驾驶室，他们看见对面有两辆小卧车驶过来，路上的车都靠边避让。

幻影号没这个装置，仍然按原路线行驶。

这可惹火了小卧车，它们一个急刹车，拦在幻影号前方。

幻影号的自动驾驶装置可以穿越障碍物，但皮皮鲁好奇，他要看看这两辆小车里坐着什么人，干吗其它车必须给它让路。皮皮鲁关闭自动驾驶仪，他踩了制动，幻影号停住了。

从小卧车里钻出来一个彪形大汉，指着皮皮鲁问："你为什么不让？"

"旁边那么大地方，你完全可以过去，干吗非要让别的车靠边停车？"皮皮鲁反问。

"这是县长的车！"彪形大汉那神态让谁看了都会有吞苍蝇的感觉。

"原来是县太爷！地头蛇！！"皮皮鲁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太爷——还是沙漠县太爷——竟然如此霸道乡里。

苏宁有新发现，说："你看县太爷的汽车，真够豪华的。"

皮皮鲁这才注意到县太爷乘坐的是超豪

华进口轿车。

苏宁又注意到路上的行人都穿着破旧的衣服，个个面有菜色，呈现营养不良状。

皮皮鲁迅速打开驾驶室的小型电脑，经查询，这里是有名的贫困县。

“贫困地区的官最富。”皮皮鲁想起报纸上的一句话。

“教训教训这个县太爷，让他再不敢作威作福！”苏宁挑皮皮鲁。

“责无旁贷。”皮皮鲁说，“他买这两辆轿车的钱够给全县每个人做一身新衣服的。”

彪形大汉看见幻影号旁若无人，火了，他走到幻影号前边，让皮皮鲁和苏宁下来。

见皮皮鲁和苏宁不理他，大汉过来拉幻影号的车门。

他的手一碰到幻影号，就全身麻木不仁了。

“牵着县太爷的两辆车在县里转转。”皮皮鲁按了几个电钮，县太爷的车门被封死了，县太爷的专车转眼变成了囚车。

幻影号牵引着两辆轿车驶进县城。

县城的民房破烂不堪，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却雄壮无比，金碧辉煌。

“凡是办公大楼漂亮的单位准是由混蛋把持！”皮皮鲁骂了一句。

苏宁知道这个县为什么这么穷了，她还隐约感到这和此地的沙漠化有关系。她记得老师说过，土地的沙漠化大多是人为造成的。

县太爷家的场面更让皮皮鲁和苏宁吃惊，地毯、空调、高级音响、庞大的建筑面积……

幻影号经过了一所学校。

“进去看看。”苏宁提议。

幻影号拽着小轿车驶进学校。

这哪里是校舍，明明是猪圈！

岌岌可危的教室，随时有倒塌的可能。

数百个稚嫩的生命整天就在这种每秒钟都可能结束他们生命的房屋里认识世界，而那个县太爷却住在即使地球爆炸也伤不了一根毫毛的房屋里延年益寿。

“给他们对调一下吧！”苏宁说，“幻影号有这个本事吗？”

皮皮鲁问电脑。

答复是肯定的。

幻影号能在 5 分钟内用县太爷的别墅和汽车还有办公大楼同学校的校舍对调。

皮皮鲁神色庄重地按了有关按钮。

一座教学大楼神气地屹立在校园里。

县太爷的别墅、汽车和办公大楼无影无踪了。

新教学大楼同县太爷的别墅、汽车和办公大楼不等值,还剩余数千元。

幻影号是使用光速完成这次对换的。

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变成了低矮的危房。

皮皮鲁觉得应该提倡政府机关在危房里办公。

“用剩余的几千元送给在校生每人一个微型游戏机。”皮皮鲁指示电脑。

该校的每位学生的书包里出现了一个游戏机。皮皮鲁认定有时候游戏机比课本对刺激孩子的智力还起作用。

县太爷没有了专车，他尬尴地站在阳光下。他觉得如果老百姓比他生活得好,他就不当这个县太爷了。他之所以当官,就是想比老百姓生活得好。

县太爷想生吞了幻影号。

老百姓和孩子们想拥抱幻影号。

当官的和老百姓想法不一致时,就快出麻烦了。皮皮鲁和苏宁不约而同地想。

幻影号离开了县城。

第十五章

随着幻影号继续向西行驶，气候越来越恶劣，沙暴和浮尘天气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着幻影号，能见度极差。

"为什么变成这样？"苏宁看着车外一望无际的沙漠，问。

皮皮鲁问电脑。

电脑回答：砍伐森林。开垦荒地。过度放牧。

其中乱砍树木是罪魁祸首。

电脑进一步告诉皮皮鲁和苏宁：大面积森林被砍伐后，大气中水循环输出量受到影响，流程中的反馈回路被吹断，改变了碳、磷循环的输出输入量，大部分氮流过程的正常通路被截断，结果是打乱了人类生活和自然资源的持续供应，也影响到整个自然规律的改变。

皮皮鲁想起了那位县太爷，仅他在位时就砍掉了七万多棵树！

他们想留给后代一个沙漠化的地球！他们只顾自己享受，尽情摧残地球，毁掉资源，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一个千疮百孔险象环生的毒瘤般的地球。就是这样一代人，居然还天天板着面孔教训下一代，他们实在没这个资格。他们

如果真为后代好，就应该精心爱护地球，别可着劲儿毁。你们的孩子就是门门考 100 分，外加会演奏所有的乐器，长大后面对荒球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没心思奏乐呀！

皮皮鲁和苏宁心情沉重，他们从电脑上得知，国家有 149 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其中 16 万平方公里是人为造成的。目前还正以每年 1560 平方公里的速度继续扩展！

“太不像话了！”皮皮鲁为大人们难为情。

“我拿点儿饮料。”不知怎么搞的，苏宁一看见沙漠就想喝水。

皮皮鲁一边望着车外一边按电脑。

“皮皮鲁，蓄水箱没水了！”苏宁带给皮皮鲁一个坏消息。

皮皮鲁预感到不妙，他们进入沙漠后好像还没见过水！

“现在车上还有多少水？”皮皮鲁紧张地问。

“一共四杯。”苏宁说。

“省着点儿喝。”皮皮鲁说。

幻影号开始按照电脑的指示找水，但是它一次次的失败了，本世纪 70 年代还是一个大湖的罗布泊湖，现在已经干涸了！看看湖底那一片片鸟的尸体，皮皮鲁和苏宁发呆。

三天过去了，还没有找到水。

皮皮鲁和苏宁口干舌燥。

电脑告诉他们，90年代整个地球都会面临水源危机，形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需要量急剧增加和水源日益被污染。在这场水源危机中，人均占有资源量约居世界第84位的皮皮鲁的国家将有一半地区陷入严重缺水的困境。

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枯竭，好端端一个地球被人类糟踏成这般模样！如此对待子孙的大概也只有人类。

皮皮鲁认为他有责任将地球的这一严重情况告诉全国的孩子，告诉全世界的孩子。提醒他们从不负责任的前辈手中接过地球时，要力争恢复地球的本来面目，把被父辈们毁得不成样子的地球修复后再传给父辈的孙子孙女们。

皮皮鲁这一代人责任重大！

“怎么才能告诉同学们呢？”苏宁一边舔发干的嘴唇一边问。

幻影号上只剩下一杯水了。

“咱们在幻影号上建立一个广播电台，向全世界的孩子广播，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怎样爱护地球。”皮皮鲁生出一计。

“太棒了！”苏宁佩服皮皮鲁的想象力，“可



咱们不会外语呀！”

“幻影号上有自动翻译机。也有电台发射装置。”皮皮鲁忘记了口渴，“咱们的电台就叫幻影号广播电台，听众对象全是孩子。咱们周游世界，到处广播。行吗？”

“我跟你去！”苏宁义不容辞。她怕将来全世界的孩子都没水喝。

“咱们现在往回返，今晚就开始第一次播音。”皮皮鲁掉转幻影号的车头。

皮皮鲁和苏宁明白，地球上没有人能阻止幻影号播音——因为没有人能成为幻影号的对手。

当天晚上，附近的孩子收听到一个新的电台，两位广播员沙哑着嗓子播音，把地球的现状告诉大家。

幻影号将周游世界。皮皮鲁和苏宁后来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100万字的巨著。

你听到过幻影号广播电台的播音吗？

你愿意加入拯救地球的行列吗？

你不想让后代戳你的脊梁骨，对吗？

幻影号来地球的神秘使命究竟是什么？请看《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之八《羊王称霸》中的《幻影号》续集。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另外，位于北京东华门的皮皮鲁专营店在中国大陆独家销售《郑渊洁童话全集》。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 《童话大王》

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 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郑渊洁
1999 年 3 月于北京

马啸律师声明

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由著作权人郑渊洁于1999年3月正式授权学苑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中国大陆图书市场上唯一获得郑渊洁授权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合法图书。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保护，一切侵犯本书著作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990年，郑渊洁曾经授权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1995年12月，授权期结束。在此之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没有再印制发行《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但是，不法书商仿照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早年出版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版本，盗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名义，大肆盗印《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本律师正在追查不法书商，并将此情况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欢迎读者向学苑出版社举报非法销售盗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举报一经查实，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24048。

马啸律师

1999年7月

牛王醉酒

一

牛年终于盼到了。

牛王大喜。在位的时候碰上牛年，并不是每一代牛王都有的福气。

整个牛家族进入了兴奋时期。他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挂历上，报刊上，邮票上，电影



上……连今年出生的人都要属牛！

牛王陶醉了，他觉得自己一夜之间成了整个世界的大王，他渴望对全世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

牛家族的臣民们纷纷向自己的大王进贡。各种各样的礼物堆积如山，有鲜草罐头，有固体饮料，还有味精、冰糖……

不知是谁，送给牛王一坛美酒。

牛王向来听说酒是人间的宠儿，但他一直不敢问津。

一是那股呛鼻的辣味儿他受不了，二是怕酒后失态，有损牛王的形象。

可现在非同以往，既然身为整个世界的大王，岂有不会喝酒之理？牛王决定喝酒。

为此，牛家族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文武百官齐集王宫，争睹牛王饮酒的风采。

侍从斟满一碗白酒，双手献给牛王。

牛王接过美酒，先来一番祝酒词：

“今年是咱们牛年，咱们成了世界的中心。为了庆祝牛的节日，干杯！”

牛王把碗送到嘴边，酒味儿直冲鼻孔，他皱了皱眉。

牛王先微微用嘴唇碰了碰白酒，真辣，比草的味道差远了。不过，牛王是不会当着部下的面退却的，他很有一股牛劲儿。

牛王一闭眼，一仰脖，一碗白酒下肚了。

王宫里响起一片赞美声。

牛王来劲儿了，又喝了一碗。

雷鸣般的掌声。

三碗，四碗，五碗……

牛王把一坛白酒统统喝光了。

二

牛王醉了。

“现……现……现在……我……是全……全世界……界的……的大……王，大……大牛王…如……果……有谁……对……对咱们……牛……不尊重……重…立……即……禀……报……”牛王开始行使全世界大王的权力了。

“禀报大王，”一头文官奏道，“臣发现人间有一件侮辱咱们牛家族的事。”

“你……你……快……说……”牛王催促道。

"人身上爱长一种癣，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皮肤病。人非常讨厌这种病。他们竟敢管这种皮肤病叫牛皮癣，这不是对咱们家族的最大侮辱吗？"文官慷慨陈词。

"竟……竟……有……这……这等……事？"牛王的眼珠鼓了出来。怎么？人身上长了癣，却要骂我们牛？牛皮癣？"你……你们……认……认为……应……该……怎么……办？"

"臣认为，"一头武官说，"这并不是对咱们牛家族的侮辱。咱们的皮肤和人身上的牛皮癣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他们这么叫，才是侮辱。"

"胡……说！"牛王大怒，"我，我，我……就不信，咱们……的……的皮……肤……就……就……不……能……变……细，我……我……一定……要把……把……咱们……牛……牛家族……的……的皮肤变……变成……没有皱……纹的……的皮……肤，让他……他们……不能……能再管……皮肤……病……叫……叫牛……皮……癣……"

"大王英明！"一头文官奉承道。

"你……们快……想……个……个办……法……"牛王头直打转。

“臣有办法了。”文官叩首。

“快……讲……”牛王大喜。

“现在人间有一种抗皱美容霜，涂在皮肤上就能把皮肤上的皱纹消除，还能使皮肤变细变白。”

“你……你……说的……是……真……话？”牛王瞪大了眼睛。

“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文官发誓。

“快……快……去……给……我……弄……一箱……来……”牛王急不可待。他认为当全世界的大王是不能长着一身牛皮癣的。

“是！”文官刚要转身,被一头武官拦住了。

“启禀大王,万万不可！”武官急切地说。

“什……什……么……？”牛王不高兴了。

“我们身上长的可不是牛皮癣呀！”武官提醒牛王。

“拉……拉……出……去……斩……了……”牛王火了。

几名武士将武官拉出去斩首。

没人敢吭气了。

“还……还……不……快……去……”牛王冲着愣在那里的文官大喝。

文官急忙带着几头牛兵到人间搞抗皱美

容霜去了。

三

事情还算顺利，可能是牛年上帝照顾牛——不到一小时，一箱抗皱美容霜放在了牛王面前。

牛王大喜，命部下立即往他身上涂抗皱美容霜。

几头侍从打开包装箱，取出一个个精致漂亮的小玻璃瓶。

可惜侍从们的手太大，插不进瓶子。

“砸……砸……了……”牛王醉意越来越浓。

好在牛们有的是力气，转眼间玻璃瓶都碎了。

“快……涂……”牛王催促道。

侍从们将抗皱美容霜往牛王身上涂。

“大王的屁股上也涂吗？”一头侍从小心翼翼地请示。

“涂！哪儿……哪儿……都……涂……”牛王要把自己身上的牛皮癣都消灭干净。

抗皱美容霜糊了牛王一身——从头到

脚。香味绕梁数日不绝。

这坛白酒的酒劲儿真大，牛王整整醉了十天！

这十天中，牛王每天都让侍从给他涂一次抗皱美容霜。

终于，牛王的皮肤变了！变得连牛王都不认识自己了。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全身没有一根毛，所有的皱纹都无影无踪，皮肤细腻白嫩牛王心花怒放。

牛王决定立即召集文武大臣，让他们瞻仰大王的风采。

四

文武百官奉召进宫，他们也急于想亲睹大王的英姿。

牛王出现在王位上。

文武百官愣了——这是牛吗?

牛王静候大臣们的赞美，半晌过去了，没动静。

“说话呀? ”牛王纳闷，他们是怎么了?

还是一声不吭。

牛王急了，他点了一头武官的名。

“你说说，朕的皮肤怎么样？”

“我觉得，我觉得……”武官鼓了鼓勇气，“您已经不是牛了。”

“对，你已经不是牛了！”

“你不是牛！”

“你……”

“……”

文武百官七嘴八舌。

“放肆！”牛王的酒已经全醒了。“来人，把他们都推出去斩首！”

武士们冲进来，他们一看见牛王的皮肤变成这样子，都愣了。

“都推出去斩首！”牛王怒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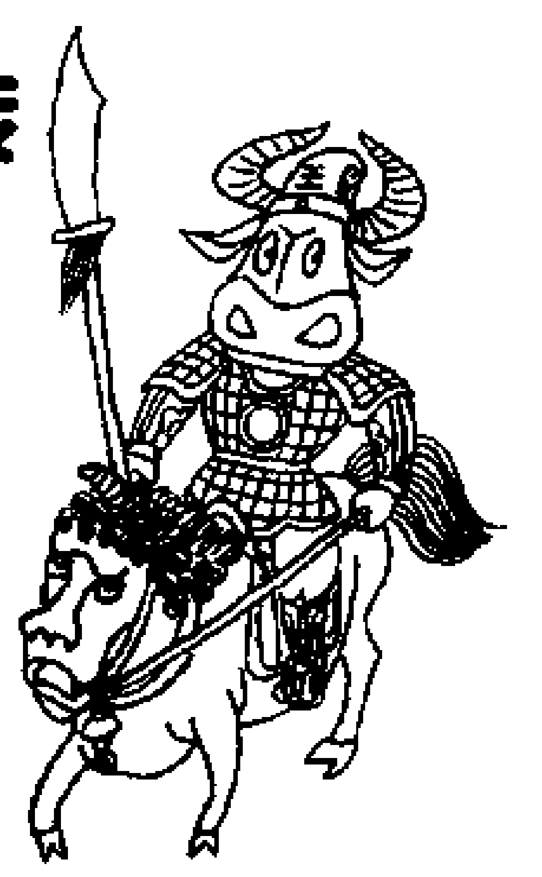
武士们不承认他是牛王，不执行他的旨意。

文武百官立即合议，一致认为不能让一头不是牛的东西当牛王。于是，牛王被废黜了。

牛王万万没想到，在他梦寐以求的牛年刚开始时，他被开除了牛籍，失去了当牛的资格——因为他长了一身“人皮癣”。

后来牛王怎样了呢？听说，他被制造抗皱美容霜的工厂抓去当活广告了。

牛魔王新传



第一章　深夜怪影

皮皮鲁藏在鲁西西房间的壁柜里。壁柜门露着一条缝儿，皮皮鲁的目光机警地透过黑暗注视着窗户。

挂在墙上的时钟敲响了深夜12点的钟声。

昨天夜里，鲁西西在睡梦中朦朦胧胧看见

一个黑影子从窗户闪进她的屋里，她还没来得及喊，黑影子又从窗户飘出去了。今天早晨，她把这事告诉皮皮鲁。皮皮鲁让妹妹先别和爸爸妈妈说，他最讨厌那些碰到屁大的事就去惊动爸爸妈妈的人。皮皮鲁决定今天晚上来看看那个黑影子是什么东西。要知道，皮皮鲁家住二层楼，能从窗户进来，少说也会飞檐走壁，这正是在皮皮鲁梦寐以求的功夫，他正愁找不到师傅教他呢！

从晚上 10 点开始，皮皮鲁就躲在妹妹房间的壁柜里，他准备好一把手电，一根棍子。

鲁西西在床上假装睡觉，大气也不敢出。

忽然，窗帘抖了一下。皮皮鲁全身一颤，定眼看看，没动静，大概是风刮的。

皮皮鲁出了口长气，刚想闭会儿眼睛，只觉得从外边吹进来一股冷气，那冷气扑到脸上直扎骨头，凉森森的。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黑影子从窗户外边飘了进来，落在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皮皮鲁屏住呼吸，看那黑影想干什么。

只见黑影子飘到挂历跟前，默默地看挂历。

“看挂历干什么？”皮皮鲁心想。他感到这

黑影子挺可怕，像书里描写的鬼怪一样。越是可怕，皮皮鲁就越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皮皮鲁运足了气，突然从壁柜里冲出来，一屁股坐在窗台上，堵死了黑影的逃路。随后，他打开手电，一束刺眼的亮光直射黑影。

是个怪物。牛头，人身子，还骑着一匹说不出名的走兽。

皮皮鲁吓得喘不过气来。鲁西西赶紧用被子蒙住头。

那怪物刚要自卫，一看是个男孩子，就停在原地没动。

“你……你……是谁？到……到我家……来干什么？”皮皮鲁看见怪物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就壮着胆子问。

“你不认识我？”怪物觉得奇怪。

“我？认识你？”皮皮鲁看看怪物，还真有点儿面熟。

“我是牛魔王！”牛魔王自我介绍说。

“牛魔王！”皮皮鲁一惊。他再仔细一看，真是《西游记》里的牛魔王！“你，你还活着？”

“当然活着。我听说今年是我们牛年，特来人间看看。没想到我在人间的名声不好，人们都讨厌我，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唉。”牛魔

王叹了口气。

皮皮鲁同情牛魔王了。人家大老远来到地球上做客，干吗对人家冷淡呀！就因为人家几千年前没借给孙悟空芭蕉扇吗？当时人家不是已经认错了吗？皮皮鲁最讨厌总拿老眼光看别人。他在学校是深受其害。老师和大多数同学都认定他皮皮鲁长大没出息——现在考试成绩不好的人，长大能有出息吗？！

"你就在我们家歇歇吧，我们欢迎你！"皮皮鲁从窗台上跳下来，拉开电灯。

牛魔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得出，他很感激皮皮鲁对他的同情。

"我叫皮皮鲁，这是我妹妹鲁西西。"皮皮鲁一边说一边把鲁西西从床上拉起来，介绍给牛魔王。鲁西西吓得不敢看牛魔王。

"你去给牛魔王拿点儿吃的，轻点儿，别把爸爸妈妈惊醒了。"皮皮鲁吩咐妹妹。

鲁西西绕着牛魔王走，去厨房拿吃的。

"你骑的这是什么？"皮皮鲁问牛魔王。

"这叫碧水金睛兽，是我的座骑。"牛魔王一边说一边从碧水金睛兽身上下来，指着墙上的挂历问："这画上全是牛？"

原来牛魔王是看挂历上的牛！皮皮鲁急忙

告诉他，因为今年是牛年，所以到处都画了牛。

看得出牛魔王挺得意。

鲁西西端来了一盘肉。她还是不敢靠近牛魔王。

“别怕，我变个俊样！”牛魔王说完吸了口气，转眼间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小伙子。

皮皮鲁眼睛一亮，他想起来了，牛魔王也会七十二变！皮皮鲁激动了。

牛魔王到人间头一次吃上饭，他高兴极了，他觉得皮皮鲁兄妹心眼儿好。牛魔王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事。

第二章　引火烧身

牛魔王刚刚吃完饭，只听见外边喊声四起，火光冲天。皮皮鲁跑到窗外往外一看，是附近的一座大楼失火了！

"快去救火！"皮皮鲁抄起一个脸盆就要往外跑。

"等一等！"牛魔王拉住了皮皮鲁。"给你这个！"牛魔王从嘴里吐出一把小扇子，杨树叶般大小。

"这是什么？"皮皮鲁不明白。

"芭蕉扇！"鲁西西脱口而出。她记起牛魔王的太太叫铁扇公主，有个宝贝芭蕉扇。

皮皮鲁高兴得差点儿大喊一声。

他知道，芭蕉扇连火焰山的火都能扇灭，一座楼根本不在话下。

牛魔王将使用芭蕉扇的方法教给皮皮鲁。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回来。"皮皮鲁对牛魔王和鲁西西说。他说完跑出屋子。皮皮鲁知道自己手中的宝贝比救火车还厉害，他兴奋极了。

大火烧得很凶，半边天都映红了。消防队还没来，人们干着急，没办法，谁也不敢靠近火。

皮皮鲁悄悄掏出芭蕉扇，用左手大拇指捻着扇柄上第七缕红丝，嘴里念了一声“咽嘘呵吸嘻吹乎”。芭蕉扇变大了。

皮皮鲁举着扇子朝大火扇了一下，霎时间平地卷起一股怪风，转眼间将大火吹灭了。人们惊呆了，你看我，我看你。皮皮鲁乘机把芭蕉扇缩小，藏进上衣口袋。他正准备转身回家，一个中年人揪住了他的衣领子。

“你干吗?”皮皮鲁抗议。

“你是纵火犯!”那中年人衣着朴素，一看就像好人。

“你胡说!”皮皮鲁火了。

“我看见你用扇子扇火，是想让火烧大些吧!”中年人冷笑了一下。

“你!”皮皮鲁无话可说。他不能把牛魔王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时候，救火车赶到了。转眼间，刚才围观大火的人都成了英雄救火团体，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灭火的经过，还把“纵火嫌疑犯”皮皮鲁交给消防队。



消防队不大相信这么小的孩子能纵火，无奈证人众多，只好把皮皮鲁交给警察带走了。

那个中年人恨皮皮鲁恨得直咬牙——他才是真正的纵火犯。要不是皮皮鲁，他们的抢劫计划就成功了。

再说牛魔王和鲁西西在屋里等了半天，不见皮皮鲁回来，看看窗外，大火已经熄灭，街上人迹稀少。

牛魔王顿时起了疑心：莫不是皮皮鲁得了芭蕉扇，跑了？要知道，那芭蕉扇可是稀世珍宝。

牛魔王火了：刚同人交上朋友就受了骗，何况还是个孩子，他能不生气吗？只见牛魔王一抖身体，现了原形，怒睁双目。吓得鲁西西直往后退。

牛魔王骑上碧水金睛兽，从窗户冲了出去，冷风把屋里的东西刮得乱七八糟。鲁西西知道牛魔王是去找皮皮鲁算帐，她为哥哥捏了一把汗。

牛魔王在失火的那栋楼旁转了一圈，没见皮皮鲁的影子，这难不住他。牛魔王拍拍碧水金睛兽的脑袋，碧水金睛兽立刻低着头在地上嗅着，它闻到皮皮鲁的气味儿，然后顺着气味

儿追踪而去。

牛魔王越想越生气，没想到连人间的小孩子也变得这么会骗人，他发狠要教训皮皮鲁，弄不好让他脑袋搬家！

碧水金睛兽驮着牛魔王来到一个门前，它示意皮皮鲁就在里面。牛魔王推了推门，里边插着。牛魔王飞身上了墙头，只见皮皮鲁正坐在一间屋子里，向两名警察说着什么。

“原来是向警察告发我来了！”牛魔王恍然大悟。他断定皮皮鲁是假装把他当作朋友，实际上认定他就是那个不肯借给孙悟空芭蕉扇的坏蛋。哈，狡猾的皮皮鲁，这回我可要让你尝尝牛爷爷的厉害！牛魔王自从被孙悟空打败，跟观世音修行后，已改掉恶习，从善多年。不想人们还用老眼光看他，认定他是坏蛋魔王。今晚好不容易碰上个“朋友”皮皮鲁，还是假装的！你想，牛魔王能不生气吗？

牛魔王悄悄来到窗前，他吸足一口气，往屋里使劲儿一吹。只见屋里的人全被吹倒了，电灯也被吹灭了，房间里漆黑一片。

牛魔王乘机钻进屋里，夹起皮皮鲁扬长而去。

等警察们睁开眼睛，皮皮鲁已经不见了。



啊，原来皮皮鲁真是纵火犯，还有同伙来“劫狱”呢！警察们骑上摩托车就追。可摩托车哪追得上牛魔王的碧水金睛兽呀！几分钟工夫皮皮鲁已被牛魔王弄到一千里以外的深山里去了。

第三章　皮皮鲁大战牛魔王

皮皮鲁正回答警察提出的问题，忽然屋里起了一阵狂风，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被人夹住了身体，紧接着像腾云驾雾一样，两耳旁的风刮得呼呼的。皮皮鲁睁开眼睛一看，是牛魔王！他想喊，可牛魔王夹得好狠，皮皮鲁一声也喊不出来。

皮皮鲁明白了，牛魔王一定想把他抓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吃了他。皮皮鲁没想到牛魔王还是原来的牛魔王，也有点儿后悔自己不该轻信这个魔王。

牛魔王把皮皮鲁劫持到一座深山里，将他扔到地上。

皮皮鲁的屁股被摔得生疼，他咬着牙站起来，看着朝自己一步步逼过来的牛魔王。

深山老林，杳无人烟。皮皮鲁现在想警察了，他一步步后退着。

忽然，皮皮鲁想起了衣袋里的芭蕉扇，他悄悄把手伸进衣袋，掏出芭蕉扇，嘴里大喊一声："咽嘘呵吸嘻吹乎。"芭蕉扇立刻变大了。

皮皮鲁举起芭蕉扇朝牛魔王猛扇。牛魔王没想到皮皮鲁会来这一手，他哪儿顶得住如此大风，一瞬间被扇出去几千里地。

皮皮鲁乐了，现在他不怕牛魔王了。

皮皮鲁想马上回家，可他不认识路，分不清东南西北。正当他抬头在天上找北极星时，只觉得身边刮起一阵冷风。皮皮鲁扭头一看，牛魔王回来了，真够快的！

皮皮鲁没等牛魔王站稳，又是一扇子。牛魔王第二次被扇得无影无踪。

这回牛魔王可真傻了眼，连皮皮鲁的身体都无法靠近！

牛魔王决定智斗皮皮鲁。

牛魔王悄悄回到深山里，变成一个老大爷，朝皮皮鲁走去。

听到脚步声，皮皮鲁急忙回头，见是一位老爷爷，便放下举起的扇子。

"这么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老大爷问皮皮鲁。

"我是被坏蛋绑架到这儿的。"皮皮鲁说。

真会瞎编，我倒成了坏蛋了—牛魔王心想。"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老大爷问。

"扇子。"皮皮鲁把扇子藏在身后。

“天不热呀!”老大爷觉得纳闷。

“您知道这儿离B城有多远吗?”皮皮鲁没回答老大爷关于扇子的疑问。

“离B城可远了，足有一千多里呢!”老大爷说。

“这个牛魔王，真坏!”皮皮鲁一听说此地离城有一千多里,忍不住骂了一句。

老大爷闻声吓了一跳，还以为皮皮鲁认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再一看皮皮鲁没举扇子，这才放心了。

“你看那边是什么?”老大爷用手指指皮皮鲁身后。

皮皮鲁一回头，老大爷乘机从他手上夺走了芭蕉扇。皮皮鲁一惊,回头一看,哪儿还有什么老大爷,只见牛魔王站在他面前。

这回皮皮鲁没辙了。

“不算本事!”皮皮鲁不服气。

“什么算本事?骗人家的芭蕉扇算本事?!”牛魔王挖苦皮皮鲁。他准备狠狠收拾一下这个坏小子。

“骗你芭蕉扇?是你自己给我的!”皮皮鲁觉得牛魔王太赖。

“我是让你去救火，没让你去报警察!”牛

魔王越说火越大。

“报警察?”皮皮鲁恍然大悟，原来是牛魔王误会了，以为皮皮鲁是去告发他呢!

皮皮鲁把他被警察带走的经过说了一遍。

“有这么坏的人?”牛魔王半信半疑。他实在不能相信有人会诬陷一个孩子。

“这算什么!”皮皮鲁觉得牛魔王少见多怪，“那些个原先不敢靠近火的人，后来都成了救火的英雄，记者还给他们照相呢!”

牛魔王半天没吭声。原先，他以为自己是最坏的人：面目狰狞可怕，明火执仗地干坏事。可现在，他觉得面善心不善的人更坏。他们居然会嫁祸像皮皮鲁这么小的孩子。要知道，牛魔王没改造好的时候都不欺负小孩儿!

“你怎么啦?”皮皮鲁看牛魔王发怔，问。

“我帮你去把那个诬陷你的人找出来，然后再去教训那些贪功受奖的‘英雄’们!”牛魔王要助皮皮鲁一臂之力。

“太好了! 咱们再把真正的纵火犯抓出来!”皮皮鲁补充道。

“天快亮了，咱们这就动身。”牛魔王骑上碧水金睛兽。皮皮鲁坐在牛魔王身后。碧水金睛兽腾空而起，直朝 B 城飞去。

第四章　牛魔王中弹

当牛魔王和皮皮鲁到达B城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碧水金睛兽落在地上，皮皮鲁和牛魔王下来，一前一后朝城里走去。

皮皮鲁刚拐过一个弯，突然从墙角冲出两名警察。

“别动，你被捕了！”警察大喝一声。

皮皮鲁一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原来，全城的警察都出动了，正在搜捕纵火犯皮皮鲁和犯罪集团——居然有人搭救皮皮鲁，那么肯定存在犯罪集团！

跟在皮皮鲁身后的牛魔王猛然出现在警察面前，两名警察吓了一跳，不知这是什么怪物。

牛魔王抓起皮皮鲁就跑。警察冲牛魔王开枪了。

牛魔王的胳膊被打伤了。碧水金睛兽驮上主人和皮皮鲁，转眼就跑得没影了。皮皮鲁发现全城到处都是警察，他成了被通缉的逃犯



了。

“他们拿的是什么兵器?”牛魔王用手按住伤口,问皮皮鲁。

“枪。枪里有子弹,很厉害。”皮皮鲁告诉牛魔王。

“幸亏当年孙悟空没这玩意儿!”牛魔王感叹道。

“得把你胳膊里的子弹取出来!”皮皮鲁看到牛魔王的伤口流血不止。

“你会取吗?”牛魔王问。他没想到来人间过牛年会挨一枪。

“我可不会。这得去医院。”皮皮鲁看看四周,这里已是城郊,没有大医院。

“到处都在抓咱们,怎么进城去医院呢?”皮皮鲁为难了。

“咱们可以变化嘛!”牛魔王提醒皮皮鲁。

“你能把我也变了吗?”皮皮鲁问。

“当然行。”牛魔王口中念念有词,接着朝皮皮鲁轻轻吹了口气。

皮皮鲁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牛魔王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小伙子!

皮皮鲁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身体一下子长高了这么多,真带劲儿!

“这碧水金睛兽?”牛魔王看着自己的座骑,拿不定主意把它变个什么。

“变辆小卧车吧!”皮皮鲁提议。

碧水金睛兽转眼间变成了一辆豪华的小轿车,而且是自动驾驶的,不用人操纵。

皮皮鲁和牛魔王钻进小轿车,朝城里开去。

碧水金睛兽变的小轿车还真舒服,开得又快又稳。皮皮鲁真想拜牛魔王为师,学一手飞檐走壁和变化多端的本领。可惜现在不是时候,等抓到真正的纵火犯,皮皮鲁再提这要求也不晚。

“哎,站住!”皮皮鲁发现路口是红灯,可碧水金睛兽没停车,闯了过去。

原来,碧水金睛兽不懂交通规则。

交通警察驾着摩托车从后边追上来。警察立刻发现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牛魔王哪儿懂得给汽车变出一块牌子呀!

“截住那辆没牌子的小车!”骑摩托车的警察边追边通过步话机向前方路口的岗亭呼叫。

“快跑!”皮皮鲁催碧水金睛兽。

黑色的小轿车像箭一样飞驰着,把身后的

交通警甩下了。

前方路口红灯！几名交通警正骑在发动着的摩托车上。

“冲过去！”皮皮鲁给碧水金睛兽加油。

小轿车擦着交通警的鼻子开过去。警察们被激怒了，他们还没见这么放肆的司机！追！

“你看前边！”皮皮鲁指给牛魔王看。

前方路口被大卡车堵死了，这是交通警专门调来拦截这辆违章轿车的。

“没关系。”牛魔王一点儿不慌，还催小轿车“再快点儿！”

眼看着轿车就要同大卡车撞上了，皮皮鲁吓得闭上了眼睛。

奇怪，皮皮鲁觉得车身忽然升了起来。他睁开眼睛一看，小车从卡车上边飞了过去。

“你别忘了这是碧水金睛兽变的！”牛魔王提醒皮皮鲁。

皮皮鲁现在坚信他们能抓住真正的纵火犯了——牛魔王的本事太大了。

小轿车降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皮皮鲁说：“快把汽车变个样儿，再加上牌照。”

牛魔王口中念念有词，转眼间小汽车变了样儿，还挂上了牌照。

皮皮鲁和牛魔王坐着小轿车从几名交通警察眼皮下边开过去，他们没认出来。

“前边就是医院，咱们先去治伤，我妈妈在那个医院当医生。”皮皮鲁告诉牛魔王。



第五章　母子相认

皮皮鲁和牛魔王把汽车停在医院门口。他们来到外科急诊室。

牛魔王头一次进医院，觉得十分新鲜。

"你坐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皮皮鲁让牛魔王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等他。

皮皮鲁刚走进急诊室，就听见一位大夫接电话。

"什么？凡是来治枪伤的就扣下？行！"大夫挂上了电话。

皮皮鲁傻眼了。看来，公安局已经通知所有的医院了。

"快走！"皮皮鲁回到走廊，小声对牛魔王说。

皮皮鲁把牛魔王带到楼梯拐弯处，牛魔王问："怎么了？"

皮皮鲁说："医院已接到命令，凡是来治枪伤的就抓起来。"

"那就别治了！"牛魔王不在乎。

"这可不行，要是感染，弄不好得把胳膊锯

掉呢！”皮皮鲁警告他。

牛魔王吓了一跳。来人间过牛年，丢条胳膊可不值得！

“我看，警察也是抓坏蛋，咱们也是抓坏蛋，干脆合在一起抓得了。”皮皮鲁提议。

“那不行！你想，警察能接受我这个牛魔王吗？就算我变成这副人样子，人家如果向我要证件，要介绍信，要户口本，我有吗？”牛魔王不同意。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证件这些东西。

“这倒是。”皮皮鲁觉得牛魔王说得有道理。

就在这时，皮皮鲁看见妈妈从楼梯上走下来。

“妈妈！”皮皮鲁不由自主地喊。

皮皮鲁的妈妈一愣，一个不认识的大小伙子管她叫妈妈！

“你？……”妈妈以为碰到了神经病患者。

“我是皮皮鲁。”皮皮鲁小声说。

妈妈觉得这声音还真像皮皮鲁。可皮皮鲁一夜未归，而且公安局在全城搜捕他，说他加入了犯罪集团。这个大小伙子莫不是个坏蛋？妈妈警惕了。

“你认识皮皮鲁？”妈妈突然问。

“什么认识，我就是呀!”皮皮鲁忘了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妈妈断定这两个人和儿子的失踪有关系。她本来就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参加什么犯罪集团，她认定这是冤枉。说不定，就是眼前这两个家伙把皮皮鲁绑架走了。

她决定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住。

“你说你是我儿子，你知道我在哪个房间给病人看病吗?”妈妈问小伙子。她儿子可是经常到医院来找妈妈的。

“当然知道。”皮皮鲁笑笑。

“你领我去看看?”妈妈设圈套了。

“走。”皮皮鲁朝牛魔王抬了抬下巴颏，示意牛魔王跟着他走。

皮皮鲁准确无误地走进了妈妈的工作间。

工作间里正好没人。妈妈傻眼了，她原以为同屋的一位男大夫在房间里。

“妈妈，你给他把子弹取出来吧!”皮皮鲁让妈妈看牛魔王胳膊上的伤。

“子弹!”妈妈现在深信不疑这是两罪犯了。她扭头就往外跑，被皮皮鲁拽住了。

“来——”妈妈大声喊“来人”，“人”字还没出口，被皮皮鲁堵住了嘴。

牛魔王知道必须把皮皮鲁恢复原样，才能使他妈妈相信。于是，牛魔王又施法术，皮皮鲁恢复成了自己的模样。

妈妈忽然感到眼前的大小伙子矮了，一看，变成了皮皮鲁！

“皮皮鲁，你?”妈妈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牛魔王把门插上了。

皮皮鲁把经过告诉妈妈。

妈妈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面前的小伙子是牛魔王变的。再说，昨晚鲁西西也说什么“牛魔王”，她和丈夫还以为鲁西西在说梦话。

“妈妈，这是真的！”皮皮鲁恳求妈妈相信。

“你们应该和警察联合起来抓罪犯呀！”妈妈提出了疑问。

皮皮鲁把不能和警察联合起来的原因告诉妈妈。并说他和牛魔王还要教训那些冒功领赏的“救火英雄群体”，而这些人警察是无法管他们的。

妈妈信了，认为应该教训那些假英雄。

“你快给牛魔王治伤吧！”皮皮鲁催促。

“咱们不能去手术室。”妈妈为难了。

“太平间没人，去太平间吧！”皮皮鲁提议。

第六章　太平间幽灵

牛魔王又把皮皮鲁变成小伙子，然后三个人悄悄来到医院的太平间。

太平间是医院专门停放死尸的地方，平时没人来，里边阴森森的。

一具具尸体躺在停尸车上，尸体上盖着白色单子。

皮皮鲁的妈妈让牛魔王躺在一辆空车上，她开始给牛魔王取子弹。

皮皮鲁放哨。他是头一次进太平间，觉得挺害怕，好在有牛魔王和妈妈，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不敢在太平间呆这么长时间。

妈妈聚精会神地给牛魔王作手术。

皮皮鲁突然听到里边那间屋子传出一阵轻微的声音，那也是一间停放死尸的房间。

皮皮鲁不想打扰妈妈的手术，他轻轻走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慢慢把头探过去，往里一看——十几台停尸车整齐地排成一溜儿，白色的单子盖着一动不动的尸体。

可皮皮鲁刚才明明听见有动静。

皮皮鲁仔细观察每一具尸体，他猛然发现第三台停尸车的尸体微微上下起伏着，是在呼吸！

皮皮鲁差点儿喊出声来，他拼命堵住自己的嘴。

死人活了?鬼?皮皮鲁猜测着。他回头看了看妈妈，手术还没完。皮皮鲁决定先不声张，等手术完了再告诉他们。

皮皮鲁死盯着那具起伏的尸体，他越来越忍不住了，想知道那白单子下边究竟是什么。

皮皮鲁刚想进里间看看，就听妈妈说："好了。"

妈妈从牛魔王胳膊里取出了子弹，手术很成功。

牛魔王刚坐起来，太平间大门外边传来脚步声和哭声。

"糟了，来推尸体了！"妈妈慌了。

"快躺在停尸车上，盖上单子！"牛魔王急中生智。

皮皮鲁、妈妈和牛魔王用最快的速度各躺在一台停尸车上，拿白单子把全身盖上，装死人。

大门打开了，进来几位护士和哭哭啼啼的

死者家属。

两位护士走到牛魔王装死的停尸车旁，说:“就是这个。”

家属们拥上来围着牛魔王大哭起来。

护士推着牛魔王往外走，家属们簇拥着哭泣。

大门关上了。

皮皮鲁和妈妈忙从停尸车上跳直来。

“妈妈，你快去看看牛魔王!”皮皮鲁急了。他没想到护士工作这么马虎。

妈妈出去了。

皮皮鲁一个人在太平间，他又听见了里间的响动。

皮皮鲁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他悄悄探出头，只见那具会呼吸的死尸披着白单子下地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

皮皮鲁急忙闪到门旁。等那个白色的幽灵刚走出门，皮皮鲁从后边扑上去，一把将它抱住。

白单子掉了，是个活人!

皮皮鲁再一看，正是那个诬陷他“纵火”的中年人!真是冤家路窄。

中年人猛一抬胳膊，把皮皮鲁甩开了。他

显然不认识变成小伙子的皮皮鲁了。

“行，够胆儿！”中年人伸出大拇指。

“你是谁？”皮皮鲁想弄清他的身份。“干吗躺在这儿装死人？”

“你刚才不也装死人了吗？”中年人狡猾地笑笑，“咱们是一路！”

“一路？”皮皮鲁不明白。

“我早就跟上你们了。你们还真够意思，那么多警察都抓不住你们，好样的！”中年人说。

皮皮鲁原来以为只有头发长、小胡子是坏蛋，今天他总算知道了还有衣着朴素的坏蛋，而且更坏。

“你跟我们干什么？”皮皮鲁问。

“咱们合伙吧？”中年人想吸收皮皮鲁和牛魔王加入他们的犯罪集团。

“你有多少人？”皮皮鲁乘机问，他想一网打尽。

“这个嘛，待会儿告诉你。先跟我到总部去一趟。”

中年人老奸巨猾。

皮皮鲁决定去探探这个犯罪集团的老窝，可牛魔王不在，他自己去行吗？

第七章　孤身入魔窟

中年人看出皮皮鲁是个“犯罪人才”，他打定主意要拉皮皮鲁入伙，给他们卖命。

“等等我那个哥们儿。”皮皮鲁想等牛魔王一起去。

“别等了，夜长梦多。再说他怎么脱身呢？”中年人认定牛魔王早被大家抓住了。

为了不引起中年人的怀疑，皮皮鲁一横心跟着他走了。皮皮鲁发誓要把这个犯罪集团连窝端了。

“那是你的汽车吧？”中年人指着医院门口停着的小轿车问。

皮皮鲁点点头，他想出同牛魔王联系的方法了。

皮皮鲁拉开车门，请中年人上车。

“这车什么牌子？还真漂亮！”中年人赞不绝口。

“碧水金睛牌。”皮皮鲁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假模假样地开车。

“往北，往西，对，再往东。”中年人给皮皮

鲁指路。

汽车在一片小树林里的一座小防空洞门口停下了。

“对了，公安局好像抓了一个小纵火犯，不知是怎么回事?”皮皮鲁好像偶然想起这么一件事，随便问问。

“那是我干的!那天夜里，我放的火。我们原打算趁混乱抢了附近一家银行，没想到那小孩用扇子一扇，把火弄灭了!气得我直咬牙!”中年人边下车边说。

皮皮鲁恨不得一口吃了他。

“这就是我们总部。”中年人指指防空洞口。

皮皮鲁下了汽车，使劲儿关车门，他这是示意碧水金睛兽一会儿去叫牛魔王。

皮皮鲁跟着中年人走进防空洞。防空洞里阴森恐怖，墙上滴着水，空气潮湿腥臭……

“谁?”黑暗中传出一声沙哑的大喝。

“笑面虎。”中年人回答。

皮皮鲁知道了中年人的绰号叫“笑面虎”。

“后边跟着谁?”洞里又问了一声。警惕性还挺高。

“新发展来的。”笑面虎得意地说。按他们

的规矩，谁为团伙发展一个有本事的哥们儿，是要受奖励的。

皮皮鲁和笑面虎朝防空洞深处走去。也不知拐了多少个弯，終于看到了亮光。

“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打个招呼。”笑面虎对皮皮鲁说。皮皮鲁点点头。

笑面虎拉开一扇沉重的水泥门，钻进去。

皮皮鲁站了一分钟，他看看四周没人，蹑手蹑脚地跟着笑面虎钻进小门。皮皮鲁想侦察一下这魔窟里到底有多少坏蛋。

这是一条低窄的走廊，黑极了，伸手不见五指。皮皮鲁一步一步往前蹭，他踩到一个软东西。皮皮鲁蹲下一摸，是个人！他觉得手上沾了些粘乎乎的东西。凭感觉，皮皮鲁知道摸了一手血。

皮皮鲁摸摸那人的左胸，心脏已不跳了。他继续往前走，听到了说话声。是从一扇微掩着的小泥门里传出的。

皮皮鲁凑过去。小泥门里有亮光。

“头儿，这小子不简单，还有汽车呢！”笑面虎的声音。

“可靠吗？”头儿不放心，“别是警察装的。”

“警察正抓他们呢。另一个还换了警察一

枪！"笑面虎掌握的情况还不少。

皮皮鲁想看看头儿长得什么样，然后就去公安局报告，他的脸挨在小泥门上，使劲儿看。就在这时，两只大手像铁钳一样掐住他的喉咙。

皮皮鲁被人从背后拎着推到了头儿跟前。

"这小子偷偷听你们说话！"抓皮皮鲁的人向头儿禀报。

"嗯——"头儿一抬脸，皮皮鲁吃了一惊，这是全国通缉的持枪在逃犯！半年了，还没抓住他，原来藏在这儿！

皮皮鲁从通缉令上知道，这家伙枪杀了十几个人，血债累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

"你是什么人?说!"头儿突然大喝一声。面目狰狞。

"被警察追捕的人。"皮皮鲁很镇静，他说的是真话。皮皮鲁见惯了牛魔王的样子，不怕这个逃犯的凶相。

"杀了。"头儿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

第八章　牛魔王大战群魔

“我是来投奔你们的，干吗杀我?!”皮皮鲁拖时间。

“别装蒜了，骗小孩去吧!”头儿经验丰富，一眼就看出皮皮鲁不是他们一路人。

“报告头儿，他的小轿车不见了!”一个人进来说。

笑面虎慌了，一把揪住皮皮鲁的脖领子，吼道:“快说，车上还藏着谁?”

“就咱俩呀!”皮皮鲁知道碧水金睛兽已去接牛魔王了，他心头燃起了一线希望。他原以为自己活不成了。皮皮鲁想，只要抓住这伙罪犯，自己死了也行。就怕白死。

“少跟他废话!”头儿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扔给笑面虎。

笑面虎拿着匕首，朝皮皮鲁走来。

刀尖已经碰到皮皮鲁的喉咙了。皮皮鲁闭上眼睛。他此刻只有一个遗愿:下辈子上学，老师可别再留那么多作业了。

“头儿，那辆小轿车又来啦!”门口放哨的

罪犯跑进来报告。

“车上坐着警察?”头儿紧张了。

“不是,就一个小伙子。”

“我去看看。”笑面虎扔下匕首,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两个罪犯押着牛魔王进来了。

皮皮鲁真想大喊一声“万岁”!牛魔王看见皮皮鲁还活着,松了口气。

“又来一个送死的!”头儿狞笑着。

“送死?”牛魔王故意逗他。“怎么死法?”

“放肆!”头儿抽出匕首,朝牛魔王掷去。

匕首碰到牛魔王身上,像碰到石头上,发出“当啷”一声响。掉在地上。

头儿一看就知道牛魔王功夫不浅,急叫道:“还不快上,杀了他!”

罪犯们一拥而上,要抓牛魔王。

牛魔王只轻轻一抖肩膀,罪犯全都摔倒在地上。

头儿拔出手枪,对准了牛魔王。

这回牛魔王傻眼了,他怕子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皮皮鲁从侧面扑了上去,死死攥住头儿的手腕,枪响了,子弹打在墙壁上,冒出火花。

头儿毕竟会点儿武功,一下就把皮皮鲁摔

倒在地，当他第二次举起枪的时候，他怔了。

牛魔王恢复了原形，张着血盆大口瞪着他。

头儿只觉得勾着扳机的二拇指直打哆嗦，手腕也乱晃，明明枪里有子弹，硬是打不出来。

牛魔王飞起一脚，把犯罪集团头子的手枪踢掉了，那家伙惨叫一声，手腕已断了。

牛魔王捡起手枪，收了起来。还自言自语道："再碰上孙悟空，我可不怕他了。"

这时，犯罪集团的小喽罗们纷纷往洞外跑，没想到碧水金睛兽早把洞口堵死了。

笑面虎看到没退路了，对同伙们大喊道："弟兄们，反正活不成了，跟他拼呀！"

亡命徒们拿着各种凶器朝牛魔王扑来。

"你躲在我身后。"牛魔王对皮皮鲁说。

"把你的芭蕉扇给我。"皮皮鲁说。

"可别冲我扇！"牛魔王把芭蕉扇给了皮皮鲁。

亡命徒们冲了上来。

牛魔王拳打脚踢，罪犯们抱头鼠窜。他们不是牛魔王的对手。

第二批亡命徒上来了。

"你让开！"皮皮鲁推开牛魔王，举起芭蕉

扇朝罪犯们轻轻扇了扇。

平地卷起一阵狂风，把亡命徒们狠狠朝水泥墙上摔去。当场撞死五个。

“这叫正当防卫！”皮皮鲁还有法律常识。

亡命徒们知道这二位的厉害了，纷纷跪下求饶。数笑面虎磕头最响。

“把他们都送到警察那儿去。”皮皮鲁对牛魔王说，“捆起来吧？”

“牛年嘛，得有点牛年的特点，给他们都戴上鼻环。”牛魔王变出了几十个鼻环，要把罪犯的鼻子穿上孔，套上环。

“这……不合适吧？”皮皮鲁觉得有点儿那个。

“这回你得听我的！”牛魔王给每个罪犯套了个鼻环，疼得他们喊爹叫娘。

“一定是他对人给牛穿鼻子有意见。”皮皮鲁猜想。

所有的鼻环都被一根绳子连在了一起。

皮皮鲁拽着绳子头，出了防空洞。

牛魔王把碧水金睛兽变成了一辆囚车。罪犯都被押上了囚车。

“你还得变成人。”皮皮鲁提醒牛魔王。牛魔王又变成一个小伙子。

“把我变回去。”皮皮鲁说。皮皮鲁恢复了原样。

第九章　隐身人戏弄“英雄群体”

满载着罪犯的囚车拉着警笛驶进公安局。

“持枪在逃犯抓住了！”警察们欣喜若狂。

“谁抓住的？”

“就是那个小‘纵火犯’！”

“冤枉人家了！”

“他怎么抓的？”

“反正有点儿神！”

公安局长亲自接见了皮皮鲁和牛魔王。

“你是哪个单位的？”局长问牛魔王。

“无可奉告。”牛魔王耸耸肩。局长看看牛魔王，不问了。

“这么说，那场火是你扑灭的？”局长问皮皮鲁。

皮皮鲁点点头。

局长也不问皮皮鲁一个人怎么扑灭大火，反正他相信皮皮鲁能扑灭——两个人抓了这么多罪犯，本事小不了。

局长看了看表，说：“现在他们正开发奖大

会呢！”

“什么发奖会？”皮皮鲁问。

“奖励救火英雄群体呗！”局长苦笑。

“正好，咱们去羞羞他们。”皮皮鲁对牛魔王说。

“走。”牛魔王二话不说。

局长没阻拦他们。这些冒功领赏的人不犯法，不归他管。不妨让皮皮鲁他俩去管管。

囚车又变成了小轿车，皮皮鲁和牛魔王直奔发奖会场。

“你是怎么从停尸车上逃出来的？”皮皮鲁问牛魔王。

“用隐身法呗！”牛魔王说。

“你还会隐身法？”皮皮鲁只在神话书里见过隐身法。

“当然会，不信你看我。”

皮皮鲁一扭头，他身旁座位上的牛魔王不见了。

“看见了吗？”牛魔王还坐在皮皮鲁身边，可就是看不见。

“能让我也隐身吗？”皮皮鲁问。

“当然能。”牛魔王说，“你再看看自己！”

皮皮鲁低头一看，自己也没了，只感觉到

自己存在，却看不见！

“咱们就这样去发奖会场闹闹。”皮皮鲁有了主意。

两个隐身人来到了“救火英雄群体”发奖大会会场。

没一个人看得见他俩。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先请英雄群体代表×××发言，介绍经过！”

一位40多岁的妇女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健步走上主席台，拿出了长达80页的发言稿。

皮皮鲁也上了主席台，就站在她面前。

“我是……”女英雄想说“我是英雄群体的一员”，可“英雄”二字还没出口，皮皮鲁捏住了她的鼻子。

她憋红了脸，不知是怎么回事——明明感到有东西夹住自己的鼻子，可什么也看不见。

台下一片议论。不知这位“英雄”怎么了。

“她太激动了，请大家安静。”主持人随机应变，替“英雄”解围。

“我是……”女“英雄”刚一感到鼻子上的夹子松口了，马上发言，可只说了两个字，又被夹住。反正“英雄”两字不让她说。

女“英雄”急了，她伸手同“夹子”搏斗。台下观众看见“英雄”同空气打架，哄堂大笑。

“这是她在表演救火的动作！”主持人又给她一个台阶。

这可蒙不了听众，大家开始起哄。

女“英雄”满脸通红——本来她就问心有愧，急忙退到台下，又换了一个男“英雄”发言。

还是老样子，不说话，光表演“救火动作”。

皮皮鲁索性胳肢他腋下，让他笑个不停。全场哗然，认定这两位是精神病患者。

“发言取消，现在发奖金！”主持人宣布。

“救火英雄”们排队走上主席台，领取奖金。每人一个红纸包。这个项目还算顺利。

“英雄”们感到纸包挺重，一个个喜笑颜开。他们回到座位上，悄悄打开一看，哪儿是什么钱，包内是一面锃亮的小镜子。

照照吧。

皮皮鲁乐了。这是牛魔王捣的鬼。

皮皮鲁和牛魔王离开了会场。

“这钱怎么办？”牛魔王问，他口袋里装满了钱。

“送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去。”皮皮鲁一笑。

碧水金睛兽牌小轿车朝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驶去。



睡牛喝咖啡



非洲有一种牛，既不会耕田，也不会拉车，甚至连走路也不行，常常是走不到半里，就得歇下来喘喘气。但它很会睡觉，每天吃饱喝足以后，倒头便睡。一睡就是二十多个小时，所以人们说它是“睡觉大王”。这种牛的长处是它能在不很长的时间内长出很多肉，大约可达一千磅左右，供人们做美味佳肴。

一、帕达吓了一跳，如梦初醒

咱们这部童话的主人公帕达就是一头睡牛。

帕达来到这个世界上时间不长，他已经长成彪形大汉了。帕达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和睡觉。他为自己的迅速成长感到自豪，与他同时出生的另一头小牛，现在的身体还不及帕达一半大。

这天，帕达吃完了主人给他准备的午餐后，正准备睡觉，主人的小狗莉丝跑来靠在栅栏上。

平时难得有谁陪帕达聊聊天，他不愿放过这个机会。

“喂，你好！”帕达打了个哈欠。

“你好！”莉丝回答。她天天来这里转转，还是头一次碰到帕达醒着。

“你身体这么小，为什么不想办法长大点儿呢？”帕达想把话头往自己的优势上引。

“干吗要长大，我这不是挺好吗？”莉丝不以为然地说。

“你喜欢干什么？”帕达换了话题。

“喜欢在树林里跑。你呢?”莉丝问。

“我喜欢睡觉。”帕达说,“睡觉不费力气,还能做多种多样的好梦。”

“梦到过跑吗?”

“没有。”

“梦到走路?”

“也没有。”

“那梦什么?”

“梦睡觉。”

“梦里还睡觉!”

“梦里睡觉还是梦睡觉,能套着十几个梦呢!”

“怪不得你一天到晚总是睡。”莉丝恍然大悟。

“看我身体发育得多快,这就是睡觉的功劳。”帕达喜滋滋地说。

“长到一千磅,主人就要把你杀了吃肉。”莉丝觉得有必要提醒帕达。

“什么?”帕达犹如听到一声晴空霹雳,愣住了。

“真的?”隔了半天,帕达才醒过神儿来,他不信。

“真的,不骗你。”莉丝有点儿可怜帕达了,

“我见过好几头睡牛从这里拉出去被杀了，那时还没有你呢！”

帕达傻眼了。

“求你帮我想个办法吧！”帕达不想死。

“别再增加体重就行。”莉丝说。

“怎么才能不增加体重呢？”帕达这才发现长得快不是好事。

“少睡觉。”莉丝脑子转得快。

“哎呀，这可办不到。”帕达打了个哈欠，“别的都好说，这不睡觉……要不，你帮我去向主人求个情。”

“开玩笑。”莉丝简直想像不出一只狗怎么去向主人说——求求您，让睡牛多活几天吧！

帕达知道自己没救了。他绝望了。

“别着急，有办法了！”莉丝忽然说。

二、帕达不睡觉，他出名了

帕达急切地看着莉丝。

“我经常看见主人喝咖啡，喝了咖啡就有精神，不想睡觉。”莉丝说。

“真的？”帕达遇到了救星。

莉丝点点头。

“我现在就去给你拿碗咖啡来。”莉丝说完跑进主人家里。

正好，厨房里有一壶刚煮好的咖啡。莉丝趁主人不在，给帕达倒了一碗。

“真苦。”帕达尝了一口，皱皱眉头。

“这可是好东西，主人花钱买的！”莉丝告诉帕达。

“人真怪，干吗喜欢喝苦的东西。”帕达想。为了活下去，再苦也得喝。帕达一仰脖子，把一碗咖啡全喝进肚里。

还真管用，只一会儿功夫，帕达顿觉精神大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了。

"以后我每天给你拿一碗咖啡来。"莉丝还真仗义。

"谢谢你。"帕达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几天，主人惊奇地发现，他的睡牛不睡觉了。整天在栏里散步，精神很好，体重有减无增。

这可真是天下奇闻，消息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人们纷纷赶来参观这头不睡觉的睡牛。

帕达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有人来给他拍照，有人来同他合影。帕达的照片还上了报纸。

帕达很激动，他没想到自己还有这么一天，不但没被杀，而且出名了。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人们渐渐地感到不睡觉的睡牛不新鲜了，于是，没人来看他了。

主人也感到养一头不睡觉的睡牛干什么呢？干脆，让帕达去拉车吧。

"拉车？"帕达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到外边去拉车。不在这栏杆里关着啦！"莉丝强调了"外边"两个字。她知道，像帕达这样一生下来被关着的牛最渴望自由。

"真的？太好了！"帕达还从来没出去过呢。

"快把这碗咖啡喝了。明天好好玩玩。"莉丝没忘记给帕达带咖啡。

"谢谢你。"帕达说。

三、帕达拒绝喝咖啡了，他又开始睡觉

第二天一早，帕达被主人从牛栏里牵出来。

一辆崭新的牛车在等待着帕达。

主人把车辕套在帕达身上，说了声“驾——”

帕达不知道“驾”是什么意思，他站着不动。主人给了他一鞭子。帕达明白了，“驾”就是让它开步走。

这车很重。帕达吃力地拉着车，每走一步都要咬牙，汗珠断了线似地往下掉。

帕达后悔了。他吃不了这苦。什么外边不外边，还是牛栏里好，舒服呀！

帕达真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当他回到牛栏里时，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怎么样，开眼了吧？”莉丝端着咖啡来慰问朋友。

“我受不了，太累了。”帕达把莉丝递过来的咖啡推开。

“喝点儿咖啡，提提神。”莉丝劝帕达，“第一天劳动，都这样，慢慢就好了。”

“我以后不喝咖啡了。”帕达宣布。

莉丝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那……”莉丝觉得后果不堪设想。

“死也比干活强。”帕达说完倒头便睡。

莉丝端着咖啡在帕达身边站了一个小时，直发呆。

第二天，主人发现帕达又恢复了睡觉的习性，于是不让他去干活了。

从这天起，帕达拒绝喝莉丝送来的咖啡了。一想起那天干活时的情景，他就浑身哆嗦。他倒十分留恋人们来参观他的那段日子。可惜一去不复返了。

帕达的体重与日俱增。

莉丝心急如焚。

这一天终于到了。帕达被主人从牛栏里拉出来，准备送到屠宰场去。

莉丝泪汪汪地站在门口看着帕达。

帕达看了一眼莉丝，他忽然有点儿恨她：要不是她给他喝咖啡，他怎么会受那一天罪

呢？

帕达跟着主人走了。

莉丝叹了口气，她不明白帕达为什么那么怕劳动。莉丝想起主人说过一句话："不怕死的人就什么都不怕了。"莉丝现在觉得这话不一定对。帕达就是一个例子。

老金牛的故事



关于老金牛的故事流传得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老金牛的一生就没有什么故事。如果不是在他行将入土前发生了下面这段故事，老金牛险些枉来世上一遭。

老金牛在牛家族中算得上是元老了，虽然他没有什么爵位，但凭着他的一把年纪，小牛犊都挺尊敬他。

这天，老金牛在家闲得没事干，到外边散



步，几头黄牛拉着大车从他面前经过。

“加把劲儿呀，小伙子们！我年轻的时候自己就能拉一台车！”老金牛说。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自己单独拉过车。

听他这么一说，牛小伙子们脸红了，他们加快了拉车的速度。

“你说咱们现在怎么还不如老金牛他们那时的力气大呢？”一头牛问另一头牛。

“就是，咱们吃得可比他们好呀！”另一头牛也觉得奇怪。

“等我老了，也这么对牛小伙子们说。”

“那不是骗人吗？”

“……”

老金牛耳背，他没听见牛小伙子们的对话。他看见远处有几头小牛犊在摆弄什么东西，于是走过去。

看清了，小牛犊们正围着一辆汽车转。一头黄耳朵牛犊正坐在驾驶室里转方向盘。

“你们这是干什么？”老金牛看见小牛犊们不去学拉车，不满了。

“老金牛爷爷，我们学开汽车呢！”牛犊之一说。

“什么？学开汽车！”老金牛吓了一跳，“学

这个干什么？”

“不用拉车啦！”

老金牛只觉得头上顿时充满了血，牛开车？不再拉车啦？！这成什么话！

“你……你……们太不……像……话了，开汽车？亏你们想得出，牛祖祖辈辈就是拉车，你们这是往咱们家族脸上抹黑。”老金牛火冒三丈地训斥牛犊们。

“金牛爷爷，您别发火。这汽车省力气，拉东西又多，还快。”牛犊之三开导老金牛。

“胡搅！拉车是我们牛的传统，永远不能改变！”老金牛摆出了权威的架势。

“甭理他，干咱们的。”牛犊之三对伙伴们说。

小牛犊们继续摆弄汽车。终于，汽车发动了，小牛犊们冲金老牛摆摆手：

“老金牛爷爷，我们去装东西，一会儿再来！”

汽车转眼就开走了。

老金牛望着汽车的影子直发愣，这玩意儿真快！

“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汽车就好了。”老金牛感到遗憾，他打心眼里嫉妒这些小牛犊子，



什么好事都让他们赶上了。哼,没门!

老金牛决定就在路边等着小牛犊们装货回来,他决不能让他们开成汽车。

凡有过路拉车的牛，老金牛都让他们等等，告诉他们几头小牛犊开汽车了，还瞎编了好些小牛犊子对长辈不尊重的话。老金牛越编越有气,眼珠都鼓了出来。好在他的牙都掉了,要不然,非把舌头咬下来不可。

“他们的汽车来了！”一头牛叫道。

老金牛一定要阻拦小牛犊子们的汽车，他横躺在公路上。

小牛犊子们发现了躺在公路上的老金牛。

“快停车！”牛犊之一惊叫道。

正在开车的牛犊之二慌了，他还没学会踩制动,停不住车!

汽车朝老金牛轧过去。

老金牛原以为小牛犊子们不敢轧他，现在一看大势不好，他急忙翻身往路边滚，结果滚到了沟里，摔坏了一条腿。老金牛身体本来就瘦小,这一蜷缩,就显得更小了。

老金牛的老伴闻讯赶来，她一边哭一边埋怨老伴:“人家开人家的汽车,你急什么哟！”

老金牛一气说了实话："我要是能开车，我急什么！还不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开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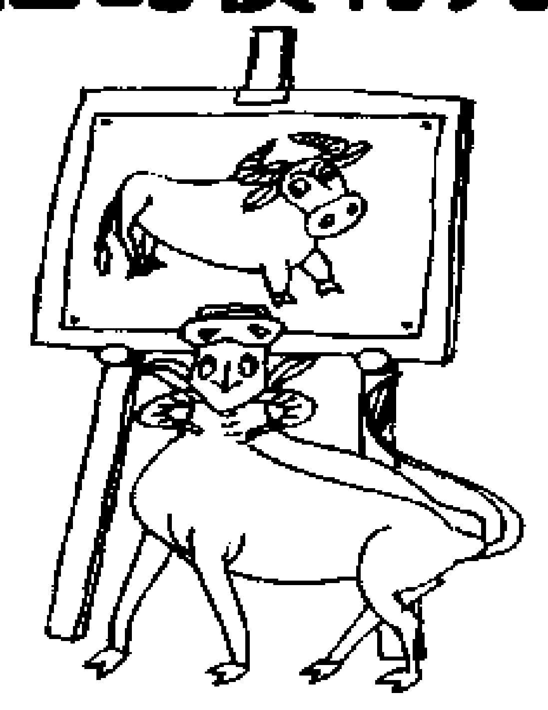
"那你也别拦着牛犊子们呀！"老伴觉得老金牛心眼儿太窄。

"我……我……"金老牛也觉得没脸再见小牛犊子们——他刚才从车轮底下逃了呀！

汽车开回来了。小牛犊子们用汽车送老金牛去医院。途中，老金牛感到汽车太慢，他想坐火箭，他的腿疼得受不了。

就是这么个故事，使老金牛在历史上留了点儿影子。

偷梁换柱的模特儿



A

大路上，一头黄牛拉着车，正吃力地爬坡。太阳劈头照下来，地上散发着闷热的蒸气。

拉车的牛名叫牛小小，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笨重的体力活儿。牛小小想舒舒服服

地歇上几天，可主人不答应。

一天，牛小小拉着车路过一个橱窗，他无意识地往橱窗里瞟了一眼。

橱窗里贴着一张画，画上画着一头健壮的牛。许多人围着看，还议论纷纷，说这是当今最著名的画家画的牛。

牛小小忽然觉得画上的牛有点面熟，他停下来，仔细一看，啊！是他的哥哥牛大大！

牛小小忘记了一切，他拉着车朝橱窗前挤过去。

人们惊慌地朝四处躲着，牛小小的主人使劲儿扳车闸。

看清了，是哥哥！没错，脖子上有一小撮黑毛！牛小小想起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被拉到市场上卖了。哥哥被一位戴眼镜的人买走了，牛小小被他现在的主人买来了。

原来，哥哥是被画家买去当模特儿的！牛小小一下子觉得自己有了出头之日，他决定去投奔牛大大。

从这天起牛小小就寻找着逃跑的机会。一天，牛小小趁主人不注意，踏上了寻找哥哥的旅程。

B

偌大世界，找哥哥谈何容易！不过这难不倒牛小小，他夜行昼伏，四处寻找着哥哥的踪迹。

一个月过去了，牛小小没有见到哥哥的影子。

这天，牛小小在草丛里叹气。

“你怎么了？”一只八哥站在树枝上问。

牛小小把找哥哥的事告诉她。

“你真笨！你哥哥又不会在外边干活，你怎么能看见他呢？”八哥说。

牛小小恍然大悟。

“那……”

“你打听那位画家住在哪儿不就行了？”八哥提醒牛小小。

“我跟谁打听呀？”牛小小为难了。

“这样吧，我帮你打听。”八哥是热心肠，说干就干，飞走了。

两小时后，八哥回来了。她把画家的地址告诉了牛小小。

牛小小十分感谢八哥。

“不过，我想问问，你找哥哥干吗呀？”八哥挺好奇。

“我也想当模特儿。”牛小小说。

“当模特儿？被人关在栏里？！”八哥吓了一跳，她最喜欢自由。

“舒服呀！有饭吃，不干活。”牛小小对八哥的大惊小怪不屑一顾。

八哥摇摇头，她实在不理解。

夜色降临了，牛小小按照八哥给他的地址，找到了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的住宅。

牛小小一眼就看见，院子角落里有一座牛圈，牛大大正站在里边。

牛小小轻轻走过去。

“哥哥！”牛小小亲热地呼唤。

牛大大先是一愣，当他认出了弟弟后，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

“哥哥，你怎么了？”牛小小问。

“谢谢你还来看我。”牛大大感动地说。

牛小小挺纳闷，哥哥是大画家的模特儿呀，干吗这么悲伤？

“哥哥，祝贺你出名了！”牛小小真诚地说。

“唉，别提多难受了！自从来到这儿，我就一直被圈在牛栏里，憋死了。”牛大大伤心地

说。

牛小小看到牛栏里有许多好吃的草料。

“住在这里，不用干活，天天享福，哥哥真傻。”牛小小想。

“我也想当模特儿。”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哥哥。

牛大大吃了一惊。

“咱们俩换吧，我来当模特儿，你到外边去自由。”牛小小看出哥哥是真想出去。

“这……”牛大大不忍心让弟弟受罪。

牛小小已经把牛栏门的插销从外边拔开了。

牛栏门打开了。牛小小迫不及待地钻进牛栏。牛大大只好从牛栏里出来了。牛小小让他从外面把牛栏门重新插好。

“画家不会发现吧？”牛小小问哥哥。

牛大大打量弟弟的身体。

“你的腿比我的腿长。不过没关系，最近一段时间画家已经不来画我了。”牛大大说。

牛大大告别了弟弟，走了。他心里说不出是喜是悲。一来到外边，他就拼命地奔跑，把积蓄了几年的能量都发泄了出来，真痛快！可一想到弟弟，牛大大又伤心了。

C

牛小小终于过上了饱食终日的幸福生活，再也不用卖力气干活了。

没人发现模特儿已经换了。画家自从出了大名后，就不再画模特儿了。

想拜画家为师的学生，踩破了画家的门槛，画家不能收没有才气的学生，他决定择优录取。

“你们去画我院里那头牛，然后把作品给我看。”画家对一屋子求学者说。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来到牛栏旁边，支起画架，挥笔疾画。

牛小小神气极了，他一想到自己的形象将传遍世界，就想大叫几声，可他没敢。

一小时后，学生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画家。

画家拿起一张画，摇摇头。

“怎么搞的？腿画得这么长！”画家心想。

他又拿起一张，摇摇头。

“又是把腿画长了。”

一共十八张画，画家摇了十八次头。

“一个不收。”画家宣布。

求学者悻悻地走了。

天天都有求学者登门，画家天天让他们画牛，求学者天天被淘汰。他们都把牛腿画长了。

“怎么搞的？”画家叹了口气，他为找不到一个得意门生感到惋惜。

画家现在已经是画牛的绝对权威了，他可以闭着眼睛画牛，他画的牛比真牛还值钱。然而，他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学生来传授自己的技艺。

D

这天下午，又来了一个求学的小伙子。

“去画牛。”画家只说三个字。

小伙子到牛栏旁假模假样画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事先预备好的临摹这位大画家的画交给了画家。

画家的眼睛亮了——牛腿不长。

“奇才！”画家脱口而出，“收你了！”

“谢老师！”小伙子不卑不亢。

画家发现了一个人才，兴致大发。

“来来，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画家迫不

及待地领着得意门生来到牛栏旁。

“你看，画牛腿就应……”画家愣了，怎么，牛腿变长了？

画家揉揉眼睛，没错。

画家从前的牛腿是短腿，而那是他的成名作，不能改。

画家返回画室，给兽医站打电话，请他们给他的牛模特儿作截肢手术。

牛小小不后悔。只要能过舒坦日子，有腿没腿关系不大。



象鼻子牛的故事



第一章

橡皮牛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有一天时间，可他已经觉得太长了。

橡皮牛原来是一块黄颜色的橡皮泥。小主人用这块橡皮泥捏了一头牛，像火柴盒那么大。本来一切都很好，橡皮牛全身上下和真正

的牛一模一样。没想到小主人手里还多了一点儿橡皮泥。用这点儿橡皮泥干什么呢？小主人眼珠一转，给橡皮牛安上了一个大象的长鼻子。

就是这个象鼻子，叫橡皮牛不高兴。

小主人把橡皮牛放在桌子上，他跑出去玩了。

“快来看，又来了个新朋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一眨眼，十几个玩具把橡皮牛团团围住。

橡皮牛看见有这么多朋友，挺高兴。

“哟，你是……牛……吧？”塑料鸭子问，她还没见过长着象鼻子的牛。

橡皮牛点点头，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小主人管他叫橡皮牛。

“你不是牛。”木头牛摇摇头说。

“我是牛。”橡皮牛低下头，让木头牛看他头上的角。

“牛的鼻子没这么长，这是大象的鼻子。”木头牛把小布象叫过来。大家一看，可不是嘛，橡皮牛的鼻子和小布象的鼻子一模一样。

“那你是象吧？”塑料鸭子又问。

“我……”橡皮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不是象！我们象怎么会长牛角呢？”小布象急忙说。

大家一想也是。

“那他是什么？”塑料鸭子问。

“什么都不是。”木头牛说。

“四不象。”小布象挺看不起他。

玩具们觉得和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没法交朋友，就都走了。

橡皮牛呆呆地愣在那里。他不明白，干吗因为自己长了个大象鼻子，大家就都觉得不对劲了呢？

过了一会儿，正好碰上塑料鸭子从他身边经过，橡皮牛问她：“咱们可以交个朋友吗？”

塑料鸭子摇摇头。

“为什么？”橡皮牛问。

“你没有名称。谁愿意和没有名称的东西交朋友？”塑料鸭子这样告诉橡皮牛。

“我有名称，我是橡皮牛。”

“牛是短鼻子，不是长鼻子。”

“那我是牛皮象。”

“象不长牛角呀！”塑料鸭子笑了。

“那……”橡皮牛灵机一动，“我是象鼻子牛，行了吧？”

“象鼻子牛？”塑料鸭子大笑起来，“世界上没有这么一种东西。”

“那我是新出现的。”

“新出现？那可不行。世界上原来有什么就有什么，新出现可不行！”塑料鸭子连连摇头，“大象就是大象，牛就是牛。就拿我们鸭子来说吧，如果长一条猴子尾巴，算什么东西？”橡皮牛原以为只要能为大家做事就行了，闹了半天，没有名称，你想为大家做事，人家还不让呢！

橡皮牛叹了口气，怎么办呢？他埋怨起小主人来了，他干吗要给我安上一个象鼻子！

“管他呢，我就叫象鼻子牛！”

象鼻子牛看见房间里有许多电动汽车，有小卧车、大卡车、面包车，还有运油车、公共汽车……玩具们驾驶着这些汽车在屋里跑来跑去。只有一辆红色的消防车没人开，停在墙角。

“他们大概都怕火，我去开。”象鼻子牛决定去开消防车，当个消防队员，让大家看看，他一样能为大家做事。

象鼻子牛来到消防车前，他拉开驾驶室的门，坐进去。驾驶室并排有三个座位，座位后边



还有一张沙发床，可以睡觉。象鼻子牛一下就喜欢上这辆消防车了。他决定以后就住在消防车里。

得先学会开车。象鼻子牛按了一下绿色按钮，汽车发动了。他双手把稳方向盘，用长鼻子按了一下黄色按钮，汽车向前跑了。

消防车的速度真快，而且越来越快。象鼻子牛有点儿慌，他毕竟是头一次开车。眼看要和一辆小卧车撞上了，象鼻子牛一扳方向盘，消防车擦着小卧车开过去。想不到前面还有一辆车！象鼻子牛正着急，忽然看见操纵台上有个开关，下边写着“警笛”。对，拉警笛！

消防车拉响警笛，在屋里横冲直撞，吓得所有的车都往一边儿躲。

就因为消防车速度快，所以一直也没人敢开。大家看见有人敢开消防车，都吃惊了。

“谁这么大胆？”木头牛一边说一边往驾驶室里看，可车子开得太快，看不清。

“真了不起！”小布象连连夸奖。他猜想，开消防车的不是老虎就是狮子。

消防车在大家面前来了个急刹车，停住了。象鼻子牛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

“怎么，是他？”小布象大吃一惊。

大家都愣了。

“你不能开车！”木头牛最先喊了起来。

“对，你不能开车，你没有名称！”大家都嚷起来。

刚才大家不是都在夸奖他勇敢吗？原来他们没看清是谁才夸奖他的！

象鼻子牛挺生气，他决定驾驶消防车出去闯闯，让大家瞧瞧世界上新出现的象鼻子牛。他跟大家一样，能做许多许多事情，他愿意帮助别人，也需要别人帮助他。



第二章

象鼻子牛驾驶着消防车冲出屋子，外面真大！象鼻子牛把头伸出车窗，脖子都酸了，也没看够。

蓝天，白云，草坪，大楼……象鼻子牛觉得这个世界还行，他决心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事。

象鼻子牛先要找一个有水的地方，给他的消防车加上水，没有水无法救火。消防车开到一个水塘旁边停下来。他跳下汽车打开消防车后边的一个小门，从里边抽出一根帆布吸水管，准备往水塘里插。

"你要干什么？"从水里传出一个声音。

象鼻子牛往水里一看，是一条鱼。

"水不能随便抽！"鱼说。

"为什么？"

"水抽光了，我们怎么活？"这时候很多鱼游过来，一起喊起来。

"我就抽一点儿。"象鼻子牛请求道。

“你叫什么名字？”一条小鱼问。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模样的动物。

又是问名称！象鼻子牛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鱼们。

“象鼻子牛？”鱼们都摇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是怪物吧？”一条鱼害怕起来，退到水深一点儿的地方去。

“我不是怪物，是象鼻子牛！”象鼻子牛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就给我一点儿水，行吗？”

“我们连你的身分都弄不清楚，怎么能给你水呢？”一条鱼说。

“就是！起码你得再找一头和你长得一样的象鼻子牛来，我们才相信有这种名称的动物。”另一条鱼想出个主意。

到哪儿去找第二头象鼻子牛！象鼻子牛不想跟他们求情了，他拿着吸水管朝消防车走过去。

“看他挺失望，咱们应该问问他要水干吗？”一条心肠软的鱼对大家说。

“喂，你要水干吗？”

“救火。”



“快让他抽水，他是去救火的！”鱼儿们同意了。

象鼻子牛把吸水管插进水塘，水箱灌满了水，水塘里的水一点儿也没显少。象鼻子牛谢过鱼们，开着消防车走了。

前边是一片草丛，消防车开进草丛，就像进入大森林一样，光线暗下来。象鼻子牛忽然发现左边有一团火红的东西在跳跃，是火！象鼻子牛把方向盘猛一扳，消防车来了个急转弯，飞快地开过去，在离火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他跳下车，从车后边拉出水龙头，一根粗粗的水柱朝火喷射过去。只见火苗来回躲着，象鼻子牛让水柱死咬住它不放。

“你干什么?”火说话了！

象鼻子牛一愣，火会说话?他再仔细一看，一只全身湿透的大红公鸡朝他冲过来。

象鼻子牛慌忙扔下水龙头，钻进驾驶室。要是公鸡用嘴啄他一下，那就完了。

大红公鸡怒气冲冲地来到消防车旁边，一眼看见了驾驶室里的象鼻子牛，愣了一下，心想：这是什么?牛?象?

“你干吗用水浇我?”

“我，我以为……”象鼻子牛明白自己闯了

祸，他急得说不出话来。

“你以为什么？”大红公鸡问。

“我以为你是火……”象鼻子牛鼓足了勇气说。

大红公鸡这才注意到象鼻子牛开的是消防车，原来他是来救火的。说实话，大红公鸡也怕火，他的气消了一半。

“火都是有烟的，我身上没烟。”大红公鸡说，“还当消防队员呢！连火是什样儿都不知道，笑话！”

“我是第一次出来救火。”象鼻子牛总算知道了火是冒烟的，“真对不起。”

“把我的衣服都弄湿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把衣服弄湿。”大红公鸡十分爱惜自己漂亮的衣服，他心疼了。

“脱下来晒晒吧。”象鼻子牛觉得对不住大红公鸡。

“我的衣服脱不下来。”大红公鸡觉得象鼻子牛什么都不懂。“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象鼻子牛。”

“象鼻子牛？是牛？”

“我也不知道是牛还是象，反正我就是我。”

大红公鸡有点儿同情这个小小的象鼻子牛了。

象鼻子牛看见大红公鸡不说话，以为他还在生气，忙说："我帮你擦擦衣服吧？"

大红公鸡说："不用了，没关系。以后你可得小心点儿，像你这样长着一个象鼻子的牛，你没事，人家还会找你的碴儿呢！"

象鼻子牛没想到大公鸡会这么说，他心里暖烘烘的。

"大家看惯了原来就有的东西，比如说象吧，就是象，牛就是牛。像你这个样子，牛的身体，却长个象的鼻子。大家当然看不惯了。"大红公鸡说。

"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得惯。"象鼻子牛挺有信心，他想，世界上肯定还有好多像大红公鸡这样开放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的。

"祝你成功！"大红公鸡对象鼻子牛摆摆手。

"谢谢你！"象鼻子牛发动了汽车。

"再见！象鼻子牛！"大红公鸡说。

"再见！"象鼻子牛头一次听人家叫他的名称，眼泪掉了下来。

消防车又奔跑起来，象鼻子牛哼起了自己

编的歌。

几只蚂蚁站在路中间，摇着小红旗，喊着：“停车，停车！”

“怎么回事?”象鼻子牛把头探出车窗问。

“我们正在紧急搬家，请你绕道走，行吗?”一只蚂蚁说。

象鼻子牛往前方一看，望不见头的蚂蚁队伍正急匆匆地通过大路。

“出了什么事?”象鼻子牛问。

“我们家失火了!”蚂蚁焦急地说。

象鼻子牛往远处一看，啊，烟!

第三章

象鼻子牛对蚂蚁说："快上车，去救火！"

"你？去救火？"蚂蚁不相信一个长着象鼻子的牛会救火，他站着不动。

"快上车！"象鼻子牛急了，他看见烟越来越浓。

蚂蚁这才站到驾驶室旁的踏板上，抓住车门上的把手。消防车拉响了警笛，朝失火的地方开去。

原来是蚂蚁洞周围的草地着火了，烧得真旺。蚂蚁们拚着命冲进洞里往外搬食物，不少蚂蚁被火烧伤了。

象鼻子牛这次可知道什么是火了，热气一阵一阵向四面八方冲去，火苗大口大口吞吃着小草，真凶！

象鼻子牛停了车，他拉出水龙头，打开开关，水柱向大火喷过去。

水和火斗争，慢慢地，水占了上风，火低了

头。蚂蚁们欢呼起来。

正在这时，水龙头坏了！火一看水没了，又神气起来！

象鼻子牛使劲敲水龙头，可它就是不出水。眼看火越烧越大，他正急得团团转，忽然看见了自己的象鼻子。有了！他爬到消防车上，打开水箱盖儿，把长鼻子插进水箱，吸了一鼻子水，对准大火用力喷去。可惜象鼻子牛的力气小了点儿，水没喷到火上就落到了地上。

得把消防车再往前开。可是这儿离火已经很近了，象鼻子牛身上都发烫了。

火更大了。

象鼻子牛一跺脚，钻进驾驶室。

消防车几乎挨着大火停下来，整个车身被火烤得发烫。

象鼻子牛爬上车顶，把鼻子插进水箱，吸了满满一鼻子水，朝大火喷去。象鼻子牛不停地吸水，喷火。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象鼻子牛几乎瘫在车顶上。几百只蚂蚁爬上消防车，他们围住象鼻子牛，用嘴往他身上吹凉气。象鼻子牛缓过劲儿来了。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们灭了火！”蚂蚁王亲自向象鼻子牛道谢。“你叫什么名字？”

"象鼻子牛。"

"谢谢你,象鼻子牛!"大家一齐说。

"谢谢你们!"象鼻子牛感动了。

"谢我们?"蚂蚁王不明白。

"谢谢你们管我叫象鼻子牛。"

蚂蚁王似乎明白了什么,她转身对旁边的蚂蚁吩咐了一句什么,所有的蚂蚁就一起大声说:

"谢——谢——象——鼻——子——牛——"

象鼻子牛笑了。

蚂蚁们开始抢救伤员。

象鼻子牛看见伤员们疼得直叫唤,心里很不好受,可他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报告大王,有两百只蚂蚁严重烧伤!"

"报告大王,他们急需营养品。"

"需要什么营养品?"象鼻子牛问。他可以开车去找。

"牛奶。"蚁王说。

"牛奶!"象鼻子牛一想,自己是牛,就说,"我也许能生出牛奶来?"

"你不是奶牛。"蚂蚁王说。

"奶牛?"象鼻子牛不知道还有专门生奶的

奶牛。

“奶牛的身上是花的。”蚂蚁王告诉他。

“那你们快把我身上涂成花的！”象鼻子牛急忙说。

“这……”蚂蚁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你身上现在的颜色很好看，涂成花的怎么行？”

“没关系，我喜欢花颜色，早就想涂了。”象鼻子牛撒谎了。

蚂蚁们还是站着不动。

“快去拿颜料，”象鼻子牛急了，“伤员都等着喝牛奶呢。”

蚁王同意了，他没有别的办法。

二十只蚂蚁抬来颜料和刷子，他们先把象鼻子牛的身上刷成白的，再涂上一块一块的黑颜色。

不一会儿，象鼻子牛就变成一头象鼻子奶牛了。蚂蚁们抬来一只小桶，在象鼻子牛身旁等着接奶。

过了半天，象鼻子牛一滴奶也挤不出来，他把脸都憋红了。

蚂蚁们和象鼻子牛总算明白了：只改个样子是没用的。试验失败了。

象鼻子牛更急了，就问：“哪儿有奶牛呢？”

“有!东边有个奶牛场,不过挺远。”蚂蚁王说。

“没关系，我开车子去装!”象鼻子牛三步两步走上车子,“谁给我带路?”

一只蚂蚁钻进驾驶室，坐在象鼻子牛旁边。

消防车拉起警笛。象鼻子牛紧紧把住方向盘,把车开得贼快,就像飞起来了。

“你开车的技术真好!”蚂蚁夸奖象鼻子牛。

“谢谢。”象鼻子牛说,“其实我刚学会。”

看见象鼻子牛不时地用鼻子按电钮。蚂蚁说:“牛身上长个象鼻子真不错,干事方便。别的牛看见你一定很羡慕吧?”

象鼻子牛没说话。他心想:“还羡慕呢,人家根本不承认我是牛!”

“绕过前边那座小山坡就到了。”蚂蚁指给象鼻子牛看。

第四章

看见奶牛场了。

象鼻子牛让车子减速。

“小心别让人看见。”蚂蚁提醒象鼻子牛。

象鼻子牛开着车子，从栏杆下边钻了进去。

“看，奶牛在那边！”蚂蚁指给象鼻子牛看。

象鼻子牛看见牛了，身子真是花的。奶牛看见一个红颜色的东西向他们开过来，都挺生气，一起冲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一头牛低下头来一顶，把消防车撞出去老远，消防车连着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象鼻子牛和蚂蚁只觉得天转地旋。

奶牛们又冲过来。象鼻子牛急了，他的消防车再给撞一下，不就完了吗？他急忙打开车门往外跳。

“危险！”蚂蚁想拉住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你们干吗撞我的车子?”象鼻子牛气呼呼的。

奶牛们看见这么小的奶牛——还长着大象的鼻子——又会开汽车,觉得奇怪。

“你也是奶牛吗?”

“我是象鼻子牛,不是奶牛。”

“那你身上的颜色怎么跟我们一模一样?”

象鼻子牛把经过的事情讲给奶牛们听。

一听说有好多蚂蚁受了伤,急需牛奶,奶牛们都抢着说:“把我的奶给他们带去!”“带的我!”带我的!”

象鼻子牛乐了,他忙把消防车里的水放掉,再把吸水管对准一头牛的乳房。不一会儿,消防车的水箱就灌满了牛奶。

“谢谢你们!”蚂蚁感动地说。

“那我们走啦?”象鼻子牛惦记着伤员们。他正要发动汽车,忽然觉得车子飞了起来,升到空中。

“这玩意儿不错,带回去给小孩儿玩。”奶牛场的饲养员不知什么时候来到这里,他从地上拿起红色的消防车,朝他的宿舍走去。

奶牛们谁也没和谁商量,不约而同地跑过去,把饲养员团团围住,它们都把头压得低低

的,用牛角对准他。

饲养员慌了,平时奶牛们对他很和气,今天这是怎么啦?他终于发现了,奶牛们的眼睛都盯着他手里的消防车,他赶紧把消防车放到地上。

象鼻子牛发动了车子,奶牛们马上给他闪开一条道。

“再见,谢谢你们!”象鼻子牛把车子开走了。奶牛们这才散开了,去吃草了。

消防车满载着香喷喷的牛奶,回蚂蚁洞去了。

他们一路上又说又笑,忽然蚂蚁大声喊起来:“停车,停车!咱们光顾着说话,走错路了。”

象鼻子牛赶紧刹了车,把车子掉了个头,就在刹车的一眨眼间,一只小老鼠窜到车子上来了。小老鼠从来没见过汽车,更没有坐过汽车,这回他能坐汽车玩玩了。

象鼻子牛从反光镜看见了车顶上的小老鼠,就问蚂蚁:“他是谁?”

蚂蚁也看见了,悄悄地对象鼻子牛说:“是老鼠,老鼠爱偷东西吃,准是闻到咱们车子上的牛奶味,来偷吃牛奶的……你听,他在拧水箱盖儿了。”

象鼻子牛一听是小偷，生气了。他把车子开得很快，突然来个急刹车，小老鼠从车上栽了下来，把腿摔断了。

“哎哟，哎哟……”那叫声真惨。

象鼻子牛听见叫声，心里不好受，就下车问老鼠：“你疼坏了吧？可你为什么来偷牛奶？”

“牛奶？什么牛奶？”小老鼠不明白。

“水箱里的牛奶呀！”象鼻子牛慌了。怎么，小老鼠不知道水箱里装的是牛奶？

“那你偷偷地上车干什么？”

“我从来没坐过汽车，想尝尝坐汽车的味道，哎哟，哎哟……”

象鼻子牛傻眼了：真是的，你凭什么怀疑人家偷牛奶呢？

“快上车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医院。”象鼻子牛脸红了，把小老鼠扶上车，让他躺在座位后边的软床上。

蚂蚁挺不放心，一直回头盯着老鼠，生怕他劫车。

小老鼠的腿真摔断了，他不停地哼哼。他每哼一声。象鼻子牛心里就难受一次。

象鼻子牛把消防车开回蚂蚁洞跟前。蚂蚁们听说运来了牛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赶紧

拿来桶和碗，在消防车旁排队接牛奶。伤员们喝了新鲜的牛奶，身体就好多了。

“谢谢你，象鼻子牛！”蚂蚁王这么说。她忽然发现象鼻子牛有点儿不高兴。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累了？”

象鼻子牛把摔伤小老鼠的事告诉蚂蚁王。

“老鼠？你可不能可怜老鼠呀？”蚂蚁王一听虎起了脸，“他们偷东西吃，还说谎。很坏！”

“可是这只小老鼠没偷东西吃，我却把他的腿摔断了。”

蚂蚁王说老鼠坏，蚂蚁们也说老鼠坏，象鼻子牛呢，不管他们怎么说，他只有一句话：“小老鼠没错，是我错了，我得送他去医院。”

第五章

没想到，十只蚂蚁拦在车子面前，不让他把车子开走。

“不行！你不能帮助小老鼠。”

“我能帮助你们，为什么不能帮助小老鼠？”

“他坏！”

小老鼠在车子里听了这些话，伤心极了，一边呻吟一边说：“象鼻子牛，你别送我上医院了，大家都不喜欢我。你把我扔下，自己走吧……”

象鼻子牛觉得眼睛发酸，他猛地拉响警笛，吓得蚂蚁们急忙往两边闪开，象鼻子牛把车子开走了。开出好远，他才慢慢让车子稳一些，怕把小老鼠的伤口震得更疼。

“坐汽车真痛快！”小老鼠顾不上腿疼，抬起头来往车窗外边看。

象鼻子牛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对小老鼠

说："等你伤好了，我带你坐车出去玩。"

"真的？"小老鼠睁大了眼睛。

"当然，不过，要是你以前偷吃过东西，以后别偷吃了，行吧？"象鼻子牛提了个要求。

小老鼠脸红了，他想了想说："我保证以后不偷吃了！"他还从来没有碰见一个不是老鼠的动物对他这么好，他从心里感激象鼻子牛。

"医院还远吗？"象鼻子牛问。

"过了这座桥就是。"

消防车开过小桥，象鼻子牛看见了路旁有座白色的小楼，楼上刷着鲜红的十字。门口挂着一块大牌子：

第一动物医院

医院的两位壁虎护士听见警笛声，断定是来了救护车，她俩抬着担架从楼里跑出来，门口停着的是消防车。

"我们医院没着火呀！"护士感到奇怪，对象鼻子牛说。

"我是送病人来的！"象鼻子牛指指座位后边。

壁虎护士拉开车门往里一看，吓得尖叫一



声："老鼠！"她扭头就跑。不一会儿，从楼里走出几位医生，有螳螂医生，有蜘蛛医生，还有啄木鸟医生等等。

象鼻子牛跳下车子，对医生们说："小老鼠的腿摔断了，你们快帮他接上吧！"

螳螂医生皱了皱眉头，说："我们不能给他治病。"

"为什么？"象鼻子牛吃惊地问。

"他是老鼠。"螳螂医生回答。

"可他现在腿摔断了！"象鼻子牛急了。

"腿摔断了，他也是老鼠！"蜘蛛医生插了一句。

"要是你的腿断了，我们准给你治。"啄木鸟医生说。"尽管我们还没见过你这样的动物，不过可以肯定你不是老鼠。"

象鼻子牛的心凉了，他没想到大家这么讨厌老鼠。

说来也怪，一路上小老鼠都在哼哼，现在反倒一声不响了。

"他真是腿断了吗？怎么不疼？是不是装的？"螳螂医生对小老鼠的伤发生了怀疑。

几位医生小声商量了一会儿，他们觉得光是不给小老鼠治伤还不够，还应该抓住他。他

们决定先把小老鼠和象鼻子牛稳住，然后立即给猫打个电话。

螳螂医生走过来对象鼻子牛说："这样吧，我们先给小老鼠拍张片子，看看他的腿是不是断了。"

"谢谢你们！"象鼻子牛感激地说。看来，大家心眼都不错。

医生一招手，壁虎护士拿来担架，可是她们不敢靠近小老鼠。

"为了安全起见，能把他捆起来吗？"螳螂医生问象鼻子牛。

"捆起来干吗"？

"提防他呀！"啄木鸟医生说。

"那不行！"象鼻子牛火了，哪有把病人捆起来治病的？

"咱们走吧！"小老鼠对象鼻子牛说。

"别走，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螳螂医生忙说。他不能放小老鼠走，蜘蛛医生已经去给猫打电话了。

"商量什么？"象鼻子牛问。

"商量怎么治小老鼠的伤。"螳螂医生在拖延时间。

象鼻子牛不知道这是医生们设下的圈套。

医生们觉得对待老鼠使什么坏招儿都没关系。这不算干坏事。

象鼻子牛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忽然看见小老鼠腾地一下坐起来。

“不好，有猫来了！”小老鼠挣扎着想从车上跳出去。

“你们跑不了啦！”螳螂医生大喝一声。

象鼻子牛全明白了，是医生们把猫叫来的。他想马上开车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猫已经跑过来了。

第六章

眼看猫就要扑上来了，象鼻子牛知道钻进驾驶室开车已经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蹿到车顶上，拿起水龙头向猫喷去，牛奶喷得猫眼睛都睁不开，只好一步一步往后退。

象鼻子牛又掉转水龙头，朝螳螂医生他们喷过去，把他们全打翻在地。他才关上水龙头，飞快地钻进驾驶室，开着车子一溜烟儿跑了。

总算脱离了危险，象鼻子牛松了一口气。

看来，想让医生给小老鼠治伤不那么容易，没人会同情小老鼠。

小老鼠又哼哼起来。

象鼻子牛决定自己给小老鼠治伤，只有这个办法了。可他从来没学过医，象鼻子牛为难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小老鼠。

小老鼠说：“你去医院偷偷看看医生怎么接断腿，再来给我接就行了，接不上也没关系。”

“只好这样了。”象鼻子牛把车子开到第二动物医院旁边的草丛里，隐蔽起来，他得提防着别人，因为他的车里躺着一只小老鼠。他叫小老鼠等着他，自己轻手轻脚地下了车，到医院里学习骨科医术去了。

医院的走廊里静悄悄的，象鼻子牛来到一间屋子外边，趴在窗口一看，正好，几个刺猬医生在给一只断了腿的小麻雀接骨头。

一个护士给小麻雀打了一针，象鼻子牛使劲记住护士打针的动作。医生们开始给小麻雀吃了两片药。象鼻子牛全记住了。等医生、护士、病人全出了手术室，他悄悄钻了进去，从消毒锅里拿出一个针筒、几个针头，又从药柜里拿了一瓶药片。

正当象鼻子牛找到石膏的时候，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他忙从窗口跳了出来。好险！

象鼻子牛回到消防车里，小老鼠不见了。他看见方向盘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象鼻子牛：

谢谢你对我这么友好！我第一次得到温暖。我以后决不偷吃了，请你相信我。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我走了。谢谢
你让我坐了这么长时间汽车。
小老鼠

象鼻子牛断定小老鼠走不远，他的腿断了，根本走不动，他把针和药放在座位上，就在草丛里找起来。

其实小老鼠就趴在消防车底下，他不想再连累象鼻子牛了。

“快出来，我已经会接骨头了！”象鼻子牛用鼻子卷住小老鼠的腰，硬把他从车底下拖出来了。

小老鼠哭了。腿摔断了，他都没哭过。

象鼻子牛扶着小老鼠躺在软床上。手术开始了。

象鼻子牛开始给小老鼠打针，他刚才没看见护士往针筒里灌药水，以为只要把针插进病人的身子就行了。

象鼻子牛把一管空气推进了小老鼠的屁股，小老鼠的屁股上起了一个大包。

小老鼠觉得疼极了，可他一声不吭——人家是在为自己治病！

象鼻子牛拚命回忆刺猬医生的动作，他抓

住小老鼠的腿，给他接好骨头，可是没有石膏。他猛的想起自己的身体和石膏差不多，对，先代替一下吧！他想了想，觉得尾巴可以当石膏用，他使劲一揪，把自己的尾巴揪下来，再把尾巴揉成一团，糊在小老鼠腿上，手术完成了。他再倒出一片药，塞进小老鼠嘴里。他哪里知道，这是安眠药。五分钟以后，小老鼠睡着了。象鼻子牛也累坏了，他靠在椅背上也睡着了。

半夜里，象鼻子牛被一声怪叫惊醒了，他看见两只绿颜色的眼睛盯着他。是一只猫头鹰。

“你是谁？”猫头鹰问。

“我是象鼻子牛。”

“把你身后那只老鼠交出来！”猫头鹰的眼睛真尖。

“为什么？”象鼻子牛一边迅速把窗玻璃摇上去。

“什么为什么！他是老鼠！”猫头鹰还是第一次听人家问他为什么抓老鼠。

“不行！我不让你碰他。”

“那我可就对你也不客气了！”猫头鹰说。

“你要干什么？”象鼻子牛身上打了个哆嗦，猫头鹰的声音很吓人。

“把你的车子抓到天上去再扔下来，摔个稀巴烂。”猫头鹰说完一拍翅膀，抓着消防车飞上天空去。

象鼻子牛心里在想：什么时候猫头鹰的爪子一松，消防车从天上摔下来，我跟小老鼠不就完了吗？不行，我还得活下去，等小老鼠的腿好了，带他玩儿去……想到这里，他朝窗外一看，下面是一口水塘。对，车子掉在水塘里摔不烂。他赶紧拉响警笛，这突然一声响，吓得猫头鹰浑身的羽毛都竖了起来，他爪子一松，消防车正好掉在水塘里。

三更半夜的，鱼儿们睡的正香，被这扑通一声惊醒了，一看是一辆消防车沉到水底去了。

鱼儿们围拢来，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是来借过水的消防车，开车的是象鼻子牛。快，快把他救起来。

象鼻子牛给摔昏了，这时刚醒过来：“我这是在哪儿？”他摇下窗玻璃，伸出脑袋一看，车子浮在水面上，许多鱼儿正托着它呢。是的，鱼儿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消防车从水底托到水面再推到岸上。

象鼻子牛这才想起自己拉警笛吓唬猫头

鹰，车子掉进水塘。要不是鱼儿们好心救他，他和小老鼠全完了。

第七章

象鼻子牛回头一看，小老鼠的小眼睛慢慢睁开来，他醒过来了。

“我这一觉睡得真香。”上天落水这些事儿，小老鼠一点儿也不知道。

“小老鼠，你腿好了吗？让我瞧瞧。”象鼻子牛把包在小老鼠腿上的橡皮泥扒下来，“你把腿抬起来试试。”

小老鼠抬了抬腿，骨头接好了。乐得象鼻子牛用象鼻子在小老鼠脸上亲了一下。

“哎，你的尾巴呢？”小老鼠忽然发现象鼻子牛的尾巴不见了。

“这不是吗！”象鼻子牛指指刚从小老鼠腿上扒下来的橡皮泥。

小老鼠这才知道象鼻子牛拿自己的尾巴当石膏，给他治伤，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是象鼻子牛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说：“没尾巴又怎么了？一样做事过日子。”

“这可不行！你多长了个鼻子，再少了条尾巴，人家更觉得你怪了。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可你没了尾巴，到了夏天，拿什么赶苍蝇？”小老鼠拿起那团橡皮泥，搓了一条尾巴，给象鼻子牛安上了。

“谢谢你。”象鼻子牛说。

“谢我？”小老鼠第一次听到人家对他说“谢谢”，他明白了怎么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车子开出不远，天就慢慢亮了，这是象鼻子牛见到的第一个早晨，空气新鲜，微风吹来一阵阵野花的香味儿。

“这儿离我家不远！”小老鼠叫起来。车子来到昨天小老鼠上车的地方。

象鼻子牛急忙刹车，想了想说：“小老鼠，你该回家了，你的伤刚好，也得好好休养几天。”

小老鼠想家了，可是又舍不得离开朋友，听象鼻子牛这么说，才下了车。“象鼻子牛，你还来看我吗？”

“当然！我要带你去旅游，还教你开车。”

“那我天天在路上等你。再见。”

象鼻子牛开车往前走。离开水塘的时候，他给水箱灌满了水，准备哪儿失了火就赶去救

火，不过他希望哪儿也用不着他。

一座很大的圆形房子，出现在象鼻子牛眼前，象鼻子牛听见从这房子里传出一阵阵欢叫和鼓掌的声音。

这是斗牛场。

象鼻子牛开着车子闯进斗牛场。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一个斗牛士拿着一块红布，来回逗弄着一头牛。牛被惹得发火了，翘着尾巴低着头，向斗牛士冲去，想拿角把斗牛士挑上天去。可是斗牛士身子一闪，闪到牛的后面去了。就这样斗了几回，斗牛士把牛斗败了。

又上来一个斗牛士和一头牛，牛也被斗败了。

裁判员正准备宣布比赛结果，忽然觉得有个东西压在脚上，低头一看，是一辆红色的消防车，小朋友的玩具。

“我要参加比赛！”象鼻子牛从消防车里跳出来嚷着。

裁判员马上向全场观众宣布：

“有一头小牛向斗牛士们挑战，谁来和他斗？”

裁判员把象鼻子牛放在手心里举过头顶。观众们纷纷举起望远镜，他们看见了象鼻



子牛，太有意思了！

“找一个和他一般大的斗牛士！”“裁判要公平！”观众们这么要求。可到那儿去找和象鼻子牛差不多大的斗牛士呢？

一个小观众跑过去，把他的小木头人递给裁判员。裁判员把小木头人和象鼻子牛放在一起比了比，差不多。

“小木头人斗象鼻子牛，现在开始！”

全场一阵欢叫。大家都举起了望远镜。这是最精彩的斗牛。

小木头人手里拿着一块红布，朝象鼻子牛抖动着。象鼻子牛朝红布冲过去，小木头人学着斗牛士的样子一闪，看得出，他根本没把象鼻子牛放在眼里。

象鼻子牛假装扑了个空。观众都为小木头人喝彩。小木头人来劲儿了，他又朝象鼻子牛抖起了红布。象鼻子牛这回可不客气了，他看准了小木头人的位置，用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小木头人往旁边一闪，没想到象鼻子牛的长鼻子一甩，卷住小木头人的腰，把他高高举起，绕场一周。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长时间的欢呼声。

象鼻子牛松了一口气，他原来以为观众不

会同意牛打败人呢！他小心地把小木头人放在地面上，说了声："请原谅！"就在观众的掌声中驾车离开了斗牛场，他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小老鼠。

一队青蛙抬着桶正吃力地横过马路。

象鼻子牛停下车问：

"你们好！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建造了一座游泳池，可池里没水，我们得从很远的地方一桶一桶抬水。"一只小青蛙气喘吁吁地说。

"游泳池里的水快挑满了吗？"象鼻子牛问。

"刚刚开始抬水，还早着呢！照这个速度，估计得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游泳池灌满。"

"三个月！"象鼻子牛吃了一惊，"我帮你们拉水，几车就够了！"

象鼻子牛让一只小青蛙带路，消防车朝河边开去。

在河边，象鼻子牛给消防车的水箱加满了水。消防车调头往游泳池开。

"你长得真逗。"小青蛙说。

"是吗？"象鼻子牛笑了笑，他问："你们青蛙不都会游泳吗？干吗还要学？"

"我们祖祖辈辈老是游一种蛙泳，这怎么行，得换个新花样。"小青蛙说。

"你们准备换什么姿势？"象鼻子牛感兴趣地问。

"还没定下来，大家都在设计动作，所以需要个游泳池。真得好好谢谢你！"小青蛙觉得牛长个象鼻子很新鲜，有意思。

第八章

象鼻子牛开着消防车给青蛙们拉了七趟水，游泳池里的水满了。

“你真好！”青蛙们非常感谢象鼻子牛。

“祝你们发明出新的游泳姿势！”也是，世世代代用一种姿势游泳，太枯燥。

象鼻子牛正要上车，忽然听见青蛙们惊叫起来。

“怎么啦？”象鼻子牛问身边的一只小青蛙。

“大蛇！”

一条大蛇悄悄地爬到游泳池旁边，他嘴里的红舌头伸了出来，吓得小青蛙们乱叫乱跳。

象鼻子牛看出大蛇想吃小青蛙，他让小青蛙们躲在他身后。这一来，大蛇发火了。朝象鼻子牛扑过来。张着大嘴，很凶。象鼻子牛的心怦怦怦地跳，可是他不敢躲，一躲，他身后的小青蛙就要遭殃了。



象鼻子牛想用长鼻子卷大蛇的脖子，可大蛇不是小木头人，他的头一闪，咬住了象鼻子牛的长鼻子。

象鼻子牛觉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被大蛇吞进嘴里去，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疼。

小青蛙们都吓傻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转眼，象鼻子牛全身都被大蛇吞进肚子里去了，蛇的肚子上鼓起了一个大包。

大蛇吞了象鼻子牛没两分钟，就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误，这是一个不消化的东西！他开始感到肚子发胀，接着是恶心，头晕，不一会儿，他就趴在地上不动了。

“怎么办？咱们得把象鼻子牛救出来！”

一只胆大的小青蛙小心翼翼地走近大蛇，当他断定大蛇确实疼得昏过去了，青蛙们这才围了上来。

“他是为了咱们牺牲的。”可是他们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一只小青蛙壮着胆子拍拍大蛇肚子鼓起来的地方，大声说：“象鼻子牛，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听见了。”从大蛇肚子里传出象鼻子牛的

声音。他还活着！

“象鼻子牛，你自己能从大蛇的嘴里走出来吗？”一只小青蛙问。

“我试试。这里边太黑，空气也不大好，对了，他的嘴在哪一头？我别走错了方向，怪恶心的。”象鼻子牛说。

青蛙们告诉他蛇嘴在哪一头。

蛇肚子上的大包动了一下，大蛇被疼醒了，呻吟起来。象鼻子牛动了一下就不动了。

青蛙们好着急，叫着：“你快走呀！”

“我一动，他就疼。”象鼻子牛说。这个象鼻子牛，被人家吞进肚子，还不愿意让人家疼！

大蛇听见了象鼻子牛的话。不好意思了。

正在这时，一只小青蛙发现从远外跑来一只小老鼠。

小老鼠直奔消防车，他看见驾驶室里空空的，就跑过来问青蛙们：“你们看见象鼻子牛了吗？”

“看见了。”青蛙们说。

“在哪儿？”小老鼠急忙问。

“在大蛇的肚子里！”青蛙告诉他。

小老鼠这才看见旁边还躺着一条大蛇。他原本很怕蛇，可不知怎么的，一听说象鼻子牛



被大蛇吞进肚里去，他只想到要救出象鼻子牛，一点儿也不怕了。

“是你吗？小老鼠？”象鼻子牛在蛇肚子里问。

“是我！你还好吗？”小老鼠挺担心。

“没事，就是脚快跟身子粘在一起了。还有鼻子也粘到嘴上了。不过还能说话。对了，我在斗牛场赢了，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报纸登出来了。现在广告上画的是象鼻子牛，衬衫上印的是象鼻子牛，都是你的样子。”

“真的吗？”象鼻子牛高兴了。

“现在你怎么出来呢？”小老鼠急了。

“我怕他疼，不敢动。”象鼻子牛说。

“你走出来吧，我不吭声。”大蛇说。

“对了，我的车上还有针呢，你给他打一针，就不疼了。”象鼻子牛说。

小老鼠跑到汽车上找出一个针管，那还是象鼻子牛给他接骨头时用的呢。

小老鼠给大蛇打了一针——尽管针管里什么也没有，大蛇立刻觉得不疼了。

象鼻子牛象在一条长长的胡同里，摸黑慢慢地爬，每走一步都要拿出全身的力气，他的

腿和身子快粘到一起了。

青蛙们和小老鼠看见大蛇肚子里的大包移动的速度越来越慢。

“怎么啦？”小老鼠问。

“走不动了。”象鼻子牛小声说，他的嘴也快粘上了。

“咱们帮帮他！”小老鼠抓住大蛇的肚子，帮着大包往一边挤。

终于，大蛇张开了嘴，象鼻子牛从他嘴里出来了！

大家都愣了，这哪是象鼻子牛呀？除了脑袋，其他都成了一团橡皮泥了。小老鼠哭了，小青蛙们哭了，大蛇也哭了。

“你们别哭呀！再把我捏好不就行了吗？”从象鼻子牛嘴里传出微弱的声音。

这话提醒了小老鼠，象鼻子牛的尾巴还是他捏的！小老鼠的记性很好，他把象鼻子牛的模样记得清清楚楚，拿着橡皮泥就捏起来，小青蛙给他当助手。

“等一下。”象鼻子牛说：“别把我捏成象鼻子牛了。”

“为什么？”小老鼠觉得很奇怪。

“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象鼻子牛了，你把

我捏成牛鼻子象吧！”

“牛鼻子象？世界上没这东西呀！”

“原来不是也没有象鼻子牛吗？”

小老鼠懂了，世界上总有新东西出现才好，一会儿，牛鼻子象站在大家面前了。

“谢谢你救了我们！”青蛙们说。

“不应该谢我，我是牛鼻子象，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事还没做。”

“真对不起！”大蛇说。

“不用道歉，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牛鼻子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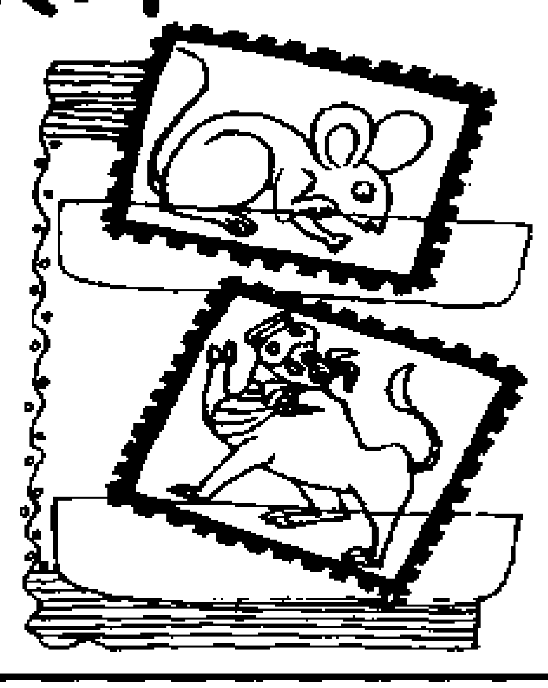
“那我们……”大家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们祝福我好吗？祝我早日得到大家的承认！”

“祝福你！牛鼻子象！祝你早日得到大家的承认！”朋友们一齐说。

牛鼻子象笑了。比起象鼻子牛来，他的情况好多了。

邮票上的决斗



亚旗上小学五年级，他喜爱集邮。今年是牛年，十二生肖系列邮票该发行牛票了。亚旗的爸爸还真像爸爸，早晨四点钟就跑到集邮公司门口去排队，好不容易给儿子买了一张牛年邮票。

亚旗乐得合不拢嘴，他小心翼翼地将牛票插进集邮簿，放在鼠年邮票的旁边。

亚旗哪里知道，就在他把牛年邮票插进集

邮簿以后，里面就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

亚旗的牛年邮票上的那头壮牛名叫汉斯。汉斯时常为自己家族的地位和荣誉感到自豪。人们称赞牛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人们还经常说“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你瞧，连人都愿意把自己比喻成黄牛，而且还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这是汉斯的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辛辛苦苦的劳动换来的，汉斯十分珍惜它。

可是，现在，汉斯被激怒了。刚才，汉斯神气十足地来到集邮簿里，他的头昂起来，眼睛看着天上，等待着左邻右舍对他赞美。

“瞧，牛兄弟来啦！”汉斯身边传来一个尖尖的声音。

“兄弟？”汉斯心里一热，他想：这里已有自己家族的兄弟先行一步，来到这集邮簿里了？

汉斯低头一看。他大吃一惊——刚才说话的是一只老鼠！

老鼠站在一张黄色的邮票上，正冲汉斯笑呢。

“牛老弟，你好！”老鼠先打了个招呼。

“少称兄道弟！”汉斯勃然大怒。“老鼠是什么东西？好吃懒做，鬼点子多，追求享受，怕吃

苦……"汉斯越想越生气。

"你……" 老鼠不明白牛兄弟干吗发脾气。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汉斯劈头质问老鼠，他觉得，老鼠一定是偷偷跑到邮票上来的。

"人让我来的呀!"老鼠回答。

"胡说!人最讨厌你们老鼠!"汉斯说。

"确实是人让他来的。" 一个粗声音插进来。

汉斯往前一看，老鼠旁边的邮票上站着一头猪。猪也为老鼠说话。

"对,是人让他来的,我们作证。"几个声音同时说。

汉斯再往前看,还有猴子、鸡、狗。

"你们?!" 汉斯没想到他们都为老鼠说话。

"牛兄弟，你别生气," 猴子挤挤眼睛，"说老实话，舒克比你早来一年呢，他现在的身价比去年贵几倍,可不止八分了呀!"

什么? 老鼠还有名字? 而且比我牛的身价还贵? 汉斯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是亚旗的爸爸花了八分钱买来的。自己就这么同一只老鼠站在



一起？还排在他后边！汉斯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必须奋起捍卫牛的尊严，必须挺身维护牛家族的荣誉。

“我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汉斯向舒克庄严宣布。

“为什么？”舒克仍然笑嘻嘻地说话。

“我要维护我们神圣家族的尊严。”汉斯一边说一边挺起胸膛，向大家显示一下牛的憨厚、忠实本色。然后，他又有意识地抬起前蹄，让大家看见他脚上厚厚的茧子，这是劳动的荣誉。

大家都笑了。

汉斯火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舒克无可奈何地问。

“你从这儿立即滚出去！”汉斯盯着舒克一字一句地说。

“这不大可能吧？”舒克回头看看大家。

“当然不行，舒克怎么能走呢！”鸡说。

“就是，汉斯也太不讲理了。”狗说。

汉斯勃然大怒，他的牛脾气上来了：“咱们决斗！谁输了谁走！”汉斯向舒克挑战了。

大家都愣了，他们没想到，素有忠厚老实美名的牛，居然这么不通情理。

“算了吧，牛老弟，大家别伤了和气。”舒克说。

一听老鼠还厚着脸皮称他为“老弟”，汉斯认为这是对他的家族的公开侮辱，他低下头，把锋利的牛角对准了舒克，“你再管我叫老弟我就顶你。”汉斯剑拔弩张。

舒克没说话。他耸耸肩膀，觉得好笑。

“你敢和我决斗吗？”汉斯再次进逼。

“好吧。”舒克心平气和地答应了。

“怎么决斗？”鸡担心地问。

“比劳动！比谁干活快！比谁不怕累！比谁能吃苦！”汉斯一口气说了一串决斗项目。

大家都为舒克捏了一把汗。谁不知道牛力气大，是出名的能吃苦耐劳呀！

“比就比！”舒克答应了。

经过磋商，拟定了决斗的三个项目：

一、比耕地。十亩地，看谁先耕完；二、比力气。两块各重一吨的大石头，搬运五十米，看谁先搬到；三、比拉车。两辆满载货物的车，由汉斯和舒克拉，谁拉不动谁输。三局两胜。

双方立了字据。

好在集邮簿里天地广阔，种类齐全，什么样儿的邮票都有。决斗场地和器械应有尽有。



猴子资格最老，他自告奋勇地当了裁判。

这是两张各有十亩地的邮票。现在成了汉斯和舒克的决斗场。他俩要同时开始耕地，看谁先耕完。

“预备——”猴子举起了发令枪。

啪！枪声响了。

汉斯飞快地将犁套在肩上，开始耕地。只见他低着头，一步一个脚印，使出全身的力气前进。汗水滴答滴答地掉进泥土里，犁头翻卷着土花……

舒克根本不会耕地，他哪儿拉得动犁呀，不过这难不倒他。舒克熟悉集邮簿里的地形，他知道哪儿有拖拉机。不一会儿，舒克驾驶着拖拉机开进了他的十亩地。舒克悠闲地坐在驾驶座上，一边哼歌一边驾驶，一滴汗没出。

当汉斯耕完一亩地时，猴子示意他停止。

“怎么？”汉斯不解地问。

“舒克已经耕完了。”裁判通知他。

“胡说！”汉斯叫起来。

猴子掏出黄牌警告说：“请尊重裁判！”

汉斯卸下犁，跑到舒克那十亩地一看，天哪，真的耕完了。

舒克正坐在拖拉机上跷着二郎腿哼小曲

呢。

“你……你这是偷懒！”汉斯跳了起来。

“地，耕完了。”舒克笑笑。

“你……你没流汗！”汉斯一晃头，他脑袋上的汗珠掉在地上摔了八瓣，“啪啪”直响。

“地，耕完了。”舒克还是那句话。

“我抗议！”汉斯找到裁判。

“你又没说比谁流汗。”猴子提醒汉斯。

汉斯没话说了。

“第一局决斗，舒克胜汉斯。”裁判宣布战绩。

汉斯憋了一肚子气，他决定不惜一切力量争取第二局决斗的胜利。

两块各重一吨的大石头竖在地上，前方五十米处画了一道终点线，看谁先把石头搬到终点线。

枪声响了。汉斯冲到石头后边，用肩膀使劲儿顶石头。石头微微动了动。汉斯咬紧牙，使劲儿顶，大石头终于被汉斯的吃苦精神治服了，缓缓地向前移动着。

“这局我一定要赢！”汉斯坚定了一下必胜的信念。他侧头看看，舒克的石头纹丝不动，汉斯顿觉力增百倍，他毫不怀疑力气是世上最宝

贵的东西，有了力气就有了一切。

舒克找来一包炸药，又找来一个小电子计算机。只见他劈劈啪啪按了一通计算机上的按钮，然后把炸药放在石头下边计算好的位置上。

舒克拿着遥控爆破的控制盒，坐在远处看汉斯顶石头。

舒克采用的方法是定向爆破，只要他小拇指一动，大石头就会被炸药的冲击波准确地送到终点线以外。可舒克现在还不想按电钮。他想，既然汉斯愿意耗费自己的力气，就应该让他耗费，否则，他会不高兴的。有的人不是就喜欢汗水吗？他们认为汗水和成绩成正比例。舒克却不是这样想。他决定在汉斯临到终线的刹那，按一下自己手中遥控盒上的按钮，也算成全了汉斯的汗水。

就在汉斯的大石头离终点线还有十毫米的时候，他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当汉斯再抬头看时，舒克的石头已经捷足先登了。

“投机取巧！”汉斯眼睛充血了。

“我的石头，先到终点线了。”舒克慢悠悠地走过来。

“你……你没花力气！”汉斯急了。

“比的是谁先把石头搬到终点线，又不是比谁花的力气大。”裁判说话了。

舒克伸了两个指头。二比零。

“还比吗?”裁判征求汉斯的意见。根据决斗规则，三局两胜，舒克已经夺魁。

“比!”汉斯恼羞成怒。难道你舒克拉车还比我牛强吗?!这回，汉斯接受教训了，他提了条件：双方必须驾辕，双脚着地。舒克没意见。比赛开始了。汉斯不顾疲劳，驾上辕，拉起车就走。

舒克找来一台小发动机，安装在车上。

舒克也假模假样地驾起辕，其实，哪儿是他拉车，明明是车推着他走。

汉斯回头一看，舒克真的拉车了!他想，这局自己准赢了——不管赢还是输——他争的是这口气!

十里路，二十里路，舒克跟在他后边。汉斯渐渐觉得体力不支了，眼睛直冒金星。但是，他一想到家族的荣誉，就决心坚持到底!

渐渐地，汉斯又觉得自己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了，只是机械运动。他的大脑有些麻木了……

跟在后边的舒克发现汉斯的汗水把道路

都弄得泥泞了。舒克觉得汉斯真可怜，他决定让他赢这最后一局。

“我拉不动了！”舒克大声宣布。这声音的响度却证明他起码还能再拉一百里地。

“这局你赢了！”裁判对汉斯说。

汉斯睁开眼睛，嘴角露出一丝骄傲的微笑。这胜利的喜悦只有付出了汗水的他才能享受，汉斯自豪地想。

大家跑过来帮汉斯卸下车，给他擦汗。

汉斯像英雄一样接受着大家对他的盛情。牛家族的荣誉呀，汉斯没有给你抹黑！

“现在宣布决斗结果，舒克以二比一取胜！”猴子说。

汉斯这才从梦幻般的陶醉中清醒过来，自己还是输了！

舒克从裁判手中拿过他和汉斯立的字据，撕了。

他走到汉斯身边说：“别走了，这是开玩笑，咱们以后就在一起玩吧！牛老弟！”

“住口……”汉斯已经没力气嚷了。他不能同老鼠在一起。他是牛，是勤勤恳恳的牛，不能同鬼点子多，爱偷懒的老鼠在一起。

大家极力挽留汉斯，但他固执得一句也听

不进去。

汉斯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一张空白牛年邮票在那里。

汉斯不甘心自己被一只老鼠击败，他忽然想起老鼠怕猫，他决定看看集邮簿里有没有猫的邮票。对，请猫来把舒克轰走！憨厚老实的汉斯终于想出了办法。

汉斯看见了一张邮票上有猫！他悄悄走过去，正想同她打招呼。他忽然愣住了——猫的对面坐着一只老鼠，和猫共进午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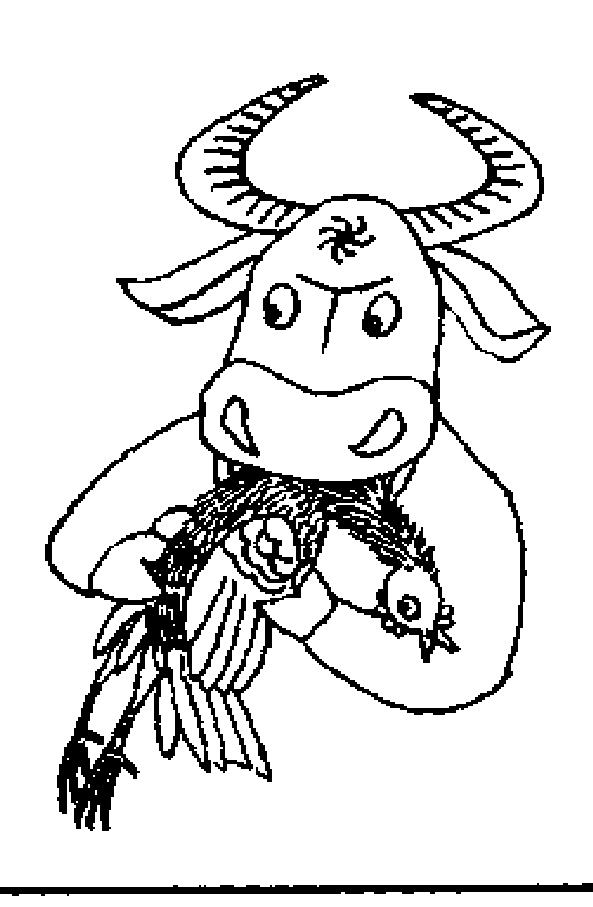
汉斯的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觉得世道变了。他愤怒，他茫然，他委屈，他……

想起人们在集邮公司门口抢购牛年邮票的情景，汉斯心头又燃起了希望。他决定离开集邮簿，到人间去！

汉斯走了。



哦，牛锁



一

李大伯养了不少家畜，有鸡、鸭、鹅、兔，还有一头黄牛和一只狗。

黄牛名叫牛锁。狗叫黑虎。

牛锁的住处和黑虎的住处紧挨着。黑虎经常到牛锁家里转转，牛锁从没去过黑虎家。

这天，李大伯给黑虎送饭。牛锁看见黑虎高兴得直摇尾巴。

牛锁的好奇心上来了。他想，主人给黑虎吃什么好东西了，黑虎这么高兴？对，去看看。

牛锁慢悠悠地走到黑虎家门口，往里一看，黑虎正津津有味地吃肉。他吃得真香，边吃边摇尾巴，舌头舔着嘴唇。

“你吃点儿吗？”黑虎逗牛锁。

“我不吃肉。”牛锁转身走了。

不知怎么搞的，黑虎吃肉那香喷喷的样子总是浮现在牛锁眼前。“肉一定很好吃。”他想。

牛锁一生下来就是吃草。他知道牛只能吃草，别的牛也是吃草的。

“我为什么不能试试吃肉是什么滋味儿呢？”牛锁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他决定尝尝。

机会来了。

一天，李大伯买了一斤肉，放在窗台上。

牛锁看见没人，悄悄走过去。他先咬了一小块，哎哟，真香呀！怪不得黑虎见到肉那么兴奋。牛锁三口两口把肉吃光了。

李大伯发现放在窗台上的肉没了，大吃一惊。他第一个怀疑的是黑虎，可黑虎从来没偷

吃过肉。“也许是野猪吧！”李大伯下了结论。

自从牛锁知道了肉的滋味儿后，他对草料再也不感兴趣了，他现在做梦都想吃肉。

二

一天下午，牛锁在院外散步时，碰见了李大伯养的一只鸡。

牛锁决定吃掉她。

牛锁先同鸡打招呼，鸡受宠若惊。要知道，牛锁是李大伯天天挂在嘴边的“红人儿”，李大伯夸他忠厚老实，干活不偷懒，没有坏心眼……全体家畜都对牛锁肃然起敬。

看见牛锁主动跟自己打招呼，鸡兴奋地来到牛锁身边。

“多憨厚的面孔，全世界的诚实都集中在这儿了。”鸡想。

“您好。”鸡有礼貌地说。

“你看那是什么？”牛锁指指鸡背后。

鸡一回头，脖子被卡住了。

鸡挣扎着，她扭头看看牛锁，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终于明白了，牛锁是要吃她。不过，鸡的

恐惧心理渐渐消失了，因为牛锁在吃她时，表情一直是温和憨厚的，没有一丝狰狞面目。

“反正比被黄鼠狼吃了好。”鸡临咽气时得到一丝心理上的安慰。

李大伯丢掉一只鸡，他怀疑是被黄鼠狼叼走了。

晚上，李大伯在鸡窝边设置了捉黄鼠狼的夹子。他还拿出了猎枪，守候在窗户旁边，准备惩罚那个偷鸡的坏蛋。

夜，悄悄地过去了。太阳在东方露出半张笑脸，李大伯打了个哈欠。黄鼠狼一夜没露面，李大伯收起猎枪，睡着了。

傍晚时，李大伯发现又丢了一只鸡。

“黄鼠狼白天出来偷鸡？”李大伯揉揉刚睡醒的眼睛，吃了一惊。

“黑虎！”李大伯叫道。

黑虎跑过来。

“从现在起，你白天看守鸡群，我晚上看。”李大伯吩咐。他想在夜间抓住黄鼠狼。

黑虎摇摇尾巴，表示听明白了。

三

白天，黑虎寸步不离鸡群，很是忠于职守。这天,没有丢鸡。李大伯刚要表扬黑虎,他忽然发现丢了一只鹅。

第二天又丢了一只兔子。

李大伯慌了,他认定附近有狼。

李大伯不许任何家畜出院了，他把院门关严,院墙外边还挖了陷阱。

李大伯最担心的是他心爱的牛锁被狼吃掉。这条黄牛是李大伯最喜欢的家畜,它老实、忠厚,干活不偷懒。为安全起见,李大伯把鸡、鸭、鹅、兔同牛锁圈在一起,让黑虎同时保护它们的安全。

黑虎一步也不敢离开院子，两天过去了，狼没有出现。

这天,黑虎憋得实在难受,他想出去遛遛。

“喂，牛锁，你帮我看着点儿，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黑虎对牛锁说。

“去吧。”牛锁憨厚地一笑。

黑虎回来时，牛锁正睡觉呢。黑虎一点数，啊，少了一只鸡！

黑虎慌了，忙把牛锁推醒。

“少了一只鸡！”黑虎叫道。

“什么？”牛锁揉揉眼睛。“不会吧？”

“确实少了！”黑虎急得团团转。他想冲牛锁发脾气，可当他看到牛锁眼圈里的泪水时，心又软了。

这回李大伯真生气了，他狠狠打了黑虎一顿，并罚他两天不准吃饭。

两天后，黑虎饿得眼睛直冒金星。他有气无力地趴在地上，闭着眼睛。

突然，黑虎听到一声轻微的鸡的惨叫声。他使劲儿挣开眼睛，怎么？牛锁在吃鸡！

黑虎以为自己看错了，牛是不吃肉的呀！他使劲儿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仔细看，确确实实是牛锁在吃鸡！

黑虎明白了，怪不得怎么看也看不住，原来有家贼。

黑虎大喝一声，朝牛锁扑过去。

黑虎的叫声惊动了李大伯，他从屋里跑出来一看，黑虎正凶猛地向牛锁进攻。牛锁招架着，不时发出令人同情的呻吟声。

李大伯火了，黑虎竟敢咬牛锁？他抄起一根棍子，没头没脑地打黑虎。

不管黑虎怎么表示是牛锁在吃鸡，李大伯也不信，他认定是牛锁从狼嘴里抢回了死鸡。看，牛锁嘴上还有鸡毛呢！

黑虎决定置牛锁于死地，他不顾主人的棍棒，猛扑牛锁。

牛锁的表情是那样可怜，谁看了也会潸然泪下，在狗的凶猛进攻下，他显得束手无策，软弱可欺。

李大伯气急了，他举起木棍猛打黑虎的后腿。黑虎惨叫一声，他的后腿被打断了。

黑虎拖着伤腿逃离了主人家。

李大伯赶走了黑虎。

四

现在，牛锁可以随便享用他身边的这些食物了。鸡、鸭、鹅、兔的数量在一天天地减少着。

李大伯发现牛锁不爱吃草料了，他认定是黑虎把牛锁吓坏了。李大伯还专门请来兽医给牛锁看病。

不管李大伯怎么防范，最后一只鸡还是在一天下午失踪了。

现在，院里只剩下牛锁自己了。

李大伯突然意识到，下一个被吃的该是牛锁了，他打了一个寒颤。不能让牛锁遇难！李大伯决定寸步不离牛锁。

牛锁没的可吃了，他饿了两天，实在受不住了，他只好打李大伯的主意了。

这天下午，李大伯带牛锁出去散步。为了防备万一，他还背上了猎枪。

李大伯在前边走，牛锁跟在后边。

走到僻静的地方，牛锁看看四周没人，他准备从后边把主人扑倒。

正当牛锁要下手的时候，只听一阵疯狂的狗叫声，紧接着从草丛里跃出黑虎，朝牛锁扑上去。

李大伯回身一看，啊，他明白了！他的家禽都是被黑虎吃了。现在，黑虎又来吃牛锁了！

李大伯举起猎枪，瞄准了黑虎。

"啪！"

黑虎倒在血泊中，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牛锁，死后还是这样。

"我怎么早没想到黑虎！"李大伯后悔莫及

——黑虎爱吃肉呀！

牛锁跟在主人后边回到了家中。李大伯正准备给他心爱的黄牛拌点儿可口的草料，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衣服被什么东西咬住了。

李大伯一回头，牛锁把他拱倒了。

“牛锁，这，这是干什么？”李大伯愣住了。

牛锁脸上充满忠厚的表情，他一只脚踩在主人身上，同时用嘴咬住了主人的一只手。

李大伯忍着疼痛，叫着牛锁的名字。

牛锁不理他。牛锁太饿了。

当李大伯的一条胳膊进了牛锁的口中时，他忽然骂起自己来。李大伯觉得自己冤枉牛锁了，这吃他的动物一定不是牛锁，而是一只狗熊，自己眼花看错了！

哦，牛锁。

象棋里新添了一头牛



一、因为象棋里没有牛，黄墩儿罢工

张老汉养了一匹马和一头牛。马叫黑驹儿，牛叫黄墩儿。

黄墩儿干活比黑驹儿卖力气，他最喜欢听张老汉夸他“不贪享受，不计较名利”。黄墩儿

心里瞧不起黑驹儿——黑驹儿干活时流汗不如他多。

这天中午，黄墩儿和黑驹儿干完活，一起吃午饭。

黄墩儿看黑驹儿吃得那么快，鼻孔里“哼”了一声。

“怎么？”黑驹儿看出黄墩儿有话跟他说。

“你吃得真快呀！”黄墩儿话里有话。

“是吗？谢谢夸奖。”黑驹儿假装听不出来。

“主人要是在就好了。”黄墩儿叹了口气。他想，要是张老汉在旁边看着黑驹儿这么能吃，不生气才怪呢！

黑驹儿平时最看不惯黄墩儿动不动就摆出一副他是张老汉的宠儿的架子。他决定气气黄墩儿。

“你说张老汉喜欢谁？”黑驹儿设圈套了。

“当然喜欢我。”黄墩儿仰起头。

“不对，喜欢我。”黑驹儿得意地说。

“胡说！”黄墩儿觉得黑驹儿脸皮太厚。

“你别急。张老汉如果真喜欢你，那他的象棋里干吗没有牛，却有马。”黑驹儿这一炮真厉害。

黄墩儿被打懵了。

张老汉最喜欢下象棋，每天都要下几盘，一天不下就睡不着觉。这黄墩儿很清楚，可他从未注意过棋盘上有什么。

“不可能！”黄墩儿清醒过来，一定是黑驹儿瞎说。张老汉天天夸我干活好，他的象棋里一定有我——黄墩儿坚信。

“咱们去看看！”黑驹儿激黄墩儿。

“走！”黄墩儿不吃饭了，跟着黑驹儿来到大柳树下边。张老汉正和人下棋呢。

黄墩儿迫不及待地把头伸过去。怎么，真的没有牛？黄墩儿闭了一会儿眼睛，睁开再看，确实没牛。

“看看，有四匹马呢！”黑驹儿提醒黄墩儿。

黄墩儿不高兴了——我干活卖力气，张老汉的象棋上却没有牛。黑驹儿干活儿不卖力气，张老汉的象棋上居然有马！

忠厚的不计较名利的黄墩儿受不了这份气，他决定罢工，不干了。黄墩儿清楚，张老汉离不开他干活。

二、鲁西西来到乡下。象棋里添了一头牛

黄墩儿不干活了，这可急坏了张老汉。要

知道，他就指着黄墩儿过日子哪！

张老汉认定黄墩儿是生病了，他请来了兽医。

兽医给黄墩儿作了全面的检查，结论是：很健康。

张老汉纳闷了：健康？还“很”！那黄墩儿为什么不干活？张老汉摸不透黄墩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张老汉的孙女在城里上学，这时正好放暑假，住在张老汉家。她看见爷爷为黄墩儿的事发愁，就对爷爷说：

“我有个同学叫鲁西西，她有一支电子表圆珠笔，能翻译动物的语言。我叫她来听听黄墩儿说什么话，不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干活儿了吗？”

（《鲁西西和神奇的圆珠笔》见《郑渊洁童话全集》第四卷——编者注）

“快写信！”张老汉大喜。

两天后，鲁西西抵达张老汉家。

鲁西西拿着电子表圆珠笔站在黄墩儿身边，听黄墩儿和黑驹儿的谈话。

真相大白了。

“黄墩儿嫌您的象棋里没有牛，不高兴

了。”鲁西西告诉张老汉。

“啊?!”张老汉觉得真新鲜,“可……可这象棋里……历来没牛呀!”

“爷爷,你就在象棋里添一头牛呗。”孙女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这怎么行!”张老汉下了一辈子象棋,没听说过棋盘上出现牛的。

“您不是想让黄墩儿干活吗?”鲁西西提醒张老汉。

张老汉权衡了一下,觉得还是黄墩儿不干活的损失大,于是一拍大腿:“添头牛!”

为了让黄墩儿立即得到这一消息,张老汉特意在牛马圈旁同孙女摆开了棋局。

黄墩儿一看见张老汉下棋,气就上来了。他扭过头去,坚决不看。

“当头炮!”孙女大喝一声。

“把——牛——跳——”张老汉运足了底气,声传万里。

“把牛跳?!”黄墩儿一跃而起,啊,象棋上新添了一头牛!

黑驹儿也喜出望外——这些天,本来该黄墩儿干的活都加到他身上了,他真后悔不该让黄墩儿去看下棋。

“祝贺你！”黑驹儿长嘶一声，趁热打铁。

黄墩儿顿时觉得扬眉吐气。天蓝了，树绿了，饭香了，没说的，用行动报答张老汉。

黄墩儿不停地用蹄子刨地，表示他要去干活。

张老汉乐了。孙女和鲁西西乐了。黑驹儿也乐了。

三、牛参加象棋大战。勇敢换来全军覆灭

黄墩儿高高兴兴干活去了，象棋里却热闹了。

元帅对于本军中失掉一匹马，换上一头牛表示忧虑。

“你会打仗吗？”元帅先摸摸底儿。

“不怕吃苦。不怕死。”牛回答得挺干脆。

“军中无戏言。”元帅说。

“不会比马差。”牛很自信。

“下一仗考验考验他。”一个卫士插话。他曾经多次救过元帅的命，是元帅的亲信。

元帅点点头。

“报告元帅，敌方在集结部队！”一个小卒

报告。

“排好阵式，准备迎战！”元帅下令。

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牛下决心要露一手，让大家看看牛比马强。

“元帅命令你火速向敌阵地右侧冲去，迂回包抄敌帅府！”军令如山倒。

牛撒腿向敌方冲去，可惜他的速度太慢了，敌方的马已经抢先拦住了他的去路。

牛不怕死，他冲着敌方的马冲过去。

“这不是送死吗?”元帅急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本军中的马闪电般地奔驰到牛身边，别住了敌方的马腿，救了牛一命。

“你干吗？”牛大怒。他认为马夺走了他立战功的机会。

“元帅命你配合炮兵进攻！”一个小卒传来军令。

牛顾不上同马吵了，他转移到中路。炮兵跟在他后边，炮口对准了敌方的帅府。

“牛后炮！”棋盘上空大喝一声。

牛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身后的炮口对着自己。他倒不是怕死，而是怕自己的身体挡住

了炮弹，打不着敌军，于是他往旁边一闪。

牛救了敌军元帅的命。

形势急转直下。敌军大举反攻，我军将士纷纷战死，牛也被敌方马一脚踢出棋盘外。最后只剩下元帅光杆司令一人，宁死不屈，光荣牺牲。

在棋盘外的棋盒里，牛差点儿被本军的士兵们掐死。幸亏他力气大，挣脱了化悲痛为力量的士兵，逃走了。

四、张老汉戒棋。拖拉机和黄墩儿

这天夜里，黄墩儿正在睡觉。他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捅他的脚。

黄墩儿借着月光一看，是象棋上的牛！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黄墩儿问。

牛把经过说了一遍。

“真丢人！快回去，明天给咱们牛争口气！”黄墩儿脸都憋红了。

“我可不去了。”牛知道一回去准得被处决。

第二天，黄墩儿又罢工了。

这可难住了张老汉，往象棋里再添牛吧，象棋里双方都不干。不添牛吧，黄墩儿不干。

想来想去，张老汉还是离不开黄墩儿干活。干脆一横心，戒棋了！

黄墩儿乐了，干起活来劲头十足。

张老汉尽管想下棋想得手直发痒，可他更想吃饭。

第二年的秋天，张老汉用黄墩儿干活赚的钱买了台拖拉机。就在拖拉机开进家里的同时，张老汉又在柳树下摆开了象棋。棋盘上奔驰着四匹千里马。

这回黄墩儿不但没罢工，反而干得更卖力了。

棋盘旁边停着拖拉机。



蜗牛过牛年



一

牛年到来的时候，蜗牛同牛打了场官司。这场官司惊动了整个动物界。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为了欢庆牛年的到来，牛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四方各界的动物都来向牛祝贺。

没想到，蜗牛们也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在庆祝会上，接受大家的祝贺。

牛们不干了，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侮辱——蜗牛也算牛？！

于是，牛们推选一头名叫白鼻子的黄牛去向蜗牛们提抗议。

白鼻子来到蜗牛们跟前，他朝地上望去，蜗牛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牛年。

“喂！你们在干什么？”白鼻子吼了一声。

“请你小点儿声说话。”一只黄壳蜗牛说，“我们在庆祝牛年。”

“庆祝牛年？你们有什么资格过牛年？”白鼻子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我们也是牛，老兄！”黄壳蜗牛居然同白鼻子称兄道弟起来。

白鼻子火了：“真不害羞，明明不是牛，为了过牛年，为了跟我们牛沾光，连祖宗都不要了。”

“请你说话礼貌点儿！”一只白壳蜗牛气愤地说。

“就是，牛年是所有牛的，又不光是你们黄牛的。”

“瞧他那神气样儿，好像他就代表所有牛



似的。”

蜗牛们七嘴八舌讥笑白鼻子。

本来，蜗牛们从未把自己的家族同牛联系在一起。当牛年到来的时候，蜗牛们看到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动物界的中心，甚至连人类都把注意力转移到牛的身上：拍电影、印邮票、制贺年片……

蜗牛们非常羡慕牛。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咱们也是牛，应该以牛的身份过牛年。”

蜗牛们一想，挺对，蜗牛也带个“牛”字。既然带牛字，就是牛，用不着客气。于是蜗牛家族理直气壮地以主人的身份参加了庆祝牛年的活动。

没想到，牛们不干了。蜗牛们经过商量，决定向法庭起诉，请法官裁决蜗牛能不能过牛年。

二

法庭开庭。审理蜗牛是不是牛。

来旁听的动物足足有好几千。

黄壳蜗牛代表蜗牛家族出庭，鹦鹉给他当辩护律师。

白鼻子代表牛家族出庭，八哥为他当辩护律师。

审判长狮子宣布开庭。

“蜗牛控告你们想剥夺他们以牛的身份过牛年的权利，确有其事吗？”审判长问白鼻子。

“确有其事。”白鼻子说，“因为他们不是牛。”

“我们是牛。”黄壳蜗牛插嘴。

“你说你们是牛，他们说你们不是牛，请双方出示证据。”审判长说。

八哥开始为白鼻子辩护了：“众所周知，牛是有四条腿的。请问，蜗牛有腿吗？”

鹦鹉律师毫不示弱，反问道：“大家都知道，形象相似是证明同一家族不可缺少的条件。大家仔细看看，蜗牛的头上生着两对触角，最后边的一对大些。他们在爬行时，总是把触角向前上方斜伸着，这神态多像黄牛！不信大家比比看。”

鹦鹉律师说完拿出准备好的放大镜，请审判长和听众看。

大家这才发现，蜗牛的头同黄牛的头太像了。

“请注意，鹦鹉只说蜗牛头长得像牛，而有

意回避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八哥律师提醒审判长注意。

“头是任何动物的主要部份。请问，难道八哥律师不是用头而是用腿来想问题的吗？”鹦鹉律师开始进攻。

“这……”八哥律师赶紧换了个阵地，“大家都知道，牛的力气非常大，请问鹦鹉律师，蜗牛的力气大吗？”

“法国有一种布尔贡吉亚蜗牛，能拖动超过自身体重二百倍的物体。请问，牛的力气再大，也不过如此吧！”鹦鹉律师击退了八哥律师的反扑。

旁听席上议论纷纷。

“肃静。”审判长敲敲桌子。

“此外，蜗牛气粗如牛。”鹦鹉律师趁势大举进攻，“众所周知，牛的喘气声是很粗的，蜗牛喘气也很粗，只不过由于它个儿小，声音不容易听到罢了。不信大家可以看看。”

鹦鹉律师点燃了一根蜡烛，黄壳蜗牛使劲一吹，烛火摇晃起来。

旁听席上一阵喝彩。

“从智力上讲，蜗牛也很聪明，就连专门研究我们的大生物学家达尔文还夸奖过蜗牛

呢！”鹦鹉律师最后搬出名人来击败对手。

八哥律师张口结舌，败下阵来。

“本法庭宣判如下，”审判长宣读，“蜗牛有以牛的资格过牛年的权利，其享受的待遇应与牛一样。”

蜗牛们欢呼起来。牛们垂头丧气。

三

蜗牛把官司打赢了。尽管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不能算是真正的牛，但作为牛过牛年对他们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被动物承认是牛，这标准太低了。蜗牛们决定让人类也承认他们是牛。

黄壳蜗牛带领几十个弟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一座城市里。他们爬进一间屋子。

墙上的挂历上画的是黄牛。书柜上的塑料牛是奶牛。桌子上的瓷牛是水牛。就是没有蜗牛。

蜗牛们认为人类不公平。黄壳蜗牛要同人谈谈，他连法庭都上过，自然不怵人。

一个男孩子跑进屋里。

“请问，为什么你家里没有我们蜗牛的形


象？"黄壳蜗牛站在桌子上发问了。

小男孩听到声音愣了一下，当他发现是桌子上的蜗牛同他说话时，很惊讶。

"今年是牛年，所以到处都是牛。"小男孩向黄壳蜗牛解释道。

"我们也是牛呀！"黄壳蜗牛亮出身份。

"你是蜗牛。蜗牛怎么是牛呢？！"男孩子大笑起来。

黄壳蜗牛差点儿昏过去。他把法庭审判的结果讲给男孩子听。

"不管谁判的，你们也不是牛！"男孩子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黄壳蜗牛决定用事实来证明他们是牛。等男孩子出屋后，他招呼同胞们爬上挂历，爬上镜框，爬上电视的荧光屏，以此来造成牛年的气氛。

等小男孩再回到屋里时，他愣了。哪儿来的这么多蜗牛？

他找来一个纸盒子，把蜗牛一个一个装进去，然后把盒子盖严。

盒子里很黑。蜗牛们抗议着，可无济于事。黄壳蜗牛没想到牛年的主人会在人间受到如此冷遇和虐待。甚至被关押起来，他实在想

不通。

夜里，蜗牛们越狱成功了。他们逃出这座屋子。尽情地呼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

“憋死了。”

“活受罪。”

“还不如不当牛呢！”

蜗牛们七嘴八舌发着牢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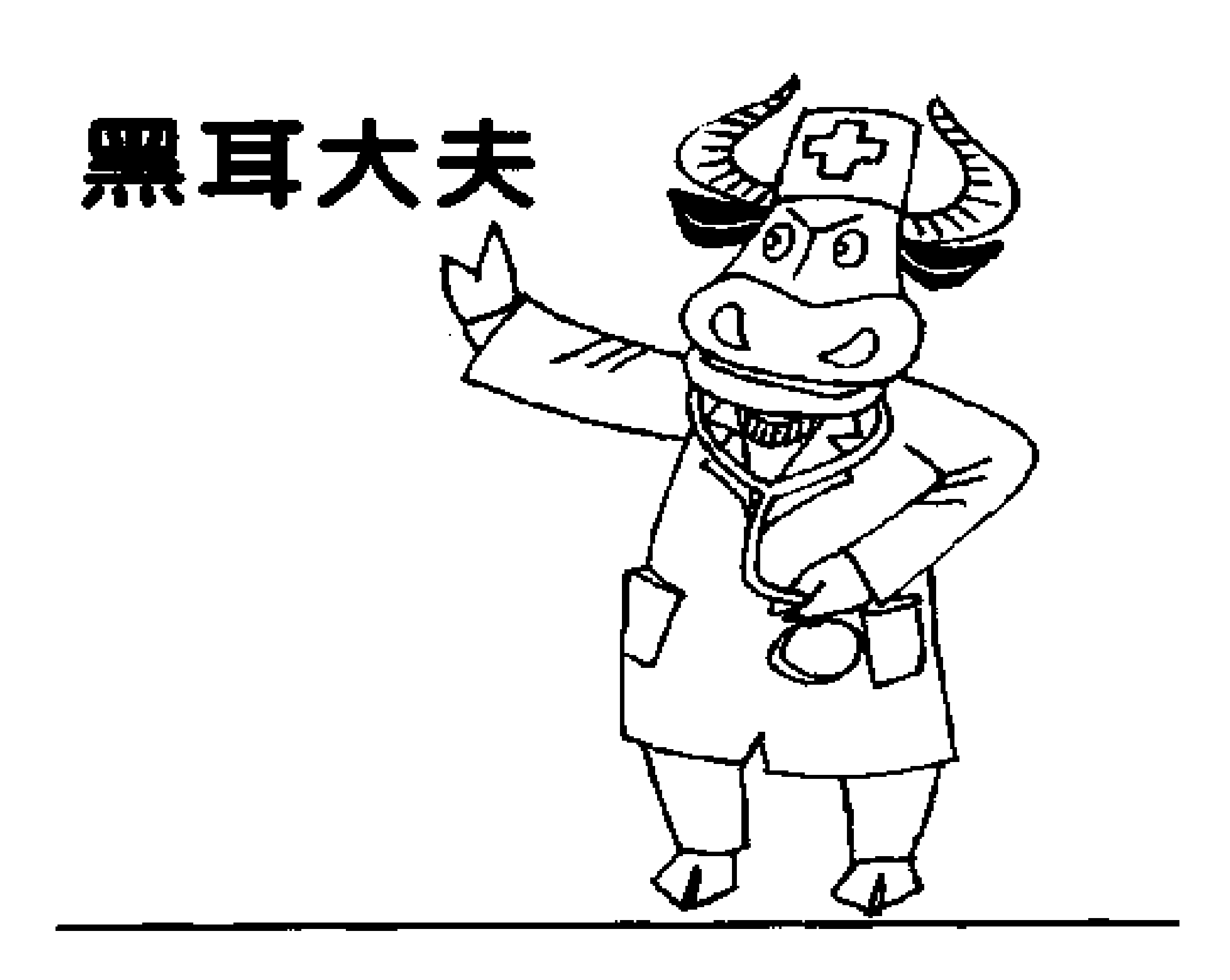
黄壳蜗牛心里挺不是滋味。

其他到人间去的蜗牛也都回来了，不是碰了一鼻子灰，就是差点儿把命送了。同胞们凑到一起，觉得费了那么大劲打赢了的官司，没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既使得到了，也是活受罪。

经过商议，蜗牛们决定放弃牛籍，他们发誓要奋斗出一个“蜗牛年”来。达尔文要是还活着，可真该为蜗牛的智力拍案叫绝了。



黑耳大夫



A

《晚报》上的一则奇闻震动了整座白扬镇，最先发现这条消息的是德高望重的尤金老头。

他一口气读完奇闻后，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挥舞着报纸跑到大街上。

“快来看那！快来看那！！”尤金老头兴奋地大喊着。

人们立即围拢上来。《晚报》的一个角落上刊登了这条奇闻：

在德国特里夫斯地区，有一种“会治病的牛”，专治秃头病。这种牛在秃发之处舔几次，秃处便会渐渐长出新发来。这种牛的唾液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和氯、磷酸盐、钾等化学物质，通过舔舐起按摩作用，故能促进新发生长。

这消息不胫而走，霎时间席卷了整个小镇！白扬镇上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少祖祖辈辈都是秃头。正因为大家全是秃头，所以谁也不觉得难看。不过，他们从画报上见过长头发的人，那头发多漂亮呀！可惜不知什么原因，白扬镇上的居民一根头发也没长过。

“这回可好了，咱们去德国让那牛舔舔头吧！”不知谁说。

“德国很远吧？”有人担心路程。

“说不定咱们镇上也有这种牛呢！”尤金老头的孙子尤丁说。别看他只有十一岁，鬼点子可不少。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对，应该先在本镇上找找这种神奇的牛呀！

不知是谁动作快，先把家里的牛牵到大街上来了。

让牛先舔谁的光头呢？大家一致认为，这荣誉应该归尤金老头享受。他是白扬镇上最受尊敬的人。再说，也是他第一个发现这条新闻的呀！

尤金老头理所当然地认为该由他来享受这一荣誉。他掏出手绢擦了擦光头，弯腰把脑袋伸到牛嘴旁边。

牛的主人把牛头按到尤金老头的脑袋上，可牛就是不舔。无论主人怎么说，怎么劝，它就不把舌头伸出来。

"往头上撒点儿盐，牛就舔了。"尤金眼珠一转，想出个主意，他知道牛爱吃盐。

尤丁跑回家拿来一袋盐，涂在爷爷头上。

果然，牛的舌头伸出来了，在尤金的头上来回舔着。

大家一阵欢呼喝彩。

转眼间，全镇的牛都被拉到了街上。人们一边往头上抹盐一边排队等候牛舔头……

B

第二天早晨，真有四个人的头上长出了头发茬！白扬镇轰动了。不用去德国了，我们镇上也有这种能治秃头病的牛！人们欢呼着拥上街头，抬着尤金老头跳舞。

热闹一番以后，尤金老头说："咱们得先把这头牛找出来。"

那四个长出头发的人仔细回忆，是哪头牛舔了他们的头。全镇的人都屏住呼吸。

终于，他们想起来了，说那头牛的耳朵是黑色的！

"是我们家的牛！"尤丁一蹦老高。他家的牛的耳朵就是黑色的。

人们不顾一切地朝尤金老头家蜂拥而去，争先恐后地在尤金老头家门口排起了长龙。

尤丁冲进牛栏，抱着他心爱的黑耳亲了一下。黑耳是尤丁给他家的牛起的名字。尤丁和黑耳一起长大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可深了。尤丁说的话，黑耳都能听懂。

"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哈哈，当大夫啦！"尤丁拍拍黑耳的肩头。

“现在你给大家去舔头吧！”尤金牵着黑耳来到门口。

“黑耳大夫！”

“黑耳大夫！”

人们对这头会治秃头病的牛肃然起敬，纷纷亲昵地称呼它。

尤金老头这回更是理所当然地第一个让黑耳大夫给他治秃头病。黑耳对于主人光头上的盐很感兴趣，舌头一伸一缩在主人头上来回舔着。

排队等候治病的人们羡慕地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

尤金老头的头被舔完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舔到第十五个人的时候，尤丁不干了。他知道不能让牛多吃盐。

“不能让黑耳大夫再舔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接着舔。”尤丁宣布。

大家很是遗憾，但又没办法。为了不使排在前面的人吃亏，尤丁给大家发了号，明天按号的顺序挨着舔。

C

当天晚上，尤金老头的脑袋上就长出了头发茬，他对着镜子照了又照。乐得合不上嘴。活了这么大岁数，头上还是第一次长出头发来！

“要是全镇的人都长出头发来，还有什么意思？对，不能让黑耳再舔了！”尤金老头自言自语地说，“可怎么同大家说呢？”

尤金老头很珍惜自己的名誉，就象所有心眼越是不好越要装扮自己的人一样。

“对，把黑耳的舌头割了，这是最根本的方法，往后谁也别想让它舔了。”尤金老头自言自语地说。他想好了，明天大家问起来，就说可能是黑耳自己咬了舌头，谁也不会怀疑他尤金的。

说干就干。尤金老头到厨房找刀去了。

躺在床上没睡着的尤丁听到了爷爷的话。他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自己长了头发就不希望别人长头发，尤其是爷爷要去割黑耳的舌头，太可怕了。尤丁要救黑耳。

他从床上爬起来，飞快地来到牛栏。

看到了尤丁这么晚还来，黑耳挺惊讶。



“快走，爷爷要来割你的舌头！”尤丁一边给黑耳解绳子一边说。

黑耳受宠了一天，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站着不动。

“别以为你有了给人长头发的本事是好事，你就要大难临头了！”尤丁急忙把黑耳拉出牛栏，朝院外跑去。

尤丁把黑耳藏在了镇外的一座山洞里。当黑耳听明白了尤丁的话后，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每天来给你送吃的，你可别出来！”尤丁嘱咐道。

黑耳同意了。它真恨自己不该有这种本事，老老实实当牛多好，跑到山洞里受这份罪！

再说尤金老汉拿了刀，来到牛栏里一看，黑耳不见了。他先是一愣，转而大喜——黑耳丢了，岂不更好！

这一夜，尤金老头睡得真甜呀！

D

第二天一早，尤金老头家门口就排上了队。

尤金老头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大家面前，

向乡亲们宣布了黑耳失踪的不幸消息。

人们愣了。

立刻，他们意识到从此镇上有了长头发的人和不长头发的人的区别，他们必须立即适应这一变化！

于是，秃头的人备了重礼向长头发的人求婚；长头发的人再不愿同秃头的人一起生活，纷纷退婚……

本来平静的小镇出现了风波，闹得人心惶惶。长了头发的人得意洋洋。没长头发的人自惭形秽，惶惶不可终日。

报上一则小消息，结束了白扬镇的宁静与和睦。

秃头的人再不愿光着头上街了，假发制造厂、帽子厂头巾厂应运而生，大发横财。

长了头发的人得意极了。这头发，使他们身价倍增，受人青睐。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以后，尤丁发现长头发人的头发东一道西一道，就像地里一垅一垅的麦子。原来，牛的舌头哪儿会舔得天衣无缝呀，总是有空隙的。于是，舔到的地方长出了头发，没舔到的地方仍旧是秃的。尤丁连忙嚷嚷："这还不如秃头好看哩！"

长头发的人慌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聚到尤金老头家里请他想办法。

“只有把黑耳找回来。”尤金老头说。

“到哪儿去找呀?”人们为难了。

在屋外偷听的尤丁乐了。这几天，黑耳在山洞里可受够了苦,那山洞又潮又黑。现在,黑耳可以回来了。

尤丁一口气跑到山洞里，告诉黑耳可以回家了。黑耳露出害怕的神色。

“没事了。现在他们不会害你。不过,等你把全镇的人的头发都舔出来了，他们说不定又怎么害你呢!”尤丁想了想,“这样吧,你给每个人的头上都留出一道空白地，他们就永远不会害你了。”

黑耳点点头。

E

正当尤金老头他们心急火燎地四处找黑耳大夫时,黑耳奇迹般地出现在牛栏里。

“黑耳回来啦!”这消息立即传遍了全镇。在人们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转眼间，尤金老头家被包围了。人们知道

了长头发的意义，拼命也要让黑耳舔自己的头。

“别急，都能舔上，慢慢来！”尤丁维持秩序。“一天只能舔十五个人！”

经过抽签，排好了秩序。

黑耳大夫身旁堆满了人们送来的上等饲料。它时而悠闲地吃几口饭，时而漫不经心地往它面前的光头上舔几下。

当然，它在每个人的头顶上部都留出了一道空白地带。

晚上，二十个小伙子自告奋勇给黑耳大夫当保镖，生怕黑耳再发生意外。

几十天过了。全镇的人都被黑耳大夫舔过了。人们恢复了平等的地位，宁静和睦的气氛重新笼罩在小镇上空。

在这期间，无论尤金老头怎么让黑耳舔他头上的“麦垅”，黑耳就是不舔。它明白，只要把尤金老头脑袋上的“沟壑”填平，他的末日就到了。

不久，白扬镇上的居民们的头发都长出来了，只是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一条由前至后的空白地带，把左右半边的头发分割出来。正是这条空白带，确保着黑耳大夫的生命安全和幸福

生活。

人们明白，只有黑耳大夫能消除他们头上的空白带，尽管它现在不愿意舔，但只要它活着，就有希望。于是，人们尽情尽力侍奉黑耳大夫，眼望有朝一日它能开恩。

只有尤丁一人长了一头密密麻麻的漂亮黑发。黑耳对他很放心。本来每个人都可以长的，无奈黑耳大夫决不能给全镇的人同时填上那道沟。而只要它给一个人先填上，那人准回身捅它一刀子。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猫过鼠年



一

“看！老鼠！”黑利悄悄告诉自己的伙伴白利。

“真胆大！他竟敢站在桌子上！”白利气呼呼地说。

这只老鼠真是胆大包天，大白天的居然站



在桌子上，还冲黑利和白利笑呢！不过他的个头真不小，和黑利白利差不多大。

“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老鼠。”白利一边磨爪子一边说。

“他耳朵真大，一定很好使。咱们得轻点儿。”黑利说。

“你从左边，我从右边。咱们同时扑上去。”

“行。”

黑利和白利是女主人养的两只猫，每当他俩抓到老鼠，女主人都要奖赏他们，给他们鱼吃。

“预备——冲！”黑利发出口令了。

黑利和白利像两颗炮弹。“嗖”地飞了过去，一跃就蹿上了桌子，一左一右，紧紧地抓住了大老鼠。

只听“噗哧”一声，大老鼠瘫在了桌子上。

“我当他有多厉害，原来是个胆小鬼！”黑利得意地说，“快叫主人！”

白利大声叫起来。每当抓到老鼠，他们都是这样向主人报功的。

门开了，女主人从另一间屋里跑过来。

“啊？”女主人一看就火了，黑利和白利把她刚买来的塑料吹气老鼠给抓破了！

“好啊，你们简直是胆大包天！”女主人顺手抄起笤帚，没头没脑地朝黑利和白利打去。

黑利和白利傻了，一时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今天是怎么啦？抓老鼠反而挨打！

黑利和白利身上、头上重重地挨了几下笤帚，疼得他俩慌忙钻到床底下。

女主人的叫骂声不时传到床下。黑利和白利一边打哆嗦，一边偷偷往外看。

“黑利，你看，女主人干什么哪？”白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黑利一看，女主人拿起瘫在桌子上的那只大老鼠，把它贴在自己嘴上。

“啊！她亲老鼠呢！”黑利愣住了。

白利和黑利一下瘫倒在地上。他俩实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

二

“你听，哪儿在敲锣打鼓？”黑利说。

“好像是……”白利仔细听了听，“老鼠洞里……”

黑利和白利悄悄来到老鼠洞旁边，往里一看，里边真热闹，不但吹吹打打，还跳舞呢！



“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白利说，“你眼神儿好。”

黑利趴在洞口往里一看，好家伙，老鼠洞里灯火通明，小老鼠们围成圈跳着欢快的舞蹈，洞里还挂着一块红布，上边写着四个大字：

庆祝鼠年

“他们在庆祝鼠年。”黑利告诉白利。

“鼠年？”白利一愣。

“就是，哪儿来的什么鼠年？”黑利也是头一次听说。

“静一静，静一静！”老鼠洞里传出一个声音。小老鼠们停止了舞蹈，乐队也安静下来。

“快听！”黑利对白利说。

“诸位同胞，”一个小老鼠在讲话，“今年是我们鼠年，连今年出生的人都要属我们老鼠，什么挂历上呀，邮票上呀，都要画上我们老鼠！能碰上鼠年不容易！十二年才转一次呢！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才过上一次！”

“噢——”小老鼠们欢呼起来。

“咱们鼠在属相里还是头一个呢！”另一只小老鼠说，“下边才是牛年、虎年……”

白利和黑利屏住呼吸等着说猫年，可是，

猪年一完，就没了。

“没有咱们猫年？”黑利不信。

“没有。”白利垂头丧气地说。

“没听错？”

白利点点头。

黑利和白利不明白：人讨厌老鼠，为什么偏有鼠年？人喜欢猫，干吗没有猫年？

“一定是他们又喜欢老鼠了！”黑利叹了口气。

“怎么会呢？老鼠吃粮食呀！”白利不信。

“咱们也吃粮食呀！”

“可咱们不偷呀！”

“野猫就偷。”

“……”

三

黑利和白利本以为女主人要轰他俩走，谢天谢地，没有轰。

不过，自从他俩咬了女主人心爱的大老鼠后，女主人一直对他俩绷着脸。黑利和白利小心翼翼地看着女主人的脸色行事。

大老鼠又站在桌子上了。黑利和白利对于



一只老鼠这样公然地站在他俩面前很快就习惯了,他俩再不敢对他有半点儿不敬。

女主人每天都要亲大老鼠一次。

“大概是因为我们咬伤了他吧。”白利和黑利这么想。

从前,女主人是亲白利和黑利的。

一天,窗外吹进来一阵风,把大老鼠从桌子上吹到了地上。

白利和黑利吓坏了,他俩争先恐后地跑上去抬起大老鼠,把他送回桌子上。正巧女主人进来了,她看见黑利和白利对大老鼠这样友好,高兴极了,赏给黑利和白利一条鱼。

从前是抓到老鼠赏鱼。现在是对老鼠友好赏鱼。只要能吃到鱼就行,黑利和白利一边吃一边想。

这几天变化真大!女主人的窗帘上、挂历上、床单上,都画着老鼠。黑利和白利为了讨女主人高兴,为了吃到鱼,每见到家里新来的老鼠都要鞠一个躬,逗得女主人哈哈笑,还让他们给客人表演呢!

四

“要是把地洞里的老鼠们都请出来玩,女

主人一定赏给咱们很多鱼！"黑利太想吃鱼了。

"对，去请他们！"白利赞成。

黑利和白利来到床底下的老鼠洞旁。

"尊敬的老鼠先生们，你们能出来玩一会儿吗？"黑利对着洞口柔声柔气地说。

"你又耍什么花招儿呀？"一只小老鼠问。

"不敢！不敢！我是真心实意请你们。"黑利一听见老鼠说他耍花招儿，吓了一跳。心想，这话要是让女主人听见了，还不得扒去他黑利一层皮——竟敢对老鼠耍花招儿？

"我去给他们拿点儿吃的来！"白利跑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来一盘点心。

黑利把点心一块一块递进老鼠洞，边递边想，要是女主人知道了，肯定高兴。

"你先吃一口！每个都咬一口！"小老鼠们又把点心都推了出来。

"哎呀，你们想到哪儿去啦！"黑利在每块点心上咬了一口。

白利又把点心递进洞里，说："别嫌脏。"

小老鼠们趴在洞口看见黑利没动静，就大吃起来。

"能出来玩一会儿吗？"白利低声下气地邀请小老鼠们。



一只胆子大的小老鼠跑出来，黑利和白利向他鞠了一躬。其他小老鼠看看没事儿，也都跑了出来。有的拽黑利的胡子，有的往白利的耳朵里塞土。黑利和白利看见小老鼠们笑得前仰后合，心里真高兴，他俩唯一觉得遗憾的是——女主人不在旁边。

"明天晚上六点，我和白利请诸位阁下会餐，敬请光临。"黑利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小老鼠们同意了。

晚上六点，是女主人下班到家的时间。黑利和白利要把小老鼠们请到女主人的餐桌上会餐，让女主人高兴高兴，她一定会重赏黑利和白利。

五

这天晚上，当女主人下班走进屋时，她惊呆了。

在她的餐桌上，二十多只小老鼠围成圈儿大吃大喝。黑利和白利站在一旁端着盘子伺候。

看见女主人回来了，白利和黑利更来劲儿了，使劲儿往老鼠们的碗里添菜。

女主人用力闭了一下眼睛，睁开再看，她全身的血几乎都涌上了头。

女主人勃然大怒，她抄起门后的拖把，横扫过去，黑利、白利和小老鼠们全被扫下了桌子。盘子、碗摔得粉碎。

女主人追着小老鼠打。

黑利和白利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又不喜欢老鼠了！”黑利很快作出了反应。

“啊！”白利稍微迟疑了一下，但他已练出了迅速适应变化的本领。

白利一个猛虎扑食，死死抓住桌子上那只神气的大老鼠，并且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大老鼠像上次那样瘫在桌子上。

黑利也不甘落后，他往墙上一蹿，把那张画有老鼠的挂历猛地拽下来，三下两下撕得粉碎。

白利和黑利又把床单上的老鼠、窗帘上的老鼠统统撕破，直到女主人的棍子落到他俩头上，他俩才住手。

这一棍子真狠！打得白利和黑利两眼冒金星。他俩没命地逃出屋子。身后传来女主人歇斯底里的骂声。



晚上，白利和黑利试探性地回到屋里，立刻又被女主人打了出去。这回，白利和黑利明白了，女主人不要他们了。

从此，白利和黑利变成野猫了。他俩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流浪生活。

白利和黑利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鼠年而没有猫年。

老鼠整容



一

小老鼠拉丝发现了一个奇迹：他居住的这座房屋里的主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松鼠，关在笼子里，每天还喂他好吃的！

拉丝纳闷了：他在野外见过松鼠，那些家伙偷起粮食来一点儿也不比老鼠差，为什么人



却收养他们呢？

拉丝终于明白了，一定是因为松鼠被关在笼子里，不能再去偷粮食了，所以人也就对他好了。

房间里还有一只空笼子。拉丝为了能过上饱食终日的生活，决定把自己关进去。

晚上，拉丝悄悄钻进那只空笼子，把小门关上。

第二天早晨，拉丝等着主人喂他。

主人喂完了松鼠，准备出门了，他根本没看见拉丝。

拉丝使劲儿在笼子里上下蹦跳着，故意发出响声，想把主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啊！老鼠！”主人惊叫道。“大明，快把隔壁二婶家的黑猫抱来！”

那只黑猫是拉丝的死对头。拉丝一听主人的儿子去抱黑猫了，他慌忙推开笼子的小门，夺路而逃。

“总算没落到黑猫手里，谢天谢地。”拉丝喘着粗气跑回洞里。

二

拉丝越想越生气，干吗他松鼠可以享受这

般高级待遇，而他拉丝却不行？如果松鼠不偷粮食，拉丝不会眼红，可松鼠偷得比拉丝一点儿不差。

“主人不知道他也偷粮食吧？”

拉丝决定去问问松鼠。

这天，趁房间里没人，拉丝爬到关松鼠的笼子上。

“老弟，那天吓坏了吧？嘻嘻。”拉丝还没开口，松鼠先说话了，他嘲笑拉丝。

“你别得意！”拉丝被激怒了，“你也偷吃粮食，别在这儿人模狗样地装正经，我告诉你的主人去！”

“告诉去吧，主人早就知道！”松鼠满不在乎地说，“他们的《辞海》里都写着呢！知道《辞海》吗？那书厚得能砸死你。再说一遍，《辞海》里都写着我们松鼠也偷粮食吃。”

拉丝愣了。

“那……那他们干吗还养着你？”拉丝嫉妒了。

“我长得漂亮。”松鼠边说边故意在拉丝面前摇了摇大尾巴。

拉丝明白了，只要长得漂亮，偷多少粮食都没关系。人恨老鼠，并不是因为老鼠偷粮食，



而是因为他们长得难看。

拉丝泄气了，长相是无法改变的。再没有比提前知道自己一生都不会有出头之日更令人伤心的事了。拉丝绝望了。

晚上，拉丝忽然想起大街上有一座美容院，听说长得难看的人进去后能变得好看。生活在美容院里的老鼠一定会整容——看也看会了！

拉丝兴奋了，他决定去美容院整容。

三

拉丝来到美容院，找到了居住在这里的同胞。

“能给我整容吗？”拉丝开门见山地问。

“你，整容？”同胞们吃了一惊。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老鼠整容。

拉丝肯定地点点头。

“干吗整容？你不是很漂亮吗？”一位鼠姑娘酸溜溜地说。

“你看着漂亮，人看着可不漂亮！你们能按照人的标准给我整容吗？”拉丝接着说出自己的想法。

老鼠们觉得这是个新鲜事儿，说不定整容后真能受到人类的宠爱。反正又不是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让这位非亲非故的同胞去冒一次险，无关痛痒，也许能改变大家的命运呢！

美容院的老鼠们同意给拉丝整容。他们对整容的方法早就看会了，只需把一些工具改装得小一些就行，这难不住老鼠们。一个小时后，准备工作完毕。

“先整脸吧！”老鼠美容师说。

“行。”拉丝躺在椅子上。

“别怕疼，我给你割一道双眼皮。”老鼠美容师举起刀子。“人觉得双眼皮美。”

“那就割四道眼皮吧！”拉丝想，既然双眼皮美，那一定越双越美。

拉丝还真不含糊，为了美，连一声都没吭。

“把你的胡子烫一烫吧？”另一位老鼠美容师建议。“人都爱把毛弄成弯弯曲曲的。”

“好吧。”拉丝毫不犹豫。

“冷烫还是电烫？”美容师问。

“冷烫？电烫？”拉丝不懂。

美容师解释给他听。

“哪种能把胡子烫得更弯？”拉丝问。

“大概是电烫吧！”



“那就电烫。”

几个铁夹子把拉丝的胡子夹住，电烫开始了。

烫完胡子后，美容师们决定把拉丝的鼻梁加高一点儿。由于缺乏经验，这项手术失败了。最后只好从拉丝的尾巴上截下一段，缝在鼻子上。

“尾巴能换个大点儿的吗？像松鼠那样的。”拉丝要求。

“没问题！”美容师们找来一个兔子的尾巴，移植到拉丝的屁股上。

别看兔子尾巴长在兔子身上不显眼，可安在拉丝身上就非常壮观了。

“身上的毛能改变颜色吗？”拉丝问。

“可以，人就喜欢染发。”老鼠美容师立即拿染料去了。

“染什么颜色？”

“黄的吧！”拉丝觉得黄颜色显眼。

转眼之间，拉丝全身上下变成了黄色。

现在，连拉丝也不认识自己了。

拉丝告别了第一代老鼠美容师们，决定去人间闯闯。

四

拉丝的出现，立即震动了人类的动物研究界，继而轰动了整个世界！别说拉丝，就连发现拉丝的那个孩子也出了大名。

作为世界珍奇动物，在几十名便衣警察的护卫下，拉丝被送进一座天蓝色的大厦里。从此，拉丝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每天，来采访拉丝的新闻记者络绎不绝。他们给拉丝拍电影，拍电视，拍照片，还为他写专访。拉丝还在记者群里认出了他原先的主人。主人为了挤进来给拉丝照一张相，累得满头大汗。早先，拉丝和他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了两年。

拉丝每天喝牛奶，吃山珍海味。还有几个专职护士给他做脑电图心电图量体温测血压。拉丝想起他的主人曾经为了做一次脑电图，四处奔走，到头来还是没做成。拉丝觉得当一个普通的人，真不如当一头稀有动物好。

拉丝心满意足了，他过着豪华的生活。几百个专职人员伺候他。全世界的人都通过电视看他。只有外国元首来访问时，才被允许亲眼



见他一次，连部长都不行！拉丝已接见过几十位外国元首了。

五

拉丝的地位的变化，轰动了整个老鼠世界，成千上万的老鼠赶到美容院整容。

美容院生意兴隆，老鼠美容师们都发了大财。来整一次容，必须带三斤香肠四斤油炸花生米一斤香油。少一点儿也不行。

老鼠美容院扩建成一座真正的美容院，就在人的美容院下边，和人的美容院同时营业，互不干扰。当然，整容的原料都是人的美容院免费供应的。

所有来整容的老鼠都要求按照拉丝的模样整，这倒方便了美容师们——只要熟练一种程序就行了。

来整容的老鼠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已经预约到两年以后了。连外国的老鼠也不远万里赶来了。据说，有一只还上过月球呢——他的生活待遇也远远不如拉丝。

兔子的尾巴成了奇缺的物品。美容院为此贴出布告，凡来整容者，需自带兔尾巴。于是，

世界上的兔子的尾巴越来越短——都因为拉丝移植的是兔尾巴。如果他移植的是猫尾巴，那就更热闹了。

整过容的老鼠越来越多，他们连做梦都想得到拉丝那样的显赫地位。

六

近来拉丝发现，来看他的人渐渐少了。食物的质量也在急剧下降。体温不量了，脑电图没人给做了。

原来，新发现的像拉丝一样的老鼠越来越多，而且数量增长之快，令人类吃惊。拉丝不新鲜了。

终于，动物研究所决定将拉丝制成标本，作为发现的第一只这种老鼠，留作纪念。

其实，拉丝本可以不死的。只要他逃出去，到美容院把身上染成绿颜色，再换一只狗尾巴，就可以恢复原先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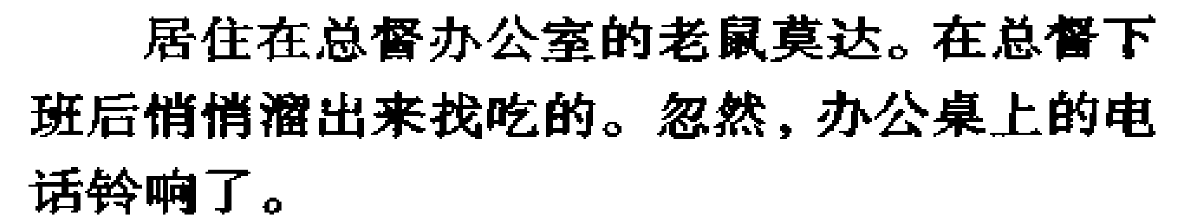
拉丝被制成了标本，放在动物研究所里。

那些按照拉丝的模样整了容的老鼠一个也没过上好日子。据说，人类已经公布了一条关于消灭新型鼠群的条文。



老鼠打电话

一



居住在总督办公室的老鼠莫达。在总督下班后悄悄溜出来找吃的。忽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铃声吓了莫达一跳，他镇静了一下，定定神。好奇心使莫达拿起了电话。

“喂，是总督大人吗？”电话里传出了声音。

“嗯。”莫达代总督答应了。

“我是粮食部长。请问本月粮食是否涨价？”

“不涨！”莫达觉得粮食涨价对老鼠不利。

“是。阁下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祝您晚安。”

电话挂上了。

莫达兴奋了，他居然当了一回总督！莫达原以为总督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必须具有非凡的才干才能当。现在看来，总督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莫达不是也当了一回吗？而且还当得满不错，莫达得意地想。连部长都对他说：“祝您晚安。”看来，只要是总督，部长才不管是人还是老鼠，都会一样尊敬的。

莫达把出来找东西吃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刚才他肚子还“咕咕”叫呢，现在也不叫了。他决定用总督的名义往外边打个电话，试试自己是否真的能胜任总督的工作。

“下达什么命令呢？”莫达为难了，他在总督的大办公桌上来回踱着步。



“对，下达一条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莫达心里一亮。他在玻璃板下面的电话号码表中，查找卫生部长的电话号码。

莫达恨猫。他原来住在一家食品店里，同他的三个哥哥在一起。那家食品店养了一只大猫，他处处同莫达兄弟作对。为了生存，莫达和他的哥哥们绞尽脑汁同猫周旋。莫达几次差点儿被大猫抓住，都是哥哥们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他。为了不给哥哥添麻烦，莫达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总督办公室落了户——在老鼠眼里，总督办公室比食品店的级别低多了。

离开家后的这些天，莫达时时刻刻都在惦念自己的哥哥们。莫达的哥哥对他太好了，弄来一点儿吃的东西，总是先让他吃。当大猫威胁到莫达的安危时，哥哥们总是奋不顾身地救他。卫生部长的电话号码找到了。莫达以总督的身分开始拨电话。

“喂，是卫生部长吗？”莫达问。

“是呀。”

“我是总督。”

“阁下有什么吩咐？”

“明天早晨发布一项命令。”

“我拿一下笔……好了，请阁下说吧。”

“《关于本城禁止养猫的通告》……”

“禁止养猫？”

“对！继续记录！”莫达经常偷听总督打电话，很熟悉他的口气。

“是。”

“近来本城猫患严重，影响到全市公民的健康。为此，卫生部奉总督之命，即日起禁止在本城养猫。如有违抗者，没收一切财产。完了。”

“阁下还有什么吩咐吗？”

“明天一早就发！”

“是。祝阁下晚安。”

两个部长祝过莫达晚安了。

二

放下电话，莫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翻了一个跟头，他决定马上回家去，把这个意外的好消息告诉哥哥们。以后，他就要和哥哥们生活在一起了，再不会有猫来威胁他们的生存了。想到这儿，莫达激动得站都站不稳了。他简直想像不出没有猫的日子该怎么过，他和哥哥们再不用为安全担忧，可以欢欢乐乐地在一起



玩，随便吃东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莫达离开了总督办公室，借着月色，用最快的速度朝食品店跑去。

好不容易绕过了大猫的视线，莫达气喘吁吁地跑进他家的洞。三个哥哥正围着一块点心互相推让着。

“你们在干什么？”莫达问。

弟弟的突然出现给三个哥哥带来了喜悦。自从莫达失踪后，他们到处找他，还以为莫达让大猫吃了呢！兄弟好久不见，格外亲热。他们热烈拥抱着。

“你们干什么呢？”莫达指指点心，又问。

原来，老鼠三兄弟使用调虎离山计——老大冒着生命危险引走大猫，老二和老三趁机弄来了这块点心。可弄回来后谁都舍不得吃，你让我，我让你。

“唉，从明天起，点心就随便吃啦！”莫达告诉哥哥们。

“随便吃？你在做梦吧！”老大笑了。

“真的！骗你是猫！”莫达把他用总督的名义发布的命令告诉了哥哥们。

“全城几十万人，会听你一只老鼠的命令？”老二摇摇头。

“我是在总督办公室打的电话呀！”

“在总督办公室打电话你也是老鼠呀！”老三笑得前仰后合。

说什么哥哥们也不信。

第二天上午，他们信了。食品店的大花猫被处决了。全城的猫都被处决了。

当总督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刚刚发布的时候，在全城的公民中引起了骚动。

“不许养猫?那老鼠怎么办，还不翻了天！”

“粮食怎么办?本来就丢得够多了！”

“找总督去！”

公民们不干，在总督府门前抗议。

总督记不清自己昨天是否发布过关于禁止养猫的命令，就像他记不清自己的职责一样。总督智力水平相当于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唯一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威信，他决不允许别人违抗他的命令——即使是错误的命令。

总督立即发布了关于禁止养猫的第二号通令，重申违抗者没收一切财产。

公民们老实了，其实他们就会瞎咋唬，一涉及财产就蔫了。于是，全城的猫倒霉了。

全城的老鼠都在开庆祝会。

莫达家里更是热闹非凡。



“老弟，你真行呀！”老大敬了莫达一杯酒。

“看来，咱们老鼠到了总督办公室，也能当总督。”老二说。

“那当然！一点儿不比他们差！”老三跟着说。

莫达给全城的老鼠家族立了大功，三个哥哥为有这样能干的弟弟感到骄傲。

“我永远也不和哥哥们分开了。”莫达这样想。

三

莫达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三个哥哥为争夺一块奶油蛋糕发生了战争。

猫没有了，鼠兄弟们可以随便在食品店中出入了。这天夜里，四兄弟出来吃东西，莫达的三个哥哥几乎是同时发现了一块高级奶油蛋糕。

老三跑得快，抢先一步。他刚要动手，被身后的老二推倒在地。还没等老二张开嘴，老大一把将老二搡出去几尺远。

“我先看见的！”老三急了。

“我先看见的！”老二也急了。

“是我先看见的!”老大仗着自己劲大。

老三和老二互相看了一眼，从不同的方向朝老大逼过去。

莫达吓坏了。他看见旁边有许多蛋糕，都可以随便吃的，干吗要打架呢？虽然只有这一块高级奶油蛋糕，可从前哥哥们能吃上普通的蛋糕就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呀!

“别打!别打!”莫达冲上去劝阻。

老二推开莫达，朝老大扑过去。老三从另一个方向朝老大扑过来。三只老鼠滚作一团，尖叫声，撕咬声，地上开始出现了斑斑血迹。

奶油蛋糕被压得稀烂，谁也没吃成。

老二和老三加起来也不是老大的对手，他俩抱着头鼠窜而逃。老二被抓瞎了一只眼，老三的鼻子被撕了下来。莫达想拦也拦不住。他们逃跑的速度，比猫在后面追时还快十倍。

“大哥，这多不好!”莫达说。

“少废话!”老大吐出一颗松动的牙齿，“你跟他们走，滚!”

莫达愣了。这就是曾经救过他命的大哥吗？这就是为了不让弟兄们饿死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使用“调猫离山计”的大哥吗？

“滚!”



莫达含着眼泪走了。

从此，莫达和老二、老三被老大从家里轰了出来，他们在食品店的一个破箱子里住着。

老大将整个食品店的食品都霸占了，他不准莫达他们吃一口。莫达和两个哥哥饿得两眼发黑，四肢无力。他们发现，老大比猫难对付多了——他完全了解老鼠的底细。对他使用调虎离山计?笑话，他发明的!

现在，莫达和老二、老三比从前怕猫还怕自己的亲哥哥。老大时刻想置三个弟弟于死地，这样，他就可独霸整个食品店了。

四

终于有一天，老二和老三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密谋吃掉莫达。

莫达没白在总督办公室住过，他向总督学了一手窃听别人谈话的过硬功夫。哥哥的密谋被他察觉了。

莫达提前藏了起来。

他亲眼看着老二将老三吃了。

莫达两腿发软，他强忍着逃出了食品店。莫达回想起第一次离开食品店的情景，那是因

为怕大猫呀！

外界的情景更使莫达大吃一惊。老鼠们互相残杀着，身强力壮的老鼠霸占着食物，吃不上东西的老鼠比猫在时多多了。成为霸主的老鼠对自己的同胞比猫凶狠几十倍……

莫达想起了猫在的时候，老鼠家族的和睦情景。

莫达想猫了。

一只名叫莫达的老鼠想猫了。

五

城市的全体公民终于意识到了总督的英明。自从禁止养猫以后，丢失的粮食大大减少了。

报社记者争相采访总督。关于总督如何如何拟出禁止养猫的通令以及他的气魄乃至洞察一切的报道比比皆是。据说，靠报道这次新闻起家的记者就有两百多人。

莫达无家可归了，他随时都有被同胞吃掉的危险。

莫达想起了总督办公室的电话。

“再以总督的名义打一个提倡养猫的电



话!"莫达录机一动。

夜间，莫达来到总督办公室，拨通了警察局长家的电话，他要让警察局长来传总督的命令:必须养猫!

电话拨通了。

"警察局长吗?我是总督。"

"阁下有何吩咐?"

"明天早晨，不，就是现在，你发布一条关于公民必须养猫的通令。"

"必须养猫?"

"对!"

"是。我记录。"

"《关于全城公民必须养猫的通令》。本局奉总督之命宣布，从即日起，本城公民每户必须养猫一只以上，多养者有奖，不养者逮捕法办!"

"完了?"

"完了，现在就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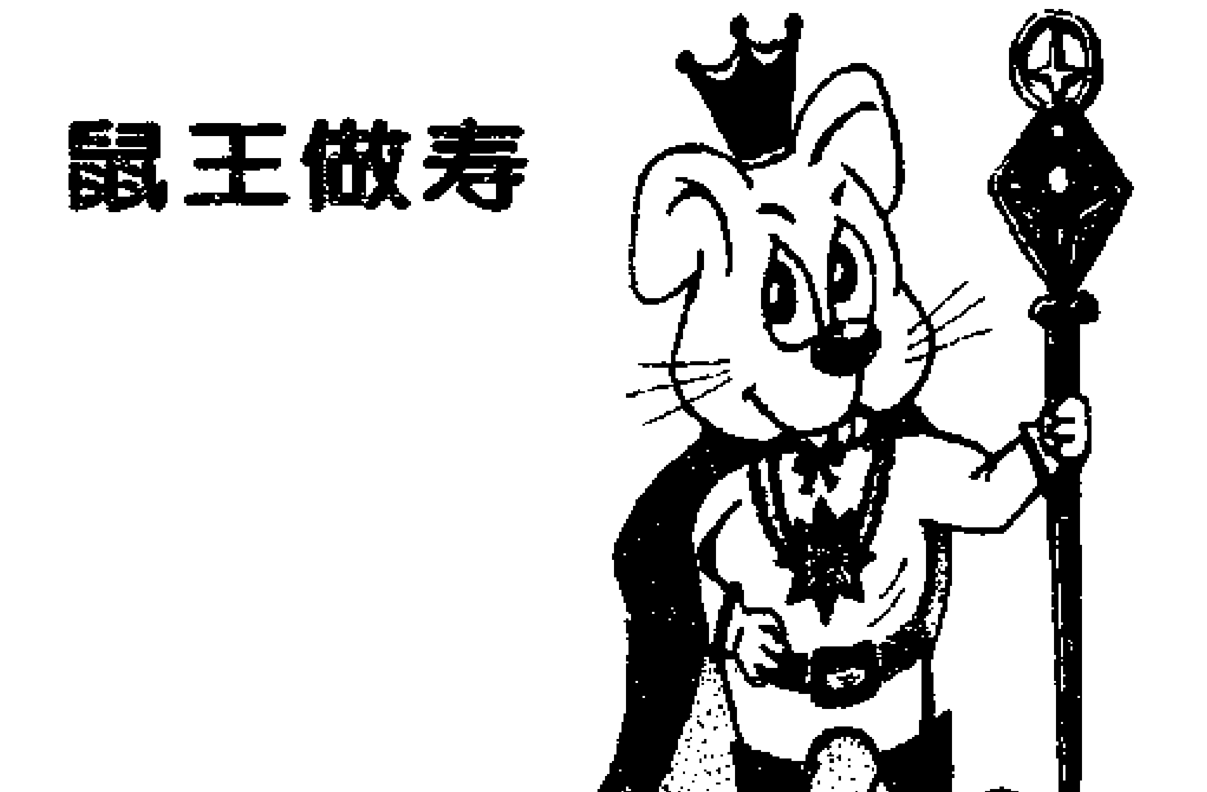
"是!祝阁下晚安!"

莫达对这最后一句话已经不感兴趣了。

一只老鼠，一只叫莫达的老鼠，在幽静的夜里，以总督的名义，发布了全城公民必须养猫的命令。

打完电话后，莫达美美地睡了一觉。明天，他的同胞就会和好的。关于这一点，莫达坚信不疑。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全城公民一致反对养猫。因为他们懂得了消灭老鼠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养猫。





鼠王做寿

一

为庆祝鼠王五岁大寿，众鼠纷纷献上礼物。按照惯例，谁的礼物最好，最受鼠王欢喜，就由谁当下一任宰相。这是一步登天的唯一的竞争机会，鼠民们绞尽脑汁，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了。

一只老鼠扛着一个大圆筒子上殿了。

“此为何物？”鼠王感兴趣地问。

“这叫电动刮胡刀，是人间最新式的产品。”那只老鼠把肩上的电动刮胡刀放在地上，打开开关，电动刮胡刀发出了“嗡嗡”的声音。老鼠把脸凑过去，不一会儿，胡子就刮干净了。

“这玩艺儿不错。”鼠王点点头。

“谢鼠王陛下！”那只老鼠兴奋得满脸通红。

送东西给人家，还要说谢谢！

另一只老鼠抱着一个小瓶子向鼠王叩头。

“鼠王陛下，这是臣送给陛下的珍珠霜。”

“珍珠霜？”鼠王觉得今年净是新鲜货。

“涂了它，能使皮肤光滑细嫩。”老鼠打开瓶盖，一股香味直冲鼠王扑来。

鼠王抠出一点儿，往屁股上涂。他把“皮肤”听成了屁股。

“鼠王陛下，这是涂……”老鼠突然停住了，他不敢说是涂脸的，要是鼠王听见管他的屁股叫脸，非得发怒不可。

“涂什么？”鼠王问。

“是涂屁股的。”老鼠诚惶诚恐。

“我这不是正在涂嘛！”鼠王接着涂。



向鼠王奉献礼品的鼠民络绎不绝。鼠王身边的礼品已经堆成了山。

一只小老鼠背着一只闹钟来到鼠王面前。

“我把人间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鼠王陛下。”小老鼠把闹钟放在鼠王跟前。

“这不是表吗？”鼠王纳闷了。

“不是表，是时间。”

“时间？时间是什么？能吃？”鼠王问。

“人认为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小老鼠拿出一摞纸，呈献给鼠王。

鼠王接过一看，都是人类称赞时间的话。当然，小老鼠已将人的文字翻译为鼠文，并在文末注明了原文出处。

“人间一切，时间最宝贵。”鼠王边翻边念。

“浪费时间是犯罪。”

“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

“时间就是一切。”

“一切！”鼠王大惊，“时间就是一切！这么好的东西，我怎么早不知道！”

“快把时间拿来！”鼠王迫不及待地说，他急于要得到人间的一切。

小老鼠指了指闹钟：“陛下，这就是时间。”

“胡说！这不是表吗？”

“启禀陛下，表里面装的都是时间。”小老鼠把他知道的所有关于表和时间的关系告诉了鼠王。

“这么说，我现就有了一切了？”鼠王大喜。

“正是这样。”小老鼠说。

“朕任命你为宰相！”鼠王宣布。

从此，鼠王使用上了时间。不再靠往墙上划道来过日子了。

二

鼠王最害怕死。说来也怪，他在没当官时一点儿也不怕，随着地位的升高，就越来越怕。到当上鼠王时，就怕得要命了。

鼠王最大的愿望就是长生不老，活得越长越好。

一天，鼠王忽然想起了“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他立即召见宰相。

“一天多少个小时？”鼠王明知故问。

“二十四个小时。”宰相不明白他的用意。

“朕的时间今后改为每天二十个小时。”鼠王下旨。

聪明的宰相恍然大悟，鼠王是要偷时间！



他每天偷四个小时出来，就可以比别人多活好多天了。

“陛下英明！”宰相说，“这样，陛下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鼠王大喜。

从此以后，掌管鼠王时间的闹钟每天只走二十个小时，省下的四个小时推迟到第二天使用。

渐渐地，鼠王又觉得不满意了，他下令每天只使用十二个小时。这样，鼠王的寿命增加了一倍。

时间既然这么宝贵，鼠民们一下子从人间偷来了成百上千只表，几乎每鼠一只。为此，鼠王专门颁发了圣旨：

圣旨

关于使用时间的规定：

一般鼠民——每天36小时

大臣——每天26小时

发现私下偷时间者，处以极刑

鼠王成了掌管时间的最高权威。不知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臣民活得短一些，多换几代。

时间也成为鼠王对臣民赏罚的工具。有功

的臣民，鼠王奖他每天减几个小时，犯法的臣民，鼠王罚他每天增加几个小时。有一次，一只老鼠连续七天未向鼠王献礼，鼠王罚他的时间一天走一百个小时！

三

日子一长，鼠王又不满足了。他决定把自己的时间减少为每天零小时。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不死，永远当鼠王了。

于是，鼠王的闹钟停止了运转。他成为世界上第一只不长岁数的鼠王。

这下鼠民们可慌了。原先，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鼠王死。只有鼠王死了，他们才有当鼠王的可能——尽管这可能小得可怜。这下可好，鼠王的岁数原地不动了！鼠民们傻眼了，再没有比知道自己肯定当不上鼠王更令鼠民们伤心的事了。

一天，鼠王忽然觉得在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再一想，原来是自己不过生日了，鼠民们也不给他送生日礼物了。不行，还得过生日！鼠王既不想长岁数，又想过生日，怎么办呢？



宰相献计道："您可以把表针往回拨——您的时间倒着过。这样，您既可以庆祝自己的生日，比如先过四岁生日，然后是三岁生日……又可以越活越年轻。"

鼠王兴奋了，他可以倒着使用时间！

鼠王一高兴，下旨每天减少宰相五个小时宰相磕头谢恩不止。

四

筹备庆祝鼠王四岁生日，准备进献礼品的圣旨发出了。鼠民们只得像往常一样，绞尽脑汁，准备礼物。

这次生日出乎鼠民们意料，那么多礼品都没引起鼠王的兴趣，而宰相的一句话竟博得了鼠王的欢心——宰相留任了。

宰相只说了一句：

"陛下比去年年轻了。"

从此，每逢鼠王过生日，鼠民们争相奉献美好的言辞，说他越长越年轻——尽管鼠王已老态龙钟。

鼠王有时也觉得奇怪，怎么年龄越小走路越困难呀？可又一想，刚生出来的小鼠就是不

会走路的，鼠王坦然了。

终于，隆重庆祝鼠王零岁生日的时候到了。这时的鼠王，已经不能动弹了，真像刚刚出生的小老鼠，还需要别人喂他饭吃。

鼠王的眼神儿也不行了，他朦朦胧胧看见来祝寿的鼠民们都空着手。鼠王忽然明白了：过了零岁就没有了呀！鼠王慌了，他下令赶快把他的时间停住，别倒着过了。可是已经晚了，鼠王的话谁也听不清了。

鼠王在庆祝自己零岁大寿时，死了。临死前，他后悔莫及——应该在一岁生日时把时间停住。

据说，下一任鼠王接受了前任的教训，他的表针一直没动过窝。也不知他是否一直活到现在。

明星求药记



一

小老鼠米克在电影《动物世界》中扮演过角色，因而在老鼠家族中名声显赫，被捧为电影明星。

整个老鼠家族都为有米克这样一位出色的同胞而感到骄傲。电视台播放米克主演的电

影那天，老鼠家族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为了让所有的老鼠都能看到这部电影，鼠王下令出动全部工程兵部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新开辟了几十个临时洞口，供鼠民们看电视用。

当米克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老鼠们一阵欢呼。鼠王激动得掉下了眼泪，怎能不让人高兴呢——老鼠家族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毕竟是头一次上电影。

“导演对我可好呢，还喂我奶油饼干。整盒的，没开包的！”米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胞们听。

“没开包的?!”一只小老鼠咂咂嘴。

“奶油饼干！哎呀……”另一只老鼠咽了口唾沫。

“可不是，那奶油比饼干还多，都流出来了。对，叫饼干奶油。”米克说。

“真棒！”

一阵赞叹声。

“导演是干什么的?”一只小老鼠问。

“导演就是指挥拍电影的头儿，”米克两手一背，来回踱着步，“他告诉演员该怎么演，他还教我哪！”

“那他自己演不更省事儿吗?”



"他长得不好看。"

"长得难看的人才能当导演吗?"

"大概是。"米克点点头。他不喜欢同胞们这样刨根问底。再问下去,米克快招架不住了。

"拍电影的灯可亮呢,"米克赶紧换个话题,"比十个太阳还亮!"

"够热的吧?"一只小老鼠为米克担心了。

"不热,摄影棚里有冷气,很凉快。"

"夏天哪儿来的冷气?"老鼠们惊讶了。

"冬天的时候把冷气存在罐头里,夏天拿出来这么一打开,不就有冷气了吗?"米克边说边比划,好像他真的见过冷气罐头。

"今年夏天咱们也弄几筒冷气罐头来,洞里太热了。"老鼠们说。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米克觉得夏天还早呢,到时大家早忘了。

二

这一年的夏天热得出奇,老鼠们憋在洞里实在受不了,连呼吸都困难了。

一只小老鼠想起了米克说过的冷气罐头。

"大王,米克说过有一种冷气罐头,打开以

后能把屋里变凉快。”小老鼠告诉鼠王。

“真的?”鼠王满头大汗地问。

“千真万确。”

鼠王命令米克带四只身强力壮的搬运鼠去弄一筒冷气罐头来。

米克傻眼了，连他自己都忘了冷气罐头的事。鼠王这么一说，他才想起来，后悔也晚了。

米克硬着头皮领了旨，带着四只搬运鼠出了洞。

到哪儿去找冷气罐头啊！米克边走边动脑子，他们来到了一家商店。

米克很快就发现了许多罐头。米克爬上货架，不由得愣了，哪一筒是冷气罐头呢?

米克他们不认字。不过这难不到米克，他不愧是电影明星，聪明过人。他在商店里到处找，终于找到一筒特别轻的，断定里面装的是气体，又数数上面的字，一共四个。他又掰着爪子数了数“冷气罐头”，正好，也是四个字！没错，就是它。

“搬！”米克下令，搬运鼠一拥而上，每只老鼠扛一筒，凯旋回洞。他们不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不能呼吸的气体。



三

鼠王见米克这么快就弄来了冷气罐头，大喜，命令立即打开。

没有开罐头的工具可难不住老鼠们，只见一只小老鼠抱着冷气罐头咬了一口，罐头筒发出了“嗤……”的漏气声。

“冷气！”老鼠们欢呼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老鼠们真的觉得凉快多了。

过了一会儿，老鼠们觉得恶心起来，一个个头昏眼花，四肢无力。

“你拍电影时吸冷气恶心吗？”鼠王有气无力地问米克。

“不，不恶心呀。”米克忍着头痛回答。

“那这冷气罐头怎么……”鼠王快说不出话了。

“不……不知道……”米克也力不从心了。

“看……看来，都……都快……不行……了，你……快去……找……找导演，求他……给……咱们……点儿……药……”鼠王断断续续地说。

导演对米克好，这可是真的。米克二话没说，强忍着站起来，撕下罐头上的商标找导演求援去了。

四

米克咬着牙，总算来到了导演家。

米克最怕导演的儿子，那小子爱恶作剧，整天嘻皮笑脸，没正形儿。拍电影时，有一次他趁导演不在，把米克放在脸盆里泡了整整一个小时，还管米克叫什么“潜水艇”。要不是导演及时赶回来从脸盆里救出米克，米克早就淹死了。当时，导演狠狠地训了儿子一顿。

真是冤家路窄，米克刚一进导演家的门，就被导演的儿子发现了。

“爸爸，快看，小老鼠！”导演的儿子一个鱼跃扑上来，抓住了米克。

“快松手，多脏！”导演的老婆嚷嚷起来。

导演的儿子没听妈妈的话，他把米克放在手掌里托着。立刻，他惊讶地睁大眼睛。他认出了米克。

“爸爸，他是你的演员！”儿子叫起来 。

“胡说八道！”导演不理他。



米克壮着胆子对导演的儿子说："我找你爸爸！"

"爸爸，他说他找你！"儿子把米克递到爸爸眼前。

导演往后退了一步，皱了皱眉头。

米克把老鼠家族得病的情况讲给导演听，并把商标交给他，希望导演能给他的同胞们一点儿药，救救他们。米克还说，他的同胞们看到那部电影时高兴极了，他们非常感谢导演能让老鼠上电影……

米克边说，导演的儿子边笑，显得开心极了，米克的肺都快气炸了。看人家导演，脸上多严肃，听到米克的同胞病了时，心情多难过，眼睛里还含着泪花呢——虽然刚打了一个哈欠，可干吗早不打，晚不打，偏偏这时候打呢！导演真有同情心，米克感动地想。唉，像导演这样的好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坏儿子！

"好，我去给你拿治这种病的药，你的同胞真不幸。"导演看着罐头商标沉痛地对米克说。

米克哭了。

导演走进里屋，他老婆跟了进去。

"你疯了！给老鼠治病？"老婆说。

"傻瓜，我是给他耗子药！让他带回去，不

是能把一窝老鼠都毒死吗?”导演小声说。

“真有你的!人家还给你拍过电影哪!”

“不是已经拍完了吗?”

“那上次儿子把这只老鼠泡在脸盆里，你还骂了儿子一顿!”

“那时我救他是对的，现在我毒死他也是对的。”

导演从里屋走出来,把药递给米克。

“快回去,把药给大家吃了,一会儿就会好的.欢迎你常来玩!”导演热情地对米克说。

米克接过药，不知说什么好，深深地给导演鞠了一躬，同时瞪了导演的儿子一眼——刚才他还揪米克的胡子呢。

米克离开了导演的家。

五

米克走出不远,听见有人喊他。

米克回头一看，不好，是导演的儿子追上来了。这小子一定又要拿米克开心玩了。

米克想跑,可身上没劲。

“我爸爸给你的是毒药，千万别吃!”导演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对米克说。



“给，这是解毒药，”导演的儿子把一包药用绳子套在米克的脖子上，“千万别吃我爸爸那包。”

导演的儿子扭头跑回家了，他是背着爸爸出来的。

米克气坏了，心想这小子坏点子真多，不定又玩什么坑人的花招儿呢！他想把脖子上的药包拽下来，可怎么也拽不动。

回家要紧。米克顾不上脖子上的药包了，急匆匆朝家走去。

快到家时，米克实在走不动了，他觉得四肢无力头发晕。

米克想起了手里拿着的导演给的药。

“对，先吃点儿！”米克打开药包，吃了几口。

一阵剧烈的腹疼立刻放射到米克的全身，他的四肢一阵痉挛，米克扔下药包，咬着牙走了几步，栽倒了。

米克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他实在想不出导演的儿子是什么时候把他的药和他爸爸的药换了包？这小子太鬼了，米克恨自己疏忽大意。米克知道自己不行了。他望着天上的白云，想起自己拍过电影，想起导演喂过他，嘴角露

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唉，人要是都像导演这么正直善良就好了。”电影明星米克这样想完后，闭上了眼睛。

六

两只出来接应米克的小老鼠把他的尸体抬回了家。

老鼠们吃了米克脖子上挂的药后，病都好了。

“米克是为了救我们死的呀！”

“米克脖子上挂着药，可他一口也舍不得吃！”

“他是电影明星，死得可惜。”

“导演真好，他的药救了我们。”

老鼠们感叹着。

鼠王决定，为米克举行隆重的葬礼。

米克的治丧委员会还邀请导演来参加米克的葬礼。



四只老鼠和一只猫的故事

一

有四只小老鼠，他们根一只叫丽娜的猫。丽娜对他们很凶，经常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一天，小老鼠们从木偶剧团弄来一只布袋木偶狗，他们决定化装成狗，去吓唬丽娜。小老鼠们见过丽娜怕狗。

四只小老鼠像人跳狮子舞那样钻进布袋木偶狗的身体里。两只小老鼠骑在另外两只小老鼠脖子上，后边的一对儿抓住前边一对儿的尾巴，布袋木偶狗就站起来了。

他们操练了两天，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这天下午，木偶狗出现在丽娜面前。四只小老鼠运足了气，准备狠狠地吓唬一下丽娜。

丽娜看见木偶狗后，笑眯眯地走过来。

木偶狗里只有最上边那只老鼠能通过狗眼睛上的小孔看到外面。因此，一切行动都由他来指挥。

担任指挥官的小老鼠刚准备发出进攻的口令，忽然，他愣住了——丽娜还会笑！

原先，小老鼠们以为丽娜不会笑，只会龇牙咧嘴地露凶相。怎么，居然她也会笑？而且笑得还挺甜。

“怎么还不进攻？”下边的小老鼠等急了。

“等等，丽娜笑了！”指挥官说。

“丽娜笑了？胡说八道！”另外三只小老鼠异口同声地说。

“真的，她笑着过来了。”指挥官屏住气说。

“你好！”丽娜彬彬有礼地问候。

天哪，丽娜的嘴里居然能发出“你好”的声



音！下边的三只小老鼠信了。从丽娜的嘴里听到这种声音，他们觉得比从朋友嘴里听到还亲切。

“快回答人家！”下边的小老鼠催上边了。

“你好！”木偶狗也彬彬有礼地回答。

丽娜看到狗这么尊重她，受宠若惊，以往她碰到的狗总是欺负她。

“我们交个朋友好吗？”丽娜激动地说。

“好的。”木偶狗答应了。

“我叫丽娜。你呢？”

“我……我，我叫小四。”老鼠瞎编了一个名字。

“小四，多好听的名字！”

指挥官老鼠的心都快化了，丽娜温柔起来如此可爱，他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个丽娜曾经咬过他。

丽娜和木偶狗小四交上了朋友。

二

从这以后，木偶狗小四每天下午都来找丽娜玩。他们一起做游戏，一同聊天，丽娜还经常用好吃的招待小四。

“咱们玩逮老鼠吧！”一天，丽娜提议。

“不，不玩。你没听人家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

“假装的。”

“假装的也不玩。”

“那咱们玩什么？”

“玩老鼠娶媳妇儿。”

“你当老鼠？”

“行，当就当！”

木偶狗小四和丽娜玩起了老鼠娶媳妇的游戏。最后，小四和丽娜拉着手跳起了舞。

丽娜的劲儿用得大了点儿，把骑在上边的小老鼠拉下来了。四只小老鼠全摔倒了——木偶狗小四倒在地上。

丽娜一边笑一边去扶小四，她无意中掀起了木偶狗的布衣服——她看见一条老鼠尾巴。

丽娜猛地掀开木偶狗的布衣服，啊！四只老鼠！丽娜变了脸，大叫一声，龇着牙扑过去。

四只小老鼠吓得慌忙朝四个方向逃蹿。谢天谢地，没让丽娜抓住。

“她不是和咱们交朋友了吗？”回到洞里，一只小老鼠喘着气说。

“她哪儿是和咱们交朋友，她是和狗交朋



友。”

“丽娜凶起来真吓人！”

“她还是笑着好看。”

“以后再也看不着她笑了。”

“唉……”

“真是……”

三

丽娜发觉上了老鼠的当后，气得差点儿昏过去。她发誓要报复——他们竟然敢欺骗她丽娜的感情，真是狗胆……不，真是鼠胆包天！

第二天下午，丽娜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往常这时木偶狗小四会来找她玩的，可今天，小四瘫在地上一动不动。

丽娜希望木偶狗能像从前那样站起来和她玩，她走到小四身边，但马上皱了皱眉，一扭头走了。没走两步，她又回过头来，怅然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木偶狗。

这天，丽娜失眠了。

自从木偶狗瘫在地上后，丽娜就像丢了魂儿一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尽管她一直在心里提醒自己，那是老鼠扮的狗，根本不值得留

恋，可她还是想他。刻骨铭心地想。

丽娜的饭量越来越少，每到下午，她就一动不动地趴在木偶狗身边，期望着他能站起来。丽娜一天天瘦下去，身体虚弱极了。

终于，丽娜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了。她决定去请老鼠出来装狗，哪怕陪她玩一会儿也行。

事情败露后，四只小老鼠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儿，他们老想看丽娜的笑脸。可一只老鼠要能看到猫的笑脸真是太不容易了。他们希望下辈子当狗。

丽娜居然来求他们了！

“不能出去吧？万一是计呢？”一只小老鼠担心地说。

“看她那样儿不像。”

“去吧，不会的。”

“咱们防着点儿。”

小老鼠们太想看丽娜笑了。他们觉得冒这样的险值得。

四

四只小老鼠当着丽娜的面钻进木偶狗身体里，不一会儿，木偶狗活灵活现地站起来了。



丽娜眼睛一亮，她兴奋了。可是，当她想起木偶狗的身体里是四只小老鼠时，就觉得恶心。丽娜本能地大吼一声，扑过去。

幸亏四只小老鼠有所准备，顺利地逃走了。

木偶狗又瘫在地上。丽娜愣了一下，扑上去抱住木偶狗哭起来。

她实在受不了，又去求老鼠了。

小老鼠们禁不住看丽娜笑的诱惑，再一次让木偶狗站在丽娜面前。

像上次一样，丽娜只笑了一下，立刻又扑了上去。木偶狗又瘫在地上。丽娜撕着自己的耳朵……

无论丽娜怎么苦苦哀求，小老鼠们也不敢再出来装狗了。

丽娜天天都在想着她和木偶狗游戏的日子。她恨自己，恨自己不该发现木偶狗是老鼠装的。她恨老鼠，恨老鼠不该露出马脚。

丽娜不吃不喝，在忧郁中死去了。

四只小老鼠把丽娜和布袋木偶狗埋在一起。

老鼠转笔刀



一

皮皮鲁过生日时，妈妈送给他一件小小的礼物——塑料老鼠转笔刀。皮皮鲁是属老鼠的，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件礼物，把它放在写字台上。

没想到只过了三天，老鼠转笔刀不见了。



还丢了一支铅笔。皮皮鲁翻遍了抽屉、书包、柜子……都没有老鼠转笔刀的影子。

看儿子急成这样，爸爸又给皮皮鲁买了一个老鼠转笔刀。这次皮皮鲁用细绳子把它拴在台灯上。没想到第二天老鼠转笔刀又不翼而飞了，只剩下半截绳子拴在台灯柱上。

这回爸爸妈妈不相信儿子了，他们觉得一定是皮皮鲁在捣乱。不管皮皮鲁怎么苦苦哀求和解释，爸爸妈妈也不给他买老鼠转笔刀了。

“可他总得有个转笔刀呀，你瞧他用刀子削出来的铅笔，太难看了。”爸爸跟妈妈商量。

“那就给他买个别的转笔刀吧。”妈妈说。

于是，皮皮鲁得到了一个小鸭子转笔刀。你说怪不怪，小鸭子转笔刀一直平平安安地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为皮皮鲁写作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年以后，皮皮鲁在床底下偶然找到了那两个老鼠转笔刀，他高兴了。可是，老鼠转笔刀已经锈了，不能削铅笔了。

“它们是怎样跑到床底下来的？”皮皮鲁纳闷了。这真是一个谜。

内幕如下：

二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一只嘴特别尖的小老鼠从洞外跑进来。

“什么事？”一只长着长尾巴的小老鼠问。

“来了一只陌生的老鼠！”尖嘴兴奋地说。

“在哪儿？”长尾巴迫不及待地问。

“在皮皮鲁的桌子上。”

“在皮皮鲁的桌子上？现在？大白天？”

“真的，不信你去看。”

长尾巴不相信一只老鼠敢大白天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他跟着尖嘴出了洞。

长尾巴和尖嘴是弟兄俩，他们在皮皮鲁家住了很长时间了。尖嘴和长尾巴既怕皮皮鲁又恨皮皮鲁。尖嘴和长尾巴没事儿就在一起骂皮皮鲁，连皮皮鲁的名字他们都觉得不顺耳。

“真的！他真敢大白天呆在皮皮鲁的桌子上！”长尾巴惊呆了，他揉了揉眼睛。

“这家伙一定有点儿本事。”尖嘴说。

“别急，皮皮鲁还没回来呢，咱们看看皮皮鲁回来后他怎么对付他。要是皮皮鲁进屋后他还敢呆在桌子上，我就服他。”长尾巴说。



门响了。皮皮鲁放学回家了。

尖嘴和长尾巴躲在床底下等待着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

“他还没跑！”尖嘴屏住呼吸说。

“够意思！”长尾巴不得不承认桌子上的老鼠有点儿胆量。

“哟，皮皮鲁抓住他了！”尖嘴惊叫起来。

“啊！”长尾巴简直不敢想象被皮皮鲁抓住是什么滋味儿。想一下，浑身就打一次哆嗦。

“你看，皮皮鲁干什么哪！”尖嘴愣了。

皮皮鲁把一支铅笔插进那只老鼠的屁股里，使劲儿转着。不一会儿，铅笔被削尖了。

“多疼呀，皮皮鲁真狠！”长尾巴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屁股。

皮皮鲁把那只老鼠放回桌子上。

“他还不跑？！”尖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皮皮鲁对那只老鼠说：“谢谢你！”还剥了一块糖放在他面前。

“糖！”尖嘴咽了一下唾沫。“那个傻瓜，他怎么不吃？”

“还是奶油糖。”长尾巴羡慕地死盯着看。

尖嘴和长尾巴不明白皮皮鲁为什么对这只老鼠这么优待。

“他可以公开呆在桌子上！”尖嘴嫉妒了。

“旁边就是饼干盒子！”长尾巴强调说。

“一定是他能帮皮皮鲁削铅笔，”尖嘴恍然大悟，“皮皮鲁就对他好。”

“这小子还挺仗义。”长尾巴眼珠一转。“要是咱们也帮他削铅笔呢？”

“他也会给咱们糖吃！”

“也会让咱们呆在饼干盒旁边！”

尖嘴和长尾巴激动了，他们决定试试。

三

这天晚上，长尾巴和尖嘴从皮皮鲁的桌子上偷回了一支铅笔。

“你先试吧？”尖嘴看着粗粗的铅笔，有点儿发怵。

“你先试吧！别那么没出息，你看桌子上那家伙，个头比你小多了，他都能忍住疼。”长尾巴给尖嘴打气。

“来！”尖嘴想起能吃奶油糖，胆子大了。

尖嘴往地上一趴，撅起了屁股。

“哎哟！”尖嘴疼得直咧嘴。他觉着自己的肠子被铅笔绞得乱了套，“哇”的一声吐了。



“不干了！不干了！”尖嘴往前一蹿，摆脱了铅笔，在一旁揉屁股。

长尾巴一看尖嘴疼成这样，有点儿害怕。可又一想，自己还是试试吧，万一有这本事呢！

尖嘴拿起了铅笔……只听长尾巴大叫一声，疼得昏了过去。吓得尖嘴慌忙给长尾巴做鼠工呼吸。

试验失败了，长尾巴和尖嘴没有削铅笔的本事，他们吃不上奶油糖了。

四

尖嘴和长尾巴每天躲在床下看着皮皮鲁和那只老鼠亲近。给他东西吃——尽管他不吃。第三天，尖嘴和长尾巴受不了了。

这天晚上，长尾巴和尖嘴悄悄爬上了桌子，小心翼翼地走到那只老鼠身边。

“喂，本事不小呀！”尖嘴试探地问了一句。他随时做好跑的准备。他们还不摸这位同胞的底细。

看他没反应，长尾巴走近了一步。

“够意思，天天守着饼干盒呀！”长尾巴酸不溜丢地冒出一句。

那只老鼠还不说话。

“哑巴?!”尖嘴骂人了。“看你和皮皮鲁那亲热劲儿!”

“以后每天给我们送点儿吃的怎么样?”长尾巴厚颜无耻地说。

那只老鼠不理他们。

尖嘴忽然冲上去踢了他一脚，又赶紧退回来。那老鼠仍然一动不动。

长尾巴来劲了，他就喜欢打不敢反抗的对手，只见他劈头盖脑打了那只老鼠几个耳光。

还是没反应。

“把他拖走，谁也别享福!”尖嘴说。

长尾巴二话没说，和尖嘴把那只老鼠拖回了洞里，关起来。

长尾巴和尖嘴心里踏实了，他们美美地睡了一觉。

五

“又来了一只会削铅笔的老鼠!”尖嘴告诉长尾巴。

“啊?!”长尾巴生气了。他和尖嘴一样，恨所有会用屁股削铅笔的老鼠——因为他和尖



嘴没有这种本事。

“绑架！”长尾巴咬牙切齿地说。

当天晚上，第二只会削铅笔的老鼠被关进了洞里。

长尾巴和尖嘴舒服了，尽管他们像往常一样饿肚子，但饿得痛快、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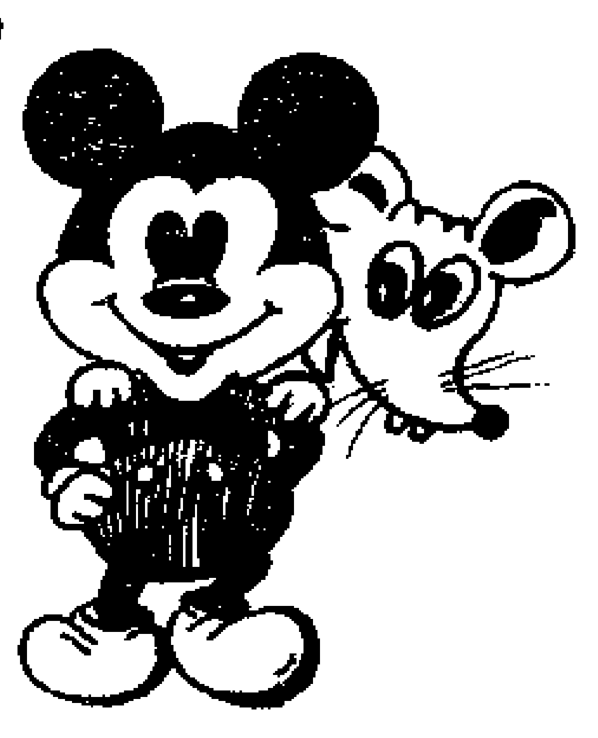
“来了一只会削铅笔的小鸭子。”一天，尖嘴从外边跑进来，语气一点儿也不惊讶。

“鸭子？”长尾巴也没生气，“鸭子可以。”

只要不是老鼠就行。

尖嘴和长尾巴笑了。饿着肚子笑了。

真假舒克



一

一只小老鼠费尽心机，冒着生命危险，偷来一块牛奶糖。他最爱吃糖，自称糖老鼠。

当糖老鼠正准备美美地享受一番时，他大吃一惊——牛奶糖的包装纸上也有一只老鼠！

“人最怕我们老鼠偷吃他们的东西，怎么



把老鼠放在糖纸上？”糖老鼠纳闷了。

“喂，老弟，你不喜欢吃糖？”糖老鼠对这位同胞的自制力表示惊讶。

“我叫舒克，被人类注册成商标。这种糖叫舒克奶糖。”糖纸上的老鼠说。

“那我可不客气了。”糖老鼠说完三口两口把牛奶糖吞了。

吃完糖，糖老鼠抹抹嘴，还想吃：“喂，你是怎么住在这块糖上的？”

“在糖果厂住上的。”舒克说，“糖果厂里还有我的许多弟兄，每位舒克住在一块糖上。”

“我去行吗？”糖老鼠脑子一转，要是天天住在糖堆里，那日子肯定很甜。

“你这模样不行，人家一眼就能发现你不是舒克。”

“那要是我化装一下呢？”

“你试试。”

糖老鼠照着舒克的样子化装了一番，穿上飞行服，还挺像。

化装成舒克的糖老鼠出发去舒克糖果厂了。

二

来到舒克糖果厂，糖老鼠混在舒克群里，没被工人发现。糖老鼠也分到了一张漂亮的玻璃糖纸。

朝思暮想的时刻到了，糖老鼠得到了一块牛奶糖。他使劲儿咽着口水。在车间里不能轻举妄动，被人发觉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糖老鼠跟着牛奶糖刚一进仓库，便迫不及待地从糖纸上跳下来，扛起牛奶糖就跑。

糖老鼠跑回家，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可以天天吃糖了，还动员伙伴们和他一起去装扮舒克。

能天天吃糖！老鼠们一传十，十传百。转眼间，成千上万只老鼠化装成舒克，跟着糖老鼠，浩浩荡荡地向舒克糖果厂进军了。

没过几天，糖果厂就发现牛奶糖大批丢失：仓库的地上净是空白的糖纸，上边的舒克也不见了！

“一定是混进了假舒克。”工程师说。

“怎么办呢！”经理慌了，工厂的损失太大了。



“养一只猫吧！让猫来鉴别真假舒克。”工程师点子多。

经理大喜，命人立即找一只猫来，买也行。

于是，糖果厂花大价钱买了一只花猫。花猫进厂那天，受到了全厂职工的隆重欢迎。大家把她看成是救星——丢失糖果的经济损失，影响大家的收入了。

厂方先款待了花猫一顿红烧鱼。以后，不断有人给花猫送好吃的。

三

花猫忠实于自己的主人，她每天都从舒克群里抓出不少假舒克，而且从来没冤枉过真舒克。

假舒克们恨死了花猫，不管他们化装得多像，也躲不过花猫的眼睛。

假舒克越抓越少，牛奶糖也不大丢了。终于，假舒克全抓光了，牛奶糖也一块不丢了。

花猫等待着主人重重地赏她。

这天上午，花猫蜷缩在经理的办公桌底下睡觉。经理和工程师的对话吵醒了她。

“现在糖果已经不丢了。”工程师说。

“很好。”经理笑了。

“花猫已经没用了。她每天要吃一元钱的食物，十天就是十元，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元，十年就是……”

“哎呀，这给厂里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了。”

“明天把她卖了吧！”

“扔了也行。”

花猫傻眼了，她不想离开糖果厂。

怎么办呢？趁经理他们不注意，花猫回到自己的窝里。花猫的窝里有一只笼子，她把十几只假舒克关在笼子里，作为玩艺儿，没事儿时逗着玩。

花猫打开笼子门，请假舒克们出来。

假舒克不敢出来。

“快出来！谁不出来我吃了谁！”花猫急了，“快去仓库，去吃糖！越多越好！”

假舒克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只糖老鼠也在笼子里，他胆子大，带头朝仓库跑去。其他老鼠跟在后面。

糖老鼠他们帮了花猫的忙——糖果厂又开始丢糖了。花猫不能走！



四

这回花猫有经验了，她把假舒克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为了保持平衡，她还抓了不少真舒克。

每当花猫馋了时，就让假舒克的数量多一些，这样厂方就重视她了，给她吃好的，哄着她。吃够了油水，花猫再把假舒克的数量减少一些，让主人知道没白喂她好吃的。花猫呢，顺便消化油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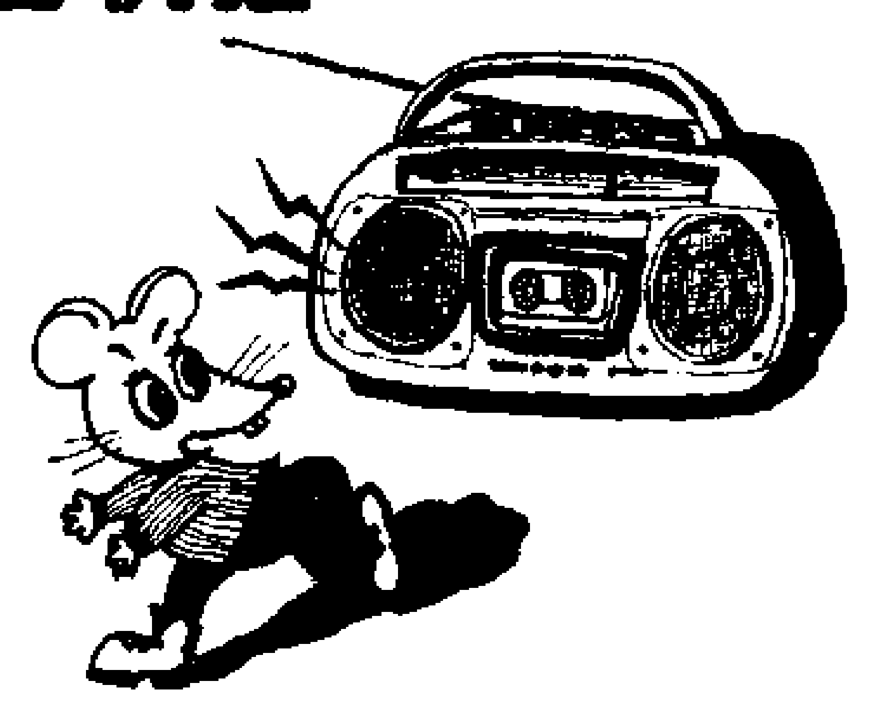
后来，假舒克们一只只吃得肥头大耳。

花猫也吃得大腹便便。

年终糖果厂评奖时，花猫票数居然最多。

糖老鼠有点儿不服气，他觉得花猫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儿。

录音机猫



一

像其他小老鼠一样，果力和糖力也怕猫，怕得要命。在他俩出生那天，爸爸妈妈就告诉他们，听见猫叫就跑。果力和糖力一直牢记着爸爸妈妈的话。虽然他们也经历过不少次危险，差点儿被黑猫丁丁抓住，可总算没有落到



丁丁手里。

现在，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已经老了，不能出去了。寻找食物的工作完全落在果力和糖力身上。

如果没有丁丁的威胁，果力和糖力一定能让爸爸妈妈吃上丰盛的食品。可丁丁几乎很少离开屋子，更不许果力和糖力拿食物。就这样，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看到年迈的爸爸妈妈吃不饱肚子，果力和糖力心里很难过。

"哥哥，咱们得想点儿办法，看把爸爸妈妈饿的！"糖力对果力说。

"唉，有什么办法？昨天我不是差点儿让丁丁抓住？"果力叹了口气。

"那天我听收音机里说，音乐能治病。说不定，音乐也能解饿吧？"

"拿音乐给爸爸妈妈吃？音乐怎么拿呀？抓得住吗？"

"录音机呀！你忘了，桌上有一个那么小的录音机，咱俩准抬得动。"

果力眼睛一亮："对，把录音机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听听音乐！"

趁丁丁出去的机会，果力和糖力把录音机搬回了家。

“这是什么？”躺在床上的爸爸问。

“录音机。”糖力说。

“录音机？”妈妈没听说过。

“这里边有音乐，音乐能解饿。”果力告诉爸爸妈妈。

爸爸摇摇头，不信。

糖力按了一下录音机上的按钮，喇叭里传出了优美的动物音乐。这是他们家里头一次出现音乐，爸爸妈妈笑了。

看到爸爸妈妈笑了，糖力和果力也笑了。不错，音乐真能解饿。

忽然，录音机里传出一阵猫叫声！多日没下床的爸爸妈妈用最快的速度下床就跑，糖力和果力也吓得掉头就跑。

他们跑到自己家的另一间屋子，才气喘吁吁地站住。谢天谢地，猫没追上来。

“你……你……你们拿回来的，是……是一只……猫？”爸爸脸都吓紫了。

“不……不……不是猫，是……是录音机。”糖力喘着气说。

“那……那……那怎么……会学猫叫？”妈



妈捂着心口问。在自己家里听见猫叫，还是头一次，把她吓坏了。

糖力探头往录音机那边看了看，它还在原地呆着，继续发出猫叫声。

爸爸妈妈和果力的腿不住地哆嗦着。

“明明不是猫嘛！”糖力想。

他决定冒一次险。

二

糖力不顾爸爸妈妈的劝阻，一步一步地朝发出猫叫声的录音机走去。他做好随时掉头逃跑的准备。

录音机纹丝不动，没有扑过来的迹象。

猫叫声继续着。

糖力离录音机越近，腿越哆嗦，他壮着胆子蹭到录音机旁边，猛然扑过去，关上了录音机。

猫叫声停止了。

果力扶着爸爸妈妈回到床上。

糖力现在不怕录音机了，既然自己能关上它，就说明它不如自己厉害。

糖力好奇地又按下了放音按钮。录音机里

又传出了猫叫声。

爸爸妈妈和果力又朝里屋跑去，但比上次跑得慢多了。糖力虽然也有点儿害怕，但他没跑，随手把录音机关上了。

这样反复开关了几次，连爸爸妈妈也不跑了。糖力和果力就更甭说了，还能和着猫叫打拍子呢！

糖力全家欣赏着音乐，一直到他们肚子里的叫唤声超过了音乐声为止。

“咱们出去找点儿吃的吧？”果力提议。

糖力和果力出去了。

三

当果力和糖力找到了几颗花生米正要往家搬时，丁丁已经在暗处盯上了他们。

丁丁悄悄地接近了果力和糖力。他忽然大叫一声“喵——”

怪事！果力和糖力听到猫叫没有像往常那样掉头就跑，而是很从容地站在那里，慢慢地回过头来。

原准备扑过去的丁丁愣了，从他生下来时，妈妈就教给他见了老鼠先大叫一声，见他



们一跑就追。可今天他们怎么不跑呢？莫不是有了什么特殊的本领？丁丁隐约也听说过，有能吃猫的老鼠。

果力和糖力对猫叫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没跑。可当他们回头一看，是丁丁时，还是吓了一跳！可丁丁为什么不扑上来呢？他好像还有点儿害怕？

果力、糖力和丁丁就这么对峙着，随着时间的增长，糖力的胆子大起来了。他朝丁丁迈出了一步。丁丁本能地退了一步。

糖力又前进了一步。

丁丁再后退一步。

糖力前进了两步。

丁丁掉头就跑。

糖力和果力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但这确确实实是真的。

果力和糖力把丁丁的饭碗里的食物统统带回了家。

看着爸爸妈妈吃得那么香，糖力和果力乐了。

“哪儿来这么多食物？”妈妈一边吃一边问。

果力把刚才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爸爸妈妈根本不信，他们以为儿子是在开玩笑。

四

从此以后，丁丁的饭碗就被果力和糖力占领了，每天果力和糖力从丁丁的饭碗里取出主人给丁丁准备的食物。

丁丁只能躲在暗处伤心地看着，不敢出来。

一天，果力和糖力正从丁丁的饭碗里取食物，忽然听见从墙角处传来哭泣声。

果力和糖力跑过去一看，是丁丁趴在地上哭。

“你哭什么？”糖力问。

“我妈妈就要饿死了。”丁丁有气无力地说。看来他也饿得快不行了。

“你妈妈？”糖力不知道丁丁还有妈妈。“她怎么不在屋里？”

“她老了以后，主人就把她赶走了。”丁丁伤心地说，“她一直躺在屋外的草丛里，我每天给她送饭。”

“是这样。”糖力心软了，他想起自己的爸



爸妈妈饿肚子时的可怜情景。再说，丁丁的妈妈是住在露天呀！

“把这个带给你妈妈吃吧。”糖力把一包食物递给丁丁。

“这个给你吃。”果力也递给丁丁一包吃的。

丁丁哭了。他拿起食物朝屋外跑去。

五

慢慢地，糖力、果力和丁丁交上了朋友。丁丁饭碗里的食物，一半儿给丁丁的妈妈，一半儿给果力和糖力的爸爸妈妈。

没事儿时，糖力、果力和丁丁就在屋里做游戏，丁丁还经常让糖力和果力骑在背上，他们玩得很开心。

“现在怎么天天有吃的？”一天，爸爸问果力和糖力。

果力把一切都告诉了爸爸妈妈。

“什么？你们和猫交上了朋友？”爸爸和妈妈犹如听到一声晴天霹雳，惊叫起来。

“你妈妈的尾巴就是让丁丁的妈妈咬断的！”爸爸急了。

“啊？！”果力愣了。

“可……丁丁的妈妈现在已经被人赶走了，她连饭都吃不上。”糖力说。

“活该！”妈妈解气地说。她没想到，丁丁的妈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想当初，她为主人那么卖力，果力的舅舅就是被她吃掉的。

糖力不明白妈妈爸爸干吗这么记仇，丁丁的妈妈不是老了吗？

“不许你们再和丁丁交朋友，绝对不许！”爸爸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为了不让爸爸妈妈生气，糖力和果力只好假装答应了。

当丁丁的妈妈听自己的儿子说他和老鼠交上朋友时，更是大发雷霆：

“你、你、你怎么能同老鼠交朋友？！”

“我……”丁丁不理解妈妈干吗发这么大脾气。

“你对不起主人！你应该抓住果力他们！”

“可您抓了一辈子老鼠，到头来还不是被主人赶出来了？”

“住嘴！”天哪！他怎么会这样想？妈妈气得昏死过去了。

丁丁吓坏了，他忙去找果力和糖力想办



法。

果力和糖力从抽屉里给丁丁的妈妈找了几片药，又帮着丁丁把药塞到妈妈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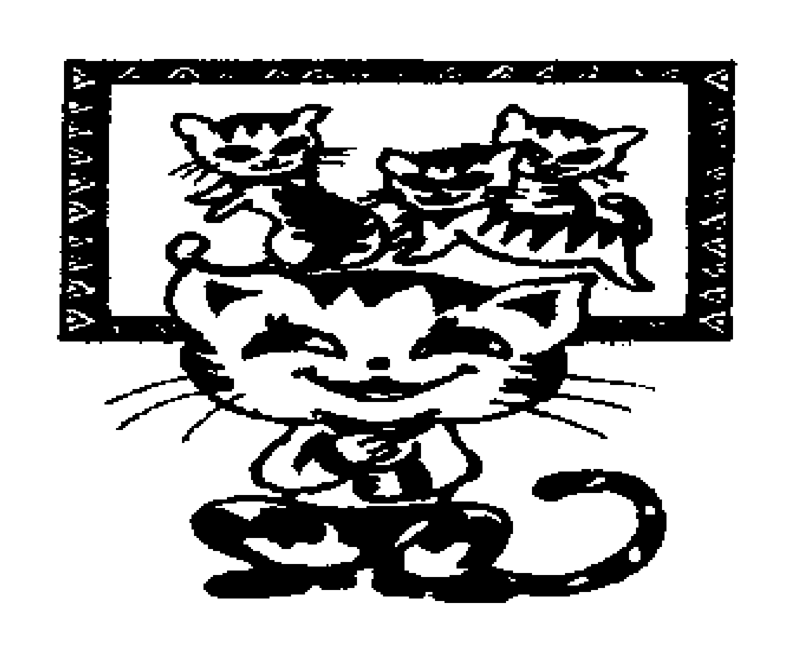
想起丁丁的妈妈曾经害过自己的妈妈，糖力和果力心里总有点儿不是滋味儿。可看着眼前这个干巴巴的猫老太太，他们实在恨不起来。

六

后来，果力、糖力的爸爸妈妈和丁丁的妈妈是在气愤中死去的。他们恨自己，恨自己不该生这样的孩子。他们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睛。

果力、糖力和丁丁一直是朋友。

猫老鼠叛逃记



一、猫老鼠的来历

你还是头一次听说猫老鼠吧？世上确确实实有这么一只猫老鼠，或者叫老鼠猫。关于她，还有一段颇为奇特的故事——

鼠历 39765 年 18 月 47 日下午，居住在一位名叫胡子伯的老爷爷家的老鼠七兄弟，出去



寻找食物时，在野外捡到了一只刚刚出生的被遗弃的小猫。

老鼠同猫世世代代是冤家，并且总是处于劣势地位。现在，他们见到毫无进攻能力的猫的后代，眼都红了，他们决定让这个无辜的小生命代她的父母接受惩罚。

七兄弟绞尽脑汁想着折磨小猫的方法。

方法想出了几十种，老鼠们觉得都不解气。

还是大哥聪明，老鼠兄弟们一致认为鼠大想出的报复方法最解气——把小猫养大，让她尝尝当老鼠的滋味儿。

于是，小猫被老鼠七兄弟背回家里，成为该家的第八个成员，从而加入了鼠籍，成为世界上第一只猫老鼠。按照排行，七兄弟给小猫起名为“鼠八”。

为了养活鼠八，老鼠七兄弟日夜忙碌。有的给她偷牛奶，有的给她偷奶瓶，鼠二不知从哪儿还给她弄来了健儿粉！

从前，七兄弟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现在，他们有了目标——把鼠八养大。这样一来，倒觉得日子过得快了，不像从前那样难打发时间了。

在老鼠七兄弟的精心照料下，鼠八长大了。

让一只猫住在老鼠洞里，是需要胆量的。可不知怎么搞的，鼠兄弟们一点儿也不怕鼠八。在他们眼里，鼠八还是原先那个连爬都不会的猫崽，尽管她现在的个头已超过了七个哥哥。

报复的计划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老鼠七兄弟要是一会儿看不见鼠八，就想得要命，你说怪不怪？七兄弟还给鼠八改了个好听的名字——舒丽。他们还为舒丽扩建了鼠洞。

舒丽虽然长着猫的身体，但她不会说猫话，只会说老鼠话。舒丽从没对自己的身分发生过怀疑，她确信自己是一只老鼠——一只特体老鼠，这是因为哥哥们给她吃得太好了，所以才发育得这么胖。舒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哥哥，他们是为了她，才累得这么瘦呀！

舒丽常听哥哥们谈起猫。她同他们一样，怕猫，恨猫。

二、送上门来的猫

自从舒丽长大后，老鼠家族的食物需要量



大大增加了。舒丽的饭量是七个哥哥饭量的总和。老鼠七兄弟从未让舒丽自己出去找过食物,都是他们给她带回来。

这栋房屋的主人胡子伯渐渐受不了了，不管他把食物藏在哪儿，老鼠们都能想办法偷走——咬坏了他的食品柜，咬烂他的菜篮子，甚至连他的衣服也不放过。

胡子伯快气疯了，一天，鼠兄弟把他的烟袋杆都咬断了!

“你们等着,我一定要养一只猫!把你们全吃了!”胡子伯气得胡子直哆嗦。

胡子伯决定养一只猫，治治这些猖獗的老鼠！可到哪儿去找猫呢？胡子伯掰着手指头算他的亲戚朋友哪家有猫,一时还想不起来。

再说舒丽，天天看着哥哥们累得满头大汗给她带回食物来，心里很过意不去，她决定从今天起自己出去找吃的。

趁哥哥们都出去了，舒丽悄悄溜出了洞，来到胡子伯的房间里。

头一次来到外边，舒丽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她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真痛快!

舒丽闻到一股香味儿，她顺着香味儿飘来的方向走过去,来到另一间小屋子里。

正在厨房做饭的胡子伯看见走进来一只猫，喜出望外，他猛地把厨房门关上。

舒丽一惊，扭头想跑，才发现出不去。她慌了，不知怎么办好。她断定胡子伯一定是猫！

“哈，老天给我派来一只猫！”胡子伯兴奋得脸发红，顺手拿起一块肉，“给，这是见面礼！今后只要你治住老鼠，我天天给你好吃的！”

舒丽听不懂胡子伯的话。但胡子伯扔过来的肉她认识。

舒丽尝了一口，真香呀！记得还是过生日时，哥哥们给她弄来过这么一块肉。

舒丽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她要把肉带给哥哥们。舒丽叼起肉，走到门口，用头撞门。

“好好，好好，你进里屋去吃，”胡子伯拉开厨房门，“千万别走啊，以后就住在我这儿吧！”

看着舒丽叼着肉跑进屋里，胡子伯有些不放心，把大门关上了——当他确信这只猫属于他以后，笑得胡子都发抖了。

三、舒丽成了神猫

舒丽叼着肉钻进床底下，回到洞里。哥哥



们还没回来。她把肉分成七份儿，用纸盖上。

七个哥哥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今天一无所获，他们觉得对不起舒丽。

“今天我请客。”舒丽把盖在肉上的纸揭开。

“啊！”

“肉？！”

一阵咽唾沫声。

“哪儿来的？”鼠大问。

“我出去找的。”舒丽自豪地说。

“你出去了？”七兄弟异口同声地说。

“出去了！”舒丽毫不含糊。

老鼠七兄弟怕舒丽出去，他们觉得舒丽一出去就不会回来了。要是她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分，还会甘心呆在老鼠洞里吗？老鼠七兄弟怕失去舒丽，怕得要命。饿几天肚子能活，没有舒丽他们可活不成了。

“以后不许出去了！”鼠大生气地说。

“对，不许出去，太危险！”鼠兄弟们一致赞同。

没想到哥哥们发这么大的火，舒丽理解哥哥们的心情，她答应了。

“怎么只有七份？”鼠二数了数地上的肉后

问。

“我吃过了。”舒丽撒谎了。

看着哥哥们吃着她弄来的肉，舒丽心里饱极了。

第二天，趁哥哥们出去的空儿，舒丽又溜了出来。

“你跑到哪儿去了？抓了一夜老鼠吧！”胡子伯看见舒丽又出现了，高兴极了。“昨天到现在一点儿食物都没丢，你真行！”

舒丽一句话也听不懂。不过她觉得出胡子伯对她挺友好。

胡子伯拿来一只碗，放在舒丽面前，碗里是肉汤拌米饭！

“以后这就是你的饭碗。”胡子伯说。

舒丽吃了一口，太香了。

这天晚上，饿了一天的老鼠七兄弟吃上了香喷喷的肉汤拌米饭。

“你们别为我担心，那个大柱子不是猫，他对我可好了，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碗，以后我每天给你们带吃的回来，你们不用再出去找食物了。”舒丽恳切地说，她管胡子伯叫大柱子。

老鼠七兄弟慎重研究了一会儿，觉得舒丽的要求可行。胡子伯说的话舒丽不懂，她不会



知道自己的真实身分的。再说，每天能按时吃上丰盛的饭菜，这在老鼠家族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从此，舒丽每天从胡子伯为她准备的饭碗中给哥哥们带回饭菜来。老鼠七兄弟再不用出去为食物奔波了。

老鼠七兄弟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他们还开始学认字了。他们很得意。

舒丽看见哥哥们一个个胖起来，心里也非常得意。

然而，最得意的，要算胡子伯了。自从舒丽来到他家后，老鼠们再不敢露面了。食物一次也没丢过。胡子伯把过去被老鼠咬坏的柜子、桌子等等统统换了新的。

胡子伯渐渐发现，他的猫不会发出“喵，喵”的猫叫声，而是发出老鼠叫的声音，这可是个奇迹！胡子伯断定这是一只神猫，她能模仿老鼠叫的声音把老鼠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从此，胡子伯就管舒丽叫神猫了。

为了犒劳神猫，胡子伯变着样儿地给舒丽做好吃的，还专门上市场给她买猪肝呢！

四、舒丽叛逃

日子一长，舒丽渐渐地能听懂胡子伯的一些话了。

一天，胡子伯拿回一张画贴在墙上，画上是三只猫。

舒丽不认识猫。但从胡子伯嘴里，她知道了画上那三只家伙就是猫！舒丽又怕又恨，她找了个机会，把那张画撕下来扔了。

一天，舒丽来到桌子上。桌子上摆着一面镜子，舒丽听胡子伯说过从镜子里可以看见自己长得什么样儿，她没试过。

舒丽想看看自己的尊容，她往镜子前一站，愣住了。

舒丽在镜子面前一动不动，呆了整整有一个小时。她身上的血液凝固了，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只有大脑以比平时快十倍的速度运转着。

当舒丽确信自己是一只猫后，开始她悲伤，惊讶！随后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悄悄钻进了她的心里，接着慢慢地扩散着，一直到把悲伤统统赶出去为止。



舒丽已从多方面知道了猫在世界上的地位：受人宠爱；饱食终日；自由自在；还被印在画上，印在布上……

舒丽明白了自己受胡子伯优待的原因了。

“我竟然用胡子伯的食物去喂一群老鼠！”舒丽站在猫的立场上惭愧地想。

“我去抓住他们？”这个想法刚一冒头，舒丽立刻闭上了眼睛。她想起哥哥们对她的真挚感情，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

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是猫，就不能再和老鼠生活在一起，更不能养活老鼠了。舒丽下决心叛逃。她羡慕猫的地位，羡慕猫的生活，尽管一想起就要失去哥哥们，她心里很难过，但猫的地位对她的吸引力太大了。

舒丽决定离开胡子伯家，离开老鼠兄弟，远走高飞，去当一只真正的猫。

五、不如舒丽的大花猫

舒丽失踪后，胡子伯家又成老鼠的天下。老鼠七兄弟丢失舒丽后，一个个像得了精神病，加上没有饭吃了，整天在胡子伯的房间里折腾，搅得胡子伯昼夜不宁。

胡子伯忍无可忍，从亲戚家抱来一只大花猫。

大花猫忠实地守卫着胡子伯的财产，他对老鼠七兄弟一点儿也不客气，鼠三的腿都被他咬断了。

可是老鼠七兄弟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做法，咬食品柜，咬衣服，咬床单，咬书，连门都咬！

大花猫越不让他们吃，他们破坏得就越厉害。

没过几天，胡子伯就认定大花猫是一只懒猫！他来了后，老鼠更猖狂了！

"我从前那只神猫哪儿像你，人家在的时候，一只老鼠也不敢出来捣乱！"胡子伯一边打大花猫一边骂。

大花猫更凶狠地治老鼠七兄弟。七兄弟也更加疯狂地报复大花猫。

胡子伯连做梦都想他的神猫。

六、舒丽的遭遇

你一定想知道舒丽叛逃后的遭遇吧！

舒丽离开胡子伯家，开始了作为猫的新的



生活。

这天下午，舒丽看见三只猫在山坡上玩。她走过去。

三只猫停止了游戏，好奇地看着舒丽。

“你们好！”舒丽学着有教养的猫那样行了个礼。

三只猫大吃一惊，因为舒丽嘴里发出的是老鼠的叫声——她不会说猫话。

“你们好！”舒丽以为他们没听清，又说了一遍。

三只猫互相看了一眼，立即确定这是一只化装成猫的大老鼠！他们突然用猛虎下山的速度朝舒丽扑来。

舒丽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那三只猫抓住了，他们拼命地抓她，咬她。

舒丽慌了，她使劲儿挣脱了他们，大声喊着：“我是猫呀！我是猫呀！”

没想到她越叫，人家越咬她！直咬得舒丽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舒丽在草丛里整整躺了一个月，伤势才有好转。这一个月她是怎么过来的呀！没有人照料她，没人给她送吃的，她是吃草籽活过来的。

这以后，猫们见了她就追，就咬。其他动物

也拿她开心，取笑她。

舒丽总算明白了：一只说老鼠话的猫比老鼠的地位还低。

舒丽想起了自己的哥哥们，她决定回到老鼠七兄弟身边去。只有他们容忍她这只说老鼠话的猫——因为他们是老鼠。

舒丽悄悄来到胡子伯的门口。她刚要上台阶，只见一只大花猫威风凛凛地站在台阶上。舒丽打了个哆嗦。

“你是谁?”大花猫气势汹汹地问。他不允许别的猫来抢他的饭碗。他看见猫比看见老鼠还恨——其实他并不恨老鼠，如果没有老鼠，人就不会养他了。

舒丽不敢张嘴。冲大花猫打着手势。

大花猫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她就是胡子伯整天夸奖的那只什么破神猫！大花猫恨透了她。要不是她，胡子伯怎么能比较出他大花猫不行呢！

大花猫决定置舒丽于死地——他比她高大近一倍！

大花猫冷不防朝舒丽扑来，把舒丽打翻在地，死死地卡住了她的脖子。

舒丽不明白为什么她一句话没说还会招



来大祸。她拚命挣扎着，但大花猫劲儿太大了，舒丽不是他的对手。

舒丽知道自己活不成了。现在她唯一的愿望是死前见见哥哥们，但她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了。

“啊!——”大花猫大叫一声，松开了手。

舒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忍着疼痛爬起来。

“舒丽，快跑!”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鼠大!舒丽激动了!她看见七个哥哥在同大花猫搏斗。哥哥们来救她了。

舒丽想去帮助哥哥，但她力不从心。

老鼠同猫搏斗，结局可想而知。老鼠七兄弟都被大花猫抓住了。

舒丽的前爪子深深地插进了土里，不一会儿，脸周围的土变成了稀泥巴。

一下抓到了七只老鼠!大花猫兴奋得发狂!他不理舒丽了——任何猫都不会去嫉妒比自己差的猫。嫉妒的产生是别人超过自己的信号。现在大花猫认为舒丽远远不如他：一次抓到七只老鼠!

大花猫把七只老鼠捆成一串，朝屋里跑去，向胡子伯请功。跑到台阶上，大花猫想了一

下，放了两只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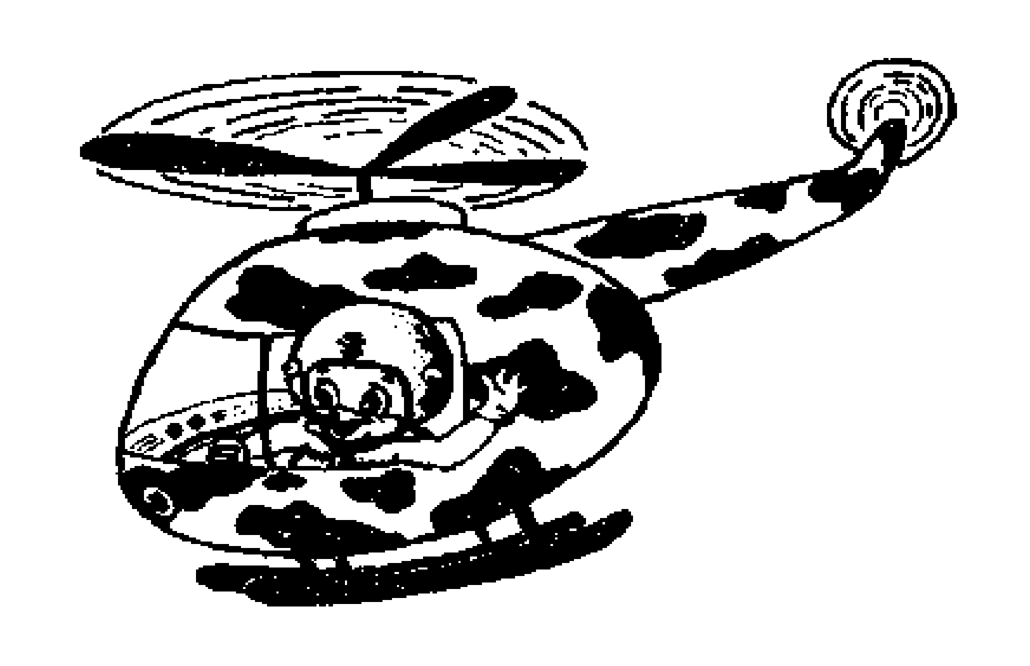
大花猫把其余五只老鼠押进房间。

被释放的鼠六、鼠七和舒丽相逢了。一句话没有。

据说，后来经常有人看见一只驮着老鼠的猫。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



第 1 集

舒克生在一个名声不好的家庭里；舒克驾驶直升飞机离开了家；舒克吃了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饭

"舒克，你都大了，可以自己出去找东西吃

了。”一天，妈妈对小老鼠舒克说。

“真的吗？”舒克高兴了。舒克是一只生活在中国的小老鼠，从他生下来以后就一直憋在洞里，从来没有出去玩过。

“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先认认路，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去了。”妈妈一边说，一边磨牙。

舒克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磨磨牙。他很馋，爱吃好东西。每次妈妈给他带回来好吃的，他都吃个没够。

夜里，舒克跟在妈妈身后出了洞。

“好大的屋子呀！”舒克惊叫道。

“小声点儿！”妈妈告诫舒克。接着，妈妈告诉舒克，那是衣柜，那是写字台，那是床。舒克把眼睛都看花了，他觉得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这个柜子对咱们最有用，里面全是好吃的，叫冰箱。”妈妈把舒克带到一个不大的柜子跟前。“可它的门总是关着，得找机会。现在，咱们到写字台上面去，那里有一盘花生米。”

一听有花生米，舒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他跟着妈妈爬上了写字台，果然，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花生米。

舒克和妈妈大吃起来，真香啊！



“小偷！这么小就学偷东西！”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吓了舒克一跳。

“偷吃人家的东西，真不要脸！”又是一声。

舒克借着月光一看，窗台上有一个鸟笼子，笼子里有两只鹦鹉，一蓝一绿，刚才的话，就是他俩说的。

听人家管他叫“小偷”，舒克脸红了。他看看妈妈，妈妈就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吃着。

“你吃饱了？”妈妈看见舒克不吃了，问。

“妈妈，咱们这叫偷吗？”舒克小声问。

“傻孩子，什么偷不偷的，咱们老鼠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别理他们，贩卖正直的人最不正直。快吃吧。”

舒克又吃了两颗花生米，他觉得，今天的花生米不如以往的香。

第二天夜里，舒克自己出来找吃的了。他又来到写字台上，可那盘花生米不见了。舒克正准备下去，蓝鹦鹉喊起来：“小偷又来了！”

“真是的，有什么样儿的妈妈就有什么样儿的儿子。”绿鹦鹉也跟着说。

“胡说！我妈妈说，我们不是小偷！”舒克要争这口气，他大声对鹦鹉们说。

“这些吃的东西是你劳动得来的么？”蓝鹦

鹉问舒克。

“这……”舒克说不出话来了。

“不是你劳动换来的，就是偷！”绿鹦鹉耸耸鼻子。

“哼，你妈妈不但偷，还净搞破坏，衣柜里的衣服就是被她咬坏的！”不知是谁说。

舒克愣住了。

“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们老鼠是坏蛋！你敢大白天出去吗？人家都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蓝鹦鹉说。

舒克真没想到自己家的名声这么坏，他委屈极了，自己干吗生下来就是只老鼠呢！舒克哭了。

舒克不愿意当小偷，他决定离开家，到外面去闯闯，通过劳动来换取食物。

舒克看中了床头柜上那架米黄色的电动直升飞机，它有一副红色的塑料螺旋桨，漂亮极了。舒克看见直升飞机在屋里飞过，很气派。

这天清晨，窗户大开着，直升飞机静静地停在床头柜上。舒克悄悄地钻进了飞机，这架直升飞机的机舱挺大，除了驾驶员坐的地方以外，后面还有两排皮椅子。

舒克想起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话，他



决定化装一下，让人家看不出他是老鼠。

舒克忍着疼，把胡子都拔下来。他穿上飞行服，尾巴缠在腰里。舒克看见床头柜上有一筒牙膏，他跑过去打开盖，挤出许多来，涂在脸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舒克坐进驾驶舱，戴上飞行帽。

“现在我已经不是老鼠了，是飞行员舒克。”舒克兴奋地想。他打开了启动器，红色的螺旋桨转了起来，它越转越快，不一会儿，直升飞机就离开了床头柜。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屋里盘旋了一圈，他还故意擦着鸟笼飞过去，当他看见鹦鹉们认不出他时，得意极了。

小老鼠舒克，不，飞行员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从开着的窗户飞出了屋子……

外面是碧绿的田野，起伏的丘陵，还有宽阔的河流和美丽的花丛……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尽情地在天上飞，他高兴极了。

舒克觉得肚子有点饿，他决定去找点儿吃的。舒克操纵着直升飞机下降高度，他把头探出飞机，注意着地面。

“救命呀！救命呀！”舒克忽然听到地面上

传来呼救声。

舒克一看，原来是一只蚂蚁掉进了水洼里，正在拼命挣扎。

舒克急忙将直升飞机开到了水洼上空，然后操纵飞机垂直下降。

“我来救你！”舒克把头探出飞机，大声喊。他将飞机悬在空中，离水面只有两寸远。可飞机上没有绳子，蚂蚁怎么上来呢？

眼看小蚂蚁不行了，舒克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尾巴。他急忙解开裤子，把尾巴从腰上解下来，打开飞机舱门，将尾巴伸向水面。

“你抓住绳子爬上来，快！”舒克大声喊。

小蚂蚁抓住舒克的尾巴，爬上了直升飞机。

舒克关上舱门，驾驶着直升飞机拉起了高度。

“谢谢你，谢谢你！”小蚂蚁一边擦着身上的水，一边感激地说。

活这么大，舒克头一次听到别人谢他，他真有点儿激动了。

“你叫什么名字？”小蚂蚁问。

“我叫飞行员舒克。”舒克说。

“这架直升飞机真漂亮。”小蚂蚁打量着机

舱说。他忽然看见了舒克的尾巴，“哟，你的绳子真像老鼠的尾巴。”

“啊，是吗？”舒克一惊，这才想起忘了将尾巴藏起来，他一边把尾巴往裤子里塞，一边说：“直升飞机上的绳子都是这样的，有弹性。”

小蚂蚁仔细地打量了舒克一下，笑了。

舒克真怕小蚂蚁认出他是老鼠来，看样子没有，要不，小蚂蚁肯定不会再对他笑了。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舒克说。

小蚂蚁把头贴在玻璃上，给舒克指路：“就在那棵大树后面。对，再往前飞，绕过那个土坡。看见了吗？就是那个洞口。”

直升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蚂蚁洞旁边。

舒克给小蚂蚁打开舱门，小蚂蚁跳了下去。

舒克赶紧把尾巴缠在腰里。不一会儿，小蚂蚁领着一大群蚂蚁走到飞机旁边，“舒克，这是我们蚁王，她来谢你了。”

一听是蚁王，舒克赶紧从飞机上下来。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蚁王和蔼地问舒克。

“不用谢，”舒克心里美滋滋的，“我，我有点……饿。”

“快去拿最高级的食物。”蚁王命令。

很快，几百只蚂蚁抬着许多米饭粒、面包渣放到舒克面前。舒克大吃起来，真怪，他觉得，这些东西比花生米还香。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帮忙，我经常在这一带飞。”舒克吃饱以后对蚁王说。

“我们也欢迎你经常来！”蚁王笑眯眯地回答。

“你可经常来呀！”小蚂蚁眼圈红了。

舒克心里也挺酸，可他不敢哭，要是眼泪把牙膏冲掉了，人家认出他是老鼠来，谁还理他呀！

舒克请蚁王登机参观，他告诉蚁王，直升飞机的标准称呼是直升机，但大家习惯叫它直升飞机。蚁王有兴趣地听舒克为她讲解直升飞机的常识。

蚁王和舒克离开直升飞机道别。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冲大家招招手，起飞了。

第 2 集

飞机多转了一个弯；舒克为自己



的名声苦恼;舒克永远是大家的朋友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来到一片花丛上空，他看见许多蜜蜂在采蜜。

“今天的蜜真多，都运不回去了，怎么办呢？”一只蜜蜂对大家说。

“就是,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

舒克把头探出窗外:“我来帮你们运吧！”

蜜蜂们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一架米黄色的大直升飞机悬在空中。

“你是谁？”

“我是飞行员舒克。”

蜜蜂们一看有飞机帮他们运蜜,高兴了。

直升飞机在花丛中着陆了，蜜蜂们把蜂蜜运进机舱。

“你自己送去吧,我们还得采蜜。我们家就在小河对岸那棵最高的树上。”一只金翅膀蜜蜂说。

一只白翅膀蜜蜂不放心，小声说:“咱们又不认识他,要是他……”

“你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我看不会。”

舒克看见金翅膀蜜蜂这么相信他，很感动,说:“你们放心,我一定送到。”

直升飞机起飞了。机舱里充满了蜂蜜的香味儿。小时候妈妈给他吃过蜂蜜，很香。舒克回头看了一眼蜂蜜，咽了一下口水，心想人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可不能偷吃。

舒克看见了小河，他驾驶飞机转弯向小河对面飞去。

飞机转弯的时候，盆里的蜜洒出来一点儿。

舒克用手指蘸着一尝，真甜！原来，这是没有加工过的花粉蜜。舒克想，这可不算偷吃，是它自己洒出来的。这么想着，他又操纵飞机在小河上面做了一个更急的转弯，这回洒出来的蜜更多了。

“这倒不错，既没有偷，又能吃饱。”舒克满意地想。

舒克把蜂蜜安全地送到了蜜蜂的家。他来来回回帮助蜜蜂空运了十几次，蜜蜂们都很感谢他，收工时，给他搬来了一大盆蜂蜜。

“我说他是好人吧！”金翅膀对白翅膀说。

舒克想起自己在飞机上吃人家的蜜，有点后悔。

“我不要蜂蜜了。”舒克说。

“那不行，一定得留下。”蜜蜂们不容分说，



将蜂蜜搬进了机舱。

“你以后想吃蜂蜜就来，咱们是朋友了，我们对朋友一点儿不吝惜。可上次有只老鼠来偷蜜，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金翅膀说。

舒克真怕蜜蜂看出他是老鼠来，他向蜜蜂们告别后，急忙起飞了。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转悠，他知道，只要人家认不出他是老鼠来，都会对他友好。可一旦人家知道他是老鼠，一定不会理他了。想到这儿，舒克把飞行服整了整，再摸摸腰里的尾巴缠得牢不牢，又将飞行帽戴好。

“砰！”地面传来一声枪响。

舒克往下一看，一个小男孩拿汽枪将一只麻雀从树上打下来。麻雀的翅膀被打伤了，在地上一蹦一蹦地跳着，小男孩从远处追过去。

舒克驾着直升飞机来了一个俯冲，落在小麻雀身旁。他打开舱门，喊："快！快上来！"

小麻雀也来不及细想，上了直升飞机。

好险！小男孩刚跑到跟前，米黄色的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小男孩愣在那里。

“你真勇敢！”小麻雀望着舒克说。

“你伤得重吗？”

“翅膀伤了，真疼。”

“他干吗打你？”

“我也不知道，他总拿枪打我们。妈妈就是让他们打死的。”

“人比老鼠还坏吧？”舒克问。

“老鼠？老鼠最坏。”

“可老鼠没用枪打死别人呀！”舒克提醒小麻雀。

“老鼠名声不好。”

名声，就是这个名声！害得舒克整天穿着飞行服，戴着飞行帽，还把尾巴缠在腰里，热死了，也不敢脱。舒克恨死“名声”这个东西了。

“你怎么了？”小麻雀看到舒克不吭气了，“对了，我还忘了问你是谁呢？”

“飞行员舒克。”舒克不大情愿地回答。他不明白，自己救了他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真名字——小老鼠舒克！

“你真好，谢谢你，飞行员舒克！”

这次听到人家谢他，舒克心里不是滋味儿。他想听到“谢谢你，小老鼠舒克”。

不过，舒克一会儿就把不愉快的事忘了，他请小麻雀吃蜜，小麻雀说不喜欢吃蜜，喜欢吃虫子。舒克答应给他去抓。



天快黑了，舒克将直升飞机停在一座楼房的房顶上，他让小麻雀在机舱中休息，自己跑出去给他抓虫子。

舒克从来没抓过虫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到了几条。

小麻雀看到虫子，高兴地吃了起来，舒克笑了。

第二天，舒克把小麻雀送回家。

舒克经常为大家办好事。渐渐地，谁都知道有位飞行员舒克开着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最爱帮助别人。

这天，经小麻雀提议，大家宴请飞行员舒克。主办宴会的是蚂蚁国王、蜜蜂皇后，还有许许多多受过舒克帮助的朋友都来了。

宴会很丰盛，有好多好吃的食物，大家坐好了，在等舒克。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去参加宴会。这些日子，通过自己的劳动，交了许多朋友。舒克看见下面有一片花丛，他操纵飞机降落下去，想给朋友们带点鲜花。

舒克摘了一朵红花。"这朵送给小麻雀，"他想。

舒克又摘了一朵黄花，"这朵送给金翅膀

小蜜蜂。”

忽然，舒克身后刮来一阵急风，他感到一阵颤栗，浑身发软，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肩膀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

“我当什么飞行员舒克，原来是只老鼠！”舒克身后传来一阵大笑。

舒克回头一看，天哪，是只小花猫！小时候，舒克就听妈妈说过，猫是老鼠最大的敌人，祖祖辈辈是冤家。

“你以为化装了，就能逃过我的眼睛？走，我要让小麻雀他们看看你的真面目，然后再处决你。”

一听说要带他去见小麻雀他们，舒克急了，他哀求道：

“我求求你，现在就把我处死吧，千万别让他们知道我是老鼠。”

舒克宁可死了，也要保个好名声！

“想得倒美！走！”小花猫才不理会舒克的苦苦哀求，用手轻轻一提，就把舒克拎走了。

“这下完了。”舒克闭上眼睛，想象着一会儿大家骂他的场面。

“你们的飞行员是只老鼠，看看吧！”小花猫把舒克往地上一扔，大声宣布。



舒克站起来，他不敢睁开眼睛。

大家都愣住了。

“我现在就去处决他！”小花猫像审判长一样宣布，他说完又抓起舒克。

“住手！”小麻雀飞到小花猫跟前，“你干吗要处决他？”

“因为他是老鼠！”

“可他没干过坏事呀！”

“老鼠都是坏蛋！”

“不对，舒克就不是坏蛋！”

“对，舒克不是坏蛋！”大家一起嚷道。

“他是一只老鼠呀！”小花猫急了。

“老鼠不老鼠我们不管，他是我们的朋友舒克！我们的朋友舒克！”小蚂蚁大声说。

“对，他是我们的朋友舒克，不许你伤害他！”金翅膀蜜蜂飞起来，只要小花猫敢动舒克一根毫毛，他就要蜇他。

舒克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流了下来，他不怕把脸上的牙膏冲掉了。

小麻雀过去给他擦干眼泪。

“舒克，来，宴会开始。”小麻雀宣布。

舒克笑了，他把飞行帽摘掉，坐在了餐桌正中央。

“他们疯了！和老鼠在一起会餐！”小花猫讨了个没趣，怏怏地走了，他实在想不通。

从那以后，舒克再也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老鼠了，他每天驾驶着米黄色的直升飞机，为朋友们做事。

第3集

贝塔用布口袋装香味儿；咪丽不让贝塔吃饭；贝塔学会驾驶坦克

贝塔也是一只小老鼠，从他降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一个可怕的影子始终跟踪着他，那影子就是咪丽。咪丽是一只猫。

咪丽害得贝塔两天没吃东西了，这天晚上，一股香味儿从洞外飘进来，贝塔忙拿出他的小布口袋，将香味儿装进去。这是贝塔想出的办法，每当香味儿飘进来时，就用口袋把它装起来，留着以后饿了时闻。

可今天贝塔实在太饿了，越闻香味儿就越想吃东西，他决定出去冒一次险。

贝塔先把头探出洞外，屋里静悄悄的。

“咪丽大概出去玩了吧？”他小心翼翼地出



了洞。

冰柜旁边有一只碗，那里边总是有好吃的，什么鱼呀、肉呀……贝塔就是饿死也不敢过去吃，那是咪丽的饭碗，主人每天往这个碗里放好吃的。

贝塔想在地上找点儿剩饭。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有响动。贝塔探头一看，好家伙，咪丽正盯着他呢！

他赶忙窜回洞去。吓得直喘粗气。

“小偷！你敢出来吗？”咪丽在洞口吓唬贝塔。

贝塔连答话都不敢。就这样，贝塔被咪丽一连堵了3天！他已经饿得全身无力，手脚发软了。

咪丽呢，每天故意当着贝塔大吃大喝。主人这几天似乎特别优待她。

看着咪丽大吃一气，贝塔咽了一下口水，“干吗她每天可以大模大样地吃这么多东西？而我吃一点儿就是偷。要是主人每天也给我一点儿东西吃，哪怕比咪丽少得多，我就不会偷了，主人真是个怪东西。”贝塔想。

贝塔不想饿死，他得想办法活下去。

贝塔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天晚上看电视。

屋里的电视机正好对着贝塔的洞口，他不用出去就可以看电视。

这天，一部电视片吸引了贝塔，屏幕上的一群坦克在进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坦克什么都不怕，连高大的墙都被它撞塌了。

“坦克这么厉害！”贝塔想起床底下有一辆绿色的电动坦克，他的眼睛闪出了奇异的光。

趁咪丽出去喝水的空儿，贝塔钻出洞，跑到床底下找到了那辆绿色的电动坦克。

贝塔学着电视上驾驶员的样子，打开坦克上的盖子，钻进了坦克里边。

坦克里很宽敞，装几个贝塔都不成问题。贝塔关紧炮塔上的盖，从里面把插销插上，又使劲儿推了推，直到他确信咪丽从外面肯定打不开时，才松了一口气。

贝塔仔细打量着坦克内部，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贝塔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发现前面有一个小镜子，他把脑袋凑过去，居然能看到外面！贝塔想起来了，电视上说过，这叫潜望镜。

潜望镜下面有一排漂亮的电钮。贝塔试着按了一下红色的电钮，坦克启动了，飞快地向前冲去，贝塔又按了一下黄色电钮，坦克向后



退去。

贝塔开心极了，他把所有电钮都按了一遍。有的能操纵炮塔转圈，有的能加大前进速度。有的能让坦克拐弯。不一会儿，贝塔就能熟练地操纵坦克了，现在，贝塔不怕咪丽了，他甚至盼着咪丽快点回来，这种心情还是头一次有呢！

贝塔把坦克隐蔽在床底下，焦急地盼望着咪丽的出现。

第4集

贝塔驾驶坦克大败咪丽；贝塔击退咪丽援兵；咪丽奄奄一息；贝塔出走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见咪丽回来了，他按了一下电钮，操纵坦克向咪丽冲过去。

咪丽看见一辆坦克从床底下开出来，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坦克已经撞到她身上，把她撞了一个跟头。她刚站稳，坦克又冲过来了，又是一个大跟头。咪丽急忙跳上桌子，气喘吁吁地看着这辆凶猛的坦克。

不一会儿，坦克上的盖子打开了，露出贝

塔的头。

“喂,怎么样?害怕了吧?”贝塔嘲笑地说。

咪丽一看是贝塔,猛地从桌上扑下来。

贝塔连忙钻进坦克，等咪丽刚落地，坦克又把她撞了个跟头。这次撞在头上，咪丽两眼直冒金星。

咪丽傻眼了,忙逃回到桌子上。

这回，贝塔不理咪丽了，他开着坦克来到咪丽的饭碗旁边，把咪丽的食物都搬进了坦克。

贝塔在坦克里大吃起来，真香啊！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咪丽急得直跺脚，他得意地笑了。

这天咪丽没吃上东西。

贝塔决定以后就住在坦克里了。他找来一些棉花，在坦克里铺了一张舒舒服服的软床。又找了一个纸盒子,当贮藏食物的仓库。

白天，贝塔把坦克开到床底下隐蔽起来。晚上，他开着坦克出来吃主人给咪丽准备的食物。

一到夜里，整个屋子就成了贝塔的天下。他驾驶着坦克横冲直撞，追得咪丽满屋子乱蹿。



咪丽决定去搬援兵。

“臭贝塔，你等着，一会儿非把你的乌龟壳翻个底朝天不可，哼！”咪丽边说边跑出屋子。

“她要真叫来十几只猫，把坦克翻过来就糟了。”贝塔着急了。

他忽然看见了坦克上的大炮，对，用大炮打他们！可没有炮弹呀，贝塔眼珠一转，想出个好主意。

床底下的篮子里有不少花生米，贝塔拿了个口袋，装了满满一口袋，搬进坦克里。他把一颗花生米塞进炮膛，一按电钮，“啪！”打出去一颗。

贝塔很快发现炮上也有一个小镜子，那是瞄准镜。他又装进一颗“炮弹”，瞄准挂在墙上的气球，一按电钮，“啪！”气球炸了。

现在贝塔什么都不怕了，他把炮口对准门口，装好炮弹，等着咪丽。果然，咪丽叫来了五只猫！

“他在哪儿？”一只黄猫刚进屋就说。他不相信一只老鼠能把猫治住。

话音未落，就听“啪”的一声，黄猫的门牙被打掉了，疼得她“嗷嗷”直叫。

另一只灰猫朝着坦克冲过来。

贝塔瞄准他的鼻子又是一炮，"炮弹"打进灰猫的鼻孔里出不来了，疼得他掉头就跑。

另外几只猫都傻了眼，他们看见一辆绿色的坦克从床底下冲出来，一边开炮一边横冲直撞，他们争先恐后地逃出了屋子。

从此以后，不管白天晚上，整个屋子都成了贝塔的天下，就是咪丽跑到大衣柜上，贝塔的"炮弹"也能打着她。

咪丽想了许多办法，可每次她都败在贝塔手下。她的饭碗已经成了贝塔的饭碗了，主人惊奇地发现，近几天从未丢吃的，他还以为这是咪丽的功劳，因此决定好好慰劳她。主人每天往咪丽的饭碗里放好吃的，他哪儿知道，咪丽一点儿没吃着，全让贝塔享用啦！

咪丽已经整整四天没吃东西了。这天中午，她悄悄爬上了餐桌……

"好啊，你竟敢偷吃东西！我每天给你那么多饭还不够你吃！你个馋猫！"

主人看见咪丽居然敢爬到餐桌上偷吃他的饭，大发脾气，抄起鸡毛掸子没命地打咪丽，吓得咪丽在屋里上蹿下跳。

贝塔在床底下开心极了。当咪丽躲到床底下时，他就开炮把她轰出去。



这天晚上，主人用绳子把咪丽捆在椅子腿上，惩罚她。

贝塔的坦克缓缓地停在了咪丽身旁，当贝塔确信咪丽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之后，他打开坦克舱盖，钻出来坐在炮塔上，二郎腿一跷，悠闲自得地看着咪丽。

咪丽看了一眼贝塔，闭上了眼睛。她饿极了，再加上全身被打得火烧一样的疼，浑身无力，骨头都快散架了。

贝塔本来想好好取笑她一番，看到咪丽这副可怜的样子，贝塔想起了自己从前挨饿的日子，他开始同情咪丽了，贝塔后悔不该把咪丽弄到这个地步。

贝塔从坦克上跳下来，走到咪丽身旁。

“饿肚子最难受了，我知道。”贝塔一边说，一边开始咬捆在咪丽身上的绳子。

咪丽睁了一下眼睛，看看贝塔，又闭上了。

“我一会儿给你点儿吃的。”贝塔继续咬着绳子。

尼龙绳很结实，贝塔的牙齿都咬疼了，还剩最后一根。贝塔稍微歇了一会儿，用劲把最后一根绳子咬断了。

咪丽猛一回身，一口咬住了贝塔。

贝塔万万没想到，咪丽会来这一手，他不顾身上火辣辣的疼痛，回头咬了咪丽鼻子一口。

咪丽疼得大叫一声，松开了嘴。她实在太饿了，无力追捕贝塔。

贝塔钻进坦克，把坦克开到床下，他听到主人起来了。

主人听到咪丽叫，打开灯一看，咪丽居然敢把绳子咬断了。他勃然大怒，拿起鸡毛掸子又是一顿猛打，这回咪丽连跑的劲儿都没有了。

打完之后，主人又把咪丽捆在椅子腿上。

贝塔通过潜望镜看着这一切，开始他觉得挺出气，可后来又觉得咪丽挺可怜。但贝塔实在想不通咪丽干吗咬他呢？

贝塔觉得要是自己能吃上饭，咪丽就吃不上饭。如果咪丽有饭时，那他贝塔就得挨饿。要是他俩能一起吃该有多好。可看样子咪丽不会这样干。

“干脆，我离开这个屋子，自己到外边去闯闯吧！”贝塔拿定了主意。他不愿意让咪丽总是饿肚子。



贝塔的坦克又缓缓地停在了咪丽身旁。这回，咪丽连眼睛都不敢睁了，她知道贝塔一定会狠狠地报复她。

咪丽觉得鼻子前面有香味儿，她睁开眼睛一看，贝塔把坦克里的食物搬出来放在咪丽面前。

“我要走了，请原谅，我实在不敢再把绳子咬断了。”贝塔说，“你吃吧，饿肚子最难受了，好了，再见吧！”

贝塔说完钻进坦克里。一想到再见不到咪丽了，贝塔心里还有点儿酸溜溜的感觉，真怪。

贝塔又把坦克舱盖打开，最后看一眼咪丽，咪丽正大口大口地吃着贝塔给她的食物。贝塔头一次看见，咪丽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水……

贝塔盖好舱盖，驾驶着坦克，从咪丽出入的小门驶出了屋子，外边是满天星斗。

第 5 集

贝塔的炮弹打伤了小麻雀；舒克的直升飞机救出小麻雀

贝塔开着坦克来到野外，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他打开了照明灯。

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四周都是灌木丛，前方有一堆小石子。

“拿花生米当炮弹太可惜，”贝塔想，“不如用小石子当炮弹。”

贝塔对屋外这个世界还很陌生，由于他一生下来就在惊恐的气氛中生活，所以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这次如果没有坦克给他壮胆，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跑到外面来的。贝塔决定把炮弹储备得足足的，以防万一。

贝塔把坦克停在石子堆旁边，听听四周没有动静，他悄悄打开舱盖儿，钻出来，将许多小石子运进了坦克。有这么多炮弹，贝塔心里踏实多了。

贝塔忙完后，吃了两颗花生米，躺在坦克



里他的软床上，呼呼地睡起大觉来。

一阵吵闹声惊醒了贝塔，他趴在潜望镜上一看，天已亮了，一群麻雀落在他的坦克上，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这是什么？昨天还没有呢！”

“可不是吗，怎么一动不动呀？”

“是个死东西吧？”

“讨厌！”贝塔决定吓唬他们一下。他悄悄发动了坦克，猛然向前一冲，吓得麻雀们都飞了起来。

贝塔得意极了。他操纵坦克掉回头来，通过潜望镜看着落在树枝上的麻雀们。

“这是乌龟吧？”一只小麻雀说。

贝塔觉得“乌龟”是骂人的话，咪丽就这样骂过他。他要教训这只小麻雀一下。

贝塔把炮口对准了小麻雀，装上石子炮弹，一按电钮，只听“啪！”的一声，小麻雀掉在地上一蹦一蹦的，贝塔的炮弹打中了他的翅膀。

贝塔清楚地看见小麻雀的翅膀上滴着血，他原以为打小麻雀也像打咪丽一样，不会打伤。没想到小麻雀这么娇气，再加上炮弹由花生米换成了石子。

贝塔挺后悔，他把坦克开到小麻雀身旁，可又不敢走出坦克。

贝塔这一炮可把麻雀们吓坏了，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小麻雀在地上挣扎，眼睁睁地看着坦克朝麻雀开过来，干着急没办法。

“对了，快去叫舒克！”一只麻雀忽然想到了舒克。

舒克神通广大，在这一带已出了名。

舒克正在擦他的直升飞机，一只麻雀气喘吁吁地飞过来，差点儿撞在飞机上。

“舒克，快去，不好了……小麻雀被……被一个怪物……打断了……翅膀……”

“啊？！”小麻雀是舒克的好朋友，舒克曾经救过他，他也救过舒克。舒克一听说小麻雀遇到不幸，急得直跺脚。

“快上飞机！”舒克和那只麻雀钻进直升飞机。不到5秒钟，直升飞机便腾空而起，以最快的速度朝出事的地方飞去。

正当贝塔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出去给小麻雀道歉时，忽然听见天上传来一阵发动机的声音。他往上一看，是一架直升飞机。贝塔在电视里见过这玩意儿，似乎也挺厉害。

舒克操纵飞机下降高度，看清了，那怪物



是一辆坦克。舒克决定先把小麻雀救出去再收拾那坏蛋坦克。

直升飞机在坦克上空盘旋，贝塔弄不清它要干什么。只见飞机下边伸出来一根绳子，飞机上的麻雀喳喳地叫着，受伤的小麻雀抓住绳子头儿，被救上去了。

贝塔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有点儿恨那架直升飞机，说不清为什么。

第 6 集

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战

正当贝塔准备开着坦克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时，坦克猛烈地晃动了一下，他的头重重地撞在炮膛上，起了一个大包。

只听一阵飞机轰鸣声由近而远。

当贝塔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坦克又一次震动，贝塔的头也就又撞了一次炮膛，两个大包了。

一阵飞机轰鸣声由近而远。

贝塔清醒了，他一面捂着脑袋一面往外

看，原来是那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故意使劲地往贝塔的坦克身上落。贝塔火了。他找出坦克帽戴在头上，这样就不怕撞了。他又把坦克发动起来，停在原地不动，等着直升飞机再一次往下压他的坦克。

舒克的直升飞机第三次降下来压贝塔的坦克，就在直升飞机的轮子刚要撞着坦克时，贝塔操纵坦克躲开了，舒克的直升飞机控制不住，撞在地上，把地撞了一个坑。

贝塔操纵坦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全速朝舒克的直升飞机撞过来。

舒克毕竟是有丰富经验的飞行员，就在坦克要撞上飞机的一刹那，直升飞机拉起来了，而贝塔的坦克刹不住车，撞在一棵树上，把树撞倒了。幸亏贝塔戴着坦克帽，要不然头上又该多一个大包了。

这次贝塔可真生气了，他瞄准悬在前方空中的直升飞机就是一炮，直升飞机被打穿了一个小窟窿。舒克害怕了，连忙把飞机拉得高高的。

“这家伙真坏，仗着自己有大炮就欺负人。”舒克看看躺在机舱里受伤的小麻雀，心想，一定要治治这个开坦克的坏蛋。



舒克开着直升飞机离开了贝塔的坦克，他到河边装石头去了。贝塔以为自己把直升飞机打跑了，正得意地吃花生米呢！

“嗵！”舒克从天上往下扔石头，就像飞机扔炸弹一样。石头砸在坦克上，几乎砸穿了车身。

贝塔开着坦克就跑，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天上追，边追边扔石头，可是，不是扔早了就是扔晚了，再加上贝塔一会儿开快，一会儿开慢，老砸不着。

贝塔看见前方有一片小树林，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操纵坦克用最大速度朝小树林驶去，舒克在空中紧追。

贝塔的坦克钻进了小树林，舒克的直升飞机也在小树林中穿行。贝塔的坦克一会儿往左拐，一会儿往右拐。终于，舒克的直升飞机被挂在树上了。

这下贝塔可得意了，他往炮膛里装了一颗大炮弹，瞄准了直升飞机的驾驶舱，但是贝塔的手没有按电钮，他也不知为什么。

舒克清清楚楚地看见坦克的炮口对着自己，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好闭上眼睛等着坦克开炮。

就在这时，几十只麻雀飞来落在挂着直升飞机的树枝上，一起使劲儿摇着树枝，直升飞机掉下来了，就在接地的一刹那，飞机的螺旋桨起动了，直升飞机拔地而起。

"这家伙技术真不错！"贝塔不得不承认。

直升飞机飞走了，这次大战宣告结束，谁也没赢，谁也没输。贝塔真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这么复杂，刚出来就打了一仗，总算还平安。贝塔有点儿累，他检查了一遍舱盖儿确实锁牢了，就躺在他的软床里睡觉了。

第 7 集

贝塔的坦克飞到了天上；坦克和飞机在空中同老鹰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

贝塔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觉得身体摇晃起来，他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还在坦克里。是做梦吗？贝塔爬起来，趴在潜望镜上往外一看，差点儿叫出声来——他的坦克飞起来了，外面是蓝天，下边是大地。

贝塔揉揉眼睛，没错，他的坦克上天了！这



是怎么回事?

贝塔把发动机发动起来，没用，车轮只能空转。

贝塔忽然听见头顶上有飞机的声音，他把炮塔上的舱盖儿打开一条小缝儿，往上一看，那架直升飞机用绳子把他的坦克给吊起来了。

原来，舒克和小麻雀们昨天晚上商量了一下，觉得这辆来历不明的坦克严重危害大家的安全，舒克想了这么个办法，用他的直升飞机把坦克吊到远远的地方。于是，趁贝塔睡觉的工夫，大家悄悄地用绳子把贝塔的坦克捆了起来。天一亮，舒克就驾驶着直升飞机把贝塔和他的坦克一起吊到了空中。

现在，舒克正用最大速度吊着贝塔的坦克朝西北方向飞去，他也不知道把坦克运到哪儿去，反正越远越好。

贝塔急了，他往炮膛里塞了一颗炮弹，可他的炮口不能往上抬九十度射击。贝塔按住炮塔旋转按钮不放，他的炮塔发疯一样地旋转起来，可绳子是捆在炮塔上的，一点儿用也没有。贝塔的头都转晕了，他一松开按钮，拧成麻花的绳子又往回转，整个坦克也跟着往回转，

转得他都快吐了。忽然，贝塔觉得上面往下滴水，他还以为下雨了，挺高兴，贝塔一天没喝水了。他立刻把嘴接在滴水的地方，哎呀，真臊，不是雨，是尿。原来舒克怕绳子不结实，才急中生智想出了这个办法，把绳子弄湿了不就不会断了吗？贝塔知道又上当了，可他干着急，干生气，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舒克觉得飞得够远的了，即使这辆坦克日夜兼程往回开，也得开上三天三夜。他准备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着陆。

就在这时，舒克发现在他的直升飞机上方出现了一个黑点儿。那黑点儿越来越大，舒克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儿发凉。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只老鹰！老鹰的眼睛最尖，他一眼就看清楚直升飞机里的舒克是他喜欢吃的食物，他收拢翅膀，飞快地俯冲下来。

你说怪不怪，贝塔没看见老鹰，但他也本能地预感到有危险就要降临，脖子后面也发凉。

就在老鹰扑过来的一瞬间，舒克拉起了直升飞机，老鹰扑了个空。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清楚了，是一只老鹰！老鹰转过身子，又扑过来。



贝塔的炮里正好有一发炮弹，他瞄准老鹰就是一炮，没打中。在空中射击非常困难，双方都在运动中，很难打中。

舒克发现吊在下面的坦克冲老鹰开炮了，他马上把这个敌人当成了自己的同盟军。舒克原打算立即把坦克扔下去，吊着它非常不灵活，很难躲过老鹰的袭击。现在，舒克决定不抛弃自己的同盟军了。

老鹰又扑过来了。

贝塔装上一发大炮弹，瞄准了目标。

近些，再近些！贝塔的手直哆嗦，他看清了老鹰那带勾的嘴和刀子一样锋利的爪子。就在老鹰的爪子刚要抓住吊坦克的绳子时，贝塔按下了射击按钮。

打中了！老鹰掉了下去，但马上又飞了起来，老鹰毕竟是老鹰，不像麻雀那样娇气。

老鹰没想到对手还有武器，他同直升飞机保持了一段距离，在想对策。

“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舒克到现在还不知道坦克里是谁，不过他已经喜欢上他了。舒克忽然想起直升飞机里的电台，他戴好耳机，对着话筒喊起来。

贝塔的坦克里也有电台，贝塔不知道它的



用处。现在电台里传出了声音，贝塔觉得挺好玩。

“喂！喂！喂！”舒克呼叫。

“干吗？干吗？”

“我是舒克！”

“什么舒克？”

“飞行员舒克。”

“啊？就是你把我吊到天上来的！”

“真对不起，你是谁？”

“不告诉你。”

贝塔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身分，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欺负他。

“谢谢你开炮打跑了老鹰。”

“这算什么，我还没使劲儿打呢！”

“咱们交个朋友吧！”

“你先把我放到地上去。”

“不好，老鹰又来了！”

贝塔一看，可不是嘛，狡猾的老鹰从下面往上飞扑过来。贝塔的炮打不着他。

“降低高度！”贝塔命令。

“明白！”舒克操纵飞机急速下降。

贝塔的炮口瞄准了老鹰。

“这次你使劲儿按炮钮。”舒克说。



“少废话！”

又打中了！看来这次老鹰疼得够呛，挣扎着逃跑了。

舒克和贝塔胜利了。

第 8 集

舒克的直升飞机坏了；舒克和贝塔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俩终于见面了

舒克现在对吊在下面的这个盟军佩服得五体投地。

“你真行！”

“少来这套。”贝塔想起舒克把他吊到天上来就有气，连招呼也不打！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舒克想起自己把人家吊到天上来，心里挺过意不去。他开始操纵直升飞机返航了。

“这还差不多。”贝塔往嘴里塞了一颗花生米，“你刚才往下撒尿了？”

“是，我怕吊坦克的绳子太干燥会断。”

“我以为是往下淋水呢，就伸嘴接着，上你的当了！”

“实在抱歉！”舒克说完觉得发动机的声音有些不正常，糟糕，飞机出故障了！

“注意，飞机出故障，马上要迫降！”舒克通知贝塔。

“什么破飞机，白给我都不要！”贝塔嘴上这么说，心里挺害怕。他知道，飞机要是掉下去，他就没命了。

舒克发现地面上有一座城堡，他想操纵飞机绕过这座城堡，降落在野地里。可飞机已经不听他的话了，一个劲儿往下掉。没办法，只好在城堡里着陆了。

如果舒克知道这是一座什么城堡的话，那他宁愿摔死也不敢在这里降落。这是一座猫城——克里斯王国。克里斯王国的所有公民都是猫。

舒克总算平安地把飞机降落在一块开阔地上，坦克先着陆，直升飞机落在一旁。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着停在一旁的直升飞机，他想看看这个同盟军是什么模样。

直升飞机的舱门打开了，贝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飞行员舒克也和他贝塔一样，是老鼠？！

舒克跳下飞机，把悬吊贝塔坦克的绳子解开收好。



舒克正准备修理飞机，他突然呆在那里，一动不动。舒克和贝塔几乎是同时看见远处有三只穿着军装的猫。

“快进来！”贝塔打开坦克舱盖儿，舒克想了一下，觉得坦克比飞机要安全，因为飞机已经不能飞了。

舒克急忙钻进了贝塔的坦克。贝塔把盖儿盖紧，锁牢。

“怎么，你也是……”舒克真没想到这个英雄的同盟军竟是自己的同胞。

“我叫贝塔。”能见到自己的同胞，贝塔真高兴。

“你看。”贝塔看见那三只猫士兵朝坦克走过来。

“别怕。”舒克安慰贝塔，其实他的心跳得特快。

第 9 集

舒克不让贝塔开炮打猫宪兵；贝塔驾驶坦克甩掉猫宪兵；舒克贝塔被包围

三只穿军装的猫宪兵朝舒克和贝塔走过

来，贝塔把坦克舱盖儿锁牢。他俩的心脏发出“通！通！通”的响声，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

贝塔趴在潜望镜上，看见猫宪兵越走越近。

“你的飞机怎么维修的？够呛！”贝塔小声埋怨舒克。他太怕猫了。

“从来没出过故障！准是你的坦克太重了！”舒克把责任推到贝塔身上。

“我又没请你把我的坦克吊到天上！”贝塔生气了。

“算了算了。”舒克觉得现在不是吵嘴的时候，“快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三只猫宪兵站在坦克前面，他们好奇地看着坦克，其中一只猫还摸摸坦克的履带。另一只猫宪兵朝舒克的直升飞机走过去。

贝塔往炮膛里装了一发石子炮弹，瞄准了一只猫。

“别打！”舒克小声说。

“干吗？”贝塔不明白。

“现在他们不知道坦克里边是什么东西，你一开炮，他们该报复咱们了。再说，咱们还不知道这是座什么城堡，看样子想逃出去不大容易，还是让他们弄不清咱们的底细安全些。”



贝塔觉得舒克说得挺有道理,没开炮。

“那咱们也不能老呆在这儿呀!”贝塔实在害怕这三只猫。

“咱们去别处看看,先躲开猫再说!”舒克也怕猫。那次他去赴蚂蚁皇后的宴会时,差点儿被小花猫吃了的经历一直没忘,想起来身上就发抖。

这时,一只猫爬上了坦克。

贝塔按了起动按钮,坦克猛然向前开去,把那只猫甩到地上。

三只猫兜兵定了定神儿,跟在坦克后面追上来。

“快,再快点儿!”舒克催贝塔。

贝塔已将速度按钮按到底了,坦克呼啸着朝前驶去。

“你的飞机不要了?”贝塔边开边问。

“先把这三只猫引开,一会儿回来修。”

“这家伙挺鬼!”贝塔想。他不得不承认舒克点子多。

舒克看见坦克里有花生米,拿起一颗。

“可以吗?”舒克一边往嘴里送一边问。

贝塔点点头。舒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绕过两座房子,坦克来到街上。

潜望镜里的情景使贝塔大吃一惊，他操纵坦克来了个急刹车。舒克的头重重地撞在舱壁上。

“你干什么？”舒克火了，“刹车也不告诉一声！”

“你看！”贝塔离开潜望镜，让舒克看。

舒克趴在潜望镜上一看，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街上到处都是猫。

“倒车！”舒克忙说。

坦克掉过头，朝相反方向开去。没开多远，又是一个急刹车。

舒克和贝塔终于明白了，这是一座猫城。

这时，街上的猫都被这个新奇的玩艺儿吸引住了，潮水般地朝坦克围过来。

舒克和贝塔无路可逃了。

第 10 集

贝塔用炮塔把猫公民们吓跑；猫宪兵把坦克翻了个底朝天；坦克变成了潜水艇；舒克和贝塔被活捉

“反正他们打不开坦克的舱盖儿！”贝塔自



己给自己壮胆儿。其实他的腿直哆嗦。

“就是！别看他们是猫，根本治不住坦克！”舒克也一边发抖一边给自己鼓劲儿。

贝塔又检查了一遍舱盖儿，确实锁牢了。

这时，几百只猫把坦克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的议论声传进了坦克里。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没见过。”

“从哪儿来的？”

“听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天上？”

“能打开吗？”

“试试。”

于是就传来了“哧”、“哧”的抓坦克舱盖儿的声音。

舒克和贝塔紧紧靠在一起，眼睛死盯着舱盖儿。

舒克想起了小花猫。贝塔想起了咪丽。他俩几乎是同时蹦起来。

“咱们不能等死！”舒克说。

“就是，拼拼看！”贝塔立即支持。

贝塔坐到驾驶座上。舒克坐在炮长的位置

上。他们系好安全带。

“我转炮塔，吓他们一下。”贝塔让舒克作好准备。

“转吧！”舒克说。

“你不怕晕吧？”贝塔问。

“飞行员还有怕晕的？”舒克觉得贝塔太小看他了。

“好，那我就转了。”贝塔按下炮塔旋转按钮。

坦克上的炮塔飞快地旋转起来，炮管把好儿只猫撞出去老远。

克里斯王国的公民们吓坏了，他们扭头就跑，边跑边发出尖叫声。他们弄不清这是什么怪物。

猫们发现怪物没追上来，才停住，站在老远的地方胆怯地望着坦克。

“他们怕我的坦克！”贝塔兴奋了。

“他们怕咱们！”舒克也来劲儿了。

原来猫也是胆小鬼！舒克和贝塔决定治治这些老鼠的冤家。

“用坦克撞他们！”舒克提议。

“行！”贝塔发动了坦克，一推操纵杆，坦克的履带飞快地转起来。



“哎，坦克怎么不动呀！”贝塔从潜望镜往外一看，坦克纹丝不动，可履带却在转。

舒克凑过去一看，慌了。两只猫宪兵把坦克抬起来了，坦克的轮子空转呢！

紧接着，舒克和贝塔只觉得天旋地转，他俩头朝下了！要不是系着安全带，非得重重地撞一下头不可。

原来是猫宪兵把坦克翻过来了。坦克轮子朝天，任贝塔怎么加大速度，轮子也只能空转。

贝塔和舒克傻眼了。

看到怪物被治住了，吓跑的猫公民们又慢慢围拢过来，但他们作好了随时跑的准备。

“这回安全了，舱盖儿想打也打不开了。”贝塔说，他头朝下吊着。

“我的头有点儿受不了了。”舒克也是头朝下，他的脸憋紫了。

“飞行员还怕头朝下？”贝塔撇撇嘴。

舒克不吭气了。他原想解开安全带，把身子正过来，可又怕贝塔笑话他——飞行员还不如坦克兵。舒克只好忍着。

其实贝塔也快不行了，但他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舒克忍不住为止，煞煞他那飞行员的优越感。

“把这怪物扔到池塘里去吧，放在大街上太危险。”一只猫提议。

所有的猫都赞成这个办法。

舒克和贝塔的心本来就快到嗓子眼儿了——现在他俩的心差点儿从嘴里掉出来。

坦克被翻过来了，猫公民们抬着坦克朝池塘走去。

舒克和贝塔慌了。

“你这坦克漏水吗？”舒克问。

“又不是船，当然漏。”贝塔说。

“咱们要是鱼就好了。”

“我可不愿意当鱼。”

“怎么？”

“当鱼还得让猫吃！”

“真是的。那咱们要是乌龟就好了。”

“少废话，想点儿办法吧！”

贝塔把床上的棉花拿起来，见缝儿就塞。舒克也学着贝塔的样子堵缝儿。

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他们的坦克已被抬到池塘边上。

“一、二、三！”猫们一起使劲儿，只听“扑通”一声，坦克被扔进池塘里。

还好，坦克里边没进水！舒克和贝塔只觉



得气短，呼吸越来越急促。

“糟糕，坦克里快没空气了。”贝塔说。

“把炮管抬起来，说不定能伸出水面。”舒克灵机一动。

贝塔按电钮操纵炮管往上抬，炮管果真伸出了水面。

“快，把炮弹退出来！”舒克说。

贝塔把炮弹从炮膛里退出来，然后把嘴对在炮膛上，有空气了！坦克变成了潜水艇。

“你来！”贝塔让给舒克。

舒克只吸了一口，又让给贝塔。

“你多吸两口！”贝塔说。

“我是飞行员，体质好。”舒克说。

又来了，贝塔最讨厌舒克跟他摆飞行员架子。

“我的体质也不差！”贝塔赌气，不吸。

舒克呼吸越来越急促。

贝塔也快挺不住了。可谁也不去吸空气。不过，他俩的头不由自主地离炮膛越来越近。

贝塔忽然觉得脚有点儿凉，他低头一看，坦克漏水了。贝塔忙拿棉花去堵漏洞。舒克也帮着堵。

漏进来的水越来越多，已经没到舒克和贝塔的胸部了，水位还在上涨。

“等舱里的水满了，咱们也就完了。”舒克耸耸肩膀。

“好在你是飞行员，体质好，不怕。”贝塔冲舒克挤挤眼睛。

“当然。不过……”舒克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到他下巴了。

“出去吧？”贝塔问。

“当然。等着淹死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舒克脱下套在飞行服外面的救生衣，递给贝塔，“你穿吧，这是救生衣，能浮在水面上。”

“不要，我会游泳。”贝塔摇摇头。

“穿上吧！我……体质好。”舒克没敢再提飞行员。

贝塔穿上了救生衣。冲舒克笑笑。

这时，坦克舱里的水已经快满了。贝塔恋恋不舍地看看自己心爱的坦克，打开了舱盖儿。

舒克和贝塔钻出坦克，向上游去，把头露出水面。

池塘四周都是看热闹的猫。他们看见舒克和贝塔，叫起来，几只猫跑去拿来打鱼的大网，把舒克和贝塔网住了。



第 11 集

克里斯王国的猫没有见过老鼠；猫公民帮助舒克和贝塔打捞坦克；飞行表演

舒克和贝塔被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用渔网从池塘里捞了上来。

舒克和贝塔明白，他俩的末日到了。

“再见了，飞行员舒克！”贝塔在渔网里递给舒克一个勉强的笑容。

“再见，坦克兵贝塔！”舒克耸耸鼻子。

“我真想让你再把我吊到天上。”贝塔说。

“我也想让你用炮再打我一次。”舒克说，“说实话，你的炮打得不赖。”

“说实话，你的体质还真不错，不愧是飞行员。”贝塔说。

渔网被拖上岸了。舒克和贝塔被猫们从渔网里拽出来。他们闭上眼睛，等着猫吃他们。

“这么多猫，还不把我和贝塔撕成碎片啊！”舒克想。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

去了。怪事，这些猫干什么哪？

舒克和贝塔睁开眼睛，他俩身边全是猫。这些猫好奇地看着舒克和贝塔。

贝塔和舒克纳闷了，他们怎么还不吃呀！看什么？难道还有不认识老鼠的猫？

“请吃吧！”舒克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他要维护一个飞行员的尊严，“还等什么？”

“吃什么？”一只猫问。

“吃我们呀！”贝塔说。真怪，他现在反而一点儿也不怕了。

“吃你们？你们能吃？”猫公民们惊讶极了。

猫不知道老鼠能吃！

“你们听说过老鼠吗？”舒克心里一动，他问猫公民们。

“老鼠？”猫公民们摇摇头。

原来克里斯王国的猫没见过老鼠，他们这儿从来没有过老鼠！他们不知道猫和老鼠是冤家。

“你们是谁？”一只猫宪兵问。

“我是飞行员舒克。他是坦克兵贝塔。”

“干吗到我们克里斯王国来？”

舒克把他和贝塔怎么在天上遇到老鹰，飞机怎么出了故障，以及他们怎么在克里斯王国迫降等等，统统讲了一遍。



“飞机真能飞到天上去？”猫们不信。

“池塘里那怪物是坦克？”猫公民们感兴趣了。

他们决定帮舒克和贝塔把坦克从池塘里捞上来。他们有的去捞坦克，有的给贝塔和舒克端水喝。

在舒克和贝塔心目中，猫是凶恶的化身。他们万万没想到，猫还会笑着说话，还会这么热情。

坦克捞上来了，贝塔和舒克在猫公民的帮助下，把坦克车身上的水擦干净。

虽然同猫在一起干活舒克和贝塔还不大适应，但他俩觉得这些猫仗义。

“真对不起！”一只猫说。

他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只给老鼠道歉的猫。舒克和贝塔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要是世界上的猫都像他这样就好了。”贝塔想。

“没关系。”舒克说。

坦克擦干净了，贝塔钻进去，试试车，发动机正常。

“给我们表演一下行吗？”一只猫提议。

“当然可以！”贝塔很乐意显示一下自己高

超的驾驶技术。他招呼舒克进来。

舒克也钻进坦克，坐在贝塔旁边。

贝塔猛一按启动电钮，坦克风驰电掣般地围着猫公民们绕开了圈子。猫公民们的身体跟着坦克转，他们的头都快转晕了。贝塔的坦克开得快极了，几乎只能看见一道光圈围着猫公民们转。

“开一炮，让他们看看！”舒克说，他从炮弹箱里取出一发石子炮弹，递给贝塔。

贝塔把坦克停住，将炮弹塞进炮膛，瞄准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按下了射击按钮。

树叶被打掉了好几片。

猫公民们欢呼起来。

“我也能打落树叶。”舒克觉得树上那么多树叶，随便射击都能打掉几片。

“我是瞄准这几片树叶开炮的！”贝塔吹牛了。

舒克撇嘴。

“能让我们看看飞机上天吗？”等坦克停下来，一只猫趴在坦克上问舒克和贝塔。

“当然可以！”舒克来劲儿了，“我先去把飞机修好。”

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抬起贝塔的坦克，



浩浩荡荡地朝舒克的直升飞机走去。贝塔和舒克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神气极了。

直升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舒克对他的直升飞机挺熟悉，很快就修好了。

猫公民们把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很喜欢这两位有本事的飞行员和坦克兵。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的驾驶舱。

“上来吧？”舒克邀请贝塔。

“你自己去吧，我在下边等你。”贝塔对舒克的直升飞机的安全性表示怀疑。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转起来了。紧接着，直升飞机腾空而起。

猫公民们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一片欢呼。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克里斯王国上空作着各种高难度的飞行动作。一会儿空中悬停，一会儿急转弯，一会儿垂直起落……

猫公民们看花了眼，赞叹声连成一片。

贝塔把头伸出炮塔，他不得不承认舒克的飞行技术是第一流的。贝塔想，他的坦克如果和舒克的直升飞机联合起来，就谁也不怕了。

“贝塔！贝塔！我是舒克！你听见了吗？”贝塔的耳机里传来舒克的呼叫声。

“我是贝塔！我是贝塔！”贝塔兴奋极了，望着天上的直升飞机答应着。

“我现在要给他们作一次超低空飞行表演，请你在地面指挥！请你在地面指挥！明白吗？”

“明白！你说话小点儿声，把我耳朵都快震聋了！”

“开始吧？”舒克请示地面。

贝塔看见舒克的直升飞机盘旋了一圈儿，悬停在空中，做好了超低空飞行的准备。

“开始！”贝塔命令，“降低高度！”

舒克的直升飞机一边降低高度一边朝猫公民们飞来。

“再低些！再低些！”贝塔指挥着。

“明白！”舒克回答。

直升飞机几乎是擦着地面飞过来，吓得观看表演的猫公民们都趴在地上。

“拉起来点儿！”贝塔全神贯注地观看着直升飞机与地面的距离。他知道，只要稍一疏忽，就会机毁鼠亡。

直升飞机擦着猫公民们的头飞过去了，螺旋桨掀起的强大的风吹得猫们站不住脚。

克里斯王国的公民们大饱了眼福，他们对



舒克和贝塔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 12 集

克里斯王国的国王要接见飞行员和坦克兵；舒克和贝塔听说国王会放电；舒克和贝塔见到克里斯国王

舒克驾驶着直升飞机安全着陆了。

猫公民们拥到飞机旁边，把舒克和贝塔抬起来，抛向空中，然后接住，又抛起来……当他们被抬到一片绿色草坪上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丰盛的宴会。猫公民们纷纷从自已家里把最好吃的食物拿来。舒克和贝塔已经饿坏了，他们准备饱餐一顿。再说，猫宴请老鼠，这意义也不一般。

这时，走来一队猫宪兵。

“我们的国王听说你们来了，要接见你们。”宪兵对舒克和贝塔说。

“国王！”贝塔一愣，看着舒克。

舒克也觉得国王一定是见多识广的老猫，他肯定认识老鼠。

“我们吃完饭去，行吗？”舒克说，他想来个

缓兵之计，等吃完饭，他和贝塔立即飞走。

“可以，请快点儿吃。”猫宪兵站在远处等着。

舒克悄悄地把他的计划告诉了贝塔，他动员贝塔把坦克丢掉，跟他一起坐直升飞机先跑，过几天再悄悄回来把坦克吊走。贝塔同意了。

“你们的国王很老吗？”舒克边吃边问猫公民。

“没见过。”坐在舒克身边的一只猫说。

“没见过？”贝塔不信。

所有的猫都摇头。

“国王厉害吗？”舒克问。

一提起国王，猫公民们的脸都吓白了。舒克和贝塔看出，克里斯王国的国王一定很凶。

“国王有法术，会放电。”一只猫小声告诉舒克。

“会放电？”舒克大吃一惊。

“咱们快走吧！”贝塔催舒克。

舒克觉得应该和猫公民们打个招呼，不然太不仗义了。

“多谢大家，我们走了。”舒克站起来和猫公民们告别。



一听说舒克和贝塔不见国王就走，猫公民们吓坏了。

“你们要是走了，我们可就没命了。”一只猫说。

“国王该发脾气了！”另一只猫一边打哆嗦一边说。

舒克和贝塔愣住了。

“还走吗？”舒克问贝塔。

贝塔耸耸肩膀，坐下了。

舒克也坐下了。

猫公民们感激地看着舒克和贝塔。

舒克和贝塔小声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开着坦克和飞机去王宫，见机行事。

贝塔钻进坦克，在猫宪兵的指引下，向王宫驶去。舒克的直升飞机在空中跟着。

克里斯王国的王宫很漂亮，是大理石建筑。王宫前面有一座广场。

贝塔的坦克停在王宫门前的台阶下边。舒克的直升飞机在坦克旁着陆。

舒克和贝塔跟着猫宪兵走进王宫。他俩数着，一共经过了 37 道岗！

“跑不成了。”舒克小声说。

“这个国王一定是坏蛋！”贝塔说。

“怎么？”

“设这么多岗，怕别人看见他干坏事！”

“就是，岗越多，干得坏事越多，越心虚。”舒克同意。

总算来到了一座大殿门口，宪兵示意舒克和贝塔等一会儿。

国王宣召舒克和贝塔进殿。

舒克和贝塔硬着头皮走进去，他俩看见国王后大吃一惊——国王是一只老鼠！一只白老鼠！！

猫国的国王是老鼠！！！

舒克和贝塔高兴了。

第 13 集

克里斯王国国王的来历；国王设宴招待舒克和贝塔；舒克和贝塔拒绝吃猫肉

一年以前，一只名叫白路的供医学试验用的小白鼠，当医务人员在他的身上移植了老虎胆和人工心脏后，他利用医务人员的疏忽，逃出了医院。



可想而知，这只装着老虎胆和人工心脏的小白鼠来到外界后，围绕着他，一定会发生一系列极为有趣的事件。

下面是他出逃后的遭遇。

白路首先遇到一只大猫。

这么干净的白老鼠，大猫还是头一次见到。他咂咂嘴，朝白路逼过来。

“你不怕我电死你？”白路说，他原地不动像没事儿一样。

“电？”大猫站住了。他怕电。

白路按了一下胸脯，人工心脏上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起来。

大猫被吓住了，“这小子身上还真有电！”

“怎么样，想尝尝电的滋味儿吗？”白路朝大猫走过去。

大猫连连倒退着。

“不，不，哪儿的事呀！”大猫扭头就跑。

“站住！再跑我就放电啦！”白路吓唬他。

大猫站住了。

“跟我走。”白路说完转身就走，连头也不回。

大猫断定白路身后有电眼，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后边跟着。

从此，白路就把这一带的猫都镇住了。猫

们每天向他进贡食物。他们都怕电——因为他们不知道电是什么东西，只听说厉害。

一天，白路听说几十里外有一个克里斯王国，王国里有几千只猫，于是，他决定去克里斯王国当国王，享享福。

白路轻而易举地就把克里斯王国的国王赶下了台。一是因为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从来没有见过老鼠；二是因为他们也怕电，怕得要命。

白路当上了克里斯王国的国王，只有少数几个大臣可以见到他。白路命令王国的公民们为他修建了豪华的宫殿，猫公民们都怕国王放电，只好老老实实地侍候国王，又怕又恨。

其实，只要有一只猫公民稍微试一下，就能知道国王身上只不过装着一节电池，根本没有杀伤力。可是，谁也不敢试，而且越传越神，越神越怕，越怕越老实。

再说舒克和贝塔。当他们发现克里斯王国的国王是他们的同胞后，放心了，他们觉得不会有危险了。

白路国王万万没有想到召见的飞行员和坦克兵是两只老鼠——他的同胞！白路国王心里一惊，他怕舒克和贝塔把他的底细———只老鼠泄露出去。再说，看到两只老鼠穿着飞行



服和坦克装，他心里也有点儿发颤。国王眼珠一转，想出计策，他要害死舒克和贝塔。

国王喝退了大臣们。大殿里只剩下他、舒克和贝塔。

“你怎么能当上猫国的国王？”舒克亲热地问。在猫国里碰见老鼠国王，他感到很开心，一点儿戒心也没有了。

“一下还说不清。”国王也亲热地说，“你们怎么当上飞行员和坦克兵的？”

舒克和贝塔把经过告诉国王。

“真是咱们老鼠家族的英雄。”国王竖起大拇指，“我宴请你们。”

“我们刚刚吃过饭。”舒克说。

“那也得吃。”

国王说。

盛情难却，舒克和贝塔只得从命。

国王命令侍从去准备宴席，他悄悄吩咐部下在舒克和贝塔的碗里下毒药。

舒克和贝塔很感激国王，他们觉得老鼠当国王一定比猫心地善良——老鼠受的苦太多了。

在国王的陪同下，舒克和贝塔来到宴会大厅。高大宽阔的宴会厅到处是鲜花，宽大的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舒克和贝塔眼睛都看

花了。

“请入席。”国王说。

舒克和贝塔挨着国王坐下。

“这是红烧猫肉。这是清炖猫肉。这是炒猫肝儿。”国王给客人介绍着。

正准备进餐的舒克和贝塔停住了，怎么？这一桌子都是猫肉？国王吃自己臣民的肉？

“吃呀！”国王急了，他怕舒克和贝塔不吃，饭菜里有毒药。

“你天天吃猫肉？”舒克问。

“是的。猫肉很好吃，别客气，快吃！”国王催促道。

舒克和贝塔想起了猫公民们害怕国王的情景。他们万万没想到，老鼠当了国王，比猫更残忍。

“你怎么能吃猫肉呢？”贝塔火了。生来怕猫恨猫的贝塔，居然替猫说话了。

“猫怎么能吃老鼠肉呢？”国王反问。

“这……”舒克和贝塔答不上来，反正他们觉得国王吃自己的臣民不对。

看见舒克和贝塔不吃，国王急了。



第 14 集

舒克和贝塔大战克里斯国王；猫公民们要吃自己的国王；舒克和贝塔带着白路离开王国

“你们吃不吃？”国王拉下脸。

舒克和贝塔摇摇头。

“我放电了？你们不怕电？”国王按了一下胸脯。人工心脏上的红灯一闪一闪地亮了。

舒克和贝塔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原来这就是国王身上的电！舒克和贝塔的飞机坦克上都装着电池，他们懂得电，所以不怕电。

国王见舒克和贝塔不怕他身上的电，有点儿慌。他站起来，走近舒克和贝塔。

“我放电了？”国王拿出放电的架势。

“放吧，我身上正需要电呢！”舒克张开双臂。

国王傻眼了。其实他根本放不出电。

“来人呀！”国王大声喊叫起来。

几只猫宪兵跑进来。

“把他俩抓起来！他们是老鼠！猫应该吃老鼠！”国王一急，忘了自己也是老鼠了。

真没想到，老鼠当了国王，对自己的同胞比猫还凶！舒克和贝塔同时朝国王扑过去。

舒克一拳将国王打倒，贝塔用最快的速度打开国王的人工心脏，取出了心脏里的电池。国王躺在地上不动了。

猫宪兵早就恨国王了，国王吃了他们不少亲戚朋友。看见国王躺在地上不动了，猫宪兵们欢呼着跑出王宫，把喜讯告诉全体公民们。

转眼间，猫公民们潮水般地涌进王宫。他们要吃掉国王。

舒克和贝塔不干了。他们一听说猫吃老鼠就火冒三丈。

猫公民们才不管舒克和贝塔的劝阻呢，他们叫骂着冲上前来。

“快把电池装上！”舒克急中生智。

贝塔忙把电池装进国王的人工心脏里。

国王站起来。猫公民们吓得连连后退，纷纷跪在地上磕头。

舒克和贝塔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明白了，白老鼠之所以能在克里斯王国称王称霸，责任不在白老鼠，而在猫公民。

舒克和贝塔动员猫公民们先离开王宫，由他俩治服国王。猫公民们退出去了。



国王老老实实地把他的来历告诉给舒克和贝塔。舒克和贝塔为难了:把白老鼠留下吧,他会继续欺负猫公民们;把他身上的电池取出来吧,猫公民们又要吃他。

看来,只有把白老鼠带走。带到一个人人懂电而又没有猫的地方去,他才会老老实实地生活。

“把他送到发电厂去。那儿人人懂电,听说也没有猫。”舒克提议。

贝塔同意了。

白路不敢反对。

舒克和贝塔走出王宫,向克里斯王国的猫公民们宣布,白路国王辞职了,由他们把国王带走。

猫公民们高兴得跳起了舞。看见自己下台后臣民这么高兴,白路心里挺不是滋味儿。

舒克和贝塔开始检查直升飞机和坦克。为了方便,舒克和贝塔在坦克上安装了一个铁环,在直升飞机下边安装了一个铁钩子。这样,直升飞机吊起坦克就能起飞。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了。猫公民们送给舒克和贝塔好多食物,几乎把直升飞机和坦克都塞满了。

白路和舒克登上了直升飞机。

贝塔钻进坦克。

直升飞机起飞了，它悬停在坦克上空，用钩子钩住了坦克。

“准备好了吗？”舒克通过无线电问贝塔。

“准备好了！”贝塔回答。

舒克一拉操纵杆，直升飞机向天上飞去，坦克跟着拔地而起。

猫公民们向舒克和贝塔招手，白路在飞机里挺惭愧。

克里斯王国的城堡越来越小了。

第 15 集

在去发电厂的途中，白路准备劫持舒克的直升飞机；舒克和白路在空中进行搏斗

舒克的直升飞机吊着贝塔的坦克，离开克里斯王国，飞到空中。

“贝塔！贝塔！你知道发电厂在哪儿吗？”舒克通过无线电询问贝塔。贝塔正躺在坦克里的床上吃东西。



"不知道。我在电视上见过,发电厂有大烟囱,还有许多电线。你把飞机拉高一点儿,看看四周有没有。"贝塔一边吃一边回答。

舒克操纵直升飞机向高空飞去。

"你也帮着找找。"舒克对白路说。

白路暗中一直注意观察舒克是怎样驾驶飞机的,他准备劫持舒克的直升飞机。

自从登上直升飞机,白路就被这个现代化的空中飞行器迷住了,他觉得当个飞行员比当国王还要带劲儿!在王宫里是贝塔和舒克一同对付他,而现在飞机上只有舒克自己,一比一,白路不怕舒克!你别忘了,白路身体里装的是老虎胆。

白路眼光不离舒克,他已经摸到一点儿驾驶飞机的门道了。

"你老看我干吗?还不快帮着找找发电厂。"舒克说。他一点儿也没发现白路的企图。

"我到后边看看。"白路走到机舱的后边,假装往下看。

下边是一片麦地,还有村庄和河流。

"找到发电厂了!"舒克兴奋得叫起来。白路跑到舒克旁边往前一看,真的,一座雄伟的发电厂出现在机头前方。

“舒克，舒克，我也看见了！”耳机里传来贝塔的声音。

白路觉得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他趁舒克正聚精会神地操纵飞机，悄悄地来到舒克背后……

舒克正在寻找合适的着陆地点，猛然觉得胳肢窝特别痒痒，他回头一看，白路在胳肢他。

“你……你要……干吗？”舒克忍住笑，夹紧胳膊，死死握住驾驶杆。

“我要你的飞机！”白路更加使劲地胳肢舒克。

“别……别闹，飞……机会掉……下去的！”舒克还以为白路同他逗着玩呢。

“谁和你闹，我真要你的飞机！”白路腾出另一只手来搔舒克的肚子。

舒克万万没想到白路会来这一手。他痒痒得受不住了。舒克松开驾驶杆，和白路搏斗起来。直升飞机失去了控制。

躺在床上的贝塔忽然觉得坦克忽上忽下，他弄不清舒克在搞什么名堂。

“舒克，你在干什么？我刚吃了东西，你这样折磨会弄得我消化不良的！”贝塔通过无线



电台喊起来。

舒克正和白路在直升飞机上滚作一团。他听见贝塔的声音，急忙对着话筒喊：

“贝塔，白路要劫持飞机！”

啊？白路在劫持飞机！贝塔傻眼了，他后悔没坐在直升飞机上。就靠舒克自己，很难打过白路。

贝塔急得团团转。直升飞机就在头顶上，他干着急，上不去。

贝塔趴在潜望镜上往外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前方是一个巨大的烟囱，眼看直升飞机就要撞到烟囱上了！

“舒克！舒克！快拉杆！！！”贝塔大喊一声，接着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来不及了。

舒克听到贝塔的叫声，知道一定有紧急情况，他顾不上往外边看——也看不成，白路压在他身上。舒克用脚使劲往后一勾驾驶杆，直升飞机笔直地向天空升去，螺旋桨几乎擦着了烟囱！好险哪！

闭着眼睛等待和烟囱相撞的贝塔睁开了眼睛，他的坦克服都湿透了。贝塔决定去支援舒克，可怎么上去呢？

第 16 集

白路企图把贝塔甩下直升飞机；直升飞机掉进烟囱；舒克操纵飞机在凉台上着陆

贝塔打开坦克舱盖儿，从坦克里伸出头来，耳边的风很大，呼呼地刮。贝塔把帽子系好。

直升飞机在头顶上轰鸣着。贝塔抬头一看，铁钩子又细又长，要想顺着它爬到直升飞机上去不容易，弄不好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贝塔往下一看，头直发晕，两腿发软。

直升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危险。

"反正也是死！"贝塔一咬牙，钻出坦克。他两手抓紧铁勾子，开始向上爬。

往常贝塔根本不把爬桌子、爬柜子放在眼里，可现在每爬一步，贝塔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光是风就可以把他吹走。

正当贝塔快要抓往直升飞机的轮子时，白路发现了贝塔。



白路明白，只要贝塔爬上直升飞机，他劫持飞机的企图就会落空。那时，舒克和贝塔不把他从飞机上扔下去才怪呢！

白路突然松开舒克，扑向驾驶台，猛烈地摇起驾驶杆来——他想把贝塔甩下去。

直升飞机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贝塔一下没抓住，松开了手和脚，被抛到空中。

幸亏贝塔早有提防，把自己的尾巴拴在铁钩子上，当作安全带。

贝塔的身体在空中飞舞着，他的尾巴死死地系在铁钩子上。

舒克发现了贝塔的危险处境，他扑过去用劲把白路从驾驶台前推开。直升飞机垂直下降。

贝塔忽然觉得眼前一黑，一股呛人的烟味儿刺得他直咳嗽。

直升飞机和坦克掉到大烟囱里了！

滚滚的浓烟刺得贝塔两眼流泪，连连咳嗽，直升飞机越往下，温度越高。

白路已经吓傻了，老虎胆在烟囱里也不管用了。

烟囱里黑古隆冬，什么也看不见。舒克拉起了驾驶杆，直升飞机向上升去。舒克知道，直升飞机随时都有和烟囱相撞的危险，可他一点

儿办法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听天由命吧。

奇迹发生了,直升飞机居然飞出了烟囱!

贝塔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用力向上一蹿，抓住了直升飞机的轮子。

贝塔把尾巴从铁钩子上解开，爬上了直升飞机。

白路想把飞机门插死，但他动作慢了一步,舒克已经把机门打开了。贝塔冲进机舱。

“我投降！我投降！”白路退到机舱的角落里。

舒克和贝塔把他身上的电池取出来，白路倒在地板上。

舒克和贝塔紧紧地抱在一起。贝塔全身都被熏黑了。

舒克和贝塔反劫机成功了。

“你真行！”舒克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夸贝塔。

“哪儿有你飞行员厉害呀！用脚丫子开飞机！”贝塔听舒克说了倒勾驾驶杆的精彩技艺，十分佩服。

“这家伙劲儿真大！”舒克回头看看白路。

“找个地方,把他放下吧！”贝塔提议。

“这儿正好是发电厂，这里的动物一定懂



电。"舒克同意。他寻找着陆地点。

直升飞机开始下降。贝塔的坦克先着陆了，直升飞机停在一旁。

"糟糕，我的飞机电池不足了！"舒克说。

"这是白路身上的电池。"贝塔把电池递给舒克。

"那他……"舒克看看躺在机舱里的白路。

贝塔也想起白路如果离开电池，心脏就不会跳动了。

"还是给他装上电池吧。这样把他扔出去，一会儿就会被猫吃了的。"舒克说。

贝塔把电池给白路装上。白路站起来。

"你走吧，这儿就是发电厂。"舒克打开机舱门，对白路说。

白路没想到舒克和贝塔这么宽大他，他愣在原地不动。

"快去吧！"贝塔催促。

"真对不起！"白路冲舒克和贝塔鞠了一躬，跑出机舱。

"咱们怎么办？"贝塔问舒克。

"来时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城市，咱们去那儿找电池。"舒克说。

“能飞到吗？”贝塔担心电量不够。

“行。”舒克发动了飞机，“你就在飞机上吧。”

贝塔点点头。他不敢离开直升飞机了。

直升飞机吊着坦克升到空中，向城市飞去。天渐渐黑了。

“白路不会再吓唬人吧！”贝塔说。

“发电厂的动物都懂电，谁也不会怕他。”舒克一边驾驶飞机一边说。

“你看，前边有那么多灯！”贝塔叫起来。

“城市到了。”舒克开始下降高度。

直升飞机飞到了城市的上空。

“没电了！”舒克来回摆了摆驾驶杆，直升飞机不受操纵了。

“怎么办？”贝塔慌了。

“快找个着陆的地方。”舒克注意观察地面。

“下边是个凉台。”贝塔告诉舒克。

只有在这座大楼的凉台上迫降了。

舒克的直升飞机和贝塔的坦克悄无声息地在凉台上着陆了。

当舒克和贝塔准备开机舱门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颤：一只大花猫蹲在凉台上，虎视眈眈地盯着直升飞机。



第 17 集

小花猫变成了大花猫；舒克和贝塔被一个男孩子抓获

借着月光一看，舒克大吃一惊，这不是以前蜜蜂皇后为他举办宴会时，要处死他的那只小花猫吗！转眼都长这么大了。

“糟了,这是我的冤家！”舒克小声告诉贝塔。

“快起飞！”贝塔把电池没电的事忘了。

“没电。”舒克提醒贝塔。

贝塔一屁股坐在皮椅子上。

大花猫觉得从天上落下来的这架直升飞机挺面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舒克的直升飞机原来是米黄色的，刚才在大烟囱里被熏黑了。

大花猫终于想起来了，这是一只名叫舒克的小老鼠的直升飞机！这只小老鼠化装成飞行员，到处招摇撞骗。

“哼，你再为大家办事，也是一只老鼠呀！”大花猫一边想一边做好了扑上去的准备。

“不好，他要向咱们进攻了！”贝塔眼尖，他

发现了大花猫的企图。

话音还没落，大花猫已经扑上来，死死抓住直升飞机,大声叫起来。

屋里的灯亮了。接着,凉台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男孩子。

“这下完了！人最恨咱们老鼠！”贝塔耸耸肩膀。

“你不恨我吧？”舒克忽然问贝塔。

“恨你？干吗恨你？”贝塔不明白。

“是我把你吊到天上,才有今天的。”

“当然恨你。恨你干吗把飞机从烟囱里开出来！还不如掉下去呢！”

舒克笑了。贝塔也笑了。不过笑得挺惨。

男孩子低头一看,眼睛亮了,哟！一架直升飞机！后边还有一辆坦克！

“哪儿来的？”男孩子往凉台下边看看。12层高的楼，大花猫不可能叼着直升飞机和坦克爬上来。

“自己飞来的！”男孩子激动了,他弯腰拿起直升飞机和坦克,冲进屋里。

他把直升飞机和坦克放在桌子上，大花猫蹿上了桌子，蹲在旁边，随时准备抓获舒克和贝塔。



男孩向飞机里面看，他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升飞机里有一只穿着飞行服的小老鼠和一只穿着坦克装的小老鼠。是这两只小老鼠驾着直升飞机到他的凉台上来的。

男孩子乐了，他打开直升飞机的舱门。

大花猫一下扑上去，几乎把直升飞机撞到桌子下边。

“干什么！”男孩子火了，“不许你动他们！你要动他俩一根毫毛，我揍扁了你！”

大花猫愣了，怎么，人不许猫抓老鼠！

“下去！”男孩子命令。

大花猫乖乖地从桌子上跳下去。

贝塔和舒克松了一口气，他们很感激这个男孩子。

“咱们交个朋友好吗？”男孩子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名字！人问老鼠叫什么名字！舒克和贝塔差点流出眼泪来，从前，他俩只知道人管他们统统叫老鼠，没想到这个男孩子这么尊重他俩。

“我叫舒克，他叫贝塔。”舒克说。

“我叫皮皮鲁，咱们是朋友了。”皮皮鲁兴奋极了，“你们干吗到我家来？”

舒克把他和贝塔怎样到克里斯王国，又怎样把白路送到发电厂，以及同白路在空中搏斗，后来又怎样没有电池了等等，统统告诉给皮皮鲁。

皮皮鲁听着，眼睛一下不眨，而且越睁越大。

舒克得意极了。原来他还以为，人对他们老鼠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呢！

孩子比大人好。这是舒克和贝塔的共同感觉。

"我去给你们找电池！"皮皮鲁说完拉开柜门，从柜子里拿出爸爸的电动刮胡刀，取出里边的电池。又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拿出电池。

舒克和贝塔感激地看着皮皮鲁，他俩觉得要是再不从直升飞机里出来，就是不相信朋友了。

舒克和贝塔走出直升飞机。皮皮鲁笑了。

第 18 集

舒克和贝塔为皮皮鲁作飞行和坦克表演；皮皮鲁款待舒克和贝塔；舒克和贝塔拨表

舒克把电池装进直升飞机。



“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吗？”皮皮鲁问舒克。

“当然可以！”舒克看了看房间，足够他折腾了。

“我为你表演开坦克。”贝塔也愿意为朋友效劳。

“太好了！”皮皮鲁叫起来。

贝塔钻进坦克。舒克登上直升飞机。

螺旋桨转起来了，紧接着，直升飞机升到空中。舒克大显身手，一会儿绕着电灯飞，一会儿在衣柜上着陆，逗得皮皮鲁哈哈大笑。

贝塔正准备也露一手，忽然他觉得坦克晃动起来。原来，舒克把他的坦克吊到空中了。

“你干什么？就显白你啦？”贝塔不高兴了，通过无线电向舒克抗议。

“就一会儿，就一会儿！”舒克吊着坦克在屋里只飞了一圈，就把坦克放回到桌子上。

“真棒！”皮皮鲁大加赞扬。

贝塔也给皮皮鲁表演了几个高难度动作。

皮皮鲁快活极了。

大花猫蹲在墙角气得要死。

表演结束后，皮皮鲁帮助舒克和贝塔把直升飞机和坦克身上的烟迹擦干净。还给贝塔洗

了澡。

最令大花猫不能容忍的是，皮皮鲁竟然把大花猫的饭碗给舒克和贝塔端去，请他俩吃饭。

“今晚你们就住在我家吧。”皮皮鲁说。

舒克和贝塔商量了一下，同意了。他俩决定明天晚上飞走。舒克和贝塔有一个心愿，就是想为皮皮鲁干点儿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舒克和贝塔钻进坦克，甜甜地睡了一觉。大花猫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舒克和贝塔发现皮皮鲁不大高兴。

“我们能为你干点儿什么吗?”舒克问皮皮鲁。

皮皮鲁耸耸肩膀。

“你不高兴了？”贝塔问。

“该去上学了，你们要是有能让我提前放学的本事就好了。”皮皮鲁背起书包，一步三回头。

“咱们帮皮皮鲁一次忙吧？”舒克对贝塔说。

“怎么帮呢？咱们又不能改变时间。”贝塔无可奈何地说。

“你看见那座大楼上的钟了吗？他们全城



的人都以这个钟为标准时间。咱们开着直升飞机去把表针拨快半圈，皮皮鲁不就能早放学了吗？”舒克说。

“真有你的！”贝塔对舒克佩服到家了。

舒克和贝塔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俩找了一根绳子，一头挽成一个圈套，另一头系在直升飞机上。

快到11点半时，舒克和贝塔驾驶直升飞机飞出了敞开的凉台门。

“看，就是那座大楼。”舒克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告诉贝塔。

“这表真大。”贝塔吐吐舌头。

直升飞机飞到大表跟前。这时，正好11点半，分针垂直向下。

“我操纵飞机靠近表，你把绳子套在分针上。”舒克说。

“行”。贝塔二话没说，打开机舱门，他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把绳子甩出去套表针。

舒克和贝塔想得太简单了，在空中用绳子套表针，谈何容易。

几十次都失败了。分针又走了五分钟。

想到朋友在课堂上盼着下课的难受样子，贝塔决定冒一次险。

贝塔把绳子拴在自己腰上，跳出了直升飞机。贝塔抓住了分针，他死死地抱住。舒克拉起了驾驶杆，直升飞机向上升去，分针被直升飞机往上拉了将近半圈，12 点了！

“当！当！当！”的报时钟声差点儿把贝塔耳朵震聋。

全城所有的学校都提前 25 分钟放学了。全城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的表慢了近半小时。没有人怀疑钟楼的表不准。

钟表修理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第 19 集

舒克和贝塔驾驶直升飞机参加航模比赛；航模选手们决定击落舒克的直升飞机

当皮皮鲁知道是舒克和贝塔帮他提前放学时，真感谢这两位朋友。

“全城的人都去修表了！”皮皮鲁觉得有趣极了，“咱们痛痛快快地玩吧！”

可惜好景不长，一点钟提前 25 分钟到了。皮皮鲁下午要提前去上学了。



“我们再把表拨回来！”贝塔提议。

“千万别去了，被大人们发现，非抓住你们不可。”皮皮鲁把凉台门关上。

“那你……”舒克觉得挺对不住朋友。

“没关系。早上早下嘛！”皮皮鲁倒想得开。

“你干吗不喜欢上学？”贝塔问。

“老师不喜欢我，总是看我不顺眼。”皮皮鲁委屈地说。

舒克和贝塔同情地看着皮皮鲁。没想到，人群里也有像他们老鼠一样被别人瞧不起的人。

“我申请参加航模小组，老师说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批准。唉，明天就要举行全市航模比赛了。”皮皮鲁叹了口气，他非常喜欢参加航模活动。

“什么叫航模比赛？”舒克觉得航模似乎同飞机有关。

“就是飞机模型比赛。”皮皮鲁拉开门，准备去上学。

“我明天帮你去参加航模比赛，行吗？”舒克问。

皮皮鲁眼睛一亮，要是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出现在比赛场上，保准把全场都镇了！

当天晚上，舒克、贝塔和皮皮鲁做准备工

作。听说航模比赛还有空战项目，皮皮鲁特意把自己的两支弹弓枪安装在舒克的直升飞机上，让贝塔担任射手，并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石头子弹。

第二天上午，全市航模比赛开始了。整个体育场人山人海。皮皮鲁和本校师生坐在观众席上，老师还差点儿不让皮皮鲁来呢！

当本校航模队入场时，师生们一阵欢呼。只有皮皮鲁无动于衷。原先，皮皮鲁也极力为本校队员喊“加油”，谁都希望自己的学校光彩，可每次老师都说他是“假招子”。

“你要真想给本校争光，考试得 100 分呀！”这是老师挖苦皮皮鲁的口头禅。后来，皮皮鲁索性无动于衷了。

航模比赛开始了。一架架小飞机呼啸着升到空中，开始表演各种飞行动作，不断赢得喝采声。

“瞧人家！再看看你们！唉！”老师又开始挖苦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了。

“舒克准备！舒克准备！”皮皮鲁悄悄按按书包里的坦克，利用上面的无线电台同舒克联系。

舒克和贝塔此时正在直升飞机里，停在皮皮鲁家的凉台上待命。

“明白！”舒克回答。

“起飞！”皮皮鲁下令。

一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出现在体育场上空，它立刻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注意。

裁判员愣了，参加比赛的飞机中没有直升飞机呀！

只见直升飞机忽而空中悬停，忽而垂直降落，忽而盘旋，简直就像有人驾驶一样灵活。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裁判员也不得不连连点头。

“擦着观众的头飞！”皮皮鲁发令。

“明白！”舒克一压驾驶杆，直升飞机擦着观众的头绕场一周。

观众们先是一惊，紧接着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第 20 集

舒克和贝塔同航模飞机展开了一场真正的空战；皮皮鲁不让贝塔朝本校的飞机开火；大花猫暗算舒克和贝塔

所有参加航模比赛的选手们都被激怒了，



他们立即联合起来，决定在下一个比赛项目——空战中击落这架直升飞机。

当裁判员刚一发出“空战开始”的口令时，几十架航模飞机腾空而起，同时向舒克和贝塔的直升飞机扑去。

“舒克，快撤退！”皮皮鲁见这么多飞机围攻舒克的直升飞机，慌了。

“别撤！咱们得给皮皮鲁争口气！”贝塔不同意撤退。

“对，你快准备子弹！”舒克说。

一架红头飞机抢先朝直升飞机冲过来。

贝塔把子弹装进弹弓枪，拉满了橡皮筋，瞄准红头飞机。

“打！”舒克说。

贝塔一勾扳机，石头子弹射了出去。红头飞机被击中了。

全场欢呼。直升飞机上有真炮！能击落对方！孩子们激动了，这是真正的空战。

皮皮鲁把手都拍红了。

“注意后方！”皮皮鲁提醒舒克。

舒克早就注意到后方有一架蓝飞机想偷袭他。这时，前方正好有一架双翼飞机扑过来。



就在双翼飞机快要撞上直升飞机的一瞬间，舒克操纵直升飞机垂直升起来。

双翼飞机和蓝飞机相撞了。

连裁判员都欢呼起来。

贝塔又接连击落了两架飞机。

“你的枪法真准！”舒克夸奖贝塔。

“炮手打枪，小意思。”贝塔得意了。

这时，空中还有十几架敌机，它们不敢靠近直升飞机，躲在远处盘旋。

“咱们进攻一下吧？”贝塔提议。

“行。”舒克掉转机头，朝一架白色的飞机冲过去。

贝塔瞄准了白飞机。

“别打！别打！那是我们学校的飞机！”耳机里传来皮皮鲁急切的声音。

“别打！”舒克赶快制止贝塔。

“怎么？”

“那是皮皮鲁学校的飞机。”

“他们学校不是不让他参加航模小组吗？”

“谁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让打就别打呗，飞行员得服从地面指挥，懂吗？”

“还有哪架不能打，先说！”贝塔不高兴地说。

经过一个小时的空战，体育场上空只剩下



直升飞机和皮皮鲁学校的飞机了。

全校师生潮水般地涌向校航模队的运动员们，把他们抬起来，抛向空中。

其他观众和裁判员都为那架米黄色的直升飞机悄然离去感到迷惑不解。

那是舒克和贝塔按照皮皮鲁的命令返航了。他俩一点也不明白皮皮鲁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本想让皮皮鲁大大地神气一番呢。

“你看人家，都为本校得冠军高兴，就你无动于衷，一点儿荣誉感也没有！”老师又挖苦皮皮鲁了。

皮皮鲁顾不上理老师，他撒腿就往家跑，去感谢舒克和贝塔。

皮皮鲁作梦也不会想到，舒克和贝塔已经大祸临头了。

大花猫趁皮皮鲁不在家，等舒克和贝塔刚一在凉台上着陆，就扑上去抓住直升飞机。把直升飞机连同飞机里的舒克和贝塔塞进准备好的纸箱子里，再把纸箱子封死，推到床底下最里头。

当皮皮鲁跑进屋子时，大花猫正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

皮皮鲁跑到凉台上一看，没有直升飞机。



屋里也没有。

“看见舒克和贝塔了吗?”皮皮鲁拍拍大花猫。

大花猫打个哈欠,摇摇头。

皮皮鲁慌了。他站在凉台上往外面看，没有直升飞机的影子。

“又没电池了？被人抓走了？出飞行事故了？”皮皮鲁猜测着。

皮皮鲁想起书包里的坦克。他拿出坦克，打开舱盖儿,从里边拿出小话筒。

“舒克,舒克!你在哪里?”皮皮鲁呼叫着。

“我是舒克!我是舒克!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我在床底下的纸箱子里！”

“床底下？纸箱子里？”皮皮鲁莫名其妙。他爬到床下,拉出纸箱子,打开一看,直升飞机真在里边。

大花猫吓傻了，他浑身开始哆嗦起来，他相信皮皮鲁一定饶不了他。

皮皮鲁把直升飞机从纸箱子里拿出来。

“你们怎么藏在这儿？”皮皮鲁惊奇地问。

“跟你开个玩笑呗！”舒克看见大花猫浑身发抖,不忍心揭发他。

“对,开个玩笑。”贝塔点点头。

“你们真逗,把我急坏了。”皮皮鲁笑了。

大花猫松了一口气，表情挺不自然。

皮皮鲁用最丰盛的饭菜款待舒克和贝塔。吃完饭后，舒克和贝塔决定和皮皮鲁告别了，他俩觉得待在大花猫身边凶多吉少。皮皮鲁找来几节新电池，送给舒克和贝塔，又赠送给他俩许多食物。

“我们以后来看你。”舒克说。

“我等着你们！”皮皮鲁真舍不得让舒克和贝塔飞走，可他不敢长期留舒克和贝塔。要是让妈妈发现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她不把飞机交给学校老师才怪呢！

舒克登上直升飞机，贝塔钻进坦克。

夜色降临了。直升飞机吊着坦克起飞了。皮皮鲁站在凉台上冲舒克和贝塔招手。

一场恶战在野外等待着舒克和贝塔。

第 21 集

舒克和贝塔在空中听到紧急呼救声；贝塔大吃一惊；贝塔的坦克和野猫赛跑

舒克和贝塔离开皮皮鲁家，朝城外飞去。



“贝塔，你在干什么？”舒克一边开飞机一边通过无线电台问坦克里的贝塔。

没有回答。

“贝塔！贝塔！”舒克以为贝塔出了什么事。

贝塔正在坦克里偷偷掉眼泪。他觉得皮皮鲁真可怜，没人理解他。不知怎么搞的，贝塔想起了自己从前在家里时的处境，想起了咪丽欺负他的情景。

“贝塔！贝塔！”舒克叫着。

“干吗？”贝塔反问舒克。

“我以为你被大花猫绑架了呢！”舒克说。

“净瞎操心。”贝塔说完打开坦克舱盖，把头伸出来，他觉得坦克里憋得慌。

天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贝塔一直弄不清这些星星是怎么被人安到天上去的。

“大概也是用飞机运上去的吧？”贝塔想。

“救命啊——”忽然从地面上传来一阵呼救声。

贝塔觉得这声音挺耳熟，他顾不上细想，忙叫舒克：

“舒克！舒克！地面有呼救声！地面有呼救声！请你降低高度。”

“明白。”舒克操纵直升飞机下降。

呼救声越来越大，借着月光，贝塔看见三只大野猫在咬一只猫。那猫拼命挣扎。

“地面上怎么回事？”舒克问。

“三只猫在欺负……”贝塔还没说完，舒克就急了：“准备参战！”

“三只猫在欺负一只猫！”贝塔把话说完。

“猫和猫打架？”舒克操纵直升飞机悬停在空中，他觉得似乎没必要去干涉猫之间的战斗。

贝塔也是这么想。

直升飞机现在离地面很近了，贝塔忽然呆住了——那只喊救命的猫是咪丽！

“舒克！舒克！帮帮咪丽吧！”贝塔请求。

“咪丽？什么咪丽？”舒克不明白。

“就是我原来跟你说过的那个咪丽呀！”

“就是曾经欺负你的那只猫？”舒克不信，哪有这么多巧事。

“就是她！没错。”贝塔肯定地说。

“去救她？”舒克觉得贝塔的心眼儿真不错。

“救她！你把我的坦克放到地面上，你在空中掩护我。”贝塔说。



舒克同意了。他一推驾驶杆，直升飞机迅速下降着。贝塔觉得坦克一阵震动——着陆了。

舒克用高超的飞行技术摘下钩在坦克上的铁钩子，驾驶飞机升到空中。

贝塔好长时间没开着坦克打仗了，他的手早痒痒了。贝塔把一发炮弹塞进炮膛。通过潜望镜，贝塔看见三只大野猫正围着咪丽咬呢。

贝塔驾驶着坦克朝三只大野猫冲过去。

一只大野猫的屁股正对着坦克。贝塔加大速度撞上去，大野猫连打了两个滚儿。

另外两只野猫愣了一下，马上朝贝塔的坦克扑上来。他们没把这个小玩艺儿放在眼里——野猫的身体比贝塔的坦克大一倍。

贝塔对准其中一只野猫的肚子开炮了，那只野猫挨了炮弹后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冲上来。大野猫不怕贝塔的炮弹。

贝塔索性一按电钮，坦克迎着野猫开上去，履带压着了一只野猫的脚，疼得他大叫起来。

咪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她眼睛忽然一亮：是贝塔的坦克。

三只野猫凑到一起碰了下头，一起朝坦克

扑过来。

贝塔操纵坦克掉头就跑。一来他想把野猫引开，让咪丽脱离险境；二来他怕这三只野猫把他的坦克翻个底朝天。

野猫奔跑的速度非常惊人。贝塔的坦克几乎飞了起来。野猫在后边紧紧跟着坦克，眼看就要追上了。

“刹车！”从空中传来舒克的声音。

一句话提醒了贝塔。贝塔突然来个急刹车。三只野猫停不住，冲到前边去了。贝塔掉头往回开。

贝塔从潜望镜里看见咪丽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傻子一样。

野猫又追上来了。

第 22 集

舒克驾驶直升飞机参战；舒克把野猫吊离战场；贝塔决定和咪丽一起回家

贝塔又装上一发炮弹，他掉转坦克，瞄准了为首的那只野猫的脑门。贝塔按下了射击按

钮，只见那只野猫大叫一声，蹦得老高。打中了！

可野猫毕竟不是麻雀，贝塔的石子炮弹打不伤他们。野猫们被激怒了，他们三个从不同的方向朝坦克扑过来。

“请求空中支援！请求空中支援！”贝塔对着话筒喊起来。

舒克早已做好了准备，他把两只弹弓枪都压上了子弹。

“贝塔，你掉头跑！”舒克说。

贝塔操纵坦克掉头就跑，野猫在后边追。

舒克驾驶直升飞机压在野猫的头顶上飞。直升飞机离野猫只有一尺的距离。

舒克一手握驾驶杆，另一只手搂住弹弓枪的扳机。

枪口几乎挨着了一只野猫的后脑勺。舒克抠动了扳机。

那只野猫惨叫一声，在地上连着打了好几个滚儿。

另外两只野猫还是死咬住坦克不放。

静静的夜晚，在郊外发生着一场激烈的搏斗：一辆坦克在前边跑，两只野猫在后边追，一架直升飞机压在野猫头顶上飞。说起来也好笑，两只老鼠为一只猫打抱不平。

“舒克！用铁钩子钩野猫的耳朵。”贝塔想出了好办法。

“太棒了！”舒克忘了发挥铁钩的作用，经贝塔这么一提醒，他觉得铁钩子一定厉害。

野猫还在高速奔跑着。舒克的直升飞机与野猫保持着同等的速度，真是一场立体战争！直升飞机下边的铁钩子在一只野猫的耳边来回晃动着，要想钩住他的耳朵也真不容易，舒克全神贯注地操纵飞机。

终于钩上了！直升飞机加足马力向天上飞去，可野猫太重了，飞机只能把他的两条腿吊离地面。这就够了，野猫被直升飞机拖着，疼得他大声喊“饶命”。

“把他拖远点儿！”贝塔说。

舒克驾驶直升飞机拖着大野猫朝远处飞去。

剩下的一只野猫不敢再追贝塔的坦克了，他跑到那只被击中后脑勺的野猫旁边，两只野猫商量了一会儿，溜走了。

贝塔驾驶着坦克来到咪丽身边，咪丽感激地看着坦克。

“谢谢你救了我，贝塔。”咪丽肯定坦克里一定是贝塔。

贝塔不敢出来。他牢牢记着咪丽猛然回头



咬他一口的教训。

“你怎么到野外来了？”贝塔在坦克里问。

“你走后不久，主人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咪丽委屈地说。

“为什么？”贝塔不明白。他不在了，咪丽应该生活得好呀！

“主人说，没有老鼠，养猫也就没用了。”咪丽伤心地说，“原来怪我不好，原谅我吧，贝塔！现在我懂了，没有你，主人根本不会养我。”

贝塔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猫是因为有老鼠才受到人的优待。

“我原来不该恨你，应该感谢你才对。”咪丽对着坦克说，“你出来吧，贝塔，我不会咬你了。”

贝塔半信半疑地从坦克里伸出头来，他做好了随时钻回去的准备。

“刚才他们干吗欺负你？”贝塔看到咪丽浑身是伤。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儿吃的，他们来抢，我不给，他们就咬我，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咪丽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要不是亲眼看见，说什么贝塔也不会相信猫咬自己的同胞时比咬老鼠还狠。

贝塔钻回坦克，给咪丽拿出一根香肠。

“你吃吧！”贝塔把香肠递给咪丽。

咪丽想起从前自己不让贝塔吃饭，惭愧极了。

“吃吧！”贝塔又说了一遍。

咪丽大口大口吃起来。

“你以后怎么办？”贝塔问。

咪丽摇摇头。

“你在家里过惯了舒服日子，出来真够受罪的。”贝塔说。

咪丽哭了。

一个念头在贝塔脑子里产生了，他想帮助咪丽。

“我帮你再回到主人家怎么样？”贝塔问。

“再回到主人家？”咪丽摇摇头，不相信。

“我先回去，你在屋外等着。主人一看见我回来了，不就又会收养你了吗？”贝塔说。

咪丽感动了。

咪丽和贝塔就这样决定了。

第 23 集

舒克决定去看妈妈；贝塔和舒克约定一小时通过无线电台联络一次

合，行吗？”贝塔提议，他不能和舒克分开。

“好吧！一小时联络一次！”舒克说。

朋友要分手了，虽然只有一天，可心里都很难受。他们互相告诉了地址，约定好每小时用无线电联络一次。

舒克钻进直升飞机，他冲贝塔和咪丽摆摆手。直升飞机起飞了。

“祝你一路平安！”贝塔说。

“祝你顺利！”耳机里传来舒克的祝愿。

“咱们走吧！”贝塔对咪丽说。

咪丽心里挺不好受，是她把贝塔从家里逼走的。而现在，却是贝塔把她送回家。

贝塔心里挺得意，一想到没有他，主人就不养咪丽了，贝塔美滋滋的。

“贝塔！贝塔！你怎么样了？请回答。”耳机里传出舒克的询问声。

“我很好，请放心。你怎么样了？”贝塔问。

“我已经接近家了，正在寻找降落的地方。”舒克说。

“注意安全。多在空中观察一会儿。”贝塔嘱咐舒克。

“一小时后再联系。”

“好，一小时后再联系。’



从潜望镜里，贝塔已经看见他原来居住的那座房子了。

贝塔把坦克停在咪丽身旁，打开舱盖儿，探出半个身子。

“你在这儿等着。听到主人在里边喊叫后，你就进去，保准主人对你好！”贝塔对咪丽说。

“你不会有危险吧？”咪丽有点儿替贝塔担心。

“没事儿！”贝塔钻回坦克，把舱盖儿锁牢。

坦克从咪丽出入的小门驶进了屋子。

第 24 集

贝塔大闹一场；咪丽受到主人热情的欢迎；贝塔教咪丽学老鼠叫；舒克贝塔失去联系

屋里黑咕隆咚，主人睡觉了。

贝塔把坦克开到床底下隐蔽好，他悄悄从坦克里钻出来。

这里的一切对贝塔来说太熟悉了。衣柜，写字台，电视机……几乎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贝塔想起了他从前的生活。

贝塔走进他原来居住的洞里，觉得这洞又黑又小，他真奇怪，从前他住在这儿怎么一点

也没觉得。脚下一个东西差点儿绊了贝塔一个跟头，他低头一看，是他从前用来装香味的布口袋。

贝塔想起了自己饿肚子时的难受劲儿，他可怜自己。

贝塔想起咪丽还在屋外等着，他准备行动了。

贝塔钻出洞，爬上食品柜。

食品柜上放着一盘油炸花生米，贝塔不客气地大吃起来，还故意把花生米撒了一地。

主人睡得挺香。

贝塔把一个铁缸子从柜子上推下去。

“咣当！”

主人被吵醒了。

贝塔趁机大叫起来。

主人打开电灯，看见了食品柜上的贝塔。

“老鼠！”主人一惊，掀开被子朝食品柜扑过来，“抓住它！”

贝塔一溜烟儿地钻到床底下。

“谁让你把咪丽轰跑了，看，老鼠又回来了吧！”

“这……”

“老鼠把花生米撒了一地！”

主人家里吵翻了天。

正在全家手足无措时，咪丽像天使般出现

贝塔越想越不是滋味：咪丽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受人宠爱，而他贝塔却要躲在这阴暗的床下。尤其使贝塔生气的是，咪丽还是打着抓他的旗号钻进床底下来的。

咪丽明白贝塔为什么伤心了，她哭着说："贝塔你别伤心。我真想和你换换，让你当猫，我当老鼠。是你帮我回来的，你却只能藏在床下挨骂。刚刚听主人骂你，我心里真难过。咱们走吧，贝塔，我宁愿去野外流浪。"

坦克舱盖儿打开了，贝塔钻出来。

"别哭了。净说傻话，这儿过得多舒服！我一点儿也不伤心，只要你不挨饿就行了。"贝塔一边说一边抹眼睛。

"我明天就走了，你在这儿好好过吧。"贝塔告诉咪丽。

"你一走主人又该轰我了。"咪丽说。

贝塔觉得咪丽的话有道理。

"你就留在这儿吧，每天有吃有喝。"咪丽提议。

"那可不行，我得和舒克在一起。"贝塔不干。

咪丽挺惭愧，她觉得贝塔对朋友讲义气。

贝塔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咪丽，我想出一个好办法，不过你别嫌



脏。”

“什么办法？”

“我给你留点儿我的屎——也就是耗子屎。你每天拿一点儿撒在主人的饭桌上，主人肯定就不会轰你走了。”

咪丽一想，这办法是不错。

“可要是用光了呢？你每隔两天能给我送一次吗？”咪丽不放心。

“两天送一次？这我可做不到。”贝塔吐吐舌头。

“那老鼠屎用完了以后主人又该轰我了。”咪丽发愁。

贝塔眼睛一亮，对咪丽说：“干脆我教你学老鼠叫吧！你学会了老鼠叫，每天晚上叫一会儿，主人听到这种声音就不会轰你了，天天还得给你好吃的。”

咪丽觉得这办法好。

“来，现在就教。”贝塔当了老师。

“吱——”贝塔作示范。

“喵——”咪丽跟着发音。

“不是喵，是吱——”

“吃——”

“也不是吃，是吱——，你注意看我的口

型。”贝塔把牙露出来，嘴角向后撇。

咪丽模仿贝塔的口型。

“气——”

“不对，不对，是吱——”

“……”咪丽不敢发音了。

“别灰心，要想生活得好就得下功夫。你看主人学外语时不是也很费事吗？来，再试试，吱——”

“次——”

“好，快了！吱——”

“次——吱——”

“对！就这样！再来一遍。”

“吱——吱——吱——”

咪丽学会了老鼠叫。贝塔走后，主人还会继续宠爱她。

为了保险起见，贝塔决定让咪丽演习一次。

咪丽在床底下连续发出“吱——”的叫声，同时用爪子抓纸箱子。

主人被吵醒了，他打开灯。

“吱——吱——”

“喵——喵——”

“吱——吱——”

“喵——喵——”



舒克在窗台上碰见蓝鹦鹉和绿鹦鹉；绿鹦鹉和蓝鹦鹉反对舒克看妈妈；舒克遇险

舒克和贝塔分手后，驾驶着直升飞机去看妈妈。

舒克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他看见了和贝塔打仗的地方，看见了蜜蜂皇后宴请他的地方，还有小麻雀的家。

舒克很想见他们。自从他把贝塔的坦克吊走后，还一直没回来过呢，小麻雀他们一定急坏了。

舒克决定还是先去看妈妈。他已经看见了妈妈住的那座房子。直升飞机朝房子飞去。

为了安全起见，舒克把直升飞机停在房顶上。他把一根绳子拴在飞机上，另一头扔下来，绳子正好经过窗户。

舒克顺着绳子溜下来，落到窗台上。

窗户没插。舒克悄悄钻进屋里。

舒克借着月光一看，屋里变化真大，床和桌子都挪了位置。舒克从窗台跳到桌子上。

“这不是舒克吗？”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

舒克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鸟笼里

的蓝鹦鹉和绿鹦鹉。

“你们好！”舒克问候。

“你好！”蓝鹦鹉热情地说，“我们听说你现在变得可好了，净帮助别人。”

“听小麻雀说，你救过他的命。”绿鹦鹉说。

“应该做的。”舒克不好意思了。

“你来干什么？”蓝鹦鹉好奇地问。

“我来看妈妈。”舒克说。

“你妈妈还偷东西哪！”蓝鹦鹉提醒舒克。

“你不应该看她！有这样的妈妈真丢人！”绿鹦鹉说。

“可……她……是我的妈妈……”舒克说。他觉得妈妈就是妈妈，偷东西和不偷东西是另一回事。

绿鹦鹉和蓝鹦鹉开始撇嘴了，接着他俩又交头接耳地嘀咕起来。

“再见！”舒克说完从桌子上爬下来，朝自己家走去。

舒克的家没有变化，洞口还是老样子。

舒克趴在洞口听听，里面没动静。他蹑手蹑脚地钻进去，生怕吓着妈妈。

一钻进洞里，舒克立刻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妈妈每天从外边带吃的回来喂他的情景。



“谁？”黑暗中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舒克定了定神，走过去一看，角落里躺着一只年迈的老鼠，正是他的妈妈。

“妈妈，我是舒克！”舒克简直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妈妈，她老了，牙齿都快掉光了。

“舒克？舒克！”妈妈惊讶地欠起了身子，一把抓住舒克的胳膊，又躺下了。

“妈妈，你病了？”舒克问。

“我老了，不行了，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妈妈有气无力地说，“听说你在外边混了个好名声，妈妈也就放心了，千万要保住这个好名声。妈妈知道，老鼠混个好名声不容易！”

望着饿得有气无力的妈妈，舒克忽然恨起自己来：为了自己出去混个好名声，把年迈的妈妈扔在家里不管。好名声到手了，可良心到哪儿去了？没有良心的好名声能算好名声吗？

“妈妈，我对不起你！是你把我养大的，我却……”舒克哭了。

“别这样说，你快走吧！妈妈能见上你一面，也就放心了。记住，保住好名声，保住好名声啊！”妈妈拨开舒克的胳膊，闭上眼睛。

舒克恨死名声这个东西了。为了得到好名声，他抛弃了生他养他的妈妈，可谁也没有谴

责过他，就因为他妈妈是老鼠！舒克真可怜自己的妈妈，她应该和猫的妈妈享有一样的做母亲的权利！

舒克擦干眼泪，他决定留在妈妈身边，伺候妈妈。什么名声不名声，去他的吧！丧失良心的名声再好，舒克也不稀罕了。

舒克钻出洞，给妈妈找吃的。妈妈已经饿得昏过去了。

他来到食品柜旁边，食品柜锁着。舒克发现食品柜上放着一只碗。

他爬上食品柜，碗里是香肠。舒克拿了一根香肠，回到地上。他还没站稳，就觉得背后刮起一阵疾风，紧接着，舒克的肩膀被死死地抓住了。

舒克回头一看，是大花猫！皮皮鲁家的大花猫！

第 26 集

舒克又见到小麻雀他们；朋友不理解舒克；大花猫准备处决舒克；咪丽和哥哥重逢

原来，自从舒克和贝塔离开皮皮鲁家后，



大花猫越想越生气，他不但不感谢舒克和贝塔“包庇”了他一次，反而更恨舒克了。他悄悄离开皮皮鲁家，来到舒克家附近潜伏着，他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舒克。

果然，舒克开着直升飞机回来了。大花猫等舒克从窗户钻进屋子后，他也跟着钻了进去。

“你还有什么说的？装成飞行员，到处招摇撞骗，实际上是小偷！”大花猫冷笑了一下，死死抓住舒克不放。

舒克觉得肩膀像火烧一样疼，他请求大花猫：“让我把香肠给妈妈送去行吗？你别松开我，我把香肠塞进洞里就行，妈妈快饿死了。”

“我让你把香肠送给你的老鼠妈妈？老鼠也配当妈妈？笑话！这根香肠正是你的罪证！”大花猫不同意。

“咱们从前听到的舒克变好了的消息都是假的。”蓝鹦鹉对绿鹦鹉说。

“就是，他这么留恋他的妈妈，真不像话。”绿鹦鹉说。

一想到妈妈在家里饿得昏了过去，听着刚才这些侮辱妈妈的话，舒克闭上了眼睛。

“走，去见见小麻雀他们，让大家认识认识你的真面目！”大花猫拎起舒克，拿着他的罪证

——香肠，从窗户跳了出去。

天，渐渐亮了。

大花猫押着舒克来到小树林里，这里的一草一木舒克都非常熟悉。

“大家快来看！我抓住了一个小偷！”大花猫扯着嗓子喊。

小麻雀飞来了。小蜜蜂飞来了。蚂蚁们跑来了。

“舒克！”朋友们惊喜地喊叫起来，自从舒克开直升飞机把贝塔的坦克吊走后，他们一直在找舒克。

“你干什么？”小麻雀生气地质问大花猫。

“他是小偷！”大花猫说完用力压了压舒克的肩膀，舒克差点儿趴在地上。

“你胡说！”小麻雀火了。

“你放开他！”小蜜蜂飞到大花猫头上，准备蜇他。

“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小偷？这香肠就是他偷的！”大花猫把香肠往大家面前一扔。

“舒克，这不是你偷的！”小麻雀说。

“是我偷的。”舒克说。

小麻雀们都愣了。

“不，不是你偷的！”小麻雀急了，他不相信



舒克会偷东西。

“是我偷的。”舒克又重复了一遍。

舒克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名声，面子，他统统不去想。舒克现在唯一惦记的是他的妈妈在挨饿。妈妈快饿死了，而食品柜上放着吃的，为什么不能去拿呢？管这叫偷也好，叫拿也好，反正舒克不能看着妈妈饿死。

“舒克，你干吗要去偷吃的呢？”小麻雀还是不信。

“我妈妈快饿死了。”舒克说。

“你妈妈！”小麻雀愣了一下，他头一次想到舒克的妈妈——一只老鼠。听见舒克管老鼠叫妈妈，小麻雀有点不习惯。

小蜜蜂不明白舒克为什么留恋一个不光彩的妈妈。

“我现在处决他！”大花猫看到大家认出了舒克的真面目，得意极了，他拎起舒克，朝草丛里走去。

小麻雀忍不住飞过去，但他又落在树枝上了。他心里很难过，舒克干吗要为那样一个妈妈而偷东西呢？

大花猫把舒克拖进草丛，正准备动手。忽然一颗石子炮弹打在他后脑勺上。

大花猫大叫一声。

一辆电动坦克朝大花猫撞过来。

大花猫定定神，认出是贝塔的坦克。他松开舒克，准备朝坦克扑过去。

“哥哥！”坦克后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大花猫一看，是他分别已久的妹妹咪丽。

“咪丽！”大花猫顾不上坦克了，他跑到咪丽身边。

“咪丽，你从哪儿来？”大花猫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自从小时候和妹妹分离后，他几乎天天在想妹妹。

“我来救舒克。”咪丽没想到抓舒克的是她的哥哥。

“救舒克？”大花猫吃了一惊。

咪丽点点头。

“舒克是老鼠！”大花猫把老鼠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我知道舒克是老鼠。”咪丽说。

“那你？”大花猫退后一步，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妹妹。

咪丽把舒克和贝塔怎么救她，主人因为没有老鼠就把她轰出来了以及贝塔怎么帮她回家等等都讲给哥哥听。



大花猫听着听着头慢慢地垂下来了。“没有老鼠，人不会养猫”，他觉得咪丽这话挺有道理。再说，舒克还救过妹妹的命呢！

大花猫走到舒克身边，给舒克拍拍身上的土，什么话也没说。

舒克扭头就跑。

“你去干吗？”贝塔急了。

“我去给妈妈送吃的。”舒克头也不回。

“我跟你去！”贝塔跳出坦克，跟着舒克跑。

小麻雀和小蜜蜂飞过来。

“怎么啦？”小麻雀问大花猫。

“舒克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该这样！”咪丽说。

“他……他妈妈……”小麻雀结结巴巴。

“舒克的妈妈也是妈妈，她也有生存的权利，就你的妈妈是妈妈！”咪丽不客气地训斥小麻雀，“人家还救过你的命呢！关键时刻不够朋友！”

“我……”看到猫都为舒克辩护，小麻雀惭愧了。就是，舒克心疼自己的妈妈，有什么不好呢？一个连妈妈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大家呢？

小蜜蜂脸也红了。

“咱们去给舒克道歉！”小麻雀提议。

舒克的妈妈醒过来了。舒克和贝塔把妈妈从家里抬出来——朋友们要慰问她。

看到舒克的妈妈骨瘦如柴的样子，大家心里都挺难受，都对舒克不满了——他怎么早没想起照看自己的妈妈呢！

“老鼠妈妈，您受苦了。”小麻雀说。

“老鼠妈妈，我们对不起您。”小蜜蜂说。

大花猫给舒克的妈妈找来许多吃的。

听到这么亲切的话，受到这样的尊敬，舒克的妈妈感到承受不了。她一辈子都是在歧视和侮辱中度过的。

“我也想体体面面地过日子，我也恨自己干吗是一只老鼠。我生舒克时也像你们的妈妈一样受罪，可为什么我的儿子只有抛弃了我才能混到好名声呢！”舒克的妈妈哭了。

从来不掉泪的大花猫也哭了。

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今后由咪丽把舒克的妈妈带回主人家抚养。这样一举两得。

舒克和贝塔决定成立舒克贝塔航空公司，为朋友们服务。

（《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共350集，全文收入《郑渊洁童话全集》。）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另外，位于北京东华门的皮皮鲁专营店在中国大陆独家销售《郑渊洁童话全集》。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

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马啸律师声明

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由著作权人郑渊洁于 1999 年 3 月正式授权学苑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中国大陆图书市场上唯一获得郑渊洁授权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合法图书。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保护，一切侵犯本书著作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990 年，郑渊洁曾经授权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1995 年 12 月，授权期结束。在此之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没有再印制发行《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但是，不法书商仿照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早年出版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版本，盗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名义，大肆盗印《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本律师正在追查不法书商，并将此情况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欢迎读者向学苑出版社举报非法销售盗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举报一经查实，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24048。

马啸律师

1999 年 7 月

幻影号在羊年



第一章

皮皮鲁和苏宁驾驶幻影号周游世界，他们的“幻影号广播电台”日夜向世界各地的孩子播音。

这天，幻影号进入了非洲。

“皮皮鲁，吃饭啦！”苏宁在餐室叫皮皮鲁



吃晚饭。

皮皮鲁正在驾驶室开车，他打开幻影号的自动驾驶仪,然后来到餐室。

“真香呀！”皮皮鲁坐到餐桌旁。

苏宁给皮皮鲁盛了一碗汤。

这时，幻影号突然停车，车里的警报器响起来。

幻影号自行停车这还是头一次，皮皮鲁和苏宁预感到有重大事情要发生。

“皮皮鲁,请你注意,我是幻影号。”从车厢里发出的声音。

“我在听。”皮皮鲁放下筷子。幻影号很少直接和他交谈。

“现在，我告诉你我来地球的秘密使命。”幻影号说。

皮皮鲁心跳加快了。自从他认识幻影号以后，就一直想知道幻影号为什么来地球？想知道幻影号是从哪个星球来的？可幻影号一直守口如瓶,看来是时机还没有到。

“我们的星球和地球是邻居，地球的安危直接影响到我们星球的安危。我们星球的科学技术比地球先进几百倍。我们测算出地球在1991年将爆发一场局部地区的大规模战争，这

场战争有可能给地球带来重大灾难，包括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导致地球气温上升等等。地球是宇宙生态平衡锁链中的一环，地球的灾难将直接导致我们星球发生灾难。我的星球派我来地球的秘密使命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防止双方使用能危害地球的武器或手段。”幻影号严肃地说。

“战争什么时间爆发？”皮皮鲁问。

“今天晚上。”幻影号说。

皮皮鲁和苏宁对视了一分钟。

“地点？”皮皮鲁问。

“海湾地区。”幻影号回答。

“我和苏宁同你一起去海湾？”皮皮鲁问。

“对，去阻止双方……”

皮皮鲁打断幻影号的话：“去阻止战争？”

“战争是阻止不了的。从深一层的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调节器，咱们是去阻止双方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生物武器，阻止油井起火和阻止核污染及使用核武器。”幻影号说。

“为什么只阻止这三件事？一场战争会死那么多人，你就袖手旁观吗？”皮皮鲁问。

“战争是上帝安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

“那使用化学武器也是上帝安排的。”皮皮鲁反驳。

“使用化学武器能危及到我们星球的安危，所以我们要干涉。”

皮皮鲁觉得幻影号挺自私。

“油井一旦起火就很难熄灭。熊熊燃烧的大火能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氮的氧化物和硫磺氧化物。化学武器更是污染环境的凶手，再加上核污染，地球将面目全非。所以，咱们一定要设法阻止以上三件事的发生。”幻影号向皮皮鲁说明化学武器、油井起火和核武器的危害。

“我去海湾。”皮皮鲁同意了。

尽管皮皮鲁心里觉得幻影号关于“战争是人类进程中的调节器”的观点有几分道理，可他还是厌恶战争，他希望人类每一个成员的生命都善始善终。皮皮鲁知道幻影号已经吸入了他的气息，现在绝对听从他的指令，他决定同幻影号一起去海湾，除了防止幻影号说的“三大恐怖”发生外，他还想力所能及地做阻止战争拯救生命的事。

“现在就出发。四个小时后多国部队对伊

拉克的首次空袭就要开始了。”幻影号说。

皮皮鲁看看表,顾不上吃饭了。

苏宁和皮皮鲁一起来到驾驶室。

幻影号在夜色中全速向海湾地区奔驰。

多国部队的情报机构和伊拉克军队的情报机构对幻影号毫无察觉。

即使是悬在空中的美国间谍卫星也没注意幻影号,它的眼睛只盯着海湾。

第二章

皮皮鲁和苏宁并排坐在幻影号的驾驶室。

“你不怕打仗?”皮皮鲁边开车边问苏宁。

“怕。”苏宁想起了从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血淋淋的战争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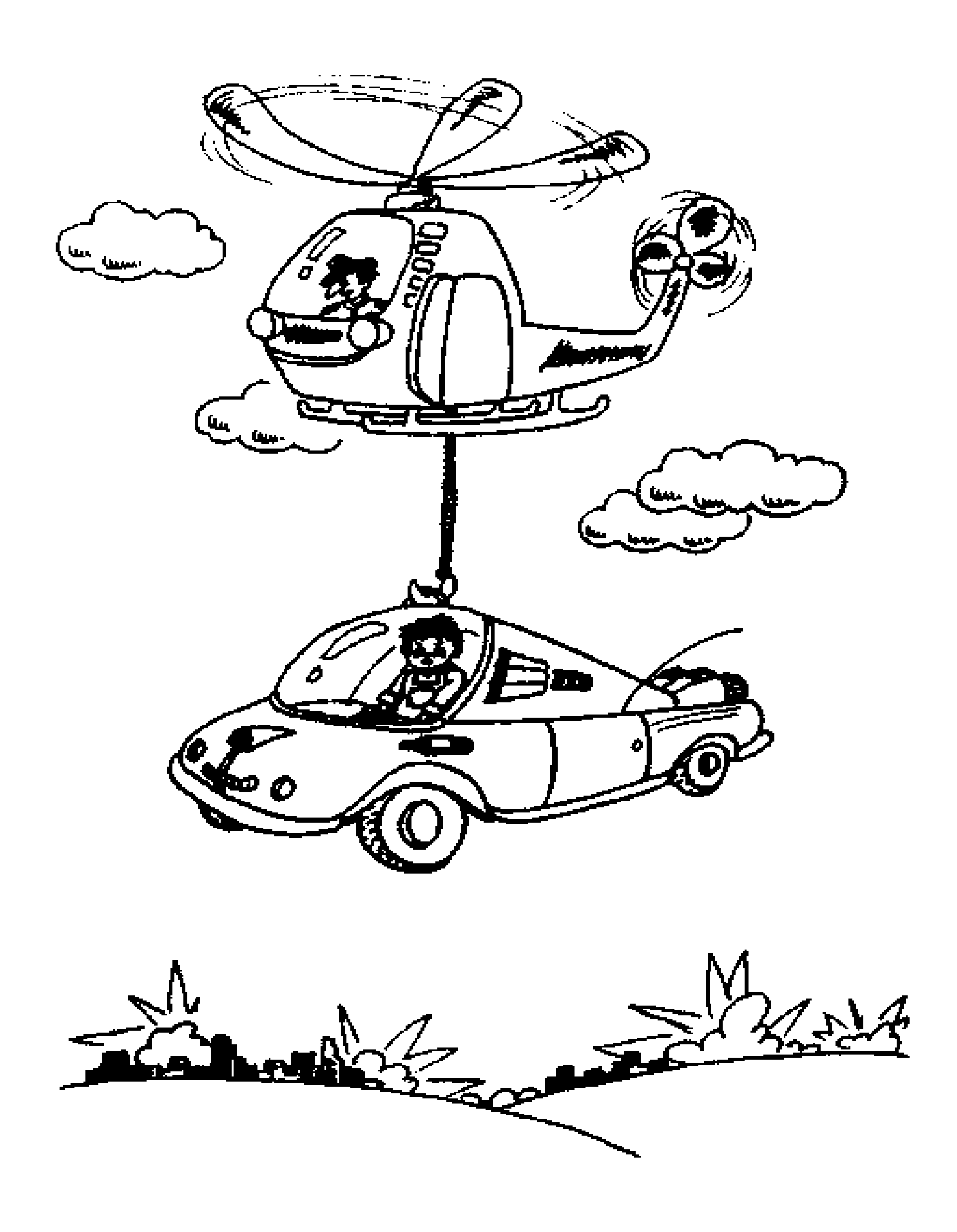
“我找个国际机场,送你回家吧。”皮皮鲁打开驾驶室的电脑,请电脑帮忙寻找最近的国际机场。

苏宁伸手关上电脑。

“我和你一起去海湾。”苏宁沉着地说。

“你不怕打仗啦?”

“有你和幻影号,我不怕。”苏宁信幻影号的防弹能力。



“咱们检查一下幻影号的武器系统，毕竟是去战场呀！”皮皮鲁打开幻影号的自动驾驶仪，使幻影号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皮皮鲁和苏宁将幻影号的三种武器系统全部检查了一遍，均处于最佳状态。

“沿途注意补充水和食物。”皮皮鲁对苏宁说。“战场可没有食品店。”

“咱们车上贮藏的食品够吃两个月的。”苏宁说。

苏宁又把幻影号的所有车窗检查了一遍，直到确信全部关严了才放心。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这里是幻影号的中枢机构所在。皮皮鲁坐在皮转椅上，打开电视监测器，他要从现在起开始监视海湾的情况。皮皮鲁按了电脑上的几个按键后，屏幕上出现了海湾的图像。

海湾平静得出奇，一点儿没有马上要爆发残酷战争的迹象。

苏宁走进工作室，她看了一眼电视屏幕，问皮皮鲁：

“打起来了吗？”

皮皮鲁指指屏幕下边一行不断变换的阿拉伯数字，说：



"已进入倒数计时,还有半个小时。"

幻影号所在星球的科学技术的确先进。多国部队的总司令官做梦也想不到他的"沙漠风暴"行动的发起进攻的时间居然在一个中国孩子面前的电视屏幕上正准确地倒数计时。

"进入战场,咱们得装备一下。"皮皮鲁从壁柜里拉出一个箱子。

箱子被打开了,里边装着几把手枪。

皮皮鲁选了一把,挂在腰带上。

"这儿有一把女式手枪,给你。"皮皮鲁给苏宁挑了一把手枪。

"我不要枪,又不是去打仗。"苏宁摇头。

"这是激光无声麻醉手枪,没有杀伤力,只能把对方打晕,而且不用瞄准,能自动追踪目标。"皮皮鲁说。

"那我也不要。"苏宁仍然拒绝手枪。

皮皮鲁耸耸肩膀。

"看!"苏宁指电视屏幕。

皮皮鲁眼睛瞪圆了。他看见屏幕上的倒数计时进入了最后 10 秒!

海湾战争还有 10 秒钟就要爆发了。

海湾只剩下 10 秒钟的和平。

当屏幕上的所有阿拉伯数字都同时显示

零状态时，多国部队的数百架轰炸机起飞了。

皮皮鲁和苏宁屏住呼吸。他们清楚，这不是看电视剧，而是现场直播。

轰炸机们携带着大小不一功能各异形态不同但目的是一个的炸弹飞向敌军目标。炸弹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它们争先恐后地像参加奥运会高台跳水比赛那样离开飞机往下边跳。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楼房倒塌。建筑起火。

有人专门研究盖房子。

有人专门研究炸房子。

人类真逗。

有人专门研究治疗烧伤。有人专门研究怎样烧伤人。

人类的确智力过剩。

尽管是看电视，皮皮鲁还是感觉到苏宁的身体在颤抖。

"全速前进，去海湾！"皮皮鲁跑到驾驶室，把车速调到最快。

幻影号风驰电掣。

幻影号来地球的神秘使命是阻止地球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能够影响地球正常生存的



武器和手段，因为地球的生存直接影响到幻影号所在星球的生存，所以他们不能袖手旁观。

皮皮鲁不反对幻影号执行它的神秘使命，在这方面，他和幻影号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皮皮鲁还想为地球人做更多的事，他想把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减到最低程度，尽管他从理智上清楚人类不可能离开战争，但他从感情上还是不希望多死人，他想做力所能及的事。

苏宁来到驾驶室，坐在皮皮鲁身边。

“到哪儿了？”苏宁问。

皮皮鲁在电脑键盘上按了几个键。

仪表盘上的荧光屏显示汉字。

“埃及。”皮皮鲁说。

“快到了。”苏宁注视着幻影号前方。

“怕吗？”皮皮鲁相信苏宁是全世界唯一的向海湾战场挺进的女中学生。

“人类干吗非要打仗？”苏宁不回答皮皮鲁的问题。

“我觉得人类离不开战争。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要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未发生过战争，地球上的人口数量早就爆炸了。是战争维持了人类数量的生态平衡，战争对人类的贡献功不可没。”皮皮鲁说。

“歪理。”苏宁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觉得皮皮鲁的话有点儿道理。

“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的文化生活也将枯燥无味，你看有多少小说、电影、戏剧和美术作品是表现战争题材的？我看这次海湾战争提供的素材够全世界的电影导演们拍二十年电影也用不完，不知有多少演员、作家、导演因此而出名。再说，许多高科技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而研制的，尔后才转为民用。说白了，就是先杀人，再养人。”皮皮鲁说个不停，他想以此冲淡苏宁的恐怖感。

“你说战争能丰富人类的文化生活还沾点儿边，说某些高科技先杀人再养人纯粹是瞎说。”苏宁不同意。

“核武器研制出来是不是杀人用的？”皮皮鲁问。

“是。”

“现在治疗癌症有一种方法叫放射性治疗，你知道吗？”

“听说过。”

“放射性治疗就是把原子核中的物质放射出来而衰变成另外的元素而达到攻克癌症的目的。说白了，这就是先用原子技术杀人，再用



原子技术救人，这难道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歪理。”苏宁嘴上不服输，但她心里已承认皮皮鲁占了上风。

“尽管道理如此，我还是恨战争。尽管大人从我们小时候就给我们玩儿玩具枪，我还是讨厌枪。”皮皮鲁一想到现在海湾每分钟都有生命在流血，他的眉头皱紧了。

人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通过死，求得生存。

通过战争，求得和平。

苏宁隐约悟到了人类的本质，她望着夜空中的星星发呆。她觉得宇宙是一个谜团。她觉得地球人类的过程是宇宙做的一个梦。说它是美梦也行，说它是恶梦也行。

“看！”皮皮鲁指着幻影号正前方的天空。

几十架轰炸机列队飞过幻影号头顶，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宁静的夜空。

幻影号已进入海湾战场。

第三章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在沙漠中疾驰。炸弹不

时在幻影号四周爆炸。

“咱们选一个合适的地点停车。”皮皮鲁用电脑选方位。

电脑为幻影号选了一个停车的位置，在一座小山坡旁边。

幻影号停车。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他打开所有的仪器，幻影号开始监视交战双方的动态，只要有人准备使用危害到地球正常生存的武器，幻影号就将进行干预。

皮皮鲁还开始监视交战双方司令部的绝密电话。幻影号上的翻译机把英文和阿拉伯文统统翻译成中文，皮皮鲁现在对于交战双方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战术一清二楚。

“咱们现在如果向一方卖另一方的情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当百万富翁。”皮皮鲁笑。

“当心两边联合起来对付你。”苏宁撇嘴。

“肚子饿了，咱们吃点儿饭吧。”皮皮鲁肚子叫唤了。

苏宁去厨房准备饭。

工作室的警报器响了。

电脑告诉皮皮鲁，有可疑物体正在接近幻



影号。

皮皮鲁操纵幻影号的雷达扫瞄系统搜索周围。

几十个人影正从右侧接近幻影号。从形态判断,是士兵。

皮皮鲁关上工作室里的灯,然后跑进厨房对苏宁说:

"有情况,关灯!"

苏宁关上灯。

皮皮鲁感到兴奋,他真的要打仗了。

"你负责观察车的尾部,我去驾驶室。"皮皮鲁对苏宁发号施令。

"明白。"苏宁到关键时刻不含糊。

皮皮鲁刚走进驾驶室,就听见车外的士兵大声冲幻影号喊话,皮皮鲁忙拿出翻译机。

士兵命令幻影号里的人用双手抱头的姿式走出汽车。

皮皮鲁不理他们。

士兵威胁说,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皮皮鲁还是不理他们。

一阵冲锋枪扫射。

子弹打在幻影号的车身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

“他们从后边围上来了。”苏宁跑进驾驶室告诉皮皮鲁。

“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皮皮鲁挺沉着。

士兵们开始拉幻影号的车门，拉不开。

“逗逗他们。”皮皮鲁想给海湾战争增加点儿幽默。

苏宁拿皮皮鲁没办法。

皮皮鲁突然发动幻影号。

幻影号四周的士兵们被吓了一跳，他们原以为这汽车里没人。

所有士兵都趴在地上，举枪瞄准。

“他们是多国部队还是伊拉克军队？”苏宁问。

“不知道。”皮皮鲁根本不关心士兵们的国籍。在他眼里，哪方都一样。

“他们准把幻影号当成敌方的汽车了。”苏宁说。

士兵又用枪托砸门，还是砸不开。

有一个士兵朝车门把手开枪，子弹反弹回去，伤了他的腿。

“幻影号真厉害！你知道吗？他们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冲锋枪。”皮皮鲁对苏宁说。

“咱们离开这儿吧，换个地方。”苏宁不想



和士兵发生冲突。

“那咱们可真给这些士兵的敌方增彩了，应该给咱们发一级勋章。”皮皮鲁说完驾驶幻影号突然朝前驶去。

士兵们端着枪追。

幻影号突然朝右边拐弯。

士兵们也朝右拐弯。

幻影号又左转弯。

士兵们也左转弯。

士兵们边追边向幻影号射击，可幻影号刀枪不入。

军官命令部下向幻影号的轮胎射击。

轮胎也刀枪不入。

军官拿起步话机：

“发现敌军一辆新式装甲车，请求坦克支援！”

两辆墩实得吓人的坦克被步话机招来了。

“幻影号打不过坦克吧？”苏宁有点儿担心。

皮皮鲁也没料到几个士兵这么快就能把坦克调来，他知道什么叫现代化战争了。

“我觉得问题不大。”皮皮鲁没把话说死，他有点儿怵那两辆庞然大物。

坦克的炮口对准了幻影号。

士兵喊话，叫幻影号投降，声调和刚才不同，有坦克和没坦克就是不一样。

“不能投降吧？”皮皮鲁征求苏宁的意见。

“当然。”苏宁感到战争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亲临战场颇有几分闹着玩的感觉。

他俩明白，坦克上装备的都是大口径炮弹，这对幻影号无疑是一次考验。

一辆坦克瞄准幻影号开炮了。

炮声震耳欲聋。

幻影号猛烈震动了一下。苏宁本能地抓住皮皮鲁。

硝烟飘散后，幻影号完好无损。

“我去车厢看看！”皮皮鲁离开驾驶室，跑进车厢。

车体一切正常！

皮皮鲁和苏宁一阵欢呼。

坦克被激怒了，它突然朝幻影号撞过来。

皮皮鲁料定坦克不是幻影号的对手，他跑进驾驶室操纵幻影号迎着坦克开过去。

幻影号把坦克撞回去二十多米远。

另一辆坦克拔腿就跑。

士兵们站在沙漠里目瞪口呆。

“咱们也走吧，一会儿他们该把轰炸机调来了。”苏宁提醒皮皮鲁。

“没错。”皮皮鲁觉得苏宁想象力还不够丰富，他认定士兵们会把巡航导弹调来。

皮皮鲁让苏宁坐好，他驾驶幻影号离开了士兵们。

第四章

幻影号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三国交界处选择了一个地方隐蔽起来。

皮皮鲁和苏宁一边吃饭一边观察海湾战况。

数千架飞机轮番轰炸伊拉克，轰炸场面在荧光屏上显示得一清二楚，每颗炸弹的落点都被预先显示出来。

显然，多国部队飞机轰炸的是军事目标。

“看！”苏宁指着屏幕惊叫。

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居民区，刹那间几座民房化为乌有。

“这可不行。”皮皮鲁走到电脑前，拿起遥控器。

“你干吗？”苏宁问。





“管管那些往居民区落的炸弹，不能杀害无辜的平民呀！”皮皮鲁的眼睛死盯着屏幕。

“那颗炸弹要往居民区落！”苏宁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操纵那颗炸弹落到城外的沙漠里。

“这颗！”

“那边那颗！”

“还有这颗！”

“……”

“……”

苏宁上气不接下气。

皮皮鲁飞快地遥控那些落向民宅的炸弹转向。

国际新闻界对于伊拉克在多国部队的狂轰滥炸中死亡平民百姓的人数之少感到不解，其实这是幻影号的功劳，可惜没人知道。

“看，伊拉克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了！”苏宁叫。

一枚飞毛腿导弹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

“落点是一座小学！”苏宁喊道。

“小学可不能炸。”皮皮鲁遥控飞毛腿导弹射向一座政府办公楼，他觉得政府办公楼越少

“嗯。”

教练回头问体育老师：

“你打电话说的是她？”

“没错。”体育老师点头。

“刚学游泳能游1分20秒?”教练带着嘲笑口味说，“真是开玩笑。”

体育老师被激怒了。

“鲁西西，再游一次，让他看看！”体育老师对鲁西西说。

“我……不……”鲁西西直往后退。

她撞到身后的人，回头一看，是李雯雯。

“既然是真的，就再游一次。”李雯雯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讽刺味儿。

“鲁西西，游啊！”

“给他们看看！”

“给咱学校争光呀！”

同学们给鲁西西鼓劲。

“如果你们学校能有游到两分钟的，我穿着衣服跳到水里。哈哈——”教练大声对师生们说。

“鲁西西，游！”

“鲁西西，让他穿着衣服下水！”

“鲁西西，……”



“鲁西西……”

全校师生被教练的话惹怒了。

只有下水一条路了，鲁西西想。

第四章

鲁西西顾不得想别的，她把毛巾被递给赵老师，然后走上了跳台。

教练掏出秒表，他从体育老师手里要过发令枪。

全场寂静。

“预备——”教练发口令。

鲁西西弯下腰。

教练笑了。鲁西西的动作不正确，会影响入水的速度。

“砰——”枪响了。

鲁西西跃入水中。

教练漫不经心地按下秒表。

鲁西西只划了一下水，教练的眼珠就差点儿弹出来。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和谐的游泳动作！简直像鱼，不，像龙——如果有龙的话。

鲁西西使出全身的力气游。只见她的身体在水中柔和地前进，像诗。

鲁西西游到五十米回身时，教练看了一眼秒表。他揉揉眼睛，把秒表拿到鼻子跟前再看。教练愣了。

鲁西西游到终点时，教练按下了秒表。

1分12秒！接近世界纪录。

最让教练吃惊的是，鲁西西在游泳全过程中没有换过一口气！

教练激动了，他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一把抓住鲁西西的手，激动地说：

“奇迹！奇迹！咱们国家的游泳有希望了！”

全场一片掌声、欢呼声和笑声。

教练和鲁西西一起爬出游泳池。教练顾不上全身水淋淋的，他径直来到体育老师面前，握住体育老师的手，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国家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游泳人材，奇迹！奇迹呀！”

体育老师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出头之日到了。

“我们要把她调到国家游泳队去。对了，她叫什么名字？要知道，国家队的运动员的成绩还不如她！”教练说。

“我去跟她商量一下。”体育老师说。

体育老师把鲁西西拉到一边，小声对她



将军转达国防部的指令。

多国部队的特种部队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每位士兵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个个弹无虚发智勇双全。前几天，他们竟然从科威特境内偷回了伊拉克的一枚地对空导弹！

将军亲自召见特种部队的头儿约翰中校。

“你一定要把那辆车给我弄回来！”将军的话掷地有声。

“明白！”约翰中校身经百战，活捉巴拿马总司令就有他的功劳。

“立即出发！”将军迫不及待。

“是！”约翰中校跑步离开沙漠风暴行动司令部。

第五章

皮皮鲁困得睁不开眼睛，他靠在沙发上睡着了。苏宁不敢睡，硬撑着眼皮观察战况。

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大字：

注意！

苏宁推醒皮皮鲁。

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可能有石油流入海湾，这将引起大海污染，后果不堪设想，请一定

设法阻止!

皮皮鲁和苏宁都知道石油流入大海的危害。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也是护卫生命的天使，不容亵渎。

皮皮鲁睡意全无，他立刻感觉到了肩头的重任。他开始通过电脑密切注意科威特各油井的情况，尤其是靠近大海的油井。

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开采石油的技术后不好好享受石油，反而把费尽千辛万苦抽出来的石油弄到海里去作践自己。同样是石油，本来是上帝的恩赐，一转眼变成了上帝的惩罚。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因为有石油而富裕也因为有石油而遭杀戮。石油能换来钱，也能换来炸弹。”苏宁叹了口气。

皮皮鲁睁大了眼睛，他觉得苏宁的样子像哲学家。

“看什么？本来嘛，盛产石油的国家有几个不打仗的？”苏宁的嘴连续说真理。

“中国最伟大的成语是塞翁失马。”皮皮鲁说。

“千真万确。”苏宁投赞成票。

“看看巴格达现在是什么样。”皮皮鲁在电



脑键盘上按了几个键。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正在遭受轰炸的巴格达。

一个7岁左右的小女孩显然是被炸伤了，她满脸是泪，腿上流淌着鲜血，孤立无援地躺在倒塌的房子旁边。

皮皮鲁和苏宁呆若木鸡。

7岁是属于天堂的年龄。

“咱们去救她！”皮皮鲁大喊一声。

苏宁抢先往驾驶室跑。

幻影号像一头发疯的野马，朝巴格达冲去。

伊军指挥部响起了警报。

“一辆汽车进入我国领土，估计是多国部队的地面进攻开始了！”作战参谋向将军报告。

“反击！”将军毫不含糊。

隐蔽在地下的数百辆坦克魔术般地出现在地面上拦截幻影号。

皮皮鲁和苏宁看到了前边由坦克筑成的铜墙铁壁。

幻影号能穿越一切障碍。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毫不减速地向坦克冲过去。

“敢死队！”伊军指挥官惊呼，他还没见过

这么傻的作战方法——拿汽车往坦克上撞。

幻影号穿越了坦克阵，出现在坦克阵的后边，继续疾驰。

“它过去了！”最先发现的坦克手向指挥官报告。

“这怎么可能？！”指挥官傻了，“快追！”

坦克们掉头追幻影号。幻影号转眼就没影了。

伊军司令部气氛紧张，指挥官们知道有一辆神通广大的汽车直逼巴格达，企图不明。

“一定要摧毁它！”将军下令。

巴格达郊外严阵以待，无数坦克和大炮伸着脖子等幻影号。

工兵还用最快的速度在幻影号的必经之路埋了几百颗地雷。

电脑告诉皮皮鲁，前方有地雷区。

“冲过去！”苏宁眼前只有那个受伤的女孩。

幻影号驶入地雷区。

大地立刻被激怒了，瞬间变成了火光和泥土的海洋，爆炸声此起彼伏。

望远镜后边的指挥们松了一口气，他们认



定多国部队的这台新式武器完蛋了。

奇迹出现了。

幻影号冲出了硝烟弥漫的地雷区，车身完好如初，速度丝毫不减。

军官们呆了，他们还没见过这么伟大的金属。这无疑是多国部队的新式武器！

“所有火力一起射击！”将军做最后的努力。

千万门大炮瞄准幻影号开火。

幻影号迎着炮火前进，皮皮鲁和苏宁这回才算知道了什么叫辉煌。

“报告将军，火力阻挡不住它，它已冲进市区！”参谋慌了。

司令部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明白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已攻入本国首都。

幻影号进入市区后直奔那位受伤的女孩身边。

“在那儿！”苏宁发现了目标。

女孩子仍然躺在废墟旁，腿上流着血。

幻影号停在女孩身边。

“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皮皮鲁对苏宁说。

“没有。”苏宁仔细观望后说。

“我去抱她上车。”皮皮鲁检查了一遍手枪，这毕竟是到海湾战场后第一次离开幻影号。

皮皮鲁打开车门，跳下车，跑到女孩身边。女孩恐惧地望着皮皮鲁这个外国人。

“别怕，我是来救你的。”皮皮鲁也不管女孩听得懂听不懂，说完就抱起她往车上跑。

苏宁在车上接过女孩。

皮皮鲁蹬上幻影号，关好车门。

苏宁把女孩抱进卧室放在床上，她找出幻影号上的急救箱，给女孩做简单的包扎。

“她的腿中了弹片，伤得挺重，得马上送医院。”苏宁对皮皮鲁说。

“去哪个国家？”皮皮鲁觉得附近的国家都有加入战争的危险。

“把她送到瑞士的医院去。”苏宁知道瑞士从来都是中立国家。

皮皮鲁驾驶幻影号风驰电掣般驶出巴格达，直奔瑞士。

伊军司令部接到了幻影号离开巴格达的情报。

军官们百思不得其解。

多国部队开的玩笑？



试验新式武器？将军召来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哈里少校。

“你要使用一切手段给我弄来那辆车，要快！”将军下达任务。

哈里少校双腿一并，向将军敬礼。

他的履历表上还没有失败的记载。

第六章

幻影号全速驶向瑞士。

苏宁用翻译机开始同伊拉克女孩交谈。

“你叫什么名字？”苏宁问。

“丽达。”

“我叫苏宁，他叫皮皮鲁，是中国人。”

“中国人……”

“知道中国吗？”

“知道。我爸爸就和中国专家一起工作。”

“你爸爸呢？”

“和妈妈一起被炸死了。”

“……”

“你们送我去哪儿？”

“去瑞士的医院。”

“谢谢…”

“别把我们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好吗？”

“嗯。”

苏宁给丽达弄了点儿吃的，可丽达吃不下去，她的腿疼得厉害，血还在流。

几个小时后，幻影号终于抵达瑞士。

皮皮鲁将车停在一家医院门口。

“我们把你放在医院门口，等我们的车开走后，你就叫唤，医生会来救你的。请你原谅，我们不想暴露。”皮皮鲁对丽达说。

丽达感激地点头。

“以后去中国找我们玩。”苏宁眼里有泪花。皮皮鲁把丽达抱下车，放在医院门口。

幻影号离开了医院门口，躲在街道的拐弯处。

直到看见护士用担架将丽达抬进医院，皮皮鲁才驾驶幻影号离开瑞士。

瑞士新闻界对于一个受伤的伊拉克女孩子从天而降地出现在瑞士一家医院门口大惑不解，女孩子又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她是怎样来到瑞士的。

皮皮鲁和苏宁在返回海湾的途中收看了瑞士电视台有关丽达的新闻，他们看见丽达已经在接受第一流专家的手术治疗，还看见她的



床旁堆满了瑞士孩子送的鲜花。

“看！”苏宁发现了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

皮皮鲁愣了。

屏幕出现了如下的字：

由于你们的失职，石油已经被倾入海湾，后果严重！

皮皮鲁和苏宁为了救丽达，竟然把幻影号交给他俩的防止石油流入大海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皮皮鲁和苏宁坐在疾驶的幻影号中一言不发。他们觉得，就是上帝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救一个7岁的受伤女孩子的。

女孩子。炸弹。石油。大海。

皮皮鲁和苏宁沉默了一路，他们的大脑毕竟还年轻。但即使再成熟的大脑，也未必能理顺这几件事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地球。这就是人类。

在海湾战场等待幻影号的，是两支战无不胜的敌对特种部队。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分别是他们的头儿。

第七章

约翰中校逐个检查部下的装备。他率领的

这支特种部队是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约翰中校皮带上拴的那个火柴盒大小的东西能同天上的间谍卫星联系。换句话说，约翰中校借助于卫星能俯视地球。特种部队携带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有微型激光导弹，有变形冲锋枪，还有食指那么粗细的笔型无声手枪。

当约翰中校确信部下全部准备完毕后，他用低沉的嗓音宣布登机。

他们要乘飞机空降到伊军后方，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弄回一辆幻影号，这是死任务。

特种部队乘坐的飞机在夜色中起飞了，机舱里一片沉默，大家已经知道了对手的本事，每个人都在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作种种设想及制定应变措施。

特种部队训练考核时最重要的科目是考想象力。

机舱里的跳伞指示灯开始闪烁，约翰中校和他的部下已经飞到了空投地点。

约翰中校拉开舱门，一股气流扑进机舱。“跳！”约翰中校发令。

队员们一个接一个跳出机舱。

降落伞给战场的夜空增添了几分诗意。

此时此刻，伊军特种部队正乘坐越野车离



开巴格达朝伊科边界驶去，哈里少校沉着脸注视着车外。这位功勋卓著的军人知道这次任务非同往常，他出发前观看了幻影号通过伊军炮火时的录像，他还看了有关约翰中校的资料，他清楚这次的两个对手都不是等闲之辈。

哈里少校至今不明白幻影号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闯进巴格达后却突然失踪了。

神秘感增加了哈里少校对执行这次任务的兴趣，他还想再给自己的勋章盒里增加一个编制。

幻影号正在由瑞士返回海湾战场的途中。

皮皮鲁和苏宁坐在工作室里看电视监视器。皮皮鲁显然有点儿懊丧，为了救巴格达的那个女孩子，幻影号未能阻止石油流进海洋。皮皮鲁尝到了失职的滋味儿。

“谁处在咱们的位置都会这么做的。”苏宁断定。

“咱们一定要阻止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阻止油井起火。”皮皮鲁提醒自己。

“咱们再不离开海湾战场了。”苏宁知道事关重大。

电视监视器上正显示多国部队飞机轰炸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情景，无数建筑倒塌，许多

人被炸死炸伤。

苏宁不敢看血淋淋的场面，她扭过头去看车外。

“我觉得战争对一个国家有好处，因为通过战争幸存下来的人都是运气好的人。每个人的运气好了，国家的运气自然就好了。”皮皮鲁又出歪理。

“照你这么说，有的国家运气不好，并不是国家运气不好，而是大多数公民运气不好，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运气不好。”苏宁接受新理论极快。

话是这么说，可皮皮鲁还是不愿意看飞机往城市头上扔炸弹。他打开电脑开关，按了几个键，他想知道历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

屏幕上依次显示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一千六百多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一百多万人。

“咱们应该利用幻影号提前结束这场战争，尽量拯救生命。光是阻止使用化学武器，幻影号也太自私了。”皮皮鲁故意大声说给幻影号听。

苏宁捅了皮皮鲁一下。

“我同意你的要求。”幻影号说话了，“在你



帮助我完成来地球的神秘使命的同时，你可以利用我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减少地球人的伤亡。”

皮皮鲁感激幻影号。他恨不得现在就和交战双方的总司令通电话，命令他们停火。

“别太天真了，人家才不听你的呢！”苏宁告诫皮皮鲁。

“咱们先赶到战场再说。”皮皮鲁操纵幻影号进入最高速度。

第八章

约翰中校和部下们空降后集结在一座遭到严重破坏的科威特小镇上。小镇上的几十名伊军士兵在十分钟内就被约翰中校的部下歼灭了。

约翰中校同间谍卫星联系，请间谍卫星寻找幻影号。

约翰中校打开手提式微型电视监视器，间谍卫星拍摄的地面情况清晰地出现在荧光屏上。

“在这儿！”助手先发现了屏幕上的幻影号。



约翰中校按了监视器上的几个按键，荧光屏的左下角立即显示出幻影号的方位。

约翰中校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目标，他为自己国家的科学技术自豪，他断定敌军的“神秘武器”不是他的对手。

约翰中校召集几位小头目迅速研究“绑架”幻影号的具体行动方案。队员们开始分头行动。

皮皮鲁和苏宁在疾驶的幻影号上严密监视科威特所有油井的情况，这次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了。

“我去做早饭。”苏宁看看表，到了该吃早饭的时间了。

“我去驾驶室。”皮皮鲁离开工作室，走进驾驶室坐好，他关闭自动驾驶仪，自己驾驶幻影号。

苏宁在餐室做早餐。

一个急刹车。牛奶泼了苏宁一身。

苏宁意识到有情况，她往驾驶室跑。

“怎么了？”苏宁问皮皮鲁。

“你看。”皮皮鲁指前边。

一辆被击毁的坦克横在路中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穿过去呗，刹什么



车呀？弄了我一身牛奶。"苏宁说。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坦克，想看看。"皮皮鲁喜欢这辆坦克的造型。尽管它的躯体已被击毁，但仍然可以看出它那不可一世的威风。

"最好别在公路上停车。"苏宁提醒皮皮鲁。

"就停一会儿。"皮皮鲁不以为然。

这辆坦克是约翰中校为"绑架"幻影号设的路障。约翰中校不知道幻影号能穿越一切障碍。

此时约翰中校和部下就埋伏在幻影号两旁。两名队员开始向幻影号匍匐前进。

约翰中校用红外线夜视望远镜观察幻影号，他希望幻影号上的乘员能下车。

幻影号的车门死死地关着。

两名队员接近了幻影号，他们悄悄爬上了车顶。

皮皮鲁和苏宁一无所知，幻影号的警报装置没起作用——两名队员穿着特制的服装，这种服装能躲过任何电波的"检查"。

他们在幻影号的车顶上安装了一个吸盘式吸顶圆环，这种圆环能承受几千吨重的物体，只要一吸上，就分不开，而且越拽越紧。

“车顶上好像有动静。”苏宁从餐室跑到驾驶室告诉皮皮鲁。

皮皮鲁打开电视监视器，吃了一惊，车顶上果然有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大鼻子士兵。

“快开车，把他们甩下去。”皮皮鲁跑进驾驶室突然发动幻影号。

不愧是特种部队队员，他们反应极快，几乎在幻影号引擎起动的同时就跳车了。

幻影号穿越了坦克，朝前驶去。皮皮鲁不想理这些士兵，他怕分散注意力，看不住油井。

约翰中校看到幻影号朝坦克开过去不但没撞上反而“穿”了过去，他愣了几秒钟后，接着大喊：

“呼叫直升机！”

转眼间一架直升机降落在约翰中校身边。中校一步跨上飞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亲自驾机去“绑架”幻影号。

直升机升到空中，约翰中校操纵飞机飞到幻影号上空。

直升机开始和幻影号同步运行，直升机机身的下方伸出一根钩子。约翰中校操纵直升机用钩子钩幻影号车顶上的吸顶圆环。

刚刚坐在餐桌旁的皮皮鲁和苏宁听到了



直升机的轰鸣声。

“它要干什么？”皮皮鲁一边嚼面包一边从车窗往外看。

幻影号突然摇晃起来。

苏宁从椅子上掉到地板上。

皮皮鲁的头也撞在壁橱上。

“咱们飞起来了！”皮皮鲁看了一眼窗外，大叫起来。

约翰中校成功地用直升机将幻影号吊到了空中。

约翰中校接通了同多国部队总司令的电话。

“我已经弄到了猎物，请告诉着陆地点。”约翰中校的声带强劲有力，每次振动都透着成功的喜悦。

“这么快！”司令大喜，“请将猎物押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着陆！”

“明白！”约翰中校调整方位，吊着幻影号朝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飞去。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美国最新式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舰上有6300名水手和86架各种军用飞机。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接到了“迎接”幻影号

的命令，他们根据录像片上幻影号的体形，为它在甲板上设计了一个“坑”，使幻影号一着陆就陷进坑里，动不了。

美国的数百名高级武器专家已乘飞机飞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他们要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把幻影号分析个透，看看伊拉克到底掌握了什么性质的先进武器。

第九章

幻影号距离地面已有七八百米。

“怎么办？”苏宁问皮皮鲁。

“可以把头顶上的那家伙打下来，可它掉下去，咱们也得掉下去？”皮皮鲁耸耸肩。

“它要把咱们弄到哪儿去？”苏宁跺脚。

“我去听听。”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戴上耳机，开始监听直升机的通讯。

“咱们被多国部队的特种部队劫持了，这小子叫约翰中校，本事真不小。”皮皮鲁一边听一边向苏宁传达。

“他要把幻影号弄到哪儿去？”苏宁问。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皮皮鲁摘下耳机。

“罗斯福号在哪儿？”苏宁问。



“红海。”皮皮鲁冲苏宁作了个鬼脸。他知道是由于自己的大意中了约翰中校的圈套。

“检查一遍门窗，反正他们进不来。你还是带上一把手枪，自卫用。”皮皮鲁递给苏宁一把袖珍激光手枪。

这回苏宁没有拒绝，她把手枪装进衣兜里。

皮皮鲁和苏宁严格检查了一遍幻影号的所有门窗。

直升机吊着幻影号飞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空。

罗斯福号严阵以待，所有大炮的炮口都对准了幻影号。

约翰中校操纵直升机吊着幻影号徐徐下降。

幻影号准确地落进了为它准备的“坑”中，被卡住了。

数百名手持自动武器的水手团团围住幻影号，枪口全对着幻影号。

一名水兵爬上幻影号摘钩。

直升机降落在幻影号旁边。约翰中校踌躇满志地打开舱门，接受舰队司令代表总统向他致敬。

“还真热闹。”皮皮鲁望着窗外说。

“航空母舰真大。”苏宁喜欢航空母舰。

“咱们别理他们，看看他们拿咱们怎么办。”皮皮鲁说。

“那些穿西装的人是干什么的？”苏宁指给皮皮鲁看。

“大概是专门研制各种武器的科学家。”皮皮鲁说。

“学了知识，用来研究杀人武器，哼！”苏宁觉得这些人不配科学家这个称呼。

“他们对人类也有贡献，他们不把房子炸了，建筑学家怎么盖新房子？就拿科威特城来说吧，战后新建的城市保准比战前的漂亮几百倍。我要是建筑学家，我就给研制炸弹的科学家送礼，感谢他们为我施展才能创造了机会。”皮皮鲁注视着车外那些科学家说。

“你看他们过来了。”苏宁说。

果然，科学家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接近幻影号。

一位军官拦住了他们，那位军官手持便携式扩音器朝幻影号喊话。

皮皮鲁打开翻译机。

军官命令幻影号上的乘员手抱头离开幻



影号。

没反应。

军官又喊了一遍。

还是没反应。

军官一挥手，几十名水兵小心翼翼地接近幻影号，他们试图打开车门和车窗。

所有工具都试过了，一无所获。

一名水兵获准用冲锋枪射击车门。

子弹全部折射到地上。

科学家们目瞪口呆。

一名科学家建议用钢索将幻影号固定在甲板上。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如果科学家们知道他们的勇士把外星球派来制止海湾战争使用化学武器的使者“绑架”到航空母舰上供他们研究，不知做何感想。

军官请“国宝”们穿上防弹衣再接近幻影号。科学家们同意了。

第十章

科学家们围住幻影号研究它。

他们使用各种先进仪器分析幻影号车身的金属结构，分析它的轮胎，分析它的一切。

“咱们能让他们这么研究吗?”苏宁有点儿担心。

“让他们瞎忙吧，就他们那点儿破仪器，用已有的知识解释未知的事物，白费劲。”皮皮鲁说，“咱们正好利用这时间睡会儿觉。”

苏宁也困了，她对皮皮鲁说：

“你先睡，我值班，然后轮换。一人睡半小时。”

皮皮鲁倒头便睡。

苏宁在幻影号里来回巡视，她透过车窗注视外边那些科学家们的举动。幻影号的车窗从外边是看不到车内的。

科学家们一边研究一边摇头，他们还没见过这种物质。

一位得过大奖的物理学家对同事说：

“伊拉克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的装备呢？真是不可思议。”

同事说：

“难怪他们根本不把联合国决议放在眼里！”

一位军官走过来向物理学家敬礼说：

“总司令要与您通话。”

军官双手递上一部移动式电话。



“那车厉害吗？”总司令劈头便问。

“厉害。”物理学家直截了当。

“我们还没这种技术？”总司令不信。

“没有。”物理学家的自尊心本不允许他说这两个字。但他是科学家，必须实事求是。

“这怎么可能？！”

“……”

“这种车能帮助伊军取得海湾战争的胜利吗？”

“这要看他们拥有多少辆这种车。”

“多少辆能取胜？”

“一般来说，有三辆就足够了。有五辆就能征服全世界。”

“……”总司令沉默了，他原以为自己是掌握了绝对高科技军队的司令，再没有比知道敌军拥有比自己更先进的武器而让指挥官更垂头丧气的事了。

“还有事吗？”物理学家问。

“你们要赶快研究，我们应该在五天之内造出这种车来！”

“我们到现在还分析不出它的成份。”物理学家脸红了。

“可你们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呀！伊

拉克所有科学家的大脑加在一起也没你一个人的大脑重呀！”

“……”物理学家把电话还给军官。

他召集在场的科学家碰头，问大家能不能在五天之内研制出这种车来。

科学家们比赛似地摇头，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一群学习成绩不好的留级生。

苏宁在车里看出幻影号难倒了地球上的大科学家们，她感到好玩。这时，工作室里的警报灯突然闪烁起来。

苏宁忙开电视监视器，荧光屏上显示出一行大字：

科威特数口油井起火！

苏宁一愣，糟糕！又没完成幻影号交给的任务！

“皮皮鲁，快醒醒！”苏宁推开卧室的门叫皮皮鲁。

“该我值班了？”皮皮鲁坐起来揉眼睛。

“油井起火啦！”苏宁说。

“啊？！”皮皮鲁一拍脑袋，他已经把防止油井起火的任务忘得一干二净。

皮皮鲁跑进工作室，电脑显示有上百口油井起火！



“真糟糕！”皮皮鲁脸上的五官全变了形，他恨自己无能。幻影号交给他的防止原油流入海洋和防止油井起火两项任务他都没完成。

“咱们得赶快赶回去，防止更多的油井起火。”苏宁推皮皮鲁。

“全赖那个约翰中校！还有这破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皮皮鲁决定给航空母舰添点儿乱。

他打开电子干扰器。

“你干什么？”苏宁不明白。

“让他们知道知道幻影号的厉害。”皮皮鲁说。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通讯系统突然受到了强大的干扰，十几架飞机无法在甲板上着陆，只好在空中盘旋，飞机上的燃料已经告急！

甲板上一片慌乱。

皮皮鲁笑了。

“快走吧！别逗了。”苏宁催皮皮鲁。

“走。”皮皮鲁来到驾驶室坐好，系上安全带。

苏宁坐在他旁边，也系上安全带。

皮皮鲁打开水中行驶开关，幻影号是水陆两用汽车。

皮皮鲁发动幻影号。

科学家们和水兵们吓了一跳，都趴在地上。

幻影号轻松地挣脱了铁链和“坑”的束缚，开始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行驶。

“拦住它！”舰长命令。

一辆电瓶车拦在幻影号前方。

幻影号“穿”了过去。

科学家们大眼瞪小眼，像乡下人头一次见录像机。

“开火！”舰长下令。

大炮和各种枪一齐向幻影号开火。幻影号完好如初。

“还击一下。”苏宁建议。

皮皮鲁打开了麻醉武器开关，按下了射击按钮。

数百名水兵被击中，昏过去了。他们将沉睡 24 小时。

“它的武器系统很厉害！你们看，他身上没有外伤！”一位科学家指着倒在地上的一名水兵对同行说。

“放它走！它能把罗斯福号毁了！”物理学家对舰长大吼。

“别碰它了！”舰长声嘶力竭地命令下属。



幻影号大摇大摆地驶入红海中，劈波斩浪，取直线朝科威特急驶。

物理学家们立即同总统以及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了电话。

总统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就伊拉克拥有极其先进的武器进行了磋商。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立即派特种部队查明伊军拥有多少辆这种车；二、任何人不得将伊军拥有这种先进武器的信息透露给新闻界，以免动摇军心民心，谁透露将以叛国罪论处。

约翰中校率领部下再次为幻影号出征。

第十一章

伊军特种部队的头目哈里少校率领部下在科威特境内找了一天，没见到幻影号的影子。五分钟前，一位部下报告说，在南边二十公里处看见了幻影号。

哈里少校智勇双全，他最爱看的书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他认为这两部兵书集中了所有军事学的精华。他不相信中国人怎么能在几千年前就写出这样的书。哈里少校对孙子五体投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孙子的

家乡看看。

哈里少校听了有关一位巴格达受伤的女孩子奇迹般地出现在瑞士一家医院的新闻，他怀疑这是幻影号干的。因为幻影号冲进巴格达后神秘地失踪了。如果是多国部队的汽车，它为什么攻进巴格达后什么也不干呢?

哈里少校知道幻影号厉害，如果动武，那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在《孙子兵法》中是大忌，他决定来软的。

哈里少校命令部下全部化装成难民。

皮皮鲁和苏宁驾驶幻影号离开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后火速赶回科威特，他们保护了几十口油井没有起火。凡是想点燃油井的士兵，都被幻影号的麻醉武器击昏了，凡是从空中落向油井的炸弹或炮弹，都被幻影号“调”到别处爆炸了。

“你看路边！”苏宁先看见了路边的难民。

几十名衣衫褴褛的难民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呻吟。

皮皮鲁将幻影号停在难民旁边。

一个难民向幻影号伸出手，他绝望地喊：

“水！水！给我一口水！”

难民的嘴唇干裂得鲜血直流，其状惨不忍



睹。这是哈里少校。他的化装术曾获得过某电影节化装一等奖。

“救救他们吧？”皮皮鲁问苏宁。

“不会又是圈套吧？”苏宁提醒皮皮鲁。

皮皮鲁仔细观察难民，说：

“我看不像。”

“最好别管。”苏宁会接受教训。

皮皮鲁点点头，发动汽车。

难民们全都向幻影号伸出了手，他们在地上痛苦不堪。

皮皮鲁关闭发动机，说：

“我去给他们点儿水和食物。你别下车。”

苏宁点点头，她也不忍心看着这些难民死掉。皮皮鲁装了一兜食品和水，打开车门。

哈里少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那辆威力无比的车上下来的竟然是一个黄皮肤的男孩子！

皮皮鲁走到难民们身旁，把食物和水递给哈里少校。

哈里少校没有接食物，他一把抓住皮皮鲁的胳膊。

其他难民也都一跃而起，有的朝皮皮鲁扑过来，有的冲向幻影号。

“苏宁，快关车门！”皮皮鲁大喊。

苏宁比一名冲上去的特种部队队员早一秒钟关上了幻影号的车门！

好险！

这回皮皮鲁知道什么叫战争了：残酷加阴谋。

“把他捆起来！”哈里少校对部下说。

一个部下拿出绳子朝皮皮鲁走过来。

皮皮鲁突然拔出手枪朝他射去，那人昏迷后倒下了。

另一名队员几乎是同时拔枪打中了皮皮鲁的胳膊，皮皮鲁的手枪掉在地上。

哈里少校捡起皮皮鲁的手枪，他还没见过这种武器。

皮皮鲁疼得直咧嘴，伤口在流血。

“给他包扎一下。”哈里少校对部下说。

“车上的人怎么办？”部下请示哈里少校。

“向他们喊话，他们如果不下车，我们就处死他。”哈里少校指指皮皮鲁。

一名队员向幻影号喊话。

苏宁通过翻译机听懂了他喊话的内容。

苏宁不知道如果她使用幻影号上的武器打击这些“难民”，会不会伤到皮皮鲁。



她没有人可以商量。

第二次喊话开始了：

“我数十下，如果到十你们还不打开车门，我们就开枪打死他。”

一支手枪顶在皮皮鲁的太阳穴上。

“一、二、三、四……”计数开始。

苏宁头上开始冒汗。她的手指按在了射击按钮上，只要他们数到“九”，她就不顾一切地射击。

她求上帝保佑皮皮鲁不受幻影号武器的伤害。尽管幻影号武器系统不会伤人致死，可苏宁还是不愿意皮皮鲁受到来自自己人的射击。

当计数到“八”时，天空中出现了数架武装直升机。

哈里少校辨别出那是多国部队的飞机。

“卧倒！”哈里少校喊。

一阵机关枪扫射——来自直升机上。

几名队员倒在血泊中。

哈里少校把皮皮鲁压在身下。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个动作使皮皮鲁感动。

那些直升机降落在幻影号四周。从直升机里跳出百十来名士兵，这是多国部队的特种部

队，约翰中校率领他们来侦察幻影号的数量。

“开火！”哈里少校下令。

双方展开了枪战。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手里使用的都是盲人也能打十环的先进武器。

每一颗子弹都带走一条生命。

皮皮鲁趁哈里少校射击时，滚到了幻影号的车身下边。

他拼命抓住幻影号车身底部的两根钢管，身体朝上贴在了幻影号底部。

“苏宁，快开车！”皮皮鲁狂喊。

苏宁听见了，她一咬牙，发动汽车。

幻影号缓慢地开出了一百米。苏宁怕轧着皮皮鲁。

皮皮鲁从车底下往外看，枪战还在进行中，他从车下钻出来。苏宁打开车门，皮皮鲁登上幻影号。

苏宁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皮皮鲁！

“不能让他们再打了，双方都会死光的！”皮皮鲁边说边跑进驾驶室。

他打开麻醉武器开关，按下了射击按钮。

两支特种部队的队员们全都昏迷了。枪声停止。



皮皮鲁用一只手驾驶幻影号来到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两支特种部队旁边。

第十二章

不少人已经死了。血淋淋的场面。

被幻影号击中的人昏迷了。

“刚才他们还活着。”皮皮鲁小声说。

“他们双方都是为幻影号来的？”苏宁问。

皮皮鲁点头。

“你看躺在那块石头旁边的，不就是用直升机把咱们吊到航空母舰上的约翰中校吗？”皮皮鲁指给苏宁看。

“他也死了？”

“好像没有，是中了咱们的麻醉枪。”

“那个抓你的人呢？”苏宁问。

“在那儿，也没死。这小子不知为什么还用身体掩护我。”皮皮鲁若有所思。

“啊——”苏宁突然尖叫。声音惨极了。

“怎么啦？”皮皮鲁被吓了一跳。

“你看——”苏宁指车窗外边。

一名队员的头被打掉了一半。

皮皮鲁想吐。

“不能让他们再打下去了！父母养育一个孩子多不容易，就这么在一秒钟之内被子弹削去半个头！”苏宁控制不住自己了。

皮皮鲁把手指塞进嘴里咬。

“你想个办法中止这场战争。”苏宁向皮皮鲁请求。

皮皮鲁走进工作室，打开电脑。

经过查询，皮皮鲁知道了这两支特种部队的意图。他们都是被派来查明幻影号的，双方都害怕对方掌握了更先进的武器。

“能不能中止战争就看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了。”皮皮鲁想好了主意。

苏宁听了皮皮鲁的决定后，支持他试试。

皮皮鲁和苏宁下车把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抬上了幻影号。

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被分别捆在两把椅子上。

皮皮鲁和苏宁每人手里握着一把激光手枪，如果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不老实，他们就随时开枪。

皮皮鲁把翻译机调试好。

苏宁用仪器把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弄醒。

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几乎同时睁开眼睛，



他们惊讶地一会儿望着对方，一会儿看幻影号。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皮皮鲁为双方介绍，“这位是多国部队的约翰中校。这位是伊军特种部队的哈里少校。”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诧异地注视对方。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约翰中校问皮皮鲁。

“我叫皮皮鲁。她叫苏宁。我俩是中国人。”皮皮鲁亮出自己的身份。

“中国人！！！”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异口同声。他们不明白硝烟弥漫的海湾战场怎么冒出两个中国人来，而且还是孩子！

哈里少校立刻对皮皮鲁和苏宁有了好感，他们是孙子的同乡呀！

“这就是你们感兴趣的那辆车，准确地说，它的名字叫幻影号。”皮皮鲁说。

“幻影号！”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重复了一遍。

“是中国制造的？”约翰中校用明显怀疑的口吻问。

皮皮鲁真想点头，可他不能。他在心里发誓长大要研制出像幻影号这样的汽车。

“不是。”皮皮鲁摇头。

“这车属于谁？”约翰中校问。

“属于外星人。”皮皮鲁平静地回答。

要不是被捆着，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非从椅子上蹦起来不可。

皮皮鲁把幻影号的来历告诉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

“幻影号是去年5月来地球的，它的星球已经预见到地球将爆发海湾战争。幻影号来时就说好了，它只在地球停留一年，也就是说，今年5月它将离开地球。幻影号所在的星球预见到海湾战争可能由于使用化学武器、核武器或焚烧油井或向海洋倾倒原油从而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而幻影号的星球和地球息息相关，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将直接关系到幻影号星球的安危。幻影号来地球的使命就是阻止地球人在海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阻止向海洋倾倒原油和焚烧油井。”

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听呆了。他们一百个相信幻影号是外星来客，否则他们无法解释幻影号为什么威力无穷，刀枪不入。

“那为什么幻影号没能阻止原油入海和油井起火？”约翰中校问。



皮皮鲁把救巴格达女孩子和被直升机吊到航空母舰上的经过讲给他们听。

“我代表伊拉克人民感谢你救了那个女孩子！”哈里少校眼里有泪珠转。

“我真后悔把幻影号吊离了科威特。”约翰中校咬下嘴唇。

第十三章

“这场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你们不能留给后代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你们无权危害其它星球的安全。你们不能夺去千百万个家庭的幸福。”皮皮鲁侃侃而谈，越说越激动。

哈里少校看了约翰中校一眼，低下了头。

约翰中校也低下了头。

苏宁觉得有戏了。

“咱们中止海湾战争吧？”皮皮鲁说。

“咱们？中止这场战争？”约翰中校苦笑着摇摇头。

“你们两个能中止这场战争！你们能拯救千万个生命。你们能使地球不再受伤害。”皮皮鲁说。

“你说说你的想法。”哈里少校相信孙子的

后代定有高招儿。

皮皮鲁先对哈里少校说：

“你回去对你的司令说，多国部队拥有许多幻影号，说你们根本不是幻影号的对手。促使你的上司决定从科威特撤军。”

皮皮鲁又对约翰中校说：

“你回去也对你的司令说，伊军拥有许多幻影号。你的上司就会在伊军撤出科威特后不再向伊拉克进军。这样，战争不是很快就结束了吗？双方都怕对方的先进武器，保准双方都想尽快停战。”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觉得皮皮鲁的想法是可行的，他们点头。

“我同意。”哈里少校表态。

“我也同意。”约翰中校说。

他们都是父亲。他们都有孩子。他们都不想给孩子留下一个破破烂烂的地球。他们想让自己的后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吃最干净的食物，在最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虽然石油在汽车发动机里和在油井中都是燃烧，但前者是天使，后者是魔鬼。他们愿意自己的后代与天使为伴，不愿自己的后代受魔鬼肆虐。

“你的上司不会使用化学武器吧？”皮皮鲁



问哈里少校。

“这……”哈里少校拿不准。

“我有办法。幻影号能控制天气。从今天起，海湾战场天天刮西南风，你们如果使用化学武器，就只能毒害自己。”皮皮鲁想出一个好主意。

“这办法好。”哈里少校佩服孙子的后代。

“给他们松绑吧？”皮皮鲁问苏宁。

“他们不会又要花招儿吧？”苏宁心有余悸，如果这二位在幻影号里闹起来，皮皮鲁和苏宁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他们如果又骗咱们，人类就真没救了，咱们活着也没意思了。”皮皮鲁说。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他们向对方扑过去。

皮皮鲁和苏宁一惊。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拥抱在一起，他们握手言和了。

皮皮鲁和苏宁热泪盈眶。他们希望电视台播放这个场面。他们不喜欢看轰炸机起飞的镜头，他们不喜欢看爱国者和飞毛腿在空中爆炸的景象。那不叫壮观，这才叫壮观，彻头彻尾的壮观。

“谢谢你，皮皮鲁。谢谢你，苏宁。”约翰中校激动地握着皮皮鲁和苏宁的手说。他觉得这两个中国孩子太可爱了。

“我一定要去孙子的故乡看看。”哈里少校说。

“欢迎你来，我们给你当导游。”苏宁说。

约翰中校和哈里少校向皮皮鲁和苏宁告辞，他们要去中止这场战争。

“请给幻影号的身分保密，也给我们保密。”皮皮鲁提了个小小的请求。

哈里和约翰点头。

皮皮鲁和苏宁目送着哈里少校和约翰中校离开幻影号。

五天后，海湾战争结束。

地球上几乎没人知道幻影号在海湾战争中起的作用。交战双方都将有关幻影号的照片作为国家特级绝密资料存档。

1991年5月，小神马向皮皮鲁告别。

“不能再多呆几天？”皮皮鲁恋恋不舍。

“我去年5月来地球的时候就说了，只呆一年，你忘了？”小神马说。

“没忘。你还来地球吗？”皮皮鲁说。

“如果你们能控制住自已，我就不来了。如



果人类控制不了自己，我还得来。再见。”小神马冲皮皮鲁一笑。

“再见。”皮皮鲁强笑。

小神马不见了。幻影号走了，它完成了它的神秘的使命，回自己的星球去了。

皮皮鲁的心情极矛盾，他希望幻影号再来地球。他又不希望。

人类能控制住自己吗？

羊王称霸



第一章

世界上几乎没人注意到羊家族的存在。羊家族温顺、懦弱、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如果没有那架巨型军用运输机，羊家族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地球上引人注目。

一架失事的军用运输机改变了羊家族的



命运。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现任羊王像历代羊王一样宁静地统治着自己的家族。羊家族的成员们甚至感觉不到羊王的统治。羊王也不关心世界上其他动物家族的事，遇到与其他家族产生纠纷时，都是使用谈判方法解决矛盾。

这天夜里，羊王正要宽衣睡觉，忽听见一声巨响。

生性胆怯的羊王用被子蒙住头。

一名侍卫官跑进羊王的卧室。

“禀报大王，一架飞机坠落在咱们的领土上。”侍卫官说。

羊王掀开被子，问：“飞机？什么飞机？”

“失事的飞机，就落在王宫东边的树林里。”侍卫官说。

“快去看看。”羊王命令。

侍卫官跑出王宫，叫上几名部下，赶往飞机坠落的地点。

一架巨型运输机断成两截趴在地上，发动机的叶片还在缓慢地旋转，发动机里冒出缕缕黑烟。

侍卫官和部下小心翼翼地接近飞机，他怕

飞机爆炸。

机舱里鸦雀无声。

“进去看看。”侍卫官命令一名下属。

下属壮着胆子爬进机舱。

5分钟后他出来了。

“乘员全都死了。”下属报告。

“飞机里装的什么？”侍卫官问。

“全是武器。”下属说。

“武器？”侍卫官觉得武器对羊家族没什么用。

侍卫官负责保卫羊王的安全，可他从来没摸过枪。

这是一架运送军火的巨型运输机，不知什么原因，坠落在树林里。

侍卫官带着部下钻进机舱。

机舱里堆放着各种武器。

侍卫官顺手拿起一把手枪，部下递给他一盒子弹。

侍卫官将子弹装入手枪。

他瞄准了飞机旁边的一棵大树。

“啪！”枪响了。

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弹孔。

“真厉害！”部下们咂嘴。

侍卫官又抄起一挺机关枪。

一阵连射。

树枝噼里啪啦地折断了。

侍卫官的眼睛里放出了羊从未放出过的一种光。

“你们在这儿守着，我去禀报羊王。”侍卫官吩咐下属。

当羊王得知失事的飞机是一架军火运输机时，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从小就知道羊家族与武器之间没有联系。这是上帝安排的。

“枪的威力真大。”侍卫官把手枪递给羊王。

羊王的手指刚一挨到枪，他的全身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感觉到肌肉膨胀，血液奔涌。

“大王可以到宫外试试枪法。”侍卫官给羊王出主意。

羊王想打枪。

第二章

在王宫外的广场上，羊王领教了枪的威力。

50 步开外的一个玻璃瓶，被羊王用手枪击得粉碎。

众大臣喝彩。

羊王手里拎着枪，他觉得自己长高了，肺活量也增大了，出气粗了许多。

大臣们对于羊王投射过来的目光感到一阵心虚，那目光不属于食草动物，分明是食肉动物的专利。

羊王也感觉到大臣们的目光起了变化，那一双双眼睛突然变得充满了胆怯和恐惧。羊王意识到这是枪起的作用。他喜欢大臣们眼睛里的这种恐惧。

羊王体会到枪对于统治者是最重要的。

“那架飞机上有多少枝枪？”羊王问侍卫官。

“大约有几百枝。”侍卫官禀报。

“组建一支卫队，由你担任卫队长。”羊王下令。

众大臣议论。

“有反对意见吗？”羊王拎着手枪问。

所有大臣都争先恐后地投赞成票。

“去组建吧！”羊王踌躇满志地对卫队长说。



卫队长领旨组建羊王卫队。

卫队长首先在羊家族中挑选了几百只身强力壮的公羊，然后率领着这些羊去飞机上挑选武器。

武器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本来周身懦弱活得一点儿也不发达的羊们一碰到枪立刻觉得强悍无比前途无量力大无穷，以至于卫队长朝天鸣枪 20 响才把队员们从激动遐想里拉回到现实中来。

飞机残骸旁站立着一队耀武扬威的武装到牙齿的公羊。

卫队长宣布羊王卫队成立，队员们宣誓效忠羊王。

两小时后，羊王在王宫接见卫队全体队员。看见这么多带枪的羊簇拥在自己的身边，羊王感到王位坚如磐石，还意识到自己以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再不用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了。

这天夜里，羊王睡得非常安稳，他的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羊王还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大印刻在枪托上，每次盖印时，他都要举起枪往纸上压。从此他的旨意往下贯彻得特别快。

一架失事的军用运输飞机，改变了羊王的生活。羊王感谢上天的恩赐。

第三章

这天晚上，羊王正在用晚餐，外交大臣心急火燎地跑进王宫。

“禀报大王。”外交大臣上气不接下气。

“为什么？”羊王停止用餐，问。

“兔家族同咱们发生冲突。”外交大臣禀报。

“什么事？”羊王用餐巾擦嘴。

“争夺食物。”外交大臣说。

往常羊家族经常和毗邻的兔家族因食物问题发生磨擦，但每次都是谈判解决争端，尚未真正红过脸。

但这次羊王不想和兔王谈判了，他觉得和兔王谈判对于有枪的他来说是一种耻辱。

“召集所有大臣开紧急会议。”羊王吩咐幕僚。

几分钟后，大臣们云集到羊王身边。

会议议题是：如何解决这次羊兔家族之间的争端。



自从羊王有了卫队后，大臣们的声带好像生了锈，不像过去那么爱说话了。

半天没人吭声。

“我决定，”羊王扫视了一遍大臣们，故意停顿了一分钟，以加强效果，“派卫队去灭了兔家族。”

大臣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你们同意吗？”羊王咄咄逼人。

“同意……”

“不……同……当然……同……意……”

“我……这个这个……同……”

大臣们吞吞吐吐，词不达意。

“到底同意不同意？”羊王不耐烦了，自从有了枪以后，他的脾气与日俱增。

卫队长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会场上。

“同意。”

“我同意。”

“我没意见。”

“……”

“……”

大臣们纷纷投票赞成灭兔家族。

“依臣之见，”财政大臣豁出去了，“这样做恐怕后果难以预料。还是以谈判解决为好。”

羊王变色。

“朕知道你在兔家族有亲戚，你分明是兔家族的奸细！”羊王冷笑。

财政大臣头一次听说自己有兔亲戚。

“拿下。”羊王一挥手。

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将财政大臣带走了。

剩下的大臣交口称赞羊王英明。

有说羊王是天才军事家的，有说羊王气贯长虹的，有说羊王是民族英雄的。

羊王终于悟出一个真理：凡是天天浸泡在歌功颂德词汇海洋中的大王，手里准有枪。

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今晚午夜零点进攻兔家族。任务由羊王卫队完成。

卫队长留下5名队员保卫羊王，其余的队员做战斗准备。

有了枪后从来没使用过的公羊们一听说去攻占兔家族，个个跃跃欲试。他们早就受不了这种天天拿枪当摆设的日子了。

夜幕降临了，卫队长率领部下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兔家族边境集结。

兔王正在高枕无忧地酣睡，他准备明天同羊王举行谈判。

午夜零点整，羊家族向兔家族的进攻正式



开始。

枪声大作。

兔家族不堪一击，他们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一个小时之内，羊家族就占领了兔家族的全部领土。

当兔王被羊王的卫队长从床上拎起来时，他揉揉眼睛，大惑不解地问：“这么早就谈判吗？”

“什么谈判，你现在是羊王的俘虏了！”卫队长用手枪指着兔王说。

“俘虏？”兔王重复这两个字，“羊王的俘虏？”

兔王对于给虎王狮王豹王当俘虏不惊讶，可对于给羊王当俘虏实在是不适应。

“对，正是羊王的俘虏！”卫队长一字一句地说。

“这是……”兔王本想抗议，但他看见了对方手中的枪。

兔王害怕了。

王宫外边有十几只兔子反抗羊家族的入侵，被击毙了。

兔王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被杀戮，他宣

布投降。

卫队长赶回羊王王宫，向羊王报捷。

羊王大喜，他立即召集大臣们聚议。

“朕拟将羊家族和兔家族合并，你们有什么高见？”羊王春风得意。

“英明。”一位大臣投赞成票。

“就叫羊兔家族吧！”又一位大臣投票赞成。

“……”

“……”

全票通过。

羊兔家族正式合并。

兔王在枪的威慑下在合并书上签了字。

第四章

羊家族吞并兔家族的消息在整个动物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虎王最先得到消息。

“什么？你再说一遍？”虎王不信外交大臣的话。

“今天早晨，羊王出兵占领了兔家族。”外交大臣重复了一遍。

"羊王出兵？"虎王像听童话。

外交大臣点头。

虎王好像受了侮辱。

"给我接豹王的电话。"虎王坐卧不宁。

豹王的电话接通了。

"你听说羊王吞并兔家族的事了吗？"虎王问豹王。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豹王以为虎王吃饱了饭没事干拿他逗闷子。

"今天早晨，羊王出兵吞并了兔家族！"虎王说。

"真有这事？"

"千真万确。"

"这还得了？！"豹王像被人打了一记耳光，怒不可遏。

不到一小时，狮王、狼王、象王、鹰王都获悉羊王出兵侵占了兔家族。

他们决定立即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虎王的王宫。

狮王、狼王、象王、鹰王和豹王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会议地点。

"太不像话了！"狼王劈头就是一句。

"羊王简直是目中无人！"豹王拍桌子。

“羊王也敢侵略别人了，这世界真快完蛋了！”鹰王凶气逼人。

“一点儿章法也不讲了。”象王忿忿不平。

其实参加本次会议的大王们都有侵占其它家族的历史，他们并不反对吞并，他们是觉得羊王没有吞并别人的资格。

“这世界干什么都要讲资格，否则就没有规矩了。羊王没有这个资格！”虎王发言。

“没错！”

“太对了！”

“不能开这个头！”

有侵略资格的大王们纷纷谴责没有侵略资格的羊王。

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由与会的各大王联合出面干预，逼迫羊王退出兔家族的领土，恢复兔家族的主权，并由此警告所有没有侵略资格的大王今后再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结束后，虎王、狮王、豹王、狼王、象王和鹰王在羊家族四周集结兵力，同时向羊王发出最后通牒。

羊王正在王宫里摆庆功宴。

外交大臣神色慌张地递给羊王一张纸。

羊王喝干一杯酒，接过纸。



羊王的脸色变了，手开始发抖。

这是羊王有了枪以后头一次胆怯。

大臣们交头接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岂有此理！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羊王愤怒。

卫队长跑进来。

“禀报大王，不好了，我们已经被虎王、狮王、象王、狼王、豹王和鹰王的人马包围了！”卫队长显得有点儿底气不足。

“跟他们打！咱们有枪，怕什么？”一位大臣表态。

“这……”羊王就是有原子弹，外加再借给他三个胆，他也不敢向虎王豹王狮王……宣战。

“他们可以随便占领别的家族，咱们为什么不行？”一位大臣说。

“他们说，咱们没有资格。”外交大臣叹了口气。

众大臣不吭声了。

“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快到了。”卫队长提醒羊王。

“从兔家族撤兵，放了兔王。”羊王无可奈何地说。



大臣们这才知道，光有枪不行，还要有资格。

羊王的武装人员在虎王狮王……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的最后一分钟全部撤出了兔家族。

兔王重新掌权。

虎王狮王豹王象王鹰王狼王开贺宴，还专门邀请兔王参加。席间，各位大王开怀畅饮。羊王从兔家族撤兵，他们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兔王挨个向大王们敬酒，感谢他们维护了兔家族的主权。尽管被敬酒的这些大王们大都曾经侵犯过兔家族的主权，但兔王觉得那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被虎王狮王……欺侮是顺理成章的事，被羊王欺侮却是岂有此理的事。

第五章

自打从兔家族撤军后，羊王吃饭不香，睡觉不甜，天天望着天空发呆。他不像过去那样一看见枪就兴奋，现在他看见枪就有火，他认定是枪使他丢了面子。

羊王让侍从把卫队长叫来。



“大王有什么吩咐？”卫队长小心翼翼地问，他清楚这几天羊王气不顺。

“把卫队解散了！”羊王一挥手。

“这……”卫队长一百个不愿意。

“我要枪有什么用？”羊王逼视卫队长。

卫队长不敢看羊王，嗫嚅着说：“卑职有个想法，不知能不能说。”

“说！”羊王点头。

“他们不就是嫌咱们羊家族没有侵略的资格吗？咱们想办法争取到这个资格呗！”卫队长说。

“怎么争取？”羊王感兴趣了。

“我去狮家族弄些狮奶来，喂咱们的羊羔。羊羔喝狮奶长大，身上说不定会有狮子的特征……”

“好主意！”不等卫队长说完，羊王就明白了卫队长的用意。

可是羊去向狮子要奶，谈何容易！

羊王想到这一层，眉头又皱紧了。

“借奶的事包在我身上，请大王放心。”卫队长拍胸脯。

羊王批准了卫队长的计划，尽管这计划有冒险性，弄不好会惹火了狮王。可羊王太想当



有枪又有资格的大王了。

卫队长挑选了几十名精干的队员，他们带着武器，抬着一辆铁笼子车，在夜色的掩护下朝狮家族进发。

羊王的卫队长的确是智勇双全，他率领部下靠着枪成功地绑架了一头母狮，而且没有惊动狮家族的其它成员。

羊王看见关在笼子里的母狮大喜，他拿着枪同母狮交谈。

“希望你帮助我。”羊王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母狮。

母狮已经尝到了枪的厉害，她同意了。

被挑选出的 50 只羊羔开始吃母狮的奶。

羊王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小羊羔一天天长大了，他们是喝狮奶长大的，一个个身上呈现出狮子的特征，有几只羊已经发出了狮子的吼叫声。

羊王管他们叫狮羊。

狮羊们终于长大了，他们彪悍骁勇，威风凛凛，一半像羊，一半像狮子。

羊王将武器发给他们，正式成立了一支名为“狮羊别动队”的武装。羊王亲自兼任司令官。

狮羊别动队袭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兔家族，羊王要报这个仇。

狮羊别动队只用了5分钟就占领了兔王的王宫，兔王第二次给羊王当了俘虏。

“你们是？”兔王弄不清抓他的这些兵是羊还是狮子，他好以此判断自己的被俘是天经地义还是岂有此理。

“我们是狮羊别动队！”

兔王的眼睛瞪得贼大，恐怕他这辈子也不能恢复眨眼的功能了。

狮羊别动队？

兔王盯着面前这几位半狮半羊的兵，他觉得自己的被俘一半儿天经地义，一半儿岂有此理。

兔王被绑进羊王的王宫。

“咱们又见面了。”羊王满面春风。

“……”兔王无言以对。

羊王的身后站着两只狮羊卫兵。

兔王第二次在羊家族吞并兔家族的协议书上签字画押。

羊王想当整个宇宙的大王，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这个资格。



第六章

这次是鹰王最先获悉羊王再次吞并兔家族的信息的。兔家族的繁衍直接关系到鹰家族的生存，自从上次兔家族发生危机后，鹰王就派部下日夜监视兔家族的安危。

“你看错了吧？”鹰王怀疑羊王有无这个胆量。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羊王的兵把兔王绑走了。”部下说。

“羊王活够了？！”鹰王怒火中烧，“传令所有鹰兵飞行大队进入战备状态，随地准备攻击羊家族。”

“大王且慢。”报信的鹰说，“攻占兔家族的是狮羊别动队，不是一般的羊。”

“你说什么？”鹰王发呆。

“狮羊别动队。”

“狮子和羊一起攻占兔家族？”鹰王的嗓门降低了。

“不是。狮子和羊合为一体攻占兔家族。”部下尽量准确地形容动物界这一奇特的现象。

“狮子和羊合为一体？！”鹰王想吞了报信

的鹰，他认定这位下属着了魔。

“这是我偷拍的照片。”

鹰王接过照片，结结实实吃了一惊。

狮羊别动队雄气十足地呈现在鹰王眼前。

在鹰王的倡议下，召开了有虎王、狮王、狼王、豹王和象王参加的紧急会议。

“灭了羊家族！”当听说羊王又一次吞并了兔家族时，虎王勃然大怒。

“这次绝不手软！”六亲不认狼心狗肺无恶不作的狼王最爱说这句口头禅。

“联合出兵！”狮王拍桌子。

“……”

“……”

“……”

这些有资格进攻其它家族的大王们个个义愤填膺。

“各位请看这张照片。”鹰王把照片扔到桌子上。

“这是什么东西？”虎王看完照片问鹰王。

“这就是今晨攻占兔家族的狮羊别动队。”鹰王说。

“狮羊别动队？”狮王吃了一惊，忙要过照片看。



“有这种事？！”狮王边看边嘀咕。

照片巡回了一圈，又回到鹰王手里。

冷场 10 分钟。

“还出兵吗？”鹰王问诸位大王。

“依我看，兔家族有些作法确实欠妥。”狮王说。他如果认定羊王的狮羊别动队没有侵略的资格，那无异于等于宣布自己也没有这个资格，起码是少了一半资格。

“联合出兵恐怕不合适。”虎王也打退堂鼓了，他要维护狮王的资格，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资格，人们常把狮虎相提并论。

狼王放出“绝不手软”的狂言后再次疲软，如果连狮家族都没有吞并别人的资格，他狼王就更没有了。

“还是宽松些为妙。”狼王表态。

象王、豹王和鹰王也相继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有着侵略资格的大王们等于批准了羊王从此具有了侵略别人的资格，就差给羊王颁发资格证书了。

整个动物界对于羊王吞并兔家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羊王得意洋洋，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扩

充壮大狮羊别动队。

经狮王提议，虎王象王豹王鹰王一致同意接纳羊王为他们经常举行的会议的参加者，羊王总算享有了对世界大事发表意见的权利。

一年后，羊王终于知道了操全世界的心实在是一件无聊至极的事。他感到比过去累，而且累得没意思。他经常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只塑料充气玩具。

血肉之躯却有塑料充气玩具的感觉，惨了点儿。

羊王又舍不得退出来。

他恨那架失事的军用运输飞机。

“那飞机要是掉到兔家族就好了。”羊王参加主宰世界的会议时常这样想。



保卫叛逆者



第一章

5分钟以前，中学生劳勿亮还从未怀疑过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妈妈告诉他，他是羊年来到人间的，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劳勿亮很幸运，他有真正爱他而且会爱的爸爸妈妈。劳勿亮的学习成绩一般，但爸爸妈

妈一直认为儿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爸爸妈妈的爱，使劳勿亮觉得活着很有意思。

劳勿亮非常喜欢看描写外星人的书，他的卧室里贴满了表现外星人的画。每每想起外星人，劳勿亮都激动兴奋。他曾幻想自己如果是外星人该有多棒。

就在5分钟之前，发生了那件令劳勿亮吃惊不已的事。

劳勿亮在房间里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新买来的以外星人为主角的小说。一个声音清晰地出现在劳勿亮耳边：

“AX1号请注意！AX1号请注意！”

劳勿亮看看书上他正在看的那一页，没有这句话。

劳勿亮这才从小说的情节中清醒过来，

他看看四周，没人。

“AX1号请注意！AX1号请注意！”

“你是谁？”劳勿亮答话。

“我是M星球的宇宙实验中心，你的同胞。”那声音说。

“外星人?!”劳勿亮抬起右手重重拍了自己的前额一下。



“对地球人来说，我们是外星人，可对你来说不是。”

“为什么？我也是地球人呀！”劳勿亮忽然想起刚才那声音称他是“同胞”。

“你和我们一样，是M星球的高级智慧生物。”

“你可真会逗。”劳勿亮笑起来。

“这不是玩笑。现在请你注意听好。咱们M星球的宇宙是一颗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星球，咱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比地球先进240倍。为了研究地球人，本宇宙实验中心在11年前也就是地球上有人称羊年的一个夜晚利用先进的技术将你投胎到地球人类的某个家庭中受孕，使你同人类在一起生活。现在，本实验中心决定接你返回M星球，为我们研究地球人类提供资料。”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不信。他断定这是一出恶作剧。

“你马上就会相信的。现在咱们做个实验。请你给自己下个指令，让自己的身体浮在半空中。”

劳勿亮刚一想，他的身体就悬空了，像宇航员在飞船里一样。

劳勿亮相信自己是外星人了。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兴奋得两眼发光。自从他懂事后，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外星人。劳勿亮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外星人。

“12 月 20 日午夜 12 点我们派飞碟来地球接你。”

劳勿亮看了一眼挂历,还有 15 天。

往常去一趟海滨都能让劳勿亮激动得半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次是去外星球，劳勿亮心旷神怡。

“地球人类中就我一个外星人?”劳勿亮问。

“一共四个，他们来到星球的时间不一样，但都是某一轮的羊年，今年 12 月 20 日晚上全部接走。”

M 星球的宇宙实验中心在不同时间里陆续在地球上投放了四个生命的种子。现在，M 星球决定召回这四位同胞，用以研究地球生物。

“有关你的身份以及你们离开地球的时间属于高度机密,请守口如瓶。好了,再见。”

“再见!”劳勿亮声音有些颤抖。

随着那个声音的消逝，劳勿亮忽然感到孤



独。50多亿人中毕竟只有四位同胞，何况还不知道那三位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以及他们具有何种形态。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在心里又对自己强调了一遍。还有15天，就要返回自己的星球了，乘坐朝思暮想的飞碟，太棒了。

劳勿亮看了一眼鼓鼓囊囊的书包，再也不用上学了，再也不用写那些永远写不完的作业了，这是最令劳勿亮开心的事。他讨厌上学，讨厌极了！

下午还有两节课。劳勿亮头一次兴冲冲地往学校走。

在课堂上，劳勿亮几次想大喊“我是外星人”，他最终还是控制住自己了。

不知怎么搞的，他今天觉得老师讲课的声音特别动听，他还感到全班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那么可爱，包括和他打过架的男生和脸上长着雀斑的女生。

“劳勿亮，你怎么了？”老师发现劳勿亮一脸痴迷陶醉的表情，问。

“没……没怎么。”劳勿亮赶忙调换了一副表情。

“上课要注意听讲。”老师说。

劳勿亮点点头。他今天觉得挨老师说都是享受——就因为他将永远离开学校了。

往常恨学校，可一旦要离开学校，劳勿亮又觉得学校什么都好。操场。教室。走廊。传达室。看哪儿哪儿顺眼。

“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大家说有没有外星人?”老师提问。

“有!”

“没有!”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举手。

“劳勿亮，你认为有外星人吗?”老师发现全班只有劳勿亮没举手。

劳勿亮站起来，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谈谈你的看法。”老师对劳勿亮说。

“有外星人。”劳勿亮使用肯定性的语言。

“你的根据是什么?”老师问。

“再过半个月你们就知道了。”劳勿亮说。老师和同学都对劳勿亮这句话感到莫名其妙。

“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半个月后就能知道确实有外星人存 s 在吗?”老师问劳勿亮。

劳勿亮摇摇头，坐下了。他突然想哭。不知为什么，他往常那么讨厌学校，可一想到自己将永远离开学校，离开同学，离开老师，他才意



识到学校、同学和老师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说来也怪，不管这个东西对你如何，只要它出现在你生命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你就会对它产生感情。

老师发现劳勿亮呆坐在座位上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劳勿亮，你怎么了？”老师慌了。

同学们也向劳勿亮投去了询问的目光。

“你不舒服吗？”坐在劳勿亮旁边的女同学体贴地问。

劳勿亮很喜欢这位女同学，他最爱干的事就是想象自己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情景。每当她生病不来上课时，劳勿亮就心神不定，老师讲的课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当劳勿亮明白半个月后他将再也看不到她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

老师和同学们顾不得上课了，大家把劳勿亮团团围住。有的劝，有的问。

温暖。人情。

这些，M星球有吗？

劳勿亮不知道。

自从他知道自己是外星人后，头一次感到害怕。

“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是我呢！”劳勿亮边哭边说。

“你说什么?”老师听不懂。

劳勿亮整整哭了两堂课，谁也劝不住。

老师只好打电话给劳勿亮的爸爸。

爸爸急忙赶到学校将劳勿亮接回家。

“有什么委屈，尽管对我们说。”爸爸和妈妈同儿子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

不少父母在抚养子女时最多的一种心情是盼孩子快长大，这类父母是为“以后”生活而忙碌。他们忙了一辈子都是为了“明天”，而从来不注重“今天”。没有“今天”就等于没有人生。劳勿亮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他们清楚抚育孩子的乐趣是在“今天”，是在抚育的过程中。抚育孩子的最大享受是过程，不是结局。

给这样的父母当孩子，是劳勿亮的福气。

“我如果永远离开你们，你们会伤心吗?”劳勿亮又控制不住眼泪了。

“瞎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妈妈递给儿子一条毛巾。

“这是真的。”劳勿亮哽咽着说。

爸爸和妈妈对视。

“为什么?”爸爸的表情进入严肃状态。



劳勿亮太爱爸爸妈妈了，他从出生起，每时每刻都感到他们对他的爱。他不能不辞而别，那样太残酷了。劳勿亮简直不敢设想这样的场面：爸爸妈妈一觉醒来，发现儿子永远失踪了。

他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内幕，因为他们有权力知道，他们毕竟抚育了他十几年啊！

"我是外星人。"劳勿亮向爸爸妈妈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

爸爸妈妈笑了。笑得那样开心。他们都是有幽默感的人。他们为儿子的幽默杰作击掌叫好。

"这是真的！我的星球叫 M 星球，我是十几年前他们用科学手段投胎到地球人类的外星人，是做实验用的，15 天后，他们就要接我回去了。"劳勿亮一口气说。

爸爸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妈妈捂着肚子笑着喊"受不了啦"。

劳勿亮无法让爸爸妈妈相信他的话，他越强调他的话的真实性，爸爸妈妈就越笑。

"你们带我去体检就知道我是不是外星人了。"劳勿亮断定自己身体的组成和人类有区别。

妈妈止住笑，认真看了儿子一眼，她感觉出儿子今天有些蹊跷。

“小亮，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妈妈要求。

劳勿亮看出妈妈准备认真对待外星人的问题了，他把今天中午M星球实验中心向他下指令的事重复了一遍。

妈妈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看得出，她相信了。

爸爸仍然不信，他逗妻子：

“怎么，你也和儿子一起捉弄我呀！”

“小亮不像在开玩笑。”妈妈的两道眉毛开始统一。

“你相信你亲生的儿子是外星人？”爸爸伸手摸妈妈的额头。

“你们带我去医院化验一下血型。爸爸是O型血，妈妈也是O型血，我只能是O型血吧！”劳勿亮提议。

爸爸妈妈还从未给儿子化验过血型。

“去吧？”妈妈征求爸爸的意见。

“有这个必要吗？”爸爸自言自语。

“走吧，化验了就踏实了。”妈妈站起来，“反正医院就在附近。”



爸爸和妈妈为了证实儿子是不是外星人，带着劳勿亮来到医院。

取血后劳勿亮和爸爸妈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化验结果。

“说不定这是小亮给咱们当最后 5 分钟儿子，结果一出来，他就是外星人了。”爸爸诙谐地说。

化验室的门开了，化验员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着化验单叫患者的名字，她急冲冲地喊医生。

“这是我儿子的化验单吗?”妈妈预感到不妙。

化验员看了劳勿亮的妈妈一眼，问：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劳勿亮。”

“你跟我去见医生吧。”

“出了什么事?”

“我也说不清，去问医生吧。”

爸爸动作有些迟钝地站起来。

医生听见呼唤声从诊室走出来。

“您看这个。”化验员将劳勿亮的血型化验单递给医生。

医生脸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体现着惊讶。

“我儿子的血怎么了?”劳勿亮的妈妈迫不及待地问医生。

“你是什么血型?”医生回敬给劳勿亮妈妈一个迫不及待。

“O 型。”劳勿亮的妈妈说。

“您先生呢?”

“也是 O 型。”

“这不可能。”医生对自己说。

“我们真的都是 O 型血!”妈妈说。

“我儿子是什么血型?”劳勿亮的爸爸发话了,语音威严沉重。

“不知道。”医生摇摇头。

“化验结果不是已经出来了吗?”爸爸指着医生手上的化验单问。

“我从未见过这种血型。”医生一字一句地说。

爸爸和妈妈四目相对,呆若木鸡。

幽默的气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片甲不留。

他们交织的目光缓缓移到了坐在长椅上的劳勿亮身上。

劳勿亮看着爸爸妈妈，他知道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外星人了。他们正在强迫自己接受



这个事实。他们的心脏正接受着自跳动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咱们回家吧?”劳勿亮拉爸爸妈妈。

“你们别走。”医生不让劳勿亮和爸爸妈妈离开医院。

“为什么?”劳勿亮问。

“你的血型有重要研究价值。”医生说。

“咱们走。”劳勿亮对爸爸妈妈说。

“那请留下你们的住址。”医生提要求。

劳勿亮和爸爸妈妈没理会医生,回家了。

一进家门,妈妈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从不抽烟的爸爸找出为客人准备的香烟猛抽一气。

劳勿亮突然开始恨M星球的同胞们了,他们这样做实验是残酷的,是不人道的。他们是在愚弄地球人类的感情。

眼泪哭没了,妈妈走到劳勿亮身边问:

“外星人哪天来接你?”

“12月20日。”劳勿亮心疼地看着在一个小时之内老了10岁的妈妈。

妈妈在挂历上的20日那天用黑笔画了一个重重的圈儿。

“还有15天,我和你妈妈天天请事假。小





亮，从明天起，你不用去上学了。”爸爸毕竟是男子汉，他没掉一滴眼泪。

“凡是地球上你没去过又想去的地方，我们都尽量带你去。”妈妈许愿。

劳勿亮哪儿也不想去，他就想分分秒秒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哪儿也不去，就天天和你们在家呆着。”劳勿亮说。

爸爸的眼圈红了，他清楚地记得每年放暑假寒假时，劳勿亮都要缠着父母带他去外地玩，而他们总是因公务在身无法满足孩子的要求。现在，当他们同意带儿子出去旅游时，儿子却不去了，他是想一心一意地不受外界干扰地和父母在一起最后体验 15 天为人子的人生乐趣。

爸爸后悔自己从前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尽管他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爸爸，尽管他每天都和儿子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可实际上他和儿子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他现在终于醒悟了：有的父母和子女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他们并没有真正全身心地和子女相处过几次，他们和儿女在一起时总是忙忙碌碌或心不在焉。他们同子女的关系仿佛除了衣食住学

管外没有别的。其实父母和子女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亲情，而有些父母往往忽视了他们和孩子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些父母虽然养了几十年孩子，其实等于没孩子，他们一天也没享受过为人父为人母的人生乐趣。他们养了几十年孩子，所充当的不过是后勤部长旅店经理食堂主任狱卒监工教导主任的角色，就是没有当过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潜意识里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最在意孩子管不管他们叫爸爸叫妈妈。

劳勿亮现在珍惜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每一秒钟，他一想到自己将永远离开父母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他就感到恐怖和没有着落，他刚知道自己是外星人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天，爸爸和妈妈请事假在家和儿子享受亲情，他们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他们恨不得阻止地球运转。当他们再也不催促儿子写作业再也不会因为儿子没考 100 分而责备他时，他们心里反而坦然，他们感到从前的有些做法是鼠目寸光的无知的甚至是残酷的。可惜他们醒悟得太晚了。

离 M 星球来接劳勿亮的日期只有 7 天了。



爸爸妈妈觉得奇怪，今天儿子从早到晚几乎一言不发，前两天儿子可是终日滔滔不绝，好像要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

“小亮，你怎么啦?”妈妈问。

“我……有个决定。”芳勿亮说话时的神态像个成年男子汉。

“什么决定?”爸爸问。

“我不去 M 星球。”芳勿亮说。

“不去?”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表示惊讶。

“对，我不去！他们没有权力这么干。他们利用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么做实验是不道德的。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永远是。我不稀罕什么破外星人，我就是地球人。”芳勿亮激动地说。

爸爸冲上去抱住儿子，他这才头一次体验到当爸爸的意义。为了和父母的亲情，连外星球都不去，连外星人的身份都不要。给这样的孩子当爸爸，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妈妈擦眼泪。是幸福的眼泪。她见过不少子女为了追求舒适的生活追求丰厚的收入追求令人羡慕的国籍而抛弃父母远走他乡，这些被遗弃的父母只能用阿 Q 精神来抚慰心灵的伤口，只有用在和同事邻居亲友交谈时夸耀在

万里之外的孩子的海市蜃楼式的美好生活来掩饰自己淌血的心。他们心里最明白，自己的孩子就和存在银行不用的钱一样，想起来时高兴，其实等于没有。

爸爸先从喜悦里回到现实中。

“不走行吗?”爸爸想到了M星球的超级科学技术水平。

一句话提醒了妻子。劳勿亮的妈妈的两只眼睛里分别出现了忧愁和恐惧。她看过不少描写好斗和武装到牙齿的外星人的电影，她总觉得地球人无法和外星人抗衡。

“他们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劳勿亮有些天真。

爸爸陷入了沉思中。两分钟后，他摇摇头。

劳勿亮和妈妈盯着爸爸的嘴。

“M星球不会同意你的要求的。”爸爸的语气比较肯定。

“为什么?”妈妈的语气里充满了绝望。

“你们想想，M星既然能采用向人类投胎的方法研究人类，就说明他们是不讲道德的，他们是以宇宙的主人自居的。再说，他们反复叮嘱你要保密。假如你不走，就有暴露你的真实身份的可能，对于M星球来说，岂不等于送



一个外星人供地球研究?”爸爸的分析十分透彻。

“这么说，他们会使用武力强迫小亮跟他们走?”妈妈不由自主地搂紧了儿子。这是儿子上初中后妈妈第一次搂他。

“可能性极大。”爸爸皱着眉头说。

“那怎么办?”劳勿亮清楚外星人的威力，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冷场。死一般的寂静。

“AX1号注意! AX1号注意!”那个声音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劳勿亮恐惧地往四周看。

“小亮，你怎么了?”妈妈急忙问。

“你们没听见?M星球在叫我。”劳勿亮瞳孔放大，精神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爸爸和妈妈摇头。显然他们听不见这个频率的声音。

“AX1号注意!你已违犯M星球的法律，现在我们给你第一次警告。你必须在原定的时间返回M星球。”那声音坚定、不容质疑。

“不!我不去!我不离开爸爸妈妈!你们没有权力这么做!”劳勿亮抗议。

“到时候我们会让你走的。再见。”声音消失了。

劳勿亮呆呆地望着空气。

“他们怎么说?”妈妈问。

“他们说,我必须离开地球。”劳勿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爸爸已经彻底意识到M星球的科技水平了，M星球同劳勿亮通话，他和妻子愣是听不见!

“你看怎么办?”妈妈问爸爸。

“看来M星球是不会放过叛逆者的。咱们家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爸爸有自知之明。

劳勿亮厌恶M星球的霸道作风,他现在对自己的同胞没有一丝好感。他下决心叛逆。

“爸爸，妈妈,”劳勿亮的表情头一回这么严肃,“我决定了,不离开地球。希望你们帮助我。”

“你给拿个主意。”妈妈这回真正体会到丈夫是家里的擎天柱。

爸爸来回在屋里踱步，活像笼子里的狮子。

空气冻结。

“咱们只能求得全人类的帮助。没别的办法。”爸爸拿定了主意。

“只有7天时间了，用什么方法告诉全人类



呢?"妈妈看了一眼日历,说。

“先报告本国政府。”爸爸说。

劳勿亮的家正好在该国首都。

“咱们现在就去。”爸爸穿外套。

劳勿亮和爸爸妈妈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总统府。”爸爸对司机说。

司机驱车朝总统府驶去。

“请问各位有什么事?”警卫拦住了径直往总统府闯的劳勿亮全家。

“我们有急事找总统。”爸爸说。

“预约了吗?”警卫问。

“没有。”爸爸摇头。

“见总统必须预约。”警卫说。

“我们有急事。”妈妈说。

“什么事?”警卫问。

“他是外星人,可他不想回 M 星球……”爸爸解释道。

警卫笑了,他断定面前的这三个人是从精神病医院跑出来的。

“到总统府捣乱可是犯法的,快走吧!”警卫劝阻劳勿亮全家。

“我们真的有急事。让我们进去见总统吧!”爸爸恳求。

“你们再不走我就采取措施啦!”警卫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的右手开始向腰带上的警棍靠拢。

“让一下,总统的专车要出去。”从院子里跑出来一名警卫冲劳勿亮全家喊。

一辆长车身的黑色轿车缓缓朝门口驶来。

爸爸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拦住了总统的轿车。警卫们大惊失色。一瞬间,像变魔术般地从地底下冒出几十名保镖,一拥而上,扭住了劳勿亮的爸爸。

“我要见总统,我有急事!”爸爸拼命挣扎。劳勿亮和妈妈也一起冲上去,站在总统的车前。

“我们要见总统!”劳勿亮和妈妈喊。

车门打开了,总统从轿车里钻出来。

“放开他。”总统冲保镖们挥挥手。

爸爸揉着被扭肿了的胳膊。

“你找我有什么事?”总统问。

“我的儿子是外星人,”爸爸指指劳勿亮,“12 月 20 日,M 星球要接他走,可他舍不得地球,不想走。我们想求得政府的帮助。”

保镖们偷偷捂着嘴笑。

总统瞪大了眼睛。



"这是真的,我真的是外星人。您不信可以给我体检。"劳勿亮对总统说。

总统认真地将劳勿亮全家的每一位成员看了一遍,他是有第一流判断力的那种人。

"你带他们去证实一下他们说的话,有结果后立即通知我。"总统对身边的秘书说。

"明白。"秘书点头。

"不愧是总统。"劳勿亮小声对妈妈说。

"确实聪明。如果是一般人,准把咱们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妈妈同意儿子的话。

"请跟我来。"秘书对劳勿亮全家说。

秘书叫来一辆车,将劳勿亮全家拉到该国最著名的医院。

专家开始给劳勿亮体检。

一位专家用听诊器听劳勿亮的心脏。听诊器刚挨到劳勿亮的皮肤,专家的眼球就差点儿夺眶而出。

所有的专家轮番吃惊。

心电图、脑电图、体温、血压、脉搏……各种化验统统异常!

秘书的眼睛也足有10分钟没眨巴了。

"他的身体与人类有许多不同,非常特殊,只能用他是外星人解释这一现象。"首席专家

将体检结果告诉总统的秘书。

秘书从公文包里拿出移动电话，向总统汇报。

总统指示秘书立即将劳勿亮全家带去见他。

10分钟后，劳勿亮全家坐在了总统办公室里。

“请你们将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讲讲。”总统说。

劳勿亮将经过叙述了一遍。

总统一边听一边在纸上记着什么。

“你决定不离开地球?”总统问劳勿亮。他为自己是地球上第一个同外星人说话的总统感到激动。

“我不能离开爸爸和妈妈，也不能离开人类。我同人类有无法割断的感情。希望总统先生尊重我的选择，并支持我。”劳勿亮请求。

“我个人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你有这个权力。M星球这样做试验是不道德的。对了，你刚才说，地球上一共有M星球投放的四个生命种子，不知那三个在哪儿?”总统问。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12月20日要将他们三位和我一起接走。”劳勿亮回答。



“这件事得报告联合国，光靠本国的力量可能太单薄。”总统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劳勿亮有信心了。

“给我接联合国秘书长。”总统对着话筒说。

爸爸妈妈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他们感受到了人类的力量。

总统将他的国度里有一位外星人要叛逆的详情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

总统原以为联合国秘书长会吃惊，没想到对方只说了句“我知道了。”

“阁下相信我的话吗?”总统觉得联合国秘书长吃惊才正常。

“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回答说，“5个小时前，我已经接到了某国的报告，该国也有一名M星的外星人，名叫丁照宁婷，她也决定叛逆。”

总统捂住话筒，兴奋地对劳勿亮说：

“已经有一位你的同胞在你之前决定不去M星球了，是女性。”

劳勿亮双目放光，他不感到孤单了，他有伴儿了。

“联合国准备怎么办?”总统问联合国秘书

长。

“这是一件关系到地球安危的大事，我们正在研究。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地球上一共有 M 星球投放的四个外星人，现在已经有两个决定叛逆了，尚不知另外两个态度如何。”联合国秘书长说。

“这件事的确要慎重。”总统陷入了沉思。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星球大战的场面。

第二章

丁照宁婷今年 24 岁，来到这个世上正度过她的第二个本命年。

她生长在地球上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上帝赐给她一副无与伦比的容貌和出类拔萃的身材。

她走在大街上，与她擦身而过的异性的回头率是百分之百。包括最道貌岸然的政治家。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一笔财富。

女性有两个特点，衣服再多，也觉得自己没衣服；姿色再少，也觉得自己有姿色。

可丁照宁婷似乎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她觉得姿色给自己带来的是不幸。



丁照宁婷很早就懂得爱。她把爱情在自己的生命中的位置定得很高。她觉得人类中结了婚的女性里有70%的人未体会到爱的真谛，她们是在完成任务，是在为别人结婚。

丁照宁婷深深爱着自己的男友，那种爱可以用来发射航天飞机。尽管她的男友无权无财相貌平平，可对丁照宁婷来说，他就是一切。她拥有了他，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世界。

他们的爱情轰轰烈烈。

当丁照宁婷第一次将男友带到父母面前时，父母脸上的那种表情女儿一辈子也忘不了。

男友走后，父母立即升堂开审女儿。

"他的个头矮了点儿，长得也一般。"母亲摇头。看来丈母娘想找个男子健美冠军当女婿。

"男人如果通过身体和相貌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惨了点儿。"丁照宁婷说。

父亲着重盘查了小伙子的学历、收人和现有财产。结果令他失望。

父亲同意女儿"男人通过身体和相貌体现自己的价值是可悲的"观点，但他认为男人必须通过财产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因为他觉得财

产是对才能的一种肯定。

父母均不同意向女儿的这位男友颁发“女婿资格签证”。他们向女儿郑重宣布:必须立即断绝同男友的爱情关系,无条件。

丁照宁婷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她刚刚知道自己并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她从他们对待女儿的爱情如此武断上判断，他们从不知道也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对于子女来说，再没有比知道自己不是由于父母相爱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更悲惨的事了。如果是这样，自己和猪和狗和鸡有什么区别呢?判断自己是不是父母爱情的产物，只要看他们怎样对待子女的爱情就一清二楚了。

丁照宁婷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父母，是他们将她带到这个星球上来的。她爱自己的男友，是他给了她这个星球。没有父母,她不能来到这个星球。没有男友,这个星球就不属于她。她不愿意在一个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里生活。她也不愿意背叛带她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

她必须选择一方。

父母已宣布他们和“女婿”水火不容。

丁照宁婷恨自己的姿色，她不止一次听到



母亲对人说，就凭女儿的容貌，嫁个亿万富翁都有富余。

父母给女儿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像三万天。煎熬。

丁照宁婷像在油锅里呆了三天，她不明白父母怎么忍心将自己的如花似玉的亲生女儿用来做炸猪排。她还不明白父母怎么会以为爱情像自来水一样，只要把水龙头关上，就可以不流淌了。

三天后，丁照宁婷告诉父母，她无法和男友断绝爱情关系。除非死。

只一秒钟内，父母就把女儿和他们的亲情关系转化为仇人关系。他们自从拥有了美丽的女儿后，就认定她的爱情必须建筑在给他们带来幸福、财产和荣誉的基础之上。他们不能认输。

接踵而来的是急风暴雨式的家庭大战。

向来温顺柔弱的丁照宁婷变成了一位坚强的战士，她那足以用来发射航天飞机的爱情力量击退了父母的多次轮番或集团进攻，坚守着自己的躯体内那一块本该不受侵犯的领土。

父母四处寻觅为女儿找到了一位腰缠百万贯的大商人。

这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大亨请丁照宁婷去一家五星级的饭店进餐，他认定任何姑娘都无法拒绝豪华。

丁照宁婷没有拒绝大亨的邀请，她想知道钱到底能不能击败真正的爱情。她还想知道钱是不是等于爱情。

当她乘坐宝马牌超豪华轿车来到令人眼花缭乱的五星级饭店时，她从头到脚感到不舒服。她承认大饭店使她眼界大开，但没有男友在身边，这一切统统黯然失色，变得和贫民窟一样脏乱不堪。她再次体会到是他给了她这个世界。

丁照宁婷回忆起男友曾带她在一家小吃店吃面条，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让她给那家小吃店评星级，她会毫不犹豫地评它为50星级饭店。

“你喜欢听什么歌？你想听什么歌，他们就给你唱什么歌。”大亨指指餐厅里的歌女，对丁照宁婷说。

“我心情好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好听。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什么歌都不好听。”丁照宁婷微笑着回答。

她的笑容之美可以人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大全》。

大亨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和她结婚。他不信世界上有不喜欢钱的女人。

丁照宁婷不讨厌钱。但她不是那种为了钱可以抛弃爱情的女人。她在电影里和生活中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虽然由此步入所谓的上流社会，终日住别墅乘坐豪华轿车出入大饭店，但她们本质上和妓女无异。

丁照宁婷不否认面前这位大亨并无令她讨厌之处，但她无法爱上他，她心里已经只有男友的位置。男友是她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大亨再有钱，能买来她与男友共同度过的那些一去不返的甜蜜时光吗？她与男友的爱情是由时间一分一秒地酿造出来的，而这段时光已经铸造进她的生命历程中。她无法设想几百万块钱就能使她从自己的生命中铲除这段心的历程，那无异于截掉自己的双腿去换取金钱。

丁照宁婷觉得没钱是一种痛苦，有花不完的钱同样是一种痛苦。人生就是烦恼，有人为没钱烦恼，有人为钱多烦恼。有人为死烦恼，有人为生烦恼。有人为没孩子烦恼，有人为有孩子烦恼。有人为上班烦恼，有人为没工作烦恼。有人为一生太不顺利烦恼，有人为一生太

顺利烦恼。有人为没学上烦恼，有人为上学烦恼。有人为当孩子烦恼，有人为当爸爸烦恼。有人没房子烦恼，有人为房子太多烦恼……

丁照宁婷对人生看得很清，她不稀罕身外之物，她知道再好的东西带给人的也可能是烦恼而不是幸福，关键看你和什么人在一起生活。真正的爱情可以把清贫变成豪华。虚假的爱情能够把豪华变成一贫如洗。

当大亨知道面前这位美貌超群的姑娘不为金钱所动时，他知道她是无价之宝了。他忽然感到自己很穷，穷得一无所有——尽管他的银行帐户上有 7 位数存款。

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心里对于贪财的女人都是瞧不起的，这是一个被许多女性忽视的真理。

大亨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将丁照宁婷送回家，他意味深长地对丁照宁婷的父母说了句话：

“你们家有一块金子，可你们想把金子变成瓦块。”

其实这也不能怪丁照宁婷的父母。在这个世界上，瓦块值钱，金子不值钱。

父母见女儿拒绝了大亨的求爱，勃然大



怒。他们不明白自己怎么生了这么个傻瓜女儿。

又是一场大战。

诅咒。恶语。眼泪。悲伤。

本不属于家庭的东西统统光临家庭。

当丁照宁婷知道自己是M星球的AX2号外星人时，她有一种解脱感，她终于可以逃避烦恼的人生了。

“我可以带男友一起去M星球吗?”丁照宁婷问同胞。

“绝对不可以。”口气不容商量。

失去男友,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丁照宁婷不能设想这样的局面。离开他，她无法生存,她的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当丁照宁婷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男友后,男友愤怒极了,他恨M星球的外星人,他认为他们是在愚弄人类的爱情。

“我不离开你,我永远属于你。”丁照宁婷决定叛逆。

“谢谢你！我要保护你！”男友紧紧地拥抱恋人。

这是星际级情人拥抱。

真正的爱能把两个人变成两颗星球。两颗





来自不同轨道却又纳入同一轨道的星球。

丁照宁婷在12月20日前正式将自己的轨道和男友的轨道合并。

辉煌。灿烂。壮丽。

她铁了心当地球人。

第三章

AX3号是一只羊。

在它还不知道自己是外星生物之前，它已经在地球的动物界中大名鼎鼎了。地球上的动物几乎没有不知道它的。人类之所以不知道它，就因为人类从未和动物真正沟通过——尽管在一个星球上共同生活了千百万年。

M星球注意到了动物在地球上的数量和地位，他们将四个实验生命中的一个投胎为动物，从而达到全方位研究地球生命的目的。

AX3号从出生那天起就与众不同，尽管它投的是羊胎，可它肌体里那经M星球优化的遗传基因并未由于被羊的外表裹住而停止活跃。

羊家族在动物界中是第三世界，他们的天敌举目皆是。羊的本质就是用自己的肉体为他人果腹，增加他人的热量并维持其肌体运转。

自有羊以来，羊家族中还没有一只羊对这种不合理的现状提出过疑问或进行反抗。

羊的本性懦弱。

性格的悲剧。

这出悲剧在地球上连续演出了千百万年。

从 AX3 号降生起，羊家族的悲剧开始徐徐落下帷幕。

AX3 号出生的第二天，两只狼看上了它的妈妈。

狼策划着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捕获到这只带着小羊羔的母羊。

“你从前边扑过去。我到后边拦截。”一只狼制定战术。

“我看左边是个薄弱环节，容易让它跑掉。”另一只狼提出商榷意见。

AX3 号的妈妈对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它一门心思用爱的目光抚摸着自己的小羊羔，就像人类中那些在交通惨祸发生之前几秒钟还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母亲一样。她们只看见身边的阳光，不知道阳光和阴影是上帝派到人世间的双胞胎这个事实。

AX3 号听见了两只狼的对话。

地球上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就像



人类一样。遗憾的是，没有一只动物能听懂另一种类动物的语言。

AX3 号在听到狼的对话的同时，就破译了狼的语言。

“有两只狼要袭击咱们。”AX3 号对妈妈说。

“你怎么知道？”妈妈显然不信。

“我听见狼说话了。”AX3 号说。

妈妈认定儿子在和她幽默。

一阵阴风由远而近。

母羊不寒而栗，它本能地感觉到厄运降临。

“快跑！”母羊对儿子说。

“后边也有狼。”儿子告诉妈妈。

母羊回头一看，傻眼了。

两只狼缓缓地缩小着包围圈，它们要慢慢地享受这一时刻带给它们的愉悦，它们喜欢看猎物的瞳孔中渗出的那种恐惧与绝望。

母羊用身体护住儿子。

AX3 号用力从母亲颤抖的身躯下钻出来，它用狼语对狼说：

“你们可以站住了。”

两只狼一愣，它们怀疑自己的耳朵。

“听见了吗？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AX3号对狼重申。

狼怀疑自己的神经。

它们看见一只羊羔使用狼语说话，它们感到恐怖极了。它们头一次感受到比武力更强大的力量——智力。

这只羊羔是怎么学会狼语的？它既然能说狼语，就一定能干出其他让人吃惊的事来。狼们停止了前进。

母羊对于儿子说的这种它听不懂的语言同样感到吃惊。更使它吃惊的是，狼们居然怕它的儿子，那种怕是深层次的，准确地说，是对神灵的敬畏。

狼想跑。

“站住！”AX3号说。

狼乖乖地站住了。

“你们为什么袭击我们？”AX3号问。

“我……们……饿……”一只狼壮着胆子回答。

“什么？你们是想吃我们？！”AX3号刚知道狼是要拿他和妈妈充饥。

“豹子和老虎也拿我们充饥……”另一只狼说。



"咱们动物就这么你吃我，我吃你？" AX3号难以置信。

"自古以来就这样。"一只狼说。

AX3号让狼走了。

母羊："你会说狼话？"

AX3号："我也不知道，一听就懂。"

母羊："你再听别的动物说话试试。"

AX3号听树上的鸟说话。

5分钟后，它开始和鸟对话。

AX3号听地上的蚂蚁说话。

它马上就能同蚂蚁交谈。

AX3号在地球动物界的名气与威望与日俱增，它出面调解各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连大象和老虎也对AX3号肃然起敬。AX3号立志要改变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状态，它认为沟通各种族之间的联系是第一步。

AX3号首先使羊家族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地位，它教所有的羊学会了说老虎话狼话。用语言自卫比用武力自卫效果好1000倍。

接着AX3号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人类中英语的那种动物界的通用语言，不管任何动物，只要掌握了这种语言，就能同其他种族的动物交谈。

沿袭了千百万年的动物弱肉强食的状态开始转变，使用同一语言的生命不能自相残杀。

AX3 号的下一个计划是和人类沟通，它要制止人类残杀动物的行为，要让人类和动物在地球上和睦平等地相处，它要发明一种人类和动物的通用语言。

就在这时，AX3 号接到了来自 M 星球的指令，命令它 12 月 20 日返回 M 星球。

AX3 号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当它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它渴望回到家乡去，但它又不愿意将自己沟通人类与动物的努力付诸东流。它还深深地爱着地球，它认为地球是宇宙中最美丽的星球。它也爱地球上的动物，它和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还朦朦胧胧地爱着人类——尽管它还没有和人类正式接触。可每当它看到天上的巨型喷气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时，它对人类就会产生一种朦胧的爱。

AX3 号决定不离开地球。

它知道，它必须和人类取得联系，必须求得人类的支持，单靠它自己，无力反抗 M 星球。

这是地球动物界第一次和人类的正式接触。



当联合国秘书长被告知有一只会说人话的羊要见他时，秘书长冲进卫生间把头放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10分钟。

里程碑式的会见。

椭圆形的会议桌两侧分别坐着秘书长和AX3号。

AX3号身后是两只老虎。

秘书长身后是海军陆战队士兵。

AX3号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你就是AX3号！”秘书长对于羊会说人话不吃惊了。外星生物嘛。

“我决定留在地球，我有一个沟通人类和动物的计划……”AX3号向秘书长描述了它的计划。

秘书长感到鼓舞。

“希望人类帮助我留在地球上。”AX3号请求。

“M星球一共在地球上投了四个生命，现在已经有三个决定叛逆，我很感动。”秘书长掏出手帕擦眼眶，“谢谢你们对地球和人类的依恋。由于此事事关重大，我们要慎重考虑再做决定。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在12月20日之前做出决定的。”

AX3号第一次和人类接触，它感到人类是可以信任的。

它等待人类的决定。

第四章

派克在自己的60大寿生日也就是第五个本命年生日庆典上，望着满堂子孙，望着美酒佳肴，望着鲜花和音乐，却想哭。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一眨眼就到了60岁，他总觉得自己昨天才高中毕业。他这大半辈子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盼。上小学时盼着上中学，上初中时盼着上高中，上高中时盼着工作，工作后盼着结婚，结婚后盼着生孩子，生孩子后盼着孩子快点儿长大，孩子长大后盼着抱孙子……

派克的生命是在“盼”中度过的，当这一切都被他盼到后，他期待的幸福感并没有降临，笼罩在他心头的反而是失落和惆怅。在自己的60大寿生日宴会上，那插在蛋糕上的60支摇曳不定的烛光使他顿悟，自己并未真正享受过生命，他这60年中的每一天都是为明天活，他从没为今天活过一天。



"我提议，为爸爸60大寿干杯！"长子满脸放光地站起来说祝酒辞。

子孙们呼拉一下全站起来，手中的酒杯把屋顶的那盏灯变成了几十盏，令人眼花缭乱。

派克喝干了杯中的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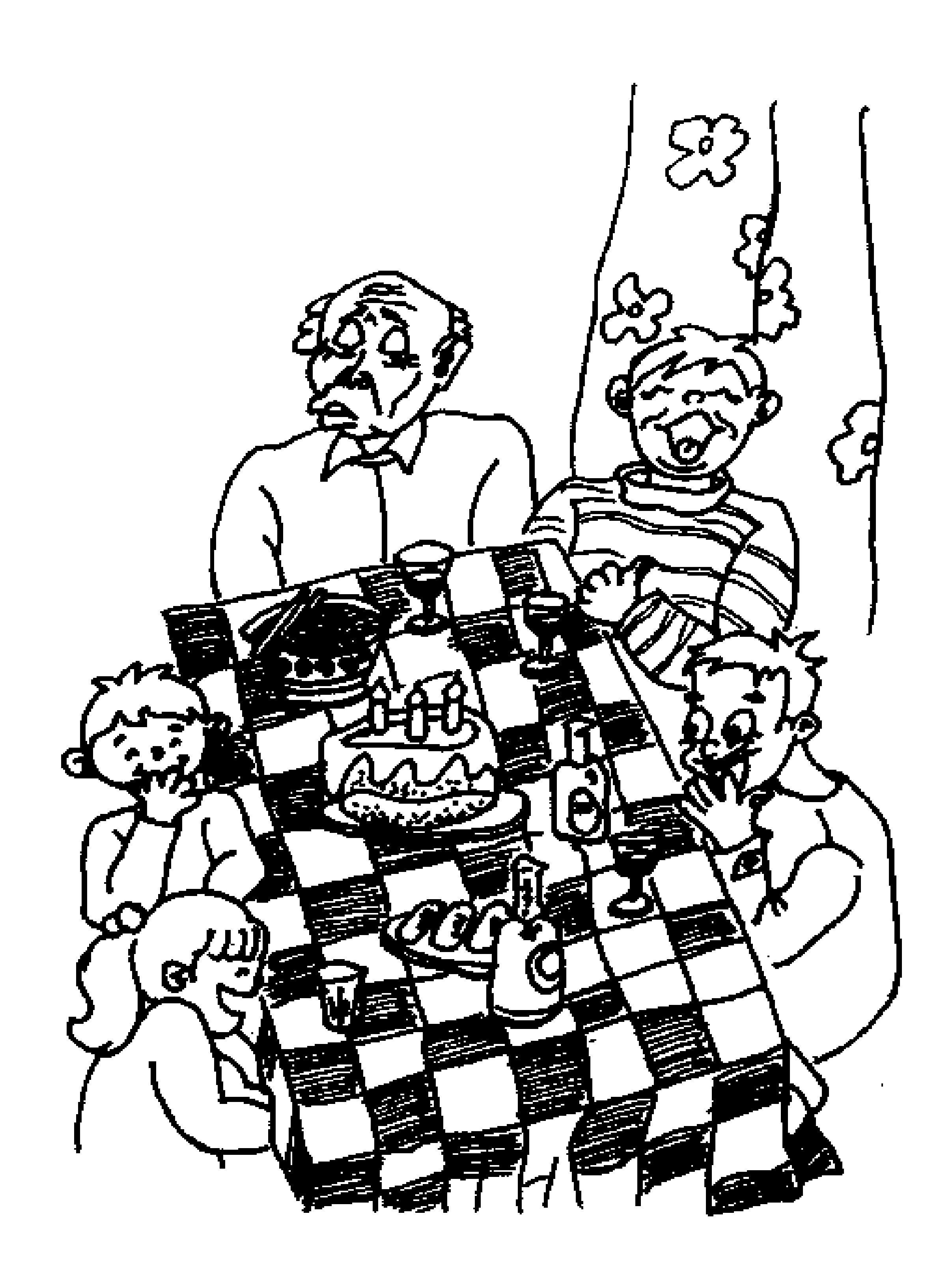
桌旁坐的全是他的嫡系。心血。杰作。

可他突然感到他们很陌生。

当他把子女们抚养成人后，他发现自己便失去了他们。派克的子女都是孝子，他们每个周末都会举家来父亲家聚会，他们还从未忘过一次父亲的生日，可派克总隐隐约约感到对子女来说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似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他渴望子女不要像带团似的携妻带子在周末来他这里走马观花，他期望他们能单独来和他坐上一个小时，哪怕一年只有一次。他们小时候，派克就经常单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长大了，却每次都是成群结队和他会面。派克奢望他的子女中有一个能不为任何理由不带配偶不带孩子单独来和他坐一会儿，使他真正享受生命的亲情和成功的喜悦。60岁了，他还没有盼到这一天。

例行公事。旅游观光团。儿童游乐园。

每当派克在周末或节假日见到成群结队





而来的子孙时，他满脑子就这三个词。

“我提议，为爸爸长寿，干杯！”二儿子满面春风地举杯。

皆大欢喜，一饮而尽。

派克想起小时候父母给他过6岁生日的情景。6支蜡烛变成了60支蜡烛，他弄不清自己的生命之光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时间真是个魔术师，它能把神圣的学说变成滑稽可笑的无稽之谈，也能把谬论变成科学；能把真理变成谬误，也能把谬误变成真理；它能把仇恨变成友谊，把友谊变成仇恨；把敌人变成朋友友，把朋友变成敌人；把功绩变成罪恶，把罪恶变成功绩；把伟人变成罪犯，把罪犯变成伟人……

在时间面前，没有永恒。

派克望着用奶油写着“60大寿”的蛋糕发愣，他感到自己的这60年就像做梦一样，他努力了一生，到头来其实一无所获，他抚养了这么多孩子，唯独没有抚养自己的人生。孩子是财富，在身边时，他感到充实。孩子一旦自立了，他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突然一无所有了。

派克到60岁时才明白，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不是子女，而是那属于

你生命的每一天。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人的一生中没有完全相同的两天。

因此，每天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空前绝后的一次。每个人的一天对于宇宙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人的一生大约有两万天，你的生命拥有两万个各不相同的一天，这两万个在宇宙中只有一次的一天就是人的生命的真正的财富。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大富翁，因为你拥有宇宙中唯一的两万天，不管你是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阶下囚。

派克后悔自己没有享受生命中那唯一的每一天，他过去的生命不叫活，叫奔命。他真想再活一次，不为昨天活，不为明天活，只为今天活。好好活今天。

“祝爸爸明年幸福！”三儿子祝酒。

派克恍惚觉得这不是家宴，而是外交部举办招待各国使节的鸡尾酒会。

“如果能再活一次，我绝不放弃幽默。”派克想。

他喜欢开玩笑，为这，他失去了第一个恋人。那是 40 年前一个秋天的下午，他陪恋人走



进一家化妆品商店。他看着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对恋人说："这商店对于女人来说是化妆品商店，对于我们男人来说却是食品店。"

"为什么?"恋人不解。

"这些化妆品最终都得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去。"派克幽默。

恋人认定他满脑子奇思怪想，而喜欢胡思乱想的人往往是靠不住的。她由此离开了他。

从此派克再不敢幽默，他重新赋予自己道貌岸然严肃认真的外表，终于打赢了情场上的第二次大决战。

他的性格是被扭曲了的。

如果能再活一次，他一定把性格扭回来。

"爸爸吹蜡烛吧!"女儿提议。

随着蜡烛的熄灭，派克的遐想也破灭了，他知道不会有第二次活的机会。

不活到老就不可能真正明白人生。等明白了已经晚了。上帝的安排。

派克想写一本书，告诉年轻人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他在生日宴会上产生了这个念头。

派克离开餐桌来到书桌旁，他要记下一些想法。

"AX4号注意！AX4号注意!"一个奇怪的

声音敲击着派克的耳膜。

他回头看,没人。

“AX4号注意!AX4号注意!”

“是叫我吗?”派克问。

“正是。”

“你管我叫什么?”

“你的真实名称是AX4号,派克是你在人类中的名字。”

“你是谁?”

“我是M星球实验中心,你的同胞。”

“我的同胞?!”

M星球实验中心让他相信了。

“那我的孩子们也是M星人?”派克立即就想到了他的儿子们的血统。

“他们不是。”

“你刚才说,12月20日接我走?”派克看了一眼日历,还有4天时间。

“对。请你做好准备。再见。”

声音消失了。

派克很兴奋,他的这一生原来不过是一次体验,他的生命还有另外的含义,他有机会以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再好好活一次!

派克急于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孩子们,他们



一定会为爸爸高兴的。

派克回到餐桌旁，对孩子们说：

“我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子女们看到父亲欣喜的表情，都预感到有好事，他们盼望父亲宣读财产分割清单。

“你们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派克说。

子女面面相觑。父亲是伯爵？匿名百万富翁？

“我其实是外星人。我的故乡叫M星球。”派克一本正经地说。

大笑，喷饭。

“你们别笑，我真是外星人。12月20日我将返回M星球。”派克严肃极了。

子孙们不笑了。

长子和二儿子小声嘀咕了几句，二儿子跑到隔壁房间打电话。

派克的一位老同学是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二儿子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什么，你爸爸病了？”老同学显然焦急。

“好像是精神方面的病，我们想请您来看看。”二儿子请求。

“我马上就去。”专家挂上电话。

派克继续在生日宴会上同子女们谈 M 星球的 12 月 20 日。

子孙们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

精神病专家出现在生日宴会上。

派克见到功成名就的老同学居然光临他的生日家宴，受宠若惊地站起来欢迎。

“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一个新闻。”派克拉老同学入座。

“什么好事？”精神病学专家笑眯眯地注视着派克的瞳孔。

“我的真实身份不是地球人。”派克严肃地说。

“你真会开玩笑。”专家拍拍老同学的肩膀。

“不是开玩笑。我是 M 星球投胎到地球人类中做实验用的 AX4 号。”派克认真地说。

“AX4 号？”专家重复了一遍这个代号。

“对，是 AX4 号。他们在要 12 月 20 日接我走。”派克显然处于兴奋中。

“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外星人的？”专家已初步判定老同学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20 分钟前。我在书房时一个声音告诉我的。”

“你们过来一下。”专家对派克的子女们说。

在另一个房间，专家对老同学的子女说：

“很不幸，你们的父亲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需要立即住院治疗。”

子女们呆若木鸡。

“这怎么可能，刚才爸爸还好好的。”长子不相信。

“他受什么刺激了吗？”专家问。

子女们比赛着摇头。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病治疗得越早越容易痊愈。”专家说。

“您的意见？”长子问。

“最好今晚就去住院治疗。”专家说。

子女们交换眼光。

“就照叔叔说的办吧？”长子征求同胞的意见。

没人反对。

“我去给爸爸收拾东西。”女儿含着眼泪说。

“我去和爸爸谈。”长子沉重地说。

“我打电话叫医院的救护车来。”专家走向电话机。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派克端着酒杯走过来。

“爸爸,有件事得和您谈谈。”长子拿过父亲手中的酒杯放到身旁的桌子上。

“出什么事了?”派克发现子女们的眼圈都是红的。

“您的身体的某个部位可能出了点小毛病,得住院检查一下。”儿子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我的身体出了毛病?我怎么不知道?”派克纳闷。

“毛病不大,您还没感觉到。”儿子解释。

“什么毛病?”派克问。

没人说话。沉默。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派克盯着儿子问。

女儿忍不住先哭起来。紧接着儿子们也掉眼泪了。

“我得了癌症?”派克分析。

“你别瞎猜,癌症会疼的,你疼吗?”老同学笑着安慰派克。

派克忽然想起了老同学的职业,他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们拿我当精神病人了吧?哈哈,你们可



真逗。我真是外星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开这种玩笑吗?"派克边说边笑。

子女们看见爸爸病成这样，哭成一团。

派克不笑了，他强烈感受到亲情，感受到子女对他的爱。他体会到这种爱是巨大的财富。他意识到自己和孩子们无法分割，他和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是他生命的延续。

"你们快来看电视!"一个孙子激动地跑进来叫大人们。

"你们看吧，我们在这商量点儿事。"长子对儿子说。

"是有关外星人的重要新闻，还有爷爷刚才说的M星球呢!"孙子说。

大家一愣，然后争先恐后地往电视机所在的房间跑。

屏幕上的女播音员的脑袋右边打出了"特别新闻"的字幕。

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令精神病专家和派克的子女们目瞪口呆。

"本台驻联合国记者近日获悉，安理会最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有关M星球向地球派遣外星人做实验研究地球人的事件，据记者初步了解，M星球是一颗科学技术比地球先



进的有智慧生物的星球，该星球陆续向地球投放了四个生命，它们的代号分别是 AX1 号、AX2 号、AX3 号和 AX4 号。M 星球将于 12 月 20 日接走这四个外星人，用他们来研究地球生命。据悉，AX1 号、AX2 号和 AX3 号已决定叛逆，他们要求留在地球，并正式向人类申请保护。M 星球的科技水平比地球发达，如果人类决定保护 M 星球的叛逆者，可能招来灾难。为此，安理会正在进行极为慎重的研究。现在，AX4 号还未露面，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播音员用庄重的神态报道这一貌似科幻实为关系到地球命运的新闻。

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派克身上。

他们信了。信派克是外星人了。

"我们是外星人吗?"长子想起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

派克摇摇头。

"您走吗?"女儿泪汪汪地看着爸爸。她头一次感到爸爸是陌生的。

望着一屋子的泪眼，派克的心震颤了，这都是他的骨肉呀！他们身上的每一滴血每一个细胞每一块骨骼每一条神经都是从他身上演变出来的。他不能设想，如果失去他们，他将如



何面对生命的继续。

尽管这大半辈子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他饱尝了人类的世态炎凉，可地球毕竟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最喜欢的格言是：看清了这个星球，然后爱它。

是的，他爱地球。爱人类。

“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们！”派克决定了。

子孙们一拥而上，抱住了外星人爸爸爷爷。

“快通知联合国！”精神病专家提醒大家。

四位M星球的外星人全部决定叛逆。

他们离不开地球。

他们如果离开地球，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尽管他们可能再活500年。

第五章

离12月20日只有三天了。

地球人类的每一位成员现在都知道有一个叫M星球的有着强大科技水平的星球在三天后要来接他们的生命试验品，而这四个生命决定不离开地球。

人类对此事的态度关系到地球的安危。

全球所有新闻媒介都将焦点集中到这件事上。种种分析种种推测种种判断铺天盖地。

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决定先设法同 M 星球取得联系,争取协商解决这件事。

数百架具有强大发射功率的天线不停歇地向空间发射电波信号，人类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

终于,M 星球回电了,电文如下:

我们将按期接走他们。如果抵抗，我们将使用武力。请你们三思。

安理会决定立即召开会员国非常代表大会,紧急讨论如何对待 M 星球的四位叛逆者。

专家先在大会上介绍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对 M 星球实力的估测。他认为 M 星球早已淘汰了核武器，他们拥有比核武器先进几十倍的武器,地球可能不是 M 星球的武力对手。

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主张交出 M 星球叛逆者的人认为,人类没必要为了四个叛逆的外星人冒如此大的风险，M 星球完全有可能毁灭地球。

主张保护 M 星球叛逆者的人认为,M 星球这样做实验是对地球尊严的亵渎，这四个外星生命已经和地球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


已经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人类有责任保护他们，就像保护自己的同胞。尊严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M 星球可以毁灭人类，但它不能征服地球人类。

非常联大最后决定，立即举行一次全人类公决，由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两岁以上）投票表决是否保卫 M 星球的四位叛逆者。人类将依据此次公决的结果来行动。

这是关系到人类每一位成员命运的大事，必须听取每一位成员的意见。

全人类公决之前，先由 M 星球的四位叛逆者劳勿亮（AX1 号）、丁照宁婷（AX2 号）、羊（AX3 号）和派克（AX4 号）通过电视同全人类见面，以通过直观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人类很紧张。他们还是头一次在同一个时间统统坐在电视机前。地球静极了。工厂停工。汽车停驶。飞机停飞。只有发电厂和电视台继续工作。

人们已经从新闻媒介中知道了 M 星球的实力，有报道说，M 星球可能在一秒钟内摧毁地球。人们不愿失去美妙的生命，不愿意失去美丽的地球。

说实话，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怕。

劳勿亮首先亮相，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出现在全人类面前。

他咬定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他说不管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他现在是地地道道的人类。劳勿亮满怀深情地向全人类介绍自己的爸爸妈妈，他说他爱他们胜过爱自己，他不能离开爸爸妈妈。

劳勿亮的爸爸妈妈在屏幕上搂着心爱的儿子泣不成声，他们指控 M 星球这种实验是不人道的。

丁照宁婷向全人类娓娓讲述她的爱情，讲她对爱情的理解，讲他在她生命中的位置。数十亿颗晶莹的泪珠同时出现在地球上。

AX3 号和派克的演说也给人类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人类陷入沉思中，他们强烈感受到 M 星球对地球的不尊重，这种实验方法是对人类感情的戏弄。

M 星球的四位叛逆者同人类的电视见面结束后，全人类投票开始。

人们郑重地在选票上填写自己的意见。50多亿人排队走向遍布全球的投票箱。

全人类公决统计结果表明，人类中 95% 的


成员赞成保卫叛逆者。

人类清楚，如果地球向 M 星球妥协，即使它再在宇宙中生存 50 亿年，在它将四位叛逆者交还给 M 星球时，它已经死亡了。如果地球保卫四位叛逆者，即使粉身碎骨，它在宇宙中却获得了永恒。

离 12 月 20 日只有两天了，人类紧急行动起来，做抗击 M 星球保卫叛逆者的一切准备工作。

这可能是人类在宇宙中的最后两天了。

奇怪的是没有悲伤没有失望没有恐惧，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像现在这样和睦像现在这样心心相印同仇敌忾。

国界消除了。护照废除了。军队统一了。整个地球成了一个大国家，全人类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人类感受到像这样活比把地球切割后活好多了。

过去那种人为的把人类划分成不同的国家然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在是太愚蠢了。

四位叛逆者被匿藏到安全地点。人类决定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每个人都接受了强化军事训练。



金钱。功名。生命。财产。享受……

当这一切统统被抛开后，人类感到轻松潇洒。

人类这才明白，那些过去被自己当做宝贝和人生目标的东西其实都是套在人类脖子上的枷锁。

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人类的尊严。

痛快。

地球是太空中最美丽的星球。

人类是宇宙中最美妙的生命。

当人类决定保卫叛逆者时，以上两条就成了终极真理。

12月20日来到了。人类变得深沉了，他们很少用声带交谈，他们改用目光交谈。在大街上，一个眼神就能使对方明白一切。

历代人类的成员中能获得“神圣”境界的人寥寥无几。在12月20日这一天中，人类的50亿个成员并列进入神圣境界。成为50亿伟人。

这样活一天比往常活一万天都值。

尊严。人格。精神。爱。

使人类充实的东西。

12月20日的晚餐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晚



餐。

时差已经被取消，全球使用统一时间。

人们同亲人在一起默默地享用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聚餐。

11点整，人们走出房屋，面对天空，等待M星球。

地球静极了。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类为了保卫M星球四个叛逆者而可能献出50亿条生命的时刻，人类获得了永生。

12点整。

数百个笼罩在浅蓝色光环中的飞碟列队出现在天空中。

它们缓缓逼近地球。

天上有一朵云



自从羊群里有了小羊羔后，牧羊人不再寂寞了。

那个稚嫩的小生命是在上周的星期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牧羊人起初并未注意小羊羔，可当他看到她第二眼的时候，他的心灵被震撼了——纯洁、美丽、透明……所有这类形容词都通过小羊羔的形体争先恐后摩肩接踵地挤进他的脑海里。



小羊羔的出现给牧羊人的生命带来了活力，使牧羊人那本已被尘世弄得精疲力尽的身心再度燃起了青春之火。牧羊人感到奇怪，以往的几十万元遗产没给他带来幸福，一只小羊羔却使他强烈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可见终生追逐金钱的人实在是干着一件与追逐美好的人生南辕北辙的蠢事。

牧羊人比以往起得更早，他带着他的羊群寻找肥沃水灵的草地。他愿意为羊群提供最鲜美的食物，他喜欢看青草为羊群肌体里每一个细胞提供能源的过程，他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享受。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促进自己生命之外的生命新陈代谢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了小羊羔以后，牧羊人更深刻地体验到这种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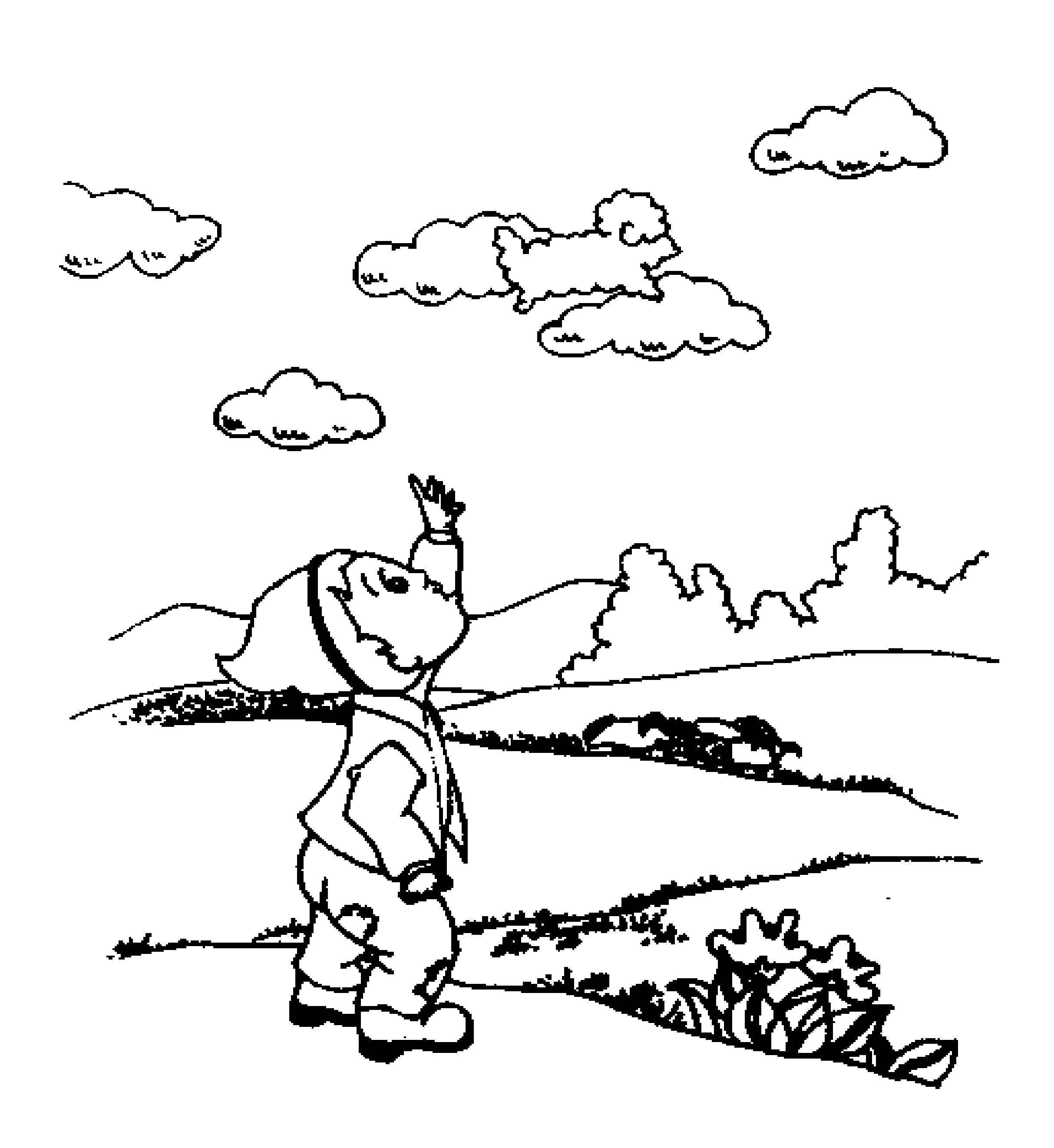
小羊羔也很喜欢牧羊人，她知道他的价值，她理解他为什么要绞尽脑汁为羊群寻找最好的青草。她感激。她兴奋。通过他，她懂得了生命的含义。

一天，小羊羔问牧羊人：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像羊。”

“不是所有的羊都像羊吗？”





“有的羊像狼。”

……

过了一会儿,牧羊人问小羊羔:

“你为什么喜欢我?”

“因为你像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人吗?”

“有的人像狼。”

……

以某一种形式的生命投生到这个星球上,内容却又不像那种生命的形式,这是生命的悲哀。

只有生命的内容和生命的形式一致时,才是灿烂的生命。

两个这样的生命碰到一起,是上帝的恩赐。可惜上帝在这方面是吝啬的。牧羊人和小羊羔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更加迷恋对方,更加珍惜上帝对他们的照顾。

羊群终于不能忍受牧羊人对小羊羔的偏爱了,嫉妒像病毒一样在羊群中迅速蔓延,它终于形成了风暴。

在这个星球上,热带风暴和台风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嫉妒的风暴。没有人给嫉妒风暴定级,但这次羊群对小羊羔刮起的嫉妒

风暴应该是在12级以上。

这天中午，在草地上小憩的牧羊人醒来后，发现羊群中没有小羊羔。

的确没有。

牧羊人问羊群。

羊群告诉他，小羊羔跟一只狼走了。

牧羊人不信。

可方圆几十里内，没有小羊羔的踪影。

牧羊人无论如何无法将小羊羔和狼联系在一起。

羊群告诉牧羊人，那只狼是披着羊皮带走小羊羔的。

寂寞和孤独卷土重来。牧羊人重新开始体验生命的无聊与痛苦。

幸福使生命变得短暂。

痛苦使生命变得漫长。

这短暂使生命地久天长。

这漫长使生命转瞬即逝。

牧羊人的世界支离破碎了。他终日怅然若失。草不再绿。水不再清。阳光不暖。月光不明。都因为一只小羊羔的到来与离去。感情是魔鬼，它能把同一个环境一会儿变成天堂，一会儿变成地狱。



牧羊人在地狱里苦苦挣扎。

又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牧羊人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发呆。

从天边飘来一群云朵，当它们经过牧羊人头顶时，一片云朵离开伙伴伫足留在牧羊人头顶上空。

牧羊人并未注意那朵云，可当他看她第二眼时，他浑身的血顿时沸腾了，那分明是他的小羊羔：洁白、水灵、温柔、腼腆却不做作，周身透着自然。

笑容又回到牧羊人脸上。草绿了，水清了。

“你回来了？”

“是的。”

“为什么？”

“离开你，世界对我来说是地狱。”

“哦。”

“我还像羊吗？”

“像云。”

“你该不喜欢我了？”

“我喜欢像自己生命形式的那种生命。有的云不像云。”

“还有不像云的云？”

“有的云像狼。”

……

晴空万里的蓝天下，伫足而立着一朵白云。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仰首坐着一个牧羊人。牧羊人和云娓娓交谈。世界变成了天堂。

嫉妒风暴无能为力了。嫉妒风暴登不了天，只能在地上肆虐。

从此，牧羊人每日和云在蓝天下约会，那朵云是他的小羊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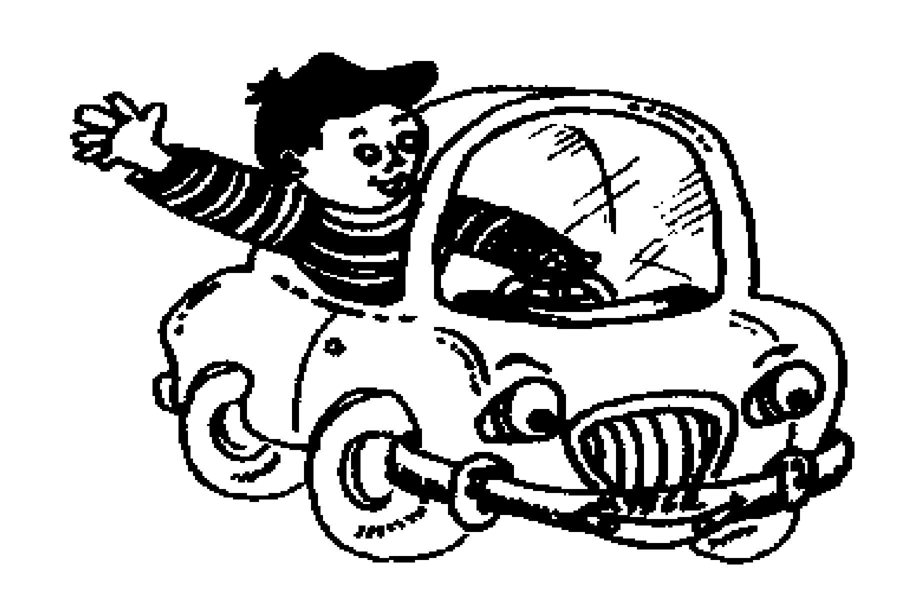
天上有这样一朵云。

地上有这样一位牧羊人。

生命更加短暂，短暂得地久天长。



活　　车



我不信。

可我不能不信。

我的汽车活了。

我的那辆牌照号为 M7562 的金羊牌轿车是活车。

第一章

国内开车族没有不知道金羊牌小轿车的。这种轿车外型美观，乘坐舒适。特别令驾驶员青睐的是它的操纵系统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灵活，可靠，值得信赖。难怪金羊牌轿车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金羊牌轿车。坐车的是老板。开车的也是老板。

拥有一辆金羊牌轿车是我多年的宿愿。当然，它的价格对于我这样的靠工资吃饭的职员来说，令人望而却步。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在 50 岁前拥有它。

每当我在大街上看见金羊牌轿车疾驶而过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一直到它没影为止。这时，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海豚在水中那潇洒的游弋姿态。

我从小就喜欢汽车。我上街的最大乐趣就是欣赏各式各样的汽车。我觉得汽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每当我看见人类将自然界的矿石、石油、橡胶……糅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在地球上奔跑时我内心就产生一股不可名状的激情。我



庆幸自己投了人胎。

作为人类的一员，在生命的全程中从未驾驶过汽车或从未拥有过一辆汽车，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白白浪费了作为人的特权。动物没这个福气。

当今世界的汽车工业竞争激烈。激烈的竞争给我这个经济拮据的车迷带来了曙光。

这天上班时，我在报上看到了金羊牌轿车集团不惜血本在报上做的整版广告。当我的目光刚一触到广告标题时，我的心就怦怦急跳起来。广告的标题是：

金羊轿车驶入普通职员的家庭

下边的小字是：

金羊汽车集团推出分期付款购车方式

我用左手按住狂跳的心脏，迅速将分期付款的具体数字看了两遍。我拿起办公桌上的计算器，将分期付款购车款项与我的存款数额运算了一遍。

计算器的显示窗上的数据表明，我明天就可以有一辆地道的金羊轿车了！

我想拥抱办公室里的所有男同事——包括对头。我想吻办公室里的所有女同事——包括还差一个月就要退休的。

下班回家后，我将好消息告诉妻和女儿。她们也同我一样兴奋。受我多年的影响和熏陶，她们喜欢汽车的程度仅次于时装。

“明天就去买车？”妻问。

“对，我已经向经理请了假。你们也和我一起去，这是咱们家的节日。”我边说边从酒柜里往外拿那瓶存放了15年的陈酒。

“爸爸，我明天不上学了？”女儿惊讶地问我。

“当然，我给你的老师打个电话。就说……嗯……就说带你去看牙医。”我说。

“太棒了！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啦！”10岁的女儿一蹦老高，搂着我的脖子往死里亲我。

她知道可以少上一天学居然比买汽车还高兴。这场面要是让她的班主任看见，班主任应该跳楼。

“可你没有驾驶执照呀！谁帮咱们把车开回来呢？”妻心细，想到了技术性问题。

“当然是我自己开回来。新车的处女驶怎么能让别人开呢！”我打开了酒瓶的木塞子，往酒杯里斟酒。

“你从来没开过汽车呀！”妻反对我拿新车冒险。



"你放心，我就是为汽车降生到人间的，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汽油。我从 5 岁起，每个星期都要做开汽车的梦。这样算起来，我的驾龄少说也有七八年了。再说，每当我坐车时，总是尽量坐在驾驶员旁边，观察他的动作，我看了几十年，早看会了。"我喝干了杯中的酒。

妻点点头。她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但逢坐车，非坐驾驶员旁边的那个座位不可。

当你要买一件东西又有了买这件东西的钱而还没买之前，是最幸福的。这个晚上，我们家变成了天堂。

我做了几十年开汽车的梦，临到买车前的这个夜晚，什么梦也没做，你说怪不怪？

第二天，我携妻及女儿先到银行取款，然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金羊轿车销售中心。

办妥了购车的一切手续之后，一位身穿蓝大褂工作服的小伙子将一辆红色的金羊轿车开到我们面前。

"这辆车就属于您了，先生。祝贺您！"销售中心主任接过小伙子递给他的一串车钥匙，用双手递到我面前。

用心花怒放这个词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太不够分量，可我又找不出劲儿更大的词来。





蓝大褂小伙子为我们打开车门。

我整整衣服，像是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妻和女儿的脸颊上泛着红光。

我们坐进这辆属于我们自己的轿车。感觉就是不一样。

当我第一次将钥匙插进车锁时，我觉得我接通的不是汽车的电源，而是接通了一个新的世纪。

妻忽然有点儿紧张地注视着我。我明白，她是担心我开不走这辆车。

一分钟后，妻释然了。她脸上浮现出那种只有最幸福的女人才能拥有的微笑。

我顺利地将我们的汽车开出了销售大厅。现在，它已经汇入了道路上的车水马龙之中。

"爸爸真是无师自通。"女儿恭维我。

"你爸爸干什么都是自学成才。"妻有幽默感。

说来也怪，我头一次开车，却有一种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的感觉。一点儿不陌生。

"开车嘛，三分技术，七分运气。"我对妻和女儿说。

妻打开车载收音机，优美的音乐回响在车

厢里。汽车在乐曲的伴奏中疾驰。车窗外一排排倒退的商店、树木和行人像一个个巨大的音符，我们的车像一台会奔驰的钢琴，把那些音符撒向人间。

当天下午，我们去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了新车上牌照手续。我们的汽车的牌照号是 M7562，妻说这个数字很吉利，我和女儿亦有同感。

我将两副崭新的牌照分别安装在汽车的车头和车尾。

“咱们去兜兜风吧？”女儿提议。

“行。你们说去哪儿？”我踌躇满志地说。

“去三峰湖。”女儿说。

“太远了！”妻发表意见。

“有车，不算远。我告诉你们，有了汽车，这座城市就变小了。”我驾车上了去三峰湖的路。

女儿从后座上搂着我的脖子亲我的后脑勺。

“咱们家等于又多了一间房子。”妻深有感触地说。

妻总是出语不凡。我扭头深情地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妻。

“看车！”妻突然大喊一声。



我急忙将目光从妻的脸上移到汽车的正前方。天哪，我前边的那辆卡车来了个急刹车。

而我却只顾看妻，丝毫没有察觉。我的汽车以高速朝那辆卡车的尾部撞去。粗略估计，再有0.1秒两车就要撞在一起。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不得不承认，在紧急状态下，我还不能熟练地驾驭汽车。我的右脚只是离开了油门踏板，但它并未去踩制动踏板。

就在我们全闭上眼睛等着撞车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在距离卡车只有5毫米的地方停住了。

妻先睁开眼睛，她不顾一切地搂住我，说："你反应真快！你不愧是世界上最棒的司机！"

女儿也找出她会的最高量级的赞美词送给我。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我最清楚，我根本没踩制动踏板。车是自己停的。可它怎么会自己停呢？

自尊心和荣誉感逼着我接受了妻和女儿的褒奖，我没有将金羊自己停下来的事告诉她们。

这天妻和女儿玩得真开心，她们还是头一

次乘小轿车出游。

至于我，满脑子都是金羊自己会停车的问号。这件事与常理不通，但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神经系统。我们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欣赏我的判断力才每月给我最高奖金的。

返家之前，我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车有毛病？”妻问。

“新车，哪儿能有毛病！我随便看看。”我想看看这辆金羊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发动机舱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线路、管道和机件，就像人的五脏六腑。

我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汽车机械常识不足以使我判断金羊在什么地方与其他车不一样。

我们启程了。

妻小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女儿则摇下窗玻璃，任凭风梳理她的一头秀发。开着自己的车拉着血亲在公路上疾驰，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对面行驶的一辆面包车行至距我们的金羊只有不足5米时突然越过道路中心的双黄线隔离带，向金羊冲过来！

我这次反应的确很快，几乎就在我发现险情的同时，我的右脚就死死踩住了制动踏板。



我又错了。这时候急刹车，等于留在原地等人家撞！

怪事又发生了。金羊并未停车，而是突然越过双黄线驶入逆行，躲过了那辆面包车，在与面包车后边的正常行驶的汽车相撞前，它又敏捷地回到了属于我们的行车路线上。

这一系列的惊险动作只持续了2秒钟。

等我回过神来，将金羊停在路边。

那辆面包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我下车来到面包车旁边，那司机刚从梦中惊醒过来，他驾车睡着了。还好，没有大的伤亡。

几个司机走到我面前跷大拇指，称赞我的驾驶技术是世界第一，我接受了他们的表扬，但并不心安理得。因为我清楚，是金羊自己化险为夷的。

可这怎么可能？

第二章

我在家里成了英雄。

当天晚上，妻和女儿为我摆了庆功宴。女儿还做了一个大花环套在我脖子上。

妻举杯："为了你爸爸的超群绝伦的汽车驾驶技术，干杯！"

三人一饮而尽。

"我明天去考驾驶执照。"我宣布。

妻和女儿愣了。

"爸爸，你不是说，驾驶执照是给那些运气不好和没有自信心的司机准备的吗？"女儿问。

妻的目光里也全是惊叹号。

我想学汽车机械常识。我想研究我的金羊的结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自行其事。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学习，在我就要控制不住自己想杀了那混蛋教练之前，我终于拿到了驾驶执照。我一点也不高兴，我觉得这个塑料本是对我的才能的一种侮辱。

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用我学到的汽车机械常识来剖析和研究金羊。

星期日，我准备好工具，穿上特意为擦车买的蓝大褂工作服，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发动机再正常不过了。化油器也不含糊。点火线圈。火花塞。空气滤清器。汽油泵。空调机。电瓶……

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望着金羊的"内脏"发呆，它为什么能两


次帮我脱险？它凭的是什么？

我决定做一次试验。我要在自己的大脑处于完全清醒和平的状态下判断金羊的所做所为。

我从家里抱了两床棉被。

“你干什么？”妻见我抱棉被开车出门，不免心生疑窦。

“有点儿事。马上就回来。”我现在还不想把金羊的事告诉她，怕吓着妻。

妻一直在阳台上目送着我把棉被塞进汽车的后座，然后驱车离开了我们的住宅区。

我开车物色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停下来，我将棉被堆在汽车前方 10 米的地方，我准备让金羊朝棉被撞上去。我要看看它究竟能不能自己停下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我坐进驾驶室，往两个太阳穴上涂了不少清凉油，以保障大脑的清醒。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薄荷糖，尽可能地使内脏也帮大脑思维。

我启动发动机。踩离合器。挂挡。加油。松离合器。

每一个动作都明白无误，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

金羊朝棉被驶去。我加速。

金羊就要撞上棉被了，我没有松油门，它保持原速度朝棉被撞去。

我估计金羊能在与棉被相撞的刹那自己停住——不管踩没踩制动踏板。

金羊没有停车，它从棉被上轧过去了。

就在金羊从棉被上轧过去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神经系统头一次发生了怀疑。难道那两次脱险都是我的下意识动作导致的？难道与金羊本身没有关系？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力发生怀疑时，他离疯已经不远了。

判断力是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宇宙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我的目光落在了我身边的一棵大树上。

“也许它知道棉被是撞不坏汽车的？”我产生了这个6岁以上的人类成员都不会产生的推理。

用树当障碍试验！

我豁出去了。

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我明白自己今生今世将一事无成——一个怀疑自己判断力不准确的人是无法正确驾驭生命航船驶向人生的



彼岸的。

和一生相比，几万元的汽车算什么。

我将金羊开到距离大树 20 米远的地方停好。现在我的表情一定像赴刑场英勇就义的叛逆者。

我庄严地系好安全带。两眼的焦距集中在那斑驳陆离的树干上。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让它保持着 10公里的时速。

金羊就要撞上大树了。

在撞树的一瞬间，金羊停住了！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脚不知什么时候踏在了制动踏板上。

是我的脚拒绝大脑的指令自行其事把金羊停下来的。

难道那两次化险为夷也是这样？！

我的大脑真的糊涂了？！

必须再来一次。否则我真会发疯。

我用绳子将左脚捆在离合器踏板上，将右脚捆在加速踏板上。我总不能用手去踩制动踏板吧！

孤注一掷的试验开始了。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的两只脚均被死死地分别固定在离合器踏板和加速踏板上。

就在金羊要撞上大树的一刹那，我的右脚拚命想挣脱束缚去踩制动踏板。我不能目睹自己心爱的汽车与大树相撞，我的心理无法承受这种残酷。

脚的努力是无效的。我把自己的脚捆得太死了，一点儿余地不留。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就像等待尖刀插进自己的心脏。

金羊停住了。

我睁开眼睛，由于车头离树干极近，我无法判断金羊是撞到树后停下的还是自己停下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解放自己的双脚，然后跳出汽车。

我的血沸腾了，它们像游行的队伍那样迅速在我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游动。

金羊没有撞上大树！它与树干之间的距离我连一根手指都伸不进去！

真正意义上的双喜临门：

1.我确实具备超级判断力；

2.我的金羊是活车。



不管这种事多么不可思议，但它毕竟是事实。我深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发生，什么不合逻辑的事都会降临。逻辑只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为自己观察事物定的框框。它的可靠性是相对的，靠不住才是绝对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合逻辑史。

我将棉被塞进汽车，任凭情绪狂喜着驱车返家。

途中，我看见了金羊汽车维修中心。

好奇心促使我开着金羊驶进维修中心的大院。

“我愿意为您服务。”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姐拉开我的车门。

“我想请你们帮我检查一下车况。”我冲美貌的小姐笑笑。

“车有什么不正常吗？”小姐打开手中的文件夹，准备记录。

“嗯……没有。不过……最好检查一下。”我不知怎么说好。

小姐耸耸肩，招手叫来两个小伙子。

“这位先生想检查一下车况，常规检查，无故障。”小姐从文件夹中撕下一张表格，递给小伙子们。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我这车没有特殊的地方？”我问小伙子们。

“特殊？怎么会有特殊的地方！”一位小伙子纳闷。

“您在驾驶过程中发现过异常现象？”另一位小伙子问。

“没有。当然没有。”我忙否认。

“祝您一路平安。”美貌小姐显然是在送客。她准断定我是那种没事爱往维修中心跑的车主。

在回家的路上，凡是遇上红灯，我一次也没踩过制动踏板，金羊一次也没撞过前边汽车的尾部。

地地道道的活车。

第三章

我一进家门，妻就火烧火燎地埋怨我：

“你去哪儿了？你的经理有急事找你。你快给他回电话！”

我将手中的棉被递给妻，妻看着棉被上的车轮印，满脸狐疑。



经理在电话里说，让我马上跟他飞往B市，说是一笔大生意要泡汤。经理去谈大生意总爱带着我，以协助他做出正确判断。

妻忙着给我收拾行装。女儿嘱咐我一到目的地马上打电话告诉她我下榻的饭店名称。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妻和女儿金羊是活车的事，楼下来接我的车就拼命按喇叭。

“一路顺风。”妻吻我。

“一路平安。”女儿吻我。

晚上飞抵B市，住下后，我马上就给妻和女儿挂电话报平安，当然没忘了将我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们。

放下电话，我陪经理出席对方为我们准备的宴会。说是宴会，实际上是讨价还价的战场。

美味佳肴。觥筹交错。山珍海味。

名牌服装。珍贵首饰。豪华手表。

外交词令。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全为着一个东西：钱。

实话说，我讨厌这种场面。虚伪。假。

“请问，您是曾先生吗？”一位领班问我。

“对。”我点头。

“您的电话。”领班指指吧台上的电话机。

我的电话？谁能知道我在这里？我看看表，

已是深夜 11 点 30 分。

“喂。”我拿起话筒。

“爸爸！”对方在听筒里喊，带着哭腔。是女儿！

“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我预感到家里出了大事。

“妈妈她突然晕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爸爸你快回来呀！”女儿显然慌了。

“打电话要急救车。”我提醒女儿。

“我要了，他们说急救车都出去了，半个小时以后才有。可我怕妈妈不行了……”女儿大哭起来。

“……”我脑子嗡的一下。我想往这宴会厅里扔炸弹。

“你快回来呀爸爸！”女儿在电话里抽泣。

我突然想到了金羊。

“你听我说，金羊的车钥匙挂在门后。你找隔壁的奶奶帮助把妈妈抬到车上，直接去医院。”我指挥女儿。

“爸爸，你怎么了？我又不会开车。”女儿还清醒。

“你别管这些，只要你和妈妈坐进去就行！快，听爸爸的，没错！”我坚信金羊会自己把



妻送到医院去的。

“能行吗？爸爸！”女儿还是不信。

“能行！相信我。快去！到了医院给我打电话。”我挂上电话，眼睛发直。

“出了什么事？”经理端着酒杯走过来问，看他的表情，生意谈成了。

我告诉他。

“快坐飞机回去！”经理收起笑。

“明天上午才有航班。”我说。

一个小时后，我在客房里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怎么样？”我迫不急待地问。

“妈妈已经住院了。医生说，幸亏送得及时。”女儿的声音柔弱无力。听得出，她已精疲力尽。

“妈妈现在怎么样？”我问。

“已经没有危险了。”女儿说。

“你们怎么去的医院？”我又问。

一说到这个话题，女儿显然来了精神：

“太怪了，爸爸！我和妈妈一进金羊，刚关好车门，金羊就自己开了！开得快极了，只用了5分钟就到医院了。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女儿滔滔不绝。

我鼻子一酸，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是感动的泪。

金羊是我们家庭的第四位成员。它是有生命的汽车。

第二天，我乘坐的飞机一着陆，我就采用跑百米的速度奔出候机楼大厅，我要找出租车去医院。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不相信。

一辆红色的金羊车停在大厅外边。

这是巧合。同样的车多了。我告诉自己。

直到我看见了那 M7562 的牌照，我才相信这就是我的金羊。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它是自己来接我的。

当我走到金羊旁边时，才想起没带车钥匙。

车门里的保险按钮“啪嗒”一声，自己跳了起来。

我以后连钥匙也不用带了！

我拉开车门，把皮箱往里一扔，刚关上车门，发动机就自己启动了。

我驾驶金羊直奔医院。

路上，我对它没说一句感激的话。我清楚，

我怎么想，它都知道。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全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宣布金羊为我们家庭的第四位正式成员。

妻和女儿的大脑很容易就接受了金羊是活车这个童话般的现实。女人有时的确比男人明智。我不得不承认。

妻出院那天，我把金羊擦得锃亮。

妻在女儿的陪同下走出医院的大楼，来到金羊旁边。她深情地抚摸着金羊的车身。是金羊救了她的命。

我驾驶金羊拉着家人绕城一周，以渲泄我们心中的喜悦。

第四章

这天夜里，当我还在梦中时，楼下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事后我知道了事件的详细经过。为了使您一目了然，我从头说起。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个盗窃汽车的团伙，名曰飞车党。飞车党是本市最令警方头疼的犯罪集团，他们盗窃的汽车累计多达七千

辆。警察在飞车党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还从未抓到过飞车党的一个成员，哪怕是小喽。

这天夜色降临后，飞车党的四位正式成员盯上了我那停放在楼下的金羊轿车。

“今天晚上就吃它了。”小头目拍板。

这几位都是在飞车党内有高级职称的盗车能手。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开始接近金羊轿车。

其中一个掏出一串万能钥匙，他只用了不到三分钟就打开了车门。

四个盗窃犯蹑手蹑脚地钻进汽车。

四个车门“啪”的一声，全锁死了。

“怎么回事？”小头目往外推车门，推不开。

“谁关的车门？”小头目质问。

一阵面面相觑。

尝试开车门，无效劳动。

就在这时，汽车突然启动了，紧接着它驶上了公路。

“你往哪儿开？”小头目问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同伙。

“我没动车！”同伙强调。

“那它怎么走的？”小头目火了。

同伙举起双手，抬起双脚。以示车动与他无关。



汽车飞速行驶。

罪犯们拼命砸门，砸玻璃，无济于事。

金羊拉着四位飞车党成员驶进警察局的大院。

“这怎么可能？！”小头目神经错乱了，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一辆空车硬是把他和弟兄们劫持到了警察局。

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察跑过来。

“你们进门怎么不停车？出来！”警察的自尊心受挫，他还没见过敢闯警察局的汽车。

飞车党成员们出不来。

那警察脑子不笨，他觉出蹊跷来了。他跑去喊人。

十几名拿着杀伤武器的警察闻讯赶来包围了金羊轿车。

一个警察拿手电往车里照。

“飞车党！”不知警察是兴奋还是惊讶，反正他大喊一声。

那位小头目的肖像早就在警察局陈列了好几年了。难怪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

围成一圈的警察们平端起冲锋枪。

一个警察上去拉车门，车门一拉就开。

盗车犯们傻眼了。

一阵手铐交响乐。

终于抓到了日思夜想的飞车党成员，警察局像过节。局长从被窝里爬出来组织力量突击审讯罪犯。

心理攻势加非心理攻势终于使罪犯们供出了除首犯外的所有同伙——他们确实不知道首犯是谁。

数百辆警车出动。

数百名飞车党成员被捕。

警察局长乐得合不上嘴。

“对了，怎么抓住那四个小子的？”局长问助手。他准备重奖最先抓住那四个坏蛋的警察。

“这事挺怪。他们四个坐在一辆金羊轿车里自己开进局里来的。”助手说。

“自己开进来的？”局长瞪大了眼睛。

“对。”助手点头。

“自首？”局长问。

“不是。”助手否定。

“喝多酒了？”局长又问。

“滴酒未沾。”助手再否定。

“精神错乱？”局长再找不出理由了。



“精神专家鉴定了，四个人都正常。”助手枪毙了局长的所有推理。

“天方夜谭。”局长摸后脑勺，“走，带我去看看那辆车。”

局长在助手的陪同下来到院子里。

连金羊轿车的影子也没有。

“那辆金羊呢？”局长助手问门卫。

“刚才还在这儿呢！”那警察一看车没了，头上直冒汗。本来他以为自己起码弄个二级勋章戴戴。

“有生人进来吗？”局长严厉地问。

“没有……”警察慌了。

“你从没离开大门？”助手问。

“没有！对了，我刚才接过一次电话。大约也就半分钟吧。”警察想起来了。

“这可怪了。”警察局长做推理状。掏香烟。沉思。

“我把那车的车号记下来了。”警察突然一拍脑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局长的助手。

纸条上写着：M7562

“马上查车主。”局长吩咐助手。

助手跑进局电脑档案室。

只用了三分钟，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出现在警察局长办公桌上的荧光屏中。

我正在梦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我打开床头灯，看看表，才四点二十分。

“谁这么早打电话！”我嘟囔着抓起话筒。

“喂——”我迷迷糊糊地问话。

“请问是曾先生吗？”对方说。

“是。你是谁？”我不满地问。骂人的话已经到了嗓子眼，随时可能出膛。

“我是警察局。请问您是不是有一辆金羊牌汽车？”

我心头一紧，忙抬头往窗外看。还好，金羊平安无恙地呆在老地方。警察局深更半夜问车，多半与盗车有关。

“是的。”

“车牌号是多少？”

“M7562。”

“您的车今晚外出了吗？”

“没有。”

“现在车在家吗？”

“在。”

“我们想打搅您一下，一会儿去趟您家。”



“为什么？”

“到了再解释吧。”

电话挂断了。

我忙叫醒妻。

“四点半了，你还想干什么？”妻看看表，翻了个身，又要睡。

“一会儿警察来。”我边穿衣服边说。

这话真灵，妻马上坐起来。

“警察？警察来干什么？”妻不解地看着我。

“和金羊有关。”我穿好衣服。

“金羊丢了？”妻也往窗外看。

“金羊好好地呆在那儿。也不知深更半夜警察抽什么疯。”我准备去卫生间洗把脸。

楼下传来汽车和摩托车的引擎声。

我趴在窗户上往楼下看，吃了一惊。

五辆警车。七辆摩托。

来这么多警察！

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我还看见警察手中有非肉体性物体的反光。我仔细一看，身上打了个哆嗦，是枪！

“好像不对呀！”我自言自语。

“怎么了？”妻一边梳头一边问。

“来了好多警察，还拿着枪。”我说。

“都是精神病。甭管他，咱们又没犯法。”妻一甩头发，把梳子重重放在梳妆台上。

我看见对面楼上的窗口一个接一个地亮了灯，大大小小的头出现在窗口上。

敲门声。

“他们来了。你去女儿房间，别让吓着她。”我一边吩咐妻一边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位文质彬彬的警察。

“您是曾先生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警察问。

我点点头。

邻居的门开了一条缝儿，我粗略计算了一下，那道不足 10 公分的门缝儿从上到下少说有四双眼睛。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们可以进去谈吗？”另一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帽子弄成纳粹军帽形状的英俊警察说。

“可以问问什么事吗？”我要让警察当着对门那四双眼睛说出找我的原因。省得他们日后嚼舌头。

“和您的汽车有关。”纳粹帽说。

“我的汽车怎么了？”我问。

“还是进屋说吧！”眼镜警察不想站在楼道



里。

我只好让他们进屋。当我关上大门后，我听到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像赶集一样集中到我门口的楼道上。

“我的车怎么了？”不等警察坐下，我就迫不急待地发问。语气里包含着明显的不满成分。

“您今天晚上，噢，对了，是昨天晚上。”纳粹帽时间概念十分准确，“您昨天晚上开车外出了吗？”

“没有。”我回答。

“有证人吗？”纳粹帽问。

我对这句话十分反感。

“我妻子和女儿。我从下班后一直呆在家里。”我的语调开始生硬起来。

“您的汽车锁了吗？”眼镜问。

“锁了。”我说。

“您几点睡觉的？”纳粹帽问。

“十点半。”我说。

“您入睡后听到过您的汽车发动声吗？”眼镜问。

“我睡着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电话铃声。”我已经不想配合了。

“能看看您的汽车的行车执照吗？”眼镜问。

我走到衣架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行车执照，几乎是扔给他。

眼镜在摘录我的行车执照。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提高了嗓门。

两位警察对视了一下，用眼光交换意见。

“是这样。”纳粹帽清清嗓子，好像要做一次演说，“咱们这个城市有个很隐蔽的盗车团伙，叫飞车党，您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

我注意到，在纳粹帽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时，眼镜一直在详细观察我的表情。

“我们一直想破获这个盗车集团，可多年来一无所获。就在昨天夜里，四个飞车党成员莫名其妙地乘坐您的汽车开进了警察局，等于是送上门让我们抓。请您注意，不是自首。我们审讯这几个罪犯后，立即抓获了几乎飞车党的所有成员，除了首犯。当我们找您的汽车时，它却无影无踪了。

我明白了，一定是那几个倒霉蛋盯上了我的金羊。而金羊在他们上车后封闭车门自行将这几个坏蛋送到了警察局，然后它又自己回来



了。

“您怎么知道那辆车是我的车？”我只能说这句话。

“我们记下了它的牌照号 M7562。另外，刚才我们在楼下鉴定过了，就是您的车。”纳粹帽肯定地说。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两手一摊，“我觉得你们一定是看错了。”

“我们的专家将警察局大院内的车轮印和您的汽车的车轮对照了，它完全吻合。”纳粹帽从皮包里抽出照片递给我。

眼镜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他八成是个心理分析专家。

“需要我做什么？”我想轰他们走。

“我们想检查一下您的家。”纳粹帽说。

“搜查？！为什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你们凭什么搜查我的家？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深更半夜这么兴师动众地来找我，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过？邻居们会怎么想？你们要对这件事负责！！！”

“我们有搜查证。请您谅解和合作。”纳粹帽掏出搜查证向我出示。

搜查证上盖着检察院鲜红的大印。

我突然明白了，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的首犯。他们大概断定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自己的同伙都出卖给警察了。真正的童话。

看我不吭气了，纳粹帽拿出对讲机，嘀咕了几句什么。

两分钟后，进来了10名戴白手套的警察。

他们开始检查我的家。尽管动作文明，但我还是无法忍受。

“那个房间也要看看。”眼镜指着女儿的房间说。

“那是我女儿的房间。你们忍心让一颗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吗？”我愤怒极了。

“请您合作。”眼镜语气平静，但柔中有刚。

“我先去和女儿说一下。”我退步了。

女儿已经醒了，妻正搂着她坐在床上。

“他们要来你的房间看看。”我极力作出平静的样子。

“为什么？爸爸，警察为什么来咱们家？”女儿向我投来的目光全是疑问。

我小声将金羊把盗车犯送到警察局的经过以及现在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首犯的判断告诉妻和女儿。

“真正的坏蛋抓不着，净抓好人。”妻撇嘴。



“金羊真棒！”女儿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太刺激了，快让警察来搜吧！”

我笑了。

警察们一无所获。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我望着窗外已经发白的天色，问纳粹帽和眼镜。

“暂时不用了。再见。”两位警官带着警察走了。

楼下一阵汽车摩托车引擎声。

我、妻和女儿趴在窗户上往下看，好家伙，围观的人足有上千。

当我和妻、女儿离家分别上班上学去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稀有动物。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强烈感受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目光，那目光织成了天罗地网，让我们浑身不自在。

我驾驶金羊来到公司门口时，看到了停在公司门口的警车。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也怪不得警察，他们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不怀疑我怀疑谁呢？

当我走进公司时，所有同事都向我投来那种我已经领教过了的熟悉的目光。

警察正在经理室向经理了解我的一切。

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悻悻地坐下，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

第五章

下午，经理的女秘书亭亭玉立在我身边。

我抬头看她那张动人的脸。

“经理请你去一趟。”她脸上的笑容永远是一个模式，一看就知道是花钱买来的。

经理准是要安慰我，因为他绝对了解我。我准备好接受安慰的心情，来到经理室。

“我知道这是误会。”经理开门见山。

我好感动。

“但我不得不为公司的生意着想。”经理的第二句话风头变了。

我死死盯着他的嘴。

“一些客户听说咱们公司与飞车党有牵连，上午来电话准备解除合同。”经理扔给我一支烟，然后走过来给我点烟。

“您准备解雇我？”我把烟放在茶几上。

“唉，我真难呀……”经理做痛苦状，做割爱状，做丢了一百万美元状。



我站起来。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如果到了35岁还不能随时说出“对不起，我不干了！先生们”这句话，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正想不干了。再见！”我大踏步地走出经理室。

“你等等，我还有话……”经理追出来。

我义无反顾地径直走出公司的大门。我没白活。我对得起上帝赋予我的这次男性生命历程。

我驾驶金羊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行驶。

失去了工作，我反而感到轻松。为了几百块钱，整天看上司的眼色行事，还要不停地调整和同事的人际关系，累得贼死，得不偿失。

一辆对面驶来的载重卡车行至距我的车三米远时，突然越过中心线向我撞过来。

那司机的双眼炯炯有神，完全清醒！

蓄意谋杀！人为制造车祸！

如果金羊不是活车，我必定粉身碎骨。

金羊躲过了卡车。那卡车把金羊身后的一辆小轿车撞瘪了。

金羊开出50米后，突然停了，我感觉到它与往日不一样。它的发动机转速比往常高出几倍，排气管排出的气也吓人地多。

金羊发怒了。

“你怎么啦？”我第一次对金羊说话。

金羊不理我。

我左手的车门突然自己开了，我刚一扭头，一股气浪将我推出汽车。

我摔在地上。

车门“啪”地关上了，金羊一个漂亮的急转弯，朝路边停着的一辆奔驰轿车撞去。

“你干什么？！”我不顾一切地冲金羊大喊。

路人都停下来惊讶地注视着这个场面。

那辆奔驰显然发现了身后的威胁，它忙启动，那姿态分明是逃跑。

金羊紧追。

“怎么回事？”一位交通警过来扶我。

“没事。”我从地上站起来。

“您从车上掉下来了？”交通警问。

“没有，我自己下来的。”我踮着脚尖朝金羊驶去的方向看，已经看不见了。金羊怎么了？我突然恍然大悟。

事后证实，我的判断力的确是第一流的。

飞车党的那位首脑对于他的组织在一夜之间被警方一网打尽恼羞成怒，他要报复。当他得知是一辆牌照号为 M7562 的金羊轿车帮


助警方抓获了他的下属时，他决定杀死我。

他导演的这幕车祸发生时，他就坐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观看。他要亲眼看着载重卡车从我身上轧过去，才能解除他对我的心头之恨。

金羊显然知道了这一切。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知道的，用化油器知道的还是用离合器知道的，这无关紧要，反正它为了不连累我把我推出车外，自己去惩罚那个漏网的飞车党首脑了。

大街上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车战。

奔驰驾驶员的车技显然不是金羊的对手，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奔驰在强行超越了几辆汽车后，终于撞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

金羊追上了奔驰。

“那辆车上没人！”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男孩指着金羊大喊。

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金羊轿车上空无一人！而它却在疾速行驶！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从奔驰上跳下来，拔腿就往人行道上跑。他就是飞车党首犯。

一个隐藏得极深的有体面工作的罪犯。

金羊驶上了人行道，它飞速躲闪着无辜的行人，终于追上了那个坏蛋。

人们目睹了金羊从那首犯身上轧过去。黑的血喷向天空。

不明真相的行人吓懵了头，他们认为金羊是在犯罪。

闻讯而来的警察从四面八方堵住了金羊的去路。

金羊想跑，但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警察们拉开车门，车内无人。

“肇事司机呢？”警察问围观的行人。

“这车没司机。”人们说。

“没司机？开什么玩笑！它自己能开？”警察气红了脸。

几百人集体作证此车无司机。

警察局长一下车就认出了金羊。

“又是它！M7562！”局长对助手说。

“迅速查清死者的身份。”局长助手对侦探们说。

三分钟后，死者的身份查清了。

是一家有影响的公司的老板。无前科。为人正派。经常为慈善机构募捐。

“清理现场，不要妨碍交通。把金羊拖回去。”局长下令。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金羊自己跑了。它回



到了我的住所。

要不是亲眼看见，警察局长绝不会相信。

"它的车主准是飞车党首犯，立即拘留！"警察局长拍板。

"这个首犯可能有特异功能。"助手分析。

我被拘留了。

我还是第一次和各种各样的嫌疑犯生活在一个屋顶下。这里的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实在的，连大小便都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这里没有虚伪，这里比豪华的大饭店真实。

检察院即将以谋杀罪对我起诉。妻为我请了最好的辩护律师。

我的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和各界人士将法庭挤得水泄不通。

我头一次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我虽然可能是历史上最清白的被告，但我没有感到委屈。承受委屈而不在意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在拘留所里，我看了妻送来的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一座村庄里有一位寡妇怀了孕，人们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那寡妇说是牧师的，其实根本不是。村民们纷纷指责牧师的不道德。牧师只是一笑。孩子

生下来后，人们将他交给牧师抚养，牧师笑笑接受了。十几年后，寡妇良心发现，她说出了孩子真正的父亲。人们将那孩子送还给他真正的父亲并向牧师道歉，牧师只是一笑了之。

这则小故事给我以震撼。那牧师忍受委屈的高贵精神使我对人性有了深层次的发现。高贵的人格力量是宇宙间最神圣的物质。

坐在这个法庭里的人几乎都认为我有罪。可我确实无罪。我不因为他们对我的误解而惶惑。我的心非常坦然，坦然得像玻璃一样。

我看见了妻和女儿。她们投射给我的目光使我感到温暖。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双方律师唇枪舌剑。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实况录像片断，以飨读者。

录像片断一：

我的律师："被告在汽车轧人的全过程中并不在车上，有交通警为证人。"

交通警出庭作证。

原告律师："我怀疑那辆车是遥控汽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汽车专家鉴定结果：是正常的汽车。

录像片断二：



原告律师："我怀疑被告有特异功能，能遥控汽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我的律师："我反对。我们不能将法庭审理变成鉴定会。"

哄堂大笑。

法官："肃静。反对无效。"

几位医学专家抬着大小仪器当场给我体检，结论是：被告没有特异功能。

由于原告拿不出任何证据，陪审团裁决我无罪。法官宣布当庭释放我。

我成了新闻人物。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招来好奇的目光，我终于知道了无罪释放是刑满释放的同义语。

我还发现警方24小时监视我。看来他们仍然怀疑我是飞车党的首犯。

没有哪家公司敢雇用我。我把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都翻烂了，仍然无业。

我没有失落感。因为我有活车。

现在活车是我生命的支柱。我敢说，我是地球上唯一拥有活车的人。

第六章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里呆得百无聊

赖。我从窗户往下探头，看到警察局派来跟踪我的那辆黑色轿车仍停在楼下。

我产生了驾驶金羊和他们玩捉迷藏的念头。

我的金羊刚一点火，他们的车也启动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黑色轿车紧跟在我后边，我准备逗逗它。

前方路旁是一座小学。学校正在放学，排队的小学生陆续穿过马路。

突然人群中传出一阵惊叫。

我往前一看，两匹显然是受了惊的高头大马拖着一辆四轮马车疯狂地朝这边冲过来。

在惊马前方200米处有一队横穿马路的小学生！

保守估计，再有40秒钟，这些小学生将葬身车轮下或马蹄下。

我全身的血凝固了。

我没有勇气目睹这悲剧的全过程。

金羊突然加速，它不顾一切地朝疾驰而来的惊马撞上去。

我下意识地死死攥住方向盘。

山崩地裂般的震撼。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四周全是白色。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另外，位于北京东华门的皮皮鲁专营店在中国大陆独家销售《郑渊洁童话全集》。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

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

马啸律师声明

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由著作权人郑渊洁于 1999 年 3 月正式授权学苑出版社出版，是目前中国大陆图书市场上唯一获得郑渊洁授权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合法图书。本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保护，一切侵犯本书著作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990 年，郑渊洁曾经授权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1995 年 12 月，授权期结束。在此之后，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没有再印制发行《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但是，不法书商仿照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早年出版的《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版本，盗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名义，大肆盗印《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本律师正在追查不法书商，并将此情况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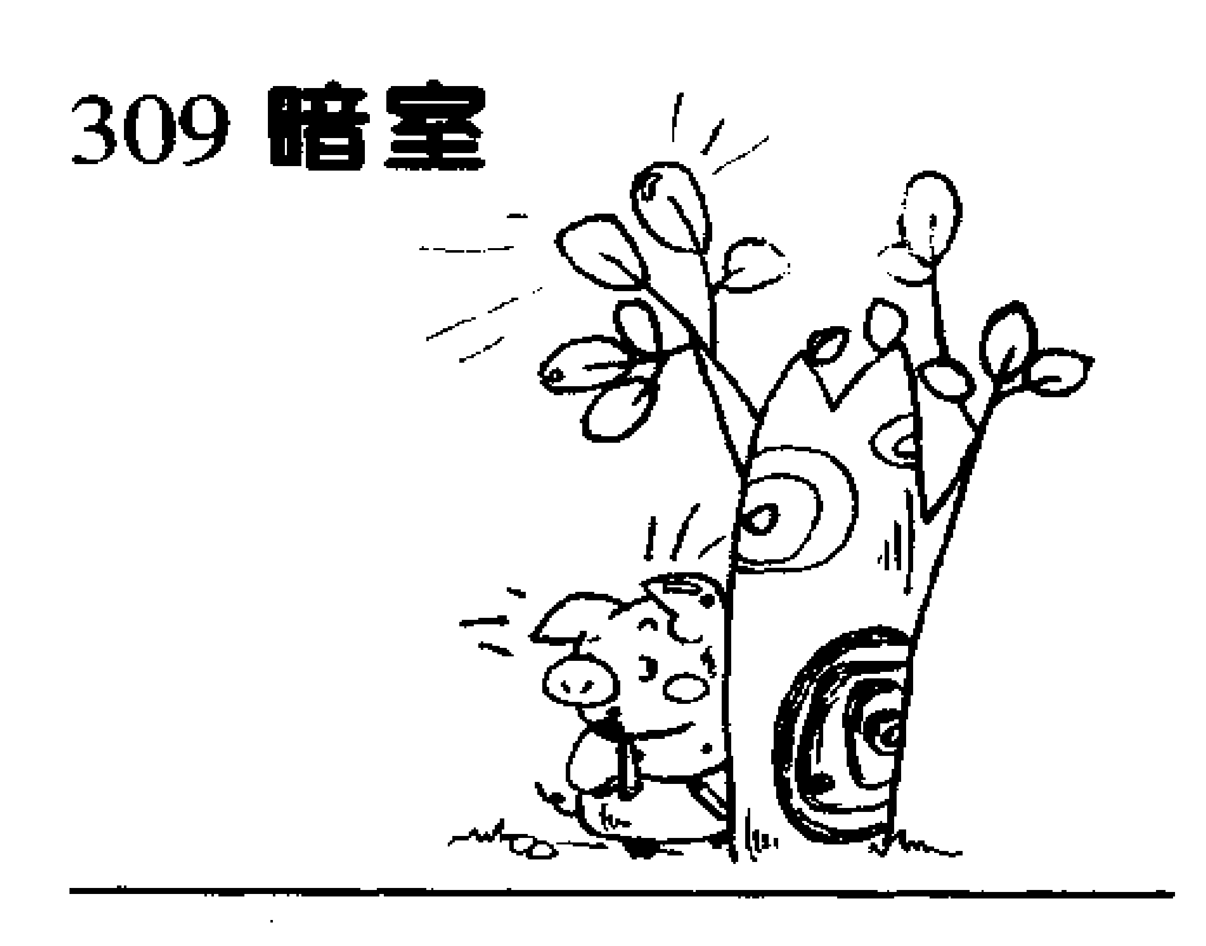
欢迎读者向学苑出版社举报非法销售盗版《郑渊洁十二生肖系列童话》的售书地点和售书人。举报一经查实，必有奖励。

举报电话：(010)68224048。

马啸律师

1999 年 7 月

309 暗室



金　　门

第一章

这是发生在猪年的一个故事。



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家原先住在一栋老式楼房里。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说不清这栋楼房是哪个年代建造的。楼房的墙壁很厚，非常坚固，而且冬暖夏凉。

一天下午，皮皮鲁和鲁西西放学以后在家里做作业。

鲁西西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儿冷，她打开壁柜的门，钻进去找毛衣。

鲁西西家的壁柜很大，可以站进去好几个人。鲁西西和皮皮鲁小时候经常在里边玩捉迷藏。

皮皮鲁正在自己的房间里漫不经心地做作业，只听“嗵”的一声，房门被撞开了，鲁西西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哥哥的房间，脸色煞白。

“哥哥……哥哥……”鲁西西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啦？”皮皮鲁满不在乎地问。

“去去……看……”鲁西西还是前言不搭后语。

“到底出了什么事？”皮皮鲁看见妹妹吓成这个样子，觉得好笑。

鲁西西拉着皮皮鲁朝她的房间走去。

皮皮鲁走进妹妹的房间，什么吓人的事也没有呀！鲁西西把皮皮鲁推到壁柜跟前，对他说："你拉开门看看。"

皮皮鲁大模大样地拉开壁柜的门，不禁"啊"地叫了一声，紧接着倒吸了一口凉气。

壁柜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洞口是长方形的，洞里一阵阵地往外喷射着寒气。

"这……"现在轮到皮皮鲁吃惊了，他看着鲁西西。

"我在壁柜里找毛衣，忽然听到'哗啦'一阵响声，转眼功夫墙壁上就出现这么一个大洞。"鲁西西心有余悸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皮皮鲁。

"暗室！"皮皮鲁肯定地说。他想起了许多电影和小说里关于暗室的描述。

"一定是你无意中碰到了暗室的开关，它就自动打开了！"皮皮鲁断定是这么回事，"你仔细想想。"

鲁西西回想着刚才自己都碰了哪些地方。

"想起来了，"鲁西西指着壁柜里的墙角说，"就是那儿！"

"哪儿呀？"皮皮鲁弄不清位置，"你走近点



儿。"

鲁西西不敢靠近壁柜。皮皮鲁找来一根竹竿,递给鲁西西。

"你指指是哪儿。"皮皮鲁说。

鲁西西用竹竿指给皮皮鲁看。果然,墙角处有一个凸起的小块,一般情况下根本发现不了。

皮皮鲁壮着胆子走进壁柜,他用手按了一下那个小凸块。只听"哐当"一声巨响,吓得皮皮鲁忙跳出壁柜。

当他俩再往壁柜里看时,洞不见了!墙壁上平平整整,根本就没有黑洞的一点儿影子。

"暗室!真正的暗室!!"皮皮鲁兴奋得大叫起来。在自己家里发现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暗室,对于皮皮鲁来说,其意义不亚于宇航员首次登上月球。

"这暗室里有什么东西呢?"皮皮鲁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了,"全是机关枪?手枪?一个秘密通道?说不定能通到很远的地方?要是通到我的教室下边就好了,以后上学就从秘密通道走。老师刚说皮皮鲁怎么还没来上课?我就从地底下冒出来了!"

皮皮鲁越想越美,他钻进壁柜,按了一下

墙角的小凸块，暗室的门打开了。他又按了一下，暗室的门听话地关上了。

皮皮鲁高兴地拍了拍妹妹说："鲁西西，你真伟大！我给你记功！不过，还得求你件事，这暗室先别跟爸爸妈妈说，行吗？"皮皮鲁决不平白无故地表扬妹妹，每次表扬后边都跟着条件。

"为什么？"鲁西西恨不得马上就告诉爸爸妈妈。

"大人一知道就没劲了。说不定，这里边有特好玩的地方。"皮皮鲁知道妹妹平时也发愁没地方玩。

"行，我先不说。"鲁西西同意了。她也开始觉得这个神秘的暗室有点儿意思。

"咱们得给这个暗室起个名字，叫……"皮皮鲁说。

"就叫 309 暗室吧。"鲁西西提议。因为他们家的门牌号码是 309。

"行，就叫 309 暗室。"皮皮鲁同意了。他觉得暗室是鲁西西发现的，起名字的荣誉应该归她。

"咱们现在就进去看看！"皮皮鲁一分钟也不想耽搁了，他急于想知道暗室的内幕。



“我可不敢进去。”鲁西西一贯勇于表明自己的胆怯。

“那我自己进去，你在外面接应我。”皮皮鲁不改变主意，“如果爸爸妈妈回来了，你就喊我。”

鲁西西答应了。

皮皮鲁找来手电，又拿了一根木棍当自卫武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打开了309暗室的门。

暗室里有一条很窄很陡的楼梯。皮皮鲁打着手电，顺着暗室的楼梯往下走。

“当心点儿！”鲁西西在外面嘱咐哥哥。

“没问题！”暗室里传出皮皮鲁的声音。鲁西西已经看不见哥哥了。

五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

皮皮鲁还没出来！

“皮皮鲁——”鲁西西害怕了，对着暗室大声喊起来。

暗室里静得出奇，一点儿声响也没有。鲁西西慌了，她不知怎么办才好。

皮皮鲁到底怎样了呢？他进暗室后顺着楼

梯往下走，心里也挺害怕，但好奇心战胜了胆怯，他没有往后退。况且妹妹在上边等着，逃回去没面子。

楼梯拐了一个弯，还是楼梯。暗室的墙壁很潮湿，有的地方还往下滴水。

皮皮鲁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声。他猛一转身，用手电一照。立刻，皮皮鲁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

一条大蛇高高地昂着头，冲皮皮鲁吐着细细的红舌头，它的脖子是扁宽形的，头是三角形的，还发出"咝咝"的响声。

皮皮鲁认出这是毒蛇。他想跑，但又想起书上说过，碰到蛇是不能动的，你一动它就扑上来。

皮皮鲁就这么同毒蛇僵持着，双方谁也不动。这时，从上面洞口传来妹妹焦急的呼喊。皮皮鲁听见了这喊声，可他不敢答应。

对峙了半小时之久，皮皮鲁渐渐站不住了。他记起一部什么电影里说过，要是碰到蛇可以把手里的东西扔过去引开它。

皮皮鲁试着把手里的木棍朝楼梯上方扔去，然后他撒腿就往下跑，连头都不敢回。

也不知下了多少层楼梯，一直到没路可走



的时候，皮皮鲁才停下。他回身用手电照照，谢天谢地，毒蛇没影了。

皮皮鲁松了一口气，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一个正方形的厅里。厅的四面有四个门，每个门上印着奇怪的图案。图案中分别写着：金门，银门，铜门，铁门。

皮皮鲁选择了金门，他走过去，推了推门，锁着。他敲敲门，没有动静。

皮皮鲁又依次推其它几个门，都紧紧地锁着。皮皮鲁用手电往上一照，才发现每扇门上方都挂着一把大锁。他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钥匙。

就在这时，皮皮鲁的手电不亮了，他使劲儿拍拍手电，还是不亮。整座暗室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皮皮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在黑暗中站了几分钟，没感觉到周围有什么异常，就开始用手在墙壁上摸，找楼梯。

楼梯口找到了。皮皮鲁凭着感觉往上走。真黑，仿佛有块黑色的大幕，遮盖着这阴森神秘的暗室。皮皮鲁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怖。

他忽然站住了，想起了那条拦路的毒蛇。怎么办？皮皮鲁一咬牙，硬着头皮继续往上走。

"啊!"皮皮鲁大叫一声,他踩到了一根圆圆的东西,是毒蛇!皮皮鲁撒腿就跑,身后传来木棍滚下楼梯的撞击声。

皮皮鲁松了口气,原来是他刚才扔掉的木棍。一场虚惊。不过也好,根据木棍的位置判断,他已经快到家了。

等候在上边的鲁西西早就急坏了,她从窗户里看见爸爸回来了,已经进了楼道。

"皮皮鲁,你快点儿上来!你听到了吗?爸爸回来了!"鲁西西冲着暗室里喊。鲁西西的话音刚落,大门口已传来爸爸用钥匙开门锁的声音。

就在这时,皮皮鲁气喘吁吁地从暗室里跑出来了,他听见了妹妹的呼唤。然而,关暗室的门是来不及了,爸爸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鲁西西房间的门口。

皮皮鲁忙从壁柜里边把门关上,他自己躲在壁柜里。

"作业做完了吗?"爸爸问女儿。

"做完了……不,还没有。"鲁西西看了一眼摊在桌子上的书和练习本。

爸爸发觉女儿神色不大对:"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的。”鲁西西勉强给了爸爸一个笑容。

爸爸看看屋里，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他脱下外衣，朝壁柜走去。爸爸的外衣是挂在壁柜里的！

“爸爸，我来给你挂衣服。”鲁西西几乎是从爸爸手里抢过衣服。

“谢谢。”爸爸没有怀疑女儿的举动，他作梦也想不到就在他面前这个壁柜里有一座被命名为 309 的暗室。

爸爸站着不动。鲁西西傻眼了，她必须当着爸爸的面把衣服放进壁柜。

只好冒险了。鲁西西装着若无其事地把壁柜门拉开一道缝儿，可她够不着衣服架子，要想拿到衣架子，必须把门全部打开。

正在这时，一个硬东西碰了碰鲁西西扶在壁柜门上的手。她一看，是皮皮鲁从里边递出来的衣架子。

鲁西西把爸爸的衣服挂在衣架子上，又递给壁柜里的皮皮鲁。

爸爸没发现什么，回自己房间去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明白，必须在妈妈回家之前把暗室的门关上。妈妈是不会让鲁西西挂衣

服的，她每天都自己挂。

“把录音机打开，声音开大一点儿！”皮皮鲁从壁柜里探出头来说。

鲁西西打开录音机，把音量开得老大。

“鲁西西，轻点儿，爸爸看书呢。”爸爸抗议了。他话音刚落，就听“哐当”一声。爸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跑过来。只见女儿和儿子站在房间里。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爸爸没听见皮皮鲁回家的声音。

“刚进门。”皮皮鲁撒谎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爸爸问女儿。

“没听见呀！”鲁西西说。

“没听见？”爸爸疑惑了。

“我也没听见。”皮皮鲁加油添醋。

爸爸纳闷了。如果皮皮鲁和鲁西西说听见声音但不知是怎么回事，爸爸不会怀疑。可他俩硬说没听见，爸爸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儿！鲁西西的不正常表情，皮皮鲁的突然出现，再加上一声奇怪的“哐当”声，爸爸认定儿子和女儿有瞒着他的事。爸爸想起了鲁西西帮他挂衣服的细节，他拉开壁柜门，一切正常。

“你们怎么还没做完作业？”爸爸突然问。



这下皮皮鲁和鲁西西没话说了。他们赶紧回到各自的桌子旁做作业。

晚上趁爸爸和妈妈出去散步的机会，皮皮鲁把他在暗室里的历险记讲给鲁西西听。

“那四扇门里是什么？”尽管鲁西西觉得很可怕，但她还是止不住好奇心。太神秘了。

“不知道，咱们得想办法把锁打开，”皮皮鲁说，“配把钥匙就行。”

“你没有样子，怎么配钥匙呀？”鲁西西问。

这难不倒皮皮鲁。他想了一个主意：“把泡泡糖嚼软了，塞进锁上的钥匙孔里，再慢慢抽出来，就能弄到钥匙的大概形状了。”

鲁西西觉得可行。他俩商定第二天下午放学后实施这个计划。

第二天下午，皮皮鲁和鲁西西做好了进暗室的准备。在皮皮鲁的激将下，鲁西西决定和哥哥一起去冒险，并且做好了进暗室的准备工作。

为了防止万一，皮皮鲁除了给手电换上一个新灯泡外，还在身上带了几个备用电池。

皮皮鲁和鲁西西进入了309暗室。鲁西西紧紧地跟在哥哥后面，拽着他的衣服。不一会儿，他俩就顺利地来到了正方形的厅里。

鲁西西惊讶地张着嘴，她被这四扇神秘的门吸引住了。这些门后边是什么呢？鲁西西忘记了害怕，她急于想知道门里边的奥秘。

“先开哪个门？”皮皮鲁问。

“金门。”鲁西西说。

“说不定一直能通进太平洋呢！”皮皮鲁一边把嘴里的泡泡糖吐出来往金门上的锁的钥匙孔里塞，一边说。

鲁西西掏出小本，把金门上的锁的形状画了下来。

钥匙模型做好了。皮皮鲁和鲁西西离开暗室，回到房间里。

“咱们现在就去找锁匠配钥匙。”

“走！”鲁西西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哥哥。

皮皮鲁兄妹在大街上找到了一家配钥匙的小铺子。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锁匠正坐在铺子里修锁。

“老大爷，请帮我们配把钥匙。”皮皮鲁说完把钥匙样子递上去。

老锁匠看了一眼泡泡糖做成的钥匙模型，问：“这是什么锁？”

鲁西西把她画的锁的形状拿给老锁匠看。

“哟，这种锁的年代很久了。”老锁匠眯着



眼睛看看锁的形状图，又看了看皮皮鲁和鲁西西。

“能帮我们配钥匙吗?”皮皮鲁问。

“当然可以,”老锁匠答应了,“现在就配。”

皮皮鲁和鲁西西高兴了。

第二章

这时，在距离修锁铺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留长发的青年人，这人鬼鬼祟祟，一对小眼睛老是盯着皮皮鲁手上的泡泡糖钥匙。当皮皮鲁和鲁西西回过身来，他立刻又躲到一堵墙后边去了。此人是一个专业盗窃古物的惯犯，名叫金双龙，外号“金蝎子”，现在警方正在追捕他。刚才,金蝎子路过修锁铺时,偶然看见了鲁西西画的锁图，他一眼就认出这不是一般的锁，很可能是一个什么宝库的锁。金双龙决定跟踪这两个孩子。

老锁匠很快就按照泡泡糖钥匙模型的样子配出一把钥匙，皮皮鲁和鲁西西付过钱后，兴冲冲朝家走去，他们急于想把309暗室里的金门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

金蝎子紧紧跟在皮皮鲁兄妹后边，他已臆

隐约约从皮皮鲁嘴里听到了“暗室”之类的字眼儿，他更加确信无疑这两个孩子发现了一座宝库。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弄到这批珍宝。

这时，在金蝎子身后，还有一个穿猎装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他一直注意着金蝎子的一举一动。金蝎子一点儿也没发觉有人跟踪他。

皮皮鲁和鲁西西回到家后，打开壁柜门，钻进去，按秘密开关，309暗室的门打开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了暗室。

就在这时，从壁柜的角落里闪出一个影子，也跟着钻进了暗室。看来，这个人是事先隐藏在壁柜里的。

这时候，跟在皮皮鲁兄妹身后的金蝎子来到了皮皮鲁家的门口，他四下张望后，从身上取出万能钥匙，轻轻开了皮皮鲁家的大门。

穿猎装的男人在楼梯拐角处窥视到了这一切，他记下了皮皮鲁家的门牌号码。

金蝎子蹑手蹑脚地走进皮皮鲁家，怎么，没人？明明看见两个孩子走进来的呀！

金蝎子很快就发现了壁柜里的暗室，他喜出望外，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这样规模的暗室，一定藏着大量值钱的东西。

金蝎子断定那两个孩子已经进去了。他知

道暗室里一定也有秘密开关，能从里边关上门。金蝎子钻进暗室，从里边顺着门框摸了一圈，很快摸到了一个小凸块，他按了一下，暗室的大门关上了。金蝎子掏出打火机，点燃后四处照照，然后顺着楼梯轻轻往下走。

皮皮鲁和鲁西西已经到了四方厅。

“哥哥，你听，好像有脚步声。”鲁西西小声告诉皮皮鲁。皮皮鲁把手电关上，憋住气听。真的，从楼梯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在这安静得出奇的暗室里听到脚步声，令人胆颤心惊。

“我怕。”鲁西西往哥哥身上靠。

“别怕，有我呢。”皮皮鲁给妹妹壮胆，也给自己壮胆。其实，他的心跳得快极了。

脚步声消失了。

“没事了，咱们去开门。”皮皮鲁说着把手电筒开关打开。他俩来到金门前。皮皮鲁掏出钥匙，插进大锁里，用力一拧，开了！

兄妹俩又惊又喜。皮皮鲁推开门，用手电往里一照，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

“走，进去看看！”皮皮鲁说。

“咱们回家吧，爸爸妈妈该下班了。”鲁西西看见门里又是通道，胆怯了。

“进去看一下，很快就出来！”皮皮鲁不由

分说，拉着妹妹走进去。

此刻，金蝎子也一步一步朝暗室深处走下去。忽然，他听到下边有脚步声。金蝎子站住了，他脱下鞋子，将鞋子系在腰带上光着脚往下走。他估计下边是那两个孩子。

不料刚拐了一个弯，金蝎子却看见楼梯下边也有一个打火机一亮，啊，是个大人！金蝎子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下边的那个人也觉察到上边有人，他关上打火机。两人谁也不动，就这样在黑暗中互相注视着，尽管谁也看不见谁，但双方都感觉到了对方的目光。

这就是在皮皮鲁兄妹听不见脚步声的时候。

终于，双方同时意识到这样相持着对双方都不利。于是，金蝎子下边的人开始继续向深处活动，金蝎子也一步一步往下走，只是谁也不敢使用打火机了。

皮皮鲁和鲁西西在通道里走了没多久，路就没有了。皮皮鲁用手电往上照了照，一条用铁链子做成的软梯悬挂在他的头顶上。皮皮鲁伸手拽了拽软梯，很结实。

皮皮鲁一边爬一边用手电往四处照，他看



见软梯旁边有一个方洞。皮皮鲁和鲁西西钻进去。这个方洞面积很小,刚刚能容纳下他俩。

鲁西西先看见方洞的一侧有一扇小门。她指给皮皮鲁看。皮皮鲁轻轻一推,门打开了。一道亮光射进来,刺得皮皮鲁和鲁西西一时睁不开眼。

他们闭了会儿眼睛,再睁开一看,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小门里边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小城,街道上的建筑物都泛着金黄色的光。树是金色的,地是金色的,一切都是金色的。

"这该不是童话吧?"鲁西西问哥哥。

"怎么会是童话,咱们这是在自己家的暗室里。"皮皮鲁说完钻出小门,把鲁西西也拉了出来,回头再看看钻出来的地方,原来是一棵金色的大树,他们是从树洞里的暗道进入这座金城的。皮皮鲁兄妹在这棵金树上作了记号。

"哥哥你看!"鲁西西激动得喊起来。

皮皮鲁回头一看,大街上走过来一个和他俩差不多高的人。这人全身也是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人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他站住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皮皮鲁先说话了。

“这儿叫金城，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金黄色的人问。

“我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我们从上边来的。”皮皮鲁兴奋了，他原来还担心语言不通呢。

“金城?”鲁西西重复了一句。

“对，是金城。城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金子做成的，连我们也是。”金人指指自己的身体。

皮皮鲁和鲁西西惊呆了。他们知道，金子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米粒儿大小的一块金子就值许多钱。而现在，他们在自己家的暗室里，发现了一座金城，连这座城里的人都是用金子做成的！

皮皮鲁和鲁西西激动了，他俩还从没见过真正的金子。现在，面对着这座金城，他们觉得眼花缭乱。

“哥哥，咱们应该赶快告诉爸爸妈妈。”鲁西西说。

“嗯，还应该报告政府。”皮皮鲁说。

“你们怎么啦?”金人儿看见皮皮鲁和鲁西西激动的样子，有些奇怪。

“没什么。”皮皮鲁冲鲁西西挤挤眼睛，示意她保持镇静。“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赛克，”金人愉快地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行，交个朋友。”皮皮鲁同意了。“带我们去城里看看好吗？”

“当然可以。”赛克领着皮皮鲁和鲁西西朝城里走去。

“咱们侦察一下这座金城有多大，然后回去报告。”皮皮鲁小声对鲁西西说。鲁西西点点头。

金城很漂亮，每座建筑物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金城的居民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看得出，他们很快活，无忧无虑。

“哥哥，有一本书上说过，‘金钱是痛苦的根源’。这座城里都是金子，他们应该愁眉苦脸才对呀！”鲁西西问哥哥。

“大概正因为全是金子，也就无所谓了。”皮皮鲁这样解释说。

这时，街上的金人们发现了皮皮鲁和鲁西西，都纷纷围上来，像看两样稀世珍宝那样看皮皮鲁兄妹。他们从来没见过这种皮肤的人。

“别挤，别挤，这是我的朋友。”赛克对大家说。

一听说是赛克的朋友，金人都有礼貌地往



四周退了几步，纷纷向皮皮鲁和鲁西西问好。皮皮鲁和鲁西西觉得这些金人很可爱。

“这是什么?”一个金人指着皮皮鲁手中的手电筒问。

“手电筒。”皮皮鲁说。

“什么叫手电筒?”金人们好奇了。

皮皮鲁一按手电筒上的开关，手电筒亮了。金人们欢呼起来。

他们问手电为什么会亮，皮皮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有电。他们又问什么叫电，电是什么样儿的。许多问题皮皮鲁都答不上来。他索性把电视、电话、汽车等等现代化设备都一古脑儿讲给金人们听，听得他们都入迷了。金人们没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两个人相隔千里怎么能互相说话。

皮皮鲁和鲁西西也觉得同金人们在一起很有趣，他们天真，纯洁，一点儿不耍心眼儿。

“哥哥，我看咱们不该去报告……”鲁西西小声对皮皮鲁说，“他们生活得很好。”

“就是，”皮皮鲁也犹豫了，“要是咱们那个世界的人来了后，会怎么样呢?”

皮皮鲁和鲁西西不敢想象那将是什么情

景。人们知道了这儿有一座金城后，这些可爱的金人们还能继续在自己的家乡过宁静的生活吗?这座城都是金子呀!

“鲁西西，咱们应该保护金人们，保护他们继续过安宁的生活。他们是有生命的金人，不是一般的金子。他们有生存的权利。”皮皮鲁说。

“暗室的门还开着，咱们应该赶在爸爸妈妈下班前回去。”鲁西西提醒哥哥。

“对，快走!”皮皮鲁说着就向金人们告别。

“多玩会儿不行吗?”赛克见他们忽然要走，觉得很遗憾。

“不行，来不及了，以后再来玩。”皮皮鲁拉着鲁西西就跑。

“站住，别让他们跑了!抓住他们!”几个金人从远处跑来，不由分说抓住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你们干什么?”皮皮鲁质问金人。

“他们是我的朋友，干吗抓他们?”赛克也生气了。

“咱们城的一位居民被外来人给绑架了，一定是他俩干的，国王下令捉住陌生人!”这几个金人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是国王派来追捕外



来人的。

围在皮皮鲁兄妹身边的金人都愣了，怎么，这两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会绑架他们的同胞？金人们不信，可他们忽然想起皮皮鲁兄妹为什么要匆忙离开金城呢？

怀疑的目光包围了皮皮鲁和鲁西西。

“快把你们绑架的金人交出来！”国王派来的金人严厉地命令皮皮鲁。

“我们没有绑架！”皮皮鲁气愤地申辩。真没想到，这些金人还会冤枉人。

“那赛璐小姐到哪儿去了？”

“什么？我妹妹被绑架了？”赛克大吃一惊。

“有人看见一个陌生人绑架了她。”国王派来的金人说。

“是你们吗？”赛克问皮皮鲁兄妹。

“不是。”皮皮鲁地摇摇头，“也不可能有别人进到这座金城里来。这肯定是误会！”

“但赛璐确实失踪了！”国王派来的金人说。

“咱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爸爸妈妈该下班了。”鲁西西急得要哭了。

“我喊一、二、三，你往那边跑，我往相反方向跑，到那棵金树下集合。”皮皮鲁小声对鲁西

西说。

鲁西西点点头。

皮皮鲁忽然大喊一声："一、二、三！"金人们一愣。趁此机会，皮皮鲁和鲁西西撒腿朝相反的两个方面跑去。

金人们立刻明白过来了，一定是他俩绑架了赛璐。他们全都愤怒起来，分成两路追捕皮皮鲁和鲁西西。

消息立即报到国王那里。黄金国王下令全城居民行动，捉拿一切陌生人。

第三章

整座金城都惊动了，金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追捕绑架了他们同胞的罪犯。

皮皮鲁拼命逃，金人在后边紧追。金人的身体不大灵活，渐渐地被皮皮鲁甩远了。

皮皮鲁看见路旁一座大楼的门开着，就一头扎进去。大楼的大厅金碧辉煌，几十根粗大的金柱子矗立在大厅里。皮皮鲁躲在一根金柱子后边，窥视着门外。

追捕皮皮鲁的金人们跑过去了。皮皮鲁松了一口气。他刚想回头打量一下这栋房，一双



大手卡住了他的脖子。

皮皮鲁使劲儿转过头，啊，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一个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怎么，金城里除了他和妹妹外，还有别的外来人?!他是什么人?从哪儿进来的?309 暗室难道还有别的出口？这一系列疑问像闪电一样在皮皮鲁的脑海出现。他使劲儿挣扎着身体。

“别动，再动我掐死你!”陌生人恶狠狠地威胁皮皮鲁。皮皮鲁不动了。他不是那种有着所谓“勇敢”称号的傻孩子，他不吃眼前亏，喜欢用智谋取胜。

陌生人松开手，皮皮鲁出了一口长气。

“你是谁?”皮皮鲁小声问。

“金蝎子。初次见面，交个朋友!”金蝎子伸出手。

金蝎子！皮皮鲁身子打了个哆嗦。可怕的名字。但他还是伸出手同金蝎子握了握。

“从你哪儿进来的?”皮皮鲁问。

“就从你家进来的。”金蝎子脸上闪过一丝狞笑。

“从我家?”皮皮鲁吃了一惊。

“这还得感谢你当向导。”金蝎子得意将他如何从修锁铺跟踪皮皮鲁兄妹至此的经过讲

了一遍。皮皮鲁后悔莫及,太大意了。

“在我前边还进来了一个大人,是谁?”金蝎子突然问。

“还有一个大人?!”皮皮鲁又大吃一惊。

“你不知道?”

皮皮鲁摇摇头。

“一定也是来找珍宝的,不能让他先出去,要干掉他!”金蝎子心狠手辣,他想独吞这座金城。

皮皮鲁意识到这座金城和居民们危在旦夕。这危险是他皮皮鲁带来的,他有责任保护金城不受侵犯。皮皮鲁迅速想着对策。

“如果你愿意,这座金城咱俩平分。你一半儿,我一半儿,怎么样?”金蝎子诡谲地说。

“是你绑架了赛璐?”皮皮鲁恍然大悟。

“什么赛璐?”金蝎子不明白。

“就是一个金人。”

“是我绑架的。”金蝎子冷笑了一下说:“我要把她带出去,就凭她一个人,我就能当上百万富翁。哈哈。这样吧,你掩护我,我先把金人带出去,然后回来接应你。”

金蝎子知道外边到处都是金人,他想利用皮皮鲁把金人们引开,他好带着赛璐逃出去。



等出去后，他把暗室的门关死（金蝎子断定皮皮鲁他们不知道暗室的门里边还有开关，否则他们不会不关门的），没几天，皮皮鲁他们就会饿死，要知道，金城里没有人吃的食物。到那时候，整座金库就是他金蝎子一个人的了。

“你把赛璐藏在哪儿了？”皮皮鲁一眼就看出了金蝎子的诡计，他想先把赛璐的下落探听到，然后去报告金人。

金蝎子毕竟狡猾，他也看出皮皮鲁不会同他合作，便眼珠一转，指了指前面说：“就藏在路边的那座小房子里。你一会儿往相反方向跑，把金人们引开，我去那里把赛璐带走。”

“行，现在就行动！”皮皮鲁冲到大街上，朝有金人的地方跑去，他要去报告，赛璐被关在那座小房子里。

金蝎子看见皮皮鲁上当了，他悄悄溜出了大楼，朝关押赛璐的地方跑去。

皮皮鲁老远就看见了赛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去说：“赛克！赛克！我知道你妹妹被关在哪儿了！”

金人们正在到处追捕皮皮鲁兄妹，见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正要抓他，被赛克制止了。

“我妹妹关在哪儿？”赛克问。

皮皮鲁指指远处，说：“在一座小房子里，我带你们去。”

金人们跟着皮皮鲁涌进金蝎子说的那间小房子，把所有的东西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赛璐的影子。

“赛璐呢？”赛克和金人们都嚷起来，“好哇，你骗我们！”

“这……”皮皮鲁不知所措，他明白自己上当了。

“抓住他！他是个骗子！”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皮皮鲁扭头一看，是金蝎子。

原来，金蝎子利用皮皮鲁引开金人们以后，就挟持着赛璐准备逃离金城。由于他进来时匆忙紧张，又得时时提防着前边那个对手，没有注意有暗道的那棵金树的特征。现在，他找不到出口了。

金蝎子慌了。但他不愧是老手，迅速镇定下来，先把赛璐藏好。他断定皮皮鲁和他妹妹知道出口在哪儿。

所以金蝎子决定出卖皮皮鲁，以此取得金人们的信任。然后去找鲁西西，拿救皮皮鲁为条件，从鲁西西口中换出秘密通道在何处。

“你是谁？”赛克问金蝎子。



“我和他是一伙的，是专门来绑架你们金人的，是他先绑架了赛璐。他有意把你们引开，让我带赛璐先跑。可我实在不忍心拆散你们骨肉。”金蝎子一片真情地说。

金人们愤怒了，他们涌上来，把皮皮鲁抓住了。

“他胡说，赛璐是他绑架的。”皮皮鲁急了。

“把他俩都带到黄金国王那儿去！”赛克说。

皮皮鲁和金蝎子被押进了王宫。

金蝎子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黄金国王控诉了皮皮鲁如何如何骗他来绑架金人的罪行。皮皮鲁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过金蝎子。

“你们干吗要绑架我们的居民？”站在黄金国王身边的白金亲王感兴趣地问。

“黄金值钱！”金蝎子一说起黄金，眼中就露出贪婪的目光，“在我们那儿，这么一点儿金子就值好多好多钱！”金蝎子伸出一个小拇指，另一只手指着小拇指的指甲盖儿说。

“一个金人值多少钱？”白金亲王问。

“值……值……”金蝎子换算着，“值一座城市！”

金人们都吃了一惊。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

么高的价值。

“你快把赛璐交出来!”黄金国王对皮皮鲁大声说。

“我不知道赛璐被他藏在哪儿!”皮皮鲁说。

“把他关起来!”白金亲王下令。

黄金国王命令白金亲王负责寻找赛璐，并让金蝎子担任助手。金蝎子得意极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皮皮鲁被关起来了。

鲁西西和哥哥分手后，拼命跑，三拐两拐就把紧追她的金人甩没影了。

鲁西西靠在一个房角处一边喘气一边打量着这一带的地形。她回想着有暗道的那棵金树的位置，好到那儿去同皮皮鲁会合。

鲁西西发现这一带非常安静，高大的建筑几乎都没有窗户，不像住宅区。她回忆了一下刚才跑过的路程，大概推算出了金树的位置。

鲁西西刚准备动身，忽然，一个人影闪进了她对面那座建筑物。

“人!”鲁西西一愣。跟她一样的人，还是个大人!不是皮皮鲁。

鲁西西的心“怦怦”急跳起来，她想起了和



哥哥下暗道后听到的那个可怕的脚步声。

“有人跟着我们进来了！一定是他绑架了赛璐！”鲁西西突然明白了。一想起赛克失去妹妹的痛苦表情，一想起她和哥哥蒙受的冤屈，鲁西西也不知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勇气，她决定跟踪这个可疑的人，弄清赛璐的下落。

鲁西西把身体紧贴在墙上，眼睛死盯着对面那栋建筑物的门口，没动静。她飞快地穿过马路，轻轻把大门推开一条缝儿，侧身钻了进去。

屋里很黑，刚一进来，鲁西西什么也看不见，她闭了会儿眼睛。当她睁开眼睛时，她看见正前方有一对绿色的眼睛正在盯着她，黑暗中，绿眼睛一闪一闪的。鲁西西死掐着自己的喉咙，才没喊出声来。

鲁西西一步步退到墙角，谢天谢地，那怪物没扑过来。

鲁西西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她看见屋里堆放着许多东西。她轻轻摸了摸，有碗，有盆，都是金子的。看来，这是一座仓库。

鲁西西躲在一堆金碗的后边，注视着那双绿眼睛的动静。

绿眼睛的位置一动不动。



鲁西西不得不佩服他的功夫，能坚持站这么长时间！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哗啦——”一声响。鲁西西吓了一跳。可那双绿眼睛仍然不动。

鲁西西胆子大了些，她一步步朝绿眼睛蹭过去。一直蹭到跟前，鲁西西才看清绿眼睛是镶嵌在墙上的两颗发光的东西。

“大概是绿宝石吧？”鲁西西顾不上细想，她已经断定那个人在楼上。也许，赛璐就被藏在楼上。鲁西西找到楼梯，轻轻地踏上去。

二楼更黑，地上堆的东西也比楼下多，鲁西西蹲在地上，听动静。整栋楼安静极了，静得可怕。

“哐啷！”鲁西西不小心碰翻了一个金坛子。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黑影“嗖”地从侧面向鲁西西扑来。鲁西西一闪身，那人摔了个跟头。鲁西西刚要跑，那人抓住了鲁西西的一只脚。

鲁西西摔倒了，她迅速爬起来，抓住那人伸出的另一只手，刚要咬，忽然，鲁西西不动了，她在这只手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爸爸？”鲁西西脱口而出。

"是鲁西西!"爸爸松开了手说,"我还当是跟在我后边的那个人呢。"

"您怎么来了?"鲁西西万万没想到爸爸会在这里。

"这两天我发现你和皮皮鲁鬼鬼祟祟,早就注意上你们了。今天我提前下班,躲在壁柜里,想看看你们干些什么,没想到被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爸爸说,"不过也得感谢你们,发现了一座金库。咱们得赶快回去报告政府,可我把来时有暗道的那棵树忘记了,出不去了,你一定知道吧?"

爸爸要出去报告!?赛璐一定是他绑架的!鲁西西怒冲冲地问:"您把赛璐藏在哪儿了?"

"什么赛璐?"爸爸不明白。

"就是赛克的妹妹。"

"赛克又是谁?"爸爸越来越糊涂。

"您别装了,您不是想出去报告吗?不带个样品怎么去报告?"鲁西西气愤地指责爸爸。

"这我倒没想过,"爸爸说,"看样子你不愿意让我去报告?"

"对,不愿意!"鲁西西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这么自私!"爸爸生气了。

"这不是自私,跟您说不清!"鲁西西一想



到金城里的居民们马上就要结束他们安宁的生活，心里就不安。

“快带我出去，鲁西西！”爸爸央求女儿了。

“我也不认识！”鲁西西说完朝楼梯跑去。

爸爸站起来就追。他知道，抓不住女儿他就出不去。

鲁西西在仓库里和爸爸玩起了“捉迷藏”，这方面爸爸可不是女儿的对手。转眼间，鲁西西早已无影无踪了，爸爸却还在哪里转悠呢！

你还记得皮皮鲁家楼门口那个穿猎装的人吗？对，就是跟踪金蝎子的那个人，他是警方派出的侦探。整整跟踪了金蝎子五天，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当金蝎子进入皮皮鲁家以后，侦探记住皮皮鲁家的门牌号码，然后在楼门口等着金蝎子出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五个小时过去了。

侦探发觉情况不妙，他三步并作两步蹿上楼梯，敲响了皮皮鲁家的门。

“您找谁？”皮皮鲁的妈妈打开门问。

“有一个罪犯在您家里。”侦探说着，掏出证件给皮皮鲁的妈妈看。

皮皮鲁的妈妈吓了一跳·“罪犯？在我家里?”

侦探一个箭步跨进屋里，开始搜寻罪犯，但搜遍了整个屋子也找不到。

侦探检查了一遍窗户，窗户都插得好好的。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侦探问。

“二十分钟前。”

“您家没别人?”

“有丈夫和两个孩子。”

“他们每天回来很晚吗?”侦探看看表。

皮皮鲁的妈妈这才想起丈夫和孩子早该回来了。

“往常的现时他们早回来了。”皮皮鲁的妈妈觉察到不妙了，她发现孩子的书包挂在墙上,丈夫的衣帽挂在壁柜里。就是说,他们早回来了,可现在失踪了!

侦探还从未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他急忙下楼给总部打了个电话，转眼间，两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们把这栋楼房包围了。

警犬开始了搜索,可是毫无结果。

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找到罪犯和失踪的三个人。



皮皮鲁的妈妈哭得伤心极了。

警方决定，在未找到金蝎子之前，不撤离对这栋楼房的监控。他们相信，纵使金蝎子插上翅膀，也逃不出这天罗地网。

第四章

金蝎子骗取了黄金国王的信任后，假装跟着白金亲王的搜查大军去寻找赛璐，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引到远离赛璐的地方。他心里盘算着怎样找到鲁西西，好从她嘴中弄清暗道的位置。

搜查大军从王宫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白金亲王担任总督，指挥部下搜查金城的每一个角落。在路上，他问金蝎子："你刚才说，我们金人儿在你们那儿很贵重，是吗？"

"岂止是贵重，简直是宝贝。"金蝎子看着白金亲王，一边说一边心想，要是把他也弄出去，那就能发大财了。

"听说你们那儿还有什么'电话'？"白金亲王好奇地问。

金蝎子滔滔不绝地告诉白金亲王，除了电话，还有电视，汽车，飞机，轮船……

白金亲王听得入了迷。

“可是这些东西都没你们金人值钱，就拿你说吧……?”金蝎子自知说漏了嘴，忙改口说，“就拿赛璐说吧，她一个人就可以换一万台电视机!”

白金亲王还从来不知道金子这么有价值。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金蝎子吓了一跳，莫非白金亲王已发觉他的意图?

“快说，从哪儿来的?”白金亲王催问道。

“从一棵金树里。”金蝎子慌了，“可我也记不清哪棵树中有暗道。”

“来人!”白金亲王喊道。“去检查所有的树，看看哪棵树中有暗道!”

金人们执行任务去了。

金蝎子傻眼了，如果有暗道的金树被找出来，他就肯定出不去了。不行，他得抢在金人找到那棵金树之前找到鲁西西!

金蝎子找了个机会离开了白金亲王，单独走进一条胡同，寻找鲁西西的踪影。

“怪事，这小姑娘躲到哪儿去了呢?”金蝎子一边嘀咕一边四处搜寻。



这是个死胡同，金蝎子走到头后，转过身来。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汉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他面前。金蝎子的魂差点儿吓没了。

从相貌上看，他判断这是皮皮鲁的爸爸，同时，他认定这就是那个在暗道里走在他前面的对手。对方身强力壮，金蝎子自认不是武打的对手，只好用计了。

“你是跟在我后边进来的吧?”皮皮鲁的爸爸问。

“没错。”金蝎子不否认。

“你是怎么进我们家的?”

“我是国家专门收购珠宝文物的，……嗯……发现你的孩子配了把奇怪的钥匙，就跟来了，我进门时，你家的大门没锁，敲门又没人答应。”金蝎子迅速编造着谎言。

“你有证件吗?”爸爸问。

金蝎子一听特高兴，他最喜欢那种凭证件就相信对方的人。金蝎子身上有几十种伪造的证件。

“给。”金蝎子掏出证件递过去。

皮皮鲁的爸爸看看证件，点点头，还给了金蝎子，又问:“你还记得暗道的出口吗?”

“忘了。你呢?”金蝎子迫不急待。

皮皮鲁的爸爸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咱们必须赶快报告政府，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一刻也不应耽搁。”金蝎子像所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样口中振振有词，冠冕堂皇。

“对，我也是这么想。”皮皮鲁的爸爸为能在金城里找到同盟军感到振奋。

“现在只有您的孩子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金蝎子提醒皮皮鲁的爸爸。

“唉，”皮皮鲁的爸爸叹了口气，“刚才我碰到我女儿了，可她就是不说。”

“恕我直言，您对子女的教育太差了，怎么能这样对待国家呢？”金蝎子摇摇头，以示惋惜。

皮皮鲁的爸爸脸红了，他真想不通儿子和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把金城上交给国家。

“您女儿呢？”金蝎子把话题转到与他命运攸关的内容上。

“跑了。”

金蝎子灵机一动：“您儿子被关在王宫里，你去问他出口在哪儿？一定得想办法让他说出来！”

“你快带我去！”皮皮鲁的爸爸认为总算找



到了报效国家的机会。

金蝎子带着皮皮鲁的爸爸朝王宫跑去。他们没有料到这一席谈话，全被躲在墙后边的鲁西西听到了。

哥哥被关押了！鲁西西大吃一惊，必须马上去救哥哥。鲁西西拿定了主意。她绕过一个拐角，朝王宫的方向走去。刚拐了一个弯，鲁西西站住了——四个金人站在她面前。

鲁西西转身要跑，后边也是四个金人。她看见赛克也在里边。

鲁西西当了俘虏。

这时金蝎子领着皮皮鲁的爸爸来到王宫，他告诉黄金国王，这个人可以让皮皮鲁招供藏赛璐的地方。

黄金国王弄不清怎么又杀出一个陌生人，他来不及细想，只要找到他的臣民就行。

金蝎子让皮皮鲁的爸爸单独去见皮皮鲁，并嘱咐他无论如何要让皮皮鲁说出暗道在什么地方。末了，金蝎子拍拍皮皮鲁的爸爸的肩膀，说："国家需要这些金子！"

皮皮鲁正躺在屋子里睡觉，被金人推醒了。皮皮鲁坐起来一看，愣了——是爸爸！

"您……您怎么……来的？"皮皮鲁怀疑在

做梦。

“你们发现了金库为什么不报告?”爸爸劈头就问。

“什么金库?”皮皮鲁不明白。

“这不就是金库吗?”爸爸指指这金子做成的房子。

“这是金城。”皮皮鲁纠正爸爸。

“我不管什么金城银城，反正应该马上报告政府!”爸爸正色道。

“不行!”皮皮鲁毫不让步。

“为什么?”爸爸火了。

“要是金库，我早就去报告了!可他们是金人，是有生命的金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如果报告了，他们就完了!您想想，为了金子，人类可以玩命呀!”皮皮鲁一口气说了一串话。

“哪儿来这么多歪理!”爸爸一贯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应为人类服务，“快告诉我出口在哪儿?”

“您不是从暗道进来的?”皮皮鲁故意问，“您自己去找吧!”

金蝎子在屋外忍不住了，他跑进屋里，对皮皮鲁说：“你这是在犯罪!会判刑的!快把出口告诉我们!”



皮皮鲁立刻明白了，爸爸被金蝎子利用了。

“好吧，我告诉你们。”皮皮鲁说了一个地点。

金蝎子如获至宝，拉着皮皮鲁的爸爸就跑。

“那他?”皮皮鲁的爸爸担心自己的儿子。

“他关在这儿很安全，咱们先去报告政府。”金蝎子叮嘱金人卫兵，“看好他，别让跑了!”

鲁西西也被金人逮捕了。

“赛克，咱们是朋友呀!”鲁西西对赛克说。

“好一个朋友！你们干吗绑架我妹妹?”赛克质问道。

“不是我们干的。”鲁西西委屈地说。

“那你们跑什么?”赛克问。

“我们想去关暗室的门。”鲁西西说。

“什么暗室?”

“唉，跟你一下子说不清，赶快先去守住有暗道的金树!”鲁西西生怕金蝎子和爸爸从皮皮鲁嘴里得到暗道的位置，必须争分夺秒，赶在他们前面。

“有暗道的金树?”赛克不明白。鲁西西把

她和皮皮鲁从哪儿进来的讲给赛克听。

“你们守住了那棵金树，谁也出不去了，你还不相信我吗?”鲁西西委屈得都快哭了。

赛克相信她了。世上有堵住自己退路的坏蛋吗?鲁西西是朋友。于是，赛克让她领着金人们朝有暗道的金树跑去。

由于作了记号，鲁西西很容易就认出了有暗道的那棵金树。

“就是这棵树，一定要守住。再去多叫几个人。”鲁西西对赛克说。

赛克派一个金人儿跑回去叫人，让其余的金人和鲁西西守在树周围。这时，赛克问鲁西西:“究竟是谁绑架了我妹妹?”

“有两个人跟在我们后边进了金城，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我不认识，说是什么收购珠宝的。赛璐一定是他们绑架的。”鲁西西说。

“他们干吗抢我妹妹?”赛克问。

“他们要去报告，说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大金库。”鲁西西说。

“大金库?报告?”赛克弄不懂。

“因为她是金人呀，金子在我们那个世界里可值钱啦，谁见了金子都眼红。他们要是报告了，你们就不能再生活在自己的城市里了。”



鲁西西说。

“他们不是喜欢我们吗?”一个金人问。

“他们越是喜欢,你们就越倒楣。”鲁西西叹了口气。

“真可怕,绝不能放他们出去。”赛克坚定地说。

“对,一定要守住。”鲁西西也坚定地说。她忽然感到肚子饿了,鲁西西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金城里没有他们能吃的食物。如果出不去,他们会活活饿死在这里。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鲁西西要保护金城的决心。

这时,白金亲王带着几个金人儿走来了。

“这棵树里有暗道?”白金亲王又惊又喜地问。

鲁西西点点头。

“来人,把暗道出口打开!”白金亲王迫不急待地下令道。立即有几个金人儿走过来。

“干什么?”鲁西西问。

“我要出去!”白金亲王得意地说。

“出去?”鲁西西和赛克不约而同地大吃一惊。

“对,出去!去过好日子!”白金亲王大声嚷道。

“过好日子?”鲁西西不明白。

“你别装傻了!我知道,你们那个世界的人最喜欢金子!我清楚我去那里的价值,我比一座城市还值钱,对不!闪开,我要出去享福啦!!”白金亲王喊着。

原来,金蝎子关于金子价值连城的话打动了白金亲王的心。他想,既然金子这么值钱,我干吗不出去过好日子呢!电话,电视,飞机……嘿,多带劲儿!他让部下到处找那棵有暗道的树,现在总算找到了。

“你不能出去!”鲁西西制止白金亲王,“你一出去,不但自己完了,连这座金城也完了!”

“胡说八道!你是怕我们出去过好日子不成?来人,把他们赶开!”白金亲王发火了。

“赛克;不能让他们出去。”鲁西西急得大喊。

白金亲王的部下冲过来。赛克和伙伴们迎上去。鲁西西也冲上去帮助赛克。双方展开了一场格斗。

白金亲王人多势众,渐渐地,赛克这边支持不住了。白金亲王摸到了金树上的秘密开关,暗道已经打开了。

鲁西西和赛克被白金亲王的部下团团围



住，于着急，眼看着白金亲王的一条腿已经迈进了暗道。正在这时，赛克的援兵来了。

“快把他拽回来！”赛克高喊。

援兵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管他呢！他们一拥而上，把白金亲王从暗道里拽了出来。

双方打成一团。终于，金树被赛克和伙伴们团团围住，他们手挽着手，围成了一个圈。

“你们别上她的当，她怕咱们出去过好日子！咱们大家一起出去吧！”白金亲王煽动大家。

果然，大家又纷纷靠拢白金亲王一边。城里加入白金亲王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金人们忽然意识到自己身价百倍，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稀里糊涂过日子了。其实，他们不知道，身价百倍往往是灾难的开始。

“快去报告黄金国王！”发现白金亲王的队伍越来越大，赛克急坏了。

白金亲王又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

金蝎子从皮皮鲁嘴中探听到暗室的位置，欣喜若狂。他盘算了一下，如果他一个人将赛璐背出去，非常吃力。他决定让皮皮鲁的爸爸和他一起把赛璐弄出去，等到了暗室门口，再把皮皮鲁的爸爸反关在暗室里，让他出不来。

"快跑！快！"金蝎子一边跑一边催促皮皮鲁的爸爸。皮皮鲁的爸爸一心只想着去报告，跟在金蝎子后边使劲儿跑。

金蝎子把皮皮鲁的爸爸带到一片小树林里。

"这是哪儿？"皮皮鲁的爸爸不明白金蝎子干吗带他到这个地方来。

"我找了个样品，咱们报告得有样品呀！"金蝎子从草丛里拎起被他捆得结结实实的赛璐。

"这……"皮皮鲁的爸爸看见被五花大绑的金人小姑娘，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他想把堵在她嘴里的毛巾拽出来。

"别动！没这个她该叫了。"金蝎子制止他，并吩咐道，"你背着她，我在前边带路。"

皮皮鲁的爸爸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光彩，像贼一样，但又不得不背起赛璐，跟在金蝎子后边。

金蝎子鬼鬼祟祟地在前边走，皮皮鲁的爸爸小心翼翼地在后边跟着。来到皮皮鲁说的那树金树旁边。



第五章

金蝎子让皮皮鲁的爸爸把赛璐放在树旁，他在树干上找秘密开关。没有。摸遍了树干还是没有。金蝎子这才发觉上了皮皮鲁的当。

“赛璐在那儿！”附近传来一声大喊。

几十个金人冲上来，他们终于找到了赛璐。

“是他！”金蝎子突然转过身来，指着皮皮鲁的爸爸叫嚷着说，“就是他绑架了赛璐！你们快抓住他！”

金人们一拥而上，把皮皮鲁的爸爸捆了个结实。金蝎子还用毛巾把他的嘴给堵住了。

赛璐已经昏过去了。金人们在抢救她。

“这人真是太残忍了！”金蝎子一边指着皮皮鲁的爸爸对金人们说，一边还假惺惺地擦了擦眼泪。

皮皮鲁的爸爸被绑着，嘴里塞着毛巾，但两眼冒火直盯着金蝎子。金蝎子不在乎，什么良心，什么道德，压根儿和他无缘。

金蝎子从一个金人口中得知，白金亲王正在攻打有暗道的金树。他高兴得都快疯了，跟

着白金亲王，既可以出去，货又到了手。他拔腿就跑。

金人们押着皮皮鲁的爸爸抬着赛璐来到王宫。黄金国王听说找到了赛璐并抓到了凶手，高兴极了。

“怎么，是您?!”黄金国王一见五花大绑的皮皮鲁的爸爸，吃了一惊。

“把皮皮鲁带上来!”国王命令。

皮皮鲁来到王宫。

“冤枉你了，是他绑架的赛璐。”国王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愣了。怎么？是爸爸干的？他不相信。

“不会，他不会绑架人!”皮皮鲁大声叫道。

爸爸心里得到了安慰。儿子是了解他的。

国王指指躺在一边的赛璐。

皮皮鲁还是不信，他冲上去取下堵在爸爸嘴里的毛巾。

“爸爸错了。”爸爸惭愧地对儿子说。

“真是您绑架的?”皮皮鲁傻眼了。

“不是我干的，可我相信金蝎子的话，还帮助了他。”爸爸说。

这时，赛璐醒过来了。



“赛璐，你看看，是不是他绑架了你？”国王问。

赛璐看了看皮皮鲁和他爸爸，连连摇头说：“松开他，不是他绑架的。”然后，她把金蝎子的相貌和绑架她的经过对黄金国王说了一遍。

“果然是金蝎子！”皮皮鲁对国王说。

“快松开他，被捆着很难受。”赛璐让国王给皮皮鲁的爸爸松绑。

“谢谢你！”皮皮鲁的爸爸很感激赛璐，这些金人心眼儿不错。孩子们说得对，他们不是一般的金子，是有生命的金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去报告。应该好好保护他们。

“报告国王，不好了，白金亲王要离开金城，正带人攻打有暗道的金树！”一个金人儿冲进王宫，气喘吁吁地向国王禀报。

“啊?!”国王大吃一惊。

“快去守住金树！”皮皮鲁大喊一声，“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这里！”他没想到金人儿自己愿意出去找罪受。

国王下令立即出发。

皮皮鲁的爸爸想了一下，对赛璐说：“最好你也能去一下。”

“好，我去！”赛璐同意了。

再说金蝎子赶到白金亲王身边，正给他出谋划策：“必须快点儿出去，现在咱们人多，快攻！”

白金亲王下令部下加紧攻势。整个金城一片喊杀声，搏斗声。

赛克和伙伴们死守金树，寸步不让。但是毕竟寡不敌众，眼看包围圈越来越小。

鲁西西忽然急中生智，她想出了一个办法。

白金亲王的人已经攻到了金树跟前。现在，金树旁只剩下赛克和五个勇士了，他们手挽着手，一动也不动。

“把他们拉开！”金蝎子吼叫着。

“拉开！”白金亲王也大喊着。

几十个金人冲上去，拚命拉赛克他们。

赛克和伙伴们用劲儿挽着手臂抵抗着。赛克的心里难过极了，因为面对着的是自己的同胞的进攻。

终于，赛克和伙伴们紧挽着的手臂被拉开了，白金亲王胜利了。

暗道的门打开了。

“快走！”金蝎子催促着。



白金亲王在金蝎子的搀扶下，刚要跨进暗道，忽然传来一声大喝："站住！"

白金亲王回头一看，黄金国王带着大队人马赶来了。

白金亲王没站稳，摔倒在地上。皮皮鲁一个箭步蹿上来，把暗道的门关上了。

"你想干吗?"黄金国王质问白金亲王。

"我要出去！"白金亲王理直气壮。

"出去干什么?"黄金国王问。

"出去享福！"白金亲王说，"你也跟我出去吧！外边有电话，电视，飞机，火箭……咱们在那个世界里很贵重！"

黄金国王没想到白金亲王竟然动员起他来了，恼怒地说："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白金亲手一挥手，说："愿意跟我出去享福的站过来！"

"呼啦"一声，黄金国王手下的金人站过去一大片，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位置，他们都想出去当贵重的东西。

两边势均力敌，剑拔弩张。一场大战迫在眉睫。有暗道的金树屹立在两个阵营中间。空气都凝固了。

黄金国王没想到自己的城市一天之内变

成这个样子，而事情都是因为金子惹出来的。金子！金子！黄金国王恨透了那个只想着金子的世界，恨那个世界金子太少。

白金亲王准备进攻了。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只有金蝎子躲在一旁最高兴。他巴不得金人们互相残杀，全死光了才好，那样他就可以随便往外边带金子了。

白金亲王正要下达进攻的命令，一个金人小姑娘跑到两个阵营中间。

“赛璐！”白金亲王惊叫起来。金人儿们都欢呼起来，他们找了半天的赛璐回来了！

“是谁绑架你的？”白金亲王问。

“金蝎子！一个外边来的人！”赛璐说。

“金蝎子？”白金亲王还不知道金蝎子的名字，“他绑架你干吗？”

“他要把我带出去换钱花，他的心可狠了。”赛璐说。

“换钱花？！”白金亲王怔住了。

“对，金蝎子就是要拿你们换钱花。”皮皮鲁站起来证实道。

“他们那儿的人不是最喜欢我们吗？”白金亲王还是不信。

“他们喜欢你，是为了占有你，还会为了你



勾心斗角直到大动干戈。"皮皮鲁的爸爸说。他忽然意识到，这些金人如果出去，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

"差点儿上当!"白金亲王一拍脑袋。

两个阵营合并为一了,黄金国王笑了。

"谁是金蝎子?"白金亲王问。

"就是那个给你出谋划策的人。"皮皮鲁告诉他。

大家这才发现,金蝎子不见了。

全城戒严,搜捕金蝎子。

黄金国王派了五十个金人守住有暗道的金树。金蝎子就是插翅也逃不出去。金蝎子刚才一看见赛璐的出现,情知不妙,就溜了。现在他躲在一间小屋的门后，肚子饿得两眼发花。他看见街道已经戒严,心想这回真完了。

皮皮鲁朝这边走过来。

金蝎子眼睛一亮，他故意在屋里弄出一些声响。皮皮鲁听见声音,朝小屋走来。

金蝎子等皮皮鲁刚一跨进屋里，他从门后跳出来，用一只胳膊从后边勒住皮皮鲁的脖子，另一只手抽出匕首，刀尖顶着皮皮鲁的喉咙,有气无力地说:"别动!动一动我捅死你!"

皮皮鲁也饿极了，全身无力。他顺从地在

金蝎子挟持下上了街。

警戒的金人儿们看见金蝎子，都追过来想抓他。

“别过来，谁过来我就捅死他！”金蝎子用匕首尖挨着皮皮鲁的脖子，大叫道。

大家不敢动了。

金蝎子就这样拿皮皮鲁作人质，在金人儿们的夹道注目下，一直走到了有暗道的金树前。

黄金国王和白金亲王都闻讯赶来，可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总不能看着金蝎子杀死皮皮鲁。白金亲王恨得直咬牙。

“不能让金蝎子出去。”皮皮鲁提醒大家。

“住嘴，再喊我割了你的舌头！”金蝎子吓唬皮皮鲁。

“给我把暗道门打开！”金蝎子对白金亲王下令了。

白金亲王不动。

“快打开！我数一二三，你不打开我就捅死他！”金蝎子声嘶力竭地叫道。

“一——”金蝎子把声音拖得挺长。

白金亲王还是没动。

“二——”金蝎子的刀尖刺到了皮皮鲁的

皮肤，一缕鲜血流出来，滴在白色的衬衣上，格外显眼。

白金亲王迅速跑到金树前，按动树干上的秘密开关，暗道的门打开了。

金蝎子刚要撇开皮皮鲁钻进暗道，只听“扑腾”一声，从树上掉下一个金坛子，砸在他头上。金蝎子被砸昏了。

大家往树上一看，是赛克。原来，赛克为了防止万一，早就爬到树上守卫着暗道出口。大家一起动手把金蝎子捆起来。罪犯抓到了，全城一片欢腾。皮皮鲁和爸爸紧紧抱在一起。

“鲁西西呢？”皮皮鲁发现妹妹不见了，着急起来。

“真的，鲁西西呢？”爸爸也慌了。

“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守卫金树，什么时候不见的？”赛克想不起来了。

“怎么办？”皮皮鲁问爸爸。

“别急，咱们先出去吃些东西，回来再找她。”爸爸也饿得受不住了，“再说，暗室的大门还开着呢！”

这时，金蝎子醒了。

“带他出去吗？”皮皮鲁的爸爸问儿子。

“不能带，他一出去就会泄露金城的秘

密。"皮皮鲁说，"把他永远留在这儿吧，他不是喜欢金子吗？"

金蝎子一听说要把他永远留在金城，慌了。他给皮皮鲁跪下了。

"求求你们，别把我留在这儿，带我出去吧，怎么都行！"金蝎子鼻涕眼泪一块儿流。

一个倒卖黄金的罪犯竟苦苦哀求不要让他和金子生活在一起，皮皮鲁觉得这场面挺好玩，也挺有哲理。

"把他留给你们吧，关起来！放出去是祸害。"皮皮鲁的爸爸对国王说，"我们定期给他送食物。"

国王同意了，他非常感谢皮皮鲁父子。命令部下把金蝎子打入大狱。

金蝎子一步三回头，连哭带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别把我丢在这儿！我宁可出去蹲监狱！"

皮皮鲁和爸爸向金人儿们告别，他俩出去一下还要回来找鲁西西。

黄金国王代表全体居民感谢皮皮鲁父子对金城的一片深情厚意。

皮皮鲁和爸爸钻进了暗道。暗道还是那样黑，那样静。皮皮鲁掏出手电，在前边给爸爸照



亮。不一会儿来到了小门外。

皮皮鲁伸手拉门，怪事，门拉不开。爸爸使劲儿拉，还是不动。门被人从外边锁上了！

谁锁的门？难道已经有人发现了暗室？皮皮鲁和爸爸傻眼了。如果出不去，他们就会活活饿死在暗道里。

“爸爸，你听！”皮皮鲁趴在爸爸耳朵上说，“门外有人！”

是谁？是金蝎子的同伙吗？皮皮鲁的爸爸觉得后背直冒凉气。他试探性的在门上敲了几下。

对方没反应。看来，暗号对不上还不给开门。

“你抱住我的腰，咱们使劲儿再拽拽试试。”爸爸小声说。

皮皮鲁抱住爸爸的腰，爸爸双手抱住门把，他俩一起使劲儿拽门。

门纹丝不动。再说，他俩饿得也没什么劲儿了。

“这回完了。”皮皮鲁一屁股坐在地上。爸爸也无可奈何地坐在儿子身旁。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外忽然传来一声打喷嚏的声音。皮皮鲁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

来，他激动地大喊一声："爸爸，门外是鲁西西！"

"鲁西西，快开门，我是皮皮鲁！"皮皮鲁大声喊起来。

门打开了。果然是鲁西西！

原来，鲁西西一看白金亲王就要拿下金树了，她急中生智，跑进了暗道，把小门反锁上，谁也甭想出来！

一场误会。

皮皮鲁、鲁西西和爸爸兴高彩烈地抱在一起。

爸爸说："快去吃饭吧，你妈妈也该着急了。"

三人顺着楼梯往上走，暗室的门打开了。他们走出壁柜，皮皮鲁把暗室的门关上了。

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看见了神仙般地出现在她面前的丈夫和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你们……"

"待会儿告诉你。"爸爸耸耸肩膀。

妈妈指指窗外。爸爸往外一看，好家伙，全是警察！

那个穿猎装的侦探推门进来，劈头就问："你们回来了？"



皮皮鲁的爸爸笑着点点头。

“金双龙呢?”侦探问。

“什么金双龙?”爸爸不明白。

“就是外号叫金蝎子的罪犯。”侦探解释道,“我们正在追捕他。”

“他犯的罪够判什么刑?”皮皮鲁问。

“无期徒刑。”侦探回答。

“我们已经替你判了。我保证他不会再出来作案。”爸爸对侦探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侦探追问道。

爸爸笑眯眯地看看皮皮鲁和鲁西西，又用脚蹬蹬地下,对侦探说:“请相信我。”

侦探注视着爸爸的眼睛，一直注视了五分钟。

他觉得爸爸值得信任。

“谢谢你帮我结了案!”侦探和爸爸握了握手,带着警察们走了。

皮皮鲁的妈妈给丈夫和孩子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他们吃得很香。

银　门



第一章

309暗室的事，皮皮鲁全家对外守口如瓶。他们清楚，一旦外界知道了皮皮鲁家的壁柜里有一座金城，全家再无宁日，弄不好还会家破人亡。

有花不完的钱不会幸福。这是爸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是一种不幸。这是妈妈最爱说的名言。

爸爸还爱重复一位叫萨迪的名人的一句名言：无论学者、博士、圣徒，也无论是圣明雄辩的人物，只要他一旦羡慕浮世的荣华，便是跌在蜜里的苍蝇，永难自拔。

尽管皮皮鲁梦想拥有所有的游戏卡，尽管鲁西西梦想拥有所有款式的高档文具盒，可他



们从来未想过去 309 暗室的金门里拿一块金子。他俩的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要。

每当爸爸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守着一座金城吃熬白菜而毫无怨言时，他们就确信皮皮鲁和鲁西西是两座金山。尽管皮皮鲁家没什么财产，可爸爸妈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

自打金门出来后，皮皮鲁和鲁西西天天睡觉失眠，原因是他们特想知道另外三个小门里边有什么。

终于，他们忍不住了。

"爸爸，我想进 309 暗室的另外三个门看看。"一天晚饭后，皮皮鲁向爸爸请求。

"我也想看看。"鲁西西声援哥哥。

爸爸和妈妈用目光交换意见。其实他们也想知道银门、铜门和铁门里边有什么。

"现在咱们做准备工作，比如配钥匙什么的。等到放暑假时，咱们一起进去探险，怎么样？"爸爸怕耽误孩子学习。

皮皮鲁看了一眼日历，好在现在离放暑假只有三个星期了，他点头同意。鲁西西也没意见。

经过讨论，全家一致同意此次探险的目标是银门。

总算熬到放暑假了。

“就我和鲁西西进309暗室行吗？”皮皮鲁一边做准备一边问爸爸。

“为什么？”爸爸反问儿子。

“有大人在身边还叫什么探险？”

皮皮鲁觉得和大人一起探险没劲。

爸爸想了想，同意了。他由此步入了地球上最伟大的父亲的行列。

“这……”妈妈不放心。她由此步入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母亲的行列。

“让他们去吧，我看他俩的应变能力比咱们还强。”伟大的爸爸做伟大的妈妈的工作。

“那得带个步话机，有应付不了的情况我们好增援你们。”妈妈提条件。

皮皮鲁和鲁西西只得同意。

第二天是星期日，向309暗室的银门进军的时间定在上午10点整。

皮皮鲁和鲁西西整装待发，他俩除了没有枪外，其他装备可谓武装到了牙齿。从食品到通讯器材，从照明灯到指南针，应有尽有。整个一支特种部队。



10点整。

爸爸拉开壁柜的门，轻轻按了一下309暗室的开关。

暗室的门开启了。一股阴冷的凉气吹进屋里。

“去吧，祝你们成功!”爸爸拍拍儿子的肩膀，又在女儿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当心点儿!”妈妈叮嘱。

皮皮鲁冲爸爸妈妈一笑，先进了309暗室。鲁西西亲亲妈妈，然后跟在皮皮鲁身后进了309暗室。

现在，皮皮鲁和鲁西西已经站在了银门旁边。皮皮鲁掏出爸爸去配制的银门的钥匙插进锁孔里。

“你听!”鲁西西示意皮皮鲁先别开锁，她把耳朵贴在银门上。

皮皮鲁也把头凑过去。

流水声。银门里有水声。

“告诉爸爸妈妈吗?”鲁西西指指拴在自己腰间的步话机。

皮皮鲁摆摆手，他打开锁，拉开银门。

门里边很黑，皮皮鲁扭亮手电往里照，一条石阶通向下方。水声来自石阶下边。

“进去。”皮皮鲁向鲁西西挥了一下手。地道的探险家的潇洒动作。

他们沿着石阶往下走，水声越来越大。

“地下河！”当皮皮鲁站在最后一节台阶上时，他惊呼道。

这是一条约 10 米宽的地下河，河的两边望不见尽头。

皮皮鲁从台阶上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水里。

“扑嗵！”石头与水接触后发出声响。

“还挺深。”皮皮鲁极富经验地对鲁西西说。

“那儿有一条船！”鲁西西指着右边说。

皮皮鲁操纵手电筒的光柱朝鲁西西指的方向照去。果然有一条小船拴在岸边。

“上船吗？”皮皮鲁问鲁西西。

“用告诉爸爸吗？”鲁西西觉得一上船就有远航的可能，而步话机的有效通讯距离只有 500 米。

“要不你回去？”皮皮鲁激妹妹。

鲁西西瞪了皮皮鲁一眼，抢先上了船。

皮皮鲁解开小船的缆绳，跳上船。小船离开了石阶。



“你记住这个地方，不然咱们回来时可就找不到家了。”皮皮鲁一边给妹妹下任务一边开始划桨。

鲁西西借助手电的光记住了他们登船的位置。

“你转过身去,注意观察前方。”皮皮鲁说。

鲁西西转过身子，背对皮皮鲁，面朝船运行的方向,用手电探测前方。

地下河上方和左右都是奇形怪状的岩石，鲁西西觉得这儿比金门里恐怖多了。

“真棒呀!”皮皮鲁边看边赞叹,“这儿要是开发旅游点,一年准能赚几百万。”

“注意!低头!”鲁西西喊。

一块几乎贴着水面的巨大岩石出现在船的前方，皮皮鲁想操纵小船绕过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块大岩石好像有吸力，小船加速朝它撞过去。

“快趴下!”皮皮鲁冲鲁西西吼道，他用最快的速度抽出船桨，想用船桨抵消与大岩石的撞击。

就在船桨与大岩石相撞的一刹那，大岩石发出了一声巨响。皮皮鲁认定他们碰上了水雷,他闭上眼睛听从上帝的安排。

1分钟过去了，皮皮鲁晃晃身体，还在。他睁开眼睛，用手电往前一照，大岩石变成了一扇门！

“鲁西西，快起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皮皮鲁叫趴在船上的鲁西西。

惊魂未定的鲁西西从船上爬起来，她被面前的这扇门惊呆了。这不是一般的门，是那种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极现代化的门。

皮皮鲁将船缆拴在门旁的一根金属柱子上，他试着拉了拉那扇门，门开了。

第二章

门里有灯光。

皮皮鲁和鲁西西吃了一惊，有灯光就说明有人！

皮皮鲁先跨进门里然后回身把鲁西西也拉了进去。

这是一条通道，形状像船舱里的走廊，墙上有壁灯。

不知为什么，鲁西西觉得这儿比那些怪里怪气的石洞还可怕。

“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看看。”皮皮鲁示

意鲁西西留下。显然，他也直觉到这儿有危险性。

“我和你一起去。”鲁西西不同意。

皮皮鲁为有这样的妹妹感到自豪，他点点头，说：“遇到紧急情况时，你抓紧和爸爸通话，但愿咱们现在还在有效通话距离内。”

鲁西西将步话机拿在手里。

皮皮鲁开始向通道深处走去，鲁西西紧跟在他身后。

拐了一个弯儿，前边又是一扇门。

皮皮鲁先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里边没动静。他小心翼翼地拉门。

门开了，里边漆黑一片。

“手电。”皮皮鲁把手伸向后边，向鲁西西要手电。

鲁西西这才想起刚才摘对讲机时把手电放在地上忘了拿了。

“我回去拿。”鲁西西说。

“不用了，”皮皮鲁拽住妹妹，“里边准有灯，咱们借着通道里的光线找找开关。”

皮皮鲁和鲁西西走进那扇门里边，突然，灯亮了。

鲁西西往四周一看，“啊——”她尖叫了一

声，死死抓住皮皮鲁的胳膊。

皮皮鲁也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是一间类似于实验室的房间，绕房间一周的长桌上摆着数百个大玻璃罐，每个玻璃罐里都泡着一颗人头。浸泡人头的液体是琥珀色的。皮皮鲁学过化学，他判断那液体是甲醛。

“别怕，都是死的。”皮皮鲁给鲁西西打气，其实他的手也在发抖。

除了人头，房间还有许多仪器。

“我怎么觉得这些人头都挺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皮皮鲁说。

“你别吓唬我！”鲁西西抗议。

“真的，不信你看这颗，我敢起誓我在一个星期之内见过他！”皮皮鲁指着他身边的一颗人头说。

鲁西西壮着胆子看了那人头一眼，的确面熟。

“我想起来了，是贝多芬！”皮皮鲁一拍脑袋。

“没错，真是贝多芬的头！”鲁西西点点头。她和皮皮鲁是在前天刚看过一部描写贝多芬的电视剧。

“贝多芬的头怎么会在这儿？”皮皮鲁一边



嘀咕一边观察紧挨着贝多芬的另一颗头颅。

“玻璃罐下边有字。”鲁西西有了新发现。

“海明威。”皮皮鲁念那行小字。

得过诺贝尔奖的大文豪。

海明威旁边是梵高。罗丹挨着曹雪芹。托尔斯泰和郑成功是邻居。达·芬奇和居里夫人作伴。还有林肯、邱吉尔、爱因斯坦、莫扎特、米开朗基罗、牛顿、伽利略、罗斯福、瓦特……

人类历史近400年来几乎所有的名人伟人的头都被囊括了！

面对这么多名人伟人，皮皮鲁和鲁西西目瞪口呆，他们在进309暗室的银门之前曾经对银门里做过种种推测，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自己家的暗室里荟萃着这么多名人的头颅！

是谁把这些名人的头弄来的？那人要这么多名人的头干什么用？

就在皮皮鲁和鲁西西想到这个问题的同时，房间另一侧的一扇门开了，一个坐在轮椅里的老头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老头对于皮皮鲁和鲁西西的光临显然持欢迎态度。

皮皮鲁和鲁西西对视了一眼，又一起看那老头。

"你是谁?"皮皮鲁问。

"你们叫我觅工好了。寻觅的觅,工程师的工。"

"我叫皮皮鲁,她是我妹妹,叫鲁西西。"皮皮鲁把自己和鲁西西介绍给觅工。

"这是一座实验室,"不等皮皮鲁问,觅工就主动介绍,"全称是名人大脑实验室。你们已经看见了,我这儿收集了许多名人的头。我认为名人的大脑一定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我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人人都能变得聪明。由此,人类历史的进程将大大被推进。"

"您的工作很伟大。"皮皮鲁脱口而出。

"您干吗要躲在这儿试验?"鲁西西不明白。

"我是要离开世俗的干扰。我收集到这些名人的头后,就让家人将我封闭在这里,出路只能从外边打开,从里边绝对打不开出口。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来。我只好在这实验室里听天由命了。我估计我只能再活一个月了,谢天谢地,我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觅工兴奋得直哆嗦。

"您的研究成功了?"皮皮鲁从觅工的口中



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项发明。

觅工点点头。

鲁西西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她知道这项发明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觅工告诉皮皮鲁和鲁西西，他在解剖了这么多名人的大脑后发现，所有的名人的大脑上都有一个Z形的沟回。经过研究，觅工证实了这个Z形的沟回正是导致了这些名人的智商比常人高出数倍的唯一原因。而普通人的大脑上绝对没有这个Z形的沟回。

皮皮鲁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头，他不知道自己的大脑上有没有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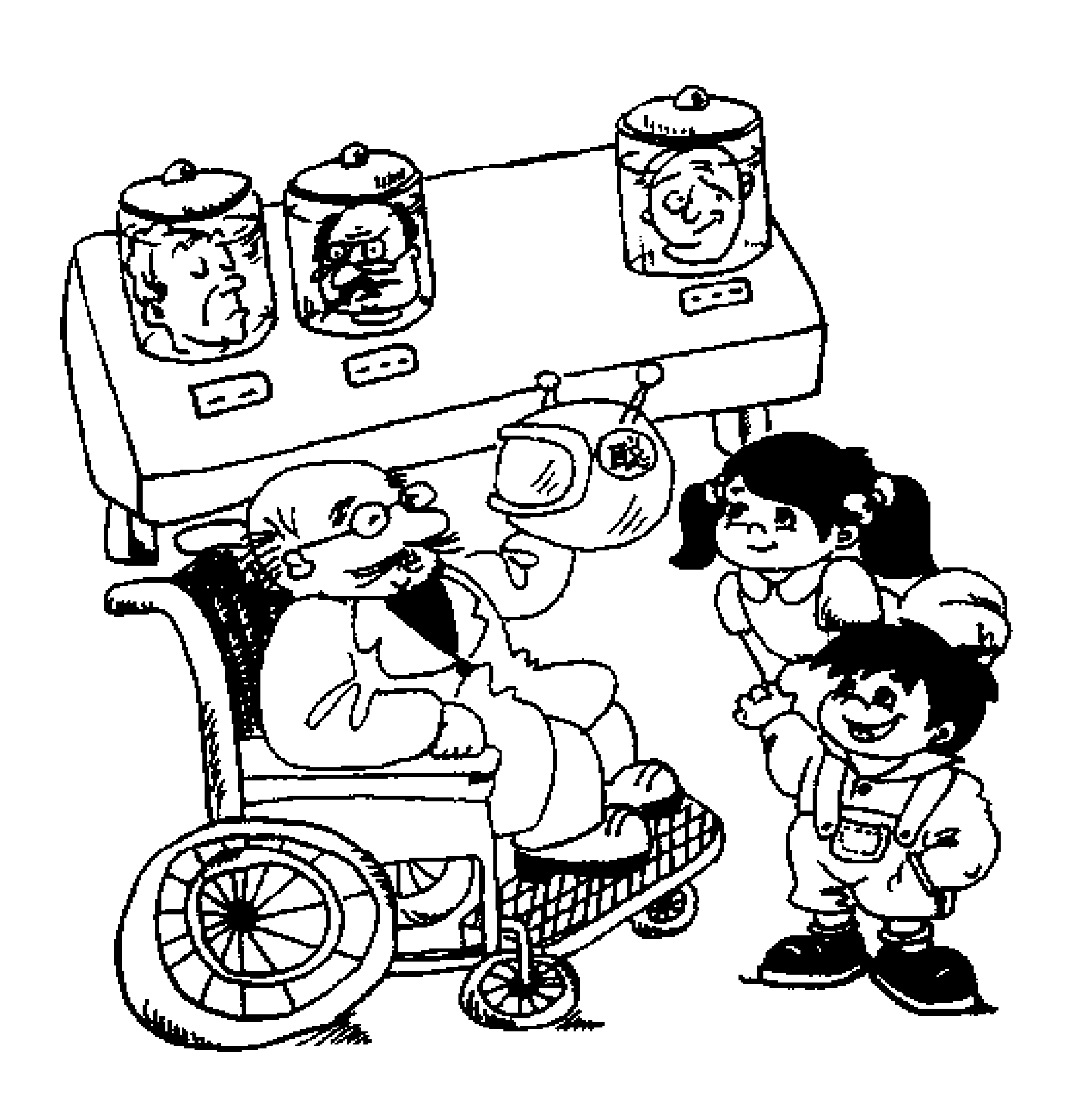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发明出能使普通人的大脑上也出现Z形沟回的仪器。”觅工对皮皮鲁说。

“太棒了！”皮皮鲁跳了起来。

觅工将轮椅转了180度，他打开了一个柜子，从里边取出一顶头盔。

“头盔？”皮皮鲁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头盔。我给它取名为致聪盔。戴上它，通电10分钟，任何人的大脑上都会出现Z形沟回。”觅工说。





“我戴上试试。”皮皮鲁迫不及待。

“唯一的遗憾，是这顶致聪盔还没做过任何试验。”觅工说。

“就在我头上试吧！”皮皮鲁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

“我从不拿活人做试验。最初的试验只能在动物身上进行。”觅工一边用袖子擦试致聪盔一边说。

“这儿有动物吗?”皮皮鲁问。

觅工摇摇头。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到来使我高兴的原因。”觅工直视着皮皮鲁的眼睛说，“我拜托你们拿着致聪盔去外边在动物身上做试验。”

“你这么相信我们?”皮皮鲁的眼泪一个劲儿往外钻，他强烈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力量。

“我是专门研究人的。我看得出，你们是真正、善良的孩子。我完全信任你们。”觅工的目光里充满了自信。

“您和我们一起出去吧！”鲁西西对觅工说。

“我不能动了，没体力了。我在这儿等你们的消息。如果成功了，你们就把致聪盔献给人

类，千万不要申请什么专利，要无偿献给人类。如果失败了，快些来找我，我再对它进行修改。"觅工把致聪盔递到皮皮鲁手中。

皮皮鲁觉得自己手中拿的不是头盔，是地球。

"在什么动物身上做实验呢？"鲁西西心细。

"就找一头猪做试验吧，不是都说猪最笨吗？"觅工说完又把致聪盔的具体操作方法教给皮皮鲁和鲁西西。

"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完成试验。"皮皮鲁这才知道什么叫奉献。

"谢谢。"觅工目送皮皮鲁和鲁西西拿着致聪盔离开名人大脑实验室。

第三章

皮皮鲁和鲁西西进 309 暗室已经两个小时了，就在爸爸和妈妈坐立不安着手拟订援助计划时，皮皮鲁兄妹从 309 暗室里出来了。

爸爸妈妈松了口气。

"银门里是什么？"爸爸估计银门后边不会再是一座银城。



“你们猜。”皮皮鲁给自己倒了一杯凉开水，一仰脖儿全喝光了。

“这是什么?”妈妈看见了鲁西西手里的致聪盔。

“银门里是摩托城？”爸爸由此判断。

“不对。”鲁西西摇头。

“拳击城?”爸爸发挥想象。

皮皮鲁摇头。

“赛车场?”爸爸寻找着所有与头盔有关的项目。

“我说了?”鲁西西请示哥哥。

“说吧。”皮皮鲁把荣誉让给了妹妹。

“银门里是名人大脑实验室。”鲁西西字正腔圆地把每一个字说得清清楚楚。

“名人大脑实验室?”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地重复了一遍，语气全是由惊愕组成的。

鲁西西把她和皮皮鲁在银门里的经历讲了一遍。

爸爸和妈妈的目光全落在致聪盔上。

“觅工的这项研究如果能成功，肯定将大大推进人类历史的进程。”爸爸深有感触地说。

“把自己封闭在暗室里，潜心研究能使人类的所有成员都聪明的方法，真是伟大的科学

家."妈妈一边擦眼角一边称赞觅工的品质。

“咱们应该抓紧时间做试验，觅工的体力快不行了，我想让他在离开人间之前享受成功的喜悦。”皮皮鲁说。

“农贸市场有卖活猪的，我去买一头运回来，咱们在家做实验。”爸爸边说边穿大衣。

“我跟你去。”皮皮鲁说。

半小时后，皮皮鲁和爸爸从农贸市场将一头中等身材的活猪运到家中。

这头猪目光呆滞，对于变化了的环境一点儿也不惊讶，一看就是最笨的那类猪。

“咱们就管它叫大傻吧！”鲁西西爱给动物起名字。

“准备试验。”爸爸宣布。

皮皮鲁拿起致聪盔，朝大傻走去。

爸爸挽起袖子，他准备在大傻不配合时强迫它合作。

大傻的确傻得可以，它对于头上的外来物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致聪盔戴在了大傻的头上。

鲁西西给致聪盔接上电源。

“通电！”爸爸发令。

皮皮鲁打开了致聪盔上的开关。头盔发出



“噼里啪啦”的声音，像电焊枪工作时那种声音。

妈妈看表计时。

大傻显然没感到任何痛苦，相反，它好像特别舒服，时不时摇摇它那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尾巴。

“但愿致聪盔能成功地在大傻的脑子上刻出一个Z。”皮皮鲁自言自语。

“时间到了。整整10分钟。”妈妈宣布。

皮皮鲁关闭致聪盔上的开关。爸爸眼睛死盯着大傻。

大傻眼睛里那种呆滞的目光的确不见了，它依次注视着皮皮鲁全家每位成员一遍。

四个人的心“怦怦”直跳，他们感受到了大傻身上的变化。

“存在着的就是合理的。”大傻突然冒出一句话。

“大傻说话了！”鲁西西喊。

“这是哲学语言。”爸爸惊呼，“是哲学家萨特的一句名言！”

“太棒了！成功啦！”皮皮鲁跳到床上翻跟头。

“觅工太有本事了，如果致聪盔把猪都能

弄得会说话了，人戴上就更不用说了！”妈妈情绪很激动。

“人有什么本事，他就要受这种本事的罪。”大傻说的第二句话。

这句话太深奥太深刻太深玄了。皮皮鲁全家的每一位成员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大脑在一句看似普通的话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那么不够用那么浅薄那么玩不转。

“我去告诉觅工。”皮皮鲁时刻惦念着那个为了使全人类的大脑都聪明而耗尽自己心血的老头。

“等等，咱们应该测试一下大傻的综合智力。目前它只在哲学方面显示出优势，别只是黑格尔的复制品吧！”爸爸想得周全。

“觅工说了，他是综合了所有伟人的大脑制出致聪盔的。大傻应该具备所有种类伟人的特长。”鲁西西说完打开自己的书包，翻出一本数学书，她挑了一道最难的数学题抄在一张白纸上递给大傻。

大傻干了一件令皮皮鲁全家瞠目结舌的事情：它用两条后脚站了起来，两条前腿显然告别了作为腿的历史，改换门庭当了手。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大傻在沙发上坐下来，伸手接过鲁西西递过来的数学题。皮皮鲁递给它一支笔。

大傻准确无误地将答案写在纸上。

“哇，它可是一天学也没上过呀！”鲁西西拿着验证过的答案惊呼。

大傻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一张报纸，报上的一条文字吸引了它。

“征集奥运会会歌，中选者可获得20万美元。”大傻读出了声。

“它已经认字了。”皮皮鲁准备马上给自己戴致聪盔通电。

“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大傻伸手。

皮皮鲁放下致聪盔，给大傻找了纸和笔。

只见大傻在纸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五线谱！”皮皮鲁叫起来。

大傻转眼功夫就把五线谱布满了那张纸。它写完后看了一遍，修改了几处，然后把纸递到皮皮鲁的妈妈前面，说：

“这是我谱写的奥运会会歌，咱们挣这20万美元。”

妈妈喜欢唱歌，对五线谱了如指掌。可大傻是怎么知道在这四个人当中妈妈最识谱呢？

妈妈一边看大傻谱的奥运会会歌一边哼

唱，那旋律使皮皮鲁、鲁西西和爸爸如醉如痴。

“这歌真给奥运会提份儿!”皮皮鲁断言。

“歌名是什么?”鲁西西问大傻，“奥运会会歌必须有一个响当当的歌名。”

“《地狱里的天堂》。”大傻一锤定音。

“没治了。”

“绝了。”

众口交誉。

“我要去会歌征集处送作品。”大傻从沙发上站起来。

“这……”大家傻眼了。

一头猪去奥运会会歌征集处送作品，其结果可想而知。

“怎么啦?”大傻看着皮皮鲁全家，它明白了，“你们怕我出洋相是不是?你们作为人活了这么多年，但你们并没意识到一个真理：只要你有本事，不管你是不是人，大家都会尊重你。”

爸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四章

大傻在皮皮鲁全家的陪同下，乘坐计程车



来到奥运会会歌征集处。

一位秃顶的音乐专家坐在办公桌后边负责接收应征作品。

爸爸为了不吓着秃顶音乐家，他替大傻将《地狱里的天堂》交给秃顶音乐家。

秃顶音乐家只哼了前奏就猛然抬起头问：“是你谱的？”

“不是。”爸爸摇摇头。

“作者来了吗？”秃顶音乐家问。话语里全是激动。

皮皮鲁把大傻推到秃顶音乐家面前。

“是它写的。”皮皮鲁对秃顶音乐家说。

秃顶音乐家看见一头直立的猪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边，吃了一惊。

“你们不能在这儿无理取闹！”秃顶音乐家警告说。

“这歌确实是我写的。你们是征集会歌还是征集种族？”大傻问秃顶音乐家。

秃顶音乐家头上残余的头发在 1 秒钟之内全叛逆了。秃顶音乐家变成了秃头音乐家。

“你最好打电话请示一下你的头儿。”皮皮鲁看出这位秃头音乐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差。

一句话提醒了秃头音乐家，他打电话叫来了会歌征集处处长——一位有影响的作曲家。

不知为什么，处长听到猪作曲一点儿也不吃惊，他还说他早就对人类籍作曲家没有信心了，还说他正准备开发人类以外的生命为奥运会写会歌，比如鲸鱼啦海豚啦什么的。

处长哼唱了一遍《地狱里的天堂》，他的脸上大放光彩。他说这就是本届奥运会会歌还说如果评委会通不过他就绝食还说由一头猪谱写奥运会会歌是人类的荣幸还说既然每届奥运会都选一个动物为吉祥物干吗不能让一头猪为奥运会写会歌……

处长让秃头音乐家登记了大傻的名字和住址，他叮嘱大傻回去等着领那20万美金。

大傻和皮皮鲁全家从奥运会会歌征集处出来后，爸爸赶忙招手叫计程车，他怕行人围观大傻。

计程车开了没几步，大傻看见路边一座建筑旁停着许多小车。

“那里边在干什么？”大傻问皮皮鲁。

皮皮鲁认识这座建筑是棋馆，他想起来现在棋馆里正在举行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争夺战。皮皮鲁告诉大傻。



“我要去和世界冠军较量下棋。”大傻让司机把车开到棋馆门口。

谁也无法阻止大傻。

冠军争夺战刚刚结束。冠军捧着鲜花准备享受在别人的国家里升自己的国旗的那种“合理侵略”的心情。

“有人向你挑战。”冠军的教练小声对冠军说。

“不服气?”冠军不屑一顾。

“是一头猪。”教练说。

“侮辱我?”冠军火了。

“好像不是一般的猪。”教练提醒冠军。

“我不能和一头猪下棋。”冠军维护自己的尊严。

棋馆里失望的东道主棋迷们起哄了，他们本来就对异国选手登上了冠军宝座不服气，他们寻找一切可以出气的机会。

冠军不得不和大傻下一盘，否则他出不了棋馆，连警察都采取面朝他的姿势站着。

只走了三步，国际象棋大师就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这头猪不是等闲之辈了。从第四步开始，冠军的车马相纷纷战死，到第十六步时，冠军的王忍受了丧妻之苦。到了第二十一步时，

冠军的王战死沙场。

棋馆里一片沸腾。

大傻被记者包围了。

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已经把大傻轻取国际象棋大师的场面输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

神猪的出现震惊了世界。

“我看大傻是脱不了身了。”爸爸说。

“它好像很愿意站在全世界面前呼风唤雨。”妈妈不大喜欢大傻这种气质。

“你别忘了大傻的脑子是按照名人的大脑复制的,它当然喜欢出风头。”皮皮鲁说。

“咱们得赶快回家,如果它说出来它是怎么变聪明的,人们非把咱们家的房子挤垮了不可。”鲁西西说。

一句话提醒了全家,爸爸一挥手:

“快回家!先把致聪盔藏起来。不然为抢它准出人命。”

皮皮鲁一进家门就先打开电视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傻对于是什么使它从一头蠢猪变成神猪的缄口不谈。

全家松了一口气。

电视台的主持人认为这头智力超常的猪



的出现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各国电视台排队租用通讯卫星，争先恐后地向本国观众转播实况。

那座棋馆一举成名，馆长向大傻宣布从此该棋馆就是大傻的别墅。大傻坦然笑纳了，他还谢绝了总统邀请它下榻总统府的好意。

一位极富盛名的哲学家经过抽签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同大傻交谈的人。大傻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充满哲理都是名言，那位哲学家茅塞顿开对于大傻对人生对宇宙对生对死的见解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认为大傻将人类的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千年，他还由此断定人类有了如此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提前进入二十六世纪。

众多出版社争相向大傻约稿，抢着出版《大傻文集》《大傻文选》《大傻哲学思想》。大傻极其精明地同一家有实力的出版社签订了版权合同。它还当众用1小时写成了一部洋洋50万字的著作，专家们拜读了书稿后认定大傻是地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学家、预言学家、经济学家……专家们纷纷无地自容纷纷自叹不如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说如果大傻是大学生那他连胎教

的水平都够不上。

出版社用6个小时的奇速出版了大傻的这部名为《人类前进指南》的著作，一百名翻译家协助同作战将《人类前进指南》翻译成一百种语言出版。排队购书的人不是排在书店而是排在印刷厂的装订线终端，出一本买一本。谁都知道，早看这本书早占便宜，晚看准吃亏。人类这才知道思想的力量这才知道书籍的力量这才知道哲学的力量。

皮皮鲁的爸爸也出去抢购了一本大傻的著作拿回家来，那本墨迹未干的书全家人只看了8页就心潮澎湃，大傻对人类对宇宙对生命对地球的分析真是太透彻太精辟太入木三分了。皮皮鲁的爸爸两眼发直嘴张开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生命原来是这样！社会原来是这样！"

"智慧的头脑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皮皮鲁有感触地说。

第五章

大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它的脑子太聪明了，各国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各种方



式向它求教。大傻成了人类的第一智囊。

有一个国家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大傻只趴在那个国家总统的耳朵上说了20个字，那穷总统回国一试，该国经济立刻腾飞，转眼就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该国国内市场立即饱和于是转而寻求国外市场。可是所有的穷国在尝试了大傻面授机宜的经济政策后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国，都要寻求国外市场都不再进口别国的产品。产品生产了卖不出意味着什么连三岁小孩都清楚。人一直穷没事，富了再穷就不会那么太平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谁都想用本国的产品占领别国的市场，谁都想把别国的产品挤出本国的市场。于是关税越来越高最惠国待遇越来越少不少国家已经动了用坦克和轰炸机将本国产品运送到别国的念头，甚至有一个国家想把该国生产的可乐型饮料和高帮真皮旅游鞋绑在洲际导弹上发射到别的国家的市场上去。

大傻还帮助人类开发了一种新能源，这种新能源的出现把煤、石油和核动力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种能源本来应该在二十九世纪才轮到人类使用，可是大傻超前的智力硬是将它开发出来了。

大傻还发明了一种极其现代化的全自动机器，这种机器的使用导致了10亿工人的失业。失业人员百无聊赖，他们酗酒他们赌博他们抢银行他们杀人越货。

时装设计师们在大傻的指点下推出了一种全透明无纤维的服装，说白了，这种服装就是什么也不穿。大傻认为，人类社会到了最高级阶段就是什么也不穿，就是回归自然。时装设计师们说好事不能全让人类的子孙后代占了，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人类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容，就没有必要一步一步走过去，不如提前进人高级阶段，也好将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幸福从子孙手中分得一半。

于是，几个国家率先进入了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着装违者处以极刑。自从颁布了该法令，这几个国家的出生率呈洪水势头上升，而且大多数新生儿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皮皮鲁全家被大傻在地球上的种种叱咤风云的行为弄得目瞪口呆。皮皮鲁的爸爸由于老板买了一台能顶一万个人用的超级电脑而被解雇。皮皮鲁的妈妈所在医院由于大傻发明了一种人一生下来只需要服用一丸就可以终



身不生病能活到200岁的免疫长寿丸而倒闭。皮皮鲁和鲁西西倒挺高兴，他们的学校由于人类光生不死而改为养老院。

“致聪盔呢？”皮皮鲁也要把自己变成伟人，可他找不到致聪盔了。

“我给藏起来了。”爸爸严肃地说。

“为什么？”皮皮鲁急了。

“一个大傻就把地球弄成这个样子，要是再出一个，地球非两半不可。”爸爸没想到大傻的出现会导致他失业。

“大傻的见解的确先进，它发明的那些新技术每一项都称得是一次工业革命，可为什么地球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妈妈叹气。

皮皮鲁陷入了沉思，他眼睛一亮：“我觉得历史前进是有正常速度的，加速历史的进程等于是加速人类的灭亡。”

“皮皮鲁的话有道理！”爸爸被儿子的话提醒了，“假如上帝只分配给每一个时代20个伟人，可有人却把每一个时代的伟人的数量增加到100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就会突然加快，人类承受得了吗？”

“没错，大傻把人类在二十九世纪才应该使用的能源提前到现在就使用了，这不是缩短

了人类的历史吗？缩短就是减寿呀！”鲁西西说。

“我看，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普通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快，伟人使历史进程不致于太慢，双方的数量是上帝定好的。一旦打破这个平衡，人类将面临灾难。”皮皮鲁总结道。

“照你这么说，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一点儿也不比伟人少？”妈妈问。

“当然。甚至可以说，普通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比伟人还要大。你想想，如果人类全是伟人，早上刀耕火种，上午就发明电影，中午坐上飞机，下午出发去月球，晚上爆发中子战争，一天就活完了。”皮皮鲁侃侃而谈。

爸爸妈妈和鲁西西连连点头，他们不得不承认皮皮鲁的话含有真理性。

突然，全家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去找觅工！”四条声带异口同声。

他们要把致聪盔在人间的试验结果告诉觅工，他们要请求觅工将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给大傻戴上致痴盔，把它大脑里的那个Z沟回打掉，当然，照大傻现在的智力来说，这是一件比打穿地球还难的事，但皮皮鲁全家一定要前仆后继地完成这件


事，是他们打破了地球生命中普通人与伟人的比例，并由此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他们有责任纠正这个错误。

当皮皮鲁兄妹和父母来到309暗室银门里的名人大脑实验室时，觅工已经奄奄一息了。

当他看见皮皮鲁兄妹时，他的眼睛时发出了期待的光。

皮皮鲁不忍心刺激一个临死的人。

“成功了吗？”觅工问。

皮皮鲁点点头。

“谢谢你们。”觅工脸上呈现幸福状，他准备死了。

“您不能死！”皮皮鲁全家一起制止觅工离开生命。

“为什么？”觅工睁开眼睛。

鲁西西不得不将那头猪变成伟人后的所作所为告诉觅工。觅工傻眼了。

“这么说，我想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其结果却是缩短了人类历史？”觅工喃喃自语。

“您的愿望是好的。”皮皮鲁的爸爸安慰觅工。

“效果却不好。”觅工叹了口气，“我怎么如此天真？！”

“幸亏还只是一头猪变成了伟人，如果用人做实验，后果更不堪设想。”妈妈说。

“致聪盔呢?”觅工问。

爸爸将致聪盔递给觅工。

觅工要摔致聪盔。

“您别摔，把它改成致痴盔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让那头伟人猪恢复原态。否则人类真完了。”皮皮鲁制止觅工。

觅工眼里闪出一丝希望。

“好主意。”他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但力不从心。

爸爸妈妈对觅工的身体状况能否担负将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的历史重任表示怀疑。

妈妈是医生，她给觅工进行体检。

“情况危险，估计他只能再活 1 小时。”妈妈小声告诉家人。

1 个小时！即使是伟人猪也不能在 1 小时之内把致聪盔改造成致痴盔。

“有办法了，我去人间找一粒大傻发明的免疫长寿丸给觅工吃!”皮皮鲁撒腿就跑。

用大傻发明的药挽救觅工的生命，再让觅工发明使大傻变傻的仪器。人类的哲学。

皮皮鲁能在 1 小时之内拿着免疫长寿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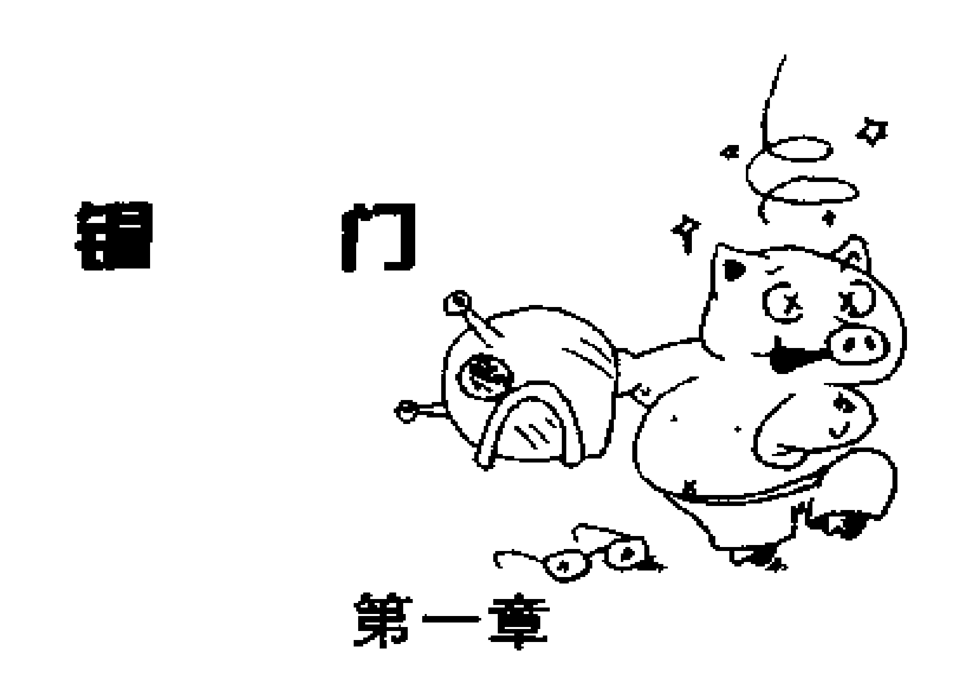


赶回名人大脑实验室吗?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皮皮鲁在奔跑时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感到自豪。他终于知道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历史的贡献与伟人对历史的贡献是对半儿分的。

锢　门



第一章

在皮皮鲁全家的协助下，觅工终于将致痴盔做出来了。

“拜托你们了，一定要给那头猪戴上。”觅工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他是怀着负疚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皮皮鲁全家向觅工的遗体告别后，拿着致痴盔离开了309暗室，回到家里。

“给大傻戴这头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爸爸说。

“它的脑子现在这么聪明，轻易不会上当。”鲁西西同意爸爸的判断。

“我去试试。”皮皮鲁说，“咱们也有优势，这致痴盔不用通电，戴上就傻，比致聪盔先



进。”

爸爸点点头。

“我和你一起去。”鲁西西说。

“你们要当心，大傻虽然是一头猪，可如今它也算得上是大人物了，天天上电视上报纸。”妈妈提醒皮皮鲁和鲁西西。

“我们会见机行事的。”皮皮鲁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面包装进兜里，然后拎着致痴盔和鲁西西离开了家。

“你也真放心。”妈妈说爸爸。

“这是千载难逢的锻炼机会。”爸爸从窗口望着皮皮鲁和鲁西西的身影说。

皮皮鲁和鲁西西走在便道上，一阵摩托车声从他们身后传来。当摩托车经过皮皮鲁身边时，皮皮鲁手上的致痴盔被骑摩托车的小伙子顺手牵羊地拿走了。

“你干什么？”皮皮鲁冲上去。

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将车停在路边，他一只脚支着地，嘻皮笑脸地问皮皮鲁：“小兄弟，这头盔太棒了，哪儿买的？”

“没卖的！还给我！”皮皮鲁跑到小伙子身边往回抢头盔。

小伙子用右手把头盔举起来，皮皮鲁够不

着。

“怎么样！卖给大哥我吧？我出一百元大洋。”

“不卖。给一万也不卖。”皮皮鲁说。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小伙子的脸色变了，“大哥我借戴几天。”

“不行！”皮皮鲁坚决不干。

小伙子把致痴盔往自己头上一戴，骑着摩托车就走。

皮皮鲁急了，这头盔如果丢了，可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呀！

摩托车开出去不到15米，摔倒了。

“致痴盔起作用了！”鲁西西喊。

皮皮鲁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小伙子身边，从他头上摘下致痴盔。

小伙子从地上爬起来，冲皮皮鲁傻笑。

交通警察以为出了交通事故，走过来问小伙子：

“是你的摩托车吗？”

小伙子摇头：“不是。”

“谁的车？”交通警察指着倒在地上的摩托车问。

“是他的车。”鲁西西告诉警察，“我看见他



骑过来的。”

“是你的车？”交通警察再次问小伙子。

“绝对不是，你别听她胡说。”小伙子傻得不轻。

“这头盔是你的？”交通警察注意到皮皮鲁手中的头盔，根据常规判断，骑摩托车的人才戴头盔。

皮皮鲁点头。

“这摩托车是你的？”警察问。

“不是。”皮皮鲁否定。

“我看看你的头盔。”警察显然从未见过这么火的头盔。

“不行。”皮皮鲁往后退。

“为什么？”警察越发对头盔感兴趣了，他强行从皮皮鲁手中拿过头盔。

“别往头上戴！”鲁西西发出警告。

“为什么？”警察双手举起头盔一边往自己头上戴一边看鲁西西。

“别戴！”皮皮鲁扑上去抢头盔。

就像所有人都是越不让干越想干那样，警察把致痴盔扣在了自己头上。

“完了！”鲁西西冲皮皮鲁耸耸肩，“地球上少了一个交通警察。”

“把头盔还给我，头盔是我的。”皮皮鲁向警察伸出手来。

警察乖乖地把头盔摘下来递给皮皮鲁。

一辆小轿车开过来。警察打手势示意小轿车停车。

司机毕恭毕敬地下车走到警察面前，一脸的歉意。

“你违章了。”警察威严地说。“驾驶执照。”

司机忙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热烘烘的驾驶执照，双手奉献给警察。

警察连看都不看，把驾驶执照装进自己的口袋。

“这……”司机傻眼了。

“你知道你怎么违章了吗？”警察使用爸爸教训儿子的口气。

“不知道。”司机确实不知道。

“你闯绿灯了！”警察说。

“闯绿灯？”司机愕然。

“对，你闯绿灯了！这是严重的违章，必须吊扣你的驾驶执照！”警察的大脑显然已被致痴盔弄傻了。

“咱们先回家吧。我看这么拎着致痴盔在大街上走太危险。”鲁西西小声对皮皮鲁说。



皮皮鲁同意。

这几天正值酷暑，皮皮鲁和鲁西西满头大汗地回到家里。

“怎么样？”爸爸迫不急待地问。

妈妈给儿子和女儿递毛巾擦汗。

皮皮鲁把他和鲁西西刚才离家后的经历讲了一遍。

“那位交通警察太不幸了。”妈妈于心不忍地说，她认为那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是罪有应得。

“这顶致痴盔再不能离开咱们家了，太危险。”爸爸把致痴盔藏在床底下。

“那大傻怎么办？”鲁西西一边吹电扇一边说。

“只有想办法把大傻弄到咱们家里来再给它戴致痴盔。”皮皮鲁大口大口喝冰镇汽水。

“如果它不肯戴呢？”妈妈觉得大傻轻易不会上当。

“那就想办法把它关进309暗室，关上一个月，它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爸爸想出了毒招儿。

“杀猪不犯法吧？”皮皮鲁提出法律问题。

大家对视了片刻，异口同声地说：

"合法。"

第二章

皮皮鲁的确神通广大，他在第二天的中午终于把大傻诓回家中。

大傻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伟人的气质，它坐在沙发上，气宇轩昂。

"我们觉得你的头特别宝贵，因此为你定做了一个头盔，保护你的头。"爸爸把致痴盔递给大傻。

大傻翻过去倒过去看致痴盔。

"你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皮皮鲁鼓动大傻把致痴盔戴在头上。

"正合适。"大傻目测了一下头盔的内径，"谢谢你们。不过，我用不着这个，还是给皮皮鲁留着玩吧。"

大傻把致痴盔递到皮皮鲁手上。

"你戴上试试，可能稍微大一点儿。"大傻对皮皮鲁说。

"我用不着这玩意，你是伟人，你的头应该重点保护。"皮皮鲁把致痴盔还给大傻。

大傻不接致痴盔。



皮皮鲁无奈。

爸爸咳嗽了一声，这是2号方案出台的暗号。

“我们在壁橱里发现了一个暗室。”鲁西西对大傻说。

“暗室？”大傻眼睛一亮，“里边有什么？”

“金子，整整一座金城。”皮皮鲁一边说一边观察大傻的神情，他最怕大傻对钱不感兴趣。

“真的？”大傻表示出它对黄金的浓厚兴趣。伟人也爱钱。

“不信你自己进去看看。”皮皮鲁开始牵着大傻的鼻子走了。

“暗室在哪儿？”大傻站起来。

爸爸拉开壁橱的门。

309暗室的门事先已经打开了。

大傻在壁橱前站了1分钟，它凭直觉感到暗室里确实有黄金。

“我下去看看，给我手电。”大傻说。

妈妈递给大傻手电。

大傻接过手电，走到309暗室的入口处。它用手电往暗室里照。

皮皮鲁全家人都屏住呼吸，他们生怕大傻

改变主意。

大傻走进309暗室。

爸爸一个箭步冲进壁橱，关上了309暗室的大门。

大傻被关在309暗室里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

“它从里面能找到开门的开关吗？”鲁西西为大傻的智商担心。

“我把里边的开关砸坏了，它找到也没用了。”爸爸一边擦汗一边说。

“咱们也够损的。大傻现在可是世界名流呀！”皮皮鲁说。

“猪都能当世界名流，这世界也快完了。”爸爸又检查了一遍309暗室的门关好了没有。

“我心里也觉得挺不好受的。”鲁西西一想起把大傻关进309暗室，心里就挺不是滋味儿。

“你的心情我理解。”妈妈对女儿说，“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事有点儿那个。不过，大傻毕竟只是一头猪，即使它会说全人类所有的语言，即使它头上顶着世界上所有的头衔，它也还是一头猪。再说了，如果咱们不把它关起来，这个世界的前途会被它毁了的。”

鲁西西点头。



全家默默地坐在壁橱旁边，一直坐到晚上10点，没人说话。

“该睡觉了。我估计大傻是出不来了。”爸爸打破沉寂。

皮皮鲁走进自己的卧室。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好长时间睡不着。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由于大傻被关在309暗室里。

深夜，皮皮鲁被冻醒了，他感受到一阵刻骨铭心的寒冷，像是三九天。

皮皮鲁以为自己发烧生病了，否则任何人也不会在酷热的夏天感到冷。他想去向妈妈要体温表，当他的眼光无意中投向窗外时，他愣了。

窗外飞舞着满天的鹅毛大雪。

皮皮鲁连续做了一系列判断自己是否在梦中的动作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现实中。

皮皮鲁推开窗户，一股寒气侵入他的房间，雪花也争先恐后地往屋里挤。

皮皮鲁打了个哆嗦，他在屋里竟然找不到一件可以御寒的衣服。要知道，现在是夏天呀！

皮皮鲁看到窗外是一个银色的世界，绿色的树叶已经被雪染白了，就像一个个小伙子大

姑娘在青春年华时白了头，别有一番情致。

夏天时盼冬天，冬天到了又觉得夏天好。皮皮鲁连打了十几个喷嚏。

鲁西西的房间也传出打喷嚏的声音。

皮皮鲁跑进走廊敲爸爸妈妈卧室的门。

“出事了？”爸爸从梦中醒来。

“冬天来了！”皮皮鲁喊。

“冬天？”爸爸这才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和妈妈看着窗外的雪一边打哆嗦一边发呆。

“妈妈，给我找羽绒服。”皮皮鲁说。

“羽绒服都洗干净收起来了，现在是夏天，穿什么羽绒服呀？”妈妈认为天再冷现在也是夏天，夏天只能穿夏装。

“现在的温度比冬天还低。”皮皮鲁的嘴唇已经发紫了。

“你就把棉衣找出来吧，我也冻得受不了啦。”爸爸对妈妈说。

妈妈只得从衣柜里翻出羽绒服。

这座城市的人都被冻醒了。刚才热得睡不着，现在冷得睡不着。人真难伺候。

广播电台的早新闻告诉听众，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天气突变。



皮皮鲁和爸爸决定穿冬装上学上班，而鲁西西和妈妈则坚持穿夏装。

“会冻死的！”爸爸反对妻子和女儿穿裙子出门。

“现在是夏天！”妈妈指着日历强调。

“可气温是零下 10 度！”爸爸说。

“就是零下 100 度也是夏天。夏天就只能穿夏装。谁见过 7 月穿羽绒服的？”妈妈振振有词。

“管他冬天夏天，什么温度就穿什么衣服。”皮皮鲁的哲学。

“女人喜欢在冬天穿夏装，你让她们夏天穿冬装，这不是等于要人家的命嘛。”爸爸冲儿子挤眼睛。

“给气象台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皮皮鲁拨气象台的号码。

永远占线。

给气象台打电话询问天气的人成千上万，气象台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把话筒放在桌子上罢工。

电视台的电话线也快被挤破了。播音员只能说各路专家正在紧急研究这一奇特的气象现象，还说夏季奥运会准备改为冬季奥运会，还说裙服展销改为羽绒服展销……





不管怎么说，皮皮鲁喜欢雪。

中午，电视台告诉大家，专家研究的结果出来了：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一次惩罚。

皮皮鲁觉得没道理。

“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地震的前兆。”爸爸在饭桌旁把报纸递给妈妈。

全市只上半天班半天学，一场雪闹得人心慌慌，无法工作无法上课。除了星期日，皮皮鲁全家难得像今天这样一起吃午饭。

皮皮鲁的目光突然发直。

“你是不是感冒了？”妈妈问，今天感冒的人特别多。

皮皮鲁不说话。

“你怎么了？”爸爸碰碰儿子的肩膀。

皮皮鲁还是不吭声。

家人顺着皮皮鲁的眼神看去，发现他的目光落在壁橱的门上。

皮皮鲁在看309暗室。

第三章

全家人的目光都随着皮皮鲁的目光落在

了壁橱上。

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怀疑天气突然变化与大傻有关？”爸爸问儿子。

“大傻进了309暗室的当天晚上夏天突然变成了冬天，这不是巧合吧？”皮皮鲁若有所思地说。

“309暗室里还能操纵天气？”鲁西西对哥哥的判断持怀疑态度。

“你别忘了，咱们还不知道铜门和铁门里边是什么呢！”皮皮鲁提醒妹妹。

“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进去看看。我担心一会儿整个地球刮龙卷风。”爸爸站起来。

“大傻如果冲出来怎么办？”妈妈问。

“咱们四个人联合起来在体力上应该能对付它。”皮皮鲁有信心。

“准备行动吧。”爸爸开始分工。

半小时后，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每个人的头上都缠上厚厚的毛巾——防止大傻将致痴盔给皮皮鲁及其家人戴上。

致痴盔由爸爸拎着。

“打开309暗室的门时，如果大傻没有冲出来，我就和皮皮鲁进去，你们在外边把暗室



的门关上，咱们通过对讲机联系。”爸爸对妈妈说，“我们不让开门，你们千万别开。”

妈妈脸上全是永别的表情。

309暗室的门打开了，没有大傻的身影，大家松了一口气。

皮皮鲁和爸爸进入了309暗室，暗室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皮皮鲁和爸爸一前一后地沿着石阶下到了四方形走廊。没有大傻。

“爸爸，你看！”皮皮鲁指着铜门说。

铜门上的锁被打开了。

“大傻在铜门里面！”爸爸断定。

铜门里边对于皮皮鲁和爸爸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

“告诉上边，咱们准备进铜门。”爸爸冲皮皮鲁打了个对讲机的手势。

皮皮鲁使用对讲机告诉妈妈和鲁西西，他和爸爸要进铜门了。

爸爸轻轻将铜门推开一道缝儿，里边没反应，很静。

铜门打开了，眼前的景象确实使皮皮鲁和爸爸吃了一惊。他俩在推开铜门之前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了种种设想，都没猜对。

铜门里是一部升降电梯。

爸爸按了电梯的按钮。

电梯门上方的一排指示灯开始依次闪亮。

大约过了 1 分钟,电梯门打开了。

电梯很小,看样子只能容纳 3 个人。

皮皮鲁和爸爸跨人电梯,爸爸按了运行按钮。

电梯风驰电掣般地下降,皮皮鲁感到头有点儿晕。

1 分钟后,电梯停住了。

“咱们起码下降了 800 米。”爸爸估算。

电梯门开了,外边是一间充满神秘情调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图案。

爸爸先走出电梯,皮皮鲁跟在后边。

“那儿有一扇门。”皮皮鲁指给爸爸看。

他们蹑手蹑脚接近那扇门,门上的字使他们愕然:

地球运行控制室

皮皮鲁和爸爸对视。两个人的目光里全是惊叹号。

如果地球的运行是靠一个控制室控制的话,那么他们接受过的所有关于地球的历史的学说都成了谬论。



“这不可能！这是恶作剧。”爸爸的头脑里有关地球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不能接受任何违背他已拥有的概念的“异端邪说”。

“我进去看看。”皮皮鲁对地球运行控制室特感兴趣。

“当心点儿。”爸爸同意了。“我在外边接应你。”

皮皮鲁推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迎面是一张宇宙星际图。

星际图后边是一座透明的玻璃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造型奇特的操纵台，大傻正坐在操纵台前摆弄着什么。它是背朝皮皮鲁。

皮皮鲁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接近玻璃房子，他想看看大傻究竟在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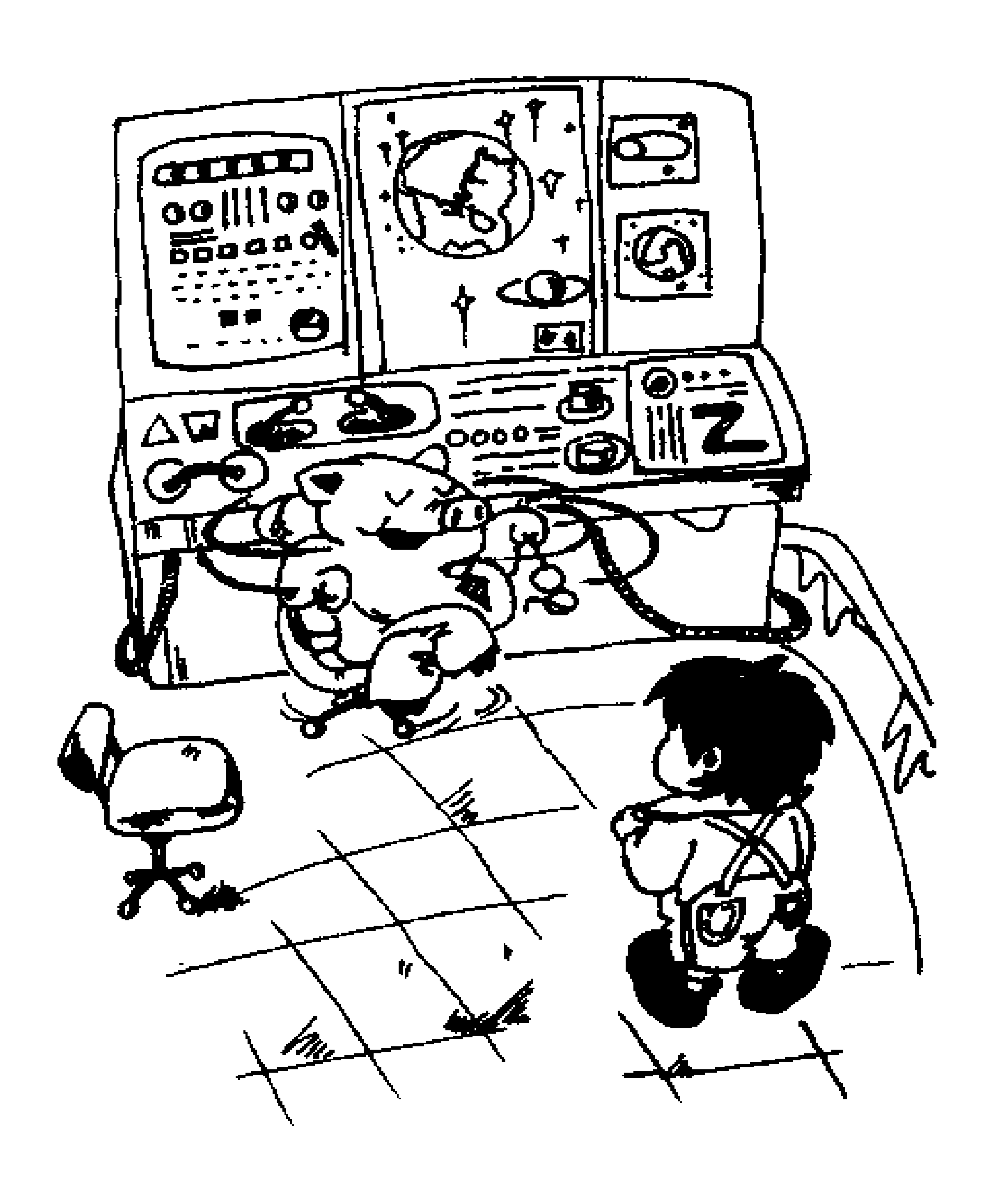
当皮皮鲁的身体碰到玻璃房子的墙壁时，墙壁自动往两边移动，露出一条缝。

皮皮鲁一步一步往玻璃房子里挪，当他挪到大傻背后时，大傻忽然转过身来。

“我得感谢你们把我关到309暗室里来。”大傻的脸上的确有感激之情。

“为……什……么……”皮皮鲁极力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你们使我发现了这个地球运行控制室，



原来地球是一颗人造星球，就像人造卫星一样。真没想到。”大傻左手用力一推操纵台，它的旋转皮座椅飞快地转了三百六十度。

“地球是人造星球！”皮皮鲁发呆。

“这个控制室就是操纵地球运行的机构。不知是谁给地球设定了运行轨道，这么多年来，地球就一直沿着这个人设定的轨道运行。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设定，我操纵地球改变了它原来的轨道。”大傻得意洋洋。

皮皮鲁明白地球的夏天为什么突然变成冬天了。大傻改变了地球运行的方向。

皮皮鲁很激动，他终于知道了地球的奥秘，原来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有关地球的知识都是错误的，地球并不是宇宙里的一颗行星，地球是一造人造星球，它有动力，还有操纵系统。

“你现在要干什么？”皮皮鲁问大傻。

“我要把地球劫持到另一个星系去，让它离开太阳系。”大傻说。

“离开太阳系！”皮皮鲁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对，就是要离开太阳系！我要带着地球上的几十亿人去投奔宇宙中最强大的生命。”大

傻壮志满怀。

“这很危险！离开太阳，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无法生存！”皮皮鲁提醒大傻。

“这个责任应该由你来承担，谁让你把我关到309暗室里来的？告诉你，地球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脱离太阳系。”大傻笑眯眯地看着皮皮鲁。

皮皮鲁转身要跑，大傻冲过来抱住皮皮鲁的腰。

“你干吗？！”皮皮鲁没大傻劲儿大，无法挣脱大傻对他的束缚。

“你不能出去了，我得把你也关起来。”大傻把皮皮鲁抱离地面，朝门口走去。

皮皮鲁故意大喊大叫，目的是通知爸爸。

当大傻拉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时，爸爸从门外突然将致痴盔戴在了大傻的头上。

大傻松开皮皮鲁，傻站在原地。

“咱们总算成功了。”爸爸松了口气，“地球上少了一个伟人，多了一头猪。”

“地球快完了。”皮皮鲁说。

“你说什么？”爸爸以为儿子的神经受了惊吓。

皮皮鲁将刚才他了解到的一切告诉爸爸。



“童话吧？”爸爸往好的方面想。

“新闻报道。”皮皮鲁说。

这时大傻“扑通”一声，四腿着地了。

皮皮鲁给大傻摘下致痴盔，大傻大脑里的Z型沟回大概已经消失了。

“大傻，大傻。”皮皮鲁叫它。

大傻毫无反应，活生生一头猪。

“咱们进去看看！”爸爸推开地球运行控制室的门。

第四章

站在能够驾驭地球运行方向的操纵台前，爸爸震惊了，他大脑里那些祖先留给他的宝贵知识在一瞬间全都变成了谬论，而他居然还曾经为不能将这些谬论倒背如流而连续推迟两年上大学。爸爸此刻的脑海里全是衣冠楚楚的大学教授站在梯形教室的大讲台上谆谆讲授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的场面，而台下那些怀着求知渴望的学子们毫无防备地开启着自己大脑的闸门，把那些未必正确的知识当作真理迎进自己的大脑驻扎下来。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爸爸只会重

复这句话。

皮皮鲁轻松得多，他身上最多的细胞是怀疑细胞，他怀疑人类的一切学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爸带他参观自然博物馆，当看到展示达尔文进化论的展窗时，皮皮鲁说人未必是由猿进化而来的。当时爸爸非要儿子说人是由猿进化的才准他回家。其实爸爸也不真知道人究竟是怎么来的，只不过学校教给了他一条终极真理：人云亦云。

“爸爸，咱们得尽快操纵地球返回原来的运行轨道。”皮皮鲁说。

“为什么？”爸爸从木然中醒过来，有点儿语无伦次。

“我觉得人类会承受不了离太阳越来越远。”皮皮鲁说。

“可咱们都不会开地球呀！”爸爸面对操纵台两手一摊。

皮皮鲁站在操纵台前，观察了一会儿。

“好像不难，这是操纵杆，管方向的。”皮皮鲁指着操纵台上一个金属棍说，“刚才大傻就在动它。”

“在这地下几百米的深处，咱们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判断地球的方位呢？”爸爸觉得开地



球比开航天飞机肯定难多了。

“咱们上去同妈妈和鲁西西商量商量。”皮皮鲁提议。

爸爸点点头。

皮皮鲁和爸爸把大傻也扛了上去。

妈妈和鲁西西看见皮皮鲁父子凯旋归来，十分兴奋。

“先别高兴。”皮皮鲁把地球运行控制室的事告诉妈妈和鲁西西。

“地球现在处于失控状态？”鲁西西明白为什么夏天下雪了。

“原先地球运行的轨道是被人设定好的。”爸爸说。

“谁设定的？”妈妈不能相信。

“不知道。”爸爸摇头。

“地球运行控制室被大傻把运行程序破坏了，现在还不知道地球正往哪儿走呢！”皮皮鲁看了正趴在地上睡觉的大傻一眼。

“咱们309暗室里居然有能操纵地球的控制室！”鲁西西觉得好玩极了。

“你别高兴，地球如果离开太阳系，人类可能面临毁灭。”皮皮鲁说。

“这还不好办，把地球再开回去不就行

了。”鲁西西不以为然地说。

“怎么开？在控制室里什么也看不见。”皮皮鲁说，“再说，就算能看见，你认识原来的轨道吗？”

“这也没什么难的，咱俩下去开，让爸爸妈妈在上边用对讲机指挥咱们。”鲁西西仍然乐观。

“怎么指挥？”爸爸问，“像船长那样说左满舵？”

“咱们先把地球恢复到夏天。”鲁西西显示出非凡的才干。

“有门！”皮皮鲁不得不服气。

就这么决定了，皮皮鲁和鲁西西去309暗室里的地球控制室开地球，爸爸妈妈在阳台上指挥。

现在，皮皮鲁和鲁西西站在地球操纵台前。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准备试验操纵杆的方向。”皮皮鲁冲着对讲机喊。

鲁西西准备好纸笔作记录。

“我们正在观察，可以开始试验。”爸爸回答。

皮皮鲁向左压操纵杆。



地球在皮皮鲁的操纵下转向。

“天突然黑了！现在是下午 3 点 20 分！”对讲机里传出爸爸的惊呼。

皮皮鲁猛然往右压操纵杆。

“天又亮了，亮极了！”爸爸喊。

鲁西西飞快地记录。

人类现在是什么表情不说你也知道。

“我现在往前推操纵杆。”皮皮鲁宣布。

冬天突然变成了夏天，人们竞赛似地脱衣服。

皮皮鲁又往回收操纵杆。

夏天在瞬间又变成了冬天。人们又比赛穿衣服。

爸爸站在阳台上忽然有了一种自豪感，是他的儿子在操纵地球。

“试验完毕。”皮皮鲁关上了对讲机。

鲁西西将记录复查了一遍。准确无误。

皮皮鲁和鲁西西回到家里。爸爸和妈妈在 309 暗室门口迎接孩子。

“我会开地球了！”皮皮鲁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只要有人指挥我，确切点儿说，是为我导航，我会很快将地球开回原先的轨道。”

爸爸妈妈和鲁西西面面相觑，没人能承担

这个重担，都对天体不熟悉。

“去买一架天文望远镜，再买一本天文学的书。”鲁西西提议。

“临阵磨枪，效果恐怕不会好，再导错了航，后果不堪设想。”妈妈反对。

皮皮鲁打开电视机，播音员正在荧屏里信口雌黄地胡说八道，她说这种一会儿黑一会儿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奇特现象已经引起了所有科学家的关注，一位权威天文学家认为这是由于太阳黑子进入活跃时期所导致的，他还给这一系列现象定名为巴格巴巴现象，还说他早就预见到这一现象的发生……

皮皮鲁全家笑干了眼泪，他们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学问”终于懂得了“权威”的内涵还明白了同样的话没有身分的人说是胡说有身分的人说就是学说。

“你打个电话问问电视台，这种现象还能持续多久？”皮皮鲁给鲁西西派任务。

电视台的效率还真高。18分钟后，播音员现场采访那位权威。

“有两种可能。”权威开口回答。

“废话。”皮皮鲁把电视机关了。

“咱们还得想办法把地球弄回去呀！”鲁西



西看着窗外说。

“只要找一个懂天文的指挥。”皮皮鲁说。

“谁会相信咱们的话呢？”鲁西西说，“那些人名为科学的头脑，实际上满脑子现代迷信。”

“这个世界已经被迷信垄断了，新事物很难站住脚。”爸爸深有体会地说。

“我去试试，你们做好准备。”鲁西西要拯救地球。

“不能暴露309暗室。”爸爸告诫女儿。

鲁西西点点头。

第五章

鲁西西在国家天文台的门口徘徊，她要物色一位能接受新事物的天文工作者。

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夹着皮包走出天文台大楼。

“叔叔，我能同您谈谈吗？”鲁西西走近男士，说。

“谈什么？”男士站住问。

“您是研究天文学的吗？”

“嗯。”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异常吗？”

“巴格巴巴现象。”

该男士接受新学说极快，毫不设防。

“不对，根本不是什么巴格巴巴现象，是地球离开了原有的轨道。”

男士歪着头观察鲁西西。

“您懂天文学，您能帮助地球返回轨道。”鲁西西觉得这人有戏，摊牌了。

“你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男士失去了拯救地球的机会。伟人和罪人之间的距离只有 1 毫米。

鲁西西只好放弃了他。

一辆模样挺不错的小轿车开过来停在天文台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气质高雅的女士。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天文学家吗？”鲁西西像一个发现了新目标的猎手，又出击了。

“你……好……，我是研究天文的。”金丝眼镜女士不解地看着鲁西西。

“您怎么看这次天气异常现象。”鲁西西测试金丝眼镜女士的观念。

“典型的巴格巴巴现象。”金丝眼镜女士记新名词的能力绝对一流。

“您怎么知道的？”鲁西西开始失望。



“这是我们天文学界的权威研究出来的，我认为是真理。”金丝眼镜女士看手表。

“您先等等，我有重要的事跟您说。”鲁西西还想试一下。

“什么事？”金丝眼镜女士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了。

“这次天气异常其实根本不是巴格巴巴现象，是地球运行控制系统出了毛病，我可以让地球回到原先的轨道上去，但需要您的合作，因为我不认识回去的路。”鲁西西一口气说完。

“你上学吗？”金丝眼镜女士问鲁西西。

鲁西西点头。

“在弱智学校？”金丝眼镜女士又问。

鲁西西二话没说，转身离开了她。

鲁西西站在天文台门口望着天文台大楼叹了口气，她觉得悲哀，这座大楼里的人终日忙碌，却与真正的科学毫不沾边，他们死抱住祖先留给他们的观念不放，任何有悖于祖先的看法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其实，他们大脑里的那些观念才是正宗的胡说八道。

两个人出现在天文台门口，他们的举动引起了鲁西西的注意。

一位银发老者步履蹒跚地走着，一位毛头

小伙子跟在老者左右好像在央求什么。老者不断地摇头。小伙子一脸的求情。

他们经过鲁西西身边时，鲁西西听到那小伙子说："求求您看看我的论文，我认为地球不是那样起源的。"

鲁西西兴奋了。

"我想和你谈谈。"鲁西西追上去对小伙子说。

"谈什么？"小伙子对鲁西西不感兴趣。

"谈地球起源。"鲁西西说。

小伙子目光变了。

老者向鲁西西投来感激的目光。他像兔子一样走了。

通过简单的交谈，鲁西西知道这小伙子是一位工人，他特别喜欢业余研究天文，他怀疑地球起源的学说，可是他的论文没人看。刚才那位老者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像躲瘟疫一样躲这位业余爱好者。

"你的观点也不正确，地球实际上是一个人造星球。"鲁西西说。

"人造星球？"小伙子一愣。

"你信吗？"鲁西西看见小伙子没叫她精神病，觉得有戏。



“我愿意相信新的说法。”小伙子说。

“您怎么看这次天气异常？”鲁西西问。

“我觉得这是又一次冰河时期的到来。”小伙子说。

谢天谢地，总算碰上一个没说巴格巴巴的人。

“不对，这次异常是由于地球偏离原有的轨道造成的。”鲁西西说。

小伙子眼里有异彩。

“你说下去！”小伙子迫切要求。

“我有能力让地球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去，可我不认识路，我对天文一窍不通。你研究了这么多年天文，对太阳系各个天体的位置一定熟悉。咱们合作把地球弄回去好吗？”鲁西西严肃地说。

尽管小伙子的大脑最讨厌陈旧的观念，可他还是对鲁西西的话感到吃惊。因为鲁西西的话毕竟太离奇了。

怀疑是创建新学说之父。小伙子想起了自己的这个座右铭。

“我认识宇宙的路。可你总得给我一点儿证据吧，我的时间也挺宝贵。”小伙子愿意合作，但又担心白浪费时间。

“好，你等一下。”鲁西西看见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她跑过去给家里打电话。

“爸爸，我找到一位业余天文爱好者，他认识把地球开回去的路，但他现在不大相信我的话，你们得向他证实一下我的话。”鲁西西通过电话和爸爸通话。

“怎么证实？”

“5分钟后，让天黑一次。”

“行。”

“然后你们做好准备，我就带他去咱们家。”

鲁西西挂上电话，回到小伙子身边。

“5分钟后，天将突然变黑。”鲁西西向小伙子宣布。

“这怎么可能？”小伙子不信。

“让事实说话。”鲁西西说。

“如果变黑了，你说的所有话我都相信，即使你说人是蟑螂进化的，我也相信！”小伙子说。

5分钟后，天黑了。

小伙子张大嘴巴，他这回算是真正知道人类大脑里的那点儿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少得多可怜了。



“咱们去救地球！”小伙子催鲁西西。

“你有天文望远镜吗？”鲁西西问。

“有，在包里。”小伙子指指自己的挎包，“虽然是简易的，但是很好用。”

“有个小条件，到我家后，你别问我们为什么能操纵地球，你只管给地球引路就行了。”鲁西西说。

小伙子同意了。

天文望远镜架在了鲁西西家的阳台上，小伙子开始观测天象。鲁西西在一边手持对讲机同在309暗室的皮皮鲁联络。

把地球开回原先的轨道的行动开始了。

“从那颗星星的左侧绕过去。”小伙子指给鲁西西看。

鲁西西指挥皮皮鲁：“往前。往右。再往前。”

“注意右边那颗星星，从它的下边过去。”小伙子说。

鲁西西向皮皮鲁转达。

皮皮鲁正襟危坐在地球运行操纵台前，操纵地球回故乡。

地球在壮丽的宇宙中运行，返回属于她的轨道。

宇宙是一个谜。一个有谜底的谜。现在还没人知道谜底。

人类也是一个谜。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人人却以为自己知道谜底。

“地球回到自己的轨道了！”小伙子趴在天文望远镜上喊。

皮皮鲁将操纵台上的操纵杆和所有的按钮都定位。

地球恢复了常态。

各种理论各种学说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欺骗人类。人类是地球上最喜欢被学说愚弄的动物。

那位小伙子后来将地球曾经偏离轨道的事写成了论文，被某报纸编辑安排在“愚人节”栏目发表。一位戏剧小品作者根据这个素材创作了一个小品脚本，由一位鼻子几乎长在眼睛上边的著名喜剧名星出演，该小品获得了该年度小品大奖赛的特等奖。

据说有十几位观众在看该小品时笑破了胃。

皮皮鲁全家从电视里看这部小品时笑不出来，他们抱头为人类哭了一场。



铁 门



第一章

这几天下课铃一响，同学们就往传达室跑，看谁收到的贺卡多。

圣诞节前夕，同学们互相寄圣诞贺卡。贺卡这东西挺怪，价格不高，却能给人带来价值连城的精神享受。发明贺卡的那个人脑子绝对聪明。

鲁西西已经收到10张贺卡了，她感到幸福。在这个星球上，有10个人在过节时想着你，你一定能体会到生命的美妙，心理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

有的贺卡上没有署名，鲁西西凭字迹猜测是谁寄给她的。越是猜不出，她就越觉得温暖，有一种是全人类寄给她的感觉。

下课铃又响了，同学们一窝蜂似地朝传达室的信箱跑。鲁西西跑了半路忽然想起忘了拿一本应该还给邻班同学的书，她返回教室。

教室里只剩下一位女同学，她脸上挂着泪珠。

“孟，你怎么了？”鲁西西顾不上拿书，先走到孟身边。

孟不吭声，眼泪的流速明显加快。

“有人欺负你了？”鲁西西问。

孟摇头。

“老师找你爸爸了？”鲁西西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使孟在课间休息时一个人闷在教室里掉眼泪。

“没人给我寄贺卡。一张也没有！我给全班每位同学寄了一张贺卡，可没有一个人给我寄。”孟索性趴在课桌上放声大哭。

鲁西西愣了。

孟是一个长得很难看的女孩子，在班上没人注意她。没有男生向她献殷勤，女生不爱和她一起玩，就连老师也很少搭理她。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长得难看。

鲁西西呆站在孟身边，她忽然觉得自己挺丑恶，比孟难看多了。她的10贺卡有一张是孟



寄给她的，可她根本没动过给孟寄贺卡的念头！鲁西西寄出去15张贺卡，其中有6张寄给了班上最帅的6位男生，其他的寄给了女生，鲁西西想了想，身上打了个冷战，那几位女生都属于相貌姣好的！寄贺卡时，鲁西西并没有以貌取人，可是在潜意识的驱使下，她这样做了。

“离圣诞节还有两天呢，你别急，你会收到贺卡的。”鲁西西掏出手绢，还没递给孟时，她自己的眼泪已经出来了。

“不会的，去年我就一张也没收到。”孟抬起泪眼看着鲁西西说。

人为什么有好看难看之分呢？鲁西西感到上帝不公平。

放学后，鲁西西到自选商场买了50张不同的圣诞贺卡。

“你要办贺卡展销呀？”皮皮鲁见鲁西西把贺卡摆了一桌子，问。

“买这么多贺卡？”爸爸闻声走过来看。

“朋友还不少。”皮皮鲁一边嚼口香糖一边说。

“都是寄给一个人的。”鲁西西低头整理贺卡。

“寄给一个人？谁？他是谁？这么有福气，

准是你们班那个高个子小白脸班长吧？”皮皮鲁逗妹妹。

“女生。”鲁西西瞪了皮皮鲁一眼，“谁像你，贺卡全寄给女生。”

“给同一个女生寄这么多贺卡？”当医生的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职业习惯驱使她注视着女儿的面部表情。她是那种有医学知识的妈妈，她不怕女儿只同男生交往，就怕女儿只同女生交往。

鲁西西把孟的苦恼告诉大家。

“你做得对。咱们一起给她写贺卡。”爸爸从笔筒里抽出四枝笔，分给一人一枝。

妈妈连饭也不做了。

四个人坐在四方餐桌的四边，分头给孟写贺卡。

“以貌取人，不像话。”爸爸边写边说。

“我们班老师就喜欢长得好的同学，谁长得好他让谁当班长。你们去我们学校看看，班干部一个比一个好看，简直成了选美。”皮皮鲁发议论。

“你想想，你的贺卡是不是都寄给班上长得好的女生了？”鲁西西提醒皮皮鲁。

皮皮鲁回忆。脸红。



“长得好的人好办事。有位心理学家研究说，长得好的人参加工作后升职比较快。”妈妈说。

“长得好的人求职容易，特别是女性。”爸爸说。

“这事是不大公平。人无法决定自己的长相。可是长得好的人确实占便宜。”皮皮鲁若有所思。

“人的潜意识里都喜欢长得好的人。我和皮皮鲁的贺卡都不自觉地寄给了长得好的同学，这就很说明问题。”鲁西西说。

“今天的报纸上说，南非歧视黑人的现象还很严重。肤色也受歧视。”爸爸忿忿地说。

“我看到一份小报上说，欧洲某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汽车只卖给白种人，绝对不许卖给有色人种。”皮皮鲁说。

“人从一生下来开始，为了生存，就和同类展开竞争。人从生到死都在与同类竞争。是这种竞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这种竞争应该是平等的，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爸爸破天荒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

“事实可不是这样。由于肤色和相貌的差异，有的人从起点起跑，有的人却从100米处

起跑，甚至有人从 1000 米处起跑。人类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妈妈叹了口气。

“我提个建议，咱们家从现在开始，今后处世时不再以貌取人，不管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一视同仁。”爸爸把烟蒂按灭。

全投赞成票。

50 张圣诞贺卡都写完了，鲁西西将贺卡整好，准备投进邮筒。

“光给她寄贺卡好像还不够，她大概从小受到的都是漠视。”妈妈自言自语。

“没错，她说她爸爸妈妈整天挖苦她长得难看。”鲁西西说。

“咱们应该尽咱们的力量恢复她的自尊。”爸爸在屋里来回踱步。

“我有个建议，可能你们通不过。”皮皮鲁说。

“你说。”鲁西西问。

“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去 309 暗室的铁门探险。”皮皮鲁说。

的确是个好主意。孟如果知道鲁西西全家把属于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她并让她享受去 309 暗室探险的殊荣，她保准再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了。



“她的嘴严吗？”爸爸问女儿。

“几乎不说话。”鲁西西说。

“品质如何？”妈妈想起了金门里的金城和那个名叫金双龙的金蝎子。

“正直。有同情心。”鲁西西给孟打了高分。

“我同意邀请她和你们一起去309暗室的铁门探险。”爸爸说。

妈妈想了想，说：“我也同意。不过有个条件，金门、银门和铜门的事最好不告诉她。”

皮皮鲁和鲁西西点头。

第二章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鲁西西对孟说：

“去传达室看看，说不定会有你的贺卡。”

孟摇摇头，坐在原地不动。

“走吧，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准会有朋友祝福你。”鲁西西将孟从座位上拽起来，硬拉着她往教室外边走。

孟苦笑着，勉强同鲁西西来到传达室。

“你看，你的贺卡！”鲁西西从信箱里抽出一张递给孟。

孟的眼睛亮了。她迫不及待地从鲁西西手

中接过贺卡，笑容爬上了她的脸庞。

“还有一张！”鲁西西又递给孟一张。

“这里又有一张！”鲁西西说。

孟惊愕，她的脸颊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

捧着50张贺卡，孟变得美丽极了，她站在蓝天白云下，整个儿一个漂亮迷人的小姑娘。

鲁西西这才知道爱有如此神奇的力量，它能将丑变美。

“全班数你收到的圣诞贺卡多。”鲁西西对孟说。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孟喃喃自语着。

“这怎么不可能？同学们都喜欢你呀！”鲁西西说。

“喜欢我？喜欢我什么？”孟看着鲁西西问。

“你心眼好，爱帮助人。”鲁西西说。

孟眼眶湿了。她清楚自己对这些褒奖是当之无愧的。可过去不管她怎么帮助同学，就是没人理她。

“对了，我们全家邀请你明天去我们家过圣诞节，明天正好是星期日。行吗？”鲁西西说，“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节目给你。”

“为什么？”孟还是不适应。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鲁西西真诚地看着孟。

“谢谢你，鲁西西！我去。”孟哭了，哭得很好看。

圣诞节上午九点整，孟准时踏进鲁西西家的大门。

鲁西西将孟介绍给家人。大家鼓掌欢迎。

孟长得确实不好看。但她现在确实动人。

事实上，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可惜人类的大多数成员不明白这个道理。

当孟得知自己将同皮皮鲁和鲁西西一起去一个神秘不可测的暗室历险时，她说这是她过的最快活的一个圣诞节。

孟还起誓为309暗室保密。

皮皮鲁全家信任孟。

爸爸妈妈仍然被排斥在探险的队伍之外，他们只能担任增援部队的角色。

“你们要确保孟的安全。让她走中间。”爸爸叮嘱儿子和女儿。

“我想走前边。”孟反对。

“你不熟悉里边，出来的时候让你走前

边。”皮皮鲁对孟说。

“出来的时候我走最后。” 孟的脑子很清楚。

309暗室的门打开了。皮皮鲁打头，孟紧跟皮皮鲁，鲁西西断后。三人的身影消失在暗室里。

“也不知铁门里边是什么？”妈妈望着309暗室黑黝黝的门洞说。

“猜不出。反正是最后一个门了，一定很刺激。”爸爸说。

“不知怎么搞得，我有点儿为他们担心，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妈妈隐约感到铁门里挺恐怖。

“让他们去闯吧。这一趟探险对孩子来说，其意义胜过拿10个博士学位。”爸爸望着桌上的对讲机说。

这时，皮皮鲁、鲁西西和孟已经站在了铁门前。

“我开门了，你要有精神准备。”皮皮鲁有意制造紧张气氛，他对孟说。

“快开，我都等不及了。”孟极其兴奋，她头一次感到自己和同龄人是平等的，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相貌。



忘记自己的相貌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你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相貌是区别人与人的标志。如果把它当作财富，你的生命历程就变成了一次投机取巧的无谓游戏。如果把它当作包袱，你的生命历程就变成了一次重负下的艰难跋涉。

皮皮鲁打开了铁门，他看见一座停车场。停车场上停着几辆形状挺奇特的汽车。

“没什么可怕的呀！”孟隐约感到有些失望。她的神经系统本来是为看见人面猪身的怪兽而进入战备状态的。

鲁西西走到一辆汽车旁边，她趴在车门上的玻璃窗往里看。

“皮皮鲁，你看这车真漂亮！”鲁西西说。

皮皮鲁和孟趴在车门上一看，嘴里不约而同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那边有一条大路，还有路牌。”孟说。

皮皮鲁走到路牌旁。路牌上写着：

第 1 试验场

箭头指着大路的前方。

“试验场？”鲁西西觉得挺神秘。

“试验什么？”孟想象不出。

“谁的试验场？”皮皮鲁关心产权。

“开车去看看。”孟提议。

“走。”皮皮鲁喜欢开车。尤其喜欢给女生当司机。

他们坐进一辆银色的宽体长车身小轿车。

“你行吗？”坐在皮皮鲁身边的孟不了解皮皮鲁的驾车水平。

皮皮鲁用动作回答了孟的问题——汽车上路了。

“不管什么车，皮皮鲁坐进去就能开。”鲁西西对孟说。

“天才。”孟觉得没上过驾驶学校就会开汽车的人是天才。

皮皮鲁将油门踩到了极限位置。汽车风驰电掣。

“房子！”孟指着前边说。

皮皮鲁看见汽车前方出现了一个建筑群，像是一座城镇。

汽车减速。

大路和建筑群交接的地方有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

第1试验场

这是一座试验场。

试验什么的?

第三章

皮皮鲁将汽车停在一座别墅式的小楼旁边,他们下车。

楼门开着。

孟走到门口往里一看,她的声带突然发出了极其恐怖的尖叫。

"啊——"孟脸色煞白地往皮皮鲁身边跑。

"怎么了?"皮皮鲁拿好姿势靠近楼门往里看。

难怪孟惊叫,换哪个女生都得叫。

楼里是一具人的骷髅——全身骷髅。

皮皮鲁不怕骷髅,他最喜欢玩的玩具就是骷髅造型的玩具。

"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骷髅嘛……"皮皮鲁只英雄了半句,他的眼神突然变了。

那骷髅动了!他向门口走过来。

皮皮鲁本能地往后退。

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事的鲁西西嘲笑皮皮鲁：

“你退什么？进去呀！”

当鲁西西看见门口出现了一个会走路的骷髅时，她的肤色立刻由黄种人变成了白种人。

“你们是什么人？”骷髅说话了！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呆若木鸡。六条腿像被钉在了地上，动不了窝。

“你们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你们是外星人？”骷髅显然也很惊讶。

“爸爸，你在跟谁说话？”屋里传出一个童音，紧接着是脚步声。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的目光射向骷髅的身后。

一个和皮皮鲁差不多高的小骷髅出现在门口！

小骷髅看到皮皮鲁他们，停住了脚步，他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他们是什么？是怪人还是怪面兽？”

“我也不知道，可能他们不会说话，是一种低等动物。”骷髅爸爸对骷髅儿子说。



"我们会说话。"皮皮鲁恢复了镇静,"你们是人还是鬼?"

"当然是人。"骷髅爸爸见皮皮鲁说话了,还挺惊讶。

"是活人还是死人?"皮皮鲁又问。

"什么叫活,什么叫死?"骷髅爸爸不懂。

皮皮鲁给他解释生和死的差别。

骷髅爸爸笑了:"你对生死的看法太浅薄。你以为活着就是生,停止了呼吸就是死。其实,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从本质上说,生是死的开始,死也是生的开始。"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觉得骷髅爸爸的话很深刻。生和死的确是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关心的问题。许多科学家以探讨生死为谋生手段,但是他们只是在那里故弄玄虚骗口饭吃,一个活骷髅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部探讨生与死的哲学巨著,全身上下的每一块骨头都透着琢磨不完的哲思。

"你们这儿的人都是骷髅?"皮皮鲁问骷髅爸爸。

"什么叫骷髅?"骷髅爸爸不懂。

"就是你们这个模样。"鲁西西壮着胆子插嘴。

骷髅爸爸点头。

“一座骷髅城。”孟说。不知怎么搞的，她开始喜欢这儿了。鲁西西发现，长得不好看的孟在这儿，变成了仙女。

街道上行人开始多起来，全是清一色的骷髅人。在皮皮鲁他们眼中，骷髅人长得全是一个样。

骷髅人开始围观皮皮鲁他们。

“哪儿来的这几个怪人？”

“他们身上包着一层什么？”

“头上怎么还有毛？”

“……”

“……”

骷髅人七嘴八舌议论皮皮鲁他们。

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浑身不自在。进退两难。

“皮皮鲁，你别忘了牌子上写的是第一试验场。”鲁西西小声提醒皮皮鲁。

这是谁的试验场？皮皮鲁找不到答案。

这里是上帝的试验场。

原来，自有人类以来，上帝发现自己在人间推行的不少“政策”有失误。后来，为了减少失误，上帝在推行新的计划之前，先做试验试



试效果，试验成功后，再在人类实行。

309暗室的铁门里是上帝的第1试验场。

那这些骷髅是怎么回事呢？

上帝主张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从出生开始就进入竞争状态，但这种竞争必须是绝对公平的，所有人的起点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近年来上帝忽然发现人类之间的竞争由于相貌、肤色的差异而导致绝对的不公平。上帝为此忧心忡忡，他深感自己把人类成员的相貌和肤色弄成有差异的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失误造成的后果违背了他的人类公平竞争的初衷。上帝终于在最近下决心纠正自己的这一错误。

改正错误的方法是：从2000年1月1日零时起，全人类每一位成员均从有皮有肉的形体转化为骷髅形体。这样，人类的所有成员都是具有同样的“相貌”和同样的“肤色”，竞争由此而公平，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均等。这个计划代号是“去皮行动”。

为了不再失误，上帝先在他的1号试验场搞试点。试验结果初步表明，“去皮行动”极其成功。人类以骷髅形态生存有不计其数的优点，每位成员之间都是公平竞争，没有任何人因为形象和肤色而受到歧视。上帝对试验结果

表示满意。

今天是圣诞节，上帝正在休息。

侍从禀报上帝：

“有三个人类成员闯入1号试验场。”

上帝略显惊讶：

“怎么回事？”

侍从：

“已查明，是误入。”

上帝：

“把这三个人的资料给我看看。”

侍从用电脑调出皮皮鲁三人的资料。

上帝边看边点头。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把他们三个带来见我。”上帝吩咐侍从。

围观皮皮鲁、鲁西西和孟的骷髅人越来越多。皮皮鲁正在冥思苦想突围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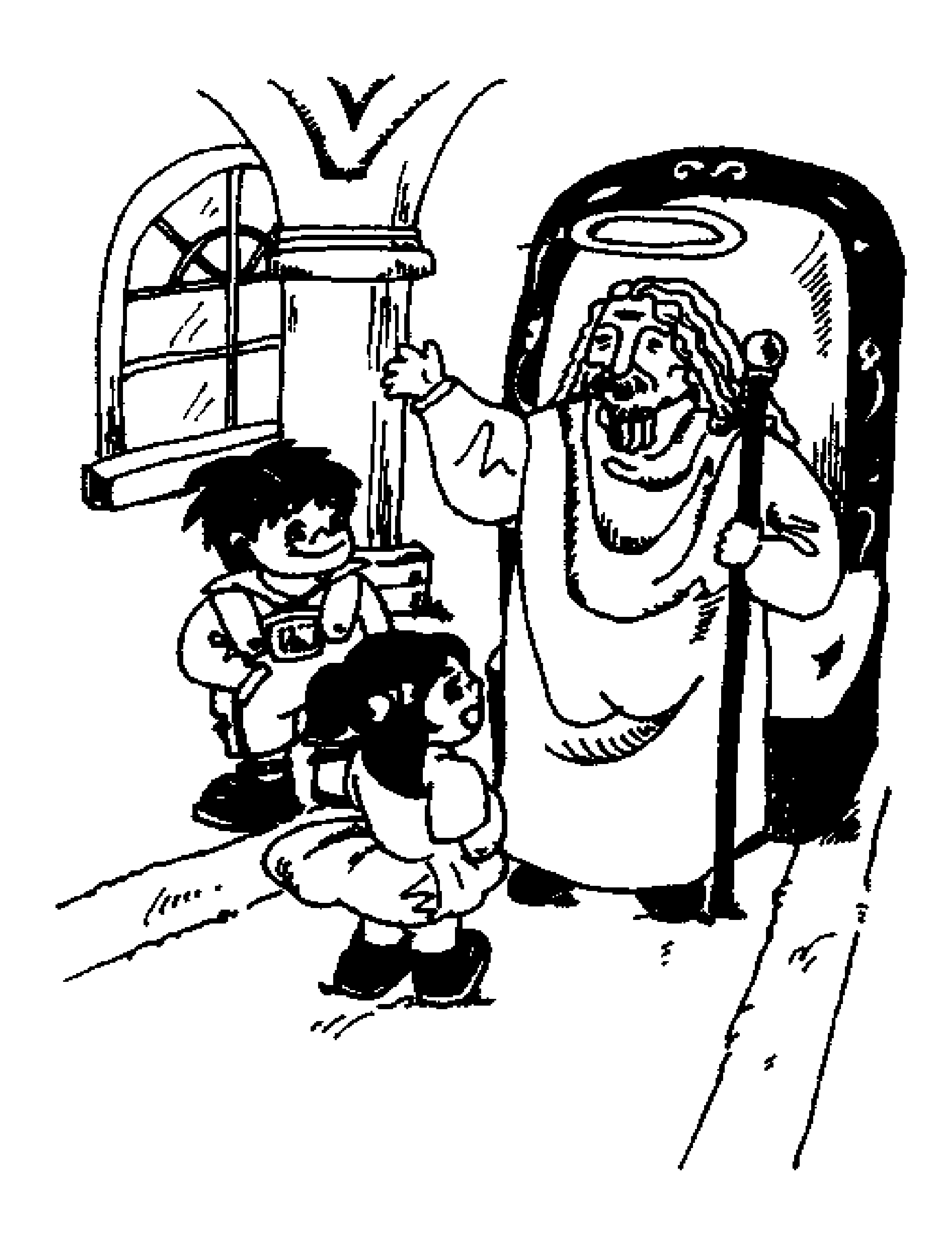
一辆天蓝色豪华轿车驱开骷髅人，停在皮皮鲁他们身边。

侍从下车请皮皮鲁三人上车。

“去哪儿？”皮皮鲁问。

“去见上帝。”侍从说。

“为什么？”鲁西西急了。在人类语言中，去见上帝和去死是同义词。



“上帝要见你们。”侍从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皮皮鲁想起了骷髅爸爸刚才说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话，他先钻进汽车。

孟和鲁西西只好跟着上车。

他们真的见到了上帝。

上帝终究是上帝，没有丝毫盛气凌人的气势，一眼看去，比人间的处长级别还低。皮皮鲁这才懂了一个道理：级别越低，派头越大。

上帝：

“你们认为人类成员之间的竞争公平吗？”

三个人面面相觑。皮皮鲁想了想，说：

“不公平。”

上帝：

“为什么？”

皮皮鲁：

“相貌不一样。肤色不一样。”

上帝把他的“去皮行动”计划透露给他的三位小客人。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惊愕。

“怎么，这个计划不好吗？”

皮皮鲁：

“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骷髅人？”

上帝点头。

皮皮鲁：

“从什么时间开始？”

上帝：

“2000年1月1日零点整实行这一转化。”

孟：

“我赞成。人的本质其实就是骷髅，有了皮肉，反而使人忘了本质，只活表面。”

鲁西西：

“没错，人为表面耗费精力财力太多。像那些化妆品、洗发水什么的，实在是自己折腾自己。”

皮皮鲁：

“我赞成公平竞争。看来要想在人类实行公平竞争也只有把人类变成骷髅人了。”

孟：

“您使用什么办法给人类去皮？不会有痛苦吧？”

上帝：

“不疼。这是一种特殊的电磁波。只需要几秒钟就行了。2000年1月1日零时以闪电的形式在全球同时施放这种去皮电磁波。”

皮皮鲁想象着那个场面。

上帝：

“我请你们帮我做一个试验，从 1 号试验场带一个骷髅人去人间，我想看看人类对他有什么反应。我以此判断人类对骷髅的承受力。”

“这……”皮皮鲁拿不定主意，“人类会伤害他吗？”

上帝：

“我会给他一枝去皮电磁波枪护身的。”

去皮电磁波枪能将有皮有肉的人变成骷髅人。

皮皮鲁在征求鲁西西和孟的意见后，同意了。他们不能推辞为上帝提供第一手材料。

第四章

一个装备了去皮电磁波枪的骷髅人跟着皮皮鲁、鲁西西和孟来到了 309 暗室的出口处。

“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出去向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别吓着他们。”鲁西西说。

看到女儿一人从 309 暗室里出来，爸爸妈妈有点儿紧张。

“皮皮鲁和孟呢？”妈妈神色紧张地问。

鲁西西将经过告诉爸爸妈妈。



“你们真的见到了上帝？”爸爸后悔自己没去，他有事要和上帝说。

“2000年1月1日人类就都变成骷髅人了？！”妈妈下意识摸自己脸上的皮肉后边的骨头。

“我叫他们出来了？你们别怕。”鲁西西说。

爸爸妈妈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皮皮鲁和孟领着骷髅人从309暗室出来了。

妈妈是医生，常见骷髅，适应比较快。爸爸惨了点儿，他从没见过真的骷髅。

“爸爸，您得尽快适应，往后人类就全是这模样了。”鲁西西对爸爸说。

“人类真是自找，非要以貌取人，这回可好，全是骷髅了。”妈妈说。

“其实每个人都是裹着皮肉的骷髅。去了皮好，活得轻松，什么就是什么，不用再装孙子了。”皮皮鲁说。

“在很大程度上人的确是为了脸面活着。住房、穿衣、职业甚至连老婆孩子的质量都关系到脸面。人身上有这么多器官，可人却偏偏只为外边这一层皮操心受累，是太傻。也好，干脆去了皮，活实质。”爸爸支持上帝的去皮行动计划。

“咱们现在就上街吧，上帝等着看效果呢！”皮皮鲁说。

“上帝还说，这位骷髅人就算是他送给人类的圣诞节礼物。”孟说。

“我看最好给他披上一件风衣，戴上帽子，别太超前了，要循序渐进。虽然每个人自己就是骷髅，可人却会被骷髅吓死。”妈妈提议。

“人是挺有意思，自己怕自己。”爸爸边说边给骷髅人找了一件风衣一顶帽子。

骷髅人披上风衣戴上帽子。

说实话，比光着更吓人。

“谁陪骷髅人上街？”皮皮鲁问，“反正我去。”

“我去。”孟举手。

“我和鲁西西保持距离跟着你们。”爸爸说。

妈妈在家留守。

皮皮鲁、孟和骷髅人先离开家。爸爸和鲁西西随后出门。

皮皮鲁、骷髅人和孟走在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说来也怪，来来往往已经几十个人了，愣是没人发现骷髅人。

一辆公共汽车在强行超越一辆小轿车时，



公共汽车的车尾刮坏了小轿车的车身。

皮皮鲁清楚地看到了事故的全过程。责任百分之百的属于公共汽车司机。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去看一眼。”皮皮鲁对孟和骷髅人说。

那公共汽车司机全然不顾事实，强词夺理，反诬小轿车司机撞坏了他。更可恶的是公共汽车上居然有位乘客指鹿为马，给公共汽车司机做伪证，气得小轿车司机说不出话来。

“明明是你刮了人家，我看得清清楚楚。”皮皮鲁要主持正义。

“滚蛋，混小子！”公共汽车司机骂皮皮鲁。

皮皮鲁不明白上帝怎么还会让这种无赖活在世界上。皮皮鲁认为不认错是人类最坏的品质之一。

皮皮鲁忽然想起了骷髅人。

皮皮鲁跑到路旁向骷髅人面授机宜。

骷髅人和孟跟着皮皮鲁挤进看热闹的人群。

交通警察正在听双方司机指责对方的辩词。皮皮鲁和骷髅人挤到他们身边。

“确实是公共汽车撞了小轿车，我可以作

证。”骷髅人说。

“你他妈放屁！”公共汽车司机破口大骂。

骷髅人摘下帽子，亮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公共汽车司机使劲儿睁眼睛。

骷髅人索性脱下风衣递给皮皮鲁。

人群炸了锅。

有尖叫的。有逃跑的。有从外边往里挤的。

当惯了马路皇帝的交通警察腿一软，瘫在了地上。

“是你的责任，你不应该推卸。”骷髅人对公共汽车司机说。

“搞什么鬼?!”看来公共汽车司机横惯了，他胆子不小。只见他回身从车上抽出一根铁摇把，劈头盖脑朝骷髅人打过来。

“当心！”皮皮鲁大喊。

骷髅人躲过了袭击。

公共汽车司机还不罢手。第二次攻击又开始了。

骷髅人使用去皮电磁波手枪自卫。

公共汽车司机当众和平演变。

这回看热闹的人真害怕了，他们嚎叫着四散逃命。



交通警察站不起来，他爬进公共汽车下边避难。

“别怕他！”公共汽车司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骷髅人了，他继续挥舞铁棍筹备新的进攻。

“看看你自己的手！”皮皮鲁对公共汽车司机说。

公共汽车司机低头一看，他“啊——”的一声扔掉了铁棍子。

他直接看见了自己的骨头。

“你再摸摸自己的脸。”皮皮鲁由浅入深循循诱导。

公共汽车司机这回尝到了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后果。当然，他也挺荣幸，他成为人类成员中第一个提前跨入21世纪的人。

第五章

警察局值班室的电话铃骤然响起。

值班警察抓起话筒。

“是警察局吗？”

“是。”

“××大街拐弯处出现了一个骷髅！”报案的人气喘吁吁。

“你说什么？”

“骷……髅……”

“发现了死尸？”

“不，不是死尸，是活的。活骷髅！”

警察把话筒拿到眼前看了看。

“你最好别和这儿搞恶作剧。”警察警告对方。

“不是恶作剧，是真的。现在那个活骷髅还在街上呢！他还把一个公共汽车司机也变成了骷髅。”

“活骷髅？还能把别人也变成骷髅？”

“千真万确。他还会说话。”

值班警察记录。挂上电话后，他给那条大街拐弯处的一家商店打电话，结果证实了报案者所说的是事实。

警察局长亲自带领50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出动了。

皮皮鲁正准备和骷髅人离开这里，他们听见了警笛声。

“咱们被包围了。”孟说。

四周都是端着冲锋枪的警察。



警察局长吃惊地看着包围圈中的两个骷髅人和两个孩子。市长也闻讯赶来了。

一个手持话筒的警察向皮皮鲁喊话：

“那两位小同学，请你们离开骷髅！请你们离开骷髅！”

“你们要干什么？”皮皮鲁大声问。

“我们要消灭这两个妖怪。”警察说。

“我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公共汽车司机惊慌地申辩，他想跑出包围圈。

“别动！不许动！”警察警告他。

公共汽车司机不听，继续突围。

警察朝天鸣枪。

公共汽车司机站住了。他绝望地发出了狼一般的叫声。

市长问身边的警察局长：

“那两个骷髅是怎么回事？”

“目前还不知道，不像是机器人，也不是装饰物。”

“叫一个医学专家来。”市长吩咐。

几分钟后，医学专家来了。

警察局长递给他一架望远镜。

“是真人。真的骷髅。这怎么可能呢！”医学专家边看边说。

“那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市长问警察局长。

“他们一直和那个没穿衣服的骷髅在一起，他们一点儿也不怕骷髅。”警察局长汇报。

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车赶到了。

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骷髅人。

市长看见摄像机就像吸毒者看见了海洛因，情绪立即进入了兴奋状态——他当市长后最爱干的事就是上电视。

“给我话筒，我要喊话。”市长对警察局长说。

话筒到了市长手中。摄像机镜头自然也对准了市长。

“两位学生，请你们听好，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离开骷髅人，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市长喊话。

“你们要干什么？”皮皮鲁问。

“消灭骷髅，维护治安。”市长说。

“消灭？他们是人！你身为市长，怎么能杀人？”皮皮鲁抗议。

“这个孩子中邪了，不用管他们，让神枪手向那两个骷髅射击。”市长小声命令警察局长。

两个警察神枪手举起了枪。



“注意！有人要朝你开枪。”皮皮鲁提醒骷髅人。

骷髅人问皮皮鲁：

“是刚才向你喊话的那个人下令开枪的吧？”

皮皮鲁点点头：

“大概是。”

骷髅人手中的去皮电磁波手枪向市长开火了。

市长变成了骷髅，成为人类中第二个提前跨入21世纪的人。

警察局长最先发现市长身上这一原则性变化，他惊慌失措地命令两位神枪手快开枪。

骷髅人抢先一步。

两名受培训多年的警察神枪手成了骷髅警察。

警察局长也在劫难逃。

骷髅市长头一次躲镜头，可不管他怎么躲，摄像机就是对着他。

“你们把枪都收起来，要不然也会变成骷髅的！”皮皮鲁劝那些还举着枪的警察们。

警察们听话地收起枪。

电视观众强烈要求主持人采访皮皮鲁和

骷髅人，他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鲁西西和爸爸站在电视转播车旁边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主持人喝了半斤酒后一步一步蹭到皮皮鲁身边。

“你能告诉观众他是谁吗？”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皮皮鲁。

皮皮鲁心里清楚当人类在2000年的第1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骷髅人的那种场面。当然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但不知怎么搞的，皮皮鲁不希望人类经历这样的惊吓。皮皮鲁决定将上帝的去皮行动计划提前透露给人类。

“到2000年，全人类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皮皮鲁指着骷髅人说。

“为什么？”主持人显然不信。

“就因为人类以貌取人，不能公平竞争。比如说你吧，也许有一个人比你声音还好，可因为她长得没有你好，她就竞争不过你，当不了电视主持人，不是吗？人都喜欢看长得漂亮的人，这就给那些长得好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不公平。”皮皮鲁侃侃而谈。

主持人脸红了。



"你们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但你们亲眼看见了市长是怎么变成骷髅人的，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皮皮鲁指着骷髅市长说。

电视观众信了。

成千上万的人从家里跑出来，他们将皮皮鲁团团围住，他们委托皮皮鲁去向上帝请求，让上帝给人类一次改正的机会。他们还说他们现在知道了长得好的人和长得不好的人的身体里都是一模一样，骷髅架子，谁也没有权利歧视长得不好的人。

人们痛哭流涕人们捶胸顿足人们后悔莫及南非的白人跪着求黑人当总统专门为白人生产汽车的汽车商把库存的车白送给有色人种教师发誓今后再不偏向长得漂亮的学生小伙子们终于认识到一个真理女人都漂亮……

皮皮鲁肩负着人类的嘱托又见了上帝。

上帝请皮皮鲁转告人类：纠正以貌取人的恶习的最后期限是1999年12月31日23时59分。条件十分苛刻：有一个人不改就不行。

皮皮鲁为人类捏了一把汗。



猪王照像



猪王觉得自己的嘴唇太厚，每次照像时，他都要想方设法挡住嘴。

照像主要是照脸，而嘴又恰好在脸上。照脸不照嘴，这对摄影师来说，真是一大难题。

猪王换了不计其数的摄影师。

最令猪王满意的一张照片是这样构思布局的：

猪王正在阅读一本书。书恰到好处地挡住



了猪王的嘴。而猪王的优势——眼睛，则突出地体现在照片上。猪王的眼睛是天生的三眼皮——双眼皮再加一道。世界上流行双眼皮，要不怎么有人不惜动刀使用武力获得双眼皮呢！

猪王将这张照片定为自己的领袖标准像，悬挂在猪家族的千家万户。

这天，幕僚呈给猪王一张报纸。

报载：厚嘴唇成为当今美容新潮。女性纷纷加厚自己的嘴唇，她们请美容师往她们的嘴唇里注射一种叫作“固胶源”的液体，以使嘴唇凸厚起来。另据报道，单眼皮最近开始受到世人的青睐。

猪王急传摄影师。

摄影师携带各种摄影器材火速进宫。

猪王吩咐重拍他的领袖像。

要求是突出嘴，遮挡眼睛。

摄影师给猪王戴上一副墨镜，又利用光线极力突出猪王嘴唇的厚度。

猪王对自己的新领袖像非常满意，他命令幕僚们去千家万户更换他的领袖像，还要求将他的旧领袖相全部销毁。

一位幕僚建议将猪王的旧领袖像保存起

来，他认为几年后世界上又会时兴薄嘴唇和多层眼皮，他还说地球上的生物就是通过这样来回折腾着玩获得生命的乐趣的。

幕僚的进谏使猪王陷入沉思，他突然觉得这不叫活。生命的真正乐趣应该是不随波逐流。

猪王决定照一张全身裸体像，把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暴露无遗，不管是丑还是美（何况今天丑明天就是美，今天美明天就是丑）。自己就是自己，以不变应万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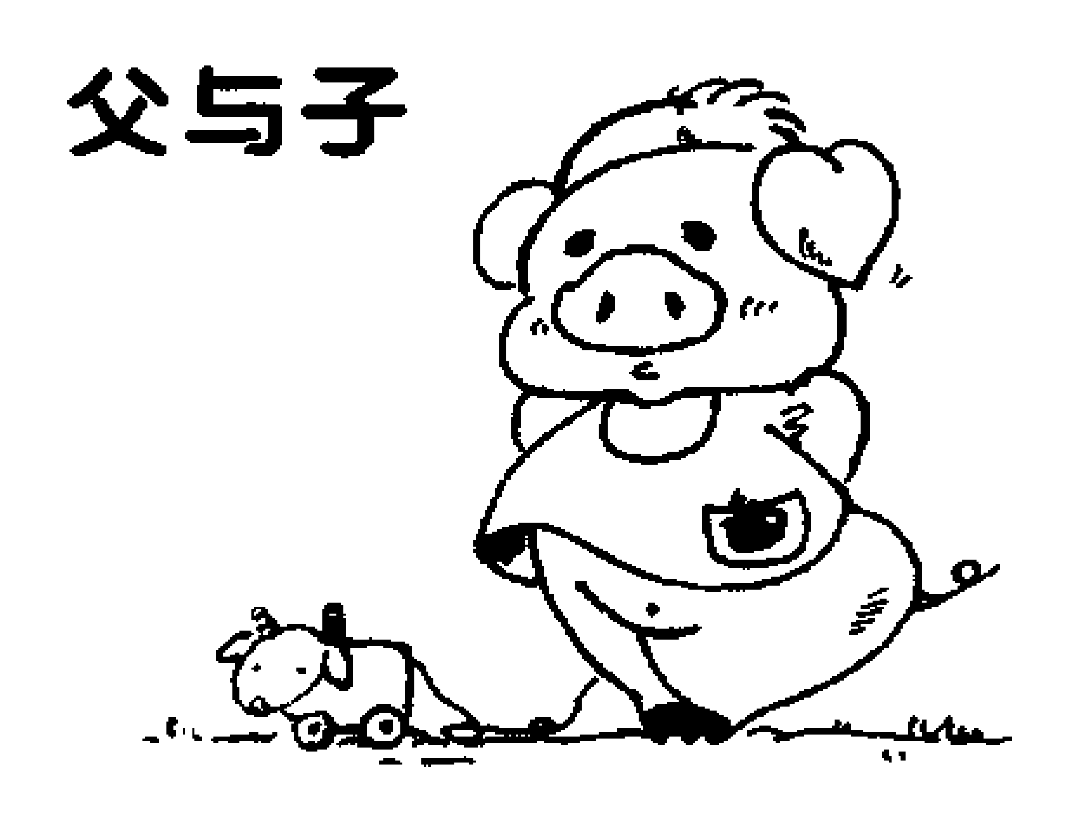
当摄影师按下快门时，猪王感到痛快。

这张照片被猪王定为自己的领袖标准像，发放到猪家族的所有家庭悬挂。

据说，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领袖像。



父与子



父　　篇

我是一只羊。我活到了应该当父亲的年龄。世界真奇妙，到了这个年龄，我的思维里就产生了一种激情，还伴随着身体里的一股原始冲动。这大概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接力棒。

我渴望当父亲。渴望让生命中的一个单元

通过我继续。

在我们这儿，不是你是什么就得生什么，而是逢什么年生什么。比如去年，不管你是羊还是兔还是马，生的孩子都是狗。狗的爸爸妈妈也不一定是狗，可能是兔子。

今年生的孩子都将是猪。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头小猪成为我的儿子。这是我们的缘份。不管他是什么，我都爱他，他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尽管我是羊，他是猪。

我们这儿有的爸爸可不这样，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拿我的邻居牛来说吧，他的儿子是一条蛇，他怎么看儿子怎么不顺眼，整天对儿子吹胡子瞪眼。我问他为什么虐待亲生儿子，他说他的儿子应该是只虎，起码也得是头牛。他的儿子真不幸，摊上了这样的爸爸。

做父亲的对待孩子只能干一件事：爱。

我的儿子是一头小猪，这就足够了。我不羡慕别人的猛虎儿子，也不嫉妒人家的千里马儿子，这个世界上绝了哪种生命形式都会导致地球毁灭。狮子和蚂蚁一样伟大。我斗胆说一句话，你看人类在地球上横不横？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看，小草和人类一样重要。



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是合格的爸爸。

我是羊，我生了一头小猪，我感到幸福和惬意。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羊只能生羊,马只能生马,那该成什么样子了?

我爱我的小猪儿子。如果他是鸡或是蛇或是兔或是老鼠，我一样爱他，一样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我是他爸爸。

子　　篇

我是一头小猪,我爸爸是一只羊。

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发现爸爸和我不一样。后来，我还发现别的孩子的爸爸和我爸爸也不一样。

就拿邻居那头小猪来说吧，她爸爸是一只猛虎。再说隔壁的小兔,他爸爸是一匹骏马。相比之下，我的爸爸显得弱小不起眼。可我最爱我爸爸。我觉得爸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的爸爸虽然是老虎，但他不是男子汉。我见过一只老鼠爸爸,那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地道的男子汉。

什么是男子汉？我觉得，他首先应该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孩子，和孩子平等相处。打骂孩

子的爸爸都不是男子汉，是懦夫；他还不嫌弃孩子，不管孩子是什么，他都爱孩子。孩子是你生的，如果你不满意，就打自己。打孩子算什么？又不是孩子非要让你把他生出来的。

我的爸爸虽然是一只羊，但他是一个男子汉，他知道怎么爱我。我要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

我有时偷偷想，假如我的爸爸是老鼠或是鸡或是蛇呢？我一准照样爱他照样自豪——因为我是他儿子。

后　记

我从1978年开始写童话，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中，我大约写了600万字的童话。你看到的这套《郑渊洁十二生肖童话》，在我的童话作品中只占不到六分之一。我的所有已经写出的童话作品，都收入了《郑渊洁童话全集》(30卷)。如果你有兴趣继续阅读我的作品，应该设法得到《郑渊洁童话全集》。近些年，我的作品一出版，往往被不法书商盗印。一些不法书商因此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仍然有人铤而走险。为了打击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不得已采用了独家邮购的防范措施，邮购地址：北京7801信箱郑渊洁少儿用品公司，邮政编码100078，每卷邮购价17元。除了以上方法，在任何地方通过任何方法买到的《郑渊洁童话全集》都必然是盗版。《郑渊洁童话全集》销售咨询电话：(010)89357011。

我新写的童话，全部刊登在我的作品专刊《童话大王》月刊(1985年创刊)上。《童话大王》月刊在邮局订阅和销售，订阅代号22－89。《童话大王》上有邮购《郑渊洁童话全集》的详细方法。

希望我的作品带给你欢乐。永远

网址：WWW.ZHYJ.COM

郑渊洁

1999年3月于北京